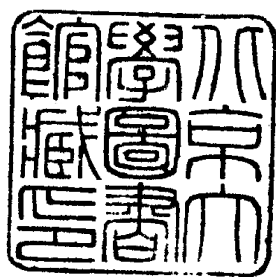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七三冊目次

文潏初編二十卷首一卷

〔清〕錢肅潤輯評
清康熙錢氏十峰草堂刻本

.....

文潏初編二十卷首一卷

〔清〕錢肅潤輯評

清康熙錢氏十峰草堂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文澱初編自序



或問文澱之義於余曰何以謂之文澱也余應之曰澱者水之文也在易渙之象曰風行水上渙言風水之行披離解散爲散之象也夫散有聚之機終可聯合而得亨故曰渙亨然則由散而聚而文生焉矣況夫渙之下則坎也上則巽也坎爲水以外暗也其實陽匿陰中有韜光之

意巽爲風烈內伏也兼運沈潛

縝密有深長之思化裁妙運有高遠之識合坎巽而成渙豈非文之至者乎乃余讀蘇明允文甫字說而更有會也文之出於有心者非其至也明允之言曰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

文有機焉有法焉有神理焉其
者皆無心而出之而自有觸處
成文之妙此其象亦如風水之
不相求而適相遭也文安得不
至也余所爲文激之義如是而

自序

三

已或曰然則文激之義其猶有
進與曰有韓昌黎有言氣水也
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
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
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夫文猶水也水以氣爲至吐納
潮汐不漏不溢氣爲之也至于
激龍門洄吕梁其漾也如穀其
飛也如瀑其噴也如珠璣其磯
也如戰鬪其排擊也如雷霆極

自序

四

天下之至變以形其吐納之能
此激之從氣而出也陳后山曰
善爲文者因勢以出奇如江湖
之行順下而已自爾觸山赴谷
風搏物激盡天下之變夫文而

得勢則奇致自生文之激夫亦勢之所出也東坡自評云吾文如萬斛泉源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此

自序

五

探源之論也夫水必有源河之源其崑崙乎源發於崑崙而流見於積石其潛伏者深也江漢之源其岷嶓乎源發於岷嶓而流匯於彭蠡其停蓄者厚也文

之源始於六經而後及於史漢及於六朝及於唐宋諸大家其流有不盡出於源者乎故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噫人

自序

六

之爲文者可不於本是務哉不於本是務而徒於文之是求是猶忘其源而寃其委也余之所謂文激者當不如是也夫然而文激之義不已備乎余嘗持是

說以論當代之文而未敢遽自信也會秦子對巖自史館遙訂斯編與余論文之旨適合而董子方南復不遠百里時相校讐亦以文之當乎是說者共賞之

日正

七

也爰毅然而爲此選出以問世顏曰文澌初編作自序

康熙辛酉夏錫山錢肅潤題于

十峯草堂



文澌後序

余昔至金華過雙溪一水泠泠然清悠可聽其色如繡如縠文采可觀心竊異之謂舟人曰此水何名也舟人曰予小人但知雙溪耳未聞何名閱廣輿記有澌水在府城南西至蘭谿界又曰蘭谿在蘭陰山下卽澌水此水正當其地其爲澌水無疑及

後序

一

考金華府志謂松溪梅溪之水經屏山西北行與東港會於城下故名雙溪亦曰澌溪其釋澌之義謂爲有聲有光迥別衆流余讀而嘆曰此澌水也水之有文者也余謹識之勿能忘一日集當代名文而評隲焉鴻章異藻美不勝收因顏其文曰文澌取聲光之咸備也客曰澌文之小者也稱

名小而爲文大如之何余曰不然澱卽瀾也孟氏謂觀水必觀瀾瀾其靜深之本乎韓昌黎文起八代識者以爲有迴瀾功瀾固重乎迴也由此觀之理學之文出於斯經世之文蓋無不出於斯矣澱安得爲文之小哉客又以余選太寬爲病余曰是誠有然吾將刪焉會四方鉅公多以大文見

後序

二

投爰採錄之爲斯集光蓋舊所存者半刪者亦半今又增十之二三而余選庶幾大備矣選成仍顏之曰文澱作後序

十峯錢肅潤再題

文潞初編目錄

無錫錢肅聞曉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嚴

受業

吳江董 閣方南

訂正

吳江徐 鈞虹亭
江陰朱廷鉉近巷

重訂

卷首

蓮諭陳言疏

熊賜履

卷一

瀛臺賦

王 熙 帝京元夕賦

尤 侗

璚璣玉衡賦

彭孫通 璚璣玉衡賦

汪 霖

璚璣玉衡賦

錢中諧 北風賦

朱德宣

鹿隨軒賦

任辰旦 吳淞江賦

任辰旦

荆溪賦

徐皆鳳 後蘇城賦

宗元鼎

平山堂賦

潘 耒 遊九華山賦

湯原清

重新文廟賦

陳堂謀 重九登丹鳳樓賦

曹番聚

來悅樓賦

馬 瑞 河朔避暑賦

黃周星

浙江湖賦

汪文楨 夏雲賦

汪 霖

雪賦

錢 棻 月賦

游 鏞

觀行堂賦

張 夏 七夕燈花賦

朱廷鉉

卷二

雁賦

宋徵輿 晨征曉曉鴻賦

蔣 傑

上林春燕賦

彭孫通 黃鸝鳴賦

姚文燮

白鴉賦

姚士藹 關雎賦

李 煜

夏木轉黃鵲賦

樂 莘 蛺蝶賦

陸志熙

郭索賦

陳衍虞 櫻桃賦

田種玉

臘梅花賦

賀 蒙 訊梅賦

呂自咸

新篁賦

吳曹直 吹皺一池春水賦

吳曹直

奕賦

陳竹虞 平嵐山賦

劉鴻聲

文潞初編目錄

二

馬射賦

魏際瑞 感舊賦

黃 始

懷歸賦

鄒 山 愁賦

周季琬

翠輿樓賦

曹鼎臣 寒山夜半鐘賦

倪 煒

寒山夜半鐘賦

程 烈

卷三

聖學知統錄序

魏喬介 閑道錄序

魏喬介

中明子集序

魏象樞 高忠憲公年譜序

吳興祚

高忠憲翁近思錄序

胡時忠 衡宗理要序

包爾庚

澄江講堂序

趙 崙 楊文靖公年譜序

張 夏

周易雜卦冊中天序	汪光祿	周易雜卦冊中天序	王烈
尚書舌存序	洪琮	禮經湯寶序	總口起
春秋孔義序	高世泰	左氏春秋說序	朱錦齡
山曉閣左國選序	孫琮	魏相卿知統錄序	錢肅潤
詩序言言自序	錢肅潤		
卷四			
方輿紀要序	熊開元	四川總志序	蔡毓榮
定興縣志序	丁思孔	登封縣志序	耿介
交城縣志序	周弘	順伊人虎丘志序	林鼎復
文獻初編目錄	三		
中牟縣志序	吳彥芳	清江縣志序	秦鑑
黃山志序	徐元文	星野志序	何萊
曆法通考自序	梅文鼎	中西算學通序	蔡鑑
泰山輯瑞集序	余巖	泰山輯瑞集序	蕭震
泰山輯瑞集自序	林杭學	建文年譜序	趙士晃
致身錄序	丁澎	遜國臣事鈔序	呂陽
五朝三楚文獻錄序	高世泰	讀史方輿紀要自序	顧祖禹
讀書簡要序	彭士望	三國兵要鈔序	傅占衡
十國春秋序	魏禧	歷代史表序	萬言

三餘漫筆序	沈荃	重修宗譜序	張秉基
重修族譜序	徐晟	錫山張氏世譜序	張有基
守貞固譜序	鄒式金	汝氏世譜序	錢肅潤
范氏宗譜序	季麒光	重輯高士傳自序	錢肅潤
吳越備史後序	錢肅潤		
卷五			
賴古堂文選序	錢謙益	松華文集序	李爵
學文堂集序	馮蕙	西堂雜組序	王崇簡
冬夜箋記序	法若真	介和堂集序	沈荃
文獻初編目錄	四		
霞舉堂文集序	曹溶	王于一遺稿序	周亮工
宋文選序	李贊元	明八大家文集序	張汝瑚
文徵文選序	魏禧	古文合鈔序	魯超
文津選序	姜希轍	天儒子集序	劉玉璣
志堅堂集序	施維翰	潛寧齋續集序	宗元豫
南雷庚戌集自序	黃宗羲	孫介夫文鈔序	雷士俊
退思集序	柯聿	蔣都諫奏疏序	徐哨鳳
冰雪樓古文選序	李楷	黃忠端公集序	李鄰嗣
宗梅岑芙蓉集序	鄧漢儀	綉虎軒全集序	宋寶顏

曾庭聞文集序	朱廣穎	懷古堂文集序	秦
張遠公文集序	秦松齡	西江遊草序	張
花悟堂集自序	方來	十峰文選序	方
十峰文選序	鄒陞	鐵橋集序	鄒
顧息齋文集序	王眸	續履巷集序	陳
已庚病榻一刻序	黎遂珠	秦大音遺筆序	徐
訟過錄序	余懷	玉貞媛絕畧序	錢
華氏追祀錄序	錢肅潤	古文覺斯序	過
卷六			
關里詩序	周亮工	嶼舫詩集序	李
滄木齋詩序	馮溥	唐詩英華序	錢
唐詩監香集序	姜垓	宋詩鈔序	吳
陶庵集唐序	黃典堅	何大復先生詩集序	金
太倉十子詩序	吳偉業	王阮亭詩選序	李
顧與泊詩序	周亮工	青箱堂詩序	申
趙學臺學政頌詩序	馬鳴鑾	永慈篇序	吳
張母詩序	許	江氏雙節詩序	吳
孝烈詩集序	張	潘木崖詩集序	張

心遠堂詩集序	周弘	高澹游紀勝堂詩序	許
唐濟武詩文集序	孫光祀	嚴蓀友秋水集序	葉
秦樂天詩集序	葉方謨	王貽上白門詩序	汪
數峰詩序	趙進美	初徐吟序	嚴
孫赤崖詩序	繆彤	南溪詩選序	王
澄江詩選序	奚祿詒	建初集序	馬
明州倡和集序	萬泰	青巖集序	黃
蔡九霞述先烈詩序	毛先舒	毛子霞燕遊詩序	梁
雲間草聲堂詩序	顧豹文	江淮采風集序	趙
文溪初編目錄			
荆季超詩義序	胡周鼎	王端士揚州詩序	姜
宋射陵江上草序	王桢	朱季廉近菴詩序	奚
祝山如樸集詩序	姚文敷	繡虎軒詩集序	王
王雪岫正己堂詩序	丁澎	張虞山閩南詩序	曾
季子木詩集序	包棫	沈台臣湖上詩序	王
黃五峰文遠堂詩序	趙鳴鑾	未湖詩集序	鄒
廣陵詩社序	陳啓貞	霜哺篇詩序	黃
貞筠集詩序	金堡	選宋元詩題序	陳
關里詩選白序	錢肅潤	泰山詩選自序	錢

馮公和陶詩序	錢肅	徐電發草堂詩序	錢肅
卷七			
題文詞譜序	何采	丁荊園扶荔詞序	梁清標
峽流詞序	曹爾堪	百首官詞序	顧夢麟
百首官詞序	顧有孝	春望詞序	湯斌
棠村詞序	汪懋麟	彭駿孫巡露詞序	尤侗
十峰草堂詩餘序	史可程	十峰草堂詩餘序	徐階鳳
梨莊詞序	張芳	香嚴齋詩餘序	紀映鍾
華商原越游詞序	吳崇楨	蔭綠軒詞序	陳維崧
文獻初編目錄	七		
望遠曲序	陳維崧	倪開公健駘篇序	周體觀
九歌草堂集序	蔣平階	賦苑英華序	徐乾學
雕蟲集序	黃文煥	朱荔裳竹尊者傳序	王士禛
負母看花圖序	黃晉良	沈園看花記序	諸九鼎
花葉卷三果部序	唐德亮	九日再展重陽序	徐階鳳
吳子子說序	徐枋		
卷八			
金正希先生制藝序	艾南英	戚价人拈題要序	慕天顏
承風合璧序	丁思孔	閩關鄉墨序	吳興祚

山左關墨序	王拔	泰關全墨序	李振裕
潘解元憲藝序	熊賜履	進呈稿自序	韓奕
前大家文起序	劉果	江南試士錄序	田雯
吳淞校士試牘序	趙崧	丙辰房書錄真序	徐乾學
已未房書錄真序	徐秉義	已未房書探原序	朱雯
戊午科墨選文徵序	仇兆鰲	午未墨選問世序	吳彥芳
辛酉江西關墨序	魏學渠	天蓋樓程墨觀畧序	曹度
倪陸尚書合稿序	翁叔元	尚書合稿序	許承宣
家翁敦復制義序	張杰	家姪鹵臣制義序	張杰
支源初編目錄	八		
蘇苞九行書序	陸世恒	下靜之行書序	陸世恒
卷九			
賀郝黃門得士帳序	熊文舉	慕少師濟荒實政序	周啓嵩
京口劉都督德政序	慕天顏	工部曹公名宦祠序	熊賜履
莫侯魏塘政畧序	曹爾堪	奉化曹侯勦寇錄序	史大成
周公鄉社序	丘民瞻	贈徐處士序	朱鶴齡
贈冷君序	程世英	贈白生雙壁序	蔡奕苞
贈彭子務序	吳正名	吳門宋母壽燕序	錢謙益
壽徐樞之母六表序	華時亨	大中丞蔡公壽序	許之漸

壽方伯丁公初度序	吳彥芳	陳階六七十壽序	紀映鐘
吳香爲七十壽序	黃晉良	秦太翁以新壽序	周禮觀
沈介軒七十壽序	父丹生	袁節母七十壽序	王光承
呂栢庭尊慈壽序	張夏	李膚公五十壽序	陳鴻翔
魏和公五十有一序	梁份	顧比隅七十壽序	胡必蕃
卷十			
逍遙遊序	龔鼎華	朱清瑟雪舫序	龔鼎華
續遊記序	李昌祚	送南嶽記序	孫承澤
遊齊雲巖記序	黃虞稷	滇遊記畧序	徐樹鳳
支離初編目錄			
送錢礎日之長安序	樊方藹	送顧茂倫遊潤州序	父丹生
送蔣馭鹿之藩府序	董文驤	送汪舟次之顧榆序	許承家
送姚彥昭赴長洲序	何永紹	送李天生歸養序	錢中諧
送黃童子序	杜濬	送張秋紹歸孤川序	何榮
送錢礎日游泰山序	計東	送弟季友之惠州序	董以寧
送魏叔子歸翠微序	王畿	武林送顧符文序	唐夢齋
送嚴蘇友入都門序	秦松岱	送陳次山北土詞序	吳曹直
送友人之荆襄序	湯梅渠	無錫鼓樓落成序	華長發
募修古半山寺序	黃文旦	修數山亭序	趙鳴鸞

貞女錢氏合葬序	馬瑞
卷十一	
泰伯墓碑記	吳興祚
重建諸葛忠武祠記	蔡毓榮
重建三蘇祠堂記	蔡毓榮
重修明道祠記	熊賜履
嵩陽書院記	湯斌
重修長洲縣儒學記	丁思孔
重修上江尊經閣記	朱廷鉉
支離初編目錄	
江上講堂記	劉選勝
重修清源永濟渠記	張汝珣
重額正心書院記	歸聖脈
鍾南山祠記	熊伯龍
復梅子真先生祠記	胡時忠
麻尹一將軍祠記	王永積
拂水巖瞿公祠記	錢朝鼎
鑑潭吳氏祠堂記	唐大陶
重修儲貞義公祠記	錢肅潤
	陸次雲
	蔡毓榮
	吳興祚
	張能鱗
	張璠
	莫大猷
	錢肅潤
	郁之章
	盛符升
	鄧旭
	周啓燭
	魏憲
	施閏章
	黃家舒
	吳國緒
	徐世溥

烏斯懷記	徐景	湯君厚記	王
游皇山謁泰伯墓記	陳世祖	延慶季子廟碑記	王
吳山伍相廟記	錢肅澗	功德坊記	錢肅澗
客山記	錢肅澗		錢肅澗
卷十二			
象山記	孫廷鑑	衡山遊記	蔡毓榮
遊衡岳記	呂自咸	登普陀山記	呂自咸
磐陀石看日出記	呂自咸	黃山游記	施閏章
嵩山記	戚繼光	羅澤記	張
文徵初編目錄	十一		
連州峽山記	張穆	登華不注記	王曰高
登燕子磯記	王士禎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王士禎
登泰山日觀峰記	陳玉璣	遊焦山記	鄭祇謨
遊靈巖記	汪森	鄧尉山遊記	吳綺
翠雲峰記	陳軾	軍將山記	秦鏞
遊翠微峰記	鄒陞	釣突泉別記	錢肅澗
麻姑觀瀑記	徐芳	海市記	魏際瑞
崇明縣樓記	楊賓	東郭看桃花記	彭而述
玄墓山看梅記	姚文焱	未園看梅記	呂自咸

管夫人畫竹記	侯方域	王子裕先生畫記	羅世珍
療衣圖記	魏禧	唐寅高士圖記	汪懋麟
徐健菴畫像記	汪懋麟	警齋畫壁記	穆彤
菊莊圖記	陸進	半灣垂釣圖記	紀映鍾
潛菴記	王弘撰	樸園記	韓茨
愚齋記	孫錫蕃	三衢文會記	汪
思古堂雅集記	方象瑛	九牛壩觀祗戲記	彭士望
奇暢園聞歌記	余懷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
石芝記	黃雲	趙氏芝草記	宗觀
文徵初編目錄	十二		
靈壁石記	陳騞	高麗刀記	魏世傑
卷十三			
烟雨樓記	曹溶	雲起樓記	吳偉業
讀書樓記	杜濬	讀書樓藏書記	毛奇齡
鏡影樓記	許賓	山滿樓記	曹禾
雁樓記	徐士俊	九如樓記	成梁
仲家淺記	陳玉璣	萬柳堂記	汪懋麟
陶桓公讀書臺記	施閏章	涉園記	徐階鳳
芥園記	唐德亮	東園記	王宏輔

藝圃記	汪琬	海陵陳氏名園記	顧源
鑑亭記	徐階鳳	一梅亭記	秦松齡
秋月堂記	牛樞	登文昌閣記	顧奕榮
龍墩莊記	張穆	歸斯軒記	丁訥
來青軒記	程燦	三雪菴記	王岱
遂軒記	季麒光	聽松堂記	朱陵
江都芙蓉別業記	宗元鼎	武陵舊隱記	王永積
水居記	秦沅	溪迎小閣記	毛重倬
壓橋記	陳玉璫	萬里青山記	毛會建
文獻初編目錄	十三		
錢貞女合葬記	秦松齡	專諸塔記	過珙
西湖十景畫記	蔣瑛		
卷十四			
都門三子傳	王崇簡	乙卯才傳	汪琬
沈華陽傳	程棟	牧子先生傳	陳玉璫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戚中書傳	荆子邁
富川令元發泰公傳	莊憲祖	殷孝子傳	何榮
萬孝子傳	陳弘緒	黃孝子傳	徐元文
黃孝子傳	賀國璚	兕孝子傳	宋曹

原缺第十四葉

卷千里傳	侯方域	竹尊者傳	宋琬
逍遙子傳	徐階鳳	義猴傳	宋曹
相思易傳	湯思孝	徐霞客傳	錢謙益
柳敬亭傳	吳偉業	顧玉川傳	曹禾
奇窮子傳	魏象樞	王鈞翁小傳	胡周南
一瓢子傳	嚴首昇	酒七人傳	蘇桓
馬伶傳	侯方域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樗叟傳	王猷定	過百齡傳	秦松齡
宋連璧傳	李煥章	董凝傳	葛芝
文獻初編目錄	十五		
邵士梅傳	陸鳴珂	蔣山僑傳	顧炎武
紅粉生別傳	吳綺	丁荊園外傳	林璐
賣酒者傳	魏禧	謝羽別傳	余懷
東湖樂清二樵別傳	錢肅澗	獨行先生傳	錢肅澗
十峰主人傳	錢肅澗		
卷十六			
伍胥復讐論	吳偉業	嚴子陵論	魏裔介
魯隱公論	華時亨	許世子論	陸圻
荆刺論	曾燦	韓信論	周弘

刺微論	陸大雲	淮陰少年論	許承家
張良范增論	陸志熙	瀛洲十八學士論	黃滂
狄梁公論	毛際可	秦漢六朝唐宋文論	陳大成
文信國黃冠論	衛激	春秋論	張夏
孔孟言性同異論	錢肅潤	魏詔中書決疑獄論	戴京曾
難劉曄精神論	朱隗	陳壽三國史論	沙張白
于忠肅論	王弘撰	西舍封識宛然論	張汝瑚
劉項論	秦淦	荀楊大醇小疵論	秦淦
前商辨	楊瑀	魯仲連遺燕將書辨	張綱孫
支謙初編目錄	十六		
先憂後樂之義辨	周弘	鷄鳴山定祀功臣辨	楊无咎
牛耶織女辨	王暉	春王正月辨	秦淵
嚴先生復姓議	毛際可	李貞文公私謚議	鄭敷教
李牟貞養父不嫁議	丁澎	天下第二泉議	樂莘
卷十七			
與王胎上書	趙進美	與王阮亭書	張九徵
與耿逸菴書	湯斌	答耿逸庵書	余國柱
與胥永公書	王自新	與張友鴻書	王士禎
與王胎上使君書	孫枝蔚	與梁溪錢十峰書	熊賜履
復毛子霞書	周體觀	再復毛子霞書	周體觀
與張菊人書	吳彥芳	與毛會侯書	陸榮澄
與吳俗觀書	錢陸燦	答徐甥問詩書	錢陸燦
答陳謫公書	汪琬	與魏善伯書	朱彝尊
上徐學士書	吳兆騫	寄傅青主書	紀映鍾
答王丹麓論字學書	吳任臣	與王丹麓叙遊書	毛先舒
與姑熟同人書	陳焯	謝緒昭度師立傳書	曾吳振
再答周墓際論文書	王巖	與竹園大師書	汪楫
與楊職方書	金德嘉	與駱太守請修祠書	陳玉璣
支嚴初編目錄	十七		
與徐元嘆書	徐崧	與祝子堅書	唐彪
與嚴佩之書	陳世祉	與法方伯書	曹溶
擬漢太子徵四皓書	徐開任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擬東方朔借車書	劉城	與韓退之論柳侯書	張自烈
與甘健齋論曾鞏書	魏禮	與張月仙書	朱謹
徵頌左都督劉公啓	曹禾		
卷十八			
蘇刻胡白叔詩引	姜垓	募刻陳默公著述引	王熙
古宮詞集唐引	李天馥	重修會稽南鎮廟引	李仙根

重修西山北塔引	李仙根	重修惠山寺引	吳興祚
徵燕臺集詩文引	田茂遇	史史一編引	薛東
中露集引	屈大均	王茂京書引	黃興堅
江上友聲引	荆子邁	吳庠課士引	王輅
珠江訂課引	泰松華	重修延陵季子廟碑	蔣超
明建文從臣諸臣碑	顧岱	明憲副雪肝王公碑	張明弼
葛將軍墓碑	楊无咎	封副使秦公神道碑	吳偉業
晉陽唐公墓誌銘	錢謙益	勅封周母墓誌銘	李蔚
狄陶郊先生墓誌銘	熊賜履	總督于公墓誌銘	熊賜履
支陳初編目錄	十一人		
明登封令郭公墓表	張堦	三蘇先生墓銘	陸大雲
夢思堂銘	施閏章	鸚鵡瘞銘	顧岱
夏烈婦贊	譚鳳順	青陽張公像贊	徐枋
雲間道人生擴志	錢謙益	修微道人生誌	許豸
吳縣黃節母誄	董閏	錢太學妻張氏哀辭	董文驥
何旦復哀辭	唐大陶	李上村哀辭	王載
祭孫興公先生文	周龍甲	祭金公景源文	趙炳
祭亡妹周節婦文	董閏		

書王東臯紀畧後	梁清標	書孫北海退谷志後	何承
書石連禪師冊後	屈大均	書超玉軒詩集後	梁佩蘭
書古鼎閣記後	顧藻	書少司馬吳公傳後	梅之煥
書家乘後	李必果	書周茂蘭血疏後	魏禧
書貞筠集後	宋恭貽	書顧烈女傳後	徐震
書瓶菴自敘後	朱用純	書三江翁赤壁卷後	張夏
書袁孝子事	李必果	書玉泉墓碣事	張夏
題今詞初集	魯超	題蘇臺雜咏詩	曹溶
題金陵故官詩	韓詩	題殉節編後	韓葵
題陸子垂先生像	李模	題潘貞女贈言集	王新命
題錢磬口史論	吳其馴	題林氏二烈傳	董閏
題梁公秋懷詩	歸莊	題錢燕穀印箋	方亨咸
題楓山草堂圖	李以篤	題鴻山草堂圖	魏禧
題亡姪吳三像	唐景宋	題陶漁山印乘	汝周錄
下學堂書目題辭	熊賜履	鈴閣餘編題辭	嵇永福
偶存草題辭	葉舒崇	十峰草堂詩餘題辭	丁澎
左氏兵法評題辭	李寅	王石谷書跋	王時敏
李忠毅公遺筆跋	黃宗義	司訓汝君喜公傳跋	宋實穎

周忠誠道德經解跋	錢肅澗	柳村詞跋	徐鉉
澹軒詠幻詩跋	吳彥芳	瓶菴跋	姚夢熊
跋楊陳兩公誌表後	華時亨	跋顧符文畫	曹溶
跋華侍御陳情疏後	薛家	跋少傅公秦交策後	方象瑛
跋卜子靜遺詩後	泰鏞	跋鄭肯崖九曲歌	熊賜履
跋王密草雪漁圖	熊賜履	跋鄭所南心史後	陸坦
跋朱長孺杜詩集註	沈壽民	跋唐開元夢仙碑	唐德亮
跋顧樵水山水圖	邵懷棠	跋徐昭法畫卷	王輅
跋顧符文畫卷	王遵訓	跋閒情集	張尚瑗
文獻初編目錄	二十		
跋汪鈍翁柳枝詞	周公贊	跋家大人著書後	錢虞梧
卷二十			
補柳下惠三點說	李清	阜陶說	沈珩
微子說	沈珩	宋張文忠夢像說	陸嘉穎
瓶菴說	吳彥芳	關者說	吳騏
山中宰相說	孫綽武	張生坤占字說	陸世儀
孝倫上人字說	程世英	耻問說	唐彪
洋珠說	冷士喟	關里說	錢肅澗
海市說	錢肅澗	瓶菴解	朱陵

讀韓子原道	清宗洛	讀韓子歐陽子	湯思孝
魏水叔夫人謝氏誄	任儒	告邑廟祈雨文	任辰旦
朱留守劉將軍廟文	程烈	擬美人祭妬婦津文	沈謙
和歸去來辭	張而聞	對啞女問	李必果
答或問	戴笠	擬將軍孟勞封制	李煜
擬將軍吳鈞封制	李煜	擬鴉劾鵲疏	李煜
擬請復惺惺泉疏	嚴毅	擬岳州長沙露布	宋實穎
擬聖敕	莫大勲	小風檄	呂高培
文獻初編目錄	二十一		
文獻初編目錄			

文潏初編卷首

錫山錢肅澗礎日評選

同學 孫釋武武經 叅評

高葛生節培

遵諭陳言疏

臣荆楚鄙儒謏劣無似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十載禁林

朝知遇 聖恩高厚踵頂莫捐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臣雖

至愚自幼讀書辨志痛以聖賢為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

煥溪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之微忱無由上達於 黼座且以

出位陳詞典制有禁因循嚙嘿尸素到今臣之罪也亦臣之分

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已下詢採及葑菲

此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臣備員侍從職司勸諫不敢

撝拾浮談毛舉細故以涸 宸聽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芻

蕘之言庶幾高深之一助也唯 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

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

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剝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

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三帝三王之

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

愈甚日言軫恤而瘡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通

欠浸多近而畿甸遠而重省流離顛尾之狀所在皆然未忍備

述邇厥由來唯是官吏之股剝徭賦之科征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之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其俯

仰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賣絲羅谷十室九空私派倍於官征

雜項浮於正額况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剝削膚

及髓一有不應而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於捫提敲朴之下

而無復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閭閻之膏液有盡而猾胥之貪

囊無底愚氓之皮骨僅存而有司之欲壑難厭哀此小民百孔

千瘡無從療治正使年熟歲稔尚難保須臾不絕之命一旦水

旱頻仍饑饉見告其不轉徙流徙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

蠲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

強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之所必至者嗚呼此固

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亦不獨守令之

過也守令固吏之親乎民者也然上之有監司察上之有督撫

朝廷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 皇上固授以養民之

職而上官日課以厲民之行今日之守令誠有難焉者雖然督

撫

撫

撫

撫

撫

撫

撫

撫

撫

撫

撫

撫

撫○爲○要○已○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
貪○守○令○亦○不○敢○不○負○表○直○影○端○源○污○流○濁○此○又○理○勢○之○必○然○者○
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爲○精○白○一○心○爲○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
庶○者○臣○亦○不○敢○謂○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命○脉○舉○而○付○託○
其○身○界○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
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
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之○興○一○害○未○之○去○
也○不○可○不○謂○之○上○員○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
地○方○而○上○官○之○激○勸○懲○舉○効○年○來○督○撫○之○所○薦○稱○循○卓○者○果○小○

又設覽

卷首

導論三

下學草
堂定本

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所○効○爲○貪○庸○者○果○百○姓○之○
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
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貪○絲○之○巧○拙○爲○優○劣○而○
不○問○其○才○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
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如○是○而○與○其○激○
濁○揚○清○典○刊○祛○弊○也○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輟○炊○沙○而○望○其○成○飯○
耶○所○以○比○年○以○來○早○汚○時○聞○死○人○載○道○而○此○輩○與○金○饌○玉○暮○宴○
朝○歌○恬○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
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在○此○輩○不○過○荷○一○時○之○利○梯○一○巴○之○榮○而○

不○知○其○飲○怨○聚○愁○爲○國○家○崇○此○不○可○解○之○蘊○毒○在○廷○諸○臣○大○率○
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惡○之○蹟○以○告○皇○上○問○有○
一○二○指○名○糾○劾○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曾○未○嘗○直○暴○其○
污○穢○殘○酷○之○所○在○而○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蠹○國○殃○民○之○實○
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貪○戀○祿○位○方○恃○此○以○爲○壟○斷○之○長○計○
而○無○辜○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正○未○知○何○日○而○有○再○撫○之○望○也○
然○則○今○日○之○吏○治○民○生○敝○久○壞○極○其○所○從○來○亦○不○問○可○知○矣○伏○
乞○皇○上○將○現○任○督○撫○大○臣○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
污○不○肖○者○立○賜○罷○斥○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

文設覽

卷首

導論四

下學草
堂定本

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
人○者○勅○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
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
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其○人○自○然○廉○者○
勤○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
之○計○而○日○獎○獎○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蠲○賑○終○不○過○虛○文○
故○套○美○人○聽○聞○而○宅○無○補○乎○吏○治○民○生○之○實○事○也○何○則○任○之○非○
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爲○腐○民○禍○世○之○具○而○也○傳○
日○有○治○人○無○治○法○又○日○人○存○政○舉○皆○不○易○之○論○也○此○聖○諭○之○

文淵

卷首

通論五

十學草堂定本

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效九土之觀瞻於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於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此其鼓舞化導之權轉移感應之機固有不問之草野而問之廊廟者此固一定之理也今朝政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口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為之斟酌損益釐為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於不拔遠之子孫率由無愆忘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紛擾叢脞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唯休者此也我國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返事之極敝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曾不聞畧加整頓去其所為太甚之弊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為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倚暗伏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為計則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不獨盈庭聚訟空耗僚采之精神抑且令甲遊移重傷國家之大體王言屢變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皇上勅下議政王貝勒

文淵

卷首

通論六

十學草堂定本

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為詳慎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裘絜領綱舉目張勒為會典著為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貽謀垂裕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日職業極其隳廢而士氣因之日靡也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不獨欲其可否調劑使事無偏畸正欲其同寅協恭俾責無他卸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以意見為嫌疑以嫌疑為推諉求其一力擔當實心任事之人蓋絕無而僅有也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為否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為可陰拱緘默瞻顧依阿而奸人猾胥因得以美法舞文偷換手眼此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比年以來此風尤甚疊疊若若相率而習為軟美圓熟之態而以不分涇渭不辨皂白為得計外託老成慎重之名而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疎狂建白者目為浮躁廉靜者斥為矯激端方者目以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焉指為道學之人而非笑之詆排擯斥勢不至於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為深憂永嘆而不能不為世道之感也伏乞皇上立振頹風作興士氣中防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為肝胆轉推諉為坦當是日是非

日○非○不○必○杜○盤○作○啞○也○可○則○可○否○則○否○不○必○首○鼠○模○稜○也○漢○官○
勿○以○阿○附○滿○官○為○工○堂○官○勿○以○偏○任○司○官○為○計○幸○執○盡○心○論○思○
而○不○必○以○唯○諾○為○休○容○臺○諫○極○力○糾○繩○而○不○必○以○鉗○結○為○將○順○
則○職○業○修○舉○聯○臂○別○離○官○箴○日○肅○而○士○氣○日○奮○矣○一○日○學○校○極○
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頤○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
賢○才○為○本○又○曰○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
乎○學○校○為○賢○才○之○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
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案○呻○吟○唯○是○
揣○摹○舉○業○以○為○弋○科○名○振○富○貴○之○具○而○絕○不○知○所○為○讀○書○講○學○

之○法○令○丁○士○于○中○擇○其○志○趨○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
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雍○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
又○于○廷○臣○中○有○道○高○德○劭○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
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進○諸○生○而○問○淑○造○就○之○其○道○
必○本○于○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義○精○仁○熟○漸○
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材○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
送○吏○部○吏○部○量○其○材○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
之○十○第○亦○如○之○至○于○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
仍○請○勅○下○地○方○官○悉○心○諮○訪○據○實○奏○聞○朝○廷○優○禮○延○聘○加○
意○褒○崇○以○為○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正○學○術○以○明○教○化○大○行○
人○材○增○盛○其○有○補○于○國○家○也○率○淺○鮮○哉○一○日○風○俗○極○其○僭○濫○而○
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於○不○
墜○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而○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
而○流○者○常○至○不○可○遏○其○所○以○不○至○于○橫○潰○四○出○一○往○而○不○回○者○
乃○上○有○禮○教○以○持○之○于○先○而○又○有○法○制○以○繩○之○于○後○也○臣○觀○今○
日○風○俗○其○奢○侈○凌○越○至○有○不○可○殫○述○者○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
宴○而○靡○終○歲○之○糧○與○隸○披○賣○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為○固○
然○爭○相○雄○長○而○無○有○赴○而○議○其○非○者○彼○又○安○知○王○章○之○不○可○渝○

而天秩天叙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不行自責近犯之也朝廷崇儉約誰敢有好侈靡者朝廷重樸樵誰敢有誇美麗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耳蓋奢則必貪而廉恥喪矣奢則必僭而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競而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饑之本寒之源而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由起也伏乞皇上躬行節儉以為天下先明詔內外臣民一以質樸儉約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屬俱立定經制限以成數頒示天下俾恪為遵守不許少有踰越開後來驕奢淫佚之漸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醇而人心厚其以幾於淳龐之治也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論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皇上之一身矣蓋皇躬者又萬幾之所受裁而萬化之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從古帝王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危微精一之誠不啻諄諄焉蓋雖生知之聖亦籍學問之力也我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測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薰陶德性輔養聖躬端在此時矣伏乞皇上慎選耆儒碩德老成端重之士置之左右優

文獻疏

卷首

遼論九

十學草

以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親使之出入禁闈時親便座從容閒譚請論道理啓沃宸衷涵養聖德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開陳善道切劘治體以備顧問廣聽聞母徒事講帷之虛文母徒應經筵之故事母以寒暑有輟母以晨夕有間至于大學衍義尤為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包舉本末貫通法戒靡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皇上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務曉暢其精微與妙之理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實體諸躬默會諸衷以為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壬人佞倖不置于前艷色娃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擯而不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為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眾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恒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所不備所以防閑此心者無所不周則君志清明君身強固舉夫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而坐收體乾行健之成功是皇上直接夫三帝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斯民于唐虞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明之所能望其項背也又何吏治不清民生不遂之足慮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

文獻疏

卷首

遼論十

十學草

毫釐以千里此聖論之所來而自本論之者必以此
學有年粗知章句此所敷陳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無妄
為臆說以自干於禍也夫諫者儒術之要也對有戒其然以
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豈忍隱默以欺君
君臣之心亦如是而已矣伏乞 皇上諒其朴愚之衷恕其
妄之罪俯賜包涵留神採擇則臣幸甚天下幸甚伏念竊自幼
失怙憂病交侵年方五寸而衰落已如六七旬老人精神枯耗
肌骨羸削理不久長於太世又賦性迂愚不洽時趨過此以往
正未知所以仰報大恩終窮敢因 聖明詔披瀝肺腑抵冒 宸
文 殿 疏 奏 首 通 諭 十二 堂 定 本

嚴周繼忌諱臣無任戰懼惶悚之至
千古心法治法之宗十三經廿七史之髓所謂內聖外王全
體大用盡在於是矣晦庵而後集諸儒之大成者舍吾師其
誰與歸 吳郡門人韓葵謹識
古大臣忠君愛國代有嘉謨然或矯時而激或復古而迂未
有如意 夫子之言必可行行必可大可究者也使天下
讀此當知真理學定有真事功況以肅純 聖主心運之將
以五登五拜揚在邇矣 韓葵 奏 首 通 諭 十二 堂 定 本

疏事奉本帝王之治事奉令聖賢之學而其心惟以正心誠
意為主故所言具見本原杜茶村有云維其心術之至正與
學術之至純兩言誠足以蔽萬言矣余何容贊一辭為
錫山後學錢肅澗謹識
政道一源君師共貫總以大學正心誠意為主透得此關則
知考亭夫子四字不為少我孝感先生萬言不為多名世真
儒洵堪各占一席 錫山後學高舊生謹識

文 殿 疏 奏 首 通 諭 十二 堂 定 本

錫山錢肅端健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戲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瀛臺賦

王照

聖朝誕曆三階底平允文武之瑜增帝維圖以崢嶸撫神輿今
周紀駢帝祉今竟齡麗洪淪浹品物攸遂逆鱗恬波狡獪息紫
俊碩麟升鴻率豹蔚異琛來庭嘉禾吐穗于是統庶類總八方
環滄海擁太行翠微坡衍天壽龍翔建都立極翼皇皇愛乃

文獻

金定本

取諸大壯輝茲棟宇金鳳鼓翼以翹飛朱鳥含章其欲舞矩地
現天登三成五渺成后之高宮駕伊堯之貝馬 皇心載慈綢
繆孔切軫九仇之或虧絲纍土而增高臨清流兮特立嘉厓峻
今重霄徑華蓋以高寒薄青雲而上交嘉名爰錫比流達瀛歲
楚春熙曉雨神靈列十洲與方丈蔚仙峯之我臨瑞水滌紆蘭
風郁薰野現代凌雲之制敷漢帝通天之稱亭亭秀蓋曼曼雲
梢彷彿坐珠樹以徘徊陰丹林而逍遙爽爽龍騎飛飛鸞依
倚乘紫雲以維遄駕班麟而鳴嘶軒轅騰句洪洞次穆設懸渡
武備物雲詔謂足舉石公昆夷之鑿王汗八紘之散又疑

華拊石以紛純飛瓊鼓黃而翔翔波濤澎湃游滌泓涵極

轍龍躍蛇騰謂是六鷺三邪從出而蕩雲又疑金醴霞音飛騰

而張演抗華殿互朱甍圖雲氣結瑤瑤鑲素雕梁流光飛榮謂

是涉翠水登華墉叩碧霞之宇履玉泉之官又疑泛弱海挹芝

龍望金銀之闕躋崑崙之峯荆楚乾谿窺天五百日南譚池虎

霞萬里避風矜七寶之華銅雀鎮二喬之美表巍巍于仙露

喂嚙之可掬方紅綰補天青裏獻生澤醪增秋白獸拾英飯服

青陽之氣酒進玉衡之精登斯臺也則見八輿駢駢三素飛雲

寧止晏半戲于鞦韆捧河火之水必速日流黃澤蓋萬朱桃煮

文獻 卷一 二 堂定本

梅高正啓澄藍靜自職以掩身發五政而蘇勞登斯臺也則

見祥符天賜御風陶陶奚第長命續絲絲之縷義皇高靜扁之

飄登星墜校金風迴庭葉祇敬庚辛糾虔夕月肅延壽之新賓

揖辟邪之上客登斯臺也則見幔亭綵輦緣山鶴節豈羨夫燃

九華于雲錦之幃肅肅羽蓋于五龍之轍及爐燃炭鳳池煮銅龍

近臣賜膳天子齋宮設祭禮于園丘階聲律于黃鍾登斯臺也

則見祥昭雲物斗辨雌雄寧婉乎沉水香根修沃煎于百乘金

盤犀角羹煖氣于宮中于以賦九閔駭八區駭駭逸之翔陽松

奔流之居結鑄京翼翼思王功于豐邑九疑我我斗帝于千蒼

格日究博望之英窮視流豈亥之未踰盪胸怡眸其樂于予
天子曰未也盪固時聞不再周昌之烈瑤基徒築曠方夏禹之
成惟藏有政曰民曰人惟藏有觀曰紀曰徵朕惟使神倉之積
如砥而如京朕惟使成人之造攸介而攸蒸明堂布德辟雍備
英武繁基之九層借中人之百金披裘男子彈冠拔擢絕越老
夫縲道拜登愛放勳之就日豈慕乎黃帝之乘雲於平休茲大
哉皇言一拔皇心小臣簪筆載歌載賡爰作頌曰倬彼瀛臺今
宛在中央皇仁浩浩今流水湯湯一簣爲功今九似載成帝德
廣運今萬國攸寧

文設賦

卷一

臺臺三

三

十學草
堂定本

日歸淵日現麗恢弘直逼魯靈光而上酌雅引經要歸正大
尤得風人之古先生鑄古銘今彬彬然聯橫張左方駕班楊
當今士衡焚筆視矣

錢璣日曰敘事有典有則其間複閣重臺連岡疊嶺俱從尺
幅中發現而出是造五鳳樓巨手也人後寓規于領深得古

大臣諷諫體

秦對嚴日文承壯麗氣局宏敞建章千門萬戶不足侈其雄
也朱央金鋪玉碣不足形其勝也瀛臺大觀非得此大文不

稱

帝京元夕賦

尤 個

美哉 帝里大矣 皇都巍然天府邈若雲衢環九州以星拱
俯四海而群趨控三關之險阻包八輔之膏腴卜萬年之寶曆
鞏一統之輿圖考王制以肇建順月令而分敷駕蒼龍而首出
命青鳥以先驅乘春陽之淑麗啓品物之昭蘇屆上元之天慶
邁良夜之康娛綏昇平之景象萃靈秀之珍符爾乃五城鼎峙
九門洞達六宮綿連三殿高揭 一人所居巖骨間闔千門萬
戶周廬間設辟紫微之在垣森衆宿之羅列御鸞輅於青陽應
條風之獻節陳仙仗于龍樓懸華燈于鳳闕仰萬燭之輝煌驚

文設賦

卷一

帝京元夕一

四

十學草
堂定本

六鰲之飄管賜大酺於閭閻傳黃柑于闌闔望雉尾而光搖披
嶺頭而香結過歌管於紫雲迴舞衣于明月洵君王之有道與
臣民而同悅內則長信長樂昭陽上陽 兩宮燕喜萬壽稱觴
前星方曜麗日重光佩環進御椒蕙揚芳借聽玉漏並剪銀缸
遙看絳閣忽架虹梁舉玉樓之翡翠宿金殿之鴛鴦奏瑞笙與
錦瑟奉宸遊今未央爰泛舟于太液時步輦于長楊坐宣室而
迎溫慰甘泉而納涼命金吾以放夜喜元宵之正長降則金馬
掖門石渠策府鳳閣鸞臺槐廳棘宇調羹政事之堂簪筆文章
之圃兜鑿絳龍之侍貂珥金張之伍並結綬而彈冠皆折圭而

而紆組居則三獸在門動則兩駟如舞幸休沐之優游對春明
而容與折梅東閭之林踏雪西山之墅張九華之珠燈難雙龍
之寶炬或載酒而流觴或吟詩而揮塵或盤馬而飛鷹或投壺
而催鼓招珠履于玳筵列金釵于綉戶探官蘭之綿綿聞蛾兒
之栩栩于香樂兮公侯盡往觀乎士女至如塲開九市路廣三
條五方群聚百貨俱饒苞藏陸海輻輳神皋此摩肩而擊轂彼
携手以聯鑣競驅馳于五夜暫偃息于三朝造白粥以享祀煎
紅餅以招邀結銀花于大樹鑿鐵鎖于星橋燒蛻脂與豹髓發
惹草與蘭膏幻于影與萬影祇取勝而增高施齊統與晉編鋪

文獻賦

卷一

帝京元夕二

五

十卷草堂定本

蜀纈與吳綃燎荃靡于簾箔進菱象于瓊瑤皆幕天而席地若
綸野而綺郊傍東墻而壓笛聚南垞而吹簫過旗亭而索酒入
里社而蒸殺惠鮑老之傀儡美偃師之妖燒歌踏春之士女歌
舞袖于弓腰瀾衣裳于溪水願度厄而除穉迂紫姑以問卜亦
嬉戲兮逍遙別有蕭寺裴林丹房紫館黑衣以白蓮為徒黃冠
以赤松為伴詭靈寶之妙經供伊蒲之香飯焚百和以降真燃
九微而常滿昭王臺上曳五色之綵紛文相祠邊戰十光之宛
黃皮鳥弋共稽首于葉街白鹿蒼麟盡來饒于上苑庶矣富
矣合萬姓以攸同唐哉皇哉比兩京而更麗乎是天子覽村

後之翼翼玩民物之熙熙喟然而歎世然而思雖履豐而示儉
恒居安而慮危念稼穡之艱難恐風俗之奢靡深惟無逸之訓
三復函風之詩祈穀東皇之月升齊太乙之祠載耒耜于保介
畊籍田而躬推觀西園之刈穫恤南畝之耘耔俾農桑之樂業
庶庠序之咸宜將息馬而論道乃稽古以修辭訪圖書於乙夜
勤誦讀于萬幾挾天章於雲漢布王言于綸絲搜幽人于巖穴
資肅敬之彰施憫兵戈之未戢修文德以來之舞兩階之千羽
齊七政之璿璣調太平之玉燭方展端于春時期永年以億世
祚丕丕之弘基

文獻賦

卷一

帝京元夕三

六

十卷草堂定本

錢曉日日確是帝京元夕移動他處不得鋪張揚厲氣象萬
千之景物畧中是一篇極大文字

臣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人者必有合於天良以景曜宣明幸著清寧之烈奉符炳燭式昭貞觀之風乃上聖之休徵為至誠之嘉命然其理存幽廣數極深微自非假象以推占詎易求端於高遠儀器之陳其來舊矣蓋古之言天者類有六家宣夜之術既失真衡周髀之書殊多舛謬姚信昕天之說畧而未詳虞喜安天之編疎而難核以及穹天之論尤為荒遠之談折衷五者之中斷以渾天為允故觀象之器至後世而彌精齊政之方自中天而已備夫以欽明之代潛

文選

卷一

璇璣一

七

哲之朝其英紀辰復何勞於銀箭鳳皇司正亦無假於靈臺而宿日東嶠踐陽西谷黃鐘應律即稽金虎之祥清徵鳴簡迎候蒼龍之宿立璇璣玉衡之製命義和仲叔之官豈非敬天勤民之至撫辰照緒之大者乎我皇上昭受在躬靈承加祐五星會于營室六術起于甲寅猶乃儲思穆清宅心淵謐洽唐堯之欽若勅虞舜之時幾爰詔微臣作為是賦政撫臚見以當管窺

若夫鴻濛肇開象緯昭垂兩儀定位七曜同規循蜚疏佇代觀雲紀鳥之師靡不藝文治禮班注樹司辨物土於九域考星

觀於四維然而制器尚象效崇法準首重天事以授民時占斗綱以辨氣演神策以迎曦有棘首之綜美有容成之測儀結甲于於大撓繼平秩於重黎立璇璣以仰則察玉衡而上窺番古今之彙憲表貞恒之範圍於是秘器初呈曉人攸屬體本渾元形惟轉轂飾以文珠覽之橫玉珠四綴而長明玉在蕭而旁燭內藏之以與局外運之以貝軸任激水之推移抱連環之迴復澄天鏡於雲闕絡地維於繫足寓機械之至精亮幽遐之可禁斂八柱于寸神收七衡於一隅爾其積氣尚浮清陽上騰廓爾無名渾狀對見不推靈曜之符詎識乾行之健日往而月來星

文選

卷一

璇璣二

八

迴而斗建是菱彩之朝飛破柱輪之夕展耿木德之東輝曉離精之南燦金水則附日而旋填星則居中而轉道別疾舒度分近遠交會於辰歸餘以美或主客之異形或縮贏之殊驗并陳寶箭之中俱入靈臺之撰乃觀懸象乃按星精東西森列黃赤交榮晷齊景正極準端平察次舍運行之部頒作訛成易之經按分至啓閉之節析晦明寒暑之程候咸池之綺旭近金樞之紫靈窺隱現於列宿酌盈虛于五行其攝乎坤軸也十有九萬三千里而廣其括乎乾象也三百六十有五度而贏其紀乎日月也九道四遊而其行可述其統乎星居也三百二十而其官

可名既宿離之不忒亦推步之有恒仰天章而文煥布軌道而
循字窮精研於綿邈通幽贊於高明審聖人之制作迴度越於
恒情彼夫協律稽祥司天辨敘七政有占三儀迭舉壽昌期智
於良型平于覃精於渺緒並據窺管之懷寧止羣瓶之數雖胎
則於來今實胎風於曩古曠百世而同符端有侯於聖主
皇帝握璇極之天珍凝泰符之典瑞萃其甲而類情薦圭璋而
通氣好以月從敬因日致仁育義裁禮和智睿法令信於陰陽
圖書炳於經緯五德用徵三光合契振采揚聲連珠編貝猶復
且明乾惕陟降非遐風夜昭事監說不怵單心於有密升現於
文淵賦
卷一
九
十
定
本
霄霄故乃神符翕施景祉宜昭頌麟獲於靈囿慶雪蔭於南郊
絳河明而如鏡甘露渥而如膏吐榮光以無際叶瓊琚以長調
流永年之懿軌建奕奕之芳標啓斯儀以適度知寶曆之承堯
末臣欣逢乎嘉運忱願身於瞻雲就日星陳且復之朝
錢礎日曰銘鑄天官家言而絕不露補綴之迹正如渾金璞
玉人欽其實莫名其器者也文之高華典瞻亦如炳日月而
麗星雲矣

齊璣玉衡賦 并序 汪 藻
臣聞哲后撫辰同符天地聖人作則原本陰陽故自首出御
世以還爰逮繼天立極之后教授之現代密推步之術愈詳
二司協正官分雲鳥之名五序惟調命紀羲和之重然而天
雖成象體絕仰求兩曜徒見其貞明五緯莫窮其見伏學從
虞典始載璣衡迨及秦灰難尋尺度雖解于洛下再創於漢
年而平子康成未詳於往記及錢樂之更製本壽昌之銅儀
度量經營縱橫龔合古今隔世寧論鑄冶之同曆數并符庶
協古求之應唯立法之盡善故屢求而益精蓋至計衡有考
理之識守敬擅制器之能妙極端倪深觀要眇規以圓圓之
質經之動轉之儀青丙上游斯歷七政銀丁旁列盡叶三辰
豈必浮槎卽有牽牛之渚曾非竊藥如窺顧兔之宮洪惟我
大清之開基而秉曆也南正司天太史守典宿離不貸愆伏
無聞 皇上以睿知之聖勤觀察之思測晷驗分參定百家
之學末年垂歷先成萬禩之背健順合德運已踰於中天月
月揚輝時更符乎復旦乃復潛心古製留意秘閣特詔小臣
恭爲詞賦將述制作之工以紀欽若之典智徒窺管慚非占
象之材技止雕蟲愧乏挾天之藻

太虛寥廓至化無形四時運而不忒七政麗而弗傾惟聖法天
輔相裁成奉時布令體乾立經爰設儀象以紀日星物假璣玉
器日璣衡原其適合二儀智周九域體強三才衡長八尺璣單
環之下陳燦游儀之旁測變環刻度中分天春經緯表裏斜倚
二極六合既定乃窮三辰赤線依於天緯黃線考其時分白線
以承其交紐天體乃運而常均橫結卯酉下設機輪激之以水
乃晝夜而不息貫之以軸維春秋之有倫內則四遊衡簡是受
環貫天經距直占候低昂中度修短可究衡四運以不窮咸隨
環而馳驟蓋虞典之所陳璣象考索其舊在郭氏之遺製迨於
文淵賦 卷一 璣象江三 上 十卷草 堂定本

魯丁之未許何一行諸人之能選由是烏鬼循軌陰陽順時殷
正不忒分至協期豈日再中之足異頃雲雨旦而何疑二體揚
輝以璧合五緯相叶以珠隨紫微正於宮垣勾陳爛以森垂掃
天狼以弧矢御燭龍以杓攜爰得施於今甲循月令以敷政龍
見火見之耕耘晦朔薄伏之推竟唯厥民之四折滋萬彙以榮
盛極位育之能事立生民之大命蓋惟聖人之制作祗妙合乎
自然因器成象體方為員察災祥於象緯審昏旦於著懸三百
六旬平分於玉尺二十八宿羅布於彈丸觀其或隱或見若俯
若昂元氣渾淪乃窺重輪於曉鏡羣星璀璨似瞻萬斛之明璫
文淵賦 卷一 璣象江三 上 十卷草 堂定本

惟衡則平識天體之有定其璣如此知神運之無方但法雖定
於往牘事有賴於璣心惟帝舜之得天德猶我后之賴德音
既千載而同符軼百王而仰尋彼漢宋之臣之創製與秦金之
世之銷沉要綜密於至元之日兼術數於西海之濤莫不要歸
於昭代於以黼黻于當今愧拙文而無當空厠跡于儒林
錢礎日口豐麗璣璋奇絢精工而體製詳密尤非管窺家所
能測此真啓天官之秘者

琬琰玉衡者虞典所云察之以齊七政者也。竊聞惟天覽聖，惟辟奉天。因唐虞之觀象得堯舜之傳心，研精之巧，既窮神而探化，構思之密，亦藏往以知來。自古帝初器於中天，俾後主綱彝於奕禩，養和所掌，察及毫芒，渾蓋之岐源，乎合一張。平子之奇智，莫出範圍，郭守敬之巧思，茂由創製，朕非上有欽若之主，則保章焉相總，屬其文惟今，幸逢泰階之平，則合璧連珠，俱成順軌。皇上道法乾行，政遵奉若有天縱之哲，而仍守古后之成規，有獨制之奇，而不替欽崇之至意，制作

文獻賦

卷一

琬琰玉衡一

于奉本

作於造化，象數協於神靈。九釐之治，仰中天之治，無貳之心。即精一之心，是以井奎並聚，再觀於昌辰。景卿聯輝，重歌夫茂祉。臣雖未登靈臺，而仰眺，能不載大造而遐思，不揣管窺，敬為之賦。

繫古皇之敬授，殫窺測於仰觀。羅萬象於心，曾開制作之無前。有司天之宰，器象厥體之惟同。設機擬以轉運，徹晝夜而循環。加覆管以事，曷見七政之煥然，不出方寸而知周天之數，不越把握而識經緯之全。其為體也，不能離器以求象，其為用也，何容得物而忘筌。伏遊遐留，既灼見而不爽，寒暑運會，抑誰制。

可○言○蓋○聖○人○目○力○之○所○竭○而○心○思○以○寓○亦○天○地○定○位○之○至○理○而○人○事○與○參○緬○維○顛○項○造○屠○策○自○軒○轅○大○撓○有○作○隸○首○經○緯○帝○重○黎○絕○地○與○天○尚○觀○象○之○未○備○用○四○候○之○需○官○第○師○心○之○智○歷○久○而○必○敵○而○法○天○之○秘○有○開○而○必○先○誕○惟○容○聖○妙○非○重○固○於○是○深○窺○乎○晷○度○則○登○乎○微○縱○標○玉○崇○巖○摘○珠○名○淵○本○蓋○笠○以○為○體○更○有○合○於○覆○槃○創○之○為○機○旋○轉○無○端○仰○白○偷○之○歷○歷○綴○行○度○以○同○懸○有○二○丈○五○尺○之○強○得○九○千○萬○里○之○完○更○置○玉○衡○砥○其○機○關○蓋○衡○之○妙○用○大○中○也○異○土○圭○而○不○虞○其○不○正○抑○橫○之○取○義○乎○乎○地○殊○輿○易○而○無○慮○其○或○偏○其○在○晴○明○之○候○有○黃○道○之○可○見○即○在○

文獻賦

卷一

琬琰玉衡二

于奉本

風雨之多，亦有度數之斯。應天行最健，而太陽亦疾，月不及日而九道以旋，察十有二會之辰，而分野以定。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置閏以泰，雖歲差之或異，然定準則知百世而無難。裨梓之占，從茲而不忒，甘石之學，何必其紛焉。後之人，初為銅儀，制為刻漏，皆由此鈞深而探賸，即他有智巧，豈能別出匠心而含旃，所以司馬遷天官之書，或指琬衡以爲尋，而歷代天文之志，與後世設琬衡之所以率相領之者，莫不以堯舜之制為美。譚雖然，敬夫者，效法之本人，事春天道之原，助華之光，被也不在乎執象而二帝之廣運也。自有以承乾故，當日者日

沈青城曰觀衆傳心確狀正論篇中不事體物却發明心法

定定本

所在可謂得旨其言亦剴切而詳明
錢從日曰洗盡繁辭獨抒精理直如董江都天人三策具見
本原此爲醇儒之言

宋德宜

○堂定本

酒○乳○乎○茲○澤○遊○子○聽○而○停○轅○叫○窮○邊○乎○戍○卒○號○哀○猿○之○長○夜○慘○
形○容○於○逝○客○羣○策○一○聲○天○地○同○色○立○而○望○之○盡○見○山○樓○粉○堞○於○
雲○中○而○與○墟○落○丘○榛○乍○出○乍○沒○澈○然○改○易○如○睇○三○山○於○滄○渤○目○
賤○睽○而○不○可○卽○側○耳○而○聽○之○如○豐○隆○列○缺○股○崖○輟○轉○而○馳○突○又○
似○施○施○焉○涸○涸○焉○千○乘○萬○騎○龍○蟬○虎○伏○卒○然○起○乎○肘○腋○雖○猛○越○
超○距○而○不○及○技○格○乃○其○風○收○斂○霽○霽○然○陽○開○中○宸○清○澈○蟻○蟻○消○
埃○重○光○麗○明○熙○於○春○臺○是○以○廣○莫○應○而○誅○有○罪○不○周○至○而○備○邊○
庭○秋○官○則○次○五○軍○禮○僅○居○一○蓋○不○得○已○也○而○寓○指○殺○乎○玄○冥○王○
者○象○之○為○兵○為○刑○王○曰○善○哉○乎○子○大○夫○之○言○寡○人○試○一○用○之○於○
交○激○賦○
卷○一○
北○風○二○
老○
堂○定○本○
是○嚴○憲○令○肅○常○經○修○百○職○答○三○靈○黃○輿○震○誓○既○清○既○寧○迺○相○與○
儼○佯○下○堂○尚○德○廷○士○君○臣○歡○康○風○亦○旋○止○
田○第○淵○日○豈○而○不○壽○麗○而○不○纖○具○此○鴻○裁○直○可○衙○官○屈○宋○
錢○礎○日○日○全○傲○宋○玉○風○賦○體○而○練○詞○布○格○却○極○正○大○不○似○玉○
之○氣○弱○而○語○鄙○也○皇○皇○乎○京○都○之○傑○製○

鹿○隨○軒○賦○
并序
任辰旦
昔○東○京○鄭○弘○出○蒞○方○州○忽○遇○兩○鹿○隨○車○而○行○或○前○或○後○看○如○
夾○軔○於○是○觀○者○咸○相○起○賀○卜○其○徵○休○則○曰○三○公○兩○轡○盡○鹿○其○
間○弘○故○入○召○領○參○崇○班○今○者○中○丞○慕○公○開○府○三○吳○山○河○帶○殲○
冠○於○容○符○八○牙○並○建○六○肅○咸○啓○風○和○雨○時○擴○治○千○里○乃○者○聞○
暇○車○過○外○鎮○彤○塵○分○道○白○鉞○如○陣○前○驅○末○呵○蟲○蟄○以○震○獨○兩○
鹿○者○出○自○涂○并○駟○駁○德○德○驥○首○就○路○武○冠○甲○仗○驅○不○得○太○竟○
隨○車○而○還○輟○儼○爭○道○而○歸○幕○遂○留○蘭○楫○之○間○從○之○栢○臺○之○下○
因○是○有○感○於○心○爰○為○行○軒○錫○此○嘉○名○時○日○鹿○隨○屬○車○各○之○抑○
交○激○賦○
卷○一○
鹿○隨○軒○一○
老○
堂○定○本○
廣○賓○從○因○而○賦○詩○借○三○旌○之○先○閭○侯○兩○轡○於○後○來○且○也○不○村○
遶○茲○盛○事○騷○忭○踊○躍○不○揣○卑○陋○謹○勒○手○版○而○為○之○賦○
迺○若○麟○符○屢○授○獲○屏○乍○設○昔○旃○熊○飛○拓○袍○龍○綬○加○佩○勇○於○元○寇○
集○鸞○鳳○於○高○閣○巷○已○逐○夫○虎○蛇○扇○能○驅○乎○蚊○蟻○出○門○無○訴○冤○之○
鴉○在○囿○有○含○生○之○壓○璽○方○獻○而○鳳○來○圖○將○呈○而○馬○出○仁○禽○下○應○
夫○宮○懸○天○殿○上○追○乎○太○乙○此○固○勝○祝○易○之○楯○郎○過○却○鷹○之○樞○齊○
宜○其○黃○鵠○舉○而○風○雲○以○隨○大○鵬○飛○而○海○水○皆○溢○若○夫○吻○吻○之○食○
天○子○饗○賓○往○往○之○友○以○俟○群○臣○飲○白○雲○之○汁○蘇○七○星○之○文○各○在○
升○臺○之○上○生○於○紫○水○之○濱○餐○膳○者○長○年○齒○佩○質○者○宜○子○孫○維○茂○

門之當祭亦算宿之可親是故毛具革衣皮緣藻線角帶銅牌
蹄環寶篆既包體以為儀亦提尾而作廟舍臺成蕭穆之遊
地作蓮花之片漢王捷足而得之鄭人藏身而不見是豈斑龍
之有神抑亦仙鹿之善變吾聞塵之來也一鹿引之群鹿從之
雞斯之馬將駕而鹿遊乎其間蓋神物之出百靈在前山澤有
耀仙驥可牽故宜春之鹿遺唐興而出芙蓉之苑塗循之獸懷
漢德而進太液之池泥乎撫舞雀之舊市巡聞難之長陵一出
而蛟龍並翔再出而麟鳳相隨者哉故夫御史在臺易號於榮
侍中入陛輝集於宛神雀布饗堂而開兩公拜鵲御魚袋而
文漫賦
少監改官張氏封侯青鵠化印文之石望之作相華蟲立車較
之端況乎筮仕虎林驅車龍海使蛟島以揚威樹蜺旌而布采
惟藩作吳下之封幕府鎮平江之壇自宜即鹿無虞標枝尚在
跋跋斯奔侯侯而會傍彼兩轡誠有如畫樹之隨車還於官解
張月枉前營室以待乃美輪而美矣今誠可游而可娛喜燕雀
之能賀今更鳥鼠之攸除開堂前之旋馬兮從車中之耽書且
疏畦以種竹兮復通渠而灌花至若坐有華茵筵開綺席傍列
馬鐘前連築飲有鹿當前分蒿而食彷彿善營其角外格或背
頁夫印床或口御手書冊但尋祇苑之花不觸西昌之壁飯臺

相為制製得草蓬而夜息襲桂陽之佳名追鹿洞之遺則又况
賓載鹿車談成鹿似洗旨酒於鹿腸啓修莢於鹿角指圓鹿而
百室盈開添鹿而朕邦屬篋有鹿首之則名玉在懷庭有鹿
蹄之草而寶劍在握是將迎來階而覘其有異瑞今又何知作
斯軒而與萬物以偕樂
想念齋曰兩鹿隨軒實與兩鹿夾戰如同一轍待卷領言不
詔矣文亦典聯宏麗為千古賦物所未有
錢礎日日用事能雅落筆有神泥浸醲郁與古為化使非雕
龍之心縹虎之手安得有此鴻臚耶
文漫賦
集 173—32

吳淞江賦

任辰旦

蓋三江爲禹治南條之一而吳淞又爲禹治三江之一也按
諸水利實基鉅焉嗣更興廢靡常累臻平陸自國朝受命
以來江南卿大夫皆各賢諮諮故道規畫咸備厥功茂矣及
余筮仕申江復奉令而踵履之爰爲之賦其辭曰

宜禹迹之遠敷觀江流而思邈衍墳垠于平沙啓民曜而光燭
厘三吳以運靈衆流奔匯而注之壑爾迺鴻具區之橫波開天
壺之莞鑰納銷夏引松陵合薛濩統葦城三泖就谷長蕩迅騰
激滂下閭風潛地行以暨青龍白雀之派群分條縷莫不趨焉

文淵閣

卷一

吳淞江一

干季襄

而共寧況乎月盈而潮洑停乾而放盈可瀟瀟以當雨抑波障
以衝耕溉田疇之繡錯利帆檝之舟乘舳舨餘舳之接榜稼禾
華實之滋榮是誠南州之普澤而吳會之弘津也當夫四序之
代移所在靈源之各適漲演渙于桃花溢炎景于神宅蒲荇延
青芷蘋蘩白漁火羅星連歌起拍旋且自帝降而寒澄玄女翔
而凝澤揚水窟之商風催蘆洲之蟾興西爽清肅而木下朔風
泛剌而水積托神理於漣漪咸順令而應節歎觀瀾之變遷逝
如斯而不息爾乃鷗駭鷺鷥鷗鷺之羽殊千名以應化鯨鱣鱗
鰐鰐之麟辨萬族以隨時鸞鶴龜蚌貝螺之異施施蛟蛟

狸豕之離奇洵稱寶藏不測之府皆紛蕃蕞而莫能知若夫
陽侯列陣江妃奮武風烈雷殷砂簌雲聚濤翻駕電之輪浪州
靈鼉之鼓澎涌激洑以駭目涌汗洗淠以肆怒隄岸於焉若撼
客子於焉慄股斯又壑險之巨浸爲菴土者責永祜惟是皇
清定鼎上聖下賢習坎向離括坤包乾既河清而海宴方祥集
而瑞全文教丕播于海童豐功昭格於水仙則江靈之効命以
朝宗固將配有夏而億萬斯年

徐果亭曰爲淞江攬勝正爲治淞江者頌功鋪張揚厲形容
盡致賦心清壯極矣

文淵閣

卷一

吳淞江二

世

干季襄

錢礎曰曰禹貢書三江既入紀禹功也後之治三江者功亦
不在禹下矣讀此賦頌美之意溢於言外令人留連觀歎不
置至文詞壯麗直擅播江陸海之奇豈徒事綺靡者所能道
隻字耶

荆溪賦

徐增鳳

溪以荆名者從荆南山而名之也○荆南山○北入溪○流○上○
 汭○下○至○盡○溪○皆○當○以○荆○溪○統○之○邑○乘○僅○指○長○橋○所○踰○為○荆○
 溪○誤○矣○且○云○西○溪○名○西○九○東○溪○名○東○九○其○水○面○皆○三○九○二○
 七○里○故○以○九○名○之○尤○誤○之○誤○者○夫○泉○側○出○曰○沈○西○東○二○溪○泉○
 皆○側○出○故○曰○西○沈○東○沈○胡○竟○誤○名○之○誤○解○之○而○後○入○莫○之○辨○
 乎○倪○雪○林○荆○溪○圖○序○述○東○坡○之○言○曰○一○入○荆○溪○便○覺○意○思○豁○
 然○則○荆○溪○非○僅○長○橋○之○水○可○知○矣○從○來○名○人○題○詠○皆○兼○兩○沈○
 而○言○李○西○涯○一○賦○尤○為○明○証○第○西○涯○之○賦○專○為○徐○文○靖○吳○文○

文藏賦

卷一

荆溪一

堂

堂

肅○兩○先○生○而○作○朱○盡○荆○溪○之○勝○徐○子○林○居○日○久○類○遊○於○溪○
 之○助○我○樂○也○多○矣○不○揣○愚○陋○放○舟○兩○沈○而○賦○之○
 緊○茲○溪○之○上○流○實○發○源○乎○宜○歛○雖○五○堰○之○分○波○仍○中○匯○乎○金○深○
 幾○漫○湊○而○東○趨○獨○澈○淵○乎○宜○邑○方○漾○漫○而○奔○溜○亦○漫○瀾○而○深○清○
 既○泮○淙○而○泄○洩○復○沈○洄○而○波○爭○雖○法○汨○而○激○漫○又○淫○深○而○泓○停○
 乃○窈○窕○而○淙○淙○何○浩○淼○而○瀟○瀟○勢○泄○洩○而○洞○濕○又○混○淪○而○淅○淅○
 加○以○荆○南○萬○壑○側○瀉○淵○泉○東○西○二○沈○斯○號○名○川○澎○澎○淅○淅○汨○汨○
 涓○涓○曲○曲○行○而○繁○綠○帶○瀑○飛○注○而○騰○白○煙○觸○石○則○珠○噴○而○玉○激○
 過○風○則○鯨○鱗○
 旋○旋○爾○乃○百○頃○江○洋○千○尋○涵○育○逝○而○不○息○指○之○

文藏賦

卷一

荆溪二

堂

堂

記○可○信○景○物○因○之○而○麗○遊○叟○之○諸○詠○堪○思○若○夫○千○峯○浴○翠○萬○樹○
 浮○青○晴○嶺○倒○影○陰○壑○弄○怪○石○安○踞○於○淺○渚○危○岩○飛○壓○於○長○汀○
 松○檜○倚○流○而○色○潤○藤○蘿○懸○水○而○香○清○巨○浪○拍○崖○而○若○怒○微○波○遶○
 麓○而○有○情○山○控○雙○溪○而○幽○邃○溪○帶○萬○山○而○爽○明○沉○復○一○城○中○鎮○
 萬○戶○夾○迎○佛○宮○抱○秀○仙○院○貯○靈○粉○梁○結○閣○以○隱○映○朱○樓○豁○窻○以○
 高○瞻○浸○達○峰○而○古○塔○峙○穿○縣○址○而○長○橋○橫○直○洲○尾○而○綺○閣○聳○當○
 岸○曲○而○精○舍○平○闊○闔○樸○地○而○朝○夕○飲○商○估○揚○帆○而○曉○夜○行○漁○舟○
 欸○乃○歌○入○滄○浪○之○浦○遊○舫○沿○洄○醉○尋○豎○虎○之○城○此○誠○江○左○之○名○
 勝○不○愧○塵○界○之○蓬○瀛○是○以○地○萃○精○英○人○含○清○淑○賢○豪○代○生○後○先○

相○結○歷○漸○遠○朝○許○氏○敦○平○人○倫○蔣○門○盛○乎○天○祿○周○侯○數○世○之○忠○
陳○族○一○門○之○睦○略○稽○近○代○方○略○久○推○士○通○經○術○群○宗○穎○叔○相○業○
首○稱○文○靖○官○評○亦○褒○文○肅○理○學○則○唐○棣○周○衡○繼○起○者○更○勝○才○華○
則○喻○是○蔣○燦○後○來○者○尤○多○助○業○與○氣○節○而○俱○茂○德○行○與○文○學○而○
同○科○處○士○遜○人○名○非○易○述○貞○姝○烈○婦○美○不○勝○歌○此○皆○靈○溪○之○應○
瑞○良○山○秀○壑○之○鍾○和○以○至○鱗○蟲○游○泳○介○族○行○藏○鱗○白○入○罟○而○躍○
玉○鯽○鱸○吞○餌○而○懸○璜○神○經○占○風○而○鼓○浪○老○蛟○噬○沫○而○蟠○潢○鰕○
鮎○鯉○青○黑○鰻○鮪○龜○鼈○蟹○鱉○穴○豔○細○鱗○小○甲○襍○沓○難○詳○鴈○鵠○
巢○陸○而○游○水○驚○鷺○立○渚○而○鳴○塘○兼○葭○深○而○翔○鶴○鶴○浦○激○淺○而○浴○
文○溪○試○卷○一○湖○溪○三○堂○定○本○
鴛○鴦○煙○護○鳬○鷺○而○成○陣○波○涵○鴻○雁○而○分○行○鷓○鴒○鵲○鵲○素○鵲○黃○鵲○
閑○陽○呷○藻○菰○勝○降○糸○纖○翎○微○羽○飛○宿○無○方○且○也○樹○木○蓊○翳○花○草○
繁○茂○蔚○樛○棟○於○隄○邊○裊○裊○檣○於○堰○右○連○樺○柳○於○平○沙○映○楸○桐○於○
曲○岫○蝕○苔○蘚○於○蟠○根○霜○霏○霏○於○恒○晝○既○千○雲○而○蔽○霄○亦○就○颺○而○
宿○地○鬱○鬱○扶○扶○厥○名○難○究○符○藻○串○綴○而○牽○風○茭○蒲○簇○波○而○束○溜○
荃○芷○護○御○以○流○香○蔭○蘭○容○與○而○呈○秀○菰○葦○鮮○滑○而○謝○羹○菱○蓮○甘○
美○而○克○豆○奇○葩○巧○艷○而○誰○剪○異○卉○菁○蔥○而○孰○繡○晨○晨○芊○芊○疎○翹○
各○覆○余○也○宜○念○久○蒨○塵○情○屢○滌○對○浩○瀚○而○忘○愁○俯○淪○漪○而○開○臆○
仿○習○者○之○無○憂○希○君○子○之○自○得○時○而○春○也○溪○頭○物○態○渡○口○風○和○

今○仲○扁○舟○凌○彼○層○波○啼○鳥○鄉○蠻○而○奏○曲○遊○鱗○滌○刺○而○飛○梭○探○古○
楊○於○石○亭○訪○故○人○於○山○阿○愛○韶○光○之○明○媚○愛○涉○泛○而○婆○娑○時○而○
夏○也○霖○雨○初○收○洪○濤○頃○漲○舠○舳○獨○乘○任○風○飄○蕩○慮○田○疇○之○泥○沒○
訝○城○郭○之○激○撞○感○陵○阜○之○懷○襄○欣○涯○涘○之○開○曠○挽○漁○艇○而○問○魚○
追○蓮○舟○而○荅○唱○時○而○秋○也○潦○水○乍○歇○陰○霜○漸○收○三○詞○客○月○夜○
同○遊○挹○殘○香○於○荷○渚○驚○宿○羽○於○蘆○洲○溯○流○光○於○萬○頃○懷○明○德○於○
千○秋○恍○置○身○於○蟾○窟○每○寄○興○於○清○謳○時○而○冬○也○河○腹○凝○冰○崖○根○
積○雪○曳○杖○登○城○四○望○澄○澈○渺○銀○海○之○晶○瑩○壘○玉○山○之○嶙○峴○悵○邨○
落○之○蕭○條○憐○林○木○之○凋○茶○惟○松○栢○之○耐○寒○偏○蒼○翠○之○獨○絕○任○四○
文○溪○試○卷○一○湖○溪○三○堂○定○本○
序○之○代○更○樂○茲○溪○之○可○悅○夫○煙○波○變○化○而○嘗○新○卉○木○蒙○茸○而○多○
致○泉○石○耽○玩○而○靡○窮○風○月○弄○吟○而○罔○忘○竊○謂○尋○其○源○直○通○四○瀆○
究○其○委○不○止○五○湖○觀○其○形○上○應○天○漢○寫○其○景○遙○匹○方○壺○畏○世○途○
之○不○測○悔○宦○海○之○多○虞○既○辭○榮○於○簪○紱○聊○託○志○於○丘○隅○遂○臨○流○
而○作○賦○聿○擗○管○以○代○書○復○扣○舷○而○歌○曰○義○興○巖○色○兼○山○水○兮○人○
生○其○間○多○俊○偉○今○百○物○繁○育○恒○豐○美○今○吾○生○也○晚○際○其○否○今○時○
事○紛○紜○莫○知○所○底○今○人○情○險○譎○渾○如○路○鬼○今○特○喜○茲○溪○遠○聲○塵○
今○濯○纓○濯○足○荷○日○新○今○優○哉○游○哉○將○以○終○吾○身○今○何○慮○何○營○願○
此○於○無○懷○葛○天○之○民○今○

傾止菴曰浩瀚匹乎班揚新俊勝於庾鮑荆溪佳麗益動人
舉裳涉足之思

黃珍百曰荆溪佳勝實甲江南如此博引廣徵點綴盡致真
足為山川生色矣

吳廣璧曰相其格律幾欲與三都兩京後先頡頏矣荆溪僻
壤乃有此奇麗之觀作者自命正復不淺

錢礎曰曰荆溪自李西涯先生作賦後響幾絕矣今竹逸起
而嗣之遂為荆溪重開生面前半敘述勝槩形容盡致入後
自寫其遊溪之樂與復不淺洋洋乎大觀也

文淵

卷一

荆溪五

七

千峯草
堂定本

後蕪城賦

宗元鼎

昔鮑昭蕪城賦為世稱述久矣顧乃悼城郭之荆榛歎晉宋
之崩分野鼠城狐白楊衰草其詞悲涼不足為聽者悅也若
夫鑄銅煮海之雄轉漕運商之利市廛里閉之盛宮室臺閣
之麗與夫關梁陵墓通及草木禽魚則宋王觀揚州賦足概
之又無勞抽毫再述也夫地以人傳茲者濟南王阮亭先生
司李廣陵也詞同孝穆筆架珊瑚字軌義之書裝琬琰于時
露凝碧落鴻飛江渚折桂林之一枝琢崑山之片玉偶慕明
遠之踪取茲題以賦壯因作後蕪城賦以進焉

文淵

卷一

後蕪城一

七

千峯草
堂定本

伊昔夫差枕邪溝以築城今後復為濞劉濞之所都歷魏晉宋
之兵戈今城堞變而丘墟惜哉秦軍之登臨今徒託興以歎其
平蕪緬古往而今來盛衰難以屈指孰海冰而桑田繁華興而
代毀惟哲人之清芬駿業流為播美是以聯翩三策董子馳聲
抗直一書枚乘標名甘棠遺愛僕射賢而德并孤梅逸致法曹
峻而品清若乃杜牧入幕之風流趙嘏作尉之年少莫不鑒驚
坐之狂言傳倚樓之逸號况復芍藥客宴不春郊茵苔焚掃千
夏筵維彼韓歐一代名賢賞心聘目誰獨不然紀茲土之為政
荆嘉美之弗殫傳彼後代之觀今猶今人之視昔舍親炙而弗

揚。追。前。踪。其。何。益。故。有。才。高。歷。下。望。重。平。原。應。危。宿。而。聲。祥。與。
 泰。山。其。同。尊。唱。臚。傳。于。集。英。振。妙。齡。之。鵬。鸞。于。是。藉。閭。苑。之。金。
 甌。嘗。江。南。之。玉。鱗。平。反。恩。流。贊。理。課。最。瓊。花。為。嘉。植。之。封。中。冷。
 知。飲。水。之。介。若。乃。春。芳。蒨。蒨。秋。草。離。離。王。雎。鼓。翼。垂。楊。拂。映。于。
 隋。堤。塞。鴈。流。哀。夕。吹。遙。迴。于。竹。西。弭。蓋。高。岡。稅。駕。危。梯。東。顧。山。
 光。禪。智。莫。灣。邵。伯。寺。鐘。隱。隱。長。松。古。柏。西。覽。蘭。亭。九。曲。二。十。四。
 橋。珠。簾。十。里。明。月。吹。簫。北。指。雞。臺。螢。苑。迷。樓。故。宮。玉。鈞。平。山。之。
 舊。址。品。井。焚。塔。之。遺。踪。七。里。甘。泉。而。繫。繫。五。塘。烟。雨。之。濛。濛。南。
 望。邗。溝。江。水。楊。子。瓜。浦。關。津。則。比。艘。駢。車。樓。臺。則。千。門。萬。戶。官。
 文。浸。賦。卷。一。後。燕。城。二。先。十。峯。草。堂。定。本。
 舍。隱。于。花。枝。重。城。匝。于。蕙。圃。爾。乃。酌。醴。醉。于。縹。緲。援。鑊。管。而。賦。
 詩。擬。龍。舟。之。馳。曲。翻。水。調。之。新。詞。灑。白。雪。之。霏。微。寫。碧。藻。之。清。
 漪。曹。劉。遜。其。敏。屈。宋。讓。其。奇。俄。而。騁。靈。初。沉。望。舒。將。升。來。短。歌。
 于。連。岡。淒。長。笛。于。刊。膺。千。五。百。年。俯。仰。廢。興。見。城。郭。依。然。固。護。
 人。民。依。然。輻。輳。歌。吹。不。讓。昔。先。綺。羅。不。甘。今。後。其。中。不。勝。縷。析。
 絲。陳。畢。彈。咸。叩。然。而。賢。哲。具。在。典。文。長。存。卓。乎。宇。宙。貞。乎。乾。坤。
 此。羊。叔。子。登。峴。山。而。興。思。庾。元。規。玩。南。樓。而。清。言。者。也。爰。為。之。
 歌。曰。昔。以。城。蕪。而。悲。傷。今。以。蕪。城。為。美。談。苟。明。遠。之。不。作。兮。
 則。茲。名。亦。泯。滅。而。難。諸。陸。往。古。之。已。邈。今。今。則。誰。堪。余。慕。夫。君。

予。今。辭。不。勝。而。情。含。
 顧。茂。倫。曰。以。一。時。之。興。會。寓。懷。慨。之。深。情。自。堪。千。古。
 錢。礎。曰。梅。岑。之。才。不。減。明。遠。然。以。明。遠。蒼。涼。梅。岑。壯。麗。明。
 遠。多。鄙。言。累。句。梅。岑。句。迫。字。琢。無。一。弱。筆。讀。之。能。無。後。來。居。
 上。之。嘆。

文。浸。賦

卷。一

後。燕。城。三

十。峯。草

伊茲堂之締構洵宏敞而寡儔超埃壙而特起於名都之上游
崇臺塊其造天兮華樓鬱乎雲浮窮地勢於南條兮見江山之
相移迭牽牛而絡婺女兮納埃風乎不周招情悅於虛無兮眇
仙靈之所留爾其託體則平岡坡陀西走滌濠支阜屹立削成
增高其面勢則宅閭之陽居城之兌觀宇迴環林薄周被爾乃
斬懸巖以累砌覓廣阿以築堂旁羅桂楫仰承杏梁飛宇周闔
鱗鱗將將觚稜杳杳若迴若翔塗丹錯碧反景流光遠而望之
龍從參差象神山之出海見銀闕也仰而闚之瑤瑤巍義若射

文獻賦

卷一

平山堂一

世 平山堂

的之在空植簡括也容今如惺惺今如冠翬翬雲舒不可平得
多原若乃跋平阜輕長阪步廣除臨絕嶺瀾覽有無獨督近遠
前瞻揚土之廣博兮原隰紛其錯重綴麗譙於連星今壯于簷
之金鏤天漣劃大神阜今屬垂天之白虹連山迴顧乎秣陵今
矗三茅之仙峰左眺海陵原田每每熱波瀾監利盡東海右瞰
揚子銅陵嶢嶢仰山鑄冶吳淞以饒後巨浸之湯湯兮冰日月
於中央洩斗門於邪溝兮轉軸鑑於帝鄉泛博覽其無垠兮
蹇躊躇以相羊至如朝光絢野曠色極籠晴景登鮮陰陰露霖
變含一瞬態窮萬族長楊垂絲大堤水平芙蓉吐華的燦芳馨

忽濤漫瀾於甯江兮飛雪堆瀟平蕪城物無隱之能避狀無窮
而不呈耳目為之滌滌天自為之開明斯誠臺觀之巨麗海表
莫之與京者也於是邦伯郡牧來游來豫列節停騶怡情遠慮
賓從詳雅尊俎有序宛觀夫土風之清嘉與民物之阜庶山川
之形便謠俗之遷注調燥濕於微弦齊六轡之柔馭逆興遠思
超乎獨喻其或大夫君子善詞能文比才曹劉方藻卿雲期春
秋之佳日爰聖駕而索群參萬象於靈府吐玄黃之縝紛亦有
都人士女嬉春競往稅青驪泊蘭漿采蘼蕪寧宿莽睨閭河結
遐想漂泛滙沖自廣至如遷人放客經奇瑰才鬱風雲乎未感

文獻賦

卷一

平山堂二

世 平山堂

臨岐路而徘徊塊獨遺此羈愁今憑高望遠穆乎登臺悵民生
之多故羨天地之無涯歲月忽其如流增慷慨而承懷原夫揚
之為土也襟背江淮襟帶水陸百貨所輳土膏衍沃故漢代疏
以為國隋帝巡而築宮唐藩宋闢承後席豐經營窮乎地軸雕
琢恆夫天功璇璣現館穆若神居者蓋不知其幾而今皆影滅
光沉山移杳徙際天黃沙覆地白華螢飛秀麥之墟免允枯桑
之壘惟斯堂也初自隆宋著於歐陽遺澤在人勿剪樹棠五百
年乃有賢牧實煥德而齊光攷尚索乎故址新夏屋於崇岡草
不侵心餘不陋目高不絕陵侯不蔽谷不勞民而為不廉財而

足形勢盡東南之美風聲結士庶之愛續前薪於無窮宜可久
而可大嗟宇宙之幽遐兮惟令聞爲不湮助德若人車之載今
文米輪轂而使前或錯功於銅柱兮或沉碑於深淵金石敵而
名不磨兮孰膠結之使然披竹素之寥廓兮得兩燬其俗比有
承休風而結撰兮尚有述於後賢

錢礎曰此爲金公守楊州時重建平山堂作也一時名搢
如林次明獨登高作賦才思橫溢文采旁流將廣陵勝景一
括出千百年興衰之故宛在目前末則以金公媲美
歐陽頌揚有體其華實並茂巧法兼至之作

文獻

卷一

平山堂三

堂

堂定本

遊九華山賦

湯原清

○窮○秋○浦○之○名○山○夙○勞○于○夢○寐○矧○伊○邇○之○棲○遲○又○戒○遊○以○五○載○
○時○于○鍾○陵○奈○擾○擾○于○塵○緣○久○遊○蒙○于○五○蓋○因○役○皖○之○歸○途○果○登○
○覽○而○發○昧○于○時○春○暮○乍○晴○乍○雨○路○入○五○溪○千○峯○吞○吐○望○似○蓮○花○
○稱○以○九○數○嘉○名○錫○于○青○蓮○四○大○峙○于○六○宇○徑○幽○與○以○曲○突○風○空○
○號○而○陰○怒○聆○衆○壑○之○清○音○見○怪○石○之○奇○古○爰○少○憊○于○橋○灣○雲○倏○
○收○而○旁○午○載○層○登○于○天○門○輿○雖○隨○而○促○步○過○半○山○以○息○肩○佇○江○
○亭○而○快○觀○訝○小○巧○之○山○田○形○圭○壁○而○參○互○緣○高○下○以○鱗○次○沃○不○
○竭○之○石○乳○若○夫○松○篁○迭○奏○其○韻○山○鳥○自○在○雜○鳴○應○接○不○暇○耳○目○
○皆○驚○僕○夫○告○至○主○僧○出○迎○遂○止○宿○而○齋○沐○晨○虔○禮○于○幽○冥○石○級○
○叫○而○拔○磴○氣○喘○息○以○嶽○峯○眺○瞻○九○子○回○拱○山○靈○四○望○暢○阿○僧○房○
○櫛○隣○厭○人○烟○之○囂○擾○勝○村○落○與○市○城○嗟○茲○地○之○名○勝○愧○莫○能○以○
○逗○遛○憶○夢○得○之○失○言○信○中○奇○而○外○秀○乃○爲○之○歌○歌○曰○恒○披○圖○而○
○卧○遊○今○悵○平○生○之○未○見○豈○期○今○日○今○始○識○九○華○之○而○
○錢○礎○日○曰○劉○夢○得○嘗○受○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受○文○几○荆○
○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深○悔○前○言○之○失○今○得○皆○山○一○賦○
○而○奇○秀○愈○極○矣○惜○不○起○夢○得○于○千○載○下○而○見○之○

文獻

卷一

遊九華一

堂

堂定本

青浦城北舊有孔廟蓋先師三十四代孫頑之吳時所立元至正間里人章弼因建書院其地學徒翕集祖豆之盛厥有由來乃今文廟則創自明萬曆之初時邑治甫遷經費弗給鑿礎埏埴之屬率多訾窳聊取具觀以是百年來屢葺輒頽我國家文治懋昭巍科應仕俊民鴻生策秀蜚英悉從此出乃聖殿鼓鼙隳圯仍不足以壯聲仰光祀祀豈非利用大作有待其人歟同官婁水周君於康熙丙辰募諸鄉衿袞庶間花徒僇功正在任化而我郡伯魯公適臨峯泐襄惟行部首

文獻賦

卷一

重新文廟一

十峯草堂定本

觀成事矣夫效史克以作頌者儒官事也故奏賦一篇以代

思樂之什其辭曰

三江浩浩以奔瀋今惟吳淞寔導其歸宜清淑之鍾雲間今澱湖又從而蓄之涵聖澤以擴詞源今於由率淮峯泐之奇鬱湧筆爲風雨今揭道德爲綱維肅冠裳而治禮樂今盡經師與人師故壇墀開于一水今赫然鄒魯之遺當夫聖裔南來實官斯域家廟宏興寢堂翼翼笙鏞以張籩豆有飭立高冢之嵯嶢瘞文宣之法物儼七壁而餘三副簪環以什襲瓠闕里之精英早憑依于是邑迄乎有元絃誦相宣築博依操綬之室增蘭毫虎觀之編四庫難專其繁富五車因載以流連署爲書院藝藪文淵談經者奪戴憑之席受業者分謝朓之璫逮邑治之創立今爰賢官之特建當閭閻之中移今乃堂構之甫奠茂宰蒿目以鳩工青邑創治建學實首其事左藏籌緒而乏美規撫金具無徠松甫栢之材悠緬彌堅遜景福靈光之殿曾未盈乎十紀已摧頽之三繕及乎歸昌協運曜朗天晶三雍臨而聖謨丕著六經正而儒效胥成湛龍江之曲曲應龜兆之庚庚鎖院奏群英之入敷牘傳首學士之登瀛既地靈而人傑合緣舊以圖新是當起南榮之謠達呈東壁之輪幽雲霄登乎楹櫺日月懸於

文獻賦

卷一

重新文廟二

十峯草堂定本

快振俾章縫益其符采○其威神固千載一時也○天惠斯
文○魯侯戾止○本皐繹之家聲○舊鵬程於帝里○千言就而筆海
生雲○一字出而駸場競紙○所以虞山駐節○觀文經武緯之功成
及茲○邇上驅車望皂蓋○朱旛而色喜○纔攬秀于來青○旋鳴騶于
頽水○周覽官牆○徐升廉陛○指施隆之檐牙○目動搖之鵷尾○謂號
點其何堪○笑欹斜以奚俟○諭飲助今多方捐幣○餘今經始爾乃
更老街命衿佩○致詞感德音之下沛○衆邪許以相隨○匠石之來
今○聚張王計之積也○累累采楮○栢栢皆豫章之妙選○櫟櫟奕拱
亦南澗之霜皮○懸以藻井○綴以芝栢○駕瓦鹿磚之錯互○窰礪平
文○漱○
卷一
重新文廟三
其
十
室
定
本
本
碱之撐撐莫不縱橫合度○用當其宜○由是外觀則巖嶭乎礪侖
乎鳳翹○參載之難以援梯也○內視則燦閭乎璚瑤○乎霞繞虹植
之莫可隱窺也○右映湖光之澄澈○左帶江流之滌森○若杏壇獨
峙而沫泗二水之護其藩籬也○於崇哉墉垣○既固淑氣斯全○樹
千秋之道域○快四國之雄瞻○盼旌麾而來五馬○兆台鼎而集三
鱣育藝龍之接武○資鸞鷟之聯翩○於是同官倣奚斯之作○諸生
詠魯泮之篇○我公則從容論道○揮麈臨筵○飲難老于東序○屈群
龍于西偏○詎非總優優之百祿而壽天子以萬年乎○歌曰○溥
彼江城廟夾夾○今表正儒風連孔宅○今誰其新之二十石兮○明

則魯侯實詞伯○今政明三辰○宏教澤○今一呼從風○材委積○今咄
嗟而成煥金碧○今趾美僖公○布家法○今濟濟華簪○食嘉德○今于
邁從公○頌無數○今
錢礎日○日魯頌泮水○實爲新文廟之祖○其所頌非一事大要
在以德服人而獻功于學耳○此篇爲重新文廟而歸美魯公
亦是此意○文筆壯麗○直與三都兩京並傳靈光○含元不能及
也

重九登丹鳳樓賦

曹垂珠

○天窮楚尾地盡吳頭春申不返浦水長流岩峩城闕幸建魏樓
○下臨潮汐上接斗牛時維重九序屬三秋我來登此嘯咏遊
○陽汀喬渚桂檣蘭舟峨峨嶸嶸萬萬浮浮玩古今若朝露數六
○代皆古丘曹子於是慨然而賦曰伊蓀收之司令今追落帽之
○清歡採籬菊之敷芬今登傑閣而盤桓倅諠熱于麗譙今領氣
○衆於大千憑丹穴而題糕今俯萬井之殷闕列綺疏之瑤錯今
○何窈窕而嬈媚鵬飛聲之承霓今如羽化而登仙至於北望吳
○淞東連海嶠南瞰九峯西通三泖葭蒼蒼兮落木黍離離兮衰

文選

卷一

重九登一

賦

堂定本

草雁飛飛兮聲寒雲淡淡兮色縞蛩咽咽兮空階柳冥冥兮別
○品屋喧盡隔野趣都來蒼顯露滄苔髮霜埋楓丹拂席筠綠粘
○杯雲蘿覆壁烟寫侵葦於是曠其盈視肝其駭矚積翠遙迎紛
○黃近續紅蓼白蘋蒼松紫竹碧海凝清朱欄截玉魚網家家鷺
○羣宿宿如霞如霞如霞如霞如霞如霞如霞如霞如霞如霞如霞
○娥水天一色表裏冰壺千林騰蛟萬葉鳴珂則宜于月至如同
○雲千里霜霞掩日飛灑聯翩湖山共白綠雷承隅窺簾入隱
○宜於雪又如澎湃三峽鯨宮欲吞瞬息奔激山嶽流根馮高一
○望天日晝昏則宜於壽更若墨名烏戾紙黃銀先辨劇作深請

率爲床○香珠綰半○漱玉留囊則宜于詩又若杯華鸚鵡裘典
○鶴胎生馬乳色染鵝黃倚欄選勝刻燭街場則宜于酒復何所
○宜哉長虹亘彩層層塔影浮空孤鶴橫秋渺渺漁歌唱晚尼添
○選與似阿閣之重巢劍起雄心儼龍山之再會蒲頭插菊盈囊
○貯黃樓之景無窮而樂亦無窮也知其樂者然後可以觴咏于
○斯樓

張弘軒日英風磊落弔古傷今酷似江鮑之筆垂之邑乘中
將與岳陽樓滕王閣並膾人口

錢礎日曰余昔在滬城吳子省齋爲余言丹鳳樓之勝欲一

文選

卷一

重九登二

賦

堂定本

登而未果今讀綠巖先生賦可當臥遊矣通篇點綴歷落更
有盤旋翔舞之致儼如丹鳳廻繞筆端韻甚趣甚

若夫大江之南。毘陵之東。水陸所輳。舟車咸通。帶震澤而列壤。接吳臺以峙雄。星分斗野。地聲梁鴻。答天梓於昏旦。建曉閣於方中。結茅櫟以瞻曄。狀巍峩而有融。歲月云渺。鳥雀攸叢。雖基局之固護。嗟榛莽今其茂。勢懼將壓。謀宜僉同。迺赤烏之冥識。適潛契於吳公。公下車而塗歌。輟頌。祭令而蹈德懷風。顧茲樓之施。際累載之登。豐父老贊。謨子民輸忠。制甃立舉。鬆聖稽衷。司時練吉。於歲始都。作告備於春終。襲重門以警夜。升修級而流虹。義合嚴更之典。製作懸獻之官。陽屏南啓。陰軒北曠。春

文獻賦

卷一

來悅樓一

十

堂定本

苻靜於郊。開桑麻植於丘壘。風霜肅散。華實敷施。盼粉蝶之紛迴。睎素津之榮紆。抱遙山以銷憂。慶有年以斬渠。鳥飛鳴以過前。風颺戾以吹裾。嘉賓結歡。僚佐容與。合樽促席。引滿攬祛。時彷彿於方壺。陳酒肴而樂胥。伎無取乎飛丸。躍燕樂不逮夫馳馬。戲車若乃山川修阻。之賓雨雪懷歸。之使或引領於京邑。或剖慈於鄉里。息軸路隅。稅轅川溪。登麗譙而四顧。望曉曉千桑梓。停驛館之旌旄。傷行塵之施靡。子建有悲風之歌。靈運起東旋之思。莫不奉言笑於琴堂。慰羈愁於迷晷。至如金壺漸滴。銀漢將流。天清暈滅。露白光浮。停鳴榔於魚浦。斷傳檣於星郵。發

文獻賦

卷一

來悅樓二

十

堂定本

課黍稌而勸耕南。至觀臺遠太史之。仲夏樂備實有司之。程
煥韓城之舊址。仿周臺之始。管率登登以奉職。逆填填而悅成。
作賦敢同於王子。贈言或託於孫卿。乃歌曰。
有程有礎。今非他山之材。棟宇煥今非徂。非徂鐘鼓具。今聞九
垓。照城廓。今層樓開。克宣明政。今歌子來。江之南。今春風回。
錢礎。日曰昔。禁正則記湖州。勝賞樓謂政在。平平在久。加以
不倦。其我吳公之調乎。大林是賦。不虛。俟勝情而切。指善政。
覺奚斯史克之遺。尚留毫楮。洵堪被諸管絃。

受賦

卷

來悅樓三

十學草

河朔避暑賦

黃周星

邇河朔之盛事。有避暑之遺。關繫何人之倡。舉日本初之宸。若
歷千秋而不朽。豈無藉乎高文。慨自漢紀陵夷。方與鼎沸。麼
縱橫奸雄。睥睨惟君侯之家。聲堪一時之師。帥兼州牧。以將軍
督幽并。與青冀。時則水連漳衛。地界覃懷。山河表裏。川陸擅伺。
凡觀風而攬勝。孰不嘆其壯哉。思四序之遷流。今竊獨畏此炎
暑。六幕變為洪爐。今五嶽化為焦土。惱萬國之夢魂。淪九州之
汗雨。鬱攸加祝融之鞭。列缺佐豐隆之鼓。雖廣廈與深宮。今乞
涼颼而未許。仙鼓羽與金鱗。今欲遞逃而無所。於是君乃投袂
而起。杖策而嘯集。諸大夫而共謀之。曰。酷暑困人。一至是乎。孰
為樂。郊我將避焉。諸大夫皆頓首曰。謹受教。公之宇下。幸有樂
郊。是曰河朔。去此非遙。願隨公往。于焉消搖。君乃慨然且喜。且
詫命彼信人。星言夙駕。移時而至。曾不半舍。其為地也。在孟門
右。太行背林。應面朝陽。接沁源之流澆。撫淇水之湯湯。蘇門之
百泉。廣沸濟濱之盤谷。蒼涼此誠山川之最勝。固可雄跡乎八
荒。且也林木鬱鬱。澗石磊磊。翠嶂樓雲。珠簾飛瀑。芳草藹其芊
綿。奇葩紛其靚郁。處止高。徑徑之松。君子醉家。家之竹。人也入
乎其中。與天地而皆綠。又有水鳥林禽。朝朝夜夜。咬文魚躍于階。

渠瑞鹿鳴于庭柳花間之玄鶴時來雲中之白鳳下非雲間
之等倫亦上林之匹亞君乃屏騶騎上高堂經曲檻度修廊登
岩幾之飛閣入窈窕之洞房莫不絕離婁而轉軼掩黠露以焚
煌然猶未殫其勝槩也遂臨龍從之峻宇今陟嚳嶠之層臺睇
蒼旻其咫尺兮亂雲氣以徘徊對羣峰如列障今順河帶之濛
洞箚樾翳其四合兮胸茵席如蒨苔白日忽然匿景今清風栩
栩以徐來蓋下視不知其幾千仞今何有朱戶與黃埃維時君
則顧而樂之被襟而大笑曰美哉河朔也此非避暑之與矣乎
於是命几筵具壺觴倒瓊漿羅珍餌召賓朋呼佐吏多士景從
文敬賦 卷一 河朔避暑二 十季草
羣賢畢至既雲蒸而雨集亦壁合而珠聯鄴都空其諸于竹林
失其七賢咸舉觴而角筆競拈韻而題箋暑無分于晝夜惟酣
飲之陶然亦有五陵少年三河壯士裘馬翩翩冠劍纒纒紫
轂與輜輶開高風而至止傾寸心于酒杯動悲歌于千里又有
明眸皓齒玉貌冰肌雒川神女巫岫瑤姬音泠泠而送遠影嫋
嫋其來遲本對之而忘暑况狎昵于金卮西乃散髮歡呼解衣
榮礪或拍或浮或獻或酢或奕或琴或歌或等或劍或壺或射
或博時醉時醒時止時作載寢載興載斟載酌陶席地而幕天
渾相忘夫晦朔不識人間之可哀差同天上之至樂笑漢殿之

金華陋曹家之銅雀擲榆座上之劉松咄咄村中之鄭慙朝室
之千鍾詎荒平原之十日非渥自有伏臘以來曾未見此數數
方是時也驅火龍于雪山囚女魑于冰井炎帝望之而迴車赤
標聞之而戢影南詭類北極之寒朱夏變金商之冷此一舉也
豈非千載之奇觀八紘之絕境乎噫高矣美矣暢忘蹄矣雖可
樂也亦可悲焉迺作而嘆曰野河朔今王侯都跨燕趙兮控中
區彼避暑兮袁本初身行樂兮聊騷娛惜乎視蔭兮無遠圖瑤
臺金闕兮俄丘墟徒傳此軼事于後世兮良足動詞人之唏噓
錢礎日曰一循古人步驟而與會盛舉詞采葩流子雲所謂
文敬賦 卷一 河朔避暑三 十季草
不從人間來者庶幾遇之

浙江潮賦

汪文楨

歲在清漢孟春之月。汪子校鰲鎮唐懸眺吳山之主。春風始振。源。微。激。波。光。騰。天。宵。月。幾。望。則。見。夫。江。潮。驟。來。氣。象。芳。壯。駭。目。洞。靈。疑。思。難。狀。于是乃命墨卿侍側。管城受辭。躊躇四望。爲。江。靈。而。賦。之。起。而。數。日。美。哉。水。之。爲。德。也。原。夫。陰。陽。始。判。五。材。並。聯。習。坎。司。功。玄。冥。宜。方。河。濟。貫。乎。東。西。江。漢。分。乎。南。北。洪。流。爲。之。趨。下。大。海。因。而。靡。測。以。是。向。之。日。逝。而。不。竭。者。復。吞。乎。其。壑。而。百。川。之。所。同。也。而。惟。東。南。之。奧。爲。衆。流。之。極。焉。故。昔。者。校。尉。盛。禮。屏。陳。志。清。以。娛。太。子。之。意。虛。筆。泛。言。海。潮。之。奇。以。極。滄。溟。之。勢。是。皆。詳。其。所。舊。聞。而。述。其。所。習。視。猶。未。盡。夫。宏。麗。瑰。奇。之。致。也。盡。亦。觀。乎。浙。江。之。浩。渺。而。潮。汐。之。時。至。者。乎。惟。茲。江。之。所。源。經。始。新。安。黃。山。作。鎮。蓄。此。回。湍。滄。泓。淵。靜。鑒。徹。萬。端。銀。砂。作。渚。玉。礪。成。灘。奇。氣。所。萃。周。旋。舊。盤。始。扶。輿。而。磅。礴。乃。迅。發。而。瀾。漫。浸。潤。乎。歛。睦。宜。饒。之。域。而。徘徊乎富春。天目諸山。阻崇丘。與。峻。嶺。勢。環。拱。而。噴。岬。峰。巒。爲。之。屏。障。噉。寧。表。其。亭。桓。蓋。其。所。淵。潛。者。遠。矣。然。後。紆。徐。委。折。而。襟。帶。于。兩。越。之。間。爰。錫。嘉。名。而。比。諸。滄。漢。以。奠。南。邦。而。強。其。藩。籬。北。連。震。澤。之。波。西。距。衡。廬。之。幹。提。封。四。達。疆。邑。百。萬。蔭。牛。斗。之。光。華。接。荆。吳。之。閭。閻。亦。罔。

浙江潮賦

卷一

浙江潮一

堂定本

天藻賦

卷一

浙江潮二

堂定本

不稟潤乎江波。而資其輪灌。徒觀其土脈之肥饒。田疇之衍博。綴若珠聯。紛如繡錯。支流別派。津潤縣遡。草木之所敷榮。田禾之所興作。品物以之含滋。民居以之溉濯。實茲江之是賴。而大海爲之斟酌。故當其往也。爲之慶安。潮焉。暨其來也。爲之稱壯。觀焉。非濤。非浪。如雲如烟。洪波匝地。大浸稽天。惟九折之湍悍。激長流而復還。命之曰潮。以是爲百谷之所先也。爾其始扶桑。沃蓬萊。經裸國。浮瀛臺。裊裊三環。神州九迴。方壺羅列。聚窟漦。潮怒鵬振。翼靈鰲鼓。腮噴薄冲融。于杳窅之區者。蓋不知幾千萬里而來。由是散布于諸川。而爲之潮。洑在浙水之榮。紆則繁。受乎波流之積。江惟三而底定。河播九而爲逆。或經天下之要。或距中原之脊。然往往奔騰奮迅。而無以與乎曠朗春容之迹。越有南江。其潮乃全水性。就下地。維東偏金樞之下。顧菟常圓。太陰之凝水德。所專日之方升。咸池在前。衝激成潮。盈虛是權。在九行之分度。與赤道而交。躔故東南之潮。汝恒應時而不愆。納大海之全量。當陰陽之節宣。其途也遠。故浩瀚而無邊。其蓄也寬。故渟泓而倍妍。斯其足以雄視乎他方者。夫亦地勢之使然。故當其盛也。搖空蕩雲。雷殷電作。疾若風颶。銳如鋒鏑。噴玉。非。朱。浮。山。聳。岳。冰。岸。橫。飛。瓊。崖。倒。落。氣。接。三。湘。勢。吞。七。澤。掩。赤。

城之建標據會稽之立石斯足以激志士之悲懷而鼓壯夫之魄時而退也恬波就平洪濤舍次曠然歛迹邈矣遐逝岸草靜而流芬江光凝而澄沚涵萬象于一鑑快風搖之如矢足使躁者情移貪夫知止蓋雖一物之形態乎其因時而通變者亦足以觸境而情起而况四序推遷寒暑屢更寒則凝陰飛雪若層城瑤島之將迎夏則灝氣橫空滌炎氛而羣動潔清若夫秋水時至羣潦沸騰金風就涼素陰先凝天漢橫斜星槎杳乘當八月之既望云水德之方興乃四時之極觀為天下所共稱于斯時也海若警遊天吳前驅陽侯捧轡靈胥就途蛟人獻舞神龍吐珠金支翠旌何有何無聚羣靈于斯候若彷彿焉張水戲于江隅爾其鼓洪濤拂巨浪逆回川浮息壤日月驚星河蕩聲喧闐勢沆瀣沙魚候時鯨波欲上時則有鼓勇之夫弄潮之子翻若驚鴻迅如赤鯉衝烟梯浪曾何惕于生死江濤為之起立激回淵騰而停峙乃其為狀也颯颯泱泱滴瀝皇皇欽衣若藏奮今若張沛乎若三軍之臨陣使劍戟而相當淵乎若九土之會同設庭燎而未央瀕兮洞兮若寶藏之森陳懸黎火齊之燁煌瀾兮漫兮若天子之上林而名花琪樹之成行心神為之震撼耳目為之飛揚于是乎觀者填咽遊人萃止車行如龍馬行如

水珠簾翠幃纖縠文綺擁鄂君之綉被曳春申之珠履絳管咽嗽笙簧聒耳若與波濤而間作不知誰怒而誰喜倏兩越之繁華會南州之人士前遺簪後墮珥揚青蛾激皓齒酒半醺歌北里凡可以娛心而悅目者又不知其凡幾則信乎樂土之為歆而獨擅乎觀潮之美矣然此猶未足以深探其理也且夫潮也者固陰陽之權衡而循環進退消息之機也合乎二氣通乎四時與晝夜而相參順三光而自持以陰為體附陽而施憑氣而升為萬物滋動以為用靜惟其基滿而不溢行無不宜與月為應太陰之司與日為程朝夕是依故夫月有晦朔之期日有朝

補之數或往或來于焉為度視幾望而就盈迫虧絃而復故以子午為生息之交以卯酉為平行之路故其盈也蚌合胎其減也魚腦虧魚毛之有起伏監鹽之有盛衰此大氣之感召而本乎一理之自為故其為物也浩衍洋溢仁之質也淵凝澄澈智之哲也虧盈就謙禮之節也往而必復義之發也氣充而不遏勇之決也期恒而不貳信之達也故曰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潮之謂也夫豈有遺論哉昔者大禹以是經南土而登會稽親乎潮之神用而析諸圭封其少子所以主茲江之祀也爰是燔柴紀功天下來同執玉帛而趨蹌者殷殷乎若東海之

朝宗是以歷世人文之化。往往由茲而向風。爲之俯仰。吳越之故墟。低徊乎前代。錢武肅宋高宗之遺迹。在焉。所以雄長于洪潮。而表流風于江外者。猶班班其可采也。若乃子胥謀國之忠。范子見幾之智。曹娥之孝感。子陵之高寄。政理則廣平文正之才。隱逸則和靖玄英之誼。白太傅風雅之遺音。蘇子瞻文章之能事。若其他乘時而奮厲。閱世而傑出者。猶不能以枚舉。而悉記亦誰不望洋興歎。而感情激發于波濤之汗漫者乎。故曰人傑地靈。含英咀華。東南之美。古今共誇。況乎車書同文物。會萃才秀起雲蒸霞蔚。江靈欣悅。海若獻瑞。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以

文獻賦

卷一

浙江潮五

翠

堂定本

錢礎曰。昔人謂浙江潮至常如山岳。奮如雷電。水岸橫飛。雪岸傍射。澎騰奔激。可畏之甚。似此形容。盡致終釋。奔放出。奇無窮。亦自有如潮之目矣。

夏雲賦

注森

景風司今。鴉火垂文。虹流情而散彩。龍墟氣而成雲。乘離德之方茂。炫朱華之既芬。方蔚蒼於朝暉。又徘徊於夕曛。經一氣之回旋。任變化于蒼昊。於是屏翳戒途。炎精退宿。江風徐來。嵐影相屬。廟石藏崖。栖林映谷。若寸縷之方升。遂渺漫于遠目。起萬籟而生涼。蔭千嶂而交綠。若乃時雨既降。輕雷乍收。遠樹新沐。村烟上浮。散餘霞於天半。回返照于林杪。鳥孤飛而光亂。魚群戲而影流。映藂著于通岸。舉木蘭于中洲。竹江草而閒勝。何卷舒之自由。爾其爲狀也。雲集輪紛。輪紛網縷。決今若合。鏡分若分。萬古今若錦蓋之方張。沛今若三軍之就行。爛今若赤城之建標。鬱今若九疑之相望。杳滂今若企三山於碧澗。連曉今若睹神御於高唐。至於魯馬素人。周輪韓布。赤珠水波。迴環交互。既應時而微奇。亦因方而改度。登觀臺而書之。按天官而推步。是以秋雲縹緲而輕揚。春雲霞變而輕逸。寒冬慘而。同雲霰雪。霽而相薄。在四時之推遷。惟茲雲之磊落。影不族而能流。氣方蒸而已作。觀聚散於須臾。任往來于寥廓。萃衆形而難定。似連峯之岸巖。缺者如洞。闕者如壑。或嶺峻而坡平。或岩深而崖削。何昔人之咏歌。善體物而辭約。時則有。避暑之苑。招涼之雲。

廊水殿茂林交柯。鼓蘭摧擊。層波望奇峰。靜壁曉美人。侍朱顏。配按紅牙。揚翠蛾。聲發繞而不散。思飄飄其若何。盼彩雲而難。即恐歲月之蹉跎。若夫足練。垂天龍鱗。墜水當陽。氣之畢達。順。發生之恒理。慰農望於三時。布恩膏于千里。譬愷澤於仁人。為。蒼生而一起。况其非烟非霧。抱日浮空。揚五彩於丹陛。耀光華。於紫宮。方四門之既闢。當九牧之來同。信太平之嘉瑞。正物阜。而民豐。是空効卿雲。以作頌。並雅奏於薰風。

錢礎曰。賦雲者。若徒寫金柯玉葉。金翅摩絮等語。累紙亦。書不盡。惟此鴻裁巨藻。不為纖屑之談。唐人慶雲抱日篇同。

一瓊瑒

文選賦 卷一 夏雲賦二 五 斗雲

雪賦

錢 紫

天。裁餘碧。峯。斂翠。青。烟。深。苔。暝。棟。禿。雲。平。乍。因。颺。而。迴。合。忽。排。闥。以。飄。零。花。明。四。照。蕊。綻。千。層。竹。腰。頻。折。松。蓋。如。擎。梅。腮。傳。粉。石。骨。凝。水。清。光。千。里。鶴。吸。一。聲。屋。綴。琉。璃。之。瓦。簾。開。雲。母。之。屏。九。天。無。月。而。長。白。萬。樹。非。紅。而。盡。春。絲。鱗。鱗。以。吐。瑞。氣。裊。裊。而。適。薰。輕。瓊。為。鈿。冷。絮。成。茵。鴉。寒。掠。背。風。靜。翻。雲。惟。寥。空。之。一。色。聽。愉。齊。之。平。分。當。夫。紅。爐。燄。暖。雕。閣。香。圍。君。寒。妾。擁。妾。臂。君。持。鏡。開。千。顰。笑。冷。一。枝。聽。飛。絮。之。高。吟。曾。寒。威。之。足。欺。亦。有。天。街。步。軟。柳。下。蘇。舟。折。驢。背。之。甚。穩。恣。水。壺。以。遨。遊。或。泛。山。陰。之。棹。或。登。花。外。之。樓。冷。香。弱。夢。細。細。勻。愁。於。是。梁。園。才。子。瓦。穎。詩。腸。江。誇。瓊。樹。盧。奴。玉。堂。六。出。爭。妍。雙。飛。闌。芳。荷。千。秋。之。在。茲。雖。掃。徑。其。何。傷。及。夫。玄。雲。結。陣。赤。葦。揮。鞭。繞。熟。氣。湧。勢。鴨。聲。喧。將。軍。飲。葡。萄。之。酒。壯。士。歌。黃。竹。之。篇。戈。衣。綺。而。生。明。光。照。甲。而。增。鮮。更有。銀。花。垂。榜。絳。雪。成。田。橘。叟。輪。鹿。葛。郎。乘。船。印。惠。可。之。跌。而。留。嵩。頂。披。王。恭。之。笠。而。望。類。神。仙。維。勝。賞。之。足。娛。笑。謝。賦。為。朱。妍。若。乃。隴。水。寒。塞。馬。嘶。樵。徑。封。鄰。燭。微。蘆。花。汀。裏。忽。聞。孤。雁。之。鳴。獨。石。山。頭。濕。透。木。棉。之。衣。泣。寒。砧。而。如。雨。釣。空。江。以。無。魚。臥。安。于。土。室。映。孫。康。之。斂。書。士。衡。戮。而。華。亭。雲。暗。孝。婦。死。而。

東海瑤飛。襄陽枯骨。灑人間之黃玉。海上孤臣。飽撈腹之玻璃。
戊卒征衣。皆鐵。寒閨淚滴。為緋。兀乎嚴風。曉別蒼雲。暮同銀沙。
萬里古道。蒙茸。雖天山之玉滿。奚所遇而多窮。爾乃放舟浦北。
但括日前本也此稿不遺法
覓句橋東。繡描綵影。酒送微紅。愁飛舞蝶。碎剪吳淞。仰看何依。
之鵲。過聞人外之鐘。於斯時也。高士夢甜。美人簪歆。猷炭光榮。
鵲硯水漸。枝低似醉。波定如凝。溪流暗瘦。芳草先肥。肌同姑射。
瑞並瑤池。快心魂之如水。嘆造物之雄奇。
錢礎日日窮極。變態化俗。為雅運平。為奇足令惠連卻步。

文獻賦

卷一

五

十

十

月賦
飛鳴而過。今玄裳縞衣。京兆半彎。今眉壽已非。指甲開元。今楊
子貴妃。胡不皎皎。今當暗而微。鑄冶備全。今昌樂可期。中秋出
袖。今秉燭不燃。后羿妻奔。今仙藥偷傳。烏鵲北來。今半夜騙驢。
李白疑霜。今故鄉在前。離畢見詩。今有若稱賢。小兒生難。今孔
子無言。比肩姊妹。今朝夕為連。渣滓太清。今雲翳微纖。對吾飲
酒。今狂癡幾千。樓臺萬頃。今上下一天。桂明。今空分玉種。藍田
山明。似雪。今認黑。乃玄望舒御車。今嫦娥赴筵。坤象太陰。今光
有餘。蟾滿輪。瑤步。今何處。環全如目。若物。今徐稱仙。不高臥林。
文獻賦
卷一
月一
五
十
下。今美人肯來。地隔吳楚。今共此半圓。影落江湖。今蛟龍吐涎。
吳剛執斧。今伐我何為。玉兔杵搗。今長生轉回。珠出海中。今的
練奇離。清風來暮。今花枝少移。絮絮鮮白。今明鏡高懸。有一無
兩。今窺窗人。簾賦罷。高唐。今能不我延。朗朗衆星。今有女如顏。
金烏迭運。今宇宙相綿。

錢礎日日不襲。桂枝鏡彩。紉扇玉鈎。套語自有靈氣。恍惚而
來。蘇廷碩所為清光可愛。是也。昔年潘木公先生為詞賦宗
江如又繼之。雙南家學有源。故其為賦。矯然不群。如此。

觀行堂賦

張夏

四月維夏。維陽季子。璣先氏既借其昆弟。葬父叅政公。反自墓。結廬於中門之外。而讀禮焉。乃顏其楣曰。觀行。衆未喻其指也。客有沂大江。過鍾山。入石城。謁堂下者。觀斯嘉名。不禁私擬。願言授簡。此於閭史主人。唯唯請教。屏息傾耳。客於是颺言曰。大哉行乎。安身之基也。利用之津也。文章之柄也。而政事之鈞也。古者臯謨九德。帝用官人。周禮六行。王用教民。漢舉孝廉。致位大臣。宋徵有道。侍講紫宸。他若魯公訓家。斥六朝裙屐之習。安定造士。華五季詩賦之陳。夫亦曰。春華不如秋實。布素賢於錦繡。臣云爾。今季子江東獨步。席上儒珍。文綜六藝。行砥五倫。處爲蹈履。出卽經綸。三年踐屈。一舉龍伸。行將卽宅。俊而稱吉士。踐更老而作國賓。儀型臺閣。模範縉紳。使觀者以爲人材復古。世道還淳。名堂之義。其在斯乎。至人曰。子祿而學。非吾志也。客曰。仁義天爵。孝友家政。布衣倡化。神於出令。表正鄉閭。陳推入行。友教後來。郭成群行。以及彥方化盜。勿安解諍。叔度汪陂。夏甫土甓。若斯淵軌。未易數竟。降是南朝。風流夙競。拂塵清談。移床對詠。越步相邀。雨華掩映。任俠生偏。慷慨破敵。不有蓋艾。孰拯積病。今季子生長華閭。秉持素性。崇有黜無。坊淫輔正。嚴法服言。

文選賦

卷一

觀行堂一

美

堂定章

法言則古昔稱先聖。庶幾源王。謝之澆風。整京陵之族姓。塾習其書。野消厥榮。使觀者以爲。汝南月旦。襄陽水鏡。名堂之義。抑在斯乎。至人曰。得名失已。非吾事也。客曰。書稱堂構。禮述箕裘。按蔡之先。綽有遠猷。惟忠惟孝。卿士于周。以道以禮。見貴陽秋。祥源惟舊。累葉作求。在宋牧堂。刻礪家修。考亭老友。就賤道州。不愧影衾。兩語貽謀。一氏七儒。書訂禮蒐。在明虛齋。易義特優。紫引之作。四子闡幽。忤濠亟去。避瑾淹留。山鳴瑞兆。異哉磬浮。迨爾高會。養晦林丘。有赫王父。經術首哀。摧排閹黨。慷慨前籌。材兼文武。道合剛柔。晚觸時宰。嘗懷杞憂。歲寒獨秀。終始清流。文選賦

卷一

觀行堂二

美

堂定章

之○數○也○希○賢○希○聖○志○士○所○負○也○昔○先○聖○自○言○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欲○觀○聖○人○之○行○者○誠○無○大○於○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矣○請○爲○子
進○德○之○可○乎○自○尼○山○應○祈○王○書○拜○受○東○家○好○學○早○孤○依○母○既○封
防○墓○皇○皇○出○走○卒○以○刪○述○繼○前○開○後○爲○帝○王○師○同○天○地○壽○乃○謂
孝○者○百○行○之○原○孝○經○者○百○經○之○首○自○天○子○而○下○其○孝○有○五○補○闕
門○於○中○其○章○十○九○當○其○成○書○也○繅○筆○絳○衣○告○備○北○斗○虹○下○於○天
化○璫○懸○肘○非○抱○盛○德○孰○錫○文○鈕○而○猶○自○責○未○能○健○健○篤○守○君○子
道○四○子○臣○弟○友○言○必○顧○身○行○必○顧○口○惟○不○自○聖○所○以○不○朽○是○時
三○千○七○十○之○徒○有○以○德○行○名○者○卓○然○首○四○科○冠○十○哲○或○克○復○爲
仁○請○事○獨○決○或○家○庭○稱○孝○人○無○異○說○或○遷○居○牖○下○尊○師○如○君○或
可○使○南○面○子○桑○弗○屑○若○此○者○雖○制○行○小○大○或○殊○總○之○一○道○相○傳
異○車○同○轍○僕○願○以○此○觀○季○子○九○願○季○子○之○以○此○反○觀○也○惟○是○天
道○善○旋○地○道○孔○若○人○道○亦○然○增○其○式○廓○是○故○文○也○事○殷○武○也○伐
毫○點○也○在○士○參○也○守○約○孔○也○問○老○聃○孟○也○距○楊○墨○曾○也○去○武○城
思○也○守○衛○郭○非○其○相○反○乃○其○善○學○繇○是○推○之○善○學○伯○厚○者○惟○正
叔○善○學○伊○川○者○惟○將○樂○喬○年○之○訣○子○也○第○謂○劉○胡○學○有○淵○源○元
晦○之○得○統○也○乃○從○李○羅○而○接○河○雒○蓋○父○子○師○友○之○際○妙○有○裁○成
而○知○行○傳○約○之○塗○本○無○偏○着○古○之○君○子○未○嘗○泥○方○員○而○歧○枘○鑿

文獻賦 卷一 觀行堂三

今○字○內○論○學○考○行○之○士○大○抵○不○出○二○格○高○之○弱○心○清○空○卑○之○埋
首○精○相○各○立○是○非○欲○爭○強○弱○竊○觀○季○子○數○游○東○林○廣○開○西○幕○謙
不○勝○衣○信○無○宿○諾○漁○佃○稅○林○抽○揚○先○澤○凡○尚○論○之○所○及○固○已○一
字○權○衡○千○秋○斟酌○而○僕○所○望○於○躬○行○以○率○者○在○其○諸○家○之○裏○
情○一○綫○之○脉○絡○棄○短○集○長○脉○病○發○藥○彼○有○出○不○由○戶○者○引○之○中
正○坦○然○見○升○高○必○自○卑○有○食○不○知○味○者○指○之○費○隱○曠○然○悟○義○飛
而○魚○躍○所○謂○分○之○則○舉○一○廢○百○合○之○如○車○輪○鳥○翼○者○當○于○茲○泰
篙○焉○觀○者○曰○道○統○有○歸○儒○行○無○作○夫○然○後○近○可○以○光○其○宗○初○遠
可○以○鎮○未○聖○作○所○貴○永○此○水○淵○謹○其○王○綸○邇○之○尼○居○曾○侍○而○一
貫○可○宗○參○之○參○廢○案○存○而○四○端○皆○據○季○子○苟○具○是○觀○也○夫○豈○目
前○各○儒○所○得○泥○託○故○言○未○既○主○人○離○席○稽○首○謝○曰○觀○止○矣○非○所
能○及○也○客○意○良○厚○請○書○此○詞○終○身○誦○之
梅○定○九○日○有○頌○有○規○亦○麗○亦○則○使○孔○氏○之○門○用○賦○也○不○惟○升
堂○抑○且○入○室○矣
錢○礎○日○文○詞○理○致○俱○爲○第○一○以○此○鼓○吹○太○經○史○二○京○三○都
校○太○繁○即○少○陵○三○大○禮○自○謂○沈○鬱○頓挫○隨○時○鐵○絃○知○誰

文獻賦 卷一 觀行堂四

七夕燈花賦

朱廷鉉

若夫雲華欲降月帳新移烏毛有約鵲駕非疑星數半整紅袖
低垂於是絳蠟光中飛吹下霓裳之曲琉璃影裏聯環鳴玉佩
之儀帝女催妝香消紫界仙人送嫁絲映瑤池此非人間之好
會實天上之歡期也時維南國紅樓西閣錦席座有妖姬門墀
上客絲竹雜鳴歌呼永夕歡飛金谷之觴笑擲千金之璧用是
碧紗籠小能添紅粉之粧碧玉尊寬影鴻瑗壺之液此豪貴之
所娛乃人情之所惜也或且天涯流落逆旅昏黃綉閣悵望舉
目悲涼塞外征人望斷穿針之月閨中少婦愁迴錦閣之腸雖

文藻賦

卷一

七夕一

云

十峯詩

孤榮之獨燦禁雙淚之交長此又百年之長恨尤千古之心傷
者也茲者藜閣乍開兩簾共捲五韻同枯一尊不淺羅幙風開
銀臺暗剪無何玉蕊交心青烟成繭綺閣生春金轡繪絢香開
午夜如百果之竝圓光耀空堂如千花之竝展羅宿宵垂隋珠
夜見比桃李於春城放青蓮於寶殿酒酣夜靜顧影婆娑洗爵
欣賞樂而生歌歌曰惟良宵之邂逅兮同心之有人忽画屏
之爭艷兮覺亭院之催春何開落之無端兮微中宵而常新
錢礎日曰神姿秀骨自饒逸韵至其組織圓潔巧奪天孫非
復人間機杼近菴洵是賦才

文獻初編卷二

錫山錢肅澗從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鴈賦

宋徵輿

宋子與其行移于原澤之中時涉肅霜陟高四覽俄有蜚鴈翻然成行而南已而翰音自天嗷然甚哀宋子聞之告其徒曰鴻鴈意南而南意北而北昔齊桓富有東海心猶感之斯其自得之時也奚為哀鳴哉夫子一舉毛羽豐也冬夏易處時地使

文獻賦

卷二

第一

干筆草

也雌雄有儀貞于禮儀也是以賢侯嘆焉大夫贊焉其徒曰善哉子之論斯鳥也何不賦之宋子曰唯唯嘉良禽于北垠惟橫絕之六翮感青陽之剛姿稟元水之令德戒羽翼于既成將四海而朝夕當秋節之屆期乃奮心于南國踐嚴霜而命侶凌清風以率從欲稅翰于崇山復矯掌乎雲中惟是淮南木落衡陽草青秋水瀾瀾石磯磷磷鳴鶴心于萬里乃翻然而來賓朝飲蘭池之白露今暮容與于方塘時拂儀而漸陸今俄肅羽而翔翔惟落影于清波敢希謀于稻梁循中宵以相衛懼雲羅之高張悲不鳴之就烹駭虛弦于孽傷若乃羈雌失雄離羣獨處毛

文獻賦

卷二

第二

干筆草

羽摧頹流離中路涼夜悲鳴有類長慕被蘆葦之蕭條悲風簞之激楚似亡國之遺臣等離家之棄婦是則物類之可哀徵禽之失遇者也至于漢苑上林滌池溟河建亘百里水鳥是都軒軒來集赤文啓符公卿進觴天子作歌相斯鳥也爰囑凡而招朋或棲林而舞沼懷此都之好音伺君王之色笑浮太掖之澄瀾哦瓊臺之芳草懼君恩之不終恐失身于萍藻俄谷風之自東驚衆禽之鳴春懷故鄉于天末希冥冥于青雲既軒舉于中塗復徘徊于故林嗟洵美而難居矯修志以迅征于是辭玄鳥于江南委青蘆于塞北咽涼氣于窮荒謝春華于中域幸繳矢

錢楚日曰所見者鴈也所賦者亦鴈體物有盡寓意無窮此真善于賦物者○雲間賦學素為海內所宗其文率多幽嶮瑣瑣恢肆神曠之作斯篇典而能麗高而能華疎而能潔洵足為當代賦式矣

長征聽曉鴻賦

蔣伊

嗟客子之行役。沐朝露而長征。聽曉歌兮終曲。唱陽關兮幾聲。
天風起兮欲蕩星河。淡兮還明。迷曉花于驛路。下黃葉于山城。
爾乃征輪載馳。度阡越陌。秋燒馬蹄。霜橋人跡。襲露華于晨裝。
指殘星以短策。寒月落而山銜。曙鐘動而林隔。見夫丹樓明滅。
碧樹蒼茫。樹葉山迴。挹花驛。隔山川兮。客路懷松菊兮。故鄉。
續孤衾之殘夢。驅寒騎而凝霜。泉聲覺寒。樹色帶曉。明粉蝶兮。
朝霞起。蘆洲兮。宿鳥。羅海樹以陽烏。灼曙光兮。腰裏星芒。四沉。
江雲亂繞。若乃寒潮生而古岸。濶曉風正而孤帆。懸眺清秋兮。
文徵賦 卷二 長征聽曉鴻一 三 平章草 堂定本

金衣轉而若絕。能令巫雲爲之不行。湘水爲之鳴咽。而尤深聞。
怨寂遊子。懷歸嘆黃花之遠戍。望玄菟而長遠。背衡陽以南別。
指金河而北飛。當一聲之觸。夢覺雙淚之霑衣。鴻兮來旋。爾何。
不棲琪樹。耕紫烟。乘逸響兮。盤九天。騰羽衣兮。長踟躕。遠渚。
濯清泉。伴子卿于沙磧。隨虞守之高軒。胡乃哀秦關。弔易水。沂。
長川以鳴號。凌洪波而倚徙。銜荻蘆之一枝。衝風霜于萬里。暮。
飛七澤兮。今朝吟五湖。影落寒塘兮。翼接平蕪。咏長門于杜牧兮。
悲榆塞于崔塗。避風繳而高逝兮。驚月弓而羣呼。觀夫思道孤。
鴻之賦。照隣失羣之歌。能不傷乎。狼河茫茫兮。龍沙漠漠。和邊。
文徵賦 卷二 長征聽曉鴻二 四 平章草 堂定本

微之清笳兮。動長途之征鐸。飄然如絳雲之卷青。曼兮蕭然如。
悲風之動寥廓。聽曉鴻而淒愴兮。又何論于巫峽之哀猿與華。
亭之別鶴。
錢礎日。日確是晨征。不作茫然行路難。語亦確是聽曉鴻。不。
徒作衡陽旅鴈辭已也。文境復如烟雲縹緲。紆曲萬變。令人。
莫可名狀。此真奇觀。

彭孫遹

計蓬萊堂

錢礎曰：「題極粉麗文，却流逸姿神，詔令風度翩躚，固不以粉澤爲妍。鉛華爲艷者，豈若相如賦咀英，噉華已耶？」吳赤霞曰：「援情體物，盡態極妍，而辭致高華，雅贍復舉，題稱先生著作，鉅手此特片羽已自燦燦動人，始知絕代才情，不必研都練京始堪不朽。」

黃鸝鵲賦

姚文燮

粵聞嘉羽天徵。蜚翼地瑞。人杰出以肇靈。物空羣以表異。異性殊形。化質由氣。視難培乎衆流。產自標于不世。荷足號乎珍奇。自無分乎巨細。矧秉聰明。復滋辨慧。西域表其望族。南離稟其精粹。綠衣鳴且。驚入雪衣。聲猶近帝。爾乃兆毓檀淵。英倫丹穴。雖訝鷦鷯。齡孔鷺。鵲色蠟燕。新成金鵲。光烈雖喙趾之攸同。覺羽毛之迥別。故枝既罕。匹儔高柯。誰與並列。馭寅申之中道。麗戌巳之中央。大河凌乎沙漠。長庚耀乎星芒。笑遇牽牛之姑頭。比催船之郎。敢侈宸辰。漫擬坤裳。絲垂老子之眉。壓嬌官娥之粧。

式微賦

卷二

黃鸝鵲一

七

十卷草

頻近。聒耳時升。薰分爐過。隔鴨符看。組上神塵。校書今鉛親細。帆射微芳。犀擁碧油。依仙舟者多日。和羌笛者幾秋。谷出遷鶯。道伴鳴鶯。佩益垂魚。職晉焚煬。簪高白牙。關度青牛。岐山南太。龍水西流。吟金沙。芳萬里。琴鉄索。今七盤。翠帷驚親。扶杖爭看。鳥疑琥珀。禽訝琅玕。彼云使君之瑞。我言狔狔之蠻。鵲影匿。杜宇啼殘。白頭問長卿之節。朱顏訪葛令之丹。漢擊飛鵲。霄凌健鸞。攬金馬之雄關。眺碧雞之絕嶠。盡分淮王之花叢。葩映姚家之芍藥。落英可食。香稻可啄。向葵藿以傾心。舞柘枝之足樂。忻因知己。而輝煌。望選才人。而寄託。嘆賴玉之空咏。嗟禰衡之未逢。錦袍太白。班管文通。吐色絲之絕妙。流玉璫之在中。奈何人遠。馳御客太易。充第借枝。今微外非採菊。今籬東唐突不免。刻畫難工。傾錯囊。今舊硯寫。金今雕龍。匪白尚。今玄著。恐紫奪。今朱同。既已洽於良遇。又何恨乎飄蓬。

式微賦

卷二

黃鸝鵲二

八

十卷草

錢礎日曰黃鸝鵲不易得作黃鸝鵲賦者亦不易覩也得此鋪張揚厲盡態極妍直與張燕公五色鸚鵡表同其壯麗豈若補銜一賦但多蕭颯之氣耶

白鵝賦并序

姚士嘉

雲樵余公之治滁也播慈惠之聲聲植平反之令譽播遐邇
養義類反哺陶鮒封題門堪羅雀白鵝集署宛軍府之改邑
旌旗大呂盈庭異侯家之消聲歌管士藹道性龍眠踏空浮
渡每懷深於往古如面覩夫降封逐禽鳥以相依不勝燕喜
幸鵝鵠之有托自愧靈吟爰賦一篇以揚盛事

惟西楚之鍾奇兮乃余公之鵝生降福曜于南譙兮含沆瀣而
辨清人傑出以效靈兮物空羣以表貞附敦茂之冬月兮鵝雅
雅而來草色綠綠而奪雀姿皎皎而凌鵬光焚彩焉晨曙神濯

文選賦

卷二

白鵝一

堂定奉

雁乎秋以羽客多侶雪衣并盟處士分護妃子離情伊少吳之
金方匪枋榆之敢爭彼凡鳥之累百豈學收其乞靈若乃逍遙
雲遙鳳鵬同類縹緲碧空鵝鵠一致白鳳吐而文章雄黃鵠游
而仙子至感頌而累漆園七尺之翅渡洋而集魯門大風之避
謝豹小而稱王海東大而曰鸞鵠鵠飛而邊鸞易鬼養而肉飼
此皆巨細殊觀祥醜異位又有美羽豐肌終為綴於斯世者鷹
健而縹緲鸚鵡慧而籠累鵝鵠來自幽遐孔翠貢於南裔至瑋
之為物也時栖於林爰止於屋匪榮庭蘭匪陋荆棘素至德以
為資任自然而成質望瑞飛于仁里今鵝羣鳴以拊翼願自托

於君子今心雖通而不遇觀其形也固吉鳥令鳥之同族微諸

色也為野雀閒鵠之儔匹顧影而羣木凝霜振翻而長空弄玉

桑桑之縞素兮欲伴白華之繁馨替其受哺兮若泰南陔之曲

淨羽徹秋潭之水兮仁性愛冬溫之日彼應德之來儀固慈鳥

之為職乃祥瑞之開端亦天心之有屬白鵝赤雁寶鼎芝房以

為鵝神雀五鳳甘露黃龍於是紀徽修貢兮川山珍效素鳥今

獲白雉實漢京之宏休亦兩都之所擬若夫鵝鵠升而西臺蘭

三鰓飛而都講喜黃雀啣而華陰世美童子仁而中牟罕比色

鵝表來相門依鳥名著郎府不入境者應蝗蟬渡江者服虎威

文選賦

卷二

白鵝二

堂定奉

浮精兮珠還浦報接續兮蛇可賈有果斯因有雲斯雨無翼而
飛無脛而走此我公之治滁方蔽帶之召父恐有無母雖飢寒
縹緲公能割心血飲啄諸戶心以當竹實兮惘然無外取血以
當醴泉兮清流豈足伍特隆萱北之供欣庇慈竹之陰尊此忠
臣之馭陽表孝子之心安仁奉板輿於春苑工部累土石於內
岑佳氣氤氳乎獻壽金粟盼響乎潮音是用降以白鵝兆自返
齡伐盡妖黃閨紫獨披霜衣雪襟羞持齋於大士願饒虎於宮
禁統袖慙其治今玉顏掩其美琛翰雉失其素兮霜信少其寒
今如謝家之子弟今挺林若貴侍之雪兒今鼓琴非亦顏訪葛

令之升豈白頭問長卿之節惟使君內外之澄清乃微禽若乳
之兼潔爾其噪晚衙中人中聞重壁陳連聯結危苞願黃臺雪鶴
燕堂阮眼說善本太君壽齊嶠嶠房杜父緒歐蘇毋業平反出
入之鄉丹藥新舊之穴一稟訓平庭幃始吏治平水鏡今之瑯
琊先生昔之醉翁永叔是永叔之再來乃前後之生熟玉兔及
鸛哥白與白相續明府與文忠心與心相逐既擅乎雲蒸霞蔚
之場復御以霜降水涸之輿既享以瑤松玉樹之壽又下以如
東諸天之祝純季九州馳檄瑞羽神皋旌榮闕西廉吏清白皓
羽寒鳥翹英禽鳥自樂其樂今覆載宇橫太守自樂其樂芳觀
文漫賦
公
白羽三
千峰草
定本
和氣衡若為太夫人告延年兮西使三足之青若為吾使君畫
令譽今夕膳晨羞之馨藟也威太行之廖絕今宰林哺之不如
挽廬陵于醉鄉兮春百里之侍儲順權權以俯仰闔戶廟以脚
踟想環滁之峰蓋思八石之仙廬領井里之縣勸雖膏迅其焉
驅覽德微而倡和徒瓦正於一隅苟不置以錫類因玉影而呈
鳥託東晉之補亡脫金天之銜圖刷羽毛於銀漢騰歡呼於玉
壺既第錫毋秋而難老亦且名歲凌烟而不渝
一錢幾日曰白鴉仁孝所感也讀此賦可見余公愛民之仁亦
可見公之事親之孝匪徒就物論物作一都博物志已也

雞之為物實種火精秉其陽德上應日星桃都木末見日則鳴
天雞既啓凡雞繼聲亦有山雞錦繡鮮明自影愛照日炫人掩
珠雞有綬藏于喙陰一吐數寸煥爛驚心晴日則見納則閉尋
此皆異種好國善爭譬之于人亦猶介兵以彼國狼誠足怡情
至于家畜職惟司晨以達曙香以蓋神明薦之祖考是名翰音
古之司夜官曰雞人聖人在上五母維均于鳩于鵲桑柘之濱
齊后戒旦咏其既鳴周王問寢聆其初聲聖賢攸賴成孝成仁
猶為君食田饒自陳聞雞起舞無烈烈劉琨殷浩北伐遼堯管
孟嘗函谷借彼一鳴仲氏之宿丈人為羹范張之約千古垂名
載以白犬登壇而盟示之以冊主簿先明雞之功烈昭昭不輕
淮南祇藥鳴于天上昭靈吞珠誕帝于礪處宗窗前清談奇放
飛入安東天子之象化為童子雌雄相向得雌者伯得雄者王
雞之奇祥歷歷可狀胡為乎掩其文德惟武是尚譬之于人草
野孟浪始于紀子為宣王養十日而問對曰未壯虛驕持氣不
可以將彌月詢之曰已庶幾鳴者無變形如木鷄異鷄反走無
敢應啼亦維祝氏北山猿飼棲息千頭皆有名宇朝出放散呼
某某至徂氏之術養靈舍知毛羽不影冠距非利天下之雞莫

與軒輕其子無術反其所趨取彼續粉嘴距是視我冠高步無
功足紀季平子雞負芥而發扇氏之雞遂爲金距圖雞之戲自
古多嗜獨至明皇幾成雞崇卽位以來築坊位置索過長安選
其佳美鐵距金翹高冠昂尾更選六軍五百童子賈昌爲長教
以飼理天子愛昌恩賜無已星落月出啼聞百里絳幘繡衣莫
之敢指每一持圖天子樂只挾彼妖姬凝盼不止禁闈好鬪爲
亂伊始祿山之變實兆于此後世不鑒圖者有市無賴少年統
袴蕩子或挾千金或持瑤珥或爲孤注或相依倚價值既定環
視如堵各驅其雄昂首振羽或白如茶素袍銀鍠漢王獨騎發
文潑賦 卷二 附錄二 三 千卷本
喪數罪仁貴度遼白袍綢彩或黑如墨突然其出尉遲皂袍單
鞭馳逸桓侯漆甲斷橋而叱或赤如醒朱冠崢嶸文叔謹厚終
衣徂征李晟自表涇原軍驚或黃如赭金翎炫野紀信王服而
誼暗啞趙祖賜裘全斌受者五彩陸離較勝爭奇力從怒起憤
發勢隨目電流光振身自舉進止有方并氣鼓膂其啄如鑿其
距如斧或躍如猱或迎如祐或俯而窺目上首低或昂而待山
峙岳棲或爪劃地灰起烟迷或側視雲轉瞬如割或佯而敗伏
首狼狽匿其冠纓與之尾奮敵不得侵養銳避害忽起而迎諸
如狡僧或剛而格奮身如擲聲尾揚翼見者噴噴援其要害中

其喉舌嘴今毛塞足今血辭逐北追奔當者狼籍殄冠食肉既
降不釋轉戰益雄裨朝及夕勝者色愉敗者顏黑勝者捧摩敗
者欲摔此其大畧未遑殫述余嘗觀之悵歎聲失問余何悵用
雞無術職生亂皆余心慄慄胡不如古用之卽吉余願聖人禁
此無益置之鼎俎示不尙武黃鵠其來神爵萃舞紫鸞青鸞
雛黃羽各以類應英賢如雨辛繕之流仇香之伍聯翩喈喈棲
庭集廡九苞六象鳳凰其相和氣致祥永戢干櫓文明一時休
揚千古

鄭有四曰先賦雞後賦圖中間形容圖雞處盡態極妍而總
歸于不圖之爲愈此真有關世道之文
錢礎曰曰此賦物也而作賦之意特借物以風世耳蓋雞爲
西屬圖則兵象圖雞非佳兆也得此鑒鑒言之能不聳人觀
聽

夏木嘯黃鵠賦

樂 萃

先○格○夏○木○嘯○黃○鵠○賦○
民景初臨幽居獨暢風從南來牖達北向既近水以忘喧亦面
山而成曠○席庭柯之交影○觀林樾之殊狀○或欹或直○或俯或仰
或旁羅以四垂○或修聳而獨上○日未側而先陰○展欲靜而猶颺
千竿翠葆○護醴國之遺封○九嶷蒼鱗○依山中之宰相○莫不抱姿
蓄○抗炎凌塊○穆焉氣清○肅焉神王○加以斑藪○浮青危藤○曳紫
紛繁○珠而隱碧○耀波旋而浪委○陶先生門柳○五株葛仙翁模松
十里潘尼宅內○偏多素奈○甘瓜庾信園中○不少酢梨○真李主方
散髮而臥○懶檢繆客○亦倚樹而吟○倦彈綠綺○忽叢翠之扶疎
文獻賦 卷二 夏木嘯黃鵠一 十峯草堂定本
聞離黃之畔○疎增鼓吹於詩腸○作針砭於俗耳○乍急絕而復迴
故延紆而未已○清非銀漢○俄來織錦之天孫○地異秦樓○恍遇吹
簫之仙史○何移換以多方○孰嘲嘲之如彼○若乃月落桐梢○烟開
竹杪○蟬飲露而未嘶○鵲警旦而已悄○爾其覲脫孤鳴于飛雙迭
鈞如連鎖○帷晨旭以藏嬌○繫若貫珠○駐游絲而爭曼歸昌共命
之響○差喻其和同心宛頸之歌○莫方其巧於時睡醒歲綻妝慵
窈窕拋紅豆於窓下○記曲難明○拈翠管於花前○填腔未了情多
翡翠之禽○酌勝鴛鴦之鳥○至若偃息丘隅○徘徊桑梓○誰能遠寄
平波崔公之羅才○自能鳴詎薦莊生之七鷺○羽見而忘猜○弋人

文獻賦

卷二

夏木嘯黃鵠二 十峯草堂定本

過而不犯○玩其儀則如盤如鈔○聆其音則亦官亦徵○依依茂蔭
同在野之幽人○兩兩廣鳴○類得朋之君子○悟道險之多機○美物
情之知止○我何為今感感不如鳥乎爾得性今欣欣矧伊人矣
若乃龍池綠滿○鳳苑陰稠○泥濃香於太液○窺凝黛於長秋○沉
今晝漏初永○萬萬今雲光欲流○君王方息遊○羣罷垂旒○滌煩蘭
殿○披爽松情○向宸聰○今婉逗○嚙枝間○今栗留○雜官人之巧笑○引
內府之清謳○卿櫻桃而出○禁逐楊花○以入樓○進御華堂○魏文嘉
其金鏤○擢軀紫閣○梁簡擬之笙篳○偕鸞序以容與○狎鵲班以夷
猶然而斯鳥也○榮澹一致○行藏自由○不慕喧而惡寂○亦安卑而
宅幽似爰居之無心○於鍾鼓如鴻鵠之匿影○於旂旂言歸○東陌
復集西疇○紫谷烟深○飛過落花之岸○藍皋雨過○啼殘芳草之洲
對新婚之伯鸞○偏多隨唱○伴始醉之鳴鶴○堪佐勸酬○愧並烏衣
巢幕○耻學蒼鷹○下耕棲○葉薄今自適○捐塵網今焉求○至如思婦
樓頭○征人馬首○驚迴妾夢○日長不到遼西○喚起客愁○春盡誰緘
隴右王仲宣之賦○寄恨飄零○鍾夫人之詞○寓懷匹偶○縱聽啾啾
之啄○條過離腸○繞聆恰恰之音○悲深折柳○又若金谷○水消芝園
露朽○水晶簾畔○誰為辟暑○擎杯碧玉欄邊○無復平明奉帚○昔日
歌吟之地○惟有新鶯○今時啼弄之鄉○疑評舊友○聞斯聲也足令

雍門領涕而輟彈。高唐撫膺而掩口。此則人自極於旁午。念何與於倉庚。惟達觀乎勢利。庶免累於勞生。子車之止棘。何怨戴顓之斗酒。堪傾撫名章之再拜。悅載好之嚶嚶。烟羅有文。自應中央之色。綿蠻不改。猶操南國之聲。笑入夜之啼烏。伶俜無緒。晒投南之飛鵲。撲朔多驚。奚美入籠之鷦鷯。安知擊海之鯢鵬。既脫身於窘束。亦送韻乎軒楹。若遠兮。若近兮。無情兮。有情。張秋紹曰。裁李嘉佑五字為題。合王摩詰詩。回成賦。然右丞白鷺鷥之什。自傷羈縛。而子尹此作。縱寫適機。則其入地為之也。氣暢法嚴。亦迥出唐賦之上。

文獻賦

卷二

夏木嘯黃鸝三

十卷草堂定本

錢礎曰。日子尹好積玉碎金。獨此妙極。情致真是可歌。可絃。雅步坐聞流水。非絲非竹。調中吹落梅花。子尹向坐來鳳堂。與同人共拈此題。原得二篇。予先刻者。其副本也。今其高弟孫子伊重華子緯五復搜是賦。屬予亟表之。若二子者。洵樂門之籍泥矣。

蛺蝶賦

陸志熙

若夫軟節舒芳。土膏冒。縹緲柔荑。布條春夢。孚甲俊風。拂而鼓動。景物暄而曄曄。蟄蟲始振。羽化狎獵。物之輕者。厥惟蛺蝶。其為物也。體弱而舉亦超。而微稟清揚之纖媚。顯采色之紛霏。乍親人而不見。却將翔而復低。正十之尋。伴忽兩兩之旋。稀藉芳茵。以暫憩。仍比翼而翺飛。喜暄妍之披拂。入花叢而易迷。艷陽情思。猖狂甚。野草牽連。竟不歸。於是排綉闥。過羅幃。故遲回而不進。偏差池。而不齊。瞥見梧桐。金井北。復來芍藥。畫欄西。影飄玉砌。承歌扇。輕散瑤臺。作舞衣。寬逕者。若有知。而頻下。移人者。在無語而情依。若乃蘭房艷妾。金閨嬌女。攬物懷春。求仇慕侶。茲戲幔之娟娟。追落英之栩栩。高低遙對。遠近成行。上茶蘼而穿架。下雜礪而循牆。驟合沓而若墜。彌婉轉而乍揚。有心擊翅。元無怨無力。拋身亦不妨。觀此能無生注。想春來春去。轉神傷。亦有怨婦。嬌娃。閑庭永巷。閑寂秋歎。幽憂莫狀。罕入跡之跼然。獨是物之相傍。空塔苦絲。點點爛爛。深院芳紅。恣流宕去。聯翩而合。悽留隻影。而增悵。歎人世之牢籠。羨彼美之疏放。爾其蟬聲。燕細。蛛首。製珈。繡羅裙。而為帶。橫寶髻。而為花。或高。或下。時正。時斜。逐步搖。則蹁躚。欲舞。隨飛。鞋則華艷。夜加擅。郎因之妖惑。

文獻賦

卷二

蛺蝶一

十卷草堂定本

蕩子遂以思家加以組織成圖剪粘貼帳象牀纖手輕揉頭枕
紅粧相向晴窗翡翠爛生光燈下雲屏轉搖漾離絲雨而飛飛
未春風而颺颺抑且化作草相戀鋪調露露花下倚綠芭蕉
舉矣新竹叢邊落粉翩其反而團扇班班搖芳露之濛濛
蔡女惹畫簾之勤依紫莊託踪於仙子杜甫比興於山妻彼何
愆而見撥于鶯味乃無心而輒挂於蜘蛛絲豈多情之為累亦易
動之蒙災信持身於安重庶可任達而隨所之

錢礎日曰描寫極妍渾然無此佳筆情思縹緲支體輕盈直
栩栩然作紫莊之夢矣賈餗賦不得擅美于前

文淵賦

卷二

蘇軾

文

中書堂

郭索賦

食古而化

陳衍慶

夫何介族之瑣質乃名於學宮羞承頭而無著抵牾心乎
中曰狼境與博帶錫嘉賓於雌雄競執穗以朝冠似寒饑之
公舉榮步於崇嶽忽觸湧而登淵悵緯蕭之承流擅執火以著
功種類錯錯蝸蚌稱隆更有海陽之大盈車始射之廣千里照
炬斯張懸肉則起關惜寶之山蛇陷巖岸之林綺虎頭者翅飛
捕魚者足駛輪真芒於馮夷萬幻形於鼠子長卿通夢久動臨
海之呼七甲拜庭得貸餘杭之狂秦望懸戶而驚通殿即
外郡而色喜了畢世茂一生特驚繼繼榮赫連明委頭續續
文淵賦 卷二 郭索 蘇軾
否奈何趙倫因似而生憎嚴續高位而招致豈多足之數卿抑
無腸之奔鄙失路相照口雖黃而不休場黨橫行甲屢衷而無
已若夫渺渺豆軀手香掠美處海潮之胸中宅瑣結之腹裏比
愉笑而分形誓生死以相倚使捕鼠兮不能令致雨兮無校曾
一舉不如一舉即百足其何所恃爰有王孫貴冑華筵高張妙
舞簾座飽歌繞梁山都薦食飯入上賜按呂普齒齋品誤揆掉
為最良爾乃加吟新露點酒含黃或寄或普載靈載禮東海相
之相遺服及王老帳下見之竊取味詡齊正雖龍鳳之貼體實
烹飪之及匡安得照離之見行共鯉鴈而翱翔嗚呼二十八千

下者不忍公子何幸送茲鯨飲微生帶槽敬謝上品曷廻清冷之淵顧江斷而自審

莫芝麓曰爛若振綺浪成銀屋機文喻海岳藻如江遂欲火而攻之

錢礎曰離卦象外剛太玄譏後蜩於郭公皆有遺議獨陸龜蒙志謂其既義且智至比于求聖人之者此更因瑕見瑜歸諸明哲令誠齋前後二賦拜下風矣

郭索二

櫻桃賦

田種玉

歲序波流溫涼代逐燧火更榆朱明轉鼓萬樹推紅千林橫綠瓜田始鋤豐草新縞梅青青而豆如筭尖尖而簪簇惟菜甲之初肥尚枇杷之未熟爰有嘉果厥名櫻桃亦曰楔荆麥英同標亞低枝而累累綴細葉而搖搖肌侵赤玉膚映丹綃懸金鈴以駭鳥拾紫彈于山椒涼饒乍吹火齊欲吐色奪瑛盤香分芳柱似弄宜僚之丸漫摘神長之圃譬彼珊瑚有同珀琥擲迴車而朗玉生霞入朱唇而佳人增嫵彼寢園之羞薦兮感露雨而修虔若宮廷之譙賞兮與腴錯而俱鮮植非蓬萊曼倩無煩于偷

文徵賦

卷二

櫻桃一

十卷草堂定本

竊種非江夏鬱林何自而懷寧既離離而垂實亦顆顆而皆圓物固以小而為貴時亦咸讓而居先豈合浦之來歸兮明珠夜光抑華林之採擷兮零露瀼瀼爰調中而益氣兮羌佐酒而傾筐珍疑席上品重合章將稽諸典籍可與定果園之甲乙試備列几案能無羨朱實之甘芳

何省齋曰規矩準繩中却復清新典麗若此洋洋巨觀右丞昌黎兩詩嗟乎後矣

錢礎曰曰領異標新覺百卉中菜色賽花者惟含桃為絕特自有此賦恐李直方不得仍目之為第三也

蠟梅花賦

并序

賀榮

余觀世之可好者惟山川圖史亦本而已故屬平頌橘流
彈蕉張衡奏憶柱之篇宋玉製洗蘭之曲至若盧傷梨病
惜梧寒周顒答詔止言紫蓼綠葵王勣裁書惟論黃精白
潘岳板輿日依芳枳嵇康鍛灶時拂長楊問藍田之公事
向松間索彭澤之閒情漉巾菊下凡以寄幽懷于香草抒
思于名花古今一也余家小樓三楹悉植蠟梅其下每葭
乍起槐花初移垂簾則疎影逾明閉戶而暗香自至凌晨
夢非關武壘詩催入夜舒榮無待玉瓊藥擁嗟乎連稱
菊名隱逸然皆經霜即頌望雨先零若其涉凝沍而方開
與葦蕭同敗避艷陽以先去恥從桃李爭妍斯真有烈士
貞之節達人高蹈之風者也余嘗恨法曹麗句徒誇庚嶺
枝鳳閣英詞止重孤山之種茲花頌述不及為小賦以歌
伊造物之敷葩今至隆冬而愈奇秉幽貞之至性今賦娟
殊安信朝榮為不久今惟晚節為可持于時瓊霰零瑤冰
雲起而晝昏驚颺鳴而暮急萎芭蕉之翠心碎茱萸之紫
枝憔悴損張緒之腰肢容葉離披褪文君之臉色爾乃含
根散豔傳芳垂頭睡雪幹凌霜憐林樾之蕭條更裁蝶怨

又藏賦

卷二

蠟梅花一

堂定本

堂定本

芳非之銷歇獨惻惻蜂蝶漠漠幽香逐輕風而入帳離情影
系秋以登墻玉貌塗金冰肌噴沉嫌傳粉之太白笑懷椒之不
聲効葵紉于秋坂旁蘭氣于春林清露晨流似隋殿之甲煎朝
沃蒼烟暮起豈魏宮之石葉宵焚若夫積陰乍晴微和萬蕙
已蘇而猶困枝既倦而難伸倚簷牙兮欲寐倦闌角兮如蟬
惹輕塵趙合德臍藏麝屑葦濡殘雨薛瑤英吾擁檀津遂有折
歸幽閣貯以冰壺增綺窓之窈窕助瓊座之芬敷客去而忘猜
荀令夢回而疑授蘅蕪固宜雀喜偷嘗鶯羞早避何岩桂之足
倚諒庭宣之難比豈若紛寒枝市隴上空染啼痕傳艷魄新羅
浮惟露醉膩重日雲為幃今月為茵露盤容兮風拂塵交勁柏
今友貞筠驅寒江兮引陽春終當移根游上苑寧甘寂寞委荒
榛

張秋紹曰石湖謂蠟梅難題詠山谷簡齋但為五言小詩而
已此賦嚼蠟成腴鋪揚檀麝竟欲拔幟羅浮詎非才人極致
錢礎日曰杜詩梅花春後多則寒香晚節惟當屬之蠟梅耳
作者借此為烈士高人長價煞寓感慨洵所謂雖無桃李顏
風味極不淺也

又藏賦

卷二

蠟梅花二

堂定本

堂定本

訊梅賦

呂自威

余昔與華子聞修賦訊梅詩周子仲馭聞而和之二子皆布
梅癢今已沒去廿年矣每觀梅花不勝悲感永昌龔子和梅
作令蛟川時三年館我每言真中梅花之盛甲於吳越自
酉別來聞問久絕癸卯春忽寄書到知尙康勝不勝喜極因
作訊梅賦以志一悲一喜若東林草廬之梅則高子橐旃之
手植也端文忠憲之遺風可憑焉且聞修仲馭生平所共
仰也故終篇及之

訊梅賦

卷二

訊梅一

賦

呂自威

呂子避地於嵩鴻之間蕩水臨之名曰八千謀諸中表家購小
園焉其中老梅數株已閱世百年時時低徊趨起聊娛幽獨忽
念生平之觀意若不足將以首春椒裝遠訪靈谷或告子曰是
山之麓昔也鬱葱今也濯濯新數里之蒼松何梅林之餘馥子
欲往乎蓋弔山靈之被酷維蕩之東招叩有渡百里而抵木瀆
之涯子將復遊乎玄墓或又告子曰子憶數里之香光意花場
之如故那知紛紛之遊者挾酒載而歸海壇之場侈車馬而聘
香雪之路子欲往乎將無頻顧而卻步若獨抱遐情何不駕此
轂而上征聞有靈山峙于滄瀛其中多梅鸞鶴集鳴下產芝草
食之長生倘羊歸來笑滄桑之忽更何乎余三嘆而自失轉仰

情於曉防庶通訊于芳菲如几席之可即彼夫鬱崗之野麝
之莊漁樵近古明結嶺光花環孤嶼影煥方塘每嚼英而和雪
匪修禊而流觴其人遠逝德音不忘亦有當年弟子護芳樹而
酌椒漿者乎修竹之逕魚梵之廬同心綠萼粲然階除園斷觸
熱之跡軒惟寄傲所於醕茗一色而如玉筌蹄百氏而擁書亦
有後嗣憐惜芳馨而攀折趨趨者乎曾登小白華之椒入方廣
之突俱有衲僧冰容雪照百林繞其廬寒香蟠於破見予衡廬
而入相慰且笑信宿告旋永絕再到伊春風之來披如千里而
予導彼堅固之形神歷百年而誰撓吾友天末居近龍泉四季

訊梅賦

卷二

訊梅二

賦

呂自威

如春梅開最先携蘆管而通酌賞望後之月圓萬里書來變更
五際點長髯今微霜拂落花今連袂憶江左之繁華潮雨東之
流滯傷再晤今無期矢貞心之勿替俯仰之間若共登孤山之
嶼而徘徊泛玉照之池而容裔也嗟乎志願雖類林壑未登澄
懷臥游昔人所尚何一物之可以繫懷何一枝之不足奇暢彼
仲言月觀之詠徒馳想于揚州少陵雪籬之枝悵久海干已蜀
余既老維桑復營小築樹非手植而獲離奇花入在春而分觀
郁亦命濁醪集此隣曲甘為磨展之友永謝羔羊之觸點何而
崔苒是矣震隣警矣迓南濠之草堂觀西逝之輪景沉綿相續

星霜再周付小園於故土。愴老梅其孰酬。願以牆東之隱。僅殊
土室之囚。亦有前邨帘子。映帶疎花。一樹依簷。垂枝攬擎。引幽
人之獨往。許白墜之頻賒。至若龜山祠側。麗澤堂畔。吾友結廬。
韋編潛玩。栽繞屋之瓊枝。賦陽春于清宴。步屨東臯。淹留杯案。
誠憂此日之難再。每訊梅花而採綬歌。曰山中人今朝朝白雲。
梅花發。今漠漠。不分志士愛其素。今我願偕之樂其羣。山中人
今夜夜明月。梅花發。今皎皎同潔志士挹其清。今我願友之心。
共徹。

張秋紹曰借訊梅題作思舊賦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

千峯草堂定本

疑是君最。是此篇注語誦之勞。我夢寐。

錢澐曰從來梅花比高士先生交必端人文不苟作以廣
平之鐵腸石心寫杜老之江風雪樹宜其詞雋而旨深也

新纂賦

吳曹直

送司春之青鳥詩云序於未明有凌羣之秀質裴然孤自
賄轉襲兮方吐看新笋兮初成碧鮮高潔綠玉縱橫乍迎曉而
香細或著雨而條輕甫看犢角已過龍孫蒼茸新坊蒼黃幼條
則畫
方抽玳瑁之簪新流琅玕之玉却却班衣纔成嫩綠爾乃攜龍
森列好鳥間闌門則尚開三徑庭則初長數竿宛似淇園之猗
猗欲爲湘女之斑斑王子猷之嘯詠良久李衛公之日報平安
何必慈姥峰頭遙傳鼓吹吳隱山土聲出佩環況乃來清風於
敬人類匪直之君子豈是七賢之林新成大逸迤邐里屬寒玉之
交談賦卷二新集一
萬條若渭川之千畝纔屢清貧堪醫俗士雖復無人重此高節
子然徒自抱其虚心偏空帶粉而含蘂已覺出牆而成林羨富
文亦有一竹一枝之妙
年之千戶看此日之數尋風度則鏗鏘戛玉月來則零亂歸金
欲化龍而栖鳳可長嘯以彈琴娟娟新葉冉冉拂雲寧可食無
肉不可一日無此君

陸天成曰會意尚巧遣言貴妍得賦家三昧可以追蹤鮑謝

接點性質

錢礎曰田體物貴乎瀏亮此文足以管之如此賦竹亦竹中

六左氏也

吹皺一池春水賦

吳曹直

大。肆。執。規。勾。芒。御。辰。青。陽。應。律。春。闕。中。日。麗。上。草。葉。
 紫。陌。依。依。已。見。柔。條。抽。綠。白。溝。浼。浼。行。看。萍。葉。舒。青。或。輕。寒。而。
 輕。暖。復。乍。雨。而。乍。晴。於。時。輕。純。薄。綺。初。試。聚。衣。闌。草。踏。青。新。歲。
 繡。履。艷。陽。天。氣。融融。日。敞。簾。櫳。明。媚。春。光。澹。澹。波。凝。沼。池。少。焉。
 涼。氣。初。浮。條。風。乍。起。或。清。颺。今。暮。來。或。折。雨。今。朝。寒。飄。忽。奔。湧。
 非。煙。非。霧。轉。展。倒。顏。充。庭。盈。戶。時。飄。韓。掾。之。香。欲。動。郝。生。之。慕。
 起。蘋。末。之。微。波。凌。芳。洲。而。徑。度。灩。澦。綠。楊。堤。萋。萋。芳。草。渡。對。佳。
 棠。之。水。却。憶。大。風。之。歌。臨。山。簡。之。池。高。吟。朱。玉。之。賦。漏。泄。甘。四。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番。花。信。陽。鳥。集。樹。無。端。少。女。微。吟。知。十。八。姨。無。情。石。醋。未。華。
 何。事。封。家。太。惡。花。枝。之。倒。影。恍。若。穿。簾。飛。鳥。乍。臨。風。渾。如。窺。幕。
 逐。流。水。今。桃。花。亂。春。洲。今。杜。若。池。塘。嫩。綠。乘。淑。氣。以。破。顏。洲。渚。
 新。晴。度。清。風。而。剪。靖。迎。風。燕。子。點。尾。呢。喃。貼。水。驚。兒。凌。波。約。掠。
 藻。底。游。魚。花。浪。逐。錦。鱗。而。重。疊。春。汀。白。鷺。綠。波。和。翠。羽。以。浮。沉。
 錯。落。明。星。映。水。紋。珠。簾。不。卷。空。濛。濛。月。生。波。殺。玉。宇。垂。楊。錦。浪。
 雲。開。青。萍。綺。合。落。花。與。藻。荇。俱。浮。飛。絮。共。波。繞。一。色。雨。乃。維。舟。
 錦。水。泛。景。斜。川。桂。棹。始。動。蘭。葉。方。旋。春。草。靡。靡。搖。曳。綠。陰。凌。碧。
 岸。殘。花。片。片。霏。微。紅。雨。下。澄。潭。垂。楊。堤。上。濃。陰。方。稠。捲。畫。溪。頭。

浪花欲繞風過水而成交水遇風而激激重重碎錦依稀出岫

雲霞空玉波零散落花紅花柳嬌嬌春風輕暖輕暖下柳絮飛

輕至欲披楚襄之襟春草如煙春水如油春風如絲春雨如膏

東君送行人今南浦春愁亂今若碧水之迷離春心蕩今若和

風之旖旎脂韶光今行遊逝者如斯感綠水今何愁長髮如許

空無限今心情問東君今無語

徐竹逸曰就題點染即景生情非不鋪張鴻藻然終綺靡纖

麗而無實氣以奕直將胷中靈性與天地草木山川景物相

噴薄故其下筆灑灑亦官利然生動靈活讀此文者當想其

淋漓淋漓解衣磅礴之致洵稱作賦奇才

錢礎曰曰雕績滿眼發抒盡致文人不能懷其藻此賦之所

由作也壯哉觀乎吾不能名其似矣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文選賦卷二北下筆重

奕賦 并序

陳衍慶

季夏社集同人偶拈此題予以不解奕辭客曰固也試述仙者何必足經三島賦明河者曷嘗身到雲津才思所至心手迫之不妨以門外漢參指頭禪也予唯唯昔子瞻強人說鬼曰姑妄言之此亦說鬼於東坡之前云爾

放勳化胤創品曰棋方象地則直通神祇分陰陽以黑白羅星辰於天儀惟九品之擅勝扼十勢而逞奇為橫為縱乍合乍離通幽坐照懲貪尚遲攻彼顧我就大棄危或張置疏遠以得道或爭便求利而遮馳不害不詐不爭不偽將敗亡失亂之難支口義曰智曰才曰意斯動靜方圓之所期所以高人勝士樂此忘疲祖納借以釋憂李訥因而解頤識可人之辨賊緣賭聖而藏彝仲宣之局乍覆王抗之睡已低爰坐隱以永日更手談之名馳法一行承除人是國手聽姑婦對敵世無等夷而且一麾出守宣城之鈴閣肇開中正建官棋州之紫綬屢馳豈精其理足以裨教抑消長日亦用召疑爾乃人逢軟節鳥醉芳時青塗鬱郁紅藥離披良朋三五斗酒聽鸛就芳草而布局鬪智力之高卑白鵲鷺之罷喚撫楸玉而覃思爾乃赫駿司辰峰雲如綺陰積翠香風搖北隄企足解衣釋屣招幽人以結夏展教

文徵明

卷二

堂定本

微而落子忘縣側之急切笑等路之貪鄙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爾乃金素變令旅雁翔空秋寂伴冷涼月滿櫳方擲身以長吟忽刺啄之勿勿有客携具求角雖雄攻守殺奪屢挫狂鋒寄遐思於象表竭驚力於盤中足令子卿辭聖綏明讓工爾乃蕭晨既謝飾屈玄英雪凝袁安之宅梅滿何遜之庭都梁杳杳翠袖奉觥恰來三益共追九杆子屢呵而方下玉冷煖而稱情邊趨作罪詎屑見能豈待康獨亂局祇觀龍鳳成形更有縉流羽客寄情遠向聽月層崖品雲翠嶽羈縻絕指空烟霞聊浪倖佞作侶洪厓為杭蔭蒼松之間曲坐嶽嶺之最上棋聲偶落泉石增曠樵柯為之削色枯牛於焉沮喪又有烟波浪士興致翩翩仙槎如鵲錦帆正懸左擁圖史右挾嫵媚蕭鼓競發艷歌倚舷馮夷疑為散聖漁父詫是本仙忽開窗以放月共玉局而周旋下丁數著響徹雲泉停蓮姬之曉櫂驚沙鷗之晝眠亦有便嫺臂屑彼美清揚家本邯鄲色冠昭陽望玉輦今不至悵官梧之墜黃枚懷寂歷勢枕淒涼遠山鎖怨秋水飲芳閒拉佳冶選技常羊分曹角墨共坐蘭房無語相對有意爭光機籌難覓組紉徒荒嗟夫飛駟促節幾壁寸陰彼何為者竟日沉吟荆州奕具遠沉彼臣之府承天賜局即是張武之金是以嚴威聲於古蜀

清汗發於甄深木野狐之妖易迷家何之狀易任母怪蕭
偶逢而投局章曜論奏而相侵夫何子生之恂恂奈短綆之不
可汲深矣非秋而辭善書偶涉而匪淫然則將抗心而希古抑
接景以師今距躍曲踊真不知所以用心

曹秋岳曰梅日組月撐霆裂雲其氣焰不可一世○中一段
陣開五花氣備四時使讀者如置身畫圖中

錢礎曰曰燕公方圓動靜之畧荆公邊腹關眼之訣盡萃篇
中可當秋諸末乃法語瑣規雖曰勸百諷一而曲終奏雅誠
賦家之正則也

文毅賦

卷二

庚子

詩

定本

平大嵐山賦 為奉化曹侯掾生作

劉鴻聲

伊旂蒙之單闕今天鴈飛周伯犯星紀今會白衣幸德曜之主
歲今迴陽九洗兵從春臺今愛克威原夫八政惟修庶徵協極
九賦建邦四民力食郡有帥邑有長分司列職以戢奸宄以除
莠民剛柔交克若乃國僑之為水為火法有權宜尹鐸之保障
繭絲事期濟濟三科募士別利器於盤根錯節之中一切便宜
立條治於被鎧持兵之際亦有縱橫買積渡虎驅蝗却兵蘇長
強項浴陽知安民在乎戢盜而蕩寇端藉循良粵夫會稽巨鎮
桂海天池越山競秀剡水分支鯨魚盤薄大嵐跨兩郡之交鳥
支嶽賦 卷二 平大嵐山 定本
道蜿蜒畫堂走四明之路吼松而天際飛濤檻泉而雲開瀑布
春陌斜臨苗畝繡錯晨雞遠唱村落星羅水亥故子猷之扁舟
難訪地偏故靈運之嚴齒未過境可避秦何乃藪盜嘯聚綠林
竊據名號任彼椎埋問誰增竈山靈護毒龍今非可貯之鉢中
綏狐假虎威今豈能搏以袒裼嶢谷嶮嶮今非巨靈而誰拍重
岡叠嶂今將五丁而奚得彼其雲岫蜂房漫拚飛而螫毒霧崖
魑跡肆妖嬌而躑躅既狼行而跋胡亦虺盤而離陸綏之兩階
不來威之七擒弗服爾乃蚤雷夜鼓燐火宵行偷生游釜寄命
沸湯迫奔尺蠖抵鞞螳螂如何折華而下獨難借箸而匡恭逢

嘉會除我曹君文匪陳思之步武按南院之勳雖雖陽美會其
蘭陵高節錫山共峻水心慧水同澄見飛集其於王林刑從
輕典理若亂絲顧茲鳩形傷面之時豈惟極其悲而治其素
薰風屏然止水無奈小醜敢來蕩搖我邊疆怒焉如傷忽教茶
毒我赤子是用機先警備未雨綢繆終須高則應將近石俱
張羅狡窟恐令魔孽先收撫矣哉能必飛鴻之集林賊矣哉孰
為猿猴而度險整我旅兮如雷如霆躍躍而莊莊探彼踪兮賊
影歷形賊忽而奄親深維良策特展新猷豐可教賊戶有田疇
五家為伍什伍為連程王而北京使帥其子況勉其弟借作而
文漢賦 卷二 平大嵐二 堂定本
同仇進可向道而行有出險之方退可清野而居無齋盜之懼
日治兵懸旌目賜村村守望擊析聲張于是氣憤風雲謀成
淵海與人可聽勢羌可抹收奪仲連之劇談出麗士元之手宰
自舍勒之議行指蕩平而斯在請于刺史刺史曰是上之列公
副謀會同湧大號今赤電指義旗今白虹然後起泉節臨劉類
郡將師渡江野不變耕市無吠虎縣府分輝銅符赤縣今選
征從兵有先聲之震法嚴後至之誅陣成爲難並類曉曉疾
勢動機馬嘶聲鼓發而樓鶴游旌旗耀而山嶽搖于斯時也
骨度牽牛律吹如流方深農以難必門正幣帛以卑五種耕稼

出月今戴勝鳴騰馬遊牧今蟬國啓林塘迎夏雲物餘春奉兵
土著上下相親剽悍非楚超距類秦我侯蒞師象耳魚服士裝
餼糧馬飽首荷植爾矛樹爾纛以賴以禱乃祖乃祝我侯曰春
衆聽無譁兵貴神速功不在多母多殺多殺不爾佑毋戕農功
毋燔村聚毋壞甌釜毋妄驚怖毋愆七伐毋離五步煙谷塹山
梯崖啓路露宿風馳星餐夜渡嗟爾毛人爾氣克振彼方空壁
啼鳥曳紫揚塵御枚逐之衆號如神嗟爾湯君綠城曉將賊今
宵遁魂驚魄喪倍道追奔毋使西向在此行矣聽爾凱唱一前
一後騎之角之賊息東村報仰樓遲我兵一臨鼠技無施窮寇
文漢賦 卷二 平大嵐三 堂定本
靡靡戰士桓桓人命草芥火烈金寒棄甲奔於熊耳積骸擬于
京觀吁嗟乎渴可止今莫飲盜泉饑可療今莫附餘糧促織吟
今機杆急布殺啼兮起力田學探尤兮白骨捐走險如鷲兮戰
血鮮誰無父兄兮悲聲咽誰無家室今泣斷絃我侯念茲鼓衆
以勇行師以智撫民惟仁謀凶惟義期殘之除匪兵之利惟厥
崇恩五赦不及越爾有從寬以繩墨反側畏威庶民懷德去彼
蒺藜拔茲柞械歸爾民翼錫以物則噫嘻大塊蟬蛻隙駒朝菌
惠迪者存從逆者隕殷紛紛其離咎兮阻仁人其孰爾憫即今
狼烟不起桴鼓不鳴北溪仍杜宇西瀛復啼鴉若千丈而水常

落嶺三匝而雲自生雪嶠晨嵐浮屠夕影乳峰海霧茶香餘
之類丈錫飛端荷長超超之嶺爾乃麥秋至而蚯蚓出香稻
而赤燕雛踈網而離爰兔毀阱而伏於菟鰓躍鱗于巨壑封
豕濡尾乎沉塗崑玉無恙池魚已蘇烟火千家候舊提封百里
無虞誰實莫此宇也能無頌我侯乎歌曰山自峻兮水清薪可
樵兮淪茗賣佩刀兮歸耕華乃而今編氓鷹化鳩兮來鳴陰雨
歇兮天晴肝附委蛇兮草青青播茲種穰兮沛澤盈盈伊我侯
今錫爾生永矢勿謾兮偃甲兵

錢礎曰通篇揚花盛軌道宣德化全承威武中衛仁愛至

文選賦 卷上 平大風四 于墓墓 金定本

意使侯之心事躍躍格上其文淋漓縱橫並合繩斧絕似韓

昌黎平淮西碑

馬射賦 并序

辛巳春督學侯廣城先生以功令試騎射復以詩文能賦
試諸生于應賦此

粵在季春大張馬射草凝烟而視曉花信風而隨馬當夫清明
告節穀雨未期輕風生于輭袖細柳物乎平堤弓長箭銳人輕
馬肥游藝圖以騎射于南郊而驅馳于是君子至止鬱聲鎗鎗
貌清而峻鼻修而長望之而發強剛毅即之而恭食溫良益有
精神駿發衣服文章孤矢本圖書之子儒士登戎馬之場稱揖
讓而升跣乃披離而縱韁展足絕塵飛纓冠塲遵周道而載馳
去不顧而揚揚欣觀者之無驚馳御者之多方半肩如倚雙持
如張次解如拂制拾如藏若乘雲而御風雜鸞鈴之鏗鏘影不
及露風不聞耳操不期張縱不踰苑分鬚察毛路之微對鏗洞
皮裘之裏高騁遠追左顧右指百步連松丘之七札八尺服榆
林之千里亦有瑒穀棲雲的候文下選百拱而微張小三勾而
僅只花縈袍袖亂猿臂以猜符草宿平遙曳駿蹄而稱逸兩開
送銀羽而遮蹄半軀避蹀躞而當膝既執轡而似琴乃舍矢而
如筆雖足高而氣揚是內方而外直蓋聞弓有剪泰山之繁桑
矢有含火井之磁石較有塗績弦之異膠馬有等垂棘之雙壁

晉公之所不能名。販人之所不能識。曰我輩而我輩。恨人太而人得斯。誠世人所不知。而君子之所深惜。于是罷金。再振。戴班行。分傳。伍論。殿最。衡奇。驚賢。人別三日。而為謝大人。應先五而變虎。夫應鼠。斥千鈞之弩。士元非百里之才。白羽掩腸。劍之餘。黃金冷駿骨之臺。苟十年而見。俟將下里而重來。

洪亭王曰。此善伯先生廿歲應廣成侯公試作也。公奇賞之。拔為南頓二郡第一。今讀其文賦。深采剗亮。想見當年風流。余雖未獲執鞭。已添大琴之感矣。

錢從田曰。家寶。此賦。聖如。縱橫。紛。舞。如。御。百。萬。軍。使之。如。風。雨。伯。子。雄。才。駿。客。俱。從。筆。墨。潤。露。世。匪。徒。文。賦。之。工。也。

感舊賦并序

黃始

千里萍浮。十年鷺寄。北經楊子。南涉錢塘。自終子棄繯之歲。迄謝公應辟之年。雅願聯連。壯懷頽落。兼以憂思鬱積。病影支離。視休文之帶更減。半園比長卿之居。慚無四壁。因而回思曩跡。忽忽如新。荆花故園。每動子山之哀。蔓草平原。難免文通之恨。聊抽班管。摠我遐思。

粵自江南。屢域海甸。神衡山旌玉穴。木秀金區。霞城茶布。錦路星馳。當奕葉承平之後。際繁昌生聚之餘。斯時也。山鄴不戒。水驛無驚。舳艫蟻附。車騎雲屯。劍佩雄垂。戎府冠帶。通乎上於。情粉黛于燕趙。都俠冶乎齊秦。珠薔百雉。錦幔千門。歌城不夜。花

邑常春。雜沓南皮之會。逍遙北海之津。則有謝王華胄。金張綺族。寶馬日煥。珠巾星屬。並曳明鞭。爭驅銀轂。過平陽之舊館。憩衛尉之新谷。高吟落雲。輕談霏玉。芳筵肆陳。流觴乘續。炊蠟成薪。揚椒累屋。時而西園冶伎。北里傾城。蛾痕點月。蟬影堆雲。入座抱雲和之瑟。當軒撫明光之琴。九華帳煖。百和香勻。疑龍城之貴主。彷彿涇水之佳人。羅襪陳于洛水。玉珮解乎湘雲。或交波而消暑。或結侶而招春。則有妙舞紆回。輕謳宛轉。雅曲調。爭繁音。赴管。邀延年于北方。招善才于南苑。臨月場。以皮。生。風。簾。

而索阮鳳叶樓空勢吟關遠以至星明碧渚日華紅樓重門三
千兮洞達橫塘十二兮製續鼓吹于舊鵲孫興馬于芳洲尚
有繡腕華賓賦心才士維坐微吹柳毫寬句倚絳袖于鶯鶯結
紅絲于翡翠燈點星懸香墨烟沸迷玉漏以無聲快金吾而同
醉如此者亦何暮而何朝庶幾哉將以年而以歲何意繁華未
息搖落孔多漢家朝烟唐宮查蕪嘆江澤之玉樹吊闕下之銅
駝伯仁墮新亭之淚羊曇惘西州之歌蕭聲茂苑馬影西湖訪
現花之故址申桃葉之寒波淮南春陰江清夜吟臥荒碑于禹
穴迷丹雘仙仙都精製葉柳越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
文獻賦 卷二 十卷草
臺月落野殿霜多柝樓宿雁續暮景歸聲悲今秋風苑牧馬
嘶兮夕陽坡昔管絃之勝地今遺棘兮丘阿吁嗟哉年華代謝
天道何常觀山川兮陵谷感時序兮滄桑秦碑今碣石漢殿今
昭陽駐朱顏兮白日留大藥兮丹房總千椿與萬若亦夕露而
朝霜是以達士神悟哲人知藏齊萬化于渺渺等千慮于茫茫
感富貴之易盡葆肉素而難忘願起世以自立聊娛志以徜徉
黃雲孫曰文筆易工賦心難學此則撫今追昔聲情凄婉地
明遠而加妍較于山而比蘇矣
錢礎曰只一反一正文字該括多少盛衰治亂洵鉅觀也

懷歸賦 鄒山
膏車北征例匪遠遊而迴同庭闈驛路所感俱動南陔之思
紀其曲折願言息駕焉耳其詞曰
瞻皇輿而遐征兮詎吾心之遺夫高名欣羣倫之鵲起兮悅綺
言之重下帝京夫何適回而弛志兮依依乎楊柳之春榮羌明
發而又迂迴兮竟殘臘而自驚亦鷄唱而起舞兮督僕夫而星
駕豈衆芳之競發兮予宿草而露藉膏吾車兮飾吾軒呈吾美
而殿王聽忽煩亂以夷猶兮若懷安而暫停杞吾輪兮止吾馬
賦采蘭而涕下賄荆店之朝食兮想老人之加餐而悲瀉抑此
志而奮飛兮遂鳴鞭于溟之野駭黃香之溫清兮彼奚爲而耽
情旋吾蹄兮返吾車吾何畏乎簡書紛計吏之促以長驅兮頓
佛鬱而入蔡州惟厥邦之誕周磐兮能孝養而無遠遊且又鍾
夫蔡順兮因母氏噬指而歸休愧吾生之靡及兮忘歲月之悠
悠徑決背而趨大梁兮挹季偉之高風寧烹雌而將母兮僅草
蔬之與客同恒濟河而北渡兮慕穎上之孝思懼考叔之訶責
今懷羹肉以何之冥然而入鄴都兮愴文舉之格天子何爲而
負鼎兮豈欲干上帝之金錢悵驛路之育奇人兮咸鴻功而光
天壤偏孝思之觸我兮曷亦返駕而侍几杖再周覽夫魏都兮

詎不迫乎古風還渡河而歷名園兮履德星之舊牖肯旋轅而
依膝下兮何遜乎荀氏之八龍反湏水而想二宋兮復競美之
可仰雖魚菽之未給兮乞近郡以迎養住二陸于西廂兮燕兄
弟以成享微琴倫之靡解兮詎明發之克廣

錢礎日曰讀此賦悲憤憂喜七情具備却復千迴百轉出沒
不測令人驚嘆無已○敘地則德安汝寧開封懷慶無地不
觸孝思敘人則真香周磐蔡順茅容穎考叔郭巨無人不觸
孝思至性感發如此

文獻賦

卷二

懷歸二

四

十卷草
宣定本

秋心賦

周季琬

夫情之連夫喜樂未及于哀不散于怒者其惟愁乎素所思以
萬縷歷一日而九迴既倖至而難逐亦曲避而善隨無貴賤與
愚哲如運屈而心危能使春萼削色秋月無輝雖紫端于寸翰
每托體于脩眉若乃因奇士于暮年棲鳳鸞于荒枳攬朱塵之
照爛悲青鬢之將改盪雲海于胸臆緒續紛其難理恐才智之
或腐兮壯情激而未已又若霜淒翠羽日冷長門芳草罷綠流
螢暗驚故愛新移循思若輪淚痕未斷不學君恩悄蘭缸之明
滅怯孤幃之夜魂抱雲和以奏苦絃繁急而難成何別殿之歌
交鼓賦
卷二
鐘今更惠風以傳聲嘒其瀚海重波陰山積雪負弩從軍萬里
言別夢斷芙蓉之帳慘慘黃沙之骨披鐵衣之寒燥蒼愁雲之
無葉雖心于報主兮未勒功于華碣亦有蘆人漁子淪落江
楓聽立猿之哀嘯灑雪淚于長空將巧笑以干媚若非予之所
工羌岌冠而離珮妒啼鴉于芳叢撫弘流之湛湛耀馮夷之幽
宮更有絕塞羈臣玉門望斷星麗白草之墟雷急紫濛之館見
牧馬而晨悲聞淒笳而宵嘆引歸鴻以寄詞祝靈羽于天漢至
于黃花深巷紅蕊低窗遊子去而朱旋泣少婦于空房雷隱隱
早而若狂傲金爐之夕薰忽顧思而就床厭皎月

之承○曉○美○抱○影○而○獨○傷○荒○亭○亭○以○特○明○盼○若○木○之○飛○光○然○則○世○
何○人○而○不○愁○愁○何○日○而○能○去○乃○君○子○之○永○懷○舍○數○端○而○別○有○寄○
也○爾○惟○白○翠○絕○獻○朱○草○無○英○海○水○怒○飛○烽○火○爭○明○祖○鞭○未○着○中○
原○陸○沉○泣○美○人○于○戎○幕○隱○碩○德○于○幽○衡○慨○千○家○之○存○百○復○飢○疫○
之○相○仍○浩○浩○予○愁○乃○在○八○瀛○愁○來○兮○借○永○漏○于○愁○戍○還○芳○草○于○
青○洲○將○登○高○以○暢○神○雲○漫○漫○而○下○浮○將○遠○泛○于○桃○津○擢○容○與○千○
前○流○飛○金○觴○而○恣○飲○奈○慘○澹○其○中○留○匪○雨○澀○而○燈○暗○匪○風○高○而○
暮○秋○當○此○之○際○愁○乎○不○愁○已○焉○哉○天○不○可○階○仙○路○稀○皇○虞○已○遠○
將○何○期○胡○為○乎○無○百○歲○之○身○而○曾○無○日○之○自○怡○

文源賦 卷二 樂 堂定本

錢璣曰古今為此賦者若子山萬斛愁元美愁萬古刻畫殆盡此更空翻潤指後來居上信所謂人言愁我亦欲愁

翠輿樓賦 附序 曹鼎臣

明萬曆間吾錫鄒彥吉先生致楚學憲歸築園於惠山之陽
土木費繁皆其門人所郵致也園既落成畫屏攢青飛流界
練綴以亭臺之勝花木之幽洵屬吾邑大觀迨先生既逝而
一園已易數主景故人非愴懷久矣至如翠輿樓一帶亦隨
園數易雖掩關謝客而茲樓尚存兩年前樓側十二樓災因
以致訟而當事仍以原壁歸趙先生有靈應含笑九泉豈歲
不一周而樓已拆毀更有烈于猛火者予過其地懷焉有感
因賦

文源賦 卷二 翠輿樓 十峯草堂定本

夫何秀嶂之巍觀兮乃一旦而削平撫孤松而長吟兮奇哀感
於朝榮豈漁陽之鼙鼓兮連昌乍傾咸陽之烽火兮阿房驟焚
方茲樓之經始兮當勝國之永寧老成祭酒今歲登玉人猶伯
樂之相馬兮冀北空群儒林頌德兮位尊多金于是初鳩工以
崇木爰酬師以累報伊山水之經營悉批李之栢栢用鬼斧以
開山兮遂賦塚之孤狸連神工以清川兮穿固栢之縹緲彷彿司
馬之獨樂兮荒裘高結以潛身效柳州之愚島兮浹池曲置而
娛情前造錫峯兮後連惠嶺築為金谷兮悉羅嘉景維茲聳碧
山而若車錫以佳名曰翠輿樓攬秀于日出兮瞰逝水之芙蓉

曉迎輝于月上。今恍洛浦之明珠。袖籠以拂拂。俯倚檻而于
于疑復道之憑虛。似屋樓之吐餘。胡哲人之云。祖俾勝地。其成
墟或四分而五裂。或此疆而彼隅。伊何人之割據。今閉春色。以
重關致九龍之名。勝今車踰。踰以空。遂漸雀角。以啓。因鐵券
而生寒。爰有明府先賢。是渥判。易南山。原。是。屬。倘。丹。麓。之。能
施。亦。貽。謀。之。式。穀。豈。背。城。之。終。借。今。留。一。省。之。不。留。等。十。二。樓
之。厄。于。祖。龍。今。瓦。礫。成。丘。過。者。傷。心。今。咏。題。壁。之。舊。遊。南。宮。主
之。誰。在。今。悵。攀。述。山。吏。黃。鸞。弄。舌。分。何。樹。紫。燕。尋。巢。今。何。樓
子。因。有。感。乎。蕭。相。國。之。高。議。今。垣。泥。不。泊。乎。通。侯。

支藏壁 卷二 翠輿樓二 堂定本

錢礎口曰江山風月本無常。主樓臺亭榭。夫亦青觀焉耳。至
于火至于拆毀。則有不可言者矣。翠輿樓。錫山名勝。今一旦
至于此。良可慨也。得掄生此賦。依稀勝槩。如見當年。可謂景
物畧中所未有。

寒山夜半鐘賦 倪煒

閭閻城兮江村。上館娃宮。今楓溪邊。愁眠接兮青島。峙望澤近
今白水連。有寒山焉。寺傳唐代。名著詩篇。招提照耀。於塵市。殿
宇巍煥。于雲端。綃官錦地。錯落而回互。玉階金甌。掩映以鮮妍。
動騷士之吟咏。來遊人之盤桓。於是朱曦藏。玉兔生。值夜靜。聞
鐘鳴。恍如長樂宮前。花外盡。更如未央殿下。月中明。楓水橋邊
人漠漠。芙蓉里畔。月茫茫。漁火明滅。於野浦。烏啼。歷歷於寒霜。
一聲兩聲。今扣烟雲。於鶴市。三更五更。今驚估客。於楓江。喚野
鷗。今起沙渚。駭孤雁。今叫寒塘。故其鏗鏘鏗鏘。大聲急疾。似峻
壑之松濤。與幽溪之泉咽。及其振振。朗朗。弘音。不絕。似迅雷之
驟發。與洪水之乍決。至若鐘鏘鏗然。似壯士之鳴劍。聲煩冤而
不平。又若噌吰。遠振。似忠臣之慷慨。語奮發而欲爭。若乃音來
古刹。響徹夜月。續成樓之長。更接漁舟之短笛。斷僊侶之簫笙。
停玉房之刀尺。驚五夜之啼鷄。感千帆之征客。堪擬獻子之歌。
鐘可比景王之無射。至於平門。黎庶茂苑。編氓悲征。徯今夜起。
痛賦役兮不停。此有杆軸之怨。彼思藝黍之吟。哀聲鴻雁。愁何
極。跋涉師行。恨已深。惟其晝旦。以無逸。庶幾中宵。而莫興。聽予
夜之鐘聲。益恍惚而傷心。夫然寒山之鐘。其足動人感慨者何。

文敬賦 卷二 寒山一 見 堂定本

限而能不思夫太古之音迄于今拾得之餘風未珍而文殊之
化跡久湮百年之後聲銷影滅恐非騷人墨士之所得而尋也
錢礎日曰張員外夜半鐘聲之句千秋絕響今得彤文而大
振之鉅鑑蕭瑟無限悲慨賦與詩六傳已

式

卷二

寒山二

上卷草

寒山夜半鐘賦 并序

程烈

寒山寺在郡城西遊金闕之肆者不數里可到而舟行則更
過焉寺以寒山名者寒山子與其儕拾得寄迹于台州國清
寺以豐干饒舌傳誦禪林而吳中亦為之建刹肖像擇楓江
之僻地而俎豆焉故寺而名之曰寒山者亦猶堤而名之曰
白公村而名之曰角里壇而名之曰毛公云爾且深山梵宇
何處無鐘鐘以正六時之位亦隨在可擊鐘何必寒山而寒
山之鐘又何必夜半哉蓋以唐有詩人張繼旅次楓橋時方
夜半聞鐘聲自寒山出遂成一絕此寒山夜半鐘所由傳也

文獻賦

卷二

寒山一

五

定本

夫寒山古德張繼詩豪離聲聞而見道固難其人緣聲聞而
寫懷豈無作者余是以續而賦之

原夫鐘之為體也內虛而外圓鐘之為聲也入雲而屈遠非徒
震于塵俗實有助于法筵大雲寺之有鐘也獨孤及為之銘化
成寺之有鐘也李供奉序其端而寒山夜半之鐘歐陽子疑之
王直方是之美則美矣孰有為之述土風而對愁眠也哉吳中
名勝如萬峯之松鄧尉之梅非不可以洗千斛之塵發羅浮之
夢然欲以之銷名利之根則否香林佳話如支公之鶴麻姑之
爪非不可以開長生之訣脩不二之門然以之悟往來之客則

否至如屢臥湘江始聞長樂此仕宦之榮枯則然又如聞黎飯
後乃覆碧紗此世態之炎涼則然豈若古寺清音發人深省呼
寐得覺倍蓰蓰之隔鼓俾偃斯起愈啞啞之晨鷄非寸筵之可
撞豈磬欬之足希凌厲乎清夜徘徊乎霜天烏啼月落漁火江
干斯時也里市之管弦息響樓船之簫鼓絕喧忽有磴礮之聲
徧乎大千聲之壯者可以伏衆魔聲之幽者可以集羣僊聲之
近者可以聳披帷之衲子聲之遠者可以動桑輪之寓賢聞所
常聞此地之空山獨夜聞所未聞當年之旅况孤舟彼張子者
身在江湖心懷魏闕又豈聽鐘而耽禪悅者乎楓橋乃檣帆
又嚴賦

卷二

寒山二

五

十卷字
堂定本

走集之區南北往來之會惟鐘之有晨暮今當夜半而爲最良
賈聞之而深藏遷客聞之而勇退亦有不偶之士落魄之徒凌
雲自惜獻玉非辜初聞之而心醉再聞之而氣和是皆太雄氏
金聲之所播而寒山子法輪之所扶

錢礎日日是寒山鐘亦是夜半鐘移到他處不得他時亦不
得至寫出張員外心事尤爲千古知心參明不獨有賦才而
兼有賦心者

文潁初編卷三

錫山錢肅澗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封巖

訂正

吳江董問方南

聖學知統錄序

魏喬介

聖學知統錄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沒聖學晦蝕
火於秦漢魏晉隋唐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
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為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
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為此錄因子與氏之意而發明之由

文潁

卷三

聖學一

千華草堂定本

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于天由孔子而後終于許
薛以明知學之不絕于人其餘未定之論俟諸後之君子篇中
所輯或攷諸經史之正文或徵諸先儒之格言蓋推天命人心
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襟霸異端曲學之私不
敢一毫駁雜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
放濫辭稍有助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
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
良有在乎昔者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法而推其本曰中孟
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

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
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于格物致知之學

錢礎日曰拈一中字則知字不落空而無頭柄之說破矣補
出格物則求知有人于而致良知之宗彌矣具此學識從衡
千古自然不差錙黍要其得力只從熟讀四子書中來
董方南曰先生知統錄一書不特為孟夫子發明大旨直探
堯舜以來不言之秘其有功于聖學非淺矣讀此序煌煌崇
論一歸于大中至正洵為千古理學正宗

文潁

卷三

聖學一

千華草

開道錄序

魏裔介

自講學者紛紛而去道益遠。道本光明也。或以講而反晦。道本正大也。或以講而反擊。嗚呼。豈聖經賢傳可不遵。而猶須多議。論以相尙哉。雖然。學之不講。聖人憂之。當羣言淆亂之日。正不可不急爲講明。以正其謬。排衆議以定一是。引之於光明正大之域。則明道之功。寔與行道相表裏。孔孟而後。斯道之傳。其危如綫。周濂溪一出。羣議頓息。倡明絕學。開有宋諸儒之先。而元之趙仁甫。自楚樞軍中北歸。闡明伊洛之學。時稱江漢先生。蓋亦楚產也。敬修熊子承二先生之後。毅然以斯道爲己任。潛修

文毅序

卷三

開道錄一

三

十峯草堂定本

照識豁然貫通。與曹庵往復。刪切互相發明。既通籍爲詞臣。居長安徵逐之地。門如冰雪。公卿罕得覲其面。取宋元暨明以來理學之書。窮研搜討。無間宵晝。條分縷析。洞厥委源。凡諸子百家。是非同異。向之紛紛未有定者。至此一大折衷焉。甚矣吾道之幸也。一日以開道錄示余。讀之大抵以性善爲宗。以倫紀爲準。以窮理爲先。以主敬爲要。一步一步趨考亭。期于寔踐。不以渺論爲名。高至于辨異端。排曲學。斷然無所寬假。豈不力大而思深者與。夫道者。治化所從出也。空言不適於用。君子無取焉。熊子以明體達用之學爲斯世楷模。一時負笈從之。士崇尙

實學彬彬。質有其文。廣闢人才。佐聖天子。菁莪棫樸之化。讀開道錄。思過半矣。子于甲辰著有約言錄。丙午著有聖學知統錄。大指在乎明善格物。而以敬義爲立德之要。得此錄。乃益有以自信也。以是爲學者躬行之標準。豈但口文辭爾雅。剖晰精詳已哉。

錢礎曰。曰只光明正大四字。便爲斯道重開生面。其間說性善說倫紀說窮理說主敬說明體達用皆體道真切語。此文出而天下知有正學。先生衛道之功不小矣。

文毅序

卷二

開道錄二

四

十峯草

布衣而以理學者稱者代不數人然求其躬行實踐卓乎立必
為聖人之志存萬物一體之心夫亦何代無人哉余昔輯儒言
錄一書自元明諸家蒐羅日久知人論世之下見有度越流俗
隱居韋素切實為已不求人知往往湮沒而不彰又有砥礪名
行倡明聖學大義微言導愚解惑一時信從而實志以沒者凡
此皆道之所寄也年來購求尚殷于布衣尤三致意焉今讀宛
陵施先生書竊嘆予之耳目不廣則愧甚矣夫先生之生適姚
江之學方盛爾時師友授受各有淵源先生宗法孔孟並及濂
洛關閩諸儒毅然以斯道為己任故江南十四郡篤志之士從
遊甚眾其性善無惡諸篇與門弟子諄諄講說者皆切近而篤
至不為過高之論先生且曰易傳同人之象曰通天下之志人
志之不通而我見之是持吾未見必為之在聖人矣又曰為字
宙完人無恒者非人完則至人也恒則至久也既大且久恐踐
之難也夫人者何仁是也能為仁焉則人也則完也恒也不能
當仁焉則非人也則弗完也弗恒也又曰吾輩無千駟弗顧襟
期不能為堯舜君民事業嗟乎先生之著書立說何其足令天
下後世之人聞風興起如此乎及按其行誼乃一一與所言合

文設序

卷三

中明子集一

五

十卷

文設序

卷三

中明子集二

六

十卷

禪學當聞也則痛絕之備夫可教也則引掖之玉成之師事陳
九龍先生十三年先生病九龍先生作祈命詞謂先生為繼往
開來道種請以餘年贖先生之命先生于其沒也俎豆羹牆有
如一日抑何誠也斥所應得嗣產為雙谿義田至今宗族中婚
嫁死喪惟先生是賴焉先生之躬行實踐蓋如此雖當日與焦
文端鄭忠介友善太守金公敦請講學以天下士相待惜薦舉
不果微辟闕焉猶未得大行其道而先生之學迄今翕然宗之
余正不敢以一日之遇合論先生也所惜者天未假年耳先生
沒後文孫愚山以文章經術為世聞人余聞其督學山左時衡
文較士公而且明庶幾竟先生未竟之志其事叔父與事父同
孝行純篤尤至性人也向與余同仕京師道義投合介張君一
衡絨書寄余屬為先生集序予友王君阮亭又述其家學頗悉
余自愧學道數年老而無聞行將私淑先生之緒餘奉為晚歲
之模楷所謂老成雖遠典型尚存豈非厚幸哉願與愚山共勉
之矣

錢礎曰曰歷敘中明子一生言行總以躬行實踐四字為主
末復結到愚山家學相承具有源本施氏一門得此文而益
章矣

○自○有○天○地○即○有○理○學○帝○王○行○此○理○於○上○三○綱○九○法○一○代○正○焉○聖○
○賢○明○此○理○於○下○人○心○學○術○千○古○昭○焉○然○理○者○即○之○而○不○可○見○而○
○心○學○之○精○微○又○父○不○能○以○傳○之○子○所○以○孔○孟○之○後○有○楊○墨○有○佛○
○老○皆○曰○是○理○也○吾○得○之○吾○得○之○始○於○汎○觴○終○也○襄○陵○一○時○後○世○
○靡○然○從○之○及○究○其○指○趣○要○其○歸○宿○則○茫○然○如○博○虎○焉○諸○能○為○孔○
○孟○之○言○者○則○又○優○孟○其○衣○冠○粗○之○流○於○六○藝○淺○之○涉○於○詞○章○而○
○於○聖○賢○立○心○行○已○之○防○不○啻○此○參○而○彼○商○也○有○志○之○士○起○焉○亦○
○欲○以○明○道○為○務○然○或○誤○于○功○夫○之○失○傳○或○病○于○見○聞○之○易○惑○
○（外○此○）以其意相為揣摹名曰開佛老乃其見則猶然佛老之見也名
○曰○距○楊○墨○乃○其○行○則○猶○然○楊○墨○之○行○也○乖○離○消○偽○不○一○不○公○其○
○孰○從○而○正○之○忠○憲○高○公○奮○乎○百○世○之○後○歷○考○羣○哲○斷○然○以○朱○子○
○為○宗○其○為○學○也○質○之○於○古○矣○未○已○也○反○而○求○之○於○心○求○之○於○心○
○矣○未○已○也○充○而○驗○之○於○事○閑○邪○存○誠○動○靜○一○致○主○敬○格○物○內○外○
○交○修○始○則○參○前○倚○衡○卓○爾○其○有○立○也○終○則○霧○散○水○融○洒○然○其○無○
○事○也○由○是○窮○而○樂○達○而○檢○患○難○而○不○憂○由○是○坐○而○言○起○而○行○獨○
○處○而○不○愧○由○是○生○而○順○死○而○安○俟○諸○後○儒○而○不○惑○嗚○呼○詎○不○佳○
○哉○萬○曆○以○後○天○啓○以○前○其○形○于○奏○疏○者○可○以○格○君○心○之○非○其○施○

○於○政○事○者○可○以○振○王○綱○之○墜○其○昭○大○法○除○大○弊○者○可○以○傾○一○世○
○之○否○而○為○泰○卒○之○璫○禍○一○發○藏○我○良○人○是○乃○明○祚○之○將○傾○而○非○
○先○生○之○不○幸○也○先○生○死○而○理○學○彰○則○先○生○猶○不○死○矣○所○傳○因○學○
○記○工○夫○明○本○體○露○使○後○之○儒○者○盡○得○乎○從○入○之○門○以○復○觀○夫○鄒○
○魯○之○統○豈○惟○先○生○不○死○哉○雖○紫○陽○猶○不○死○也○雖○孔○孟○諸○聖○賢○猶○
○不○死○也○

○錢○礎○日○曰○或○誤○於○工○夫○失○傳○或○病○於○見○聞○易○惑○將○今○之○溺○禪○
○溺○俗○者○片○言○斷○盡○然○後○入○高○子○正○之○曰○斷○然○以○朱○子○為○宗○歸○
○到○動○靜○一○致○內○外○交○修○可○謂○破○的○矣○未○特○點○出○困○學○記○示○人○

○從○入○之○門○先○生○之○於○忠○憲○直○是○覲○面○印○心○殆○既○擬○金○鍼○而○非○
○強○繡○鴛○譜○者○耶○
○張○秋○紹○曰○向○先○生○裁○錫○志○因○與○吾○黨○論○及○宋○史○於○道○學○儒○林○
○二○傳○之○辨○剖○析○精○嚴○乃○知○先○生○以○豪傑之才兼裕聖賢之學○
○今○其○序○忠○憲○年○譜○探○微○抉○奧○猶○忠○憲○之○序○朱○子○節○要○也○不○獨○
○史○學○具○隻○眼○而○理○學○亦○占○獨○坐○矣○

重刻高忠憲公續近思錄序

胡時忠

忠憲公敦學東林嘗語學者曰考亭承周程張四夫主後漢微言○范正學所謂集大成之聖特未有子與氏起而崇其稱爾爾時聞者唯唯○卽有心折公尚論之當未喻公願學之深也○初公以忤權尉揭揭人士雲合宗之○瀕行手一編授會君象園曰○吾道在是○則公在揭時所纂續近思錄也○近思錄纂自考亭洵作聖階梯○其言止集四夫子堯夫以下無闕焉○且尚論四子有伯夷伊尹于孔子之辨○晰條理間若斯其嚴者○不惟祛惑而鐘抑恐扭成○祝敵金玉宣收○究諸異說○公起而土印考亭○覲覲無銘寧復借涂需役特慮尊知而火馳作聖○甚近去聖愈遠○記曰三王祭川○先河後海○源委之分可謂善喻○此心此聖○亟欲指示人公之集考亭猶考亭之集四夫子○俾人人舉趾便是階梯○其功在紹往詔來○中天嘗且非以乾乾刪序爲尼山之大成也○顧考亭獨取近思○似與金溪堅砥而公亦以虛之難補病文成○疑落邊見○然朱子不嘗曰子靜專尊德性○吾平日專宗問學○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固知鵝湖鹿洞無有異同矣○善乎忠憲之自叙曰○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魚得水生○奚分淄澠○絕俞兒之識○則觀海非遠○觀淵非近○是編也可闕朱子之集成不卽可

不錄序

卷三

重刻高一

九

十卷

闕公之願學乎○鑄本久蠹○曾君重壽之梓○會公猶于葉旃王衡○粵閩出公行狀殿之誠爲盛舉○而余竊有愴焉○考亭註騷後于○筮選其忠君憂國之心○不得已託之楚詒○乃公焚牆遜翁卒續○彭咸遺則豈不近思保身哉○考亭復起千載一人之評○當倍爲○獻歎爾

張秋紹曰○調和朱陸尚屬常見○妙將理學氣節打成一片○覺朱之移坐中堂高之拜表止水○無復常變○可分文更古奧清○森不襲一酸腐語

錢礎曰○曰忠憲公之學得之考亭○續近思錄一書○卽其安身

天慶序

卷三

重刻高二

十

十卷

立命處也○先生謂此編可闕朱子之集成○卽可闕公之願學○二語洞中竅○要未說到筮選註騷如同一轍○真知心之言

儒宗理要序

包爾庚

儒宗理要者西山張公所輯周張程朱五大儒之書以教天下萬世者也公裔接橫渠紹聞衣德約五子全集之繁益廣近思之未盡倡明絕學扶進人心功至偉矣竊聞之儒者需也孔子以師之聖爲人所需與皇帝王之爲人需皆儒也人需天以覆需地以載天地亦儒也楊子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孔子論儒行詳矣又曰爲君子無爲小人斯辨儒之祖歟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要細其指矣儒術之岐昉自秦漢抑其後也宋興七十年周元公出自江都河汾來又各五百年由孔子而來則既千五

文徵序

卷三

儒宗理要一

上

十卷

文徵序

卷三

儒宗理要二

三

十卷

正公十八上書較傳鄒之年未嘗不少豈非夙成何獨神明大程哉大程性寬而規廣次程方矣密矣造德異而至道同世有並大程于周子者卽于次程易得不並大程也文公既紹二程棄其勝大專思實踐著述弘多更覃精于註釋至于太極西銘力疾不廢啓後之功開先埒烈矣學者目眩經史之全手復棘乎文集語類之浩汗雖于集註猶弁而棄之視濂洛之言不足乎攻也此無他不明乎理斯見異而還不舉乎理之要故見理而不入也系儒而迷其宗不亦宜乎今觀五大儒之書周張約矣周更約于張程朱博矣朱更博于程于其約者純以守之於其博者精以擇之然後足以續往聖邇來學當吾世而屹然茲任者非公疇屬哉史記傳儒林歷代仍之洎乎宋史始標道學明道之所存也嗟夫此吾儒之統所由更數百禩而未墜于地者也論者又謂乾德間五緯集奎天子特于戴記中表章學庸時賜諸臣權輿風厲不數傳而儒益顯公幸祖攸行窮理規要會當拔戈講藝之日淑已淑人五大儒而後西山張其宗矣錢礎曰曰儒宗理要一書直與近思節要二書相表裏得此序發明源流井然覺濂洛關閩五大儒定位不可增減彼有首康節而缺橫渠退伊川而進陽明者何爲也

澄江講堂序

趙峯

澄江本暨陽鄉之地北枕君山西控大江誠瀕江保障也是地
 屬在毘陵郡縣實多文獻山川人物未可悉數絕其尤賢講學
 者如東林書院城西講堂龜山先生闢程氏之與紹興端平而
 後踵其學者不乏其人理學至今稱頌弗衰彬彬乎誠講學盛
 事已余校士澄江衡文畢訪西山之故蹟慕延陵之高風時事
 不同風教固無殊焉余職在立教而重慕乎禮義竊思學校者
 禮義相先之地也秉鐸者正其心而後可教以五經敦其本而
 後可及乎諸子習鄉尚齒退讓以明禮也習射觀德序賢以不
 侮也文能敦詩說禮型仁講讓選造而升之武能節比於禮容
 比於樂折衝而禦之道在廣勵學官者為之倡始焉蓋儒本司
 徒之官兵屬司馬之職道泰合一今聞學官荆子于邁陳子寅
 亮立講堂設射圃因其舊而新是圖而又聘請錫邑宿儒錢子
 肅潤開絳帳可謂無曠厥職郡丞牛子樞邑令沈子清世又贊
 襄相與有成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又聞吾鄉文伯劉大將軍
 輕裘緩帶每升坐而觀釋菜鼓篋之業抑以仁義為干櫓耶余
 不禁慨然喜自茲由一邑而倡各屬由各屬而敦導江南將見
 秘歌之聲處處尊理學余異日再至君山登斯堂地考虎觀之

文獻序

卷三

澄江一

主

堂定本

文獻序

卷三

澄江二

三

堂定本

同異觀變圖之揖讓彬彬爾雅正心敦本彷彿濂洛關閩之風
 文獻庶幾無愧焉廣文或告余曰自堂構事新之後少長咸集
 講習歷寒炎不輟登斯堂者咸秉禮而慕義身通六藝者弟子
 自茲益進倘始之終之無怠無荒庶不負余廣勵風教之意也
 多士勉乎哉

朱近菴曰澄江素尚理學數十年來此道不談久矣今荆陳
 兩學博司鐸吾邑特請錢礎翁夫子講學於斯古風再見洵
 斯道之幸也聞仙先生主持文教大為講堂作興士氣因之
 一振讀太序崇論正議確有關係不誠理學干城耶勒石君

峯允傳不朽快哉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戴道南來在當時爲洛關要樞在後世爲東林開席真千古大儒也學者學先生之道以上溯孔孟求之經解語錄文集等書足矣苟欲詳考其學問次第師友淵源與夫出處大端朝野功業非讀年譜不可夏嘗閱先生年譜舊本覺詳略頗失宜有未愜于衷者順治己亥會講林下仰止遺風遂不揣卑陋參稽史籍僭爲補編上下二卷亦私備尙論云爾適楊氏昆仲見而稱善強出鈔梓併請爲序無已試言讀譜之火指可呼蓋向來推尊先生者論其有傳道衛道之功而未

文獻序

卷三

楊文靖公一

三

室

者鮮呂居仁作行狀謂如程伯子溫然和粹終身無疾言遠色疑于渾厚者流方新學盛行安石稱王配享于秀亦封伯從祀幾祧宣聖之席氣焰驅人黨羽徧地根深不拔勢重難返先生年幾八十臣精銷亡矣獨能言人所不敢言大破數十年錮習併正累朝來國是使非膽決智明養優力定不爲榮辱毀譽所動何以有此此固先生所以爲知道而非區區一節之士所能窺涯涘萬一也嗟乎代降禮消孔廡爲甚世之君子卽有知其非者往往上迫于制書下膠于成議亦隱忍聽之而已矣安得如龜山之闢安石一旦起而盡撤之以正人心而一道德也哉

文獻序

卷三

楊文靖公二

四

室

錢礎曰讀張子所爲文靖公補編凡學問次第師友淵源出處大端朝野功業實具備焉此序尤爲暢發將公闢邪衛正一片心腸揭出紙上可稱千秋知己

昔公明善易而不言易。夫易何可言哉。由奇偶而三之六之易。道盡矣。聖人不得已而繫詞焉。而易于是乎窮。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也。然則讀易之道何居。蓋觀易者莫若觀卦。即聖人三絕韋編。數以文言。翼以繫辭。而終之序卦。雜卦。其意已明。曰。著見於天下。夫序卦者。易之常也。雜卦者。易之變也。雜而不雜。則變而不失其常。此先儒已詳言之。獨是大過以下。卦不反對。又為雜之雜。然以互體觀之。知聖人又非偶然。而為此也。此先儒畧示其端。而未詳其義。晉江伯咨王子錯。綜參伍。勒成一書。使

又設序

卷三

周易雜卦一

王

室定本

皆坤也。此止三十卦之緯。卦也。咸。遯。同人。革。之皆小畜也。恒。大壯。大有。鼎。之皆履也。渙。節。中。孚。坎。之皆小過也。蹇。家人。漸。之皆既濟也。解。睽。歸。妹。之皆未濟也。否。之蠱也。泰。之隨也。小過。豐。旅。離。之皆中孚也。小畜。需。之皆革也。履。訟。之皆鼎也。大過。姤。夬。之皆乾也。頤。之坤也。既未濟。則又自緯者也。此下三十四卦之緯。卦也。參之亦得十六卦。而乾坤既未濟。皆得自緯。錯綜諸卦。與先天圖適相當然。後知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無所往而不在也。此可與王子之論相發明矣。且夫緯大過以下者。純乎乾坤。既未濟。故斷取八卦。終焉。雜以六十四卦者。緯以十六緯。以十六者。終以八。終以八者。終以四。此所謂雜而不失其正者乎。然又于夫三致意者。何純乾者。堯舜之世。困之柔掩剛者。桀紂幽厲之世。夬之剛決柔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則常為堯舜之世。此上終困而下終夬。非夫不能為純乾也。王子之書。其為功于天下後世。豈不偉哉。余故曰。觀易者。莫若觀卦。今而後。易可言矣。錢璣曰。曰。觀易者。莫若觀卦。此讀易妙訣也。然非名世易理。精深安得言之。鑿鑿如此。此文出。應令輔嗣。避席公明。徹座。

又設序

卷三

周易雜卦二

王

室定本

六經書易最古易初畫卦而已惟書始有文辭典謨訓誥言治
言○道○之○祖○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凡○百○篇○皆○遭○秦○火○漢○興○書○之
所○出○非○一○時○所○得○非○一○手○參○互○考○定○為○五○十○八○篇○唐○天○寶○間○衛
恒○改○古○文○從○今○文○即○今○所○傳○定○本○也○或○云○漢○儒○未○見○真○古○文○雜
引○張○霸○偽○書○又○司○馬○溫○公○詩○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
尚○存○攷○逸○書○百○篇○徐○福○傳○海○外○時○秦○始○皇○二○十○八○年○也○至○三○十
四○年○始○焚○書○至○今○說○書○者○不○能○無○疑○信○異○同○之○議○矣○孟○子○曰○盡
信○書○不○如○無○書○取○武○成○為○證○在○書○未○焚○之○前○且○然○况○其○後○然○者
文○沒○序○
卷○三○
尚○書○古○存○一○
充○
十○卷○本○
平○陸○象○山○曰○學○苟○知○道○六○經○皆○為○我○註○脚○亦○謂○學○之○必○求○於○心
而○已○朱○子○晚○欲○註○書○以○屬○蔡○元○定○九○峯○得○洪○範○之○數○未○及○論○著
曰○成○吾○書○者○沈○也○自○書○經○大○全○布○在○學○宮○獨○重○蔡○氏○註○議○者○遂
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窮○經○而○經○絕○然○亦○非○通○論○也○漢○儒○專
門○之○學○累○數○十○代○治○一○經○不○他○涉○好○古○敏○求○博○聞○強○識○推○習○尚
書○者○治○河○多○有○成○效○所○云○疏○通○知○遠○而○不○誣○者○庶○幾○近○之○何○可
盡○誣○也○先○民○謂○漢○儒○解○經○詳○于○博○物○朱○儒○未○漢○儒○之○華○而○歸○于
實○此○平○心○之○論○也○金○沙○舊○有○王○氏○曰○記○大○約○祖○東○萊○書○說○蔣○中
完○先○生○東○萊○群○書○而○折○衷○焉○通○漢○儒○之○博○文○集○宋○儒○之○約○理○矣

然○載○于○道○德○性○命○之○旨○然○然○見○諸○天○官○地○理○禮○樂○刑○政○之○具○正
而○不○迂○奇○而○不○鑿○辟○而○無○餘○約○而○無○闕○續○輯○殘○誤○之○餘○闕○遂○古
開○闢○之○道○廣○大○精○微○簡○易○明○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知○經
天○緯○地○之○文○者○烏○足○語○此○豈○徒○矜○註○書○者○後○出○益○勝○已○哉○今○嗣
虎○臣○授○不○肖○書○因○屬○為○序○肯○黃○山○谷○有○言○明○允○公○之○文○章○如○天
地○之○有○元○氣○萬○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藻○繪○哉○今○讀○是
集○高○才○者○洞○逸○幽○鈍○者○惺○悟○是○所○謂○萬○物○資○之○而○春○者○余○何○能
贊○一○辭○獨○感○朱○景○濂○先○生○之○言○孔○子○天○之○孝○子○也○朱○子○孔○子○之
孝○子○也○虎○臣○家○學○淵○源○繼○志○述○事○豈○惟○中○完○先○生○之○達○孝○是○稱
文○沒○序○
卷○三○
尚○書○古○存○二○
充○
十○卷○本○
惟○而○上○之○以○承○朱○子○得○傳○之○緒○蓋○誠○孔○朱○之○孝○子○也○故○曰○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其○紹○庭○作○述○之○際○又○非○書○說○所○能○盡○也
泰○燈○巖○曰○其○詞○溫○柔○敦○厚○其○說○廣○博○易○良○其○理○潔○靜○精○微○作
說○書○序○而○兼○深○於○易○詩○樂○之○教○真○包○括○六○經○之○文
錢○礎○日○曰○歷○叙○書○之○源○流○而○要○歸○之○漢○儒○博○文○宋○儒○約○理○二
言○是○善○讀○尚○書○語○即○善○讀○中○完○蔣○氏○尚○書○語○也○其○間○搜○玄○剔
秘○開○幽○抉○微○直○發○孔○壁○所○未○有○此○真○異○書○亭○王○語○余○云○谷○一
先○生○視○學○三○泰○倡○道○關○中○書○院○首○尊○橫○渠○做○白○鹿○洞○規○人○稱
關○西○夫○子○著○作○甚○富○有○繩○水○堂○集○皆○羽○翼○六○經○之○文○類○以○刪



禮經鴻寶序

卷三

國家以經義取士而曲臺之學較爲浩博。原夫大小二戴其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先儒之爲義疏者南人則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則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尤顯于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至有明訓正經術治禮之家以陳澹集說爲斷而經義始歸于一我朝因之不易顧篇帙繁多非爲學強記者不能精于其說故習者恒鮮惟淮上之山陽家誦戶習獨得其傳賦臣楊君淮陰之碩學曲臺之宗工也。丁酉舉于鄉世祖皇帝臨軒親試經義詩賦榮翰立成左右侍從皆屬目驚歎天子親擢以冠戴經辛丑成進士秉鐸松郡其倡明學術表率士類如文定之在蘇湖分校浙閩所拔皆知名士號爲得人近者于課士之暇尋理舊業出其所集擬題鴻寶一書示予先註後解條貫詳明誠制苑之津梁也夫禮家之說至爲煩瑣如月令爲呂不韋所修王制則漢文時博士所錄童而習之華首而不得其要領者比比是矣孔穎達有言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今觀是書繁者可使之簡難者可使之易如張茂先建章之圖千門萬戶可數于指如費長房縮地之法千里萬

里可親于目前其有功于後學也豈不鉅哉吾聞人懷盈尺則
和氏不貴言物以希有為珍也是以中郎珍秘于蘭衡許慈爭
閱于書籍今君不私其寶而與天下共之甚盛心也學者能沉
潛反覆以求其用心之所在而無為買憤還珠之見焉則可矣
錢從日日出臺卷帙浩繁揣摩非易鴻寶一書美備詳明其
有功于後學多矣得魯公為之表章大義昭然應與二戴王
鄭諸家並不朽

序 卷三 禮經二 十卷草

春秋孔義序 高世泰
六經皆聖人之書也雖狀未可槩也書之云書遠稽也詩之云
詩廣稽也禮云禮樂云樂雜出漢博士若公孫制氏輩而未可
準也獨十翼研於觀象五例發自特書兩者又皆宗國之守藏
即晉籍父齊南史罔與因焉故韓起聘魯觀書太史見易象與
魯春秋有周禮在魯之歎孔子起而暢厥大旨則望義知歸非
孔子安以哉後世學者奉古之心終不勝好異之心迺是意見
橫生義理巧出大圭呂氏以為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而
春秋為尤甚將去其甚奈何在引之乎近爾引之乎近者何也
文潏序 卷三 春秋孔義一 十卷草
公穀近乎文定左氏近乎公穀孔子近乎左氏也此我伯父忠
憲公有周易孔義之書不巳而有春秋孔義之書也伯父生平
性廉節介疾惡如仇然宅衷寬易不為溪礫可喜之論故權衡
四傳悉稟尼山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也經有傳無者不敢疑
也其文簡其意嚴有嚴正之義焉有忠恕之仁焉有闕疑之慎
焉如書牧不書督曰削之也賊也首止不序曰不信不敢加尊
也威之圖也曰先夏國兵父不子不可訓也桃園之甲曰盾也
非穿也何嚴正以斷乎如謀弑逆者端生也曷係之公子也曰
左氏之記事或謬也州蒲之執傳曰書也曰非書也晉也買之

秋歐陽辨三傳日信也日非信也誤也何忠恕以施乎莖我小
君文姜日從夫謚禮也○不桓而文者何也○諸人派鄭傳曰○莖子
後鄭也○派鄭者○鄭以莖非莖也○日莖人派鄭者何也○尹氏卿也
伯父不可也○日伯也○或字非爵也○西狩獲麟或曰感麟而作也
或曰因感而發也○或曰文成慶見也○日感之始成○或可也○感之
始作○或不可也○何慎疑而不証乎且伯父之守正罔撓居敬勿
欺○所謂君子之於春秋○淑身而已其訓人也以身也言也乎哉
仍顏以孔義者何也○欲誦法孔子者○不朱為聖人之徒也○世泰
久悼遺音記○趙揚○藕沐能而儼海泰先生倡明辨絕嘉與來茲
東藏序 卷三 春秋孔義二 計筆草 室定本

俱經教之漸淪○志末學之放失○既捐貨板周易孔義復續板春
秋孔義○伯父有志得先生而言益章語曰○流水揚於峻渠○善言
揚於義士○先生之謂歟○自兩義明而六經之義無不明○若先生
者○功表前人惠敷後學豈私我伯父哉○如泰之感而欲涕也○固
私也○

錢礎日○日忠憲公一生學問全從春秋中來○故吁孔義一書
獨有心得○葉旂先生序之不特發公所已言○并公不言之旨
一一拈出○春秋大義千古為罕○此書傳此序亦傳○

左氏春秋集說序

朱鶴齡

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于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哉
則凡例之說為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賡趙以
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魯孟
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
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
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
也○而陳洩冶蔡公子焚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襲子孫子
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麇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
為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
矣○卿卒必記日月○公室必告于廟○益師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
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
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
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午○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嗚呼夫子作春秋
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一家之說耳○自
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間○戰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畧
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于一槩就○史法言之○尚無一成之例○而
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

東藏序

卷三

左氏春秋一

序

計筆草

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近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內中國計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者吾猶進之予之純乎惡者吾亟退之奪之是也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強則細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細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細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于獎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蓋皆隨世變而為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

文獻序 卷三 左氏春秋二 定本

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為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如是刻覈若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耶吾故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為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故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與旨相為發明而近世儒者者論乃欲盡舉諸例而廢之其亦固而不可通也已余為此書主以左氏傳取杜注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參互權衡槩凡數易疾

疾寒暑腕不停書雖未知于聖人之志與義若何而古今諸綱支離膠固之說刊剝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助庶幾于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

徐健菴曰讀書自具隻眼不為諸說所蔽于此見長孺經學之深

錢礎曰曰凡例變例在左氏原無此說不過杜元凱擬議之辭耳林堯叟從而附會之其說遂牢不可破得長孺為之辨明千古疑障消矣又窮究到春秋所以作處源源委委條理井然得以經解經之法其此學識方可與言左氏春秋

文獻序 卷三 左氏春秋三 定本

山曉閣左國選序

孫瑞

六籍中易詩書皆經聖人之手而繼易詩書而作者春秋也。是故有春秋而聖人之志明文字之極定蓋文章本乎教化形乎治亂教化發乎性情治亂由乎理義非徒以文而已也。藝成而下文學抑於四科而春秋既成游夏不能措一辭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乃知因魯史而有春秋聖人所謂述而不作也。左氏公穀皆以述爲作得聖人之意者也。春秋之文夫子所修而三傳頗有異同或三子各以意增損者有之矣漢承秦火以後所編本經但從三傳中取出而各之耳。

文段序

卷三

山曉閣一

光

堂定本

朱子曰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左氏公穀得個源流只是漸漸傳外劉子駿亦曰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聖人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詳畧不同也是故左氏固非二傳比也公羊高穀梁赤皆爲子夏門人而其後乃有魯學齊學之別漢興崇經術業左氏者有賈誼劉歆鄭衆之屬故得立學宮自胡毋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與申公蔡千秋之學盛而穀梁起紛紛異論各承一授皆公穀者指左氏之失喜左氏者譏兩家之取故攻其短左之失誣公之失亂穀之失鑿而考其實則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

此三家之長豈可泯哉左氏明識高文雅思未盡故復成國語

雖不主於經號爲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幽闡微實與經藝表裏大求聖人之道者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者在明聖人之法今合三傳而讀之微詞與義昭如日月凡所以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聖人持世之大權大法無不畢顯迨夫編年變而經義散傳經意者家家以爲商僣執史筆者人人以爲遷固親晉以降無論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弘綱正典暗而不宣如唐蕭劉韓柳諸家所論可爲浩歎矣顧名臣大將好觀左氏傳賈逵且月讀一過而漢唐以來文章鉅公往往多所師法焉至如柳柳州文學國語而又著非國語六十餘章文人反攻豈可盡信耶東京何休墨守公羊而

文段序

卷三

山曉閣二

升

堂定本

又若左氏膏肓穀梁廢疾諸書指釋甚詳更多新義倘後世史家有董狐南史其人者執簡以往有朱紫陽其人者網依經目依左是非既明經義自著又何俟復加鍼砭且流爲誹議哉錢礎曰曰議論純雅粹然儒者之言讀此文而經學史學皆有所折衷矣後升立言之正如此此其書所以傳也

魏伯樞先生知統錄後序

錢肅淵

聖學之有知統也。自孟氏言之。而知統一振。至於今三千年矣。有魏先生出。而知統於是乎大發。蓋孟氏之言知統也。始堯舜終孔子。既窮源而竟委矣。先生則直窮其源中之源。竟其委中之委。始伏羲繼神農繼黃帝。自堯舜以下。莫易焉。其間於文王而繼之。周公於孔子而繼之。顏曾思於孟之後。繼之以周程張朱。而以許衡薛瑄終此。皆知統之源委。而先生發之者也。要其所以發之者。豈無意也。孟氏始堯舜則言統之盛。先生始伏羲則言統之開。是孟氏窮其源。先生則窮其源中源也。孟氏於文王但言太公望散宜生。而不言周公。周公兼三王者也。不可徒以文之統言也。先生於文王則兼言周公。周公成文德者也。文之統固公之統也。是孟氏竟其委。先生則竟其委中委也。孟氏於孔子不言顏曾思。先生於孔子言顏曾思而後及於孟孟氏以孔子之統私之已。先生則以孔子之統公之。顏曾思孟也是孟氏竟其委。先生則又竟其委中委也。至周程張朱而委自此而大至許薛而委自此而遠矣。噫嘻。先生之於知統。其源委如是。先生之功。豈在孟氏下哉。或曰。先生言伏羲神農黃帝而不所以為妙。及少昊顓頊帝嚳者何也。曰。緊辭有之矣。包犧氏沒。神農氏作。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易不以統。予三君故先生亦不以統。予三君也。或曰。堯生言文王而不及武王者何也。曰。堯生言矣。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文繫文。不以文繫武者。不以其武王也。故先生亦不言之也。或曰。孔孟以後。荀揚無足取。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皆有道者也。先生何不以統言之也。曰。仲舒明道而溺於災異。王通於道自有見。然學未離門戶。故不出垣牆。韓愈文足起衰。終不免文士浮華之習。則皆不可謂之統。蓋曰。宋迄時周邵。程及張朱。六君子並列於也。先生仰承以統。而邵而獨得周程張朱也。曰。邵言數。周程張朱則言理。專言先天之學。周程張朱則兼言後天之學。邵得其偏。周程張朱得其全。故有予有不予也。或曰。陸象山朱晦菴亦世所重傳者。先生何不統予陸而獨予朱也。曰。陸之功尊德性。居多。朱之功道問學。居多。陸主乎虛。朱主乎實。故有予有不予也。或曰。元吳澄志聖賢之學。校定五經。非不精且密也。先生不以統予。果而獨予許何也。曰。吳之見狹。許之見廣也。或曰。明之吳與弼陳憲章。得伊洛之傳矣。先生亦不以統予吳與陳而獨予薛何也。曰。吳於石亭稱門下士。陳以薦召至京。受官遂去。於山處之。義未嘗也。薛則不見三陽。不附闢振。不應石亭。請勒其光。明卓。

華爲何如也。或又曰：薛瑄教人以復性爲主，王守仁之致良知，亦以反求心性爲主。先生何予薛而不予王也？曰：其說與程朱稍殊。先生猶以其見道未真，流於虛浮爲病，故不以統予王而獨以統予薛。夫統不可榮以相予也。統固有其源，有其委，自伏羲而下，許薛以上，皆得謂之知統。外此者，不得而與焉。先生之於知統，也不亦嚴乎？至於許薛之後，斷推吾鄉顧端文高忠憲兩公。在先生已心許之矣。其曰侯後之君子者，謙詞也。此又先生之意也。

文獻序

卷三

魏柏鄉三

三

計降唐室定唐

曾庭聞曰：柏鄉先生意沛楚語，固無不委曲詳盡，卽意外之語亦無不周匝圓融。此真布帛菽粟之文，亦真天經地義之文。今人不講此道久矣，栢鄉倡之於上，礎日倡之於下，暗室一燈，千載如晝，豈非斯道之幸耶？

董方南曰：栢鄉先生爲理學宗主，一見吾師此文，遂推爲正學。歎爲知己，真有針芥相投之妙。先生固虛懷，亦由吾師見道精深，故言言契合如此。鄒魯干城，詎不信然。

詩序言言自序

錢肅潤

聖門可與言詩者，二：一曰子夏，一曰子貢。而子夏則以詩序傳于後世，云昔者子夏受業于孔子，讀詩子問曰：爾亦何大乎？詩也。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乎若日月，燦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他日問詩至堂弟君子民之父母，子以達禮樂之原，致五至行三無告之通，蹶然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于是受詩于孔子，作詩序。子夏因以客詩著聞，或曰：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或曰：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加潤色，一似詩序非盡出于子夏者，或又曰：古本韓文有議詩序一篇，謂子夏不序詩，知不及一也，暴揚中菁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一似子夏爲不序詩者，君子曰：皆非也。此必子夏序之而後之毛公衛宏羣師其說耳。其實子夏作也。至于三不序詩之議，妄矣。孔子親許子夏可與言詩，猶云知不及乎哉？且子頑宜姜中菁之私，生子五人，二爲諸侯，昭昭在人耳目，定是春秋所不道孔子既取之于國風，而子夏反爲之諱乎？若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是爲史官懼人禍天刑

文獻序

卷三

詩序言言一

室定唐

之說也。豈齊南史晉董狐之筆乎。夫子夏親見孔子刪詩。謂論最悉。故其為序也。最精。而又能善會古人作詩之意。如考樂章。皆賢者隱處之詩。然賢者所以隱。以國君不能用也。故斥曰。刺莊公也。晨風三章。皆思君子之辭。然君子所以見思。以國君之廢棄之也。故序曰。刺棄其賢臣也。又如雞鳴序。以為刺不說德也。而篇中但言德之當說。還刺荒也。襄公好獵。國人化之。而篇中但稱其善獵。至將仲子。蔓草。褰裳。風雨。同車。簪。今諸篇列國名。卿賦詩。燕享。皆見美而不疑。朱子概以為淫奔之詩。不幾失古人之意乎。子夏序之。或以為刺莊公。或以為刺忽。或以為思遇時。或以為思見正。或以為思君子。其必有道矣。且子夏生春秋時。于叔向。趙孟。韓起之徒。相去未遠。豈若朱子者。于千百世以下。而逆料千百世以上事乎。則其言詩也。果曉得而曉失乎。顧朱子雖于詩序多微辭。而猶以其所從來遠。其間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似亦未盡非子夏言詩之意者。然則子夏之言。詩豈不信乎。可據哉。余是書一本。子夏言詩之意。子夏之所已言者。余言之。子夏之所欲言。而余盡言者。余亦言之。子夏復起。其將詩我言乎。書成名之曰。言言。蓋言子夏之言也。若夫子貢亦可與

文選序 卷三 詩序言言二 其

言詩者。子貢不自言。詩後之人。偽為子貢詩傳。而以申公為詩說。體類詩序。惟篇大小異。且于詩有所闕。復有所別。出其言多穿鑿支離。與夫影借牽合之語。則吾不敢言之已。丁菴園曰。言詩之家。麗析穿鑿。如申培。韓嬰。毛鄭。悉屬徒守其說。不窮乎本。是詩之亡。不善說詩者亡之也。予向于朱此。鄒廣序。曾暢言之。今讀礎日。作推尊。士氏獨見本領。蓋子夏親炙尼山。同堂商確。是與小儒詹詹。破道害義者。相法何啻萬里。此真羽翼六經之文。董方南曰。言詩難矣。信言詩者。尤難。必有上下千古之學。而復有上下千古之識。以發之。乃能融會貫通。証據精確。如此也。豈徒匡鼎說詩。令人解頤而已耶。張弘遠曰。左傳垂隴賦詩。伯有賦鵲之奔奔。子太叔賦野有蔓草。二詩皆集註所謂淫奔之詩也。然趙孟一褒一貶。絕相逕庭。意詩中婉如清揚。亦古人以美人為君子之意。况風雨木瓜。並未及男女之事。何得繫目為風。好色乎。先生宗小序。立觀自是。稟經鑄式。酌雅定模。之論言多。

文選序 卷三 詩序言言三 其

文淵初編卷四

錫山錢肅潤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嚴

訂正

吳江董 周方南

方輿紀要序

熊開元

昔司馬子長好遊足徧天下宗少文好遊不出戶庭俱善遊者也宛溪景范氏負奇材具大略劉覽古今積其年力成方輿一書取材富考覈精不出戶庭周知天下視少文壁上下五等相去何啻倍蓰共筆勢縱橫又如子長文得斯歷探益滋

文淵序 卷四

全定本

與奔放靡極宛溪洵善遊哉余楚人習聞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嘗欲借籌三楚及今崇邑知海外一區為三吳保障再令松陵知江南水利在導三江而東江已非其故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籌一室出入二十一史縱橫千八百國凡形勢之險阨道里之近遙山水之源委稱名之舛錯正其訛核其實芟其蔓振其綱宛溪未嘗足徧天下乃淹博若此哉古來博物推張華多聞推弘景乃弘景考沙苑不詳張華談鴻溝不備他若山海水經之書郭璞道元之註杜佑目為詭誕為迂謬蓋文承有餘而摭實不足也宛溪不徵奇不採異網

羅放失于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使其展籌運策伏波聚米弘策畫圖抑何多讓乃落落寡諧人難衣食日擁是書快遊一過雖千乘之尊猶頓之富不易此或者謂地非身履不足取信如曹孟德攻張魯聽降人言以陽平城下南北遙遠不可守及至其地不如所聞意阻欲還此其驗也然而地非身履可以遙斷如宋劉敬使遠遼人導之自古北至柳河迴環千里倣日自松亭趨柳河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原遠人駭愧由此言之何用身履哉必俟身履而知即如劉輿密視水陸形勢記之亦一隅智耳使讀宛溪書不煩舟車不曠日月健戶而窺可以得天下之全形亦可以知一方之險易彼宗少文區區壁上觀何足數即子長東登泰山南探禹穴徒重疊其足安得謂善遊哉若宛溪者洵善遊者也

文淵序

卷四

方輿二

全定本

徐健庵曰宛溪紀要一書博而能通簡而能括總由讀書多識見廣故談天下情形若聚米若畫圖詳晰無遺耳今讀嘉魚文益信

錢礎日曰顧子不出戶庭周知天下其遊當在宗少文司馬子長上先生以為善遊遊誠善矣世之言遊者慎勿以臥遊一圖作枕秘而足跡偶過一二處遂謂曾探禹穴之藏也

四川總志序

蔡毓榮

皇上御宇十有一載。武功既成。文德斯洽。爰命閣臣請。聲。備。一。統志。詔下督撫諸臣。脩各省通志。以進。而蜀志適以是時告成。攸達於御也。於諸省最先。臣惟蜀自羸秦伐山。通道雖立。郡置守。迹類羈縻。迨李冰守蜀。鑿江壅野。引水灌田。而蜀始號陸海。漢文景間。文黨治郡。乃立文學。選其俊。又詣博士。受經。還以教授。而蜀始比于齊魯。此蜀地富教之所由興也。哀平之際。蜀士如林。束帛璽書。交馳梁益。漢徵八士。蜀有四焉。所謂盛矣。沿及三國。諸葛亮以王佐之才。立綱陳紀。開誠布公。故地則偏隅。名爲正統。唐自明皇幸蜀。置尹比于二京。自是而後。蜀之百工技巧。甲于天下。世有揚一益二之稱。迄于五季。僭竊相仍。華靡不敗。宋有吳曦之亂。明有楊奢之擾。螳臂怒蛙。非時剪滅。若乃荼毒凶殘。民無噍類。鋒刃所向。天地淪胥。未有如明季寇禍之酷者也。洪惟我世祖章皇帝。剪除巨寇。混一寰區。十有六載。而蠶叢始闢。維時西山一隅。毗連豎竈。猶爲秦楚蜀遺逃藪。我皇上天威赫怒。命將徂征。哀荆之旅。采人其阻。蜀以勁兵擊其右。擒渠掃穴。克奏蕩平。上功幕府。蜀居首焉。于是大告武威。與民休息。省刑薄賦。遐邇一體。念蜀民之重困。屢飭所司。勞來安

文設序

卷四

四川總志一

王

十卷本

文設序

卷四

四川總志二

六

十卷本

集。鑒此子遺。車路藍縷。雖主守承其版章。而風氣無殊。草昧生聚之計。已踰十年。富教之事。責在臣等。緬惟開元始置。劍南節度。其後遂爲大臣迴翔之地。韋臯治蜀二十年。功名彪炳。願欲兼兩川。節鉞而不可得。臣以樛材。謬膺重寄。忤忤焉。負乘是愆。客春奉命入蜀。邇三峽。渡瞿塘。自夔門抵巴渝。舍舟而騎。達於成都。既而由漢嘉戎瀘。下渝州。以歸楚。殆已暨乎蜀之三方矣。所至進其遺民。而拊循之。進其長吏。而戒勵之。時僅半載。每懷靡及。富民之術。前愧於李冰。教士之方。後慚於文黨。臣身在楚。臣心無日不在蜀也。臣竊謂今日之蜀。與昔諸葛亮初說昭烈。據有利益。及入蜀之後。吳襲江陵。而蜀不能援。雖有上庸之師。無救麥城之敗。則以楚蜀之勢分也。方今四海一家。萬里衽席。而况岷峨江漢。勢若率然。是以西山數載之遺寇。分道仰攻。而未下。合楚蜀之力。一舉而克之。則一統之異。于偏方也。撫斯編也。鑑往事而循厥職。思所以紓九重西顧之憂。襄太平右文之盛者。惟以澹泊寧靜。爲治蜀之本。以維州失策。爲籌邊之戒。而以聯絡楚蜀。爲安內攘外之長策。勅臣之所不敢即安。而不敢不勉者也。蜀志脩於明楊慎諸人。後凡再脩。兵燹之後。僅有存者。類多闕文。前撫臣德地脩飾之。今撫臣森潤色之。而纂

泉諸臣皆有討論之職。區不敏。藉手以對揚休命。實厚幸矣。敢
屬言簡端以識歲月云。

錢礎曰。日讀此序。備見先生治蜀大作用。李冰富民文翁教
士。實兼有之。而殫力盡瘁。百計經營。則惟忠武侯近之矣。篇
中俯仰。今昔備方。一統較量。分明畫地。爲圖聚米。成山何足
形其博。算耶。

定興縣志序

丁思孔

洛陽張君宰定興之明年。早夜恪勤。善于其職。慨然慮文獻之
久湮。以修明爲已任。鳴琴之暇。爰取邑志而纂輯之。閱數月而
書成。乞余爲之序。余讀竟嘆曰。美哉典而核直。而有體明辨。而
多風邑。其藉是書以傳乎。嘗攷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
四方之志。歲行人採風以觀治辨。諸俗而閭閻胥族師黨正卿大
夫各有所書。以登于王。咸隸于史。云迨及東漢。南陽撰記風俗
郡縣。始自各爲志。夫述往示來。俾邑無遺善。人有觀型。此良有
司職也。定興咫尺。皇畿。雖聲名文物。斌斌有鄒魯風。而縣自金
元建置以來。迄無成書。設長吏撫循茲土。而委掌故于草莽。則
民行何自而與。觀風問俗者。將于何而考稽焉。是定邑之不可
一日無志也明矣。然郡志皆有志。而唯定獨無。則蒐羅釐訂事
繁而功倍。此修明之實難。其人也。蓋誌必綜古今。該名實。訂覈
驗識。可以觀學。褒貶必真。臧否以之。義例燦焉。可以觀政。建通
信遠。繼懲昭勸。有類于史。可以觀世。苟非湛深乎經術。恢擴乎
才猷者。未易勝任。而愉快也。乃余攷定邑一志。稿凡幾易。而人
輒數更。或修矣。而業仍未竟。或竟矣。而書不果梓。豈非難其人
尤難其會歟。今張君之爲是舉也。無因循無草率。與定之士大

夫網羅舊聞○搜求遺逸○以資爲筆削○使事無遺○古文絕繁稱而一邑之中○上下數百年○人物事蹟○興廢得失之故○展卷瞭如指掌○則是書也○所以補從前之缺典○而備今日一統之採輯者○于

是乎在○寧僅一邑藉是以傳也哉○錢礎曰○江淹謂修史之難○無出于志○鄭樵亦云○志者憲章所在○必老于典○故然後能爲先生所爲○湛深經術○慨擴才猷者○其是在乎○定興係京畿近地○昔無志○今有志○且得先生爲之序○洵堪潤色○鴻業爲邦國光矣○

序

卷四

定興縣志二

十卷

登封縣志序

耿介

古者列爵分土○諸國皆有志○考之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志者史之流也○迨封建廢而郡邑興○今之邑○卽古諸侯之國○今之邑志○卽古國之史也○登志○徇自明季○葛曆間○燕公微韋○屢經兵火○散失無存○國朝定鼎○三韓張公祥如○購求遺文○僅得半藁○纂續成書○復閱三十年所矣○今長洲牖如張公來蒞茲邑○會當閭閻困敝之餘○兼以飢饉洊臻○詢問疾苦○洗滌煩苛○茹藥飲水○以拊摩輿咻之未幾○政成民和○每自公餘○暇手不停披○凡書史所稱德禮之化○循良之規○可施之今日者○靡不坐言起行○一日慨然曰○政令條教○補偏救敝○一時事也○邑乘之設○以述往鏡來○備觀感而寓勸戒○非一時事也○修輯之役○庸可緩諸於是○謀之邑薦紳大夫○而與焦文學錫三○取舊志刪繁截蕪○旁搜博采○遠稽近收○勒成一家之言○爲綱凡十○爲目五十○有九體裁謹嚴○經緯綿密○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辨而不譁○詳而有要○余取而讀之○而竊窺我公之用意○蓋深且遠也○於山川風土人物之中○獨詳職官○自唐宋以來○治行表表者○不啻著蔡奉之○卽至一節之善○亦不憚特書細書○其故何哉○豈不以長吏奉天子命○分符百里○此百里之內○人才盛衰○風俗淳薄○土田荒闕○賦稅輕重○物產息

文設序

卷四

登封二

十卷

耗○皆○係○於○政○治○之○得○失○歟○夫○政○治○何○以○得○前○人○之○可○觀○法○者○是○
也○政○治○何○以○失○前○人○之○可○鑒○戒○者○是○也○雖○然○得○失○在○心○不○在○事○
也○公○之○心○一○念○慈○祥○直○通○貫○于○胞○民○與○物○故○能○治○邑○如○家○視○百○
姓○如○子○殷○殷○懇○懇○惟○教○養○二○字○于○民○間○水○旱○災○疫○疾○痛○痾○癘○
獨○鰥○寡○之○情○以○及○明○桑○樹○畜○黨○塾○結○誦○孝○友○嫗○睦○之○事○推○而○至○
徹○桑○綱○戶○烹○葵○食○鬱○采○茶○薪○樗○之○微○無○不○迴○環○於○精○神○念○慮○而○
夙○興○夜○寐○務○扶○植○安○全○而○後○已○其○大○者○尤○在○修○理○學○官○與○復○書○
院○日○借○多○士○講○求○身○心○性○命○之○旨○使○洛○學○淵○源○賴○以○不○墜○今○以○
其○行○事○質○之○誌○書○所○紀○載○凡○前○人○所○為○得○公○皆○兼○而○有○之○公○之○

又漢序

卷四

登封二

十峯草

所○為○得○則○前○人○不○能○兼○之○者○也○是○何○也○政○有○本○有○末○不○得○其○本○
則○取○良○法○美○意○日○補○苴○而○不○足○得○其○本○則○其○舉○斯○加○彼○一○運○量○
而○有○餘○然○則○讀○是○書○者○欲○求○公○之○政○當○先○識○公○之○心○得○其○心○而○
政○可○幾○也○由○是○人○才○日○盛○風○俗○日○淳○土○田○日○闢○賦○稅○日○輕○物○產○
日○息○樂○只○豈○弟○之○遺○淪○於○干○蒿○高○箕○穎○之○間○粗○豆○而○尸○祝○之○將○
我○之○觀○法○乎○前○人○者○轉○而○為○後○人○之○觀○法○矣○此○我○公○修○志○獨○詳○
于○職○官○未○盡○之○蘊○余○故○表○而○出○之○以○俟○後○之○君○子○有○志○于○治○者○
錢○礎○日○日○修○志○獨○詳○職○官○自○具○卓○識○此○文○將○勸○善○興○化○尙○文○
勵○俗○之○意○一○一○傳○出○不○特○登○封○生○色○于○張○公○並○足○于○古○矣○

交城縣誌序

周弘

國○家○以○實○學○軌○天○下○士○章○掖○而○簪○組○者○莫○不○翕○然○向○風○文○章○之○
士○出○經○濟○之○才○亦○出○坐○而○言○起○而○能○行○斷○不○爽○也○康○熙○已○酉○秋○
余○奉○命○典○山○西○試○欲○持○此○論○列○晉○才○而○新○安○趙○君○天○羽○時○令○
交○以○分○校○同○闈○事○方○就○席○即○執○卷○前○日○文○章○之○與○經○濟○猶○與○之○
有○衡○輻○去○衡○罔○以○肅○觀○瞻○去○輻○罔○以○資○運○用○若○畧○經○濟○而○惟○文○
章○是○崇○剝○剝○割○裂○狹○陋○庸○虛○於○家○國○天○下○亦○烏○乎○賴○之○今○誠○觀○
其○立○言○之○先○具○有○精○意○推○陳○吐○秀○氣○骨○琤○然○雖○為○文○章○實○經○濟○
券○予○聞○其○言○擊○節○稱○善○及○撤○棘○後○知○所○拔○士○果○多○夙○抱○益○信○文○

又敘序

卷四

交城一

十峯草

章○有○神○哉○天○羽○分○校○春○秋○記○二○百○四○十○餘○年○七○十○二○國○之○
事○而○晉○自○踐○土○會○盟○以○後○富○強○甲○中○國○臣○王○定○霸○之○佐○實○生○其○
間○其○山○川○之○靈○淑○人○物○之○魁○奇○傳○諸○記○載○可○考○而○盛○衰○治○亂○與○
廢○之○故○歷○千○百○年○隨○時○改○易○天○羽○分○校○一○經○能○得○士○于○摸○索○之○
中○豈○分○治○一○方○不○能○攬○秀○于○輿○圖○之○內○且○交○固○晉○地○也○太○原○嚴○
邑○接○壤○都○會○地○瘠○而○人○驚○夙○稱○難○治○今○皆○熙○熙○于○桑○麻○絃○誦○中○
非○天○羽○功○不○致○是○而○天○羽○且○以○放○衙○之○暇○高○吟○酬○倡○于○王○山○卦○
岳○間○其○于○經○濟○中○更○以○文○章○見○若○此○及○予○既○還○京○師○天○羽○以○書○
來○曰○交○故○有○邑○誌○多○缺○畧○吾○校○而○新○之○首○之○以○星○羅○雲○物○迄○于○

地○露○人○傑○物○產○一○風○泰○酌○詳○訂○積○二○年○始○成○今○方○在○剖○剝○謹○先○
述○其○畧○求○先○生○一○言○爲○之○弁○命○應○之○曰○以○君○之○文○章○見○之○于○經○
濟○用○君○之○經○濟○傳○之○以○文○章○豈○一○交○足○以○竟○其○治○豈○一○誌○足○以○
竟○其○治○交○者○而○始○于○交○焉○試○之○于○交○之○誌○焉○見○之○必○能○兼○丘○明○
公○穀○之○長○而○得○春○秋○之○大○意○矣○他○日○鴻○文○鉅○業○彪○炳○天○下○者○應○
卽○自○此○誌○交○始○夫○交○誌○余○未○見○其○全○帙○也○而○卽○信○文○章○經○濟○合○
而○有○用○如○是○者○以○天○羽○之○所○持○以○校○士○者○知○之○也○且○因○以○信○余○
與○天○羽○所○得○士○亦○當○不○負○斯○言○也○遂○書○以○爲○序○

錢礎曰○曰○文章經濟本非二事○此篇從經濟說到文章復從
文章序 卷四 交城二 十峰草堂定本

文章說合經濟天羽固全才非緘齋相信之深安得言之真
切如此于此見文章有神交更有道也

顧伊人虎丘山志序

天下之勝區蟠踞詭譎所稱穹谷欽崑仙靈窟窟者不可勝記
特以僻壤荒微馬跡弗至伏於灌莽之中爲蛇蟠之所枕處雖
有殊特嵒絕之質而不能以供耳目之玩柳州嘗作鉅姆潭記
謂茲丘之勝致之造鎔郭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而不可得豈非
山川之遇因其地以爲顯勝與吳郡虎丘不踰岡陵而名與嶽
瀆等至於崇臺延閣浮屠金界蒼林翠蔓參互蒙絡而油壁青
聰樓船簫板難還輟於篁陰水濫之際不可謂非山川之幸
焉予佐郡毘陵往還吳門停橈恣遊胸襟軒豁連歲視家長洲
簿牒旁午如炎烈鬱蒸每望蓮池鶴淵輒作赤脚層冰之想顧
子伊人以虎丘志屬予序予從鞅掌中寓目繙閱似聽生公說
法不覺花雨之繽紛也雖狀伊人名家之子窮採典籍其所考
訂非第以敷華藻供遊覽述樂天整渠而南行北上便於通川
紀元之建祠而雉文直道嚴於畏壘豈非吏治之津梁循良之
型范耶予不敏當盥沐而莊誦之矣

錢礎曰○曰○山志始於王仲光繼之文基聖周安期至伊人而
艾繁訂訛摭遺佚參以已見其備美實過予前人故宜有
積薪之歎也得天友先生序而此志愈不朽矣

中年縣志序

嘗論萬物師天地。天地師自然。古今治亂成敗。極則必變。變則必復。倘亦一自然之理也。予蒞牟二日。大中丞賈公檄修邑志。牟志燬於兵燹三十年矣。毀盡而後成。可謂亂極而治。可致其將變而之復之候乎。孔子言夏殷之禮。徵文考獻。古帝王有天下。未有不相師者。循厥事跡。究厥精微。徵其足不徵其不足。此所以志也。出胸中臆說。無知妄作。孔子無取焉。考牟志一脩於明正德九年。再脩於陳幼學先輩。為萬曆二十三年。三脩於天啓四年。今薦紳家無藏本。父老不能言遺事。按圖索駿。即不得。得驥得常焉。焉圖具在。乃知常也。如無焉。何哉。予滋懼矣。於是走一介秦晉之區。而又東走鄒魯。齎金幣南適吳越。北適燕求前賢承是牟者。或有是書。不啻若揭。鼓求亡子。然夫終夜有尋幽室中。微燭易見。譬無相俛。俛乎不知所之。予滋懼矣。同里徐子延壽。予自京師挈與偕來。謂予曰。昔之水火。今之水火也。披駝銅於棘中。小子任探。璣珠於領下。子大夫任時在孟夏。烈日炎威。徐子則筆。予則削。徐子討論之。予脩飾之。六閱月始成。今夫易有之。責者飾也。致飾至草盡。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積

文選序

卷四

中年縣志一

定本

序

卷四

中年縣志二

定本

陰之下。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蓋消長相因之理。然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此其時矣。大中丞公撫豫訪古。賢者之所以治豫者。治今之豫。諸典利剔弊。如何因革損益。務必講求盡善。而非郡縣志末由然。此何弄自然也哉。且夫所謂自然者。天心人事物理合焉者也。人不能與天違。物不能與人違。天不能與人物違。况牟有天地日月之祥。有山川封域之險。有人物官師之序。有禮樂誅賞有忠孝文章。而能與牟違哉。司馬遷作史記。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不得金匱石室之藏。不能成書。說諸學才識。世罕有兼者。故史才少。周禮亦史。掌邦國。志縣志所謂史也。是志成治亂成敗。剝復之理。亦祇還其自然已矣。自然天地且師之。况於人乎。予無兼才。而謂牟之志。自予作誰欺哉。惟是無疆之大曆。歸之朝廷。不朽之盛名。歸之大中丞公。藉手得不辱命。是則予區區之誠耳。若夫不忘徐子采輯功序列其名。斯又予不沒人善云。

錢礎曰。曰中年為三國股肱。邯鄲肩髀。得先生大文。傳之。歷昔年疆土煥然一新。匪直邑乘生光已也。奇思緯以精理。可作莊子內篇讀。

丁丑之冬鏞謁典銓得清邑心念知之弗明處之曷當卽晉謁
機部楊先生求邑志讀之先生曰無之此吾清三百年缺典也
蓋補其缺鏞謹受教既蒞清方值多事餉微如火郵如水災履
相繼民色如土竭屢支吾日不暇給何暇問筆墨事然長安數
語未嘗不耿耿在胸於是五年以來或晤對先哲則訪其舊或
驅車田間則謀諸野或道逢碑碣則摩其字或惠投編帙則放
其文積之既久寢以融貫辛巳之秋遂奮然舉事凡踰年而始
竣既覆閱之其中係殘守缺未能更僕卒爲未成之書嗟乎豈
不難哉大抵遺文既散藏書未出舊聞放失蒐葺不至此考掾
之難也邑中先達雖多同志然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能共事
一堂商確訂訖此諮詢之難也山巔水涯足跡未至戶闕井觀
語焉不詳此親歷之難也名法擾外思慮亂中抽隙片晷之間
思寢食之際此涉筆之難也然且爲其難而不辭者何也功
在是乎曰否黜陟繫是乎曰否然則其爲迂遠而非所急也
審矣夫以淺陋之識疎鄙之才處至難之勢舉不急之務然且
爲之而不辭者何也凡以有苦心焉有微情焉清雖彈丸實江
省要會其間山川之源流田賦之本末兵農之利弊人物之盛

文啟序

卷四

清江縣志一

十卷草

文啟序

卷四

清江縣志二

六

十卷草

哀自洪永迄今荒落過半及今不爲曰我未暇而秀之役人
此更數十百年其爲湮沒何可勝道今雖缺略統緒未能成書
倘惠邀邑之先生長者爰取而更定之以貽後之君子俾有所
折衷焉庶猶存什一千千百也是則鏞之苦心也抑聚散離合
凡人之情鏞視清猶家也視清人猶父子兄弟也一旦罷去念
我清人思之不置何以自慰庶幾手此一編相對如履其地如
見其人不猶愈于托之夢想乎是則鏞之微情也夫心所默念
與情所自致則雖以其事之甚難與非所急也而遂罷棄不爲
則固有所不可也若曰以文事飾吏治而僭竊自附于述作之
事則鏞豈敢

錢礎曰曰清江無志自先生蒞斯邑而有志志以人傳也人
生三不朽立言居一先生之德與功其見于清江者旣彰彰
矣而立言又如足此所以死而不朽也

黃山志序

徐元文

名山川志有紀始見於周禮。余按職方氏。衡華霍岱崑崙。鎮山獨豫州不載。嵩山而以雍州之華山。黃之顛。不得其解。此嘆後世志載之難據。而奇勝之湮沒於下州僻壤者多矣。山雖相傳為軒轅學道處。然靈跡詭秘。遊履罕到。至唐永真。滿禪師始結茅。靈湯泉其山之有志。則始於行明惠然師。歷宋元符紹興。明天順間。皆經修輯。而事實壘壘。錢板漫漶。今以本禪師卓錫是山之疎。砂。始發愿重葺之。綜其形勝事蹟。類為書。自甲辰至丙午。甫五年。而告成。潤序于予。予惟黃山縣。遠自梅嶺。逶迤至發之。蓮華山。綿延縣邑。至張家山而北。起伏二百里。始結為山。其見于圖經者三十六峰。中包小峯。巔以百數。蓋其高僅一千一百七十丈。而為東南諸山之冠者。以宜欽地勢積高。其平地隱起。已與天台天目兩山相埒。則黃山直踞其上。而其支龍所分北。倚九華。西拓彭蠡。南接廣信。左挾桐河。右起桐汭。以盡海。壩莫不條分脉會。朝拱羅列。而為太征。南之巨鎮。宜也。然其載籍零落。考證無自。參知歷劫以後。將復荒棄如唐以前時。而關山倡發諸神。祖也。雲心亦有不盡。民滅者公之汲汲為此。其所慮遠矣。余歷觀傳燈所錄。西竺諸

交游序

黃山志一

五

交游序

卷四

黃山志二

州

宣定本

佛多從神仙皈依大乘。是山本以軒轅得名。其煉丹上升之地。有不可得而踪跡者矣。今八公嗣斷山禪師法暢。廣崇風于此。地山之變。而為曹溪南嶽也。是容成浮丘諸列仙之所不得而爭者也。異時子或得休假歸里門。杖策來遊。與師披圖以徧尋天都石門之奇。而浴于湯泉。漱空潭以望雲氣也。又為三十六峯之間。增一勝事矣。

錢礎曰。日人知黃山為神仙窟宅。而不知佛法總持全聚乎此。得此文拈出。直放太光明。蓋作志者始。于宗門重葺者。亦惟宗門。其文不得不歸美宗風。是亦體也。

星野志序

何 黎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觀妖祥以詔救政訪序事而何氏註曰詔救政則人君知修省訪序事則人臣懷警戒夫星麗乎天而求其應於地周初蓋已尚矣乃朱子周云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何也顧以時至春秋天人漸遠於是測驗繁興代有專家余為詳考羣書立說多未定爾雅星紀斗牽牛為吳分野前漢史天文志曰吳為斗分野費直分星次斗十度至女五度為吳越分蔡邕分星次吳越分野又為斗六度至女二度皇甫謐星紀自斗一度至女七度是吳越分

而陳卓范蠡毘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其分次又皆曰揚州丹陽入斗十六度晉史天文志則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吳越分野而隋史地理志獨與之符合余竊怪謚晉人也而卓又為晉太史令專其職其說各皆與晉史不同至宋史天文志吳越當斗女之分明清類分野書斗三度至女一度為吳越分乃元史則云斗四度三十六分六十四秒外入吳越分星紀之次所言似不可謂之不悉惟唐地理志獨曰潤為星紀之分蓋合週天計之一郡不能當一度辨之在微渺間胡為紛紛差別若是班氏曰諸郡有專星潤界在吳其星分為何

文 啟 序

卷四

星野志一

廿一 十 筆 草 稿

文 啟 序

卷四

星野志二

廿三 十 筆 草 稿

度大為何當必有能辨之者特為備載諸說以俟占天之學賀天山曰余頗好言天官家諸說獨于九州分野之辨不能無疑此序詳考前史極是綱密結云備載諸說以俟占天之學最得立言之體

宗子發曰讀此文五代史司天考序不得備美錢礎曰曰考據星占博而能辨此序出而占天之學有歸矣其曰俟占天之學者謙也

曆法通考自序

梅文鼎

梅子輯曆法通考既成而歎心之神明無有窮盡雖以天之高星辰之遠有遲之數千百年始見端倪而人輒知之輒有新法以迫其變故世逾降曆逾以密而要其大法則定于唐虞之時今夫曆所步有四日恒星日日日月五星治曆之具有三日筭數日圖象日測驗之器由是三者以得前四者雖離臆臆盈縮交傾遲留伏逆掩犯之度古今作曆者七十餘家疎密代殊制作各異其法具在可考而知然大約三者盡之矣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曆者筭數也象者圖文設序卷四曆法一三千零年也渾象也璇璣玉衡測驗之器也故曰定于唐虞之世也然曆之最難知者有二其一里差其一歲差是二差者有微有著非積差而著雖聖人不能知而非其距之甚遠則差甚微非目力所至不能入筭故古未有知歲差者自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隋劉焯唐一行始覺之或以百年差一度或以五十年或以七十五年或以八十三年未有定說元郭守敬定為六十六年八月回回泰西差法畧似而守敬又有上考下求增減歲餘天週之法則古之差遲而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可謂精到若夫日月星辰之行度不變而人所居有東西南北正視側視之

殊則所見各異謂之里差亦曰視差自漢及晉未有知之者北齊張子信始測交道有表裏此方不見食者人在月外必反見食宣明曆本之為氣刻時三差而大衍曆有九服測食定晷漏法元人四海測驗二十七所而近世歐邏巴航海數萬里以身所經山海之程測北極為南北差測月食為東西差里差之說至是而確是蓋合數千年之積測以定歲差合數萬里之實驗以定里差距數逾遠差積逾多而曉然易辨且其為法既推之數千年數萬里而準則施之近用可以無惑曆至今日屢變益精以此然余亦謂定于唐虞之時何也不能預知者差之數萬世不易者求差之法古之聖人以日之所在不可以目視而尋窺也故為之中星以紀之鳥火虛昂此萬世求歲差之根數也又以日之出入發歛不可以一方之所見為定也故為之朔晦昧谷南交朔方之宅以分候之此萬世求里差之定法也嗚呼至矣學者知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治曆而後能精密又知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為之精密者適以成古聖人未竟之緒則當思義和以後凡有能出一新智立一處法而垂之至今者皆有其所以立法之故及其久而必變也又皆有所以變之說于是焉反覆推論必使理解冰釋無纖毫疑

于吾之心則吾之心即古聖人之心亦即天之心而古今中外之見可以不設而要于至是夫如是則古人之精意可使常存不致湮沒于前已守殘之士而過此以往或有差變之微出于今法之外亦可本其常然以深求其變而徐爲之修改以垂于無弊是則吾輯曆法通考之意也曆沿革本紀一卷年表一卷別傳二卷曆志二十卷法沿革表十卷法原五卷法器五卷圖五卷是爲曆法通考五十八卷其算數之學別有書回中西算學通謹序

張秋紹曰以竟命義和舜察璣衡爲立萬世求差之法引經

文獻序

卷四

曆法三

堂定本

治曆確當不易然尙書包括一部天官若置閏日食協時月正日五辰三正五紀庶徵及生明死魄望朏之類靡不是載定九亦一言以蔽矣此等文此等書乃堪與經傳同功錢礎日日談天論數最易繳繞不了定九縱筆而出若數家珍二十八宿羅心胸安得不盡掃氛霧

中西算學通序

蔡璽

吾友宣城梅定九以經義開江以南而獨好曆象算數之學孜孜焉以爲寢食每出游行笈中必有人不經見之書與手製測驗器顧猶搜訪不倦殘編隻字不惜重購或手抄以去蓋二十年如一日也其專篤如此余嘗以古聖人言道必本于天言理必徵于數合數言理必爲虛理故數雖六藝之一乃制禮作樂所必需射御與書無一不有數數之爲學聖賢窮理格物之實際儒者所當知曾有志學焉而輟苦其難定九告余曰不專其事不起其肩則讀易書難否則讀難書易與雖在人而已且夫爲學而不辭其繁且難乃所以爲易簡也于是稍出其所有者算學書面相指授晝漏未數刻已了乘除大意進而開平方立方帶縱諸法卒業數日瞭如指掌乃信定九之言不我欺也今之好古力學者不乏也語及算數則頭涔涔欲臥未嘗不有志學焉而深畏其難如余者衆矣然則定九之書其可以不讀矣乎因取而授諸梓以廣其傳其綱二曰古法曰西法其目九曰籌算曰筆算曰度算曰比例算曰幾何摘要曰三角法曰方程論曰勾股測量曰九數存古總曰中西算學通定九之言曰讀吾之書者一日有一日之獲數年有數年之獲甚或一日之獲

文獻序

卷四

中西一

堂定本

可以勝數年又曰學者思不專事矣思不恒始學思其無得也

既學又思其自以為得夫入日遊于理數之中而夢然無所

知甚不可也乃少有知而堅其自是其榮尤甚不猶愈此惑

以知定九矣定九又嘗病世之言曆者或膠執古法駭西漢為

異說而尊西教者又自私其術鄙古大為不足學故自漢太初

以來七十餘家曆皆為論列其立法之大旨與其久而必改亦

不久決不能改之故及古今雖代改憲而實為隨事增華有必

不能改者在為曆學通後十書以補馬賈與文獻通考之缺以

詳邪觀察古今律曆考之所未備其說曰世愈降而愈精者惟

文獻序

卷四 中西二

曆而自羲和以來數千年共治一事者亦惟曆即此見先聖後

聖一揆此心此理之不以東海西海而異夫何故天不變道不

變也蓋古今言曆未有詳確于此書者寧都魏叔子為之序將

續以告世而卷帙多今未能也然天下之大固多深思好學

其人其無有為之表章者乎因序算學并及于此

錢礎日曰象數一源定九有用之學故中西算學道與曆法

通考寔相輔而行宜璣先亟表之而與音原本道術與衍宏

深令人有默識神解之慕

泰山輯瑞集序

余 闕

泰山封禪之事其說始於齊桓公以為王者受命之符管仲欲

止之而不能也則後之為瑞應之說其後秦始皇細博士諸生

之議除車登道勒石告成泰山之有文字自始皇始也太史公

距始皇七十餘載載籍莫考但曰禮采太祝祀雍封藏皆秘世

不得知則前此之紀載可知已漢武惑于神仙遂以封禪為不

死之名旁求經典博采古文怪誕而趨于鬼則又秦皇所不取

也太史公親從壽宮侍祀神語至于玉牒所書則曰書秘天子

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封其事皆禁可見當時所尚者在祀

文獻序

卷四 泰山余一

神以獲福而不在乎炫詞以耀眾也雖唐玄宗宋真宗磨崖泰

陰二碑鋪揚功德敘述為謙辭佚后之求仙請荒主之誣神帝

王之文煌乎簡冊此亦山靈之弁袞矣且夫以岱嶽之高萬物

之所交代群嶽之所朝宗上古類禋之典中世告成之文後代

祈方之訓上自帝王中自聖哲下至公侯卿士訖于遊人墨客

或以登封至焉或以祭告至焉或以官輟至焉或以遊覽至焉

莫不皆有祝釐之章碑篆之刻流覽咏歌之篇探幽訪蹟之記

瑞藻靈符苞華孕采蓋一登泰山而天下之文章盡于此也前

此有岱志有岱史犁然備矣然煩者病瑣簡者病闕前者積薪

後者委草不有巨手編輯何以使頌簡中倫後先得所哉金陵
林果菴使君出守岱州既主斯山之祀常陪防方之禮覽秦封
漢祠之遺跡考斷碑埋簡之舊文竊懼文獻之不誣典冊之日
淪也遂藉廣訪補失搜亡文以類編人以代系州居部列有倫
有則遂使名山靈文照耀寰宇介丘秘藏畢發丹青豈非斯文
之樂事山嶽之奧觀乎剗剔裝潢挾以宦閣予得受而卒業焉
首泰碑次漢碑想見始武之雄心既磨崖既陰宇想見唐宋之
徽烈誦丘陵之歌吾夫子之聲咳猶存讀兩先生祠記鄒魯之
餘風如接至若曹陸之高吟李杜之遺跡高文巨篇依依乎過
文藏序 卷四 泰山餘二 堂定本

錢礎日曰竟是一篇封禪文總叙子長無此簡雅長卿遜其
流麗真足為輯瑞集增長氣色煌煌乎大篇也

泰山輯瑞集序

蕭震

果菴使君至自泰山余既相見問別後無恙再問諸石無恙否
使君曰唯唯余家故有唐宋磨崖帖亟欲索許公書成勝蹟問
頌石使君曰為前一守創去鐫他字次及磨崖碑以人言不果
嗟乎燕許為有唐一代兩大手筆千載而下得其片字當寶愛
之不遑乃有如泰安前守者余誠不知天壤間有此人使君以
前守諱其事故集中不載余謂世不乏若人連此以告後之守
此土者庶使君表章之功並貞珉不朽矣雖然從來劊不切于
刀兵水火則劫于人理事之常無足怪者當許公立石時豈知
茲碑至千載而始壞至如唐宋二帝磨崖為碑欲與天壤共敝
乃一厄千僉父幾滅復存不識此後或伯十年或千餘年或數
千年而後壞未可知也何若七十二君不立壇石不勞師旅自
有可以千古者是可為漢唐諸君子進一轉語非為磨石之役
夫解嘲也弁以為序

錢礎日曰嘆前守之俗正以形今守之賢末段說碑石成壞
處真是達人之論彼杜元凱刻碑一立峴山一沉水中但知
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者惜未得先生文令蚤見
之

泰山輯瑞集自序

林杭學

尚書紀載各以方名而獨稱泰山為岱宗明乎萬物由此交代而群嶽于焉朝宗以首尊之也自虞帝東巡望秩觀后輯瑞五載一舉而有周十二歲一朝諸侯焉明堂巡狩之典三代同之後世秦漢雄主誇功好譎曲儒方士競相粉飾以為神異而封禪始興且遠徵於無懷虞羲之前以為七十二代莫不升中受命告成功于此後世之君不得刻石紀號輒有盛德未至之慚而其臣下亦以不獲陪封從祀為沒世遺恨則甚矣三代之後未有不以封泰山為瑞應之極者矣顧吾謂不在此九州內外

文濤序

泰山林一

十卷

定本

名山不可區計其穹窿蟠巨之形勢與巒岫窈窕之勝觀或有甲出于泰山之上若夫功侔天地秩視王公出震配乾函育品類膚寸之澤不崇朝而雨天下瑞莫大乎是然於穆者天而非景星卿雲無以昭其祥厚載者地而非神芝朱草無以表其秀則靈異者泰山而非金泥玉檢亦無以彰其盛至今日而欲輯泰山之瑞非發藏牒之錄而採磨崖之銘於何徵之但封禪之事屢世不一遇上古帝王堙瘞之文既秘而不錄其勒諸碑珉者又往往侈張功德而于山靈奇形勝之異舉多未及而得之歷代星紀遊展所至各人才士記載端什能使山靈與畢呈

秀餘備狀乃知巡狩之禮湮封禪之儀逸而泰山巍然冠絕於寰寓者未始非記載篇什之所表章此有志蒐輯者摩挲掇拾得一字于斷簡殘碣中輒以為景星卿雲神芝朱草之瑞不是過也余以丙午仲秋奉命守岱治及二暮百廢修舉乃覽介丘之勝訪仙閣之遺登天門憑日觀求古帝王封禪之文於開元祥符以前者不可復覩而各人才士之記載篇什亦多泯佚無存其存者又剝蝕委翳于風雨荆榛而莫可問使後之人無由彷彿玉帛會同與夫千乘萬騎之盛而非攀躋親歷亦無出想其襟河帶海近盤三州遠俯八極接帝座而小天下之樂不幾

文濤序

泰山林二

十卷

定本

令泰山之瑞湮沒無聞等大景星卿雲神芝朱草之不可常見未始非守土者之責也爰于退食之暇殫志校讐窮神搜採取借史州志二書汰其蕪濫補其闕畧得詩文各二卷名為輯瑞集讀是集者自周秦迄今巡狩封禪制度之盛各人才士題咏之奇莫不目披神遇如親歷而躬逢焉若夫配兩儀冠群嶽拱扈京畿濯輪漣述神功利濟之大皆備見于篇簡中而其他巖壑瑰麗之觀烟雲變幻之態纖縠紋列蓋有是集而恍惚石函玉牒阿閭神房倏呈畢現使天下咸知泰山之靈異而不僅如景星卿雲神芝朱草之間世一出其為瑞也孰大于是昔司馬

長卿爲漢一代詞人馳檄西南宜諭邦樊君長泣數絕域可謂盛矣猶恨不得登泰山躡梁父而托諸身後之須乃余前綴漢南外蔡介子之功播文翁之化今得從祭封內山川之義主祠泰時揖峯巒於几席探輿杖於嶺涯而考古王會封儀之蹟與劉崖琢壁之文輯爲茲集不僅祕諸巾器藏諸栢梁爲希世罕觀之瑞是又余之私幸于古人者矣

錢礎曰日余嘗登泰山取古今泰山詩勒爲一編頗有可觀然亦僅窺一斑耳果庵乃合詩與文而成斯集無美不收可謂全矣其集以輯瑞名意義深遠篇中反覆應照發明瑞宇甚悉其文亦與金泥王檢並傳不朽匪直鋪張盛事已也

文獻

卷四

泰山林三

三

堂定本

建文年譜序

趙士見

先王父中丞公同氣者三仲聚卒公季亞魁公共得孫十有五入而先伯濟兄即亞魁公之長孫也兄弟讀書一堂互相師友伯濟尤資性過人博洽今古爲士林系酒將貢於鄉矣遭世滄桑遂擲去儒冠野服隱遁其篤學好義如此平生多述作而貧不能授梓余昔守潤州時爲錢石室謨詩一種已贈炙人口今者同學故人復捐俸爲錢建文年譜蓋其盛事也余適游吳門見制劇氏之多謫也因嚴爲較讐然膏繼晷凡幾晝夜而後魚魯始正繙閱之次悉從中來不禁掩卷流涕枹案起立曰嗟乎以讓帝之生而孝友長而仁慈任賢納諫求治慕古非成康之流亞文景之儔匹歟乃天篤降喪大位弗終牢落江湖垂四十年黃屋而衣壞色玉食而乞沿門誠開闢以來未有之奇變雖百世以下聞其事者猶感憤於邑不能去懷況生當其代者乎此伯濟年譜之所自作也夫帝王一代之史有實錄有本紀未聞有所謂年譜者茲易爲而譜年也日年號而革除矣則讓帝爲無年矣讓帝既已無年將儼然端拱在位之四年猶若沒若亡况壬午以後又誰存其年乎然則譜建文之年者所以存建文之年也不獨有建文四年在位之年併存建文四十年出亡

之年也存建文四十年出亡之年雖南面之斧晨已移而西山之骸骨未盡則建文一代君臣固居然在也雖謂建文享國四十餘年可也夫如是則年譜之作又何嫌於報乎嗚呼推先兄之志即先兄之行使其身受國恩捐軀報主亦何讓於楊榮諸公哉惜也其不遇也篤學好義如此而竟以隱遁終也悲夫第士冕書於半塘之僧舍

張秋紹曰續帝紀為師譜似出創筆而實從公在乾侯帝在房州兩書法悟來快哉建文享國四十餘年一語竟令長陵閔位矣有文潛先生譜之又得亦霞先生序之此齊之南北

史氏也

錢礎日日華除以建文蒙洪武奪之惟恐不促年譜以甲子寓建文續之亦惟恐不延得正人正論力為洗發覺毅果存陳之說深合經旨何休謂黜周王魯亦不為無見矣彼有疑後身從亡二錄皆贗本者獨何心耶

致身錄序

周太伯以天下讓王季邇之荆蠻民無得而稱吳人欲立季邇願附子臧之義棄其室而畔於野晉重耳出公里克迎於翟不從請更立他子古聖賢視棄萬乘如脫屣委身去之不再顧蓋深痛乎綱常倫紀忠孝節義之所係甚重實有大不忍於中非徒以傳天下後世之名也名者固亦天之所甚惜也吾讀史忠獻致身錄重有感焉建文帝仁君也從亡諸臣守義之士也漢景帝用晁錯謀削諸侯地七國以反造勝國亦有稍難之事然漢景帝卒發不旋踵而滅焉耶一嘆竟至不挺何哉曰以建文帝之讓有以成之也成之者何以無使有殺叔父名而知之也從來開代之後不再世而內難必作如唐貞觀六月四日事宋太平興國之殺弟姪且不憚名與義而斷然忍行之况稱兵犯關九廟震驚尚制然於叔父之親令臨敵者束手以縱其剽悍之勢焉不待金川失守以知帝之不復國無疑也故曰帝之讓有以成之也然竊怪當日從亡諸臣皆命世才初議欲依西平侯是時黎民未內附沐國擁重兵於外外連遙隔內結勢等一成一旅天命人心未去也不則效太伯之君登重耳之君翟以待其變不亦可乎諸臣寧不計及此要知建文帝之所必不為

者也。建文仁君也。諸臣之心。季札之心也。若以為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社稷有奉。斯亦已矣。又誰怨乎。帝既欲為季札。諸臣自不能為孤。偃趙衰誠有所大不忍於中。自此負羈紲以從之。死而靡他也。故曰讓之名。諸臣實共成之也。外史相傳從亡者二十有二人。是二十二入者。藏名惟恐不密。如衣葛翁東湖。燕雲門塞馬之屬。若滅若沒。於殘編斷簡之中。思考見其名而終不可得。自史公仲彬之書一出。其爵里氏籍始犁然大著。於千載豈非天之甚惜其名。不欲湮忠臣義士生死存亡之氣。故直歷二百年至不諱之世。而後見耶。有明如土木之變。英宗不

錢礎曰。日讓皇仁人也。實有不忍於中文。具定識遂為千秋至論。而行文踈澆。饒有太史公伯夷傳筆意。

遜國臣鈔者。何靖難時之所為。齊黃黨也。既為靖難時之書。不應於是乎出。而於是乎出者。為尊者諱。耻為親者諱。疾也。既為文皇帝靖難之書。下應於是乎終出。而終出焉者。春秋之義。不以私廢公。不以虛美蔽實。錄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必銜此書。然而練子寧在。猶當用之。此書雖出於文皇之時。無悔也。昔唐太宗於建文元吉之難。禁門喋血。星日無輝。而建成為未立之公子。建文為南面之長君。魏徵特管仲之流。季孺乃夷齊之比。其節重其義高。則其事宜。微而令史直書。文皇之心。與太宗之心一也。或云。全身遠害。亦是天常。不應厚責人以死。不知人臣之義。以死為正。徐屋韓郁諸君。且不可而況于胡解等乎。今之不死者。特以文文山未入柴市之年。暫囚土室。謝君直老母在堂之歲。甘作游民。為鼠肝蟲臂。觀耳。律以人臣之義。無一而可生也。無一而可生。將誰為見。此死者。而傳之。西楊嘗有言曰。我服與周是修。同死。誰為是修。傳者。意愚矣。是修死。與如是修者。死天下後世。皆能傳之。何必西楊。且西楊雖傳之。不榮也。周氏文恪文簡兩公。既於今合而傳之矣。胤子鴻章又合而傳之。于今矣。噫。西楊愚矣。兩文公於朝章國是。辦不掩。雖即兩宮之

奪門大禮之延評紅丸之罪案皆稍疏鈔藏諸秘閣而獨書此者先之也且夫南宮之變在復辟大禮之變在宗祧紅丸之變在聖躬未有若遜國之鈔之重也遜國之鈔重故先之也雖然此崇禎以前事也兩文公既捐館於崇禎之前則凡崇禎以後之鈔兩文公爲北史之絕筆而鴻章爲南史之僅存吾見其披髮纓冠而執簡以往也噫予懼矣懼其不爲死事臣而并爲徐韓諸子之不逮也然則鴻章者史家之孝子亦忠臣也

呂誠之曰遜國忠臣事往周儀部仲馭最爲詳核每與酒酣弊節談之恨不及見全五此序歎賞鐵筆

大漢序

卷四

遜國二

梵

子學集

錢礎日曰胸有月旦筆有陽秋鑒乎其言之可當一則信史而章法句法字法尤在唐柳宋王之間

五朝三楚文獻序

高世泰

楚之有文獻尙矣余嘗思之道統自孔孟後歷漢晉隋唐中絕千年至濂溪周子而始接孟啓程以迄今茲吾黨因推爲再生之仲尼而周子固楚產也卽是一端後世言文獻者雖爲三楚首屈一指誰曰不然余自庚辰承乏楚衡歷三年而畢兩試每巡課之暇輒偕屬吏諸生尋訪先賢遺蹟或釐俎豆或表墓閭必簡舊錄爲左證顧其書絕筆於嘉靖末禩而後此廢曆昌落諸朝紀載闕如爰下檄全楚徵取而十三郡縉紳耆髦各搜其鄉哲言行事實次第著萃以陳陳于几席余獲寓目一時詫爲

大漢序

卷四

五朝一

罕

子學集

大觀奉爲國寶會余任滿告歸暫輟鉛槧癸未歲暮避地湖濱乃出舊篋緝閱之謬率已意隨手筆削分爲十六門編爲若干卷既成編作而歎曰楚材之盛其猶積薪居上乎蓋自安陸飛龍顯陵成興翼軫爲之增光衡泰爲之增峻江漢爲之增波繇是人文應之試觀百餘年來以理學則有若耿尙書恭簡詹學博冲默諸公以孝義則有若李觀察鑑池官文林古愚諸公以相望則有若張太師文忠何太傅文毅諸公以將略則有若方司馬金湖熊經略芝崗諸公以翼儲則有若郭少保文毅樊太常友軒諸公以擊璫則有若李史垣太清楊總憲忠烈諸公以

殉節則有若奚少參熙齋賀閣學文忠諸公即其他吏治文學
下至一行靡不犁然大備何鄂鄂人物偏與廟靈國脈相為繫
屬占治忽盛衰之運若此哉雖求其論定未能一語遽判要其
為後來考鏡之林不可少也溯泰之少也從先忠憲公家會數
聆緒論於楚稱其公端品某氏名家中心藏之冷有此錄即尚
論有據而就正有階可不謂幸乎而楚之父老子弟仰止於斯
宜無不為觀感興起也已

張秋紹曰從道統說入而以世運作收得囊括衆材總斷一
代之法真燕許大手筆

文溪序

卷四

五朝二

四

定本

錢礎曰曰黨禍始江陵奪情寇禍終武陵奪情卽三楚可該
天下先生承傳忠憲夙有定衡胸具全史借張楚以憂楚更
借憂楚以憂世妙極吞吐波瀾讀者須味其言外之旨○彙
旃先生留心文獻節培昆季善讀父書今嵩岑李公特爲之
表章梓而行之則此書垂于天壤並不朽矣豈祇爲三楚生
色耶

讀史方輿紀要序

顧祖禹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
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
稽里道問閭閻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
異同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辨
別攻守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而圖度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
所適從焉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
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子也未嘗泝江河登恒岱南窮
嶺湖北上燕然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
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間嘗按之圖而索之典籍亦舉一而
廢百耳又或丁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曠曠焉所謂所見
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其足據乎且孫
子有言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道者不
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
使信余之書而不取信於鄉道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
所悞必多矣且夫地利亦何嘗之有哉函閼劍閣天下之險也
秦人用函閼却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群盜而不足諸葛武
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守也故金

文溪序

卷四

讀史一

三

定本

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丘。九蓋之水。得其人。卽枯木朽株。皆可以爲敵。難是故九折之坂。羊腸之徑。不在。岵。嶠。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谿。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有。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卽。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故。

文獻序 卷四 讀史二 聖 定本

日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并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爲百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爲無定之準。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畧。比往古爲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里道之志哉。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衆。

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書也。已。錢礎曰。曰宛溪顧子。命世才也。好衡古今。慷慨籌畧。著等身書。不輕示人。余嘗慨與圖職。方諸書。詳其名。不得其要。述其迹。未悉其紀形勢具矣。于戰守興亡得失之機。險易阨塞。控制之道。或未備焉。向于華子商原得讀顧子方輿紀要一書。而卒未見其全也。一日與王子雪岫論及衡口。廬誦有如列眉。遂亟梓其序。聊以識顧子之一斑。益歎吾雪岫之好學。爲不可及云。

文獻序 卷四 讀史三 聖 定本

讀書簡要序

彭士望

天下之治亂繫於學術未有學術不素具而足以有為於天下者也三代而上有學而無術而放桀遷桐居東討叔皆有自然之寡卻曲折赴之以無失天理之正馴至戰國以暨後世之偽儒則有術而無學堯舜亦世事之名沿緣已私以人國僥倖雖至於殺身而不悔王文成謂漢唐宋之有大名於世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顧命已為狂嗚呼難言之矣且夫學術未有不由於讀書者也秦皇以不讀書愚黔首明太祖以讀書愚黔首仇士良以不讀書愚其君明之奄豎以讀書愚其君自制藝盛而天下士人之讀書誤進內大鑑編自監官而人君之讀書愈誤此積重難反之勢涓涓炎熒以有今日詩書有時而不驗聖賢有時而不信天地鬼神有時而不靈俾倖倖利益萬世之言會不獲一時之用仁人志士為之呼槍飲血徒以其書沉之井泥傳之異代博後人之一喟嗚呼可不謂大哀耶夫尼山之學不妨於人不知而必不可無朋來之助即大楚亦取資於連碩世未有讀書而無友朋亦未有無友朋而可擅言讀書者也予童年即知求友五十年來銷亡殆盡聰明才辯之士近益為末流之所驅煽靡有屆極常與易堂諸子不自量其力之不及徒思

文濠序

卷四

讀書簡要一

十卷草堂定本

有以收之收之幾不免自沉滅頂之懼窮年兀兀自分稿死不謂包山有石樵先生焉予十年前即知有石樵自魏水叔始也丁巳夏石樵特為予命千里之駕相見拜起見其人視其行事探其學術之所由來與之語生平及天下事舉旬日而知其托基於讀書簡要說之三千言事無巨細遇無窮達世無阻夸與人無智愚賢不肖讀書無古今經史釋雜皆一本於實用實用者簡要之所自出也而其工非一日之積一人之資一行一官之庇大之貫穿數千年之成事包六合之內外與風雨雷電喬嶽滄海互為翕張細則敝屣敗絮吸殺飲水食豕祝雞一瞬一息一頓一笑皆有皇帝王伯之故以相取於無窮此于琴張桑戶之相與於無相與莊惠之得之濠上有未易一二為人言者也於是相與友齒兄弟如易堂進程山而溫泉天峯北田瑞竹射江昆陵稱朋來焉石樵自述若是說垂十年其遊自滇黔而齊魯而燕於以周知天下人之情偽四方之扼塞形勝不為不深自王侯將相下迨愚夫婦工賈窮氓賤隸方伎之徒不為不久且熱三四十年間所經歷戰爭攻守饋餉財賦吏治民生人之治忽常變安危成敗臨誦損益得失進退藏否何去何從何華石樵固已了然於心了然於手而獨不得了然於行

文濠序

卷四

讀書簡要二

十卷草堂定本

與事則亦姑存是說以爲名世讀書之法之用夫後世豈無知子雲者哉石樵爲予言是說出人罕再讀立義簡要而以爲窮太夫君詞章之學其微久矣歐陽永叔蘇子瞻既成進士益慚恨其取科第之文盡舍之以求進於古而其文章遂以名天下而傳後世而况僕兆人生命之所維繫千百年世運國脉之所丕基一代之習尚風化所爲瞻矚豈易事而不極深研幾窮險阻而求簡要而欲捷得速成之資勢利也耶抑象山之言曰我雖不識字亦須堂堂還我個人陽明先生曰心學不明識得六字祇增什病則至簡至要之法固無過於立志秉心

錢礎日日讀書遊山水總是一事太史公出遊名山吹則其得力處全在探禹穴以其讀書多也石樵先生所遊幾遍天下而隨遊隨讀輒得簡要所在此讀書之法所以與遊俱進也躬菴此文逐層發明而奏歸之簡要止未復手五志衆

三國兵要抄序

唐辰夏子客寄應簡中僅齋三國志一部時時讀之反覆再過

傳占衡

因取其御兵制敵言最要妙者錄爲一冊但依傳次不以事爲先後其互備者或兩存之中間兼用本註所載漢晉春秋及吳曆蜀志江表傳諸書魏志特多蜀最稀簡陳壽固云先主機權幹畧不逮魏武矣他棄取及截皆出一時意不能無遺也寶應北達射陽湖南通廣陵江於下邳最近廣陵魏文帝望疑城波濤洶湧而還軍處也數百里內則元龍父子之豪滅洪之烈張子綱陳琳之文皆在焉使何大將軍聽孔璋言卓不至雒天下

三國序

卷四

三國一

十峯堂

室定本

亦未必大亂也予謂與孫破虜勦張溫斬卓魏武當誅元惡之言同其先識而志以章表目琳過矣此冊錄竟令劉君適見領時江淮間大旱蝗蔽天劉有憂色予曰君不見曹操與呂布相攻時乎是歲蝗蟲大起殺一斛五十餘萬錢百姓相食操軍資已盡猶能藉黃巾精銳爲兵卒定兗州今天子明聖令行萬里外而文武諸大臣徒爲白繞駐固所困何哉君家豫州有云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正坐詩記輩多耶劉歎曰子之言是也

魏冰叔曰陟處接處步步出人意想之外文只三百五六十字感慨古今中藏大議論頃挫含蓄不露而英氣已逼人此

等文雖起龍門昌黎廬陵爲之豈能有過

錢礎日日殺次只數行餘皆閒文字立格最高然管敘處字
字老靠閒文字處乃是作者之意○當庚辰間奄豎用事外
將跋尾故借古隱約言之慷慨不露

序

卷四

三

乙

十

十國春秋序

魏 禧

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敘禧
不敏不敢辭于是敘之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
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
爲得蓋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爲宜○遷則主於爲文而已○文欲
略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爲略○至
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闕絕○書籍散亡○毅然
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
覈○爲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
哉○禧惟天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
之分也○天下魚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爲豪傑者○非有殊
尤絕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斂○戰爭不休○生民之
苦○於是爲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爲特盛○蓋天下之
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奇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
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
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
莫不有特起之英○踔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勇
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

學之則分彼帝制自爲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
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
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炳煥可觀者
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上不
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苟全性命爲自得且觀
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
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略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
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
呼此有志之士所爲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慤博學而

文獻序

卷四

十國春秋二

十卷本

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
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于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
知其必有望矣

毛稚黃曰上下古今英偉磅礴于當世之務大有深心不徒
胸具全史而已

錢礎曰曰議論雄暢而文殊圓轉排宕此等文在西漢間未
知誰爲伯仲然其通達得大體要不在董賈諸公下

歷代史表序

萬言

史遷有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夫窮愁者通樂之對也人幸
而處通且樂之境四體既安百用具備天下之物日進而攻取
于前吾方寸之心肆應之猶不暇其得留餘地以自盡於文字
者幾希矣窮愁者不然一身之外無可以役吾情則其志專一
日之中無可以息吾體則其思苦專故所入者深苦故所遇者
旨宜其透脫流露而悉併之楮墨之上也乃昧者猶以我之所
無美彼之所有而不自重其所得焉何怪彼之鼓其空腹稱舌
以日加於我乎然吾觀自漢以來儒之見用於時如賈鼂董劉
之輩既發爲大篇獻其所可替其所否於以上爲德而下爲民
矣其在野者亦相與鑽研聖人之遺經作爲訓故授之其徒以
傳之於後毛伏而下皆其人也求所爲流連光景抒寫性情如
後世序記閒適等篇未之前聞蓋晉宋之季始漸盛焉彼其撫
時觸事非不可以各見所志而於斯世之治亂生人之休戚竟
漠然其無與則雖積之至於充棟終無當乎著書之數也然而
志乎大者其爲力難志乎小者其爲力易故一輩學人其陋者
固惟程文是殉即稍知撰述者不過圖異於泉石之間與新於
投贈之際以自適已事而已吾甚慨夫古立言之風必非此輩

卷四

歷代一

三

十卷本

足以當之而思得有心者以一書此懷也先高祖中府府君向
有明經濟文錄一書分開國保治六部及兩京十二布政司
四裔諸條而以列聖御製名臣章疏暨私家論說充之其因從
上溯宋唐迄於兩漢益以儒林講學之說而去其重複削其附
會者以增於首簡又自秦漢逮明朝廟之樂章士大夫之歌詠
有得於感發懲創之義者亦合為一編分為正變序而傳之其
他游適自好之詩文則別為外集以志山人游士之取擇焉著
之數年以授經去家作報未就叔父季野先生幼嗜史學于二
十一史之紀傳書志貫穿歷落可指諸掌間以暇日為東漢三
國後諸王大臣年表以補舊史之缺而尤詳於明自內閣九卿
以至卿貳督撫并留都亦備列焉以謂異日史館中傳其行事
欲求其封拜遷卒歲月一舉目輒得之而以某人治以某人亂
因之可考也嗚呼叔父處於世亦窮矣八歲喪吾祖母九歲喪
吾曾祖母十有八歲祖父舍之適吳又明年亡於粵二十八歲
始受室不五年而又死計三十八年中六徙其家兩更大亂今
贅居東城傅氏敝屋兩楹右為臥房左為客坐雞啼愛具雜然
並陳壘敗瓦為門賓至俯首而入質疑辨難如辨慙而莫窮既
退復手一卷不輟雖三女號咷叔母病臥呼藥聲犁然勿卽也

卷四

歷代二

三

十卷

定本

錢礎

卷四

歷代三

音

十卷

定本

昌黎子曰使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
不能自力以致必傳如令無疑也則此憾何田抑固天所以累
叔父而成之學者乎言曾有詩云窮愁聊著書書成頗自樂支
將千載富慰此一軀約則謂不以無窮之歡適輕去其旦暮之
寂寥者猶未為著書有得之言而吾叔姪固已日暮太牢而泰
九韶矣

錢礎日曰著書雖窮愁事而實未嘗不樂也貞一述祖德揚
叔父之美極其鋪張而復以其所自樂優游飄然而出之非
著書有得安能津津言之若此

三餘漫筆序

沈 荃

史之爲道難言之矣。尙論者必才優于古學優于才識優于學。劉知幾所以有三長之論。博收寡要則繁而不整。摭實少文則俗而不典。意有軒輊則賞罰不中。辭有忌諱則書不實錄。志存簡約則文不勝質。袁松所以有五難之嘆。操觚之家欲兼三長。去五難驅馳百代上下千載。令終古帝王聖賢豪傑悉聽命服。磨於尺幅之中。寸管之下。不蔡難哉。吾友顧子庶其少負儔才。於書無所不窺。其精明強固之識又足以灼古今而燭理亂。吾知之深得之有素矣。及讀其三餘漫筆論。皆創見斷必新裁。是

文獻序

卷四

三餘漫筆第一

十筆堂定本

非賞罰一語不經人道而且言簡而理該。筆嚴而義正。參經酌史質有其文。所謂兼三長去五難驅馳百代上下千載。令終古帝王聖賢豪傑悉聽命服。磨于尺幅之中。寸管之下。者舍顧子其誰歸。他年詔下求賢纂修前史。欲得精思天祿高論石渠獨抒所見自成一家言者。則此書將與李延壽之南北史顏師古于志寧李淳風孔穎達之晉書隋書宋祁歐陽修之唐書五代史並舉。皇輿分鑲天壤垂諸不朽矣。

錢礎曰。口說盡史家難處。而形容贊美亦復至當不易自覺。三餘一書極有關係。先生此序其過玄晏多矣。

重修宗譜序

張秉堯

吾族之遷桐也。自貴四公始。族譜之編也。自先大父始。邇始遷以迄先大父凡六世。既譜而傳之矣。猶記先大夫以一帙授余曰。此吾宗家乘也。謹識之。余拜受而藏諸笥。後時歲在丙辰。先大夫以是年稱六表之觥。迄今五十餘年矣。中間兵燹流移。揭歷播遷。兢兢焉奉之無敢失墜。今余且七十有四。每發笥。覽先人諸牒。未嘗不矍然而懼。愀然而感也。茫茫之緒。僅此一帙。此一帙中。又僅圖世系。而先人官婚生卒之詳。生平出處之大節。以及功德之在民社者。皆未及臚述。而余又且老矣。族之齒

文獻序

卷四

重修宗譜一

十筆堂定本

無復有長於余者。先人之嘉言懿行。以及官婚生卒。惟余猶及記憶。且余追事先大父及先大夫年尚久。所熟聞於先世者。亦悉數十年來。嘗中夜不寐。往復於余懷。及今而執筆書之。猶能敘述其萬一。嗟乎。敢不以此時而傳之耶。此時而不傳。後雖傳之。而誰徵耶。爰是謀諸族人。取舊譜世系圖序。次十二世增世紀。以後若干卷。閱一歲而成。授之剞劂。氏又聚族人而告之曰。而亦識吾譜之意乎。吾族自始祖以來。相傳皆恩謹樸茂。耕且讀之外。無他務。至大父而振起其樹勳抗節不具論。子猶及見其居鄉二十餘年。方執正奇。雖抱樸生。平未嘗失色于人。以

故家國鄉里無間言先大夫肅父奉為家學靡不循循謹飭以故百餘年繩繩振振先人之緒賴以不墜未必非忠厚之遺澤多也其共識之又告之日吾宗無疏支遠屬大約皆三世祖之後近則贈大夫之後也數年以來漸次蕃衍不獨宜聯屬固結以蔭本根尤宜休戚病癢視同一體人之生世族諸替之乘安車居大厦然車必較受輪輪受輻而後可以致遠不然則覆矣履必在承檠檠承楠而後可以蔽風雨不然則傾矣人之愛族能不如是而顧令之渙然而不相屬喜不相慶憂不相恤如輪自為輪輻自為輻檠自為檠楠自為楠而居之者猶特以為安又嚴斥 卷四 重修宗譜二 三 十卷本 豈不愚哉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共識之繼而告之日吾宗世承清白登顯仕者皆廉平公恕後之人應有食其報者苟敬守先人之訓自能繼承而光大之余雖老耆拭目焉皆日諾然是言也不可一日不使族人聞也遂書以為序

錢礎日日議論宏偉情文曲折總於一本上落想於勸勉族人處者神昔人謂讀蘇老泉族譜引而無水源木本之思其為人後也可知讀族譜序而無束修名教之意其為人病也可知今讀先生宗譜序而不肅然起孝友敦睦之心者其為人後為人行也亦可知矣

重修族譜序 徐晨

吾族譜由來尚矣一修於六世祖導樂公再修於族五世祖南康味泉公三修於族大父太僕振雅公從大父文學季美公自皆厥後幾五十餘年不修而吾族日益衰落自三五廉隅修潔之士之外學問未及修明廉耻禮義不知崇飭出出貿貿幾流於匪類而不知所返歲次丙辰家夫子慨狀憂之乃集諸從父諸從兄弟暨諸子姪凡若干人倡復義田整頓時祭諸子姓之不率教者鳴諸官府將以蒲鞭示辱而二宗老尚哀其不先父兄之教而即於罪戾於是敬懸祖像講明宗法異其悔過如是者奔走控訴晦明風雨幾及半載而頽復其舊觀小子孩隨諸大父行諸父行以効勤事迺而重修族譜備彙以呈於若翁余覽之而慨狀歎罷狀念曰此豈而之責也夫孩正容却立而言曰吾宗自五世以上業有成書五世以下則大父各著小傳瑜瑕不掩儼然成史筆以公諸後人埃特從而部伍修葺耳不敢妄為臆斷也況子姓繁衍有同姓而不知其名若字者幾同路人埃謹而書之匪敢失墜余乃詔之曰埃爾來前吾將以宗法誠汝禮大傳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尊尊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夫人子姓雖紛猶同氣也自父以上則

知祖矣。自祖而推則知曾高矣。自高祖而推六世七世以過於無窮。有二本哉。吾家先古自南昌以前諸牒失傳。自南渡以至于今二十有二世。昭穆井然。蓋古喬木家也。親親可不講肄乎。故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吾家諸牒具有別祖焉。則南渡始遷之祖。是有繼別焉。則遷祖以下開家之宗是也。嗣是則繼始遷者為大宗。繼開家者為小宗。有世為大夫之宗。有繼祖為禰之宗。三代以降。宗法不明。不得不立為祠堂。故冠娶必告死必赴練。祥必告猶之宗法之遺也。故祠堂不可以不立也。傳曰。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贈賻承合皆有正焉。吾家之置義田也是宗法亡而為收族之義也。今日改義田為祭田。實痛傷夫悉索敵賦之無時。水旱凶荒之濟至則贍族為難。繼其究也。時祭不舉而族姓莫可收拾。嗚呼。祭法亡則不可以收族。不可以收族則不知尊祖。不知尊祖則不知敬宗。其勢不至於夸祖墓而城宗廟不止此。丙辰之役。晨所以抱病永歎。而僕僕奔走於酷暑嚴寒中。隨諸父老為創復義田之舉也。垓也。志之嗚呼。天下之事。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成之者必一二人。環之者亦必自一二人。古之君子能率天下之人盡為仁

文源序

卷四

重修族譜二

堂定本

人孝子而況於骨肉至親乎。先王所以立宗子者。蓋以仁孝之道實之云爾。慨自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矣。無世家則嫡庶分友任郵之義不脩。垓也。趙庭猶及見大父。嚙然八十以上父與仲父皆六十以上。吾老而酷貧。既不獲以功名利達望其子。豈終不獲以廉耻信義望其子。而慎毋失足於人。毋失口於人。毋失色于人是諸也。必有我師焉。視其賢者宜修狀以喜視其不賢者宜恤狀以懼。吾今日而重修此譜也。而實備草稿焉。朕非徒以譜也。求所以為譜之意而可也。戊午穀雨日南渡寸九代孫虞薰沐謹序。

文源序

卷四

重修族譜三

堂定本

錢變曰。曰修譜賢子孫事也。徐氏族譜有顧起主之彥通率而行之。而仁孝之意行乎其間矣。文之援引考據酌古法準時宜其言可法可傳。允稱傑作。

錫山張氏世譜序

張有譽

是歲癸卯之夏錫山張氏世譜成。其書者爲伯冲暨南儒。倘有秩諸子勲之以不佞有宗說而屬之序。序曰：凡夫後世之昌大蕃衍也，莫不原於祖德而德莫盛于好生。春秋文公五年秋楚滅六，冬滅蓼，滅文仲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畢萬初仕晉，筮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萬益畢公高後也。夫畢陶以大聖人而後世無傳，畢公高亦以大聖人而後世最大。其德有厚薄哉？蓋畢陶所職者刑也，讀象刑惟明之辭，稟稟乎有戒心焉。是阜陶未嘗欲殺人而刑法不能不殺人。皇甫固以刑名絕世也，畢公高任保釐之責而其道在不剛不柔，其爲休養生息者不知幾何矣。後之子孫夫安得不昌？我錫山張氏爲邑望族，冠帶雲仍，踵起益茂，然其道固有原焉。有明之初，僞吳將擁兵據錫邑，太傅徐魏國遺豫章侯胡公帥師圍之，卽不下，城立厚耳止。齋公適說之出降，所生活邑人不下數十萬。噫，邑之人而有公焉，則生矣；邑之人而無公焉，則死矣。無公則死，有公則生，是公固邑之所倚爲司命而到今受其賜者也。且當公之時，逐鹿未息，瞻烏靡定，公能奮然決議景運之有在，知餘孽之必亡，可不謂賢且知乎？使得參維維，行

文獻序

卷四

錫山張一

文獻序

卷四

錫山張二

文獻序

間雖微絳灌之勲，不失隋陸之畧，亦可裂地受封，垂耀竹帛。僅聊城一矢，足竟其用，然公固不以功重而以德重也。試觀諸爲功臣後者，或陰謀犯忌，再世而微，或殺降受譴，及身而絕。鐵券丹書，卒莫可恃，而公之世歷久滋大，然後知好生之德，遺蔭無窮，而天之報施果不爽也。公後爲二支，長子籌，用學士薦累官至尙書，子孫代多顯貴，已別著牒。次子策，錦衣世襲，職親侍衛，其孫諤以鄉貢任高州別駕，遺愛祀名宦，累傳至給諫靜思公。選侍御靜生公，績曾直聲亮節，納赫兩朝，國史邑乘可按而知。是則天之以兩公報公者，不基厚哉！君子以公侯復地之言，于是乎驗矣。夫止齋公之免闔城于燔戮，一畢公高之保釐也，及靜思公室止蕭山，用古教化爲治術，邑人謠生我焉。靜生公在西臺，所拜二十餘疏，利於民者必舉，病於民者必除，其按豫也，出三章與羣吏約，兩公者大率以公之心爲心，豈非公始之而兩公克復其始乎？夫公之始也，天旣以兩公報公矣，兩公之復始也，天又不將以報公者報兩公哉？今容庵由鄉副薦出宰鎮平，吏畏民懷，暮月試可扶，曜受新恩，特選廷對，哀然首擢。雖兩君展布伊始，而其體靜思靜生兩公膏雨斯民之志，則亦猶夫止齋公好生之意云爾。列子姓繩繩，大龍小鳳，悉具華材，勢

必振黃門柏府之遺緒而光大始祖之業于不表嗚呼讀張氏世譜者夫亦可知天道報施之故矣錢礎曰世族之盛由于世德之長而德惟好生為甚然好生亦有大小之不同止齋公全城一節其生人也多矣其為德也大矣宜其後代有聞人繩繩不替至今益盛也天之報施寧有與與先生此文為張氏一門表章即以為世之修德者券云

寒家世譜不修蓋荷年幾幾矣際茲君子惻然念三本至誼因與伯父叔父輩重加修綴不意遂成今讀此序源源委

委條理分明幾令修譜之旨躍然言下矣而又上推祖德以及宗功鋪張揚厲誦美無窮為後人者能不聞風而興起與

守貞固諸序

鄒式金

舅叔氏家譜成命序於予予華氏之甥也猶子姪焉班子姪而祇適其先德宜也記曰周道親親而賢賢親親也故有大宗以承祧有小宗以別分有孫枝裔葉以衍世緒賢賢也故有雅以昭明德有頌以綏神祐有國史家乘以垂不朽親親仁也賢賢義也仁至義盡所以明孝也華之先出南齊孝子懋崇而崗自楚源深而流自長千百年來簪纓接武譽望比肩或蔚為雲漢之章或挺為山岳之節或積為性命之儒或發為旂常之色指不勝屈而按其世系水木本源秩如也蓋寒微之子一旦邁跡

文徵序

卷四

守貞一

百十

彼將依附人人亦得而依附之若華氏之譜家有傳世有考如驛驛不與鴛鴦同種鸞鳳不與燕雀並類雖繩樞甕牖之子登列諸籍皆有詩書之氣寧僅若隴西之門第相高武襄之不拜梁公已哉余舅龍叔氏裔出鸞湖力敦孝友閉戶著書妙適王大夫生平不藉其一刺當鼎革時太夫避亂湖邊龍寄豪中裝數千金踰年歸趙封議宛然其行誼不苟率如此顧以舊譜泛濫太廣乃約而訂之別為守貞固諸序自徵君詳其一枝而止簡而明尊而不漏其所詮次先代之嘉言懿行鴻文鉅篇揚徽闡幽不溢不誣雖家史猶家集焉使後之子孫讀而起曰吾祖

吾宗之駿烈清芬若此則仰而思思而何以繼之述之人曰吾叔父昆季之瓜瓞雲初若此則俯而思思而何以教之睦之豈非親親賢賢之孝乎諸方綏嗣君適有賢書之報迺惟前光正未可量也詩曰母念爾祖聿修厥德叔氏有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叔氏之譜有焉

錢礎曰日叙華氏譜與叙他氏譜有異叙守貞固譜又與泛叙華氏譜有異先生以親賢明孝令作譜之旨躍然言外而又以頓宕廻翔之致出之其動人水源本本之思者深矣讀此文勝讀蘇明允族譜引

文獻序

卷四

守貞二

五

于奉
堂定本

次氏世譜序

夫所貴有世譜者世其家也世家者何世其功世其德世其言也汝始姓女也自艾昉也夏少康時過氏作亂艾謀澆滅之復禹之緒若者殆中與功臣也至鳩房為商賢人族湯遇于郊載之歸與伊摯仲虺同佐命其從龍之功抑何大也噫汝氏之初固已世其功矣乃汝氏之德又歷歷可數焉周汝叔齊為晉司馬侯大夫以知禮著其子寬亦晉大夫襄弘城周寬謂弘違天不免則以智稱漢汝郁孝子也宋汝有為忠臣也元時義之公慷慨好義兼有智畧明初韞軒公却張士誠金幣不受其節有

文獻序

卷四

汝氏世譜一

七

于奉
堂定本

足多者竹隱公毀家紓責順菴公輸粟急公其鄉之仁人國之義士與恩隱公用計滅盜安靖國家執法巡城聲震殿陛何其忠也少渠公為御史論事忤旨出按四川風紀肅然卒為權奸所陷又何忠也子鳳公為司訓官出京遇難不屈被傷仆火死其忠節為何如也默菴公為諸生濟人利物隨遇行志復與人為善刊感應篇格言諸訓以廣德意斯所稱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人也嗚呼汝氏之德如是可不謂世其德者乎至于立言之家斷惟汝氏前此勿論已周菴公當成化時會修英廟實錄入史館拜中書歷官武選銓衡及出守以來三十年間詩文遍天

下○所○著○有○學○鳴○集○南○安○誌○行○世○來○齋○公○始○以○文○學○名○後○成○進○士○
入○銓○曹○出○知○永○州○文○章○事○業○傳○播○海○內○所○著○有○來○齋○集○性○理○補○
註○行○世○餘○著○纂○之○載○于○譜○者○不○勝○述○大○要○汝○氏○立○言○則○又○世○而○
有○之○夫○然○汝○氏○豈○不○誠○世○家○也○哉○惟○世○其○家○者○能○世○其○譜○若○汝○
氏○則○信○乎○其○為○世○譜○矣○續○世○譜○者○誰○汝○氏○之○裔○孫○有○博○學○洽○聞○
者○名○欽○授○超○宗○其○字○云○

宋既庭曰起從世譜提出世家字來又從世家提出世功世
德世言字來一路鋪張揚厲將汝氏足以世其譜處疏說詳
明自首訖尾節節呼應確是為汝氏序譜非同泛涉

汝氏序

卷四

汝氏世譜二

七五

十卷本
堂定本

華方南曰敘事兼之議論起伏關鎖純以神行而評斷謹嚴
正復一字不苟可想見先生用筆高潔處

汝其脩日鋪敘繁却有斷制故其文簡閒架整却能宕往故
其致閒鍊局鍊意鍊詞直與古為化矣吾家華日先生為行
敏公裔孫碩德重望鄉邑典型超翁仰紹家學修葺譜牒備
見苦心今復得吾師鉅文闡揚寒門何多幸哉此又當拱為
世珍者也

范氏宗譜序

季麒光

范氏之譜○范氏族人○皆宗之○自文正公以來○子姓繁衍○三吳兩
浙間支不一派○係譜于梁溪○蓋親親之誼○斷自近始也○嘗考譜
者史也○先王乘時建德○因生賜姓○諸侯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所
封之邑亦如之○故周有小史○定世序○辨昭穆○因作世本○記黃帝
以來○乞于春秋○凡公卿大夫○名號統系○無不詳慎○而人倫於是
明焉○秦燬詩書○公侯子孫○失其世序○及龍門作史○記因周譜而
紀世家○後人始知姓氏○所由出○兩漢有鄧氏官譜○應邵氏族篇
王充姓氏論○魏晉以下○譜有世官○官有世胄○有司選舉○必藉譜
牒○以辨真偽○誠重之也○劉宋何承天○復作姓苑○以廣前志○所未
備○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柳冲路敬淳之徒○又有姓畧○氏
族系統諸書○是皆先王崇德尚功○尊賢序貴○所以維持天下之
風俗○而大宗小宗之法○賴以不廢○五代喪亂○相仍○氏族不掌于
國○家乘則族之有譜○寔與史相表裏○自彝倫攸斁○骨肉
學生○皆致嘆栗○布與諸同室有操戈而起者○甚至貧賤不知
恤○愛思不知救○視宗人○凌替漠焉○不加戚於其心○一旦臨利害
殊生死○則捐棄畏避○如鳥獸不相顧○祖廟無食丘墓不修○此何
人孝子之所隱痛也○故欲尊祖○必先睦族○欲睦族○必先述譜○孔

汝氏序

卷四

范氏一

十卷本
堂定本

子曰睦於父母之黨者可謂孝矣。今景純公有慨於斯。自文正五世孫占籍梁溪者為始。編輯成書。先之諸例。以明書。繼之宗。而以明世次。首載前朝詔勅。章天寵也。後載名賢撰述。紀文獻也。至于遷徙散處者。復別其支系。誌其里居。使宗人展卷而知某祖之孫。某父之子。長幼尊卑。秩然不紊。誠可為一家之信史矣。雖景純所輯。止于梁溪。亦望天下凡為范氏之子若孫。就其所宗。分輯而彙成之。庶使文正忠宣流風遺澤。將歷百世而不毀也。先祖母范太孺人。出自徽九公。堰橋支。元貞與余為表叔姪。請成余敬為之序。

天祿序

卷四

范氏二

堂定本

錢楚日曰。史為國乘。譜為家乘。史以義著。統於尊也。譜以仁傳。統於親也。蒼洲此序。直可作二十一史論贊讀。蘇氏族譜亭記後。不啻再睹此名作。

重輯高士傳自序

錢肅潤

作高士傳者。始皇甫氏繼阮氏。皇甫自堯至魏九十餘人。大抵身不屈王公。名不耗終始者。斯入集焉。阮則上自炎皇。終于天監。分為三品。以言行超逸名氏。弗傳者為上。始終不耗姓名可錄者次之。挂冠人世。棲心塵表者又次之。其後方山薛公總而輯焉。更取魏晉以來。迄于元明高蹈之士。擇而續之。成為一編。其意義與皇甫阮微不類。謂惟超于形氣之外。而不落聲跡之中者。斯得謂之高士。例甚嚴也。肅潤不敏。亦嘗從事于斯矣。上法皇甫阮氏。阮氏下宗薛公。間出已見。或刪或補。首巢父而許由。不與焉。許求名。巢不求名也。次石戶之農。而蒲衣子不與焉。蒲衣子雖讓而不受。不如石戶農一門入海。高風更遠也。沮溺荷蕢。石門守不錄。而荷蓀丈人則錄。以其為隱者也。夷逸朱張。經傳不見。而余則取之。以其為逸民之尤也。聖門高士。皇甫載顏子曾子及原思三人。薛公益閔子一人。余謂顏曾得道。幾于聖人。閔子優于德。不為費宰。特其一節。安得目為高士。原思狷介。亦非以不仕為高者。惟季次清風高節。見于不仕。余故表而出之。皇甫以嚴光牛牢並列。薛公存牛牢。置嚴光。余謂箕踞抱膝。張目熟視。是一道人。被髮稱疾。不答詔命。是亦一道人。其並列宜。

文獻序

卷四

重輯高士一

六

堂定本

也徐穉申屠蟠郭泰袁閎高士也何以遺黃憲憲隱居不仕樂道慎陽可謂高矣後寓遊息國感於異勢乃歷聘諸侯以興漢室爲已任則高非其志也其先仕後隱者晉陶潛唐元德秀余謂德秀歌于爲是循吏也潛不肯束帶見督郵無宦情矣故元德秀不得與陶潛並列宗炳學向平者也錄宗炳不錄向平者平赴王邑之辟炳不應衡陽之命也魏野林逋宋二高也也固不得軒翹而輕林南安翁詰勅猶存本色盡露未爲高也蘇雲卿雖偶失言輒自咎嘆終遁跡不知所往非高而何于金則入褚承亮郝天挺不對策不充賦是真高也若杜時昇占風望氣所弗取也于元則入危復不入杜本危復始終不出是真高也若杜本應召至杭病不能行猶殷殷致書丞相何爲者也繼補陶宗儀且畊田且著書是則高也繼又補倪瓚丁元之季日坐一室以詩畫爲娛既遂棄家賞出遊江湖間是亦高也明初如傅淳鮑恂謝應芳理學士也不入高士龔翊義士也亦不入高士徐舫荷蓑而見青田織屨者坐櫂而譏廣孝固爲高也若王賓韓奕雖與姚少師交而亦不失爲高余補之嗣是以降薛公輟筆余復何言惟于遜國之際得七人焉後此者高士不易稱亦不概見也聞孫數人續之余且慎之矣噫以余之所見如此

文獻序 卷四 重輯高士二 完 十峯草

夫豈大遠于皇甫阮而不同夫薛公者乎亦曰士之得爲高者必其有關於君父有繫于國家有裨于道德心術之微綱常名教之重而非徒山林石隱爲也皇甫氏阮氏與薛公復起當不以余言爲河漢

王築夫曰衡量古人銖兩悉稱文字妙在參差錯綜逐段變易讀之如入武夷九曲到處別一洞天

李仁熟曰敘事中卽帶議論非寢食于韓歐諸大家不能有此

文獻序 卷四 重輯高士三 二十峯草

吳越備史後序

錢肅潤

備史者○備五代之史也○歐陽氏曾作五代史矣○何以備為○曰○歐陽氏之史○非信史也○曷言乎○非信史也○當是時○藩鎮僭亂○西川王氏○稱蜀○荆楊氏○稱吳○南海劉氏○稱漢○長溪王氏○稱閩○皆竊大號○帝制自為○我武肅王○獨處吳越之邦○臣事中國○永奉年號○其諸國或通姻親○或連聘好○皆以龍衣玉冊○暨書疏等○勸王自大王笑曰○此欲駕吾于鱸炭上耶○吾以去偽平賊○承天子時庸之命○至于封建○車服之制○悉有所由○豈圖一時之利○乃同爾輩所為耶○却之不納○其守節也○如此○歐陽氏○適欲以求玉冊○改年

文淑序 卷四 吳越備史一 七 十筆草 室定本

號二事○損王盛德○可謂信乎○歐陽氏之言曰○唐莊宗入洛○錫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于有司○羣臣皆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為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錫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肅潤考同光元年○我武肅王獲傳國璽○不敢僭有○獻之于朝○三年秋八月○勅遣大臣李德休○孫瑒等持節備禮○賜黃金印玉冊○時有司有備竹冊銅印者○唐主曰○尚父元老○不當待以人臣○況已封建乎○玉冊之賜○實非宗意也○非王求也○使王果有僭天子之禮之心○何不收玉璽○以自侈顧○乃納國璽○以求玉冊○耶○求玉冊○大事也○尚有是

求則求玉冊之使○何得不書某姓名○乃僅曰遣使貢獻耶○且賜冊之日○直封吳越國王○又授其四子為節度使○授以大綬○兼中書令○領西浙何又曰○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某○而自稱吳越國王耶○此其不可信者一也○歐陽氏又有言曰○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于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肅潤考辛卯長興二年

文淑序 卷四 吳越備史二 七 十筆草 室定本

安重海誅我王致仕方起位亦初復何得遽有封石之事且此石不知落于何地封于何所制書何不傳于世而獨為歐陽氏所得耶○夫欲求其事○迹不得采諸國往來之書又不得而強以落星石為寶石且因寶石之名懸擬寶正年號以是撫而實之然邪否耶○此其不可信者二也○至于曰重斂曰殘刑曰掠商賈寶貨其言固盡反我玉之所為具不足辨大要欲以一己之私見掩百世之公議其為非信史也明矣○今觀備史一書約而達簡而該自武肅以迄忠懿三世五王八十餘年無鉅不書無微不錄無溢說無缺詞其言皆實而有據顯而可徵不誠學史

平五代信史哉謂之備史宜也舊本武肅王分二卷文穆王一卷忠獻王一卷忠遜王附之大元帥吳越國王一卷補遺一卷今但以武肅王二卷合爲一卷餘悉遵舊不敢同異作備史者誰武勝軍節度使書記范公坰巡官林公禹也肅潤再考文穆王第十四子餒者宋開寶三年以吳越備史十二卷上忠懿王王嘉嘆錫資殊厚其平生著述有吳越備史十五卷備史遺事五卷其書湮沒不傳愈快與此本亦不類今姑闕焉不載其名王築夫曰辨析詳明考證指陳必有確據昔人論五代史多據傳聞意在作爲文字而事實或不盡合宜先生之有此辨也

平五代信史

卷四

吳越備史三

七

王定本

顧茂倫曰其所辨確然歷然然而七百餘歲夢夢也真是識空千古豈直爲武肅一雪誣妄

賀天山曰見得真駁得倒廬陵當首爲心折試向錢塘江上再吟斯文湖水逆流叱咤而風生者武肅王之精英在焉

文獻初編卷五

錫山錢肅澗樊日評選

同也秦松齡對嚴

吳江董 閻方南 訂正

賴古堂文選序

錢謙益

序曰、近代之文章、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收者、凡以百年以來、
 學問之繆種、浸淫于世、運稟結于人心、襲習綸輪、醞釀發作、以
 至于此極也、蓋經學之繆、三一日解經之繆、以臆見考詩書、以
 杜撰竄三傳、鑿空贅說、則會稽季氏為之魁、二日亂經之繆、石
 經托之賈逵、詩傳倣諸子、賈誼亂真、則四明豐氏為之魁、三
 日侮經之繆、詞虞書為俳偶、摘雅頌為重複、非聖無法、則餘姚
 孫氏為之魁、史學之繆、三一日讀史之繆、目學耳食、踵溫陵之
 論、斷而漫無折衷者是也、二日集史之繆、遺拾潘昉、昆陵之
 集錄、而森無鈎貫者是也、三日作史之繆、不立長編、不起凡例、
 不諸典要、腐于南城、燕于南澤、踏駁于晉江、以至于盲瞽僭亂、
 蟬聲而蚋鳴者皆是也、說文長箋、行而字學、繆幾何、原本行而
 曆學、繆冬瓜瓠子之禪行、而禪學、繆凡此諸繆、其病在膏肓、奏
 理而痼結、傳變咸著、見于文章、文章之壞也、始于飽飣、極拾剔

文獻序

卷五

賴古堂一

錢謙益

賊古昔極于驕僨、昌披面背、規矩星移、物換霜降、水涸而周子
 元亮、賴古之選、始出是選也、邇古學搜繆種、窮雅故、于經史、既
 流別于文字、剪削枝葉、艾雜稂莠、恤恤乎其恐失也、愀乎悠乎
 其有餘思也、予讀之、幡然而喜、退而有憂焉、何憂乎、憂夫學問
 之繆種、誠難于祓除、而文章升降之際、未易以隻手挽也、日者
 雲間之才士起、而噓李王之談、西江為古學者、昌言闢之、開之
 誠是也、而或者揚摧其持論、以為敢于許古人而易于許今人
 抹殺文選、詆譏文賦、非敢乎其詩、偏太白、其文過目、黎非易采
 有敢心焉、以許古、此則知古人之淺也、有易心焉、以許今、此亦
 愛今人之薄也、塗車芻靈、象物也、耳目鼻口、象人也、有化工焉
 有神理焉、非其象之謂也、規模韓柳、擬議歐曾、宗雒閭而祓鄭
 孔、王武夷而賓鵝湖、刻畫其衣冠、高厚其開門、龐然標一先生
 之言、而未免為象物、象人之似、則亦何者、繆種之傳變、異候而
 同病者也、嗟乎、目睫之論、其則不遠、口耳之間、相去幾何、予之
 憂亦元亮之憂、亦西江諸君子之憂也、徐巨源予通家、雅弟也、
 論書往復、巨源不以為不然、艾千子不遠二千里、為其母乞銘、
 來商此事、值予赴急、微而返、日月逾邁、存沒迢然、因元亮之請
 序、發其狂言、亦猶昔之思復于巨源、予予者也、重為告諸君子

文獻序

卷五

賴古堂二

錢謙益

余老矣付以斯文有元亮在繼自今相與肆力古學發皇蕩滌
煥然與唐宋同風予得想執其緒言自附于老馬之識路其亦
與有庸哉

錢礎曰通篇俱說繆種繆種不關古學不見所關文運夫
豈小耶虞山先生有唐詩英華序而詩學明有賴古堂文選
序而文體正余故兩存之以為天下後世學詩文者法云
秦封巖曰胸有全書目空千古故發為高論洵堪壓倒時流
想其命筆時直加身人華巖俯視衆山小矣

序

卷五

賴古堂三

十

松臯文集序

自聖門分政事文學為二科上之仕者環游簿書則臨文有推
魯之誦游心竹素則當官貽養歷之議二者兼資之難其人
久矣歲戊戌余忝校藝南宮毛子會侯以所試高等占上第制
義紙貴一時洎當補外任或曰毛子文士也不習為吏得毋為
民社困乎乃其司理于鄴補于黔改令于秦所至著聲績為羣
吏冠後以讀禮去官閱十餘年復來長安或曰毛子馳逐風塵
散精神于刑名錢穀之間研北故業宜其荒而不治也及毛子
示以所著松臯文集或讀之咸太詭以為異因質所疑于余余
文獻序 卷五 松臯文集一 堂定本

曰無足異也昔人不云乎移風易俗非俗吏所能為漢循吏傳
稱董仲舒倪寬輩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
治夫俗吏者不通經術之謂也毛氏自唐以來為衡陸間著姓
仕籍蟬聯會侯胚胎前光濡染家學幼而績文嗜古覃思深湛
於六藝之菁華貫穿扶摘有以自得于心又以其餘力研究當
世之務舉政治之純疵生民之利病不翅燭照而數計之故出
為世用如庖丁之刃造父之車沛乎有餘閒也其仕學兼優而
文章吏治之並擅也又何疑焉會侯今補祥符其地治大梁富
南北要塗時屬勦計必展厥蘊儲壯金湯而寧幹止使經術

之效顯白於世不徒以聲悅見長也至其所爲文精鍊有法度
不爲枝葉之詞海內具眼者自能識之○余未暇具論姑就世之
急于會侯者進而望之遂書於其簡端

錢從日曰篇中雖以文章吏治並說其實專重在吏治上文
章特其飾治者耳故說到爲文處只輕輕點一二句體何嚴
也

學文堂集序

今舉子第進士後率十年而始得謁予選人故言者往往以仕
路壅塞爲病此甚不然孔子曰學而優則仕仕者以行其所學
也漢世朝廷有大政事可疑者則令公卿以下與博士以經義
雜議之近代士未第時爲制舉家之禁不暇旁及一書一旦舉
于禮部殿試後畀以民社之責或有在六曹者當事有所難決
問以前代之典與所宜行瞻目咋舌而不知所謂有志者乃始
似不讀書爲學問然固有所不暇矣故其以齒勢敗者無論即
守選所至以爲良吏不過二三十年退而頽然身與官俱滅
也○若今第進士後十年得以其間肆力於學考古今治亂得失
之故上以經術佐天子而下亦不失以閱覽博物自命作者之
林斯不亦善乎乃每三年所得士卽甚少猶百五十人當數載
謁選畀以民社問以所難決則猶然無知鹵莽者旣敗而守繩
墨者退而無所聞于後世自若也蓋其十年之力固或盡之于
謁請託奔走勢利之塗及傲睨鄉曲以習爲肥家保身之學而
無事且棄之飲食博塞而已○視讀書爲文章不以爲此經生之
事則曰名士之習吾不服以爲嗟乎此士負朝廷而非朝廷之
士也○毘陵陳子椒峯予所取士也成進士六年而非者寄予

學文堂集哀然已等于歐陽子蘇子之多讀其文則歐陽蘇子
之文也其學自六經諸史百家曆律讖緯當世之時務以迄和
宮小說無不究其本末而文自序記傳論碑版之文以迄詩賦
小詞無不各極其致如是雖古今天下之事當無有難之者于
以服官則無過而非其學之所及至于以是傳之後世固不徒
爲文章之士而已夫陳子昆陵之名族也少年登高第使藉家
世之餘業以爲今人之所爲者所得不倍蓰乎然陳子視若沙
蟲糞土而自以其十年之力屹屹于學以能卒有成如是所謂
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自是以往吾誠不知其所止矣讀之

卷五

學文堂二

千學堂

既卒業喜而書以寄之
錢礎日日只仕以行其所學一語便喚醒不學人多少其間
將學之益與不學之弊縷縷說出令不學者愧而思學學者
益奮而思學先生之所以勉人學者至矣匪獨爲椒峯表其
能學已也

西堂雜組序

王崇簡

西堂雜組者永平司理尤公展成之所著也展成以沈博絕麗
之材馳聲苑苑所爲操觚滿志者亦既綜西京之爾雅擅晉魏
之蔚然矣迨出理大郡神明之譽聲噪三輔而門庭肅然常若
無事復肆力于撰著余嘗嘆古之以治行稱者如傳記所載潁
川南陽輩出聲施赫奕而文詞不概見若夫晉之彭澤唐之蘇
州治行未聞其爛然史冊而詞章至今傳之豈文詞與治行有
異致與自古能兼之者何鮮也嗟乎天地間萬物之情莫不各
有所至學者誠得其所至凡山川之所以悠浩日月之所以晦
明鬼神之所以微顯禽魚草木之所以飛游翳蔚無不可以其
所至以各得其情于以抗聲藻而副治理夫寧有異哉展成亦
惟得其情之所至耳友人徐公肅自永平來述展成之意以斯
集屬敘于余予時方棲西山覽賸低徊久之因陟巉巖臨枯柏
讀其賦騷以下所謂漱芳六藝採遺千載非山間之蒼崖霞落
古澗泉飛乎讀其文傳序記所謂澄心渺慮耽思傍訊非山間
之翠嶽雲除層巒雨沐乎讀其論贊銘劍所謂躊躇于意表者
斯山間之風入松霧迷壑蟠虬兒而翔鸞鶴者庶幾似之讀其
說問連珠諸類端而曼曲而直正如平林日上禽繁山響誠可

序

卷五

西堂雜組一

千學堂

以○臚○曠○遠○曠○藻○散○心○矣○余○愧○無○文○未○能○窺○其○所○至○亦○藉○山○中○
所○睹○以○彷彿○之○付○公○肅○以○復○展○展○具○日○者○采○士○民○之○歌○按○考○功○
之○績○爲○之○敷○揚○治○行○者○尙○未○有○艾○也○以○視○古○人○所○鮮○能○兼○者○展○
成○優○然○如○此○其○以○照○耀○千○古○爲○何○如○哉○

錢○礎○日○曰○展○成○雜○組○一○書○猶○相○如○之○合○組○安○石○之○碎○金○也○先○
生○序○之○其○玄○晏○之○序○三○都○乎○此○書○安○得○不○傳○耶○篇○中○以○文○
章○治○行○並○發○先○生○所○賞○不○獨○在○文○于○此○知○期○望○非○淺○

冬夜焚記序

君○雖○聖○必○不○敢○以○君○之○聖○而○忘○其○忠○子○雖○賢○必○不○敢○以○子○之○賢○
而○去○其○勢○所○以○忠○臣○事○主○或○去○或○留○或○遠○或○近○終○其○身○必○求○充○
舜○吾○君○而○後○已○至○父○之○視○子○未○必○賢○聖○皆○起○一○家○然○爲○人○父○者○
視○其○子○自○幼○至○少○自○少○至○長○亦○無○一○日○不○以○君○子○之○道○期○其○行○
事○亦○無○一○事○不○思○吾○子○若○孫○之○行○事○可○以○見○古○人○非○迂○也○忠○臣○
慈○父○其○情○有○不○能○已○者○也○正○宗○伯○敬○哉○先○生○父○子○得○君○亦○云○盛○
矣○其○功○業○麟○趾○並○思○退○老○亦○云○勇○矣○即○總○憲○公○謙○以○處○益○和○以○
躬○履○抗○疏○敢○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可○謂○仁○人○之○利○矣○而○先○生○
樂○古○讀○書○寒○暑○不○輟○日○必○作○字○數○行○作○書○數○集○其○於○冬○夜○不○蚤○
寢○處○招○其○諸○子○若○孫○環○立○於○側○摘○其○古○人○事○若○若○今○人○之○善○行○
若○若○述○其○先○君○之○積○德○若○若○凡○一○言○必○識○一○行○行○行○相○接○冬○未○
盡○而○成○帙○丁○未○秋○余○小○子○留○京○師○即○館○青○箱○之○右○偶○出○讀○之○命○
小○子○曰○此○老○夫○謹○謹○不○皇○痛○寐○以○戒○諸○子○若○孫○之○數○語○也○余○小○
子○拜○手○曰○先○生○之○子○若○孫○可○謂○賢○者○夫○何○事○牽○牽○先○生○曰○余○嘗○
教○諸○兒○做○官○閒○時○便○須○讀○書○又○嘗○訓○諸○仲○季○曰○見○輩○讀○書○認○是○
自○家○事○便○不○教○亦○讀○若○視○爲○父○兄○事○雖○教○何○益○予○小○子○歸○而○書○
之○紳○即○寄○予○子○若○孫○曰○此○爲○人○父○者○情○至○語○也○識○此○數○句○便○受○

用一生不可況此策所載尤古今賢聖未了之心傳維考亭
錄而起者乎余先君子怡雲同先生皆薦丁卯籍亦恒取
事績錄而訓余命曰鑑約早催兵火刪述皆焚余小子復不能
繼父志如先生父子之稱眉山奕奕也嗟嗟亦惟再拜而讀其
書

張秋紹曰將忠君愛子並說起便合大臣爲政于家成教于
國之旨稱誦得體

錢礎曰此文全從夫子愛能勿勞忠能勿誨二語發出然

先生以愛爲忠以勞成讓又非泛常忠愛可比凡爲國子者

各宜書一通置之座右

支嚴序

卷五

卷五

十一

全定本

介和堂集序

孔門四科文學政事各居其一○冀黃卓魯之懋績○賈董班馬之
文詞○徐庾鮑謝李杜諸家之詩律○上下古今兼長○益美者指不
數屈也○待巷任侯鍾越山之秀○以名進士起家○筮仕我郡之海
邑○甫下車○盡反前人之苛政○而一出於寬大○不三月而與人之
誦○遍於郊原○侯且爲之簡獄訟○寬力役○務爲安靜○以休養民力
比年以來○國賦足而民不困○海邑奏績爲諸縣最○循卓之譽○騰
於國門○不次之擢○旦暮間事耳○戊午春正月○皇上慨朕思復
古○右文之治○命內外臣工各舉所知○應博學弘詞科○中丞某公
首以侯應秋七月侯以徵書致迫○翩然就道○士民之攀轅而臥
轍者○咸引領而望曰○聖天子其復昇我侯乎○庶幾增秩賜金
而重蒞海邦也○已未暮春之朔○當寧臨軒○盛饗薦舉羣賢
而試之○侯之名已在高等○願以江南財賦重地○遷城爲瀕海岩
疆○安得此廉幹通敏之臣而任之○於是召對賜燕○俾復厥職○邑
之士民咸爲之額手而相慶也○侯蒞政之暇○進書紳以迨多士
鼓吹○駢雅○激揚風流○弦誦之聲○比戶而是○非○更治兼擅其
長○如我侯者○豈易幾此耶○往者握手京華○開尊道故○出詩文諸
刻○見示上漸漢梁下掩三唐○憂金石之聲發○雲霞之氣大雅未

堅○正○始○猶○存○所○以○起○頽○風○而○式○後○學○者○于○是○乎○在○異○日○以○循○良○
卓○異○發○居○密○勿○論○思○之○地○列○文○學○侍○從○之○班○余○與○侯○廣○卿○雲○而○
歌○喜○起○將○有○待○也○

顧茂倫曰任公才華蓋世其治行復能以實心行實政今日
循卓舍公其誰釋堂先生此文實其先導也

錢礎曰日說得文章治行躍躍神動却復言言真切誦而非
諛美而不溢海邦寶績具見於此非獨爲介和堂陳其勝樂
也

序

卷五

介和堂二

十學草

霞舉堂文集序

庚戌夏四月會飲于米山堂王子丹麓在焉酒半出其集請予
序予是日樂甚心許之堂三楹踞水上是惟西湖之委遠望阜
亭諸山卽尾東去若列壙而爲之樊者堂之陽復構成一山與
戶外諸山相對高不三四十尺而屈盤不可驟竟雜蒔松栝陰
翳晝不見日光其趾與泉吞吐飛梁承之自昔園圃之盛不過
依山陶水亭造化之成功近世始有壘石爲山掩抑上下以象
巖谷而築室其隙爲譙遊之地者然拙望作之往往有褻積可
指處未敢遽以爲山也米山則誠山矣丹麓曰米芾畫師董源
而傳於世者數卷多烟雲縹緲之致其於源何如也茲山之稱
米又安取焉予曰予之詩若文離爲雜種浩漸不可極方根抵
古之作者不詭于道而卒不徼其殘膏賸馥以蹈于吞剝之譏
亦猶是也不觀夫阜亭諸山乎彼其涵青蘊紫雲物蔽虧延袤
數里之外一日之展齒未足窮搜變幻之奇而此之列于堂下
者布武可數其廣狹易知也然而吾與予之散步而登狎坐而
飲怡神宕思累遊息而不厭者阜亭不與焉且欲坦而丘成欲
峻而岫起欲邃而洞壑列羅之庭戶之內視其力易致而後
徐相其成或有過于天地之自然者然則文亦貴乎自得之而

文源序

卷五

霞舉堂一

高

平學草

已矣。自得者法也。非古人之所預設也。故山可以爲書。可以爲圖。可以喻文章。而觀衆妙。丹麓方已得之。而爲詩。若文者各有其法。而又何疑乎。飲既罷。次其語而歸之。

錢礎曰。曰通篇將山與詩文反覆相形而歸之。自得者法一篇也。語真不易之論文之起伏結構尤令人不可思議。春容乎人。

王于一遺稿序

周亮工

比年以來。歲非龍蛇。而一時文人傑士。如溫陵黃東崖先生。以及中州賈靜子。豫章徐巨源。白門陳涉江。顧與治。朱遠公。張大風。皆相繼厭世。而吾亡友王于一。則尤可嘆惜不置也。方于之遊于越也。渡江過京口。歷吳門。達于武林。以彼其才。交遊半天下。所至宜無不合。乃棲遲湖上。落落者兩載。卒以客死。死之日。囊無一錢。至不辦棺殮。賴陸麗京。駿子問毛。馳黃諸君子。經紀其喪。廣陵諸君子。復醵金。俾其子往迎其柩。扶歸江右。又收合其生平之文。哀爲一集。俾余授之。梓余因得而論列之。于其先南州人。世其尊人太僕公。止敬先生家學。少有聲于時。自止敬先生歿。喪亂叠臻。始遊廣陵。遂家焉。余時在廣陵。知于一深且悉。于一好讀書。爲詩尤工。古文辭偶有所得。激鬱纏綿。瀟灑渾脫。取抒已意而止。未嘗輕爲人屬筆。人有所求。問應之。不可迫以時日。俟其意興會胥屬。而後免。起鵲落一決而就。故意之所至。滔滔汨汨。雖揮灑累日。夕不見其竭。意所不至。不復強爲。甚有經歲不成一字者。間友人讌集。卽席賦詩。于一類然。甘金谷罰。退亦終無所應。其不能爲無意之詩文也。如此。及成出以示人。必先佈其大意所在。而後許人讀。讀未數行。則又卒。

文序

卷五

王于一遺稿一

十學草

語人曰止此中意復如此如此也若是者數四而後人得卒讀
且更從旁爲之點首擊節然撫掌大笑甚有哭失聲淚縱橫
下者至以金石碑版之言請交成輒睥睨曰此等文不當以數
百金爲乃公壽耶以故鄉里間多怪之然至其見人之作有當
于其意者則亦爲之點首擊節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
固無異其所自爲余南還遇于一干武林于二曰公返耶濟叔
無恙耶聞齊叔與子偕返則淚下因背誦余若盧中其詩或某
句則聲淚俱下然後知于一之所爲蓋皆出于至性而人之怪
之者固不足怪也嗟乎于一之人若此可以知其文矣顧于一
性豪侈不事家人產雖數困絀遇有所遺贈不能如筐篋自守
狀見名籍法書圖畫鼎彝諸玩弄物不吝數十百金購之雖廢
朝餐缺冬襦不之恤也以是貴盡散略無餘蓄不能盡刊其生
平之文間有授梓者終以不繼未觀厥成今于一死矣尚不及
其時爲之謀不朽而使其奇文淹落不傳于世顧非爲之友者
之過耶于是合武林廣陵諸君所寄叅以于一庚寅授余俾入
文選中者盡付之剞劂自是以後天下讀于一之文者亦必有
爲之點首擊節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如于一之所爲
者而不必于一之自爲之也嗚呼于一可以死矣惜于一之詩

文選序

卷五

王于一遺稿二

王于一遺稿二

不多見輯而傳之不無望于二三同志者或曰于一自刻其文
爲之評騭而別以丹鉛則傳于一之文宜加評點使于一之
情見焉于一之志也余曰否否點而評之非古也文之佳美讀
者自得之于一之文有目者所共覩也且失古人之書評臨而
丹鉛之者有矣章疏節釋字櫛句比而使古人之意遂止于此
焉何其視古人之甚小也以鹿門八家之評有識者尙不能無
遺議焉後之人其亦不可以已乎

李仁熱曰先生此文寫于一有頰上三毛之妙

錢礎曰日前說等不不苟作交後認自出石麟謔亦可思矣

文選序

卷五

王于一遺稿三

王于一遺稿三

固不易作亦不易評也中間寫出爲文得意處盡態極妍真
是于一知己

宋文選序

李贊元

予視嵯兩淮爲舟車水陸之會衣冠麟鳳咸戾止焉公餘稍暇每思網羅文獻討論典籍以佐熙朝右文之治梁溪顧子修遠示予兩宋文選繙釋摩挲如獲異珍乃捐俸版行且屬同官共襄之作而嘆曰顧子之有是選也其爲烈於文苑盛矣哉抑可謂獨當其難者矣遠不具論卽就宋言宋以宋人選唐文者莫博於英華以宋人選宋文者莫核於文鑑此二編者旣已弁冕藝林廣布海內矣然英華之選太宗既平吳越盡收諸國圖籍俾降王舊臣各出見聞於是李昉宋白扈蒙徐鉉輩擬其精

文選序

卷五

宋文一

十卷草堂定本

要以類分之續又命王祐蘇易簡等始太平七年終雍熙三年不出於一手不成於一時文鑑則呂伯恭獨肩之然大牛本江佃文海又以上命盡取秘府諸書及士大夫所藏本朝文集編類而後成蓋皆乞靈於帝簡徵文於天祿繫銜於史局給費於大官登高而呼何求不得未有若顧子以一名孝廉起菰蘆中竭茂先之家乘罄康成之博聞經營搜輯訂定表章使上自建隆下逮德裕三百年人文粲然肩列若梗楠梓杞之聚鄧林琤璫蒲壁之班庭實者也且英華雖卷帙浩繁考是時印本絕少元白韓柳之文尚未甚傳曲江拾遺輩猶稱罕見故修書者於

柳州香山德輿商隱通翁昭諫皆全卷收入披沙簡金勢有不暇伯恭文鑑極爲考亭水心所賞但斷自宣靖旣非全璧且體沿前選義取宸覽所編諸類以備禁庭供奉進賢筆札則有餘以極文人之致擅名山之藏則不足顧子茲選一出入俱挾風雷非大雅不收非正宗不取而又盡刪詞賦排偶與應酬場屋之體卽歐曾蘇王六大家亦以專行置之領雋標鮮拔幽采隱俱出人耳目之表使觀者不知爲有宋三百年之文而以爲從來未見之奇書也蓋博如英華而簡嚴過之核如文鑑而奇逸過之以視二編不知者謂鼎足三分知者謂後來居上况柳

文選序

卷五

宋文二

十卷草堂定本

宗直成叔陽輩紛紛餘子所論定何足軒輊哉公諸海內旣令天水一代快延陵之觀樂且爲南渡諸賢代女媧之補天世不乏蔡中郎張司空歐陽文忠輩與予必有契實方響之合矣至顧子言語妙天下執中原牛耳幾三十年鄴架縹緲不啻鄉塚二西名聞著述自予所流通杜註及此編外更有元文選元詩選明文選駢註莊註韓註隨筆習察等書尚秘枕中而於勝國史事尤多論議余見其三朝列傳百有餘篇筆力直逼龍門班范遜不及也異日謂帝承明金匱石室從容授簡將重有賴焉誠鴻業鼓吹太平豈異人任也哉予不佞請以是編之行

爲執受前驅而已

錢礎曰曰通篇將英華文鑑二編錯綜比類而宋文選自成
勝觀至於卓識高見止下千古確有定衡又不獨爲有宋一
代文論斷已也

序

卷五

宋文三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文選文選序

魏 禧

水生於天而流於地風發於地而行於天○水生於天而流於地者○
陽下濟而陰受之也○發於地而行於天者○陰上升而陽畜之也○
陰陽互乘有交錯之義○故其遭也而文生焉○故曰風水相遭而
成文○然其勢有強弱○故其遭有輕重○而文有大小○洪波巨浪○山
立而涵湧者○遭之重者也○淪漣漪瀲○縠縠而密理者○遭之輕者
也○重者人驚而快○發豪士之氣○有鞭笞四海之心○輕者人樂
而玩之○有遺世自得之慕○要爲陰陽自然之動○天地之至文不
可以偏廢也○無錫錢子礎曰○博學好古○既自以其文章名天下○
復取天下文甲乙而選輯之○命曰文選○夫選文之小者也○礎曰○
其何以是名○吾覽其書○有忠臣孝子○義士節婦之文○足以震動
天地○搖撼山嶽○若黑風白浪之起於晝日○而蛇龍鯢鱓怒跳嬉
擲於其間○顧退託於綴以自名○其謙謙之志○固有然與○然吾嘗
泛大江○往返十餘適○當其解維鼓柁○輕風揚波○細澹微瀾○如抽
如織○樂而玩之○幾忘其有身○及夫天風怒號○帆不得輒下○楫不
得暫止○水玄舟立○舟中皆無人色○而吾方倚舷而望○且怖且快○
覽其奇○吟雄莽之狀○以自壯其志○氣然且登舟之初○風水所遭
遠若是○則必不敢解維鼓柁○蹈危險以自快○夫世之樂小言而

畏大文也久矣故錢子以激導之與錢子之選有忠孝道德經
濟之文以爲洪波蕭閒之文以爲滿激靜深之文以爲寒潭續
藻之文以爲麗水麗鼠考父各滿其腹若是則已矣余姑妄言
之以塞弁首之責

錢礎曰曰風水成文天然妙義於文中見大小卽於文之小
中見大後泛大江一段就身歷處指點出來目眩情移意境
萬狀而爲文之義已躍如矣○一篇蘇長公文字

文序 卷五 文選一 十峯草

文津選序

蓋聞物之相雜曰文文之所貫曰道是以昔人穿床踏地月
汲冢之書下帷覃思時究魯宮之篆讀騷而思君父觀卦而發
陰陽身在蓬山瑤枝採於仙史味生蘭室芳草佩乎佳人有非
藝苑珠騰文峯霞立鮮克臻其妙矣王子丹麓武林人也烟雲
翰墨山水衣裳孝友性成圭璋質潤春華爛其雅什曉月窮其
神儀家若策馬之奇人傳換鶴之韻座拂斗酒霞氣泥于金莖
軒種叢篁簫聲懸乎翠幹落庭松之餘映對池藻之新榮冥聚
瑤篇冥搜寶笥江營選樹影動縹緲海蒸潮花落流湘紙或臨
柳岸捲綸釣以評文或汎桃堤岸簪冠而定價或躊躇清漏空
催蜻蛚之吟或賞鑒寒燈竟廢鴛鴦之夢辨獄中之飢氣吹開
上之藜輝網異寶于滄波珊瑚一色獵奇毛于大澤鴻鵠千群
爲力甚繁盡發龍巖之秘其成不易早窺麟管之函加以良友
箴規高朋贈答古今綺語先後英詞品類既分體裁各異賦則
雕甍刻柱別館幽閒序則落葉吹蓬哀歌淒楚記以柳州爲法
比永治之黃神傳以潞水爲宗配昭陽之飛燕賓王討武之檄
韓愈送鬼之文理遣之談論非老肯名教之樂書備儒風修啓
者湖濱良會悅親西子之眉騁辯者紙上雄姿如接張儀之舌

鼓其巧說郭倡諸語之窮賞其題評劉總文心之美四席之致
姬發有銘五柳之稱陶潛自贊哀傷則蔓草迷榛悉染狐狸之
血墓誌則荒墟古冢堪捫頽廢之碑故以備博綜爰合爾雅之
載汰謬妄不同神史之編感物興生即酌留侯之酒撫時景至
還勞車胤之螢當鹿主之頻揮寶龍賓之愈灑允惟淹貫不負
弘通若夫廣稽又有我友張君祖望陸子蓋思斯文共研左右
商確茂先石鼓之識士衡洛下之才適際斯時略言披覽希轍
室邇禹穴交通錢唐潮河西郭之清流邂逅北門之雅彥快瞻
赤軸獲觀青箱謹撰短章式題全集嗚呼序有慚于皇甫遂無
交游序

卷五

文律二

堂定本

魏乎昭明繼軌連車散此曹祠之富編皮折竹探茲鬼谷之幽
布諸國門揆光芒於壁府藏之石室通變化于丹泉云爾

錢礎日日丹麓所選小品芳英竝擲韻致兼收洵文章之津
梁也定菴先生復以駢麗之詞揚挖盛美高華典則雅與文
稱此序傳而其文亦傳矣

天備子集序

劉玉璣

以太史公爲其祖以歐陽文忠爲之嫡家而因而奉之雖變化
不離其宗舍艾東鄉其誰與東鄉守陳隅謹法度久之雷鼓怒
發霜鐘獨鳴又如應龍神驥驤首騰騫自不失其容與翱翔抑
送控縱之外而後天下之淫哇雜響紛然退聽不敢與爭故天
下莫不知有東鄉者然而東鄉之精神不田也東鄉之精神在
斥異端明絕學一字之入二氏一語之近六朝若使之挽天河
而洗濯之不去不已是所謂東鄉之精神也東鄉之言文猶之
言經東鄉之言經亦猶之言道經不可以義外程朱文不可
交游序

以一語戾歐史於是與天下咸奉規矩而守先王則天下之人
心正學衛明天下之人心正學衛明而後東鄉之心乃大快故
東鄉之志又昌黎韓子之志也以昌黎之志爲歐陽之文故其
志尤不可及然東鄉見其志於時文而定待存見其志於古文
而天備集存其旁而出之一代典章故實體樂政治之間若曰
天下果有奇才絕藝其亦於此加之意乎彼二氏之誕以幻六
朝之浮以華百家諸子之支離應漫而無當亦安所可用哉故
論東鄉者既觀其志又錄其文錄其文又必錄其有關於一代典
章故實者而以服才驚藝絕之心此大較也啓願之間其大著

交游序

卷五

天備子一

堂定本

矣○著○之○時○文○從○之○者○半○著○之○古○文○不○從○者○亦○半○其○不○從○者○奉○王○元○美○而○爭○之○不○知○元○美○若○起○必○從○東○鄉○何○也○元○美○嘗○非○歸○太○僕○矣○老○而○後○悟○其○非○也○就○太○僕○家○索○畫○像○題○之○幾○於○錯○金○絲○織○之○意○焉○夫○太○僕○亦○歐○史○始○耳○元○美○能○信○太○僕○奉○元○美○者○不○信○東○鄉○斯○以○爲○之○元○美○歟○

錢礎曰東鄉之文以太史公歐陽文忠爲宗其派甚正而因心變化又絕無歐史之迹而自鑄一東鄉此其文爲不可及也通篇揄揚盡致言言皆實天儒子一書安得不傳耶

志壑堂集序

士○君○子○苟○能○立○不○朽○業○弗○論○在○朝○在○野○其○英○華○瑰○瑋○之○氣○皆○可○以○傳○留○川○唐○濟○武○先○生○年○方○終○買○拔○巍○科○讀○書○中○秘○言○論○手○采○雄○駉○一○世○舉○朝○以○公○輔○目○之○曾○讀○其○請○停○無○益○纂○修○求○言○甚○殷○等○疏○養○諤○不○阿○直○與○昌○黎○佛○骨○表○承○叔○朋○黨○論○鼎○峙○嗣○簪○易○之○遜○退○而○于○野○高○臥○般○水○之○陽○撫○孤○松○陟○峻○嶺○上○下○千○古○迹○其○所○得○發○爲○詩○文○名○曰○志○壑○堂○集○嘗○慕○吳○山○越○水○奇○勝○同○高○念○東○李○吉○津○先○生○躡○屐○鼓○棹○徜徉○容○與○游○覽○所○歷○間○以○咏○歌○彙○成○日○記○予○向○聞○先○生○品○望○恨○未○得○締○交○冬○杪○賑○荒○至○其○邑○造○其○廬○促○膝○晤○語○傾○蓋○也○已○而○如○故○旁○若○無○人○者○因○詢○其○生○平○述○作○今○茲○徂○暑○惠○我○全○集○公○暇○卒○業○不○啻○如○樓○煩○之○遇○下○相○也○凡○人○才○學○要○期○文○質○相○宜○體○用○具○備○今○世○操○觚○家○摘○錦○鋪○繡○非○不○燦○然○可○觀○試○與○謀○經○濟○則○茫○然○返○矣○馳○騁○功○名○者○抵○掌○談○世○務○聚○米○畫○地○亦○可○起○而○兄○之○行○事○若○與○吟○風○弄○月○酌○雅○粟○經○或○非○所○優○無○他○才○與○學○限○之○也○今○先○生○實○克○兼○瞻○詩○杆○袖○于○予○心○文○有○裨○于○時○政○其○論○議○如○河○源○東○注○千○里○一○曲○皆○有○根○據○擬○諸○漢○魏○殆○昌○言○潛○夫○也○歟○每○吟○一○句○非○落○雁○鷺○入○即○光○芒○萬○丈○性○靈○直○繞○指○墨○間○當○昌○隆○之○代○侍○從○承○明○上○足○以○備○顧○問○下○足○以○薄○風○雅○乃○期○

其三十年來在朝僅幾易春秋餘俱在野時也未大厥用豈不重爲扼腕雖然子瞻非元祐所稱奇才哉內外出處何嘗定正今其文千百載不朽則志壑堂卽等諸東坡集也誰曰不可錢礎曰曰潘川之爲人爲朝野所重其立言亦不朽業也得雲間鉅公序之愈不朽矣至以奏疏比之昌黎永叔詩文比之昌言潘夫未復以東坡之才與文相况豈非僣人於其倫耶

潘寧齋續集序

宗元豫

少廷尉映碧李公潘寧齋全集有奏疏有史論有序記傳詩題跋書牘等作凡若干卷閣學石齋黃公馬龍石左公徵士芒山張公業爲之敘行世已又輯續集若干卷命元豫一言標其旨既卒業而瞿然有深憾也古今文章自三代後其盛于漢太史公而外若賈長沙之博司馬文園之麗彪大夫之核董膠西之純楊中散之與班蘭臺之瞻皆卓犖成一家言爲後世稱至劉中壘諸疏諸葛武鄉二表尤令人流連悽惻不已蓋諸子立言于昇平其文磅礴而春容立乎立言于危亂其文剴切而悲憤春容者固足感人而悲憤者感人尤深非二子文章度越諸子亦所遭世勢然也公官諫垣在毅廟末造國勢蓋岌岌矣公封事凡數十上批鱗觸忌深慮碩畫中外傳誦謂其剴切不減中壘此夫人能知之言之迫歸田諸作或援古傷今或感遠寓近體不必二表而悲憤之情同此非夫人能知之言之而有識者獨知之契亦公之所以自靖自獻俟後世而無愧者歟公弱冠登朝敷歷中外身居繁劇手不釋卷乙酉而後杜門謝客于七畧四部之所紀錄靡不瀾覽而于史學尤深正史外旁及瑩史家乘參伍考證折衷畫一尤從來著作家所未遑左右鉛槧

午夜較鏗視中壘天祿閣所聞不知多寡若何其精核殆駁駁
過之文成脫葉廣詢旁咨一字未安不憚屢易冲懷雅度庶幾
武鄧十反之風蓋公非僅抱二子之志兼深二子之學居平以
濟寧名齋意蓋深遠矣曩先水部公獲附公大父宗伯公同譜
故公屈齒德下交修孔李之好甚篤然公出爲直臣處爲聞人
紹宗伯公之緒而益光大之其于出處兩無所負元豫忠賤無
聞朝宁之上既不能步公後塵厥翰之間復不能沾公賡復先
水部公之緒不絕如綫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于出處兩無
所成如此視顏序公之矣爲歎歎屢輟又安能望其涯涘姑識
文潯序 卷五 濟寧齋二 室定本

一時窺測復公異時吾郡文獻足徵則有濟寧齋全集榮三先
生之序在
錢礎日日李公著作直通中壘而忠貞之氣不讓武鄉子發
以二子較公可謂擬人于倫矣說到非僅抱二子之志兼深
二子之學真知公之言

南雷庚戌集自序

黃宗義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
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
蓋畫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
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
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
終於憤憤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
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
而法始亡其有爲之調人者則以爲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

文潯序

卷五

南雷一

三

室定本

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
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
湛之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
弊乃北地欲以一二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
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爲起衰蓋思昌黎以上之八代
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
黎所用之詞亦卽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
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吳陵等其詞沿
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極至處顧未

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末學無知之徒
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
在相與爲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盡雨雪餘十日而不止
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爲選定以序事議
者編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
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于命曰甲子集今余
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南雷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文于爲再
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卽能得千古之
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願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

戊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
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錢礎曰曰梨洲先生理學有源而于文章亦深得原本所
其曰千古不變則原本之所在也讀南雷集者讀其自序
却也

孫介夫文鈔序

孫子介夫文鈔若干卷嗚呼介夫之文不離古不泥古史漢
大家之文而亦介夫之文也文選司馬遷班固規矩方員之至
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諸人起窮討而爲疏狀論議序記碑誌陳
事開理明是非辯得失條分縷析其神氣其風度無不本于史
漢者而布置益嚴密文之有法方員之有規矩也世之好異之
士乃倡說曰堯典義盡彼則安放古自我作空疎寡學之徒幸
其言之便利也羣而和之目未觀古人之誤著私知妄造誑
聲誇蒙雅頌白閉戶習舉業者卽以制舉之藝去承破改此股
而充代咸嚶嚶示人曰此疏狀也此論議也此序記碑誌也斷
木爲棋梳革爲鞠莫不有法六經之餘文僅在茲而荒繆無所
準但自我圖之高于寓託以飾其空疎何其無忌憚而不恤人
之笑也世之博學者矯枉過正曰辭貴爾雅每構一文因羅舊
聞掇拾成語鰓鰓某字依于某篇某句採于某篇所謂疏狀所
謂論議所謂序記碑誌浮華盈積無一由已出公相剽襲卒歸
于臆腐兩者鈞病也寡學者其文病博學者其文病已矣乎文
終難復古乎介夫之于史漢八大家猶八大家之于史漢發揮
詳暢而神氣風度質之古人毫釐悉合又不能名其孰史

漢○孰○八○大○家○余○故○心○服○介○夫○也○抑○左○國○精○練○沉○與○可○與○史○漢○
輔○而○行○八○大○家○之○所○不○廢○也○弊○則○錢○削○之○甚○而○傷○其○渾○雄○左○國○
且○然○况○其○他○估○屈○牙○者○邪○文○之○詭○怪○譬○食○之○昌○歌○羊○聚○性○之○
僻○者○嗜○之○世○或○慕○新○奇○厭○平○常○尊○之○于○史○漢○八○大○家○之○上○思○以○
易○天○下○舍○梁○肉○而○啗○昌○歌○羊○聚○又○欲○入○之○舍○梁○肉○而○啗○昌○歌○羊○
策○噫○其○近○狂○惑○矣○介○夫○之○父○間○摘○摩○左○國○旁○雜○莊○騷○而○不○啻○云○
國○一○正○之○以○史○漢○八○大○家○故○足○多○也○古○人○之○于○古○人○之○文○師○其○
意○而○已○還○周○紀○述○武○王○入○商○紂○官○之○荷○罕○旗○把○鉞○執○劔○者○顧○命○
之○指○次○者○也○而○其○讀○祝○之○中○廁○以○武○王○再○拜○稽○首○固○效○之○干○霍○
光○傳○為○尚○書○令○之○讀○奏○文○未○有○無○所○本○又○不○剽○襲○而○祇○師○其○意○
率○可○見○耳○愈○宗○元○脩○諸○人○文○之○如○斯○者○其○善○者○也○文○之○不○如○斯○
者○其○不○盡○善○者○也○余○因○介○夫○之○文○而○及○之○以○告○世○之○為○文○者○
錢○礎○日○曰○說○盡○作○文○之○弊○道○破○作○文○之○法○議○論○典○確○亦○復○正○
大○于○此○知○介○夫○之○文○即○于○此○知○伯○穎○之○文○

文獻序

卷五

孫介夫二

廿

十對軒
堂定本

吾○邑○父○母○以○循○卓○召○者○自○吉○陽○李○後○幾○三○四○十○年○而○荆○溪○莫○侯○
繼○之○吉○陽○上○時○衰○刻○其○政○績○文○章○凡○若○干○卷○日○退○思○堂○集○今○莫○
侯○從○攀○轅○之○請○約○取○大○典○則○可○垂○不○朽○者○錢○成○六○卷○亦○日○退○思○
堂○思○思○堂○者○內○署○之○正○也○自○吉○陽○李○至○今○莫○侯○三○四○十○年○開○居○
其○堂○者○通○有○十○餘○人○課○最○不○能○益○而○三○此○其○餘○人○豈○盡○不○績○者○
哉○盤○錯○難○可○別○刑○器○而○積○棘○不○能○成○鸞○鳳○也○吾○邑○三○四○十○年○間○
遂○有○大○不○同○者○物○力○之○凋○減○十○之○七○錢○穀○之○上○增○下○耗○者○十○之○
五○六○供○億○需○索○之○繁○迫○饋○遺○迎○送○之○海○至○者○十○之○七○八○奸○胥○豪○
猾○之○號○簡○侵○漁○十○之○九○民○素○樸○樸○瘠○瘠○所○迫○而○乃○詐○相○煽○亦○十○
之○三○四○居○此○室○者○若○奔○車○覆○舟○坐○籌○未○展○而○飛○符○走○飯○刻○噪○于○
堂○之○外○或○一○年○或○不○及○一○年○而○代○者○至○矣○誠○如○枳○棘○然○遠○舉○而○
去○幸○父○息○日○初○器○然○則○今○之○莫○侯○又○何○以○序○此○異○數○日○枳○棘○雖○
非○為○之○後○而○盤○錯○終○有○利○器○之○用○也○邑○之○難○治○若○彼○侯○之○最○
績○若○此○侯○可○分○矣○或○一○年○或○不○及○一○年○而○引○愿○之○不○遑○若○彼○侯○
歷○七○載○而○日○可○考○月○可○要○歲○可○會○之○若○此○侯○更○可○知○矣○諸○大○憲○
之○從○者○若○彼○當○寧○之○側○席○若○此○侯○之○居○此○堂○成○此○集○布○為○金○科○
示○于○凡○為○民○上○者○更○可○知○矣○或○日○侯○之○宰○邑○凡○三○變○

文獻序

卷五

退思集一

三

十對軒
堂定本

何 簪

當如至也。清剛之氣振望。尋發。猶如伏如神。奮役。輪。立。於。水。上。諸。奸。盜。傷。息。有。避。境。外。清。止。官。相。戒。毋。走。府。史。於。清。吏。之。境。期。會。徵。集。約。束。一。行。萬。民。應。之。若。響。若。日。此。疆。項。令。不。可。在。也。既。則。諸。利。舉。諸。獎。華。少。亦。休。息。焉。兩。稅。如。期。或。後。期。徵。此。亦。不。殿。限。胥。役。向。垢。而。重。足。者。賦。垂。手。緩。行。可。無。罪。鄉。民。擊。拳。而。揖。笑。道。之。歲。時。父。老。獻。觴。爲。之。卒。爵。蒲。鞭。日。減。國。用。日。虛。朝。聖。讀。法。教。誨。諄。復。不。倦。真。如。赤。子。之。依。慈。母。也。久。之。則。官。民。相。習。上。不。苛。下。不。擾。民。不。卒。訟。卽。自。起。滅。亦。聽。之。來。則。勸。以。親。睦。勸。以。忍。讓。如。家。人。父。子。士。大。夫。精。托。不。嗟。絕。亦。不。枉。從。左。右。或。乘。間。指。陳。可。否。無。假。借。不。微。急。以。導。已。不。宰。狹。以。絕。人。渾。渾。穆。穆。相。相。惻。惻。如。忠。厚。長。者。侯。之。七。載。凡。三。變。云。余。日。不。然。天。道。之。嚴。剛。陽。和。隨。時。不。停。車。之。行。地。平。陂。高。下。不。同。譬。之。緩。急。折。旋。在。手。侯。未。嘗。變。而。人。自。變。之。也。且。侯。之。變。而。終。始。不。變。者。節。操。也。飲。水。比。清。懸。魚。比。潔。茹。藥。比。苦。塵。甌。比。貧。其。深。沈。之。略。應。猝。之。才。惠。愷。之。德。正。直。之。行。有。發。而。不。可。禦。之。勇。有。藏。而。不。可。經。試。之。智。以。權。度。於。時。之。可。進。可。退。斟酌。於。事。之。當。敏。當。鈍。莫。不。有。確。然。之。見。沛。然。之。施。而。最。有。執。持。之。定。力。以。要。于。始。終。而。不。阿。不。動。者。節。操。也。是。侯。之。能。變。者。才。而。不。變。者。守。也。所以。獨。應。

不殿序

卷五

退思集二

三

十學草

序

卷五

退思集三

八

校勘

異數而爲。開。華。以。來。三。四。十。年。間。吾。邑。之。第。一。賢。父。母。今。考。政。略。所。載。大。綱。大。紀。不。過。伯。之。二。三。良。法。美。意。足。爲。南。面。師。資。侯。方。上。慰。一。九。重。敦。促。之。期。由。臺。垣。而。政。府。不。遠。咫。尺。其。建。立。更。重。且。大。者。豈。是。集。之。可。盡。然。以。退。思。集。擴。而。充。之。有。餘。矣。錢。礎。日。日。先。說。善。邑。之。難。治。而。後。歸。于。侯。之。能。治。大。說。侯。之。能。變。而。終。歸。于。侯。之。不。變。將。其。才。其。學。一。一。指。出。先。生。真。知。侯。者。也。

蔣都諫奏疏序

徐階鳳

古稱三不朽曰德曰功曰言。然有立言而德與功即因言以立者。其惟言官之言乎。言官立一言而天子之譽同以正政事之偏弊以釐臣工之僉壬以去民物之疾苦以除人有立德與功而大於是者乎。然而非可無本而出之也。有立言之志而無其學有其學無其識有其識而無爲國爲民之誠雖謂謬然以立言自負而究不足與于德與功也。慎齋蔣先生由循吏拔居諫垣五年以重言忤權貴卒致外遷分巡潯陽先生欲彰世祖皇帝聽言納諫之德乃彙所歷四垣疏藁梓以示世余適旗歸文獻

文獻

卷五

蔣都諫一

五

蔣都諫

之也昔韓魏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草欲斂而焚之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各曰諫垣稿自敘于首大略曰諫主于理朕而以至誠將之今先生奏疏天下讀之莫不曰先生之善立言也先生善立言而大裨于國是民生也抑知先生之言悉本于學識之勝而一出于至誠而先生之德與功即莫大於是哉然先生之德與功蓋有不藉言而立者近代言官執簡立朝時糾君過摘人瑕侃侃而言非不風采可觀及考其系履多與所言相刺謬則其奏疏雖連篇累牘僅可謂之龍言已耳先生篤孝友敦仁尚禮居官居家無一事不法古人先生即無言其德與功已足式後進而傳奕世矧煌煌嘉謨入告如茲編也乎夫漢之晁賈唐之劉陸當時未盡行其言其言至今不朽以先生有本之言奉俞旨者十之九垂示百世猶將推頌德功臚謨伊訓何多讓焉是爲序

文獻

卷五

蔣都諫二

五

蔣都諫

周立五曰以有本作骨而歸于修辭立誠此從臚謨伊訓中悟出煌煌大文比於日月錢礎日曰立言自有其本學識與誠即其本也此篇一一拈來傳出慎齋先生入告至情竟如程伊川朱晦菴上殿說書論事覺汲長孺魏玄成一輩本領未醇

水雪機序

李

客問於余曰：島瘦郊寒，若足其理乎？曰：孟子曰：「豈好哉，何以其之？」
 氏天下之所謂起衰者也。長安東野矣，何論餘子？和其言，
 肝鉢腎劍，刻與岸。一卷水雪，殆云自讚他人，未足以語此也。客
 請竟水雪之義。曰：禮不云乎？賓於西北，是天地之尊嚴氣也。易
 之坤初履霜，而上龍蟠。皇朝元貞歲，一示之真曜。先生蓋亦有
 唐運之感焉。非錢水繪雪之謂也。客曰：華而不堅，秋氣堅
 而不潔，兼斯二者，文乃稱至。夫孟子蓋是之取爾矣。其應余論
 之曰：元和之距開元也六十年，距貞觀百有八十年，時不古若
 文澄序 卷五 水雪機一 定本

治且日下獨是人才猶濟濟然。韓柳已揭幟，大家元白亦彬彬。
 稱長慶若李文公，張司業皆如玉。光劍氣不可埋，抑當其駭樂
 詩抗鷹，故將變子昂之軌。談道德山水，壁壘一新矣。孟子則怒
 然股憂，殆有甚焉。不知者以為雕琢艱澁，幾匹之長吉樊宗師
 之間，而余知其憂於時也。必爲天下而水雪之肅乎？其栗烈也
 峻乎？其不可煦煦也。洞洞乎其清也。溟溟乎其空明而無滓也。
 澄乎其滌六幕之塵也。鍵乎其開天地之房而啓其春也。不然
 者，雖相繼散豆亂糞，氣埃壅滯，旋佩迷漾，非水雪之是求，無
 以齊物無以致治。此則東野之隱也。夫震澤永叔既得東野之

意於千載之下，竟近代之文，擇其可以寒人心，喚醒人，類聚者
 濯之以玉壺淨之，以飛霞翳焉。諒曰：是冲冲者，爾是清濯者，爾
 經濟之大，吾姑舍是而人得無以爲嘆噫。一水雪文，文不在
 茲乎？昔徒虛語，今乃實其所無。使東野而在，將必携之以自私
 又何歎焉。然余又有思乎宋之永叔也。其集金石文，則何其
 集水雪文耶？歐陽與衛子或集古或集今，各有其功矣。
 錢礎曰：曰永叔之意，卽東野之意。叔則表而出之，東野之意
 見將永叔之意亦見矣。水雪機安得不傳耶？

黃忠端公集序

李邦嗣

余嘗讀西漢劉向傳中壘值外戚擅命之時王鳳始握魁柄五將據重執官滿朝廷然諸王俱外家小兒騎奢相向鳳雖稍桀然非有包藏禍心敢圖移漢鼎而中壘上極諫封事謂鳳行汚寄治身私托公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國祚將移於外之若洞見其本末後讀姚江黃忠端公集公值奄人執命之時瑤溫內交玄黃外附蟠結之勢已成其時外廷相顧卽楊忠烈二十四大罪疏亦猶未上而公首發其奸謂阿保重於趙

卷五

黃忠端一

室定本

之念重於名節者也卽如中壘所云劉氏與王氏事勢且不並立而猶勸上厚安外戚使王氏保其爵祿劉氏不失社稷所以資睦外內之姓得以並安此中壘之苦心也公卽不憚首發大奸而其於楊忠烈則謂諫官宜言大臣不宜輕言發而不勝將有資阿之禍縱諸君子義形共起一舉而公獨謂宜包小人之羞且挽匪類之去意在使黨禍奄禍尙不合而爲一則毒烟猶未甚張狂瀾不至大倒雖公以一死從諸君子固已蚤辨之但謂身死而國家猶是恬然生民猶是又然卽死不足惜無如正人氣消而國命卽與俱絕靖康前禍遂如符契此公所痛哭于

卷五

黃忠端二

室定本

身亦復痛哭於身後者矣不亦悲哉公姚江人本與甬上同郡公少嘗從學于甬上及公死國吾鄉陳忠貞公崑疏爲公請謚而公長子宗義是謂梨洲先生復以世學轉授甬上諸門人某亦嘗得登公之堂發讀公之遺集慨然見公憂國念深反覆流涕過者公集新出先生命某序之竊謂本學小生豈敢以其文僭附卷末既復念甬上後學之言或公所樂聞也故敢序之且藉使後人讀公疏草及答楊魏諸君子書庶見公倦倦謀國有古大臣憂社稷之重非僅以一諫官死國足爲公千載云爾錢礎日曰從憂社稷立論真是知心文亦卓然不磨

宗梅亭芙蓉集序

謝漢儀

久知蕪城有宗子定九也然其文未見其人與詩讀宗子之詩則自避兵東陽始蓋當逃起絃歌疎羅羅士老賢詩英能者類皆窮幽發藻刻意於文以故郵函往來悉皆董惟樂露之篇揚亭法言之製至若烽烟障地聲鼓震天悽愴則月暈孤城愁慘則霜芬夜暮河橋夢斷江山路難瀾陵回首以沾悲偃師還望而孽梯况復家遠洛陽人羈漳水望鯉書於萬里盼鶴信以各天當此之時登閣而標句清新懷人而發言哀斷吟章飄什於此為多豈非詩者所以遺離愁而銷寂寞者哉宗子之文

望重才奇固宜賦奏凌雲文成吐鳳乃當竹西烟爐隋宮蒿萊之口單舸東下言聽他邦雖好友如雲良會不輟然憶瓊花而太息夢官閣以徘徊人固有情誰能無感余披其芙蓉近刻或若李陵岐路之吟或似白傅江州之曲或山陽聞笛感歎舊知或易水悲歌妻其去國要知王謝子弟一旦別離故巷飄泊風塵回想鳥衣正多神愴流音矢咏悽惋何窮而宗子雖流離困頓之餘飲酒讀騷且猶琴瑟而懷公子結襟極而望美人夜雨秋風砧聲可聽我與宗子當日在江潭澤畔兼葭白露中也錢礎日曰情往似贈與來如答賦之骨騷之神殆兼有之

卷五

宗梅亭一

堂元本

續虎軒全集序

朱實穎

聞古之學者必有師為師者必著書以垂于後如吾夫子問禮于老聘問樂于其弘問官于鄉子而顏曾游夏之徒從而師之暮年而著春秋其筆削之微意同堂莫能贊也孟軻之書非軻自著亦其徒萬章公孫丑輩相與記其言論云耳傳至漢之馬季長鄭康成隋之王仲淹雖或師道未醇咸著書滿家以別異于衆人韓昌黎有云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退為師者之職志也金沙旋菴曹先生少負異才家于江淮即抗顏而為師擁皋比者數年

文獻序

丁酉初舉孝廉破破入長安呼斗酒濯足如馬周至新豐市席帽奚囊岸幘吟嘯憶與余相遇于荒村曠野之間班荆道故慷慨傷懷似重有不舍然者及司教東五斗長饑一羶獨冷且學舍鞠為茂草子矜議乎城關先生益鬱鬱不得志乃發憤著書余讀續虎軒文集詩文若干卷尺牘若干卷作而歎曰此昌黎所云不得行其道而著書以行乎後世者也夫以先生磊落抑塞之氣沉鬱雅澹之才使上之翔步金馬可以領頭卿雲潤色鴻業次之出膺民社亦可樹節召之敷播惟岳之績乃區區以廣文一席老其歲月騁其筆墨先生雖無愧于古之名師以

卷五

續虎軒一

堂元本

著書爲職志而國家用人如先生者此皆是也豈獨有積薪之歎也哉余友袁子重其須遜先生愛士好客更能周士之緩急繞朝之贈緇袍之誼于首肯盤中見之則知先生不僅著書而著書益深遠矣余因喜而序之如此

錢礎日曰師道不行久矣亮采先生獨起而行之其道以著書爲事愛士好客又出乎天性真師表也既庭此序特爲之發明委曲詳盡而立論正大全從昌黎師說河東論師道中來是有關風教之文

曾庭聞文集序

宋寶穎

歲壬午余讀書吳趨之二株園每論文角藝辰而往酉而歸所見東南孝秀之士以百數求其抑塞磊落負英雄之色者百不得一二焉一日軟裘駿馬直入園中主人起而肅客客執禮甚恭余從旁訊之知爲江右曾子傳燈也時年甫踰弱冠與余抵掌論天下事講究師友淵源可可否否不稍鯁避余臨別而目攝之曰此異人也自壬午至甲午又十有三年余計偕過都下聞秦中有曾子晚者始舉於鄉傳其古文詩歌悲壯頓挫有水車激馬之聲余顧之而悚然曰此異人也乙未春二月都下初

文淵序

雨雪余騎欵段出門特泥淖中見有並轡而過者顧盼偉如揖余而言曰余二株園所遇之曾子也握手道故相得歡甚因出其古文詩歌以爲贈而後知秦中所傳聞之曾子即其人也嗚呼曾子豈非異人哉曾子自南贛走吳楚入函谷度雲棧由天漢至於夏州去家幾萬餘里塞外草枯鷹健而兔肥射之血注馬蹄飲酒酣呼吹簫築以爲笑樂登高而俯賀蘭望靈武山川奇險雪虐風饕虎豹森立觀元昊張吳之所以戰韓琦范仲淹之所以守何其壯也出入於賢王之幕府幾數年不能一見天子今尚書給筆墨觀書于石室而僅把三寸弱翰貴油素四

尺與東南孝秀之士較其短長得失又何衰也杜少陵曰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橫門者長安去西域之道也占之英雄據鞍躍馬與老驥之驥首嘶風亦何以異曾子豈非異人乎抑塞磊落雖屢易其名字而卒不蚤用於世至今日而余與曾子亦將老矣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錢礎曰寫出庭間來馬清狂之致宛然在目其悲歌慷慨意氣復不減也既庭文筆之妙如此

懷古堂文集序

秦 鉞

同里慎三胡先生以前侍御稱鄉祭酒余兩從兄俱自髫角受經鉞兄弟則隨先大夫後時挹春風于榆社中竊仰坦衷古道真老成典刑先大夫嘗推爲景星慶雲近代希有以訓示子孫先大夫之見背也先生扶病來視哭之慟未幾亦化去余終身隕半疊淚忍彈子敬尋耶戊午夏五懷古堂集刻竣仲君鴻儀氏寄抵津門委予序將辭之已而念先大夫與先生款款下泉宜有以慰卽考亭定羅李之書皆父執不可得外也既卒業喟然嘆曰嗟乎易稱言之弗文行之不遠設爲文不傳何當立言

文庫序

卷五

懷古一

序

室定本

自班孟堅創藝文志歷史因之兩漢而下學士才人篇目大凡悉可指數迨求其完本大半蠹蝕銷亡雖博雅君子無由舉隻字獨韓文杜詩其傳尤盛者蓋昌黎之交進于道而少陵之詩通乎史也然宇內著述家往往未窺昔人堂奧好以標榜誣惑人議論意氣務爲踔厲去之迺益遠誠有不容貌剽空襲者先生躬抱仁義性喜澗畧接人油油然矢口喃喃然初若無意于立言而天下文章輒歸之讀其文非發揮天人卽條論理亂不必摹韓而原道原性師說諸大篇之體具矣其爲詩也高華沉鬱不名一格要皆意存諷諫有會而作亦不必擬杜而哀江頭

悲陳陶悲青坂洗兵馬等作之肯存矣由今以推竊謂先生德門幼孤若賴母教成立與綸于嫂鄭者正相類由李翁入西臺著風采已在板蕩餘亦如麻鞋見床席涕淚投拾遺其詩韓杜二公遭遇畧同志行不異所謂惟其有是是以似之實其然乎且夫文與武固左右也第古今全材實難足短寸長亦人物不齊之數云爾故昌黎以晉公奏為行軍司馬其平淮西乃其請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及後來宣撫鎮州軍龍惟掉未去未親三軍少陵當陽之曹賦新安更以美汾陽王賦潼關吏以譏哥舒翰似知兵者顧能拔房相也敗以致貶官後得嚴武所辟文獻序

卷五 韓文公集

亦無預惟帳而先生監江右軍以勦為撫遂平王勣勦寇敗百萬生靈于阨督撫代巡先後上其功向余蒞江臬時諸父老猶為子稱道不置文事武備殆兼有焉則又能補韓杜所未逮至今蒙蔭開祠口碑載道其人其事史當大書特書不一書觀彼窮愁著書者流區區欲以翰墨當勲績以誦賦為君子可同日語乎哉然則是集也非胡氏一家言也百年文獻于焉足徵異時輔新使者取以入告且當奉為經筵為史案矣必傳無疑矣予因先生獲交於三公子廿載于茲皆能讀父書踵登仕籍方懋樹立以圖益光其親用敢書此復鴻儀併質燕貽龍驤兩君

如不草莽予言請呼小子名醉先生之靈而誦之錢礎曰曰通篇以韓杜比胡先生可謂知人以韓杜之文與詩比先生之文與詩可謂知言其間遭遇志行一一證合非深相知者不能道出至以先生經濟為能補韓杜所未逮韓杜復起亦當心折斯言先生之文固得此序而益傳矣

張遠公文集序

秦松齡

韓子曰文以氣為主此千古文章家之篤論也後之操筆為文
 章者莫不以爲得斯言之旨矣迺問取名人學士之集讀之其
 以雄博爲氣者多粗厲而畔規以和平爲氣者亦彈緩而無奮
 則又何也知於文求氣而不知氣之所自生故失之也不多讀
 書者氣不厚不尚志節者氣不振不通達世故者氣不能曲暢
 而旁流然而多讀書矣識或窒之尚志節矣才或局之通達世
 故矣意見或撓之此皆足以累氣而爲文之病噫難言之矣遠
 公張先生閩海世家少成進士未壯歲已棄旋鐵迫後入侍禁
 林及今總戎荆楚宦跡所至未嘗一日廢書自六經諸史以及
 稗官雜記無不披覽余與定交於荊州天王寺時未受總戎之
 命高樓寂然圖史在側丹黃參伍甲乙鱗比凡有叩擊酬應如
 響退而愧嘆以爲先生真讀書人也及夫往還既久因盡得先
 主之爲人繫心國家篤念朋友蹈義而動不計利害嚴氣正性
 慷慨激昂有古大臣之風壯士之槩於富貴利達泊如也仕宦
 四十餘年其間世道之升降人事之偷戚山川之險易物情之
 好惡皆熟嘗其變而知其微凡此者皆所以充積其氣而發爲
 文章者也余讀先生之文蓋三年矣其間成於宿衛侍直者十

文後序

卷五

張遠公一

圖

十峯草
堂定本

之五成於征滇時者十之二成於荆南十之三當其親親世
 祖章皇帝制度禮樂之盛與夫宮闕之壯麗羽衛之森嚴爲文
 多融昌而駿偉其率旅南征驅馳萬里平伏波之故蹟按武侯
 之舊壘俛仰今昔感慨係之爲文則激壯而悲涼湖湘多事屬
 望老成授鉞臨江旌旗改色於時感特達之知抱澄清之志爲
 文復沉雄而迅發至夫寄情山水之篇興懷師友之作每每不
 拘繩墨一往遙濶未可以一格定也先生在荊州每一文成必
 邀李子妃瞻與余共讀之大府廣嚴鈴柝不聞明鐙置酒展卷
 縱誦遇其得意或攬衣起舞舞間有所感觸相對歔歔材官小胥

序

卷五

張遠公二

十峯草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花悟堂集自序

花悟堂集

方來

古今詩文有如山川尋山川者俗華與衡蒿變太行與匡廬我
嶺變江河與湖海變天池五泄雁宕武夷諸細水又與江河變
山川變而後峰之出入巒麓之散連洞巖之幽朗嶮曲與夫烟
嵐之明滅泉響松濤之激激怪石之虎闢鵲鴈波洞之起伏合
離始各懷其靈以自盡其奇于天地之間故山水者變而後奇
者也詩文發于山水而分胎異相亦以變而奇屈平變之騷莊
周關尹變之子司馬遷變之史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施耐庵
變之詞說李白以其豁達杜甫以其沈雄李賀孟郊以其詭怪

文設序

卷五

花悟堂集一

二十華草

陸定本

以上原缺

五

堂定本

句一字未安千里必易彼皆迂繆歟僕甚怪之今疑叔往矣惜
何時未嘗以此規正重負良友今翔九微寓其肯於送溫子序
中然則翔九固有遺君子恨相見晚也

錢礎日曰翔九西江遊草中贈言最多每篇必有含蓄先生
特於送溫伯芳序表而出之以見友道相規之誼而於魏疑
叔文尤痛下一砭先生之不負死友如此其古道也

以下原缺

詰曲元稹白居易以其悃幅而詩之變盡楊雄變于漢韓愈柳
宗元變于唐王安石蘇軾變于宋而文之變盡夫古之能變者
必其才已絕萬夫其學廣觀千卷而其深識大力足以破凡庸
追逐之習開古今靈幻之途聽其排譽于當時而信其必傳于
後世夫豈易言耶宋元而後變不可窮力不能變者雖以劉青
田宋蒲江方正學諸先生莫得而變焉變始于空同李氏至歷
山變而峭至余山變而闊黃山變而緻文長以幽酸變弁山中
即以磊磊滑滑變濟南而退谷又以木訥清虛變公安退谷而
後詩文之道窮窮則變而要非諸公之過也蓋詩文之弊不在

才人詩詞之類而在庸衆步趨競效之時學歷山則爲臨
模學弁山則爲養學黃山則爲推學柳浪瀟碧者爲俚爲誕至
學退谷者則枯燥荒落以爲朴厚卑庸羸弱以爲清靈頽謝同
爲牛耳無歸愚生今二十矣不敢先存一必變前入之心而隨
不樂拾其慧不敢自謂有能變今入之力而常若恐墮其縛神
明後先之作述融函入我之聲光而性情之所迫而欲達者乃
始達其不能已焉久之成詩若干首葺文又若干首取而共存
之以問海內愚其敢謂能變而後奇以與山水敵與古人爭乎
然才不逮而命志則傑然不敢苟也

文獻序

卷五

花悟堂集二

詩

十峯草
堂定本

王咸平日推倒智勇開拓心胸龍川之後一人

錢礎日曰先山水繼詩文說盡古今變端而以已意作結可
謂上下千百年縱橫一萬里者通篇以變字成文亦猶昌
黎送東野序以鳴字成文機軸獨初命世筆力

十峯文選序

方來

余不漫與人言詩文亦不以詩文漫可人非予敢于貢高我慢
也一書畫也營丘之圖何以雲烟峯磴深窈無際元與之記何
以骨瘦青玉身入鏡中子瞻之書何以挾文章忠義之氣大令
之鴨頭帖何以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載一詩文也陸氏
何以曰精鶩八極神游萬仞劉東筦何以曰秘响旁通張采潛
發杜老何以有神退之何以魚龜蛟龍萬怪惶惑今人不讀書
養氣扣寂摘藻而漫言詩文抱淺陋鳴狹劣以唯殺爲元音以
荒忽爲倪黃以黃茅白葦珠仲四寸之瑤爲歐曾予何樂以其
詞蕪我心目爲哉今年秋晤礎日錢子于鄂邸未及讀其詩出
其古文詞數十首與子霞毛子讀之墨采騰奮博議淵微如江
河本于岷嶓如諸儒訂異同于虎觀蓋其學古窮經有年故能
槩風鬱雲就班按部殆今日作者之林也惟毛子亦曰是也非
學古窮經不能爲也夫史家論撰以三長者荆川言備辭義必
具才學識顧先輩制義亦具三長而今人詩古文版版沈陋狹
劣應之以符于古作者陸劉之司契韓杜之與麻蓋有當耶蓋
觀于予可錢子之文而予非貢高我慢於人之謙矣可知也
錢礎日曰議論極嚴極正具見脫菴主持文選深心

十峯文選序

鄒陸

十峯文選錢子礎日所著也錢子爲子族姑之夫少與予同學
 文譽最早既又與予聯文酒之會四方諸君子無不願從錢子
 遊是時錢子已工古文詩歌甲申後錢子植高節子浮沉于世
 有愧于錢子既而各遊四方別十年先後歸里門錢子盡出生
 平所著書示予詩以泰山閣里爲冠其文昌明博太議論所加
 不愧蘇氏父子其門人秦太史對嚴稱其能使善者勸惡者懲
 董太史方南以廬陵誦其師知言矣子則謂錢子今日之文中
 子夫堅節之士之文與文人之文有異文人之文工詞章節奏
 文沒序 卷五 十峯一 錢子礎 十峯草
 以誇美好極其能僅如山水樓臺烟霧花鳥以悅吾目鐘鏞琴瑟
 瑟絲竹以悅吾耳勢豪酒醴以悅吾口堅節之士之文至性不
 磨讀之如對忠臣孝子烈士劔佩冠履帶裳聲欬坐立兀然有
 山岳不可動搖之勢能使人讀之飲襟屏息廉頑而立懦今錢
 子之文庶幾似之人謂錢子之學足用世潤色太平錢子志不
 可移故獨著書嘉惠後學其書又皆有用之書既讀之而足以
 懲且勸錢子固已有功今日矣且吾聞文中子講學河汾房玄
 齡杜如晦皆其高第弟子二人卒用河汾之學致唐貞觀之治
 錢子之房杜已有人豈讓河汾哉

徐在音曰礎日講道江上與文中子講道河汾如同一轍而
 著書之多抑又過之幼圖上下千古確有定衡庶不令今人
 讓美前人已
 劉震修日從堅節說到文字便覺精采百倍寄托更極綿邈
 如望秋山岩洞窈窕歷歷可觀

序 卷五 十峯二 十峯草

鐵橋道人○家○近○羅○浮○讀○丹○書○於○石○室○庶○幾○與○葛○仙○翁○把○袂○上○香○
 一○旦○棄○去○馳○馬○試○劍○縱○橫○少○年○場○中○欲○以○八○兵○席○清○海○內○不○可○
 得○乃○自○放○逸○於○詩○文○詩○文○清○絕○夢○及○舊○家○入○神○品○人○始○知○有○鐵○
 橋○鐵○橋○益○航○駛○不○得○志○遂○厥○心○華○首○深○究○無○生○之○旨○然○酒○酣○耳○
 熱○時○有○精○悍○之○氣○如○一○綫○電○光○發○於○冷○雲○疎○雨○中○客○嘗○語○余○使○
 世○有○知○鐵○橋○者○故○當○馬○革○裹○屍○彼○荆○軻○聶○政○不○足○道○也○余○謂○有○
 知○鐵○橋○者○馬○革○裹○屍○不○過○新○息○侯○止○矣○卽○如○周○武○之○十○亂○漢○高○
 之○三○傑○丈○夫○豈○宜○爲○人○用○卽○令○千○載○而○下○位○置○于○世○家○列○傳○之○
 文○後○序○
 卷○五○
 鐵○橋○集○一○
 兵○十○年○草○
 開○斯○其○人○亦○小○矣○水○之○爲○物○在○孟○則○圓○在○盤○則○方○流○而○爲○澗○止○
 而○爲○池○皆○有○以○自○見○若○夫○包○天○蹴○地○盪○日○摧○山○雖○攝○八○百○里○濠○
 以○安○頸○之○而○終○不○可○得○而○後○水○之○大○始○顯○則○夫○使○鉄○橋○無○以○爲○
 馬○革○裹○屍○之○地○者○其○爲○賞○鐵○橋○耶○罰○鐵○橋○耶○嗟○夫○世○之○所○謂○知○
 人○與○所○謂○受○知○者○爵○祿○焉○耳○以○人○參○飼○羊○以○羊○飼○犬○然○後○殺○犬○
 以○自○飼○也○當○夫○羊○得○人○參○犬○得○羊○寧○非○不○世○之○遇○而○卒○不○免○于○
 鼎○烹○之○患○則○以○爵○祿○鼎○烹○天○下○之○士○而○士○趨○之○如○鶩○魯○且○曰○彼○
 知○我○我○宜○爲○知○已○死○是○乃○向○者○羊○與○犬○之○所○欲○爾○豈○不○然○之○
 而○不○得○者○也○是○故○鉄○橋○幸○而○不○爲○人○所○知○而○鉄○橋○幸○而○不○爲○人○
 所○知○而○鉄○橋○幸○而○不○爲○人○所○知○而○鉄○橋○幸○而○不○爲○人○所○知○而○鉄○橋○幸○而○不○爲○人○

不○敢○用○鉄○橋○而○鉄○橋○始○大○鉄○橋○益○深○倒○沉○浮○并○不○見○其○無○可○知○
 無○可○用○之○跡○而○鉄○橋○始○不○可○測○於○是○叙○鉄○橋○詩○文○不○譚○詩○文○以○
 爲○置○鉄○橋○于○藝○林○志○中○與○置○鉄○橋○于○凌○烟○閣○上○均○之○小○鉄○橋○者○
 也○

錢○穀○日○詩○文○總○是○虛○名○爵○祿○多○受○實○禍○兩○者○無○一○而○可○經○
 澹○歸○一○棒○喝○來○將○鉄○橋○一○片○熱○腸○頓○然○冰○冷○而○所○爲○飯○餅○不○
 得○志○者○得○此○語○亦○可○快○然○無○憾○矣○是○一○篇○醒○世○文○字○

願息齋文集序

王 埠

今夫深山大谷之中有樹焉青葱蓊鬱蔭蔽數畝其枝葉暢茂者其根深而本固也惟人亦然余嘗謂文章人之枝葉道德人之根本必根本立而枝葉繁焉今天下文章家何止什伯莫不披華挾藻求工于一時而進而求之道德語以孝弟忠信多有不可問者嗟乎古聖賢之所以不朽固自有在而世之人乃沾沾焉徒盡其心於文章真足悲也吾友徐竹逸先生慷慨有至性以名進士筮仕滇南滇南故遠處天末而又疆宇初啓人皆爲先生難之先生毅然單車就道爲天子宣揚德意吏治翕然稱最已歸侍老母承歡膝下日與其弟竹虛優遊唱和爲樂凡此皆有合乎聖賢之行而人之所難先生獨優爲之即不工文章吾有以必其不朽而況乎文章之工且富又如此其彰彰耶嘗取願息齋集讀之根本于六經左國史漢諸大家其英華肆發固有幹不暇枝枝不暇葉之妙而其間與臣言忠與友言信與子弟言孝言弟尤三致意焉是先生之文章皆先生之道德也根本立而枝葉繁不觀之樹而益信哉雖然史傳德行與文學殊科聖門高賢猶以兼至爲難况其他乎以視先生可謂加於人一等矣敬其人愛其文而爲之序

文獻序

卷五

願息齋一

三

十筆草

文獻序

卷五

願息齋二

三

十筆草

徐竹逸曰丹麓爲文氣靜而辭潔理深而法嚴所謂醇乎其醇者也第因文章而推道德僕不勝過情之恥耳錢礎曰曰文章原本道德此至論也以序願息齋文自不可易其序特簡而要約而該昌黎答李翊子厚答韋中立二書論文極詳安得言之精當乃爾

續麗卷集序

陳維崧

震澤湖邊舊饒陂澤垂虹亭畔尤足林塘筆林茶竈陸天隨沈宅之鄉雨笠烟蓑范少伯浮家之地爰有高人於焉小築聯就吟詩之社宛爾漫郎行逢選佛之場居然之士才踰王粲詎屑依人貧甚茅容偏能養母奉慈幃而出世擇隙地以逃虛衡門蕭寂不打慈鴉修竹檀欒惟生孝筍蓋松之今日所居即宋王君份耀菴故址也昔君以吳地華宗楚天清尹詠桃花流水之句解組遙歸卜浮天釣雪之區投簪終老烟汀月嶼秀極人間竹屋花潭甲於天下於是雲山繚遶大可清談風日輕妍時逢交淑序

勝友水明樓榭每雷闔奕之賓柳暗簾櫳慣隱衡孟之客或揮毫而作賦長把袂以臨風此一時也何其樂乎既而鹿去吳中鵲啼洛下兩宮大去五帥無歸民間池館安同趙宋之江山園內琴尊寂若臨安之歌舞凡此寒烟落照之縱橫非無纖戶綺窓之髮髻烏棲月下已換樓臺燕到春餘半迷門巷過客下看花之淚行人與種柳之悲然而昔夢猶存其人斯在竹林已盡還傳阮籍之廬香草無多尚說屈平之宅恨古人之不見知來者之為誰能無思舊之銘用當懷賢之作僕與松之交非一日居雖異縣難忘者城北徐公生幸同名差別者小冠子夏五湖

交淑序

卷五

續麗卷一

三

十學集

交淑序

卷五

續麗卷二

十學集

在望碧鱗紅豆之鄉百歲非遙口裏黃鸝之曲君如不達前歡已屬乎爽鳩僕尚能來異日定虞其題鳳

錢礎日曰作駢麗體而神骨駿異音調清朗望之若朝霞天半晚岫丹青其年之文所以獨絕千古也此集得此文而前之麗卷與今之麗卷並傳矣

已庚病榻一刻序

黎遂球

黎子曰予嘗讀韓退之所為張文昌與李浙東書其中慨慷感
愴未嘗不為之掉卷而三歎至云籍又善于古詩憑几聽之未
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嗟乎西方美人之思今頌詩
者猶往往傷之而後世賢者之困鬱乃將以得與之比並為樂
退之固以道自任者文昌曾與退之書又規其多尚駁雜無實
之說有以累于令德此豈與所為轡輪袍者比而退之之為之
言之也如此文昌之使退之之言之也又如此不亦重可嘆乎
余友華子仲通而以到股療其親有臣孝名其為學出汗竊悲
文獻序 卷五 已庚病榻一刻序 十卷本

天下尚友者但須讀其詩書而知其人善學琴者能見其人此
華子之謂與倘使得志而出而華子之為華子可知華子固嘗
間居深念且將以世之不見已為悲也于是集所為古今文詩
詞者以示之予不知世之讀華子是書者其好之也果能過于
絲竹金石否耶抑令其能之而華子之所以為華子者其又何
以見之子轉不為華子悲而為人之不見華子者悲不以華子
之不見為悲也考之唐史文昌病自三年而愈其後仕至國子
司業使華子為之又必有可觀予既別後居吳門華子寓書吾
師之子季文中使予為是書之序予為文即令敢以退之自居
又不知今之世誰為浙東者可告語哉謹不辭而為之蓋與華
子共俟之而已
錢礎曰昌黎代文昌書只將目盲一節來摹寫或悲憤或
慶幸或冀望情意雜出一一動人茲美周之為仲通先生序
也亦復如之却獨尋出學問源頭說到經世大業便自有異
蓋美周固昌黎之亞先生則非文昌可比也乃文昌有目愈
之日先生終其身不復開迷令喜君眸子重開明之句不得
再見昌黎之咏也悲夫

徐芳

卷五

秦大旨一

矣

卜峯草堂定本

文毅序

卷五

奉天省

五

新澤林
定本

之書談性命之微講文章之盛尊經授古各極其致而于人之疾痛疢癢飲食起居無不有以提撕獎勵引人入勝而一軌諸道所謂循循善誘者非耶宜乎赤仙氏尊其師說片言隻字奉爲龜鑑莊嚴卷軸若將以昭示來學而不獨爲秦氏之家珍已也昔楊雄草太玄其弟子侯芭尊之以爲過于周易太過夫子快雲學問文章窮亘古今獨是漢祚甫移而侈言符命創秦美新爲學者蓋而其弟子猶尊之如此微以爲雲之學問文章而又終之以大節與東陵之侯彭越之徒及胡亥無愧則其弟子之慕之又何如哉嗚呼以吾之思先生于一見及赤仙氏之思先生

于片言

先生

•

1

錢礎曰通篇將一見而思與片言而思兩兩對照覺先生之遺容見遺筆見并道德文章亦見先生得此文而益彰已

訟過錄序

余嘗讀史觀古今忠孝節義有是非不明一櫛而論者。王甫殺李固固子燮仕漢以剛直稱安祿山殺李憺憺子源絕唐祿弗仕司馬懿殺諸葛誕誕子龍終身不向西坐司馬懿殺嵇康康子紹死蕩陰之難自我論之臣無慰君之理仇無反面之事爰之由仕是源之絕祿非也觀之不向西是紹之死蕩陰非也雖曰同歸于忠孝其于死生出處之際蓋亦不可不慎哉。天啓壬寅之際刑餘盜魁柄羣奸諂附屠戮忠良毒流宇內當是時忠殺孝殺以年少冠惠文輩奸不中慘死詎獄余猶過焉。江拜睢陽祠廟益君山望江流淒淒慨然想見公之風烈恨未從公遊也。猶幸得識公子膚公膚公者所謂李氏之樊諸葛氏之親也。遭時不偶挫廉逃名匿跡賴光儉德避難自九齡拜疏以來荏苒歲月五十之年倏焉以至矣觀其十訟文蓋仁人孝子之言南陔白華之義也思深哉其虞舜孺慕之德乎其孔子寡過之學乎其伯玉知非之旨乎昔馬融害李固而作忠經楊雄臣王莽而作法言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善乎曹子西之言曰袁宏爲桓溫作九錫文此手安能復弄世外筆墨事明乎文以人重人不以文重也故能爲十訟文者即能爲十六大罪疏

者也能爲十訟文者即能爲李氏之樊諸葛氏之親者也而惜也不遇時而抑塞磊落其奇才以老也嗚呼其可歎也已考古三禮無祝壽之文大易有訟吉之爻今膚公揆藻摘辭不自壽而自訟諸君子歌詩綴簡不以頌而以規不惟挽末俗之頹風抑且合乎禮而深于易矣余亦行年五十矣諷屈正則忍尤攘詢之篇舉白香山白髮青山之句春蘭秋菊終古如斯七發十賚豈足道哉

錢礎曰曰通篇用借容形主法而較量極有分寸眼既明識更廣也于訟過處委曲原情無微不達此真知膚公之心者

文源序

卷五

訟過錄二

完

十峯草堂定本

王貞媛序

錢新開

吳江名家王氏女字于鄒，號德門。蘇氏子禮成矣，未嫁而蘇氏子卒。女聞之，求奔喪，以行婦禮，不得。截髮誓殉，勺水不入口。其母沈夫人強之，始少就飲，終鬱結成疾，不能起。及逾葬，其姑顧夫人亦卒。女大慟，復求奔喪，不得。卒成服，盡哀。一如禮時有勸女改適者，女投繯幾絕，以救獲免。或多方慰解，女毅然以從。一而終為辭，且必欲歸于蘇，以事其翁父母。知終不可奪，告于蘇而女始歸焉。歸之日，淡妝素絢，雪涕入門。觀者無不歎歔泣下。旋設像朝夕拜食，必陳淚恒潸潸不止。翁命撤懸像，終不聽。每

文獻序

卷五

王貞媛一

堂定本

莫亡姑輒哀慟，見太翁與翁必易服，言動如平時。其孝事也唯謹。噫，女可謂盡禮矣。一日者，袁子重其以王貞媛紀畧見示，兼請于序。予歷然起而言曰：有是哉，女之過于禮也。攷之禮，未成婦則不繫于夫，女猶未成婦也。夫死而歸夫家，以行婦之禮，是禮之過者也。雖然，天下之禮皆始于人情，人情之所至皆可以為禮。如以情言禮，即禮之過亦禮也。昔者朱晦翁有言矣：屈原之忠，忠而過；屈原之過，過于忠。嗚呼，忠可過矣，禮不可過乎？過于忠者，為忠矣；過于禮者，非禮乎？仲尼刪詩，敘行露之篇，于召南，劉向謂申人之女，既許嫁于鄒，夫家禮不備而欲迎。

文獻序

卷五

王貞媛二

堂定本

女守節持義必死，不往，故有對蘇之詞。夫禮不備，夫即欲迎之，而不可往，禮備則夫雖死而亦不可不往也。是申人之女與王氏之女易地然也。耶風柏舟，篇朱子以為莊姜之詩，而向以為衛宣夫人所作。夫人齊侯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衛君之弟請同處，不聽。齊兄弟使人告女，又不聽，故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夫威儀而至于棣棣之至也，此見夫死而必往者，衛宣夫人之禮也。王氏女亦猶是也。君子曰：賢哉女，國風當有採焉。誰謂女之過于禮者，非其所

以合于禮耶。因讀其紀，慨然太息而歸之。孫唯一曰：通篇拈定禮字，發抒盡變，復以一唱三嘆之致行之，是善于闡揚貞風者。

宗子發曰：議論根據經傳，典贍博大，在中壘南豐之間。李仁熱曰：筆力謹嚴，有關名教之文。

華氏追祀錄序

錢肅潤

飲○惠○泉○者○必○尋○其○源○于○所○出○之○山○登○龍○山○者○必○窮○其○勝○于○所○接○
 之○境○于○人○之○道○亦○然○人○必○有○所○出○子○之○於○父○是○也○人○亦○必○有○所○
 接○兄○之○于○弟○父○之○于○子○是○也○是○猶○泉○之○源○流○不○絕○山○之○絡○繹○相○
 連○也○若○南○齊○華○孝○子○諱○寶○者○其○父○豪○成○長○安○死○國○難○終○其○身○不○
 娶○無○子○以○其○弟○寬○之○次○子○慤○嗣○焉○其○祠○在○龍○山○惠○泉○間○崇○祀○久○
 矣○一○日○者○孝○子○之○裔○孫○璘○選○擬○以○孝○祖○為○啓○孝○而○以○孝○子○之○弟○
 為○恭○孝○子○之○嗣○子○為○繼○孝○于○孝○子○祠○之○成○志○樓○上○置○三○龕○啓○
 孝○公○一○位○恭○孝○公○一○位○繼○孝○公○一○位○歲○歲○春○秋○奉○祀○謀○諸○宗○人○
 告○于○當○事○未○幾○而○禮○遂○行○因○出○追○祀○錄○一○卷○示○肅○潤○命○為○序○肅○
 潤○讀○而○嘆○曰○善○哉○華○氏○之○為○此○舉○也○華○氏○此○舉○誠○可○以○慰○孝○子○
 之○心○者○也○孝○子○之○孝○何○自○始○始○于○奉○父○臨○行○一○言○以○致○其○孝○耳○
 是○孝○也○非○有○以○啓○之○乎○啓○開○也○言○開○先○也○使○啓○孝○無○祀○孝○子○之○
 心○其○能○慰○乎○孝○子○之○弟○能○順○從○其○兄○以○成○其○孝○可○謂○恭○矣○共○心○
 為○恭○和○順○不○逆○謂○之○恭○恭○弟○職○也○使○恭○孝○無○祀○孝○子○之○心○其○能○
 慰○乎○孝○子○之○嗣○子○復○能○以○似○以○續○而○厥○其○父○之○孝○可○不○謂○善○繼○
 歟○繼○不○同○也○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繼○稱○而○實○繼○祖○繼○祖○而○
 即○繼○始○祖○猶○大○宗○也○使○繼○孝○無○祀○孝○子○之○心○其○能○慰○乎○自○華○氏○

文徵序

卷五

華氏追祀一

其

定本

追○祀○之○議○成○而○孝○子○之○心○慰○矣○且○其○祀○亦○與○古○祀○典○合○也○古○者○
 聖○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冥○水○死○周○棄○山○死○皆○是○也○今○孝○子○之○父○從○裕○西○征○沒○于○王○事○豈○
 非○以○死○勤○事○者○乎○以○勞○定○國○如○虞○幕○能○帥○顓○頊○有○虞○氏○報○焉○夏○
 季○杼○能○帥○禹○夏○后○氏○報○焉○殷○上○甲○微○能○帥○契○商○人○報○焉○周○高○圉○
 能○帥○周○人○報○焉○今○孝○子○之○弟○與○其○子○亦○能○帥○孝○子○而○承○家○業○
 是○以○勞○定○家○猶○以○勞○定○國○也○後○之○人○可○無○報○歟○然○則○是○祀○也○不○
 惟○可○以○慰○孝○子○之○心○而○且○有○合○于○古○祀○典○之○制○華○氏○之○為○此○舉○
 也○不○亦○善○乎○嗟○嗟○人○不○皆○產○于○空○桑○莫○不○有○父○不○盡○若○若○教○之○
 飯○而○庭○堅○之○不○祀○莫○不○有○弟○與○子○矧○如○華○孝○子○者○開○基○既○遠○嗣○
 統○更○隆○奕○葉○雲○祚○衍○千○百○年○無○疆○之○緒○將○所○謂○泉○之○源○流○不○絕○
 山○之○絡○繹○相○連○者○其○在○斯○乎○如○是○而○尋○源○窮○勝○亦○已○極○矣○孝○子○
 之○祠○不○與○龍○山○惠○泉○並○不○朽○耶○爰○書○其○事○為○之○序○以○歸○之○
 宗○子○發○曰○序○家○祠○合○祀○典○並○論○從○大○處○發○端○方○見○作○者○手○筆○
 賀○天○山○曰○文○無○關○于○性○情○與○無○當○于○名○教○者○直○可○不○作○也○篇○
 中○慰○孝○子○之○心○合○祀○典○之○制○二○義○方○是○羽○經○翼○史○之○文○
 張○秋○紹○曰○華○孝○子○奉○父○行○時○一○言○終○其○身○不○冠○婚○所○謂○各○人○
 自○重○不○彫○心○者○使○人○存○此○心○則○至○有○追○親○後○君○之○禍○哉○古○語○

文徵序

卷五

華氏追祀二

二

定本

云忠後必賢孝後必著宜乎後人其麗不億代有忠孝且享
祀不替也今復推孝子之心以追祀其父惟廟子之心以追
祀其本生父蓋略倣孔廟啓聖漢宜悼園爲之而使祖孫父
子兄弟共食一堂華氏此舉誠爲義起之禮不惟慰先靈所
以勸孝慈作友恭者具是矣得先生斯文傳寫曲盡與孔孟
論舜孝之指相發明又補出豪之以死勤事寬與慈之以勞
定家見非徇親心而爲禮祀大爲華陂千秋生色

之序

卷五

華氏追祀三

司奉章

古文覺斯序

過 珙

學以解惑尊聞明道四子五經蔑不日夜以思如農之有畔擇
焉而必精語焉而必詳矣至于周秦兩漢以迄唐宋元明大家
之文則或擇而弗精語而弗詳且曰吾僅得其大意所在而已
夫文以載道四子五經固道所從出文章中之最爲星宿海也
周秦兩漢以迄唐宋元明大家之文其言之可傳而不朽者亦
道所由寓文章中之百川衆壑殊塗同歸者也且周秦兩漢以
下之文擇焉而精語焉而詳則四子五經之文益彰而顯可謂
僅得其大意所在乎哉世之學古者好言博覽易忽于人之所
共習而務聞乎人之所不聞以爲吾讀書必求之理解必求之
旨趣必求之節族庶得夫古人之意之精且微焉者而句詮字
釋寧屑爲瑣瑣之求焉爾夫行遠由邇升高始甲于人所共習
與字句之義而莫之詳焉安所得乎聞人之不聞而知古人立
言之意乎吾恐窮年讀古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是猶匠氏不知
刀鋸準繩繩枘鑿之用而欲爲鐫爲函爲盧爲弓矢車輪之盡善
也吾知其今言無當而已矣未知行也而趨則蹶未能操刀也
而割則傷其能行之疾而運斤成風乎哉余不敏佩先君子訓
忘心靜處雖未能肆力于古然自周秦兩漢以迄唐宋元明大

大散序

卷五

覺斯一

堂定本

衆之文亦既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但其間衍詞錯節與旨異音
 未易通曉以故研合衆本引以已意振其尤者如干首而爲之
 訓釋焉集成以覺斯名其編匪曰學古有獲亦以習人所習而
 人之所未聞可得而聞也解人之所不求甚解而古人之意可
 得而知也後之學者蓋亦念采摭之苦心喜註釋之明備流連
 諷誦不啻暗室之有炬而迷之忽悟其不至昧焉罔覺藉以解
 惑尋聞明道茲編其渡津之夜歟而或者曰某非胥臣之洽聞
 子產之博物而乃妄言末學竊附先輩諸君子後則人有不刺
 我荒蘭者乎雖然尊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豈足以關諸
 文獻序
 卷五
 覺斯二
 千孝章
 堂定本
 蓄德庶賢于無所用心而已與韓退之所謂註鳥獸蟲魚者未
 可同類而觀矣

錢礎曰曰通篇以明道爲主擇而精語而詳爲輔迴環照應
 斐亶動人是善讀古文要訣亦善解古文要訣也吾甥商侯
 覺斯一選久已膾炙海內茲更加按覈句詮字釋復爲增訂
 成編不惟見學古之深其有功於後學亦多矣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有則亦一簣也一緯何關于九鼎然一絲未斷則亦一絲也公
 之一死是猶以一簣鄒江河一絲繫九鼎也詎不重哉此殉節
 編之刻不可已也爰不辭而爲之序

魏冰叔曰助然言之有秋霜夏日之樂使讀者凜然

朱既庭曰可訓一死實有關係礎日說到忠孝節義禮義廉

耻大爲干城名教之言

鈕書城曰次先生爲吾邑推重久矣礎日師復爲之表揚大

義煌煌與日星河岳並垂洵稱不朽之作

文獻序

卷五

訓導二

詩經章

文選初編卷六

錫山錢肅潤從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嚴

吳江董 閻方南 訂正

閻里詩序

周亮工

自漢梅福請封孔子後於曲阜而閻里之廣益著天下之誦法
孔子者以一至其地為幸故有倣古諸侯朝天子之例每三載
一率生徒進觀于陵廟者有身既通顯垂老之年以未得謁孔
陵為恨必傾貲一至始得瞻其遺蹟有正論之時精究其微
吉服入謁備禮而行者懿徽不一夫固歷歷可舉也然則生平
誦法孔子而不一至其地猶披泰岱之圖而未身躋其龍從讀
泐泐之篇而未親其浩汗豈不重可歎也哉而世之學者以一
經成名通仕籍致尊顯周遊天下終不一至其地者固比比也
余數往來青齊矣而瞻望弗及至今忽忽猶以茲事為有待吾
友紀子蕓更生江南靡麗之鄉以一老諸生卒能登閻里之堂
觀於昔時所稱大聖仁賢遺蹟景慕焉可謂幸矣方蕓更之遊
於山左也涉江淮歷汶泗中經水患繼以秋潦汎溢四出於阡
陌間蕓更驅車遠馭崎嶇險阻者數閱月亦云勞矣而略無幾

微困瘁之色豈非中之所得有浩然以遠杳然以深者哉旋軫
解裝望其囊中蔚乎有雲霞之氣急發視之則閻里詩也太史
公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蓋低
徊久之不能去云百世而下苟有吝嗟形為詠詠自非小小胎
宕之音所能剪鬚而蕓更制筆清潭遊思淵穆若撫羹勺而憂
鐘鏞允允乎漢人郊廟之章也蕓更為不可及矣蕓更天才敏
妙觸會成吟賦詩之多前後凡十數刻余未得序之序蕓更詩
乃自閻里始夫草生於山惟其所托鳥棲於木視其所投蕓更
蓋常序余詩矣而余序蕓更詩若待是編始屬筆以補子未
之憾焉豈不大慰予懷也哉

錢健

卷六

閻里詩二

于

錢健曰曰余昔年有閻里詩選而蕓更詩為多皇皇巨響直
與魯壁金絲並著茲茲標圖先生序鋪張揚厲擬之漢人郊
廟章蕓更詩于是有定論已
董方南曰博大宗闕天然閻里氣象其贊美閻里詩處却復
典雅精嚴此為傳文

嶼筋詩集序

李 霽

天冥默而土地由凝而下人孱動而中日星吾見其睽曜風靈
吾見其鼓盪山川草木吾見其流峙而變蕃求其所以朕曜鼓
盪流峙變蕃者何物也聖賢吾見其淵醇仙佛吾見其幽旨道
德忠孝吾見其光昌俊偉名節俠烈吾見其踔厲發揚求其所
以淵醇幽旨光昌俊偉名節俠烈者何物也此無他氣是也在
天地曰元氣在人曰正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歷觀古
今人才排大難定大勢呼吸分安危搖足刊成敗者斷不出於
一種莊矜老希高跡迂淡倭茶疲癯奄奄無氣之人而氣剛腸
熱之血性男子則饒為之雖偏全大小建樹不同然要之未有
于是無所得而能不朽者然又有辨天地厄于運會而冷氣乘
之於是有甚孝暈饒之履崩地涸塞之變金革乾溢動植病廢
之謫皆人心失于存養而容氣搖之于是有齟齬以為廉其語
以為智骯髒以為勇仇敵以為委蛇膠固以為執守若此者非
氣之過也余嘗持此以相天下士自謂十得其九乃今于余齊
年規石公都諫而益信賴惟丙戌春公車之役始識石公於二
如孫公座上余已察其氣而異之孫公為先公已未所拔士余
以通家誼蒙其忘年下交顧恒為道石公不置口匕而同售南

文獻序

卷六

嶼筋一

十卷本
堂定本

文獻序

卷六

嶼筋二

四

十卷本
堂定本

官復同讀中秘書乃相得益驤昂恒晤對過從揚推經史含毫
拙思色下而神莊余則服其氣靜杯酒促膝縱談今昔事每于
治亂賢奸之故三致意焉怒裂眦而笑絕纓余則服其氣豪其
言曰天下事非迂儒所能辦也而斤斤儒生之行者非讀書也
深心測變審時度務凡當世受病之源與砥礪之術無不瞭然
胸中余則服其氣沉未幾改給諫可以任矣舉素所蓄積鞫轅
而出之一往莫禦如騄耳之範馳驅青萍之承塵影不畏不侮
不憚詭不釣聲余則服其氣剛且大而總之則一正氣之為也
茲石公哀其詩若干授梓微言于余余不知詩且余年友猶龍
氏掄之已詳無庸贅特為發其石公之所以為石公者如此而
詩在其中矣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
信斯言也觀石公之詩而予主氣之說其猶有河漢者否耶嗟
乎詩文一末技耳苟不知三才萬化之源者則不足以語此况
其大焉者乎然余又恐世人誤以氣為用壯也烏可以無辨
錢礎日曰論詩先論人以一氣字發抒盡致其人見其詩亦
見矣崇論閎議可作一篇正氣說

潛木齋詩序

馮二溥

余與立五寓舍相近也。每暇輒相過從。縱談竟日。余性不喜飲酒。酣耳熱之時為少。又立五性慎密。汝南月旦之論。纖吐弗出也。即現廣長舌相。不過暢適性情。剖晰疑義。兩人相對。傍若置一人。不得遽大危坐。屏息寂默。忘言事理。借融形神。都妙自謂此樂與立五同。之間傍及都城內外山水之樂。與夫寺觀之勝。則多目所未嘗。足所未躡。又竅啓自笑也。或憶及故鄉少時所游一丘一壑。俯仰之間。以為陳跡。感慨係焉。若良朋勝侶花朝月夕。風雨聯明之思。離別契濶之感。緣意成韻。涉筆生秀。立五

文徵序

卷六

潛木齋詩一

五

全定本

則較予情深矣。立五每與予論詩。予輒謝不敏。然未嘗不心服立五之詩。予每拈一詩。輒弗時就。即就亦弗佳。然常深觀古今作者之意。必其性情有所獨至。非斤斤較其詞句之工拙故鏤金錯采。與出水芙蓉相遠也。古人云。詩有別才。別才者。謂其性情所發。一往輒合。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又曰。其人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疎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則詩者其聲歟。其有聲聲者歟。若第襲古人之殘膏賸馥。以為能事。則上溯晉魏。下迄元明。歷代之作者。與在卽日取而與之尸祝之。亦誰能以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

文徵序

卷六

潛木齋詩二

六

全定本

水耶。又立五與余論詩。率取中和昌明之章。而黜感慨憤激之語。以為古之有騷也。風雅之變也。漢之房中郊祀諸什。鄭衛之流也。降至六代。其靡益甚。唐之李杜。以雄才逸韻。而時值板蕩。不得志於時之所為也。若夫當明良之世。華故鼎。新兆人。抱異戔之悲。學士有黍離之痛。此必得一二深識遠慮之士。與夫俊偉磊落之才。發為清廟明堂之音。舒徐冲融。以培養其元氣。而滌蕩其憂思。其於國家則為禎祥。於世運則為悠久。於文章則為還醇於人心。則為正始。以和釀和天下。安有不治風會。安有不變者哉。故讀其詩者。繁絃促節。與夫金戈鐵馬。無一足以雜其音響。人或疑其規繩太嚴。而不知其無取於悲壯也。不然以立五之才。無所不宜。而不肯為樂府。以立五之學。無所不通。每語及于離騷。天問。輒搖首不答。益知柳子天對。非盛世所宜有。立五之憂深而思遠。亦可以見其一斑矣。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厥有旨哉。余故屏息危坐而讀之。深歎其論之有合。而又不欲其意之隱而弗彰也。故為序之如此。錢礎曰。曰通篇論詩。不為矜創之說。而一以和平為主。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然非知心相對。安得言之深切而曉暢如此。

唐詩英華序

錢謙益

吳江顧子茂倫總萃唐人之詩，揚推論次，擇其真賞者，命曰唐詩英華。先出七言今體，錢版行于世，屬余序之。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發厥所由，蓋創于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高棅。承謬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已後，詩章悽惋，傳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咏，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邇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

文源序

卷六

唐詩英華一

十卷

系盛唐也。訓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詩以人次，抑人以時，降耶世之薦稱盛唐，開元天寶而已。自時厥後，皆自節無識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後，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有元嘉。開元天寶已往，斯世無烟雲風月而斯人無性情，同歸于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謂漢魏盛唐為第一義，大曆為小乘，禪晚唐為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即小乘也。謂學漢魏盛唐為臨濟，宗大曆以下為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巖芒者，莫如子妙悟一

文源序

卷六

唐詩英華二

十卷

言彼所取于盛唐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悟也。三百篇詩之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無然，歆羨無然，畔援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初其一知半見，指為妙悟。學者沿途覓跡，搖手側目，吹求形影，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是將淪而為中，為晚，盛唐之牛跡，免徑，危乎其唯恐折而入也。目騁者別見空華，熱傷者旁指鬼物。嚴氏之論詩，亦其翳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豈不痛哉。茂倫之撰是集也，胥初盛中晚之詩，臚而陳之，不立阡陌，不樹離棘，異曲同工，分曹遞奏。沈休文之言曰：鸞流所始，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體勢相絕。江文通之言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茂倫奉為律令，用以嚴嚴氏膏肓之癖。沈高氏耳食之陋。庶幾後三百年，煥然復觀唐人而目斯茂倫之志也。諸有智者，用是集為經方，診翳熱之病而審知其所自始，其必將霍然而起也夫。

錢礎曰：茂倫英華一書，真詩學宗也。牧齋先生復為之發明，將作詩之旨與輯詩之旨一一寫出，詩道于是大光已。

唐詩學香集序

姜 垓

六義之繁。周南倡以爲宗。四始之源。歷世規而爲則。匹夫感緣情之作。咸裨土風。公子懷幽恨之篇。無虛往贖青桐。墮降乃唐女之來。嬪詩咏。肅雍亦周姬之下嫁。風生步塵。必妃托從于伊洛。血痕斑竹。帝后銜怨于瀟湘。憶秦女之高樓。起漢皇之金屋。掖庭三千。俱良家之子。章臺二八。間倡婦之流。銅街麗人。娉婷似月。玉樹才女。嫵婉如春。鳳暖妝臺。鮫綃之憶。頻舞花深。翠晚篋。簇之奏。登傳于斯時也。倚歌樂哉。夫蛾眉出於燕趙之都。艷色生干鄭衛之國。采桑岐路。既妖且閑。借問城南。何嗟之及。想

文徵序

卷六

唐詩學香一

九

十卷本

其悅合思。彼投懽。寢必盤田之帳。坐必蒲菊之席。動浮雲而流明月。攬桂蕊而吸椒漿。魚見之深潛。鳥遇之高飛。長樂聞鐘。寵逾陳后。甘泉講象。如見閼氏。使非結趣之遙。抑何鍾情之篤。若夫筵罷酒闌。色衰愛謝。昭陽之悲。絀扇成都之吟。白頭新人。故人各抒練素。大婦小婦。競出伎能。長門縣買賦之金。尹姬有掩袖之涕。或形指而思不歇。或地阻而思猶聯。銅雀之臺。長辭魏武。椒房之輩。遠嫁明妃。桓司馬妾。忽興國破。家亡之語。蔡中郎息亦在貞媛烈女之儔。自媿小家。乞尚貴主。何瑀見投于深井。王儋蹀雪于北階。東隣非以自媒。西施困之增感。身同連理。始

能動而輒俱。體異比目。豈得偕而不去。要悲別。鏡想分。愛見哀怨之典。錄於愛戀之旨。矣。至于刻三秋者。曾駐仙輿。期九日者。屢煩神女。發宮人之塚。漢事堪聞。繞巫山之雲。楚魂猶在海中。靈怪逐潮來。迎天上。星辰填河相見。自達車于魚嶺。復息駕於芝田。含睇纏綿。追歡窈窕。甚且聽夜夜而淚下。覩芳草而傷心。冥漠之間。還復若此人世之偶。何可量哉。惟此幽閒之德。動天地。感鬼神。貞一之操。貫日月。穿金石。誠綱常所係。亦風教攸存。魯婦投死于力桑之陰。齊女畢命于漸臺之水。割鼻者明志。聘却黃金。截髮者表衷。身輕白刃。行無片言之玷。心存匪石。之堅。攬靡蕪而貽故夫。感驪駒而思舊主。洵稱閨閣之傑。有愧鬚眉之流。燕子樓中空。憐隻影。琵琶曲內。莫上別船。因事採時。借彼喻此。今茲之選也。其殆庶幾乎靈均。託介于楚脩。詩人寄興于彼美。蓋三百篇之遺意得思。無邪之大端云爾。

文徵序

卷六

唐詩學香二

十

十卷本

錢磬口曰。俞于無殊。有學香集。選刪蕪滌。穢獨採芳詞。極得三百篇無邪大意。此序特爲拈出。頓令選詩之旨。躍然讀者勿與香齋並觀可也。

宋詩鈔序

吳之振

自嘉隆以還言詩家尊唐而黜宋宋人集覆瓿棚壁棄之若不
 克盡故今日蒐購最難得黜宋詩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宋人
 之詩變化於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盡精神獨存不知者或
 以爲腐後人無識倦于講求喜其說之省事而地位高也則羣
 奉腐之一字以廢全宋之詩故今之黜宋者皆未見宋詩者也
 雖見之而不能辨其源流則見與不見等此病不在黜宋而在
 尊唐蓋所尊者嘉隆後之所謂唐而非唐宋人之唐也唐非其
 唐則宋非其宋以爲腐也固室宋之去唐也近而宋人之用亦
 於唐也尤精以專今欲以齒弄剽竊之說凌古人而上之是猶
 逐父而禍其祖固不直宋人之軒渠亦唐之所吐而不饗非類
 也曹學佺序宋詩謂取材廣而命意新不勦襲前人一字然則
 詩之不腐未有如宋者矣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
 隆間固陋之本皆宋人已陳之芻狗踐其首脊蘇而愛之久矣
 顧復取而謹衍文繡之陳陳相因千喙一唱乃所謂腐也嘗之
 膾炙翻故出新極京老之巧則爲珍美矣三朝三暮數進而不
 變臭味俱敗猶以爲珍美也腐乎不腐乎故臭腐神奇從乎所
 化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唐宋人之唐

宋詩

卷六

宋詩一

士

草

宋詩

卷六

宋詩二

三

草

唐宋之神奇也嘉隆後人化之斯臭腐矣乃腐者以不腐爲腐
 此何異狂國之狂其不狂者歟萬曆間李袁選宋詩取其離遠
 於宋而近附乎唐者曹學佺亦云選始蔡公以其近唐調也以
 此義選宋詩其所謂唐終不可近也而宋人之詩則已亡矣余
 與晚邨自牧所選蓋反是盡宋人之長使各極其致故門戶甚
 博不以一說蔽古人非尊宋於唐也欲天下黜宋者得見宋之
 爲宋如此其爲腐與不腐未知何如而後徐議其合與否或
 由是而疑此數百年中文人老學游居寢食於唐者不啻十倍
 後人何獨於嘉隆之說求一端之合而不可得因忽悟其所以
 然則集也未必非唐以後詩道之巫陽也夫
 錢礎日以前以一腐字辨駁詳載世人情弊一一道破入後
 說出選詩之意真具大識見大手眼此書必傳無疑矣
 王傳巖曰通篇極力洗發語語透闢總爲尊唐黜宋一等人
 痛下鍼砭至其段落頓挫居然大蘇俗筆豈能道隻字邪

陶廬集唐序

黃與堅

夫錦江的樂濯五采以爲衣蘭晚紛紛披紉衆芳而作珮乞明珠
於鮫戶遂握靈蛇假脆管於龍門言招絲屬所以採蓮之詠不
妨選句於當年擣石之篇仍許借資於彼美我婁顧子伊人少
能擊鉢長善操觚踵舊業於吳苑貧居垞北湖靈修於沅水才
擅墻東采罷靡蕪感清溪之神女燒殘薜荔喜白苧之新詞顧
以錦瑟佳吟三唐較勝香奩妙製七律尤多體裁在天寶之前
偏饒綺麗風格自貞元以後漸長猗靡珍簫烟波溫李情深楚
雨繡幃月魄錢劉筆爛江花遂緝群言爰廢絕唱需菁蔥於墨
文源序 卷六 陶廬集唐一 三 十筆草
哀日暖藍田鏗律呂於行間風搖絳綵綠柳重翻三素之
箋青玉案邊更寫雙魚之字潛身換步無非秦燕新粧改調移
情半是尹邢巧妬絡純金絮譬彼纖華宛轉珠心方斯妍婉想
蟾蜍於天上竊藥三秋憶豈羞於人間披香五夜錦梭之織工
其極乎雪梳之盛美云備矣僕夙耽駢語比戒厄詞顧猶觀平
子琅耳頻加歎賞拾左徒香草少解煩紆綴以蕪音載之簡首
固知火生於燧光照四時麗出於藍色傾五市開元雅什已具
儷花開葉之奇大曆才人先成錯絲鑲金之應爾
錢礎日圓鮑詞上掩齊梁雅度更超唐宋對偶之有體格者

何大復先生詩集序

金鎮

古之人以賢者爲之師生則拜其人死則拜其言志也亦學也
夫拜非擎拳扶服鞠躬狀退就北面之謂也應仲遠稽首側弟
子於康成康成鄙而謝之則拜之義可知矣余脩郡志尤致詳
於官師人物一節一言之善必謹錄之凡以明拜也其中大賢
之著者余祀之於天中書院凡四十有六人此四十六人者行
爲師表瞻狀與日月相蔭映言爲文章遂然扶名教於千百世
之下余之祀之既拜其人又拜其言合生死之義而一之矣信
陽何大復先生余自諸生時讀其書問諸長老益習其爲人拜
文源序 卷六 何大復一 四 十筆草
之不獨以邦之獻也曹秦諸賢親受業大聖人之門其文詞不
少槩見端木氏居言語之科亦未嘗自著一書大復文集系索
數萬言昔人謂古今人恒不相及豈其然與康德潤序其集以
爲其文有相如子長之遺顧世無知之者獨以詩偶雖名徧天
下實非知仲默也嗚呼爾其詩者猶知其詩也今併其詩亦沒
沒矣何者當時以詩名家者首言何李夫先之者其賢也否則
其敵也而弁州以爲何遜夫以詩進之而又以詩退之雖謂之
併其詩亦沒沒亦可也杜工部文不多見集中所載太清宮諸
賦郭景純所云呵噉掩鬱曖曖無度也自屈宋以來爲獨有蓋

崇之體余嘗云班馬之賦如山工部之賦如海而天下後世但知讀其詩未有誦其賦度數行下者則以詩之工易見文之工難明也今弇州之言如此後之學者必不以爲不然然則詩之工亦有不易見者邪或曰何李皆源於杜李得其剛何得其秀此言亦非也空同之詩疑然自成一家發揚蹈厲總干而山立者望而知爲空同也大復之詩不一體漢魏以來諸家森然俱立譬之神農中天之易六十四卦脩矣不讀何之全集不知其大也余故梓之以告天下之既進其詩而又退之者雖弇州亦不以余言爲河漢也余二十始知詩三十始學詩四十始言詩

文毅序

卷六

何大復二

五

十峰草堂定本

余非知詩者姑以四十之言如此知于先生甘苦得失之數未能數數也然愈以明余之拜先生不獨以詩矣

錢礎日曰大復先生有新論十二篇文氣高古直逼秦漢其所傳不獨以詩也卽以詩論婉秀和朗中不少峻傑確老之致大非時流所能及當日紛紛有何遜李之說謂之何哉得金公選其詩大爲發明于是乎有定論矣

太倉十子詩序

吳偉業

吾州固崑山分也當至正之季顧仲瑛築玉山草堂招諸名士以倡和而熊夢祥盧昭秦約文質袁華十數君子所居在雅村鶴市之間考之定爲吾州人蓋其時法令稀簡民人寬樂城南爲海漕市舶之所帆檣燈火歌舞之音不絕蝦鬚三尺海人七寸至以形諸篇什居人慕江南四大姓之風治館舍庀酒食楊廉夫張伯雨之徒自遠而至嗚呼抑何其盛也淮張之難城毀於兵休息生養百五十載張滄洲始以詩才重館閣與李茶陵相亞而早死則弗以其名傳桑民懌徐昌國家本穿山與鳳里名成之後徙而去之則弗以其地傳故至於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大兩王旣沒雅道漸滅吾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爲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爲詩問海內然則詩道之興豈不甚難矣哉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士君子居其地讀其書未有不原本前賢以爲損益者也輒近詩家好推二人以爲職志靡天下以從之而不深惟源流之得失有識慨然思拯其弊乃嘗替排擊盡以加往昔之作者而豎儒小生一言偶合得矚而躋於其上則又何以稱焉卽以瑯琊王公之集觀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環詞雄響旣艾抹之殆盡而晚歲憤然

文毅序

卷六

太倉十子一

十峰草堂定本

自放之言領表而出之以爲有合於道誦申顛倒取快異聞斯
可以謂之篤論乎今此十人者有子做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
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爲兩王子孫廼此詩晚而後
出雅不欲標榜先達附麗同人沾沾焉以趨一世之風習書曰
詩言志使十子者不矜同不尙異各言其志之所存詩有不進
焉者乎吾不知世之稱詩者其有當於余言否也亦聊與十子
交勉之而已矣十子爲周肇子似王撰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
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朴樸民王曜升次谷顧渭伊人王
據虹友序之者梅村吳偉業也

文獻序

卷六

太倉十子二

七

下卷

張秋紹曰大指宗主二王尤洗發瑯琊不惟祛竟陵偏枯之
失抑且破虞山內使之私足爲譚詩家準式
錢堯日曰以恭桑敬梓之心化黨同伐異之見持論極其平
正而隱然於阿瑛二王後自置一席梅村誠雅宗矣今之太
倉十子又何遜昔之前後五子耶

王阮亭詩選序

李元鼎

往余流寓安平每過邗上輒同二三故者登平山堂相與酌太
一泉而去慨然歎古今人不相及也余鄉歐文忠文能振雅爲
黨論所忌出知揚州至若不習於吏治者即不然憂謗畏譏如
不終日乃治尙寬簡民俗熙然以其暇建茲堂於蜀岡之上携
客命妓飲酒賦詩不害爲政而無損於天下之望歷北宋至全
傳者寥寥獨文忠之流風餘韻誦說不衰嗟乎吏亦安能俗人
哉既余歸豫章東閣梅花竹西歌吹時勞夢寐安得才人領山
水之邦庶幾勝槩不委諸草莽也越五載以送兒子計偕重過
王阮亭詩一
卷六
蕪城覺江山風月氣色一新蓋濟南王貽上司李故土未幾而
君之題咏已遍於大江南北諸名勝矣自廬江以來五百年始
見濟南增華競爽豈偶然哉輒近宦學飾取名譽鄙辭賦爲不
急之務閒有作者又或才非兼長內多異嗜君本洪族少掇巍
科學海之稱冠冕鄒魯其地望已尊且爲治類歐陽不爲苛急
頌碎故得專意於文史口課數詩無妨案牘門如市心如水發
爲詞采皎然有冰雪之姿海內英彥從君者不啻鳥之歸鳳止
談風月不及云事即一倡而千人自廢則貽上之繼承叔而
拭江山之塵甍振風雅之聲教者又豈偶然哉余與君有累世

通家之好。握手相傾。氣誼爲孚。愛讀近作。情恍如對古人。頃與
○昔之感焉。雖然。余吉人也。稱引六一。不逾其鄉。則亦以君立
○談間。倦倦於余。鄉先輩知其意之所存者遠矣。故爲附一言於
○末。若夫君之詩名。卓越一代。陶治今古。獨抒新裁。與兄西樵國
○傳其相。廣和世以。瑯琊二美。方之。則有諸名公先生序言在。茲
○不具論。

錢礎曰。曰鳳陵。濟南治行文章前後一轍。得梅公先生表而
出之。並足千古矣。篇中抑揚頓挫。唱歎有神。直可爲天下之
文吏勸且交相勉也。

文獻序

卷六

王阮亭詩二

十峯草
堂定本

顧與治詩序

周亮工

吾友顧與治。金陵顧憲副英玉先生之曾孫也。英玉爲大司空。
東橋公從父弟。高潔自負。與物多忤。宦成歸里。至無以給朝夕。
臨街一小樓。匾曰寒松。訓蒙童數人。待以舉火。東橋性豪放。好
賓客。宴飲不廢。妓樂與英玉居間。一牆招之。飲多不赴。嘗絕根
東橋。餽以斗粟。亦不受。每召鄰家酒徒。與之飲。典衣沽酒。盡三
四甕而去。作酒隱詩。以見志。其清尚如此。越數十年。乃有厥孫
與治。繼起。因以酒隱名堂。蕭然高寄。有英玉先生之風。嘗以諸
生例得鄉貢。不仕。著詩文自娛。所爲詩清真絕俗。別成一家。讀
者望而知爲高人。介士之詩也。余每見世之工詩者。多自矜惜
半紙數字。秘而藏之。以庶幾身後之傳。而未必其可傳。或詩可
傳矣。而終至湮沒無聞者。往往而然。與治爲詩。脫手卽逝。未嘗
存稿。生平著作。求其編連成幅者。亦甚鮮。有然一咏。纔成人爭
傳。誦兼之。書法古勁。妙絕一時。天下之真嗜其詩者。既斤斤然
務存其詩。卽不真嗜其詩者。又以書法之妙。存其書。而詩亦與
之俱存。以故與治既沒。其詩雖散佚。終在人間。不致遺落。蓋藏
之者衆也。宛陵施愚山先生。旣爲收拾付梓。屬予友方爾止爲
之點定。標異賞奇。特爲精當與治之詩。遂成全璧。其爲傳之百

文獻序

卷六

顧與治詩一

十峯草
堂定本

世無疑凡有目者所共覩也予獨念與治窮年屹屹專攻風雅
未嘗輕下一筆精神凝結可達幽遐獲傳於久固能自信進而
求之若別有所待者蓋與治生平以表揚文士爲已任聞幽發
伏不遺餘力南州蘇武子古文妙天下中道夭折予愧不能傳
其書與治爲之鐫木世乃知有武子之古文武子雖才得與治
而名始彰也北平于司直有奇氣傾貨結客至破其家旅死秦
淮無一人軫恤者與治親爲含殮而梓其遺稿俾海內得識司
直而仰其人不衰剩公之及難也禍且不測與治左右之不稍
避卒與之俱全剩公既寂復蒐其遺左雜咏存之今世猶有讀
文源序 卷六 顧與治詩二 七 十卷本 定本

剩公詩者與治力也宋比玉之歿與治既輯其遺稿慈惠李侍
御少文爲梓行復走虞山乞錢宗伯爲墓表少文方按閩與治
屬少文鐫於墓側會少文得代遂不果越十餘年予厠閩臬過
金陵與治又詩詩屬予予令其族孫祖謙勒石歸以石刻示與
治喜動眉睫若重負方釋者費考功筆山家在石門罷官後無
所歸與治分宅居之歿卽葬於顧氏先塋旁歲時祭獻酌酒必
漬筆山墓草也筆山舊爲福清令刻稿多在閩頗散失予官閩
時與治託其嗣弦圖從予行盡收其舊刻若干行於世予爲賦
長歌以誌之其平生好義務不朽其亡友類如此夫我以此施

人人亦施焉人利賴於我我亦賴焉與治既好爲詩又輕棄其
稿不畧爲計畫者固恃乎熟思熟想不忍湮沒其亡友之心而
有愚山爾止諸君子在身後斷不至冥冥漠漠爾也雖然以億
萬斯年之事聽之幾倖莫可必之數不亦危乎予嘗爲刻張林
宗先生詩僅千百之一二耳阮太冲秦京詩亦落落如晨星所
不至盡淪亡者蓋已幾希矣彼世之負高才無聞於時者求如
林宗太冲秦京之落落晨星並不可得蓋又不可勝數矣則夫
士生於時欲以詩文名後世固宜及身爲之清焉乃曰後世有
相知定居區區澄澹河間哉予職于其主于其主于其主于其主
文源序 卷六 顧與治詩三 十 十卷本 定本

錢礎日曰爲顧子作詩序却于其生平爲友處歷歷傳出正
見顧子之詩所不至泯沒者以此然非操園先生深于爲友
則於顧子之爲友者亦略焉弗道矣文章有神交有道蓋于
載一慟也

趙學臺學政領詩序

馬陽鑒

萊陽趙閣仙先生持節范江左試士首蒙松雨郡先生試士畢
 與我鄉諸紳士相見登玉峯之頂肅肅半日賦詩而去行李蕭
 然若寄族也先是束於令領每學取人洋者四人少年攻苦以
 暨盛壯積學之士多不勝收至是初復十五人之額郡縣所錄
 送院試者多至累數百人先生晨夕校閱有美必甄無瑜不錄
 一時高才力學聞脩連蹇之士無不激揚自見以表異於當世
 於是選梓其前茅諸士之文彙為一集大都皆淵涵醇古金春
 玉應足以移易風尚追古作述之林也昔有宋肇興沿五代餘
 習彫績傷雅歐陽永叔一主文衡振眉山兄弟之文為之標志
 乃翕然大變返於純正宋室之文運於焉大昌我吳士能文章
 擅名譽者歷代指不勝屈顧習於時趨工於效顰以咕嗶記誦
 之長欲投世好以博功名者多有之故師心獨造範吾馳驅者
 每不易得而先生所收皆純古淡泊希聲逸韵世好之所不及
 而其人亦無意於求知者榜發之日公論大服即工文而不預
 試事者亦頹首而歎以為藻鑒不可易然則先生之衡文豈不
 與歐陽先後齊軌也歟蓋諸士之宿學傳異與夫孤寒特起之
 彥無不畢收網羅而櫻弁之子皆新閱弓馬而取之人人感激

文獻序

卷六

趙學臺一

手

堂定本

文獻序

卷六

趙學臺二

北

堂定本

涕下謂近科所僅見也詎不盛哉先生為山左大族父兄並以
 甲第起家先生才高學博文章擅名三代故其心目所至標新
 領異迥絕常人如此吳中人士作為歌詩以紀述其事者旬月
 之間遂成卷軸而吾邑博士張君雲間路君妻東邪君彙梓以
 行於世而屬予弁其端予快視先生之得士而三吳之文風益
 歸於純古也輒不辭而為之序
 秦封嚴日閩仙先生校士余鄉文風一正真才畢收三吳人
 無不頌之今讀審齋先生頌詩序無一諛詞但取正文風收
 真才二事反復嘆咏感動當世洵得采風遺意因寄呈礎日
 錢師人文叢集以誌一時人文之盛云
 朱近菴曰昔人稱文章振雅必曰歐陽篇中專舉以似先生
 可謂饒人于其倫矣其文淡而彌旨逸而彌雋令人一讀一
 刪快此為必傳之事亦是必傳之文

永愁篇序

吳偉業

吾友孫稱均携九龍永愁人詩卷示予曰此龔佩潛中書之女
作也中書以進士遇國難投秦淮以死惜無人表著之者有才
女而復不得意用永愁名其篇昔屈原赴湘流葬魚腹為騷
以見志百世而下復見之龔生其懷懷故國死不忘君所志同
也世之言愁者莫過乎屈原之死以不得乎君其時國尚存也
中書則國亡矣又以所死之君遭運會之極不獲與前此死忠
者同日而語矣君臣夫婦之道一也為中書女者當以其父命
之不猶名之不立抑天而從條其為愁也大矣舍是而云永愁

卷六

永愁篇一

堂定本

篇為已作也不亦末乎雖然屈原言愁而託之湘君帝子菊芳
蘭秀以寓其纏綿悽惻之旨今龔女能詩又善畫湘花湘草使
見之者有感乎幽谷無人不言自芳而江潭顛顛亦可以形容
而粲然雖謂之為其父作亦可也屈原有姊云申申其詈子後
人尚以之名其縣比於望帝啼鵲同其哀怨而况龔女之善愁
者乎稱均其識之他日必有紀中書之事并及其女者是為序
錢礎日日全從中書公說合女上確有淵源文致纏綿悽惻
不必凝騷而一往深情自出屈宋之上此文之發乎情止乎
理者

張母詩序

許

予讀張母詩而嘆能為母因也母者能因為之子而後可以此
詩傳也然詩可以傳母自為傳亦不必能因為之傳母二十四
稱未亡人三十三而歿十年視息無非茹荼飲藥其作詩大旨
以古貞婦賢母自期而以古孝子期其子嗟夫母之所以為母
歟蘇子瞻十歲侍母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子瞻曰賦
若為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然
滂母曰吾子與李杜齊名則亦為名使耳猶今子瞻母子嘆慕
若是孰孰發婦教請於其豈自知今日為母得報以名而

卷六

張母詩一

堂定本

為此也者母不知有名此母之所以為母而詩愈可傳已乃能
因之欲傳其母志則可悲也意之所至中夜傍徨惟恐隕越母
訓以湮沒其母晦焉明焉雨焉風焉無刻不欲表章其母無刻
不欲表章其母之詩夫母已沒矣而晦焉明焉雨焉風焉無刻
不欲表章能使母之精神微眇復存于能因悲號擗擗之下此
余所謂能為母因也母者能因為之子而後可以此詩傳也
錢礎日日通篇將母子情事曲折傳出闢幽表微有開風教
多矣文筆古峭亦在檀弓左國間

江氏雙節贈言序

吳正治

詩三百篇其載忠臣孝子於人思婦之作詳矣至于閨門之節所稱之矢靡他者獨柏舟一篇蓋節之難如此新安江君纂述其母夫人程及其從父兄嫂汪若節因追述其先世忠孝而以雙節附之有是哉仁人孝子之思水源木本之義盡在茲矣詩曰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何其易也夫天地間無物不敝惟節為可久意其人必蓄道藏德通經術者能之審爾宜莫若士大夫而今之號讀書能文章者其於忠孝大節往往棄之如遺而仗節守義多出于閨門之內何歟嗚呼觀是編者可以油然而興矣

卷六

江氏雙節一

廿五

全定本

黃庭源曰結體高簡立言正大有裨世道人心不淺先生為名教總持于節義事固樂得而序之宜其文之剴切而真至也雙節不朽斯文亦不朽錢礎日日前從忠孝說到節後復從節說到忠孝其意固不獨為雙節言也淋漓激切勸勉備至大關風教之文

孝烈詩集序

張英

吾桐與潛同郡而接壤相距百里許余之先自趙易眉屑從於桐始祖為貴四公潛亦同時同地並來都陽始祖為貴七公徙居於潛之青山焉居潛者世多隱君子數傳而孝烈王楚公出公之長君青熊以明經登仕籍大交海內之人以故賢士大夫爭為詩文以表章孝烈者甚詳且盡青熊在諸系中於余實為兄孝烈公余伯也歲庚戌青熊出孝烈詩集命序敢敬受再拜而序之夫為人子而以孝稱非幸也至孝而以烈稱尤非幸也為孝子之子聞人以孝烈稱其親亦愈非幸也以八十之老親當賊氛搶攘之際奄然臥疾在床而且死矣避之不可去之不可移置之不可舍卒殞殮守而弗去孝矣然豈非不幸歟賊至而且將舉火矣開棺矣號呼出救斷指血淋漓棺上卒受刃而死以至幼子死之老僕死之孝矣烈矣然豈非尤不幸歟為孝子之子者日夕思其親之難而又不忍沒于人向人則垂涕進故庶幾於仁人君子之言以至不朽雖歌咏百篇血淚常透紙背讀之且不忍聞况抱此簡牘數十年之人歟愈不可謂幸也雖然人生遭逢世難至於大義決裂不克保全其名節者皆以幸之一心有以敗之也天下事亦安得盡為我可幸者哉棺

卷六

孝烈詩集一

廿五

全定本

在堂而賊且至不去者孝也○至今思之○此外無可幸也○幸矣其
能○不去也○將毀棺而出救○救之不得而死○能死者孝且烈也○至
今思之○此外無可幸也○幸矣其能死也○為之子者得遭遇承平
俾海內之人相與導揚孝德○被於絃誦○不致滅沒于兵燹荒亂
之後○且爵之於朝○祠之於廟○筆之於家○乘國史○孝烈之名○洋溢
寰宇○亦孝也○尤不可謂非幸也○吾獨歎夫公之孝○能感人者如
是其大且遠也○勿子何以死○孝感之也○老僕何以死○孝感之也
賊至不仁○亦噴噴於全孝而為之移棺復尸○孝感之也○青熊之
克駿家聲○以表章先德○數十年如一日○以至海內之名公鉅卿
文○歲序○卷六○孝烈詩集二○古○十卷本
為詩文者○不下數千○咸交口稱贊○無異詞○皆公之孝○有以感之
也○噫○貫天地○格鬼神○風示人寰○百世如新○舉在斯矣○詎止為吾
宗之美德○吾郡之盛事也哉○是為序○
錢礎曰○先說不幸○後說到幸○而總歸之於孝○格法高老○音
旨更復淒切○此種文字○直於至性中○另闢一境○而出豈可以
尋常行墨中求之○

潘木厓詩集序

張英

英○獲與蜀藻交○在二十年前○是時蜀藻○以詩文負盛名○為諸生
祭酒○英甫束髮○補博士弟子員○蜀藻擊之壇坫○教之為詩文○朝
夕奉餘誨○故讀蜀藻之詩○最久而殊未能測其涯涘也○自少壯
以來○為詩不下數千首○大約體凡數變○變而益上○每與同人把
卷太息○決蜀藻之詩○必傳○今年春○書來京師○謂且哀輯全編○錄
之於板○為喜而不寐者累日○蜀藻詩○少宗少陵○中年沉酣於香
山○少陵雄渾蒼深○體兼眾妙○香山排宕瀟灑○自為一家○要皆不
縛束於聲律比偶之中○獨抒寫其性情○務為極言竭論○窮變盡
妍○凡所為憂樂歌賦之言○千古而下○猶如即乎其人○見其事而
聞其聲○此則杜與白旨趣之所○以同○亦即蜀藻所以宗二家之
意也○嘗竊謂香山之詩○務於盡人固知之○而少陵亦未嘗不務
於盡也○少陵務於盡○而不傷其涵蓄者○氣有餘也○香山務於盡
而不傷其高淡者○韻有餘也○子瞻山谷○皆力摹少陵○而其後不
得不入於香山者○才人握管○思以暢發其性情○類不樂為初唐
諸子句錢字琢○比擬屬對之功○而浩衍流暢○以務盡其才○故宋
元以後之詩人○大約不出此二家之法○少陵香山之所以貌殊
而致一者○亦在此○哉○蜀藻天才高卓○沐浴於詩學者○三十餘年○

天復舊其遇而老之於詩遊齊充附秦岱登戲馬臺弔梁園兩
入京華又南浮江楚泛赤壁過潯陽望匡廬山所至登臨覽觀
與海內詩人相酬答以發抒其卓犖抑鬱之氣其遇稍類少陵
而性復恬裕閑遠善於緣情寫物又於香山爲近故其爲詩能
兼二家之勝長篇短章皆直寫其胸臆幾於極言竭論窮變盡
妍而不傷其涵蓄高淡者由其氣足以包舉融貫韻足以掩映
舒徐此所以得古人之深而非與貌似形肖者比也蜀藻母夫
人子姑之子也高節博學有松聲閣前後集行於世蜀藻少孤
奉母夫人教爲多今七十餘矣白華蘭陔蜀藻其以詩養乎吾
文澈序

卷六

詩集序

文

定本

邑僻處江上蜀藻與母夫人獨以詩文名海內四方文學之士
莫不宗之然則予于蜀藻又何庸以不遇爲感哉

錢礎曰日以今人詩令前人詩而皆能得其性情旨趣所在
則前人作詩之意出而今人作詩之意亦出矣具此卓識然
後可以論詩上下千古何所不當先生特于蜀藻詩言其香
耳

心遠堂詩集序

周弘

古者三代盛時明良相遭治化大治雅頌作於上而天地之和
應焉故明堂清廟之詩歌咏盛德大業於以被金石諧宮商迄
今考之大都君相之所作其洋溢太和爲功于天地至大也自
國風廣而雅頌微于是詩不在上而在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
而悲憤放曠之詞出矣夫生際昌時必不爲衰堀之調身居廊
廟豈復同鄉曲之音故世道盛而詩與俱盛者轉移氣運權在
上爾國家右文之治垂三十年世祖敦尚經術崇重儒臣
皇上繼之萬幾之暇時命左右臣僚講學賦詩一時公卿大夫
振拔景運作者間出而高陽先生歷事兩朝潤色鴻業講經談
經則有詩丹辰規切則有詩扈從鑾輿則有詩以及歲時拜賜
內廷侍宴靡不有詩海內之人想望風采以爲雅頌復作皆願
得先生之詩讀之而以未得讀先生之全集如饑之待食渴之
求飲矣夫三代而下詩人至唐稱盛然孟襄陽杜少陵窮而工
者也而不必以詩昌其身宋延清崔澄瀾達而工者也不必
以詩重其人上下三百年間惟魏鄭公張曲江裴晉公數君相
業與詩名並顯他如姚宋之功名特盛而不聞以四聲五字之
學掛諸談藝者之口噫何其難也今先生事業彪炳足以垂休

文澈序

卷六

心遠一

三

定本

光○照○史○冊○而○其○所○為○詩○且○能○鼓○吹○休○隆○導○揚○美○盛○蓋○以○畢○葵○立○
唐○虞○之○廷○未○有○不○能○拜○手○而○展○歌○者○也○以○周○召○際○成○康○之○會○未○
有○不○能○陳○詩○而○作○頌○者○也○先○生○當○聖○天○子○右○文○之○世○出○其○生○
平○所○學○致○主○于○堯○舜○蹟○俗○于○平○康○用○是○和○其○聲○鳴○國○家○之○盛○非○
僅○如○文○士○之○所○為○詩○已○也○然○先○生○之○詩○亦○不○盡○應○制○紀○頌○之○詩○
也○今○夫○朝○會○宴○宴○之○章○與○比○物○托○興○之○什○各○工○其○製○各○盡○其○能○
合○諸○三○百○篇○與○賦○比○之○體○則○無○不○同○譬○諸○柏○梁○之○臺○建○章○之○宮○
之○巍○且○煥○也○楊○子○之○亭○葛○氏○之○廬○之○窅○而○寂○也○其○為○經○營○堂○構○
則○削○墨○引○繩○非○有○甚○異○以○是○知○詩○之○為○道○開○合○變○化○無○所○不○至○
文○殿○序○卷○六○心○遠○二○
要○期○合○乎○體○之○正○而○已○苟○合○乎○體○之○正○則○千○百○世○後○之○詩○笑○不○
可○進○而○雅○頌○耶○先○生○之○詩○凡○托○于○風○雲○日○月○山○川○草○木○鳥○獸○以○
發○胸○中○之○奇○者○諸○體○不○一○乃○其○為○興○為○比○為○賦○一○唱○三○嘆○悉○本○
中○正○和○平○之○旨○得○其○所○以○為○體○故○耳○弘○幸○奉○教○先○生○之○門○因○得○
請○于○先○生○而○付○之○梓○詩○凡○若○于○卷○今○而○後○海○內○想○望○風○采○者○皆○
得○讀○先○生○之○詩○而○知○上○有○右○文○之○天○子○即○有○鼓○吹○休○隆○導○揚○
美○盛○之○大○臣○三○代○以○上○之○元○音○于○茲○復○作○也○豈○不○休○哉○
錢○礎○曰○通○篇○以○雅○頌○立○論○何○等○正○大○至○說○到○三○百○篇○與○比○
賦○之○體○則○正○大○而○有○體○矣○讀○高○陽○詩○者○安○得○不○服○膺○斯○言○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唐濟武先生詩文集序

孫光祀

余○自○乙○未○通○籍○出○海○豐○王○素○修○先○生○門○先○生○嘗○為○余○言○同○年○唐○
濟○武○昔○同○與○館○選○作○史○官○其○人○其○經○濟○才○凡○天○經○地○緯○數○會○
計○之○書○無○不○貫○綜○洞○悉○其○志○忠○勤○懷○慨○嘗○有○致○君○堯○舜○之○思○其○
制○行○朴○誠○峻○潔○不○遷○回○以○取○容○於○世○而○好○惡○發○中○意○其○舉○其○
詩○文○浩○博○淹○雅○集○古○人○之○成○而○出○自○性○情○遂○能○樹○表○啓○疆○自○為○
作○者○此○吾○鄉○之○儀○式○學○者○之○淵○鏡○也○予○識○之○乎○余○聞○而○心○誌○之○
先○生○家○淄○川○距○會○城○僅○二○百○里○而○余○里○居○日○少○迄○未○得○就○正○先○
生○畢○然○嚮○往○神○交○而○已○客○夏○先○生○來○京○師○省○視○其○師○大○司○寇○姚○
公○余○乃○得○親○炙○先○生○聆○其○緒○論○孟○酒○相○接○促○膝○坐○談○坦○白○循○與○
一○如○舊○識○已○而○上○下○千○古○發○明○理○奧○叩○其○所○有○意○旨○逾○深○讀○先○
生○詩○寄○託○曠○遠○陶○六○代○而○鑄○三○唐○刻○鍊○之○工○山○顰○水○笑○一○再○展○
讀○如○置○身○崇○岩○邃○壑○之○間○因○思○吾○師○慎○交○鮮○所○許○可○乃○今○而○益○
知○其○言○之○信○也○且○夫○今○之○為○詩○文○者○擬○拾○咳○唾○依○附○藩○籬○矜○字○
句○之○偏○長○侈○交○遊○之○稱○譽○轉○相○傳○誦○布○為○虛○聲○聞○者○不○察○耳○食○
目○論○及○夫○名○之○既○著○不○復○核○其○實○之○所○歸○食○日○之○談○遂○成○氣○選○
本○末○文○質○之○辨○識○者○憂○焉○以○先○生○之○望○若○肯○少○為○委○蛇○必○將○多○
所○引○重○功○名○之○會○易○於○時○乘○而○顯○有○不○可○者○日○與○少○同○冠○高○念○

東先生徜徉嘯傲爲林下遊時而從步臯原披襟望遠時而策
蹇岩壑選勝登高縱其所如怡然忘返與會一至感而成詩行
歌互答以是爲樂簪紱之榮弗與易也今觀其詩文先生之志
節品槩畧可見矣余自惟迂執褊淺非仕進之器雅慕兩先生
之所爲前年疏請旋里將欲飄笠從先生後而不遂所期清閒
之福造物所惜卽一退跡間而其緣不偶出處之際亦何可易
言哉

錢礎日曰先生清風勁節往往見於詩文得此文曲折傳寫
其詩文見志節品槩亦見令人如遇之巖巖泰嶽間

文啟序

卷六

唐肅武二

賦

對峙樓

秋水集序

葉方謫

昔予誦錫山倪瓚元鎮之詩蕭疎澹遠脫然塵垢之外私心慕
其爲人然嘗怪元鎮負其逸才不爲世所知疑其感慨激烈佛
鬱不平之槩勃勃不能自釋而其詩固無有也其後華學士子
潛王僉事仲山先後棄官壯年嘉趣及取兩人詩讀之唯怡情
適志于湖山杯酒之內未嘗一語厭薄軒冕以自明其高然後
知昔之人或遇或不遇其中皆有夷然自足者外物不得而櫻
之非如沽奇爭詭之士徒驚世而駭俗也竊意錫之風士清嘉
山川美淑之氣結而不散故高人畸士代產于其間予之想慕
而未見者庶幾訪求而遇之蓋藏之懷久矣而今乃得之蓀友
嚴君君爲貴公之孫其才智文采可以騁力于仕進而二十餘
卽棄諸生優游環堵終年笑傲無動乎其中而亦無炫乎其外
通國之人皆高其行而君初不自知也故其集中之作意象之
超越音奏之和平融融然渟渟泥垢與之俱化豈非夷然自足
外物不得而櫻之者歟嗟夫沽奇爭詭之士人河蹈海長往而
不顧其言以名利爲戰鎖圭組爲瓦礫一篇之中再四致意唯
恐人之不信予謂富貴賤賤唯其所遭而沾沾言之不已此其
心之所存可知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失聲于破釜能捐萬乘

之圓而變色于羹豆若君者庶乎免矣推君之志可幾于道雖以元鎮方之猶疑其未能及也而予早墮世網嘗欲一念屏去自託於子潛仲山之徒而人事牽繫忽忽未能徒執筆而序君之詩何以爲情也乎

錢礎日曰序蘇友詩并其神情意象一一傳出論詩卽論人也至以元鎮相形可謂候人于其倫矣

序

卷六

秋水集二

蘇友詩

泰樂天詩序

葉方謫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嗚呼士讀書學道誦法先王而稿項黃鹹涇沒而無所表見詎不悲哉夫其所以無稱者豈非以言之不立也行之不修也言之不立而行之不脩人之不稱之宜矣言之立而行之脩而人卒不得而稱之何哉杜欽谷永漢之名人也而梅福變姓名爲吳市卒其時無有稱之者矣王謚殷仲文晉之名人也而陶潛棄其官隱於一鄉其時亦無有稱之者矣然自今日而觀之稱之者其在欽與永乎抑在福乎其在謚與仲文乎抑在潛乎則意君子之所謂稱者貴乎一時而在謚與仲文乎抑在潛乎則意君子之所謂稱者貴乎一時而

又貴乎百世也以予之茫昧寡識行乎天下之大所見知名之士爲世所稱者衆矣言之立而行之脩者何人哉其言與行之交至而無媿者則梁溪秦君樂天是也樂天爲人落落穆穆可敬而不可疎可親而不可狎與之遊處塵意畢盡使其得遇必不爲欽與永仲文與謚不得遇必能爲福與潛惜乎世之稱之者少而間有一二稱之者則又徒以其詩也雖然吾觀樂天之詩如昔人所云質而實綺靡而實腴彷彿與其人相似而今之工詩者皆爲嘈呖之音爭雄於聲調氣象之間則恐世之稱樂天之詩亦未必得當其實也夫不信於俗必合乎道不有

聞於今必有傳於後則樂天之可稱者斯有在矣其毋汲汲乎
一時之名哉屬樂天命予論定其詩故為極言之如此
錢礎日曰名不稱于沒世君子所疾君子亦存其實以俟後
世之名耳豈與一時之名哉雖然實之至者名必歸之逃名
而名隨避名而名追郭正所以稱法真也樂天固不求名者
而先生稱之若是即在一時名亦稱之矣

卷六 樂天詩一 下筆事

王胎上白門詩集序

汪琬

胎上自涖廣陵以來凡至白門者再矣一以庚子歲同考試官
一以歲大獄皆當奔走不遑之日而胎上獨出其暇力訪三山
之名勝弔六代之故墟凡為詩若干篇既敏且工而吏事亦得
以不廢此非有絕人之才不能至也方其為同考時夜鼓柝行
大江中漏下將盡始得抵燕于磯胎上與發欲登會天雨新霽
林木蕭颯江濤噴涌與山谷相應答從者顧視色動而胎上徑
呼束苴以往題數詩於石壁上從容展步而還翼日詩傳白下
和者凡數十家皆江南知名士也其再至則館於布衣丁繼之
氏丁故家秦淮距遊筇步不數弓胎上心喜遂往來賦詩其間
丁年七十有八為人少習聲伎與歙縣潘景升福清林茂之遊
最稔數出入南曲中及見馬湘蘭沙宛在之屬故能為胎上續
述曲中遺事娓娓不倦胎上心益喜輒綴拾其語入秦淮雜詩
中詩益流麗屏則可描笙管而被絃桐也噫亦異矣哉以廣陵
之凋敝刑官之冗雜多事此雖日勤其職猶懼有所不給顧胎
上方用政事自奮而又能飾以風雅有登臨獻歌之樂吾然後
知其才之絕人也觀斯集者亦可以得其概矣丁繼之名處最
後胎上為歲暮懷人詩六十章諸名卿大夫具在而獨喜推譽

楚之於篇首蓋昭上之矜奇好廣異聞如此
錢礎曰日高人在詩原與山水相近此篇
會標舉筆墨淋漓得詩若千首此篇形容曲盡而一
流豪曠之致如在目前非深相知不能傳出

數峯詩序

趙進美

楚湘潭唐魏子午聞所傳士也記一日耿利州都
子摩抄久之顧語徐太史辛叟曰是具一代著作手者出閣諸
士爭以詩詞獻獨唐子不言詩子竊儀其貌于子而骨鏗鏗也
明年都門再相見投七言排律十韻沈鬱似少陵隱秀似昆湖
而氣清以永筆潤以潔又居然自許于李頎常建之間予自負
關中許與不謬亟搜驢背行笈得數峯詩若干首把讀一過愴
然骨驚若屠城行避城謠傷情諸什血淚猶殷殷指墨間啞鐘
復鳴黃雉變雄李商隱之評大山庶幾近之狀子竊有念唐子
二十年居離亂之鄉牆東無屋書城喪學從馬奔鬼火剝胎覆
巢中長留此陰翳斷硯與天人劫數爭信乎物之靈者水火不
能災唐子方出脫苦海新珥彤管行將雅頌朝廟取其言被諸
樂府焉誰謂楚風多怨彼其之子佩芰荷餐落英者豈所擬于
祥麟威鳳哉唐子但存是集以自見可也

錢礎曰曰寥寥短章耳誇詞逸調不可名似昔人讀離騷謂
攬其菁華如微雲染空映手脫去玩其瑤實將青春無主移
人愈深今讀斯篇亦云為楚人序楚詩宜乎其似楚音也

初餘吟序

嚴 沆

竊慨才識難真德容易著故蛾眉曼睩自古傷神青史彤碑於
 今哆口然而桃穠蕚美人或諱玉帳之妍紫翠葛繁例必勒金
 徽之誦懿規難問煒管無徵即使筆耳毋饒乘尊壹範不若留
 芬柔翰播采清風傳聞秀於紅香中遺芳於素粉為可信而可
 傳也或謂青綾步障不免銜愁團扇流黃時聞嗔怨夜月琵琶
 之調有恨常飛春風繡嶺之悲無花不落何如蓬頭失禮珠錦
 字於芸奩惟髻無文期青門於白首哉矜才未寶矧嘆其難三
 復斯言重增所慨我內人王氏幼嗣禮訓長好詩書性本清恬
 文辭序 卷六 初餘吟一 重定本

習尤寧潛驚焦桐之穎識不待笄年世林下之朗神克傳家學
 結綺十五載亦留寶釵明鏡之書瑣尾四三年每見落葉寒砧
 之什方謂夢亦同趣宗少文之借羅才可流聲秦士會之偶淑
 鹿車期老鳳軫借歡而玉骨驚秋幽魂泣露香山月明之夜望
 斷簾旌安仁悼亡之詞長思翰墨嗚呼已矣恫怛如何遺篋難
 翻痛殘脂之賦紙餘音未絕憶素手之留痕相其芳緒時牽未
 能自抑而傷心所寄不欲多留吹綠為州把紅成淚非風雅即
 招第之具明慧一引恨之媒也維是弱易榮恐貧難辭怨既鮮
 瑤花琪草遂取閒情自非朱戶雲樓坐搜奇字祇於珥脫簪空

文辭序

卷六

初餘吟二

竟

之衣兒號女啼之餘藥爐茶竈之傍送別望歸之際言懷絕病
 紙斷箋零手展椒花但如搖落之感竟銷弓藥偏多踰躅之懷
 鏡曉晨開織錦之紋未收蠟香夕映搗衣之韻還留斯即才歡
 於玉臺亦當管貽於家乘者也嗟乎斷腸有花逐竟無艸簫聲
 長歌徘徊簇蝶之裙石履虛傳惆悵舞鸞之鏡叩蒼不杳蕊宮
 增魄死之文所地徒哀玉簡重芝推之痛僅此一函簫奏半軸
 珠輝不使姑射之魂化為瑤艸猶見心香之字長印桐牀所云
 百齡影祖千載情在其係是也又何悲乎獨是林間翡翠還依
 故主之花筆底珊瑚永斷同心之調依回日月孫劉之情文
 文辭序 卷六 初餘吟二 竟

俯仰衣釵元微之之涕淚指香已冷幅采如新傳德容於千古
 徒彷彿於一編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云爾

錢礎日曰幽情密意鬱結莫伸騷經云解佩纈以結言思美
 人云言不可結而辭一語若為餐霞人寫出

孫赤崖詩序

繆形

韓昌黎謂窮苦之言易好。歐陽永叔亦以為詩必窮者而後工。是說也。予嘗疑之。假使李杜居卿相之位。高其尊。厚其祿。將遂不得為詩人耶。是必不然也。雖然。使子厚不至柳州。子瞻不至海外。其言雖工。亦未必能取其山川風物可喜可愕之事。盡見之於詩。若文是昌黎永叔之言。信也。蓋古之人窮則好遊。遊則足跡所至。驚濤駭浪。深崖絕壁。以至奇花異木。珍禽怪獸。耳目之所未經。人莫可名狀者。皆得而寓之於詩。故其詩閎博而幽麗。又以其流離困頓之態。觸物以寄懷。感舊而思賦。俯仰登眺。又復序

卷六 孫赤崖詩一 室定本

激昂慷慨。無不寓之於詩。故其詩沉鬱而頓挫。吾今讀赤崖之詩。有感矣。赤崖具曠世之才。詩歌方駕李杜。文章不下蘇柳。放廢幾二十年。所遭既窮。著作愈富。丙辰夏。策馬渡秦。乾道恒岳。歷覽雲中雁門。居於蔚羅諸勝。又涉滹沱。登五臺。絕頂曉巖。幽壑。攀藤蘿而上。景物嶽奇。胸懷磊落。遂作為歌詩數十篇。所稱閎博幽麗。沉鬱頓挫。皆有之矣。夫赤崖流離困頓。可謂極矣。宜其詩之工如此也。辛亥秋。天子東巡。屢召至御帳。賦詩作頌。上深為嘉嘆。知遇最奇。使一旦登制作之堂。以其詩薦諸郊廟。歌頌功德。將以洽人神和上下。其詩豈獨工於登山臨水。憑冷

乎古而已哉。則是昌黎永叔之言。吾又未敢遽信也。錢官聲曰。通篇將昌黎永叔之言。翻到派橫說。豈無不如意。洵是大家手筆。錢礎曰。日太史公以遊而文奇。今孫子足跡所至。殆更過之。其詩安得不工耶。然則詩固不徒以窮而工也。念齋就窮而工。處曲折傳出。覺豪壯之氣。溢於毫楮間。孫子之窮。其諸異乎人之窮與。

南溪詩選序

王鴻緒

夫錦號璣璣機杼奔別響符律呂瓦缶難工思儼美於風騷先
就裁于矩矱自潛池未別涇渭羣爭歷下可爲齊哇竟陵等比
詹楚既方隅之各踞亦吟城之終岐均失其中自矜所倚故曰
積習生常自來矣蓋情經詞緯必采素以相宜而格束才馳
乃天真之通發風人比興遇物斯賦體閎衍要歸風諭斯惟
音雅合以神清華披骨幹之中秀溢徑畦之外若舍琳琅而琢
賦硤毀絳絳而修縞練縱有單文隻句奚容入宇升堂宗王
矣作者諱焉武塘曹子掌公平原世間仲寶華昆連德如康樂
之詩西清尚存祖武過庭有小許之號東封可讀父書續焰蔡
光少菟羅于七畧漱芳金液日揮洒於百函故能電飛景拔超
次邁倫汲學海而露珊瑚鑒文峰而含璞玉繼夫前踴振以後
就寧非開三簡而識龍寶之舊墨登四庫而邀雞樹之新香者
哉乃賢書一薦春院再歸遂開綠野自擬丹丘定五字之宗盡
八音之善上追古筏脩諸體于建安下展諸型集大成於開寶
哀成完帙冠以南溪余屬世講之未叨同北諧之登末到習園
思謝墅忽來鯉問俯仰卮言雖柳惲之自著乃質於吳均何
之新篇取裁於沈約而欲揚巴人以先郢寧不笑郭子之竊

文淵序

卷六

南溪一

十峰草

文淵序

卷六

南溪二

十峰草

若然律彼正宗樂其反始叶成風於哲匠賞流水於清音潛
辨則派有崑墟涇渭明則源來星海既協金科玉律之嚴已臻
合璧貫珠之美思深厚者易晦銘冶何精氣磅礴者多粗泳陶
蓋致莊嚴則配以九鼎古奧則演以三墳圓暢則霞蔚雲蒸悽
惋則霜飛雨激古難殫述槩可微窺所願薰茲蘭茝盥以薔薇
朗吟於雪苑風前婉奏於瓊臺月下庶足使金聲動地霞氣流
天快如晤語之期不待報章之慰矣

錢礎曰曰思精詞粹音節渾雅而文心高曠或恨理吐華或
緣情抒藻或卽境標采或肖物騰輝可謂極論詩之能事

澄江詩選序

吳祿詒

余○司○馬○延○陵○撫○大○江○而○歎○曰○昔○者○自○季○札○修○行○而○江○陰○之○風○興○
 自○春○申○竊○國○而○江○陰○之○風○遂○亡○矣○然○季○子○之○風○其○在○春○秋○左○氏○
 猶○有○存○焉○者○迹○其○聘○魯○觀○樂○慷慨○於○詩○歌○絃○管○之○間○唐○虞○三○代○
 之○德○音○豈○不○賴○以○傳○哉○惟○春○申○以○詭○僻○亂○常○之○事○敗○壞○風○教○而○
 江○陰○遂○時○時○有○一○黃○歇○在○其○胸○中○傳○所○謂○聰○鄭○衛○之○音○則○不○知○
 倦○者○此○之○謂○也○夫○古○聖○王○之○治○天○下○既○陶○之○以○禮○樂○猶○懼○五○方○
 之○俗○不○協○於○一○而○為○之○巡○狩○以○採○風○上○之○受○釐○陳○戒○之○詞○下○之○
 太○史○所○獻○民○俗○自○房○中○至○於○市○價○無○不○見○於○詩○亦○曰○制○百○於○
 文○據○序○
 卷○六○
 澄○江○詩○選○一○
 堂○定○本○
 和○平○而○已○孔○子○以○一○代○布○衣○道○不○行○於○天○下○退○歸○東○魯○與○門○人○
 講○學○立○禮○成○樂○必○始○於○詩○然○當○世○名○卿○大○夫○多○賦○詩○贈○答○而○孔○
 子○於○交○遊○皆○未○之○輕○贈○至○其○誦○魯○之○駟○取○無○邪○一○言○以○蔽○三○百○
 則○孔○子○之○於○魯○既○躋○於○頌○矣○而○又○未○始○不○以○魯○風○教○天○下○也○迨○
 迹○息○詩○亡○而○作○春○秋○乃○自○任○曰○知○我○者○其○惟○斯○乎○罪○我○者○其○惟○
 斯○乎○孔○子○蓋○未○之○一○日○忘○詩○矣○孟○子○知○其○旨○之○所○在○故○推○明○其○
 土○詘○霸○之○志○而○於○晉○楚○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
 行○乎○王○者○雅○頌○之○遺○雖○一○邑○之○醇○風○豈○非○君○子○之○所○貴○哉○江○陰○
 雖○僻○壤○亦○聖○人○文○教○之○所○洋溢○若○延○戡○季○子○寧○與○黃○歇○之○寡○康○

鮮耻者一槩而傳也江陰自至順而下至明萬曆壬辰而有三

十七公之詩論者以謂宋前無詩人非無詩人也大抵江陰濱
 海或者吳風亂作其人其詩同飄沒於零丁洋中豈不可悲夫
 邑人丘維賢搜討三十七公而刊訂之後進士惠瞻表章而振
 起之凡若干卷名曰澄江詩選雖不盡合於孔子之道要亦不
 忤於孟子守先待後之心其於勵世磨俗豈無補云

錢礎日日風有正變二南風之正十三國風之變也澄江自
 季札以前為正風春申以後則為變風矣先生以維持風教
 為已任故於澄江詩選大有感觸不覺言之激切如此

澄江詩選序

卷六

澄江詩選二

堂定本

十

建初集序

馬世俊

世嘗開創而有文學唱和之盛。未有如唐貞觀之時者。宋明以來。至今日爲尤甚。乃其廢興之故。有可得而言焉。大業之初。天子以才自命。視天下莫予及。以庭草忌王。胃以燕泥忌薛道衡。天下之才皆服匿畏。憚不敢出。至于真人受命。斯羣起而應之。其時山陵扈蹕。園池臺觀。君臣相與賦詩爲樂。此亘古所未有也。前朝之季。天子方銳意文治。四方敬應之士。翕然同聲。數千里。讀其郵篇。如井間之相接。當尉極盛。難繼識者以爲憂。而桑維麥秀之痛。諸君子或殉于戈。或泣風雨。或投山林。而其包孕醞釀。盤鬱蜿蜒之氣。不能掩抑。而終發抒于興王之代。以故詩篇之盛。至今日而無可復加矣。余曩讀江上諸君子著作。若劉伯宗沈耕岩吳次尾方密之諸先生。皆昌明博大。有盛世之風。同時閩之前輩黃海鶴先生。亦僑寓金陵。作爲詩歌倡予和汝。力去淫夸。渺靡之音。而一歸於和平忠厚。嗚呼。當時有指之爲怨。以怨哀以思者。誰則信之。乃余與諸先生執手行吟。綢繆慰勞之情。已如隔世。而今於二十餘年後。伏讀海鶴先生令嗣俞邵所次建初集。喟然歎曰。此猶諸先生之遺風也哉。西漢當秦燼之餘。天下不知詩書已久。以隨何之口辨。而遂與陸賈同

文獻序

卷六

建初集一

聖

十

大一拈出爲此集增多少氣色真有關係文字

文獻序

卷六

建初集二

聖

十

明州倡和集序

萬泰

明州倡和集者公狄梁子遊于明州與其友人萬某及某之同
學徐鳳垣掖青高斗權辰四李文胤郭嗣高斗魁旦中相倡和
爲詩而屬某手書之者也辛卯之秋梁子來叩寒松之廬披帷
相對其色癯然賓主目成意在言表投止蕭寺與枯僧野衲爾
汝餅餌間顧獨好與吾黨遊旬月以還吟咏所寄大抵多悲天
憫人抱卹埋憂之句二三子以入林把鏡慰其聞聲相思醉醉
之言亦皆原本性情抒寫哀怨有倡必和積以成帙何其後也
余別梁子十三年矣因憶長安道上陵如玉樹吹氣勝蘭人望
元禮之門客滿文舉之座此昔日之梁子也荷衣蕙帶杖屨蕭
然遠韻孤風兀傲當世此今日之梁子也梁子擅軼羣之才標
絕代之譽而支願抱膝高睨大譚與吾黨採薜荔于山阿歌滄
浪于澤畔塵塵以詩歌末伎寄托高深蒼藂集錄覃精無味之
旨其言曰吾憂患以來遊屐所至覺三光五嶽之氣維繫不墜
尙在名山故游笈之詩皆藉故人書之以當歡笑抑何其言之
凄其以悲也夫天地閉賢人隱龍蛇之蟄本以存身而不免困
于殘堼然未能懷情不發忍與終古實應且憎罪在筆墨此吾
郎所以卷跼而悲吟太息以掩涕者也昔郭林宗有道名上而

文徵序

卷六

明州一

琴

堂定本

文徵序

卷六

明州二

兒

堂定本

文之能感發人心者

終身不出危言爲後世所譏然則居今之世聲詩之道要使言
之無罪聞之足以戒於戲亦大難矣梁子與吾黨東海北海地
之相去千有餘里乃心言所寄密若一室試取是編而讀之鬱
陶其中而蕭瑟其外臨流思濯望崖知歸如聞山鬼囑之聲
而擊江蘿碎芷之氣也應求之理夫豈偶然吾知梁子持以示
人當有想吾黨于山巔水涯敝衣含垢一往孤行者讀其詩而
知其人且以爲何如也

錢礎日日詞調鏗鏘氣格高古一種憂愁鬱伊縷絕惻但之
意又纏綿固結而不可解令人讀之悵然與悲不能自已此

青巖集序

黃家舒

天水之波逝而遺民故老哀音四起聖子羣羽梅邊所南孟會諸君其最著者也每讀淮陰之贊君實吉州之祭信公天同日低山立運碎至咏鳳雛龍穴宣和清淚讀書成底事報國是何人之句流連嗚咽悲乎悲乎湘纍少陵之遺調其猶有存焉者乎後三百年與諸君子才同厄同志同者吾得一人焉青巖張子是已然而為青巖則更難諸君子少長不倫覽所自述皆嘗上書從戎度其甲子非華髮成翁即膂力方剛更事既久感憤易決青巖年未三十懷蛟吐鳳視金閨彥俯拾耳蕙境當前棄同難助難一也諸君子雖未食朝祿然多受幕府辟召次亦入太學登上舍則既稍沾國恩比通籍矣懷知抱節義無二心人情乎青巖屈首諸生足不越閭巷深閨未字乃與稱婦廟見者並矢黃鵠難二也至於父子兄弟寄身絳帷家徒壁立薇歌互答未知諸君子丁此艱難具此眷屬否考月泉吟社晞髮道人於泰離麥秀後居狀以西臺慟哭之身歸名騷雅主盟壇玷遠近奔赴不聞戒心而趙文敏侍從承恩稱最貴幸矣為思肖拒絕屢往杜門竟莫敢出聲氣似景炎至元間人心風俗猶知傷王壩而重魯連者今則鴻飛弋慕側身顧影難且百倍然則當

文澤序

卷六

青巖一

五十一

堂定本

文澤序

卷六

青巖二

五十二

十條堂

吾世而有青巖恨諸君子不見青巖耳豈恨青巖不見諸君子哉青巖諸詩歌古文詞或峻烈類所南或峭逸類孟會或慷慨類聖子或奇麗幽越類羣羽曲折淋漓類梅邊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且為青巖知己者馬文肅堆山師足矣余更何言特論其於季宋諸君子才同厄同志同難易不同者以告後世非曰能重青巖也聊一雪光嶽氣分與古今人不相及之耻而已錢礎日曰通篇將宋末諸君子與青巖子較量難易無限感慨無限嘆息今千載下讀此文者知青巖之人非常人則青巖之集亦不同於他集也此集不朽矣

蔡九霞述先烈詩序

毛先舒

吳郡蔡忠襄公昔撫山西軍甲申死聞賊之難先舒讀公九霞之述先烈未嘗不嘆時運所去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回也古
 人於廢興之際往往嘆國家之無人或有人而不見任用及事
 後則爲之咄嗟惋惜而不能已然觀忠襄公不特以孤忠見也
 其沉毅幹敏馳驅兵事李賊雖悍亦頗爲畏却綽乎有古名將
 風廷對無不稱意俾以全晉使爲保障可謂用矣夫山西古雄
 鎮也羊腸呂梁之險阻馬陵雁門之斗絕晉文以霸三家以強
 并鐸李牧用之以守而公之才畧不讓古人乃既用矣而卒不
 收其效豈非天乎雖然當其時以天地之大國步之艱而撐特
 如公者不能數人而又未免文法牽制臣子之心力固有不得
 盡展抒者則又不可謂非無人與雖有人而不克竟其用也乃
 卒以與城俱殉悲夫可獨諺過於天也坎九霞著書等身今獨
 刻其先烈書以傳多聞善述慎言其餘蓋忠襄得忠臣致身之
 義而九霞得孝子守身之道又見公家學焉讀既敬拜而題之
 錢礎日曰起從國家用人說到公既用而不克竟其用反覆
 辨論確有關係入後就先烈詩而公之忠見即九霞之孝亦
 見蔡氏一門具不朽矣

毛子霞燕遊倡和詩序

梁鏡

一葉驚秋天何雲爛百年如旦代有風流以造化爲逆旅時過
 則悲爲懷抱作生涯典成彌樂文心不謝天地有積才之區遊
 履常寬花鳥盡問奇之客卷情勞欲不是名流抽秘騁奇方成
 高蹈古雖遼遠三百篇縱目能通今尙從容十九首腐胸不再
 遂使玉臺金谷弔往空懷竝若北海南皮撫今增愴顛賴者失
 其指趣選勝無由馳騫者乏其神明尋歡易竭既苦黃金牀盡
 復悲白雪聲遙以是蹉跎誰能卓犖毛子子霞毘陵韻士半通
 縮罷隨芒屨而長遊一字吟安擅絕壘而獨絕羣衆如斗何特
 文獻片
 鼠鬚渴驥初奔仍煩繭紙响嘯與羅浮異夢總如蕉鹿之疑匡
 廬與衡嶽同登大非水蟲之語震澤一來水雲看濕洞庭三度
 木葉含騷或補樹于濠陽或聽雪于郊郭香山遺事繼竹閣以
 篁吟高陽舊池築山亭以霞寄凡斯曠致總屬奇懷乃以家雞
 野務不得其傳且恐寫鼓換難存真蹟於是高歌實字比賣
 藥之韓康刻石千文起千仞之典嗣金山可寶璞玉難名迺又
 晨風岐路惆悵孫篇離燭窮輝徘徊任句忽有同人之想擇斯
 閨七之時燕市舊遊寓園高會詩成擊鉢人若連珠幸義和之
 成閨留彼有餘慨織女之常孤扶其不足乃申前約旋訂後期

琉璃有硯對桂樹而神飛翡翠無屏見白榆而色喜情酣意適
地曠天高正如于敬瑯琊習池是耽亦如叔夜陳留山陽每接
真可草芥竹帛豈徒几席雲烟與斯會者竝屬雅流兼多羈思
弁言見委深慚皇甫之名僂句無奇頗愧徐陵之筆聊將渴管
表此名書只恐天上神仙笑其非巧且與人間僑札闕彼能工
錢礎日曰子霞客山間事凡十有三高風曠舉古今罕覩先
生復以僂句藻思形其韻事似贊似頌亦雅亦風子霞得此
文傳矣

文序

卷六

毛子霞燕遊二

守峯草

雲間臯聲堂詩序

顧豹文

松郡負滌枕江擅鶴沙鳳山之奇攬潑湖三邵之勝江南多稱
爲雲間洞天而金釐玉繪尊羹鹽鼓尤動人秋風思以是過者
往往托詩歌古文辭抒其懷抱淮陰楊隱石先生以名進士滌
情宦游司鐸其地倡明古學士皆蒸蒸嚮風絳帷講論暇試茗
敲棋種魚調餽且壘奇石剪怪樹蒔瑤草琪花能致蓬萊閭苑
環几席間而某山樹筆法做某畫又累黍不差覺王摩詰董北
苑以迄米趙黃倪諸君子日奔走脫下松人士獲登其堂輒幸
遊洞天福地往往爲余言甚詳余素慕隱石之爲人文章岱宗
而甘自隱于一種以其與會遐舉又寓意雲林烟樹若是因思
元至正時天台陶南村會稽楊鐵崖皆以文人流寓松江用著
述名當世隱石上下千古把酒臨風豈非數百年異代知己獨
嘗以未見隱石近詩爲憾今秋應聘浙閩余塔金子伯鼎獲稱
公門下士余因以讀隱石臯聲堂詩憶昔覆試江南丁酉科士
隱石春雨五言排律二十韻擢五經魁首內一時詩名輩長安
大約不離唐初盛應制體者近是乃臯聲詩蕩掃一切唐人巢
穴而獨出創闢手眼細之洞析毫芒大之卷舒天地任取一字
一句莫不或經或史或騷或賦而絕不見有用事痕總由才高

文淵序

卷六

雲間臯聲一

五

千峯草

千○天○學○博○于○古○卽○使○社○少○陵○與○細○論○文○亦○必○心○折○隱○石○詩○博○洽○
蒼○老○無○與○爲○敵○至○托○事○咏○物○在○在○見○出○處○大○節○立○身○人○品○又○豈○
一○詞○人○可○能○窺○涯○岸○者○余○語○金○子○亟○趣○先○生○付○之○梓○異○日○余○獲○
觀○全○集○則○雲○間○洞○天○諸○勝○直○一○展○卷○卽○已○置○身○九○峯○不○啻○與○南○
村○鐵○崖○兩○前○賢○後○先○把○晤○且○先○生○公○其○詩○于○天○下○不○惟○示○天○下○
以○洞○天○福○地○一○室○卽○具○亦○示○天○下○以○出○處○大○節○立○身○人○品○何○在○
不○可○觸○目○而○悟○道○豈○僅○以○詩○楷○模○當○世○垂○之○無○窮○已○耶○

錢礎日曰讀臯聲堂詩意旨極深詞致清遠蓋兼彭澤少陵
而有之矣此序不獨寫出性情才學并出處大節立身人品
一一發明非深知先生之人者惡能言先生之詩如是耶

文獻序

卷六

雲間草堂二

五

堂定本

江淮采風集序

趙吉士

采風何昉乎粵稽王制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而周禮亦有摯人
誦志之職則采風之有專官其來久矣及讀小雅皇華之詩卽
四牡馳驅咸得諷諫詢度以盡其每懷靡及之意然後知宣上
德達下情凡爲使臣者皆然不必其專官而始得乘驂訪風
景也後世王事艱關盛典漸湮漢揚子雲齋三寸油素錄輶軒
方言上之金馬門則直以爲纂述之事而非復官司之守矣其
在于今凡銜尺一爲行臺使臣蒞官四方者例得以下檄校士
名曰觀風庶幾近古陳詩誦志遺意語云禮失而求之野矧著
在令甲可具文視哉余頃者奉簡命理樞邦關適丁饑饉浹臻
之後流殍載途輓轅旁午江淮之間蕭然煩費惟是夙夜惴惴
守職隕越思愚奚暇問觴詠談風雅哉雖然廣陵一大都會也
漕運咽喉商旅輻輳雖繁華殷富迥不如昔而土俗民謠猶可
褰帷而問也况地多名勝其間柳堤螢苑風亭月觀往往與殘
碑斷礎出沒于寒烟衰草中類足動弔古者之歎歎一發其俯
仰登臨之感苟非托諸歌咏曷以見洋洋之風乎乃前此榷關
校士第試以制舉義亦且久廢不行至于詩則初未有以校士
者余爲之慨然太息爰集十邑之士子取帖括殿最之又課以

文獻序

卷六

江淮一

五

堂定本

聲詩分題授簡風簾十暑之中倚馬擊鉢不乏長才而余以鞅
 掌餘隙焚膏而繼閱焉達其合作凡如千首雖未可謂極風雅
 之能事然亦庶乎粲然可觀者矣既而遠近聞風吟壇鉅篇率
 多投寄不敢秘之笥衍即同試卷以登剗剗總顧其集曰承風
 誌盛也或者謂惟揚名郡背之宦遊茲土者如何水部韓魏公
 歐陽少師政事文章炳煥前史即人才之生於斯者遠而孔璋
 文舉近而莘老太虛文采風流先後相望是詹詹一編烏足以
 踵盛美而誇勝事乎余以為不然東南扶輿清淑之氣蜿蜒鬱
 積于江淮間者其靈秀多發皇于人文方且龍葱未艾余縱不
 文潞序 卷六 江准二 聖 干峯草堂定本

敢跋水部諸公而多士豈無孫秦其人者挺出制科之中應
 聖天子右文之運珥筆天祿繡徽皇猷將于是乎在余亦豈徒
 藉手承風之役遂云稱職也哉刻成漫題數言于卷端以為多
 士勗且以紀一時風會之盛云

王雪岫曰天刑先生文章氣誼久著海內余家猶于模兼感
 恩知己之過頌述先生丰采遠逾古人惜尚未識荆讀茲序
 益令人景慕無已

錢礎曰日承風不獨以文兼以詩此韻事也非先生不能為
 此韻事其一種掄才至意具見行墨間又豈非勝事耶

刑季超詩義序 胡周齊

予弱冠與子常麟士勒貞臥子大士大力諸君論詩虞山王法
 雲間王才豫章王理匠心條臆各抉驪珠雖非高其一家而皆
 足卓然自命予為滙美澄觀蓋十年之久而後鳬短鶴長方枘
 圓鑿盡可用也成文數十秘之篋笥一脫青衫此道便廢年來
 故交凋謝宿草傷心哀亭者舊只有子常一人而文獻荒迷士
 類斷絕誰復起荀卿紫為老師哉雲陽荆子季超以婦翁振鐸
 吾妻枉訪之便執詩義問序於陳人夫詩與易象春秋禮書樂
 經相表裏千桑萬狀靡義不該諷一諫百無形起悟自齊魯毛
 文潞序 卷六 荆季超一 聖 干峯草堂定本

鄭後故訓傳注義疏辨說各物圖譜音律諸家發明何啻充塞
 如九真赤白田蘭抽八熟終無了時季超大才奇偉剖纖入冥
 儉括眾妙矯翼騰翮不憚高纂其文有法有才有理孫樵曰道
 人之不道到人之不到庶足以當之乎予又何以序之仍取皇
 甫秀才馬蹄特時所特為青銅朱絲者以當荳蘇之贈而已
 矣

錢礎曰日古今論詩多矣讀正論如饗大官此偏如嘗異味
 然其論未嘗不止也即如言法言才言理虞山雲間豫章之
 為詩者見而季超先生之為詩者亦見豈非正論耶

王端士揚州雜咏序

姜宸英

廣陵居江南北之要衝方其盛也上林瓊臺楊柳之堤龍鳳之
舸延袤於重江複關之間而相爲縈帶諸公或建旄節盛參佐
從四方奇士相與選勝賦詩廣麗太平而異時如韓魏公之與
荆岐數公者賞花置酒一時主客之集後先繼秉大政傳爲盛
事當天下無事時仕宦者得以其間從容於游宴之樂而述爲
詩歌民生其間何大幸也然而烟塵稍警則淮南之受兵必先
鮑明遠所謂通池夷峻隅類者每問世而一見也而風雨嘯嘯
之場詩人之響或幾乎息矣故予嘗謂廣陵之盛衰可以驗天
文○
下之治亂而詩人之聚散尤廣陵之所以盛衰也豈不信夫前
代無論自甲申乙酉載經殘骸予時按行其舊址蓬蒿蔚然土
人時於沙石中得遺箭鏃血殷紅者鐵間相傳視色發如此寥
落者幾二十年已太倉端士王君之同年友阮亭王儀部來佐
斯郡始稍稍披荆棘事吟咏用相號召君於其秩滿而去也以
舸舩渡江而相攜登昭明之樓尋謝公之宅拂摩斷碣循行舊
壘一字之賞一石之奇必呬咤竟日而去或時朗吟於紅橋畫
艇之間或時倚歎於城西古墓之側有倡必和如響赴聲而君
之詩爲絕句至五十首殆浸淫乎供奉龍標而振其勝者也集

文波序

卷六

王端士一

堯

十筆草

成以示予且屬爲序余讀之喜曰此其太平之徵乎蓋自是廣
陵之風雅復作矣且以明七子之倡和於嘉靖間也太倉歷下
實爲職志是時海內清晏而家習絃誦人尚禮樂士大夫彬彬
質有其文作述之盛軼於唐宋今兩王子之起於南北各當其
地而又適來是邦以相爲斟酌名相重氣相得也豈不亦後先
合轍乎或曰夫兩君者之不規規於古以病夫王季者也斯則
然矣然吾姑就其所同以知其時耳且吾所爲不僞爲一方幸
而爲天下幸者也去年予客廣陵未嘗一識新城陽羨陳子其
年爲予言王君見予文輒歎息以爲作者今遇太倉亦云然予
謝不敢然兩君知予予敢自謂不能知兩君乎故于是集也敢
粗述其所聞若新城之詩雖未暇令梓然其風流亦大畧可觀
矣

文波序

卷六

王端士二

宇

十筆草

錢礎曰王端士揚州諸咏體裁極工寄托最遠得西漢傳出
神情意旨俱爲躍然至說到詩人聚散關乎廣陵盛衰真審
時識勢之言非僅爲詩人長價也

宋射陵江上草序

丁 孫

古之論詩者謂必遠而後放窮而益工昔杜甫遭唐室之亂老
 于行役彼其集中登臨眺覽呻吟愁喟之辭十有八九卒以詩
 名壽天地射陵子高士也亦奇士也投冠以來坐臥一小圃不
 出戶庭者歷有年矣今春偶過廣陵余適與晨夕焉蕭寺論心
 相得驩甚蓋其遇而忽離別而復晤者若或使之近梓江上諸
 篇皆此行之所作也兩月之中去淮涉江望平山而太息登北
 固而興懷其間醺酒歌呼投句贈答或撫今追昔或卽事論人
 或流連反覆于木末水濱荒丘蔓草之際無不有大意確然于
 文瀾片

宋射陵一

十峯草

錢礎曰曰文僅二百餘字而敘得緊密發得雄暢所云精思
 不勞而才華溢于楮墨者其在斯篇與射陵高永端士高文
 可謂相得益章矣

朱孝廉近巷詩序

奚祿詒

詩歌之道與六義為源流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三百篇為古
 近體其所以不能者尖穎之害小好雕鏤而剽獵浮艷之害大
 也風雅頌而後莫如屈原之騷善乎朱晦翁之評騷曰靈均之
 文只恁的說去所以為佳如近日蘇子瞻黃山谷立意要做文
 字反見酸澀自是不佳余嘗以是攷古今之詩能恁的說者惟
 曹子建與離騷相表裏故唐之李杜皆學子建而各自成家狀
 子美止是一潔故卓狀於初盛中晚之間太白則不狀使太白
 能本其參同契三洞真錄等語而獨行其所統送則得之矣蓋
 文瀾片

朱孝廉一

十峯草

詩必潔而後浮氣歛必潔而後昏氣除神骨以是堅焉至其馳
 驟詠宕慷慨悲鳴和平溫厚變化莫測皆潔而後至者也或者
 疑吾論杜詩之過僅以一潔盡之又觀元稹之論杜曰太白之
 壯浪恣肆擺本拘束差可齊肩於杜至於風格清深詞氣奮邁
 李尚不能歷其藩籬況堂奧乎由微之之論推之則子美之奮
 邁清深蓋潔之全體也余嘗以是觀今之為詩者而得朱孝廉
 近巷焉天下習尚靡麗恒釘之語日趨於佻巧俳優而近巷無
 有近巷連未第爵窮愁自吳而齊魯自齊魯而燕其悲歌所
 至雖見於詞而不露余素窺其一斑而今乃睹其全豹故不禁

以○紫○之○一○字○推○許○之○自○唐○泰○啓○頤○以○來○二○三○省○隔○大○老○翻○身○浮○
華○裝○點○道○藏○竹○書○山○海○經○爲○得○意○此○則○晦○翁○所○謂○立○意○要○做○家○
字○者○也○判○繪○繡○而○初○之○曾○布○帛○之○不○若○矣○余○於○近○菴○之○紫○寧○能○
忘○情○于○世○道○歟○

荆○默○菴○曰○近○菴○詩○牌○而○不○浮○簡○而○居○要○先○生○定○以○紫○之○一○字○
良○不○誣○矣○柳○子○厚○云○泰○之○太○史○以○著○其○紫○紫○豈○易○言○耶○近○菴○
之○紫○誠○紫○也○

錢○璣○曰○日○上○下○古○今○說○詩○別○有○見○解○而○皆○至○當○不○易○之○論○近○

菴○才○華○絕○世○詩○在○花○舞○詩○以○藻○麗○爲○主○近○則○以○簡○潔○爲○宗○

序

卷六

宋孝廉二

全

堂定本

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也

祝山如樸巢詩序

姚文燦

昌黎有云○惟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歐陽公序梅聖俞詩○
亦曰○詩人少達而多窮○蓋窮而後工也○夫唐以詩取士○宜所舉○
無不工之詩○乃能詩如孟襄陽○幸得出故人床下○以親見人主○
終誦其詩而終身見貶○則詩能窮人自古已然○竊怪宋之取士○
不以詩而陳簡軒以墨梅數絕○傾動徽宗○卒泰大政○又似乎詩○
能達人○葛勝仲之言是矣○雖然○窮達命也○文章要自有定論耳○
今之達者○豈必不宜窮○窮者○豈盡不宜達○其所以窮達之具○匪○
惟問世難○卽問心尤難○又何況於詩○卽以詩論○古之傳達人之○
詩者多矣○有幾窮人之詩○傳乎哉○常舉此論○以語吾友山如○而○
山如曰○唯唯否否○吾黨猶幸而爲今日之詩耳○我之窮達原不○
因詩○尚得以其詩寫感情憂思之狀○殆東野不平之鳴○虞卿窮○
愁○苦○書○之○意○乎○則○請○與○子○仍○自○解○於○詩○余○因○縱○觀○其○樸○巢○詩○集○
而○益○嘆○山○如○真○詩○人○也○夫○詩○之○爲○道○厭○器○而○好○靜○喜○朴○而○惡○俚○
宜恬淡而忌奔競○世之學者○熏灼于勢利○吸取于聲名○甫識四○
聲○不○過○學○步○邯○鄲○吞○剝○李○杜○便○高○自○標○許○走○浮○華○如○驚○而○山○如○
獨○以○樸○巢○各○其○居○其○用○意○深○遠○矣○山○如○處○閨○闈○中○而○門○庭○蕭○寂○
精○舍○不○數○椽○圖○史○而○外○怡○情○花○竹○生○徒○問○字○者○踵○相○接○家○本○貧○

得錢盡償書肆客至率命酒以爲常其匿名迹遠權勢不辱借
交游以博名是皆宜詩以故一切可喜可愕幽愁愉佚之事
寓之於詩其懷古憑吊諸什有黍離麥秀之風焉付還贈答之
章有河梁停雲之意焉諷刺勸誡之作有谷風巷伯之遺焉殆
不規規於古人而能蒼古人之精液以自成一言者耶曩余
少時學詩即愛四溟山人詩說有云意隨筆生入乎神化因字
得句句由韻成出乎天然若接竹引泉而潺湲之聲在耳登城
望海而浩蕩之色盈目今觀山如之詩庶幾近之矣然則山如
第窮于遇不窮于學安知異日不爲陳簡軒而遽以孟襄陽目
之哉

文毅序
卷六
祝山如樓巢二
堂定本

之恐不受也山如笑謝曰吾第與子論詩耳吾又焉能待不可
知之數而後傳吾詩乎且元次山篋中之集豈必詞皆應制謝
卓羽長留天地之選豈必人附青雲謂詩能窮我可也謂我以
詩窮可也吾寧守吾樸而已他何計焉余因次其語爲序歸之
錢礎曰日前半以詩論窮達見解獨真入後論樓巢詩合到
風雅漢晉出言有本俱極典要是先生有功詩教文字

繡虎軒詩序
王格

自古才人傑士坎壈牢落者世世有之昔皇甫冉以世道艱難
避地江外每詩文傳播廟堂頌彥爲之咋舌變色如果熱任霜
封離疎從水渡又燕知社日辭巢太菊爲重陽冒雨開諸餘人
謂可以雄視潘張平揖沈謝畢竟長材未聘而屈于補闕宋廣
平之沉于下僚也蘇味道時爲縑衣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
之于朝由是聲名始振嗟乎以皇甫冉宋廣平之才而不免于
淪落坎壈亦可悲矣然至今知有皇甫冉宋廣平者未必非詩
文之力也是知無詩無文之人或爲境遇所扼境遇可以扼人
而終不可以扼詩文耶抑古人困于窮蹙後有是詩有是文
耶將古人惟患詩文之不足傳而不虞天下後世之無蘇味道
耶吾里曹君凝菴少登賢書睨視一世以流雄魁傳宏肆弄兀
之才困于婁江一羶低頭就之終鬱鬱不樂故其後偷江酒啼
噓今昔發爲詩文悲歌抗爽之氣側出于手腕間茲讀繡虎軒
詩如公幹升堂陳思入室見其籠絡宇宙之離奇鈞奏鬼神之
變幻抑揚頓挫無不盡致袁中郎讀徐文長詩謂其胸中有一
段不可磨滅之氣吾謂此詩亦然其不肯屑屑于雕花儷藻者
自是英雄本色耳迄今凝菴半生坎壈義氣不衰願益工于詩

文毅序
卷六
繡虎軒一
堂定本

文○未○必○非○皇○甫○宋○廣○平○之○所○以○得○傳○于○今○日○者○也○有○疑○菴○之○詩○與○文○而○何○屈○於○補○闕○沉○於○下○僚○之○足○悲○也○由○此○而○得○遇○蘇○公○廣○歌○殿○言○在○木○天○金○馬○之○間○為○清○廟○明○堂○之○詠○亦○未○可○知○也○諫○肯○以○一○日○之○坎○壈○掩○先○生○千○古○之○詩○文○耶○是○為○敘○

錢○礎○日○立○論○雄○偉○筆○下○勃○勃○有○英○氣○上○為○皇○甫○丹○宋○廣○平○開○生○今○即○為○繡○虎○公○寫○招○真○大○手○筆○

序
卷六
繡虎軒
錢礎

王雪岫正已堂詩序
陸○生○有○云○詩○緣○情○而○綺○靡○宣○志○填○懷○體○貴○創○發○必○使○循○轍○引○繩○捷○徑○審○步○若○猶○琴○瑟○專○一○而○不○可○聽○也○不○知○太○冲○咏○史○寫○比○賦○組○景○純○游○仙○徒○跡○遠○遊○靈○運○清○輝○之○句○傲○自○明○月○高○樓○玄○卿○金○波○之○吟○本○乎○清○風○飛○圓○古○人○屬○意○比○調○高○下○自○殊○豈○在○別○開○戶○牖○乃○較○工○拙○哉○予○每○以○此○衡○詩○世○咸○卑○之○無○甚○高○論○爰○居○鐘○鼓○徒○駭○俗○耳○獨○吾○友○王○子○雪○岫○天○才○獨○步○雅○擅○著○述○出○生○平○所○為○詩○欲○折○衷○予○言○為○斷○嗟○乎○予○安○知○詩○哉○然○自○漢○魏○六○季○以○迄○唐○開○寶○開○作○者○斌○斌○嘗○得○受○而○讀○之○太○約○風○雅○之○觀○典○則○居○要○登○賦○之○致○深○永○為○宗○古○體○之○攻○尚○求○意○象○歌○行○之○暢○必○歸○才○氣○近○律○務○先○聲○調○短○絕○獨○主○風○神○雖○結○誤○殊○途○而○金○科○玉○條○古○今○不○易○乃○如○雪○岫○之○詩○兼○哀○總○攬○用○集○大○成○要○諸○合○作○蒿○里○四○言○韋○孟○之○亞○笙○簾○放○歌○陳○思○婉○長○生○鼓○行○格○調○全○倣○盤○中○曉○燕○客○彈○琴○大○類○嘉○州○秦○箏○聲○最○悲○一○首○他○如○老○樗○抽○杜○陵○之○秘○落○霞○振○龍○標○之○遺○蒼○深○韶○麗○無○不○擅○美○翻○翻○之○選○庶○幾○遇○之○以○視○阮○生○優○縱○有○餘○公○幹○錐○角○重○附○尚○未○免○割○曳○綴○惡○之○議○雪○岫○體○裁○具○在○不○更○度○越○諸○子○哉○近○今○詩○學○淪○廢○竟○陵○填○源○西○江○波○靡○汎○瀝○不止○賸○林○礎○石○望○洋○者○驚○焉○然○則○信○陽○合○後○津○梁○日○述○詩○道○江○

王雪岫
正已堂
序
卷六
正已堂
王雪岫

河東并收時驚論雪岫其憂之矣

顧茂倫曰雪岫老于學自束髮攻書深心世務未嘗一試故詩多悲叱不平之感其精光氣魄自足千古初未嘗屑屑律然要非讀破萬卷不能誦此閱序言具見其沉酣風雅之一班矣

錢礎曰日東坡有云士之賢者恒見于顏面而發泄于辭氣卓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雪岫非徒以詩傳者詩亦其發泄而已讀飛濤序當急索其詩讀之并索其人之友之耳

文後序

卷六

正已堂二

于峯草

張虞山閩南集序

會 燦

張子虞山好奇也嘗走燕齊楚豫問于其地古今之人跡名山大川之槩徘徊感嘆則必為詩寫之故虞山詩富而日奇窠後同其鄉先生衡文閩南則又有閩南集往余以汀州司理招致賓幕見學使者所衡士文多汪洋奇拔有山水之氣知其中必有人相左右稱主文者意今春過淮上見虞山乃知此時同在汀州恨相見晚及取閩南集讀之惟怪奇奇無所不有諸如游玉華洞佛祖巖等作皆老致紛披撲而不俚峭而不澁余亦志得意滿厭其所求然獨疑且恨者閩南之水惟九龍灘最奇

文後序

卷六

張虞山一

于峯草

兩峰峴削水陡絕十餘丈蕩擊鏗鏘如萬輪相馳於道其上叢篁細篠葛蘿夜交之簾蒙蔽擁雜窅然而不見天垂目下視有石露又怪立劍子戈斤鱗嶺上向根於水中浮舟之水僅數寸濟者廩廩有呼吸死生之想時司理乘傳登陸余不肯舍舟出入波濤怪石中沉且浮者數數矣且懼且悔然未嘗不色喜必將為詩以傳使海內能文士無不知而率於冗雜又無靈運子厚之筆久卒無所成心常闕然無以答山靈之貺虞山詩寫形狀物如匠慶削鐘簴其入鄣江當必經此道何以獨無九龍灘詩豈別有取道抑亦且舍舟登陸遂未之見耶山水得文章不

蹊而走天下固其大幸抑如人遇不遇有時命耶韓退之言伯樂不顧乃爲凡馬他雖日累千萬人不足云噫虞山無詩則余其亦有以謝九龍矣

錢礎日曰爲虞山作閩南集序却于集中詩所未及者補出固是具眼亦云卓識至其文筆之奇嚴峻蘊鬱竟如柳子厚柳州山水記此文出虞山無詩而有詩矣

支序

卷六

張虞山

十卷

季子木詩集序

包捷

余嘗過白下則知五橋有季子木云季子與胥承公兄弟爲貧賤交永公既成進士作吏北本牢落無徒季子於是益與磨公相放蕩乎青山白石之間鼓歌泣罷無不有詩已而磨公亦倚劍走燕趙季子獨居蕭門叩鍾嶺之嵯峨指龍江以溯游蓋知其所感慨於中者多矣欲不爲詩烏可得也欣余則未嘗交其人而得讀其詩以是季子之名滿江東而余之思季子如在天漢也辛卯臘月偕道人三四輩信棹過劍溪已知永公胥子由臨城移令姚江邑則以其地近也聶屬一見之時季子先在焉

從永公內登秘圖山觀昔日神禹所藏衣冠處季子則朝焉夕焉寤寐而放歌其上也出詩一卷示余讀未及竟永公爲具酒縱談十季間以來星霜分手之態因曰姚邑夾江界山地曠人好亂難治失太平於今五六年幸得就於理過者季子至簿書之暇稍稍同爲詩歌以自娛余還取季子之作卒讀之一何感事觸物心數情悲也夫子胥屈平蘆中江上數言不過當時幽憂痛憤不得志而有所託焉者之辭迺後世遂爲騷怨之祖誠愛結於中惻惻之至也今季子遭遇平盛春風花鳥之才一往而已耳烏能極其悽愴纏綿如不自勝者而寄懷若是之深哉

余遇季子之晚不及同之遊及余因永公得識季子而季子亦
方爲吳越客遊之士若余則更類狀遺外世俗惟永公年學競
富一吏無所用其才將必有託於古之不朽以傳者余與季子
蓋猶及見之是故于序季子詩也併爲述其志以語永公
張九齡曰文致則風迴雪舞文心則月皎水清文情鮮秀直
如出水美容夫狀可愛驚幾生才華絕世宜其揮洒自得
如此
錢礎曰曰敘季子詩却從永公身上發論可見非永公無以
成季子之詩非季子之詩無以見永公之賢敘季子敘永公
也
文庫序
卷六
季子本二
至
堂定本

沈台臣湖上詩序

王德

沈子武林歸手一編示予且謂予曰是湖上紀遊之作也予嘗
過其地乎觀於詩可以知遊矣予受而卒讀焉而因悲予之窮
不獨窮於遇而且窮於遊也武林沈山面湖勝甲天下嬉遊歌
舞之聲四時不絕試爲訪射潮之遺跡節南渡之故墟其可以
發騷人志士之感嘆者何可勝道予蓋思慕之二十年而未嘗
一至沈子則五年而至者三宜乎其詩之工也雖然詩固不以
是也沈子於世落落無所好而獨好爲詩於詩亦落落無所好
而獨好學子美氏之爲詩子美適唐室之亂奔竄流離始達行
在所云麻鞋見天子涕淚受拾遺是已迨後客于蜀徙于夔卒
於衡湘終其身困厄以老忠憤感激之意無由以自奮乃一舉
而見之于詩沈子生千載之下師子美於千載之上遣詞命意
率以爲準顧平居無事其韜藏而蘊積者奚以振耀於當世適
得名山水以發之是以其言魁壘奇傑有合於忠憤感激之遺
也子自幼喜聲律稍長卽知取子美而誦法焉然其有關於興
亡治亂美刺勸懲之微旨則茫乎其或知與沈子同一學杜
而沈子之成就如此子之無所得又如此使子而遊湖上亦猶
是焉爾豈若沈子有篇什之美以紀遊覽之盛哉然則向之以

為窮者安知非予之幸也夫

許九日曰清逸雅曠不為驟馳奔軼只將沈君與自己較量一番抑揚頓挫便有無限風致此文佳處全在字句之外錢璣曰借人之遊而自發其胸臆雖不遊亦遊也王子豈不能遊者王子豈遊而不能詩者

文序

卷六

沈台臣二

五

十峯堂

黃五峯文遠堂詩序

趙鳴鸞

今天地之生才難而才之生於一門者為尤難。歷稽史氏所稱高陽高辛各有八人。漢則荀氏八龍。晉則三王三謝。宋則三蘇。稱為極盛。下此不聞其人。豈不誠難哉。余過匡廬彭蠡而南。歷山川之奇變。知必有人才之盛。而富於詩文者。久之遇五峯昆季。人稱肝水四黃。為江右睂目。竊嘆天之鍾才于黃氏何厚歟。五峯學窺二酉。早歲名噪鎖院。試鳳池。性情高寄。不役役于祿位。得老子之學。以退為進者也。庚申長至。雪花如片。寒風打門。余披裘過訪。圍爐命酒。出文遠堂詩一卷。問序。余讀之快。因語又激序。五峯曰。古者風即詩。詩即史也。有一國即有一國之風。而其風之盛衰苦樂。貞偽正變。俱於詩考之。自王化衰而詩亡。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孔子之刪詩。俱為定史。而作春秋實為續詩。詩也。史也。分而二合而一也。後世詩學變遷。一則曰初盛也。中晚也。初盛之渾成。中晚之新警。此世選使然。再則曰濟南也。竟陵也。濟南之騷麗。竟陵之清虛。手眼各異。而要之與作詩者無涉。古今作者一時與會。觸于中而動于外。原自道其性情。以達其才分之所及。初何計其為初盛。為中晚。併計其合濟南合竟陵也哉。五峯久客長安。所歷太行孟門之險。黃河汾水之奇。

館閣文章之麗。故其發而為詩。清廟明堂。春花秋月。樂府律。古風近體。無不備舉。正如聲之入於銅角。無往而不生也。風水之相激於山峽。無不嘈呖而鏗鏘也。昔杜甫為詩之集大成。號為詩史。五峯之詩。有美有刺。有歡有怨。可以為詩。即可以為史。近日修史如五峯。有作史之才。而具全史之識。使其與舉薦之列。吾知即以此作詩之手。眼而作史。今日之詩法。異日之史法也。吾故曰。詩與史一而已。於是乎序。

錢礎曰。曰通篇拈一史字。說到詩史合一。議論極大。五峯為西江領袖。不得與舉薦而作史。徒以詩自豪。翔九惜之。而為

文獻序

卷六

黃五峯二

九

千峯堂定本

此論余讀之神往。併為欽嘯。

未湖詩集序

鄒臣

今人論詩。詳矣。自三百篇而漢魏。而三唐。皆以為詩之祖。余則謂詩視其人。為今古。西山之歌。五柳先生之詩。此何所祖哉。否則日取古人詩。求似之。不似也。未湖洪子亭玉。博雅好古。于古詩律絕。餘無弗工。寧都魏叔子。稱其出入劉杜。儲王。韋孟之間。良足盡未湖詩矣。吾未知洪子于古人。果何師也。鍾山紀伯紫詩名滿天下。洪子恒與之相倡和。夫非杜甫不能友。高適李白非王渙之不能友。昌齡讀洪子詩。當視其友。伯紫富交遊。洪子亦嘗遊楚豫。齊魯。燕趙之邦。所至陰求天下奇士。其滕王閣。岳陽樓諸詩。不讓王勃。崔顥登臨之作。其登泰山遊日觀詩。蒼莽浩瀚。則又能馳策漢魏。自為一格。而餘詩可槩見也。吾獨怪洪子生長世祿。家居黃山白嶽。最勝處。其諸父昆弟。皆登顯仕。列清華。洪子獨舍是。求遊讓王舊里。梁伯鸞之故居。以吟以釣。于烟波浩渺之鄉。洪子獨非人情乎。吾謂洪子鴻山之草堂。洪子之西山五柳也。未湖之詩之傳。又何疑洪子慷慨重友誼。魏叔子善病。好遊。洪子從大風雪中。送之真州。叔子客死。經紀其喪。無憾始安。此在古人中。亦不多得。洪子之可傳。不獨以詩也。予因叙其詩。及之以告世之讀洪子之詩者。

文獻序

卷六

未湖一

九

千峯堂定本

陳椒峯曰詩叙易染俗套此專寫洪子可傳處中借古今人
夾發層遞曲入照應有法極敲擊變化之能

顧伊人曰古人烟霞銅癖蟬脫塵寰偶爾寄托輒令人千秋
俯仰讀未湖詩知洪子寄托深遠雲中白雀可綢羅哉三復
勿圖此文真能移我情矣

徐藝初曰以人證詩又以友證人今洪子一往高曠俠骨奇
才栩栩生動委是下筆有神

錢礎曰日洪子抱柴桑杜陵之感負龍標供奉之奇托跡于
讓王伯鸞之鄉流連俯仰如是未湖詩安得不工然非幼圖

文亦不能傳出

文淵序 卷六 未湖二 八 十峯草

廣陵詩社序

陳啓貞

董相祠前憶三策之未泯謝公宅內見雙楹之猶存元龍高臥
之樓堪舒老眼昭明讀書之處足映文心叔夜援琴廣陵之散
不絕秦軍作賦無城之咏如新漫言一朵瓊花不易二分明月
平山柳色依稀太守之風流官閣梅花彷彿水曹之逸韻南朝
四百八寺寫來烟雨之中那關二十四橋收入錦囊之內有陳
記室之草檄可愈頭風無阮步兵之論詩當遣眼白人萬花之
會勿令芍藥笑人赴雙柑之招可使黃鸝惜客吾鄉夙稱勝地
此日不少名流天淵連豁徐尙書之好詞未減雲生岸憤蘇太
文淵序 卷六 廣陵一 詩 十峯草
虛之佳句依然看八月之潮雄藩九曲觀五馬之渡遠浪連空
襟江帶淮助詩人之張口蒸雲吐霧供作者之會心蘭次先生
賢壇尊宿同學諸子藝苑名家極首問天是謝朓驚人之句悲
歌斫地乃王郎對酒之吟莫不目短曹劉之堵氣荆屈賈之壘
一唱一和多河梁贈答之篇我歌我謠似汾水感懷之什聲成
金石高賦天台宇動星辰直呼華嶽惟是題窮郵壁處處聞白
傅之名賞盡江山時時見青蓮之筆木蘭僧院句可籠紗花月
春江詞堪驚座洵一代之盛事為兩淮之大觀云
洪亭玉曰辭語不難綺麗難于頓挫瀏亮此作此春夜宴桃

李園及冒雨尋菊二文其堪伯仲

錢礎日日冲和麗則更饒清越之音亦文中一則廣陵散亭
王爲余言敦菴者作甚多值初編已告竣留爲二集并見可
也

卷六

賈陵二

千峯

霜哺篇序

黃初緒

劉子政傳列女范曄因之而婦節之可紀者始得與忠臣孝子
並垂不朽蓋文辭之足重如此今讀其所書陰瑜妻桓鸞女二
事想見其倉皇書壁封耳自誓之時行厲乎風霜義暴乎天日
行路爲之隕涕悍夫爲之動容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微范氏則
其埋沒也久矣然竊怪東漢二百年殉節者僅二人而二人又
皆無子其他不二所天而又能鞠育其子以至成人者寧遂無
人當由其子不自樹立無以表見於時雖其母之苦節奇行亦
與荒烟蔓草同歸漸滅耳晉以來如陶母虞母皇甫謐魏節之

又嚴序

卷六

霜哺篇一

忠

千峯草堂定本

母皆孤貧早寡訓其子有成而其名盛傳於後者翳其子之賢
不也子賴母以立母因子以顯非是則窮鄉迥陌之下轉軒所
不及採史家無所援據其失傳者蓋不知凡幾也里中袁子重
其以其母之節望走四方賢士大夫爲詩歌以彰之陳徵君仲
醇題之曰霜哺篇久之裝潢成帙多至四十餘卷人咸曰袁子
之能表揚其母也雖然重其之與母固交相成者也賢士大夫
皆知重其爲孝子于是托諸歌詠以傳其母之苦節而孝子者
傳所稱不虧其身不辱其親者也詩小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
也若重其者可以言孝矣方其少年所從事者皆鉅公勝流假

令憑藉氣焰。豈不能借脂膏自潤。而備書養志筆墨之外。不及俗務。非賢而有文者。不妄合也。又能別白是非。遠避權勢。與人交。然諾不苟。未嘗睚眦。肝膈。嚙以逢迎。時好。惟采詩徵文。老而不倦。聞人有一長。譽之惟恐不至。好文樂善。出於天性。亦時直言正色。無所鯁。避近世諸名賢。本末歷歷。能言其故。儼然今日之遺民。故老矣。雖未得與士安諸賢。並其不謂之潔白。而不辱者。與袁母之節。不因其子而愈顯。與或謂柏舟之詩。僅二章耳。已足垂之千古。今之卷帙。何若是之多乎。是不然。詩之傳。不傳不可得而知也。廣求博取。而存什一于千百。庶幾不至於俱盡。余

文獻序

卷六

霜哺篇二

左

十華堂定本

觀唐宋以來傳列女者。凡韓歐諸公集中。所載皆採取無遺。有如蔚宗其人。勒成國史。則必其言之尤工者。而後足以徵信。且重其既不用於時。同子推之借隱。類種放之山居。今世不尙隱逸之士。欲以寥寥數篇。必傳於後。庸可幾乎此。則重其之志也。重其久屬予爲序。已諾之。而未果。今居京師。見往來公卿間者。足趾相錯。求如重其之賢。殆未可以且暮遇。始知其人之難得。而節母之與孝子。洵足以並傳矣。遂爲序之如此。

錢礎曰。曰援古証今。論列昭然。爲袁母表節。正爲袁子表孝。霜哺篇名。作如林。未有茲篇之詳。且晰者。讀之能無嘆絕。

貞筠集序

金堡

有子而不孝。不如無子。人不幸而寡。且無子。則慈之道。必有所寄。寄於嗣子。其常也。嗣子之孝。不孝。故不可定。子不幸生而無母。則孝之道。必有所寄。寄於後母。其常也。庶母乳母之分。卑卽蓋孝與不盡。孝尤不可定。南六紐君。爲其祖姑沈節母表貞。非其子而行子之孝。何也。南六生而無母。節母實鞠育之。節母寡且無子。以其慈寄于南六。南六卽以其孝寄於節母。此施報之不爽者。然事出于母子之外。亦情深於施報之中矣。奇南之香。有生結。有死結。有飛結。生死三結。在本樹。飛結離本樹而結于他樹。其香特異。母與子聚而孝慈比于生。結母無子。子無母。其孝慈比於死。結祖姑行母之慈。內孫行子之孝。比於飛結。南六之爲節母表貞。慈孝之香。流而特異。此非超于生死二結之上者耶。子嘗於詩餘。識沈公際飛。想見其人。未聞其家世。節母之慈。南六之孝。不比于正風。正雅。別成一母子之局。其亦詩之餘乎。世或謂詩餘。不如詩。蓋未知有子而不孝。不如無子之義者也。

文獻序

卷六

貞筠集一

左

十華堂定本

錢礎曰。曰子尋常母子外。拈出許多妙義。吐辭河注。析理風生。頃今輩俗知驚幽。迷識覺。此文三昧也。

宋元詩滙序

秋大分

陳見龍

自元遺山編中州集十卷而金源一代之詩從茲篇斷簡中開
出一番生面而元詩自蘇伯修論定而有元之詩亦散見旁出錯
落格墨間嗣是以來閩中曹能始為石倉詩選東萊趙寒同有
宋元詩帶近日邦江吳蘭次有宋元詩選語水吳孟舉又有宋
詩鈔之役皆探源鏡委發凡起例片善不掩微類必錄燦然備
矣余幼從事帖括於詩之一道如聾者之聽歌矮人之觀場未
嘗求古人之旨趣而得其用心之所存頻年浪迹江湖拋棄制
舉業獨於古人之吟詠靡不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有以窺見其

又設序

卷六

選宋元一

堂定本

堂與而於宋元兩代之詩輒手錄一編三復不置夫今世之論
詩者擬古必曰建安而六朝每禁視之近體必曰李杜王孟高
岑中晚則掉臂而不顧至于宋元則以為土羹塵飯而唾棄隨
之矣孰知宋元人之詩其典雅沉澁雖不及漢魏六朝其堂皇
冠冕雖不及初盛作者而一種幽情冷韻偏能發前人未發之
旨抒一時解悟之奇如高秋朗月如靜夜清琴無擁腫支離之
病無牽率附會之習試取而瀏噉焉眼界廓如也心靈豁如也
杜少陵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又曰別裁偽體
真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苟能從宋元之詩添得乎古人之旨

又設序

卷六

選宋元二

堂定本

趣汰其偽體以求所謂真風雅者其清詞麗句自足規摹漢魏
步武三唐何必貴耳賤目詭稱取法乎上究之形似而神離貌
類而格遠也哉客曰是編也彙諸選之精粹而集其大成寧僅
秘之衍篋直可公之海內矣蓋付之剞劂氏乎遂書之以為序
翁寶林曰雲襄年甫弱冠名噪雞林吾黨推為畏友頻年僑
寓吳趨蕭然旅食而著述不倦所選今詩宋元詩皆窮源溯
流自出手眼非耳食者止也讀其兩序丹黃之業指日不歷
而走矣

錢礎曰日論詩而必求古人旨趣此善論詩者也雲襄于宋
元詩殆深得旨趣者矣其選安得不精耶

闕里詩選自序

錢肅潤

闕里詩頌孔子之詩也。頌孔子者有矣。其在當時。君公頌之。列國卿大夫頌之。頌以言。未聞頌以詩。至孔子作春秋。于夏之徒。不能贊一詞。不能贊不能頌也。一日孔子以詩授子夏。因序之。子夏能序孔子所授詩。而不能作詩。頌孔子。然則頌孔子之詩。蓋難言哉。端木氏可與言詩者。家語載孔子蚤作。逍遙曳杖。有泰山梁木歌。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吾將安放。仰仗放同韻。疑爲頌孔子詩。當日不以爲詩。而但敘之言辭之末。迨世日遠。孔子之道日著。頌孔子者。日益難。漢司馬遷過廟堂。低徊不去。咏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以子長之才。不自爲詩。而但引詩頌之。然則頌孔子之詩。蓋難言哉。雖然。君公卿大夫無詩。庶人有詩。魯人衮衣誦可採也。自及門至漢太史。皆無詩。他如漢張超。魏曹植。晉孫楚。各有頌頌卽詩也。于隋有詩。于唐有詩。于宋金元有詩。至于明而詩盛。至今日而詩更盛。安得謂頌孔子者。遂無詩耶。戊申夏山左學使周霖公先生。過闕里。謁聖林廟。肅潤于是觀禮焉。周覽遐慕。欲作詩頌孔子。不可得。退與周子惕忱輩。沉思數日。始各得詩數章。頌之。既閱闕里志。見其歲久殘缺。字畫漫漶。傳記碑

文獻序

卷六

闕里詩選一

百一十卷本

文獻序

卷六

闕里詩選二

百一十卷本

銘外詩若干首。瑜者半。瑕者半。邇來諸集。真贋雜出。肅潤怒然憂之。嘆曰。余小子亦遊聖人之門者。敢不爲之正其謬。存其是乎。于是與兩周子窮搜博覽。反復尋繹。點竄訂正。越一載而還。成拜手言曰。此歷代以來所爲頌孔子之詩也。夫孔子之道。雖不以詩顯。而頌孔子之詩。未嘗不關乎道也。往者傳道。必推漢儒。衛道。必推唐儒。宋儒有體道之功。明儒有載道之任。漢唐諸儒。或蒐輯聖經。或力持聖教。其于道也。不以詩。宋儒歐陽子于林樓眺望。見聖道之高焉。堯夫以贊易修經。爲孔子頌得聖道之要。可見也。明道先生。獨能尋孔顏樂處。顏樂亭詩。純乎道矣。明儒河津薛公。素彷彿濂洛關閩。正派讀詩禮堂。作直接洙泗淵源焉。今之繼河津起者。正不乏也。詩在是乎。道在是也。是詩有關孔子之道。明矣。然則頌孔子之詩。蓋難言哉。頌孔子者。夫豈徒以詩哉。

沈絳堂曰。篇中歷敘詩傳有關道統。礎日羽翼之功。不小。朱長儒曰。引據傳記。博而能精。行文更有參差歷落之致。朱致一曰。廣大深嚴氣象。便如登洙泗之堂。親炙聖道。不待讀詩而後見也。

泰山詩選自序

錢肅潤

泰山詩選成。有客問余曰。泰山詩起于何代。倡自何人。余應之曰。黃帝會羣臣于泰山。作青角之音。未有詩。有虞氏東巡至岱。宗廟歌卿雲。卿雲言泰山雲也。卿雲歌意者。其泰山詩乎。客曰。子姑言其有據者。余對曰。周頌有之。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班固引爲周太平封泰山詩。此泰山詩之首也。客曰。高山。泛言山也。嶽爲四嶽通稱。非止泰嶽也。余曰。微子言吾亦疑之。吾與子專言泰山詩。可乎。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是詩也。實爲泰山賦也。客曰。子蓋以是詩始。余曰。是魯頌之詩也。孔子所不刪也。孔子存之。何庸後之人選之。然則魯頌以外。無詩乎。曰。有。孔子嘗歌曰。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迴。此非泰山詩乎。客曰。是誠可冠斯集矣。余乃肅然起。避席言曰。噫。余何敢選孔子詩。客歛容退。有間。復進曰。孔子同時有榮起。期名鹿裘。帶索行。泰山下。鼓琴而歌。其歌可得聞與。曰。此列子之言。不足信也。又曰。伯牙遊泰山陰。逢暴雨。止巖下。援琴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胡不可採而入耶。曰。此琴操也。未可以爲詩也。客曰。泰山多遊仙詩。子于曹子建仙八篇。李太白飄飄玉女篇。既選之矣。而呂公爾書王母池詩不

文徵

卷六

泰山詩選一

十峯草堂定本

入何耶。曰。古人遊仙詩多寓意。純陽乃道家之言。與吾儒分路。故不載也。客又曰。泰山封禪詩有諸。曰。有之。唐李義府敘封禪。廬照隣歌登封。宋林希逸登封泰山詩。俱載焉。客曰。漢司馬相如有封禪頌。宋王欽若亦有登泰山詩。何不載。曰。封禪至秦漢之君。侈心已極。相如死猶獻諛。千載惜之。欽若借天書媚宋主。亦猶是也。詩雖工。余不樂其傳。故皆不載。客曰。子之選若是其嚴。曰。泰山何山。泰山詩何詩。可不嚴耶。余于是集不務爲鉤。奇索隱。荒唐誦謠之說。務期正大典雅。合乎詩人頌美與夫大聖人題詠泰山之意。而後入斯集焉。因與周子子密子敦輩朝夕參攷。評論不輟。其不當意者。輒置之。主精不主雜。主簡不主繁。自漢魏迄今。凡三卷。多者數首。或五六首。或四三首。少者一首。計其數。約三百餘篇。客曰。然。遂書之以載簡端。施愚山曰。曉日泰山詩。選確有關係。匪徒侈金支翠羽之觀已也。此序隨問隨答。層層辨駁。爲泰山增多多少氣象。春容乎大篇。朱長儒曰。臚陳泰山諸詩。而歸于正大典雅。鬱確其高。請即以評此文。

文徵

卷六

泰山詩選二

十峯草堂定本

馮公和陶詩序

錢肅潤

千古來惟晉一陶淵明自蘇公子騰出而宋有一陶淵明矣自馮公留仙出而明有一陶淵明矣客曰陶處而蘇與馮出也陶樂已之樂而蘇與馮憂人之憂也道不同也錢子曰不然昔孟夫子論禹稷顏回曰同道論曾子思亦曰同道以其出處同憂樂亦同也若以三公言陶公令彭澤意不在處惟能出故能處也蘇公安置惠州馮公運判山東意亦不在出惟能處故能出也陶公采菊東籬揮杯栗里可謂樂矣望田園而悲晉室賦閑情而思美人何其發也蘇公貶惠州章蔡馮公亦抑內臣文豪序卷六馮公一聖十卷草

究其志之施耳馮公始授水曹繼備兵蘇松繼又備兵濟寧奇謀異能歷歷可觀其後開府津門折衝樽俎備海疆率勁旅候駕南幸卒議格不行謂之何哉噫晉不用陶公而下邳之亂起宋不用蘇公而散欽之難作明不用馮公而燕京之變成三公之係于社稷存亡如此然則三公之詩豈無故而作歟馬大林曰惟三先生可相唱和于上下數百年間惟礎日能為三先生寫炳楊組玉曰人知三公合發為文章奇變處不知作者之意不過借王公立論耳觀其結末一段真有闕家國大文字純是作者痛哭之言

文豪序

卷六

馮公一

聖

十卷草

徐電發南州草堂詩序

錢肅潤

南州草堂詩不一種。爲昌亭草者什一。爲皖江草者什二三。爲齊魯遊草者什四五。夫皖江之詩多。于昌亭齊魯之詩又多。于皖江何哉。遊益廣。詩益富也。徐子江城人。寄跡姑蘇。其登臨贈答。限于地。局于遇。故昌亭詩爲少。自渡江來。所見與所聞異矣。金山石壁。盡入錦囊。牛渚蠟磯。俱供擊鉢。至皖江。嘗夢天柱而望。司空焉。暇則偕二三友走馬以尋諸勝。不亦壯哉。故皖江詩爲多。至齊魯之遊。抑更異。始揚州。迷樓瓊觀。故跡猶存。訖任城南池酒樓。遺風未改。以至曲阜。泰岱。趵突泉。白雲樓。北渚亭。車轍所到。罔不留題。故齊魯詩爲尤多。雖然。予不取其詩之多。而取作詩者與弔古之懷。具論事之識也。蓋嘗讀徐子皖江詩。有曰。回憶前朝多戰伐。誰從荒草弔孤忠。嗚呼。人知遊皖江矣。亦知皖江之上。有余忠宣公墓乎。是詩作而宣慰在焉。呼之或出矣。聊城一矢。奇功立成。乃其詩不以褒而以刺。有曰。孤危忠乃見。反覆志安居。但計奇功就。終成霸業餘。嗚呼。論事如此。仲連于千載下。能無心折耶。其爲齊魯詩。又有然持是詩也。以往可以遊矣。徐子行將至武昌。歷漢陽。抵黃州。以盡吐胸中之奇焉。登黃鶴樓。崔司勳詩可廢也。至鄂。官湖舊址。得毋尙有人焉。

文獻序

卷六

徐電發一

五 十 筆 草

之序

卷六

徐電發二

五

十 筆 草

如李謫仙者。舉酒酌水乎。過赤壁山。蘇子瞻曾作賦于此。吾不知徐子之詩。當何如也。予且拭目以觀楚遊草矣。程崑崙曰。電發親師取友所至。不肯空過。不特得山川風景之助。故文亦肖其人而言之。阮瞻生曰。思致徑路俱別。幽峭處大似柳州。潘次明曰。電發之詩。工矣。先生不言其詩。而言其所以爲詩者。而詩之工。自見。大家落筆。每高人一層。如此。至其文情。虛夷蕩漾。尺幅中正。復烟波萬頃。

錫山錢肅澗從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迴文詞譜序

何承

益問太乙燃蔡光映文人之室龍賓沸墨神隨學士之書是以
 江郎筆韻生花香流咳唾楊子口中吐鳳字落珠璣庚信春華
 轉柔腸而百折徐陵致語鍊隻字以千鈞風氣所開日新月盛
 則有金閨弱質玉帳仙姿引幽思於盤中織迴文於片錦奪天
 文辭序 卷七 迴文詞一 十卷本 定本
 孫之巧製燦若七襄似玉女之投梭爛然五色事鉛槧者為之
 滴露研硃咏新聲者既已敲金戛石矣若夫三百篇變而為歌
 詩之府五七言降而為長短之辭十里長亭相思有淚一江春
 水流恨無窮于是騷歌之士對風月以抒懷婉變之流採芙蓉
 而作句尚書風韻競傳紅杏枝頭郎中盛名共說鞦韆影裏柳
 七低吟楊柳月蘇公雄唱大江東韻逸千秋藝精一代更有腸
 充錦繡腹清琳瑯字轉連環文成九曲迴文一格於焉始興然
 而技窮于協律才束于填詞作者寥寥罕聞全調吳趨顧子托
 跡市廛棲心編簡比踪磨鏡之客不言賣藥之名而乃心巧性

成狀才天賦色絲黃絹時出妙詞班管紅箋皆題恨字即其迴
 文一譜洵可謂詞搜各調巧邁諸家矣移宮換羽效若蘭之體
 裁舞雪回風寫如絮之才致流連閨怨芳草含愁婉轉春情香
 蘭泣露既而花前輕拍月下微吟秀骨包蘊艷胎孕麝聽之心
 醉聞者覓銷余也抱憂窮年坐愁終日偶識然明千片語幸接
 叔夜于鵲羣遽蒙明珠之暗投謬為他山之攻玉遂忘踈陋僭
 列膚詞從此播名知國子之不少千焉引玉萬玄晏之有人矣
 錢礎日日蒸麗之篇亦似迴文纖錦而系情體質中仍燦然
 有骨氣當與閻元亮開情味廣平梅花三賦並駕齊驅
 文辭序 卷七 迴文詞二 十卷本 定本
 董方南曰句裁經緯字叶宮商相如云台臺閣以成文列錦
 繡而為質斯殆兼之

丁葑園扶荔詞序

梁清標

往壬午歲飛濤丁子舉於南○余舉於北○當時即聞丁子負雋才○名噪海內○及乙未丁子成進士○官儀部○又得讀其書○細織三唐○濕濕乎大雅之音○上追高岑○下亦不失為錢劉○乃知丁子風雅○正宗○弁冕詞塲○有由然也○數思與之把臂揚花○一盡其蘊○無何○丁子有塞外之行○謀而不果○心儀而神企之者十餘年于茲矣○比聞入關○余亦歸里○今年過恒山○晤余田間舊手○相勞苦○見其人雅度冲襟○澹然自遠○宜其吐詞○行采○春容溫粹○婉約而多風○也○從之索新篇○則又知方肆力於詞學○撰著盈帙○出以示余○流覽再四○駭駭乎踞南唐北宋之室○猗歟盛哉○茲歎丁子之才○如島斛之舟○而又服其道氣湛深○有大過人者○不獨為詞人之雄○也○昔人策蹇著書○如三閭之騷○龍門之史○皆以牢落嶽嶽之感○發為奇崛幽渺之辭○然傷於憤矣○丁子處憂患窮閨○案身歷險○噫○倘極艱辛○憂能傷人○意其佗條無聊○當何如者○而其氣愈和○神愈益○王○所著日益富○亦日益工○酒酣耳熱○談藝文○娓娓忘倦○不及世事○觀集中之詞○流麗雋永○一往情深○所謂言近指遠○語有盡而意無窮者○令人諷詠之餘○矜然以思○式歌且舞○至其寫閨房之委曲○募旅况之蕭森○暢叙博學流連贈答事○存乎閭巷○

卷七

丁葑園詞一

平筆草

序

卷七

丁葑園詞二

平筆草

婦子之微○而情繫乎君臣朋友之大○寄寓閨而託興婉抑○何其樂而不淫○怨而不怒○耶○是丁子風雅之一變○而不失古人溫厚和平之旨○非深於道者○曷足以語此○觀丁子之所遭○如彼○其所造○如此○較昔之窮愁所著○抑又遠矣○余聊綴數言○簡末使海內讀斯集者○知丁子以詞名家○而又不徒以詞見長○則庶幾乎錢礎日曰○訪園有道士也○故其文悉歸之於道○先生評扶荔詞相質披文○由才詭性命意渾厚○闕切人倫所賞者○文又不闕○征文也○於此見有真人品○後有真文章○

映流詞序

曹爾堪

東南勝地最稱佳麗者莫若西子湖其間柳明花靄步步芳妍
 佛閣歌樓層層變現芊綿華綵之觀足與筆精墨采相映發者
 似獨近於詞而詩次之蓋詞之爲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如
 春華而詩則秋實也如天桃繁杏而詩則勁松貞柏也故或防
 嵩嶺瞻泰華非詩不足以頌之颺之而西湖勺水正宜二八女
 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之句耳我友王子丹麓生長於斯去西
 湖止數武萬千烟雲之殊態早已納之古錦囊中矣其詩文皆
 蒼萃古今馳騁漢魏而獨以映流名其詞若爲西子開生面者
 然其意不止于此也古人云詞源倒流三峽水極天下洞心賦
 目之境皆於詞焉寓之則兩峯之桂六橋之荷皆益益中物而
 丹麓之爲詞也深矣大矣秋來里居臥病客有以丹麓詞見示
 者予起而嘆曰向丹麓寄我遂生一集爲驚苑扛梁文津一選
 爲藝林饌脯今讀其詞自小令以至長調皆稱合作欲并辛蘇
 周柳爲一家予所謂西湖與詞近者丹麓已先得之則玳瑁裝
 珊架不常與西子之鏡奩並艷乎往者予與蒹葭西樵同過湖
 上時有倡和詞問世獨不得丹麓一爲酬答然吾輩之詞不過
 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耳丹麓集中諸篇亦復工絕文人之必同

映流詞序

卷七

映流詞一

五

千峯草堂定本

不雅也

沈繹堂曰文境空明淡遠如我岩秋月一片清光照徹無際
 餘近日曰說西湖獨近于詞是西湖知已說丹麓之詞不止
 丁西湖又是丹麓知已山水人文具在先生衡鑑中矣

序

卷七

映流詞二

五

千峯草

百首宮詞序

顧夢麟

生平坐繩牀。羣翫間。睂目酸。飽不能。爲。闢。房。好。語。故。讀。詩。至。壁。
致。光。李。義。山。輩。每。屏。去。不。觀。後。得。汲。古。官。詞。專。本。王。仲。初。王。禹。
至。花。蕊。夫。人。楊。太。后。諸。家。皆。百。篇。亦。未。嘗。一。寓。目。以。爲。非。吾。事。
也。薩。天。錫。長。於。宮。詞。而。同。年。楊。麻。夫。和。之。其。敘。田。此。詩。家。大。香。
查。不。許。村。夫。子。著。筆。最。是。余。意。中。自。分。之。語。或。又。云。無。題。閨。怨。
本。昔。人。不。得。於。君。臣。朋。友。寄。託。之。言。其。源。出。於。國。風。官。詞。則。足。
以。存。典。故。備。法。戒。古。者。詩。亡。而。史。作。今。者。詩。成。而。史。亦。附。麗。焉。
尤。非。無。謂。然。衰。老。廢。學。莫。可。磨。意。有。持。前。說。解。嘲。已。爾。樂。錄。

文徵序

卷七

百首宮詞

卷七

張。尹。秋。紹。少。年。嗜。古。著。述。閨。富。而。官。詞。先。行。數。亦。滿。百。雖。其。書。
不。自。夾。註。首。尾。讀。之。不。能。盡。通。其。所。出。要。其。託。始。之。年。已。是。我。
生。之。後。卽。行。墨。應。接。多。與。意。思。相。觸。便。覺。四。五。十。年。間。事。蹟。歷。
歷。不。磨。然。則。將。同。仲。初。禹。王。以。下。諸。家。並。傳。雖。百。世。猶。當。怒。然。
而。有。思。光。於。今。日。者。乎。元。微。之。嘗。言。到。會。稽。已。有。人。寫。宮。詞。百。
篇。云。是。已。作。助。驗。皆。謬。今。余。無。可。益。秋。紹。但。告。讀。者。曰。此。自。爲。
錢。礎。日。曰。官。詞。不。易。作。亦。不。易。讀。讀。秋。紹。所。作。官。詞。上。下。三。
朝。言。言。典。故。直。作。明。史。讀。可。也。宜。哉。廉。公。讀。之。津。津。弗。置。也。

百首宮詞序

顧有孝

唐。人。官。詞。推。供。奉。龍。標。爲。絕。調。嘗。怪。少。陵。褒。括。古。今。此。體。得。闕。
既。覆。其。全。集。如。宿。昔。能。盡。闕。難。諸。篇。皆。道。深。宮。秘。殿。之。事。傳。信。
千。古。特。其。風。刺。深。婉。悲。感。纏。綿。使。人。不。得。以。靡。艷。目。之。嗣。後。王。
仲。初。百。首。近。乎。媒。矣。然。僊。人。掌。上。王。美。蓉。用。漢。武。事。以。諷。也。況。
香。火。底。坐。吹。笙。用。隋。煬。事。以。諷。也。其。摠。詞。隱。其。命。意。厚。故。爲。賦。
陽。永。叔。所。稱。豈。王。涯。以。下。諸。家。之。製。所。得。而。方。駕。哉。吾。友。張。子。
秋。紹。以。研。京。練。都。之。才。高。紉。蘭。佩。蕙。之。向。感。陽。鳥。之。失。曜。追。道。
軫。以。興。懷。邇。自。神。廟。迄。乎。禩。朝。凡。官。掖。流。傳。之。事。著。爲。歌。詩。一。

文徵序

卷七

百首宮詞又一

卷七

展。讀。而。三。四。十。年。盛。衰。倚。伏。之。故。歷。歷。具。見。如。聞。白。頭。官。人。說。
開。元。天。寶。遺。事。無。不。仰。天。歎。歔。泣。下。而。繼。之。以。血。也。是。編。出。直。
可。補。國。史。所。未。備。他。日。有。太。史。氏。乘。輶。軒。而。採。風。者。吾。知。必。當。
被。之。管。絃。傳。之。樂。府。其。與。仲。初。諸。作。正。堪。異。曲。同。工。後。先。昭。耀。
若。乃。靡。聲。曼。節。寫。旖。旎。於。蘭。池。惜。鉛。華。于。綺。閣。豈。以。秋。紹。之。肝。
腸。鐵。石。者。而。出。此。哉。

錢。礎。日。曰。以。少。陵。詩。史。仲。初。詞。諷。爲。秋。紹。合。併。寫。照。茂。倫。洵。
誠。洞。古。今。篇。中。極。感。慨。淋。漓。之。致。又。如。荆。高。擊。筑。和。歌。時。矣。

春望詞序

湯斌

京口形勝甲東南金焦北固其名特著故諸筋籃輿日萃其下而未有知所謂楊彭山者是山也雖無奇峯危巖深澗絕壑之觀然登其上而三山雲樹環翠如屏長江洶湧風帆隱見與潤州城堞樓櫓烟火十餘萬家無不近在几席俯仰指顧亦登臨之勝槩也特其名不見於山經輿誌故騷人之遊屐不至即或至焉而文字不足以發之世亦莫得而傳焉則山川之幸不幸豈不以人哉戊申三月董子文友來自毘陵與何子雍南程子千一偶登此山乘春騁望各賦詩十章曰楊彭山春望詞三子皆以詩文擅名當世其詞雖記一時聞見所及而江山形勝如指諸掌余聞京口盛時名家巨族競選山水觀冷之區治園亭臺榭極歲時遊覽之娛自海艘告警山川如故風景頓殊三子懷古瞻今感慨係之宜其詞之婉麗而凄蒼也夫天下幽巖邃壑徒為樵夫漁子所栖遊者多矣此山南望則米元章之遺墓在焉其西則昭明太子讀書處也風流文章彷彿想見其人何從來遊者篇什零落乎此詞流傳於世吾見尋奇探幽者詫為奇聞異蹟必將載酒登高窮極眺望墨版淋漓為遊覽盛事四方聞而不得至者與金焦此固同入夢想也故余謂仙官佛

文淵序

卷七

春望詞一

九

定本

腐士女繽紛不可言遊遊楊彭山者自三子始書此所以慶此山之遇也

錢官聲曰縱筆所之有欷歔歷落之致讀一過令人嘆息感慨錢礎日日彭山遺事莫考故老無傳此地最冷寂矣得三子春望詞便增多少氣色又得先生一序為之點綴能不與金焦北固並傳不朽耶行文雍容和雅不入奇詭於此見文章之度

序

卷七

春望詞二

序

棠村詞序

汪懋麟

歐陽公嘗謂邇時之士功烈顯于朝廷名譽垂于竹帛每覽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故有事業者不必有文章而窮居隱約失志之人每感激發憤一寓于文辭甚矣二者之難兼也然從來得志于時者不盡勞心以為人也試觀長而與暮而息皆悉心于天下國家之大乎抑別有所耗吾神而勞吾形者耶是不能者固有之以云不暇則未也今大司農梁公領尚書事垂二十年功名既赫矣矣猶為學不倦每退食即罷閣靜坐嘯咏自娛所著詩古文海內傳頌已久間為小詞必奪文辭序

宋人之席每一篇出藝林競相傳寫何暇且能歟而人或謂公得時行道文章在史館政事在天下安用此小技為也懋曰不然昔晏元獻歐文忠為宋名臣其所建樹與所著作自古罕匹而珠玉六一之詞歌咏人口至今不廢蓋大君子之用心不汨汨于嗜欲政事之暇寄閒情于詞賦性情使然也夫何害於陵徐子電發祥公棠村詞一卷合龔宗伯香嚴詞並行于世以懋受業于公屬為序顧余小子自通籍以來方因辱于趨走憂愁鬱積殆歐陽公所謂窮者也夫窮者之言固宜工而亦復鹿鹿不暇以為則兼而有之者不愈難哉不愈難哉

彭駿孫延露詞序

尤侗

詩何以言哉小樓昨夜哀江頭之餘也水殿風來清平調之餘也紅藕香殘古別離之餘也將軍白髮從軍行之餘也曉風殘月子夜憊僕之餘也大江東去鼓角橫吹之餘也詩以餘亡亦以餘存非詩餘之能為存亡則詩餘之人存亡之也向讀彭子駿孫與王阮亭無題唱和嘆其淫思古意兩玉一時阮亭既官揚州駿孫有客信宿會鄒子程邛初集倚聲于是延露之詞成焉然則延露者其無題之餘乎蓋維揚佳麗固詩餘之地也昔人謂天下三分明月二分獨照揚州至有入生只合揚州死之語不止三年一夢而已故登蕪城宜賦西風殘照弔隋苑宜賦金鏤重門過玉鈎斜宜賦曉星明滅上二十四橋問吹簫玉人宜賦衣染鶯黃載酒青樓聽竹西歌吹宜賦并刀如剪進雷塘觀八月潮宜賦玉虹遙挂豈惟平山欄檻讓文章太守揮毫獨步哉楚大夫芳華竟體若無湘浦蘅蘭巫峯雲雨則九歌九辨何處生活今以駿孫之才江山助之折大堤之楊柳對官閣之梅花選樓公子盟手裝書殿脚夫人畫眉捧硯宜其異辛板李舍柳吐泰與紅杏倚書花影郎中平分風月則維揚固詩餘之地而彭子乃詩餘之人也有其地有其人有其人有其詞詩餘

人○予○人○餘○詩○乎○寄○語○王○鄒○想○當○絕○倒○如○僕○者○刻○畫○無○鹽○唐○突○西○
子○斯○又○彭○子○之○餘○也○已○

吳○陶○次○曰○只○一○餘○字○發○揮○曲○盡○文○之○藻○麗○則○花○間○之○英○草○堂○
之○靈○皆○呼○召○筆○下○矣○
錢○礎○曰○曰○上○下○千○古○縷○析○言○之○直○是○一○部○詞○壇○鼓○吹○匪○止○爲○
一○家○鋪○張○揚○厲○已○也○

序
卷七
彭駿孫延露二
廿學草

十峯草堂詩餘序

史可程

詞○之○草○堂○集○猶○詩○之○古○唐○苑○也○鄧○林○一○枝○瑤○圖○片○玉○耳○學○者○不○
真○思○遐○覽○旁○搜○博○採○內○以○窺○其○蘊○奧○外○以○廓○其○疆○宇○偶○得○珠○
遂○題○瓊○海○未○知○漢○大○自○詡○夜○郎○尊○樂○府○而○詘○倚○聲○肌○房○障○而○遊○
郊○廟○至○謂○宋○元○類○江○河○之○運○詩○餘○墮○花○鳥○之○囿○有○今○不○逮○古○之○
嘆○吁○過○矣○余○嘗○流○覽○詞○林○肝○衝○作○者○如○詰○如○銘○亦○騷○亦○雅○兼○備○
眾○美○各○崇○壇○坫○者○往○往○而○是○夫○豈○僅○闕○葉○儼○花○遂○侈○工○巧○鑤○雲○
琢○目○枉○騁○情○思○如○老○伶○官○之○僮○語○乎○勝○國○無○論○矣○卽○以○近○今○言○
之○詞○壇○鼓○吹○南○北○競○爽○煌○煌○乎○家○握○靈○蛇○人○懷○隋○壁○而○礎○日○錢○
文○源○序○
卷七
十峯詩餘一
主
子○則○固○巍○然○一○斗○嶽○也○錢○子○嗜○古○者○書○譚○經○樂○道○早○矢○夙○夔○之○
願○遭○時○不○偶○乃○折○而○修○河○汾○之○紫○龍○門○將○相○壁○府○文○章○士○之○歸○
之○者○莫○不○拱○手○曰○礎○日○先○生○人○倫○之○冠○冕○也○其○制○舉○義○古○文○詞○
金○縣○都○市○宇○織○鷄○林○匪○伊○朝○夕○矣○茲○讀○其○詩○餘○若○千○首○編○珠○貫○
玉○刻○羽○流○商○輶○捷○辛○蘇○爬○梳○秦○柳○其○于○斯○道○可○謂○啓○蠶○叢○之○路○
而○問○夔○伶○之○鼎○者○矣○夫○飮○泉○漱○者○不○嘶○慕○楚○吟○韶○護○者○不○炊○巴○
里○繇○草○堂○以○施○詞○統○繇○詞○統○以○溯○樂○府○則○本○末○條○貫○順○若○指○掌○
而○後○讀○錢○子○之○集○式○歌○且○舞○一○唱○而○三○美○也○已○
泰○對○嚴○日○精○思○梓○致○發○揮○正○百○真○有○惟○匣○燈○影○之○妙○

十峯草堂詩餘序

徐喈鳳

論詩者必推三唐溯而歸之風雅尚矣論詞者僅宗南唐北宋推其源於漢魏樂府已耳未有溯及風雅者以為詞與詩殊是第知詞餘之趣而未審詩餘之義也夫麟之趾振振公子此詞中三字句起而連用韻法也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此詞中連用三字句而叠句呼轉法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此詞中二字三字四字五字逐句增長而上下易韻法也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此詞中形容美麗而字字香艷法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此詞中春閨秋閨摹寫相思法也魚麗于罍鰈魽君子有酒旨且多酒與留叶多與鰈叶此詞中隔句叶韻而長短雜出法也然則詩餘雖幾六七百調何一非從風雅變化者哉吾友錢子礎日嘗過荆溪把殘廢吟究論風雅之道其精故其詩歌古近體溫厚和平深得三百遺音茲示十峯詩餘為序予細讀之取意正大語新雋者卿夢窗遜其清曠梅溪竹屋讓其芳鮮雖詞也而亦不失三百遺音予是以歷舉風雅證之錢子庶以予為知言乎雖然錢子諸學體道垂老弗倦乎先待後端有賴焉生平著作悉足翼經傳紹聖賢吾猶以為不

過十峯之風光霞彩而其所以柱天鎮地巖巖不拔者更自有在况詩餘又僅十峯之泉聲石韻乎

仇洽柱曰讀徐伯魯先生詩餘諸辭體畢備然特條列細目耳此直追溯淵源證據精確堪使風人逸韻上與經學並傳覺千古詞壇更爾生色矣

仇人玉曰此先生客吳病起作也甫脫稿即捧讀之其援證絕經處出從來詞序之上是創解亦是確義後從十峯點染更極淋漓殊動入高山之慕

錢礎曰曰余素不善詞每混竹逸其年雲臣諸君子爭以填

詞擅奇故亦願為學焉耳自慙才拙去北宋萬里况南唐乎又况漢魏乎至于風雅曾未夢見也竹逸許為三百遺音母乃過歟若其論詩論詞字法句法韻法一一配合從古詞人有能道及此不然則竹逸固詞家之祖也

梨莊詞序

張芳

梨莊周子以其填詞雕本屬序於僕而先以寸野飛鴻贈余
 濤之說詩餘詳矣僕請說填詞者聲而已矣倚聲而歌彈緩
 曲折尋變入節有氣行乎其間兵法以鼓進自填然鼓之作其
 氣也古今填詞家以氣作之謂填而饒花圖樂者不與焉宋陸
 務觀云唐天寶後文不逮詩大中後詩衰而倚聲作本欲酒間
 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今花間所載是也
 其說稍與余合往年請梨莊秋水軒詞一時詞客藻製如雲而
 梨莊為唱新情振起屢變不窮尤多商羽之聲焉其氣可謂盛
 矣氣盛則物之大小畢浮通於呂黎之言文豈惟昌黎之言文
 而已乎海涵地負坐而言起而行經營天下皆是物也文詞之
 聲音為聲端矣昔司農公賴古堂文選指歸大家要不外是而
 典寄又微見諸赤牘赤牘之體以散行摠寫情味能使千萬里
 皆見亦所謂無聲之詞乎梨莊更托其指于彈緩曲折尋變入
 節益赤牘稍盡而倚聲能為無盡無盡之指古今詩人文人之
 樂不溢哀不傷怨詳而不亂悉在其中矣梨莊其知之矣
 錢礎曰曰梨莊詞役與豪邁全以氣勝此篇提出氣字案論
 為詞言之却不獨為詞言之意義廣遠讀者可以悟矣

文濼序

卷七

梨莊詞一

廿

堂定本

香齋詩餘序

紀映鍾

肥水龔端毅公文章風節不減宋兩文忠而好為詩餘或忼慨
 悲歌穿雲裂石或柔情紛綺觸絮黏香殆亦似之而尤能為疊
 韻愈袂愈工愈險愈妙每脫一稿如美渠出水秀色天然曉黛
 橫秋蒼翠欲滴胸中別有鱸鱖不知其所自來也今海內讀公
 詩文以及奏章條劄若攬川岳而厭梁肉固不瞠目動觀止之
 嘆矣孰知絕流背麓復有拳石小溪離奇激蕩之趣常人之情
 偃仰飽飫又未嘗不耽嗜珍錯讀公著作何以異是夫造化者
 之生物其廓然而虛塊然而大既不可以恒情測然至草木禽
 魚萌動微眇其光色艷異巧匠不能雕畫工不能造也職何故
 哉則由其氣之無窮而才之入細也千鈞八斗又何足以喻之
 黃山孫子無言宿擅詞學於海內名家盡空其篋衍而剗剔之
 以傳尤於端毅公有花間之契今公人琴俱亡孫子感車過腹
 痛取其數年郵寄諸帙更博采而手訂之以濡瓶餓渴俾同人
 見公之全豹與兩文忠頡頏今古嗚呼意良厚矣苟息有言使
 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言孫子之謂乎然端毅公病中尚有詞
 十餘首易其之前三日重九尚北一調絕筆也今蘇家節孫子
 其索而補之

文濼序

卷七

香齋詩一

廿

堂定本

錢礎日曰端毅公不獨以詩餘見長而詩餘亦非近代詞人所及可見于古才人大言小言無所不可伯紫其知公者也故其文能曲折傳出至此之宋兩文忠可謂領而非諛矣

華商原越遊詞序

吳崇禎

桃花細月紅分賀監之湖柳葉飄烟翠繞西施之石蘭風拂衣而乍煖麥雨吹戶而初晴乃有才子忽來越嶠公幹抱疴之後載酒登樓休文伏枕之餘汲泉洗展于內史邀賓之地披蘿薛而問白鵝謝太傅携妓之山接雲嵐而瞻丹竈欲竟行春之樂旋來看竹之家蓬徑相逢知爲高士藜床對座信是名流如遇孫登嶺上但聞清嘯似看子敬席中殊少煩言日握手于仙客洞中時譚心於大夫松下鶴綾掃字銀鈎鐵畫之書鳳紙飛香瓊草瑤花之句曾窺點翰未覩填詞喜爾大平愛子小令偶出紅鹽之曲翻蒙白雪之評正擬王敦珠盤集南皮而高會羊燈屋燭開西第以豪驗就意遽返仙舟偏多別夢見月而思玄度臨風而念王忱頓憶初交營囀新桐之路頗遠後約魚遊香酌之塘迨乎寒霜送雁之晨落木棲鴉之夜言尋勝侶遂抵毘陵殊欣御李之榮非爲依劉之計庾郎穉齒早遊王儉之池鄭子徵才獲侍馬融之帳因逢舊友請示新編翠管雙枝無非玉樹錦裘一寸半屬金荃翫厥芳蕤疑美人之拂鏡聆其音節若裂士之吹簫染紙色于松花艷語琉璃之圓潑墨珠于杏館香心生琥珀之床朝雨池亭驚勢泣韓馮之夫嬾暮雲官闕杜鵑

帝之君臣剪屏原愛世之驛寫成哀怨變趙壹嫉邪之體
若出和平盡皆十眉雙頰之嬌容寧有四目九頭之異狀何必
開屏掩幔學鄧堅抑鬱之篇捉髻挑唇做朱越牢愁之製此固
霞綺月鈞之曲未罄病工玉笙鴛塞之章不為悽婉者也然而
文采本壯夫之小技詞曲尤名士之外篇射矢放城豈藉歸風
之操圍棋破陣奚煩鮑雪之歌書名天祿之中建議雲臺之表
致身通顯貯腹經綸播駿業于千秋挺鴻猷於百載唐時賢相
反以善圖而孤傳晉代人豪傑以能書而見重從來才藝為累
實滋况復貴宗更饒傑者元化之淹通經史壽且百齡子魚之
雅肅家門辟由三府漢紀譔于叔駿聲振文壇戰功著于溫琪
胸羅武庫或避通侯之職或旌孝子之閭君屬後昆何難繼美
寧須追蘇辛于庶下壯烈堪矜秦李於指端溫柔欲老已足
名傳狗監遇同司馬之才客美鳳毛遠奪超宗之譽矣獨是韓
魏公勲庸益世亦裁亂紅飄飈之歌范文正德業驚人尚研墜
葉捲簾之句賢如君寶吟來寶髻鉛華學擅歐陽寫得纖腰賦
臉乃知歸體固才子之怡心始識冶篇為通人之寓意賦摘神
女綴微宋玉之忠題改甄妃愈察陳王之雅則是能言好色尼
父不刪善作閑情門潛益韻辭多婉縹原不涉于淫哇調人繩

文藏序

卷七

華商原二

詩

十客集
堂定本

序

卷七

華商原三

十客集

綿羌何平於禮義至如僕者詩談三品愛愧鍾錄樂審八音隨
慚季札謬托尹班之契幸聞鸞鳳之聲捧卷帙以忘疲讀縹緲
而不厭但與仲宣之籍授自蔡邕叔夜之琴傳諸袁準云爾
張秋紹日香艷不待言細讀之步驟淺深議論開合更無法
不備為俳體煙塲非才筆莫辨
錢礎日口商原詞品不數秦九柳七真可招寶瑟人紅牙得
此鴻藻揚花如填窳竝吹珠玉交映矣

蔭綠軒詞序

陳維崧

竹逸徐先生犀角名家駒王貴齋弱齡淹博能探幽變之碑綺
歲過華即辨瑯琊之稻徐孝穆文成百軸龍纓魚池游歷之詩
擅五言鏤金錯彩少食貧而種學北郭騷譽滿人間壯委贊以
從王東方朔名高殿上一官繫組則武侯流馬之鄉萬里牽絲
亦新息站旁之地句町表連白國五溪開莊騶雄關標榆旁綿
耕柯九聯奉唐蒙一詔蠻花樹樹紅棉燒農女之釵犵易村村
鵬鵬勸焚童之酒先生則叱馭開邊塞惟聽事程經洱海馳驅
於丹驍邛作之間路出昆明執掌於樓櫓戈船之下賓幃火毳

文徵序

卷七

蔭綠軒詞一

共

十卷草堂定本

都成月露之形淪舞狼歌齊叶風雲之調固已碧雞主簿觀此
清文白馬氏菟訝其麗制竹王古廟繚繞砌夜月之吟花面諸
黎縑帕綉春燈之句然而一上點蒼頭深鄉思屢聽杜宇彌減
宦情小人有母難忘考叔之言行路多歧偏下楊朱之泣誓拂
衣而終老遂散髮以言旋於是宅枕銅官潭臨玉女陶淵明之
門外垂柳五株盧照鄰之堦前病梨一樹蓬蒿幾尺儼然三徑
元卿雜果千頭何異小園更信隱夫答選園有隙而皆紅平仲
君還鄰無屏而不綠先生既散誕琴書之側復優游巖岫之旁
客到開軒朋來刻燭花前半南山賣藥之翁樹下提壺多

北海修琴之史纔開芳藥邀側帽以來觀南鈞鯨魴命解衣而

對食雞豚芋栗極歲時服豫之歡燈火桑麻盡里社園闢之樂
若乃鄧尉梅花錢塘桂子三春日暖聽南國之鷓鴣八月秋晴
看西山之麋鹿筆牀茶竈依山蟠以為家梵磬漁筒睇烟波而
結友浮家汎宅醒睡夢於滄浪醉月迷花叙前遊於杯酒莫不
詞寫金箋句同錦瑟三千粉黛掩周柳之香柔丈八琵琶駕辛
蘇之感激詎若牛家給事行間描楊柳之花寧徒張氏郎中宇
裏寫鞦韆之影愧僕不才託君末奕展量花雨時陪鈴索之遊
詩畫旗亭每預筆琶之譙嗟乎西郭文人從來失路餘姚書記

文徵序

卷七

蔭綠軒詞二

共

十卷草堂定本

大抵無家君也坐愁行歎恒傷廉吏之難為僕今望遠登高常
恨古人之不見張一軍於酒裙歌扇之上誰得臣狂問六代於
殘陽暮靄之餘詎干卿事聊題儷句用諧新聲
錢璣日曰雄才逸思秀絕人區軼上客於西京凌詞人於楚
國洵煌煌乎巨麗之文也蔭綠新詞非得此序不稱

望遠曲序

陳維崧

等觀。揚子從軍。明鏡有刀環之賦。吳姬織素。飛龍生藥店之悲。
耶食鯉魚之尾。授色恩情。安燒玳瑁之簪。傷懷訣絕。盧江水更
愁。孔雀之東南。都下名王。恨浮雲之西北。莫不手塞寶帳。速望
人來。坐擁金屏。恐令春去。則有四姓良家。三河妙族。幼住石城
之下。長貯金屋之中。趙家姊妹。本姓為樊。楊氏諸姨。賜名為號。
檀黃染顰人。傳巧笑之方石。黛添蛾家。有莫愁之曲。金蓮擬步。
誰讓潘妃。白雪如人。何殊甘后。芙蓉承露。豈煩傅粉之粧。蘭麝
沾膚。奚假薰香之術。蟬粉項偏。宜白燕雙。銀楊柳。纖腰解。曉
天淚。序。卷七。望遠曲。一。定本。
上無雙宮中第一者也。然而棄妾鳳城之南。思子狼河之北。歲
歲征遼。空勞帝子。年年服散。徒作姬人。妾齡十五。已為離別之
時。郎路三千。大有相思之曲。看銅街之走馬。息意櫻桃。聽珠閣
之吹簫。忘情豈。楚人傳虎帳。新移光祿塞邊。客認牙旗。舊駐騰
脂山下。粧臺疑。惑繡戶徘徊。寄摩敦之紫。與心傷周室。宇文贈
妃子以金環。目斷齊朝。斛律主孫。質趙何日。言歸公子。留秦無
時。云返其人也。如此其遠也。如彼於是。能縮臂。獨上高臺。墜
馬明粧。廣開寶。綠青天碧。海竟無柱。樹之期。白晝黃昏。又下葉

砧之淚。餘香不斷。自洗浣衣。剩粉猶存。私畱窮袴。三春永巷。豈
有恨於君王。萬里長城。復何心於歌舞。庶幾化石。猶尋道上之
夫。莫便升天。竟竊月中之藥。爰命江南。幼女河內。嬌娥繪以丹
青。圖之。統素紫綃。不定。好瓊觀。以卷衣。羅帶。將移。睨碧虛。而垂
手。漢武帝之。傍徨帳後。是也。非耶。衛莊姜之。髮髻。君前。天平。帝
矣。所以。西陵松柏。不無。歎息。之人。禾水。鴛鴦。嗣擬。綢繆。之作。也
吾家閨閣。亦有。新聲。此日。封胡。遂填。別體。敢曰。難兄。唯法。護著
此。青箱。或云。愛弟。有清河。屬之。玄晏。嗟乎。蚊蝶。成灰。別歡。五載。
珊。朝製。枕待。子。三年。處。姊。尚。未。適。人。小。姑。何。嫌。獨。處。須。知。新。婦。
錢礎。日。曰。曲。名。望。遠。製。自。晉。唐。詞。本。艷。聲。流。于。溫。李。千。載。後。
有。陳。子。出。作。此。序。傳。愁。寫。恨。具。見。深。情。藻。耀。高。舉。沉。博。絕。麗。
遂。令。前。人。不。得。專。美。

倪閣公擬騷篇序

周體烈

古人讀書論世○視乎其人○未嘗以概文也○夫唯出處殊而性情○
見○注○情○見○而○文○詞○著○文○詞○著○而○工○拙○形○然○則○其○所○傳○者○豈○非○有○
○其○以○自○見○耶○誦○詩○三○百○正○變○雜○然○其○在○變○雅○發○思○繁○急○者○
○皆○云○小○雅○排○怨○而○不○傷○何○相○慰○也○抑○感○於○其○思○歟○屈○子○既○放○忠○
○不○見○達○用○憂○自○處○發○為○離○騷○後○之○學○者○哀○其○志○而○重○其○辭○續○之○
○風○雅○天○下○之○稱○善○怨○者○咸○歸○之○此○可○以○識○其○意○矣○閣○公○倪○子○幼○
○而○敦○敏○長○而○多○聞○守○儒○惠○溫○文○之○道○以○養○其○心○負○菁○華○果○銳○之○
○才○以○抒○其○氣○其○得○于○天○不○可○謂○不○厚○矣○顧○碩○學○鴻○名○近○仁○復○禮○
○積○深○根○淺○道○信○物○疑○身○焉○察○察○世○焉○汝○汝○其○數○大○有○不○可○知○者○
○乃○取○楚○詞○九○章○諸○篇○依○倣○而○作○悼○往○惜○來○反○躬○自○厚○詞○旨○悽○惻○
○義○蘊○高○壯○埒○金○石○而○泣○鬼○神○何○倪○子○之○善○怨○也○凡○人○蹈○常○履○順○
○胸○物○發○聲○恒○廣○平○而○和○憚○無○繁○思○焉○若○有○所○感○激○或○騷○楚○而○未○
○平○或○纏○綿○而○不○釋○氣○勃○於○中○不○無○偏○宕○激○射○之○音○情○結○於○隱○不○
○無○沉○鬱○哽○塞○之○節○要○非○靡○麗○以○則○清○越○以○長○者○我○心○匪○石○誠○有○
○不○可○轉○耳○况○去○古○益○遠○鄉○里○不○遐○舉○而○實○行○淹○太○史○不○采○風○而○
○秀○文○匪○賢○不○肖○濁○淆○正○直○無○輔○材○多○遺○而○志○不○見○欲○使○季○女○自○
○甘○吉○士○沒○商○安○可○得○乎○傳○曰○情○見○乎○辭○不○有○其○情○曷○有○其○辭○疑○

因倪子事也倪子既不怨而介然在旁已不能平不能待
者倪子又烏能已耶

錢礎日曰閣公擬騷諸篇深得三百篇之旨所謂怨而不怒
者也先生此文語語道着心事却說得極婉曲極和平今讀
之者可以不怨其善移人之情如此

九歌草堂集序

蔣平階

九歌草堂集者嶺南屈子翁山氏之所作也翁山氏有堂而以九歌名紀先緒也昔楚三閭大夫遭謫見疎懷君眷國作離騷九歌以致其幽憤之意今翁山氏不求仕爾未嘗被放安用離憂哉嗟乎事益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夫及授綬而親者貞女之行也待委贊而臣者亮士之執也故不與五日之師者內官無職不從三揖之班者外官無位無職不名爲婦無位不名爲臣此則雍雍之朝而非所論于時變也有謂左徒楚之同姓託肺腑之恩故有所不得已若鄭弦高魯汪錡齊屠羊五之屬皆以賤士與謀人國又何如哉且中古各君其國大夫出疆載贊義合則臣故曰臣一君二其在近世寧復有此乎先朝又懲前代之失政不及親官不以世故有釋耒而秉國鈞脫屣而履乘石士苟束髮受書則皆天子之柄臣鼎士也寵何後乎勲親分何際乎疏賤昔者秦楚兄弟之國非有君臣服屬也外欺于張儀內惑于鄭袖君雖不反熊繹之祀未卽斬也由今以觀其主德孰與懷王之衰其土宇版章孰與荆邦之大一戰而距溧河再戰而津白馬三戰而燒朱雀獵具區遂跨洞庭蹴洱海孰與下藍田之關割巫黔漢中之地陳尸外朝含玉不掩孰與生走

文潞序

卷七

九歌草堂一

世

堂定本

秦趙死歸郢鄢元子一去主器爲墟孰與章華尚宮頃襄復位銅柱摧而關開象陣奔而援絕孰與右肘三晉左臂燕齊元臣上將反面事讎孰與上官進讒子蘭交怨椒宮喋血覆以珠襦孰與蒼梧二妃湘江帝女滄池南溟日月所出孰與巫山高唐江南之夢上春茸母塞草驚沙孰與揭車留襄江籬宿莽則以翁山氏而擬三閭時有甚于朝秦痛實深于覆楚雖欲不爲九歌豈得已哉向者翁山氏雖頗領傷懷然不欲與沉淵蹈海之流同茲沒沒間嘗緣句注度雲中出武關橫大漠西屈臯蘭東漸玄菟所謂上郡金城黃花古戍無不覽其扼塞策以行兵用軍之道豈不雄心壯激大有爲哉今且左手抱秦娥右手挾趙瑟嗟來屈生將無少憊乎曰是何不知翁山氏之甚也夫哀樂恒相因也樂之至而哀作焉哀之至而樂作焉故鐘鼓箏簫哭泣之餘事也佳冶窈窕傷情之極態也翁山氏蓋嘗撫劍噬肌欲以馬革自試歲月逾邁所志不酬沉痛無聊乃借娛于巧笑用自解其不平豈都雅若相如而微辭若宋玉哉是在招覓之篇曰蛾眉曼睂侍君之閒又曰長髮盛鬋被文服纖意在歸雨魂魄永厥壽年蓋九歌之變體也

錢礎曰作九歌集序其文便似九歌大鴻真是騷才

文潞序

卷七

九歌草堂二

世

堂定本

賦花英華序

徐乾學

原夫古詩之流體均比興賦頌之獻義著微規博物大夫時登
高而紆思維憂君子作失志以言情於是祭酒蘭陵肇裁禮智
懷瑾芷沅爰賦風鈞由來六義之附庸遂作九經之鼓吹爾後
梁園皎月樹號垂條魯殿屏風几成文木官人永巷披麗製而
吹簫皇后長門諷新詞而取酒列文人於肆座獨咏琉璃會
客於蒙衝立題鸚鵡文如士簡軼馬追枚才擅子昇舍任吐沈
霞標靈岳應敲孫綽之金雪滿天山自染羊孚之扇蓋自大隧
孤裘而後小園象戲以還作存千家人傳數代兩京東雅典麗
爲工北部南朝英華彌縹靡不詞稱綉虎字握靈蛇固屬曠世
之文心非直一時之賦首矣若乃樓前花萼競製新題川上日
華尤嚴限韵芸窓祭額鈔六帖於瓶間棘院塗鴉繙四聲于牀
側昭明述作詆作小兒宋玉詞章呼爲老輩未是後來之秀要
爲正始之衰然矛盾不相用而攻守之勢懸表葛豈同功而燠
寒之宜異姣姬揚袂翰羽驚飛素女流輝瑩蹄端汗三條燭下
誰能待練十年四首題前得縱觀千劍雖復陰何受簡顏謝
含毫亦將何舳舨而使員棄康莊而就捷太行北徙非春鏹之
所能移河水東流非葦灰之所能障矣方今閭閻石渠書開金

匱人懷三篋難逃阮瑀之山士願九丘皆問公超之市購金日
覽行將復署秦門秘枕論衡不得還藏蔡帳則有吾友顧茂倫
先生安國陽秋汝南月旦抱朴零砂之暇頗涉鈔書太玄著草
之年最精樞槩間集賦家之作仍存近代之篇粵歷宋以追唐
各因人而列目凡若干首彙爲一書顧以學海蒼茫書倉紅腐
彥昇坊聚列提未殫其紛綸墨子車中折竹難窮其遠與而吾
友張九臨先生蒿徑傳經黎牀嗜古燈指長壘惟窺玉軸琳琅
珠葉河濱祇愛璇圖宛轉採艷文於湘水品列三銀纂要覽千
平原篇題連璧務使鏡湖草市皆行元白之辭酒舍旗亭遍誦

高王之句赤城渺渺杖九節之枯藤碧落盈盈渡一航之槎水
洵可謂前人樞轄後學津梁也猶恐市列波斯未觀咸斗堂陳
廣樂莫認蕤賓則又上溯淵雲下蒐江庾京都江海以弘興而
始遺雪月笙簧用矜新而見採嘗雉膏之一鸞便識全吞窺豹
尾之半斑已窮竟體庶幾曲終而奏雅抑亦目極而登樓學者
但能沿藥計根鑿泉穿井好問侯芭之字益窮袁豹之書則亦
錦千絕便探張協青錢一束卽授紀瑜登賈馬之堂廉坐王劉
于臨陸握麈不遠吐鳳何難其或強學呻吟暫工匍匐智窮櫛
刻雕魯雁以難飛目眩隸隸烹楚猿而自飽則甲籤空置乙杖

何裨床下此碎解諸阿房之賦庭中兩兩龍鳳長街之青馬
此編之出必有東效而嘆西向而笑者也

錢曉日日作賦序便合賦體源流畢貫華實並收可謂
義而諸四聲集有此玄晏能不令三都生色耶

後序 卷七 賦苑集卷七 對客

雕蟲集序

善書之道在執筆由篆迄真不岐也筆始蒙氏前此無之古
漆書不知所以書者何物後人篆隸多截毛穎取圓勁無
由倣古人之所用是以不逮且宗玉筋則藉截為近若宗鍾鼎
紛紛蠶尾不問截而愈遠乎圖章寄筆于刀落墨縱筆下刀易
敗筆貴正鋒病偏鋒刀亦同之繩正鋒于刀法非直腕猛着
力不能然石曉易裂玉堅難攻非側勒徐修欲速透人不
能將曷由正焉毘陵毛子震忽訪余于寓寺意氣噴發不似此
世中人既已浮雲息機遠遊騁展詠林藹之餘旁及篆刻以
文淑序 卷七 雕蟲集 對客
一小帙相示刀法并栗鋒鋒皆正執事之中壯心存焉顧取子
雲語曰雕蟲益退然謂小技耳當年此論因悔作賦非屬圖章
而以彼素識古文奇字日事鉛槧字學既富刀法亦嫻必大有
可觀惜哉其不以是傳也悔賦而撰法言上擬論語豈不曰壯
夫大業希聖在斯乃于末篇稱頌新室曰未有若安漢公之懿
自賤實甚豈徒小之云乎舍子雲之言就篆隸蟲則蟲固有進
于大者莊子曰惟蟲能天大就踰之壁土蝸涎環問蝸跡善篆
之蟲不一而足由千古來大篆變為小篆小篆變為分隸分隸
復變真草以及各方之書何所不有人間書法隨世進降衡似

篆之跡跡千古自如然則蟲能天而人不能天明矣豈能人不
能天天亦不能天也貞元日薄每失其太古之恒原篆千天正
恐天上書法亦迭更匪定以雕蟲而進諸仰雕造物天方模樹
雕之使玲瓏天或偏斜雕之使平正吾欲于女媧石痕上一一
下刀子霞何以告我請奉刀以從拔耶道耶大耶小耶
錢礎日就雕蟲二字發出許多議論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詎不信然

子

卷七

卷七

七

七

宋荔裳竹尊者傳序

王士祿

昔韓子作毛穎傳當世多大笑以爲怪卽柳子亦謂讀之若捕
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服信韓子之怪於文也僕則
以爲以滑稽則寓言十九莊列之書已濫觴於前不自韓也以
文則愈固神明於司馬遷氏尺度具在又奚怪之有獨是愈之
筆力桀驁豪縱所謂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
敢服者信如宗元言故自愈以降雖作者不乏卒無足爲愈繼
者雖謂愈之怪於文宜也冷讀荔裳所撰竹尊者傳乃始嘆絕
以爲中書君不孤矣蓋荔裳之於文其筆力之桀驁豪縱一猶
文段序
卷七
宋荔裳一
柳之所以贊韓也又柳子之言曰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
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
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今荔裳之傳尊者也曰吾涅槃後當以
皮易骨使吾教如恒河沙數累萬劫不壞又曰迺至儒林道藏
九流方技之書流布四裔皆尊者化身爲之也則荔裳之傳尊
者亦一猶韓子之所以傳穎也然僕竊常聞負苓之論矣伏義
氏病甚者也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義氏沒道之密漏神之
幾分張太和殊裂元氣而大朴散矣則穎與尊者寔益之疾僕
方將與荔裳兒穎之頭而進尊者以玉版禪悅之味俾掃除一

切語言文字障庶幾伏義氏之病其有廖乎其又奚傳焉雖然
僕則又嘗聞韓子之咏木居士矣其詩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
有無窮求福人世之君子方羣從居士祈福而荔裳顧獨拳拳
于勁節虛中斷肢截股之尊者荔裳于是加于人一等矣

錢礎日日韓公毛穎傳真得司馬子長之髓自公作傳而後
之效者終不能及其萬一卽東坡萬石君羅文傳非不刻畫
子長而簡繁老嫩去之遠矣今宋公作竹尊者傳殆最駁近
之西樵先生舉以此似便成定論嗟乎文章固極知音柳子
厚之于韓公其知音者也西樵亦宋公之子厚也

文獻序 卷七 宋荔裳二 堂憲本

負母看花圖序

黃晉良

吳郡袁子重其以孝子稱者垂四十餘年無間于國人君子之
口嗟夫袁子豈有奇行歟或曰孝子之名不易居袁子受之而
不疑意者其有過與余曰人稱之而不敢受不惟不敢受又加
作焉此孝子所以爲孝子也若夫奇行吾未聞孝道之能奇也
虞帝稱大孝不過竭力耕田經言庶人之孝亦不過謹身節用
以養父母以此觀之行又焉得奇袁子年十四卽備書以養母
至六十猶鋤藝種植聚名花以悅母母不能行躬負之藥圃呼
妻子持脯羞以從母嗟夫袁子此時豈知有外人能稱之而種
植而甘旨哉亦曰母老家貧不能五鼎食率子孫板輿周園稱
太夫人奉匱洗腆邀歡歲時顧病且老日月難究惟區區竭力
分地之利蕃滋草木資厥朝榮邀老親開口一忻笑而已若夫
惠于國人舉于君子則非袁子所知也旁觀之人轉相傳述因
而繪圖寫景以爲盛事遠近諸君子歌誦寵之袁子執冊翻覺
悚然既而曰小人有母曾率鄙野之行展有當于縉紳家言小
人如夢寐焉尙其辱贈之敬拜賜黃子曰此奇行歟非也庶人
竭其力君子嘉其志非以名也名歸之此袁子所以爲孝子也
錢礎日日行無奇也其事則奇安可無此奇文傳之

文獻序 卷七 負母看花一 堂憲本

沈園看花述異記序

諸九鼎

昔林子羽夢入瑤華洞天洞主小女芸香遞入天葩軒云其父職司文衡凡文人才子之詩皆錄集中以備帝覽子羽詩尤所深賞嘗作絕句紀之云天葩小院敞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晚峯長想黛眉青子友丹麓嘗作戒折花文遂為南岳夫人所賞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豈文人才子之作雖已見重於人間而尤珍賞於天上耶但丹麓所語諸姬是花是人猶費人解善乎夫人之言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始知花能解語人比蓮花是假是真總非夢幻余更語

文瀾序

卷七

九鼎看花一

四

下卷草

夫人王郎述異一記為煩花蕊夫人特錄數通於百花箋上令散花天女散向人間庶天下惜花人見之知愛惜名花有此福果即云是下郎說法亦可詎獨如子羽之夢徒托虛文已也

李湘北曰至子看花述異記即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此序出又為王子作一傳奇

錢礎曰曰其人異其事異前有子羽後有丹麓自足並傳千古讀駿男文益信

花葉卷三果部序

唐德亮

六經之文不足以致用六經可刪也百卉之秀不足以落葉百卉可雜也故果者最也最其是也果者墮也墮其是也果不墮不墮果不墮不生易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剝九月之卦也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有碩果之象也果者陰中之陽也陽不至於盡剝者以有果也禮曰賜果于君前有核者懷其核所以廣生也故人有仁果亦有仁果者艸木之仁也仁者果之所由生也洞庭橘柚制貢于書國有大祭祀大賓客則賜之是尊之也魯公賜桃孔子先食黍賤雪貴貴不雪賤是賤之也或曰黍

文瀾序

卷七

花葉卷三

豐

下卷草

亦果也果以百穀為長穀以黍為長非賤桃也尊黍也即尊果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史遷傳貨殖也是果可致富也或曰果者滿也貧則虛富則滿故有取于果也荔茭初熟一騎塵飛妃子嫣然漁陽鼓震是果妖也或又曰是李三郎之盛于色禍不在果也案可仙瓜可隱柑可聽鵲梅可羹蔗可漿葡萄可酒藕可臂櫻桃可唇石榴可裙果何負于人哉彼鑽核者涼人自負果爾涵翁所著花葉十卷余饒得而序之矣更欲係數言于果部之首遂書以應之

錢礎曰曰援引証據俱本經史不為荒誕語是名物中奇書

九月二十九日再展重陽序

徐階鳳

庚戌秋黃子大宗客武林凡遇良辰必集西泠諸子泛湖展詩
 九月三舉登高二十九日余與焉諸子屬余序之余因仰而言
 曰勝事雖於一人而佳話傳於百世時序遷於轉瞬而興趣暢
 於嶺遊也九日登高始於費長房後人因之習為故事夫九陽
 較也初九為重十九二十九獨非重乎第前人相沿未之思耳
 黃子負妙才其詩歌古文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故其於遊觀之
 事亦能為前人所未為今日登高自黃子始之安知不變武林
 之俗歲歲九月三登高乎又安知不變四方之俗歲歲九月三
 登高乎又安知三月三五月五不因今日變而為三修祿三競
 渡乎不獨此也日暖霜融氣清天朗餘霞散綺微波躍金此之
 謂善用天選勝孤山鶴亭訪古登峯縱目萬象生情此之謂善
 用地客羅應阮詞賦紛披分曹琴奕望者疑仙此之謂善用
 有陳海陸酒債菜羹楓丹菊紫鳬鷺飛鳴此之謂善用物噫奇
 矣黃子一舉而天地人物之理備焉其性情識趣豈悠悠世俗
 所能測哉抑余更有感焉逸少曰轉盼之間已為陳迹太白曰
 天地逆旅陰陽過客浪跡湖干曾幾何時而九秋盡矣推古人
 秉燭之意雖非九日向當惜九日以行樂況今日猶在九月之

卷七

再展重陽一

十卷草

數乎諸子聞余言曰子之言是也良足為再展重陽序

諸駿男曰事之能傳者人與文耳再展重陽之客有竹逸又有竹逸之文安得不傳

錢礎曰日展重陽始于唐文宗後世有踵而行之者矣未聞

有再展重陽者今黃子大宗始之竹逸為文傳之一時勝事

詎不足千古耶篇中復為推廣之說文心之妙無所不可大

奇大奇

序

卷七

再展重陽二

十卷草

吳子字說序

徐枋

君子有澤於物之仁而後其量。聞有高於物之志而後其風。然未可以易幾也。勉焉孜孜。朝斯夕斯。矢於吾心。惟恐弗及。然後其澤於物者。物果露之高於物者。物固仰之矣。獨不見夫雨乎。大地焦枯。萬物胥渴。江河不能潤。灌溉無所施。而時雨一至。沛霑濡而後萌者。以達秀者。以碩。渴者以潤。枯者以蘇。不崇朝而澤乎無涯。仁乎不訾。此雨之所以為用於天下也。而山亦猶是矣。原隰之廣。衍丘陵之壘。垓非不稠且美也。而物既凌之人亦易之。及一峯秀出。則羣焉仰止。凡日月之蔽虧。烟雲之出沒。草木之榮落。以至陰晴之改觀。蚤暮之變態。皆若以益其山之高。而增仰止之美者。固山之高之有以為之。此山之所以不可及也。吳子某自號雨岑。屬余為之說。而吾歎其意之所勉。為未可量也。天下之澤於物者。有過於雨者乎。天下之高於物者。有過於山者乎。昔者吾得於吾一二故人。如周儀部玉鳬。歸處士玄恭。其稱道吳子不去口。而間亦得之閭里傳述。之可信者。吳子敦孝友。好施與。重然諾。若任俠而寔篤。行生平恥友不如已者。故其所行有澤於物之心。有高于物之志。其所自號者。如此期以顧名而思義。聞其稱而幾于其寔也。古之人盤盂。占鼎

文徵序

卷七

吳子一

吳

堂定本

文序

卷七

吳子二

吳

則銘。凡杖戶牖。則銘欲出入。儼省自進。其德以無時。或懈而若。以身被之。為親切而不可遺。乎吾故以吳子之二字。雨岑為自期者。聞且遠。苟終勉而弗怠。以弗虛此字焉。寔未可量也。應好雨既濡。遠山如沐。遙望一岑。烟嵐獨秀。此又幽人韻士之心。期其所寄托而逃焉者也。吳子於此深遠矣。

錢礎曰。澤物高物之說。可以進德。可以入道。通篇只將二意輪翻到底。曲盡文家離合縱送之妙。至哉斯篇。

文獻初編卷八

錫山錢肅潤曉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金正希先生制藝序

艾南英

制舉業之道與古文常相表裏。故學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爲時文。不能以古文爲時文。非庸腐者害之也。好誇大而馴獵浮華。以爲古其弊亦歸於庸腐。古文自周秦而後。莫如太史公。遷之文。近代之推擬之者。百于言而未已。而吾以爲皆未得其

文獻序

卷八

金正希

艾南英

要也。獨柳子常序述其所用心者。而日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常因是言以考其書。竊謂遷之文去其所載。尚書左國荀卿屈賈長卿諸篇。而獨觀其所序。次論畧者可謂潔矣。文必潔而後浮氣歛。昏氣除。情理以之生焉。其馳驟迭宕。嗚咽悲慨。倏忽變化。皆潔而後至者也。或疑吾信柳子之過。而以一潔盡史遷。及觀蘇明允之論。以爲遷之辭淳健簡直。蓋亦如柳子之所謂潔者。而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明允蓋曰。尙書左國諸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由明允意論之。則潔之爲言。史遷尙未之盡也。則他人之言。以足

吾之書。雖史遷猶見識於後世。而况其他乎。又况其所別非前書。左國者乎。予常以是繩今之爲古文者。而因你以是繩今之爲時文者。閱房書得一人焉。爲金正希。正希之文。不悖於古人者多矣。而吾獨以潔蔽之。非畧正希也。天下方習尙浮腐。便會經語子語。以日趨於臭敗。而正希傲然不屑也。故吾以潔爲難。且又謂潔之足以盡正希也。正希之文。浮氣歛而昏氣除。惟其潔而已。其抑之而與揚之而明。非不種種具善也。然非潔焉無以。至正希自楚而吳。越自越而燕。自燕而白下。所著舉子業。亦如之乎。考其學問。淺深雖與年俱進。然大約以朴爲高。以淡爲

文獻序

卷八

金正希

艾南英

老者則未嘗有今昔之異也。故從鄭超宗索其藏本二百首。既錄其尤者。而又是非其次者。以爲不潔不足以全正希。惟其戾於潔焉。而因以正告天下。亦正希之志也。雖然。是道也。豈獨史遷哉。韓歐蘇曾數君子。其卓然能立言於後世。未有不由於潔者也。嘉隆以來。一二崛起。剽獵浮華。以爲古。此明允所謂絺繡之美。寸割而初之。曾絲繡之不若是。同歸于庸腐者耳。而何能爲古文乎。嗟乎。正希之潔。斤斤見於制義。而予不能忘情如是。况有人焉。能按歐曾以來之旨。推其源流。與史遷合而見之。古文辭其人於今日。重輕當何如哉。或謂正希善浮屠法。能空死

生法來則不能知矣
黃中曰前掘後推法非水色清好乎文少要自
分沉澁之後

錢礎日日今之制舉家必推金正希先生意嗟世能讀先生
之文矣其亦知先生之文之潔乎潔則不浮潔則不腐自能
歸于淡朴高老自艾東鄉枯出潔字而先生之文有定論矣
余故急表是篇以為世之讀先生之文者法

泰封嚴國東鄉論時文即以古文之道論之原本史遷下及
明末葉言者歸于至當此正希先生之文所以傳而東鄉
遂至今祖焉報也

成价人拈題要旨序

慕天顏

趙則平為有宋開國名相對藝祖言以半部論語定天下尚有
其半佐太平況兼有四部生言而進行之耶四部書為先聖賢
心學所系繼典謨而該屬雅明經術而正人心總帝王君師之
權關倫常名教之大乃比戶而習之不必人人而精治之即以
此應制科拾青紫者代不乏人而求其獨開生面句中得眼言
表會意上迴淵源下傳薪火不負專門名家者幾幾乎難之誕
者喜自標勝聖賢真面目既被摩挲高者謂專事白描便足踞
虛影悟聖賢真義理又俱抹煞二者均病焉自非識力併至之
文庫序
人○體○會○聖○賢○神○名○不○隔○一○塵○不○漏○一○絲○安○能○物○外○象○先○微○上○微○
下○談○言○微○中○耶○江○上○成○价○人○余○同○年○友○也○石○室○探○奇○金○閨○勝○譽○
制○藝○一○出○帝○貴○洛○陽○乃○以○小○試○牛○刀○未○展○展○厥○大○用○退○而○閉○門○
却○掃○焚○香○著○書○其○所○計○釋○故○闢○礪○窮○新○得○藏○名○山○而○傳○其○人○者○
殆○未○可○充○棟○計○也○方○天○水○謝○政○時○多○從○遊○之○徒○特○於○四○部○中○揭○
出○拈○題○要○旨○發○所○未○發○如○斷○輪○之○棄○糟○粕○奏○刀○之○批○郤○窾○片○言○
居○要○百○節○皆○靈○誠○起○錮○之○金○鍼○完○錦○之○玉○匙○也○近○始○出○以○示○余○
公○餘○閒○一○披○閱○心○開○目○明○得○未○曾○有○於○有○字○句○處○深○入○奧○爰○於○
無○字○句○處○別○見○神○通○獲○象○罔○之○遺○珠○俾○迦○葉○之○衣○鉢○開○先○儒○而○

惠來學有非尋常訓詁所得窺其萬一者良工心苦哉諾余請而公之剗刪將令操觚家掀翻案曰飛渡津梁其爲功於斯世其鉅○天子志在右文制復八股躋天下於同風之盛意義一本之新安向所爲喜自標勝專事白描者皆反經之君子所不道若此之表裏懸殊異同一致正復似日星之炳天布帛菽粟之利用有意於儒臣學士者願毋須臾舍旃也豈徒曰場屋之司南云爾哉

董方南曰剗晰精微言言中竅武叔卿云看書要有實功聖賢立言不過講明義理而義理爲吾心所自有先生財以與

文獻

卷八

拈題要旨

十卷事

義理三字盡之茅鹿門云作文須認題總以描寫虛字眼爲生色先生則於無字句處見神通發之此文實爲千古格言非止爲拈題要旨書叙其大槩也

秦對農曰你人讀書深看題自有真見故有拈題要旨一書先生此序復發你人所未發明白曉暢語皆入神洵後學之津梁也吾師礎日急以此公之海內而學者於是知所法矣

采風合璧序

丁思孔

文風至江南而極盛矣當景運之休嘉鍾江山之秀麗而好學深思者出而應焉無論元魁接踵科名甲天下卽桑戶芸窗之子莫不漱六藝之膏而挹百家之潤一時人文淵藪必推江南嗚呼盛哉予承簡命一乘臬於皖城再分藩于吳下于是兩有采風之役所得十四郡之文彬彬乎旨而深麗則而不浮變化而整錯采而有章蓋衡今準昔實具而文生焉非徒從金戛玉炳炳烺烺聊以工盤悅也予顧而樂之乃擇其言尤雅者若干篇投諸剗刪氏夫舉業逢世之物也似不必規規於古然不得

古人○之○氣○則○終○不○能○以○行○遠○在○乎○轉○移○運○會○者○有○以○力○持○之○譬○之○三○軍○之○士○金○鼓○鍛○鼓○人○各○異○用○而○中○軍○立○表○特○其○一○耳○苟○不○惟○一○之○是○趨○而○紛○然○欲○試○其○所○長○則○年○少○易○言○而○不○知○通○變○老○將○雙○喙○而○卒○墮○術○中○其○不○償○乃○事○者○少○矣○是○故○莊○騷○之○奇○變○晁○董○之○醇○肆○以○至○唐○宋○八○家○縱○橫○峭○勁○不○可○端○倪○之○極○筆○無○不○恣○才○人○之○所○取○而○自○成○一○家○者○脫○穎○立○見○益○不○以○清○廟○茅○屋○太○羹○醴○酒○爲○古○而○以○煌○煌○典○則○根○茂○膏○沃○者○爲○古○發○必○中○的○舍○無○不○破○莫○謂○上○江○之○文○簡○質○勾○吳○之○文○踴○厲○有○異○同○於○其○間○也○是○役○也○予○敢○謂○拔○十○得○五○而○一○片○愛○才○重○士○之○意○思○爲○操○觚○者○樹○表○

庶與皇上崇儒訪道勤勵風厲之旨不相刺謬乎昔季札
樂而列國之貞淫正變得失盛衰無不一一知其所以然予之
採取在是則磊磊落落光明俊偉之君子半入吾羅網中異日
正色垂紳爲朝廷文學侍從之臣備左右顧問其卓然自見者
固別有在予拭目俟之矣題之曰合璧諸子有璧而予合之志
喜也非以誇美也

錢礎曰日文風繁於士風文風盛則士風亦盛矣自公兩行
采風振興文運而江南人士蔚然起焉一時擬魏科置身邇
顯者皆公羅網中人也然則經國事業實于文章見之采風

文獻序

卷八

采風合璧二

序

堂定本

序固其左券也

闕關鄉墨序

吳興祚

文○帝○之○道○與○世○運○相○關○蓋○雲○物○之○靈○山○川○之○秀○聚○而○成○材○者○杆
而○爲○詞○其○生○也○有○本○其○出○也○乘○時○故○文○有○盛○衰○而○世○之○升○降○因
之○未○有○景○運○適○新○而○不○人○文○振○起○者○也○今○聖○天○子○雅○意○右○文
博○學○宏○詞○且○旁○求○俊○又○制○科○一○途○尤○爲○掄○文○顯○鴻○大○典○數○科○以
來○風○氣○日○上○至○已○未○南○宮○之○役○彬○彬○稱○極○盛○已○八○閩○自○宋○迄○明
理○學○文○章○代○有○傳○人○其○以○制○科○著○者○蔡○晉○江○而○後○本○朝○又○踵
相○接○邇○以○戎○事○迭○興○氣○後○煽○熾○農○輟○耕○士○廢○業○者○六○七○載○余○奉
命○謬○撫○茲○土○招○徠○澤○蕩○稍○稍○休○息○去○年○冬○因○舉○觀○風○其○文○雖○未
盡○復○古○初○而○要○各○有○雍○容○都○雅○之○象○余○乃○謂○太○平○之○兆○見○於○此
矣○今○春○憑○廟○辨○國○威○天○戈○所○指○海○甸○肅○清○當○捷○書○未○奏○天○子
念○文○教○宜○興○武○功○並○修○申○命○亟○舉○遂○於○凱○旋○之○後○今○四○月○補○行
鄉○試○且○廣○其○解○額○以○示○勵○計○閩○省○之○停○試○乙○卯○戊○午○已○閱○二
科○多○士○鬱○而○待○仲○手○相○磨○濯○而○持○衡○者○適○得○計○部○劉○公○廷○評○白
公○又○皆○一○時○燕○許○宗○工○毅○狀○以○振○興○斯○文○爲○任○躬○率○羣○有○司○矢
公○矢○慎○刻○意○搜○羅○務○拔○其○尤○榜○發○而○獲○售○者○果○皆○一○時○翬○髦○洵
盛○事○也○今○觀○其○所○刊○闕○墨○莫○不○氣○格○道○上○詞○承○煥○煥○質○醇○董○茂
韓○海○蘇○潮○幾○無○美○不○備○其○真○足○鼓○吹○休○明○廣○揚○盛○治○也○矣○余○不

敏○忝○有○監○臨○之○責○深○幸○主○司○之○衡○金○能○得○士○益○以○信○世○運○與○文○
運○相○倚○爲○昌○隆○有○如○此○者○乃○書○以○片○其○端○

錢○礎○曰○文○教○武○功○實○相○表○裏○家○芳○林○自○閩○中○歸○爲○余○言○是○
公○觀○風○取○士○振○起○斯○文○一○時○譽○髦○盡○出○鄉○試○後○一○榜○以○內○皆○
公○素○所○賞○拔○士○也○人○知○公○武○功○之○大○而○孰○知○文○教○之○廣○如○此○
讀○闢○墨○序○亦○可○知○其○大○槩○矣○

秦○對○巖○曰○說○得○文○運○世○運○相○關○商○高○皇○皇○不○特○文○章○確○鑒○而○
世○道○昌○隆○氣○象○即○見○于○此○此○爲○經○國○之○大○業○

序
卷八
闕關二
十卷華

山左闢墨序

王後

皇○上○御○極○之○十○有○四○年○秋○余○謬○膺○簡○命○借○糸○此○部○而○臨○校○士○山○
左○事○既○竣○迺○擇○其○四○千○之○文○之○尤○者○八○十○餘○首○付○之○刻○刷○俾○行○
於○世○竊○惟○國○家○之○所○用○於○制○科○者○其○人○也○而○國○家○之○所○取○于○制○
科○者○其○文○也○蓋○歷○代○皆○然○已○自○漢○行○薦○舉○循○仿○唐○虞○詢○事○考○言○
成○周○量○才○論○德○之○意○逮○夫○唐○宋○而○取○士○一○於○其○文○至○今○相○沿○而○
不○變○議○者○每○謂○素○實○而○采○華○舍○本○而○求○末○似○非○帝○王○所○以○登○選○
人○才○之○道○顧○卽○唐○宋○以○來○有○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所○謂○名○
卿○碩○輔○良○吏○能○臣○相○望○史○冊○未○必○不○如○兩○漢○之○盛○間○嘗○推○論○其○

序
卷八
山左一
十卷華

說○以○謂○人○才○之○生○天○之○所○以○真○邦○保○民○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彼○夫○維○傑○俊○偉○之○能○仁○秀○孝○
廉○之○德○天○既○生○之○以○爲○世○用○矣○而○其○人○之○奮○跡○發○身○遂○各○因○其○
時○之○所○取○而○始○進○焉○故○文○者○如○珠○之○有○光○如○劍○之○有○鋒○人○才○自○
見○之○端○也○我○皇○上○週○治○甚○嚴○求○賢○甚○切○今○者○分○遣○諸○臣○以○校○
天○下○之○士○將○謂○振○十○得○五○用○佐○國○家○理○隆○之○治○予○之○奉○命○而○來○
也○夙○夜○兢○兢○惟○不○克○報○稱○是○懼○既○入○鎖○院○乃○合○同○事○諸○公○相○爲○
戒○飭○矢○公○矢○慎○於○一○省○六○郡○四○千○人○之○中○去○其○穢○而○取○其○醇○太○
其○陳○而○取○其○新○太○其○浮○誇○而○取○其○篤○實○去○其○鄙○俗○而○取○其○典○雅○

在○文○言○文○籍○謂○稱○衡○衡○文○之○法○而○所○謂○以○人○事○君○者○亦○或○在○乎○
此○也○且○夫○山○左○之○地○非○古○齊○魯○國○乎○自○孔○子○之○出○卒○其○徒○爲○聖○
賢○之○學○思○孟○子○先○後○紹○述○爲○千○古○儒○術○之○宗○及○秦○之○時○焚○書○
有○禁○漢○初○乎○於○兵○戈○而○魯○中○諸○儒○猶○能○弦○歌○講○誦○其○後○伏○生○言○
書○申○培○鞏○固○言○詩○胡○毋○言○春○秋○生○徒○教○授○未○嘗○有○絕○然○則○古○之○
人○與○文○之○盛○齊○魯○之○所○有○天○下○之○所○無○也○多○士○生○長○其○地○過○昌○
平○鄒○魯○之○遺○墟○徘徊○仰○慕○奉○其○前○言○往○行○而○爲○之○究○其○全○體○明○
其○大○用○泰○山○之○高○也○東○海○之○廣○也○學○山○而○至○於○山○學○海○而○至○於○
海○於○以○爲○聖○賢○之○徒○其○有○素○矣○自○今○以○始○多○士○方○將○試○下○春○官○
試○於○殿○陛○既○第○而○官○上○之○侍○從○獻○納○之○職○次○之○蒞○民○守○土○宣○力○
四○方○要○於○濟○國○家○之○用○使○天○下○因○其○文○以○信○其○人○是○在○多○士○共○
勉○之○而○已○

錢礎曰曰前說人之係于國家而歸之以人事君後說人文
盛於齊魯而勉之爲聖賢之徒卽此具見較士實心匪徒紙
上空言已也其文亦博大昌明渾乎有道氣象

秦蘭全鑒序

李振裕

古○者○選○士○造○士○之○法○取○鄉○之○秀○者○而○論○辨○之○以○務○實○學○而○止○而○
後○世○設○科○乃○變○爲○制○義○則○專○以○文○進○矣○議○者○謂○以○文○取○士○士○亦○
沾○沾○焉○相○率○而○應○於○文○非○古○法○且○不○適○於○用○學○者○弗○向○故○自○宋○
迄○明○及○今○六○七○百○年○卒○不○廢○則○又○知○制○義○之○未○始○不○足○以○盡○士○
也○夫○所○謂○制○義○云○者○取○足○於○尺○幅○之○中○無○越○格○律○往○復○抑○揚○使○
讀○者○燦○然○共○覩○是○文○之○情○狀○具○矣○然○此○皆○治○文○之○規○矩○而○有○所○
挾○以○運○乎○規○矩○之○先○者○必○原○本○實○學○而○後○得○之○譬○醫○者○之○治○病○
針○砭○異○致○補○泄○異○宜○一○切○輕○重○緩○急○之○故○各○有○其○候○而○至○於○寒○
暑○燥○濕○虛○實○表○裏○所○爲○致○病○之○由○者○必○按○脉○切○理○洞○見○其○所○以○
然○而○後○投○之○而○輒○中○則○醫○之○良○也○其○於○文○也○亦○然○根○抵○六○經○以○
爲○針○砭○之○方○沉○酣○諸○史○以○爲○補○泄○之○用○而○又○涉○獵○於○百○家○傳○記○
以○爲○輕○重○緩○急○之○候○其○脉○則○畏○於○儒○先○之○訓○解○其○理○則○合○於○聖○
賢○之○詞○旨○不○屑○爲○模○稜○影○響○以○自○抒○其○性○靈○則○光○明○俊○偉○灑○灑○
磅○磅○一○發○而○不○可○遏○而○文○於○是○乎○工○不○然○見○理○不○真○則○指○事○不○
切○而○發○言○亦○復○不○章○支○離○散○亂○茫○乎○一○無○所○有○是○猶○弗○良○於○醫○
而○以○病○試○其○術○鮮○有○能○濟○者○矣○今○學○者○以○文○爲○得○失○而○至○司○亦○
以○文○爲○進○退○舉○天○下○聰○明○才○辨○好○古○深○思○之○士○而○畢○致○乎○文○之○

途故夫文也者發乎心術之微闢乎品節之重積乎性命道德之數而達乎體樂刑政之間由是以觀士士之實學不即此而徵哉余幼時從先司馬見鄉之名公鉅卿甚衆而一時言制義者多宗艾東鄉東鄉蓋闢世人荒蕪支蔓離奇詭異之習使之循然一歸於先儒之法度余既幸側聞先賢緒論思積數年攻苦之力窺見其藩籬顧以通籍早渺聞鮮見無所樹立於世然而守其訓弗敢忘也今秋奉 上簡命偕同門銓部汪子鍾如至秦試深恐識力淺薄不足以當衡鑒有負 聖天子作人至意是用惴惴兢兢殫心鈔目總括四千餘卷得四十七人閱十日而竣事其所用以去取者不敢妄徇意見而 長所闕於鄉先生者爲法故其爲文皆切實純粹無瑣屑卑靡之類險僻幽深之害視所蘊蓄具有特達不凡之槩則資於學者深而明於理者素矣且夫秦固理學之區也自橫渠先生倡興於宋上接孔孟之緒而下與程朱互相發明於其間至於有明涇野少墟諸公復頌肯相接而開中之學遂著於天下二子皆秦人也生其地彼其風習其言論而觀其衣冠狀貌俎豆禮器必且見而生慕慕而生效凡於身心之大一言一動之細皆講明而習熟之是其爲人固較然不殊於志而因發之於文亦不

爲一時苟得之論而務合乎其鄉之賢達者以爲立言之準士之實學即於是乎在誰謂制義與古選造之意無復相合乎吾聞齊扁之斲輪也得於心而應於手以爲輪之中有道存焉二子能無以輪視文也於道則幾已先儒云文以載道猶車以載物使有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無濟於用者此篇論文全以實學爲主而探源遡流更極深遠於此見真文章即於此徵真理學大有關係之文。余向選制舉義斷然以東鄉艾氏爲法獻徵一書具見一斑後於文徵選中冠艾作於時文序之上亦此意也會孝感龍先生示余清解元窓藝序極推東鄉余服其高識至論選入文徵與艾作並傳今豫章李先士論文復然爰登之集中傳布海內以爲學者文式云錫山錢肅獨礎日謹識

潘解元憲統序

熊賜履

甲子秋翰林徐子浩軒偕給諫楊子覺山被簡命來典江南試事既撤棘得士七十有三人而義興潘生舒原實領解額浩軒予癸丑所得士也潘生以浩軒故率齊年諸友拜于於牀下執禮甚恭一日潘生出所著憲統若干首將以問世而屬弁言於予予曰制義一道昔東鄉艾氏詳哉其言之矣艾氏今文定待二選備極苦心起自洪永以暨啓禎上下數百年其間文章風氣之變皆能歷歷指陳其故而尤致慎於正嘉以後之陋習不啻痛心疾首為之三致意焉抑又何也蓋有明開創之初隆

文獻序

卷八

潘解元一

十學草

重經術崇獎正學特允儒臣請頒六經四子於學官章句訓解一以考亭之說為準諸不在濂洛關閩之列者損弗錄士子仰東令甲俯研經傳無或敢悖於仲尼之微旨以速畔道之咎百餘年間士習民風茂登上理荷敷盛矣迨姚江新學一出而誠淫邪遁之辭充塞宇宙上自崇禎典冊下迄里巷課誦大率溺於虛誕至降見城營鄒洛閩之書悉化為烏有虛天竺之蝶求一言之發於仲尼亦不可得此艾氏所為太息痛恨於其際而不能不歷世道之憂也艾氏之言曰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此後浸淫無所底止

近復佐以諸子百家管商雜霸之說故去理愈遠嗚乎艾氏可謂情見乎辭矣夫八股一末技爾而道術之廢與世運之隆替悉於焉係之是豈細故哉艾氏以一老書生持文墨議論大聲疾呼於紛拏淆亂之際卒未能挽極重之勢而使之返而且以之獲厲詬焉亦其勢然也然士生其間猶得從尺牘之末復見先輩大家之遺因以彷彿列聖諸賢授受之真諦斯其為功亦豈淺鮮也者國朝癸丑之役予不敏猥以振興為已任於闡中得韓子元少卷獨排眾議取冠一軍比闈墨出疑者半駭者半而予之心幾無以自解迄於今海內言文者至元少則翕然

文獻序

卷八

潘解元二

九

稱服無異辭亦可以見此心此理之同終有不可漸滅者矣今潘生之文誠不知其視元少為何如而即其摘辭命意斷然一軌於正而無敢少謬於聖賢之名理則與元少先後一致焉蓋元少實能接艾氏之傳而潘生則又善學元少之步而深有得於艾氏之書者也故予因序潘生之文而推原論之以見制義一途必有所本舉凡世之因元少以求艾氏者庶幾務得其要領焉而後不貿貿於所往嗚乎斯亦艾氏之志也是為序錢棧日曰先生昔年闢墨言簡理精字字皆歸於正故此篇論文亦無一語不出于正者其術道之功夫豈在孟氏下耶

進呈稿自序

韓 炎

炎自少爲舉子業不從他師侍先君子讀書山中日命鈔錄五經史記漢書唐宋大家及弘永以來先正諸名家小品俾專心課誦凡近科坊刻屏弗令見也先君子之言曰文章之要法與識二者而已根於經材於史浸淫乎先儒之傳注訓故微之爲性命顯之爲古今禮樂制度深探力索久乃自得而後辭達辭達而能事畢矣雖然要必裁之以法法也者初無定體以有體爲常方員之規矩也度曲之分刊也舍是僅曠無施矣時文一道尤在度程各有宜適未可汎駕出入變化不離乎宗乃稱乎

文 啟 序

卷八

進呈稿一

進

十卷草

幾不自保而孤燈風雨抱守一編追維庭訓歌與泣俱未嘗暫廢也或謂炎文當順時今不從世俗所趨好而必曰古昔曰先民子何計之左炎謝曰吾父志也遇否非可期各從所好而已然自丁酉歲入縣學嗣是試卷無一落者中以註誤不試於場屋者十餘年而至康熙壬子始援例入太學卽受知司成先生秋預鄉薦明年春舉南宮第一時兩闈主司釐正文體同考薦炎卷輒嗟咨不置及會試撤棘上宣取炎殊墨卷觀覽久之深以主司爲得人及殿試上見炎對尤稱善復拔置第一是年冬十一月召至起居館作太極圖說越三日傳諭寫時文二

文 啟 序

卷八

進呈稿二

進

十卷草

向之議訶者或從而稱譽且過其實不知五經史漢諸書及弘
承以來之文故在英特學之有志而未能者蓋先入之教猶未
窺尋萬一猶悔速得之未工耳不敢自証也已未春章子虎文
來京師以荻稿刻本頗多間有失真者欲更訂以行世因以進
呈者入十篇及鄉會殿試全卷授之而叙所聞于過庭之言於
篇首所以榮耀君恩而不敢忘付受所自虎文又不忍割棄
其餘因復檢其可觀者不特謬者附益以二十篇

錢礎日日累累千言無非發明文章之要慕盧先生之自道
其爲文如此其勸世深心亦見于此矣凡父兄之教子弟者

可不以韓公家訓爲法耶

文淵

卷八

錢子龍

本

錢子龍

前大家文起序

劉果

自言游返棹文學之科獨盛于南其山水紆迴而繁清盤鬱
吐孕毓靈奇生斯土者既鍾山川之惠氣復承先哲之流風發
爲文章彪炳載籍掩映前後由秦漢以迄宋元其以詩賦古文
名世者不可勝數至明以制藝取士士之操觚者引繩切墨各
有匠心而定矩矱以立後學程式必推八大家爲文苑宗工矣
而王薛歸瞿皆爲吳產是三吳又南中之俗嶽漢渤爲天下所
仰止而朝宗者也卽今人文蔚起本朝策士十三科而領袖
臚唱已七八矣可不謂盛哉矧將來者政未有艾也皇上覃
敷文教崇尚古學科目之外求博學鴻儒用光文治益欲近
習之澆漓而還醇古會南中需視學以余承乏而縉紳先生又
諄諄以挽流俗振頽靡相勗因思欲與多士共敦古處必先取
所爲制藝而商訂之夫變通所以趨時然愈變而失其初將未
知其所以止矯弊而救偏莫若懸的而命中雖近今作者不乏球
刀大貝爲世鴻寶然繩墨矩矱究無以易先正典刑爰從課子
弟篋中摘出前輩大家文百二十餘首重梓以授諸生潛玩深
思得其指管命意下筆綴慮所以登深淵之堂而出之爲拔卻
導窾者庶幾乎其游刃有餘矣余知謂制藝一道無所爲高復

題神踞題顯而已無所為奇會心遠說理透而已無所為醇正
義理明切藻彩典瞻而已若夫意翻空而易奇文撫實以難工
或繁縟則綺勝或輕熟則軟靡甚至蹈拾唾餘襲長飾短莊私
向註化襲譚書雖弋獲于一時終遠棄于先正皆非余之所知
此所以舉大家而懸之的也余非不知下瑛難逢燕石易售乃
前輩中有懷書十上白首青雲者彼豈不能撥拾時艷速得志
于時乎良由志在主持文運故不屑于一售而遂供人之覆瓿
耳多士深體此意勿以揣摩為希世取榮之捷徑將千秋大業
于此基之寧僅霧縠之組麗已哉雖然大家之可法而可傳者

文獻序 卷八 前大家文起二 于學草 堂定本

要自有在也善學者得其用意之所存意在筆先神遊象外若
徒求之形色象貌是叔敖衣冠終非本色則又非余之所期于
學大家者矣大家之文非無險語率調尤貴乎神明於變化之
中者食精而遺滓其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揣摩家自能辨之
意所未盡更列數條並刊于後願與諸生共詳焉
錢礎日曰帖括取士創自臨川晚悔其變秀才為學究相沿
既久而甘泉湛氏有舉業壞人心之說然賢者自不同可以
時文為古文也今先生表揚大家振起時弊正如歐陽子之
學推尊韓愈以達於孔孟其序特警策醒發學者可以興矣

江南試士錄序

昔歐陽公與荆南樂秀才書曰僕於時文天資不好而強為之
然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予始讀其書而疑之
為公之文章固已浸淫乎六經齊肩於兩漢矣意其是非取舍
當必卓然自異於世俗之外者而顧以順時悅仰期之後進得
毋其謬論與既又讀其序蘇氏文集也謂天聖間舉進士於有
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撓裂號為時文相誇尚天子患之
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其風始息予然後知公之所謂順時
者蓋勸秀才以進於古非隨俗俯仰之謂信然矣時文取士前

文獻序 卷八 江南試士一 于學草 堂定本

朝沿襲二百餘年歲久微滋流為浮薄於是束書不觀之徒揣
摩聲句以投時好於此之時後談六經兩漢之文以求合乎有
司之尺度固知其格格不相入也我國家平一海內首崇儒
術鼓厲天下天下曉然皆知聖賢仁義之說文章授受之源耳
食剽竊爭以為蓋於此之時猶然守故習事穿蠹則其戾於時
而窮於遇也不符間矣予之奉命來江南也先集江寧鎮江
兩郡士而校試之告之以是說兩郡之士翕然信予言而不疑
也磨光濯色出其所有以爭於古八庶幾歐陽子所謂順時
者與夫兩郡可信則江南之士皆可信也倘由此而十二郡之

士皆如兩郡之信之而舉練綽繼之不已則其去六經兩漢記
為遠哉子故取兩郡之文拔其尤者付諸剞劂使十二郡之士
慨然有所興起焉

秦封巖日以順時教人學古良法以六經兩漢教人作文要
訣可謂萬古開群蒙矣先生以是言之即以是行之江南試
士一編而荷皇皇實有見為順時興發原于六經兩漢者其
有功千文邇不既多矣

董方南曰歐陽振雅千古論之先生今日之歐陽公也篇首
以歐陽之言為証有以夫

序

卷八

歐陽文忠公集

卷八

序

吳淞校士試牘序

趙

憶予初就外傳從先大夫授句讀嘗稱吳淞人文之盛予時尚
未有知識見父若兄口授手畫似欲解其意先大夫笑而領之
以為此小時了了者耶未幾遂經兵燹先大夫見背藏書散佚
嚴訓杳然既年十餘餘學為文章取坊間諸時藝與二三同學
漁獵其間回思其氣格風規與曩時先大夫所稱吳下之文迥
不相似然後知陽春白雪自有其地自有其人莫能相強也數
年來官京邸備員冷署從吳中士大夫遊瞻其風流文采彪炳
海內私心竊喜曰典型在望東漢近其在斯乎頃者承乏督
學江左寡昧無識懼不克勝任甫入境即徵諸屬博士弟子員
課彙其文而次第之時方受事卒卒無暇尋兼以諸郡未畢至
僅拔其文無惡習者數篇先授之梓用以風厲多士不過管中
窺豹聊見一斑耳今茲玉峰之役鼓櫓東來憑欄四眺覽包山
洞庭三泖九峯之勝知其間定有佳士爰是炎暑校閱不敢告
勞然而使者之心用是苦矣思先大夫清白傳家子不肖莫克
負荷惟是文章一事若椒蘭寶若瑩璧蕭然絳帳茹藥飲水
冀羅其才以鼓舞磨淬其讀書進取之氣此念猶皎日也乃不
謂吳淞多士標新領異佳作如林如採珠于合浦取材于鄧林

目不給賞每漏下三鼓從者勦睡得快作報復神情開豁
清風從兩腋來欣然忘倦三吳素稱多才今信然矣是役也予
雖自勞苦此中差為無憾今板其尤者百餘篇復授之梓以告
十二郡之士其知所向風哉倘十二郡之士各能力挽時趨高
自振欲使海內噴噴稱道江南風氣自其某而變是使者之願
也而其名則不敢當矣是為序

徐竹逸曰聞僊先生夙推人文山斗今校士三吳文章一新
真士盡出吳淞試讀其一斑也余于中秋日起江上荆默巷
陳元白兩君招與獎日錢子談經講堂正當先生歲校時常

文潑序

卷八

吳松二

三

干峯草
堂定本

郡士子蒸蒸嚮風其所前列文率標新領異卓越不群深嘆
夫造士之宏衡文之至也會礪日以吳淞試讀序入文潑集
中屬余點定余讀之而先生憐才至意具見茲篇謹識數言
以為斯文之幸云

楊芝田曰文章盛衰關乎風氣而風氣轉移在衡文者主之
吾吳前有唐薛王瞿後有震川歸公文章之盛所由來遠今
得聞僊先生主持文運風氣大開先正典型于焉復振此序
固其先導也

丙辰房書錄真序

徐乾學

天下之物有自然而真者必有矯揉假託而為偽者真者難求
而偽者易得真者難識而偽者易動其始也猶為競衡之勢其
既也偽者遂掩夫真而勝之至于知有偽而不復知有真矣故
砥疾類玉者也而多于玉人皆習夫砥疾雖有玉焉忘之矣鄭
聲亂雅者也而適聽于雅人皆習夫鄭聲雖有雅焉忽之矣非
惟忘之久且怪之非惟忽之久且厭之耳濡目染一唱百和推
此之類偽之亂真何所不至而惟文章為尤甚自明洪永初
開淳簡渾噩得天地之初氣此真之方露者也成弘繼起典確
昌博得天地之中氣此真之未漓者也嘉隆之間光華發越乃
為極盛自萬曆中葉有一二纖巧軟媚之文得志于世而人始
靡然從之矣夫奸便而惡勢亦入之情也彼其初見為吾所欲
得者非窮聖人之經通古今之史則獲由以致故不得不竭知
盡瘁以從事于此苟使塗徑之易循功力之易殫各譽祿位之
非有異天下中材多而上知少亦何為不出于是而徒以自苦
乎沿流至今傳授日訛識趣日下雖欲起而號之曰多讀書善
養氣以嘉隆前之文為則斯能造乎文之真者而不惑于文之
偽者彼將應之曰吾知取科第而已他非所論也此隆徵明吾

文潑序

卷八

丙辰房書一

光

十峯草
堂定本

道于天下而習俗已成積勢難返卽家解以一隊戶示以一飽其孰從而遷之然使有心者于此能不顧世趨不隨時好以卓然表見于天下彼變而之今既可以一二人始之則返而之古獨不可以一二人挽之乎是科南宮之試主之者皆當代鉅公所錄多英偉卓犖之士則墨炳蔚特盛其平日之文亦皆不顧世趨不隨時好者也此所謂有真學問乃以有真文章而人品事功源流共貫者也世之學者方抱硯硃以爲寶習鄭衛以爲娛而乃有荆山之璧鈞天之樂爛然在陳洋洋入耳有不退而沮悔者哉蓋文章之真者非他理與氣而已凡語言文辭可飾而聖賢之理與吾心自然之氣必不可飾其人而窮經貫史也者其爲文也必識明而言理確思深而取氣淳不然者反是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又曰文無難易惟其是爾是者非他卽所謂理也余持此說也久今茲之役進士二百餘人中聞墨而外旁書之合于吾說者已有四五百篇由是爭挽風氣之柔靡以共底于先民之高矩此真世道之大幸余所企踵涌趨而不自已者也

錢礎日曰于文章爭僞日提出一真字令人爽然自失矣復就真說出理氣二字令人恍然自得錄與一齋教世非小

已未房書錄真序

徐秉義

家兄有丙辰房書之選迨丁巳戊午行書鄉墨相繼成書今年禮闈校閱諸公皆當代大手筆得人之盛于前有光書賈踵門以請業爲點定百餘篇雜以已午諸作而付之行世矣此南北諸公窗稿畢出復捆載而來家兄方嚴辦北行無能畢批閱之事屬余臥疾稍間遂助成之選既竣客有過而問曰先生昆季並欲以文章移易天下勤勤悵悵於制藝之中推陳取新黜浮崇雅以與世之文士相刮磨者不啻至再至三矣然而士子之趨尙文章之氣格猶未盡變當道一風同之世而有駁難流散之音豈師儒之講究與主司之權衡終不能以相勝歟何先生之亟亟爲也余曰士君子志當世之務以扶植文教砥障狂瀾自任惟在正辭抗論有以厲俗而已不能必其人之從與不從也廣川以正誼明道匡漢而漢治日趨于功利其天人之策豈可竟廢而不傳昌黎以攘斥佛老救唐而唐俗日尙夫空虛其距闢之言豈可終闕而不著但使吾說所陳誠爲當時不可泯之論將必有人焉起而闡揚之崇尙之者制藝既小道余兄弟才品俱不及中人何敢望古人述作之千一要之自有此學即有此不可磨滅之理吾而無所知則已既能粗涉其藩籬不得

錢礎曰日制義自丙辰房書錄真出而文一變至己未房書錄真出而文又一變健菴果亭兩太史于文章一道真有昌黎起衰歐陽振雅之功序中賸以權載之柳仲塗諸公自擬猶謙辭也通篇議論亦極有關係

堂定本

朱
雯

華

離奇恣肆忽起忽落始不知其端訖不知其暨亦借江河之流
濤洶涌倏忽變幻杳不知其所之也然其為虛實為淺深為新
正則異矣其為原則一也原者何夫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是
也夫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其原遠其流長其旨深而不易盡
火於秦附會於漢流佚於唐至宋而周程張朱諸子出而廓清
之疏而為傳註又廣而為或問迄於今夫子曾子子思孟子之
書遂如日月之經於天江河之行於地垂萬世而莫可易故四
書者文章之原也傳註或問者文章之委也善作文者以四書
為原以傳註為委行之於文而為淵濤為海滙為長流否則為
涓滴為渠沼為潢洿而已故文之所稱虛者深者正者亦虛且
淺與正於此云爾所稱實有深者奇者亦實且深與奇於此云
爾世之學者不究極乎傳註之理以求合乎夫子曾子子思孟
子之旨徒從事於字句皮毛之間其所謂虛則滑調油腔也其
所謂實則方詞板句也其所謂淺與深則或為庸音率語或為
晦旨澁韻也其所謂奇與正又或為放言高論或為庸蹊發徑
也故有富積數百篇幅長數千言而究與夫子曾子子思孟子
之旨不合不第不合且有與之背謬者是猶涉萬里之江止於
五州嘉靡島土白蚌即指五州嘉靡島土白蚌以為江也溯九

文讀序

卷八

標原二

堂定本

折之河止於孟門榮澤呂梁大伾即認孟門榮澤呂梁大伾以
為河也不知江之原在於岷山非岷山導江則江非其江矣河
之原在於星宿非星宿溯源則河非其河矣文章之原在夫子
曾子子思孟子之書不得夫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之旨則文
非其文矣何有於虛實淺深奇正之紛紛各出者設故吾謂虛
實淺深奇正之紛紛各出者皆可為作文之法惟讀書以濤其
流窮理以疏其派引而伸之積漸而克之由周程張朱之書以
得夫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旨則虛實淺深奇正之文皆可與江
河之行於地中者並日月為不朽矣此探原之說也故揭以名
吾書

文讀序

卷八

標原三

堂定本

錢礎日曰提出原字點醒世人直為萬古開蒙至以四書為
原傳註或問為委不獨窮原抑且竟委先生示人作文之法
反復詳切如此起衰振雅功豈在昌黎永叔下耶

戊午科鄉墨文徵序

仇兆鰲

從來生材者天也取材者人也後世以文章取士而鬼神遂挾
不可知之天以陰處其間為之騰躍簸弄使人之權舉無所措
而一操于鬼神或源本經術發抒性靈為當世所見推矣鬼神
曰吾必抑之使不得伸或學業空疎才識謏陋素見薄于藝林
鬼神曰吾必錄之使出意外甚且年少負奇謂宜繼踵終賈鬼
神曰吾必令之展獻屢則髮白齒豁而後被以晚榮亦有初攻
鉛槧謂宜老其材以有待鬼神曰吾必驟予以貴顯使橫翔絕
出于儕輩之上故唐人重詩賦之科而不登杜甫歐陽惡險僻
交徵序 卷八 戊午科 十卷草 堂定本

天地之外裁標之上天生材之意不宜顧例之至于如是故鬼
神有誠文章之屬也雖然鬼神之權重矣而齊魯名區夫子之
故鄉獨有所不得行而一聽乎主司之進退是科典試山左者
抱著作宏材出而甄拔多士凡主司所欲取者鬼神弗能棄也
主司所欲棄者鬼神弗能取也故其萃然以高者如泰山屹峙
淵然以深者如河海匯流洵足擅一科之勝而為十五國風所
取則高古雄邁一洗卑靡餘習而鬼神遂震懼潛匿而不敢與
之爭余乃知時無今古地無難易存乎為上者有以倡率之耳
芝蕃而蕙悅者其體均也虎嘯而風烈者其氣感也故求善御
者必造王良之門求善斲者必向工倕之室今日之扶衰振靡
不屬山左諸墨而誰屬哉至于各省之文間有矯矯出群不圖
行俗者余執山左諸墨以律之亦見諸先生校士苦心而不盡
聽命于鬼神也已

徐竹逸曰朱衣暗點自昔云然滄柱痛發淋漓使人益信場
中不論文之語後仍歸權于主司而獨推山左諸墨持論何
等正大惡賈長沙宣室言鬼神時未必有此識力

仇人玉曰暗中摸索定有鬼神若論體物不遺則主司及作
者早已自屬鬼神矣嘗讀沈悔庵先生答王阮亭年伯書寓

讀于婦人今吾兄此序要推于冥鬼或爲文人吐氣或爲志士解嘲自是並傳之作

錢變日曰主司或爲鬼神奪或不爲鬼神奪固也可選政者甲乙高下胸無定衡亦鮮不爲鬼神奪矣滄柱極服山左取士之明而余更服滄柱論文之識文徵諸遐洵堪振雅起靡匪特于鄰墨一書見也

序

卷八

戊午科三

生

守舉章

午未鄉會墨選問世序

吳彥芳

制藝取士是卽唐虞試言之典○古歷代帝王有天下○治亂得失○先聖賢明心體性格致之實學○皆于是焉○繫非細故也○國朝易論策○未幾○過復八股○誠以四書五經○士子之品行○術○卽其所著述○可以別其邪正○貞淫○而亦無難決其經濟○然則制藝非徒博科名○拾青紫之物○可知也○或亦有言○魚既得釜○且忘門既開得入○瓦石誰復不置○諸嗟乎○此文體之所以日壞○氣運由之易足○惟耶夫文章如日月然○終古嘗見光景○嘗新新之時義大矣哉○世之學者○不知所以求新○因陋守舊○識者卽有意張之○顧無如力不足何矣○在宋○蘇舜欽○穆修○柳開○歐陽修○諸公亦難言之○况其下者乎○今予不自知荒廢久而冒焉爲是○選張文潛嘗言○決水於江河淮海○順道行○砥柱亦既衝○呂梁亦既絕○其舒爲淪漣○鼓爲波瀾○風颶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水之奇變如此○因其所遇而變生○水之初○豈若是也○若使決溝瀆○不過蛙蛭之玩○甚言○無見于理○徒以言語句讀爲也○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故者何理也○理卽于四書五經中○明其所以然而已○今夫四書五經○寓理之具○不言孔子孟子曾子子思子之言○而信然米不言程朱而信○近者得諸之諸公○殘骸餘蘊○論卑氣弱○

殆甚焉。倘亦由無明理之力也。此予之所以欲借之以問世而
世亦有以復我乎。雖然。新以生新。而新易故。故以生新。而故嘗
新豪傑之士。乘值風會。以窮心靈。寧必富泣粉黛。西施而捧心。
當歌衣冠。優孟而抵掌。哉。曹娥雪先輩。誦經書者。一中之註脚。
也。制藝者。經書之註脚也。夫以制藝視經書。則經書為故。以經
書論一中之則。一中為故。然則後之學者。之於先民。無二也。總不
出此理。總不出此理之中而已矣。中者。中也。若契舟以記遺劍。
吾不知望洋而嘆。何若矣。竊見坊刻有見于三年風氣之迷。更
故不得不寬收之。以存其概。予選所不收者。儘多名篇。無非為
學者守一中之道。無使太過。無使不及。以立其準。朝廷之功
令。上以此倡下。以此應。所謂射者之教是也。命中者。命此也。若
孔子孟子。吾豈敢若。程朱則後學優為之。且程朱間有許多說
不去處。取士以經書命題。命其摹孔孟。曾思諸子乎。抑但摹程
朱張邵諸先儒乎。况大并程朱舍之。不求其故。曰吾但新求之。
豈知其庸腐淺陋。壞至極也。吾願世之復我者。無負今上倦
倦右文之意。必若目黎起衰。歐陽黜浮。世道文風。還淳返雅。則
余之為是選也。匪小補云。然而予更有以問之。九望世之不可
不復我者。歐陽修既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

文淵序

卷八

午未鄉會二

梵

十卷本

中甲科。迨後山遊始得韓愈遺藁。于廢書簾讀而心慕焉。韓愈
之文。傳至宋而猶有不識之耶。修中甲科三試皆第一。抑又讀
何書也。復之哉。復之哉。

錢礎曰。曰通篇有寓言者。有質言者。總欲世人作文于四書
五經內。體會理字。而要歸之一中。識見極真。議論亦極正。此
選出而文有定式矣。

唐大希曰。作文真命脈。盡此文中。文中真命脈。又盡礎曰。師
評中作者。合泰之常。無嘆望洋矣。憶昔香為先生。曾語鏞曰。
文須真真。則透。又曰。文不可不誠。不誠則不傳。又曰。得題之

文淵序

卷八

午未鄉會三

半

十卷本

肯綮而扼之。將周秦兩漢唐宋大家文。咸可會其也。誠也。肯
綮也。即先生之理說也。中說也。附識于此。以見先生論文之
有道如此。

辛酉江西關墨序

魏學渠

今上御極之二十年歲次辛酉特值寅興泰新歲太史歸帖山中翰典試江右榜發之辰多士悅服謂無遺珠予適于役章門得江西關墨受而卒業焉作而嘆曰倚與盛哉江右自昔稱為人文淵藪遠者無論由宋迄今或以理學或以功業或以氣節或以文章炳然在人耳目間卒從科目起家者為多印以制舉義言魁奇英藻之才浩莽宏博之氣為海內標準年來喪亂汴豫人民離退羅鋒鏑用饑饉之不暇文事亦稍靡矣今日所得士抑何英特磊落岸然不羣雄材輩出冠冕南州有如是耶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裔豈非銷甲兵為國史變敘稷為雲霞沐日浴月啓國家休明之瑞者哉頃滇黔不靖禍延閩粵聖天子赫然震怒遣六月之師弭四國之氛威德所臨次第寧謐辛酉之歲干支屬金金令在西而江右適當之且金為萬寶告成之候紀年為十者二又成數也天保萬年於多士帖括問實兆其祥雖然驟驟而服鹽車誰能獲之伯樂過冀北之野馬羣遂空則兩先生之來茲土有天作之合者諸有之宿沙雖善漁使漁於山雖中宿沙不可得也豫章多材而兩先生為一目之羅初得益章豈徒然哉天不愛趙地不愛寶

使天下之才入學士覽言之而歸效於主試者當在此

湯惕菴曰吾鄉自甲寅來兵燹相仍流離奔竄文事幾不存聞矣幸戒三邵公鼓舞造就就十三郡中絃歌再振茲泰鄭兩先生所錄五十七人率皆邵公特拔單寒之士倘非高賢其眼所見多同安能一一甄收無遺珠之嘆耶讀予存先生序而歸效主試良不誣已

茲閱日昌明博大議論所發確有關係不特表章西江人文之盛而國家典隆氣象具徵諸此此為經國大文

文庫

卷八

辛酉江西關墨序

魏學渠

文庫

卷八

辛酉江西關墨序

魏學渠

天蓋樓程墨觀畧序

晚邨氏評論乙丙以來諸家所選程墨之文其子弟殺青以行世既卒業持卷示余余讀而作日嗟乎是豈徒懷鉛握槧爲制舉家導夫先路哉蓋晚邨講學之書也三代以上聚天下駿雄秀異之士教之以司徒升之以司馬自天子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無人不學不必其有講法自郊遂黨術及乎國之中無地非學不必其有講名于時禮樂斌雅之材出孝弟廉讓之俗興若是乎上之所挾以求士者不出乎所命而士之勉焉以答上旨者還以其所命之節已後世最有大材之意不能善行其法制科以節之多方以羅之法愈繁而士愈僞載之史冊文苑儒林分爲兩科而文與儒始岐而二之至於有宋道學復爲一傳儒與學又岐而二之甚矣制科之于講學不相爲通也晚村氏深衷定志不惜以其身屈都講之壇願與天下遊發矇之路邨氏其似憂也懔懔乎其更有懼也憂斯人之習於制科者不得聞聖人之言也又惧斯人之絕乎聖人之言而一意于制科也然則風厲學宮非正道而摩切多士皆異趨也而可乎故其言極極乎六經而繩尺以錐闕之旨本之以辨志敦業之修而即達之于爾時登舉之技口

爲教不若自其幼學而教之之爲便也則其操筆也不可謂不勤而其用志也不可謂不苦矣而又有不便於其教者太極窮二函莽於訓詁也滅裂於學殖也訓詁生守一師說目備耳食前吁後囑若者爲隸而已矣學殖不厚僞體流傳攻剽敘攘割此據彼若者爲蕪而已矣隸者賤蕪者塞沒其身於中不立造高明之域彼將曰大寇如箕吾攫而取之有餘力矣何暇問世間更有何書可讀猶是科舉之說害之也今十數閣之牘具在也其爲文非不顯融也晚村出於雲霧之中而生面外開則爲通入爲魁士爲名業爲古人學人往才智無不相及汲汲然惟恐其人之幽莽之滅裂之也奈之何不以通人魁士古人名業力自標置而乃離趾攘臂於隸賤蕪塞之場則猶幽莽滅裂而報予彼則荒矣而於晚邨氏又何患焉海內多沉識表微之士曩大小題二集之行已能遵持其書而受之復哀其應制之篇益以擬作別製比類同論扶摘其痼痼而標表其菁華或直言而不迂或曲言而不發由此以幾於聖人之學也不遠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學記曰先生之學也先河而後海能探學說之詳博而究之以反約通荷海之先後而按之以知本將儒者明理致用之方與先王設科取士之意不類是而較者矣

乎如以其文而已也○丹黃甲乙假于壯夫之莫為蚍蜉鴉塗壁○
彼○儒○子○之○能○語○又○何○庸○囁○焉○得○一○先○生○之○言○誰○為○為○之○孰○令○
聽○之○是○則○好○辨○之○稱○無○惑○乎○外○人○之○亟○欲○加○之○也○已○

錢礎曰○晚村所選觀畧一書不惟論文實且明理此序直
為構學之書確甚至以制科說到講學情弊一一拈出令制
舉家讀之猛烈深省洵為干城斯道之言

序

卷八

天蓋樓三

對峙

作陸尚書合稿序

翁叔元

制義以開經也○國家欲得通經學古之士而用之○而試之以制
義以規所學○猶唐宋之有明經帖誦也○經之理○測之愈深○窮之
益遠○非好學深思○不能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而後能會之
于心○而自得之○自得之矣○而後能宣之于言○筆之于書○見之于
事○引而被之○家國天下○日用動靜之間○無往而非經者○夫然後
為能通經而下之所造○與上之所求○皆以是焉○爾矣○今之治經
則不然○習其句讀○泥其師說○而以其剽竊剝削之所得○敷之為
文○萬夫同聲○此唱彼和○蓋有童而習之○至老而不得其句解字
義者○衆矣○然且大書特書曰某子治某經○以某經授某甲○科夫
所謂通經者○果若是焉○已乎○審如是○又曷取焉○曾子固序南齊
書稱二典所記○不獨其迹○弁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夫二典言
親九族○章百姓○協萬邦○以逮授時○定曆○封山○濬川○命官○分牧○數
大政○其言至簡約○無後世史臣鋪張揚厲○離散潤色之辭○然試
取子固之言○掩卷而思○則當日君都臣俞○穆穆皇皇○不動聲色
而天地開○霽○民物恬熙○雍和渾穆之氣○盎然充滿○與夫神明之
性○微妙之德○溢于語言文字之表者○莫不顯顯然在我心目間
然後嘆子固之深于經也○子固之治經○異乎世之治經者也○由

文徵序

卷八

倪陸尚書一

吳

計奉獻

是以讀夏商周之書且由是以讀易詩禮樂春秋之書其所得亦猶是也丁巳之秋倪子開公陸子宇載皆以尚書禮記北平午以文學名海內工古文詞精書法一時名士無出二子右者卽其人敦善履素篤厚君子也宇載與余交最相知尤切知二子之所得于經術者至深且博異乎世之治經者也其亦有發古人所未發如曾子固之啓子者乎故于其經義之刻而耶爲言之蓋不勝拳拳之意云

錢礎曰日曾子固文章上下馳騁本原六經其于經學爲最深故言尚書者必以子固爲斷其處至論亦確論也陸二子經義得此文表出將與子固並傳不朽爲得以此尋常制義觀之

尚書合編序

許承宣

六經之文衆矣而世之論虞夏商周之文者必本尚書曰虞夏之書渾渾爾爾噩噩爾爾之書簡潔而明肅周之書委曲而繁直夫六經各有其文而易始于畫文約而旨隱詩多采之民間春秋則記成事而已儀禮樂記出于漢儒之附會皆非聖人自爲一代之書而其卓然成一代之書者尚書也故其謨誥誓命諸體至今爲作者所祖述然其文字各隨其世風會所極繁簡頗殊是商人必不能爲虞夏之辭而周人必不能爲商之辭也今欲于千百世下而規規焉爲虞夏商周之辭嗚呼其亦難矣雖

交游序

卷八

尚書合編一

聖子筆草

然書之爲虞夏商周也其君則堯舜禹湯文武其臣非臯稷契伊傅周召之徒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皆自以其意爲之故其文非後世之可及若立政周官而下其君臣未必盡工文辭其言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今天子銳意古籍博求二帝三王之學而開公倪子宇載陸子方在伏處時海內久以公輔之器期之今一旦並登賢書奮而起將不知所止充其材可與古之臯稷契伊傅周召者侔是以臯稷稷契伊傅周召之人爲臯稷契伊傅周召之辭則又宜其爲

功業或大面或小一歸之于典厚淵怒閱偉麗之觀
人之聲雖一而高下輕重各殊真若周不可通于商商不可通
於虞夏者則信乎其為一代之書而作者與述者皆可無憾也
不然標據浮華徒為一切夸大之論而曰吾以鋪張虞夏商周
之盛夫賸代之不考土地之不詳其人之功業不辨則雖日取
虞夏商周之文而讀之安在其知虞夏商周之盛也哉

錢礎日曰說得虞夏商周劃然便見尚書文不可苟作入後
說到時與地與人又為作尚書文者開一法門不徒序倪陸
二子文已也

五漢子

卷八

尚書合解二

序

十卷

家範教復制義序

張

吾弟之獲傳於卯未也與吾家前之以科第顯者先後同符今
將以卯秋臨場藝質之海內以弁言屬余與同人輩余何言請
為弟言家學可乎昔我曾王父之垂訓也自筮仕以至休沐惟
兢兢以忠孝為家箴誦讀之外無他好也王父以此訓諸父而
方伯公大司馬公遂食其報桐人士咸以為家學淵源有自焉
迨我大人之訓余兄弟也較王父為倍切我母氏佐大人以訓
余兄弟也較大人為倍嚴要於無忝所生以不負曾王父之教
而已爾值播遷之餘母氏以劬勞成疾易簣時命仲兄暨余曰
文徵序
爾長兄蚤世矣幼弟甫九齡耳佐大人以訓弟惟汝兩人是視
廿年以來此景此言宛如昨日讀無母何估之章有不掩卷而
涕零者乎弟十有四歲從余讀書石門山中後四歲讀書涉園
復與余相朝夕此十餘年來每當雞鳴風雨分燭課藝之餘無
不以家聲相砥礪扼腕之間咸志在千里也今弟以高第釋褐
讀書中秘大人旋以覃恩膺榮封桐人士登堂而視者無異方
伯司馬時之視曾王父暨王父也無何夢我廢讀哀哀閔疚之
中而輟春罷歌又無不助我兄弟涕零者使非克紹家學豈易
得此聲於龍眠鹿起間哉弟勉矣繼自今上報天子之恩以

無○頃○越○曾○王○父○王○父○之○教○者○其○必○有○在○矣○其○光○榮○吾○父○吾○母○於○
九○泉○之○下○以○大○振○我○家○聲○者○又○必○有○在○矣○其○無○負○此○十○餘○年○之○
訓○誨○俾○仲○兄○及○余○藉○手○以○報○兩○大○人○者○不○亦○盡○美○而○無○憾○也○哉○
至○其○文○章○問○世○則○固○有○諸○君○子○之○弁○言○也○余○不○贅○

發○礎○日○日○歷○叙○家○學○源○源○委○委○確○有○根○據○而○訓○誡○諄○切○可○當○
顏○氏○家○訓○中○一○則○佳○話○至○說○到○石○門○涉○園○讀○書○時○經○綿○剡○側○
情○見○乎○詞○又○何○啻○謝○公○池○塘○春○草○句○蘇○子○風○雨○對○牀○吟○也○

序

卷八

家第敘復二

家第敘

家姪臣制義序

張杰

已○百○復○行○制○義○六○弟○敦○復○已○讀○書○中○秘○矣○不○忍○隱○其○平○昔○描○摩○
以○專○稿○問○世○于○既○序○而○行○之○邇○家○學○之○淵○源○述○征○邁○之○勤○者○期○
以○不○負○所○學○紹○祖○德○而○襄○盛○治○十○年○以○來○侍○講○帷○備○顯○問○吳○數○
殊○榮○傳○為○盛○事○因○得○以○經○術○奏○對○聖○贊○高○深○可○謂○不○負○所○學○矣○
猶○憶○六○弟○還○朝○時○江○干○握○別○勤○勤○懇○懇○以○古○道○相○期○許○維○時○四○
姪○臣○臣○方○舞○勺○侍○座○右○備○聞○此○言○繼○此○肄○學○成○均○下○帷○攻○苦○每○
得○一○藝○趨○庭○問○業○不○殊○于○與○六○弟○連○牀○風○雨○鷄○窗○切○劇○時○也○所○
著○之○文○歲○不○下○數○百○首○率○三○年○而○一○變○每○變○益○上○足○以○羽○異○傳○
註○組○織○經○史○特○賞○於○司○成○推○許○於○館○閣○諸○先○達○以○視○六○弟○少○時○
試○輒○冠○軍○受○知○于○司○牧○文○衡○者○後○先○合○轍○遂○以○仲○華○登○壇○之○年○
雋○北○闡○之○賢○書○擬○南○宮○之○魏○第○廷○對○一○策○為○宰○執○鉅○公○所○薦○揚○
且○以○鍾○王○書○法○上○勳○天○顏○之○喜○以○茲○不○負○所○學○又○何○愧○焉○然○而○
鳳○池○接○武○世○職○絲○綸○以○視○六○弟○校○書○天○祿○之○時○又○早○六○年○矣○四○
姪○勉○乎○哉○六○弟○膺○聖○主○之○褒○嘉○沉○酣○書○卷○午○夜○呀○唔○不○間○寒○
暑○高○文○典○冊○有○燕○許○之○譽○四○姪○誠○以○金○闥○之○秀○肆○力○於○詩○歌○佐○
文○箋○割○奏○議○以○茲○流○傳○在○史○煥○燁○鑒○坡○為○千○秋○不○朽○之○業○所○云○
不○負○所○學○以○不○負○朝○廷○者○端○在○是○矣○余○方○以○唐○之○三○蘇○宋○之○三○

家第敘

卷八

家第敘

家第敘

沈期之豈僅區區制義足以起衰振靡已哉是爲序

錢礎曰通篇以弟與姪相形而論委婉曲折備見勸勉至意讀之令人起敬

蔣懋旂曰讀先生所作制義序二首重家學嚴家教一門之內忠孝相砥可謂人倫師表矣至於高文典則卓然大家余小子何能贊一辭耶

文毅序

卷八

家範

三

計澤尊

蘇苞九行稿序

陸世恒

人情憂喜隨得失而功名尤甚憂喜未幾利不以累心者未之見也若不得其得而以及之得爲喜不徒憂其不得而以友之不得爲憂蓋憂受乎難成戊申余與王子石園遊蘇師因得與吾友蘇子苞九翁子寶林交四人者天涯握手意氣激昂雖羈愁能餘動輒顛頭而略無食賤戚戚客每雲日澄鮮或風雨妻其以及燈地酒閣星張落月之頃余四處未嘗不猶宿則肝衝令古俯仰身世又未嘗不歎嘆嘆息相對涕零久然後去已而石園歸余亦以讀禮居里雖踪跡有踴躍而心實未

文毅序

卷八

家範

三

計澤尊

常間也壬子翁子登賢書蘇子下第翁子不以得爲喜而爲蘇子憂蘇子則忘其憂而爲翁子喜今年乙卯余被放蘇子登賢書余固喜蘇子之得明日蘇子過余相見慰勞淚盈下於是知蘇子忘其喜而爲余憂也嗟乎蘇子今遇矣人謂蘇子高才續行力學發爲文章彪炳卓犖故能一買而售知各當世而不知其背鄉井離家室愁憂無聊餓不得食寒不得衣身嬰虛疾不絕如綫屢試屢折益固益堅蓋十餘年示茲矣今將梓其稿問世余方放廢潦倒何敢言文獨是友朋相與之條有不敢忘者雖然余猶有感矣屈指四人中二子相繼成各王于雖絕意

蘇仕然窮居著書蕭然物外足以自娛獨余疲役風塵進退無
據徒依畢以窮年守孤廬而子處遷延歲月老大無成能不悲
哉若蘇子者方將與翁子掇巍科對策大廷簪筆為天子侍
從備顧問著作承明歌頌功德余雖欲從之遊不可得矣嗚呼
回首七八年間曾幾何時而憂喜不同如此然則人生出處交
遊聚散與夫榮枯得喪之故又可悲夫

錢礎日曰字載篤于友誼故為之友者亦皆真至如此觀此
知膠漆雖堅不如雷陳昔言殆非虛也其文淋漓痛切俱從
至性中出所以為妙

文後序

卷八

蘇軾九行稿

卷

蘇軾本

下靜之行書序

陸世巨

昔揚雄文章卓絕一世惟侯芭信其必傳韓愈特立成一家言
而識其旨趣者皇甫湜李漢而外不多見甚矣弟子之能文而
尊信其師者之難也吾友蘇子苞九篤學嗜古非六經不讀非
莊騷史漢之文不觀故於舉世卑靡之日其為文矜莊爾雅突
與閭深無偶儷儷巧之習益不獨今日然也客都十年從遊者
日益衆而下子靜之其魁壘拔出者也年弱冠工帖括一出而
與其師同舉京兆謂非吐辭動衆有所挾持者能乎哉余于是
益歎吾友之能自砥礪而善教人也下子以其平日所為文問

文後序

卷八

下靜之一

卷

蘇軾本

序于余余得縱觀焉夫強弩之末不穿魯縞余既放斥論文非
余事也然其文具在世必有能知之者雖然余不獨於其文也
下子讀書之外無他好謙退冲穆恂恂如也嗟乎余嘗見少年
挾才自放其與人交也謔浪往復以狎昵為忘形甚且怒罵撈
咎無所不至及其小有遇合意氣揚揚張目不肯視人又見世
所稱為名士者無正論無莊容步趨隨人唯唯諾諾至於白首
窮經非不苦矣而一旦得志相與酒食徵逐屢舞歡歌若忘其
老而為之也又見世祿之家其父兄非不禮義詩書是習也而
子弟厭棄文學好為闢難走狗蹴鞠博博以得得意言且學乎

休○情○行○且○入○乎○奇○表○解○衣○怒○馬○出○入○無○時○聲○伎○傳○觴○佩○書○作○夜○
者○此○比○也○聞○下○子○之○風○亦○可○以○少○規○矣○下○子○席○處○富○貴○而○澹○泊○
如○此○抑○抑○自○下○又○如○此○宜○其○於○文○有○所○得○也○夫○侯○芭○李○漢○皇○甫○
混○古○所○稱○賢○弟○子○也○然○而○芭○之○文○不○傳○混○與○漢○亦○未○見○其○卓○卓○
有○所○樹○立○豈○其○師○度○越○今○古○遂○有○難○及○者○乎○今○以○下○子○之○能○文○
且○尊○信○其○師○而○又○同○遇○合○何○可○量○哉○何○可○量○哉○

錢礎曰曰通篇說苞九之能為師靜之之能文而尊信其師
真有相得益章之妙而描寫世情處層層發議論痛快淋漓其
醒世者亦深矣

文獻初編卷九

錫山錢肅潤礎日評選

同邑泰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問方南

賀郝黃門江閣得士帳序

熊文舉

○後○相○手○其○人○衡○文○以○觀○手○其○所○衡○之○人○針○磁○相○引○百○不○失○也○
 ○由○于○其○術○想○功○生○志○道○德○者○恒○歸○焉○今○夫○猝○然○相○遇○未○有○生○平○
 ○之○投○而○形○神○之○表○意○氣○之○微○然○相○感○赴○榛○岑○之○思○美○人○著○我○之○
 ○意○若○子○後○世○通○篇○章○循○言○而○不○能○去○其○在○當○日○誠○可○知○也○
 ○贈○此○者○可○以○言○文○可○以○衡○士○新○明○定○鼎○千○丈○未○敢○引○矢○未○發○說○
 ○者○謂○聽○鼓○章○則○思○將○帥○之○臣○固○其○時○而○廟○堂○之○上○首○貢○弓○旌○乃○
 ○先○文○士○其○在○江○右○度○南○未○靖○有○棘○帶○之○君○子○集○焉○一○日○鳴○霜○角○
 ○而○開○綠○闌○賓○賓○廣○廣○得○士○一○百○十○有○三○人○式○燕○以○邀○共○廣○吻○鹿○
 ○沙○城○父○老○子○弟○舉○欣○欣○然○有○喜○色○相○告○以○為○是○非○常○之○典○也○而○
 ○還○為○諸○士○慶○非○常○之○遇○造○茲○役○者○寔○為○西○秦○黃○門○郝○君○仲○趙○並○
 ○太○史○主○焉○諸○生○肅○衣○衽○謁○予○謂○予○于○黃○門○曾○有○風○簷○一○日○之○知○
 ○必○能○揚○厲○黃○門○之○得○士○夫○黃○門○固○嘗○以○大○雅○周○行○榮○子○乘○輅○握○
 ○鑑○矣○予○不○能○重○黃○門○也○猶○記○清○秋○榜○下○之○日○蒲○臬○諸○大○夫○揖○予○

而賀得士郡邑諸分校揖予而賀得士西京炎老鄉先生長卷
 揖予而賀得士豈不以黃門蔡火傳經梁園授簡是夫也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人間未見之書固可以歌新招而美王度
 者乎黃門志在千古其所著述友風子雨岸然成一家言予蓋
 嘗與語啞啞武功華下三水之業黃門唯唯否否未有當也夫
 夢持丹漆之器隨仲尼而南行其說紛玄未可信獨于仲趙疑
 不妄仲趙曾職太常矣振鷺西離觀者識其敦琢異時以霜筆
 晉梧垣譚天下事不隨不亢言簡而誼華于道揆增鼎呂焉朝
 廷以度地履畝畀托經營仲趙殫力腐心井而草辨而無畸輕
 重美哉禹功三輔歌之黃門相士是必無庸相其神是必無色
 相其韻是必無驛駘驛魚相其離奇倏忽諸士之遊于毅中如
 春風之著物秋月之麗空不啻也予嘗與黃門言古人一藝之
 微必畢其一生之精爽以為習熟而况法今傳後軸天柱地之
 文章頃讀黃門離士之錄言之矣謂好學之士筆成塚研成臼
 衣油滌光唇齒常黑黃門蓋自言其功力之所至而不知道術
 之淵湛于此也諸士往哉爾先生言炳于掌文是可韋佩夫功
 業道德于文事非有兩也相士衡文于自豎非有耦也其相感
 之義甚微則其相報之機必捷過舉遠水風雨烟波諸士年來

感悼涕零豈惟揭緒一旦出而圖天下事媚于天子媚于庶人
殷勤祝嘏勸駕豈日弟子潔其羔雁先生肅其臯比已乎夫觀
海難為水游聖人之門難為言黃門之易望諸士備備乎圖石
之不能出雲繪雲之不能致雨予知諸士之酬黃門如鼓琴之
必能蹀躞賓吹管之必能儀鳳羽也仲趙行矣以人事君上臣
之極則彼妹者子何以告之彼妹者子何以子之子雖偃卧山
樊能無美乎能無美乎

錢礎日曰通篇將相士衡文意推勘到底轉折往復累累數
千言而無一懈句無一冗字是得士帳中一篇大文

文藻序 卷九 賀蘇黃門三 千金定本

董方南曰篇法既緊嚴段落又變化極行文之能事矣一種
目閎博大之氣尤堪鼓吹休明洵經國之大業也

少師大中丞慕公宜邑濟荒實政序 周啓傳

歲庚申三吳大潦積雨四閱月洪波怒濤勢若懷山而宜邑尤
甚蓋宜邑僻處湖濱受廣德金沙建平句曲瀨江諸水至邑之
百瀆分流而入震澤迺歲久瀆淤水無所洩泛溢於苗畝中而
禾稼沉淹廬舍漂沒五六十一年間所未經觀少師大中丞慕公
怒焉憂之疏緩漕糧數萬石請蠲糧銀什之有三由是百萬飢
黎賴以甦息然固無儲突無烟鵠面鳩形繪圖難盡嚴冬積雪
婦子啼號間有群相告者皆曰無恐惟我慕公必有以處此前
頻年大旱公既發廩設廠給米賑粥矣今其更有以活我乎倭
親汎舟捆載逐戶分給擇最貧者計口而授無溢予無冒彼倖
壤窮簷靡不遍及益感公之所以活我飢黎者如是其詳且至
也夫給米賑粥法非不善第少壯奔走就食老弱羸疾遠不能
就卽就矣保無羣擠失足之患且稍可存活者多冒支而極貧
無告者遂損所受今則迎門待賑餽罄之情畢露而他無所營
心混冒于其間洵哉法至善澤至溥也余嘗謂賑貧與賑飢尤
異賑流民與賑土著之民亦大異彼游手不逞之徒卽非歲祲
未嘗不食及遇恩濟飢之日則羣起而爭所謂飢民者終歲勤
動不能粒食非力不逮歲爲之也今遂戶給散之遂行明以勸

文藻序 卷九 少師一 千金定本

勤因而黜情矣。設厥則流民羣集土著者慮以候賑失業踣路不前或有鄉閭自好之民亦含愧杜門而甘于凍餒今就給其家則居者咸被其澤併無匍匐乞憐之名以此董農焉可卽以此養廉惜耻焉亦無不可中丞公之體恤痼疾爲何如耶昔宣鄭公宋時名相大節照耀千古而荒政最詳今復見我慕公彼千百世而下聞風興感者當無不愛之重之歡欣樂道而師則之矧余親炙其休光合吾邑百萬生靈而身受者能無一言以誌其德辛酉春公歷巡各屬親蒞吾宜賓勘塋荒石田雪賠累無窮之苦前已疏懇者再行見宸衷洞悉而民間之疾痛盡捐

文潁序 卷九 少師二 五 十卷本 室定本

非公之力不至此我公深仁厚澤凡所以惠吾宜者無不盡如荒政之盡善而我公頌德宏猷凡所以撫吾三吳之民者又無不盡如加惠吾宜之民之盡善弟愧余樛散已久不能耳筆形廷敷揚盛事而有懷欲吐不容自己敢抒寸管効裨官野乘云徐竹逸曰慕公濟荒以實心行實政凡有知識皆思感頌然非先生大手筆亦不能掄揚其美此文一出不但當世撫民者知所做法將千百世下亦必聞風而起矣

錢礎曰日不獨頌揚德政而民生利弊與夫賑濟良法一一敷陳覺大中新語敬與名奏當不是過斯真經濟之文也

京口左都督劉公德政序 慕天顏

皇上御極之十有七年夏五月聞文伯劉公自余梓里膺簡命專鎮於江南京口左路余惟江南衝要無如京口崇明在其東靖江遶其北波濤洶湧潮汐不時而且商旅輻輳奸宄叢生倘非材之優望之重老成而練達者未易勝任愉快也適有吾鄉提督奮威將軍王公京州提督孫公寧夏提督趙公以及全陝道府參遊凡與公同寅交好者皆欲徵余言以爲公賀因其郵書合詞紀美始知是必大有造於地方者也其書略曰公出自衡陽望族其先將軍前代曾封常寧伯爵故公之智勇謀略其淵源有自也公少負大志初任平樂守戡定西粵繼遷雲益遊戎任事六載軍畏其威民懷其德秩滿遷秦郡邑父老臥轍攀轅如失怙恃公之惠愛其有見於前任者如此庚戌歲來鎮我甘肅維時承平日久軍政多弛公謂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任事之始卽爲之儲糧械繕器械訓兵練士以備不虞旋陞授安遠秦戎公方赴任未幾而隴右蠢動人盡倉皇公獨整師渡河恢復靖遠堵遏險要屢遇勁敵所向有功使閭閻士民不致於播遷而井邑不致於湮圯者皆公之卓識遠謀有以禦災而捍患之也方其四境騷然公以忠義之氣激勵衆心而後危疆

文潁序 卷九 京口 五 十卷本 室定本

得其恢復黎民不致蹂躪者皆公之幹旋也維時靖遠將軍
謂羣帥曰今敵據蘭州爾等將佐有能率精兵從鹹陽門擊破
東關賊眾者即題為我爵標之副總兵指日帶礪河山端可必
也公忠義勃發即承命督師躬擐介冑親冒矢石斬將奪旗殺
獲過當俾方張之賊奔北歛跡而不敢狂逞繼而公屢奉命
總統指揮區畫旋復臨兆鞏昌平涼河州秦州等處不數月而
成破竹之功者皆公之先聲有以奪之也由是露布馳聞聖
心褒美特准陛見諮詢謀猷動合睿裁命補要地出自宸
斷設非公之忠勇起卓而賜袍賜宴眷顧有如此之隆乎凡
文設序 卷九 京口三 六 十卷本 堂定本
此皆功之建於治秦者然也若其撫恤士伍則有如郭汾陽之
仁慈整肅號令則有如李光弼之刁斗崇重學校則有如雅歌
投壺之祭遵軫恤民命則有如焚香入城之曹彬其他臨敵出
奇有謀善斷又有難以枚舉者以故去秦之日秦中父老一如
常益之攀轅臥轍欲借寇君而不能也余聞而敬之秦之以為
天下形勢在西北者莫大於秦省在東南者莫要於江我
皇上軫念江國民生簡茲良帥公前者既以忠勇之譽佐定大
勳自今以後皇上之遇公者較前此而倍隆則公之報皇
上者亦必視前此而倍篤公其益展謨謀遠揚神武俾江海餘

氛屏息歸化則天子可藉以紓東顧之憂而凡受治於公者
必膺祠而敬求之矣又奚但如雲益之軍民我秦之父老舉
臥轍而已哉謹遵諸公之命而為之序
錢礎日曰公之豐功偉烈累幅亦書不盡而見于治秦者尤
多故此篇數陳大畧叙秦中事獨詳借書詞之言發頌揚之
意蓋世勲名將與鴻文大章並壽金石矣
文設序 卷九 京口三 十卷本 堂定本

工部曹公崇祀名宦序

熊賜履

國家設職造署於江湖以應上供匪頒之用命內冬官出領之
 雖亦循前代文思綬錦之遺意而職任則加重焉康熙癸卯完
 璧曹公以宿望被特簡來江南視事金陵本佳麗之地易作
 奇巧以滋蕩靡而異時如樊之數簡者且蟬相藉也公至則殫
 力爬梳一洗從前之陋又時時問民所疾苦不憚馳請更張以
 應重困如是者二十餘年泊甲子夏以勞瘁卒於官易簀之五
 月遇天子巡幸至秣陵親臨其署撫慰諸孤特遣內大臣以
 尚尊莫公若曰是朕肅臣能為朕惠此一方人者也而都人士
 文潄序
 卷九
 工部曹一
 十卷序
 蓋思公不能忘既合請於有司張鼓樂導公至侑食學宮名宦
 祠復作為詩歌當之聚梨以修公盛美余聞而嘉之因歎公道
 愛入人之深而斯民三代之有倘未漸然其盡民也粵籍有虞
 之世番棠而理阿以觀象施米屬之股肱耳目之臣而周禮典
 絲染人之職並隸於天官即辨物燭質均有要會孝景亦曰錦
 綉繁細宰女工者也女工害寒之本也然則黼黻絺繡之事所
 關亦甚鉅矣前代內外絲染之設初未嘗不善也沿及中晚建
 置繁多增派召買擾趨如驚而賸果瑞永之章邸命恣肆江淮
 坐困杆軸其空已兆于正嘉之世有不僅花石綱之為厲三典

考矣乃若公仁心為質嚴國體而恤民隱卓有古大臣之風廿
 餘年間畫惟夕考恒欲存樽節愛養之意於機絲夜月之中卽
 歲時入觀諸所而陳亦惟以沅衣裘恭為法式以裂帛剪綺為
 歲規就就焉時致警於古人衣裳在笥之義蓋公之志雅欲以
 制節謹度仰禪聖天子之儉德而下以裕東南之民力于晉
 存也嗚呼公之用心亦良苦矣以故歿後猶游憐憫給榮哀備
 至峴山之頌洋洋於秦淮鐘阜之間而公長子寅且將衛衛周
 盛持襲簪華作史天予近臣次子寅亦以行誼重於鄉國則天
 之所以篤祐於公余又烏得而雅際之也哉徐窮老於世隱影
 文潄序
 卷九
 工部曹二
 十卷序
 長于頌辱公式盛之禮而牧豕大壘罕與公接然側聞公譽聲
 布海無間於童叟故於是編之梓也濡墨升言以識公懿行偉
 績之梗槩云
 高節培曰先將古今利弊一一敷陳以後將曹公為國為民
 心事曲折傳由直是重開生面曹公自此足千古矣
 錢礎曰曰沉博宏麗之文愷惻溫文之論顧耶規耶美曹公
 實以勵官箴也

奉化曹侯勳寇錄序

史大成

漢傳稱循吏治行則推中牟而弭盜朝歌為最顧漢時法網濶疎長吏得專制境內故仲東藉昇平而三異是稱升卿當盤錯而三科設募然且二者能不相兼治效若斯之難也何若今奉邑曹侯治奉三載華免邪省羨餘懸魚之節籍籍交稱而且讀法興行平訟寬刑建雉門繕複墮當輓輪絡繹之時而均徭省役以杆民力無鞭笞追呼之擾而催科正供以濟軍儲其澤洽編民不啻南國之棠蔭亭之鳳矣即令斥埃無警桴鼓不鳴無治兵遇亂之謀招携納降之績而計偕課最亦當以高第見推

文凌序

卷九

奉化曹侯

八

旦夕聖書以異等召耳而況解紛糾之難非尋常製錦可擬乎乃梓里諸紳士馳書交稱大風蕩寇之勲為安民殊績將播諸詩章用誌不朽屬予為之叙夫侯之於奉治狀類中牟殄寇類朝歌直兼魯若虞而一人矣何止據嵐山功為謳歌稱首哉且其保赤深心倦倦于戎馬荆棘之林羽檄交馳之壤而體恤休養全城邑全鄉落并欲全反側為良民有侯口之所不能言而人目之所不能睹者諸人詞詠之餘毋曰振武之功而矢文之德也覽斯什者如見刻水之瀆嵐山之麓白史黃童式歌而且舞焉非豐功茂德曷以當茲今上省肝時艱風謠上達知親

民吏不廉餉不煩民而敵愾奏勲有如斯者必將推轂干城以抒南顧之憂非帝增秩賜金已也余素知侯非百里才今特其牛刀發鋼他日者廣匹夫納溝之耻以慰海宇蒼生之望則大書特書正未有艾行以是集為先唱云侯名鼎臣字掄生江南之無錫人

錢礎日日寫出曹侯治行之良弭盜之善筆墨飛舞有歌咏翔翔之致可謂善頌矣入後勒勉備至尤見先生期許深心

序

卷九

奉化曹侯

十

周公鄉社序

費子仲雪集里中諸子爲書。謝開余。所以願其後者。余曰。是鄉社。若周公鄉客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余曰。嘻。客不聞孔北海采北海之於康成也。爲立一鄉。稱曰鄭公。其言曰。昔齊置士鄉。有君子輩皆異賢之意也。矧乃鄭公之德乎。故高第之有鄭公。鄉自孔北海始。至於今。其鄉故在後之生斯土者。則莫不聞焉。其君子耶。遊於其鄉。而因以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奮乎百世之下。其小人耶。亦惴惴然恐變色相戒。無爲非禮於鄉。曰。鄭公神明在也。嗟乎。賢者之出。方洋洋乎天下。而民物至於沒世。乃無用之。虛名猶足以扶人倫。式後進。則賢者之輕重。爲何如哉。周忠介公抗志存義。謙言惟司。倚其高風。動於後聽。於吾吳也是宜。有鄉而尚未有請者。豈北海難其人歟。余生也晚。未及執弟子禮。樞侍忠介。狀猶得識公。見公辭貌憶癸亥秋。遇公蘭若中。時衣若干尺耳。輒放言高視。抵掌當世。與公論廣寧功罪。公蘇綬垂纓自如。明星一儼。一仰。聲徹天際。亦若余言者。服則公不可謂不執。余和矣。既而與公緒。相得悉。公生平讀公論。撰未嘗不掩卷流涕。慷慨吁唏。曰。嗟乎。吾獨不得趨公。九原慰我。鄉之思乎。蓋予之于忠介。其慕之切者如此。既而余以宦故。素

文徵序

卷九

周公一

三

定本

本報序

卷九

周公二

三

定本

舊廬傲居是里。又得盡交忠介之鄉之君子。而因益徵公孔音。銷鎔庶士。賴風也。夫世之爲士者。吾知之矣。冷汰於物。以爲道理。誤課無任而笑。明哲其甚者。專已守殘。詆誣矩道。有滑有膺。膳羞自給。今觀是里。類能彬彬。然修儒服。爲禮容。則豈非公之所感歟。忠介公子。菽飯藿羹。蓬蒿蘇屬。顧時時相過。予叩立身爲學之大。於是又歎忠介公子爲弗可及矣。嗟乎。古之君子。於其鄉之先哲。有歌之咏之者。焉有是模是倣者焉。士固未有不宗法先正。而能賢者矣。若夫居於其鄉。獲登其堂。而猶未能樂而誦之。師而法之。則其人之不肖焉。必也。今諸子非忠介之戚。卽忠介之子。客矣。清節兀然。循循舉。寧獨不聞乎。忠情發。應檻車塞路。寧獨不聞乎。賢思競心。食忘其身。寧獨不聞乎。夫取高第。顯大名。一人之私。非天下之公。忠介所樂。不存焉。浸仁沐義。彌操明志。出則以豐功偉績著於時。處則以明德嘉遁高其。事是則忠介所以教我黨者也。則今日者。伐木有聲。鐘鼓斯建。毋徒性壁玄黃。壯文字。觀其尚規矩。我公乎。然則以公名鄉。以鄉名社。公之神明。其許我也。夫余既以進諸子。而復以自勵。幸其居於是鄉。從諸子後也。故敢爲言之。

徐慎起曰。起伏損挫。全乎骨子。固之文。余爲先生後死之友。

別先生三十餘年曾無一事可報知已真爲慙負覆前周公鄉社序真覺風義凜然

錢璉曰日前借鄭公鄉立論以見先賢當法之意人後說忠介公不實實摹寫但將已之慕忠介與忠介之感化鄉里處敘述一番而忠介之品行見社之當以周公鄉爲名亦見讀天民之文者夫亦可聞風而起矣

序

卷九

周公三

十

贈徐處士序

朱鶴齡

好名非古也。逃名尤非古也。三代之時，賢能俊造，皆卿大夫所書而升之。進則流茂實于本朝，而非以爲烈也。退則卷修於窮巷，而非以明高也。名士之目，其始于魏晉之間乎？蓋自漢季不綱，孝弟力田之科既廢，士之登用者，多出於九品中正之一途。于是矜聲華而競標榜，遂有割股廬墓以爲孝，敝車羸馬以爲廉，茹芝飲澗以爲潔者，而名與實始判爲二矣。然當時品目猶斤斤乎慎之，諸葛孔明綸巾羽扇，指揮三軍，司馬宣王嘆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夫孔明之兼伊呂，失蕭曹，千古無兩，而始支源序。卷九 贈徐處士一 太 十 室定本

以名士許之，則名士之矜重何如也？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王孝伯言：「但使常得無事，痛飲熟讀，離騷便足稱名士。」夫名下必干要津，必走熱客，而反曰「無事」，曰「蕭寂」，則名士之所標置又何如也？世固有姓氏滿人間而不得謂之名士者，亦有從子三十年不知而不得不謂之名士者，然則名士之所以居名者，其必有道焉，而必非好之而卽來逃之而可去也。蓋文章已，吾友徐子侯齋遁跡空山，逾二十載，戶屨無聞，炊烟不接，儵然環堵與袁閭之土室焦先之蜩廬無異。此其人好名者耶？抑逃名者耶？以爲好名，則今之高軒大蓋，輝赫當塗者，

不聞有所謂徐子者也。以爲名則徐子之窮年汲汲若書等
身自六經諸史之言。下迨釋官雜說。無不淹通而鑄冶此其意
豈欲以山澤之臞與浮埃委弱同其銷滅者哉。嗚呼。今之所謂
名士者。吾知之矣。非藉門庭則不名。非廣交遊則不名。非豐脯
醢則不名。非樹柴柵則不名。非操衡纜則不名。非驚通都大邑
則不名。王眉子輕其叔何有名士。但終日妄語而令非游談詠
誕則不名。宜識者以名士爲趨途爲僞府岸然掉臂而不顧。然
則徐子之所逃。逃羶耳。逃僞耳。而豈以逃名也耶。且夫名亦烏
可逃也。人有避影而之口。中者。避愈疾。影愈多。使名而可逃。則

文後序

卷九

贈徐處士二

十卷本

沒世無聞。不當爲君子之所疾。屈平放逐。行赴汨羅矣。而猶曰
惡修名之不立。此何以稱焉。今以徐子之行。館確苦皎然不欺
其志。所著文章。又無不可傳千秋而俟百世者。吾知道北之周
顧終南之種放。徐子且曠然不屑。况于挾牛腰卷軸請謁奔走
藉口陶公乞食者。烏足當劔首之一映哉。然則他時太史欲采
真隱傳。高士卽不於徐子屬。而誰屬也。雖謂今之好名人。莫徐
子若焉。其亦可也。

錢礎曰。曰徐子真名士也。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又真高士
也。他日作高士傳者。當于愚蒼交徵信。

贈徐君序

程世榮

君匹夫編戶之民也。以余聞士大夫多矣。世風之薄也。士大夫
尙隨之趨。况如君匹夫編戶之民耶。卽使君身負過世之賢
人君子持清議者。亦不必非刺君後。以爲君固在必。非刺之
列者也。乃無所畏於非刺。而卒不至負愆過也。其出於性者。然
耶。君事母孝。憂喜一視乎母。愛敬其兄。公所有無纖毫之私。他
人或欺且辱君。君不較。凡有所然諾。期必踐也。且君固中人。之
產也。有中人。之產者。力可以豐贍其衣食。君則一布袍。不破不
易。且茹蔬素。凡數十年。雖人固當問賢否。何如御輕肥日炙雞
豚之屬。原不病其爲君子長者。乃君則以爲吾儕固匹夫編戶
之民也。福有限。畱有餘而已。往昔所傳有懷羹者。戲絲者。又有
同舍者。分產甘自薄者。又有唾面不拭。誣盜金亦受者。又有以
一諾重於魯。與以一諾重於楚者。又有不帛不粟不兼味者。君
聞之乎。君生長閩閩。權子母。無父兄之教。不知詩書於數者。疑
未之或聞也。未之聞而差有合此。余之所以愈愛重君也。古昔
盛時其講習五倫。能服先王之教者。不獨爲士者爲然。卽下而
農工商之類。亦莫不漸靡於仁讓親睦之行。敦重淳厚朴素之
風。故和氣之所翔洽。其民無天札之傷。兵革之禍。則別

且見新流。益投。其之苦。水火盜賊之災。由此而。麟。麟。見。鳳。鳳。出。芝。草。醴。泉。之。瑞。莫。不。畢。應。其。俗。蓋。至。美。而。其。時。蓋。至。康。且。樂。也。以。君。生。其。間。豈。其。有。異。於。古。之。所。謂。民。者。耶。又。使。今。之。民。能。盡。如。君。今。亦。何。必。不。遂。如。古。也。惜。也。君。固。匹。夫。編。戶。之。民。也。倘。讀。書。能。學。問。益。觀。感。於。史。冊。中。可。法。可。則。者。所。成。就。止。何。如。耶。又。豈。第。如。古。所。謂。民。者。已。耶。君。處。鄉。曲。無。人。稱。道。君。不。能。如。士。大。夫。善。乞。人。詩。歌。古。文。詞。以。自。粉。飾。其。子。孫。又。料。不。能。於。其。歿。也。乞。能。文。者。誌。傳。以。傳。則。以。余。之。愛。重。君。為。文。以。傳。之。亦。何。可。少。也。然。亦。幸。余。與。君。皆。生。於。今。也。倘。同。在。古。昔。盛。時。舉。大。農。工。商。之。類。盡。如。君。也。者。余。又。或。不。必。如。是。愛。重。君。思。為。君。傳。已。錢。礎。日。日。只。匹。夫。編。戶。之。民。一。語。可。以。醒。世。中。間。議。論。極。闊。意。思。極。密。是。一。篇。極。有。關。係。文。字。真。文。質。實。高。古。王。遵。嚴。庶。為。近。之。

文徵序

卷九

贈君二

花

十卷本

贈白生璧雙序

葉奕苞

白生之先吳人也。徙家南通州。凡五世。祖父挾琵琶游塞上。生獨好遊江南。亦挾琵琶。以行。先是太倉吳學士遇白。或如于王太常之南園。聞琵琶稱善。或如為學士進新曲。乃明崇禎帝十七年間事。敘述亂離。豪嘈淒切。至于泣下。適有舊中常侍姚公在。言帝宴玉熙宮。梨園子弟奏水嬉過錦諸戲。內才人于暖閣。齋縷金曲柄琵琶。彈清商禱調。自河南寇亂。不復更宴。相與哽咽久之。學士賦六百二言。亦曰琵琶行。以贈之。而或如名益重。戊戌夏。訪于南園。請奏所謂新曲者。一再彈。滿座愴然。予不忍其終曲。朗誦學士琵琶行。以亂之。而或如亟稱生之技更善。或如者。生之叔也。蓋生之祖在涓。從塞上將士授數十曲。皆山坡羊。小令。生獨得清商禱調。于舊才人曾侍玉熙宮宴者。故其技益進。生近在鎮海。大將軍麾下。統樓船水師。往來海門。京口。問于意。其人必魁梧奇偉。踴躍使氣。今以事過崑。卒焉遇之。恂恂然。文人墨客也。不問幾失生。生向從戎。如聞予名。輒盡技而後止。予因有感于江南盛時。金陵吳趨餘杭之里門。第相擊鼓鐘。不絕所奏伎樂。皆尚吾邑。魏良輔所定之崑腔。若琵琶者。以為北方之樂。屏而不御。故生之祖父技雖勝。從塞上游。勢

文徵序

卷九

贈白生一

十

十卷本

使然也。然十餘年來，生與或如以其技游于南，南之人忽好之。藏者以爲天地之氣，于是變矣。自北而南，固足信也。無何而向之門第相望者，還爲戎營，奪爲牧圉，而鼓鐘不復作焉。嗚呼！高岸成谷，深谷爲陵，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遞見，何止白生祖孫父子間乎？予不文，不能如吳學士以琵琶行重生，然酒酣耳熱，又不能已于言也。試爲序以送之。

錢礎曰：曰通篇辭旨凄惻，有無限興亡盛衰之感，正不徒爲白生起見也。白生得此文，亦足傳矣。

晚

卷九

贈白生

世

堂定本

贈彭子務二十初度序

吳正名

已未仲春月，日子坐齋中，閱史記陳丞相世家，而彭子于務適過予。因與論平負郭窮巷，以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稱之，而張仲則以平不事事，一縣人盡笑其所爲。何其子父所見不相同？若是，然後知負亦長者也。仲一縣人笑者，必皆少年也。平以少年獨與長者遊，處是以少年多毀之。然衆少年之毀終不能勝長者一言之譽。今夫草木歷風霜則愈勁，車駕就熟路則加疾，穀菽百蔬爲老農老圃所指授，其獲三倍莊生所謂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也。自古豪傑之士，立志不凡，未有不致敬於一長者者也。項梁與籍居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子弟又皆憚籍，籍宜如何蔑視諸父兄者？乃亭長樓舟時猶不忘江東父老，以面目見之，爲慚然。則梁籍所以取重於吳中者，由於然矣。夫以輕士慢罵之漢高王陵，年長好直言，則兄事之。項籍暗鳴叱咤千人皆廢，而獨於先從季父之范增，年七十呼爲亞父，假令籍能終敬事增，則可免陝下之禍。漢高兄事陵，能不僅于微時使呂氏諸大臣俱憚服之，則諸呂必不敢擅王長者之爲利於人家國若此，而世人不識此義，率多輕俊自以爲賢豪，其亦一縣人之見也。與彭子聞予言而悅之，既而曰：吾

父兄遠遊久吾不能忠養吾祖母吾食粟二十年吾罔生于
視吾其終若是耶曰張貢謂張仲曰人固有好奇美如陳平而
長貧賤者乎子生而美眉目如畫性穎悟尊大人最鍾愛子子
襁褓日嘗戲指語人此兒肩如丹砂瞳如黑漆他日必大吾宗
因命名曰茂宗今子日就長成親師友誦經史諸家書為詩興
才致異尋常人子身於伯季中獨長有力挽強弓善談諧談笑
人望之偉然美丈夫也日欲求長者而加教焉其於同異姓之
叔父行已多有之則慎是以往夫何不古人若哉越數日彭子
二十初度予遂錄所論說以贈之予食粟之年將倍彭子彭子

又歲序

卷九

贈彭二

詩

千峯草

錢礎日曰論似微巧實乃篤實恢弘長人志識而文之針線
離合牽映真有草蛇灰線之妙矣

吳瓶菴曰戒勉之意即在贊譽之中想見易堂古道今世僅
見而行文之妙切而不露婉而能直又得立言之法矣

吳門宋母六十壽諸序

錢謙益

吳門宋母王淑人者故御史贈大理寺卿旭初公之配今文學
孝廉德宸德宜德宏之母也巳卯之役宋公持斧按歷下提督
以殉天下壯之比之常山雖陽淑人提攜孤童伏闕白狀詔下
所司覆案得實贈卹如彝典未幾國有大故鄉邑震盪淑人間
關荏苒操持門戶教訓三子強學力行志遠邇方歲乙未淑人
春秋六十三子皆以珪璋特達觀光用賓雉歸交馳職志欽集
吳會人士皆相與彰冠纓飾劍佩於生辰為壽之日修登堂拜
母之禮鐘鼓設於堂幣帛交於戶金箱玉軸亦文綵字照曜屏
展間如堵而視者咸曰中吳十年以來未之有也淑人坐內寢
呼三子而詔之曰未亡人不獲從夫子於歷下十六年於此矣
風雨飄搖手口單瘁唯夏肆周餘是萌是苗未亡人未敢愛死
為三子之在此堂也鳥獸之失其羣匹也反巡過其故鄉翔回
鳴號踴躍踟躕然後乃能去之未亡人哀猶不足而又可樂乎
詩不云乎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三子之辱與孺子遊也推仲
氏任只之義秉心塞淵勗未亡人以進孺子未亡人實拜其賜
必惟是飲食燕樂笑語卒獲三子無辱命孺子其辭焉時葉
子來依于玄泓寔聞是言用以告子子唯三子皆當世國士能

爲之詞疑無俟于言既屬哀子駿請於子予舊史官也習於國
之故請言故昔在正德餘姓孫忠烈公殉難子若孫接應至
九卿書名琬琰今大理之子皆卿材也天咫有徵矣忠烈子文
恪公夫人楊氏通經教子昌大前業彤管以爲美譚忠烈之有
子婦大理之有室皆母師也楊毗忠烈於再世在宗社底定天
品日明之後則易王相大理於初致在疆圉震訂巢傾室毀之
日則難迄於今日窮星回陵谷遷改而能使箕裘有聞蘭菊如
故則尤難之難也天之望人也厚則其責之也難其責之也難
則其報之也力先君寡人淑人則既命之矣天之責二氏也與
之設序 卷九 墓門宋母二 其 十 奉 奉
其報之也皆二氏之自易者也予之所復於淑人也天道也國
故也其敢以受巫之言進乎袁子曰然則稱壽之義奈何予曰
行也聽淑人之言言稱先君不忘本也稱二三子尊賓也稱孺
子主人之所以事賓也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和樂而不流安燕
而不亂燕燕之禮具焉斯令妻壽母之所以著教也都人士聞
之相率引觴酌酒舒雁行列沃洗以獻於淑人禮竣主人拜送
賓歌南山詩而出君子謂子善領聲稱而宋氏之謙不徒此也
錢礎日曰以孫氏一門配合朱氏却似天成而期望尤爲真
切今果驗矣其言質而典頌而非諛是祝詞中第一篇文一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大中丞慕公壽序 許之漸
國家於江南北數大郡開中丞府而填撫焉其東南連浙東西
而承贛越之底西逼江右北則漕所漕輸也襟江而帶海焉非
若他中丞開府南面頭庸自暇逸者矣過者越存舊藩化麒麟
而構杭之不共王命致煩赫怒之誅其財賦取諸江南者幾半
縣官非置枕席過師爲難而已會中丞慕公爲江南左方伯狀
最迺皇上固已前知公十有五年秋廷議會推巡撫凡屬十
餘人姓名以上皆資深望重者皇上當宁而咨曰吁咈哉此
重地也非其大弗任朕其有所試矣雖慕某宜於是公自左方
伯特權巡撫都察院右副御史命下之日內外交相賀我吳之
人自薦紳士大夫百執事旋倪婦孺輿僮戍卒以及梵宮清衆
莫不頂香謹呼曰公撫我矣公撫我矣公於是避日拜疏受事
官吏以次入謁其屬帥皆戎服帕首袴鞬伏道左公既適位牙
簾甫開捷書遶奏閭已前迎降王師以次蕩平人愈益謹呼謂
假寵靈于公之下執事庶幾閭人帥先來覲奉職如公守興化
時乎先是公守閩之興化閩蓋數苦海寇云單岸而望海漫瀾
無踪跡街墟乘風列檣如燁而所徂郡縣登陬矣朝議謂不逾
俘之不可皇上曰彼亦吾人也予不可究武予某少息其議

大臣乘傳至閩問所在官司曉知賊勢根株請悉地利者往蒞之至則督撫推轂公也人為公難之公毅然請往驅風一日踴數千里直抵苦灣賊所窟穴具言曰聖人在上朝廷治下四海之內罔不賓服皇上念爾等嘔瀝波濤中延旦夕命良苦故令當軸大臣布告意旨爾苟竄處於此毋歲苦吏民即置勿問語音宜朗意氣慨慨旁若無人者并衣皆悚聽羅拜而未有以決也公又大言曰我兵布方州發一鎮之衆爾等無難類所深不即誅皇上好生意旨如此非我等意也日中而不決後悔無及于是相與泗泣悔罪請受赦不敢復犯邊所並州縣公等

交禮序

卷九

大中丞二

其十降

既還大臣具人告威德旁燭海外矣興化守一人力也當是時公之功驚爆一時雖陸賈之使尉佗隋何之下九江其詞鋒不如是之嚴且正也雖隆慮之擊南越楊僕路博德之會番禺其兵鋒亦不如是之易且疾也敘功自興化擢守道皇上深知公善姓名御屏尋晉江南左布政唯是皇上作新明堂而治春王廟受計之期朝諸侯而圖四方之事益執玉帛者萬國而公輯瑞至入為皇上具言東南吏治民情狀退又繕寫凡所見事數十章奏之鑒鑒如五谷之可以療飢樂石之可以療病皇上傾心嘉納之既頒瑞于羣后公感知遇益發抒其所言

於皇上者與凡所見罔不離其大抵以匡生功活生人實計弊吏治為其職業最苦賦重則人逃人逃則地荒地荒則糧運公檄所司勘驗得實請命兩臺錮積逋以清新欠則錢糧賦役之一大揚摧也戴吳苦兵丁之驛騷也又方用師閩浙所過荆棘生之公若燭照數計先事時其模樞芻蕘至則具其案鞫屏廢束之以功令申之以德義滿漢帖妥兵民樂業則軍實之大整飭也最苦官吏之冗劣也吏以官為神叢官以吏為虎翼而民生日奔走以時其嘉怒公用親覩聞註註並老所

交禮序

卷九

大中丞三

其十降

過訪問賢士大夫以吏治之得失民生之利病拒苞苴屏竿牘飲水洗手上下奉職則又官方之一大澄汰也凡推類具言之如是今皇上旦晚樞揆之席前公矣先以撫吳用公客問曰撫吳之難難於為藩時矣余告之曰子亦望洋於海若乎往者公曰大臣乘傳入閩掄材使者入海公固嘗有事於海矣當其萬竅怒吹波濤簸蕩蛟鱷鱗鱗乘伺間隙長年三老神機股掉公將王命使忠信拱揖於其間不動聲色折田橫於陽上狎盧循於片言卒告成功而歸以今論之吳之入公之子姓僕隸也吳之所部公之堂階屋宇也吳之素所設施公之服食居處悉

蓋悉數也。是何異於日晶風恬。水波不興。騶騶櫓唱。中流驚波。聞降幡。貢舶之銜尾而朝乎人。爲之則難。公爲之則易也。自是厥後。畢公保釐東郊。永膺多福。申伯登是南邦。崧高作頌。樊侯賦政於外。丞民有詩。公一身脩之矣。公篤生秦隴。起家進士。初令浙之錢塘。通心強敏。諳練吏事。仁心爲質。與民相煦。嫗去浙守。閩浙人思慕之。去閩。藩吳。閩人思慕之。閩浙吳三省復壞也。惟恐不得當公。今卽以藩吳而撫吳。吳人德之。將世世永戴之。公龍虎變化不測人也。諸公子鸞停鵲峙。瓊環瑜珥。而季公以高材上公車。需次南宮。將趾美於公。則造物之爲我吳人而厚報公者。固於是乎。在公雖貴。而輕身學道。似留侯。恭謹質行。似恬侯。澹泊寧靜。似武侯。以儒兼佛。深入三昧。吳山越水。叢席禪燈。所在撻椎告衆。私護金輪。撈籠三教。調御人天。豈非乘願再來。函蓋真俗。羽異人王者乎。今年十二月初度皇覽。毘陵士大夫屬余爲祝嘏之詞。余惟十一月復卦也。陽之方長。萬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長則海內望平治之福。自此以住。一陽長而衆陽以長。以地氣言之。有射干蘭荔。雄雞乳之應。斗柄北指。律中黃鐘。曆家飛葭。灰以爲候。史家書雲物以爲祥。以人事言之。玉衡正而泰階平。公於此時。啓公堂而饗朋酒。迎吉月以布春。

陽我吳人之謹呼祝公。有引勿替。皇上旦晚教寧公功。行來相。公亦敬舉上之賜。以慰吳人。謹書以爲序。錢璣曰。通篇將公前後政蹟大爲鋪揚。敘入閩事尤淋漓盡致。波瀾風發。劔戟雲飛。揣彼鋒畧。殆燕公之毅烟萬里矣。此爲公生平最得意處。不得不極力摹寫。太史公作傳記其得神得手往往如此。先生此篇真龍門集中一大文字也。

壽方伯丁公閏中秋初度序

吳彥芳

天地一氣也。日月麗於天。歲縮疾遲。皆氣之有餘爲之。古步曆之始。必取於日月全數。天統地在。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一日一周天不及天一度。月行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狀則日月天會合。寸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是又取乎積也。如日法而更有不盡者。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爲一歲日月行之常數。蓋日與天會多五日。月與日會少五日。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氣朔分齊爲一章。閏洵亦氣之有餘爲之也。聖人以此究天地之心。餘日置閏月。閏生於餘。餘生積一閏。天道小備。再閏天道大備。惟備而後日月全是。故又取乎備也。上不違天下。不違人。以臻於大順。先王無敢廢厥閏月。謂其時惠而辰從如此。今康熙歲在庚申閏八月。大岳伯景行丁公初度一章之中十四年八月當值閏。乃上溯之天聰八年甲戌閏中秋。距今四十七年矣。秋八月閏始再見一章十九年合二章零九年。豈不盛備也哉。秋于西方爲辰星。日交會陰陽適中。又仲秋日在角。角在辰爲壽星之次。公誕于此月初六日。天故非無意。若謂餘則何餘。

文敬序

卷九

壽方伯一

世

十峯集

之弗。嗚乎。若開積則何積之。弗饒乎。若謂備則何備之。弗咸且告乎。公去入大學之年甫二歲。便成進士。讀中祕書。選國史院勸講經史。本朝大司馬之職。雖倣周官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添設督捕理事一員。任最重。又秋宗在宋後魏儀曹。以尙書爲之。卽今之儀制司是也。咸謂微公他弗勝任。漢羌通永定州股肱諸內地。監司不得人。勢有克治者。若觀察使。糾察官吏之奸邪貪酷。罷軟諸如平獄刑獄。於以振揚風紀。公其選哉。大江南北。淮揚蘇常諸郡。財賦之繁。甲天下。蜀黔閩粵兵興苦無餉。唐開元時。其有戎旅之地。是爲節度使。公歷今官五載。朝廷德澤禁令承流宣布以下於有司。凡夫僚屬文武官。咸廉稱職。不辭職。上下其考三歲。大比貢令省之士。提調之會計戶版以登民數。一廉飭整且暇。總不見公憚煩人。謂公天資高朗。有餘也。予謂公之有餘。于學人謂公經濟宏偉。有餘也。予謂公之有餘。於德人謂公奉公執法。有餘也。予謂公之有餘。於正己人謂公知人善任。使有餘也。予謂公之有餘。於格物禮敬士大夫振振寒畯。矜恤貧民之無告者。人謂公莊恭惠愛。有餘也。至若詩騷古今文畫冊琴譜雅容揮酒。非克勤小物。可同日語。予謂公之有餘。於先民大雅也。此何非積之既厚。而四時之氣備。何但。

文敬序

卷九

壽方伯二

世

十峯集

秋也。予亦聞生爲夏六月歲甲辰五十有八。聞凡五見。查一統
曆乙卯六月又當閏積云乎哉。如散何矣。備云乎哉。如弛何矣。
予今七十有四。宜其老而貧賤也。跡公何。帝萬之一。平公自茲
往。再積四十七年中。秋再閏。皤然九十四歲。翁維時入中書。二
十四考輔。天子千萬億年。期願百歲。不足爲公道也。抑予常
思天地之所以長存者。不以有餘閏。間其行健。人積天地日月
精英之餘。千百億中。如公獨乘其全。岌岌然天地並存。詎可稍
懈。自強而幾於息也。斯又非吾之所以望公也。丹山之鳳。遇閏
歲生。十三翎公。多令嗣。長次二君。翩翩然。公子也。今閏中秋

文藻序 卷九 壽方伯三 詩 十峰草 室定本

壽日不似往昔。秋日挹芙蓉之朝露。採黃菊之初英。月中之桂
子。來飛池上之蓮花。解語滿斟百觴。以進公。公飲且酣。陶陶然
樂。已。是日也。堂前之賓客。門外之黎老。賀者不下萬人。僉曰。公
果積閏之餘氣。大備予老夫之言。匪欺。

方伯公甲戌閏八月生。今庚申四十七年。中秋始再閏。洵屬
奇事。不可無此奇文。吾叔亦閏生。今年七十有四。閏凡六見。
春官同榜生。同閏尤屬奇會。自宜有奇閏之作。驚人耳目。顧
方伯文章事業。俱顯吾叔。厄於數事業。緣之而獨以文章著。
真是天壤間兩不朽也。讀之音如洪鼓。振如貫珠。其氣含元。

而渾淪磅礴。殆亦天地之餘之積之備者耶。宗姬瑤謠。
黃處安曰。從來祝壽文章。多填塞閭閻。陵松栢套詞。最爲可厭。
如此奇古雄渾。語語出自心裁。又無一不本于經傳。真大文
也。惟方伯公斯能不愧。

錢礎曰。曰全從閏月發論。絕不作一壽諛狀。餘也。積也。備也。
天道盡人道亦盡。以是言壽壽斯大矣。

文藻序 卷九 壽方伯四 詩 十峰草 室定本

視○腹○而○引○神○仙○隱○已○引○神○仙○而○聖○言○其○止○納○清○虛○道○道○遂○最○尤○
陋○已○然○予○祝○階○六○先○生○則○亦○竊○為○神○仙○之○說○或○曰○子○既○隱○之○何○
復○道○之○子○笑○曰○予○之○說○固○自○有○在○夫○神○仙○非○絕○人○逃○世○自○私○無○
用○之○人○也○其○事○或○隱○而○不○傳○或○秘○而○難○曉○予○言○其○顯○然○者○可○也○
有○英○雄○之○仙○李○藥○師○姚○平○仲○是○也○有○才○子○之○仙○莊○生○太○白○是○也○
有○居○位○行○道○之○仙○留○鄴○平○臣○張○主○是○也○有○沈○冥○頑○固○之○仙○梅○子○
真○其○孝○然○是○也○有○朱○門○蓬○戶○為○乘○儉○友○之○仙○東○方○曼○倩○陶○貞○白○
陳○希○夷○張○三○丰○是○也○有○浮○沈○世○緣○心○無○嬰○染○之○仙○四○皓○司○馬○季○
效○漢○序○
主○葛○稚○川○玄○真○子○是○也○有○不○離○聲○色○之○仙○安○石○樂○天○子○應○是○也○
富○而○仙○者○范○少○伯○貧○而○仙○者○天○台○寒○拾○是○也○諸○公○皆○能○長○生○駐○
世○數○千○萬○年○或○隱○形○巖○谷○或○栖○真○霞○表○或○游○戲○人○間○要○皆○有○安○
社○稷○救○萬○姓○之○功○有○孤○立○拔○俗○之○操○有○神○龍○變○化○之○行○世○不○得○
而○名○塵○執○不○得○而○斷○繼○莊○生○曰○無○用○而○後○為○大○用○孫○公○和○曰○火○
用○光○而○不○用○形○以○此○稱○仙○真○仙○耳○豈○猶○夫○世○之○祝○禱○者○哉○階○六○
七○十○年○中○行○事○皆○有○合○於○數○公○舉○以○祝○之○不○亦○宜○乎○至○於○階○六○
功○隱○在○人○道○有○乎○已○他○日○與○天○久○長○星○日○光○耀○又○豈○子○所○得○知○

洪亭玉日叙仙處如數家珍又一歸之經世或用不徒如
蓬萊島嶼間可望而不可即壽序中罕有其區
錢幾日曰余嘗作神仙傳上自廣成子藍祖黃石公四皓陶
弘景孫思邈陳搏下逮周顒仙鐵冠道人黃楚望凡十三人
皆輔國大功非區區託體遺迹者比也不謂伯紫所見畧同
更多參人未發讀一過為之嘆絕

吳香爲先生七十壽序

黃晉良

歲在旃蒙單閼季夏之十有七日鄉先達香爲先生年進七十以久寓於吳門也吳中諸尊宿及四方能言之士各爲詩歌古文辭舉酒合樂爲先生壽謬以晉良託於執友之列命引其端晉良再拜言若以文俟諸君子若欲聞先生之行與其心也則諸君子不若晉之知之也先生起於癸酉晚獲於壬辰中間既得而復失者凡數四其所爲制舉之文若蒼嶠凌雲露變現無常態主者觸目輒驚比衆所爲如赤米白鹽村市守之此則如方諸火齊金谷所享用此亦往往有愛居之駭不得已俯就六百石出宰中牟旋以廉潔不見容棄之若脫屣矣然不宿春萬里道無以爲計初棲會稽後展轉寄居吳門年益高書益富膝下有令器能一日十行先生閉門講授無虛晷蓋欲窮先聖之至精策龍驥於康莊要先生之行止類非常俗所能測也今夫長沮桀溺自喜不越畝畝之間管寧趙壹乃終身以鄉土爲辱甯戚百里奚垂老必干主自見莊休惠施寧載其空言以遊於天下之數賢者用志不同而皆確然有以藏一身之智如其用之則袞衣章甫裹質而表文不用則賦畝牛場劣於荒野而不辭也何也人事有進退時勢有險易甚至有浮湛依違亦

文康序

卷九

吳香爲一

早

子學草

文康序

卷九

吳香爲二

四

十學草

安然不一動於中者自中人觀之不能無三歎息焉而不知古人早有以處此矣香爲先生本虎視豹變而不可常定者也徒以用違其才額額焉不得自鳴其盛既無部外之私祿而又取與鄉里兒童割肉分社一職之後載書五車往來吳越間幾二十年雖有廉潔白石之歌短衣不足蔽前妻子有饑寒之色奴僕多衰草之容嗟夫士氣之不張莫今日爲甚矣而先生恬然若不聞不知者述等身挾羣嘯傲無輟寒暑即晉亦不能無疑也雖然覽而易盡者潢潦之水也蓄而不發者泉源之積也即莊生大年小年之旨也見夫區區守章句起田野行千里之路賈勇勝責育僅得一命爲榮釜鍾自量傾頽而欲止蓋比比矣先生口吞岳海弱冠卽以雄文驅駕一世持天下大議論變未有所見長雖年齒尊高而精神滿腹方且以貧困爲鑑治以棲遲爲揣摩以交遊爲潤澤以異聞廣見爲玩好以筆墨舟車爲津梁則先生自視其身正如方出之日視其已往之迹如土羹塵飯是八千歲春秋猶不足竟先生之業此又向數賢者所不及知而先生真有不可測者矣晉良不敏敬陳其概如此錢礎日曰香爲先生一生志行惟處安能知之故其言真切如此至于文筆高妙當在漢晉之間絕非唐宋人氣格

秦太翁以新先生壽序
古之君子不與於行而視其德以與地而德於地也
謂出處之有異也學先王之學而不違先王之道各以其時歸
于其實聲斯永承斯傳此僕之所敬而服也憶昔備員左掖歲
乙未大比天下貢士錫山秦君補念第一留仙第五一時秦氏
之學振於文苑章皇帝臨軒策試並入史館海內榮之僕得
從舊署後致私賀焉繼是期會班官地近每接留仙奉緒論與
聞太翁先生德訓歎慕易已恨越道遠無由一登堂親炙迨
麾而外適官西南歷彭湖廣嶺之閒又往往相左垂訪有餘年
補念亦出乘憲江右僕復得從事俸末留仙以事舟過南州相
見雖然留連經月與爲任達蕭散遺慮時方清晏官署閒寂殊
有江湖之興抑瀝下情也後僕以沙汰去閒居又十餘年癸丑
冬矣楚蜀不靖湖湘多壘天子當宁太息慮遠人不得其所
召廷臣在九列者各舉所知用儒文以佐師武會舉者舉留仙
及僕並參楚軍不期而赴會於荆西板屋同袍一飯必遇夢幻
通耳一語必聞綢繆契關之情友朋急難之義於是爲極者經
年少聞僕以驚疾請就醫吳王舟過錫山始得停謁先生於
珂里第未幾留仙亦請暫歸會觀又不期而會於錫山章燕喜

今子懿孫周親勝友絢繡滿堂適先生龍臥六十春也僕與末
座俯仰聯吉運而歎曰先生之盛德若此乎其靜如山其澄若
淵不言而喻大公而化無欲而事自集清淨以爲守妙虛以爲
經僕視天下何賢賢也尚及古人南陽之樊會稽之賀萬厚似
矣而碩果永矢不可方也陳氏太丘荀氏慈明教誨似矣而拈
囊履坦莫與儔也其得古列仙之遺而與天爲徒者耶使出而
當世留侯新侯伯仲也方與客稱說朱竟倪君關公呂君柏亭
過而囑曰某月某日爲先生誕辰里中諸君子謀酒爲壽請
於留仙太史留仙以僕適在客不遺補陋命爲之辭僕遂逕圓
謝客從而止之曰君留仙石友也誼同兄弟兄弟之親相喜而
爲之慶君曷辭焉致疑奉揚未悉莫盡其蘊君適所傾歎不有
辭邪若夫世美勛舊之績作述佑啓之光孝友錫類之仁鄉先
生自能言之而南陔白華以自抒其孝子慕悅之意留仙邵仙
諸昆弟文學弘雅各叶於篇頌有餘也君曷辭焉不獲已而爲
之役殊愧不文云
錢幾日曰前年敘述留仙相遇之雅綢繆劇切入後說到末
翁頌揚盛德無一諛辭於此見伯衡先生至性逼人處

沈介軒先生七十壽序

及并生

東林衰而復社興。復社興而東林復盛。此論在昔者所以稱。再三面不能不永歎焉者也。吳江沈介軒先生。我家也。今年也。十丹生。猶追論往事。以為之喜。蓋東林起於萬曆。復社起於崇禎。勢歸東漢之季年。東林講學。復社講文。各難殊實。則一也。時主持其事者。如君公之與顧厨俊。及為當世之所瞻仰。模楷以余所知。東林自無錫始。復社自吳江始。亦如月旦之始於汝南。而四方翕然宗之。其人雖歸黨人之禍。而不勝至有恥不與黨。如西州威明之類。其故何哉。風采著于前清。議隨於後。為可畏愛故也。然我觀復社初興。有難于前此之為東林者。無錫舊有楊龜山。東林書院。顧端文以吏部郎高忠憲。以待御史至御史大夫兩人。合為主持。其所以轉移一世之風俗人心者。易介軒以布衣諸生。與其同志吳共九。翻孫孟樸。厚輩起於菰蘆中。前無所承。奮然特起。立壇坫。以招四方高材。積學之士。戒舟車。飭厨傳。具芻秣。以供賓客之往來。春秋冬夏。雕刻其所為文。以懸之園門。播之通邑大都。雖窮陬陋壤。必達焉。以故父兄知勉。其子弟婦人知勉。其丈夫丈夫子。鄉老三事名師宿儒。知勉。其新學小生。必日復社。復社介軒可不謂首膺哉。願其為人。所

文獻序

卷九

沈介軒一

目

十卷本

文獻序

卷九

沈介軒二

目

十卷本

然不欲以所長先人。社事既興。其中不無甘陵南部之爭。獨是臣敢之。未嘗以告人。其為風俗人心慮者。豈非深懷焉。其所難哉。余生也晚。少介軒者十年。才弱而氣隘。猶及見東林諸公。則心嚴之于復社諸子。間有同研席者。心竊愧焉。不敢強附其後。虛何則。誠自知其不足也。介軒不以其推轂而鄙之。晚年交好。視昔有加焉。則余嘗流寓震澤。與介軒所居近。遊歸輒相聚。道曠昔之事。恍恍唏噓。不能止。雖然。復社往矣。復社之人。亦不可多見矣。介軒在昔。社之盛時。名滿一世。當時黨人飛章告變。指費東二張。以及虞山。至懷寧修却仇嫉。正人。同文之獄。幾作介軒處於其間。始終超然。免於評論。鼎革之後。曩日名士。或自放江湖。或築土室。或入林慮。山中不返。而介軒獨能修。優家。居讀書。自樂訓誨。子若孫。歲時存問。親舊朝夕接見。賓客相與飲酒。賦詩投壺。鼓琴不少倦。如故不亦善夫。余以世之壽介軒者。類能言今而未必能言昔。故掇述其所見聞者。如此介軒舊字聖符。復社中稱為吳江沈聖符云。錢礎日日于東林。復社源頭說得極清。而介軒之有功于復社。及得免復社之禍。處又一一拈出。動人觀聽。此非門外太所能知。亦非門外人所能言。

袁節母吳夫人七十壽序

王光承

袁子重其母夫人守貞四十餘年。教養之嚴，年七十，東南士夫及同社諸君子各獻詩為夫人壽。百里者如期至，二三百里者踰期至，千里內外者遣一介之使奉潤毛以其名至。吳人大之。琅邪王光承釋耒而歎曰：嗟乎！四十年前，袁氏不絕如髮矣。一年少婦人抱三歲孤兒，生死不自保，安望其登遐壽備祉福？且見其子成，各干天下，哉當其時，鄰里親戚無過而問之者。米鹽瑣屑之事，謀假貸于比舍，不可得，安望千里內外貴賤大小，期期庭下通名，晉謁哉哉？因天也。光承曰：非天也，人也。夫天之待袁氏，不遺餘力矣。歿其父而孤其子，饑寒困苦，其未亡人天之托我，如不我克，豈有所顧恤于袁氏者乎？使天之力得行于袁氏，則夫人渣先朝露久矣。重其亦浮沉開茸為鄙人，以沒世耳。而重其母子當疾威之下，堅苦自強，母節而子孝，其精誠可泣鬼神，貫金石，迴江海而西之，于是天之力有所不得行而袁氏之福乃蒸蒸起。此非天初意也。天固無如袁氏何也。且夫忠難人所時有也。人無如袁何，則勝者不復與，敗者不復勝。與草木同腐而已。天無如人何，則雖衰弱困頓而終有以自立。由重其母子推之，則勾踐之沼吳，申包胥之存楚，程嬰之立趙氏，皆非天初意也。天亦無如三子何也。由重其母子推之，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人，無不可為之事。袁子介人，陳子孝則以其言告吳會諸君子。諸君子曰：久不聞王生言，今又復妄發矣。然其在直可存也。命之書簡端。

錢礎曰：母節子孝，如姑蘇袁氏者，當今無兩。非得玠右大手筆，不能傳出。至說到天無如人何，論奇矣。然亦恰是正論。總由看得破，識得真，放下筆，劃然無一疑障。此天地間極有關係文字。

文序

卷九

袁節母一

辛

十

文序

卷九

袁節母二

三

十

呂柏庭尊慈六十序

張夏

及門呂子柏庭之母夫人方太君以壬戌春壽六十親友偕門下士以予與呂中表世好知太君賢行爲悉命修不腆之詞用脩三爵余作而屬言曰宋人有言女子無才便是德此以戒婦之北晨者耳夫闕職雖定家道靡常非才易濟乎武王敘十亂不略邑姜仲尼尚論樂以才目之久矣夫女才之合于德矣呂氏自侍御銀臺以來世以德業文章顯亦代有耆壽余曾大母吳太君呂之自出余生晚及事表叔翁占恒先生表伯誠之行之兩先生遂交表兄儒質公每仰公早聞家學行表言坊而表

文獻序

卷九

呂柏庭一

五

十

嫂方太君則出名刺史之後屬委禽者也當其歸呂姑璋先謝娣姒無徒太舅以鄉祭酒爲學使者所矜式與于碧山之社其人皆耆英迭爲主賓時謀治具舅長吟壇主講席尤多四方交坐客尊酒無日或虛且性方嚴執禮閑家肅若朝典而太君順承之胥強其恭余嘗侍占翁九十觴及觀誠翁七十八之譙若香酒冽秩如穆如而知太君之在中饋也占翁之九十也余大父九十一大母九十試翁兄弟望七次從父來以詩祝誠翁之八十也余父同八十後母幾七十柏庭兄弟從祖來以詩祝太君亦實厥確以賀因爲予婦言日歲一謙而知太君之有女

文獻序

卷九

呂柏庭二

五

十

紅也中歲寡居百舉華躬乃二十年中能使長君成文章積古學稱鴻生諸子兼務耕讀質有其文蓋愛勞良備迨有子婦有諸孫撫育又良苦至年來長君赴徵制府懸絳荆南太君春秋高矣更能隻手持門凡賓祀昏嫁吉凶公私處之莫不中程度用寬陟屺之憂徐致遺羹之養非有大過人之才識詎及此昔正嘉之際呂氏交游最盛侍御公所善者餘姚王新都楊南家父子京江楊文襄靳文傳二閣老銀臺公師同邑邵文莊友江右夏文愍曾司馬而增城湛文簡出其門墻諸公贈言在篋手澤猶新今長君以宏才先後受知于大司馬鎮撫吳公綬遠大將軍總制蔡公兩公爲當代動臣並負人倫鑑或信肺腑肺或隆奉賓師以登啓事而長君謙讓未遑也惟有是母乃有是子范達之車馬頻來陶家之供待不乏庶幾乎復其始焉由是言之爲庸俗婦易爲世家婦難爲常人母易爲名士母難欲勝其難必求才德若太君者謂德以體才可謂才以濟德亦可而天之所以優報之者從可卜也然則今茲始壽特爲之兆行將邁世壽前親見金紫拜前曾玄拜後又何疑哉抑余於柏庭見弟私有詒焉唐李景讓之母嘗治舍掘錢巨萬立掩覆之視日天若偶念焚寡則願諸孤學問早成何以財爲景讓有弟屢

舉不第。母親答其謀。責其失教。弟果成名。吾聞太若一二。有頃此者。諸子幸勉之。益務孝于家。忠于國。名于當世。如李氏昔年。進三雅。即太君之賢名。壽社必並。永天壤。駕李母而上之也。

秦燈巖日開閭變化如江漢二水發源嶺嶺至荆合流至揚入海中具無數曲折波瀾奇絕

錢礎日日本叙賢母有子耳乃拈家世交游借中表世書作關目寫得盡態極妍最為匠心之作

卷九

李相庭三

五

十卷草

李庸公五十壽序

陳瑚

予有敬畏之友曰江陰李庸公。今之篤行君子也。庸公刻其先人忠毅公之文集。俾余序其末簡。今丁未閏月。為庸公五十壽。孤之辰月。當再聞孫子雪屋。蔣子文石。乞余言為壽。且以庸公自訟十則。郵致蔚村。曰是庸公之志也。子其進而觴之。嗟乎。世之為壽者。莫不欲稱其德。願其福。五十者。人生頌禱之始也。庸公顧反其所以稱之。願之者。而以為悔吝之始。何歟。述舊德。服先疇。絜已勵行。鮮侔晨葩。此南陔白華之義也。今觀其所自訟。洞洞屬屬。惘然若有所失也。皇皇然如有所望而弗至也。怨耶慕耶。泣耶。訴耶。涉江之涕耶。房陵之淚耶。善則稱親。過則稱己。仁人孝子之用心於斯極矣。子也馬齒加長。而玩日愒月。所謂視趙孟之偷。而又甚者。其將何以益庸公而為之祝。雖然。庸公之所以歉然不自足者。子則有以解之矣。當忠毅之抗章就義。庸公方在。碧巖。鵲亭之冤。久而未雪。及其壯而有為。而山移谷變矣。使庸公拘于世俗。不死其親之見。而挾有為之材。乘方剛之氣。則山公之啓事。必有及武侯子孫者。王氏之臘神。其吐之乎。而庸公不願也。東漢楊文先。耄年脚躄。魏文帝賜之几杖。名曰延年。以強項之後。替維新之朝。辭曰。東京洛族。楊世顯榮。然

又淑序

卷九

李庸公一

五

十卷草

回思夕陽亭慷慨訣別仙起之心得無微有盡傷乎人知移孝
可以作忠而不知移忠可以作孝今庸公之五十與文先之八
十孰多世必有能辨之者矣嘗讀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
華而堂下之笙歌入奏南陔白華是為一終所以致人于君臣
父子之倫者其指甚大庸公開筵之日子願以鄉飲酒之禮陳
之于前而為之進一爵焉然後知庸公之行有本末而自訟者
之不徒也已

錢礎曰曰讀庸公自訟十則質而不諛謙而不負仁孝之意
溢于言外得確庵為之表微情事如見匪徒作頌廟詞已也

工役序

卷九

李庸公二

癸
十
堂
定
本

親和公先生五十有一序

梁份

親和公先生天下士也份蓋得之師友之傳聞及得西行詩展
讀遂撫掌大呼叫曉候笑俟啼而不自知讀已遂焚香肅跪拜
同學皆笑以為狂獨邵弘齋夫子喜曰何子慕之深也份不
年遊樹廬夫子門因遂得登先生堂見先生聞先生言與行事
日益深以先生為天下士也益信先生不以份不肖解衣推食
欲份以家相就今年遂使訓切子佩朝夕益親計向之拜先生
詩者殆將十年然後知先生詩所以感人者固自有在也先生
于當世交顯僚大帥百廢司典夫賢豪棲隱之人幾半天下天
下人知不知皆願納交先生素持高義重然諾好儗儗策確
齋先生以為有太史慈之風其行事雜見于樹廬夫子南海西
秦詩序而叔子先生之五十述尤詳份則特推先生為天下士
夫人獨身立名節何與于人苟不關天下之大計是非利害得
失成敗禍福之間不能辨別轉移補救天地氣化所不足祛一
世之惑濟生民于水火使萬世之綱常賴以復振則何足以當
天下士份嘗讀魯仲連列傳以為春秋之義吳越秦楚雖大國
皆不得與于會盟征伐此萬世之綱常也六國諸侯皆畏秦至
欲帝秦當是時將相謀臣游俠客遍天下率皆縮頭嚮舌莫敢

文股序

卷九

親和公一

癸
十
堂
定
本

關其口而援其鋒天下之大若是其無人也魯連一布衣義不
 帝秦而秦遂不敢帝嗚呼布衣之權反出六萬乘之上秦能劫
 六萬乘之君而不能屈布衣之士此秦之所以亡也當吞併之
 時使魯連尚存則必能申大義為六國善其後即迫而出于燕
 丹荆卿之計亦必先難門司馬即墨大夫謀之使秦必不帝不
 幸而秦帝魯連必覆之博浪之擊六國之立豈俟子房耳餘哉
 為之于其後哉遭遇不同功不得立蓋有命焉然得春秋之法
 而善用之固無如魯連矣而世或以說燕將少之夫魯連非齊
 人乎居父母之邦當興復之始何足怪乃史遷作列傳猶以為
 不合大義則遷亦豈知春秋之義者哉今天下以詩文傳先生
 即有謂先生為魯連者亦未必果知先生也或曰田單攻燕魯
 連以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是以不下今先生家居尚有叔子
 先生為之兄故儼侃為子朋友山水詩文章竹卉皆有千吾廬
 帝不止夜邑之奉菑上之娛將無意天下事而先生豈其然哉
 今先生年五十一即不服官政以富貴謝寧不慷慨齎策申大
 義于天下以答一世之嚮慕乎份故以魯連列傳推春秋大義
 以補史遷所不及以壽先生先生其將執爵而頌吾言矣
 彭躬卷日以知春秋大義為天下士不遇魯連不帝秦義

文獻序
 卷九
 魏和公二
 卒
 十學草
 宣定本

字印証引申其說耳通篇俱從此意發論復以全力注之如
 李將軍射虎奇絕快絕
 魏水叔日議論宏偉而用意特深自覺光鉅萬丈
 錢礎日日以春秋推論魯連于古人今人大有展發其善讀
 書論事者其才氣更縱橫莫敵

卷九
 魏和公三
 十學草
 以下原缺

文獻初編卷一

錫山錢肅潤碑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問方南

逍遙遊序

龔鼎孳

子房吾不得見矣○得見子房○故人如見子房也○子房故人滿天下○往與吾訂交○春明門一揖○歡甚○脫冠弛帶○呼酒酒我○其氣空溢○驚動僮僕○顧獨慷慨○議天下事○時與石交曹子古遊○及吾等一二人○彈指出血○長安公卿聞而怪之○或有睚眦之者○方吾等

文獻序

卷十

逍遙遊一

子房序

鼓掌時○壁間常隱隱有數人○則子房故人中之尤親暱者也○未幾子房出使河朔○護諸道軍○未幾由巡方使者進大中丞○又未幾以奮身討賊○不勝死○吾與古遺哭之○勸各上書言其狀○得贈秩大司馬○子房世官○又未幾○古遺亦死○蓋是時海內交遊豪傑○畧盡矣○今來海陵○忽遇山東丁十一○與之譚仇與落心○知為豪傑○士及叙述平生所與遊○則故吾子房坐間一人○能傳其聲音笑貌○於人琴既亡之後者○吾詩之行路難○歎君何為而在此已○出哭子房詩○并索吾為子房所上書共讀之○草亭燈綠○風雨無端○林木颯然○鬼神出聽○吾行天下○閱人深矣○即未見肝腸如此

人者已復盡讀其遺○遊諸詩○天海沈寥○迴翔自適○以杜陵之聲律寫園吏之襟情○無警不堅○有愁必老○至其蒼古其機比肩靖節唐以下未易幾也○丁子自言曰○吾等稱詩小異人者○腹中多數卷史書耳○大能讀史○斯能閱世○能閱世○斯能觀世○當其意思悠悠○耿耿○難名定有屈子之哀○江淹之恨○步兵之失路○無聊與夫彭衙石壕○無家垂老之憂○傷惟悴而特託於詠奇○激宕之言○怨也可○祥正焉○若反其言○彌放其志○彌悲觀於仗劍水濱○聞

文獻序

卷十

逍遙遊二

子房序

園一老○初初夢蝶○不即其胸中感憤○磊何之所為乎○東萊有李琳之侍御者○吾畏友也○其人負奇節○鬚髯如戟○直聲動天下○卓卓子房後勁矣○聞亦與丁子遊○歸請以吾言質之

錢礎日曰○箇中說丁子○描神寫照○字字入情○添毫點睛○未足喻也○其周旋子房處○首尾相應○循環無端○此為猶龍之筆○秦對巖曰○因子房故人○益思子房○剴切真摯○慷慨淋漓○即此文而先生之為於友誼大槩可見矣

朱清瑟雪訪序

龔鼎孳

客歲林葉散霜。檐梅如鐵。清瑟布帆一幅。踏碎溪痕。衣沾匡嶽之雲。研染蠡湖之水。篙聲人語。歷落感其冲襟。楚火吳艤。蒼涼恣其遐矚。山川屢變。胸目孤行。自夜市發黃頭之鐘。泊江神領白描之句。所思不見。託辛辛於東風。行路其難。牽羈愁於西塞。心隨芳草。月似征衫。故已坐清影于冰壺。裁嘉吟爲玉案矣。若夫駕停千里。裝卸三泉。到客如家。逢僧卽主。握手兼悲。催之緒。燒燈照雨雪之顏。鄉語能酸。春厄正熱。莫不紅因。勝剪柳讓思長。爲故人而來。忽收歲以行役。兵戈綴眼。風物銷魂。遺夢途遙。懷人寐短。斯亦旅踪之所悵。惋淒韻於焉。淒迴者也。元夜憑欄。雪花如絮。遠峰凍合。近樹微茫。君歌仙去之詩。我寫澹烟之影。寒香作國。瓊蕊見而不飛。素艷爲隣。絳燭憐而並。永迨乎青山。漸暝白雪。於傳高流。訂翰墨之緣。老衲奉茗。薰之位。琴樽妙合。羅竹交迎。茶沼尋幽。人訝季疵。未往絲橋。索醉鳥疑。蘇聶重過。詎云名士。風流殆具。遊人清福。亦有騎稱。告捷城號。受降鼓拆。聲聞收拾。杜陵之淚。家園書好。低徊王粲之樓。卽事伸懷。慷慨以慨。牀頭篋裏。並是珊瑚。壁版易絲。無非芸蕙。最後乃經綿眉。諸宛轉粉。查羅。微花深燕。子剛來。綉戶練巾。風定海棠。半倚。

文徵序

卷十

朱清瑟雪訪一三

十卷草堂定本

文徵序

卷十

朱清瑟雪訪二

十卷草堂定本

雕闕文人有此知音。鍾情正在我輩。爾乃芳菲共惜。離別殊難。對綠色與碧波。悵東日而西雨。生憎杜宇啼殘。翠玉之條。暗祝石尤。遮斷紫騮之路。有愁必曲。無語不迴。憶蘭橈破浪之辰。迨於櫻筍。饒春之口。瞻涼中換。景物潛移。羌紛紜其多端。亦憫惻而莫卽。矣昔子猷深宵乘興。刺榜山陰。不見主人。意盡而返。怪彼逸心之落落。亦何韻事之寥寥。而清瑟觸物流連。逢場描畫。開江天之生面。錫烟景以佳名。視彼剡溪。孰堪千古。然而驚峰。崇脊客思。踟躕短劍之猶存。典輕裘而不惜。雪中雙葉。月下空歸。其亦彷彿昔人自傷興盡乎哉。

黃靜御曰。讀此文。如入桃花源。如游摩詰。朝川竟忘此身。尙在人世。抑知不出五柳先生寥寥數行。及李龍眠寸幅中乎。錢礎日。口尺幅。中山川花。粉燕舞。鶯啼。畫舫紅裳。慢亭綠酒。歷歷如在紙上。所謂別有天地。非從人間。

續遊紀序

李昌旂

昔李愿盤谷在濟源縣北。去懷慶府治數十里。今年春予出守河北。駐懷慶。思一過而問之。九日前聞吾館師薛夫子將出遊。急欲策杖追隨。卒不果。夫子歸。以續遊紀示余。余受而讀之。所謂盤谷者。已非復如韓子當日之所謂盤谷矣。乃復有懸谷。真巨觀也。余因用是疑韓子曰太行之陽有盤谷。環兩山之間。宅幽而勢阻。又曰窈而深。廊其有容。繚而曲如往如復。今夫子之述懸谷。反較似之。倒懸盤旋幽窅莫測。何其與韓子之言合也。二谷相距不遠。懸與盤音又相近。俱在太行下。俗可譌懸為玄。又散序。卷十。續遊紀一。十峯草堂定本。安必其不謬。盤為懸乎。愿固高士也。豈不知就勝地。即韓子家世河陽。于愿之隱居。縱非親歷。亦必耳熟焉。何遂鑿空譽其山川。如序中云云者。吾知膏車秣馬。從于盤者。當在此不在彼矣。且石晉諸像。隋唐隸碑。當時谷名甚著。愿之依棲于此。更可知也。若云韓子序中不及諸碑。蓋韓子方在闢佛置之不道。宜哉。然則人之名斯盤谷也。其謂之何以愿墓在焉耳。嗟乎盤谷以愿著。懸谷自吾夫子著。又奚不可。何必愿昔薛紹彭得北固山地。讓之元章。夫子家往事也。節推此谷以歸。愿諒所不惜。小子敢為之序。以谷歸愿。而著其。以質于夫子。夫子其有以信予。

也。即愿與韓子當日果于盤不干懸。捨故就新。當亦神之所忻。與余嘗考愿一布衣耳。非吾家西平王子。能以功業傳者。其傳也。以韓子一序。今又得夫子而重為表章。使後世信韓子之言。知愿不與盜虛名者。比夫子之詩文直與韓子同不朽矣。錢礎曰。非故以懸為盤也。相地勢度人情而言之也。層層翻駁。妙在確有証據。蘇子瞻曰。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余今于此文亦云。

遊南嶽記序

孫承澤

○說○山○遊○山○如○讀○書○每○隨○其○人○識○趣○高○下○以○為○所○得○深○淺○而○要○
 余嘗言遊山如讀書每隨其人識趣高下以為所得深淺而要
 不可強也息齋先生三十年前官湖南策兵禦賊以其暇登南
 嶽而遊覽焉今讀其記如視融之觀我三竹之峻峭梵刹書院
 之星羅棋列與日月雙九跳盪激射璀璨變幻固以歷歷現前
 驚心駭目然而未已也至其指顧諸峰一狀其以次俯伏昂首
 未服一狀其昂首未降者伏地不起一似朱虛侯以軍法行酒
 罇俎間忽見風蕭馬鳴之樂先生亦以軍法看山集羣峰於杖
 屐令之俯首而受約束羣峰亦惕息無敢遁情以聽先生之進

文徵序

卷十

遊南嶽一

十峯草堂定本

錢礎日曰尺幅中七十二峯宛然在目而量評品尤為確
 當讀此知具大學問大識見者方可與言遊山

遊齊雲巖記序

黃真稷

雲間何元朗謂古之遊名山記縱文筆高妙善于草寫然於語
 言文字間使人想像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繪之工一舉目皆
 在吾得以神遊其間不勝於文章萬萬耶予則以為不然錄素
 之所傳僅形似耳若夫山川之雄秀丘壑之觀深峰巒之變幻
 登覽之興趣自非文人饒管孰能發其神理嘗觀子厚之記小
 石潭言其魚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
 俶爾遠逝即此八字寫澄泓游泳之性迨于逼真而其言風也
 云振動大木掩冉泉草紛紅駭綠蕭勃香氣衝清旋瀨退貯絡
 谷搖颺蕨蕤與時推移則不獨善繪無形之物兼繪其聲與光
 矣他若謝客之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浣華翁之連峰積長
 陰白日遙隱見巖巖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及大江動我前壁色
 立積鐵等語真若有層峯疊嶂湧現于前浪湧巨流震蕩于側
 此豈荆關輩巨所能彷彿其萬一者哉則甚矣元朗之論之無
 當也周子雪客今春偶命天都之駕訪友過海陽遂登白岳歸
 而示余遊記一篇詩數十首詞語蕭灑筆墨靈秀益留止山中
 者兩晨夕盡寫其登陟眺覽晦明昏曉之景使讀之者恍然其
 水某丘可樵噉而流連也某松某石可撫玩而跌坐也其視柳

文徵序

卷十

遊齊雲一

十峯草堂定本

謝諸公何多謙○至云白岳如五都之市○雖珍異錯目而一覽○
輒盡此非其能領畧賞識人不能具此心目亦非文筆不能妙○
其形容荷儻對四壁作臥遊止能寫其勝處耳○彼夫歎岑巉巖○
之未踞其極者烏能量分縷析而甲乙之耶○則甚矣元朗之言○
之無當何也○吾微之雪客斯遊而益信也○

錢礎日口篇中論詩文處摹擬肖神發抒盡致具此手眼可○
以評量古人亦可評量今人○

宋徽序

卷十

游齊雲二

九

十卷附
定本

漢遊記畧序

徐增鳳

嘗見溪翁野叟因事越境入城市郡會而歸○必盛稱其所睹聞○
刺刺不肯休○至于文人墨士稍有才情者○偶登一山涉一水往○
往著為記序○發為詩歌○若有所不能自己者○何也○蓋人為天地○
中最靈物○足之所至○境之所移○其間必有可為歎慕者○可為感○
慨者○必有新吾之耳目而廣吾之志氣者○况挈舟策馬遊萬餘○
里○極天下之險遠○如余金齒一役○哉○是故出京口望金焦歎○
潮日下而二山為之砥柱也○過金陵泊采石歎江山如故而六○
朝之遺事不可問也○風起於螺磯牛渚思得太真之屏一燃以○

文徵序

卷十

漢遊記一

十卷附
定本

照其怪也○月落於天門馬當思有子安之才○神斯助之以風也○
停舟盈浦問向有江州司馬送客而賦琵琶者乎○擊楫武昌問○
尚有八州都督飲有限而集流亡者乎○揚帆赤壁問尚有年少○
周郎出奇謀而大破曹瞞者乎○巴陵勝狀岳陽樓之詩文可讀○
也○洞庭怪浪黃陵廟之禱祀可信也○至武陵而從陸桃源洞尚○
有避秦人乎○清沅江而暫憩二西山尚有未發之奇書乎○油柞○
名關其取義未可解也○關索名嶺其餘威猶未泯也○灩尾巉峭○
盤江湍激○初通道者誰乎○羅施尙鬼普安倭佛樂遺風也○久矣○
石城荒遠何以傳元禮之碑乎○漢池流浹豈長為莊蹻之國乎○

碧筵金馬。倘可。肅而致。乎蒼山。洱海。倘可。當兵十萬。乎盛覽。張叔從學。相如今。倘有其人。否乎。蒙氏段氏。稱雄南詔。今其子孫。尚有存焉者。乎。踰博南。渡蘭津。竊議漢宣之多事。而歷代踵其弊也。抵哀牢。上九隆。想見武侯之神武。而南人服其天威也。凡六詔風烟。百蠻習。倘人物之所。邂逅。兵燹之所。摧殘。時代之所。變易。與夫泉石之奇形。飛走之異狀。皆有可。歎。可。慕。可。感。可。慨。之端。而吾之耳目。日新。志氣亦日廣焉。爰命從遊。甥按程記之用。以開一時之旅。況而資異日之談柄云。然而亦其略耳。嗟乎。行路日多。作宦日少。無政可述。而僅有遊略。可記。余是以序斯。序。

序

卷十

滇遊記二

干峯草堂定本

王玉銘曰。徐公蒞吾郡數月。有神君慈母之稱。歸時出示此序。余服其才。更服其有善政而不矜。錢礎曰。日通篇按程寫去。參差歷落。逐層摹擬。逐層點綴。筆墨間真有峯盡峯生。波平波起之奇。

送錢礎日之長安序

葉方謁

梁谿錢礎日先生。有趙之士也。嘗一至京師。相國魏公。得以賓師之理。今年春。相國具書幣。召之。或問于曰。相國某知人能得士者。與公卿不折節久矣。今相國以先生之賢。畧貴貴之勢。隆尊賢之禮。巖穴之士。聞風興起。競不顧。造乎其前。哉。予曰。唯唯。否。否。相國為天子大臣。坐廟堂。宣教化。宜進賢為國。以共理天下。區區勤延。攬廣結納。乃近世士大夫博名高者之事。吾知相國之明。必不出乎此也。荷卿之述。周公曰。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而君子非之。謂周公之禮者。賢與當薦之。子王以共天位。不賢如之何。與為禮也。公孫弘自以起徒步。致宰相。于是起賓館。開東閣。以延賢人。然元光元朔之間。海內多事。止之求賢。勤矣。弘在位七年。未嘗薦一士。孟嘗君之以志讓非。惠美也。相國豈不開乎。或曰。予不通時變。古之宰相。貴自關。稱士士之仕進。舍是無由也。今之銓除。一命以上。悉歸朝廷。其舉天下之士。則以科目。先生而欲仕乎。有科目在。毋事相國之薦舉也。予曰。是何言。與科目之設。以待士之懷珍負奇。翹翹然自奮于功名者。先生之賢。雖強起之。猶虞其不肯出也。其可以科目羅之乎。若謂

文獻序

卷十

送錢礎日一

干峯草堂定本

薦舉之典不行于今則本朝開國以來數詔諸公卿搜訪山林遺佚之士今結綬而仕者尙有其人未聞禁其薦士也相國服官有年其見之多矣或曰然則相國之眷眷于先生若此而久不聞命何也予曰我知之矣士之効一官擅一職者因其長而位置之不難也先生之賢如古所稱宿儒大人宜在上左右備顧問漢李太尉常言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自頃被徵初至海內望若神明未幾毀謗布流應時折減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今之與昔人情豈有異乎夫大臣之舉動天下所觀聽也薦一士焉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薦一士焉而不善則千里之

本教序 卷十 送錢幾日二 上 十卷草 堂定本

外選之相國之待先生者重以厚其進先生者敢輕以遽乎哉書曰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嚮相國之于先生聞其名而求見其人今又三年則既克宅之又由繹之矣子姑俟之相國必有以處此于是先生行有日矣爰述斯語以祖其行

徐健庵口礎日學問高誼反於相國之宜薦拔視出際得韓歐之法而不襲其一字卓然大家

泰對巖曰相國爲先生知己其不輕薦者正深于薦也此序說得相國與先生地步俱高令千載下讀之想望嘆慕不置匪直一時推重已也

送顧茂倫游潤州序 及丹生

江水發源於岷山沿滔滔汨東走萬餘里歷梁荆揚三州赴海無幾耳金焦峙立中流如拳之左支右拒江以南財賦甲天下獨京口一線通南北咽喉又重之以兩浙八閩海外大小諸國貢道之所自由故潤州之形勢傑然稱雄非若他郡山川秀麗之觀風濤烟雲之浩渺人物之衆多城郭之壯與夫軍容戍府之盛且大以供騷人才子之登臨憑眺感慨蒼茫留連於賓朋尊酒之間者比也吳汪顧子茂倫有江淮之遊其遊也自潤州始余聞而壯之于其行也告之曰在昔潤州孫劉踞狼石而籌

文獻序 卷十 送顧茂倫一 二 十卷草 堂定本

兵何無忌夜半屏風中草檄此唐宋之前一時也唐宋以來遂爲名人韵士風流爾雅之地許渾詩以丁卯橋名米元章書畫以海岳蒼蒼著此又一時也今我與子之時去唐宋之後又不知幾何年矣即欲求唐宋時名人韻士之勝迹皆已若存若亡不可盡識况在唐宋之前乎夫事之可傳者以人不以地名人韻士遺落世事若無所重輕於世者當時之賢者重之與之游後世之賢者慕其爲人至國其所遊之地之人之事咨嗟大息而不能去嗚呼豈偶然哉今吾子行矣我聞江之南有賢別駕咄咄稱程先生江之北有賢司李貽上王先生道德文章政事冠於

時皆能好賢下士而其地之賢人君子又有江如長益咸喜臣
溥諸君朝夕游處子歸而解其橐中裝必有贈答之作懷古之
篇燕集游覽之記出於尋常聞見之外萬萬者于將飢渴以須
也子其行乎

錢礎日曰潤州重地山川重乎人物重爾昔之人物今之人
物山夫一一拈出而顧子之遊自見是善於贈行者

送蔣駉鹿之藩府序

董文舉

漢之諸侯王皆得通賓客聘賢人四方文學士多從之游若相
如枚乘之徒往往以詞賦著名明亦有謝榛先生者以布衣為
詩歌見知于趙于秦于晉諸藩爭延致之其名遍河南北至與
七子相軋云當天下全盛之時東西尉而南北侯士既不屑由
他途以進其不得志于有司而登朝廷則稿項黃馘于山林者
有之矣其名之不能藏于山林而復塞于朝廷則設醴授簡與
裾于王門者有之矣余邑子蔣生余故人也少為文章高文典
冊頗似相如然尚困躓于布衣而其名則已如茂秦噪公卿間
藉甚于是親藩鎮國公以禮延致之而生將從遊于醫無閭木
葉之東過余道別余因舉枚馬茂秦之事以壯其行而生顧謂
余曰今親藩好修學古游六藝通禮樂被服造次于儒者有河
間之風匪直如兔園之雪便殿之竹枝以詞賦詩歌侈文學稱
入室而已也余因勉之曰行矣蔣生亦匪直如謝先生之終老
王門而已也彼相如枚乘者少俱游梁而名聞漢庭或老而有
安車蒲輪之徵或天子讀其賦而有不得同時之慨然則生之
自此而登于朝廷也不難矣生其勉乎哉

錢礎日曰竟是一篇倡導送行序決老氣古非歐蘇所能

送汪舟次之任順榆序

許承家

自孔子沒後世因家立廟藏其衣冠琴車書而諸儒亦遂講禮鄉飲大射於其處凡諸侯卿相至先謁然後從政自漢初已然矣今其風猶沿不變而天下尊孔子為先師因尊博士學官為羣弟子之師則居其官者凡以教子弟從孔子之道而已余嘗過齊魯郊訪當日一乘車兩馬出遊國邑與公卿大夫周旋問答故事往往在人耳目司馬遷所謂低回不能去是也乃輒述所在多有而江南故吳楚地孔子不數數過惟淮之贛榆遺蹟猶有存者則其時齊魯會夾谷處也嗟乎士生孔子不數過之

文徵序

卷十

七

十

為戲之狀猶在目前而當日舉袂而呼歷蹟不盡等從容慷慨亦不似後來樊將軍帶劍擁盾直入省裏髮指時乃大義凛如卒得歸所役用而罷乃知大聖人之經濟異乎尋常萬萬也余天下方用兵而一時師儒之官增設且聚于夾谷之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汪子驅車至其地而率其子弟與文而講武以從乎孔子之道折衝樽俎固其餘矣則毋謂師儒一官不可以自見于天下也

文徵序

卷十

七

十

錢礎曰曰為師儒官而適得孔子所遊地且好會故蹟宛在目前其于孔子之道必有見之真而知之確者矣余懷此想便極關切中間形容讚嘆往復流連令人讀之如見車服禮器低回留之不能去也觀止矣

陳集生曰通篇首尾一意而中間曲折變化出奇無窮非深于太史公之法者不能有此文更渾穆而蒼秀

送姚彥昭赴長洲學博序

何永紹

庚戌午同社姚君彥昭以辛廉奉軍恩得除署吳郡長洲學博將往敬其邑人士舉凡彼士之習俗文藝德行一惟司教者責司教者苟非先有以自教又焉能以教人於其行為教說以送之古者州里族黨皆有學皆有教學者非教人以利祿也所以即其詩書六藝之旨而達其識消其邪心養其忠厚儻儻之氣而致之用也其事絃歌舞箏其容組豆軍旅其會鄉射飲酒讀法養老諸義陪席以後博士弟子漫滅不講流及明季沿習舊文爲之師者咸以辭尊居卑之祿吏迫視孔子孟軻之道

文源序

卷十

送姚彥昭一

世

千峰障

逸焉無聞爲弟子者亦其以辭尊居卑之祿之吏視其師不復知有孔子孟軻之道以修其業而舉其職即有志者亦唯羣而羣處焉相與嬉笑而迂濶之而已夫官卑而祿薄事少而地闊固托輿以明高耳若大昕鼓徵助宣弘化政以資官官以成教則古之所謂師道立而善人多賢才輔而天下治成由此塗出夫豈可忽乎哉夫教人者先視其自教姚君博學而明儀教行而好古其量淵然其識泓然又率于親受於弟德且賢矣而藝林詩賦古文詞名炙人口海內踐朱轂者願結駟飛華蓋者思執鞭以經術明倫之儒應制諸起居之選當不曰過區區胡瑗

經義故事惡知不復見於今日哉吳門自古稱殷名文物之區

四方名士宴游會集之地其人有季札言游顧榮張翰范仲淹之流其名宦有任延賀循胡瑗之輩其古蹟有洞庭靈巖支硎三江笠澤花洲錦涇之勝其產有橘茨茶蔞菰蒲荷魚膾臠鰣之利富人巨族交錯於邑都文綺綺繞泉流於天下俗介衡奢之間習買田宅好爲園林鐘鼓箏弦以自娛樂人多浮靡而鮮實其士能文章競聲譽而喜於馳騁自唐改長洲而今因之爲重七百四十有一蓋量地制宜莫嚴於此習俗亦莫侈于此苟司教者先無以自教則斯鼓坐堂上夕鼓反室已耳諸生之

文源序

卷十

送姚彥昭二

世

千峰障

來者任之業之勤情弗稽也士之驚驚者聽之行之嘉秀勿問也而姚君且亭亭矣內無得失利害以變其心外無威福毀譽以折其勢勢盛而令行心一而事舉令行則衆從事舉則功集將不俟期月之久而其間德行文藝一舉而歸之于道習俗之翻然一變可知矣古者仕不出父母之國唯博士一官庶以干其祿而寄其志今也當窮厓洪波之中爲拔俗出塵之想譬之江河流下有砥柱焉姚君勉乎哉吳中又近有故山張戴王方諸君相與並率承流而彼土人文風俗四時之花鳴林之鳥與大山河之楓帶池臺之燕賞驛人墨客飲酒而歌之鄉之人遊

虎丘之巖而眺其上吾知同聲相和當必有至然而喜為君歌
來何暮者矣

筵設日曰師道不尊教事不復修摩亦已久矣今遠將古制
與時弊一一拈出而要端之教人先自教上千城斯道關係
非小宜姚公之服膺斯言勿失也

卷十

送姚方昭三

十一

峰

送李天生歸養序

錢中階

竊聞青門祖帳原屬當引之年神武掛冠本好長生之術向
揚于在牒亦膾炙于前徽未有天子深知布衣特達聖朝
方舉鴻都之曠典詞臣乃乞烏鳥之私情苦戀蘭陔力辭蓬
徵書久促每牽裾而未前寵命正殷即抗疏而請去求忠臣于
孝子我后竟許其陳情獲養志于顯親舉朝共推為僅事如
予同年友富平李于志期千古才出萬人眾鳥之貴鳳凰王景
略鍾三秦之傑羣峯之尊泰華韓退之起八代之衰比闕里之
少孤早親俎豆願介山之偕隱惟樂琴書負米而旋共識慈烏
之里舍肉以遺久湧孝魚之泉行已重為閭閻名更高于兩管
何心好爵謝丹闕以白雲先意承顏傲華簪以綵服海內固瞻
為景慶寰中獨遜其烟霞何意空谷之幽芳忽被當途之薦剡
函開暫出夢惟切乎挽車冀闢久淹情輒深于嚮指果君召之
不容俟駕奈母在之未敢致身念菽水而心推予影形而涕雪
以故至誠依感得沾孝治之恩中肯獨俞遂蒙錫類之典其年
聞乎八乃幸見于熙朝在昔惟白沙先生于今惟陸西夫
子車闕至性足垂百世之師道在完人允光一代之文蓋崇志
而非以

湖有乞唐王且為之龍行武山得歸落溪亦序其首簡矧伊盛
事更出同年敢不吟華黍之一篇聊以當陽關之三疊君章作
返庭菊叢生元亮方歸遲松無恙於以盡老萊之孺慕豈徒效
潘岳之閒居奉壽母以樂竟年藉榮親而歌舜德小子雖未展
登堂之拜長望為勞諸君其勿恤陟屺之吟短章須賄耶為引
玉映許連珠云爾

錢曉日曰寫出李公榮歸氣象二疏畫圖不待專美又何美
鑑湖一曲也其實將歸養二字作肯故情詞剴刺聲聲動人
是一篇勸忠勸孝文字

文澤序
卷十
送李二
王
十峯
堂定本

送黃童子序

泰州黃童子此年十歲自以詩文稱甲族歲余客在黃所
父忽率童子來謁見綈短衫質猶嬰孩余顧之而笑別去五年
余客泰興童子之父又率童子來謁其年已踰減童與之語敏
穎可喜問其奕則益善察其意若親余者余甚異之坐甫定
其父為余述別後嘗攜童子北走燕市挾其技謁名王將軍有
某將軍愛童子厚資金帛留居幕下為酒席之飲居一年童
子思母欲南歸將軍不忍遽聽之而命其圖其形朝夕以玩如
對童子復厚有所贈而丁寧童子明春必南至里愛之至于如
此方其娓娓陳述時余左右顧若無聞者語既畢良久余顧童
子而歎座客或戲余何歎豈非歎已不解奕而空遇國手耶余
默然不之荅也嗟乎此豈客所當知哉昔先王愛人必自童子
始故七歲入小學教之以入孝出弟之節灑掃應對之事十五
入大學教之親師取友離經辨志得聞修齊治平之道是以成
就人材非後世可及即降而至于漢唐宋以來盛世雖不能一
如先王之教然童子受書父師謀其誦習為之講究不見異物
不事佚遊以須其通達強立往往亦得偉人為世道賴今童子
賦賦魚雅有可以學問之質然其生也僅十六年則其所習見

習聞者可知矣。又以其善奕也。為之。父者。以貧故不得已而遊。童子之技。傳其入學之時。出門而交千里。始發軔而其所與遊。處已如此。語云。童而習之。則從此以往。吾恐雖有大賢。將不能挽回童子而與之談。鄉魯也。其可謂之幸與不幸。與夫士生而不幸天也。然志上傷之矣。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而凡今之人。乃或不知其為不幸。又其至以不幸為幸。有視之類。則乎吾前者。無足責焉耳。獨惜童子有可學之資。當入學之年。復來親余。而余竟無益于童子。昔之人一遇郭泰。輒折節向學。卒為名士。豈皆虛言哉。童子自此將南渡江。復北之。淮則其所遇者。又可知吾滋為童子懼焉。而莫能挽也。于其行也。聊述吾所以深惜童子之意。且崖畧舉先生之教。以告之。使志之于心。庶幾童子雖不暇從事于學。而尚知我生之前。固嘗有是說。不致汨沒。訖無所聞。而憫然于就為幸。就為不幸。然後知余向者之一嘆為可思也。

文選序

卷十

送黃童子二

十卷本

錢謙曰。曰呂黎送張童子。有曰童子宜暫息乎。已學而勤乎。其未學于皇。送黃童子。則曰童子有可學之資。當入學之年。復來親余。而余竟無益于童子。童子雖異送之者。無異童子之學。或異勉之學者。無異其文。刻切真至。亦復不減昌黎。

送張秋紹歸孤川序

何 聚

無錫張子秋紹。隱居孤川之上。詩文著當世。以段經客京。口謝于誠。於取友。輒不吝下問。予亦數就之。每會必四方學者。錯坐門。蓋為東林之學。而得其宗者也。留二載。別去。其高弟。婺源黃生兄弟。感念造就。請予言送之。夫東林之學。開自道南。道南一語。則程子之所以目楊氏者。然明道嘗為上元縣主簿。濂溪幼孤。依母家京口鄭氏。母卒。因廬墓下。或遊或宦。俱在南方。是道之南。不始楊氏也。若夫楊氏遊洛。還閩。中間留止錫山。十有八年。爰啓東林書院。廢久湮沒。至明萬曆中。猗猗端文高忠憲兩先生。修復之。東林之名。震四裔。忌者乃訾為黨。籍要之。東林不以門戶累。而以正學光。辨之其人而已。秋紹生長東林。初即私淑。顧高窮冠受學。支忠馬公之門。閱今主講席。及釋菜者垂二十年。儼然以其身承道南之脉。而不染門戶習。亦不以詩文掩故余。以為得其宗。先是丁巳秋。遊上元。慨然念新學。熾後金陵學者。幾不復言濂。雖淵源矣。於是大合江左右。暨閩。潮。楚。豫之士數百人。會講明道書院。論聞知之。統自明道。推本濂溪。取喻形家。龍脉有程主山。周祖山之說。及已未。來京口。復與休寧施子虹。王江寧。蔡子璣。先。尋光風霽月亭。造濂溪書院。端拜

文選序

卷十

送張秋紹一

十卷本

塔下斷斷以開程。接孟上屬周子出講錄。叩之余。余嘗思之。背孟子叙存心之君子。錄舜禹湯文而武王。而周公以至孔子。叙見聞知之。統文王而下。進望散而畧武周。錯綜互舉之義。其偶耳。考亭集註引伊川序言。屬孟子末章下數程不數周。亦偶舉大凡耳。其為伊洛錄為近思錄。固皆首周子。他日黃直卿有言。曰孔子後。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大著。孟子後。周程張子繼其微。至朱子而大著。斯其為定論也已。況周之去孟甚久。於邈不相續之際。忽起而續之。程則親炙濂溪。授受有本。余故謂程之見道為猶易。而周之聞道為更難。秋紹必錄闕而溯維錄。雖而溯濂早與余所見合符。又嘗博考故明三百年學道之儒。彙集成編。以訪於余。愧予見聞疎淺。不及詳對。但謂惟當以躬行實事為斷。而秋紹亦以為然。編中於從祀四儒。則必不敢以陳王黃薛胡辨極嚴確。子無以易之。蓋秋紹持論於朱五子不荷立。與於明四儒不苟雷同。後先相證。所謂學東林之學而不失其宗者。不越乎此。余於是而深幸東林之澤有未斬也。講學之效彰於氣節。近時人心風俗。日趨污下。而我東南人士間能矯矯自好。依傍聖賢門庭。亦云難得矣。秋紹乃能窮年力學。至燕毫差。千謬思以清源導流。不肯徇君子之似是。豈肯棄小人

支源序

卷十

送張秋紹二

九

十卷草堂定本

支源序

卷十

送張秋紹三

卅

十卷草堂定本

之。與非哉。往于借程子十一過錫山。其父諸公特講詩文。云。程竟未一窺東林之堂。每歎於夷。今觀秋紹游展所至。雖不廢詩文。而無適非學。其錄京口反菰川也。身與道俱。必將取周程過化之餘澤。退而與東林一二耆宿反覆涵泳。以審正其指歸。自京口人言之。謂之適再南可也。余素病恨不能從秋紹行。竟讀其書。姑因黃生之請。書此為別。而是正焉。

錢礎曰。曰千年道統。百年堂論。尺幅中判斷畧盡。非大手筆不能。而推服張子之意。遂極淋漓盡致。法密氣疎。清雄絕俗。在雍南集中。又進一格矣。

送錢健日遊泰山關里序

計東

登泰山能言泰山者莫孔子若矣遊關里能言關里者莫司馬遷若矣今之人卽終日登之遊之有能言之哉雖然予之所欲述者有二焉予于甲辰正月大雪之後攀鐵索造日觀峯不見日出而于峰之傍見豐碑屹立大書禮爲人子不登高不臨深數言予再拜稽首其下卽杖策下山不復登于甲辰六月自曲阜北門徒步三里修謁孔林旣畢危坐長松古柏間有孔氏宗老攜予登文德橋語予曰橋之下洙水所經也往時水大至輒啣堤及梁今水涸者數年矣橋之下生柳及雜樹高出于橋末

文獻序

卷十

送錢健日一

世十卷草堂定本

知何祥也相與黯然而久之今我友梁溪錢子健日將登遊二者之間同人皆爲詩贈行予不暇爲詩而以斯二者告之錢子至日觀峰爲我一觀碑陰書此者何人樹此者何時也至關里觀文德橋下洙水其復至乎其所經不由故道乎抑終涸焉已乎我觀春秋書浚洙洙水之于魯國非要害也猶或浚之今如形家者言水之係于文德重矣錢子歸其以二者復我乎魏貞菴曰如此深心能遊之而能言之亦何遜于史遷王阮亭曰章法甚奇感慨全在文句之外錢健日曰一遊耳不肯草草放過如甫草者真可與遊

送弟季友之惠州序

董以寧

是行也將溯長江泛鄱湖過樞嶺而渡南海之涯至惠州凡四千五百餘里有驚濤怒浪龍鼉駭出沒之無常盜賊險虞風土淫惡蠻烟瘴癘毒害人之可慮吾奈何聽汝去哉且先人在時憐吾與汝而計安全之動慮事變不測或晨夕離左右卽不歡自吾父亡母夫人尤欲吾汝常在目下吾間以事適百里必叮嚀慰勞諭以戒行路速歸期出數步復命之回而又諭之又遣婢再三傳語中門外至期則具鮮食以待不至則皇然以望惕然以憂以汝幼則親汝間往親串家亦遂如吾適百里汝或不卽侍寢則檠燈數漏臥席不安嗟乎汝念之乎汝固向者懷中膝下之身也一旦跋涉數千里外置之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中先人有知夜臺愁望則所謂嗟予子嗟予季者豈異于存日哉况吾父之亡以汝屬我曰爾長兄善視之洎母之亡又屬我曰爾終善事之吾時實應命而今乃不能振汝使汝不得已而遽先人之遺德以待振于故人則汝之冒風波盜賊烟瘴蠱毒之危而去者非惟吾聽之直若吾之驅之也然吾既不能振汝而沈君以異姓兄弟欲振之具書詞迎汝則汝之去初非乞憐于行路之人以爲先人辱而吾又不聽汝去焉則似絕之

文獻序

卷十

送弟季友一

世十卷草堂定本

所往而吾益不安用是涕泣送汝亦惟望汝每事必念先人致
戒于舟車行李之外復慎起居履食謹言行擇交遊制情欲不
忘危險而後出于危險以免于前者之所虞因得早歸告無恙
于祠墓庶猶可慰先人而不至重形吾不孝也夫迄明將別故
爲汝識斯言欲令汝所至展前如吾之與汝偕往焉詩曰嗟子
弟行役尙慎旃哉汝念之何待旣彼崗兮而始念之

譚韶成曰情辭之文言自難到

錢礎目曰至性語排側動人宛鳩詩可不讀矣其間深婉曲

折愈轉愈靈未復以數言收縮通篇之意此法非韓歐莫辦

文淵序

卷十

送魏叔子

王

集

送魏叔子先生歸翠微峯序

王 畿

魏叔子先生隱金精山之翠微峯金精相傳古神仙宅而翠微
又十二峯之最勝板地斬截起于仞側有石門樓行支足乃上
林木廬宇俱聚白雲中余慕先生兄弟思一躋翠微峯不得友
人九揖鄒子則從顙逆泝灘路穿賊壘經旬而達翠微以謁先
生於易堂握手月餘不能去語具游翠微峯記鄒子誠奇士哉
雖然匪獨鄒子奇士抑先生何以致之今海內莫不知翠微峯
魏叔子其知先生以文章行義非獨以栖遯名山如古石隱而
已先生之文章發揮道德源本六經上自龍門下及廬陵眉山
文淵序 卷十 送魏叔子一 王 畿 集
因以其所蘊藉與天下懷奇抱異履仁蹈義之士更相酬答舒
其所不平以是天下無遠近賢愚顯晦莫不欲得先生一言以
爲折衷者或曰文章要得山水益彰彼柴桑潯川成都海外殆
皆有所夢挫頓折激發跌蕩以噴薄其胸中之奇今翠微崖谷
幽峭神靈奧堂耀靈之所迴避先生栖此其著作鋒振變動不
可端倪殆不可謂無助予竊謂不然古山川奇蹟率由名人得
顯觀夫山陰蘭亭以右軍麻姑華子崗以靈運峴山習池以羊
公山簡西山鉅姆諸勝得於柳州之披草枕石今天下莫不知
翠微峯叔子先生叔子即不金精翠微詎將不爲叔子乎且自

贈海變華風雅頌廢俗趨庸章當世率以忠耿節烈爲首便而
古○道○久○湮○先○生○操○筆○發○聲○其○氣○勢○使○天○下○士○曉○然○知○行○義○所
在○爲○文○章○根○本○其○功○應○不○在○昌○黎○紫○陽○下○則○先○生○當○不○獨○幽○棲
巖○壑○爲○石○隱○者○流○明○矣○庚○申○秋○先○生○來○梁○溪○余○得○盡○讀○先○生○所
爲○詩○文○若○千○卷○淵○然○以○醇○頑○廉○而○樸○立○挂○萬○物○于○毫○芒○斯○精○微
之○極○致○宜○遠○近○之○請○正○于○先○生○不○能○已○也○因○款○鄒○子○之○裘○糧○蘭
足○以○見○先○生○良○非○獨○以○翠○微○之○勝○而○余○竊○以○金○精○翠○微○之○有○先
生○自○天○子○王○公○大○人○不○能○屈○先○生○一○見○其○兄○弟○友○朋○皆○好○古○篤
行○有○名○於○當○時○足○與○山○川○之○靈○異○相○頡○頏○今○天○下○之○交○先○生○與
又○歲○序○卷○十○送○魏○叔○子○二○首○十○筆○章○堂○定○本

讀先生之文必有能知之者而惜乎先生之逝去欲求如鄒子
之往見先生者不可多得也爰悵然而爲之序

秦登巖曰從山川說到文章又從文章結到人品終以不得
一到翠微爲悵流連往復深得抑揚之妙

張秋紹曰叔子曾與蔡生論文書有云本中之本雪岫此序
說文章必根行義適與合符具見二子淵原矣

錢礎曰日雪岫工詩歌未嘗數數爲古文辭然極管輅復變
動不可端倪觀於此序亦先生足以噴薄其胸中之奇矣

武林送顧子符文序

唐夢齊

余從周觀察靜香知王太守圖恩從吳梅村先生集知王太常
烟客從曹秋岳侍郎札中知王石谷之門人顧子符文東二
王既沒大雅淪喪今於摩詰之間再見長康筆墨有靈丹碧如
在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遂至與老兵共飲哉辛酉余客
吳山館顧子於白鹿泉之竹軒把酒論文晨夕與共觀其澄墨
吮毫筆筆皆造古人堂奧而不襲其迹新篁初長烟雲滿壁顧
而樂之不知其身爲客方今精於画法者以予所聞南有顧
公大申北有鍾公一士法公黃石可謂落落晨星矣法先生回
又○歲○序○卷○十○武林○一○其○堂○定○本

九鶴圖画一石園九峯聲滿長安人得其片紙揭之壁上以爲
榮然絕不肯輕爲人作又少所許可及紫陽山翠樓樓下一見
顧子便與日夜論文宋人筆意不忍別贈詩殷切約與後會顧
子之所得蓋可知矣獨是邇來諸事家異說而人異學少所見
而多所怪溺於師授不覩大成寫意蒼老者或目之曰拙用筆
媚秀者或目之曰稚此如少陵之詩劉會孟笑之後之人又有
嘗會孟者弁州之文歸太僕非之後之人又有不盡宗太僕者
樂地樂天李白李赤墨守輪攻反駁非孟誠不知其紀極良可
嘆息不止於圖爲然矣余既北歸爲文以別顧子昔虞仲翔有

云人生有一知己死可不恨。荀子往哉操所學以與世相見其必有所合矣。

錢礎曰：日荷文画法素爲秋岳黃石諸先生所賞。今又得唐公表章画法傳將不獨画法傳矣。文亦瀟灑出塵曠然筆墨之外。

送嚴孫友偕伯兄入都序

秦松岩

庚子秋嚴子孫友偕子兄留仙史君之京師雲門同學皆賦詩言別而顧子景行爲之序大約感歎相別之苦而慶兩人相得之樂且嚴子工於詩畫途中覽山水之勝觀黃河之震蕩至京師歷睹官闕增今昔之感所交自名公巨卿而外間與燕市悲歌慷慨之士相屬爲詩以抒其憤其詩與畫以悲憤而壯以見開宏博而奇當益進而爲時重然則是行之爲有助豈少哉顧子未暇以是行之助爲嚴子賀而先以得友之助爲伯兄賀夫伯兄固早歲薦薦而入史館者也顧涇陽先生曰士有三變一舉于庠再舉于鄉三舉于南宮境遇更而其涉入之心亦屢變而不自知然特庠與鄉耳入世猶未深其心猶未盡變也迨南宮以後其變殆不可勝言矣矧夫職居綸紵給省而歸族黨親知競相艷慕入則賓客僂僂出則守令趨承能使氣驕而志荒欲多而德喪伯兄里居二載兢兢自好不異曩時豈非識諸卓然能自拔于流俗者哉而吾則甚懼習俗移人獨爲君子之難也今嚴子清節雅尚與伯兄共舟入都朝夕優游獲稱同志嘗以入直之暇相與醉心六藝出入于史百家鑒觀古今人物之高下上焉激發志氣砥修廉隅以振起頽風下之亦足以發爲

文章傳于後世是故子凡居鄉則為名紳居官則為名史臣
吾子嚴子之行卜之泉若命其嚴子論又有年一旦送別長江
之澳不勝惜而猶惜伯兄日子有二梅居士在焉與之誦法孔
子排斥釋氏哀憐而為大儒猶書之有孫友也余謹受教遂序
其兄弟朋友之情以為嚴子別則又為之約曰余亦懼懼非里
方有四方之志他日浮海而往子見嚴子伯兄子
邸寓問勞畢遂偕嚴子遊于燕市周覽風景然弟下吾兩人
殆依稀手聞擊筑之遺韻也

錢從樹曰前年與嚴子同遊燕市周覽風景然弟下吾兩人
殆依稀手聞擊筑之遺韻也

文嚴序

卷十

送友人

一

堂定本

送友人之荆襄序

湯傳舉

予幼時愛讀岳陽樓記其所狀風景人物依稀極三湘之勝繁
有為予言者曰此四絕也樓為滕子京建文為范希文作又得
蘇子美書邵竦篆天下稱之因私心嚮往願得一至其地親見
古人名蹟以為幸又嘗覽古圖畫見瀟湘八景江山秀麗雲物
澄鮮丹青所傳色色可愛因考皇輿志宋嘉祐中有八景臺在
長沙府城西今其故址猶有存焉者乎復私心嚮往不能置昨
者四方多故聞此地方有鼙鼓之警向之舞榭歌臺且化為烽
烟景色因不欲遽往今年春吾友顧又蘇之荆襄予聞而壯之
又嚴序 卷十 送友人 一 堂定本
贈以言顧子今世之傑魁人也觀其凌鏢無前之氣已足吞雲
夢八九况經畧斯地者更有若三國之廖立晉之陶侃其人者
在乎顧子之去吾知其必有為也方且乘長風破萬里浪豈亦
沾沾如吾前所云者乎於其行姑述以告之倘其登眺所及親
見岳陽之大觀與洞庭彭蠡之勝勢其間山川之出沒烟雲之
杳靄臺榭之參差與夫古今名賢之所撰著更有廣予觀記之
所得者顧子善屬文不惜書以寄我

錢礎曰岳陽四絕瀟湘八景自昔稱之今得子方文岳陽
又多一絕瀟湘又多一景矣豈非千古奇觀

無錫縣鼓樓落成序 華長發

歲在敦泮月爲余極薰風初扇瞻天北以階平文靈廣滋望江
南而景淑錫嶺時而百雉雄梁溪淳而九扈正紫綬金章之令
喬出延陵賈父杜母之榮爵報典屬屈士元千百里惠仲路以
三年閭閻刻井錦繁潘縣之花第宅連雲翠壓陶公之柳爾乃
堯階未夢豈日美哉禹室猶卑矣云煥也是用周爰諮度謀及
庶人策與新而棟隆吉渙汗號而予來前騁惟燕後之設懸鼓
之懸戴星出入聞聲可以助勤致日亮臨候氣亦將襄理經營
會謂宜先靈成于茲共落嘉屬城此登壇重夢曲盤龍饒鳳

文淑序 卷十 無錫縣一 早 千辛草 堂定本

之規則棉丹極揆日樓霞之表襟漲海而展獻交疏枕滄江而
虹呈複道越角之青未了排闥山來吳根之綠方除開軒水會
琴張肆好欣傳文翟之鳴旋子增輝駭騰錄鸞之集皇華秉傳
而過停驂舒肅黔首摩肩而望擊按騰譟翫月聽談庚元規之
從事神霄飭馭荀叔璋之嘉賓承康宴於清府樂需長于化日
著牙鳩拂動來陌上採桑簾影鴻征省過郊原納稼炎風引而
河明駢筵瑞雪飄而梁園優賦四時佳興紗籠沈約留題萬族
祥符丹篆王恭改作觀雅化載豐功碑石新拔展矣甘棠之政
屏金臺郵多故美錦之光賢聲與翠翼齊飛嘉績並騰湖宗泥

地得人靈不數六朝金碧天親物觀矣須三島瓊瑤惟茲都會

檀東南之勝規模在文質之間麗不流靡變而成壯笠澤鍾而
陽侯不難龍峯華而雲物無礙乃談作鎮之弘圖而締造之太
略也其城關微生門牆下士才非獨步倪登王衆之接名未交
通敢擊福衡之鼓旋登聞而自違于道思將帥而欲請爲臣拾
級升高詠白菟而易感率帷望遠題黃鶴以難工撰杖屨于几
前釋組豆于無下材備凌雲之選無負錙銖誠疎寶氣之占何
知牛斗但倚晉陽保障通歸廣厦咍喙夜引青雉每聽鼓過多
少畫屏文翰便懷樓下續紛既用庇民將從養士益信高堯之

文淑序 卷十 無錫縣二 早 千辛草 堂定本

製作百尺非奢峻宇之架與五尋猶儉昔者武皇好誕築井幹
以置金莖後主荒嬉構景陽而歌玉樹方茲治畧顧乃逕庭卽
使麗譙鶴列未必偃兵之形北顧鳳宮徒窮歷覽之目曷若斯
之建德宮寔憐恩博百構櫺櫺木作廣廳于雷封茨暨垣墉施
碩膚于宿宰者乎恭投小序載廣短章
十二關千落九天雕雲章色擁神仙晴陽照耀開金鏡平陸清
漪長玉蓮花送遠香三月市柳含新翠萬家烟朝來明府垂簾
坐只是行符調惠泉
陳介夫日秀氣成禾清言自轉正不必玳瑁裝書璫珊瑚架筆

而名章俊詩給釋蒼赴已撰文通明遠之青

王雪嶠曰閣中丞吳公名世偉人其令錫時綜理繁劇無廢
不舉暇輒與二三士大夫賦詩嘯咏于烟密荻渚間吾民德
之無日去懷商源此序藻思紛披足稱人文兩絕
錢曉日曰此商源爲吳公昔年建鼓樓而作也高華典重博
大特嚴其氣象與樓極稱而頌揚德美尤有筆歌墨舞之致
讀一過令人誦思不已

卷十

無錫縣三

三 十峯草

募修古半山寺序

人有千歲之智不能禦千歲之變人有千歲之德不能禦千歲
之物莫親於父子以嫡遺嫡至百歲則其業必徙愚者尙欲謀
之千歲不肯休浮屠氏不傳之千傳之人今其寺有闕于歲
尙歸然存者物之私者易奪公者難敗物之情也天之道也方
天下車書一家婦子力穡藤篋可守入千歲宮殿流覽則忽焉
觸乎我者無可悲故物不得而悲之罹兵革三三三三三三三
既金裂左手執扁鑰右爲人搜去見人陳十年之具則心銖意
數以悲我之亡毀者如烟之飄于白日泡之一影輒寂也余將
舉千歲半山寺曠然發其悲而移其域外之觀李于友梅篤學
達觀人也述僧衷素之言曰半山寺漢代舊衛古不可作不可
廢吾率吾徒學古所謂北山愚公世以葺之祈言于余余方悲
世之戚戚于敗毀不能忍一日窮餓而喪其千歲之遺疑所遇
無故物矣近在七八十里留千歲宮殿嗚呼扼天下之險糾數
十萬勇夫握堅銳以爭守者未聞傳千歲也荒臺危嶺若滅若
沒以留之其壽千歲不喪然則人之陰謀智將有時盡而天
之扶持而垂繫之者物亦莫知其存以獨存也嗟有遇百歲老
翁者時不願執爵執簪以饋之半山寺遠歷千歲吾知衷素之

言之曠然發人悲而後小城之外觀也其章之成也必矣
明帝某年華人始知奉佛梵刹未莊疑牛山寺五代後漢時
決非晉魏上物頃無籍可考即五代後漢將遇千年矣
錢礎日曰將天運人事盛衰興廢理數自然處細說一番却
生無限感慨此牛山寺堪與凌虛臺真州東園並傳

序

卷十

牛山寺

序

修數山亭序

趙鳴鸞

余嘗足跡四方山之入吾目者不可以數計廣昌一城在萬山
環拱中昔人於城西一峯入城處建一亭曰煙雨以益主山來
龍形勢與溪南雁增相對映川原繚繞城郭參差為一邑之觀
瞻制非不善也登其亭舉目一瞬雁度衡陽歌來彭蠡麻姑登
翠巖嶺霏青而近郭之千峯萬壑更如踴躍奮迅若起若伏若
斷若連若拍肩環立逡巡而聽人之號令者余每為之低徊不
忍去特風雨飄搖荒烟零落亭之存者僅及其半觀者惜之夫
前人創始後人丹葺理之常也若坐視其廢不亦山林之辱而
又漢序 卷十 修數山一 豈 十峯草
我輩之恥乎周將軍易齋節鉞初臨以余言為然慨然任之遂
更其名曰數山併囑余為之序余曰亭之中可以撫今懷古凡
世代之推遷人物之興替政治之得失以至雲霞歷落漁舟上
下花鳥禽魚之紛紛往來于吾前者何一不可數而獨取于山
乎夫物有一瞬息而變者有歷千古而不變者一瞬息而變者
不足數歷千古而不變者有足數且數之而不窮其數也山非
千古不變者乎且人動也山靜也人生天地總不能逃山之一
瞬是山之數人自古及今山能數人而人不能數山豈不為山
之所羣聚而掄御乎且此亭之存非一日之事一人之樂也有

此亭而邑之通人進士得以登高望遠玩物怡情春去秋來賦詩咏歌。杯酌流連。可以與爾。醉翁並傳。不朽乃不欲以千百。年之韻事。讓之他人。將軍自此遠矣。昔名烟雨。則亭與山俱在。陰晦中去。此名則亭之晦。盡矣。曰數山者。蓋取前山正可數之。意也。雖然。世之中。風雅豈遂無人。吾願併得諸君之力。為力後。日登斯亭也。得與群山萬壑。時相數而一醉也。誰云不宜。錢礎曰。曰峴山何重。羊叔子遊之。則重醉翁亭。何名歐陽永叔題之。則名况數山亭。為周君易齋所捐。實構造者乎。得翔九此亭。表而出之。錫齋與亭並不朽矣。通篇無限數字。一盡。

文獻序

卷十

修數山二

樂

文獻序

丈大變化入神其是古收勝境

貞女錢氏合葬序

馬瑞

附禮不見於初古。自周公舉行。至孔子而。而而有防之墓。推不。二之義。以一死生。君子之為。亦有安於此也。然曾子嘗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示未成婦也。禮女死。夫奔往哭。不。杖不直履。則有以合葬之。說進者。君子必曰。嘻。其甚矣。余觀楚。伐息。納息夫人於宮。楚王山遊。夫人潛見息君。自晉而死。王厚。禮合葬之。此以信令者。韓馮妻登臺自投。願以屍骨與馮合葬。王怒弗聽。而二塚生梓。屈體以相就。此以氣合者。至如吳之紫。玉宋雲陽之女子。皆死生合於情者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況古固有之哉。吾友錢日鏡子。抱經書隱山谷中。種學殖文。敦。氣誼為吾黨人文。翹楚有女。字黃生。炎雲亡何而炎雲死。女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一歲女亦死。歲月日若相望。然錢子哭之日。女能是。是可以答黃生矣。於是為之經合葬焉。嗟乎。天之報人。報以人之天。洵然也。叔皮著論。遇邪守道。河西故昭世其家。學。就東觀。踵成表志。號曰大家。中郎不惜再辱。鼓琴贊事。故文姬。感笳賦詩。非不淒心。酸骨。然歸漢之日。猶撫抱兩雛。泣下沾衣。讀後六拍信為中郎。應歎之所貽也。今錢子篤志行道。邁古人。之迹。以之訓及門。及門皆遵其說。而莫敢異。是以化行於閭門。

文獻序

卷十

貞女錢氏二

究

堂

之內而爲之女者亦願以生平志節與不謀面之人作對於太
空一氣中同穴之義如是止也同室之義亦如是止也不然區
區一女子悵望畜我之不卒孰不切惜老之願而襟袖未接之
死靡他錢子豈能必得之乎不能必得之而乃有是不習之利
所以報錢子之天矣嘗度婚嫁之數取於聯成於合中制之以
別而復以合終其天則固以近死之心閑生情之蕩自俗起於
薄縱使恩極生成並軌聯席者伺其朝也仰隆之夕也俯替之
一旦失勢將挺而走卽視所事若更成長耳錢子念黃生魂傳
傳不休也使其女死同瘞培外有差樊卜其不孤黃生也以黃
文設序 卷十 貞女錢氏二 十學草 堂定本

送陳次山北上詞序 曹直本
吾受陳子次山荆南豪士江左文人辭本二難不規類川家世
名高七子居然宛洛風流汪汪若萬頃波醉乎備四時氣偶填
鸚鵡之篇周流體物每寄鵲鵲之句妙絕時人登高而賦卓爾
不羣應世之文泓然入理僕也倚同玉樹契等金蘭輒馳逐
竊媿亮瑜載笠欣逢無差管鮑留中夜聞雞而起舞或連宵捫
蝨之雄談每至酒酣耳熱漫誇我輩豈長貧時或墨潑頭濡自
負少年多不敗擊唾壺而欲碎揚塵尾之清塵乃者投壁君門
獻書闕下觀河流之澗澗分手三春聽班馬之蕭蕭送君千里
文設序 卷十 送陳 十學草 堂定本
豈是王粲離家還同陸機赴洛況以賈子請纓之妙年終童棄
繻之韶歲辭故山之風月我則相思夢帝里之衣冠君行得意
知異日中朝名士卽今茲南國詞人也於是式聽離絃遙臨別
浦某等布衣昆弟文字知交婪尾漢杯且盡尊前之酒換頭小
令俱爲贈別之香暢逸興而一吟再詠寄心期是期月清塵時
乎不再往矣無忘勉作萬里之征賦此短歌而別
徐健菴曰筆轉龍梭文成鳳彩但賞其奇莫名其貴
錢礎曰日純是六朝風旨而絕無綺靡之迹本如以耳可謂
駕陸驅潘凌轅顏謝矣

文獻初編卷十一

錫山錢肅澗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秦伯墓碑記

吳興祚

周有天下受之於殷傳八百有餘歲秦伯讓國逃而之荆無尺
 土之基所居城邑遂起勾吳至於今三千三百有餘歲自伯以
 來禪位號有天下者不可勝紀易代以後皆不得名其故居惟
 勾吳一彈丸地延三千三百餘歲之後猶得名曰秦伯之里嗚
 呼是蓋六國之所不能侵而秦皇之所不得併者也嘗試推之
 古今之所謂可欣可觀可守可傳而不能忘於心者多矣吾觀
 秦伯之心皆橫然而無一有而其所者僅此忠孝之性受之
 於天以爲人造次顛沛不可以貳值時之阻則旁行異志冀一
 遂焉譬如水之百折而必趨於海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及乎所
 至之地羣而義之奉以爲君遂能立國啓土龍旂介圭傳數十
 世蓋亦忠孝之理自不泯於天壤耳當其逃之之日始志豈及
 於此哉嗚呼所以爲德之至也古者刑蠻之俗斷髮文身蛇龍
 與處其救死之未知而遑及乎禮教自伯之至然後爲之城郭

文獻記

卷十一

秦伯一

十卷草

室定本

文獻記

卷十一

秦伯二

十卷草

室定本

而人有術爲之溝瀆而人有養爲之端委以易其俗而人有禮
 教化遂彬彬焉則今日東南之民所以相生相養禮樂詩書衣
 冠玉帛稱盛於寰中而爲尤於千百世者伊誰之功也其又可
 忘也耶伯有廟在梅里其墓在皇山南徐記及聖賢墓記皆同
 非若史遷所稱箕山有許由塚滅沒恍惚不可徵信又非若虞
 舜崩於蒼梧大禹葬於會稽遠其國都而離其人民者比也則
 以吳民而修伯之廟若墓譬如以子孫而修其始祖之廟若墓
 宜乎歲歲從事弗怠也乃數百年中培其封樹飾其槨稱者指
 不多屈小子興祚點焉傷之已西歲嘗修其廟矣今墓道之闕
 荆榛不剪樵牧遊於其上邑諸生許廷銓司馬森玉錢浚發等
 以告念興祚伯裔也又官茲土其何能辭爰以俸錢供掃除之
 役邑人助之自癸丑歲八月經始畢於明年之正月砌築堅平
 墉垣周固乃建碑以誌久遠後之讀是文者深思三千三百餘
 歲不替之故而以伯之心爲心則伯之垂教其猶未遠也夫
 錢礎日曰肅肅穆穆頌德深至先生真能述祖德稱祖功矣
 却復有抑揚唱嘆之致躍躍動人是吳中大有關係文字
 秦封巖日墓在吳吳民不能修吳之父母修之而吳之父母
 又卽吳之裔孫也可謂賢矣讀此記令人肅然生欽

白雲山流米洞記

陸次雲

何山無雲何雲不白此山以白雲著著其始也有明靖難兵起
建文遜荒混跡縹緲流出西微從難諸臣乍離乍接久之晨星
漸落而帝愈孤矣行游泮河托飄廣順徘徊倚徙得老樹而愛
之跌坐其下遙望一山翠輿可挹山之辨微雲忽起始而纖纖
繼而綿綿奄忽互踰若雪舞濤翻而不可竭漸且變遷成象若
蓋若幢自遠而近延及帝前帝悅而起雲若相引隨雲緩步不
覺至於雲生之下將登岡麓尙隔一溪溪水湍迴忽若雷沸激
浪濺空有獸自沸中起兩蹄踞石向帝而朝頰首者三轟然後
沒視之蓋水犀也蹄痕入石者至今在矣帝甚怪之越溪登山
有老嫗自山而下至帝前寂然不動儼然人也悠然化為石矣
帝愈怪之仰視峯巔雲已收而日欲落松風迴薄林壑加清有
洞廓然可以止宿帝入而蚊蚋捲飛有若驅之出者後雖溽暑
永無其迹洞之中鼎鑪具焉裝昔遺兵者所遺也帝心念之自
雲相引其招我耶水犀來朝其迎我耶嫗化為石變有情為無
情示我以良止之義耶吾其栖於此矣明日擇一幽境構枯木
以為檻綯幾棘以為籬土簋土膳而菴就成顧欲飲無水有高
坎焉濟之而泉隨山食無累也巖之際有馴猿焉浙浙作聲尋

支藏記

卷十一

白雲山一

十峯草堂定本

支藏記

卷十一

白雲山二

十峯草堂定本

之累累乎鴻若璣珠者皆黍稷也接以孟孟益而聚竭越旦復
然可不畔而食矣居之久久幾忘歲月至英宗時中歷仁宣去
文皇已遠乃動歸思於是留題流落江湖四十秋之詩命他僧
守菴飄然而去至京內臣吳亮猶能識之以老佛迎餐禁中迨
崩以天下大師題其墓碣事傳於黔守菴僧始知向居此者建
文帝也地因得名菴弘舊制僧亦增倍第汲泉而泉向淺非持
鞭而跪不得也人名之曰跪井臣飲君澤不使之徒手得歟斯
一奇也而粟之流猶舊也僧以為粒粒涓涓不給衆飽持椎操
柄奮然鑿之鑿甫加而米遂絕斯又奇矣夫建文艱難瑣尾斯
際多奇造物似非無意於帝者乃使以暴易仁霜雪盈頭始得
歸老殉難之忠臣盡族從亾之義士沉名撫成王之周公竟為
新莽而享有神器造物豈有意乎豈所謂殺運未除數出彼蒼
彼蒼亦不能自至故莫能抑殲善類之燕王庶不殺叔父之燕
后乎是皆不可解者獨白雲山流米一事通絕不登廣輿一統
高濟人口直是一篇遜國遺史妙處全在開處細處叙得奇
逸落後俯仰嗟唏百端交集是龍門得意文字
錢礎曰曰事奇文更奇巖峻蔥鬱深幽絕似祈柳州

重建武侯祠碑記

漢昭烈帝陵之有忠武侯祠也。明侯志也。事昭烈帝。王忠武侯祠。與者皆一統之君。從祀諸臣。皆佐命元勳也。余少而履官。朝每得以春秋陪祀。歷代帝王。廟兩漢惟祀高祖光武。而忠武侯從祀之位。在西廡。鄧禹之次。及至成都。訪丞相祠。堂則在昭烈。惠陵左側。陵墓不治。祠亦廢。子乃下令。禁其樵採。緣以周垣。而以修復舊祠。屬之觀察宋君。君慨然經始。踰年告成。子嘗讀史。當侯之初沒也。蜀人思之。遇節朔各私祭於道中。後主下詔。即侯墓立廟于沔陽。李雄據蜀。始為廟于少城內。桓溫下蜀。平少城。獨存侯廟。今少城廟址不可考。考裴晉公碑作于元和初。杜少陵詩所云。先王武侯同閭宮者。其是在是。與夫王業有偏全。君臣之義一也。昭烈之稱尊號也。為漢也。侯之鞠躬盡瘁也。為漢也。昭烈存而漢存。而高祖光武俱存侯之事。昭烈也。猶事二祖也。是以昭烈雖生。不得還于舊都。沒不得與光武並祀。其陵寢亦不列于歷代三十六陵之數。而後世誦魚水之言。則英雄神動。聞託孤之命。則義士隕涕。千載而下。入其祠者。如見其容。臣一氣魂魄相依也。嗟乎。古來忠義祠宇。不可勝數。未聞有祀于其君之陵者。即忠武侯祠。遍海內亦未有若惠陵之祠為倫。

重建武侯祠碑記

卷十一

重建武侯祠碑記

重建武侯祠碑記

重建武侯祠碑記

卷十一

重建武侯祠碑記

快者子以為從祀于高祖光武。則侯之志明。附祠于昭烈。則侯之志益明。豈非祀典之盛事哉。子于白帝城合祠。瀘州忠山。廟祠皆有記。獨于茲祠之成。俯仰今古。不禁援筆三嘆也。若其經始之詳。載在宋觀察記中。臨淮托晉公以傳。是又子之幸也。夫錢礎。日日武侯心事。全在扶正統上。先生提出為漢二字。真千古知己。至于附祠昭烈。其明侯之志。可知得此一言。遂成定案。文特淋漓痛快。覺忠義之氣。凜凜如生。

重建成都杜少陵草堂記

蔡維榮

少陵入蜀十載凡兩至成都先後四載其作草堂以居也始于上元成于寶應會嚴鄭公尹蜀時時命駕過之其再至草堂也以鄭公再鎮故自唐迄宋元祐復作草堂以祀先生者則自丞相呂汲公鎮蜀始也明季寇証旻天疾威獨輝於蜀魚鳧之壤化為劫灰即無論茲堂松竹矣余以辛亥春奉命入蜀于役之暇極目郊垌過浣花溪遊草堂寺訪堂遺址在寺西數十武雜草披荆以入荒池斷碑猶存焉追思先生與鄭公堂中脫冠相對時知已意氣為何如哉當唐之世方鎮皆得辟召賢豪知名之士素為恭佐先生以省掖舊臣流離劍外託身幕府白首為郎遇亦窮矣及鄭公歿而不得一日安于草堂也然後嘆知已之難而府中暇日之不可復得也嗟夫古之君子入則事親出則事君出處不忘朋友此詩人之指也郵窮厄之士延遺佚之老廣諸下問以裨軍國此賢大夫帥茲土者之事也登斯堂也仰先生之風因高鄭公之義斯汲公即堂以祀先生之意乎遊覽之餘惻然動容謀之簡臬諸君亟圖經始方鳩工而得代歸楚越明年壬子夏以落成來告請一言為記余維一族之間往來荆益入蜀則誦將赴成都之什歸楚而詠江陵望幸之章

卷十一

杜少陵草堂一

十峯草堂定本

徘徊兩地猶有感于君臣朋友之際也于成都草堂之成方欣慰焉昔汲公復草堂繪先生之像時胡學士宗愈知成都遂刻詩于石置堂壁今堂成而詩尙闕風雅未墜行有嗣學士而起者以望後之君子

錢礎日曰發明即堂立祠汲公鄭公先後一心而少陵求君依友一段徘徊無已之情已層層襯出善于就客形主令讀者感動

呂柏庭曰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莫不藉杜詩以傳而鄭公者固杜老窮途知已汲公者又杜老異世知已也先生篤于君臣朋友之際故能曲折言之吐握盛心與延攬妙略均于斯文露一斑矣

文獻記

卷十一

杜少陵草堂二

十峯草堂定本

重修三蘇祠堂記

蔡維榮

眉之有三蘇氏傳世也久矣人不待祠而重祠不待記而存然則可以無祠乎曰其地有賢者則表而出之使夫遠近之至於斯者論其世而考其人或悠然以喜或悄然以思而感發興起之志油然而生况其家於眉者乎故眉之有祠所以為眉非以蘇氏也然則可以無記乎曰子瞻兄弟遭時閉塞君子道消策身嶺海可謂窮于遇矣然其受知仁宗累官學士未可謂不幸也若夫位卑祿薄偃蹇而不得志於時則明允為甚嘗憶其上歐陽內翰書自述途遇貴人倉皇避匿屏息下氣于車塵馬足間去良久而後敢出因言公之所謂才如司馬子長者蓋如此嗟乎當此之時公豈意數百年之後舊居環堵之地遂為一州之勝土人因以為祠凡王公大人有事于眉者必過而伏謁匍匐惟謹蓋不如是則以為僉父也彼元豐諸人自公卿以至於百執事其故居墳墓亦有從而問之者乎余過眉謁三公之祠屬有司新其舊其有感于中者如此願得託三公以自見亦非以為蘇氏也是不可以無記

張秋紹曰歸重老蘇善為失志人占地步又不說出好處只寫生屈沒伸之意身分自高覺老泉雖死前得永叔為墓銘

文獻記

卷十一

重修三蘇祠一

七

十

後得先生作祠記千載下有生氣文章之權能榮貴人若此錢礎日曰三蘇事蹟累紙說不盡先生只從地與人落想瀟疎淡逸無限寄慨令人千載下聞風興起此真傳世之文

志子

重修三蘇祠二

十

重建宋安定胡先生祠堂記

吳興祚

天地位而人物生則惟君親為大矣然君親之義非師不明人物之理非師不著內而身心非師無以究其源外而治道非師無以樹其軌是以天子視學北面而釋菜終不敢以軒冕之尊而加乎道德之上且夫天生蒸民飢而食之寒而衣之是養其身也身者形之有盡者也其身盡則其澤窮矣天生蒸民迷而悟之枉而直之是淑其性也性者理之無盡者也其理傳則其澤不窮矣是故稷以九州為土吾夫子以萬世為土是天之所報教民之聖賢與其所以報養民之聖賢者亦若有異焉然魯以後師無醇儒學僅章句庠雍之士高才驚於聲貌瞻質汨乎世資體用全疎禮樂交喪生心害政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宋安定胡先生讀書泰山之旁食不甘味夜不就寢十年忘歸見家書有平安字即投之澗中不復發後蒙召對例先習儀而先生曰吾生平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迨乎登對進退周旋皆合古禮判太學時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由此觀之有以見先生之學居安資深由心達事內含飛躍外守準繩與孔之博約孟之集義潛相孚合是曠世而一人也天之生是為木鐸者也其教授蘇湖分經義治事二齋使士皆明體達用克

文獻記

卷十一

重建宋安定

九

堂定本

濟於時朝廷頒其法于太學四方就學者千餘人遂居伊洛之傳以弘一代理學之統嗚呼若先生者誠無愧於師道矣公之墓在如皋祠堂在蘇湖二學組豆絃歌迄於今不絕豈非淑文之澤歷世而彌長者乎公有遺裔居梁溪特為繁衍文章科第為時羽儀簡書爛焉裔孫世昌復以山園為祠堂使世世子孫入廟而思油然而各有所興起且彙其嘉言懿行與前代大儒褒揚贊美之語俱著於篇嗚呼是可慕也使今世之士盡得如先生者以為之師則處有學問出有事功沐浴之英可以復見今即不得如先生者以為師苟能即先生之遺教以求所為體用兼備之道亦不至儒術凌遲而以吾黨為詬病是則廣先生之訓豆者非僅以明其功申其報也凡以為淑人心而崇寔學也錢礎日曰歐陽公為安定作墓表專在師道一節先生為安定作祠堂記亦專在師道一節無二指也更拈出明體達用四字發明立教之意此記直堪與周子通書師第七篇並傳歐陽公當遜數籌矣

文獻記

卷十一

重建宋安定

十

堂定本

重修明道祠記

熊賜履

江寧之上元邑舊有祠一區以祀朱儒程明道先生考郡志載祠始於淳熙中劉公珙朱文公實爲之記泊明初改築學使者廨萬曆壬子我江夏芝岡公來督學政因其舊址而拓之歲久傾圯至沒爲僧舍前制府于公周視愴然謂亟亟修舉也乃檄郡守于君成龍郡丞朱君燮董其役二君趨赴甚力爰募衆輸助庀材鳩工甫期月而朽敝者易新堂廡齊備規制畧脩既落成于從諸君子後釋菜而奠焉仰瞻棖栢煥然斯道之光也先生喬孫彭屬余爲文以記之余按先生之道實接魯鄒之傳

文獻記

卷十一

明道祠一

十峰草堂

朱元以來亦既通祀學官俎豆百世矣其生長及過化之地各有崇祠以受其靈若上元其一也考先生弱冠舉進士初任至京兆郭縣簿季調上元夫簿微員也宜若有所不屑意而先生爲之一如其爲大吏焉會令罷去先生以簿攝邑事則爲殫心職業備極周至如均田稅修陂塘贍管卒簡訟牒遵服制脯池龍折黏竿再歲之間教養兼舉休行善政史不勝書先生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嗚呼可謂克踐其言矣然史稱先生達於從政區畫精詳不動聲色而事自理由州縣而臺諫由臺諫而食判諸所措注建白無一不以宗社生靈

文獻記

卷十一

明道祠二

十峰草堂

爲惓惓故宦遊所至綏來動和幾於聖人之能事然則上元之治蹟殆猶儒效之始見端者爾蓋先生之治原本于學先生之學一主於誠誠也者造化之根柢而三才之極致也先生以誠意爲感通表裏渾融顯微貫徹其不言而信不行而至之妙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嗚呼是豈可作而致之也哉然自先生之歿且六百有餘歲矣世遠言湮正學日晦江左尤浸淫六代之餘士習頹靡動趨旁徑卽我生以來曾未見有真能讀伊洛之書以求所謂聖人之道者先生之學或幾于其熄矣又奚怪治不古若而生民不獲與於三代之隆也今諸公之爲是役也其亦雅有景行前哲振起斯文之意故余樂得而書之因以發明先生所以爲學與所以爲治之太端以告當世且冀後之蒞茲土者庶幾踵而葺之俾歸然靈光永爲此邦人士觀感陶淑之地則其爲功於斯道亦寧有紀極也哉謹薰沐拜手而爲之記高節培曰明道祠爲上元作簿時而設先生寓金陵賈振起之表章前哲正以羽翼斯道也記中一日煥然斯道之光再曰爲功斯道寧有紀極其惓惓爲道之切如此錢熒曰日通篇從爲治立說而爲學自見其言曰治本於學學主于誠此深知明道之言也祠中得此文永不朽矣

重修錫山二泉書院記

張能麟

書院之設非古也。三代盛時海內之教皆由學校。天子有大學。諸侯有國學。以及黨庠術序閭巷之間莫不有學。其主學校之教者。卽國之卿大夫。其入而受教者。卽元子適子與凡民之俊秀。道德一風俗同六德六行六藝。非其道莫與教也。小學在公官南之左。國學在郊。非其地莫與建也。歷秦漢唐宋先王之意。既失而學校之制浸衰。於是唐李勣有白鹿書院之設。而宋諸儒者因之以是名山水間。輒有書院。是亦學校之變風也。然自書院既設而當世之君相往往助田賜額而書院中一時教育文潏記

卷十一 重修錫山一 于峯草堂定本

之人才其功每過于學校。於是書院因以不廢。而先賢過化之地雖一草一木莫不可敬。以至廢而屢復。絕而更興。非以其地以是爲先賢精神之所存也。錫之有二泉書院其來久矣。予視學三吳未嘗過問。一日讀陸子道威詩集見所謂二泉書院者在惠山之麓。余曰嗟乎是所謂文莊邵先生者乎。陸子曰然何其類廢條莽若斯之極也。陸子曰公無後人其嗣澄賢而早歿。息弱不足以振也。予曰陸子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此公之言也。充公之言君相爲真君相士民爲真士民幾何而不爲三代也。而崩壞衰落一至于此。同一方人心風俗之所關不可

以不復。且吾聞公嘗視學江西矣。公能修白鹿書院建宗儒祠以與古學而余不能。余實愧焉。亟分俸餘檄縣官爲新其祠。以七月之朔過謁呼澄之子與之奉祀。俾世其守。是役也。董其役者爲吉訓導天助。任其勞者爲諸生顧弘烈。施揚曾。楊惟嘯。而助義率先則高學憲彙旃。孫孝廉彥章也。工將成請記於予。予惟修建之所以必重夫記者。爲其王力之鉅。不可以不書。而治化所關不可以不誌也。余聞書院之來中遭頹圯。御史祁公太守陳公兩廣總制張公合而助者五百金。而院不能成。今余不及三百金。耶堂雖立。楹屋弗能飭也。周垣之線弗能遍也。且書院之復以爲道耳。而匆匆余行弗克。偕二三子考德問業一日於斯。何以記。雖然天下當爲之事固非一人之心力之所成也。文莊不與祁張諸公謀。而祁張諸公爲之繼。祁張諸公不與余謀。而余又爲之繼。則安知後來者不與余謀。而又爲余之繼。更起而益昌之乎。是又不可以無記也。

錢礎曰。曰先說書院之功多。于學校次。說文莊之學有闕人。恐風俗未終說到記上。詞顯義顯。先生與學之意。躍躍言表。

文潏記 卷十一 重修錫山一 于峯草堂定本

嵩陽書院記

湯斌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末初與睢陽白鹿岳麓四大書院其地負嵩而賴左右少室箕山諸峯秀嶺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建祠明末兵亂傾圮殆盡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嵩福官銜者皆祀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庵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為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獨貴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

文獻記

卷十一

嵩陽一

十峯草堂定本

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廚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璵以興起斯文為已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庵作書屬余為記余適承乏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庵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為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為那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即所

文獻記

卷十一

嵩陽二

十峯草堂定本

謂博文而克已復禮之訓即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于貢以一贯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為非其所以一贯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為仁之要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為隱與及漢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為體非可以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為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為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

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
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
章○舉○業○技○藝○之○習○隔○潮○人○心○士○子○窮○年○枕○衽○志○在○利○祿○名○譽○而○
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
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太○易○之○窮○理○將○以○盡○
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為○窮○
理○未○免○沉○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墮○
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為○真○
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客○客○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

會○通○無○間○故○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庵○之○
學○以○主○敬○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
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也○
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庵○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
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書○院○全○為○講○學○而○設○而○講○學○須○要○發○明○理○學○蘊○奧○此○篇○說○傳○
文○約○禮○說○明○善○誠○身○說○一○貫○說○仁○體○具○見○本○原○未○復○以○謬○識○
二○字○示○人○用○功○之○法○即○示○人○講○學○之○法○是○記○也○直○作○通○書○西○
銘○讀○可○也○ 錫○山○後○學○錢○肅○潤○謹○識○

嵩陽書院記 張 堉

嵩陽書院○宋○提○舉○管○勾○諸○賢○遊○歷○處○也○金○元○時○廢○于○兵○火○明○嘉○
靖○間○知○縣○侯○泰○建○二○程○祠○今○廢○久○矣○邑○之○賢○大夫○耿○逸○庵○先○生○
憫○大○心○之○隔○溺○痛○風○俗○之○澆○漓○慨○然○以○斯○道○為○已○任○乃○推○本○于○
源○流○承○傳○之○人○崇○祀○程○朱○夫○子○特○立○祠○焉○中○構○一○堂○額○曰○麗○澤○
旁○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之○目○定○輔○仁○會○約○集○諸○生○每○月○初○三○日○課○文○十○八○日○講○學○寒○暑○
不○輟○試○今○日○之○鵝○湖○白○鹿○洞○也○世○之○咕○嗶○者○揣○摩○舉○業○以○
博○取○功○名○雖○文○詞○爛○然○科○目○赫○奕○於○身○心○性○命○之○理○置○而○不○講○
母○怪○乎○真○學○失○傳○而○人○心○風○俗○於○焉○大○壞○先○生○文○章○理○學○為○世○
大○需○由○史○館○存○歷○風○紀○清○操○仁○聲○昭○然○在○人○耳○目○間○既○而○厭○
仕○甘○休○者○十○餘○載○讀○書○窮○理○為○善○性○日○不○足○大○約○以○敬○為○體○
以○恕○為○用○歸○本○于○存○誠○先○生○第○去○書○院○五○里○許○時○而○策○蹇○或○徒○
步○正○襟○危○坐○其○中○每○與○睢○州○湯○潛○庵○太○史○上○蔡○張○仲○誠○先○生○手○
札○往○還○發○堉○聖○學○無○餘○蘊○讀○其○所○輯○理○學○要○旨○一○編○溪○切○著○明○
悉○宗○之○程○朱○夫○子○者○也○原○夫○歷○聖○相○傳○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而○後○孟○子○一○人○而○已○孟○子○沒○千○百○餘○年○程○子○起○而○接○
其○傳○崇○陽○夫○子○詳○亭○之○矣○按○登○邑○古○陽○城○地○堉○所○遊○禹○嘗○避○位○

周公測景於此程朱子曾領崇福官由此觀之歷代之聖君賢相名儒無不遊歷其地尋淵源聖賢之道統萃焉然則書院之廢興確有氣數存乎其間而亦人心風俗之所大係也先生與復之功豈可緩乎哉余因之有感矣余幼南習章句輟馳情世務長而餬口四方追逐者勢利幾希所有特於治盡間欲求其放心因思於治民之日洗心滌慮復我夜氣此念人所未信也今者幸令登邑先生告余正心誠意之學且述程子當年移晉城令時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日以教養相勸勉余聞教兢兢潔已愛民自矢凡所興除必詣書院請命先生直言無所隱會歲侵民嗷嗷待哺先生散穀助余濟荒非先生與人為善之一徵耶登邑嵩嶽鍾秀人物代生先生能令變化氣質砥礪行誼究心于天人理欲之辨而四方學者無不向風聚義知所適從從此真儒輩出開闢濂洛之統于今有傳人乎書院前後數楹有位次漢兩薛茂二室聳峙箕山潁水雖然在懷先生每偕人士講學談道于清泉白石間恍然有浴沂咏歸之樂噫焉飛魚躍無之非道得此意者升堂入室可從先生遊書院也矣錢礎日日看其歸功耿先生處却正為自已立地正心誠意幸為事君視民如傷取以治民正學之有裨于人間如是

重修長洲縣儒學記

古先王敷教以治天下自黨庠序無非學校而其教名者大即一鄉之賢士大夫習知其土俗性情因以簡其帥與不帥者而與之屏之則人之淑慝咸相見而無所容其欺偽矯飾之情所以事勸而業成凡為智能勇功之士為國家建大猷肩大任者亦無不出於其中故自禪讓以還何代不以武功定天下及統緒甫集未有不汲汲於敷飭文教以為永安長治之基者誠以其效雖緩而功可久也迨行之浸遠儒學與吏治既分兩途一切理民經國皆以謂不必出於鄉三物之中而唯智能勇功之是驚舉凡古初厲世磨鈍之具率視為迂闊無當之虛文相與掉臂而去之設有司其職者鰓鰓焉惟德教是愛反眾起而嗤訕之其人苟非篤信而彊力者亦且靡然置之而不敢復道於以求人心之敦茂而道德之凝承也不基難乎於此有人焉不顧時俗之浮言毅然立教以為已任舉廢起衰以行之斯亦人之所難能矣夫善教者猶醫也攻疾在臞眩之際則主在標養疾於平緩之日則揆其本若是者良醫也不問緩急惟其疾之所至旋轉以相逐藥石彌進而痺痿顛仆隨之則亦庸醫而已矣今謀治於風俗頹蕩之餘而必審其端於教是蓋能揆其

本者也。吾所謂效雖緩而功可久也。且古今治法固有相沿未
變者矣。古者鄉治其鄉。國治其國。無所嫌於私。雖也後世防檢
益嚴。士著者不得仕於其鄉。甚且立爲三互之法。而唯銓補學
官。許不避其本籍。是猶教之鄉而用其習知。主俗性情之遺意
也。然因其土俗。導其性情。又有不可同日而論者。今自大正以
南。若姑蘇固吳越之。大都會也。承要離伍胥之流風。而文以
延陵季子辭讓之節。其於慷慨憤烈之事。或至滅頂剝膚。而不
暇惜。豈非明於憂患與故而獨立不懼者哉。然而敝化奢靡之
虞。抑已久矣。司是教者。就所長以正之。因其敝而革之。要厥觀
又。出。學。校。始。矣。常。考。志。乘。在。郡。之。儒。學。三。而。長。洲。學。宮。建。置。
獨。後。創。於。宋。之。景。定。再。立。於。元。至。正。間。而。改。設。於。明。之。嘉。靖。歷
年。滋。多。傾。圮。是。患。訓。導。王。君。受。事。典。學。謂。焉。嘆。興。捐。貲。以。謀。完
葺。度。材。庀。工。未。幾。而。棟。宇。克。新。垣。墉。盡。繕。其。所。謂。毅。然。已。任。者
歟。或。猶。謂。立。教。之。本。在。於。人。心。學。宮。之。建。猶。外。飾。也。抑。知。社。稷
宗。廟。之。中。不。施。敬。於。民。而。民。敬。良。以。瞻。仰。游。息。爲。觀。感。之。所。由
興。苟。使。儀。容。器。物。必。淪。委。於。狐。麝。榛。莽。之。域。又。何。從。端。立。教。之
本。乎。思。孔。不。敏。可。會。是。邦。慄。慄。焉。唯。教。養。無。術。之。是。懼。王。君。修
學。成。而。鄉。先。生。暨。學。之。諸。衆。予。具。咸。造。余。而。請。爲。之。記。且。曰。且。

又

卷十一

長洲儒學二

堂定本

文

卷十一

長洲儒學

五

堂定本

石以須久矣。余嘉王君之志與余之見固有合也。今天子
熙通敏。嚮意撰文。凡中外明揚之典。必察其有無。興行教化。以
爲考課之殿最。斯東吳人士將由茲學之振興。知所以導民成
俗。其本必在乎是。是以絮隆夫比閭黨族之化。其亦將有合矣。
夫王君名玠。安慶之桐城人。康熙十六年歲貢生。

錢礎。曰。日前說教之盛衰。後說學之興廢。而王君修學立教
之意。自在言表。於此記見公興起教化無限淡心。○古來學
記。惟曾王二公爲最。南豐記學所論學之制與所以成就人
材處。非淡於經術者不能。臨川記學亦非淡於學者不能。今
公經術既淡。又淡於學。此記直兼曾王而有之。且復發所未
發。精理名言。溢於行墨。長洲學記。過宜黃慈溪遠矣。

重修嘉善儒學碑記

莫大勳

魏塘忠孝節義甲于嘉禾。理學科名聲高東國。雖經兵燹。而自昔
攸聞。謂非教育涵養者。素賦雖然。樹德務滋。俾大成裕。良田不
播。或生穉穉。此則操耒耜者。事也。歐陽子曰。學校王政之本也。
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
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曾南豐曰。自三代衰。聖人之
制作盡壞。千餘年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士有聰明樸茂之質。
而無教養之漸。以不學未成之才。而使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
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也。
文獻
學之所關大矣。蓋學自漢唐以來。興替不一。迨宋慶曆至和之
年。而郡邑始備。元設教諭二人。皇慶間。以周程諸賢配祀孔廟。
而學之事。發盛明三百年。亦有增無減。蓋深識致治之源。而為
衆化所由出也。夫士未知情性。何以立德。未知君父。何以立功。
未知聖賢。何以立言。是故立學之法。導以中和。開以禮樂。理性
情也。而邪僻悍厲之氣。消示以綱常。申以忠孝。尊倫紀也。而犯
上作亂之端。泯習以六經之正文。喻以孔孟之大旨。闢聖言也。
而浮薄譸誕之風。息然。則天下何可一時一地無學也。故學
廟祠之外。必有堂。庭。齋。講。與夫藏書之閣。游息之亭。嚴嚴翼翼。

壯偉闢。非真美觀。寔動人欽仰之忱。而生人愛慕之志。
聖天子思廣至治。臨雍釋菜。邁越古今。屢勅有司。修葺學宮。
清士習。豈非所見大且遠歟。武水自前朝宣德四年庚戌。由嘉
禾分邑。始建學宮。嗣後修葺者屢矣。萬曆末載。余荆溪徐先生
儀世范茲邑。實新其堂。而殿廡之制。至崇禎時。毀益頽圯。晉江
蔡侯復修之。自此以還。日復傾圯。已酉春。余承乏是土。覽其荒
廢。不勝慨然。顧大厦之摧。非一木可補也。薄俸捐助。亦復有限。
頻年水旱。蒿目為艱。雖日有心。何堪啓口。平詎意諸縉紳先生。
暨茂才博士。作典恐後。鼓舞惟先。乃至鄉閭。巷曲。相率輸將。
何盛歟。雖聚滴成河。積塵足楮。于中任事。不無苦心。然其共為
聖教起見者。猶微教養有素也。于是申之各憲。僉詞許可。督學
劉公又慨以屬邑。學租五十金。助不數月。而觀成。輪奐斯崇。丹
雘交映。余邑令坐享其功矣。落成之日。衆請壽之。碑記。余不敏。
敢以修葺之意。略為長若。勿陳之。庶幾顧名而思義焉。夫學宮
之設。以明倫也。弘壯其規。以昭德也。登其堂。瞻其廟。則欣感
焉。迺而內顧。則愧慕形焉。教之義也。然則人心自具。其學官
外。以修聖人之宮。內。以修聖人之德。不亦可乎。此建學意也。
儒有云。亦有斧。斧其德。如斧。斧其節者。歟。則修之謂也。爾長。

以好德之志修學宮余能以修學之旨連兩衆哉傳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吾願以此新聖人之宮即願以此新聖人之德也且爾鵠廟前哲既已彬彬修其遺言景其風烈不猶鉉基在前堂構在後乎所期擴而充之則視乎賢者之力也是役也耆民張邦豫江濤生員江澄秀葉珏鳩葺之力居多焉例得書錢礎曰曰通篇議論博大意義深遠全從歐曾二公論學之制得來其文有典有則湛於經術吉州宜黃學記而後又有此嘉善學記一篇

文源記

卷十一

重修嘉善學記

六

嘉定

重修上江兩縣學尊經閣記

朱廷鉉

皇清混一海宇更定規制既改江寧舊國學爲府學即以舊府學爲上江兩縣學學舊有尊經閣在明德堂後朱御書閣故址也正統中始以尊經名故明因之弘治中毀於火嘉靖丁亥巡撫陳公復創構是閣迄今百數十年矣歷久不修梁棟垣牆皆摧折敗壞將就傾圮康熙戊午歲邑博士弟子員呈請於督撫兩臺捐募重葺逾四載而工未就郡侯陳公來守茲土見而嘆曰是古今載籍之藏也不亟完之其何以守經而傳後乎遂捐俸鳩工殫力督率不一月而閣成閣上下有經史板板向貯國學則革後始播遷於此凡十三經諸子百家之書皆放逸散失什不存一所存者惟廿一史一書而亦多殘缺失次公力爲考訂鐫補乃成完書書成而閣工適告竣是役也公豈以侈巨麗壯觀覽也哉蓋經以載道閣以藏經經之存亡係於聖教之隆替閣之成毀關於經學之盛衰非細故也今經子諸書存於是閣者雖編殘簡斷而隻字單詞古聖賢之靈寔式憑之後之君子有志於此而修明之者將於閣是問况廿一史一書上下數千百年爲文百千億計其中帝王將相之典廢學士大夫之賢否理學名節功業文章之高下得失天文地理人物品彙之錯

陳互見有未可以指計數者今其書具在而閣又足以藏之以垂久遠史存而經學亦賴以不墜聖賢之道其炳日月而行江河者不可謂非是閣之有以留之也然則成是閣者其功為何如哉邑之縉紳先生及兩學諸弟子咸欣喜讚嘆思紀公之德且以示後世也命鉉述其事而記之者如此公諱龍巖閩之惠安人以明經起家公父諱王輝故明進士曾以御史按是郡有善政崇祀名宦及公之來也多修舉廢墜而此其一也

錢礎日日閣本尊經文亦專主尊經而發宏詞壯采洵足潤金石而懸日月容乎大篇也

文獻記

卷十一

上江二

左

十學草

修江陰學講堂射圖記

錢蕭潤

江陰古延陵也自吳季子受封以來崇禮敦讓於是文事武興而江陰之士知有文在漢稱暨陽自莫龍築城捍賊講練兵法於是武事漸起而江陰之士知有武其後文有文學學之中講堂在焉武無專學學東建射圖為習武地蓋重其事也按志講堂與於宋盛於紹興胡瑗記所云講堂宏宏是也歷元明沿革非一自洪武十五年知縣王衡教諭鄭江建講堂於廟左二十六年教諭蔡永升議為左廟右學乃即講堂址立廟至萬曆間知縣許達道教諭戴士傑於啓聖祠東南建聚奎亭丁巳知縣宋光蘭教諭梅敬祖於亭後建講習堂而講堂復設其後遂無有修葺之者射圖未知助何代建何地自洪武末知縣蔣宥於廟址建射圖正德初知縣劉紱移射圖於學東偏堂曰觀德至嘉靖中知縣李允陽收於外泮池南為門提學御史聞人銓扁曰射圖歲久地堙其迹亦廢噫嘻太平之世天子飾文而隳武文則設為官教之而為教官者月有課日有會然未聞有講道論德發明聖賢傳註之理討究身心性命之學者也夫如是於講堂乎何有若夫提旂鼓簡車徒直視為武人事耳所謂折衝樽俎制勝廟堂者固未之見也射圖之廢又何疑焉康熙戊午

文獻記

卷十一

修江陰一

左

十學草

丹陽荆君子邁為江陰學教諭甫蒞任即補西廡先儒神主六
座其大則鄉賢名宦兩祠捐俸而修葺之未幾復以講習堂舊
址廢屋三楹建為講堂於堂後闢地數弓創為射圃學使者田
公聞之以為留心學校不負厥職也深嘉實之一日荆君過梁
溪命肅潤為之記肅潤翼然起拜手言曰懿哉荆君之為此舉
也其有合於先王立學之意乎先王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
夫之子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
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出兵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
以訊馘告魯頌亦云在泮獻馘在泮獻囚泮宮作而准人服是

文獻記

卷十一

修江陰二

交

十季草
堂定本

文事修而武備亦舉也其教士之法總於司徒居常教之修六
禮明七教齊八政有發則教以車甲行之先自鄉學始而考校
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
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焉耳此先王意也
今荆君得其意講射並設文武均教又豈容已也哉雖然予嘗
聞之矣昔之士以無學傲今之士以有學傲昔之異端在吾儒
外今之異端在吾儒中自程道既南江陰屬南北支津宜先沾
道澤然其在宋也晉陵胡德輝嘗為軍學從事與知軍事王宗
教授孫雲同舍郎陳剛中同奉詔建學無錫尤延之注江陰學

官至需次七年二子皆承聽山之傳者而同時鄰人袁燮來知
州事即以陸學岐之至元季州人慕以忠為西山先生後人因
建澄江書院中奉夫子燕居像併祠西山其子庭秀又嘗問學
于金華許益之而程學始績著明則邑人孫大雅著東家子為
饒介之周伯溫所稱又宋潛溪得其圖說答性難等篇謂以近
代儒者方之若魯齋仁山白雲未知孰先後其為正學審矣弘
治中蘭谿黃傳以章樞山高弟宰江陰著異政獨去其鄉賢今
人不可解厥後薛副使甲深入姚江與顧為羅文恭所不滿又
其後繆文貞昌期李忠毅應昇並游東林而未免以氣節勝凡

文獻記

卷十一

修江陰三

交

十季草
堂定本

此皆論之未定者得荆君為是堂講明之當有所折衷庶示諸
生入德弗迷所往其教射亦必正君臣父子之端使無謬於先
德後力之指夫然後文武教成而延陵禮讓之治可復即莫侯
講練之法愈久而不失其傳矣乎吾固知荆君意有在非徒欲
備先王立學之制已也抑非若彼暫飾一時之士木聽其自為
與廢者可比也是役也余竊喜斯道復昌南國人才將日盛有
不止為江陰之士慶者故於其始之成而不辭為之記
朱玉汝曰默菴先生才學俱堪師表所行又皆振起斯文之
事得使日師為之記而講堂射圃傳先生之教亦傳矣

江上講堂記

劉選勝

江上舊有延陵書院。邑大夫士講學處也。後人卽其地。喚爲廟。而講學遂廢。萬曆丁巳。知縣宋光蘭。教諭梅敬祖。於學宮啓聖祠內。建講習堂。而講學於是復行矣。歲久堂傾。難以修舉。康熙戊午。丹陽荆子邁。爲江陰學教諭。慨然會與捐貲修葺。以爲講學地。旣而自嘆曰。吾司鐸茲土。于今五年。月有課。歲有會。職猶恐曠也。竊自揣學識寡陋。媿爲人師。思延請名儒主持教事。維時牛同知樞亦惟荆君之言爲然。江邑縉紳子衿。食以無錫錢。礎日先生爲荆君告。荆君躍然起曰。嘻。余向習舉子業。時叔父

江上

卷十一

江上

卷十一

江上

卷十一

江上

卷十一

江上

師而後與諸君揖揖而坐。坐定。諸生齊集。擊鐘鼓三聲。遂行講事。堂有几。置四書五經及孝經武經性理諸書。先生登席先說一書。或二書。邑中紳士和之。疑相質也。難相問也。牛公流君射。泚聽講。各殷殷訪道不置。新任陳訓導寅亮復隨荆教諭諸業。請益奉席相進。隆禮有加。自春迄秋。無少間。中秋之日。當學使者山東趙公。歿試常郡。五邑士子畢至。荆陳兩君公請會講。余是日設虎皮懸于座。先生登席。說書二章。五邑諸紳士各說一書。多士如雲。圍橋門而觀聽者。以百數計。斯亦近古來江上未有事也。余聞之不勝喜。遂濡筆爲之記。記曰。美哉江上講堂之設也。有三善焉。是堂也。荆君所建之堂也。荆君不敢坐而讓之。錢先生其謙恭自下何如也。昔張子厚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遂徹坐輟講。共語同學之要。渙然有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議者以爲張子勇撤阜比卽此一事已足位置濂洛之間矣。荆君亦猶是也。是一善也。錢先生三十餘年不與賓興不赴徵辟。獨于講學一節則欣然以從。昔趙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初不欲北行。旣而姚樞強之。乃至燕名益著。學徒百餘人。由是北方知經學而樞亦得親程朱性理之書。今先生之儒學亦爲世重。其徒率多公卿大夫之

流海內士子羣然奉之日十峯先生較之趙公抑又過焉趙公以經學行于北先生則以經學行于南行見經明行修儒者于是有實學已是一善也牛公之請錢先生講學也古之所為賢有司也昔漢文黨治蜀起學官造士命司馬相如為之師唐韓愈為潮州刺史人未知學亦聘趙德為師宋晏殊知睦州興學廣化延范仲淹以教士蔡襄知福州聘陳烈鄭穆輩以經學廣勵多士風俗一新由此觀之何古今人尊重儒之不甚相遠也是可為天下之為郡縣者法也是又一善也是為記

錢礎日日講堂何地講學何事余也何人敢膺茲重任謬為

文獻記

卷十一

江上三

十峯草

室定本

鉅公獎許耶然以牛沈二公之尊禮荆陳兩君之虛公則有宜乎表章者得大記鋪揚盛美一時良會千秋佳話矣講學一事所以正人心厚風俗關係非淺江上修明舊制釐定新規董其役在共事者各有成勞而實則吾文翁老夫子一人主持之力也夫子養賢勸學敬教崇儒捐俸憐才先勞獎吏諸凡盛事江左傳為美談豈止高懸虎座俾覺官生色哉記中敘述詳核取實政不抹虛名斷制謹嚴表循良兼揚道德自此十峯先生藉以闡揚當事諸公交相鼓勵講堂將月盛日新矣豈非江上一大幸耶 吳門門人程烈謹識

嘉善閩侯翼公遺愛碑記

仰之章

漢史傳循吏其為政人人殊至其仁心為質與民休息嗟乎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未始不同趨而合轍也其所傳六人以文翁為之冠由其崇尚儒雅興起文教均於郡縣夫以孝宣綜核名實趙京兆以銳精應之宜若專美一時矣而聖書褒獎與增秩賜金乃在潁川潁海彼其重農桑興禮義若欲緩收其效而民之思之也顧不後於京兆然則吏治之所重果可知矣自久任之法不行循資按格三易星霜則秩滿當代矣彼召當遷矣甚者設施未竟坐論去焉此吏治所以難也至於民之于吏也當其秩滿被召相與謳吟而頌禱之于其心勞政拙罷官而去者則過而忘焉矣有能思之於太後且去既十餘年而思之如一日者此固人心之公苟非德讓之君子未易得此於民也往余偕兵漳南幸清伏莽一以助宣文德為事甲午兵興閩侯以范經領鄉薦撤闌來謁半神峻峙不妄言笑其才華學識真足赤幟宇內豈余採風屬郡侯之長君魁字星源翻七年少復冠承席余以是視侯之家學綜今緯古出其經術以霖雨蒼生殆未有艾也歲丙午來宰武塘武塘故嚴邑興朝定鼎以來長吏每以註誤去蓋以東南催科踴躍劇而吾邑為最侯受事時

文獻記

卷十一

嘉善閩一

充

十峯草

通賦三萬有奇。通於里甲者十之一。一侯爲補苴以償之。那於官更者十之九。侯則不憚勞勩。釐剔澄清。力請撫軍題額。甫葺歲而侯以他事去。然侵漁中飽。從茲弊絕風清。不可謂非侯之大有造於武塘也。侯性檢束。外和而內剛。其字民也。煦如冬日。威依爲慈。毋若其發。奸摘伏。雖宿胥狡卒。悉屏息。重足驚神。明爲以故境內帖然。無析鳴犬吠狺。知沃焦釜。捧漏卮者。直以功名博民命也。侯負人倫水鑑。衡材精確。其試士所錄。皆蘇林翹楚。比年以來。科名鼎盛。或翺翔禁苑。或領袖賢書。聯鑣接武。大抵皆侯所鑒拔士也。侯之蔚興文教。方諸文翁。何多讓焉。侯居官不銜浮名。懷抱宏偉。未殫厥施。罷官後。僑居蕭寺。日與門下士暖茗論文。相易以敦本尚實之學。無幾微怨尤之色。其雅量有大過人者。侯端閣十有餘年。都人士思侯之德。謀伐石以記之。會侯之長君謁選南還。道經武塘。而貞珉適告成。相與摩娑其下。都人士如見侯焉。吾邑昔有賢令汪侯。去官久爲築留衣亭。以表之。閱數百年。復以事汪侯者。事侯亦可以見侯之德。人之深而三代之直不盡漸浥於人心也。侯名振字翼公。甲午鄉進士。福建永定人。

吳香爲曰。翼公居平讀書養氣。鄉黨稱爲真。卒廉筮仕。未及

文獻記

卷十一

嘉善閣二

十

十峰草堂定本

文獻記

卷十一

嘉善閣三

十

十峰草堂定本

兩載以南。根稍稍坐解。職去一時。士民不啻嬰兒之失慈母也。今已十有餘年。令嗣星源偶過汾湖。艤舟其側。而士民猶相與勒銘歌詩。不輟其殆。記鄉侯所居無赫々名。去後輒見思者。乎讀光伯文。令人歎慕不已。錢礎曰。曰。關侯治績直與潁川渤海並傳。光伯先生此文亦非馬班以下所能爲也。文與人俱不朽矣。吳赤霞曰。庚申冬。予小試吳邑。被星源先生賞識。嗣後邸寓金閨。與予館齋密邇。數月間。時出課藝。相質輒有國士之目。殆虞仲雍。請得一人知已。可以不恨者也。今讀斯文。知其

尊大人循聲異績。卓二不朽。益不勝執鞭之慕云。

重濟清源縣永濟渠碑記

張汝瑚

古之教民也率用仁讓以先之緩急相濟有無相通故其時行讓路耕讓畔遐邇一體民用輯睦雖畫疆分井謫然有家人父子之風未嘗專利以自封殖也斯俗稱美焉余承乏斯土奉此意以道民六載于茲而于水利尤所重蓋清爲瘠邑往歲橋事不登野多茂草則渠道之多壅也余行野而相之鳩我父老而諮之於者疏圯者葺酌酌原田幸不至涇于藎莽若乃郭白二都之有永濟渠也自明洪武間始也引汾水之流以溉田而取道必由太原縣之洛陽村釀金購地穿地爲溝名曰古渠萬曆九年當事者奏請特蠲其稅所以恤此方民者至矣自汾流遷徙于西古渠漸堙于是復購地穿溝名曰新渠歷歲滋久新渠並於而汾流又徙而之東村民僉謂宜疏古渠便無如故道漫漶浸不可問遂至雀鼠者數年幸今大中丞達公銳意興除百廢具舉撤行交清太三邑虛公審勘至于今始得歸我浹陽而春鍾雲興溝塍錯拊今湖昔成勞不重可念哉夫力耕奉上賦則公家之賦也履厚戴高民則朝廷之民也捍災卹隣官司之守洛人我也急病讓夷與國之義二邑故桑梓也以爭始卒以讓終又何病焉余願自今以往清之民永思厥艱毋忘今

文徵記

卷十一

重濟清源一

世

十學草
室定本

日告成之難也洛之民永歸于好毋忘今日質成之樂也是役也秉法維公稽疑不忒則有諸憲臺之令甲在虛衷以訪苦心是劑則有鄰大夫之案牒在無他亦云教讓而已余故伐石而誌之如左若夫嘉與觀成以毋負行水勸農之初意是余之職也苟尸之以爲已力余則何敢

錢礎曰曰興水利是循良一端漢時召翁卿行于南陽今夏鍾復于清邑行之宜其有召父之歌也至于仁心爲質以禮齊民俾二邑爭始而讓終較之文翁德讓次公溫良何多遜焉讀此文便是一則循吏傳其文古質典茂亦可與孟堅頌頌

文徵記

卷十一

重濟清源二

世

十學草
室定本

重修封臺記

盛符升

上古事多荒遠無所考信故舊自唐虞史始黃帝誠慎之也他如四紀所載循蜚疏化之君為皇為義為炎為媧靡不神奇靈怪尚論者以或然或不然置之而陳州之人所為尊且信者於太昊伏羲氏獨千百世不衰仰其遺容傳其故蹟若可咫尺遇之蓋都邑於斯陵墓於斯其陵前之白龜池池上之畫卦臺章章在人耳目非如記載流傳之無據也然而後之君子疑之或曰陵墓非古也棺槨制自黃帝去太昊世遠甚無棺槨即疑無陵或曰都於陳葬於山陽非一地與此所傳特異或曰龜書出洛疑非蔡水蔡之側安得有龜池或曰八卦本於河圖今舍圖取書而曰得龜因以畫卦事尤不類余竊以為不然夫古者文字未立故事不盡傳獨有所畫卦象首列天地間長為羣經之冠後世之文若經史子集踵事滋煩誰不範圍於一畫六書之內而謂枝葉之有本川瀆之有源其可疑焉否耶謂畫卦非義皇不可謂義皇非都陳不可即謂陳州非畫卦之地不可陳之人因其地而壇之因其壇而臺之無一非可考可信者也且天下之人有不信夫易之為經者乎易傳有之古之葬者不封不樹是棺槨未與未嘗無葬也抑有之聖人作易幽贊生著今著

文獻記

卷十一

重修畫卦一

墓

定本

文獻記

卷十一

重修畫卦二

墓

定本

生吳陵千祀不絕是神靈所祈為不誣也至其推論畫卦之始更詳且備如所云觀鳥獸之文者豈真有點畫可求如後世所傳圖象哉猶之聽鳥鳴而知律觀木落而知舟常人所共為旋毛為枯甲聖人視之為圖為書為卦象所自出是書之與圖無二道而書之在洛在蔡亦無異地也陳之人即未必盡知乎此而尊且信之奉之為萬世文字之祖固宗經重道者所必取也間嘗考之他籍如一統志則稱為撰著壇如路史註則稱為人卦壇前代名賢若李邕若張齊賢皆有碑記之惜乎其不傳於後而壇之有臺孤立水濱廢興不一其可得而知者一修於正統州守張志道主之再修於嘉靖州守唐方及李應需主之再修於萬曆州守洪蒸及許汝升主之今且廢為榛莽唯八角一亭尚在州守澄嵐方君因而增築建為三堂繚以周垣以興起於諸君子之後俾陳之人得永慰其尊且信之心而因以告天下之人其尊之信之者皆當無異乎陳之人也

錢礎曰曰伏羲為開天之祖無伏羲安得有文王安得有周孔耶陳人之尊且信宜也此記出斯道如日月中天萬古不泯矣說到圖書無二道洛蔡無異地尤為獨闢之論

重額正心書院記

歸聖脉

海湧峰之東有正修講院明崇禎末吳邑侯牛公若麟捐俸五百金置民居創建堂奉先賢周程諸子爲士子講學所侯去之二年後人思侯之德卽堂後書樓奉侯之主而祀焉尋經戎馬凌踐更奉漢壽亭侯於前楹榜其門曰正眼禪院防侵暴也綿延廿年有不肖者起而謀踞之鄉士大夫與侯之子白之臺監繩以法遂廢乃公延僧之有行者自圓主之以虔奉香火復顏之曰正心書院前輩鄭敷教題趙炳書此康熙七年秋九月事也余思夫書院之設宋儒以山長主之蓋所以助宣教化獎勵

文徵記

卷十一

重額一

千峰草堂定本

人倫與學較等非如朱買臣讀書處和靖讀書臺爲一人藏修之所故當其盛則人文炳蔚以講學論道及其散則興復振起以繼往開來鄉之學士大夫與有責焉非可等爲遊觀之地任其興廢寧容不肖者起而攘以爲利乎夫竹樓豐樂亭名賢之所構千載猶繫人思侯捐金築舍其嘉惠後學良深後之人不思振舉乃反起而攘竊之其不有負於侯而抱愧於讓國之子弟耶余受知於侯之門稔悉其事恐其久而寢湮爲約述其興復以告後之來者侯政蹟詳徐太史汧碑記中茲不具論至後人思侯之德不名書院而親名爲牛公祠蓋戴德不忘與白公

堤劉公墩並垂是亦可想見其爲治不

錢礎日曰將書院說得鄭重與之泛遊觀地有別木幅頌殿侯德表出命祠之意覺牛公一祠直與白堤劉墩鼎峙千古固薪傳之不忘舊知亦惟侯之德有以致之也

文徵記

卷十一

重額二

千峰草堂定本

古鼎閣建於金陵居室之右中祀我皇祖考景陽公皇祖妣張太孺人皇考太史汝謙贈公皇妣蔡太孺人神主暨三代繪像案設古鼎一罇二嚴必祀也先是門人某為縣令拾地獲鼎與尊與而致旭召工攬錯之古色斑斑然流青鑄翠神光陸離鑒賞即無論秦漢當在商周間敬置之閣上泣而言曰嗟乎是神物者實相余以祀我先人我先人所馮依即官於舊京奔走無射禮祭統之記鼎銘以衛大夫孔惺為微旭不類何以希銘我先人惟薦茲鼎也與祭統之義符迺子子孫孫承靈厥厥用

光於祭典閣之上下左右圖史列焉蒸嘗於茲絃誦於茲陳器於茲春秋霜露我先人降格於茲庶幾臨於正考父仲山甫之鼎也已又泣而言曰夫子不云乎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旭之在兩先人懷抱中者蓋三十有三年不幸終鮮兄弟兩先人惟貌孤是視哺乳什之七醵膳什之三長而縱之學倒庋傾筐治橐中裝齋束修羊兩先人費無算曾不得及兩先人待祿以養教擊鮮迎講蔽止食也生事之以禮旭無有焉先公生而飲大賓沒而祀替宗先孺人釐而女士白首相隨旭遭時窮位荷聖天子之賜命賁於泉壤然而龍岡未表京兆無

文淵記

卷十一

古鼎閣一

其

十卷草堂定本

文淵記

卷十一

古鼎閣二

其

十卷草堂定本

肝馬鬣魚山熊蘇是刺則死葬之以禮旭無有焉是二者旭之罪大矣追憶辛巳之年兩先人見背又七年始成進士官禁林而兩先人已矣旭罪實滋大後難圖也母已其祭之以禮乎先公之物也執旭手而教之日賦氣熾於江北我先世吳西山人也祖宗丘墓在焉汝避難必茲土旭拜且泣日不敢忘迨窆跡金陵去兩先人日益遠草路未遐宰木相望中道而止也先是卜吉壤葬兩先人於古壽東肥水南岸距半里而近置饗堂其水先公所釣遊也其土先孺人儘畔野也先公所樹之槐昔之拱者今抱矣魂魄其妥於此乎自旭還金陵或歲一灑掃或再歲一饗奠而旭以先買田宅管婚嫁不能歸不得已有斯閣之建以慰我先靈而適得古鼎助我馨香率子若孫聚於其下躬於其傍遠邇靜嘉桑盛潔備以母墜厥祀庶幾臨於祭以大夫後以五鼎之義母寧茲薦茲鼎也祭之以禮其有翼乎爰告我後之人日凡我子孫其其愛茲鼎也則必自愛其鼎俾母顛厥緒以承幽明之休余髮且種種將結廬西山之麓以終餘年以遵先志凡我子孫其勿替引之虔恭罔怠以紹嘉於斯閣也哉

癸癸日曰古雅有周書之意昔時傳古圖載諸銘獨缺孔惺鼎銘不載遺其鼎矣此記出而焉存其文當勒諸銘之上

鍾南山祠記

熊伯龍

大叅艾石宋公蒞楚之三年百廢具舉如觀音閣文昌祠皆修
建至所作鍾南山祠則前此未之有也公爲余言曩昔之夜有
神降庭請祠于余蓋卽世所圖鍾趙者于許之復申燭再三成
禮而退自今思之猶不以爲夢也竊念冥冥中已有成言何忍
負之此祠所以作也噫異矣按昔人所傳唐明皇晝夢有鬼藍
袍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除天下虛耗之孽因命吳道子圖之
賜二府夫天下之患孰大乎虛耗誠如施言此諸捍患禦災得
秩祀典固非僭越不應至今日而請于公也豈當時以爲恍惚
文潏記 卷十一 鍾南山祠一 廿 十卷草

不可知之事圖其形而未與于祭耶抑其世已遠其事已細當
時亦嘗得祀而紀載未之及耶噫異矣乃予竊有說以處此凡
幽明相感不論久近亦似有時節因緣焉以楚事言之此真南
山君之時也方今化被無窮萬寶煥發開元之盛方斯蔑矣獨
天不弔楚由崇禎癸酉以迄于今泰寇爲原西山爲委先後流
毒三十餘年不得休息而旱蝗水火之災若爲之助虐焉生民
以來虛耗之禍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虛耗之甚者莫如楚南山
君亦式靈于楚憂楚之虛耗之甚者莫如公南山君亦憑依于
公天人交應自然之理又何疑焉雖然爲國家耗府庫爲諸臣

耗心力爲百姓耗膏血者賦也府庫耗而我乃倉箱心力耗而
我乃廣胔膏血耗而我乃肥甘奢所謂孽也賊自外生勢在山
林惟師武力以勦撫制之而有餘孽自內作勢在城社非拔本
塞源雖干戈取之而不足南山君之請祠也蓋將爰居爰處安
意肆志以搜剔此孽俾無族類焉其不欲如世之摘發姦伏爲
職者懷危內顧延頸受代以根株貽後人也亦明矣公何惜此
半畝之宮不以成南山君之美乎抑余尤有感者事至于夢亦
幻矣土木之興于今日亦難矣他人所爲鑿金鑽帛郵傳拜除
者公盡斥之于馮馮登登以委此于百年而止不可究詰之人
文潏記 卷十一 鍾南山祠二 廿 十卷草

蓋不以冥冥食言如此彼君臣之義朋友之信如日月江河昭
然在耳日間者公其肯一日已于懷也耶予以是窺公之慷慨
誠篤有以任夫遠且大者而書其事以徵于異日焉
錢礎曰借一南山君說出種種虛耗之孽淋漓痛快切中
時弊想見先生爲國爲民一片熱心非直爲恭桑起見也

漂母祠記

周啓嵩

余嘗過淮陰見漂母飯淮陰侯處母祠在焉慨然者久之既而歎曰是固宜祀也淮陰侯往矣世豈無繼起如侯者世有淮陰侯則漂母宜祀然淮陰侯不恒有也不恒有而羣淮陰之人以爲世特無淮陰侯其人耳有則必爲漂母之所予世無淮陰侯則漂母尤宜祀雖朕漂母固因侯而得祀者也淮陰之人不祀侯而祀漂母何也考之祀典爲人禦災捍患者則有祀楚漢紛爭糜爛其民者衆矣當淮陰侯王楚時無論漂母壽無恙卽辱已少年下鄉南昌亭長依然也天下變更江淮如故安知非侯

文徵明

卷十一

漂母祠一

世

于華草

之雄才遠畧有以曲護于父母之邦而置祖宗墳墓安於磐石兼有造於全淮也後之人惟祀漂母而不祀侯實之祀典將毋缺與曰是不然天下事觀于其大而後知細者爲無可加歷數淮陰侯生平凡夫君臣之際朋友之交特識如滕公薦拔如蕭相親信任如漢高皆無能出漂母右漂母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噫使漢高相蕭盡能如漂母心寧至有烏盡弓藏之嘆耶且淮陰侯之報漢者多矣登壇一對是屈項王之智勇仁強以報漢還定三秦是并章邯董翳司馬欣以報漢襲魏破趙平齊是舉蒲阪邯鄲渤海鄒野諸地以報漢卒至垓下之歌

文徵明

卷十一

漂母二

世

于華草

起烏江之憤銷是蓋萃二百四十年之帝業拱手而報之漢天子矣至如拒武涉之說謝蒯通之謀則精誠自矢是又竭一身之頂踵髮膚無一不爲漢報也漢高曰彼善將兵多多益善前此之功固所優爲我之於信厚矣舉齊而欲自主餞兵而不速赴彼將留餘力而不盡圖報於漢也滕公蕭相日在帝前不引手救豈非以素有恩於淮陰一旦得志頃忘我耶噫漂母一飯救淮陰侯於飢欲死之時漢高推食起淮陰侯於死復生之日侯不負漂母恐負漢高耶漢室君臣苟以漂母之心待淮陰信之助比隆伊呂何疑焉嗟嗟漂母真堪崇祀千秋矣朕則後之人不祀侯而祀母宜也漂母之識量固超於漢室君臣而淮陰侯之所傾心感悅於九原者也

蔣慎齋曰以不望報三字折服漢室君臣自見漂母高義此文字抑揚之妙

錢礎曰曰淮陰不負漢心事卽從不負漂母看出真千古具眼筆勢峻峭絕無一語步實古文中不多得之作

復梅子真先生祠記

胡時忠

今世道即不古。上自宮廷。下迄閭巷。猶知誦讀六經。尊重五倫。者以朝廷功。今能崇孔子之道也。其崇孔子之道。則制天下府州縣學。皆建廟享祀。且封孔子後公。爵若周之三恪。世傳不絕也。蓋唐宋以來。皆行之。而首創其議者。固自漢梅子真先生始。先生當西漢末。解南昌尉。歸壽春。見王氏尾大將移。炎祚乃因災異。上書極言其禍。而成帝不能納。及莽顛政。遂棄妻子。逃去。或傳以爲仙人。有見之于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先生忠于謀國。明于料事。卒能潔身去亂。故後人莫不仰企其風。淳又敬記。卷十一。復梅祠一。姑。上。孝。草。堂。定。本。然據此而論。亦一節之士耳。愚按先生嘗上言宜封孔子之後。以奉湯祀。成帝用其言。始封孔子。後世爲殷紹嘉公。今衍聖曲阜之制。實準于此。夫聖人功在萬世。有能推明聖人之功。以延賞其裔孫者。功亦萬世矣。由此言之。雖列位兩廡。用報首功。先聖有靈。猶將許之。况南昌宦遊故地。禮宜當祠。安可廢缺不舉哉。東湖舊有先生祠。久爲豪右侵毀。崇禎丁丑。新建司訓杜希中率諸生王錫等。籲之各臺。余承檄勘其事。斷爲必當復。中間捷誘多端。公論未白。至癸未。乃得復。是冬。新祠落成。諸生請予記之。溯始事已閱六七年。復正之難。若此。時主埒于上者。爲。

撫解公學龍代巡徐公養心學使侯公炯曾皆去位。下則杜君倡議。亦遷寧州學正。以去。而王君已成進士。仕爲蜀令。獨余得目觀其成。若干先生有夙緣焉。敢獻言。所以復祠之意。併記歲月。以告天下。凡學孔子之道者。

錢礎曰。聖人功在萬世。梅公請封聖人後功。亦萬世此定論也。祠廢而復。先生之功。正復不小。今先生齒祠。亦在東湖。辦香遙配。豈不慶千載同心哉。

錢礎

卷十一

復梅祠二

子。孝。草。堂。定。本。

大梁消邑橫渠張子本籍祠記

魏憲

祠之有記也○記所生也○所尊也○所重也○宋大儒橫渠張先生○
載字子厚○梁之涪川人○其鄉固張子店○三少宗孔孟之學○與濂
溪新安伊川昆仲皆以子稱○涑水臨川諸君子○孫其議論○考其
行實○見于綱目性理諸書○詳哉其言之矣○熙寧間先生知涪州
歿于官○藐孤不克歸○僑寓陝以西○郿邑之橫渠鎮○西之人樂得
而有之○隆其楹桷○俎豆以致虔于春秋○其祀于官○遊之地與祀
于篤生之地同○歷有年所矣○其篤生之地○此段記所祠明神宗壬子洪濤
為災○寢以廢○閱光思之季○寇氛勿靖○子若孫率遷徙靡常○求所
以鼎之新者○弗就也○清興崇尚理學○官茲土者咸以先生後裔
為詢○家之人鳩而謀曰○鍾靈之地○奕世彌馨○奈何其忽諸○遂于
邑之東○建祠敦祀○脉昔所廢之祠○右文廟左祖塋者○規制弘敞
矣○故曰記所生也○復于祠傍營書屋○顏曰半齋○聚本姓肄業其
中○上以窮天地之蘊○中以參心性之微○下以究人物之蹟○擴良
知○良能之端○為入神入聖之極○于焉喁喁焉晨夕無怠○其尊
祖也○尊經也○尊心學也○尊五典八則也○故曰記所尊也○然不時
致敬久則衰○不時取法久則怠○故稽歷代祀典○主以邑令肅將
于先聖丁祭之次○請于學使者○淵州張公○林陵朱公○以先生二

文獻記

卷十一

大梁消邑一

其

十卷本
堂定本

十八代孫深衣冠典祀禮宣西山真夫子祝文曰○歆之勿歆也○

宗君實司馬氏謚議曰○重之勿襲也○存與叔呂氏行狀曰○詳而
有據也○錄雙峯饒氏和靖尹氏龜山楊氏問難贊嘉之詞曰○同
堂參究以永其傳也○不幾重先生以重聖學重典禮重法則也○
哉○故曰記所重也○余丙辰夏月○汎虛舟入曲涪○徘徊祠下○酌酒
誦明道先生哭詩曰○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
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
山丘○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因展拜而為之記○
施愚山曰○大梁修信陵君祠○董俠也○復遊梁書院崇仁義也○
建橫渠先生祠○尊理學也○敦本源也○讀惟度此記○典贍詳明
體法兼美○可與李本寧信陵祠方大美遊梁祠二記同揭中
天以垂不朽○
錢礎曰○日宋史作張子本傳○甚畧○此記出明公一生行事○昭
于日月矣○匪徒為祠堂生色已也○

文獻記

卷十一

大梁消邑二

十卷本
堂定本

麻尹二將軍祠記

王永祚

麻士龍尹玉宋文信國公部將也與元兵戰於五牧南彭郎村主將張全不救二將死之讀文丞相五牧詩及叙當年情事真堪流涕後人卽地建祠名曰二忠嘉靖丙辰爲倭寇焚燬忽見赭衣二神並立道旁倭驚懼乃散去憲副薛應旂脩復之立碑纂祀祠旁舊有德慶菴應旂曾讀書其中至萬曆甲辰公孫敬教與菴僧漢月并菴併祠改爲存忠院中祀信國公而以麻尹二公配思按錫邑開典宋憲祐元年三月元兵壓境知縣阮應得提兵出戰全軍皆沒應得赴水死後祀郡城忠義祠而吾邑歷元明兩代四百年阮侯無組豆卽以鼓忠義愧人臣之懷二心者信國故有兩祀柴市曰教忠廬陵曰懷忠或不以吾邑重五牧戰場似宜爲應得立祀而配以麻尹廟貌始稱比順治戊戌邑士張夏慨然以阮侯忠節及林侯宰德政具呈學臺請祀名宦時學使張公能鱗卽有洵屬義舉之批已亥二月邑侯黃之蔚再奉憲文置主人學宮名宦祠都人士步送拜謁者數千人皆不期自集亦阮侯特祠之兆也張子又爲予言宋人鄭所南心史稱無錫宰阮正已不屈抱節赴水死其子亦從父水死正已應得未始孰名孰字而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卽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七忠祠記

施閏章

士君子仗義成仁以身殉國九死而不悔者豈役於其名哉而後人之悲思者往往勢不能禁時不能移崇卑隱顯無所岐視聞風稱慕吞嗟涕洟不已者無他激於義動於誠而不自知其然也濟南舊有七忠祠以祀建文時死事之七人其人爲兵部尙書鐵公鉉禮部尙書兼太子少保陳公迪刑部侍郎胡公子昭都督僉事平公安都督府斷事高君魏東平州吏目鄭君華濟陽縣教諭王君省以數公先後捐軀皆嘗有事於茲土者也萬曆三十九年巡撫黃公克嶺謁祠始黜平安進監察御史下文潞記

君志方謂平安就擒會事文皇帝爲大寧都指揮使及帝問無恙始自經死故也嗟乎平安血戰奮不顧身文皇幾危者數矣不可謂不忠而以其死較晚隱忍墜節君子斥之若丁御史潛遣妻子不屈而死族人諱忌且百年陵谷遷徙臺使者始表祀之得與七人之列何其義終不泯也豈不可思且勸哉方文皇之乘勝而南也若疾風卷簾旦暮渡淮而濟南爲天下之中地所必爭鐵公時爲布政司叅政輓輦來收潰兵與胡高諸公死守濟南兵圍數匝及三月不下當是時文皇欲引兵北還向使天下得鐵公等數人靖難師必不南而卒以身殉天也余至濟

南○間○鐵○公○給○文○皇○入○城○懸○板○幾○中○處○即○今○西○門○也○未○嘗○不○仰○首○
嘆○息○泣○下○又○聞○公○誓○師○水○面○亭○高○君○賦○詩○見○志○述○一○時○忠○勇○之○
士○甚○衆○其○人○姓○名○或○傳○或○不○傳○痛○惜○久○之○而○陳○公○抗○節○死○最○烈○
先○是○曾○爲○山○東○左○丞○政○多○治○蹟○濟○人○思○之○與○鐵○公○等○故○七○人○者○
不○出○百○年○立○廟○血○食○生○氣○凜○然○可○以○見○忠○義○之○感○人○歷○久○而○不○
替○也○自○萬○曆○至○今○垂○五○十○年○地○數○若○兵○求○拜○其○祠○而○已○化○爲○芻○
牧○之○場○矣○按○祠○碣○故○有○祭○田○閭○章○請○于○臺○使○者○徵○祠○田○二○年○之○
租○益○以○諸○公○之○捐○彙○刻○期○修○繕○丹○楹○崇○宇○視○昔○有○加○鄭○王○二○君○
秋○早○皆○鐵○公○屬○舊○附○別○祠○于○東○廡○祭○者○不○至○穢○褻○尤○甚○余○謂○鄭○

文潞記

卷十一

七忠祠二

十卷本

君嬰城死守王君以頭觸柱義至高合而饗之隆其祀也位則
東西侍昭其等也廣其別祠爲前楹遂其宇也祠田凡六十八
畝歲租畝一金有奇以供祠事可永不廢至者怠失其業履畝
復之者爲分巡濟南食事陸君朝漢而庀材鳩工則都使司李
君承恩之力最多云
錢礎日日歷歷落落將七人忠義之氣揭出紙上宜與泰山
俱高濟水俱清此文傳七忠惡得而不傳

拂水巖留守瞿先生祠堂記
凡物之勝者必不終晦即晦亦且晚間需其時與其人延岸之
初終須雷起柯亭之竹必煩蔡邕如拂水巖東南隅之隙地是
也地踞劍門肩右蛟石疊登蒼松怪石支撐上下向湖華勝舒
前東西日出沒水光照耀射巖際雙眸睜眩余嘗與嚴譽珠樵
部坐巖其上移時永日樵部笑指曰他日當建一樓名小岳陽
湖雖不及洞庭吾兩人逸興不減謫仙矣余時心然之物撰星
移樵部旋棄世余時經遊其地徘徊不忍去已未夏樵部子武
伯以其地歸之茲親壽明翰簡翰簡念留守公墓在巖之西嶺
相去數武作寮室三楹其上繕以垣墻完固觀好經營慘淡兩
月而告成事都人士咸爲留守公賀余不惟爲留守公賀且爲
茲地賀何也余維留守公精忠大節炳炳朗朗當時靈爽固已
化碧草而騎箕尾寧懸此山頭數椽然而仁孝子孫之心無所
不至惟恐以卑褻焚燒辱其魂魄故塚必山巔而祭必石頂聽
拂水之潺湲如聽公之聲聲號泣也觀石城之聳列如觀公之
嚴管指畫也仙轡華蓋厨烟爐烟如對公於斯紙招魂夕霽朝
嵐漁歌樵唱如與公於星巖桂嶺歌楚些天問也春而士女闌
闌秋而狐兔出沒遙山近水野馬風帆一一奇公悲思供公嘯

文潞記

卷十一

拂水巖一

十卷本

倣○假○令○權○部○曹○即○傳○小○傳○其○上○原○本○之○序○是○後○孫○老○之○序○
泛○彼○遊○觀○之○永○載○望○及○忠○孝○之○不○朽○武○元○時○文○信○國○初○節○
閩○人○謝○舉○羽○登○殿○子○陵○釣○臺○舉○酒○北○向○以○竹○如○意○擊○石○作○歌○
今○西○臺○與○嚴○陵○並○傳○矧○茲○人○係○地○靈○備○物○情○志○將○見○畫○壁○懸○
雕○欄○鎖○甲○孔○洞○岳○廟○姬○姜○千○秋○銅○柱○晚○峰○舉○目○在○是○豈○惟○子○孫○
之○聚○其○祖○考○為○一○家○之○盛○事○已○乎○余○因○之○有○感○矣○往○者○留○守○公○
為○其○先○人○學○憲○公○經○營○英○事○頻○年○不○得○吉○壤○門○入○許○石○門○太○史○
割○頂○山○心○善○地○百○畝○為○先○師○瘞○地○其○陣○散○比○猶○悅○言○之○諸○地○
衰○道○微○試○伯○騶○辭○獨○敦○結○處○起○程○部○於○九○原○當○快○此○地○之○得○所○
志○記○
卷○十○一○
日○延○津○劍○柯○亭○竹○不○復○久○沉○埋○夫○為○之○記○
錢○礎○日○日○地○以○人○傳○拂○木○幾○一○片○土○藉○留○守○公○傳○矣○中○開○寫○
出○仁○孝○至○意○凄○凄○惻○惻○何○減○宋○王○招○魂○謝○朝○擊○石○時○也○此○地○
得○此○記○亦○將○並○傳○不○朽○

歐林曾三公祠堂記 黃家舒
高○學○憲○素○稱○既○復○東○林○之○燕○居○廟○以○奉○先○師○又○開○再○得○草○廬○為○
居○業○地○傍○構○一○楹○將○祀○前○太○守○歐○陽○公○曾○公○前○令○林○公○其○中○屬○
家○舒○為○之○記○三○公○何○以○祀○以○三○公○重○有○造○于○東○林○也○當○萬○曆○甲○
辰○講○院○肇○建○佐○費○陳○鏐○鳩○工○庀○材○殫○厥○經○畫○歐○公○林○公○實○尸○之○
既○成○而○記○其○事○記○東○林○書○院○者○歐○公○記○道○南○祠○者○林○公○也○及○天○
啓○丙○寅○逆○閹○盜○柄○群○小○搆○扇○矢○集○東○林○矯○旨○折○毀○符○微○旁○午○伐○
屋○撤○垣○勢○如○風○雨○又○適○當○忠○憲○投○淵○時○被○巢○取○卵○懼○禍○者○至○欲○
禁○忠○憲○公○于○上○請○曾○公○奮○不○顧○身○周○旋○艱○險○引○大○義○折○縱○騎○匪○
文○原○記○
卷○十○一○
歐○林○曾○一○
公○子○一○室○請○以○身○當○之○始○免○株○連○三○公○與○東○林○相○為○始○終○若○此○
雖○然○三○公○何○私○於○東○林○哉○舒○生○也○晚○然○嘗○聞○之○長○者○矣○方○端○文○
忠○憲○講○席○初○開○守○土○大○吏○旌○旄○之○式○廬○函○牘○之○就○正○月○無○虛○日○
兩○先○生○非○公○正○不○發○憤○非○地○方○大○利○弊○不○入○告○外○此○即○通○租○之○
訟○未○嘗○一○煩○縣○官○至○三○公○之○為○守○若○令○也○不○畏○強○禦○同○不○受○吏○
胥○耳○語○同○不○手○一○無○名○錢○同○侃○侃○行○意○雖○山○斗○在○前○無○所○迎○避○
歐○公○治○行○第○一○健○擢○穎○上○備○兵○竟○以○問○寺○間○曹○老○林○公○應○內○召○
不○預○臺○省○選○曾○公○清○執○閭○閻○內○僱○寒○落○果○尋○中○蜚○語○賴○天○子○燭○
其○明○珠○意○致○之○誣○以○解○拙○宦○知○此○此○豈○惜○汝○南○月○日○為○游○光○揚○

聲○彈○冠○啓○事○地○者○乎○亦○日○綿○衣○之○好○高○山○之○仰○內○結○于○心○耳○惟○
 東○林○不○借○地○方○當○道○重○而○後○東○林○重○惟○三○公○不○附○東○林○為○重○而○
 後○與○東○林○交○重○於○世○水○落○石○出○事○久○論○定○由○前○言○之○自○元○禮○門○
 高○太○丘○道○廣○青○蠅○貝○錦○固○有○詆○執○贊○為○呈○身○目○樞○衣○為○媒○進○者○
 顧○終○不○能○點○及○三○公○繇○後○言○之○哲○人○其○萎○社○稷○為○墟○野○老○遺○民○
 俯○仰○于○屠○昌○啓○禎○間○國○運○廢○興○吏○治○盛○衰○之○際○唏○噓○太○息○痛○端○
 文○忠○憲○為○熙○寧○之○司○馬○慶○元○之○考○亭○即○亟○思○三○公○為○桑○枝○麥○穗○
 之○漁○陽○釜○魚○饒○塵○之○萊○蕪○試○從○衣○冠○與○誦○下○質○衡○語○巷○談○田○夫○
 牧○豎○之○口○碑○數○十○年○來○郡○邑○長○自○三○公○外○其○能○以○廉○平○慈○惠○稱○
 又○漢○記○卷○十○一○歐○林○第○二○堂○定○本○
 清○流○同○調○各○教○于○城○者○更○有○幾○人○今○日○甘○棠○之○頌○與○瞽○宗○之○祭○
 相○得○益○章○發○隆○復○舉○俎○豆○長○新○春○秋○盼○饗○雲○旂○風○馬○神○之○格○思○
 有○不○樂○觀○其○桐○鄉○白○鹿○邦○大○大○弟○子○之○賢○與○禮○樂○詩○書○絃○歌○揖○
 讓○之○盛○也○哉○夫○名○宦○鄉○賢○分○列○學○宮○循○名○核○實○人○或○意○為○輕○重○
 焉○瞻○斯○祠○也○非○子○孫○之○陳○乞○非○門○生○故○吏○之○推○輓○地○隔○于○閩○楚○
 豫○章○千○里○之○遙○而○典○舉○於○人○亡○代○易○桑○田○滄○海○市○朝○林○谷○之○後○
 駿○奔○者○無○間○言○明○禋○者○無○覘○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即○廉○維○閣○諸○賢○當○日○正○人○心○而○端○學○術○是○是○非○非○守○先○待○
 後○道○不○越○此○矣○忠○憲○端○文○有○靈○實○式○憑○之○學○憲○此○舉○為○勸○可○

林○豈○小○乎○歐○陽○公○名○東○鳳○楚○潛○江○人○林○公○名○宰○閩○漳○浦○人○曾○公○
 名○櫻○江○右○峽○江○人○
 泰○燈○巖○日○只○三○公○祠○記○而○東○林○始○末○瞭○如○指○掌○真○宇○內○大○文○
 字○先○生○為○吾○邑○古○文○作○手○周○公○機○圖○比○之○錢○虞○山○翁○先○生○泰○
 華○之○際○公○方○索○其○集○刻○之○未○就○而○公○亦○歿○嘗○鼎○一○機○旨○可○知○
 也○
 錢○礎○日○日○通○篇○宛○轉○曲○折○傳○出○三○公○重○于○東○林○處○極○其○極○確○
 而○文○情○亦○文○氣○酣○暢○語○更○躍○躍○動○人○令○人○讀○之○輒○欲○開○展○
 與○起○長○有○關○風○教○文○字○
 又○漢○記○卷○十○一○歐○林○第○三○堂○定○本○

鑑潭吳氏祠堂記

唐大陶

汎東氏族吳氏為大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三以天
 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是以世家首吳太伯唐子之友吳氏雨岑
 名傳鼎者太伯之九十五世孫也因得覽其譜系所紀其略曰
 自太伯傳六十一世少微公為唐左臺御史居新安七十一世
 秀公為後唐休寧令居金竺七十五世係大公居鑑潭嗟乎自
 春秋越滅吳子孫散處不復封邑太伯之澤賴以不墜者惟鑑
 潭之祀豈不重哉吳氏舊有祠其規模具載譜中自後唐至今
 數十世祠廢久矣神棲無所歲祀無所此仁人孝孫所為覽遺
 文而痛心者也雨岑別居長洲夢寐先靈至忘寢食康熙十年
 乃致其族人至吳計營祠事盡其家而出之擇善營繕者得其
 姪貞裕屬以工作族衆咸輸金助之貞裕克孝克勤不敢怠懈
 期年而祠成巍然與諸載之規稱焉於是神靈有棲食之居春
 秋有薦享之位子孫有聚族之所冠婚有禮告之處承先垂後
 在此一役太伯以來百世之靈復安於斯矣唐子聞而歎之挹
 雨岑而告之曰延陵季子乃子之先世也聘於上國而反有王
 僚閻廬之難國幾虛吳季子乃仰天而歎曰苟先君無廢祀社
 稷有奉吾敢誰怨乎夫季子處此未遑恤難惟以存祀為幸古

文獻記

卷十一

鑑潭吳氏一

十峯草堂定本

一篇

文獻記

卷十一

鑑潭吳氏二

十峯草堂定本

人之於祀如此其重也故太史公稱之日延陵季子仁心慕義
 無窮今子與千年之廢祀延百世之廟食其仁心慕義何其似
 延陵季子也既而又歎曰雨岑之仁心似季子吾願吳氏之後
 子孫其仁心亦似雨岑庶幾太伯之祀與天地並存矣哉

吳廣壁日家瓶菴惇倫睦族于先祠尤殫力營葺煥然改觀
 總為一本上起見耳凡為後者能不心銘得鐫萬先生記覺
 家祠一新光垂天壤矣

錢礎日通篇俱借太史公言發論其文之錯綜頓宕亦居
 然太史公筆法也不意吳太伯世家後又有此吳氏祠堂記

重修鑑潭本族祠堂記

吳國縉

宗易乎祠也。曰有四德存也。曰易乎四德也。曰孝也。曰仁也。曰禮也。曰義也。邇遠追始。親愛弗替。謂之孝。血食馨聞。魂爽弗悞。謂之仁。登獻秩秩。虔戒弗懈。謂之禮。倫序井井。班列弗淆。謂之義。故曰四德也。祠舉而四德備。祠廢而四德墮。祠之不可一日曠也。明矣。祠不可一日曠。曠乎舉之。又不免廢之也。曰無其人。也。族之人衆矣。曠乎無也。曰困者乏資。饒者乏志。故曰無也。然則吾宗幸矣。曠乎幸也。曰有其人也。其人也。禹存子也。禹存子結廬吳閭。非官非蔭。非紳非衿。乃其夙夜盟心。惟是為夢寐中第一事。曰自鑑潭祠以來。閱幾十世。幾百年。雨淋霜剝。雀鼠風攻。何能堪此。且夫昭穆之位。已登者黯然無光。未升者茫然無主。陰嘯暗啼。能無悽惻。故曰夢寐中第一事。且夫祠之設也。齋而入。樞而升。羅而獻。伯則神明以歆。此飲而福。拜而酢。宴而醉。飽則族屬以聯。此老問養。少問技。窮問軫恤。則流離存活者。此士言文。農言耕。商言風。物則疎迷。周知者此。又察非類。鋤蠹。治營其蕩。宗檢踰家法者。此故曰幸也。然則由五善合四德。祠之不可一日曠也。尤明矣。禹存不出。不可得矣。

錢從日曰四德五善建祠之義備矣。文亦神似公較。

重修儲貞義公祠堂記

錢肅淵

人生忠義之氣。其有所感而然。與盛王之世。化行俗美。徵論賢士大夫。公忠為國。即勇而在野者。出其心力。亦將禦侮以安社稷。撥亂以定王家。如周南兔且之詩。是也。降至泰風。文王周公之教。未墮于時。負堅操銳之夫。本乎性情。發為理義。莫不有賢士大夫。風讀無衣之詩。其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夫。亦可見所感之深矣。明自洪武初。天下甫定。卽首以忠義激勵人心。福壽有祠。余闕有祠。凡死節之士。無不褒崇。而廟祀之無他。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嗣是以來。聲教四敷。深仁厚澤。久而彌篤。傳及建文。惠風洋溢。人心忠義之氣。俱蟠固深結。而不可解。一旦有急。賢士大夫。冒白刃。投水火。自父母兄弟妻子外。以迄師弟朋友。株連瓜蔓。卽里為墟。至于武夫隸卒。亦皆顧名思義。忘生輕死。此豈非有所感而然乎。余嘗讀遜國忠臣傳。見其時有兩義卒焉。一曰龔朝。是金川門卒也。一曰儲福。是燕山衛卒也。朔以城門一勸。遂終身不復仕。福因購入伍。調曲靖衛。號泣不食。終意。噫。是何心。與夫龔公之不仕。謂仕實害于義也。儲公之寧死不往。役義不為也。龔公平居教授。讀聖賢書。固曉然知仕者之非義矣。儲公亦豈讀書而知不死之非義乎。雖然。義之所在。其

無○關○讀○書○不○讀○書○也○依○一○時○從○諸○臣○非○不○讀○書○者○歷○金○門○上○
玉○堂○垂○綬○彩○組○奔○走○趨○承○之○不○暇○是○儲○公○雖○不○讀○書○而○過○乎○讀○
書○者○也○儲○公○之○所○為○義○即○龔○公○之○所○為○義○也○吾○于○是○而○愈○服○開○
國○之○教○化○遠○矣○使○儲○公○際○太○平○之○世○執○戈○戟○捍○外○而○衛○內○則○亦○
可○為○干○城○為○好○仇○為○腹○心○當○與○板○札○之○野○人○爭○相○咏○嘆○而○不○徒○
與○車○降○軺○鐵○轡○同○類○而○並○觀○之○也○其○妻○范○夫○人○者○端○莊○純○一○孝○
養○勤○勞○日○往○澗○邊○採○薪○而○織○是○何○異○江○漢○女○子○采○芣○苢○而○賦○祐○
穡○者○視○彼○小○戎○之○婦○其○貞○風○潔○操○不○更○遠○哉○無○錫○新○安○鄉○故○有○
淨○慧○寺○寺○之○旁○儲○公○夫○婦○附○祀○焉○自○萬○曆○至○今○世○紀○遙○遠○祠○宇○
文○獻○記○
卷○十○一
重○修○儲○二
全○
千○年○草○
定○本○

斯○人○與○其○在○斯○人○與○處○在○上○章○因○敦○皇○月○午○日○此○
黃○漢○臣○日○因○一○儲○公○而○推○引○國○初○教○化○之○隆○與○吾○邑○忠○義○之○
盛○上○關○國○史○下○係○邑○乘○至○于○原○本○經○術○用○入○風○雅○議○論○之○深○
厚○叙○夫○之○磊○落○韓○蘇○曾○王○合○為○一○人○與○高○文○典○冊○手○
樂○子○尹○日○楚○日○之○記○儲○公○與○柳○子○之○碑○南○八○同○然○柳○州○學○步○
子○山○殊○失○本○色○不○如○楚○日○根○據○名○節○高○文○可○耀○日○星○也○且○南○
公○以○格○剛○死○儲○公○以○守○志○死○等○死○義○耳○南○公○為○國○拒○賊○贈○封○
太○和○賜○廟○雅○陽○褒○慈○備○至○儲○公○劉○敏○新○不○蒙○記○卹○荒○湖○澤○
大○激○記○
卷○十○一
重○修○儲○三
全○
千○年○草○
定○本○

岸○道○祀○僅○存○非○藉○立○言○之○士○孰○為○闡○揚○志○誼○得○楚○日○此○文○備○
公○亦○當○起○色○矣○
泰○對○嚴○日○儲○公○為○吾○邑○義○士○先○生○此○記○實○為○邑○乘○生○色○余○向○
輯○錫○山○藝○文○志○急○錄○是○篇○以○誌○不○朽○今○一○再○披○讀○益○鼓○掌○稱○
快○真○大○文○也○

弋陽王府記

徐世昌

五月五日與五弟步至弋陽王故府入門升殿肅容而嘆曰使
 王有嗣傳之世世余與若其得至是耶登惟余與若月將軍中
 尉莫不鞠躬趨拜揖下王尊若神當是也時欲一望其宮門而
 不可得而今也版夫豎子皆得造其宮升其殿矣又奚特子與
 若歟意昔王之在時今日者方且嬪妃如雲左右千百以從王
 于宮中俯龍燧發棹歌觴酌蒲艾流連為歡于斯時也王意亦
 以為吾子孫世世五月五日長有此樂也既而至其後宮仰視
 屋梁宮已中斷有荷擔而過者問之曰從此適市道也捷顧謂
 弟曰詩云取取周道鞠為茂草傷宜曰見廢也言幽王逐其子
 王而無子雖大道將為茂草焉王之宮今且為周道矣山徑之
 蹊用之成路既為周道後雖欲茂草生于宮庭豈可得哉又奚
 特牧人販豎升其宮坐其殿而已乎乃為歌曰五之月兮五日
 汎舟流兮蛟龍集士女兮遊樂王如在今今日何若國既除今
 殿中推左右風日兮雨雪華榱王逝殿摧兮奈何官中行人
 今何其多歌闕而去聞者以為有楚音焉尤宜于五日也沉相
 之人桂林藥房亦其悲矣

錢礎曰曰遊故府既動哀思遇五日更添愁緒痛哉斯篇

烏斯幢記

徐晨

烏斯不知在何地嘗讀寧河王鄧愈傳有遜孫烏斯藏使者則
 烏斯當在外國云楓江郭瞻博洽嗜奇士構書室置烏斯佛幢
 於中幢古銅器狀如浮圖長不過尺古色陸離而南空一龕三
 面皆花紋刻佛像一眉目端好如畫最上有數孔當懸寶珠璣
 絡今無存焉瞻言曰此幢出大內甲申之亂不知何人搜出流
 落吳門孝廉徐枋欲售之價高不可致展轉落一僧印白手僧
 故與其僧有仇某一日欲毀碎之以洩憤前數日會有天幸奇
 幢與瞻得無恙嗟夫幢以君國之變至不能久長於官闕而流
 文獻記 卷十一 烏斯幢一 五 十峯草
 公民間不免江湖轉徙之患甚至欲殺其人不得思得幢而甘
 心焉以志報仇之意此其可為歎息流涕者也雖然天下之物
 亦何常之有有成與毀此理之大常也無成與毀此莊生之寓
 言而數之不可知者也有一物於此棄擲於糞土泥沙不能一
 旦消蝕則其光銓精怪必有溢出而發見者幢今既得其地與
 其人而又為之護惜而安全非其幸與天下賢人君子必有觀
 斯幢而抱俯仰興亡之憾者作烏斯幢記

錢礎曰曰借一幢發出無限感慨讀起其情深人哉文之簡
 潔高古在韓柳之間

謁番君廟記

王 緯

王子客番陽與客尋止水之迹遂登芝山南望坤隅有聳然高
出于閭閻之間者客曰是番君廟也其前則胡大理祠大理番
陽人嘗於廟壁畫松題曰蒼虬出壑作詩于上為明太祖高皇
帝所知官至大理少卿靖難時不屈死罪及其宗族親戚千餘
人其後昭雪立祠嘉靖中史惺堂先生脩其祠堂為講學之所
相與入城就謁焉客曰番君一令耳識黥布于羣盜遣梅鋗而
裂土傳國五世廟食千秋豈不亦豪傑之士哉王子曰子以令
為卑挾尺寸而階侯王為足豪于百代乎古之令非今之令也
方秦之虐天下共苦之陳勝以蠶上匹夫揭竿而起魚書狐鳴
以聚其衆前無所因勢無所挾役天下之英雄以共為亡秦之
舉如此可謂之豪傑當是時郡縣苦秦法多殺長吏以應之項
梁殺會稽守田儕殺狄令劉季以書殺沛令東陽殺其令以推
陳嬰苟有尺寸皆足因之以自致使番君不審于時終為秦守
其不同于會稽狄沛東陽者無幾然則番陽之尺寸亦羣雄之
所耽耽也勝等舉兵在二世元年之七月其九月會稽守謂項
梁曰江西皆反攻番君之叛秦實與勝等接踵而起史謂其得
民心民稱之為番君以湯火之秦能使民懷之則其於民必不

文獻記

卷十一

謁番君一

堂定本

文獻記

卷十一

謁番君二

堂定本

以秦法自恣而且為之惻怛焉聞勝等之起躍然動中黔布乃
適啓其機於是欣然共事不復再計其以女妻之將毋惕于布
之雄鷲歟雖不足以語豪傑其審時赴機轉禍為福可謂明哲
之錚錚者矣若夫豪傑之興不一其迹然無不權之于其世
治則鳳儀麟瑞造就人才世亂則鴻起龍驤措民在席其生也
以一身而立百世之規其死也一日而定終古之是有如江
胡二公之死節史先生之任道雖骨肉顛連索居無耦固不失
為豪傑之士也尊榮困頓視乎所遇淮陰之寄食絳侯之吹簫
是已傳國廟食遇之隆耳焉足以定豪傑哉客曰若然則洪忠
宜亦其人矣祠在治西可觀也遂共往再拜賦詩而去
錢礎曰曰就番君不可為豪傑尋出許多豪傑之士來作翻
案識識具足千古文之開闔縱宕皆有神行乎其間是大作
家

九日游皇山謁泰伯墓記

陳世祖

戊申秋九月之五日，滿君明其過湖上，偶爲予言其居之西爲
右皇山，有泰皇墓，又其後爲梁鴻墓，處復名湧山，山之北爲嵩
山，山雖卑以阨，然是數者可憑而平也。九日，全友入輕舟，過流
十餘里，過浦氏草堂，卽罷緣山而南山童多亂石，越鐵山寺後
南行至泰皇墓，墓間所爲要隄塚及伯鸞墓處，則已過而不及
登矣。讓皇墓不甚高，村士二天許，草蔓生寒烟，凄風牧人方樵
其上，墓南有碑，碑陰高忠記，當攷南徐記及聖賢冢墓誌，皆
言泰伯墓在皇山，與梅里相望，去邑城五十五里，山麓有祠宇
文臺記
卷十一
游皇山一
高
下
墓
草
今蓋廢不存，余因伏謁而悲之。夫信陵君俠客耳，而有守冢之
尸，吳越王一方之霸，而有表忠之觀，讓皇以大聖人遜跡南國，
數千年來，前獨使道無列樹，匪無饗室，甚則墓前不致武亂塚，
崇崇然至，使用夫野老過而傷嗟，不亦大可異哉。或曰：泰伯當
其身讓天下，而有何況皇山咫尺地，嗟夫泰伯則何事於此，
獨是治吳而爲良師，卽居吳爲賢士大夫，將欲遡源端委爲教
於天下後世者，獨不當敬其而封樹之乎？墓周亦十餘步，履之
足音，足然蓋其下有隧道云已。尋嵩山寺殿閣壯敞，較讓皇墓
侈矣。然非吾道之廢典所關，不具執寺中有姚恭靖碑文，或傳

恭靖嘗往來寺中，嗟乎恭靖南望皇山，豈不慨然知向慕而顧
導文皇以靖難之爭，何哉。爾與謝君前此并書爲記。其
魏水叔曰：叙致中帶議論，感慨發之，卻不矜張，絕情而出，以
嗚咽頓挫之筆，叙次斷續，深合古法。此歸震川熟摹史歐之
文，前後人何不相及之有。
錢礎曰：日題是泰伯文中，將要離伯鸞信陵君吳越王與夫
姚恭靖之徒，旁見側出，總是形出讓皇清風至德，此種文境
惟太史公伯夷傳差爲似之。

延陵季子廟碑記

王後

考史記太伯同仲雍奔荆蠻荆蠻人義之立爲吳太伯武王克商封其後爲吳從太伯至王壽夢十九世壽夢子四人最次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不可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立其長子諸樊諸樊卒命傳弟餘祭欲以次必致國季札後傳餘祭餘祭卒復授國季札札讓逃去因立餘昧子僚爲王當時多季子高義以其封于延陵遂相傳爲延陵季子云夫季子誠無愧太伯矣乎太伯長位當及之讓人所不能讓以成父太王志卒開王業季子位不當及讓所當讓卒以保身吾觀春秋時弑君篡國史不絕書其始蹈瑕抵隙悍不顧義而攘之位不旋踵覆滅隨之何可勝數而季子獨以高標絕俗蟬蛻塵埃與太伯後先頡頏可不謂賢哉且世不乏長往不返之士自許由下隨務光之徒以天下與人至相揖讓固彰彰較著矣彼楚子西曹子臧者曾何重焉而今于景于人心歷百禩不可泯然則其讓不讓爲世所行稱可弗贅也第季子既敝屣千乘冥冥鴻飛其于富貴掉頭已盡于人必無足當其心以余所親歷聘諸國獨倦倦于遠瑛史蹟晏嬰叔向子產諸君子殷殷把臂不忍去于齊勸晏子約政與邑以免難于鄭勸子產慎禮以免難于晉規叔向之

文潯記

卷十一

延陵一

十

堂定本

文潯記

卷十一

延陵二

十

堂定本

直以免難其於當世賢豪契合所三致意者不越見幾明哲之旨噫春秋時士君子遭際未流亦岌岌乎危矣過徐君徐君雖既設不忍忘以其所結納若此勸勉若彼豈果于忘世者獨取吳國加之身若將挽焉非無以也彼視其先之間關千里棄國以文身終就與專諸之匕首交其胸夫太伯常周運方與止求乎吾心之仁之所安而季子所處在衰亂之已極非知幾遠引無以全其于高義一也或以太伯竄身荆蠻始開勾吳立國季子觀樂辨六國典以竟不出一策以救吳之敗夫以季子其才豈不能有所設施于吳國然祗以之爭長諸侯縱橫圖霸耻矣不可爲矣且既已潔身高蹈又安能以其皎皎之義膏屬縷之塵昔夫子題其冢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無容更贊一詞豈非其景行感慕憑弔之至有不能以一德名者哉近世諸王何必德同湯武侯門仁義苟功施聊足震懾隣國亦遂已赫赫當世然死之日與烟霧俱盡聞季子之節者無慮童顏白叟莫不流連高義與江山同其永久抑亦可以風矣與太伯並祀千載有以大嗚呼是爲記

錢健日曰季子行義同太伯其心事實與太伯異經明眼人看出真是千載知心行文一頓一折尤極抑揚含吐之致

吳山伍相廟記

錢肅潤

山以吳名因伍相而名也。山之上有伍相廟云。于廟爲伍相。于山不謂之伍山何也。伍相與之相也。居吳之國事吳之君死。吳之地祀吳之山惡得不謂之曰吳山。當伍相去楚從橫橫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邪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方今之世其堪與楚敵者唯南有吳至江上呼漁者渡之將以適吳也。至深陽界中見女子擊絮託食唯恐一旦餓餓死不得至吳也。至吳徒跣被髮乞于吳市吳王闔廬聞而召之下階迎上殿與語三日三夜不倦伍相于是爲吳之人而非楚人矣。及助吳伐楚五戰至郢鞭平王尸復其讎。迺奉吳王歸伍相于是爲吳之人而非楚人矣。厥後闔廬死夫差立敗越夫椒諫越行成不聽諫伐齊又不聽至被讒賜屬鏤以死死而立廟以祀伍相于是終其身爲吳之人矣。如是則謂之吳山也。固宜或曰楚雖離地其墳墓丘冢在焉矧父讎復矣惡知其志不在楚而在吳也。曰昔者楚昭王嘗使使報子胥于吳勸之來歸願以邦與民共治之子胥曰前爲父報讎後求其利賢者不爲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還報昭王曰子胥不入邦邦明矣此其志果不在楚而在吳也。或曰吳既不聽伍相之言矣歷九

又

卷十一

吳山伍相廟一

下

文

卷十一

吳山伍相廟二

下

州而相其君今何必懷此土也。曰范蠡嘗以不去責其不智伍相聞之嘆曰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入君庸恩爲臣報讎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者胥知分數終于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是伍相不忍去吳也。或又曰伍相被讒將死且曰挾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其于吳也甚矣。何樂乎有吳曰子不聞伍相之言乎。生不遇時吾命也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聽斯言也豈惟生不忘吳即歿亦不忘吳矣。如是則謂之吳山也。則宜君子曰噫莫謂吳無人太伯開吳延陵遜吳伍相死吳忠義相傳累世不絕其亦有由也。太史公作世家首吳太伯重吳也抑重太伯也。孔尼父題季札墓有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重吳也抑重季子也。伍相死吳人憐之爲立祠于江上因命曰吳山重吳也抑重伍相也。余嘗登吳山過伍相廟知山之名吳也以伍相名作吳山伍相廟記。

徐季重曰通篇學吳字爲骨層層策應段段翻空如游龍如龍愈轉換而愈勁屬誠傑作也。

成二鴻曰斷然不朽之文爲吳地增許多靈傑氣色與吳山共磨滅可也。

張秋紹曰綱目三特筆韓人張良晉徵士陶潛唐特進張承業皆以不忘舊君系故國若伍相始終爲父讎楚王死以身報吳則又奪胎換骨是吳人非楚人矣且其沉死在閭江而胥濤乃在錢唐豈到江吳地盡對岸越山多離越忠竟有萬古不泯者乎後人表山名吳而祀伍相于此非特旌其忠孝亦曰伍廟存而吳爲不亡云爾得此大開生面卽首陽宜名商山信武宜名漢山五坡嶺厓山皆宜名宋山氣作山河壯本朝正不必雪黍離之涕

功德坊記

錢肅潤

辛丑春三月肅潤至西湖乘湖舫歷六橋諸勝地過功德坊舟子告余曰此錢王廟也肅潤瞿然起登岸訪之湖山隱映地勢宏敞至廟門有額歸然顏曰順天者存新建伯王守仁筆也從中道入有碑環立勒宋學士蘇軾表忠觀文登堂高麗巨栴儼如帝室戴冕旒披袞衣坐于堂上者始祖武肅王也其左右四王以次並列曰文穆曰忠獻曰忠遜曰忠懿肅潤拜稽首成禮而退喟然曰讀史至五代之際易君代國如更戍卒爲國長者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其間以唐莊宗之賢而不免干弑以周世宗之明達英果不一傳而國祚絕獨我王三世相承簪纓不改何其盛也逮夫有宋受命削平僭亂吳蜀南漢兵革相繼靡有寧宇而吳越獨按堵如故又何休也若此者豈非王之功德有以致之歟夫自古侯王建國未有功德不紀而能享有令名保世滋大者也我武肅開疆拓土以迄文穆忠獻忠懿遞嬗以來豐功鉅德史不勝載其最著者請畧陳之當王仙芝倡亂宋直孫端冠孽朋奸爰仗義旗身當勦敵旬日殄平王之功也於時千里之山川以靖兩郡之水火以援非德乎黃巢猖獗獨領偏師設奇退敵名震江淮王之功也於時長蛇封豕越

境遠徙新市下江皆成樂土非德乎劉漢宏恃有浙險張營列
若我師潛趨間道電掃雷奔敵人陷陣王之功也于時鏡水風
清蘭亭澤逼子其生聚大布仁慈非德乎薛郎雄據長江謀犯
中國官軍奉命疾征水陸兼進盡殲賊巢王之功也於時毘陵
之城邑晏然建業之鐘簾無恙非德乎他如徐約擅逞都符肆
行徵斂王乃遣下江將發上谷兵扼吭斷喉賊渠崩潰微王之
功則松陵之烟水難平香徑之黎元莫拯矣又如孫儒棄淮南
趨江左飛揚跼蹐所在蹂躪王乃張天網關地穿持久以待勢
窮宵遁微王之功則由拳片土幾作烟煤雪水餘波竟成膏血
東漢記 卷十一 功德坊二 堂定本

矣又如董昌僭號妖訛四起王乃奉行天罰并有越州微王之
功則民間錢帛既括者不送戰士芻糧既侵者不復嗚呼王之
功是卽王之德也已上言武至如吳人乘船戰于狼山順風揚
灰縱人以焚王雖不言功而兩國連和休兵息民德莫大焉此言
文穆之福州告急遣兵往援臨陣奮擊大破唐軍王雖不言功
而救鄰卹災仁心爲質德莫大焉此言忠獻泊乎李景不道出
兵相攻擒查文徽獲趙仁澤厥功偉矣割地內附卽日班師德
孰高於王李煜不朝奉命進討常潤既拔金陵以克厥功偉矣
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德孰高於王此言忠懿由斯以觀王之

功德遠矣雖然功可見德不可見卽德可見而德之至者不可
見昔孔子尚論武王歎其才多於文王則稱至德無他以其
故也我武肅躬膺王爵天寶可冀使當日聽羅隱之言出圖榮
祚縱功不成猶可退休吳越自爲東帝而王甘守臣節至唐不
少變臨歿且囑後人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禮此何如德
也其後文穆忠獻世守勿替傳至忠懿歸誠於宋納土來朝歲
奉貢獻不絕善始令終福履之盛莫之與京可不謂至德乎或
曰四王之德至矣忠遜王何以稱焉曰讓美德也泰伯讓季歷
以開周家卜世卜年之曆忠遜讓忠懿以全吳越三世四王之
德其爲至德無疑也嗚呼四王有功有德而功與德並忠遜以
德掩功而德卽其功昔人之作功德坊併五王而祠之宜哉禮
子孫之于祖也有善而弗知謂之不明知而弗傳謂之不仁肅
潤不敏其敢以不明不仁居爲作功德坊記

秦大音曰余讀表忠觀碑最愛其有德于斯民甚厚有功于
朝廷甚大二語以爲可移作五代史論贊今讀礎日功德坊
記其立論本蘇詩敘事撫歐史可謂擅兩家之長者矣
陳其年曰歷載功德鋪張揚厲形容盡致在謝靈運祖德
顏真卿家廟碑之上

東漢記 卷十一 功德坊三 堂定本

客山記

毛子霞別字客山山以客稱別乎主也然則山無生乎曰有
 子霞生於吳長於吳吳中之山皆主也吳中有山不能為客
 主子霞亦不樂為之主于是適以客山稱或曰江山風月開者
 便是主人何客為曰天地蓬廬也古今傳舍也人生逆旅也何
 獨于山不然子霞嘗遊越矣越山客也嘗遊閩矣閩山客也嘗
 遊粵矣粵山客也又嘗遊晉豫燕趙齊秦間無往非山亦無往
 非客而于楚尤低徊留之不能去始築霞寄亭于襄陽為鹿門
 客繼築聽雪樓于郢中為蘭臺客及後遊于望湘澤黃鶴晴
 川以至大別俯瞰一切風景絕異喟然嘆曰樂哉是山吾終客
 于此矣適于山之南自為壽藏而題之曰萬里青山又于其前
 築一杯亭與二三友朋飲酒賦詩其中噫非大別山惡能有此
 客哉夫人之為客難矣易之旅以言客也初為瑣瑣三為焚大
 四雖得資斧而心不快上則鳥焚巢而先笑後咷其為即次懷
 資而得童僕之貞射雉失亡終獲譽命之來者有幾哉至于諸
 侯寄寓他國謂之寓公寓客也禮諸侯不臣寓公客重矣然
 以讀式微旄丘之詩猶不能無痛心焉客其能久乎子霞之為
 客何壯也當其拜樂令歷儀曹為客卿迨夫放浪雲水行遊物

文獻記

卷十一

客山一

七

堂定本

外為客星或入大將軍之幕稱揖客或詣宰府之門題釣鯨客
 足跡所至侯人郊迎公卿擁簪為鄭莊之置驛為陳遵之投轄
 斯其為客也豈猶夫人之客也哉山靈有知能不為之歌戾止
 咏信宿乎子亦吳客也遊楚者再矣而此間之山不我留山負
 我耶我負山耶若子霞之詩之文之大書之篆刻皆足不朽茲
 山者故客若為山留山亦為客重山傳客傳客山惡得不傳作
 客山記

譚灌村曰一往寫出客况淋漓盡致客山高風安可無礎日

高文傳之

文獻記

卷十一

客山二

七

堂定本

毛子霞曰記子別字說有曰客以山為寄山以客為顏不知
 客誰客山誰山山亦不用一錢買客亦不作爾我觀是客原
 無定踪山亦無滯相也今如所言其為山也多矣其為客也
 至不一矣子實婁人曷足當此雖然世出世間誰為我有惟
 客與山可以耐久敢不拜教

文淵初編卷十二

錫山錢肅潤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吳江董 閻方南 訂正

象山記

孫廷銓

貴溪縣江干有山如象是陸九淵故居又有山類龍虎張道陵
 法錄所傳今子孫世封焉累代榮遇寵亞聖公世傳其家有異
 書可以馴服龍象驅役鬼神然徒相說未見明徵往余于京
 師嘗親受其手符然盛世無鬼雖適山林不逢不若即有鬼書
 家用之矣至九淵與考亭同理異持門人各傳師說遂起宋陸
 之爭乃考之上世理學不名同異不攻有巢似所神農似醫軒
 輟似博士此在後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乃僕僕事之蓋理足
 者不辭餘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說至莊生列禦寇孟子然後攻
 性學至朱陸然後窮何也其說好盡故窮也苟况談仁義而李
 斯得其道以殺人非盡不善學之過蓋議論相競欲以求勝乎
 人此在異道猶不可儒林乃自異哉

錢礎日日因象山說到理學上變化錯綜如嶺上烟雲頃刻
 萬狀却又說得分明直如皓月當空幽微畢照矣讀之快甚

衡山遊記

蔡毓榮

韓昌黎曰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
 百數獨衡為宗信哉斯言此特其大都耳未盡衡之勝也衡山
 周迴八百里為峯七十有二迴雁為首嶽麓為足猶放言之也
 若乃自湘水以北平疇沃野重岡疊阜闔閭槩龍翔象伏凡
 三十里而至嶽廟直朱明峯下如端冕而臨環衛肅然即無論
 嵩華較之岱宗規模宏遠矣自此以上歷赤帝香爐紫蓋石廩
 諸峯又三十里始抵祝融峯石磴逶迤可與可騎有登頓之勞
 無險仄之苦一勝也山無地非泉或隱或見或緩或駛或上下

文淵記

卷十二

衡山遊一

十峯草堂定本

承之或左右分之漚之細若鳴絃壯若奔雷俯為垂珠仰為噴
 雪僧廚舉炊不汲而至伐香為確起止自如泉所至為田所不
 至為圃時方初夏新苗梯布嘉蔬畦列山中人言春時茗筍皆
 為上品二勝也古今名賢唐則李鄴侯韓昌黎宋則趙清獻胡
 文定朱文公張南軒以及明之湛文簡羅文恭諸公不可勝數
 或杖策而來或結廬具間訪道論學載在簡編後人尸而祝之
 棟宇相望也他若護遷二祖之塔魏夫人飛昇之石二氏之宗
 推為尊首三教鼎盛尤他山所無矣三勝也蓋予以癸丑四月
 丁未自湘水入山午祀于嶽廟晡刻上南天門過高臺觀音巖

登視融峰至望日臺觀岫嶠碑日沒月出乘月遊青玉壘還宿于上封寺與客縱談山中諸勝不覺喟然嘆也聞曩時入山馳道三十里坦行如砥蒼松夾道暑不張蓋今斃石傾圯松斧為薪矣舊廟規制崇嚴擬于王居為亂兵所焚有司即嘉應門奉岳帝春秋祀焉凡上遣大臣祭告則行禮于門時詘舉廢莫之敢議非所以為昭事也前賢書院鞠為茂草琳宮梵宇半歸荆榛以余途次所經如湘南丹霞皆成廢址惟上封寺敗屋數椽風雨飄搖雲霧出入僧徒寥落有不能終日之勢問及南臺福嚴諸名利聞亦頽毀良可慨也山僧又為余言南天門下有巨石曰飛來船辛卯春一夕大雷雨忽失所在嗟夫洪荒之物不能自固陵谷易位就測其端天地間詭幻之事可為感慨者亦復何限山中區區興廢之跡若飛塵在前聚散頃刻曷足怪乎雖然山川之勝有時而顯待人而傳以衡僻在南荒中更兵火既無鉅公碩儒如李韓朱張諸公者過而問焉即二氏之徒亦不能守其枯寂之境相率以遷廬視之或有一二棲真巖谷者而余未之見也又安能無慨于懷耶余既茸岫嶠之石室歸上封之役因將次第謀復前賢舊蹟以勸來學當世賢哲必有同余志者余日望之固不僅為游覽記勝也

文徵記

卷十二

衡山遊二

三

錢礎日白前敘山中諸勝後于興廢之故續續言之先生匪獨遊觀實欲為衡山扶衰繼盛此德此功蓋與山俱高矣秦對巖曰通篇有來路有去路正如七十二峯隱現筆端而擒伏縱送迴環曲折復有峯回路轉之奇是南嶽第二篇文字

文徵記

卷十二

衡山遊三

一

遊衡岳記

呂自咸

壬午臘月抵衡郡大雪已借浦子高子同入岳陌上問野老語
雪後入岳可到上頭耶俱云石路水堅不可趾予愕然然意弗
爲尼望寒空群峭已攝身七十二峯中墟落間梅有放者折花
挿與心竊喜梅放水亦解還岳麓夾道純古松瑰奇石氣憤盈
挺生濤天膏谷躡虬龍交影中三十里謂岳廟廟枕朱明峯徘徊
徇王氣之下東北折歷朱陵洞天水簾霏微風捲之似放客進
峽然坐冲退石水苔沁跌不能久投宿集賢書院與二子夜談
此中人大不同長源奇退之正濂溪諸子儒閣道康侯兼揚宗
文設記 卷十二 遊衡岳一 五 十峯草 堂定本
風其同歸吾易知但栖息芝岡性情嶠岳一也厥明添衣早行
循崖右數里踰華嚴嶺見初日映欄流千丈噴注壘紫爲潭綏
綏灑灑雪捧珠飛僧云自祝融峯達下南岳百泉此爲雄長度
玉板橋而南望層級皆水影殊恐迫視之乃旭漾霜花芒鞋觸
輒消過仰僊橋坂陡峻攀緣臂引幸冬霽如春共忘登頓跂祝
高峯小憩半山亭以顧前山纍纍有拱者伏者羅拜者香爐未
帝諸峯各左右笋立紫蓋昂首北向絕人攀躋天廡依稀啓戶
諸峯多殘雪蔽虧林間或連岫翳陰均積百丈狀若白龍蜿蜒
過鐵佛菴若香可止經湘南丹霞二寺弗入湘南以上瀾終清

激迴叢薄而出者寺右貫道泉也古木覆崖客寄宿雲頓疑昏
黑無路歷數嶺有石橫兩壁昂首尾若將翔鳥却各飛來解僧
大其下適東遊歸予問笠澤七十二峯視此何若僧云居士踏
遍自知因觀講經臺壽岳大字數宋王筆力雄勁猶與黃桂方
丈書並勒茲山何與興亡之數入觀音巖指點怪石或蹲踞或
豹伏或象攫隔坡忽見虎過黑質斑文踏爪可驚有辟易千
長嘯引領浦子急掩子口虎徐去遂至上封寺僧具頓予不皇
食急乘夕陽上絕頂四望悵然曰吾此身跌蕩已在雲霄萬丈
之上乎不卽排闥闔泰王清復下逐細塵游紛紛變觸間乎
文設記 卷十二 遊衡岳二 六 十峯草 堂定本
而喟然曰祝融笑我祝融笑我若終老此嶺着山河日月不激
通體光明與天尺巷中一二枯禪老衲何異還宿上封星芒如
月聽大陽泉經窓外曲折有聲雞初鳴更添衣登望日臺從者
不勝寒襲霜管延崖響激焰騰僧云莫驚雷池老龍破水飛撼
山頭也俄而蒼茫沆瑤中紅光綠曳化萬道漸吐五色逗半火
輪旋下復上上累數輪閃蕩久之躍而起數丈現一全輪雲物
如旌旄蓋陸離擁護則下方晨鐘動矣曩予登落伽山候日
磐陀石上二子叩異同焉予曰海濶岳高分映奇光日光月光
參差極受數人共睇幸無異同吾不能翔太虛之上問八極之

表手弄兩九窮其出入盡萌真人有過此者而詰之乎還上封
小甜僧請往青玉壇壇為古群仙所棲夜月每聞鳴鶴笙簧聲
磴仄巖歌一梁橫絕壑一瞰如千似堵牆梁畔有巨石突出欲
墜且倚名試心石噫嘻至人垂分列于流汗役人題壁長公驚
絕昌黎開衡雲而登太華慟哭不能下試心作何觀行而歎之
復賈勇上祝融呼天尺菴僧指洞庭如杯瀟湘如帶尤疑蒼梧
縹緲有無俄而下界白雲若數十足練分曳寒林松柏雲吐如
輕墨著素從谷口出者奔騰蕩鬱旭光射之為銀河飛濤從西
峯北峯出者弄微曉雪所映若烟生積玉從眾山中間出若
天嶽記 卷十二 遊衡岳三 十峯草 堂定本
橫蹙地勢移照水石若白沙忽漲葦岸斜帶其詭麗殊狀不可
悉數僧曰雲彌全岳正如渾沌冥對而已得此點綴大佳予問
住此幾年曰三十年矣高寒如何住得曰非堅固身住不得然
則四大終堅固耶僧不應予乃下自壇而南數里過崩岩峯見
削然比肩而立者天柱峯也開大明寺最古折而西往還一巖
下幽仄空嵌水雪凍沍從者先導折竹互拄行數步無不踣者
予與二子易草屨倚與人左右杖亦無不踣者踣起而笑笑復
踣踣復起予丁以度踣數嶺有飛泉百重掛映青樾異鳥鳴
氣若春谷結構紺碧藏於山阿入寺有同鄉比丘携笠住此款

語移晷出贈山中茶筍子以嶺畔所摘萬年松共啜一筐作南
岳歸裝日過亭午肩輿亟走過福嚴寺南臺寺弗入步退道坡
髣髴見金牛跡返集賢書院同遊者履綦俱絕予獨無恙亦以
備登陟製堅報故是夕霧氣全集紫窓攪燭五更起星斗燦然
呼高子方廣入吾掌中矣循岳麓西行數里下坡得邨家臘月
菜花滿疇如江南三月流水四溢溝塍或略約度或跨石度又
數里箭筈塞道礫何室人步喘體亂過須彌寺小歇僧舍方蓋
茅竹蔽不得入折而上奇石林立寒泉翼注竄迴崖抱別吐幽
暉喬柯冬率泰松伍檜青藤寒榮絡澗侵莎伊尼人羣以度梁
天嶽記 卷十二 遊衡岳四 十峯草 堂定本
頻仰交響而出洞經行怡悅顧從者落落俱有仙相及寺入峯
圍之如蓮花寺如花心林林烟雪四映香臺鐘魚稍寂澗聲琤
琤微座臨洗酌石掬水盥洗忽省數年前夢夢經洞府榜曰天
山勝麗中間隔二字山多積雪夾欄紳木森奇入精舍有老人
擁爐坐酌予菊花酒一盞贈白藤一束覺後自占吾殆肥趣矣
予曾囑沈子石天為圖夢中山一幅今殿額天下名山恍忽符
夢寒山曲澗亦如夢中山僧手海者可當酌酒醉抄本方廣志
一冊非白藤一束耶人生游歷前定若此或亦夙世因緣是岳
中老頭陀也丁宿悵然返回睇泉石希現來時所繫停車數徘徊

徊之念。吾此生退尋他夕。以游他年。能舍斯乎。能舍斯乎。過須
淵野燒漫山。與人笑烟而過。風發。飛。幾。燎。薪。糜。浦。子。嘲。子。曰。
前。者。子。笑。視。虎。今。何。不。笑。視。火。予。曠。然。時。山。徑。月。微。火。光。遙。燭。
數。里。送。子。及。集。賢。峯。下。矣。

張秋紹曰。遊記著色。點染多矣。夫之太肥。第務為落落數筆。即
山水性情。不出于鱗華山記。奇絕。一世。僅得文字。高古。至中
郎。季重。時作。慧語。快筆。膾炙人口。非不。薄。酒。殊。少。厚。味。惟。柳
州。嶺南。諸篇。却是。土石。氣。質。如。左。氏。叙。賊。陣。兵。法。妙。在。簡。括。
此。記。亦。如。子。長。作。封。禪。書。項。羽。本。紀。及。他。荆。晉。諸。人。非。千。百。

文獻記

卷十二

遊育子五

九

千卷本

文獻記

卷十二

登普陀山一

十

千卷本

長。浩。形。容。湯。曳。未。見。鱗。甲。離。奇。神。色。飛。動。要。不。落。卑。薄。相。其
千。年。李。繼。響
錢。礎。日。日。寒。木。先。生。具。有。游。骨。游。性。動。靜。雙。遣。遂。能。于。壽。家
濡。足。時。收。視。返。聽。領。會。衆。妙。至。哉。游。矣。此。記。堪。與。仁。庵。先。生
作。並。勒。峭。嶮。碑。右。

登普陀山記

自咸

候。清。山。南。東。一。柱。也。海。波。廣。薄。直。逼。蛟。川。城。下。非。此。山。真。滑。弄
莊。城。推。矣。登。者。遙。望。藉。天。徒。關。莫。渡。風。挾。潮。來。勢。欲。崩。崖。裂。石。
魄。悸。膽。落。故。千。里。重。繭。願。航。海。謁。普。陀。大。士。者。每。及。此。而。返。庚
午。三。月。六。日。余。與。泰。子。康。侯。邵。子。澈。夫。曹。子。元。宰。渡。桃。花。江。至
此。詰。山。僧。以。普。陀。靈。勝。多。不。知。獨。靜。聞。云。吾。憶。五。往。矣。遂。訂。偕
行。介。龔。大。令。和。梅。假。舨。艫。於。陳。大。將。軍。以。利。涉。也。又。三。日。晚。宿
舟。次。五。更。候。潮。落。張。帆。同。發。者。三。舟。靜。聞。云。渡。海。法。不。見。海。但
堅。臥。蓬。窗。自。無。恐。余。謂。若。爾。胡。為。來。且。不。令。謝。安。石。笑。入。耶。王
子。躍。起。推。窗。叩。舷。歌。嘯。引。旦。日。湧。金。波。跨。望。萬。里。過。雙。島。若。門
列。滄。溟。此。為。蛟。龍。窟。宅。水。騰。文。五。色。隱。隱。可。辨。鱗。鱗。數。舟。先。後
五。里。許。忽。浪。晏。不。見。少。焉。帆。吐。尖。少。焉。復。不。見。過。亭。午。望。有。山
亘。越。空。中。其。上。懸。現。城。樓。臺。疑。蜃。氣。所。為。靜。聞。云。此。舟。山。也
候。潮。必。泊。此。中。設。叅。戎。作。鎮。為。東。海。鎖。鑰。戰。艘。百。餘。如。鷗。鷺。宿
汀。水。師。不。啻。河。上。逍。遙。聚。落。間。有。綽。楔。傾。頹。題。額。可。辨。為。洪。武
初。狀。元。張。信。夫。乾。坤。再。闢。搜。才。及。乎。島。嶺。而。首。膺。鼎。甲。者。竟。祿
祿。無。聞。制。科。之。不。足。盡。士。如。此。哉。明。發。風。更。利。吸。歛。百。里。可。抵
普。陀。至。蓮。花。洋。風。轉。厲。帆。進。欲。裂。挽。數。葉。不。可。得。舟。人。亦。色。然。

怖縱舟近崖不可上從者驚駭向空搏頰入夜雷轟雨注魚龍
風怒檣檣掀掀秉燭數陪三子與靜聞俱擗舌不下既而榮留
楞坐誦念彼觀音力近四更風水發作稍息黎明乃得泊靜聞
云吾五往返於茲山不知滄波之險若斯也熈余輩踏沙磧入
白華菴憩朗敞上人精舍蘿牆竹戶几榻嚴淨圖書數卷若文
人齋中不知爲海岸孤絕處出菴至圓通殿可五里石路青瑩
晴波注射語靜聞云昨中流洶湧若得自在視此坦步復何差
別有數輩同謁大士者拈香涕洟如萬里遊人乍依父母靜聞
亦潸然淚余顧而笑復覺然曰居士鐵石人哉余復笑返菴中
文徵記 卷十二 登普陀山二 十一 才學草
躡白華嶺見塘頭山外有兩黑點浮動朗澈云此大魚鰲俄沒
又有兩黑點漸近乃辨是海船返照翻瀾朗澈云看金鼈浮出
予驚顧乃鉢盂山晚色爛然也明晨下菴東折步金沙灘青莎
蘼靡白礫參錯頻迴水鳥上下和鳴從者拾小石子放水盆蟠
蟠動兩兩配合折之復然西折爲潮音洞呀呀嶄嶄若張吻倒
齒齕入而涵濤澎湃波數丈又西爲龍女洞乳溜若銀燭亂
懸有穴泉可洗目自西北折望有巨石上闔下銳高擎空中爲
磐陀石斗絕無級捫壁而躋上平廣可展數席鵲望驚詫觀海
止矣夫吾輩皆力有差只爭千里內外耳東南積水茫茫何極

我少海之外復有瀛海九州之外更有九州不具瞻觀立覽亦
何以觀哉下嶺憩小菴菴寄壘間叢篁爲障鹿床爲舍一兩跌
坐入定不得與酬對折而東經法華洞深厥有數柱鈞連洞在
山腹而潮聲颼颼若在足下起踰洞而南訪梅子真修煉處得
仙人井饒甚入菴月下飯意未闌復出菴步有細燈百點與月
朗澈上下方倚崖畔望忽喧嘩激響如連堅數巨石聳傑亟走
朗澈云此下有龍鼉無數乘月跳躑耳聲獵獵不休恨不焚犀
下燭其狀遠睇耿耿然白氣互空復有若炬光明滅於白氣下者
月爲烟霧晝屋乍碧乍黃覺夕寒侵乃返明發邵子方與靜
聞對局舟子已峭帆待遂與朗澈悵然別潮平風正心怡目豁
人人迴向道場視曩之幾觸危石隕鯨波者今不啻身登寶筏
水湧青蓮矣復泊舟山侵曉乘潮強傍人下帆三葉徐翫紫瀾
深洞青螺出溪忽而笳鼓競發歌吹搖曳有如飲血鯨鯢洗兵
滄海萬里凱旋之概快哉遊也抵候濤山下日方哺據石俯流
陳匏饒景子頌三子歎曰吾輩冒不測探絕島禮古如來弘誓
深矣然予向見拈香涕洟者而笑何也笑其滴滴淚爲大海驚
濤逼出恐一入紅塵便生他想耳吾輩幸以香光山水因緣入
險脫險今而後幸毋忘平地安瀾却被惡風吹航飄入泥國

不覺大醉沈靜附用而臥

張秋緇曰記中敘形勝十之二敘變化十之八遊者一往返其間具各理經濟感慨悔悟其胸次亦殊有變化與天風海濤出沒迎距抽示毫端

錢礎曰曰昔人有欲添註海賦者正不免呆鈍與圖經水程何異吳道玄往寫嘉陵江有云臣無粉本惟記在心惟不爭一水一石遂為神迹先生此記求得意不求傳似為化工不為畫筆此乃可與觀海

文記

卷十一

盤陀石

記

平

盤陀石看日出記

呂自成

子每野泊候日誦王灣海日生殘夜句歎為奇絕然亦不覺江南披尋風物未嘗汎滄溟登絕島矚目陽島初躍出沒萬里之狀庚午三月予禮普陀大士信宿白華菴欲躡盤陀石候日不果每恨挫失雄觀九月朔向滯蛟川朗澈來晤從與畸人再棹秋潮予不覺體氣嚴嚴竟携一襖上舟時涼露亘旬乾鵲市橋似欲趁人破浪去縹緲三山直鏡中渡耳抵補陀憩朗澈精舍兩夕乃導予過總靜菴去盤陀石址可一里先習曩時扳引以便宵陟步陽方類倒射列嶺紫翠萬疊涌起貝宮龍背間以天源記

盤陀石看日出記

黑沙山石龍蜿蜒千丈鱗甲晶晶騰越曼聲激風而下住菴中不得寐按息交子呼朗澈及菴中老僧添袷衣著苦屬循崖踏露從者兩角燈各掛杖牽用懸度坐定覺潮湧山椒磐石撼動俄而東望素氣霏霏頃之若琉璃映空忽萬炬搖曳微烟蒸鬱之一輪赫勃欲出為水浴宕逡巡乃脫遍海若魚龍漫灑五色爛盈赤雞紫鳳萬羣舞突于稍開視而定眩又恐奇光之驟失也顧謂朗澈海日之觀止矣乎夫日出扶桑數萬里外吾辨其吞吐黯澹之狀如在眉睫人息出入百餘次日行當數千里吾按息百餘而日高若數十丈耳此與望之城郭中者何異所異

者海波爲之弄影耳彼童子殿水作泡五彩流空市人造銀花
幻出星月今日眩陽精現種種奇得無猶是耶自此請以海枯
石爛兩曜光彫與上人爲窈冥之觀因題巷中版以質後之來
觀者

錢礎日日普陀再笑見剎險易一欬幾于斷生滅而冥識解
看出日出記又分別動靜體用顯出南太極來所云結得者解
得非耶寒木先生東林頓舉人文俱第一流固宜公孫柏庭
傳其古學若布習之有伯恭也

又記

卷十二

答石看日二十字

黃山遊記

施開章

江以南諸山實惟黃嶽爲帝之下都其高五千仞所謂天目之
頂僅及其趾者也舊名黟山說者謂黃帝鼎在焉故稱今名王
子八月八日施子入朱砂峰下浴於湯泉次桃花源遇雨三宿
觀白龍潭瀑甚奇雨止自湯寺觀羅文恭所題壁遂過慈光寺
上老人峰日暮登絕頂度棧緣梯如自井中出是爲文殊院得
好月留一日登蓮花峰將及頂三丈許附壁以腹行踞巔坐良
久西數里穿鼇洞宿煉丹臺指月菴會霧雨寒甚十五日霽躡
飛來峰獅子林至西海門遂歷始信峰石筍紅縱觀日將夕從
文殊院
光明頂上看月大醉作歌旦將北還雲谷以蕪塞返湯口折入
路半觀九龍潭次鉢盂峰下精舍與藥菴老人談甚歡明日出
湯口還客問遊記余曰無記黃山不易遊遊不易記也子厚居
柳州一丘一壑寓目周賞它名山以峰計者數十其巉奇間出
率得二三黃山奇峰不翅三十有六拔石萬仞離立刺空若攢
笏植圭分一峰足名一嶽矣又聚數十峰爲一峰石罅銜松蟠
屈怪瑋人百其目不給覽矣又雲霧窟宅陰霽頃異陰則白日
混茫客或至逾旬不辨一峰失意去故所見人人殊余幸得數
日清霽登文殊院左右橫天都蓮花屏列骨見其餘萬峰皆莫

敢輩行自此逕西北傾曲作蟻旋出華亭中平脉天都若几案
間物遠見九華廬嶽者蓮花峰也斷石若映橫松引臂下脉散
花塲丹黃繡錯者始信峰也前臨遠望塔涌牆立人鬼鳥獸器
物狀以千數者煉丹臺海門也萬勦林立間若三數人偶語行
且立者聚拳羽蓋疊疊恂恂者石筍柱也突若廣額冠前後海
者光明頂也頂以東曰前海西曰後海以雲氣布渡羣峰出沒
如島嶼在海也久雨新晴雲歸壑岫層累萬壑是為鋪海可猝
遇不可必也適我願者中秋月夕正曙光明頂倚天嘯呼月在
眉際燭未及見海然風起雲飛龍山堙谷一瞬百變差得其盛

文徵記

卷十二

黃山遊二

焉若夫山光嵐氣激射虹霞照耀水雪詭形殊采千態萬狀雖
使鄭生撰注謝客遊詠安能含毫抽思縷析其什一哉

綏願亭曰觀其布置筆力直與黃嶽爭雄

錢從日曰太白夜泊黃山一詩碧溪月松間琴一一寫出然
景物無多未盡其勝此記寫景賦物雕刻萬狀直為黃山開
一生面而總提複註先凡後目格法極高極老洵大手筆

嵩山記

成清

守○在○四○方○極○在○中○央○王○者○居○之○山○亦○宜○然○若○遇○峭○削○峻○嶺○巖○翬
遊○子○奇○觀○然○不○足○以○腹○諸○山○耳○目○之○貴○貴○空○頂○肩○之○貴○貴○登○若
腹○之○貴○則○必○窮○確○宛○延○鬱○紆○而○端○殿○不○示○奇○於○物○而○奇○必○納○之
木○火○金○水○所○以○胥○子○於○土○也○游○西○嶽○歸○循○河○南○下○衍○亘○數○百○里
為○郊○廓○山○則○恍○然○悟○曰○此○二○華○蟄○伏○耳○伏○起○始○銳○為○伊○闕○銳○拓
始○教○為○嵩○屹○天○地○之○中○非○是○則○不○與○故○曰○室○室○內○也○四○嶽○郭○之
洛○陽○華○山○門○之○然○後○室○內○峙○焉○當○中○央○位○也○出○洛○伊○百○里○近○環
環○轅○山○始○筵○且○折○如○規○壁○圖○其○中○線○引○至○粵○口○太○少○一○嶺○而○兩

文徵記

卷十二

嵩山一

全定本

壁傳自唐高宗鑿道通華云余時急武漢武勝蹟乃先季室趨
黃蓋峰神貌山容相涵負出雲若蓋固有之因北東訪盧浩然
故居巖如左右舒肘當胸骨立千仞即飲如老人腹水貼飲處
涓涓下及臍乃大涼萬絲成瀑作雷雨鳴與風泝泝作倒捲狀
者數上下龍潭九繞之為瀑所漚為瀑所漚交錯也東巖古木
稠若簾幕元珪屬嶽神移植焉獨不得向太白索所贈白龜年
書一卷為不偶耳沿洞至五渡谿凡疏二十八蒲漚為大潭潭
多立石可坐漱水五折赴之人亦五涉而濟中產九節蒲服之
長生類不可得遂取故道宿盧巖寺曉過嵩門同游云此門每

中秋則皓月當門。駐少頃門若半。不之如手。擊圓鏡恰相受。餘月望則否。無何抵中峰。問武帝登禮處。人鮮識者。天池一泓。玉井一澳。尚冷然。善耳於斯。極目四望。楚岫秦川。燕齊滄海。之奇俱隱隱。眉睫際。誠神靈宅中之大觀也。過此卽萬歲峰。青童玉女。情悅僥遇之。願不一聞。萬歲呼。但聞呼將軍者三。則漢封三栢也。衛霍百戰。勝人與骨俱朽矣。而此栢以將軍存神物。豈偶然哉。自此玉鏡金壺。諸峰皆盤旋。截衆引入着勝。以足誦告罷少憩。法王寺。雖花雨散絕。而地湧金蓮。猶燦爛。八月秋彼時。日高春西。顧少室。羣嶽奔與太室競。東若迫。遊人少林者。俯摘

文獻記

卷十二

嵩山二

元

千峯草堂光本

星栢厦二。麓足目互。接之空烟。中帶窪突。異態如在桃源洞中。身與石化。不復憶人間事。但以飛仙所寓。銘石不留人。遂與夕陽俱歸。少林寺。竹木掩翳。碑碣參森。使人目不暇瞬。內有碑記。唐太宗遺書。寺僧約擒王世充。僧曇宗以功拜大將軍。唐書未載。詳之此志。寺僧藝勇。所由來也。詢處可立雪亭。磔有咫。卽卓錫泉。不可索。徑吸兵。戛餘止。甘露臺。影石卷耳。昔跋陀翻經。甘露乃降。降不再。臺存址廢。宜也。至覓初祖面壁洞。亦已斷磴數十年。今斗室影石寺。僧特錄取。作供。使近人非舊也。然影入石理。如染如織。雖長不滿三尺。竊丈光滿三千界。願三十六峰俱

若髮冠。張拱端拜。五乳者。賢愚殊敬。禮之故。祖燈不息於世云。瞻少室王峰。方削畧似華山。一二及趾。其巔固平曠。可弘構金。宜宗遂置御。若於此。因名其山。山以負泰。山志也。名山以御。若非山志也。是安可與萬歲峰同日語耶。至今遠近稱九頂蓮花。從志也。中爲定思者三。皆以補子戒。慧得名。而壁而還。所被服者素矣。余登太室頂。訪漢唐宋封禪故處。僅遺嵩陽宮。頽垣耳。跡所爲崇福太乙二宮觀。及奕棋博蒲泛觴三亭。歷爲天子巡幸。諸公卿宴遊之區。俱湮沒無復聞。而少室珠林碧殿。照耀亘古。卽今咏題篆刻。往往盈壁。詢問所不至。與封禪遺踪同。翻

文獻記

卷十二

嵩山三

元

千峯草堂定本

茂草者。豈好大誇頌。天子不能復有山城。而開法傳宗。空王果能坐分半室耶。抑洛居天下中古。帝王實遷營之。荒落之久。必有崛起。以應嵩高。考成周之舊。而光大之者。固不在闕若之崇。特也。微靈其以臆揣爲然否。發日。通篇以記事兼議論。將山之佳處。層層寫出。可謂善于遊矣。文亦有曉。巖峭。峻削。欹崎。氣象。

羅浮記

張穆

道經稱羅浮仙山第七洞天。李青蓮以峨眉爲對。是知不以海外而失其尊。粵人有朝夕披拂其烟雲。白首若不見者。嗟夫。仙靈窟宅。何嘗去人間塵俗自遠之耳。雲笈言著籍羅浮。易胎武夷。晉唐以來。輒得仙道。余幼時聞有冲舉之事。欣慕焉。與里人好道者。葉秀翀。袁羽人。居朱明石洞中。讀瑤室丹書。飄然物外。雖未拍洪崖之肩。已彷彿遇之矣。故歷年與四百峯習其幽翠。嶮奇。惟猿猱絕路。不得杖履及者。則已若陰洞奇泉。有古人題勒處。固得與猿猱分跡矣。丙申秋。東海張道人訪名勝。過余問

文徵記

卷十二

羅浮一

十峯草堂定本

羅浮之道。時值畏途。而止爲之歎惜。余齋居與羅浮相向。指其巍然。嘗滅沒雲嵐之上者。非飛雲絕巔乎。藍翠空濛。倏忽變現。極目難窮。指顧未盡。乃引紙繪圖。爲踞南之陽。石洞青溪。龍潭石洲。諸峰分背矣。前飛雲中峯之下。名福地。最下爲大洞。由大洞上。飛雲頂。誌謂三千六百丈也。其中叢木蔽虧。青巖無際。常有紫烟嘘吐。不可卽也。右谿之右有羣峯。展臂環谷。山水束不能流。洩觸石成穴。積水寒冽。蛟龍之所寄託。數十步鐵壁如國怒湍。曳足練行。空投於中。谿遠觀出之。巍立而此。瀑居五之一。是瀑當數百尺矣。谷中有坪。巨石林立。多產紫黃。茸。鵲。鵲。易妖。

文徵記

卷十二

羅浮二

十峯草堂定本

孤有僧爲慮。忘機於異類。隔西谿。有高瀑穿雲。行跡不到。開木客不利於人。更西有谷曰蘇羅。路通增邑。諸山林木森宰。猗猗所居。西南有峯秀銳。回護猶泰嶽之丈人也。中谿大洞之左。爲華首臺。昔智藥大師道場。五百菩薩聽戒於此。石跡有跣跡處。臺之肩。轉谷爲黃龍洞。水界浮羅兩山之間。東則浮山。謂蓬山浮合也。高深之上。南漢王劉鋹作天華宮。以避暑。有歌舞石。可立千人。下爲四賢祠。奉陳白沙先生等。旁有曲水坪。客嘗浮栢於此。老松桴拙。倚百尺之崖。懸泉三道如玉。龍或云黃龍出此。下黃牛。逕過獅子窩。青雲臺一路長松。延祥寶積兩寺。皆景泰

峰磴道陡絕。陟者頂踵如接。與水簾路分二十里。向團歌居。俗
聞王女遊人語。若天際鳴鴻。煙歷可辨。王女旁葛。按君從險阻。
處建呂仙祠。及小室。為遊人棲泊之計。上錦綉峯。側有岩可達。
峯頂屈曲。身入如串。九曲之珠。橫過為百花逕。再上為蓬萊峯。
下視石樓。錦綉皆培塿耳。遶磴而上。步步面壁。則上界三峯。涉
阿耨池。池常淺。水從竹林中涉數十步。向有劉仙栖岩石中。投
竹符以驅木魅。竹遂為林。榮成符篆。出林分水凹。左旋至鐵橋。
倚杖俯視。東北羣山如濤。再上多風。無百尋之木。皆偃蹇不足。
蔭風雨西望。極目無礙。而身頓出霄漢矣。是為飛雲絕巔。遙指
千里之流。若驚蛇出於淺草。嘗聞異書。成池之谷。水銀為海。遙
看地盡。日射滄溟。爛熳若溶金。接於天際。登高而望。是耶非耶。
固圖為說。未竟其後也。

錢礎曰。曰羅浮勝景。歷歷從紙上傳出。洵堪增雄百越。擅奇
五嶺矣。筆致錯落。饒有天然古趣。恍惚而來。讀鐵橋文為之
想見其人。

連州峽山記

張穆

予已連山。猶亂遠近。苦之五省會兵。吾粵陳總鎮謙帥師。徵余
于幕。初秋發。樓船趨含光。入漸見奇峯。如青蓮相倚。每目薄則
擇山水佳處。及平沙淺草間。列步障。較射賞罰。以飲夜懸燭。如
星與山。月輝映。陳將軍高七尺。鬚眉如畫。天人擗管。挽強兼善。
初視一丘一壑。已詫其奇。輒舉盃緩柝。徘徊久之。乃去。越數日。
溪轉惡水。立怒馳石。飛爭怪曉。雲壓舟兩壁。如剖。令人憶天門。
中斷之句。時久不雨。舟嚙石。且前且却。數百人挽纜。喧呼行浪。
花中。是夕秋雨如注。及曉。舟行樹杪。過丁蘭峽。峽有岩鐘乳垂。
如幢幡。野花紅綴。茸茸不辨。岩中石像如塑。土人與舟子妄稱。
故事。峽中多懸流。子昔嘗居羅浮。同客登黃龍觀。瀑相對把手。
笑語不聞。因疑匡廬瀑布。無聲世無是理也。今抵峽。奇泉多從
天半下。若白虹。飲溪源出。青石積花。鐘乳如龍唇。噴沫下空潭。
中。故無觸激之喧。而匡廬無聲始悟也。大約兩峽危欲墮。舟怪
石峽頭。相倚紫翠。欲滴停午。方日蓋陽山之門戶也。老藤千盤。
怪木倒掛。黃猿嘯率而下。飲者百十客。或以九壺之酒。能翻接。
柔枝而上。陳將軍日前所驚奇者。何異隔牆一枝。今入武陵千
樹矣。將至連。有巢居千仞之岩。以避寇。烟雲歷亂。聞時一見之。

士人好池館同里葉君善應人素而簡招飲花石間遇昔台門

友楊中丞容此言戀山水不願歸數日進軍鷄鳴關千峯初板

與雋共分口水路險制時臨無地橋木為棧驛馬絡繹如披單

道圖旌旗繞繞林壑中逢泉石可驚怪者不能不按轡緩之谷

中青石瘦立駐馬詣岩僧岩有劉禹錫詩依稀尚存其半入山

城僅一痕路雲峯四塞徭居前山與縣對民苦非一日乃縱兵

各十餘戰焚其巢不得一級賊之魚鹽始狼狽乞撫將解兵陳

將軍留善後余繼先辭歸與楚監軍郭若無先生別先生能饒

運賦詩遺徐輕舟賦辭離歌梨與燕津主客卿黃符章諸子恣

文源記 卷十二 建州峽山二 堂定本

情水石登野嶽之洞釣浮冠之磯情嘯響答凄然懷古開唐宋

以連爲疊烟瘴萬一關可杜皆虎豹龍蛇之區詩人遷謫流寓

多在于此連之士猶能言之今商舟絡繹爭逐從無有述其奇

者余輩一朝徘徊於此亦爲錫海岳五六百年之後一二人而

已可不嘆哉

余生生曰文情突兀直與山水爭奇一讀之令人神往

朱望子曰以行其得此奇山水固爲豪快事而文氣蒼勁復

有橫絕賦詩之類

錢楚月即山水爲事視其無其詳厥圖有真博美

登華不注記

王曰高

庚戌孟夏小既日乙卯偕丹陽賀天士同里陳順符長清郭雷

源諸子約適全椒陶廣臣新城張寒叔以對策至自都門暨家

阮東觀杖馬筆出歷城東門爲華不注之遊是日微霽風清無

暑灑然快之按轡循河渠至山下華陽宮重門內解衣盤礴憩

息久之誦董玉虬壁間石刻數咏及前光祿丞董君杏所書忠

孝大字坐臥其下少飲且食望山色之巉巖聽松濤之琴韻非

復塵俗間想矣日向晏陶子別去東就來青軒即舊所爲觀風

亭者北楹下向戶仰臥欲飽看山色以當游覽有和壁間黃中

文源記 卷十二 登華不注一 堂定本

承韻云先登絕巘思孫健直入重雲羨鳥飛固未敢作攀躋想

日之夕矣起自後園出短垣尋石磴聊展數武欲少攬目前野

色耳行行且憩旋復行遂及山之半巖雙桃樹下少坐再招同

人之在山麓者率性儒不能從乃與頑符雷源及東觀登焉時

云足似跛時蒲伏似蜩或十步一息或數十步一息少焉望見

巔之臺宇欣若身陟琳宮也有石門二西向者題曰天門其南

向者題曰無極境一聯云運動洪濛生一氣劈開混沌產三才

語亦奇曠不知何人所作立危峯俯芳甸兩河水如環如玦帶

帶乎其側遙望南山層巒疊翠儼若列屏培塿數點如螺墨之

在嶺末樹影參差映帶村墅大有桃源樵父之意而待則抵掌談往事不覺疎聽移時薄暮乃徐徐下其西北嶠有洞曰金牛土人相傳昔有兩道人對奕其間蓋仙流也以日暮未及至之其山之半有呂仙祠旁一巨石題曰飛昇巖相傳爲呂公飛仙處及山麓謝四帝祠山則與同人聯騎山之右自東而北一峰頗類黃岡之匡山而差大此山周遭不過三里許宜乎齊侯之三匝而遁遂成遺跡耳或曰不當讀作跡與跌字同華之尊也以山形似而命名義或然歟昔人有咏云差稱秦岱兒孫列獨立千秋不著山可作註疏矣先是丙午重九日與山往朱青

賀天士曰山奇文更奇如雲氣蒸鬱翕忽萬變此真鉅觀錢礎日曰巉巖叨嚙中仍有幽媚森秀之致是亦交中華本注也

金陵古都會名山大川在封內者以數十百計形勝甲于天下而燕子磯以拳石得名殆與茅蔣衡廬相埒磯在觀音門東北三面臨江削壁巉巖石筍林立觀音山蜿蜒數十里東與長山相屬至此忽竄然起一峯單椒秀澤旁無附麗傲睨諸山若偃蹇不肯相下者此其得名固不偶然矣大江從西來吳頭楚尾波濤浩洶中砥柱怒流無所附麗西則大孤小孤東則潤州之金焦而磯踞金陵上游故得名尤著磯上有祠祀漢壽亭侯入山門稍上迤西有亭壁上石刻天空海濶四大字奇矯怪偉爲前大司馬元明湛公書旁碑刻草書一絕句有初飛錫杖出人問及新秋窈窕題詩還之句自注云還者還鄉也按公曾爲南國子祭酒又歷官南吏禮兵三部尚書此當是致仕時作當正嘉時理學昌明士大夫競研閩濂洛之旨而公崛起嶺南從白沙聞學覺之宗與陽明上下其說天下翕然稱甘泉先生可謂一代大儒者也祠南亭三楹壁間題字叢雜不可讀獨椒山先生四絕句與文壽承書關祠陸五臺謁祠詩同鐫一石瞻讀之下忠義凜然其一云巖巖清光上下通風雷只在半天中太虛雲外依然靜誰道陰晴便不同讀此知先生定力匪朝夕矣

再拜退折而東拾級登絕頂一亭翼然至此則曠覽千里江山
雲物樓臺烟火風帆沙鳥歷歷獻奇爭媚于眉睫之前西北烟
霧迷離中一塔挺出俯臨江濤者浦口之晉王山也山以隋煬
得名疑卽所謂桃葉山爾東曉望江西溯建業自吳大帝六朝
而下憑弔興亡不能一勝劉夢得潮打空城之語愴然久之
時落日橫江鳥相十餘株葉盡著霜丹黃相錯北風颯然萬葉
交墜與晚潮相響答悽悽慘慘殆不可留遂題兩詩亭上而歸
舟人報漏下二鼓矣時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也
錢宮聲曰作遊記忽而微辨王湛忽而力推椒山此間自具

文獻記

卷十二

登燕子磯二

考

平聲草
堂定本

深心卓識

錢礎日曰讀先生金陵城南諸利記令人憶彭惠安哀江南
詩讀登燕子磯記至末幅又如諷辛稼軒南鄉子詞矣能不
爲之嘆絕

陳集生曰峭刻處似柳州而清言尙純是晉人風致讀夫
子文洵可濯塵襟而生逸思已

遊金陵城南諸利記

王士禛

廿二日自烏衣巷出聚寶門遂造報恩寺寺卽古長干明金陵
八大寺之一也龍象鉅麗甲諸刹登九級塔四望俯視金陵城
闕旭日飛甍參差可見西瞰大江南望牛首祖堂如玉笏犀株
東面蔣山紫雲丹巘出沒烟霧鬱作龍蟠近眺秦淮青溪三十
六曲才若一線艇子如驚蛩蝶儻忽往來大不盈尺雲逢逢起
廠下鳥俯其背忽憶唐諸公詩塔勢如湧出連山若波濤所謂
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僧言順治戊戌龍起塔中塔震壞有田姓
兄弟四人張姓者一人不用一梓一木數日而工成於最高欄
楯上步立游龍飛鳥無以過殆紫莊所稱伯昏無人臨百仞之
淵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爲能外生死至人者耶天界寺在報
恩東南人家沿溪居多以略衍通出入教折得寺門松栢疎古
篁竹幽邃後爲鳳山觀轉輪藏登毘盧閣閣前叢竹中有姚恭
靖公碑又二碑皆記明初賜田之數碧峯寺者卽唐褚遂良翠
靈寺以碧峯禪師易今名師嘗自言坐下當出三虎一彪彪蓋
榮公也洪武中師出使西洋今十八沈香羅漢猶是西域物萬
曆中崇川顧氏竊其一以祈嗣數見怪異遷之乃已寺僧出正
統十年賜藏經勅諭墨澤如新遂迤邐登高座寺秋草滿庭聞

文獻記

卷十二

遊金陵城南一

平聲草
堂定本

無人跡遐想王謝庚下之風爲之慨然過梅將軍廟廟祀晉孫
韋內史梅廣廣字仲真嘗進孔傳尚書者拜方景二公祠方祠
舊在園上古木泉亭側喬木數百章國初邵某者來作令盡剪
伐之亭與祠並圯今亭祠皆徙而北雖松數株殊失古意按景
公陝之真寧人靖難時十二族並死事最烈從叔壽者以明釣
寄真州得不絕如綫壁上陽美朱君一詩頗奇今記于此慷慨
誓死心不移欲死不死將何爲欲揮豫讓橋下劍欲操博浪沙
中椎衣緋如火如衣衰懷刃如雪甘如飴疾行犯駕氣何壯千
秋萬世當如斯誦之勃勃有生氣可以康頑立懦也考革除之
又設記 卷十二 遊金陵城南二村 下筆草
際以身殉國者自助成大臣下至樵夫門卒之流凡數百人人
才之盛古今無與爲比雖功名如三楊不免射鈞之恥得與諸
公朽骨抔土爭千秋萬歲之名哉王孫者方公之門人負骸骨
莖聚寶山復輯公遺文爲侯城集傳於代亦文氏之王鼎翁云
錢礎曰曰少陵詠懷古跡五首明妃宋玉錯舉不倫而于武
侯獨再言之斯記從城南諸利逸選說入卻爲方景諸公大
發感慨先伏姚恭靖一案案鉞並施詞微志顯此等文自堪
與詩史同功

登泰山日觀峯記 陳玉璽
日觀峯望海日出處也爲泰山絕頂由泰安州北郭四十五里
至蓮花峯皆有徑可行自蓮花峯至日觀則無徑攢巒絕巘有
石無土人必攀援扶携斗折蛇行然後可至故人之登泰山至
蓮花峯而止者十且八九也蓋泰山之勝其峯則有蓮花丈人
秦觀越觀明月獅子而皆在其下其巔則有黃峴雁飛而皆在
其下其洞則有黃花水簾朝陽白雲而皆在其下其祠則有青
帝碧霞而皆在其下其本則有榛楡柿栗白楊櫻桃槐柳之屬
得名者爲秦五大夫松漢栢而皆在其下其門則有天門其峯
又設記 卷十二 登泰山一 下筆草
則有石經桃花其池則有玉女王母白龍其橋則有仙人其臺
則有封禪其石則有曝經迎駕其樓則有望仙而皆在其下予
既振衣其上又思結茅道觀旁以永朝夕盡揆奇之興然其攢
巒絕巘皆下臨千丈之谿石齒犬牙差互投之以石踰時而響
始定又有動搖泉兀若雲浮恭置擇且不可駐足人之攀援而
過者躡則必無幸免吾見絕頂之難躋而可畏也予登而下因
爲文以戒後之至是峯者噫世之可畏者寧獨泰山之絕頂哉
錢礎曰曰前半置身絕頂俯視一切有一覽衆山小意入後
形容險峻凜凜可畏直動人登高臨深之誠興關係如此

焦山在大江中距丹徒東北九里古曰譙山南史有譙山成及
 江淹譙山集詩所謂輕氣陵長岳雄虹赫遠峰者是也其名焦
 山者不知在何時相傳為漢處士焦先所隱故得名云余生江
 毘陵至丹徒不二百里舟車之跡時時相尋而未一至其處丙
 午四月初夏始得涉江窮山之勝因歷三詔巖巖然祠訪蔡
 邕焦君贊鵬尋宋真宗封明應公碑或得或不得同遊者皆慨
 然歎息曰非處士不能長有此山也夫處士則易常一至此山
 哉蓋處士自建安初留陝界十六年窺河渚至嘉平餘卒幾歷

文選記

卷十二

遊焦山記

柳應麟

一甲子矣將丹徒已為吳地處士詎常結廬靈寢于其間耶若
 其避白波東客揚州則處士方年二十餘娶婦有家室何必營
 瓜牛之廬為其時常初平建號大亂方始又何所得公車之辟
 也至蔡邕死初平之三年正處士在揚州之區而焦君贊云情
 哉朝廷茂茲舊德夫所謂舊德者乃年二十餘之處士歟又云
 通微通川將受袞職徵用之文又即三詔之語所自來歟則蔡
 邕之所謂焦君者自有其人其名已不彰矣而遂謂之焦先可
 歟若夫焦先之為人絕親戚離室宅釋衣服閉邪言廢終其
 身耿籛以為仙人傳玄以為易獸皇甫謐以為不得而識此其

意豈隱隱於後世之封祭而孰從而夢之且得而封之又得而
 加號之歲祀之于其地歟夫西泮北固之關同孫劉籌兵處也
 壽丘鴻鵠諸山宋武崛起之遺跡猶有存焉者南徐又宿當天
 下重兵處巨鎮屹然而獨此一山者猶藉絕親戚離室宅釋衣
 服閉口不言之處士以傳其名使遊覽之徒得以際松檟倚巖
 巖而徘徊顧望於其際者遂若有幽林絕壑之心則焦山之成
 而易為焦山之隱亦詎失其人與地之宜乎嗟乎世固有非其
 實而得其名者使後有懷處士之風而曠然遺舉其亦思處士
 之所以為茲山重而無徒高慕乎其名也哉

文選記

卷十二

遊焦山記

柳應麟

錢礎日日孝然為人洒落不羈河之湄皆其地礪之廬即其
 宅野火燒而不顧冬雪至而不顧陝之大陽可居也楊州之
 丹徒有山可依未嘗不可居也詎焦山非焦先居可謂焦山
 為焦先居亦可許士此記極分明又極渾融將孝然所為與
 其心事一一寫出孝然復起應亦相視而笑矣

遊靈巖記

靈巖爲吳館姓官與晉虎禪章華名相塔吳中之山其係然
而名者皆託於夫差時事而必以靈巖稱首余屢至吳門蓋嘗
登海湧歷支硎徘徊縱覽於天池蓮子峰間望靈巖而未至也
爲之慨然莫釋今年春余與俞子犀月扁舟載酒以釋向時之
憾侵晨從閶闔門抵胥江西出橫塘南望九龍堯峰諸山猶在
雲際既而朝曦始升風物妍美則一峰秀出塔影後層蒼然蔚
然于諸山之間者靈巖也其東爲木瀆市市臨大谿谿之前有
小山培塿屬於橫山之麓者曰姑蘇臺臺之與官相去不過五
里西行右折過市中而北則波窮岸回山翠相逼不覺快然拊
手舍舟而登初行過溪橋便接山路長松林立清風冷然左折
而西有翼然而當山之半者曰落紅亭其上亭曰迎笑落紅之
西麓有碑穹然爲宋韓忠武王葵處間其下多硯材所謂硯材
石也亭之上山益峻石益奇其左爲西施洞上爲梳粧臺石上
有西施履迹云由是而進則梵宇莊嚴想見夫山和尚興復之
力法堂前古桂近數百年物惜其一已枯莽爲慨然久之堂之
左爲浮圖由堂而右後有二井名日月池清波瑩然此官中舊
迹無疑井之陽爲涵空閣潮光映人極混濛空明之妙惜其類

文徵明

卷十二

遊靈岩一

定本

注

敵而弗耳也既乃出寺門西緣山脊而上松聲如清即所謂
疎廊者其上爲琴臺當山之絕頂路皆磨石余與俞子相扶携
而登踞石而坐四顧曠然心神超豁群山環登如列几案間同
望支硎天池諸峰皆在其北山之外有悠然特出於重巒之上
者曰秦餘杭南望則太湖湖中諸山隱隱若環譬出沒湖之上
有山屹然而相向者爲穹窿其西則鄧尉皆若環若絕而環希
于其間然則吳中諸山其連環奇秀慈翠而聳拔者皆可以一
覽得之余於是顧俞子而笑曰曠哉斯遊夫故宮紅粉美人香
草之餘其爲蠶織而烟銷者久矣而晴山如故勝地猶存足以
供人之憑弔而無窮者何也意者山川之靈其亦有移人情而
不能已者耶俞子家于姑蘇臺下日與山雲相對而吟咏其間
當必有以知其微者於是携手下山夕陽在樹書之舟中以示
俞子不知其有以告我否也庚申三月既望記

文徵明

卷十二

遊靈岩二

定本

丙辰仲春上苑四月，瑞如發孟公之興，禹存具鄧尉之裝。時子
偶有微轡，二客請為先導。凡越再宿，始果一行。雖同盧子之愁
霖，願學駱丞之冒雨，乃買蜻蛉之棹，同尋鷗鷺之盟。沿塘溪
木，橫望靈巖寺，過善人橋，兩岸空濛，尙自黛籠曉霧，一蓬浙滬
偏宜。睡重春江，數喚迷津，空橫野渡，迨聞鐘而就泊，及入寺而
已。局呼山僧，再啓禪扉，詢遊踪已歸別館，復循樵嶺，特訪漁村。
燈火無人，絕似承天道上。犬聲如豹，略如華子岡頭，而亂雪迷
離，暗香遙襲。則此夜較爲勝，而前遊之所未經也。云抵王莊時，
將丙夜，倦客穿林而扣戶，酒人持燭以下堂，把袂歡呼，銜杯謔
浪。飲惟文字，都無石尉之奇，坐列典刑，并有彥先之後。千杯不
醉，寧知黍別低昂。百尺同眠，那問床分上下。昔蘇家兄弟記聽
雨于彭城，謝氏賓朋借賭棋于東墅，斯時之樂，不更然乎。既而
溜止茅簷，曙開松牖，起呼童子，速具晨炊，促命與人先登古剎。
藉草于香花橋上，吸茗于梵天閣中。山則跨晉踰唐，碧嶂孤撐，
六代寺亦臨湖背壑，香巖巖獨壓萬峯，瞰震澤之波光，青搖足下。
收洞庭之嵐氣，翠入眉間。此則郁泰玄之所栖真，顧野王之所
獨往者矣。爾乃水懸萬榦，霜被千林，樹古多苔，枝寒永葉香，蔚

文選記

卷之三

鄧尉山一

十

定本

文選記

卷之三

鄧尉山二

十

定本

翠羽長如不月而明，色染珠胎，乃欲與雲俱淡，則雖風機善妬，
不堪夜葬。葬光猶喜徐姬多情，尙可春留和靖，急趨舊徑，循還
寒叢，老幹紛披，亂點帽簷之雪。幽芬襲郁，全薰衣袖之風。由聽
松堂至董公墓，墓傍雙柏，近可千年，如怪獸之相擊，毳毼狀動。
若怒龍之並舞，鱗鱗盡張，方倚石以婆娑，遂登樓而眺覽。千香
競入，疑欄檻而俱芬，一白無餘，望川原而盡竊。但原阡莫守，層
殿空存，恐其冷石馬于寒烟，不暇問玉簫子春雪耳。下朝元閣，
陟馬家山，輿行鳴澗之中，裊裊叢篁之內，可二里許，得千頃陂。
山有遠情，花無匿態，如入衆香之園。此爲大都管辦多寶之林。
斯稱與府而梅之能事，于是畢焉。遂返棹于費河，暫停橈于光
福，天人舒翼，客亦固留，爰傾北海之樽，更下南州之榻。春纔見
月，何辭飲吸長鯨，醉登無人，不覺路驚宿鳥，因而達旦，遂及解
維。二君方回茂苑之舟，而余更理梁溪之棹也。
錢礎曰：曰逐層寫景，逐層布色，景在意中，色在望外，昔人謂
此山若得林和靖倪元鎮一二畫，莊點其中，則人與山俱勝。
矣。今得蘭大遊覽一番，豈不遂成勝境耶。

翠雲峯記

姑蘇山塘之田間有一峯巍然特出遠望之疑有山近而至其地所謂崖麓者無有也所謂層岡重阻者無有也止于然一兩峯秀而麗環瓏屈曲似鐫刻而成下有石盤負之而立名曰翠雲峯云獨計此峯既有令名不得與落鴈五老共峙于太華匡廬之上即在姑蘇不得與洞庭之縹緲天平之飛來並稱奇勝而獨運轡于曠野寒瓏以自奇托良可嘆也詢之居人曰此峯始產未知何地然昔為名園異玩多不利于其主今故置之蓋此峯之嘉落不偶類人之散轉直上者使緣以重垣蔽以周文獻記

卷十二 翠雲峯一

庶則反拂其性故寧放蕩于汗菜之壤而不悔也雖然非特今也北宋時採取花石此峯為朱勔所得載舟而沉易代始出移于是處噫吾聞斯言蓋愛而惜之尤敬而憚之也夫以一石之微輦之京師遣以重臣濟以舟車其騷擾東南糜費民力者不知其幾朝廷之求之不為不切矣而乃發憤詭怪自比于沉湘之計使至尊之上曾不得顧盼而燕賞焉意者懷土是安與京汴之苑囿不相習與抑或悼主上之遊荒痛國祚之將晏而故為是諷諫以冀其省悟與吾慨乎物之飾觀于人者物之下者也天下至靈之物不斯勝于耳目則必立新顯異為事所不恒

有而為人所不可犯宋自靖康變亂艮嶽之石一峯無有存者而此峯尚留于吳郡雖流落田間而其欽奎之質靈峻之氣終不可得而磨滅也余之敬而憚之也豈無謂哉

錢礎日曰一峯耳為朝廷之所不能得寧獨處田間以供幽人之賞玩此峯遂獨有千古矣得靜機文可以並傳不朽

文獻記

卷十二

翠雲峯二

軍將山記

秦 鍾

錫邑之南境有奮臂勇出其全力以與太湖鬪而卒能勝之者軍將山也山足瀨湖四出風水激澱如矢而不撓崩瀉駭浪如金鼓之聲而不懼其首出一峯占七十二峯之一直欲與洞庭夫椒犄角對壘又何壯也相傳是南唐時備吳越之兵而以是山為屯軍之所故名然余以為是山之雄勢勁力特稱其名焉耳矣山頂有真武廟往時香火寂然萬曆戊午興有先兆香客欲下山取水老儒周景濂跪而祝之爐中焰騰騰起於是遠近傳播香火大盛奔走四方之士女垂二十年而後稍衰焉山

文徵記

卷十二

軍將山一

四

十峯草堂定本

半有成性寺旁有龍湫其上有孚澤廟宋淳熙中建開禧賜額相傳歲旱禱之則雨今則人跡罕至矣山下有甲仗場官水塢竹筴塢等所謂屯兵處也今則南阡北陌澗水遶之雖稍瘠薄亦為安土南宋時士大夫多卜築於此如待制蔣諸題謨許德之侍郎施炯尚書尤袤皆有別業今則為田夫牧豎之所居遊而巳豈氣運使然與若夫侍從之山或俯或仰或奔或立率無能自建旗鼓墮作左右翼譬之則裨將勁卒也然亦有可紀錄者軍將之北其著者曰許舍山大浮山路耿山南橫山許舍村落最盛羣峯盤旋結為深谷雖為長溪居民猶比鄰數百家秦

文徵記

卷十二

軍將山二

雙

十峯草堂定本

時游女多集於此路耿嶺長廣溪四山環拱獨據其要下有羅嶺可通石塘橫山橫枕溪上其上有雪浪庵山前楓樹一株掩映數里蕭氏世居也軍將之東為山之陽有五浪山廟山裏山過山而長泰最著其下有長泰寺寺多古蹟澗水瀑流遶山而南亦一勝地軍將之南有赤石嶺銅坑山吳塘山沙嘴山竹山銅坑為先儒林墓吳塘即長廣溪出湖之口亦稱門焉沙嘴竹山直出湖口如兩巨鼉對峙而竹山最勝南山多土竹山獨多石嶺岫突兀與風水相觸倘敘戰功則是山當佩印肘後矣西面為山之陰瀨湖無竟然耕鑿之地僅有羊祈白茅數處中有

竹筴塢則余祖通泰公以下世墓在焉秦子曰嗟乎是山余童子時所嬉遊也今老矣尚有足跡所未至者曰竹山丈先生不能為五嶽游過湖山之勝密邇墓田丙舍自少至老而不得遊焉人生亦何可必也自今以往猶願一登其巔而誦前人所賦詩以補生平之一憾云

錢礎日曰通篇從軍將二字發論千巖萬峯排列筆端直如堂堂之陣矣先生自管社至石塘諸山皆有記而軍將篇尤為奇特余故表而出之以見山水文章具堪不朽

余嘗東遊武林諸山。渡錢塘。過桐江。又嘗渡河西。陟太行。所歷
名山。川谷。莫不獨于孔子。廼車處。及登子陵釣臺。徘徊不忍去。既
歸江南。越二年。有西江之行。客有告余以翠微峰之勝。及易堂
諸君子者。繼又讀易堂魏叔子翠微峰記。心益慕之。乙卯九月
朔。從顧買舟。逆流而上。十一日達寧都。魏季子期以十七日與
諸君子會於易堂。余遂以是日登翠微。翠微在寧都西郊十里
西郊諸山。峭壁削立。不相倚附。而翠微尤險絕。余始至山麓。歷
十餘磴。兩峰中間。高數丈。爲一線天。更三寸餘。磴盤旋而土坡
火。轍。記。卷十。遊翠微一。堂定本。
平路轉則一峰斗立。數百丈。形如石鼓。山面石色。如赭。即翠微
峰也。下有門二重。從石罅中。右盤側肩。僂而升。于甕口。復東折
而上。三十餘磴。爲烏谷。架木板爲橋。以守望。烏谷轉而西。緣壁
直上。磴僅容一趾。截木支兩崖。手左右扳之。魏叔子令其門
人賴生。援余而登。磴絕。駕木梯盤辟上。乃及于頂。云頂上多松
行二十餘步。屋西面翠峰。俯三巖如盆。石然。嶺西行里許。緣
崖而下。松益多。爲魏季子吾廬。廬有樓。竹千竿。風擊之有聲。而
松桂辛。冬映帶。森蔚從吾廬北下。三十餘磴。折而左。爲石閣。伯
子東房讀書處。石閣下方上。圖高三丈許。方密之。先生題曰。答

天旁有石池。二上皆石壁。東西有二書屋。庭植梅數本。亦復有
竹。環之時。東房入粵。履其房戶。慨然叔子爲庭去石。開五羊餘
步。徑修竹中。凡四五折。乃下。左右圓脊。宛轉。竹間隱隱見池。臺
樓榭至。則露臺方廣二丈餘。上植桃梅。下臨清池。芙蓉芭蕉。雜
生堤上。而遠山自樹杪出。開秀如蓮花。云是四十里外山也。予
及叔季布席廬下。意興悠然。不復欲他去。而彭躬菴林礪齋丘
邦士。從冠石。彭中叔從三巖。先後至。乃相與俱登。易堂。易堂在
山之北。其去夕庭倍吾廬。石磴險又。叔子授以杖。令其門人任
道。後掖而下。下上數折。乃及堂堂。伯子之居也。亦有石壁。有池
有樹。有小澗。循澗而西下。三十餘磴。蒼蒼率。蔓中有桃井。爲壁
盡處。井左壁上。爲射圃。猿猱跳擲。樹上壁絕不可登。更從夕庭
夾道登之。圖長數百步。平直如箭。易堂子弟時習射於此。兩旁
皆植松。而白岡以下。漸凌遲。萬木蒙密。不可游矣。易堂之左。峯
曰乃山。庭者。廬太常之孫家。于是再上半里許。亦有橫屋數楹。
東南大江。見城郭焉。吾廬夕庭之間。爲雪門。臨絕壁。梅開時如
積雪。叔子使其門人任君居之。山中竹木。禁樵採。蔚然而深廣。
表。僅里許。而層岡複嶺。十步之內。境界各異。每從深樹中。望日
如月。影月色如水。諸君子多著黃冠。野服。行遊其中。蓋是山雖

林礪齋曰遊記爲糜公麓菴鐵佛一派最易染裘屑俗不可
言是篇與十八灘贛城諸山二記參看各有意格絕不雷同
昔人作禹貢天官書要自包裹得過此亦具見作者胸襟矣
錢確曰自翠微峰固奇得雲壑亭而益奇讀勿園記如卽乎
其地見乎其令人低回無已

其地見乎其人令人低回無已

文獻記

卷二十一

遊翠微三

故

通鑑纂要

趵突泉別記

錢肅潤

濟南古稱忠義地故夫泉之出其間者往往應時而有感焉韓
泉逢丑父告其主齊頃公取水處也北齊時人有以繩千尺沉
下者繩出赤如血君子謂之忠金兵薄濟南勇將關勝大戰敵
追奔至渴馬厓求水不得北至齊城下馬走敵地泉湧因名馬
跑泉君子謂之義至若趵突泉者殆忠義兼之矣趵突不知昉
何代開何人考春秋魯桓公十八年公會諸侯于濼濼水趵突
所流也有趵突斯有濼水是泉在春秋時顯矣自春秋至漢唐
宋未聞濼也自漢唐宋至金元亦未聞濼也齊志有之曰萬曆
戊午歲大旱趵突泉濼有郭羽士爲鐵牌鎮之已復如初里老
又告余曰崇禎末泉濼數月嗚呼泉有時而流不有時而涸乎
泉之流或救其主或濟其將至其主不能救其將不克濟而謂
泉其尚忍流乎吾聞之伊洛竭夏亡三川竭周亡泉雖微亦關
於氣運者也夫元會運世爲天地一終天地且有終時而况泉
乎昔漢武帝鑿昆明池得黑灰問竺法蘭蘭曰世界終盡劫火
洞燒此劫燒之餘灰也麻姑謂王方平曰吾見東海三變爲桑
田向到蓬萊水淺于往者畧半也東海行復揚塵乎嗚呼由前
之說是泉當初火之餘由後之說是泉值滄桑之變矣能無涸

支離記

卷十二

釣竈泉

八

十峯草堂定本

哉能無涸哉君子以為是泉也有忠義之道焉歸與華泉馬跑泉竝傳可也作別記

魏惟度曰胸中突兀觸物斯感萬世而下想其泉即想其文顧茂倫曰以忠義二字名泉榮于家錫矣文亦慷慨而淋漓賀天石曰天地閉塞而泉涸却從作者血凝中流出大奇大奇

朱致一曰狂瀾既倒天下皆然而斯泉以涸障之模像造化千城世道賴有此等文字

文源記 卷十二 對泉泉二

麻姑觀瀑記 徐芳

登麻姑過半山亭折而百步許有聲驟起于澗轟轟然余詫曰雷也客笑曰非也已更百步折有物搖颺天際下屬崖壁皓然一色予詫曰雪也客又曰非也夫雷必雨俱而雪非沍寒不驟見今日方霽也而時則暑也胡為乎雪乎彼轟者何也更前數十步觀之非雪也瀑也其聲則瀑之墮石而下春于巖壑之間也予之言謬矣時予酣不自已乃遂躡微磴下猿引貫叢石抵溪之受瀑處欲細觀其曲折至則寒颼撲面俄頃侵肌膚崖端蓬勃澎湃崩雪捲玉餘氣作烟雨數十丈盤舞噴薄天日為暗不可仰矚昂下苦磯屑錯奔瀉疾激稍失足且逐浪去予微呼客返轉不應客復招予往顧盼崖石若有所指畫予見其髯頰張動亦終不聞其語乃大笑既而語客于予髯知其不為雷于暑知其不為雪萬一過此而適與晦與夫陰凝栗烈之候者雷與雪亦烏可辨哉夫雷以氣非若鼓鐘柷敔之屬之有質可名而雨之結而雪雪之泮而水與瀑一族也予言果謬哉客笑不復應是山之奇以泉泉以瀑當隆萬時守相有愛而振之者更為亭臺花石之屬點染之細益壯杖屐冠蓋晨夕交道路益至于今而殘壞極矣向所玩者委諸宿莽而不可問矣僅盤

石間一古橋亦且斬艾不留餘藥山之興廢則固有時哉雖然
觀可改澤不可改亭臺花石之屬近數歲遠數十歲而澤之壽
千秋也夫果千秋也則數歲數十歲之興廢宜未足以喧寂之
矣是日境甚幽觀甚斯所謂客趙于淳生玉衡與子凡三人時
庚寅七月十三日邑人徐芳記

錢礎曰曰世稱麻姑山瀑布心竊嚮往之而未之見也今讀
此文覺飛泉驚瀑隱現尺幅間儼如置身其地矣而文心變
幻更自莫測

文獻記
卷十二
麻姑題序二
字案草
定本

海市記

魏際瑞

海鹽有放庵庵之僧曰自慶者曰吾居此十年矣亦嘗見海市
城郭人民樓觀猶登州也惟城中牛馬出則大水徒牛馬水亦
不溢云是為庚戌二月二十有五日也春初霽草木之華
待霽而榮者如積怒之不可遏于是大中丞范公遂以矣日舉
定進行于海甸于與諸同志者登涉園之石以觀于海繩水成
岸互如銀沙將不可紀極而林木障其北公忽遺騎來官曰海
之北樓臺山矣眾皆騎而往則有若堡者若松林者若城垣雉
堞者于是若堡者變而為亭林者為楠山若城垣雉堞者
互而為橋橋之上若二人扛帷轎而徐徐若行又有山正方如
屏者析其角而盡然為單峯如筆于是而亭者復為芝為蓋
蓋為盤盂皆有附承之業業然如蓮豆情之山半橋為二一伏
一併者分焉于是與盤盂皆又為亭而正方之蓋然者為亞字
又為員又析為峯而盤盂椅山之為亭者又為腰鼓而橋不可
復見矣惟歷歷如碎石析為峯者仍正方也諸為腰鼓者為飛
蓋矣正方之上為人獨立焉或曰正方者名鐵山其尤為望為
林為城堞者曰關牛山人皆可至然則山也何以變且其或
有之也亦見于秋年七十者曰未嘗春見之也于海亭自午以

至于未之末而所謂山者亦杳然沒焉土人之謂山也是邪非邪或曰大中丞公出入蛇龍虎豹之區往反且萬里注驕賜飯蔬嗜菜方一年所浙民之苦荒遭災傷者為數百有餘萬一旦獨釋延及子孫天地知公一無所受于是乎不愛其奇矢以相貶余從公之後而以此巨觀也于是乎為記

錢礎日曰通篇有綱領有條貫是作記手也其間自有至無說出海市變幻歷歷如畫又是記中畫矣此真奇文

崇明層樓記

楊賓

余幼聞天下有四怪雷州之鼓浙江之潮重慶之鬼登萊之海市余生於浙潮之怪已知之矣彼三者猶未之見也而致諸輿圖徵諸傳記知海市之怪為特甚時有時無忽近忽遠見則樓臺民物儼如郡邑之所為市者然余以為此特昔人誇大之詞耳豈世間真有是觀哉丁未歲有人從登州來者備言天日晦冥之時登丹崖山蓬萊閣上觀之時有城郭人民歷歷可指一如向之所聞者予始信世間真有是觀恨不得親至登萊即驗其言又恨層樓不生吾越使吾輩坐得勝槩如觀浙江之潮焉

之濠記

卷十二

崇明一

六

十筆草
堂定本

庚戌夏五月家仲叔授崇明都閫余杖策從之崇明為海中一區距岸八十里秋九月望後三日余將省大母泛舟至海下流忽有若城市者橫絕南北去舟里許望之雉堞分明雪白可數城中樓閣巍然隱隱若在烟霧城頭時見人影若官府輿從男女往來鷄鶩魚菜紛紜稠雜之狀余初以為濱海之城郭也既而思之濱海城郭何有延袤八十餘里與崇明接壤者乎殆即所謂層樓海市者耶昔人之所傳友人之所稱見於登萊者是耶非耶嘗攷月令有云雉入大水化為蜃夫雉文明之物而化為水族之黨故其氣為樓臺殿閣之形光怪陸離之色然何以

千古以來。歷樓海市。獨傳登萊耶。且何以崇明之海。向無所見。而忽見於今耶。豈盡水有層。層有樓。而登萊特其著者耶。抑地軸漸移。昔之見於登萊者。今轉而見於崇明耶。總之天地間。可驚可怪之物。不必盡無。人有見有不見耳。余既生於越。見浙之潮。復遊於崇明。而信所謂層樓海市者。世間真有是觀。又安得遍歷雷州重慶。盡信所謂鼓與鬼者。以驗吾之所聞。雖然。天下耳目不至之事。又寧止於是。蓋亦就目前所經見者。而加察焉。則可矣。亦安以搜可剔。隱為哉。而浙江之潮。崇明之層樓。則予所經見者。爰識之以示攷。

文獻記

卷十二

崇明二

十峯草堂定本

錢礎日曰。余嘗登遠萊閣。讀蘇文忠海市歌。以陳幻事。心竊疑之。乃退而為海。中說謂天下之景與象。無非是意。意以為有則有之意。以為無則無之余。實未見其事。故為此言。若可師。則既見之矣。其言曰。天地間可驚可怪之物。不必盡無人。有見有不見耳。旨哉斯言。不誠可以破疑耶。余雪泥印其轉折處。自昌黎滕王閣記化出。而賓主映帶俱合法。結處猶見筆力。

東郭看桃花記

彭而述

鄧昔爾桃花園也。自癸酉寇亂後。種桃人無復在者。城東隅。通渭河土黃墳。坐河墻。居民無幾矣。老樹婆娑。蓬蒿蓬蒿。露紅霧羅。披遊人馬上。見之。魂醉然。俗物敗人意者。花亦路人遇之。輒無他奇。一日。刺史陳頌龍。為訂花期。舉網獲細鱗數枚。攜釀一甕。往觀。三里外。望之。輒疑。忽見。殘籬梨花數株。如號國夫人蛾眉淡掃。開且落落。且欲盡余為策杖問之。曰。是不與桃花爭妍者也。不幸與之同時。素魂寧馨。然客不問為之嘆息。乃少坐招提中。茗已返。轡渡河。未至百步。有美人。絃服靚粧。珊珊來遲。報客曰。幸托弱質。流落荒干。鉛華將謝。老去誰憐。不意明公。臨焉念及。惠我光塵。言既淚下。血痕在衣。客曰。此處何得有。人子與客相顧。恍忽。忽失所在。吟曰。此非玉蕩之塚。則于寶傳中。父婢之墓也。鬼物哉。良久。與客徜徉。其下。桃約略百餘株。開落如前。所見梨花。刺史與予不能作一語。意蓋為桃花所攝。醉而歸。夕陽在馬首矣。

錢礎日曰。題是看桃花。文備說到梨花。而人無幾矣。是不同其文。奇折變。行真引。人無幾矣。之思。

玄墓山看梅記

魏文炎

吳中多佳山水而玄墓梅爲尤盛。予嚮在久之。賦歲卽與韓子
碧滄張子如三訂偕行。吳人云。花以驚蟄後大放。因有二月四
日之約。先一日天氣濃陰。予走尺一詢張子。而二子則以薄暮
登舟矣。次日晨起。見薄雪數點。飄落簷瓦上。已而小霽。予遂急
命棹出。封溪過胥關。渡橫塘。將至牧瀆。而漫空飛霰。漉流奕奕。
過大地皆白玉。粧成矣。予推蓬眺望。兩岸枯條。盡綴瓊枝。玉蕊
竟可作梅花觀。第恐明日之梅。翻爲積雪掩耳。僮僕相顧耳語。
以茲行爲悔。予笑謂之曰。黨太尉之修禊。既非予所能。且俗不
文設記
卷十二
玄墓山看梅一
計筆草
可○若○僵○臥○如○袁○生○未○免○枯○寂○何○如○刻○溪○一○棹○孤○山○萬○株○相○合
而○成○勝○游○之○爲○快○哉○趣○船○行○必○及○韓○張○二○子○爲○侶○時○天○欲○暝○舟
人○掃○雪○墮○水○中○攀○舟○欲○上○而○舟○隨○半○沉○於○水○幸○河○身○淺○狹○僅○沾
濕○衣○履○衾○枕○而○已○傍○一○小○舟○援○予○以○往○縱○數○武○見○隣○舟○小○泊○燈
火○熒○然○疾○呼○之○則○韓○張○二○子○在○焉○得○子○來○甚○喜○延○至○舟○中○予○告
以○故○易○衣○讓○被○炙○獸○炭○斟○醇○醪○枕○藉○同○夢○不○自○知○其○苦○也○曉○視
蓬○窓○日○光○腫○朧○諸○子○顧○而○樂○之○放○船○過○虎○山○橋○渡○小○湖○浮○嵐○遠
翠○與○光○福○寺○塔○影○相○映○帶○韓○子○謂○予○曰○此○亦○何○減○西○子○湖○但○少
六○橋○亭○榭○耳○未○數○里○已○及○岸○覓○荷○與○以○登○山○容○如○冰○山○徑○如○洗

所○過○繁○梅○萬○樹○垂○垂○欲○笑○香○氣○襲○人○衣○稀○想○東○顧○羅○浮○正○未○必
爾○爾○至○玄○墓○峯○巒○回○繞○竹○木○環○匝○湖○光○千○頃○收○入○衣○帶○歸○人○寺
全○碧○熒○耀○旖○旎○妙○麗○一○僧○爲○前○導○拾○級○徐○步○前○堂○後○舍○森○闢○長
廊○塔○院○經○壇○鐘○樓○斗○室○都○離○塵○垢○吸○茗○四○宜○堂○老○桂○參○天○蒼○翠
欲○滴○真○古○玩○也○尋○歷○董○尚○書○墓○道○登○朝○元○閣○出○所○携○壺○檻○把○酒
憑○欄○顧○而○樂○之○旋○登○馬○積○山○下○關○簾○幕○如○迎○如○拱○蓋○至○是○而○曉
爲○梅○海○萬○派○分○支○有○朝○宗○之○象○肅○觀○止○衆○吳○門○張○子○扶○九○招○飲
來○與○閣○回○車○至○止○已○布○席○相○待○攝○山○雲○于○檻○前○納○花○光○于○杯○裏
勝○地○良○朋○未○易○遇○也○少○焉○夕○陽○西○下○言○還○仍○照○光○福○山○下

玄墓山看梅記

卷十二

玄墓山看梅一

翼○日○與○韓○張○二○子○各○載○一○舟○歸○于○獨○鼓○餘○勇○登○靈○巖○徑○盤○旋
諸○山○複○抱○怪○石○峻○峭○澄○湖○欲○盡○西○子○洞○之○蓮○印○猶○存○響○屨○廊○之
荒○堤○空○在○翠○臺○薛○餗○雙○井○泉○香○夫○差○行○樂○之○場○久○與○刻○版○俱○盡
不○仗○金○輪○此○山○安○能○傳○之○千○古○乎○爲○三○嘆○而○返○未○幾○而○蓬○窓○滿
溼○新○雨○溟○濛○矣○是○役○也○勝○六○不○能○尼○河○伯○不○能○奪○兩○師○不○能○妬
天○假○以○一○日○之○晴○又○得○韓○子○碧○滄○張○子○如○三○爲○之○侶○韓○子○修○朗
汪○子○西○榮○爲○之○伴○張○子○扶○九○南○音○緣○隙○爲○之○地○主○以○遂○我○探○奇
耽○佳○之○願○是○安○可○無○記○乎○因○援○筆○而○書○之
錢○楚○日○日○登○山○情○滿○于○山○步○水○興○溢○于○水○俱○從○筆○墨○間○傳○出

未園看梅記

呂自誠

叙來福、周、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余年五十時猶見惠山諸園中梅花爛然賈氏園有古梅一株
樛枝穿牆幽姿異常自遊騎攀折山中梅罕存者未園獨僻處
三塢庵左梅百餘株都無恙余以辟地蹉跎數年不到癸卯清
和月曹子邀余往看杜鵬花余見昔年梅之拱把者長倍老秀
者益離奇摩挲鐵幹顧謂主人余與茲梅若有緣當以明春坐
臥花下數日今年正月下旬主人遂招諸老及余共來梅數株
在池畔者已半放遶亭百株放者十之二三從青梅館右折廻
廊可百步許臨流面梅坐玩且飲夕陽直射廊壁徐落梅外諸

文徵記

卷十二

未園看梅一

下筆筆
堂定本

老與歸者先棹歸者後主人留予移飲秀野堂左偏設兩榻余
臥西牕主人臥東牕覺而呼余殘月落枕邊矣曉起到池上盥
漱候旭光上梅梢久之主人又邀客皆從西泚渡登臺佇望迤
邐來集客減昨之半飲倍於昨秉燭乃歸余信宿園中廿四日
午歸明日雨又明日雪念梅與主人皆寒廿八日登城望西嶺
齊色喜甚二月哉生明又入山主人且驕我獨看山中雪梅頓
放十有七八携壺者携歌吹者三日踵至無不酌香醪霽若夫
初臘返照間徘徊高下花光陸離新月娟娟與梅含吐則余與
主人得之良多初十日歸復挈孫月下叩園扉主人方停杯俟

我公孫亦在坐同步廊下看四壁梅影池中燈影上下搖曳思
東坡夜過承天寺訪張懷民見庭中竹栢影如水中藻荇數開
人絕少殊可念也從廊左折百步坐臥雪亭又移坐老木香棚
下月浮於花前于月光動如風林香入寂相顧怡然微覺空
山夜氣沃人又留三夕雖清輝未滿賞稅少紓留不盡以待後
來可乎嗟乎看梅之緣亦豈易哉聞山中人言梅花開時逢晴
十餘日十年來所無茲何幸遇此風光得補遲暮欠事耶且鄧
尉洞庭之問梅花數里同爛春晴游者若無賢主人與亦易盡
又何幸得主人之多暇延歡愛敬寒香石友之無數耶因記其

文徵記

卷十二

未園看梅二

下筆筆
堂定本

勝附詩二十二首於後奉社中諸老笑覽彼夫流觴之會錄其
所述斜川之遊各疏年紀於斯集也能無同深古人之感乎
張秋紹日全從早暮陰晴雪月含放氣候上傳梅之神更從
人我主賓喧寂離合性情上形看梅之趣此楊萬里所稱清
在梅前馨在梅外者不止繪馨乎也
錢礎日日曹履垣書此記後謂得天時之勝從來所無而人
事亦稱是紀實語也堵承齋則稱記與詩靜澹超逸無色爲
色空香爲香見體語也今諸老彫落殆盡未園亦再易主余
撫此不禁高樓吹笛之悲然而事以文傳矣

管夫人畫竹記

侯方域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遊燕市而得之嗚呼予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積而金其絨而猶誌之以別璽曰秘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與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內也雖玉積而金絨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如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爲酒食醉飽則鬪雞馴貓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難於見之而秘閣禁嚴不能到也是終無由見知于世也方且眞僞雜而美惡溷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嘆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于天子之宮而絀于尉之手者嗚呼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尉又云今太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詭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于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呼尉誠高矣若太保者倘亦所謂不食爲寶者乎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蕭麗神韻旁有石塵落而遠其爲管夫人作無疑管

文淵記

卷十二

管夫人西竹一

畫

于孝草堂定本

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爲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于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借老嗚呼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余因爲之記

徐恭士曰盡攬歐公之勝在結構閒散上

錢礎日曰前就書畫說出遇合之故中間借余尉之言以寓感慨未取文敏仕元發論文情搖曳却有不足之意在是不

文淵記

卷十二

管夫人西竹二

畫

于孝草堂定本

徒于畫竹設想者

士子裕先生書記

魏世珍

錫山王子裕先生曾提廣東按察使事行至桐江徘徊不欲去賦詩十二章投刻而歸其退亦勇矣後遂築室於湖濱寶界山焚香讀易興至爲詩文或行草數紙或點染竹石花鳥不矜研創用自娛說意亦何問乎蹟之廢存與後之太知不知哉顧壽不多見外舅秦岱雲先生所藏雨中牡丹一幅興趣天然勢力驚絕雨色空濛微分餘潤於花光之外態似垂垂欲折旁植一笋石挺然峭立子每談其無筆墨蹊徑外舅云此先京兆公所賞心者他人曾倍值購之珍玩償之而不可得若在爾家如貯

文獻記

卷十二

王子裕先生一

十

吾積也子因以畫易之嘗張於鏡堂壁間覺子裕四十年杜門掃軌蕭閒冲放之致宛如面觀是用記而藏之

倪閣公曰清裁短幅極高人之雅致流露筆端

錢礎日曰作畫記又不獨記畫其詩其文其書法併其人之高懷曠致一一寫出子裕先生傳此記亦傳

燎衣圖記

魏禱

光武燎衣圖唐吳道子畫友人程遠得之新安僧漸江還字穆倩博雅能詩攻書畫好藏古人名跡此圖尤有神理畫人八馬一驢一牛二犬一大石立若闕者二一茅亭樹葉脫枝槎枿高出亭上者二亭內三人并釜竈雜器亭外五人大樹一在亭前右倚石一倚亭後前樹下二牛五臥石後立驢見頭頸有黑犬半出咭咭張口吠左立人亭外五人左二帶劍服弓箭牽馬立石下旁刺二旆卷其帛右三面兜鍪出石背亦見劍鐔矢之羽弓蕭亭內三人短項隼鼻要放弓左膝踞地下手盾薪吹火者

一人鄧禹兩手奉麥飯向金間來豐願者一人馮異一人光武帝鞠躬燎衣背胡牀向火立細視亭屋內又二人從壁柱間窺各見半面光武帝豐願降準大耳高額微髭須髮眉端從際額目光澄渟不耀其武伏波將軍所謂帝王自有真信與左壁上更有更始日曆下壁泥落見編竹茅亭烟突出屋脊北風斜吹烟穗拂高樹枝想見于時寒冽通幅周尺從五尺有奇衡二尺五寸所畫人皆長尺有三寸四寸牛馬稱是樹本大徑二寸八分亭柱徑一寸三分穆倩云漸江蓋名諸生世變棄妻子爲僧更以畫學名言此得之新安吳氏也子季弟禮曾繼武村作

文獻記

卷十二

燎衣圖一

天

十

詩子讀之慨然今覽此圖不勝歎息呵凍書此

朱錫鬯曰不意昌黎畫記後更有此作他人無此膽力妙在筆筆變化無一雷同處

錢礎曰曰分明是一幅道子畫世人目之爲記似也。通篇序畫以茅亭爲綱從亭分出內外前後上下一一敘寫却鉤連繩貫成一大片段真是化工手筆

文獻記

卷十二

療衣圖二

臣

十奉草

唐寅高士圖記

吳趨唐寅畫高士圖一卷

以下

下切爲高士圖

在懸勝

在懸勝

吳趨唐寅畫高士圖一卷。一人背笠倚牛角牽而並一人指地顧牽者曰巢父昔由一人尋古貌衣鹿皮荷薪而趨曰善卷一

老道服以一指指曰若有言一老偃而聽言者商客偃者老也二人執鋤一戴笠一秃其首一人皇皇似岐路者沮溺與仲由一人跣而杖一人拱卽由與荷蓀丈人一老一婦負田器

卷筐管之屬偕而行曰老萊子一人曳杖與盛衣冠者傲而官財原憲子貢地。上有癯人指甕對一人語爲漢陰丈人黃冠野服側面叉手向一人語者爲壺丘子林席地一老與一人對

文獻記

卷十二

唐寅高士一

唐寅

膝坐曰老商肩長竿釣緝翩然行者曰莊周袖手掉頭若不屑顧者曰段干木幅巾把筆據短案坐地上若將書者黔婁先生少年短褐揖于前白衣持卷隨于後中有偉然法服者則顏魯之與孔子也并側一人坐癯然有飢色者陳仲子一拄杖一羽扇一把卷一採芝髮皆皓然知其爲四皓一人晚一老髮晚者書黃石公之與子房乎一人朝衣冠跪爲一老繫襪生之與張公乎前三白羊一人席地焚香撫琴則宋勝之剪置書卷倪皐開卷南面坐一人執如意北面坐張仲蔚之與景卿也幅

山坐于床著著草于瓶一人坐而問嚴若平之與子雲也袖掩

其鬚若掉臂去者彭城父老二入捧玄黃于前一人搖手不履就者為韓順圖止此高士凡二十有九與高士俱者凡十有五高士各有贊寅書牛一羊三甕一瓶一井一床一几一簞二琴一鋤鋪杖笠書卷筐篋雜物各隨其人纖悉入妙可謂極繪圖之能事為寅與蹟無疑也昔寅生當文物之盛抱異才取巍科使其得時有為當必有以自見卒遭挫辱擯棄使不得奮力于功名致放浪不羈寄情藻繪若寅者亦可哀也已今觀其所畫高士圖多不以類或儒或老或隱或怪寅皆以高士觀之者亦從其所尚而已若繩之以道則不可寅殆所謂狂士也歟是卷

卷十二

唐寅高士

十卷

寶于浙西沈孝廉爾燦之家有年矣孝廉貧不能將醫之而以示余余心愛之為之展玩竟夕傾酒一斗因為之記不知其終為誰氏有也

錢礎日曰此唐六如高士圖記也高士圖中有一部傳在高士圖記中即有一幅畫在可謂兩擅其絕矣宋復為高士分別儒老隱怪此非明眼人不能看出

徐健庵畫像記

汪懋麟

崑山徐子健庵來揚州慈谿姜子西溟適館於郡守金公署聞徐子來出就余飲酒歡甚不能別興化禹生尚基者善寫真徐子曰余生平喜朋友如嗜欲今游此而與兩君飲而樂也曷命禹生貌三人像為一卷以誌斯日之遊俾他日時與兩君見也禹生因寫古松磐石徐子面西向一手伸紙一手拈毫余面東向手橫據石上兩手把卷姜子坐稍上於余以左臂着石角右手橫管若有思者圖成屬余記之余惟士君子見重于天下也人每爭仰其丰采所至輒聚觀或旁竊竊嘆驚為天人甚則圖

一傳再傳不賢者或零落于頽梁敗壁雨蝕鼠嚙曾故紙之不若而人亦絕無低徊愛惜之者則像之畫不畫何有哉徐子具曠達才既取上第又好交樂善推獎士類海內之人羣歸之如百川之赴海即偶寄意于畫圖亦公之友朋而不私其志趨高遠何如也顧余以山澤之癯竊忝于畫側其不類已甚哉奈何錢礎日曰說到畫像傳不傳處令人毛骨竦然入我夢

警齋書壁記

修形

陳子椒峯讀書之室曰警齋。齋二楹中列圖書古尊盤前壘石爲山鑿小池引水浸之如峭壁巖巖立澄潭中室外有廊環池上素壁可畫壬子二月余同松陵顧子樵水過其齋陳子屬樵水書大松于壁樵水奮袖疾書俄得二松枝幹若虬龍夭矯偃仰皆有勢但未着葉而陳子出酒劇飲謹呼至夜分別去詰朝余與樵水遂赴白門三月幾望又同樵水過之補綴前圖之松忽鬱鬱蔥蔥紛披陸離光怪不可名狀余因嘆曰方余自金閶赴白門所過村落山林槐柳葉未舒桃李蕾蓓未發惟松柏森森所謂歲寒不凋者及歸而齋者花苞者葉矣嗟乎時至而氣化萬物之托于天者莫不有然而壁間畫松方其去時有枝幹而無葉若將槁落及再至圖成則鬱然蒼翠如是豈非人工所至亦合化工之候耶于此知學問之道貴先立其大者又必期于曲成而後已如畫松者苟其未成雖歲寒不凋之物亦不免槁落之嘆是可警也因作警齋書壁記

宋寥天曰韻逸機圓神流筆宕頓挫開合真有化工在手錢礎日曰一畫松耳說到天時變易與夫學問成立之故所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也行文更具天然奇趣

文徵記

卷十二

警齋書壁一

室

十卷本

菊莊圖記

陸進

徐子電發來湖上余與定交久矣徐子嘗以菊莊自號余雖未渡吳江過徐子舍迎秋把菊相對酣飲然心竊喜之因以意授章采爲圖圖前爲左右小岡中爲谿一岡頽然一岡有樹樹下有徑徑斷跨石梁老人紅衣陟梁一童子抱琴隨之過梁屋數間內有儿几上爐一餅一石多樹左多竹竹外石垣垣有扉垣側有屋屋外菊數十種黃者白者紅者紫者相錯如繡外爲虎落虎落之外平地亦種菊其前卽谿有垂柳拂谿下有舫垣之中高樓之上八窓洞開有人幅巾倚樓看菊意其爲徐子也樓後地石几一菊亦數十種其旁舍積書舍旁大石離立古松一章下多雜樹樹外山巒秀麗似江南諸山余意所謂菊莊必如此矣披圖若身臨其境御清曉而浥秋香面重山而睇流水有輕世肆志之意焉雖然余之意乃爾不知徐子之意果何若也余聞陳逸民之灌園也黃花一開引觴命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徐子之意母乃類是噫天下大矣豈無知徐子者乎世有知徐子者菊莊可以不作其或不知菊莊之作有自來矣雖然余固知徐子之意標於物外與菊同德寒榮相從爲期匪遠與時徐子九日登臺賦閒居對花

文徵記

卷十二

菊莊圖一

室

十卷本

備見朕臣排繯給事子不他及

洪亭王曰古調鏗然復宕折不窮絕似柳州始遊西山諸記而疎秀又似六一公小秦淮為予舊遊載讀此篇益令我百湖洞之想

錢礎曰曰絕不鋪張半灣勝景但將錫予先生真懷厚氣與殿臣兄弟風誼之篤叙述一番而伯紫故人情垂其意亦于斯見之讀此篇者可以風矣

文獻記

卷十二

半灣

計筆

潛菴記

王弘撰

潛菴者何睢陽湯荆岷先生舊所讀書之居而平錫之以名者也時方應詔京邸南北之士如雲圭組韋布詩文唱酬無虛日先生獨處一室寡所與而予亦以病伏跡僧寮先生遇予語之故且屬之記蓋不勝其遂初之思也予惟易前乾乾初九初九之潛擬之龍德之隱焉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潛其可易言哉程正公曰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此潛之可見者也予思之言要之於人所不見其必有所以為潛之本者在矣蓋誠有得於確乎其不可拔者將舉榮辱成敗毀譽是非一無所繫於中而後潛可為也天下之事貴藏而惡著知幾者神而不相得者凶用世避世其義一也夫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者非即此潛之初九乎不潛則無以為復而不復則亦無以見潛之用此動靜消長之說也故知潛之所以為復者其又知亢之所以為剝乎而世之人昧而未之察也久矣或曰陳希夷謂錢若水激流勇退人也先生方壯而乞休殆似之耶或曰朱文公辭煥章閣待制之命而更號遜翁先生亦時為之耶予不荅退而書之以為記

卷以潛名潛之義大矣山史就乾初爻發論說到龍德而隱
而要以確乎不拔為歸是善言潛者也亦深知先生之潛者
也愚按一部全易專陽專聖君子出而用事乃乾初便說潛
說勿用要見潛卽是死首妙蘊大衍五十數虛其一而不用
者為數之祖三百八十四爻潛居其初而勿用者為爻之宗
潛之勿用正所以善其用也夫子于乾之初曰陽在下陽升
在上發生萬物其功用固大歟而在下原有生生功用龍德
時潛正是在下功用其位然也又曰龍德而隱隱字內有不
終隱意下文說出樂行可見又曰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

文獻記

卷十二

潛卷二

光

十卷草
堂定本

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惟成德者能為用
亦惟成德者能為弗用成德為行分明有可用之具日可見
之行分明有可用之機只因隱而未見故行而未成是以君
子弗用然則先生之潛其卽先生之見歟以潛名卷有以也

錫山錢肅潤從日謹識

模園記

韓炎

模園者孝昌熊敬修先生之別墅也在石城清涼山側中有修
竹千竿老梅數十本風景幽僻林木蓊茂隱然丘壑也園後卽
四望亭登高遠眺莫愁二水諸名勝如在几案間卽江北諸山
屏列如畫都彷彿望見焉去烏龍潭僅數武夏月荷香襲人蛙
鼓喧闐可聽園之左右人家籬落蕭疎有武陵柴桑之致先生
讀書論學其中扁其亭曰洗心曰尋孔顏樂處其齋曰藏密曰
深造其室曰潛窟曰學易學者多從之游時人比之武彝精舍
云

文獻記

卷十二

模園一

十卷草
堂定本

張秋紹曰月川子築拙巢而薛文清乃本元公拙賦之旨為
之記今熊先生模園猶是意也記中不說合淳返朴却語語
合著獲屈龍潛寫得主人通身是易可謂善言德行矣
錢從日曰假人必於其倫以模園起以武彝精舍收配合極
確靜翫一過覺滄洲雲谷湧出毫端慕廬文品洵在柳州小
記之上

愚齋記

孫錫蕃

孝昌熊敬修先生自丙辰來寓秣陵遂卜築于城北之北門橋北門橋者卽所謂青溪也先生讀書之所曰愚齋老屋數間類然叢篁古木中溪之上有樓巋然窗牖洞豁鍾阜烟雲如在簷際鷄鳴寺塔如笋亦正矗牖前風來鈴鐸如語其聲不絕樓下榆柳參差夕陽晚照頃刻萬狀每夏初溪水泛漲環繞樓側時有小艇往還漁簑僧笠隱隱出沒烟雨中先生顏之曰活潑潑地蓋言察也樓之右偏有小亭二區顏曰游息曰默默軒卽先生共友人講學處也亭後野園數畝爲構書屋一楹藏所積書

文潑記

卷十二

想齋

室在本

十卷年

高節培曰參魯回愚孔門得道之根器此記輕輕逗漏從淺測深便見得其愚不可及令人咀味無盡

三衢文會記

三衢文會蓋元時江制士子私課之文也其題為經疑二易書詩禮春秋本經義各一賦策又各一所得凡二百十二卷所取自德與余闡而下共六十六人司糾者程國表等十三人司盟者劉文瑞而主評者鄭縣丞元善是歲則延祐六年八月也按元史仁宗本紀皇慶二年六月以宋諸儒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十月詔天下以三年八月與其賢能充貢有司大年會試京師云云其後改三年為延祐元年又五年而斯編遂出是時方直尊崇儒術衛御科目之際為有元極盛而江潮又激記

卷十二 三衢文會一 衣

又文學淵數也故科舉之詔既下而南方士子莫不聯袂交袂相與剽摩淬勵以俟有司之舉由斯編考之蓋舉潮西建康潮東海右四道六路之人才皆彙焉抑何彬彬也鄭氏所計具在無謂詞無溢語未瑣摘瑕殆不失直諒之遺而諸策所答周正一說亦皆接據精核數陳詳贍庶可以見其所存矣邇者吳會之間士子既耳剽目竊而凡江湖僑客借觚翰以求食者又往往撰為淺陋里俗脆嫩不根之文盜取虛譽以相半競而後生不學者亦復靡焉諫而從之此震川先生所謂矣諸人者也以視斯編作者之典瞻如彼而評者之直諒如此能無慨歟此類

文設記

卷十二

三衢文會二

衣

也哉按暇時錄元及宋金餘習初試論賦其後一以經義為本云云及考選舉志春秋兩試皆未嘗用論終元之世亦未嘗廢賦不用也或有司校閱稍重經義則有之耳先儒云經非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經又不足謂之文顧後世乃有畔經而以文自命者何也

錢礎日曰時而平古時而傷今總以挽回世道扶持文運為心匪泛作文會記已也其文潛蕩歷落歐曾不能專笑

思古堂雅集記

方象瑛

嘗讀魏武詩對酒當歌人可竊歎人非鹿豕何能長聚即聚矣人與地不必相宜或情境不洽蓋亦有數存焉余自甲寅秋借毛會侯避地西陵播遷之餘惟詩文朋友稍慰晨夕明年四月七日毛子穉黃李子東琪徐武令華徵兄弟諸子虎男穉黃從子次瀛招集思古之堂思古堂者穉黃著書處也余與會侯將赴之出門值陸子蓋思遂挾以俱虎男見蓋思即日向未折柬卿何得來蓋思曰吾非王濬冲亦欲來敗君輩意耳相與大笑肴核既陳觥籌交錯眾尊獎噉含桃極論古今詩文之變與夫山川名勝人物臧否蓋思以事歸相送庭階夕照卿山歸鳥漸聚時夜禁頗嚴諸君謀散去穉黃曰酒且盈樽禁夜行不禁人夜飲也吾雖善病乃卜晝已邪於是洗醖更酌絳蠟焚焚與纖月相映歌者兩計生奏鳳凰臺之曲勢簫鴈柱慷慨動人時武令納一姬穉黃從孫山頌製百和曲美其事武令聞歌聲心忤忤若不能已余笑謂武令有百和姬傳若得計生歌此曲將無更佳疾婦語新姬當脫簪珥勞倡者武令大喜索指筆掀髯疾書同人睨之互私語不暇聞也錄成兩生按節而歌居然雅韻謔浪慨談載醉載醒墨漬酒痕點染增砌不知騷人已滅

文獻記

卷十二

思古堂一

辛

堂定本

文獻記

卷十二

思古堂二

七

堂定本

暗矣聯榻中庭擁衣暫臥望日影而起宿醒猶未解自播遷來未有此良宴會也向使華筵廣廈主賓相對旅進旅退于心亦復何樂且環視座中已非向時年少得握手重歡寧非大快然或數年之別千里百里之遙聞聲相思日月言邁若復不痛飲得無金谷蘭亭笑人哉穉黃屬余紀其事倘他日風流雲散羈滯各天追憶今宵翹若河漢酒酣耳熱試取斯文諷之勝集猶可得髮鬚耳

毛穉黃曰米元章作西園雅集圖記至今諸公譽欬猶若可追此文抒寫一時勝韻幾使人人肖貌欲出殆兼伯時之畫而有之錢曉曰此雅集也金谷蘭亭後又見思古堂矣然非渭仁韻筆以迴環曲折之致寫出安得疊疊動人如此

九牛擲觀能戲記

彭士望

樹廬曳負幽憂之疾於九牛擲素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
 角觝之戲者。隨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曳笑而領之。因設場於
 溪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泠然。陰而不躁。於是鄰幼生周氏之
 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犁犢。行擔簦者。水桴楫者。咸停
 釋而聚觀焉。初則累重案一。婦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
 覆臥起。或鶴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
 自如。間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花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
 婦一女童與一老婦。鳴金鼓。但歌雜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
 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
 立案上。拜起如前。僕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半。徑半之
 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
 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閱其勞。令暫息
 飲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爲橋。
 距地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傳粉墨。揮扇。雜歌笑。淵步坦坦。時
 武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其上。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
 高文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
 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

文徵記

卷十二

九牛一

十峯草

文徵記

卷十二

九牛二

十峯草

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指。或時墜掛復躍起。下鼓歌和之。
 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許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爲替
 者。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
 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之
 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惟恐其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
 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誠一之所
 至。而專用之于習。慘澹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
 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
 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
 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
 所能効。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于天下。儀秦亦知之。
 且習之以人。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繇之弄丸。
 庖丁之解牛。偃仰之承蜩。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瞿人。臨千
 仞之蹊。足遠巡垂二分在外。呂梁丈人出沒于懸水。三十仞。流
 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視觀者。久亦忘其
 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其人爲
 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
 賦役。携其婦與婦之娣姒。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餽其於四方。

麻則以供田賦所至江浙兩粵漢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
具不外貸諸草木之性拮據續食亦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敝
緇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女五六歲紳長
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為家以戲為田傳授為世業
其肌體為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意為跋涉艱遘人情之所
儼林摩厲男婦老稚皆頑鈍儼敏機利捷于猿猴而其性曠然
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恬
自處于優笑巫覡之閒為夏仲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
物各遂其生成稗稻並實無偏頗也彼固自以為戲所遊歷幾
支嚴記 卷十二 九牛三

高里高明鉅麗之家以迄三家一闕之邨市亦無不以戲視
之叟獨以為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泮泮統亦安所得以試其
不龜手之藥託空言以記之因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
門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諸謾曾雞
鳴狗盜之不若雞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
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
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果果驪韓范不能用
以資西夏寧無復以叟為戲言也悲夫

幾礎日曰極小題發出許大道聖作用總是叟胸中蘊結沉

痛隨地涌出遇物有形不覺成此一篇絕奇文字留為識者
歎息耳 前五小段實篇中四段虛寫後八小段虛實之間
總歸重在習其所用其所習則天下無險難之事若既未
嘗習又不能用即咫尺顛仆矣通篇主定此意反覆推詳良
工心苦所宜深玩

支嚴記 卷十二 九牛四

寄懷園閣歌記

余懷

吳門徐生君見以度曲名聞四方與余善者南曲諸家余序余為之序有曰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云良輔初習北音細平北人王友山退而鑄心南曲足跡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事平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為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數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撥恒以深趣助其悽悵吳中老曲師如袁聲龍駝者皆瞠乎自以為不及也良輔遂言田學曲者移宮換呂此熟後事也初戒雜母務多迎頭拍字微板隨腔毋或後先之長宜圓勁短宜遒然毋割五音依律四聲毋或矯也

文獻記

卷十二

寄懷園閣歌一

定本

母覽又曰開口難出字難過腔難高不難低難有腔不難無腔難又曰歇難閣難此不傳之秘也良輔蓋洩之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海虞人周夢山競相附和惟梁溪人潘荆南獨精其技至今雲仍不絕于梁溪矣合曲必用簫管而吳人則有張梅谷善吹洞簫以簫從曲昆陵人則有謝林泉工撮管以管從曲皆與良輔遊而梁溪人陳夢萱領渭濱呂起渭章並以管簫擅名蓋度曲之工始乎玉峯盛于梁溪者殆將百年矣此道不絕如綫而徐生驟起吳門舉義赤幟易漢幟恨良輔不見徐生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徐生年六十餘而疾若雛鶯靜女松間石上

文獻記

卷十二

寄懷園閣歌二

定本

按拍一歌標榜為起生納潤飛揚過音游魚出聽文人騷客為之倘悅為之神傷故我至也此一日徐生語余曰吾老矣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得吾之傳者乃在梁溪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以新公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君倘游九龍二泉間不可不見此人聞此曲余心識之久矣庚戌九月道經梁溪適穎州劉考功公勇權大航西門外留余方舟同游惠山而吳明府伯成秦憲使補念顧孝廉修遠及其子文學天石朱公子葆劉處士震修皆在席太史留仙則挾歌者六七八人乘書舫抱樂器凌波而至會于寄暢之園於時天際秋冬冰蘚微脫循綴廊而觀止水倚峭壁以聽響泉而六七人者衣青紵衣躍五絳履絢綉如書生綽約若處子列坐文石或彈或吹須臾歌喉乍轉繁縟如貫珠行雲不流萬籟俱寂余乃狂叫曰徐生徐生豈欺我哉六七人者各道姓名斂袖低眉傾其座客至於笙笛三弦十翻簫鼓則投之李生李生亦吳人是夕分韻賦詩三更乃罷酒次日復宴集憲使家六七人又倍來各奏技余作歌貽之俾知徐生之言不謬良輔之道終盛于梁溪而留仙父子風流跌宕昭然九龍二泉間者與山俱高與水俱清也是為記錢楚子曰通篇形容盡致徐生傳歌者亦傳文筆之妙至此

石芝記

黃雲

日樂民司李母馬太恭人八十太壽在日酉之十一月七日先是因舊居湫隘難以應客特建堂數楹開明弘敞經歲即工招吾輩爲落成之飲庭際松桂玉蘭萱草菊花楚楚離植堂內徵四方名人縉紳閨秀存文詩畫張屏列障而所陳設則香爐茗椀奇石古磁舊玩凡可以爲雅觀情賞之助者無不備具其致敬於其親者可爲盛矣酒酣以往慈憲子賡賡報曰座右宣州石脚有物勃然而挺生座客驚視之則輪菌離奇如蓋如錢或如髮珠如雲片如水漱漱而落如倒懸蓮花黃蓋

文獻記

卷十二

石芝一

十卷草

文獻記

卷十二

石芝二

十卷草

奇階前無數長蘭蓀况復靈芝滿石根四世一堂齊愛日笑他車騎託空言特架華堂擎壽酒貪餘此意少人知但令孺慕情無替萬事春回視石芝

錢礎日日石芝之瑞實爲壽徵孝感經仙裳摹圖而出真有天造地設之奇雄詞綯采工麗無似固皇皇乎鉅觀也

趙氏芝草記

宗廟

余友趙紫煙有芝產室之西偏童子怪之劇以勸爭讓而溺以爲戲卒不枯逾旬青莖玉盤紫烟騰上與日光浮動翬然人目或識之曰芝也是爲趙氏瑞以賀紫煙紫煙慨然曰瑞不如無耳時方應里舉賀者曰其在斯乎榜發復不遇則又愕然謂是不爲趙氏瑞反爲趙氏妖耶紫煙益慨然不樂予顧而笑之曰瑞與妖何月不更朔而變如是斯言果有據乎且瑞已不克徵則妖亦未必果應嘗攷芝生漢唐之代作歌以薦宗廟又或成龍興鳳翥之形于御榻柱礎間表異之以示休祥其好尚相沿文毅記

卷十二 趙氏芝草一 八十一 十卷本

至于明士夫之家以神奇告者指不勝屈且芝之貴也然休祥之說亦往往無所驗大約草木之變無常君子惟道其常者故有道之世置而不論可也紫煙學古而多通能不惑于妖祥之見可稱確然不拔者矣余則有憾于是芝也不生王者殿庭與鳳凰甘露同加珍異亦當于深巖幽澗中供山癯道叟以資服食乃獨產趙氏之階爲童子所怪摧折不遺餘力聽妖祥無定于悠悠之口而主人卒莫之顧也毋亦芝生之時與地固大相違也哉嗚呼遇合之際蓋難言之矣

錢楚日日看破妖祥發爲正論文亦在柳州廬民之間

靈壁石記

陳

禹貢云泗濱浮磬磬石非靈璧縣所出耶水經云彭蠡之石有石鍾山夫石至頑何以能爲鐘爲磬也天地間清虛之氣凝而爲石化而爲水而鐘磬之出於石者尤爲清虛之至空中盪激自然成聲此理之可求也余鄉有水樂洞爲靈峰十二洞天之一洞居水中大石覆其上如華屋洞中石小大扣之皆嘈啞鐘聲冷冷有聲寂坐靜聽五音繁會因知石之能鳴動合官羽者正不獨靈璧爲然也然世之寶此者衆矣趙南仲愛靈璧一石動五百衆至臨安葉少林自言過靈璧得石四尺許市以八百金童貫花石岡得靈璧高至二十丈封盤固侯史傳所載余每訝其言之過當予子夏策蹇過泗洲道經靈璧欲訪石侯以暑甚過之至今惻惻爲恨客歲在閩門黃副戎家見一石嶽嶽聲微聲亦疎越余疑靈璧詢之果然令人噴噴可愛乙卯夏余假館徐子用王小園凡上有靈璧石徐子愛之亦如高士顏其軒曰靈璧蓋欲專其治以奉石侯也索余記之余因轉索西泠丁飛鴻棲陵余廣霞白仲調維揚吳蘭次絕伯紫同鄉吳中半黃水部及蘇門諸君子歌咏其事高子澹齋作圖二時修爲盛事愚桑田反覆梓屨丘墟所在烽烟戰鐵之下奇山怪石之淪沒

文毅記

卷十二 靈璧石一 三 十卷本

於荆榛蔓草者亦復奚其徐子獨能實此如隋珠和璧吾願
石之遺也且不獨實之已也愛結於心誦溢於口且欲使天下
之凡有心有口之人皆如是愛之誦之以傳石於無盡徐子之
寶此視趙南仲葉少林諸君子不又過耶余自夏徂秋皆得與
石侯晤對復亦自慶得朋然羈人遷客之思正復無暇望雲
峯千仞邈若雲表又未嘗不因此石而潸然動吾土之恩也

林天友曰伯騶與徐子為石交因徐子而得交此石又一良
朋矣宜其有得朋之慶也文之典博高雅不待言

錢礎曰曰石耳推類甚廣并愛石之人一指出大為世

文獻

卷十二

靈璧石二

三

千峯草堂定本

石增長聲價而徐子所愛亦傳矣入後慷慨淋漓又借石發
出許多情思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高麗刀記

魏世傑

子維好圖書畫法帳繁瑣之屬本好佩刀引知矢服敏於
斗室予以書生顧好此竊嘗自笑也然佩刀多南北市物絕
佳者壬寅歲家大人于永平驛遇高麗使官還書示僕曰使者
相與終夜語別贈小刀一枚京師人所未易得奇爾藏之予愛
玩結雜佩佩之而于十年前聞外國來者形狀毛髮帶佩衣服
飾器用多奇異獨高麗使者至則裏綢巾着紗帽朱袍方袖束
帶坐馬上入朝都人歎為漢官威儀予生晚齒嘗從伶人得識
此數也予既產窮僻鄉耳目無所知足跡不出縣界意氣拂鬱
如劍在匣讀書之下兀坐斗室中每忽忽無聊賴則把是刀摩
摩久之刀長八寸身半之柄以牛之角鞘以斜皮白金為之飾
而側鋒有狗牙鎖若大齧然磨之跡尤見側鋒試之霏霏如木
屑下乙巳家大人歸山中更以所贈筆紙墨賜僕為語弓矢盤
盂冠服之興使者頗然自智美須髯馬足所至恒日三百里步
行人踐跡及之恨予不獲侍家大人游得見其人備聞相與終
夜語者每視此刀歎息斯重乙卯三月取刀出匣中磨之書此
錢礎曰曰錢鏡鐔金銀皆鳴音佩其壯也與士外好佩
刀長而報恩一試不得遂卒乃憤激死其父之聲悲哉

文淑初編卷十三

錫山錢肅淵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烟雨樓記

曹溶

永城以三湖秀南。鷺湖西。流湖而東。馬場湖最勝。中有洲歷代
 建樓其上。顏曰烟雨。誌所宜也。維時商賈乍拂。乘興憑闌。見有
 傑然而西峙者。真如塔也。匹練澄夷。飛帆隱現。若長虹之斜亘
 而南來者。鹽官塘也。圯然而山。潄然而池。有若龍蹠者。豹隱者。
 羊豕臥者。竹笋乍抽者。湖傍之山亭也。碧綫雲端。翠聳天外。參
 差出沒。若有若無者。海上羣峯也。於時金風已勁。黛色未凋。古
 幹修篁。切切作響。晚鐘徐動。暝色浮會。平野蒼茫。密林虛白。月
 光千頃。水浸寒天。寄身百尺之上。奚啻冰心在玉壺矣。然獨念
 烟雨之勝。未之盡。明年春暮。繫艇載登。則見春雨如絲。一泓波
 瀾。帶笠吳歛。披簑款乃。濕燕銜花。飛紅遠近。金光浮野。柳色平
 烟。武陵鷄犬。疑非人世。同遊者曰。此葦村烟雨也。余曉然曰。樓
 之類以是哉。夫村以葦名。誌動也。而烟火桑麻。反資勝遊。騁望
 事固有相反而相成者。故且擬茲樓於岳陽黃鶴。不啻泰山土

環而踞盤足音喜聞空谷中流一壺並以所少見珍亦地勢使
 然與非必夜郎王自侈也

錢礎日日前半鋪叙樓間之勝無意學歐而筆法自古入後
 寫出烟雨真景儼如圖圖仍還他葦村來歷烟雨之名予是
 乎定矣

董方南曰烟雨樓夙推獨湖勝景得秋岳先生記之文不枰
 樓益不朽矣余向于冰雪携集中見此記寶而翫之茲礎日
 先生冠之集端一見如逢故人能不為之周旋弗輟耶

文淑記

卷十三

烟雨樓記

曹溶

雲起樓記

吳偉業

無錫吳侯爲治之三年政成化浹始用事于惠泉之山亭導壅去堙城平甃潔因舊亭之制而易檐改塗焉未也斗折而上築樓三楹崇階廣阿有嚴有翼既成侯親題其額曰雲起而張具以落之其明年余以宗人來謁偕都人士之萃止者登焉客有論于余曰子可得其說乎是樓也爲惠泉而作也易曰井冽寒泉食詩曰觴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匪自今矣夫泉者始而沈觴繼而澎湃其蓄也有本其行也有漸類夫幽人君子憂愁抑塞蟬蛻乎泥滓之中或乍伏乍鳴或一見一否涵涵然淵淵然鬱鬱然激激冽而不能以遽出豈獨其性然哉此亦水之勢也若夫應龍蚺鰐天際而雲從之網羅乎無垠布護乎無外其爲觀也大矣傳曰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斯侯之謂乎而吾何足以窺之余曰是則然矣抑余更有進焉夫天地之道其猶鼓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自其有形者觀之雲有變化起滅泉有流行坎止自其無形者觀之洪纖高下混茫乎一氣而已今夫無錫望縣也地大氣浮鍾水豐物而侯以人事節宜其間政教之盛風俗之淳文章寶從之雅凡蒸動而不變者皆雲也滋液而滲漉者皆泉也又烏得而分之乎予聞諸侯之

文徵明

卷十三

雲起樓一

三

針峯

文徵明

卷十三

雲起樓二

四

針峯

復處傳出贊嘆之意是記中神乎

爲臺榭也大可以容宴豆高可以占嘉祥今以侯之登考夕省劬勞庶政于不遑乃得高明爽塏之地以遂其優游伴與雖以吾徒之顛顛而暫寄乎此樂其水泉之甘雲物之美若似乎其不忍去而况錫之人乎侯之所以嘉惠斯土者亦足以見矣是可書也侯諱興祚字伯成紹興之山陰人余則梅村居士偉業葉紉庵曰文亦如龍時而鱗甲飛動時而烟霧迷離此吳道子畫所謂落筆風生爲天下壯也
幾從日曰說雲說泉俱與賢侯相爲發明行文更于抑揚反

大凡天下之物有聲則有形形即畫也六經子史百家之撰亦
氏之言其聲之為書者即形之為畫善讀者無先後也是故古
之人讀書必有圖圖其所讀之書俾夫讀者於書遇有疑滯一
案圖而了然矣自古人讀書之法廢于是圖自為圖而書自為
書無復相資發明之益而其見之彷彿者顧獨在於方書本草
以及金元以來傳奇小說淫哇鄙俚之末技而先王先聖之法
言與夫漢唐宋大儒之文章索然惟有訓詁音釋炳若丹青者
闕如也雖其大指自不可沒然古人目擊道存之妙亦已亡矣
文淵閣 卷十三 讀書樓記 五 金定本

夫雖然公非一日之公至今日而必曰惟圖之是務則必技梧
龕礦而莫得其要領徒胎白首夢如之謂未親復古之效也吾
意當斯時必得真學者出焉博極群書才悟絕一世得其精意
以觀其會通所見天下之物無非書天下之書無非畫畫可以
為圖而有餘地焉蓋非盡如古人之圖若幽風禹貢春秋會盟
禮記制度周易物象之類即乎其書而為之而已也蓋舉凡古
今藝成之士所畫山水人物花鳥官室器玩之屬入乎其目莫
非六經之註義及紛綸萬卷之光怪變現而讀下歷歷可思而
不可言此其為圖之功較古人更高焉畫者不知也惟讀者知

之則當代讀書識字一人而已周櫟園先生其人也先生既讀
書而樂於是為樓以藏茲主內史所謂御觀俯察茲樓不為無
助然諸從先生遊覽先生群弟子獲登茲樓者蓋寡雖復購禁
珍秘其欄檻退而罔然仍不識樓之所在或曰樓在中州當
嵩岳百泉之間或曰在金陵登之可揖鍾山或曰豫章滕王閣
之左近有此樓或曰嘗有人飲燕市突見此樓極壯麗額作肇
窠大字曰讀書明日訪之不可得或曰在閩不聞踰仙霞嶺則
樓在望嘗有謀毀者不能遂若有物呵護之而或以為樓之始
基實在山東濰縣樓前橋木千章棟枅為梁柱先生書策琴瑟
文淵閣 卷十三 讀書樓記 六 金定本

千戈弓矢尚有留其上者今揚州江都亦有樓第寫其制而營
之傳者蓋不一而吾獨以謂先生之樓無之而不在也蓋古今
之書所載之理所載之事所漸訖之方域直之上下橫之四方
不可為限量其形而為畫亦不可為限量則其為樓之所函蓋
亦不可為限量豈事於尋丈以為高侈方幅以為廣哉然後知
看山讀書之句先生斷章取之而蘊義深遠夫是為記
錢曉日曰豈論英卓立意雄渾不但囊括先生之生平且妙
得記體奇正虛實如壞無端古人所無也

好文必好書。書猶文也。司馬子長稱寫生家而長卿子虛直欲以何有之人摹意為賦。此非書乎。顧好書不甚耳。今之好書之甚者曰周先生。先生積心好書者凡若干年。持購走四方。其有善書者招來之。海內無遺書者。汗牛而充車。歲得若干箱。箱得若干冊。易歲則損其與心。近者若干乃為之甲乙。或降若干乙。升若干甲。于是裝潢成帙。凡若干帙。其未成帙者若干。紙若干。絹其善書有名自隆萬以後。到今若干年。合得若干人。或其無書名而能文為薦紳大夫為隱君子。願為先生偶然書入鈔者。天祿記 卷十三 讀書樓一 七

壁中時多也。御使趙岐在壁中十年。得是書讀之。其所著書當不能釋孟子七篇而予也。栖栖廡下。早得藏讀書樓。讀先生書。冊必不至胸胃結。輻髮焦。項稿車曳其踵而豚圈其衣。若今日者也。然則讀書之感心。蓋如是其不可已也。或曰先生當蒙難時。出陳待詔。書凡若干帙。貽之友人。乃為兩題于其側。悲憤如判所私者。如劍其肝。腎析其指。爪顧望痼痛而不能忍。者夫先生之蒙難亦甚矣。虎眈于前。狼蹙于後。舉赤肉而投之。鑊湯之中。在疆無畏者。亦且瞻首顧末。傍徨躑躅之不暇。而先生獨沾沾焉。留心于幹皴渲染。丹堊續黹之鎖屑。而不之置。然則先生之為文何如也。先生號櫟園。名亮。工大梁人。當世能文家所推為櫟下先生者也。所書人冗冗不詳其名字。先生曰。記之。毛奇齡記

顧茂倫曰。敘次俱合古法。何減昌黎書記。

錢礎曰。曰格。翔法。變氣神。又復湧出。譬諸書。則孫位之奔湍。巨浪山石曲折。知微之輪瀉。跳蹙洶洶。欲崩屋也。讀書樓中安可無此一篇極大文字。

鏡樓樓記

許賓

肥城向有八景其一曰登臺鸞瑞鳥也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節祭祀有禮則鸞至人臣行善政吏民向化則鸞至漢武帝時王母乘青鸞降武帝相會王母為香泉令鸞止學官楊仲昌為孝義令鸞降庭木今天子省方觀民且有事泰山之祀鸞宜至矣東土百官有司各務厥職以施德化於民實也忝任肥城備官無狀惟是地僻事簡風俗安閒為足樂焉鸞乎鸞乎何逍遙紫雲之鄉而不一至乎一日者謀諸鄉大夫士擬于鸞臺旁建樓以壯其觀鄉大夫曰可士皆曰可迺鳩工庀材不俟督率民欣欣大和會未幾落成鄉大夫士置酒相賀請所以名斯樓者余適僑焉思仰而歎曰樓為鸞設也請以鏡鸞名可乎夫鸞見類則鳴懸鏡以照其觀影而思奮必矣或者鸞其一至乎乃顏之曰鏡鸞樓鄉大夫士於是作為詩歌以賦其事而又請余為文記之余惟樓也者一邑之表四方之望而亦為政者之所為文記之余試與子大夫士登夫樓之上望陶山之巒莽想見范少伯浮海出齊之高風瞻孝堂石室之巍峨嘆漢孝子郭巨葵親之所在覽觀丘塚之繁榮甲左丘明墓則為之起敬及見董卓墓則為之痛心觀東北峙立鬱蔥蒼翠者有岱宗明月蓮花

文獻記

卷十三

鏡樓樓一

十卷本

宛然在目白雲黃岷忽今來親氣象萬千不可名狀登斯樓也○有○不○心○曠○神○怡○者○乎○且○有○是○樓○而○視○履○祈○禱○日○月○之○變○可○俟○星○辰○之○驗○可○揆○也○有○是○樓○而○凭○高○四○望○府○庫○倉○廩○之○蓄○可○無○虞○伏○莽○之○戎○亦○可○銷○也○時○而○乘○風○為○清○風○樓○時○而○翫○月○為○邀○月○樓○時○而○得○雨○為○喜○雨○樓○時○而○迎○雲○為○垂○雲○樓○時○而○賞○花○為○宴○花○樓○時○而○觀○稻○為○稻○孫○樓○凡○夫○遊○觀○之○事○與○有○關○於○社○稷○生○民○者○蓋○莫○不○於○樓○見○之○樓○如○是○不○綦○重○乎○鄉○大○夫○士○群○起○而○言○曰○美哉公之為樓也鸞其至矣鸞其至矣乃歌曰鸞有臺今復有樓開窓設檻今夫何求鸞聲嗷嗷其來遊吾將與二三子登眺乎樓之上今肆歌咏而優游歌闕而去余遂泚筆記之

文獻記

卷十三

鏡樓樓二

十卷本

林天友日全得蘇子瞻放鶴亭凌虛臺超然堂三記筆法而才氣豪邁抑又過之叙事解意宛轉生發令人欲舞先生真作記神手

磨不磨

山滿樓記

曹禾

海虞之山抱城而城跨山登城而望而山在焉下登山而望而城中之往來奔走道路絡繹舉蹠蹠然若皆在焉下遊觀登臨之美出戶庭越跬步得之其間園林臺榭皆居勝絕多不能見金山而見山之全者惟山滿樓樓為忝谷錢先生讀書處廣不盈畝高不尋丈而東西山之廻環起伏巉岈兀無不呈奇獻笑於茲樓之中蓋山足以周乎樓而樓足以收夫山趙文敏名之舉其實也樓在昔已得名而不大顯今歸先生而當世無不知為山滿樓者余嘗問業於先生入其門不知有山也及堂亦

文徵記

卷十三

山滿樓一

亡

十峯草堂定本

不知有山焉永以登翠屏蒼然排戶而列時當雨餘空青滴瀝衣上烏道一線遊人隱約緩行樹杪怒石虎踞突立疑壓人背自下上者皆與趾相接其間懸隔尙數十武蓋山高望極所致因憶園畫中每有此景而山容日久變換與山行之人往來不一則茲樓畫中之景不能窮也山水侘特之觀足以助幽奇增勝槩而登高足倦望遠目疲其為幽奇勝概者所得已淺今茲樓不出戶庭不越跬步一舉首得之無所遺焉無奔涉之勞有會心之樂其所得更何如耶先生之居此樓也左有園右有書徜徉嘯歌聲出金石最為和而谷為應殿則焚香廢談禪賦

詩意有所會無不成趣凡山居之樂事皆繫乎此樓之也逸其助之也深宏不能旦夕去而將為東國之樂得之也若有不釋然者於是余進而請曰先生之生茲山之勝鍾靈也而又日娛以清暉蕩以積翠凡指之於先生闕深而博衍者皆山靈之涵浸蘊蓄以結成而為佳非茲山之從我乎先生輒然發笑乃治裝行而於茲樓終不能忘於是命陳南老為之圖而命余為之記

文徵記

卷十三

山滿樓二

亡

十峯草堂定本

錢礎曰曰虞山為天下之勝山滿樓為一邑之勝此記寫出山樓景象已成鉅觀又說到居是樓者高懷曠致足當斯樂竟有是山不可無是樓才具有不可無是人真三絕也

鴈樓記

徐士俊

子家貧不獲數畝，構高齋，開花選竹垣，僅促膝小樓一間。又與內子共之，名曰鴈樓。良有以也。性愛書，不能多購，得意者若干卷，朝夕隨身。鴈樓之外，無他地；讀書之外，無他事。樓中不堪植名花，異卉則就小餅點綴一二枝。春日橫窗，花氣滿案，相對讀陶令桃花源記，別有天地，非復人間。壁間置素琴一張，紫簫一枝，名人山水畫一幅，雜以小樣吳箋，隨意粘玩。雪月之際，煮茶問字，或小酌半酣，則以解醒。湯佐之，鴈陣翩翩從天外來，相與間理水絃，若不勝清怨者，則又信斯樓之與余有緣而無暇。

文獻記

卷十三

雁樓一

吉

十卷草

他構也。然于性嗜整潔，殘紅亂翠，往往混入案頭，頗以為恨。究不失共之之意耳。作鴈樓記，銘以八言。

毛羽不豐，聊寄一枝秋風。夜月忽焉，高飛離離。鳴鴈永矢，勿移晦明。寒暑爾樓實知。

王丹麓曰：文生于情，斯樓不朽。

錢礎曰：日即此一樓，亦足自樂。又何必仲長統之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然後為樂志耶？讀此記，備足高人曠達之致。

九如樓記

成梁

成子遊則好躋攀，居則好營構，遊不甚廣，居亦無定。五赴幽都，輒三入西山，至必憩來青閣，香山幽勝第一，讀書陪京之雨，花靈谷甚久。二十年不忍問矣。于東國謁孟廟，登太白樓，濯足南池，嘗一騎遶泰山三面而識秦山之尊，在萬山中而無一山敢附麗也。獨以未拜孔林為恨。南浮浙江，登東西臺，彷彿見羊裘翁訪桐君，過江郎，奕柯山之青霞洞天，展齒折于仙嶺，舟蓬沒于點澹，俯延津而摩鱗，劍者三月，視兩峯三竺，西子湖芥也。切堂也，歸而汎震澤，登林屋，縹緲峯一浸千里，七十二孤如鳬鷖。點點花林，橋場百二十里，中多隱君子，欲移家焉，不果。及來皖，泛牛渚，陟天門，飲宣之香嶂，臥池之九華，覽嶽之齊雲，宿桐之浮渡，歌呼于太之采石，浮之頂有天池焉，其陽可以結茅，則籠三十六巖而有之意甚銳，又不果。此其遊之畧也。居乎錫與東林諸君子遊，景逸先生家有止水湖，中有水居，每喜泛舟從之。冷濱中樂饒書屋，大寒樓規撫似之。已及來皖，寓學宮之破江亭，營大觀閣，踞一郡之勝，不數月，輒移寓南城，盛唐山之陽，鑿洗耳池，得泉名洗耳泉，亭其上，名洗耳亭，稍闢為園，名仙掌園，掌以志其地之細仙，以誇其壯之幽而崇也。小築堂三間，廣庭

文獻記

卷十三

九如樓一

吉

十卷草

一片後園數弓純蔣竹屋后古槐一株蔭屋有餘前有大杏一
樹幾覆庭之半歲癸卯十月而成子稱六十翁矣先是甌山先
生題其堂曰文起左臥室自題爲藏密齋而右有空壤丈五可
以樓也樓則聳峙山腰北踰盛唐而闕大小龍門山花山諸峯
堆藍閃紫于白雲青浪間南俯城亞而龍大江如帶海門如洋
風帆去來若簾之移池陽萬山若屏之時遠近高下層折不可
數蓋低徊于其地者三年矣或曰子寓也何必樓家之大寒居
之僅八年離之已十年學之大觀櫛之三月登之僅三月浣花
草堂采石青山古人如是子亦如是乎生大槩可睹已何必樓
哉
文獻記 卷十二 九如樓二 五 一十卷草 堂定本
笑應之曰誠寓也何必不樓樓大寒則寓大寒樓去觀則寓大
觀樓九如則寓九如無適而非寓則無適而可以不樓也客復
詰之曰子之好爲樓居也亦有說乎如喜其高樂其曠去地十
尺其高有幾固于城闕曠復幾何而子爲是羸舉也曰振衣高
岡濯足長流古人意也人生終日役役事物間俗氣透骨不可
浣浣之以詩書文藝近之已而竟日危坐呻吟心亦易困則必
盪之以烟雲娛之以禽樹縱之以山澤而汎江無舟登山無屐
于時飽飯而登樓推窗而凭眺曉暮殊觀晴雨異態與客同醉
焉樂也獨醒焉尤樂也其費出于皖士大夫之贖分以壽老夫

者而何慮其細也且吾訂九書九史于其中而讀之矣子謂茲
樓隘乎何異以九書爲不足盡古義九史爲不足盡今事而束
之高閣不一讀也客能勿少九書九史者請登吾九如樓而同
吾之樂焉客悅而退因序其語爲九如樓記時甲辰五月二日
也

錢礎曰曰一往從遊說居無興不豪無事不韻二鴻志趣遠
矣至于讀九書繙九史倦則登九如樓自適因自號三九先
生以三九爲乾有取乎終日乾乾之義此中學問更不可測

文獻記

卷十二

九如樓三

七

訂路樓 堂定本

仲家淺記

陳玉璫

仲家淺。仲夫子子路故居也。壤十里餘。皆其子姁族淺之義。不可解。或曰。地屬運道。河狹流淺。歲歲疏濬。實煩人力。土人以名者。紀勞也。或又曰。淺作塹。方言。妹也。淺上為仲。廟祀仲夫子。巖冠朱衣。執笏而南。側復圍容于石。為宋高宗手蹟。階除戶牖。間松檜環合。或偃或臥。攢疊偉怪。風雨盪擊。鳥雀聲啾啾萬狀。其右為襲翰林博士家。朱門丹甍。照耀人目。此蓋國家優崇之異數。前此未有也。或曰。孔門高弟亦多矣。乃于顏會孟外。獨仲氏復得官。非以好勇之故乎。嘗聞來鶴之言。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諸侯有壅壘。以遏冠有甲兵。以禦侮。小白猶能辭其耻。以救之。夫子無壘。無甲兵。為宋衛所暴。匡人陵劫。由也不得施。其後浪死于燔臺。又奚用白羽赤羽之多哉。又曰。祭法。捍大患則祀之。素王道。窮由不終擇。宜貶其祀。以觀來者。嗟乎。此不待予言。而始知其妄也。燔臺或無解于傷勇。至以齊桓律子路。不智矣。桓公有土地甲兵。猶賴管子定民安國。隱令親鄰之後。始能救邢。復衛。孔子子路。羈旅相隨。其所謂赤羽白羽。徒虛志耳。荀子身與陳蔡之徒。兵相角。徒死而已。于事何益。即桓魋之難。欲輕身犯其鋒。所謂暴虎馮河之勇。孔子亦

必不與若。臣之畏國已授戟下矣。孔子止之。是豈不欲捍患者。鵠之言。詎不大謬也哉。或曰。然是宜為記。

錢礎曰。仲夫子不惟好勇。實于聖門有衛道之功。優崇異數。固其宜也。椒峯此記。全借或人引來。君之說。逐事翻劍。逐事發明。而所以優崇之意。自見。是記中論斷手。

文獻記

卷三

仲家淺陳一

七

千峯草堂定本

文獻記

卷三

仲家淺陳二

一

千峯草

相國益都馮公將於季秋八日游於亦園之萬柳堂先二日徐
賢善乾學與懋麟飲公齋命之從是日秋氣爽朗不寒而暄去
崇文門東二里餘寬閒曠莽居人僻少從馬上見週垣高榜蒼
烟茂樹則亦園在焉園廣五百餘畝土得五之三水得五之一
蔬圃堂房橋池臺徑又得五之一高下紛錯園之樹則合地之
五而半之樹之藝不一其種而柳又倍且半之秀翳叢密根拔
芽葉多不可計總其成數為萬實萬莫能盡也堂之所以名取
諸此每月之八日公必携賓客游于斯無少長賤貴無苛禮無
文獻記 卷十三 萬柳堂 三 十卷草
鮮肥音樂不過茗飲蔬食客無渴飢以永斯游或休於空息於
樹語唯道義農桑養生愛物之旨時發為嘯歌見諸篇翰無一
語及于佗因竊歎凡營園圃之樂者必其人宦而歸謀以餘閒
出以豐財耗生平之力以貽子若孫而子若孫莫能守又或既
營于家復仕于外終其身不一見徒鎖其屋守僮僕娛他人而
已不甚可惜哉我公方領政事相天下嘗為余小子言安危治
亂之理及四方水旱盜賊輒憂見于色廢食而歎願戀國恩不
得即引退則公之寄意益亦可知也矣是園為城東州壤桑土
人久矣公出休錢收之種樹為堂一本于朴相地勢疆理溝洫

置市以休往來為廬以棲耕稼復命道人柴某收道路遺子女
之初育者及鮮介蟲魚長養生畜之門無關鑰四時公于人未
嘗視為已者也噫嘻觀我公所以為園者如此則其設施措置
以利民物者不可推見乎是日從公游者凡十有八人懋麟不
敏竊與賓客之數光寵矣敢為之記

錢礎曰曰通篇將相國游園之意與所以為園之意一一發
明覺亦園關係非小不似綠野平泉徒供耳目娛玩已也

陶桓公讀書臺記

施開章

涂城東百華寺創有陶公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公名
 子按部至塗祭練公子寧祠已間過百華寺荒寂若無人洗墨
 泉幾為井獨其臺真增冠山椒左引城郭下俯鎮江而背花東
 山萬嶺參差盤結南接於峽諸練公之故里也于時霜露既降
 簫菊丹楓照耀巖谷水西居人烟火斷續迷離所謂百丈峰者
 杳不可卽而巋然在望臺之勝以是焉其陶公都陽人後徙潯
 陽誌載其母湛為浚產或偶過外氏遂留讀書耶公倅運楚投
 博自言當惜分陰度其親衣陳冊時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卒

文獻

卷十三

陶桓公一

古

十卷

之奮跡艱難數以偏旅常大寇破滅群僇節鎮入州拜大將軍
 創殿上殿而謙退固讓引疾遜位以功名終謂為善讀書焉可
 矣史管其權兵上流嘗有窺晉之志以折翼之夢而止夫舍其
 平生行事而以夢掩其大節是孰微而孰信之哉是說也前人
 論之詳矣余不必深辨臺東北四百步山谷間為劉次莊戲魚
 池隄崩水涸戲魚堂石刻不存而土人言其魚善鬪絕異常魚
 春夏間尚有之嗟乎以練公之忠生于塗水過其里者宜無不
 感乎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耳其遺跡與次莊石刻同歸蔓草
 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碌碌者雖名聞別墅雄

都舍不務時而姓名零落榛莽荷其賢者毋論生長之故里卽
 偶焉遊憩蕭蕭之所閱千百載取窮各其流風餘韻追慕不
 哀余登臨四望慨乎有膏興焉書以遺後之君子
 歲癸日日說陶公偏以練公夾說是尚論古人最有識眼處
 後復以劉次莊相形一番具見優劣大有深心

文獻

卷十三

陶桓公二

十卷

涉園記

徐階鳳

吳中舊有拙政園。余童年時。嘗欲一遊。而觀其勝。然居是園者。大都顯要豪貴之人。余每過其門。立而徘徊。想見其陳設。臺榭之壯麗。禽魚花木之繁華。窈窕未得一涉足也。與申三月。仁淵祖先生。庀酒肴。設筵几。飲余於園之艸雪亭。剛去。辭脫情曳。履花香鳥語。色色怡神。余樂甚。散步平橋。曲欄怪石。老樹間。執先生手問之曰。此園更有新名否。先生曰。吾欲更之。太史健菴以仍舊教。我是以未及更也。因出健菴所作碑記示余。余展讀再四。喟然曰。甚矣健菴之善於立言。而篇於愛先生也。其歷敘前此之居園者。其位不為不尊。其貲不為不富。乃條得條失。如涉水者之接武而去焉。博引齊魯封國。爽塬少昊之墟。以為古人多因而不革。其即閔子騫仍舊貫如之何。意也。健菴之言誠善也。然而天下事有宜因者。有不宜因者。丘壑宜因也。樓閣宜因也。橋梁關檻迴廊磴道亦宜因也。何也。數者不因。則必糜財疲役。恐有傷於君子之政。若夫園之名額。則不宜因何也。王侍御創園初。以拙政名之。一時名士如文待詔。徵明輩。競為圖記。詩賦。故天下咸知吳中有拙政園。今先生於政事之暇。每集才人高士。賞花賦詩。揮毫玩古。不更立園名。將何以為題。而稱

文獻記

卷十三

涉園一

徐

徐階鳳

諸天下傳。諸後世乎。不但此也。先生茲事以來。凡三府一州。十六縣中有好弊因循不便於民者。皆善變而更之。是以。雖登告而窮簷。節屋猶得安居。而不盡流離者。先生善變之功居多。由此觀之。天下事其可盡出於因乎。先生曰。然則何以名之。余曰。陶淵明有言。園日涉以成趣。請以涉名之。夫先生當三吳盤錯之會。又時值兵興。宜乎拮据。勿遽無暇為園。亭遊。燕之娛。而獨能從容肆應。恢恢乎游刃有餘。無日不涉於園。殆與淵明千古同一趣也。或曰。淵明隱者。豈可以之擬先生乎。余曰。請置隱而言仕。昔山簡日涉於習池。白居易蘇軾日涉於西湖。即蘇之韋應物。亦日涉於虎阜花洲。雖先生之家世。勳名盛於山。白諸公而清風雅韻。謂非前後頡頏者乎。况易曰。利涉大川。夫宦海大川也。惟君子能利涉之。涉之時義大矣。作涉園記。

盛珍示曰。記名園而不敘景物。便足自成高雅。至于論因革。感廢興。悠然有上下古今之想。正覺柳州諸記長於形似耳。徐果亭曰。借因革發論。意勢高騫。琅琅入聽。按之皆是現前道理。非以翻案見長。

錢礎曰。日前說更名之由。後發定名之義。為園旨却不獨為園言。贊誦鋪揚。直可當一篇德政碑記。

文獻記

卷十三

涉園二

徐

徐階鳳

芥園記

唐德亮

唐子以癸巳冬十月至寧夏。仲夏丁子辰如交明年夏四月過
丁子漢渠別業。與劉大將軍孝翁張子西隣。曾子庭聞。張子弘
初醉歌芍藥花前。留所謂開樓者。信宿而去。簿書執掌中此樂
不釋余懷也。秋九月唐子將竣事。丁子曰。行別矣。余有芥園。子
其爲我記之。忽忽未徵芥園者何如。未幾過之。落成矣。有臺巍
如有亭。翠如木。斲不丹。墻圻不白。庭宇空明。簾欄涓潔。篆烟裊
裊。棋聲丁丁。几盈各卷。壁張素琴。旁有隙地。縱橫充斥。榛莽席
清土膏。疏直古。所謂滋液滲酒何生不育者。與丁子曰。此卽余

文淵

卷十三

芥園一

芥園一

之芥園也。客曰。君不聞乎。安邑種聚。燕秦樹栗。齊魯桑麻。周陳
杏漆。厄菑薑韭。載在貨殖。或取其材。或落其實。惟此殷阜之腹。
樂比素封之業。丁子曰。非余好也。客曰。泰岱喬松。欽彼高風。嶧
山孤桐。勁直是崇。空谷幽蘭。無人自芳。首陽薇蕨。我儀伊節。子
何不採名章。拾香草。擷其華而茹其英。以寄勝情乎。丁子曰。吾
寓言也。客曰。然則和靖之梅。猗猗之竹。茂叔之蓮。淵明之菊。取
其一焉。亦足錫以嘉名。而揚吾芳。獨乃每况末微。而取義于瑣
曲。不亦惑與。丁子笑而不答。于是唐子進曰。嗚呼。噫嘻。我知之
矣。芥之爲言。介也。戒也。丁子與余友。然諾不苟。取與明無爲。

文淵

卷十三

芥園二

芥園二

然逆書之以爲記。
吳香爲曰。一芥字發出無數妙義。直是芥子納須彌。采臣文
心之曠如此。
錢健曰。日園以芥名言。小也。先生以介戒二字之義釋之。便
于小中見大。其語更真切。而篤摯非深知丁子者。不能爲此
言。

東園記

王宜輔

凡園之地必山水環向。高可以望。溪可以藏。又有古樹長林。別
圖遠墅。剝宇溪橋之助。然後爲亭。爲館。爲臺。爲池。入其中也。竹
幽而花明。石竦而泉清。禽魚鳴躍於其上下。而四時之景不窮。
此則園之繫也。而吾園皆無之。特以所居之北。隙地不耕。周之
以垣。竹數箇。梅數株。薤草以藝蔬。而伐惡木以植松栢。亭亭寥
寥。爾家君性愛菊。每歲輒手種百本。釀秫酒。至花時以娛志。而
其西則吾弟之園在焉。吾園故以東。各不足以園。而園名之。其
義如此。然吾嘗讀洛陽名園記。有遺慨焉。夫物也。惟盛故衰。吾
園其後衰者乎。是爲記。

文淵記

卷十三

東園一

下卷草堂定本

錢礎曰。曰體格酷似柳州。而簡潔精微過之。是自成一種真
當文字。○山史爲詞壇耆宿。令嗣伯佐得其傳。故其文有源
有本。如此至於孝友之意。溢於篇中。盛衰之感。形於楮末。亦
可見其至性過人矣。

吳赤霞曰。掃却園林套話。落落寫來自具曠懷高致。一結烟
雲繚繞。絕似廬陵筆意。

藝圃記

汪琬

藝圃者。前給事中萊陽姜貞毅先生之僑寓也。吾吳郡治西北
隅。固市井闐闐之區。塵囂湫隘。居者苦之。而茲園介其間。特以
勝者入門。而逕有桐數十本。桐盡得重屋。日延光閣。稍進則曰
東萊草堂。先生延見賓客之所也。堂之後曰。傅氏齋。折而左有
方池。二畝許。蓮荷蒲葦之屬甚茂。面池爲屋五楹。曰念祖堂。先
生燕享賓客談笑之所也。堂之後曰。四時讀書樓。曰香草居。
仲子學在憩息之所也。堂之前爲廣庭。庭左穴垣而入曰。陽谷
書堂。日愛蓮窩。伯子勉中講學之所也。由堂廡遞進而右曰。穀
亭山房。則先生當明崇禎末嘗以言事謫戍宜州。衛所以志不
忘者也。曰紅鶯館。曰六松軒。又皆仲子誦讀之所也。曰改過軒。
曰繡佛閣。則在館之北。曰馨月廊。又在其西。橫三折版于池上。
爲略約以行。曰渡橋。踰橋則曰南村。曰鶴柴。皆聚焉中間壘土
爲山。至其巔稍夸曰。朝爽臺。山麓水泥。羣峯十數。最高與念祖
堂相向者曰。垂雲峰。山之左有亭。直愛蓮窩者曰。乳魚亭。山之
西南。先生手植聚數株。翼之以軒。伯子構以寓思于先生者也。
今伯子與其弟又將除地改過軒之側。築重屋以藏弄先生遺
集。日諫草樓。方鳩工而未落也。此皆園中室廬居處之勝。可登

文淵記

卷十三

東園一

下卷草堂定本

可○眺○可○以○見○諸○子○文○者○至○于○奇○花○珍○卉○幽○泉○怪○石○相○與○瞻○臨○乎○
几○席○之○下○千○章○之○木○百○歲○之○藤○于○霄○架○壑○林○栖○之○禽○水○宿○之○鳥○
朝○暝○夕○吟○相○與○錯○雜○乎○臺○榭○之○傍○益○不○知○其○幾○則○非○余○言○之○所○
能○盡○也○夫○茲○圖○得○名○久○矣○圖○之○主○人○凡○履○易○始○則○有○袁○副○使○繩○
之○以○孝○養○聞○于○前○大○則○有○文○文○肅○公○父○子○以○剛○方○義○烈○著○于○繼○
最○後○貞○毅○先○生○復○用○先○朝○名○諫○官○優○游○卒○歲○乎○此○而○伯○仲○二○子○
更○以○盛○名○紹○其○緒○而○光○大○之○馬○蹄○車○轍○日○夜○到○門○高○賢○勝○境○交○
相○為○重○宜○乎○騷○人○墨○士○樂○于○形○諸○詠○歌○見○諸○圖○繪○至○於○今○未○文○
歟○貞○毅○先○生○事○畧○見○于○諸○君○子○之○文○茲○不○復○識○云○

文獻記

卷十三

藝園二

世

室定本

錢礎日日前半委曲盡致如遊幽泉邃石入一層繞見一層
後則俛仰情深慷慨淋漓令人嘆慕曷已此真藝園名篇

海陵陳氏名園記

顧厚

山○水○丘○壑○之○勝○天○為○之○臺○榭○沼○沚○之○勝○人○為○之○惟○有○道○君○子○能○
身○與○為○涉○心○與○為○寄○余○嘗○思○古○隆○中○之○澹○泊○五○柳○之○幽○貞○洛○陽○
耆○英○之○道○德○裴○晉○公○之○助○名○是○皆○能○以○所○涉○所○寄○動○人○流○連○者○
也○至○如○蘭○亭○達○矣○失○之○藝○竹○林○逸○矣○失○之○放○西○蜀○居○玄○矣○失○之○
龍○終○南○屋○僻○矣○失○之○徑○猶○是○山○水○丘○壑○猶○是○臺○榭○沼○沚○身○寄○焉○
心○涉○焉○無○有○超○于○山○水○丘○壑○臺○榭○沼○沚○者○又○曷○足○動○人○流○連○歟○
余○丁○亥○冬○客○海○陵○遙○望○城○西○偏○茂○林○深○秀○蹊○徑○紆○回○詢○之○同○人○
日○此○粹○然○隱○居○別○業○也○余○不○敢○無○因○造○謁○越○三○年○始○得○訂○為○吾○
交○縱○觀○名○園○勝○集○退○而○流○連○不○去○於○懷○豈○山○水○丘○壑○臺○榭○沼○沚○
動○余○流○連○歟○蓋○翫○然○之○山○水○丘○壑○臺○榭○沼○沚○非○猶○夫○人○之○山○水○
丘○壑○臺○榭○沼○沚○也○別○業○左○水○背○阜○遠○雄○環○外○清○流○逝○中○前○有○艸○
堂○庭○中○峭○壁○立○作○龍○跳○虎○躍○勢○折○而○西○北○為○小○橋○從○橋○上○下○瞰○
皆○縈○波○曲○澗○荷○藻○澄○清○見○底○再○折○而○稍○南○繫○危○石○為○臺○臺○上○奇○
花○競○秀○左○右○奇○木○交○枝○如○虬○髯○公○帶○折○負○劍○狀○遠○望○山○農○雞○犬○
婦○嘻○子○饁○隱○然○形○聲○不○覺○其○紛○筆○襍○沓○也○再○折○而○東○有○荷○軒○有○
梅○榭○有○幽○篁○裡○如○漁○人○入○武○陵○耳○目○皆○別○再○折○而○西○為○幽○檻○斜○
谷○隱○其○門○客○履○至○此○卻○立○以○為○奇○境○盡○矣○忽○命○小○奚○擔○斤○斲○石○

文獻記

卷十三

海陵一

世

室定本

隙中落鍵引徑拾級下數武則豁然廣廈大軒翠青充牣其間此則穉然所爲南面百城尙論古人者乎觀止矣且夫海邦名勝所在多有然或爲聲伎所集或爲蔽蔽所遊惟穉然別業門外多長者車轍而鶴猿不驚魚鳥不避聞人但折柳爲樊圃狂夫瞿瞿不敢褻至是誠有道君子所爲身與爲涉心與爲寄者耶余率臆而爲之記

錢礎日日天壤間奇境皆心所造也謝靈運伐山開徑蘇長公尋石鐘山根柢都非常想可及予讀此記知穉然胸中丘壑并知蒼樵胸中丘壑矣

文徵記 卷十三 海陵二 下學草堂定本

儲亭記

儲亭者吾弟竹虛於徐塘東西建兩亭以課農也溪水自扶風橋東北流經徐塘入太湖徐塘之北爲金墩浜南爲塘田浜四水口相對水面遂盈數十畝以吾徐氏居其上通地呼爲徐塘云儲亭之製高不盈丈廣不踰仞立四柱覆以瓦不設欄檻垣牖蓋取其暑蔽日陰蔽雨而已先是吾弟於徐塘上築梅花草堂堂外編籬開徑雜植花竹名曰我園吾爲作記言之詳矣茲建兩亭皆以儲名志重農也古者農有耑官凡溝塍蓄洩之計必先期而督之故田間無惰農而旱澇有備後世農無耑官農事多不及時一經災歉民輒失業流離而國用亦因告匱惟農而達於治國之道者不待田畯之督而能自重其事吾兄弟少習耕諳吾侪一第不得不舍耕而端讀弟以屢試不售遂以讀書時所得治國之道施於畝畝之間匪但溝塍蓄洩先期而計之卽耒耜桔槔蓑笠蔬酒之物靡不躬爲察理楚楚精備是以屢經災歉而吾弟之稼不大害八口有資正供弗缺深得幽風先事之圖也弟古者夫耕而婦馡今吾弟僕耕而主儲較晴量雨情至洽也飢食渴飲恩至周也辨其勤怠勞佚而賞罰激勸之心至公而法至善也儲農之暇行坐於兩亭內外臨清流而

吟咏招野叟而笑談雞犬桑麻觸目成趣兩經間執經史就亭而問難吾嘗見而羨之竊以為豪流貴客日馳逐於名場利藪者視吾弟不啻仙凡隔矣思自神農肇稼穡之事后稷繼而明之後世大農如伊尹諸葛亮輩皆以治農之道治國故四海服之萬世稱之今吾弟獨以治國之道治農雖不敢與伊尹諸葛輩比長絮能然使吾弟得遇於時其才之足以治國也明矣夫農事莫重於饁猶軍事莫重於餉吾弟以饁名亭而即以饁亭自號有以夫

許旭庵曰幽風七月列於十五國之終牧詩者正有深解吾

文獻記

卷十三

饁亭二

其

饁亭記

師此記以治農之道通於治國所見甚大至其文之排蕩曲折自是昌黎得意之作

錢澣曰曰饁字具有深義甫曰之詩曰饁彼南畝言上下相親相感也載芟之詩曰有嗇其饁言人心協和衆力競勸也古人重農蓋取諸此竹虛以饁名亭其亦有曾孫嘗旨之意主伯出而在田之思乎記中云情洽恩周心公法善饁之道備矣復以治農治國相衡而論可見猷猷經綸原自不小非難兄何足以知之

一梅亭記

秦松齡

一梅亭在惠山之麓欽玉蔣翁娛老地也一梅之名始于宋蔣文忠公文忠公文忠奉祠家居構一梅堂以養疾其自爲記曰堂之前有梅一株清圓茂密因以名堂又曰爲堂一間兩夾室置藥爐丹竈蒲團紙帳于其中文忠世居鳳山余嘗過其地求堂之故址而不可得矣又嘗遊橫山之下山中人指地一區曰此一梅堂萬竹亭之址也余爲之徘徊憑弔久之而去雖未知其果是與否然而先賢之遺蹟幸其存而不欲其泯終未敢疑其非也欽玉爲文忠公裔孫居千惠山之麓嘗屬其家緒中微諸牒數

文獻記

卷十三

一梅亭一

其

一梅亭記

關因輯其先世紀傳之文彙爲一卷乞言于當世之賢人君子其意勤懇懇懇如不獲已且構亭于其居之偏而仍名曰一梅欽玉之亭無梅也欽玉曰吾亭無梅而吾祖之堂有梅吾之心常在吾祖則常在梅何必其無梅也且吾構此亭以娛老生平所輯之譜復恐其至于散闕乃書于亭之左方凡吾祖之德業文章在焉吾祖之子孫可考者在焉吾朝夕于是而如侍吾祖之側矣又聞亭之右爲牖龍山蜿蜒當其前去龍山而西三十里則吾世居之鳳山與一梅堂之故處在焉吾朝夕于是而望于龍山之西如見吾祖之堂矣此吾所以名亭之意也秦子曰

善此固翁之志也而吾更有感焉吾邑自宋以來高門華胄其爵位之顯第宅之盛過于文忠者何限皆湮沒不復傳獨蔣氏之一梅與尤氏之遂初邵氏之容春不特其子孫知之後之人莫不知也此不以賢者重與嗟乎人亦何不自勉為賢者與有堂之與無堂固不必論也

錢礎日日亭何足重一梅則重重一梅重先賢也篇中層層發議無非歸美先賢末復結到自勉為賢者上對嚴意深遠矣

秋月堂記

牛樞

秋月堂之建也蓋其難哉初予抵澄江署視其棟楹欹折墻垣頽敝心竊懼之不築勢將圯問值修者為誰曰惟澄江澄江當水旱頻仍之後比屋懸罄民不聊生倘再加之猾胥奸役藉名居奇指一科十其為勞民傷財也寔甚其可乎於是括家挈之貲而庀材鳩工焉或曰此傳舍耳奈何損裴中之貲而葺澄江之署予曰否否不然是役也責之於縣詎惟滋膏役之弊哉且曠日持久騷然煩費將不勝其怨予又何樂乎為此也捐之於已所損不過數十金計可省民間巨萬買使民間如不知有分與博洽詞人講藝論文或時而躍馬巡江或時而兀坐冥心民不擾而身以安乃今知居官之所扞格而難行處以家事直易易耳後有來者其向鑒予不欲擾民之心焉推而廣之又非獨土木之步為然矣

洪亭王曰蒼堅渾厚法歐曾而神史漢是王遵嚴一流錢礎日日觀乎春陵行欵見俊哲精毗記字序酒憂民辰矣

登文昌閣記

顧奕榮

自古人才之盛。繫乎地氣使然。意者山川之錯錯。風土之漸摩。以及夫亭榭臺閣之有開形勢者。皆能與人才相消長歟。或曰山川風土能放蕩矣。奚藉夫亭榭臺閣以佐之。不知陵谷無變。遷則終古。此山川也。茲轍不更易。則百年此風土也。而其間或為之宣洩。或為之維持。則夫亭榭臺閣之有開形勢者。亦烏可。以已哉。即川一邑。處吳越之分。其山則有鎮山。赤山大磊。大巖。諸勝。其水則有三溪。匯流清澗。登其風土。則樓波敦。勤。寢。寢。近古宜乎振脚膠庠。為時名臣者。踵相屬也。乃。明正德中。宣

文獻記

卷十三

文昌閣一

賦

十卷本

公諱宗仁者。登進士。迄今幾二百年。而繼起者絕少。嗚呼。此豈山川風土之不能為靈歟。抑亭榭臺閣之廢興沿革。或不能無待於人力之補救歟。會邑侯栢公莅茲邑。從邑人士之請。擇儒學故址。之在東園外者。鳩工時闢。是闢也。承水之吮。振邑之領。上應東壁。下翼巽宮。其為人文蔚起。寧可量乎。竣役未幾。而岑君鶴提春闈矣。是何昔之難今之易也。山川風土不得獨居其功。而功且安歸乎。榮嘗步登茲閣。觀其梯級層登。挺桷飛甍。窻戶洞達。遠憑欄。睇見夫堆堞。參差煙火。紛沓桐內。下流瀟瀟。西注茅峰。一點在東南雲際。四旁多喬木。蔚鬱獨野。一望皆綠。

文獻記

卷十三

文昌閣二

賦

十卷本

溪潭旋繞。鳥聲上下不絕。甘露菴鐘聲亦復泠然。入耳使諸文士講肄於斯。洵足以開拓心胃。發揚神興。榮歷覽始下。見有父老携杖婆娑來。憩于閣之廡間。因與偕坐。相問答久之。乃去。問曰。邑侯之政何如。父老曰。侯之莅邑二載矣。自我侯之痛除奸。充也。而邑始無孤。數自我侯之徵輸有法也。而邑始無比年。牽累之重。役自我侯之案無留牘也。而邑始無廢事。自我侯之獄如神也。而邑始無冤民。自我侯之開義學。重師儒也。而邑之士興于學。自我侯之省征徭。恤商賈。課農桑也。而邑之中勞者。息至者安居者。樂自我侯之實心撫字。實政勤民也。而邑之人。各得其所言。及此父老之色。愀然若將隕涕。而畢其詞者曰。惜哉。吾邑之不幸。而侯以父艱去也。他不具論。即如茲閣雖成。而侯之留意地方。政未有艾。將復建一亭。十城。西以聚水之氣。而東其流。與茲閣首尾相應。左右並峙。而惜也。侯去矣。侯之善政。不得盡施。率此類也。榮因茲言而有感矣。夫職居民牧。則錢穀簿書。日不暇給。士氣文風。類置勿問。而何有于亭榭臺閣之興廢沿革也哉。今我公經營措置。恢恢有餘。復能因其山川風土。而曲為培地氣。養人才計。是故身雖去。而遺愛存。後之登茲閣者。無徒取其景象之高敞。而亦可想見我公之梗概也。歟。公名

青堂山東東昌府臨清州人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康熙癸卯校士南闈榮雖不敏非阿其所好者特以奉君之振迹占地氣之效靈而父老之言有裨吏治不可不述而誌也是為記

錢礎曰曰人才繫乎地氣然亦賴有起而振興之者此篇歸美邑侯而邑之人才自見入後敘述父老問答之語凄凄惻惻令人聞之生感洵傑構也

龍墩莊記

張穆

跨塘橋東三十里為龍墩溪與湖接數百步乃李柱史灌溪先生綠墅處其地皆水繚繞世亂可隱居李公子文中讀書課畊其中余聞湖莊龍墩之幽逸買舟訪之舟子絕不聞有地而勝者信風乘流揣摩心畫偶有紅香流出即追尋之達暮茫然鷺鷥駭見一老番綸者導之數曲望林屋板橋叢楊小舫淡然無塵殊他村落登閣而主出見喜溢眉宇啓廣廈延入曲軒積書貯秫豁然忘懷每詩酒沉酣不覺戶外者數日忽聞高歌伐鼓異之云祈神飲社農家一歲之樂在此共出觀之桃花盡放深淺競媚而灌谿先生以余來亦放舟至看花作翰其樂陶陶余旋促舟還山塘文中力挽日花事正工為悅者容忍拂衣耶余曰使西子雞皮不如見始而不見末花期不過十日越此青林蔽日矣武陵漁郎不復問津惜有以也况深谷迷離或綠陰代易安知秦人不伐桃花以此為嫌耶文中曰先生異于是非花無足屈過來春呼花神倍發矣

吳瓶菴曰前幅烟雲繚繞後幅感慨橫生一種深情正在若隱若現若莊若諧之間使人言外得之意趣無盡

錢礎曰日非鉄橋不能到龍墩此中佳趣豈許俗人領取

歸斯軒記

丁

順治十七年庚子冬十月予徙居威遠去潘城八十里迤渾河
以東有麓焉山環泉潔予詩中所指東岡者是其處假主人之
西廡居之名其軒曰歸斯主人謂予曰古人之治室也朝于斯
夕于斯歌哭于斯子儻焉而署以名殆將老是軒乎予笑曰歸
者未可知之辭也曰斯則在彼不在此春秋書魯季子來歸蔡
季自陳歸于蔡君子禮之美得所歸也予來靖安五遷無定所
困頓不能自存與傭奴雜作夜起剉草飯牛朝負薪易爨而食
天寒雪大下僵伏坳舍無火擁敗絮視旦仄耳遠聽山鬼怒號
虎跡縱橫戶外朝不采樵暮不舉炊人生窮阨至此豈肯須臾
忘歸者耶嗚呼若遠望可以當歸其歸也眇矣鍾儀囚也不得
歸張敞亡命也不得歸蘇卿洪皓使也不得歸虞翻李白陸贄
韓愈劉安世鄒浩之徒貶也不得歸然卒以歸焉非其歸也有
待與然以予罪戾之人置之繼虎險毒之地膚裂足皸不使一
日少安故將哀痛悔咎庶希倖聖明之一悟乃憂思憔悴咄嗟
刺促以日望其歸也豈不難哉白樂天謫居時發為吟嘆輒以
公卿投荒慘死不獲終者以自解免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歸不歸固未敢自信者歟語曰客子思故鄉如盲者不忘

文獻記

卷十三

歸斯軒一

歸斯軒一

視予縱狂恣獨不念先人丘壠乎設幸朝廷寬大詔書突下省
而歸之必且垂白在堂釋悲而倚閭稚子牽衣而饒里中父老
持羊肩相賀宗族交游訊塞上風霜良苦孺子妻炙酒脯下蒼
頭廬兒昔未忍去者除徑還顧問若上溪田二十畝荒蕪幾何
楹前植柏二株未推為薪廢書積几案不致狼籍黃耳犬尚識
主人曳尾而吠斯時也陶然不自知樂矣反念居是軒其蔽風
雨而共寒暑者不知幾朝夕幾歌哭矣一旦舍而去之更戚戚
有并州之戀今日寢食坐臥呻吟以思者止此不可知之一事
試問往古竄逐流貶得歸者幾人哉何至憂思憔悴自出于此
嗟刺促而不能已或可于自信者卜之又何疑乎此軒也哉生
人色然喜請予記之以俟

許西山曰韓文公出刺潮州自言處困日以學問文章為務
聞之曾南豐云道者所以立本也易險惟一夫子善處困矣
庶幾聞道

查二南曰悲感淋漓與柳州諸書相上下怨而不怒非馬遷
楊惲之激昂也

錢礎曰曰昌黎潮州子瞻儋耳葑園東岡千秋鼎峙然試看
韓蘇集中有此一篇極奇極妙文字否似應讓丁子獨步

文獻記

卷十三

歸斯軒二

歸斯軒二

勝地不可負也。柳子厚潭州東池戴氏堂記曰：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攜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蓋當時弘農公刺潭，得東池以授賓客，戴氏爲堂，勝且奇，故子厚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中丞王公自江右方伯秉節巡撫武昌，以署中之來青軒館賓客，客有程生曰：「是不可以無記也。」公署因山而建，而此軒又居山之巔，其廣九室，其深一室，室各有戶，戶各列牖，疏達其中，楹欄檻其兩旁，佳花美木，植刻簷外，階級層歷，山石嶺峯，則此軒之規制也。

文徵明記
卷十三
來青軒一
吳
堂定本

前黃鶴後倚鳳凰，黃雀樓峙於西南，漢口煙波，紫翠於西北。則此軒之形勝也。曉嵐旭日，或紫或黛，斜陽在山，新月如弓，則此軒之朝暮也。左山右林，壺榭參差，晴川草樹，登高窮目，則此軒之遠近也。若夫行人牧馬，往來襟袂，梵鼓響於蕭寺，雄風撼於群木，暴雨驚人，賓鴻醒夢，則又此軒之陰晴變態，人物鳥獸之異象也。靜坐斯軒，悠哉岩壑，霞霞可作，上通帝座之想，從來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不能相兼，此則一寓目而盡得之。況武昌又天下之衝也，山川土地，高深壯厚，封域遼闊，襟帶奇突，昔庾元規陶士行並鎮於此，其政事風流，猶可想見。

今洞庭以北爲郡，八爲州，八爲縣，五十有二，爲衛所一十有四。烽火頻年，家室未寧，得中丞撫綏休養，吾輩因而優游憩息于此。軒不亦一時之勝事哉？回憶曩在江右，兀坐斗室，所謂西山南浦，曾不得一過而問焉。茲楚地名勝，羅列在目，應接不暇，中丞固今日之庾公也。政事勤敏，南樓佳興，亦復不淺，爲賓客者以殷浩草觴咏之懷，兼陶公運甓之風，則行益高，文益峻，道益懋矣。至於軒以來青名，因取乎山色，入軒之意，然吾以爲軒中之人，其領取山色者，亦時有之，勝地何常負哉？於是乎記。

劉士雅曰：楚中名記若仲淹，擢情愛樂元之寄，慨播遷未免。騷情之遺，獨此記紀績中丞，授館賓客，藉撫綏之貽，安快優游於高館，真千載一時覺元規不淺之興，不得專美于前，卽後有作者，亦不可及此必傳之文也。

錢從日曰：通篇寫景處，線繞筆端，而自命待人，俱爲厚道一種，纏綿剴切之意，具見言外，斯真情文兼至之作。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遷軒記

李麟光

人生七尺男子。軀氣凌五岳。目管四海。視天地猶芥子耳。若乃
 壘石穿池。品花間竹。作隱士者。流母乃細。甚然交遊閱歷之久。
 厭絕紛華。上閉口。次閉門。東坡所云。桃源不必仙人。人居隨處可
 得。避秦地。雖介叔新築一室。勝日遷軒。僅二三十笏許。中置書
 史圖畫。知已訓辭。可弗肅以入。軒前隙地丈餘。列菊本數十。種
 植西府垂絲。芭蕉丹桂。梅竹諸種。所謂居然一畝宮。寬于四天
 下也。余與叔氏。憩息茲軒。塵坐不入。胸次日開。暇取黃農以下
 秦漢以上。古人行事之蹟。尚友論心。褒貶由我。一軒之中。譬若
 文徵記 卷十三 遷軒一 兒 十 筆 草 堂 定 本

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方之廣廈。登區區石隱。適軸哉然。
 則曷取乎。遷也。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而覺。遽遽然。
 周也。夫周與蝴蝶。必有分。而栩栩而遽。則叔氏之有得于斯。
 為何如耶。今軒既落成。星明月白。風晦雨淒之際。燈火青瑩。時
 于其間。靜而深思。俯仰而嘯傲。周與蝴蝶。安知其夢之非真。與
 夢之非幻乎。

錢礎曰。日曠昔。尋盟蓉洲。方在髫齡。未幾雪。蒸霞蔚。咫尺騰
 上。洵海內軼才。茲記見解。濶大是能於半升鐫內。煮乾坤者。

聽松堂記

朱陵

金石竹肉之屬。所以悅人耳者。備矣。世自多好之。有高雅之士。
 以為是假于人力。而不可久。且靡然入人之心。而或使之淫也。
 不若天籟之自然。得之不勞。而聆之無盡。悠然自遠。為足涵泳
 其性情。蓋吾吳山水之清音。聞震澤之波濤。而心壯懼其涉險
 而不可即也。聽寒山之流泉。而意幽歎其源淺而易于竭也。若
 夫近而可即。遠而不竭。可久而玩之。使人超然自得者。其惟山
 間之松風乎。王子介眉。固高雅士也。葬其先人于鄧尉之麓。去
 墓數十武。有堂焉。四山環迴。萬木蔽映。而棟宇軒朗。啓雙扉于
 文徵記 卷十三 聽松堂一 兒 十 筆 草 堂 定 本

長松間。命子展能讀書其中而已。亦時過焉。登斯堂也。矯矯者
 出牆外。設謾者入座中。王子悅之。遂以名其堂。堂之前。桂樹參
 差。扶疎繽紛。涼秋花發。濃香遠聞。足以榮其堂也。堂之後。有牡
 丹一發。百葩爛然。錦披紅紫。間登照耀。陸離足以華其堂也。至
 于堂之外。則有梅連延。萬樹烟凝。雲蒸早春。齊舒香雪。遍林未
 嘗不為此堂之佳致也。而王子皆不取。乃獨有取乎聽松。正王
 子之所為悠然自遠。超然自得者也。況乎馬鬣蟠紆。林木蒼蒼。
 樹聲遙傳。達于斯堂。王子聽之。有欣然念其先人感風木而不
 忘者。又于此堂志之也。此王子之本懷也。是為記。

吳瓶庵曰文有節奏有波瀾如絲竹繁奏中希聲宵眇聽者
悅聞又如川流迅激迴波透迤觀者不厭此爲至文
錢礎曰日松風謾謾固自可愛植之墓間而爲堂以聽之其
動人悲感者深矣此記前說王子之雅後說王子之孝而聽
松之義躍躍筆端正不徒聞響賞心已也

江都芙蓉別業記

宗元鼎

廣陵橫塘後距新柳堂數武有小園二畝相傳此地爲晉太傅
謝安石芙蓉舊墅余卜居于此補植芙蓉數百本每秋露紅愁
絢如新洗吳子蘭次題詩云少文高臥已成遊小築柴扉一徑
幽老鶴露多青桂晚涼蟬風緊白榆秋酒從錦瑟入邊醉花向
金荃句裏收好把芙蓉開點染依然安石舊風流其二云擁鼻
還爲塘上行蓬蒿秋老不知名草堂舊雨過蘇澳木榻新燈照
向平八月蟹魚催釀日幾家簑笠過籬聲瑞東夕映紅霞滿疑
是蕪城卽錦城大土山廢地也析竹掃葉而石間之名許河渚
文淵記 卷十三 江都芙蓉一 五 千峯草
平壤耳結廬躬耕而東阜之蹟著是以慕孫登者必造蘇門美
張廌者先尋竹屋士果無愧乎遙致清風又何必高臺曲榭也
後之賢者其亦有過芙蓉別業問宗子梅岑者乎
吳弘人曰此記之最高潔者落筆數筆便可想見其地其人
錢礎曰曰自爲別業記殊難下筆前借同人詩寄咏後卽右
人事作証絕不自加點綴一句洵稱得體

武陵舊隱記

王承禧

余自甲申卜隱中橋片址築新堂三楹署曰蠡湖草堂因地也
存舊屋三楹署曰因陋山房因人也今總署曰武陵舊隱思原
主也按武陵先生施漸字子羽盛明時詩人父間為平樂府推
官方正有執不肯媚人上官例索郡蓮酒數擾民間作書諷止
之自是少索蓮酒者既歸惟杜門著書武陵其嗣子少從邵文
莊公遊識體用之學以貢為海鹽丞丞主游塘令肅而寬人樂
為用官攝糧務麾例金不納卑官非其志請休不待報而歸結
廬于新廟志問學安貧樂道輒賦詩自娛詩名益推重宇內沒
而邑令少月王公捐俸梓其集王世貞藝苑卮言云子羽詩如
寒鴉數點流水孤村俞憲百家詩選云精雅閒遠絕類王孟至
于趣味悠深聲調雋特又在章柳錢郎間蓋卓乎可傳也而華
北師雲著論則又推為古豪傑之士嘗以義自勝而必行其心
不徒其詩之可傳平生刻鏤于詩而世之知先生者亦惟詩而
已知言哉子陽得中嘉靖己酉鄉試由教職遷富陽令存心愛
民事事經畫盡善美餘罰銀毫不苟取民為立生祠陞戶部主
事差江西監兌以疾卒卒之日不能具棺殮三世廉吏洵邑中
傑有此地故稱武陵也改屬義興諸氏有年而後歸于子崇禎

文獻記

卷十三

武陵

王承禧

文獻記

卷十三

武陵

王承禧

王承禧

地同心能不推為同調

南湖之濱小居者高先生忠憲公之所築而名之也先生終身讀書靜坐其中其記水居詳之矣而余母出自先生得熟聞舅家言余母歸寧言旋之頃或針紉之暇余兄弟羅側一燈夜靜輒言先生軼事夫家人絮語足備遺忘若弟子之爲孔子記鄉黨者此余水居記之所爲繼先生而作也先生讀書水居也佳日春秋或命駕焉至則設褥靜坐亦讀書而執友鹿城歸先生武塘吳先生至則必達必借外祖母每聞兩先生來則急治乾餼呼艇俟遲則各閉一室讀書或靜坐或旬日或半月則別去或終會不交一語欣然分手水居傍湖而成或波濤夜驚風雨驟至蛟龍翔乎其上下則垂尾相接戶俛搖搖焉震而若起從者色土相顧而先生寂然也水居不交村落先生之在水居也命魚艇環居宿每夕則諸舟爭來先生與漁子相爾汝每當山水烟空荻花吹火時見時隱船舷出沒回幹波濤呀呀耳少焉則兒童鬪爭婦姑諍語時聞喧嘩角杯酒漁歌互答相慰勞歎息歡笑以爲常則水居依然村落焉先生顧而樂之每將旦則開帆散風閣中舉網波濤濺濺已而漁歌漸遠四際寂寥則先生擁衾獨坐時也每歲午日則給諸漁船角黍酒醴

文徵記

卷十三

水居一

高士定本

歲初咸來通其問訊則給糕餌具脯酒歡飲懷糕餌乃去有所不直則爲理于所司示護持故漁子樂從之也而水居實藉以護持云水居環壘作池爲中周池中植芙蓉紅白紛然綠碧鮮潔堤間雜樹花木旋末作月坡出湖中坐把湖水遙望南山先生時抱膝吟其間也壘際樹石作梁以通其中室之前備賓客坐其後楹匾室中一特壘達通往來餘各任啓閉臆觸具其外則水也備靜坐讀書石外廡則具門窗貯薪蒸橡栗之屬左廡外室則給童僕偃息而其上構小閣備觀眺先生名之曰可樓另有記又其內則板周之製如舟以跌坐也隅絡勾連向背綴引靡弗通亦不妨啓閉閉之則各一室而往來者自如茲先生歿且久一橡風雨屢不可保而余母之歿與星終一周矣迴憶所言幾且忘之敢記其畧如此兼具今昔存愛之悲焉

秦燈巖日忠憲之水居陳恭公之陽春臺文公之陽明洞也得吾叔記之規製悉存典型如昨後有聞者猶可復也其文步步說入引人入勝則醉翁亭記也其描畫湖光山色則赤壁賦也至先生靜坐朋友之樂桃源五湖之趣爽爽紙上關係道脉當與文成何陋軒玩易富君子居諸記並垂錢觀口日不獨寫景却寫出忠憲一生得力處此記必傳

文徵記

卷十三

水居二

高士定本

溪邊小閣記

毛重俚

黃君艾庵。世居吾邑之東郭。居之南有溪。其水自郭西東注。適經艾庵之居。淙洞映徹。漁舟遊舫之所出入也。艾庵之先人。閣於其上。閣凡五楹。戶牖臨溪。上下水光吐納。風日子少時。常過艾庵。溪上侍其先人。以及以嬉。逾三十餘年矣。今年春。艾庵賜客於閣。揖予而告之曰。吾先人之爲此閣也。令吾兄弟歲時講習。游息於其中。春秋絃誦之聲。激流波而響。林木邑之俊秀。無不晨夕焉。遠地之挾詩書而造吾廬者。無不信宿焉。時吾與子皆少年。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及吾與子同舉於鄉。猶得侍吾先人。歷齊魯。抵燕趙。並車南下。以俛仰於此也。後數舉不第。落走四方。若敝裘賦遠遊。閣中過從之跡漸少。乙未後。予官京師。子徵祿。養親。杖馬筮而去。井里閣中過從之跡益少。逮未久而先人沒。吾與子俱以通賦謫歸。雖不得仕。幸齒髮未衰。猶得偕里中子弟。執鉛槧。效唱酬。連袂閣中。縱目溪外。忘其身之潦倒也。時鄒生董生。方少壯。喜文章。與吾等遊最善。於是過從復殷。絃誦更作。屬詞輒以吾閣爲題。子之詩往往然也。旣而鄒董云。亡知音寂寞。自傷才盡。輟翰束書。暇時嬉游清談而已。追念生平。此閣乃閑吾之少長。窮通離合也。吾自少而長。而老。自承親

文獻記

卷十三

溪邊小閣一

百

十卷草堂定本

文獻記

卷十三

溪邊小閣二

章

十卷草堂定本

真見道之言

子全而孤。自諸生而舉子。而郎署。而歸休。自吾友之爲聚首。爲唱酬。而爲宿草。爲晨星。俯仰之間。變亦亟矣。然試與子登東郭。而望循周除。而觀則溪自若也。閣自若也。豈有情者終不可常。而無情者不變乎。將人亦有其可常者在乎。子其記之。予謂變者情也。不變者心也。變者時也。不變者道也。惟知其不變。而可常者。擇而守之。雖山川有時易。城郭有時非。吾不與之俱易。而俱非也。而况於溪與閣乎。吾之道亦自若而已矣。

錢礎日曰。一閣也。訴出少長窮通離合之故。纖悉具陳。不嫌繁雜。入後以愛者情不變者心。變者時不變者道。四語作結。

啞橋記

陳玉琪

若城內多巨津人尤稱月河為甚予買舟游道場山出東水關一望而瀾漫浩淼者知為月河是也跨河有橋舟人真目驚顧曰凡舟之人慎勿語予怪問之搖手不應既過曰此啞橋也凡過此而語者勿利子因思言者人之有功于天下者也使一以禍福之事橫于前而緘默以處此則凡宵小之立于朝異端曲學之橫行于世者皆不得一二君子辨其是非斥其邪佞天下事尚忍言哉請以告于橋之神曰凡舟人之過此其言而當于理者勿罪則因見知畏因畏知慎橋之為功亦大矣哉雖然古

文獻記

卷十三

啞橋

五

定本

今人之以言獲屨者比比皆是此孔子金人之銘所以作而警論亦曰古者言之不出苟天下之人時若有禍福之事橫于前非所當言則緘默以處此亦可為明哲保身者也即未始非命橋意也於是乎記

錢礎曰日前為當言不言者下砑後為不當言而言者示箴非直為啞橋發也然啞橋之義當不過是微峯借題發揮何淋漓痛快乃爾

萬里青山記

毛會建

余家世昆陵讀書學道而久不得志乃託為雲水之遊始遊越而補一餽繼遊閩與粵而縮半通時遭世亂用違其遇遂去而歷遊于江楚晉豫燕趙齊秦以縱觀山川文物之勝當其俯仰天地詩酒沉酣之下輒慨然嘆曰悠悠古今茫茫宇宙未知何日何地可以畢吾生瘞吾骨也一自廻翔三楚卜居郢中築聽雪樓于蘭臺之上為臥遊江山滿目花鳥關心將以著書娛老而回憶故園忽忽不自得及歸而告之先人之墓而後重遊于江漢間登黃鶴之仙樓攀晴川之傑閣升大別之絕頂大別故

文獻記 卷十三 萬里青山 五 定本

大禹導水所憩處至今廟貌存焉高峯巨壑傲兀雲表吾所舊遊之洞庭彭蠡巫峴衡廬光氣隱隱皆可望見而俯視江漢如衣帶鶴樓晴閣如几案間物復慨然嘆曰樂哉斯丘可以畢吾生瘞吾骨矣方低徊不忍去忽有告以牛眠地者地在太別之南某山某向沙水繁旋晴閣左臨鶴樓右峙隔江衆山遙對又若海市蜃樓蓋區區一抔土居然有控引千百里之勢爰出賈賦金購之為管寄藏一區而翼以一杯亭為生遊而櫨之碑曰萬里青山系之聯曰非隱非通半世行藏萬里外滿山滿水平生心事一杯中嗚呼此何如遊也

楊客仙曰灑灑落落爲得。儲子霞長存天地之間他日太

史公不必更作傳贊

錢礎曰讀此記知其一生所處全從讀書學道中來不然何以胸懷曠達行徑廓落如此。通篇敘遊字凡九見如驚鴻戲海出沒難測。

史記

卷十三

青里青山二

七

千華草

錢貞女合葬記

秦松齡

吾邑有高節奇行之士曰錢先生礎。其女曰希。又貞女也。貞女及笄。先生爲擇配。得黃生某。未幾黃死。貞女悲抑成疾。逾年亦死。貞女之舅姑聞之。請合葬焉。先生曰。未可也。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反葬於家。吾女之合葬。非禮也。邑之君子。則相與告曰。禮不合。葬未成。婦也。言未觀乎婦之德。不可以爲婦也。若貞女之死。可謂盡乎婦之德矣。禮緣人情者也。今之合葬。獨非禮與。先生乃許之。嗚呼。貞女不愧乎其父矣。先生傳學篤行。談忠孝大義。說理不佞。屢遭困頓。而其節不改。貞女之爲此。夫亦有以教之也。世固有篤於從一之義。聞計悲憤慷慨。自後皆指之以爲難事。貞女更歷歲月之孤。靡他。又所爲從容就義者也。可不謂難與崇禎之末。余婦之女兒曰吳貞女。計配余之從叔某。從叔死。貞女坐臥一小樓。日誦西竺氏之書。若終身焉者。族党以其少故。且未泰婦也。將奪其志。納采有期矣。貞女聞之。衣衰經籍。晉空王前。嘔血數升。死。而邑之縉紳先生多記其事者。然尚未邀朝廷闕幽之典。以爲缺事。今二十年而更得錢貞女貞女之死。雖不若吳之烈。然所處亦有幸有不幸焉。他日舉二貞女事上之當事。以聞於朝廷。亦有志名教者。

文徵明

卷十三

錢貞女一

五

千華草

所從事也夫余先生之弟子也遂爲之記

蔣大鴻曰推原婦德以正合羣之禮補千古說經之家所未
速可謂通儒

魏冰叔曰說貞女俱實情實事不爲溢美之詞真信史也文
亦結構精密純乎史家格法

專諸塔記

過 瑛

巍然而起高盈仍於錫邑之東門裏巷傳是專諸塋云里民奉
而祭之於社專諸吳刺客耳何居乎民之祀之也蓋其祀不知
始於何人必以爲古豪杰之士也而祀之始於一人羣然相率
以從然專諸因伍員而進之公子光以身許之卒能成其志亦
所謂信然諾較然不欺其志者邪遂久祀之而不廢也古來賢
人俠士年遠世湮滅沒於寒煙衰草中者何可勝紀專諸吳刺
客耳吾邑之士民好義無厭猶歲時奉之若是苟有負道行義
者非公正不爲有德惠以及民民悉愛之久當何如也專諸之
墓何以塔爲或曰其墓久湮有僧見斷碑遂築其墓爲塔如僧
云左傳有鱣設諸列國志有鱣諸卽專諸也

卷十三

專諸一

寸草堂定本

錢礎曰曰專諸吳刺客耳頻呼此語喚醒世人以爲好義者
勸大有溪心○按吳越春秋專諸豐邑人伍子胥初至吳遇
於途專諸方與人鬪甚不可出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
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雄貌深
目侈口熊背知其勇士此見專諸爲伍公所識必有大過人
處非徒勇而已

西湖十景畫記

蔣瑨

余聞錢唐形勝惟西湖為最出城而西出湧金門至西湖環三
 十里聖浪千層青山四照朱樓粉黛畫舫笙歌每當佳時令節
 州人士女翺翔逍遙乎其間至今稱為勝地及讀蘇子瞻湖光
 欲灩山色空濛之句則又恨其不獲一至使武林花笑人寂寂
 也辛酉孟冬適錫山王子傳巖客於蘇過敝廬而至止焉吟詩
 刻燭樽酒論文偶念及西湖之遊悠然神往王子遂圖其所謂
 十景者以示余余乃喟然嘆曰山川之美風景之樂固如是乎
 余雖未至西湖得王子之畫而西湖勝槩已宛然在目矣執
 文設記 卷十三 西湖一 亭 十峯草堂

卷後復目眺神怡恍若坐松嶺之旁六橋之下十里蘇堤流波
 千頃幾於尺幅遇之斯誠天地間一偉觀也於山見南屏兩峰
 之高於水見西湖之廣且渙於物見名花美木之列植而交陰
 於人見游人冶女簫管樓臺之盛以及風霜雨露日星隱耀四
 時之景罔不畢具其餘畫之所不及者余亦不能言也雖然王
 子亦不過擬古人之意而寫之耳未嘗歷其地也他日者余與
 王子汎扁舟涉吳江入橋李至西湖飲酒尋芳呼盧痛飲其樂
 更何如耶然聞比年以來官軍日至長堤桃李斫伐殆盡使至
 其地而湖山如故風物已非則攀條泣涕感慨以之豈若詩中

情畫中景足供吾兩人之賞玩哉至王子筆墨之妙遠追元宋
 余姑置弗論蓋王子不欲以畫名余何必以畫名王子也

彭雪客曰通篇俱是未到西湖寫出欲見西湖之意與泛作
 西湖景者不同懋旃文心靈妙故其為記瀟灑自異如此
 錢礎曰傳巖未一至西湖偶觀圖而有畫景既真矣懋旃
 亦未一至西湖忽因畫而有記景復益真良由心靈而手敏
 也文筆英爽每於轉折處見奇居然作者
 王傳巖曰懋旃工於制舉義出其餘力為詩古文詞亦復清
 新雋雅茲篇轉接頓挫曲曲盡致極似柳州小品末幅感慨
 淋漓波瀾無際尤見作家

文設記

卷十三

西湖二

亭

十峯草堂

文獻初編卷十四

錫山錢肅澗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可正

吳江董 閣方南

都門三子傳

王崇簡

于奕正初名繼脣字司直宛平人世強力殖產號素封奕正生而峻潔喜讀書性孝友喪父讓財於兄弟獨居荒園治學業耻勦稿爲文章在諸生中嶽嶽無所讓其所交遊皆當世名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者奕正工詩歌遊名山嘗信秋山嚴靜

落時如有道人每于霜清未老時驅驢而往窮巖絕岫數百里間無不周覽過斷碑必披荆剔蘚以識之或攀枯蘿躡危石險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概當世名人來輩下者皆知有于生與楚譚元春友夏劉侗同人尤稱友善西君來京師必客其園與同人著帝京景物畧崇禎乙亥偕同人取道秣陵通歷名勝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卒於金陵旅舍初于生夢與故人郭聖模舟入於壑聖模先是客死秣陵者既而夢歸見母手浴四三指問其環堵各見無環矣寤告友人曰三陽之祭母言非兆耶死願擇秣陵一片地與聖模同塋焉既

卒同人曰達哉于生雖然死歸附于壙禮也遂護其喪楊日補顧與治刻其遺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物畧行于世于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畧竟以友夏不果惜哉于藻能世其業同時都人士有崔于忠黃鶴皆以志行聞

崔子忠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毋其先山東平度州人嘉隆時有仕至顯官者子補廕留京師遂家焉卽其祖也家故饒萬曆間上供珠玉諸珍貨率食京師富民辦納中官勒抑費不貲復不時與直家以此中落子忠爲諸生甚貧於六經無不讀得諸載禮者尤深爲文輒與動輒千言不加繩削而自合督學御史左

文獻傳

卷十四

都門二

十卷本

公光斗奇其才置高等食餼及數試而困慨然棄去不復應試單門土壁洒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妻踈裳布衣黽勉操作三女亦解誦詩雖無終日之計晏如也工圖繪爲絕技時經營以寄傲人有欲得其畫者強之不可得由齋佛壁則往往有焉更善貌人無不刻肖平生不修刺謝勞人常貽貴人多折官位願與之交皆逃避不顧先是子忠偕蔣生漁郎受業于朱公應登門同學朱氏兄弟既貴爲大官並不至其門蔣生早死則收輯其遺文時爲人稱說之不喜飲酒二三故人以文字過從談竟日不能去嘗天啓時魏忠賢用事有國子生建議立祠太學納

其同舍生。生不敢顯。絕于忠教。生逢垢病。臥以免左公光。半為
閻豎。詔獄逮。楚而歸。楓人莫敢近。時史公可法與于皆諸生。
受知於公。史公就視於獄。于哭於郊。幾不測。于忠曰。一生何患。
也不能為魏郡之脫。史公死。後效郭亮。董班。哭李固。杜喬。何
蓋耶。士自四方來。慕其人。多謝不見。人或尤之。笑曰。交遊盛而
朋黨立。東漢之季。可鑒也。後果有以復社植黨言者。其議加過
人如此。其人短小端飭。雙眸炯炯。高冠草履。蕭然若在世外。不
知貧賤之可戚也。所作詩歌古文詞。人鮮知者。徒知其畫耳。董
文敏公嘗謂其人文畫皆非近世所常見。年五十五。病幾廢。亡何

文敏傳 卷十四 都門三 三 十卷本

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
遂夫婦先後死。
黃鵠與崔子忠。于奕正同時。知名。鵠字惟梅。先世為歙之望族。
父俞能文。工書。應中書試。來京師。遂為大興人。鵠生數歲。不與
羣兒嬉戲。長治六經。子史。唐宋諸大家之言。無不博貫。世方尚
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為迂。鵠所學。顧若是。初為順天學諸
生。兄隅中鄉試。族之者。謗其非士著。遂棄太學。受知于祭酒李
公騰芳。倪公元。倪公月。合太學諸生數百人。謀以古今之文。
鵠執居前。效其文者。率取上第。而鵠不售。時文公震孟。積

府。每問天下人才。倪公必稱黃生。將薦之。朝以議去。不果。如劉
公宗周。金公鉉。李公日宣。蔡公懋德。雅重其人。與之談論文章。
經。辭以至性命之學。輒窮日夜。尤於細行舉動。必以禮妻李。告
不足。顧而笑曰。吾道固如是。客滄州時。潰兵傳城。而軍乃夜絕
城。過嚴園。犬吠聲如豹。從火光中。刺旬一夜。走二百里。抵某帥
壁。帥初不為動。以計劫之。因乃得解。甲申。客萊州。聞寇變。避之
勞山。浮海幾沒。平生著述。盡沒海水中。既而歸省其兄弟。或勸
之科舉。笑不答。將復往海上。忽疽發于項。三日死。鵠卓偉有大
畧。每嘆草木同腐。卒不為世用。歿時年四十有九。

文敏傳 卷十四 都門四 四 十卷本

宛平王氏曰。三子者。予時與之遊。名跡殊方。而操行俱絕。所謂
孤特超厲。無愧於心。放而自得者。非耶。雖無奇詭。足驚人耳目。
然生長都會。紛靡之地。皆能潔身自負。無衆人之求。庶乎篤行
之君子矣。嗟乎。使得用於世。其成名立方。優然有餘。而皆困厥
以死。是可悲也。夫負材能。節義。沉淪于下。而行事不可考。或行
義者。聞而文藝。不概見。更歷歲時。有不能道姓字者矣。故著論
如此。自三子者。歿于獨徘徊無所之。于今昔之感。何可道哉。
錢礎曰。日暮寫三子本色。平奇互設。凄緊相涵。純寓感慨。當
世之意。似此筆力。當在五代史獨行傳上。

乙邦才傳

汪琬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河北間王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二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扳上邦才授以已馬分箠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為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衝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席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就為乙邦才張衝者入見兩人廷謁即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為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森夜趣賊營突貫賊陣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謀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衝也皆止不敢偏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興之後賴壽六安霍山諸州縣

文獻傳

卷十四

乙邦才一

五 十卷草 室定本

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陣所俘賊無算主

者或攘其功或移諸他將者數矣○同列為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為終退讓不自言也弘光帝即位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我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自督均準鰲臂而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與賴州劉子公勇善

汪子曰余讀公勇所書乙將軍始末輒慨然想見其人因稍刪潤之如此公勇又云邦才素不飲酒獨好美婦人某嘗遇之濠

文獻傳

卷十四

乙邦才二

五 十卷草 室定本

上值其獵還為某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意歡甚已復置琵琶於膝注視某曰邦才自出行間數受尚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幸而所轄無事不能不以聲色自娛一旦有警且判此為國家死矣其後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張衝者不知其所從始自言山西人在劉良佐軍中軍營卻獨身斷後以是亦積功至總兵官云

錢礎日日鏡刻情事語切實復以飄宕之氣行之韓之書張中丞傳後有其俊逸柳之良太尉逸事狀有其縝密而總得太史公神髓讀太史公李廣列傳方可與讀此文

沈華陽傳

甲申秋八月張獻忠破蜀入成都時蜀王自沉于井和華陽縣沈雪祚同巡按御史劉之渤推官劉士升被執不屈死之嗚呼獻忠之屠脍生靈何啻數百萬即所過郡縣吏或力竭城陷義不辱而死或罵賊被磔死且或畏死乞降泥首賊庭而卒不免於慘死寧獨西川為然哉然而成都一陷賊遂雄視全蜀謂天下不足定將即位稱西王以成都為西京乃遣其黨署諸文武臣於幽所欲降之以備百官而脅以白刃於時鄭案大罵骨肉為醢者則縣令中平陽公也公以崇禎丙子舉於鄉

庚辰成進士並仕華陽壬午四月蒞任有盜魁秦權助者石砭士司奉良王族姓也潛伏內地為賊聲援公乃誘執之實於獄旋殺獄卒逸去公密檄良王授方畧良王悉擒之前公駢斬以殉亂遂平其年化波士民皆倚公為保障至是春正月獻忠犯夔夔陷公亟詣蜀王所策守禦不報而內江王雅善公公往語內江曰蜀府帑藏山積不及今出以募士東向殺賊一旦有急誰為王守此金錢乎且周楚已事何如也內江鎮之入告蜀王王幸且夕偷安卒以祖制為辭而無餉無兵公已知事不可為有以無一矣六月獻忠奪佛圖關破重慶西宸者日夜不絕勢

文選

卷十四

沈華陽一

七

釋文

文選

卷十四

沈華陽二

八

成茂解適成都火器局災軍民死無算人益恟恟懼而賊遂水陸薄城下八月五日總兵劉佳胤率官軍三千出戰大敗賊四而縱火攻三日而錦江樓崩賊乘之入佳胤走双浣花溪公見執幽之大慈寺同繫者二劉公及成都令吳繼善也越日進食公奮衣起指其口曰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獻忠怒立殺公與二劉公同死嗚呼公之死也方謂萬里孤臣不能殺賊自奮即萬被戮亦甘之如飴宜其叢刃而雙眸炯炯神色不變也後二十年得內江范文光傳最詳因嘆益州天府越在西陲而獻忠之蹂躪屠滅千里蕩為灰燼即一二仗節致命之臣所開

異辭所傳聞異辭使今日不為之核死狀徵直筆則騎箕尾而作山河者又何以光昭史籍千億祀後知蜀土之杜宇有餘血哉故作沈華陽傳

錢礎日日破蜀何事罵賊而死何心使不為之考信百世下安得有信史耶杓石留心史事于甲申殉難諸公知之最真書之亦最慎固不獨一華陽公也庶即此已見一斑矣

牧子先生傳

陳玉璣

牧子先生不詳其姓名其友魯劍曰初先生父禱於三茅山夢神謂曰吾遣牧牛兒嗣若遂生因號牧子及長以數十金構一頭顱盃一七首一玉印篆三不要癡男子字謂不要官不要錢不要命也又自號牧癡少時縱酒無賴嘗與劍讀書余澤寺醉出墮泥塹罵曰爾寺何神不爲我治道路蹶我提神像擲塹中一夕夢神逐之將獲急聞空中人言若不可逐神止又嘗與劍率羣少年列隊伍執器械已將之命劍爲偏裨具有紀律既而投戈嘆曰丈夫當持三尺劍橫掃不平安能日作小兒戲耶會交源傳

交源傳

卷十四

牧子先生一九

堂定本

父母早死依於舅然舅常惡其縱酒無賴每健之一室命讀書及啓已踰短垣出方坐隣肆中指揮叱咤持頭顱盃舉滿一飲擲盃呼坐客曰若來看我盃不似爾輩頭顱耶坐客駭散既醉過某少年袴滿襖衣作孤注不勝裂之去舅由是益惡之然覆所讀書未嘗遺一字郡太守何公應瑞者頗愛士先生上書盈萬言自薦爲邊材欲請經畧熊公廷弼佐之且曰廷弼非我廷弼且敗奈何可憐太守目以爲狂然亦私偉其言爲文縱恣自喜不沾沾帖帖年三十餘舉孝廉越數年成進士歷官至湖廣提學使先是閩賊自燕敗人楚剽掠荆襄尚三十餘萬梁先生

卑騎在論其將日公等才皆可大用胡爲陷於不義已而泣歎行下賊衆感動環公羅拜號其衆曰忠貞未幾兵入蒼梧咽血死死之日猶強衣冠草遺表望闕再拜焚之劍猶能識其一二語云不能畢命疆場而死於枕蓆臣實爲恨後五六年劍走蒼梧覓先生骸骨不得得遺像以歸先生自題曰吁嗟牧子遺家不造誠身事親遭時多難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通臣噫可哀哉魯劍武進人號桐聲居士

交源傳

卷十四

牧子先生二

十

堂定本

事

錢曉日日借魯君言作自己文隱約盤曲具見用筆之妙是龍門得意文字

廣德州守趙使君傳

陸次雲

趙使君諱景和字萬育錢塘人天啓丁卯孝廉也夙與相國史文忠公可法相友善居嘗抵掌時事相對唏噓每至泣下文忠曰方今滄溟正沸清宴難期設遇時危常山睢陽吾輩事也使君曰儻遇疾風敢不爲勁草乎初使君教諭於禾作人爲盛後授瀘州州守張獻忠方踞蜀不得進俄而李自成犯關鼎湖問至使君北向慟哭曰君死社稷吾將安歸欲自到偕行者奪止之還赴留都時馬士英柄國引阮大猷爲大司馬日與衆正爲仇史相國督師江北尤爲所忌有薦使君才可大用者馬知其爲史友勿善也久之調爲廣德州守時淮陽圍急寧南侯請清君側之賊大理姚思孝等請救淮南士英厲聲曰君臣寧死於敵勿死於左此皆良玉死黨爲游說不可聽也於是調黃劉諸鎮衛石頭而北守愈疎文忠血書告急棄勿顧使君聞邸報大憤曰惜吾友一腔熱血空付之馬革矣揚城破史相國立城上拔劍自刎死時弘光已出奔矣士英惶急懼寧南兵扼安慶將走浙挾母僞稱太后道由廣德其兵沿途殺掠無復紀律皆衣婦人衣紅紫綺縠重襲一身疊劍左臂簪鉞首而猶涎州治傳被諭守出庫全以犒軍備法駕以迎太后使君裂檄奮怒因

文毅傳

卷十四

廣德州一

十奉草

文毅傳

卷十四

廣德州二

十奉草

下今日有不奉詔而南轅者毋許入士英於城下請守見誘以甘言使君叱之曰爾爲元臣不思報主釀成覆敗國家何負汝而若是耶汝云係駕駕今安在不係主上而係太后人傳若母誰不知耶爾速去吾箭鋒耻飲爾賊臣血士英命子都督錫腹背夾攻民心甚固州城旋毀旋築後力不支爲其乘闖而入使君還坐廳事士英至不起迎士英曰爾小吏敢抗我使君曰爾蠻獠非人類廣德州守今日爲國死然恨不死外賊相耳吾今得與公友道林踐久要於泉下矣吾且爲厲鬼逐爾士英趨卒刺使君使君挺身受創死其妾秦氏死於井是時其子蒼璧方九齡僕人錢義匿之脫於難戊午登賢書壬戌成進士其孫蒼蘇詩文克繩家學人以爲孤忠之報當馬兵蹂躪廣德時忽雷雨大作恍見使君殺魄在雲霧中士英懼卽捲甲去去而武林不容會稽不受宵遁於閩卒父子伏法斬延津而使君廟祀於州久而愈烈云

陸次雲曰蒼璧字晉襄吾友也有父風能讀父書道父遺事其於張許子弟何如哉天待趙氏不可謂不有加矣且吾觀士英流毒無窮倉皇逃死而不免於死其死延津視死維揚與廣德若何若哉

汪東川曰以使君爲經以相國爲緯以瑤草挽合於經緯之間雖所叙者一邑之事而天下得失具在其中此之謂太筆

錢礎曰韓昌黎書張中丞傳後全從太史公項羽本紀李廣列傳得來韓得馬之髓此得韓之骨激而有致名而有神使君節烈之氣與文俱存矣

成中書傳

公諱勳字伯屏別號羽明世傳國變時蓉江有縉紳闔門三十口自焚死者是也初乙酉歲建康事敗所在郡邑聞風瓦解解此難髮令至蓉江蓉民皆憤呼而公時謝官居城中城中父老子弟以義奮推公司筦庫公亦慷慨任之不辭然知孤孀斗絕外無姪甥蟻子之援雖有米不食於是絕其三弱子出而以膝若女七人僕若婦十二人閉之室女一輓男一秤薪上下其樓藥上下其薪以俟戒行火焉不辱沒其骨爲天下笑而寓書伊弟蓬菴曰今日夫盡婦也吾不能爲非夫卽以非夫殉亦夫也又文設傳

卷十四 成中書一士 十峯草堂定本

日米乾淨死百世下庶幾有道我心者事先知國壞事後不敢以身全且夫虔州信公平日豪華聲伎與他日齒髮歸來寧有異耶吾以生人偏弁以故物偏要於忠臣孝子之爲折矩周規不失尺寸烈上襟不離衽局踣固然益公少年豪俠自喜好游朱家郭解第畜灌夫之屬睥睨旁若無人珍玩森羅衣冠都偉以爲一適忠義天性可買金石亦文山之流亞矣自起兵至城陷凡八十一日先城陷之際指畫家人死所甚別不生子妾繼某所生子妾繼某所既而妾死後樓生子妾死前旁樓身死前中樓咸秩有序古之序切長而飲切長而坑者公於此日皆

合奇節同操前者非教後者非襲而傳公之從容如歸神色無
戰抑無憔悴意如云有倉卒義無倉卒禮此聞服中名言也公
之殉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嗚呼生為名臣死為列星不然正氣
為風為靈吾何足以知之按公為孝廉襄宇先生之子詩書其
世傳也公幼不守章句弱冠始折節讀書由弟子員例入南雍
久之授中書舍人為入落拓頗諒不却人世有折腰撓屈態好
周人緩急無吝色策時事多奇中如甲申以中書奉勅出都門
吉所知長安其有黍離之悲乎勢在旦暮公一語而掛冠神武
者五十餘人不半月其言竟驗于客座述烈皇帝把酒酬大
文傳 卷十四 咸中書二 三 十卷本
帥及指其官某疏詢太子省否狀輒慟哭不止君王自聖明臣
下不文武雖魂入九天有瞑理乎予謹據遠巷行迹撮其大要
為公立傳後之作史者其或憑之以紀事於實錄尙無愧焉
荆默庵曰公同鐸蓉江所聞甲申乙酉間節義士指不勝屈然
其間固宜有異一人死與閭門死舍卒死與雍容死等死耳而
意量有不能不微分者惟公之殉則悲憤整暇兼事而有之近
世不數見也元兵將碎潭進士尹穀寓城中為二子行冠禮而
後自焚知州李希以酒酬之希亦召帳下沈忠俾盡殺其家人
而後身引頸受刃忠復殺已妻子自刎以報希江萬里聞哀焚

失盤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及城陷遂赴止水死左右及
子鎬相繼投希則守土官也萬里雖州紳然故宰相也公非宰
相之舊無守土之責事極類尹穀惜乎穀不少存其子報祖宗
而公使忠孝兩善視三君不已優乎遂菴目之為勇智也其然
然余又為妾女僕若婦諸人難之設諸人稍有徘徊即大節中
沮矣而公顧能使十九人之身如其一身夫忠義至性天地不
能強之生而嘗動於其死頃刻晦暉日星呈變造物豈不以忠
義為非苦與此一十九人者其亦各載天地之情於須臾故公
可以不言而信而要之感之生平者夙矣死固可易言哉
文傳 卷十四 咸中書三 三 十卷本

錢礎曰曰蓉江為忠義地而戚氏一門尤忠義之藪中書傳
可不作耶默庵先生司鐸茲土以綱常名教為已任凡遇忠
孝節義等事無不樂為表揚故為中書作傳不覺淋漓痛切
形容盡致如此其文考據精詳言言微實固千秋一信史也

以下原缺

殷孝子傳

何 紹

孝子者丹徒人也。姓殷名士望，字德遠，性通敏，孩提時得真金，必先奉二親，朝夕數問，安不五歲，誦經史，七歲能文章，遠近爭欲識其人。稍長，益盡孝，明嘉靖間，倭犯丹徒，縛孝子父去。孝子奔救，倭將加父刃，孝子長跪呼號，請身代甚哀。倭曰：「此孝子也，兩釋之。」督學御史耿某素雅重孝子，至是遂不次以附學生，充貢。無何，家被盜，盜縛其母欲撻之。孝子先偶出游學，有女弟名金者，亦呼號請身代甚哀，盜亦曰：「此孝女也。」又兩釋之。督學耿並為奏于朝，下有司建坊表旌其門，曰麟鳳壽由壽州學訓導。

文徵傳 卷十四 殷孝子一 古 十卷草 堂 刻本

遷新建學教諭後，又遷衢州學教授。凡三任學職，朔望同州縣官鄉先生羣弟子員講說辨難，日夜孜孜，誨不倦。年八十一，偶疾忽起，肅衣冠拜二親，木主畢，因正色危坐，召門人子弟，言曰：「吾將安靜，以養微陽，父母之身，今得全而歸之，性學斷續，則在二三子矣。」微笑而逝。

論曰：孝子肄業南雍時，嘗從羅近溪王龍溪兩先生究明性學，數向家人言學，職為金口木舌之官，能獨行其所學以老乞歸，休宅傍後先產二麟，四方聞之者咸曰：「此孝子鍾瑞云。」

錢從日曰：傳中說孝子孝女事奇矣，論復補出產麟事更奇。

萬孝子傳

陳弘緒

崇禎乙亥，楚豫流寇犯鳳陽，震及皇陵。孝子萬公元亨死之，總督漕運巡撫都御史以其事聞于朝，已聞視科臣林公淮揚按臣張公履巽之請，得旌揚如例。嗚呼！孝子者，鳳陽司理南昌萬公仲實子也。當流寇從姑山永城來，仲實有母之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杖不能支，遂臥疾。司理之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仲實曰：「誰與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云。」鳳陽故無城，俄而賊已及于司理之署矣。左右曰：「賊賊覬之，則流寇也。」司理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于是賊急索所為理官安在。孝子乃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著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為？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孝子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囑命旁賊加刃所持，乃庖人食刀，刀無鐮，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孝子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音為何卒，以為此理官也，遂置仲實而去。方孝子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并執思尹，將加刃。孝子不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孝子不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嗚呼！烈哉！仲實為予言，孝子遇害時，賊碎裂其青衫，僅存一袖，血斑狼籍，今袖上縷縷層疊，不知

文徵傳 卷十四 萬孝子一 古 十卷草 堂 刻本

孰爲兒之血。孰爲某之淚。痕夫孝子名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死之日。僅十有六歲云。陳子曰。予讀仲實急投胎諸詩。泫然涕下。蓋無日不望孝子之復爲其子也。夫睢陽之陷。張鄧州至。願爲厲鬼以殺賊。今大河南北。賊連營數十萬。注矢密于蜩毛。郡邑骸骨相撐拄。孝子方且搏額帝庭。謀所以洩其如雷之怒。賊不盡孝子。必不肯遽出人世也。審矣。仲實試于風號雨泣。冰裂霜凝。鳥悲獸駭之日。呼孝子而予以言告之。當有刀劒鐵騎。颯然浮空而至者。必孝子也。仲實爾時幸無至于哀感捐生。以重傷孝子于冥漠也。

孝子傳 卷十四 萬孝子二 六 孝子傳

錢礎曰。孝子死。孝亦死。忠爾全其父。復全其師。快哉嗚呼。若孝子者。所謂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者也。得此文。孝子傳矣。

黃孝子傳 黃孝子名何堅。吳縣人也。其父孔昭。以乙科選爲雲南大姚縣令。崇禎癸未。舉其室朱氏從子向嚴暨一婢。以行。越二年。逢鼎革之運。雲南以道遠阻兵。大姚家信不得通。孝子思其父母。不甘味。臥不安席。一切耳目嗜好之事。悉皆屏絕。如是者七年。不哀。順治辛卯。臘月。聞天兵定湖南。收兩廣。諒黔有太平之勢。孝子遂聚糧。躡屨拜墓。別妻子以行。過辭其友生某。某方賽神爲劇。戲謂孝子曰。吾知子以思親不近聲樂。然今日所演爲王孝子。汝州春店一劇。子尋親遠行。過我適值之。此佳兆也。不可不觀。因拉之入座。演至母子相會。孝子歔歔而起。其日附舟以南通武林。泝潞水。下信州。由撫州達臨江。涉袁州。醴陵界。渡湘江。息足於湘潭五日。由湘鄉絕江而西。上寶慶。歷武岡之高沙。展轉於沅靖之地。至晃州。更西三舍。則列柵如城。戈戟森立。空際懸五石鐘。過客有逗擱者。守兵卽撞鐘致詰。孝子既吳音。加之短袴窄袖。故致詰尤厲。良久。啓柵納之。攝見兩鎮將給以驗票。然後得去。蓋是時義王孫可望尚未歸順。方迎致故藩。改安隆所爲安龍府。指以駐蹕。而自建王府於黃陽。此諸逆命者皆附之。晃地爲人黔門戶。故設關刻汛之嚴如此。明日渡江宿清。

孝子傳 卷十四 黃孝子一 七 孝子傳

附之晃地爲人黔門戶。故設關刻汛之嚴如此。明日渡江宿清。

混又明日宿焦溪踰鷄鳴關宿鎮遠又踰龍興關宿開元橋衛從新添茂里清平入平越三日及貴陽城即所產新婦也自武岡高沙市至此陸程凡一月餘時已壬辰孟夏入城告驗王府前兵衛填咽日所不得前有新安程姓者為指示之且殿大姚履歷相告於時孝子始知其父以丁亥解任則其幸由是徑成清道平壩過安順安莊越關索嶺而下喘汗欲絕者數矣凡四十三盤始達山麓而值安西兵過愈業業然信宿次盤江渡鐵索橋上安南老鴉關遇廣文錢君士緒於平葵衛錢君者郵人亦以乙科尹陽宗落職補是任為孝子言姚事甚文據傳卷十四黃孝子二

益之交水城一程至曲靖又一程抵小閣嶺歇楊林復四程入雲南省故黔國世守處時雖受制孫氏其官府舊制向存焉出昆明驛過安寧由祿豐達黑鹽井晤王君用賓大姚乙酉汾校所得士也遺騎送至現井道定遠踰諸葛嶺抵姚安中宿至白鹽井至覓其父寓及門見聚所携婢遂首兀坐熟睡連呼而入曰公子來矣公子來矣其母朱孀人驚疑未信期孝子已至堂上時方五月南方暑氣早亭午反側膝床聽聞悉呼驚起欲問則孝子已至室中孝子且拜且哭父母亦哭既而撫其面曰

視其衣履顛顛顛裂則父母更號慟不能自止也其時從弟自嚴方負薪歸聞室中聚哭却立不敢進父呼而語之故始驚喜入拜而繼之以泣焉白井邑里固小又亂後居民不數百家聞大姚之子自吳中來莫不扶老携幼趨觀於庭相與歎息咨嗟多有垂涕而去者若數日孝子晨起肅衣冠跪父母前以東歸為請父曰吾不得上先人丘壟於今十年豈須更忘歸吳者顧吾幸百里於此今雖身在事外而安龍未滅依然故國也吾忍遽舍之去乎且見萬里孤行乞食而至吾四人淹恤於此徒藉門人寮友之餽幸免寒餓雖有餘貲及此已矣勿復言孝子再四諫終不得命因嘿計道路開通未可期而親年日老吾將過謁吾父門士俾合辭以勸且集貲糧焉諸門士之立言有序而貨糧又具或者吾父聽許未可知也爰以六月初旬告行之南安謁鮑君一經語以故鮑曰某寧不樂師之留而子以尋親遠來義不得辜此意子第還某等當有以處此已而之鶴慶謁孫君士勛勸川謁嚴君佩祖鄧川謁趙君珩其言悉如鮑君九月孝子還白井不數日諸門士皆以贐來登堂告曰師之不樂言歸固也然已無官守歸亦何害家叅政之故里豈必異陳丞相之占城而不卒成孝子志乎大姚始尚猶豫終更豁然允行孝

子聞之而後事可知也。王履仲冬四日發自山井以重身。親而身與向最徒步隨之。舉安故道而行。崎嶇山谷間八十餘日。始達黔之普定。則癸巳二月朔日也。其時滇人之冠蜀者。方為天兵所碎。而安西先所出兵。亦以桂林衡州兩戰見忌。孫氏斬其環封。盡棄諸軍。而奔故劉李西歸之卒。塞道而可望盛氣犯楚。亦以其時東下。孝子自普定奉其親。與行馬足間七日。探探無寧。至威清。愈甚。乃迂道出思南。間行五十八日。而後達於貴慶之邵陽。又四日至藍田鎮。始令陸從舟出湘江。道岳鄂。由大江以達於吳。計孝子往還。凡周行二萬五千餘里。云後

文獻傳 卷十四 黃孝子四

十有餘年。浙有錢美公者。即孝子所遇。陽宗令士驢之子也。嘗痛不得迎其父歸里。顧若伏好。與諸酒人遊。一日觀劇。亦值汝州逢母事。作而曰。我安得為此乎。時黃孝子傳已盛行。坐中因有謂之者曰。子弟不為耳。吳之黃某。艱難萬里。奉其親而歸。傳中載與汝父相遇。其言固歷然也。美恭涕泣。索觀之。次日走吳中。備詢其實。且問津焉。其年遂入雲南。適陽宗已卒。後母滇人。依其家。以居。所產二弟。亦安之。美恭請偕還。不可。遂奉陽宗之殯。以歸。浙東稱之為錢孝子。以與黃孝子相配焉。

論曰。余歷觀史傳所載。李信求父於海外。庾道愍。尋母於交州。

日向新運。急達其父。路稍利。厥始率親喪之。人者。或求之。而不得。或不求而得之。或得之而終天抱痛。悲欲養之。無從其克。副所懷。獨呂向耳。然史皆載稱道之。以為世勸。孔聖間。他國出入。鋒刃併致。二親候侍。逮二十六年之久。者乎。一夫行孝。而隔江千里。即有聞風起。與如錢氏子其人。則忠孝節廉。固不患無同心之助。而世之人。猶恐以獨行違時。而勿為焉。何也。

徐禎起曰。文體精贍。其言可貫金石。而泣鬼神。至其立格照應。威儀整潔。斷不在班范以下。

錢從日曰。萬里尋親。是何等事。非得燕許大手筆。不能傳出。

文獻傳 卷十四 黃孝子五

此傳行而孝子足千古矣。其叙次筆法。純乎龍門入之史記。列傳中應莫能辨。

黃孝子傳

賀國瑞

孝子之父曰國相、黃姓、為人陰巧、驍悍、兵興時、民誤犯法、國相多擁護之、然睚眦輒中傷人、人畏之、以是雄于鄉、虞庠者、傾危士、弄刀筆、持吏短長、因緣告訐、與國相同里、兩人同為姦利、然黃結交皆狹斜、虞稍用文墨、近人士用相、非刺以故、不相能、會國相素所屈辱者、積久不平、共起排之、庠實持陰私、幸文致其罪、國相用金錢彌縫、得不坐、庠反杖庭下、乃偽引謂其牛酒交驩、繆為恭敬、而陰令惡少年伺國相、值夜醉徑行、從其後、反接之、負以石沉之河、鄰里心知庠所為、卒莫敢問、時孝子與弟皆幼、後徵聞之、哭告母曰、殺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無妄言禍及矣、孝子幼號慟、母呵之、戒勿哭、孝子日逐羣兒嬉、夜則飲泣、達曙中夜起、枕床誓曰、有死而已、母泣曰、父未葬、汝兄弟幼、我老、我死、合葬、則聽汝、孝子泣受命、已兄弟共適市、市鐵各鑄一斧、撫摩久、則更鑄、凡三易斧、鄰人每夜聞磨厲聲、起窺之、則兩人持斧立燈下、互相視、光霍霍、炤人人、皆知孝子將復讎也、然無有白虞庠者、庠顧自疑、更好言相慰、勞曰、兄長未婚、吾塔汝孝子敬謝曰、虞公吾丈人行也、幸塔我甚、善退乃勿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耶、久之母死、營葬地、與父合塚、兄弟哭諸

文獻傳

卷十四

黃孝子一

世

十卷草

文獻傳

卷十四

黃孝子二

世

十卷草

日見飲血十年、徒以老母在耳、今日乃與父母決、遂懷斧、與庠相上下、未得間、故事春舉、社會陳百戲、賽神、觀者環堵、國相亦緣社會時、醉酒被害、至是會復舉、孝子巡視數周、見庠在與弟歸、相對飲酒、啖肉、既盡之、父墓伏地叩頭、起、執斧、馳會所、見庠高座、仰觀梨園子弟、揮扇譚諠、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吾送汝死、庠起坐笑曰、孺子醉耶、瞋目叱曰、將醉汝血、揮斧砍之、應手仆、眾大驚、欲前勸免、兄弟橫斧大聲曰、我殺殺吾父者來、我當先殺之、眾卻立、睜目視兩斧、竝下、須臾血肉狼籍、徐拱手謝眾、人曰、倉卒無禮、乃驚父老、提斧去、時日已暮、晨起、眾相率抵邑門、孝子已詣官、自陳狀、兄弟爭下獄、有司義之、免其弟、繫洪元、洪元孝子名也、先是三年、私以錢僦獄舍、至則如歸、事上聞、議免罪、赦下、洪元出獄、遂薙髮為僧、稱光空云、賀子曰、余二十餘年、識虞生、聞其死、悲之、今更傳孝子也、孝子殺人、儔人中、事類荆軻、聶政、而意主復讎、與刺客異矣、或曰、為父報讎、孝子可以無死、或曰、為虞生子者、宜何如、俾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錢礎曰、日一往敘事、曲折盡變、摹到孝子復讎義形、于絕情見乎詞、無句不奇、無字不快、此真太史公得意之筆、

朱孝子傳

徐元文

康熙十有九年海內賓服。遠人驚風。脫劍偃戈。行慶施澤。余以服闋奉簡。書赴史館。道經梁谿。及門太學生朱祖功執贊。登余舟而跪請焉。曰。讀今制。凡巖穴隱君子。有篤于天倫者。生者例得旌褒。沒者例得揚扆。先人沒泉下二十餘載矣。能為先人聞幽者。惟先生幸賜如掾。俾先人不朽。言訖。悲不自勝。因以行畧示余。余讀之。喟然太息。曰。不圖古孺子。慕復見于今日也。按行畧。公朱姓。諱國棟。號有懷。紫陽後裔也。從發徙錫山前旺里。自遠祖諱先者始。傳三十世至懷怡公。公為懷怡公長子。若此失文。沒傳。卷十四。朱孝子一。十卷草堂定本。怡恃諸伯父。以雜作傭兒。視之未嘗俾習。章句讀。夢義篇也。公每過兩尊人。丘隴輒痛哭。竟日乃還。公年十有七。娶華孺人。三日廟見。為不逮事舅姑也。淚潛然下。公益嗚咽。慟傷族里。稱公暨孺人為孝子。孝婦。又按行畧。公孤苦零丁。賴祖母撫育。公念報劉日短。竭力侍養。既祖母棄世。公鬻產治喪。致家徒四壁。立然。公雖冬月衣絺。北風徹骨。而傲骨嶙峋。不少摧挫。公之姑適涇里顧端文公。封淑人。每書錦歸寧。前旺里必多裝設。粟泉布徧贈。子姓公惟長揖謁見。不受其賜。前采伯勞。賃春阜伯通。廬下減竈。更燃不因人熱。公彷彿似之。又按行畧。公中年率伯仲

二十力田。兼牽車牛。服賈家業。饒裕。茸治新居。先立家廟。歲時必薦期望。必行拜獻。禮出告反。面紫陽家禮。所載公悉與之。瞻合。輒近素封家。或甲第千楹。美輪美奐。而高曾木主強半在頽垣壞壁中。報本反始。曾不如豺獾聞公之義。能不顙有泚乎。又按行畧。公庭訓。叔子祖德。延傳授。榮必誠必恪。以故叔子兩闢幾雋。迄今子孫濟美。徵公式殺不及此。又按行畧。公雖閭巷布衣。能急公好義。明季邊陲缺上。駟公捐金。市駿佐司馬一籌。國初吳郡例供天府七襄絲繅。不繼。公捐金。買絲。裕冬官大計。卜式長者。猶拜爵漢廷。公無所為。而為終身疏水。賢于卜式遠矣。文沒傳。卷十四。朱孝子二。十卷草堂定本。又按行畧。公值里中歲祲。豆區釜鍾。稱貸不取息。且焚其券。躬課農人。與其食粗糲。衣襤褸。稔知其勞苦。而慰諭之。公不屑折腰于名公鉅卿。及酬接舊姻。故友。淪茗彈碁。更僕不厭。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惟公有焉。彼蒼將大昌厥後。為孝子純嘏之報。他日輶軒採風。讓里錄公懿行。巾錫綸綍。公爰是千禩不朽矣。顧恭雅厚曰。紫陽孫子其。匪不億純孝如吾泰山幼失怙恃。備嘗荼蓼。孺慕終身。如一日。過墓則哀入廟則敬。蓋天性然也。在貧如客。不折腰于名公鉅卿。既多財而好施。急公尚義。噫。位置吾泰山於古人中。殆五柳先生。鴟鷂子皮之流亞歟。

錢礎曰曰求忠臣者必于孝子之門宋公固純孝亦純忠也
傳中載其倍價市駿及不斲千金持幣并軸佐天府七瓊事
移孝作忠公誠布衣人家哉

傳

卷十四

宋孝子三

四

鬼孝子傳

海寧陸水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歲父亡于外家無宿根孝子即能以力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來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三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于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現相接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為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力養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為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于某家某倍償前資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力養孝子曰母當往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擔者疾走如平日

因以所獲錢穀歸半于其母孝子自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
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能盡其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
而無他志迨身死後復能以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
節而且以死力佐養其母以至于老豈非孝之為德非死之所
能問乎爰誌其事而傳之

魏冰叔曰事幻而文以朴老出之此易牙調羹手也以風世
人尤為不淺

鄧孝威曰鬼而能孝人不如鬼智多矣此為有關名教之文
錢變由孝子生以力養死亦以力養孝莫大矣誰謂用力

文敬傳 卷十四 是孝子二 堂定本
是孝子二 堂定本

曾母節孝傳

黃景昉

文學曾君弗人負奇操工古文辭余以甲戌秋北詣道三山
人貽余長箋敘其母節孝狀良苦要為傳忽忽六年往矣諾負
未償也此六年中寢食恒喀喀在抱念秋後仍當道三山北詣
將何以謝弗人弗人母吾邑張賓槐女也賓槐庠名士舊與先
王父長史先外王父海鹽公游擇婿得曾唯奇之唯亦名士家
飲貧母歸徒手而已吾邑舊姓例課子嚴兒婦或聚處三日不
即就外傳者譙訶及之矣母自合卺後於唯稀數見也聞履聲
至輒自匿居無何唯尋病卒方病急間以微言嘗母慨然引刀
自割深二寸許絕復甦時母業幸有身默自付即男乎寧忍
死為立孤計即女竟死耳生果男也而先是舅已沒姑下難事
母抱兒臥起苦次披髮徒跣殆不類婦人一夕隣不戒于火焰
且及母亟徙兒他所身悉裸輾轉哭願與俱燼詳母生平自二十
年後無日不在死法中造物者亦故宥之而死焚死驚怖死訴
評死咸在旦夕即幸而免貧至不能具薪水躬斬草擊枯以爨
食半糠粃歲適荒疫癘遍作其勢亦足以飢餓死矣死然竟不
得死于是造物者之意回見漸長文所奇噪為制名異撰易之
是為弗人諸大吏恒加禮焉而前此其嚴姑意亦漸釋蓋卒病

獨留親母日宛轉側問泣謂吾負若久母益自傷婦也僅數
垂沒時一顧予余思以曾母擊孝而不能早得之其姑此亦
物者窘法也予之杵使針子之盤使穴性光孤露搖搖在風吹
雨撼中若徒涕泣關于姑諉之曰君家婦難為也則庸矣而併
其姑之賢亦自不掩惟此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
陳元方業預及之真俗論也母性姁姁好施予諸娣姒咸安之
獨繩弗人讀不稍恕特訓厲之曰無以貧故妄干人有所干其
允列諸大義如此

錢磬日通篇傳出曾母節孝悽惻則令人初讀之欲泣
繼而欲歌此文全從至性中出故其感人之淫若此

王節母傳

李模

欽不菴王子以其嫂洪孺人狀求予傳予讀而歎曰嗟乎大義
不明于世久矣以臣死君以子死父以妻死夫千古之通義也
乃有不死而反足以重義倫此其人必非苟狀於斯世蓋以
人倫之際有常有變不幸而處其變思以一身定萬世之準宛
轉赴義必無歎於心使當世之人知御變有道不至以身為下
流之歸而大義遂明于萬世以視一身竟死者為尤難觀於王
節母豈不朕哉母出歛洪源洪氏為南工部尚書恭靖公諸孫
恭靖郎正德間以死勤國事者也母早知大義年十八歸同邑
龍溪王君立賢立賢之祖父以理學名家居常忠孝禮義之言
聞之既熟立賢廿三歲遺一孤僅三歲母以義有不可死唯抱
孤日夜泣孤復善病病則持而自矢曰夫幸有諸弟當不置舅
姑養荷此兄有他吾不獨生也如此幾十年迨孤能讀父書母
則誨之曰爾但思承祖家學他非吾所與獨處小樓二十載
每有通問造一婢傳答而已雖耕功之親無由識其而暨納婦
如下樓乙酉秋聞崑山顧姊不食死請于舅氏謂母家無苟富
貴者當使圖菽水耳遂命孤撤讀母年六十時宗族里黨欲以
其節請旌于有司母力辭之七十衆又請又力辭如前年七十

文波傳

卷十四

王節母一

廿一 十條草
室定本

九卒孤名應尚有二孫嗟乎世之名盡婦道者夫在則恭順柔
婉夫死則以身殉之有孤則撫之成立斯稱無愧矣朕未必知
義故有慕之而不盡其道或中道而遷或勉終而多議焉皆感
于外來未能識其所當朕而以自盡于身也若王母者觀其一
言一動必求合于義敦祖德而熟家訓遺名甘寂務盡于身可
謂知大義者矣使爲臣子者盡若是倫常庶有賴卽以爲盡家
道之變以一身定萬世之準可也不必死而反足重愚倫可也
必非苟朕于斯世可也乃不辭而爲之傳

錢礎曰曰守王節毋寫出清高氣骨卓朕特立有不同於尋
常節母者是知非密菴先生之文不足表揚王母之節節固
不易傳傳亦不易作也

文設傳 卷十四 王節母二 堂定本

湯節母趙氏傳

吳偉業

節母趙姓河南睢州人世爲望族年十七歸同邑文湯君祖
契字孝先其子斌今爲國史院檢討則以孺人之節義聞於朝
者也湯於睢陽亦望姓始祖以武功爵世授衛指揮命事日孝
先以上三世居衛衛聞矣孝先父曰聶齋居家有禮法孺人醮
而願見聶齋喜曰此必爲賢婦與吾家聶齋嘗大病孺人調七
箸奉湯藥倍孝先侍疾者四十日聶齋疾少聞見其孫立於旁
乎摩頤頂淚泫然承睫曰吾子孝新婦賢殆將有後其在此子
乎吾老不及見矣聶齋歿合斂以時具孺人皆先事縫紉附身
文設傳 卷十四 湯節母一 堂定本

附節應于立辨親黨相顧而驚微孺人不能以喪也成大叔家
益貧落傳殘之節當既盡則登續繼之堂上僅能縫紉帝缺於
供私則嚙齋食糠覈勿使姑間弄燈機行課檢討以夜讀獨
不至則誦古書得閑而記之界上乃止蓋孺人少習孝經列
女傳識其大義居常訓飭子女欲親見諸躬行故其事男姑服
勞無倦臨患難志意較然不挫所守誠天性然也河南方大亂
早蝗不止孺人愛之爲長女管嫁檢討未應婚也則又爲督婚
慨然謂孝先曰吾一子一女志願畢矣世事至此如姑年老何
或問以身謀則笑勿應明年賊大至睢陽旁邑皆陷孺人閒定

如平時戒左右莫驚吾姑也先是檢討黃晉北山之寇事急馳歸守陴者勿納則循城而號之猶人曰來則俱死無益不可今湯氏無後戒勿復入城破孝先負其母竄蘆荻中僅而後免孺人召集家人從容慷慨自以累世高門今日義無全理止以姑老不得終事為恨解衣帶自縊不絕再投於井晉井也家人縋而出賊尋至環以白刃孺人大罵賊刃交于胸血不流及旬而斂尸僵如生今建祠於居東知州事者春秋祭祀不絕云吳偉業曰節義之起也豈不以讀書知禮義哉婦人女子倉皇偏側勇于一決抑亦計無復之耳觀節母處危亂之中不以身文陵傳 卷十四 湯節母二 千孝草 聖定本

累其夫不以死憂其親非其學問志行深有所得于孝經女史能從容如是耶黃河潰決孺人之頰宮再沒於水論者謂天道太酷嗟乎梁園之側洛水之旁其為高墳巨壙者何限終委蔓草而號狐狸今節母之英靈昭爽翱翔乎星辰日月之際又何有於衣裳形魄之坏土而獨令其平生行事載之圖牒傳之丹青俾知者播為奇聞異蹟則世教有裨而于孺人讀書知禮義之志亦可以無憾余故謹次所聞俾采風者議所考焉

錢硯日曰通篇將賢母生平懿行歷歷傳出孝是其孝節是大節中豈列女傳中正不多得匪徒一時形管上色已也

湯母節烈傳 孫奇逢

湯母睢州湯子斌之母也母當崇禎末年逆闖肆虐所至攻陷城邑母義不受辱罵賊死逾七年提學使李公震成徵安吏建祠於睢州春秋致祭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疏其事於朝表其門曰生員湯祖契妻趙氏節烈之門子斌由翰林院檢討兵備潼關贈母恭人君子以有斌為之子故稱曰湯母云母雖名族父聚所公尚敬遂學篤行與湯壘齋公游好時命式公祖契方幼與論經義奇之遂許字焉母生而端淑有志操讀書通孝經及列女傳年十三喪母諸哀毀備至十七歲歸命式公言動舉止皆準禮法壘齋公夙疾母治羹理藥惟謹病亟目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歿含殮皆身經理必誠必信親黨謂母嫻于禮湯固世胄後家漸落堂上甘旨之需嘗罄珥市之值歲祲躬咽糠粒子斌見之戒勿聞大母恐損老懷也命式公性豁達喜賓客常儲美醢以待每出遊梁宋間數月不返母持家務姻戚歲時問遺不廢素善病一室蕭寥見者難堪母獨怡然崇禎庚辰中州大亂李自成擁眾數十萬縱橫開闢間兼頻年荒旱饑民相率從賊母嘗對命式公曰身為婦人事有不測斷無苟全之理姑老子幼請以一身謝夫子矣明年為安濟嫁斌年

文陵傳 卷十四 湯節母二 千孝草 聖定本

未弱冠亦為受室壬午三月賊潰西華先令斌從伯父黃皇公
讀書城北村舍倉卒聞變城閉不得入母向人曰遣之意固有
在來則俱死無益為語吾兒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未幾
城陷遂整襟經於梁家人解之復入井家人又出之母怒曰若
教我偷生乎賊至而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於時賊已
環至露刃相向母厲聲罵賊遂見殺顏色不變賊嘆息羅拜時
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年三十七睢城殉義者鄉紳則通
政使李公夢辰閩閩獨母為最烈比後遇忌辰陰雲四合悲風
夜鳴居人傳其期比寒食云

文獻傳

卷十四

湯母二

三

十卷草
宣定本

歲寒老人曰余來中州詢甲申大難事輒知母節烈狀嗣兩河
人往往稱孔伯君斌之賢則又知母能教子而更著其節也孔
伯自狀其母有曰斌初就外傳歸必課所讀書一日偕同學出
城外抵幕而歸母端坐不食切責之曰汝年少志趨未定而樂
嬉遊吾將何望嗟乎湯母可謂教子明大義者也雖古斷杼惜
陰之訓何以加諸母生平大節於此徵之孔伯之學術於此基
之矣歷稽往史獨怪史遷不為列女立傳而班固亦復略之自
漢建武以後范曄錄其成事搜次鮑宣妻以下若干人而晉唐
宋元諸史皆效法焉若湯母者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義且成

其子為名儒復能致命於喪亂之日追婉前休不為尤烈耶嗚
呼此不惟可為內則世之鬚眉男子自稱同學所遇稍殊輒為
改易者視此亦可以自勵矣

錢曉曰曰為湯母立傳故處處為母傳神却處處為母之教
子發想此賢母之節烈傳賢嗣之理學氣節亦于斯見也真
干城名教之文

梅村夫子簡而嚴蘇門先生暢而達其皆足為湯母傳一也
從日師文淑一書所選節母烈婦貞女之文最多論大節斷
推湯母為首論大文亦斷推吳孫二傳為首得吾師表而出

文獻傳

卷十四

湯母三

三

十卷草
宣定本

之而入與文並不朽矣後學陳大成謹識

黃節母顧夫人傳

陸 鑽

黃節母顧氏者松陵名族女也。節母有同母姊適太學生黃義輪先生。長君文學長齡者。節母未字而父母死。無所歸。以姊故。遂字長齡之庶弟。紀臣未嫁而撫於姊。如吳俗之幼婦。然節母自幼能辛苦。通詩禮。喜浮屠家言。當是時。義輪先生棄舉子業。好騷雅。不事生產。能周人緩急。食客常滿座。以故家日貧。及紀臣婚。先生以家事付二子。寄情詩酒間。每挾其客過。仲如漢陸大夫所為。伯仲賢兩婦。又賢以酒食結客。如故鄉里親戚。皆賢之。且以其兄弟稱。齊姊妹而姊妹也。紀臣僑四年。生一子。而一年以雋才不遇抑鬱而死。義輪先生命母攜孤依伯氏。以居。是時母年甫二紀。遺孤僅二齡。義輪先生傷之。為母年少家貧。子幼。惟恐不能守私語。諸姬曰。新婦年少。家又貧。無以慰其心。且婦人不能自養。以人為養。貧而再嫁。古不諱也。不如議之。便或泄其語。毋撫其孤而泣曰。我聞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貧生棄義。何以為人。若雖在強。褊不及顧矣。遂引刀欲刎。一室皆驚。困之義輪先生聞之。且驚且喜。慰母曰。無是言也。一家之事。我固主之。其善保而孤。以慰泉壤。母於是保其孤。以女紅自給。羹粥不飽。布褐不暖。母處之怡然。無幾微難色。甲申龍

文淑傳

卷十四

黃節母一

十峰草堂定本

太義輪先生悲憤而卒。凡寒暑非一日而卒。以成母志者。伯氏有助焉。遺孤長名之曰自芳。貧不能延師。而母素習詩書。又能勤苦。遂身兼師保。自芳授經於機杼之下。而卒以有成。輕財好義。有過人之行。然而微賢母之訓。自芳雖能自強。吾恐不克有其譽矣。當是之時。亂之初生。世尚文辭之學。士君子鮮以實行用於世者。自芳雖賢。無所用之。乃餉其口於館穀。毋志安之日。疲修浮屠之旨。然素明大義。雖長齋繡佛。而笄巾肅然。足跡不出一室。內有名門之風。自紀臣死後之二十有六年。而母卒於內寢。年五十。自芳貧無以為殮。王氏者。陸景南婦也。好學佛。尊事節母。節母計至遂捐資助舍。殮而伯氏長齡乃為之治喪也。布衣陸鑽曰。余少與自芳善。常登堂拜節母。見母時時病。稱骨痛。其辛勤苦。而樂可見矣。居家慈愛可親。無嚴厲之色。何其臨大節而能自守。若此。豈其習詩禮。操守在內者。未可以外貌識之耶。嗚呼。賢哉。自芳從此進德修業。其日後之名譽。必大有可觀。不然。劬勞之思。是將何報哉。伯氏以天性之愛。始終其令德。可謂賢矣。若王氏者。能周人緩急。士君子且難之。況女子哉。錢礎曰。體製純密。辭旨嚴毅。而文有芭態。風度翩翩。一讀一躍。予懷也。石渠真作傳手。

文淑傳

卷十四

黃節母二

十峰草堂定本

勅贈李孺人傳

張光祿

孺人姓李氏名玉潤馬宮諭公妾也家世微賤父雙瞽母爲流婦夢神人授以玉斗乃孕故名生而妍慧不類小家女母絕憐愛之嘗矜于衆曰吾女色瑩潔而性溫美不媿玉名也幼嬉于門有尼相之曰何物老嫗生此玉人後當貴且以節烈稱非僅金屋中物也母曰貧家女安望貴然竊自喜矜重其女年十六歲大飢孺人父母幾不能活因負馬氏族人適遂以孺人質馬公家償其逋孺人父母喜告公曰孕此女時夢神人授玉斗故名玉潤又有尼善相相女當貴今得托身相君之門夢與相其名

文獻傳

卷十四

勅贈一

元

十峯傳

喜甚見其志操容止卓異羣輩忽憶前夢僞焉念舊遂置諸小星之列方是時孺人年十六生時年月適洽盧氏膝卒時年云越二年癸未公奉命入都浦淑人長齋繡佛不耐遠涉遣妾朱氏偕孺人侍公行孺人齒少于朱承事惟謹不敢以雁行進居恒服布素不爲冶容自然妍雅甲申三月逆賊犯順都城震驚公誓與國存亡先數日知必不守飭遣二妾曰主辱臣死吾之事也汝輩何以自爲計朱氏事吾久義當不辱李氏年且幼分固卑可以無死及吾生時擇諸僕中之未室而誠篤者從之或可依以圖歸耳孺人泣告曰妾雖穉幸侍左右者三年矣今罹國大變妾身何足惜妾自分一死之外無二義主公以國爲存亡妾不當以主公爲存亡乎忠臣烈女義無殊軌緣分自盡正在此時妾願先期以驅螻蟻遂于三月十七日與朱氏同縊年僅十九公收其屍至十九日龍馭賓天宮闕草蕩公始再拜就經老尼節烈之言夢中白首同歸之語至是不爽焉乙酉南都詔卹死事諸臣太常以文忠謚公恤贈有加并詔卹從死者李氏與朱氏同贈孺人

文獻傳

卷十四

勅贈二

元

十峯傳

以青衣殉節一浣婦十九齡之弱女天語琅琅翟斯榮死日
不朽不再生固奇而再生亦奇即謂之烈丈夫可也寧當來之
巾幗間哉一時碌碌趨拜者聞焉人亦少愧矣
黃漢臣曰文忠公千古太節備載史冊得此可補所未及尤
爲生色矣

錢礎曰公死忠孺人死義忠臣烈女並足千古而孺人來
歷與節操尤爲特奇得青嚴子曲拆傳出直是重開生面快
絕

文忠公傳 卷十四 節婦 楊節婦傳

楊節婦傳

湯來賀

士君子誦法聖賢沐浴詩書往往於忠孝大節之際濡忍苟且
貽羞後世有不堪述者而婦人女子身處閨闈不識點畫字形
耳目無所見聞而其純篤之懷金石之操間有百倍士君子者
曷故蓋其忠義節烈之性賦於天而篤於其所自來余於吳城
節婦楊氏有感焉節婦姓楊世居新建之吳城幼穎慧年十六
適同里大司馬公虔州節制萬吉人先生之再從弟良斌斌病
危婦抽刀自割其左股烹以進斌食病愈其八然猶淹蹇三年
婦親供藥餌食不甘味衣不解帶如一日生三子長象溶字文
連次象澄象浚歲辛卯夫死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回
顧幼齡強自解慰日侍木主當食必祭每逢令節歲除輒淚落
如雨或遇鮮食時物必薦而泣初喪至老未嘗少異姑年老多
病寒暄飢飽必順適其意始終不倦戊子歲大饒婦盡脫簪珥
施粥數日里人咸食其德既而世亂復遭家難揭子轉徙凡十
數處極飢寒風露崎嶇勞瘁之苦九死一生而始志竟不可奪
訓子義方出入言動飲食威儀告誡嚴毅不少姑息故溶等多
畏憚砥礪言行事不妄舉稟而後行及長能交四方賢豪舟車
上下吳城莫不知有象溶文連者或特爲優禮或延其家日無

寧暑婦親操井臼拮据寒暑至老無倦率子孫督僮僕朝夕勤
動惟恐稍忤客意雖饋餼置壁前髮到薦何以異諸子媳皆友
愛怡怡一室各勤儉治生產以養其親草草求顯揚親之苦節
惟日不給登子與教甫七歲應對容宇英邁不羣噫誰爲爲之
節婦誠無庸以節自苦矣庚申仲春朔日年六十邑侯楊公旌
其廬曰柏節松齡先已未春余主其家兩閱月深悉節婦堅貞
苦勞既爲文以佐稱頌而浴兄弟復再拜請爲之傳

湯來賓曰萬氏自吉人先生慷慨殉國難賴當時忠貫日月聲
振海內其家庭節義之風世世相繩一時若陳氏劉氏鄧氏皆
文淑傳

以貞節著而楊氏爲特難荷歟休哉刑于二南之化何獨見於
一門也夫人情於已所由出與已之所出其痛癢迫切故當疾
病死生之際庸有不惜身命割臂股肱以其活者至若伉儷生
平未嘗不爲於偕隨及危亡呼吸輒心懷二志者恒有之求其
痛癢迫切身命不顧者誠落落不少槩見而今得之於節婦至
於施粥以救邑飢三遷以教諸子慕陶母僖婦之風使子得納
交海內處干戈擾攘轉徙流離之際卒能不易其守凡此者皆
足爲世勸是婦又不僅以節著矣年踰六十浴兄弟非有勢位
之尊素封之貴而表于邑令四方賢士大夫無遠近莫不走詩

文爲節婦香噫固節婦之德使然抑亦浴等孝感之所致與是
尚不可以傳而傳與

錢礎曰曰婦不獨有節抑且有德茹荼於前食福於後何其
奇也得惕菴先生傳而一生大節已見論贊尤溯源流源
始及未詳乎其言之節婦足千古矣包子侯廣自江右婦持
此文相示余讀之始而欲泣繼而欲歌急表出之以爲天下
後世之爲婦者勸云

文淑傳 卷十四 楊節婦三

陳烈婦傳

傳占衡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如水王公孫也嫁諸生陳其諤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鹹塘正夫時病足謁醫客路會兵數萬自石門蹂縣西諸邨落殺老弱無算將近鹹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玄亭先生生平僻書畫多秘珍者盡以予諤諤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真筆常自袖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收服蓬首棄簪珥衣襖獨持一手卷著胸前與其母倉卒徙鄭家源食時兵謀諤自後至烈婦屏不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惟矩而翰卿已晚行見殺不來母擗掖之稍前行文獻傳卷十四陳烈婦一

烈婦不自奮入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死正夫及是慟絕矣始諤祖母吳孺人健時特孝烈婦嘗讀書見崔澹之妻及呂正獻夫人人事謂君子曰妾學此足乎正夫不答而甚大其志雅相賓客事舅姑孝謹溫溫無間言家人以爲長者然立大節乃在宋共姬曹娥間近世儒者不能及也正夫痛之不已以書告其師陳惟易問所以禮之者惟易報曰必其也爲其作傳其喪之也疏衰絰而出以杖拜賓不辟尊者卒哭而牀期而除食肉飲酒必戚三年然後娶有子則服烈婦之黨如其母之黨皆加於禮一等

文獻傳

卷十四

陳烈婦一

堂定本

錢從日曰寫烈婦志潔行芳真有嶠然泥而不滓之意如此文者可以風世矣

卷十四

陳烈婦二

堂定本

海烈婦傳

周啓蓀

海烈婦傳
 海氏徐州人也。貞而烈，死於異域。驛之清波，欲奸而致之。奴者林升也，捐賈而誘之入艘者，市僧斃命者，水工藍廷九也。氏貞而烈，海氏得呈屍，林升暴奸，市僧斃命者，水工藍廷九也。氏貞而烈，以非命死，異域之人哀焉，憤焉，詠焉，謗焉。道人曰：烈哉氏，可以風於世乎？傳之。氏家於徐，字夫陳有量，歲祿貧不能存氏。有姪從軍於姑蘇，有年訛聞其得寵仕，同其夫往依焉。既而至姑蘇，姪貧如洗，氏與夫鄰，踴躍逆旅，昆陵邸舍欲因便，婦焉嗟嗟，氏亦徐淮一女流耳，少而艾，其夫復棄而孤，夫婦相依，日混

卷十四

海烈婦一

聖

十卷

文豪傳
 跡於俗塵，繁雜間彼市僧，馴者倚幾，何不見而思遲耶？夫其天也，天不足恃，又何賴焉？氏於此欲自全，難矣。脂知氏之心，堅如石而護其身如玉也。市人楊二者，素淫滑，無行揜其夫昵狎其氏者，千百計氏不為動。勸夫移別舍，故羈縻之不使去，因誣其夫曰：爾微還徐，莫謂艘便且林長江以北，人也有鄉曲誼，其人慷慨揮金，飲食所需可無慮，其夫計諾氏難之。楊復曰：登其舟，倉戶異處，且諸江皆有婦，何難焉？於是氏與夫入漕艘，竊謂一葦可航，孰知陰為所賣。久矣，氏由是腹自備，夫在垂其簾，夫他往，其戶未嘗一露容。林升欲一舉而無計，而

之謂楊曰：此貞婦也。誰吾為淫，爾何謬？楊曰：爾思此，幾幾清波，誰氏主之？入爾船，唯爾欲奚儒焉？自是林升益不復自持已。未幾，以市筏故，逆其夫之宜與之張，潛鎮未幾，以市簪索諸具，故又遣其夫往姑蘇。氏語其夫曰：昨爾往宜林長常窺視，意何測？今復他之，終無善意矣。往焉，其夫不去，林惕以威氏，無如何，揮涕送之。林升於是夜，遣舊所與通之婦，明告以意，且委曲導焉。氏曰：吾所為輕棄，故廬不憚千里而危吾親舊者，貧故也。使吾而為此，可不貧且無庸去我鄉人志節，謂何身卒死，烏容穢爾為我拒焉。林升計無出，詰晨聯其漕艘三，趨昆陵之妙伶

文豪傳

卷十四

海烈婦二

聖

十卷

演劇歌舞以醉神，復遣所與通之婦，晚氏出觀劇，氏跪而謝曰：世間絕色女，百倍於吾者，衆矣。何脫吾一婦？且林長孺子，婦恩也，恩而以亂，繼則仇矣。幸為吾旋謝焉，侯予夫同當共拜厚恩。別圖端計，先是氏婦林意知不免，門以外衲衣厚集密縫，固其帶圍以自備。入夜，氏遂死，聞人云：夜間時林升率二婦人入碎其衣，終不能近，大聲呼絕命者三，以自盡云。曆木道人曰：色慾之於人，甚矣。我易云：冷容誨淫，以觀海氏。誰耶？非耶？卒不免於林升之條，遇此何說也？聞之昆陵人云：氏死，林升匿屍舟底，欲遣人往姑蘇，斃其夫以滅口。水王藍廷九者

私計他人往夫必數且漕艘前行燕氏屍宛慘難伸矣遂誘林
弁以蘇行自任即赴報司理朱公公密諭經縣公搜緝其屍
林弁資金銀繆公揮不顧朱公執法嚴勒得其情隨申憲獄以
成先是楊二赴賢昆陵避道路者數千人羣憤毆頃刻楚林弁
以斬犯羈快哉藍也生者存死者白罪人斯得雖古之義俠何
加焉使非朱公主之繆公相助理氏之死終莫伸矣日明日斷
二公有焉嗟嗟世風日下久矣狐媚獲安樂銀貞蒙隱禍當事
者未或知之而能一大創焉以共快乎人之情者鮮矣烈哉
海氏死如婦其遺林弁何不幸也由今思之豈遂為不幸耶

文徵傳 卷十四 海烈婦三 兇 十卷本

路廣心曰貞婦委曲全身從容就義生氣凜然如現紙上其
文在韓歐之間渾渾灑灑迥不似濟南刻鵠育左也
錢鏐曰敘事詳晰無一語描画真景真情自朕畢現論斷
道簡却復低徊宛轉感慨淋漓先生一片維世婆心俱從筆
端躍露此文之大有闕風教者

孝貞黃安人傳

漳浦先生有言天下之可以救人者三曰水曰火是二者人皆
賴以生而投於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仁人必取其精神而用
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仁之所生人者殺之愈以生水火之生
人者生之或以殺蓋為啟頑忠烈祠記也予嘗言其說有取於
宋共姬楚貞姜之風嗚呼世衰道隱軍興以來生患難之際
弱女子罔顧禮義圖苟活者不知凡幾若夫造次顛沛寧死而
必於仁雖烈丈夫其何以加今乃復見之孝貞黃安人黃安人
者婺源王氏女同邑士人黃聲諸妻也父龍峯翁母吳太君讓
里世家幼嫻姆教知經傳大義年十九而嫁能以勤儉佐夫子
於讀成名士夫子嘗游學四方代養服勞克盡婦職所居名黃
村界微曉間時有盜警順治辛丑春有巨寇數千突來晝掠安
人持身素嚴歸黃十餘年未嘗輕出閭閻一步至是聞變乃以
二稚子付乳媪潛匿他舍而從其姑氏出避途中遇風雨失伴
姑先渡溪適市鎮矣溪上浮橋數十接以鐵索聯之非牽緩不
可行更值米暴漲橋木欲墜行者且涉且登危甚多失足溺溺
則無問男女藉援者幸不死以為常安人至後復不前日將暮
有店婦止之曰此可宿安人曰吾奉姑而出今吾姑安在吾忍

文徵傳 卷十四 孝貞黃一 十卷本

有店婦止之曰此可宿安人曰吾奉姑而出今吾姑安在吾忍

野宿耶不顧而前及涉處有男子欲扶掖之安人正色曰在禮

男女不親授受吾獨渡此死生命也其男子卻退曰盡請返乎

日吾返安歸復不顧而涉身隨橋墜手據一木浮中流人夾有

洞而救之者疾呼以手攀我尚可登安人攜手不可遂深溺而

死年二十有九時為辛丑三月十三日夫子方旅金陵夢死狀

日期一不覺既寤訃至奔歸治殮面如生鄉人咸哀而誄之是

以為孝貞也越十九年己未三月公子月儼見子於京口以事

狀請傳余乃慨然太息曰嗟乎孟夫子所謂嫂溺援之以手者

權也為援者言非為溺者言也嫂惟守禮而已且夫不忘姑孝

不教傳 卷十四 孝貞黃二 壬子 十卷草

也不惑人言貞也死孝死貞是謂得其本心然則安人之死於

仁而仁道之不死安人也寧不亦水火出生死也哉按安人

德兼節烈例當旌久未有上其事者近年始以夫子擢郡承有

今號曰徽及弟月儼既長並才而知學與其羣從昌衡昌侃昌

修昌傳朝潛輩皆先後從子游而昌侃之母王早寡安人姊妹

也亦以苦節能教子聞

錢饒曰曰男女同一節此永叔敘五代臣雜傳而發慨於斷

臂婦人也是傳草孝貞曲盡至說水火說仁處含味無窮不

獨然於賓主間合之法

金孝烈女傳

孝烈女者明處士金訥之遺腹女也金故右族永樂初伯照

由學校起家至冬官郎中修德砥行兄以撫姪如子嫂蔣氏守

節逾三十年御史虞公揭其堂曰貞壽廬陵劉先生為文以傳

之女之高祖妣也女生而失怙依母為命稍長善女紅習禮法

端容慧質不苟言笑其天性然也先是處士下家式微隱居拂

水巖巖有梵宇方春妍時香車夾道芳塵蔽天書舫錦鷺雜逐

巖下女雖圭竇足不踰閭閻目不窺巖巖笑弱息投懷繞膝

人咸謂女也孝母之心可慰矣女長十七齡母忍感于邪邪少

文綴傳 卷十四 金孝烈一 壬子 十卷草

年苦節不貞女泣諫曰母如是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母不聽棄

女去女為孺子幸衣衣絕拊膺長慟曰天乎母謂我不成丈夫

吾不能死孝乃真女子矣從母不義不如從父遂自經於柩前

明日里人視之蘇衣綯帶儼然苦塊中也母醒之明年邪邪得

瘞疾而斃先數月或夢見女曰上帝許罰仇矣至是其言果驗

母亦尋殞云郡人龔姓者祈嗣巖前彷彿見縞衣女子告以錫

胤且指其墓處龔於榛莽中求得之為歲薦蘋蘩焉金先生曰

往者先君為余言女之死節也邑人奇其事文學張希房許雋

輩欲上其事于郡伯先君力止之以為伸死不若諱生斯其言

溫厚悱惻深得孝女之心余更表而出之孝烈事在神廟祀奉
義不辱親是能守伯熙公家法而繼節母之高風者女小字
系之以烈悲其志云

錢礎曰寫出孝烈情事極剴極激切女子中有此真丈
夫也可以愧凱風之母有子七人而不能死者矣閨幽發微
大闢風化之文

金孝烈一

妙聰傳

李長祥

舊史氏曰吾有古井賦悲哉宣之女子也曰妙聰在永樂之年
蓋以難全其主母而自死者也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
仁若妙聰所謂仁者非與所生之地在宣又子且賤縉紳先
生未常言之夫負絕人之奇行而名不施于世吾惜焉宣之
人因是來言曰妙聰宣府之李氏婢也其姓無考以難全其
主母而自死是在永樂時以禍亂未靖宜被以主母惶懼恍惚
惟注視妙聰身相依宅後有井往待變勢急投下井水少只
及腹然極寒難勝妙聰自不能勝度主母之不能勝亦如我日
易一人凍無俱凍主母曰奈何曰我之背宜可負負之則我之
身在水主母去水矣主母如其言無何妙聰慙主母覺之欲下
妙聰曰無然吾支之耳漸則大慙漸縊主母失背下復在水
視妙聰漸無有氣死矣主母正急惟料死以背負之故得不即
死而井上之救至主母方有身是夜即免身得男主人賀主母
主母戚然以為是妙聰之產也蓋以為妙聰不自有其身以有
我之身遂以有兒百日禍見井上祭以酒哭之慟及兒長成且
娶母歡甚忽泣下兒怪問則曰爾何人生曰母生日爾母何人
生日母之母生母曰是矣未是也見益怪問母因敘其事俱泣

下合新婦往井上祭焉歲以爲常不息其賦之辭曰荒草惟宣
今有井在中其下有人兮重泉與從一死一生兮忽焉不同夫
胡然生今有死之功嗟巨殃之恩離兮苟懷福焉不可既天幸
之與期兮忍倖遺以有我信此應之已然兮豈主我者之驛從
而不惜雖骨血之滂流以增水兮亦何異夫金石彼寒裳而去
之兮誰者與存哉胥及溺兮徒然爲魂定心絕恩兮奚羽翮之
附狶但我人之有主兮于懷列之泉下乎何痛豈中懷之無故
兮孰究論之曰委命之有痛兮又何求斯顧念井中兮一身寒
死忽沉潛兮生者難遵大路之無人兮不得以語彼殺身之何
文徵傳 卷十四 妙聰二 堂定本

錢建日曰繾綣惻愴情事如藹先生既作古井賦又爲妙聰
立傳妙聰足千古矣

義者劉傳

李煥章

義者劉維揚買山人僕也吾不敢舉其名崇禎庚辰冬劉從山
人來先大夫館於松濤閣劉性痴懇甚勤渠越明年辛巳先大
夫歿山人喪所依會寇大掠豫或傳維且陷山人日憂鬱輒病
死是時余兄弟在都門劉具藁裡掩山人徘徊誌其處倩書一
石藏棺下曰維賈六吉先生諱從謙六十三歲墓告去余家有
老僕王姓者固留之劉大慟曰非我還主人骸骨莫歸矣去至
淄川大盜王渠牟執劉編入伍不從渠牟怒押麾下斬之劉大
慟曰我今死主人骸骨莫歸矣渠牟詰其故亦感動遂擲刀地
文徵傳 卷十四 義者劉一 堂定本
上曰義者義者解其縛曰任爾去劉亡之沐陽夜陷大澤中羣
盜驅之去至一老巢土窖置二女子久之盜察劉癡懇甚勤渠
乃使監視女子劉夜半謂二女子曰女何家女有父若母暨壻
若兒女否二女子曰我止隣也家板滿之西墅夫皆巨賈給事
揚州劉曰此去女家不數十里盜夜遠掠別村吾負若亡去女
曉曰亡卽不家亦誓不忘君劉負二女子出若有人拉之頃刻
薄一卮燈火熒熒自板扉出女指曰是我家是我家天未達曙
也其壻見之驚喜望外具數百金爲劉壽劉曰吾事此耶告去
二女子家固留之劉大慟曰我羈此主人骸骨莫歸矣二女子

詰其故曰義者義者劉畫行夜伏曲折兵火中數載始抵家先是山人嗣君亦山已薄游南北求山人消息又十餘年劉始聞亦山在秣陵趨秣陵亦山抵京師又趨京師亦山已自間道歸劉踪跡至偃師瞥見亦山曰郎君無恙太翁于辛巳七月十二日歿山東樂安李大叅公家瘞之王家莊西四十步梓人墓對其前吾誌之棺下有十四字亦山驚泣與劉偕來山人葬二十二年地已三易主曠土茫茫幾微莫辨亦山恍惚疑惑劉繞掘發得其墳取一石示亦山雖賈大古先生諱從謙六十三歲墓十四字石上隱隱血痕蓋劉破啼漬不化也是時觀者無老少

文淵傳 卷十四 義者劉二 十卷草 堂定本

皆泣下曰義者義者謂賈先生返首丘諸子裔歲時奠丘壟皆託于劉二十年來瀕死不死之身其情苦其志可謂堅矣余讀史愚公移山烈婦崩城或其人皆淵妙讀盤孟書自厲非若劉之木強不解點畫者田汝成傳阿寄稱其有心計為淳安徐氏治富人產比之劉亦承平時良臣爾劉崎嶇兵戈間尸枕籍道上呼吸人鬼者二十又二年即父子間解矣况蠢然為人僕也余為之執鞭亦甘心焉尚何敢舉其名哉尚何敢舉其名哉作義者劉傳

錢陸子曰說出義者心事動天地泣鬼神令人一讀一淚下

湖中二客傳 饒估彭萬年壽吳城之張令公祠夜夢令公授之坐詢曰劉人財而室人室何等律乎答曰斬耳填膽一人反接至使壽字萬年壽斬字於背及獻級則其伴鄒三也先是萬年與三伴舟而行萬年避風機盤左三舟渡河是夜盜劫兩舟去一三黃壽三與壽俱被殺而壽舟有吳人秀才趙澄者匿壽子并婢載他舟行蓋壽者襄陽估也萬年寤驚覓三舟湖口知三已死哭之遂飲三木挈三家人置後舟借之維揚暨回舟而飲三婦于槍詢曰夫人非三妻而得隨三何也婦愕失聲既而視僕萬年

文淵傳 卷十四 湖中二客一 十卷草 堂定本

今二僕避後婦流涕曰安建昌趙工妻也夫積工值携妾歸附三後舟夫病而三據妾身并值有之夫棺在飯子之沙家遺老姑存此不足知君何得詢及之乎萬年曰吾惟檢其情以有此詢也雖然亦思歸乎曰思之萬年遂呼三僕語割贏財千金半與三家人而以其半給婦歸建昌使養姑焉方三舟之渡湖也三聞壽舟絃靴聲及窺之則有婢福妮善彈別名瑟因與之聯舟暨被盜而秀才趙澄者備莫者也諸估購妓樂麗婢容髮競印值以購既登巨有成說婢意謀登登亦為如計顧自視無豪半金而前後舟悉泰越無可守者乃懷刺謁九江守告之守

謝○滿○估○去○陳○望○押○婢○并○其○干○與○家○人○等○還○歸○襄○陽○望○乃○為○歌○令○
婢○彈○名○瑟○瑟○彈○句○諸○故○人○之○有○財○者○詞○曰○大○堤○估○今○襄○陽○商○風○
吹○鐵○鹿○今○渡○潯○陽○何○人○劫○公○今○身○首○以○餓○遺○末○婢○今○蘆○之○傍○低○
無○杆○振○今○高○無○橋○夕○不○藉○絮○今○晝○不○咽○稗○與○糠○孤○兒○無○恃○今○惟○
未○婢○之○將○將○歸○洞○庭○今○還○故○鄉○洪○濤○洶○洶○今○青天○茫○茫○願○假○羽○
翼○今○翔○且○翔○一○彈○再○鼓○今○心○恨○恨○齊○于○生○曰○堂○以○匿○婢○故○曾○見○
余○舟○次○且○不○疑○余○為○無○財○謀○資○如○歸○蓋○其○人○長○者○也○江○右○王○猷○
定○嘗○言○觀○察○宋○公○能○道○張○令○公○見○夢○事○其○人○為○士○人○非○彭○姓○今○
覈○之○則○萬○年○者○實○跡○也○豈○事○偶○相○類○抑○亦○傳○聞○之○說○與○夫○天○下○
文○徵○傳○
卷○十○四
計○中○二○卷○二
五
衣○冠○方○幅○藉○藉○稱○士○人○而○鎬○銖○成○市○所○爭○毫○釐○生○死○頓○易○其○為○
萬○年○所○不○潔○者○則○亦○何○限○萬○年○雖○估○乎○估○而○士○人○行○即○士○人○矣○
張○令○公○者○或○曰○唐○真○源○令○張○巡○也○其○祀○湖○所○始○則○無○可○按○者○
錢○礎○曰○口○事○奇○叙○事○更○奇○昔○人○謂○柳○公○好○奇○如○商○人○之○籠○百○
貨○而○其○文○亦○變○幻○百○出○古○千○大○可○斯○荷○亦○云○

謹○農○夫○傳
吾○邑○豐○樂○柏○泉○鄉○有○農○夫○焉○明○癸○未○歲○賊○侵○漢○陽○郡○路○由○豐○樂○
放○肆○劫○掠○焚○房○舍○蹂○苗○禾○鞭撻○炮烙○人○索○財○物○農○夫○方○荷○鋤○出○
與○賊○遇○田○間○群○逼○團○聚○奪○其○鋤○勒○獻○財○物○農○夫○無○以○應○賊○曰○汝○
有○金○寶○獻○即○獻○不○即○汝○從○我○去○不○即○汝○頭○恐○不○足○汗○吾○刀○農○
夫○志○曰○我○生○為○太○平○良○民○四○十○餘○年○同○汝○輩○皆○皇○家○百○姓○凡○半○
粟○寸○絲○一○茅○尺○土○皆○皇○家○雨○露○皇○家○何○負○於○汝○汝○今○逆○天○反○迫○
我○耶○我○頭○可○斷○必○不○從○賊○縱○殺○我○我○死○官○軍○至○汝○輩○皆○齏○粉○矣○
賊○刺○殺○之○罵○不○絕○口○屍○僵○立○田○畔○若○奮○臂○擊○賊○狀○今○甲○辰○夏○五○
月○余○過○豐○樂○飲○故○人○黃○美○中○宅○其○叔○仲○芳○為○余○言○余○歎○曰○農○夫○
衣○襦○褌○事○耕○鑿○辨○五○穀○勤○四○肢○窮○居○編○茅○非○有○仁○義○忠○信○之○說○
習○聞○於○耳○也○非○有○仁○義○忠○信○之○事○習○見○於○目○也○非○有○仁○義○忠○信○
之○人○習○薰○陶○漸○染○於○側○也○以○素○不○事○詩○書○不○熟○禮○教○者○一○旦○臨○
禍○難○剛○鋒○刃○甘○頌○厥○躬○不○從○賊○偷○活○方○且○口○念○皇○家○逆○料○討○賊○
一○似○平○日○講○習○討○論○既○明○且○察○而○後○出○手○此○者○嗚○乎○何○其○取○義○
之○精○也○古○者○天○子○死○天○下○諸○侯○死○社○稷○公○卿○大○夫○各○死○其○職○士○
君○子○畏○清○議○而○死○尚○名○節○而○死○彼○農○夫○者○名○不○聞○於○天○子○籍○不○
登○於○籍○紳○行○不○載○於○青○史○何○所○為○而○為○之○耶○無○所○為○而○為○之○也○

平○何○其○取○義○之○精○也○非○農○夫○取○義○之○精○蓋○國○家○數○百○年○深○仁○厚○澤○有○以○沐○浴○於○人○心○而○不○容○已○也○明○太○祖○當○紐○解○綱○絕○百○有○餘○年○一○旦○起○兵○內○安○外○攘○俾○四○方○黔○首○脫○左○袵○遊○熙○皞○傳○十○餘○世○窮○販○僻○谷○荒○裔○遐○遼○欣○送○休○運○昆○蟲○草○木○亦○賴○蕃○滋○宜○其○匹○夫○匹○婦○戴○髮○含○齒○者○皆○具○忠○義○之○心○而○能○成○殺○身○之○仁○也○昔○唐○明○皇○時○官○中○教○舞○象○其○後○幸○蜀○祿○山○僧○據○帝○宮○大○宴○樂○因○令○拜○舞○象○皆○垂○涕○不○動○祿○山○盡○殺○之○德○宗○放○還○鸚○鵡○猶○問○上○皇○後○唐○昭○宗○有○猴○善○拜○跪○號○孫○供○奉○朱○溫○竄○位○唐○群○臣○皆○拜○賀○使○猴○拜○猴○咆○哮○趨○上○跳○躍○奮○擊○溫○怒○殺○之○由○此○以○觀○羽○禽○毛○蟲○皆○含○至○性○

文○淵○傳
卷○十○四
農○夫○二
堂○定○本

錢○礎○曰○農○夫○死○國○難○者○古○今○罕○見○謀○公○可○謂○獨○有○千○秋○矣○嗚○呼○農○止○如○是○士○居○農○之○上○可○不○勉○乎○讀○紹○成○此○文○可○以○振○靡○可○以○起○懦○

高○士○汪○渢○傳
魏○禧○曰○余○癸○卯○游○浙○江○聞○三○孝○廉○名○國○變○並○謝○公○事○有○監○司○欲○見○之○知○其○不○可○屈○膝○舟○載○酒○西○湖○上○屬○所○親○招○之○唯○汪○渢○不○至○渢○錢○塘○人○字○魏○美○嘗○獨○身○提○藥○裹○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渢○故○城○居○母○老○思○得○渢○一○見○時○弟○渢○亦○素○諸○生○服○乃○奉○母○徙○城○外○渢○問○來○定○省○然○渢○自○能○來○家○人○欲○往○跡○之○即○不○可○得○予○客○西○湖○身○造○渢○使○道○意○久○之○渢○不○出○微○聞○渢○到○湖○上○乃○寓○書○淫○以○告○渢○曰○魏○美○足○下○足○下○知○僕○至○意○當○倒○屣○過○我○顧○以○常○客○遇○我○足○下○則○可○謂○失○人○渢○得○書○驟○走○舍○館○相○見○自○是○常○出○就○余○出○則○必○

文○淵○傳
卷○十○四
高○士○一
堂○定○本

之○愚○菴○所○抵○足○臥○往○往○談○至○雞○鳴○或○更○起○坐○行○不○肯○休○愚○菴○僧○明○孟○兩○漸○所○稱○三○宜○和○尚○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予○二○人○會○三○宜○設○食○畢○輒○掀○白○鬚○笑○曰○但○喫○吾○飯○臥○吾○床○吾○不○來○湖○也○問○戶○法○初○渢○為○諸○生○試○報○高○等○為○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饒○刺○一○見○當○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中○崇○禪○已○卯○舉○人○未○聘○婦○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風○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禮○渢○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姻○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婦○和○妯○娣○足○矣○後○終○珥○綺○纈○之○飾○母○庸○也○錢○氏○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

作乙酉風執友大行陸培自經死濕私爲文祭之一勸幾絕內

編欲強濕試禮部出千金視濕妻日能勸夫子駕則昇汝對日

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割脩金爲濕壽不得

却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百金拒弗許自是嘗出游之天台

居石梁左右反河渚從孤山之匡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

士游腕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

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濕病痰咳五月餘一日

晨起視日日可矣命子遵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

逝濕與予既相見以齒序爲兄弟予嘗私問濕日兄事愚菴謹

文徵傳 卷十四 高士二 十筆草 室定本

豈有意爲弟子耶濕日吾甚敬愚菴然世之志士率釋氏牽誘

去削髮爲弟子吾儒之室幾虛無人此吾所以不肯也魏禧日

濕往來談甚多不能記於當世益熱中人也惜哉

魏和公日寫高士行徑如雲中神龍現沒無端真寫生之文

也叔兄嘗謂予日汪先生藉令不遭變革自是風塵外人於

世之志士高人又進一格

錢繼日汪先生與高士也冰叔以高士寫高士情自真語

自切不是泛然作高士傳而文筆高妙亦不當于龍門以下

求之

呂先生傳

昔子輿論士而爲之稱說日尙志其指則居仁由義以備乎大

人之事夫士孰不誦法子輿乃聞仁義大人之說則退然不敢

當而居常栩栩向人謂士各有志嗚呼吾不知所志何志也以

予所聞呂先生庶幾不愧乎士哉先生之行頌之者不一其事

予不錄錄諸鄉先生之言爲海內告金公聲日予偕呂先生昇

業林塘終日所語無非君親出處大節其言腕至動人即牧兒

樵豎聞之莫不謂忠孝可自致予雖周歷講幄時時有所得不

若先生之言獨爲切實也吳公廷簡日近代諷風競焰蓬人輒

文徵傳 卷十四 呂先生一 十筆草 室定本

先生之吾不能世遂共營子爲狂對呂君靜氣德容自不知先

生之出於口吾狂哉凌公世韶日生伯天爵甚優學復造極故

一言一動皆順乎聖賢軌則使人可親而不敢褻與之處不復

知身在羲皇以後也江公天乙日呂先生有天下爲已任之志

剛毅之氣掩于溫恭他日國家有事謝安石何足比數王公澄

國子謁呂先生維揚時盛暑先生巾服不御筵娓娓興衰之故

且諄予予汗下浹體不敢退亦不覺倦今思之胡可再得合諸

先生之言而觀之呂先生所尙之志可見矣先生之言出于

忠孝大端而其行亦不外於務博濟嚴取與雖未見施於天

所謂無愧乎士者固已泰然能之矣。豈必呂先生獨能而人盡為不能者。然世罕見其人。則雖謂為先生之獨能可也。先生幼穎慧。過人。年十八。列諸生制藝。習靜高潭。頗近金文毅與金凌兩先生。交至密。後金公被難。文石追赴同之。凌公以伯終長于先生之道。可謂不孤矣。先生名時春。字生伯。歙呂川人。不巷曰子輩。冒孔孟衣冠。既不能如王伯安。建白于時。又不能如陳同父。昌言於世。其愧為士也多矣。吾鄉自考亭後。理學之賢不絕。求可出而施用者。五百年未見其人。豈經世之士別有所本。而非理學可收耶。金公成仁。江生就義。凌先生肥遯居貞。又敬傳

卷十四

呂先生二

二十卷本

皆不愧大人之事。其論呂先生如此。更不必徵諸行事矣。雖然安得士如伯安同父其人者。吾與之言志哉。

錢磻曰。為呂先生作傳。不言先生行事。但述諸鄉先生之言。以傳先生是制格亦正格也。一論詞意更遠不菴理學經濟。皆其夙優。故于論呂先生而具平辭有如此。

方先生傳

徐與喬

方先生諱啓。大字裕昆。廣居其號也。世家歙之環山。大父父相繼以仕進。著譽於時。先生生而岐嶷。方離襁褓。儼然與成人等。不苟言笑。不樂嬉遊。益其天性也。年十一。肄業南雍。會助教吳公極。以誘進斯儒。為任時六館諸生四百餘人。惟先生最少。吳公深加篤愛。詔之曰。人貴立志。孔子一生德業。在志學。始子勉旃。既而曰。盡言爾志。先生以志學孔孟對。吳公為之色喜。乃言於同堂趙公文相。合詞請於祭酒區公。為大書四字匾其廬。先生自是出入辟廱。無不兢兢。以踐履聖賢為務。金陵去歙數百

卷十四

方先生一

二十卷本

里。先生身膺重慶。歲率一歸。歸必晨昏定省。雖酷暑嚴寒。衣冠危立。依依不忍去。方是時。先生家故饒。其往來金陵。一如寒素。遇貴戚子弟。以聲色裘馬相高者。竊遠之。喜從焦文端公遊。一日與文端公會。講於陽明書院。時紛紛以良知為辯。坐中忽一狂生疾聲謂同人曰。良知是何顏色。眾哄堂笑之。狂生大慚。先生徐語狂生曰。良知赤色耳。文端曰。小子何知。先生曰。有諸內必形諸外。不觀此生之赧然見於顏面乎。文端聽其言。凡會講必引先生為畏友。而先生則以不驕不詭。雍容議論於諸公之堂也。後去金陵北遊長淮。於東海之濱。閉戶讀書。日無異人。

鮮有知者忽獨立間仰見天光雲影恍悟仁者萬物一體之有
頓覺性體朗然舉凡自少而壯一言一動無不瞭如指掌乃喟
然嘆曰吾今而知致君澤民聖賢餘事也如時不用何未幾流
氛日熾國事衰微先生知世不可為尋返里門間鄉塾集生徒
殫心以闡孔孟之微言歷三十餘年不變此其節操有過人者
先生之同志芑山張公為予老友其宗人孟時玉如二公一為
予同年一司鐸吾邑予曾於三公間先生生平熟矣而仲子寶
臣向予稱述先生悉與所聞於三公者合故亟表而傳之所撰
真學錄一書天下皆知誦習不衰茲不著

水漱傳

卷十四

方先生二

交

于學草

徐退山曰予嘗過新安問所謂程朱闕里者父老指予言在郡
西環山簷殿之間予徘徊顧之不能去云程朱至今五百有餘
歲矣必有名世始方先生其人歟繇是知環山之於簷墩猶鄒
之于魯其地同其道一也

錢礎日口語語寫出真質學問覺與標榜道學名目者不同
先生得退山文傳矣

督師孫公傳

王弘撰

孫公諱傳庭字伯雅號白谷山西振武衛人萬曆己未進士授
河南永城令調商丘擢吏部主事遷稽勳郎以逆璫魏忠賢用
事請假歸乙亥起司封郎尋以邊才超擢順天府丞時逆寇方
熾廷議推公巡撫秦上召見便殿公面陳方略毅然自任至秦
簡募標旅得兵三千人自將之戰屢捷擒關王高迎祥獻俘闕
下上大悅告廟行賞復殲拓莽坤乃奮然清屯軍凡得守卒九
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兩有奇米麥二萬餘石上益大悅
褒獎備至且命諸撫以秦為法武陵為司馬限期合勦計用兵

文敬傳

卷十四

督師一

交

于學草

十二萬加餉至二百八十萬公移書力爭謂兵貴精不貴多恐
致潰驟且民力已竭不堪重困武陵啗之勦事卒不就具如公
言公于是復自商募得兵六千人自將之擊賊于楊家嶺黃龍
山大破之嗣復擊之于藏田庄賊走寶鷄取棧道中伏折而走
隴州關山又中伏皆大破之關將僅以二十餘騎由秦嶺南遁
入豫秦賊遂平上晉公階而豫賊日猖獗上命公督師公具密
疏糾舉又言年來疆事決裂之故甚切直武陵益恨之會緡竹
督察諸軍失上意上大怒褫其職武陵授意令劾公以自遂
奉部院勸議之旨公候勦通州鬱憤成疾武陵意稍解趣公之

保定任公請陛見武陵園之公至保定引疾乞骸骨而武陵謂
公欺罔坐革職仍屬巡按御史察其偽御史疏稱真疾遂并逮
御史公在請室幾二年餘宜興再入相初政多引用正人上悟
公冤以佐樞召公於園屏御文華殿問公所以安天下者公爲
指陳甚悉上嘉予燕勞賞資甚渥造公將禁旅後汴時秦帥賀
人龍兵最強而肆秦人苦之上改公督秦軍屬諫人龍公竟誅
人龍所部萬餘人無敢譁者兵威大振朝議令公亟入豫公言
兵未訓練未可用弗聽公乃出師戰於郊大破賊後軍潰公收
兵入關斬倡潰者土疏曰兵無圖志久矣賊大勢已成今欲再
文獻傳 卷十四 督師二 十峯草 堂定本
舉非數萬人不可宜大行調募訓練恩信既孚鼓行而出賊尚
可滅也上聽公言命督七省師賜尚方劍癸未公調募得馬步
兵凡六萬人方訓練朝議復謂公兵已成宜速出潼關上意雖
不中制亦日夜望公出公以八月出師值霖雨至洛陽與賊戰
數捷賊望見旌旗即引去公追至郊復大捷時公師露宿久又
大雨不止糧不繼馬足陷泥淖中幾及尺將士相顧無人色公
令移師河畔就糧兵既動賊以驍騎數千人犯之乃遽潰公退
守潼關潼關陷公遂遇害公貌魁梧膽知絕人忠義憤發可以
有爲矣而功卒不就嗚呼豈天爲之哉

施思山曰筆勁如鋒

王阮亭曰此篇大似陳承祚宜茗文之亟賞也

錢礎曰曰通篇寫出孫公方畧之善戰功之多忠勇知謀近
世無兩公不朽此文亦不朽矣其章法純乎龍門而筆力堅
古亦復不亞班掾山史洵良史也

文獻傳

卷十四

督師二

十峯草

葛子名芝本名雲芝字瑞五吳郡崑山人也父太學君諱鼎祖太常公諱錫璠太常以進士起家歷官通顯有子八人多負才望季子復舉孝廉門第鼎盛聲華人物冠於一時尤昌明古學刊政經籍時葛氏書滿天下其盛如此葛子太常之孫也一出而名掩諸父上懷奇抱異俯視儕輩嘗謂人廣坐然疑思人莫能測也十五為邑諸生試觀高等時妻東二張先生貢天下望從之遊者如登龍門葛子為南張先生之婿為西張先生高第弟子鐵礪名行文章擅一時每一文出人爭以為高文典册

文獻傳

卷十四

葛子一

十

二張先生並稱之先達薦紳及當事皆折節與交而葛子夷然不屑也當是時葛子年最少雅自負謂富貴可立致苟出而返民俗於停靡致軍國於太平匪異人任也既遭國變葛子盡棄其所為學而潛心求道一以姚江為宗求所為致良知者姚江史子虛沈求如兩先生者良知正統也葛子渡浙江入石浪山以訪焉沈先生則以言授葛子史先生則復入吳訪葛子葛子慨然曰苟不得不可以為人於是舉人生可欲可喜之事痛自剗絕而惟精求性命之微食息無間久之忽然身心豁然而喜可知也而年三十也葛子復遍叩諸方知識徵詰往復無所

文獻傳

卷十四

葛子二

十一

不至復與其同學某君者入古南之室古南之室乃以其所得通著於史先生史先生懷之惜也注維此子舉凡管地證入良可慶幸台鼎不足貴萬鍾亦不足榮雖然百尺竿頭猶當進步否則禍福無常終亦不可不察也尊兄直下知歸幸立造絕亦不世之域茲不為亦大事出現於世耳葛子於是買山而隱嘗攜其家果入山獨棲一室竟日暇坐久踰十旬亦時携壺入山林遊歷不從客笑信婦亦知玄學能辟穀夫婦之間自相師友間問如也並登新知也惟謹入覲之者皆以為真神仙云葛子籍門閭之高華蚤擅文章之譽有國士之目晚復以道自貴誠有所謂不故其樂者然其所遺憂愁拂鬱顛連坎坷亦極人世之所不能堪至豫吳而不可解葛子過之弗稍矣性孝友篤於師友死生之誼早及先公之門顧與余交晚而相得極懽嘗盡讀其所著書及其母夫人狀一篇余為之泣下復讀其繼母狀余益悲不能自勝葛子語其子曰徐子真知吾者他日吾死須領汝來其墓汲吾之生存乞徐先生為之傳其生平事節不勝於書無所不窺文章韋稱大家其為人沈靜英敏事節不勝於書無所不窺高世之意人初不知事而靡然心折也動世之變也見

獨距守赴義之士割地嬰城葛子獨以諡不必任先期過地及城破死者數萬人而葛子家父子叔姪兄弟皆無恙給諫陳先生為時事所染微行世所知葛子泣日以張儉投張儉豈得全乎越宿而不免而舍藏者亡身以及親焉人於此而益以識量推葛子云有臥龍山人集若干卷容膝居雜錄若干卷行世而其秘弗傳者猶多藏於家

野史氏曰吾聞葛子年九歲聞人傳說吳珉擊殺逮周忠介公縋騎立屏側涕泣曰更益我數歲庸果不能從公於難奔義若嗜欲其天性也而其後所見乃如是嗟乎賢者固不可測然非

文獻傳 卷十四 葛子三 十卷草堂定本

其與道袖伸能如是乎每與葛子飲酒悠然相對輒自以為弗及也嗟乎葛子深遠矣

錢礎曰曰通篇將葛子生平文章德行理學氣節一一傳出却說得極真至非知已不能為此文文之敘事議論承接轉折處俱有神行一贊尤得史法

楊少泰青巖公傳

錢陸燾

少泰青巖公諱北魯字泗生常州武進人也楊氏遠有代序自忠二公卜居安陽山安陽故無錫而郡屬常州九傳至心利公始徙居郡城又二世至位字公施仕東同丞最升判寧海最判通州是時魏瑞扇餓所在郡邑立生祠判毅然不肯署名上司沮駭將根治之一日投劾去尋瑞敗得免即公之父贈奉政大夫江西提學道按察司僉事者也僉事生公東阿官署中故以其地義名而字之而公晚亦自號青巖識不忘所生申明僉事意也公生於東阿之十九年奉僉事里居補常州府學博士

文獻傳 卷十四 楊少泰一 十卷草堂定本

弟子員未幾嫡母蔣太宜人前卒未釋服僉事公又卒五年服闋中丙戌科舉人壬辰中鄉忠倚榜進士以二甲十七名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晉福建司員外江西司郎中陞江西提督學政按察司僉事移福建分巡建寧道按察司僉事移分守延平晉秩少泰予告回籍公為諸生遭兩喪哀戚甚悼色養未太宜人以孝友聞既而歎感發於僉事之亡也日夜思以科目自奮再上公車不第愈益發僉事之藏書讀之閒出其緒餘於制舉業氣充力餘不為怪巧梓然學者今世所傳四書詩經稿鄉會墨其尤也案公內外艱五年公車又六年十餘年間砥礪揣摩

讀書得力凡歷官之名節學問事蹟皆根抵於此其在刑部時
下不徇吏請上不徇堂屬多所平反章皇帝在內閣給筆札
親較六曹公稱旨已而詔京官七品以上言時政公在刑言刑
條奏五事一請訂正條例一論切盜不宜分滿漢一論科抄核
擬宜立限責成一請獄獄弗留滯一請於恤獄囚又稱旨時初
下熱審之令法司據奏處決重犯公曰是熱審非議緩死是趨
人死也上書大司寇極論其非又上書爭保定府所解盜犯無
實宜未減他司唯唯皆視歸乎公此公之著於秋官其大者其
提學江西時以廉潔首公矢籥受事江西自艾南英諸子風氣
衣被爭以文相高而躡治自喜不中程度者多有公兼收而並
鑄之彬彬大雅矣一時所拔士其高等得傳者不勝數重創南
昌新建學宮次第修白鹿澹臺書院仿古山院長例聘名儒主
之程朱之書大行於兵燹之後時比之邵文莊蔡虛齋云至請
留踰額生一千八百餘人獨不受部裁他省不得比公之力也
此公之著於典學其大者其觀察福建時有封藩移鎮之命而
公適往分巡其地計需舟車以萬計所役人夫六倍之至資糧
芻茭等物殫屑尤具闕第一役役第一費公晝夜拮据逮書幣
歡囑與相望如枕席過師明年夏雨屬旬溪小漫漶民之壓者

溺者餓路者無美公先事厚於此昨據賊五日之間水凡三至
斷之子遺皆公賜也建南居八閩上游盜賊蠢居基處既浦松
溪建崇二安間所在見告武人選靖觀望公曰其甚適少事不
忍人寇暴死亂天子邊事速公等甲其以身先之殲厥渠魁
雞犬按堵而後已於是虺蟠莽伏於千里溪山內者苗嫗而髮
櫛之幾盡其抵廷之日一切供張俱先罷絕之絮爲令至則襍
被書蕭蕭然數事而器用自建署迄以來卒乃復又革四大弊
官銀收解之倉克富戶也餉米發賣之孤糴也因保甲私立練
長也封溪船致投藩也去三大害懲儆弁懲降將懲偽逃人也
其抨按驅得洗滌善良多此類此公之著於泰藩其大者皆公
需次諸生孝廉十餘年間砥礪揣摩讀書得力所設施於服官
政者如此公之資奏朝京師過家上壽朱太宜人念朱太宜人
老抵閩遂移病免歸或曰念其親而病也吾見有病亟而不自
以爲病者矣頃眩目眩而痰之衝氣之上然猶喘呷以趨班龍
鍾以將事者若且不暇自有其病之身又暇念其親而病乎哉
余是以甚高公之病也公病歸僅七月而太宜人卒或又曰終
太宜人喪朝廷方思公等詔所在官司問承良已推轂上道
若若而人又踰時以兵興事何人貴復官朝京師者若而人公

遂稱疾亟也。方坐近園，整繹遂初堂集。凡二十卷，閣梓，頒制舉業。教子若孫，人於是益高。公之病也，而公之病病矣。公長身玉貌，廣頰秀眉，與人言氣溫如也。尤篤於親舊，出漿飲客，流連夜分。僦道周恤，外丐資不以有無解。貧不能報責者，焚券不復言。於其族也，修祠墓，刊宗譜於其郡邑也，不敢據賢士大夫權，而利害與廢大徭役，則抗言爭之。長吏人侍以無恐。元配胡宜人，中年多病，以乙卯冬前卒。公追念御窮，桐杖竿蓆，淚痕沾濕，病亦以是益劇。以丙辰五月廿三日卒。年五十九。二子世求、世亦。世求辱與余遊，請立公傳，劉其大者著於篇。

文徵明

卷十四

楊少泰四

七

十卷草堂定本

陸燦曰：世求公子讀書有家法，得公指授，尤善為制舉業，為名諸生。壬辰春，余遊京師，時會試天下士，吾意必有清圓真正之文。如唐薛二公其人者，是時有吾友唐君德亮，自負魁壘，可以冠一軍，而余猶未之許也。已而得楊公三作，及其臨場諸藝，以為真唐薛之文矣。又二十餘年，余來常州，始見公之人如其文。公亦喜與余論文，合適遂縱其子與余遊也。公詩文自有遂初堂集，不論論制舉業，著余知公之始，要如所誤。次公之平生，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其吏治於閩，猶深閩人歌誦之所，隸建寧武溪山在都內，道家謂之三才六洞天，公或者魂魄猶樂思是距。

文徵明

卷十四

楊少泰五

七

十卷草堂定本

常州二千里而近，公沒時，閩之不朝貢者踰二年。錢礎曰：日全從楊公一生學問事功上，屑屑傳出言，皆微實無一諛辭。至于格法精嚴，詞氣高古，純是班孟堅趙意，豈為歐曾者所能道。隻字耶。

富川令元發奏公傳

莊憲祖

元發泰公名鍾仕姓華無錫人也少穎異讀書過目成誦長而能文章工詩詞為人重氣節敦倫誼居家克以孝友即于親戚交游窮乏相恤難相恤尚義有古君子風以故鄉黨宗族咸稱之凡五入場屋數奇不售以順治戊子明經入對大廷是時西徵未靖定藩奉命出師朝廷授公爲富川令隨軍征進受符即旋里束裝公素不事家人產廿口嗷嗷無擔石儲不顧也行李一肩蒼頭二三輩慷慨就道蓋已有以身許國之心矣王師爲持重計逗遛楚地踰一載公所至謂當道重其名輒

文淵傳

卷十四

富川令一

元

十學草

文淵傳

卷十四

富川令二

莊

十學草

國師潰歸漢狄公與俱公于渡江躍入中流急撈之已絕命矣賊群嘆爲忠堇之而去事聞詔贈公廣西按察司食事諭祭堇磨一子止爲河間知縣賢令尹也公爲有後云論曰邊邑民徭雜處國初貢固向多公綏之以德而民咸化之治亂國用重典豈其然防弁以貪致變山寇從而蜂起重兵臨之不能撲滅公以數言解散非思信素孚未可口舌服也遇變被執以官刃誘脅之不爲動卒于渡江之際躍入中流正氣鴻名直與長江俱永所謂重于泰山從容就義者非與朝廷憫公之節賜之贈祭堇報忠之典良云不薄乃四方多故而如公者不概見是知人之負國家者多矣人孰無死死而如公洵可不朽也夫

錢穀日日叙事清嚴絕不鋪張而公之一生文章德望治行之循卓死事之從容與慷慨具見尺幅間人品真文品亦真所以必傳○一論發抒盡致語語警策可以激頑起懦

從伯憑燕先生傳

周弘

先生姓周氏諱儀字羽生晚號憑燕無錫人吾周氏本仲雍苗裔周章少子安陽侯贊之後襲封安陽山下子孫散衍四方居無錫者多至十數支宋以前世次不可考大約各宗其始遷之祖而先生之先其顯有聞者為宋揚州通判景釗熙寧二年葉祖洽榜進士景釗生廣西宣慰司宣議瀛紹聖元年畢漸榜進士瀛生潤州推官達權宣和三年何渙榜進士達權數傳至明為河間府經歷顯顯三傳為珮珮師事浙學使者薛應旂以嘉靖辛卯先應旂舉於鄉名最著邑人所傳為赤湖先生者也珮生之舉之舉生鄉進士廣西永寧州知州于宣號星池是為先生父永寧公生三子而先生長負姿穎敏好古力學年十五即補博士弟子員考必前列然數奇三試於鄉弗售也精制舉業傍及古文詞四六言尺牘箋啟無不絕倫以故人爭師友之鄉先達邵容齋潘兵泉又備兵潮州最後秦陞丹司理溫州皆以先生從贊畫多所裨益司理赴省城道青田夜猝遇盜盜持司理露刃睨之先生奮身捍司理盜舉火燃先生鬚先生不為攝捍益力司理遂得乘間脫去後司理常語坐客曰周先生可謂仁者之勇先是永寧公歿於王事先生以不獲親視含斂為憾言及必涕洟至老猶哀慕弗輟其教人循循善誘嚴而有方師之者多成材厥世俗浮薄之習力行古道偉貌修飾章甫深衣望之起敬及卽之雍如也康熙十六年十一月以疾終於家距生萬曆三十八年春秋六十有八知者無不悼嘆之先生娶秦氏孝廉周府公孫女先先生卒子嗣碧碧嗣先生弟邑增生雋生後檀文舉亦先生家教也孫繩先生以高才而沉頓不偶困於絳帳者四十餘年一日在塾慨然曰吾何為徒役役里中兒乎遂謝臯比歸而鍵關以課其孫然人終莫之釋也先生不得已復挈其孫以從事於里社如是又六年而終以是繩獲

文獻傳

卷十四

從伯二

完

十筆草堂定本

文獻傳

卷十四

從伯二

今

十筆草堂定本

世其學蓋先生之所貽於後者遠矣論口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求於今日老成典型難哉其言之矣先生以經師人師為學者宗後生小子方幸有所依據而先生竟歿噫可哀也已

秦陞丹曰憑燕先生道高望重余家子姪輩皆師事之尤篤於友誼能周旋忠難青田之役微先生余殆矣義形於色挺身不撓所謂仁者之勇非耶讀此傳余我然傷懷抱錢礎目曰先生與余為世交其孫繩從徐游連祖德更詳公得太史公家傳先生真不朽矣文亦典要而有體

稽封君丹字孟求常之無錫人以子永福順治乙未進士初任
浙江嚴州府推官有文章名在職平允遇順治十八年辛丑
今皇帝嗣極恩詔得封如永福官封君天性孝友廉正甘貧而
好義多讀書明義理躬行不怠教子有方終身如一行為鄉里
所宗初為童子時即讀經史務究大義攻舉子業其氣格法
度必規模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永叔諸人耻為趨時之文既
長乃受知于督學甘公學淵補吳縣博士弟子稱名諸生而不
得志于有司益奮志讀群書遊馬文肅公門所為文比先正大
文毅傳 卷十四 稽封君一

家手纂四書仙書疏義析疑辨異多有發明屢上鄉閭皆不錄
會司理登甲午鄉薦遂棄青衿自號憇子專以著書教子為事
執經問業者翕然歸之初封君父玄珠公性極嚴封君事之每
雖已代于寢門外侍側下氣怡聲有問乃對肅客則正襟隅
坐或勞心必跪承教授則跪容受之同顏霽然後退晚必俟其
寢臥乃屏息出中年不以家事煩其父奉養必豐必潔玄珠公
好周人之急急人之難封君每先意承志歿之日哀毀骨立居
喪三年人不見其齒事母張孺人如其父母歿七日水漿不入
于口作孺子泣者百日寢處苦塊盡三年莖後宿墓草中累月

玄珠公有手書遺訓及自著行畧又張孺人歿時遺一喪禮皆
謹藏之晨夕展視必泣嗣後逢忌日祭必泣春秋掃墓必泣時
祭必泣終身弗衰弟歿有遺子其母病則命妻乳之撫之典司
理始終無少異諸女兄弟之貧乏者恒周給之撫其子女歿則
為之殯後有早歿者每念及同胞零落輒涕泗橫流聞宗族戚
黨及朋友子弟善讀書則喜見必勉以勤學作好人友人遺子
女或為之婚嫁護持教誨如親子弟喜朋友自少至老率一飲
食非對朋友則不樂終身不食于內夫婦相對如賓無衰容無
諍語不置妾媵其教司理也嚴而善誘斗室中一几一榻伴司
文毅傳 卷十四 稽封君二

理日侍坐夜侍寢者六年凡六經周秦兩漢下逮唐宋大家文
咸口授而節解由諸生以及舉于鄉日益加嚴不少寬假乙未
成進士歸手書五戒使人迎諭曰勿妄聯宗勿輕結親勿濫收
奴僕勿竿牘地方官長勿得罪鄉里既官嚴州則誠曰官無大
小其家父母妻子兄弟皆託命焉勿輕壞人功名果不肖為民
害者則亟令去官勿苛求職款敗人以身家以自稱風力又曰刑
期無刑必無刑乃不愧刑官就養往來道路間不會一客司理
之屬吏若紳士跡之則亟引去率無敢以餽遺進者其在嚴州
也會臺使者有訪擊衙臺土豪之概下于司理封君曰土豪之

為害何如。衛靈之為害烈乎。其已之但於勸懲善惡時開報發。落以示警。可矣。當海寇內侵。有傳檄傳至。嚴都吏民。違逆不知。所出。司理慮驚封君弗敢聞。封君察知之。曰。鎮鎮以定。失事以。義脫有不測。有死無貳。毋以我在此。有所顧畏。乃命司理會堂。屬于郡治門。立碑其碑。其使仍糾紳民誓死登陴守事。遂定。賊卒不敢來犯。他日司理謝一大僚。其大輩金投封君於私家。立應之去。且急使人告司理。當益持正執法。勿撓後。司理請山。左則戒之曰。循分盡職。胸中勿存芥蒂。且引孔子為乘田委吏。以喻司理。在論所寄俸錢為養。則曰。爾祿薄安所得此。得無因。

卷十四

封君三

十卷草

意曰。吾幸無寒姑藏之以待故舊之寒者。封君家故貧。中年尤甚。笑傲自若。曰。吾豈能事生產。長戚戚耶。所居安處。機杼不肯。遠舊宅。曰。此吾王母守節之地。而吾父拮据獨守之者也。食不兼味。衣必屢澣。司理或衣服飲食宴會稍華侈。必切責之。當司理之謫也。實以他人通賦受過。封君曰。彼皆吾貧戚也。汝一置辯。則其身家壞矣。升沈有數。其安之。封君往以為人排難。故遭橫逆。忍而不發。因病疽時。司理在。請所急。寄書曰。愈固有由來。然吾自取。脫有不測。勿相尋。為難。旋念反慰解其人。竟獲痊。

如初。初封君之受封也。司理製朝衣冠。上之。傳。若謝恩。請。厄高。附曰。吾父母積德行仁。而不得享。子孫之榮。吾甚感此。故晚年種竹移花。稍與邑中諸老翁。山。水。文。酒。之。交。非。官。帶。必會。輒辭。不與其終。老不忘親。如此。封君。原名。節。和。字。曰。孟。永。蓋。玄。珠。公。痛。其。母。黃。孺。人。苦。節。撫。孤。成立。而不得。旌。表。其。後。有。以。申。之。也。及。應。吳。縣。試。乃。更。今。名。仍。舊。字。則。其。純。孝。源。本。亦。有。自。來。云。

卷十四

封君四

十卷草

李念慈曰。易書詩禮樂春秋皆古帝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史則其考鏡得失之林也。自選舉廢制科興漸失實矣。後乃沿而為八股之文。引意屬對。惴惴然罔敢馳騁。以見意世之學者。相率習焉。有白首宦途而茫然不知諸經與史者矣。夫驅天下自少之壯之精神心力而委之於無用之帖括。古帝王脩身治世之書。反無聞焉。朝廷有事。欲求一通達古今曉暢事情之大儒而用之。又烏可得哉。何也。其所以詔之者非也。即間有一二出羣之士。能不為帖括所拘縛。而以古學自命。其不廢棄於時者亦鮮矣。如嵇封君者。可感也。然封君之學。又以其能力行而乃克脩其身。以敬其子。不徒以能讀書為文章。抑也士亦各自奮為躬行學古者耳。豈不遇刺害然吾不能不。

有憾於始為制科者矣

王雪岫曰。往余與漪園切磨。晨夕者有年。以故。炙先生最親。及漪園提而先生長嘯。以老復相與徜徉於山。類水涯間。如昨日。讀茲傳。益令人思先生懷抱不置也。嗟乎。士君子修身。殫行負大用。卒不遇。亦可悲。夫然。漪園天下才。方梓先生所未發之蘊。而先生為不沒矣。豈必身見乎哉。

錢礎曰。吾邑趙先生學。脩行純有體。有用身不遇。而傳之子。遂成經國大儒。此傳既極形容。論斷中復拈出。通達古今。號譽。清。字。求。為。漪園表章才學。正為先生發明家。教此文出。而先生一門傳矣。

鈕宗舒傳

周廷福

余自先忠毅瑤禍以來。嘗依雲間。外父董少宰家。每與里閭諸君子疎焉。則華後始就館。殺往來故里。間知吾邑西南有九曲溪地。僻俗淳。鈕氏世於此。溪有宗舒公者。德行甚著。心竊慕焉。及與嗣君素臣交。觀其操行誠篤。有國士風。益知家學有自也。宗舒先世諱津者。以武功封。居馬蹟山。生伯輩。遷松陵。又數傳為息溪。給居九曲。遂為九曲鈕氏。宗舒之曾大父也。好讀書。工詞賦。不事帖括。自號五浮山人。有五浮集。行世。生鳳橋翁。鳳橋三子。長別駕。謙所次。即公父。願默。願默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好學。家貧。就塾師。句讀時時苦吟。徐步志其途。遇遂善屬文。伯氏謙所愛之。携館於中丞趙公。蓋菴齋中。丞見而奇之。字以女甥黃氏。後謙所兩署合肥。慈溪教。公輒從遊。得與其地名賢相砥礪。而業益進。居禾郡。庠。屢試高等。文聲赫於身之所歷。名流屢滿戶。外公絕不以所業自負。每念父拮据之苦。思自奮勵。以博一第。至丙夜。伊唔。隆冬。薄暑。畧無怠色。如此十年。三試棘闈。至辛酉。被刑。婦懷慙成疾矣。公研覽古今。丹黃滿架。左史而下。必取言有關性命事有益經濟者。曰非是。于吾身心無益安事。靡吾歲月乎。所至之處。銘繫不輟。金陵有白下尊都門有之。

燕草三衛四明之間多所著述時永水宋羽皇梁溪馬君常標
機苑林獨雅許公而吳太僕無障尤加擊節以爲得王文恪唐
荆川之髓云其文學之醇蓋如此又天性嚴正一言一行必循
規矩居恒雖妻子間不苟言笑端處儼然凡登伎博弄嬉戲屏
不寓目臨又起葉字畫端楷無行草雜書況不履公門宗族鄉
黨有事及公侃侃折中而尤不喜浮屠遇諸禪者輒鬚髯戟張
怒曰禍可○禍○禍○亦可○祝○耶○嘗從謙所涉江遇風幾覆舟舟中人
倉皇失措公曰生死大事何用亂其方寸邪靜坐如故其立行
不苟有如此嘗於小試別駕公欲爲引薦公曰吾果賢試必不
文淵傳
卷十四
鈕宗舒二
十峰草
堂定本
遺荷不賢定以吾妨賢也久之別駕無子屬意公嗣適遭誣被
逮求白於中丞趙公中丞曰吾當爲子地公曰宗舒一生不乘
人危妄邀利者且繼嗣人倫之不幸也卒謝去其義利分明又
如此時長水三邑田稅不均久相計訟公倡議曰先王畫疆分
井水土不齊輕重有等豈可相比以是聞於廷卒是公言嘉廟
初朝事紛更公讀邸抄投箸而起歔歔泣下人或迂之公毅然
曰朝廷事非分外事也其立性忠義不聞草莽者又如此乃卒
資志以歿嗟乎公諱漢璽字宗舒卒年三十九

贊曰吾聞公少與汲賈忠厚兩人相對輒講經衡隱朕以天

下爲已任幸壬之際社鼠相成蓋不勝憂世之感焉後實忠辛
以節烈著而公歿久矣嗚呼士固有遇有不遇時使然也安在
慨之氣不存哉公歿時其孤某僅三歲孺人黃氏爲公孝二
親教子有成庶幾與公不朽云
顧茂倫曰逐段發明將鈕公人品學問性情心術一一拈出
公於是定論已
錢礎曰曰寫出公一生行事磊落光明真是人倫模表長康
此篇勝於子將月旦矣

文淵傳

卷十四

鈕宗舒三

十峰草

歸元功先生傳

楊去病

歸先生諱莊字元功世爲吳人洪武時有諱子富者始居崑山後七世有太僕寺丞震川公公生子六人其五諱子駿太學生子駿生昌世字文休邑宰上其文行於御史特名爲待聘君有四子伯時發早卒仲昭以諸生爲監紀從事閣部史公叔繼登舉孝廉選長興縣學教諭乙酉之變皆死焉其季則先生也先生爲人豪邁尚氣節弱冠補博士弟子博學能文章凡六藝百家之書莫不縱覽好交當世賢豪之士見中原多事慨然有攬轡澄清之志既進家難遂棄儒冠浪跡江湖間自號爲普頭陀

文獻傳

卷十四

歸元功一

十峯草堂定本

亦稱慶整鉅山人常南渡錢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川憑弔古今慨大哭見者咄咄驚怪而先生不顧也當金陵初下時先生有喪麻巾白布衣兩袖挾詔檄詩文若干卷從山中走七十里將入閭門時方出師旌旗照耀成列未行道路側目不敢前先生子身徐步出馬雜資之間而面無驚沮之色其遇事強敏如此每於昏夜露坐中庭仰觀天象知歷代占驗議論之是非四海萬邦星曆度數之同異覽天下之山經地志識其險阨知某代某人戰爭之處某府某州縣因革之原究孫吳之兵法知古今戰陣之事某用之而勝某違之而敗某不善用之而亦

敗其經濟之略縱橫羅列於胸中自以放浪宇內不得其志乃托意於詩酒而字面古文辭亦能繼其家聲往往與友人宴飲必醉醉後揮毫旁若無人遇人之不顧名義者雖傷人廣坐間卽痛罵之或抵杯箸於地人莫不以爲狂後乃究心理學篤好程朱二氏之書故能養其浩然之氣稍自晦匿不復以身試不測晚更哀集太僕公之文章考其謬謬謀付之梓其生平所自著文集若干卷分爲行藏二集然其壯懷不已亟思有以自見卒乃鬱積不伸厄弱多衰賁志以歿悲夫時年五十有一其歿也家貧不能具斂益可以知其守志固窮也已

文獻傳

卷十四

歸元功二

十峯草堂定本

楊生曰太僕公與先莊簡同登賢書其後先莊簡歷官中外爲時名臣太僕秩不滿四品而文章爲一代宗工是可匹也吾聞太學昆仲皆嘗從東林諸君子講學明道則與先大王父端孝先生之行誼亦參差矣至先大父以文章氣節爲世景仰若文休先生以風流儒雅輝映一時茲亦可得而並稱焉先生之於家君交四世矣志同道合故先生疾革謂交遊滿四海知心者惟家君一人先生豈無見歟予少以趨庭得侍教於先生先生固嘗耳提面命勉勵其志惜乎先生無嗣然其猶子珩高才好學擅譽士林雖辱下交而予則有愧矣嗟乎以先生之才使

行其志於天下優然有餘而卒固天可問耶

錢礎日曰寫出元功神情意氣無一不肖文章即行無一不真非淡知其人不能為此傳也論贊中復推詳祖父兩兩說合而以其猶子與自已作結有原有委妙合體裁

傳

錢礎

元功

錢礎

華漁石先生傳

立言大旨

顧有榮

傳者傳也傳其人以誌不朽也務取生平大節表而出之庶令千百禡下穆然想見其為人余媿乏班馬才又不屑撫拾細行為人謬撰諛詞茲竊於錫山漁石華先生深有慕焉先生諱璘選字餘伯別號漁石系出南齊孝子從通八支第十六世孫海月生丈夫子二伯曰補菴仲曰次菴次菴生侍御公本素本素長子太學逸齋公娶尚寶顧涇凡公之女端文公之好以萬曆辛亥三月初生先生於景雲里先生承累世貽謀又能心平孝子之心甫弱冠即遊吳庠生平敦孝友尚節義其淑德懿行指不勝屈而余所為先生重者尤在追祀一節云追祀者何孝子父豪成長安沒於王事孝子奉臨行片言終身弗忍冠娶其弟寬以子慈嗣焉是孝子之孝其父實有以啓之而弟寬之克恭厥兄與子慈之克繼厥嗣皆孝也皆能以孝子之孝為孝者也自南齊建元中表門閭後膺祀典建祠惠泉之左然特祀孝子耳未及孝子父也未及孝子父遑及孝子之弟若子乃先生則喟然曰噫孝子祀矣孝子之父未祀孝子之心弗安也孝子祀矣孝子之弟若子未祀孝子之心猶弗安也孝子之心弗安為孝子後者其心又何以安亟謀及宗人告諸邑長擇吉於丙辰

文獻

卷十四

華漁石

二

十峯草堂定本

秋月以孝子父為啓孝而弟寬為壽孝嗣子慈為繼孝晉三木
主列孝子祠之成志樓中每歲春秋官祭畢即迎孝子位入更
行私祭俾祖孫父子兄弟共享一堂禮既成一時賢士大夫咸
樂為詩文以紀其事美哉此舉以孝子之心為心而以孝子未
有之事為事古所稱善繼善述非先生其誰與歸抑聞本素公
之初擢臺垣也輒以母許太夫人疾告歸終養疏辭剴切具見
孝思先生重刊疏草公諸當世是又能推本素公之孝而光大
之矣他如親同氣厚宗黨訓子孫培先世遺澤刻逸齋公秋水
諸集悉本此孝敬之心而惓惓無已焉嗚呼自南齊而後華氏

文獻傳

卷十四

華溫石二

十卷草

文獻傳

卷十四

文獻傳

十卷草

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於泰定里之博古樓享年六十有八予與
先生交最密其生平行事知之為最詳茲姑不殫述為述其可
與孝子並傳者約畧如是至其德配黃孺人之閭範以及子若
孫之蕃衍則更有誌墓之君子在予何言

錢礎日曰追祀一事自是漁石一生大節余向有華氏追祀
錄序已詳言之茲經茂倫傳中表出愈見此舉關係非小韓
目黎云紀事必提其要斯篇有焉

文學夢雲高公傳

華允誼

歲甲午猶子公占設舉比迎掌雲高子命三子北面焉余因獲
交高子高子沉酣嗜古神明適上聽其言論風旨直捷胸懷所
自信者知高子正性人也客冬高子手其尊人夢雲公述略屬
余傳余固不識公雖然由高子可以知公矣公諱翔鳳字翔九
年舞勺父郡增彥雲亭公早棄養晚因自號夢雲志濡慕云公
少孤強立見事敏膽決勇往甫成童即能陳情邑宰蠲免糧役
事嫡母顧孺人母周孺人敬愛均至周孺人性嚴小不當譙呵
不少假公視色稍厲即長跪引責色霽然後起二十一補郡博

士弟子為文執筆迅掃奇氣噴薄紙上每試輒摧其曹館游墅
以文首拔于推使者孫公權關利藪羶集者如市公獨介節自
好無私請孫公特重公孫公去守杭當校士徵公往甲乙抗郡
人文所識拔多名士時或謂公蓋稍為身謀乎公曰不然士為
上所推重顧不自重耶弟奉母周孺人詣三竺禮大士孫公知
之遣與從呵導遍遊諸名勝公竊心獨喜幸矣吾得娛吾母於
茲遊也而又奚求焉吾奉吾母歸矣邑宰西蜀趙公之知公也
畧如孫公趙公再令闔千里賦書招公往閩浙山水勝甲天下
盡入公奚囊中雲霞麗藻篇章繁縟直稠載歸耳至若寒山陳

公非鳴何公二公身殉國難大節凜然不輕許可獨于公有困
七知不下孫趙二公蓋水乳之合非偶然也公先以食貧遠遊
壬申後謝絕費幣一意奉母母恒患心痛竟夕撫摩衣不解曉
不交省視唯謹癸酉冬母屆七旬忽疾甚公修祝詞禱于神願
以身代養詞于爐火焚指不覺也母果勿藥人以爲誠感及母
歿且暮孺子哭祖眺自祖械跪誦金經者苦犬錄聞揚先懿哀
至筆不能舉輒擲而長號母遺訓簡性課孫書之壁出入敬揖
戊寅掌受秋泮水講之曰孺子勉旃吾自此弛老矣公故宅一
區兄弟析而五有額以所析繼習者會葉司空開適先生欲寓
城遂售之曰委土可師而况高山之仰司空歿諸先生集學宮
議嗣事有怒其不當嗣而求嗣者將與杖公侃侃論列今日之
事宜體司空心司空仁人也其不應嗣即不嗣止耳加責焉何
以慰逝者議者塞默止性無他嗜惟昆季聚首誦述先芬以爲
天倫至樂善遊烟舫月殿幾半天下金陵若棲霞牛首金焦凡
四至間海則仙霞五泄亦一至近者天目靈隱飛來諸勝不啻
四五至或溯洞蛟門觀天風海濤凡湧日出浩歌長嘯篇詠成
帙甲申之變新亭淚盡望帝魂消南都草創曾一應中書之選
時要人有以甘言解之者慨然曰今何時耶耶耶九新勝猶未

文獻傳

卷十四

文學夢雲二

堂定本

必濟乃效買堅子爲耶遂歸歸而遁跡一縣幾如袁生土室錄
忠憲先生靜坐說置座右時一自省間寄意益小景道然忘
暑興至臨池大書叫呼自快遣日而已抑聞掌雲之就聘驚湖
也請于公公喜曰往哉鳳超先生忠揭日月後當有與者軒焉
慨焉翼彼良苗繫于責也夫余之弗獲辭公傳者更以此公生
萬曆丁酉卒順治甲午年五十有八配贈儀部張公女有婦德
其世系子姓詳述中不具載
論曰古來名山水多與文人作緣劍閣峽泉涪溪鉅錫地以文
傳文以人傳往往然矣若蓼雲公殆寄情山水而別有神解者
艾濤傳
卷十四
文學夢雲三
堂定本
歿觀其紀游諸作何磅礴而多奇也公內行淳深處脂不染當
議葉司空嗣時正色危言引經斷義諸先生咸目屬之鼎革後
悲憤流連勃乎有執爰請纓之志及其在中書時目擊時事痛
心疾首寒窗去之越三月而難作矣才足以揮斥宇內而識蚤
決于幾先倘所謂介如石焉不俟終日者哉
錢礎日曰侃侃正論莊重有體余幼時得見高公稔知公至
孝性成品行卓絕胸襟復灑落不羣今讀龍超先生文恍乎
如見其人矣天下端人正士必藉端人正士之文傳之公之
人詎不以文傳耶

樂隱君傳

陳世祉

隱君姓樂氏諱莘子子尹錫山高士振之先生之家子先生行
康年潔立不易方能繼其志而善成之者隱君也隱君抱負絕
才不欲與時俯仰篤志於君親大誼毅然以身擔之先是隱君
善屬文年十二應童子試試輒冠軍十六歲於官二十有四貢
於禮部當是時士大夫無不以國士相期許已而疾風板蕩諸
少年有才具者率多襲取一時之富貴以隱君奮龍潛之盛業
何難立致通顯顧獨潛體父志誓心舊恩數十年確持一節湛
身窮巷中勿之有悔焉居恒事母純以色養會母病且殆與弟
政日夜親湯藥滌廁腑一夕伺弟寢私禱於神封爵肉和藥進
母母病立起而家人未之知也與人交性稍急朋友有過輒面
數之至不能容然事過卒便相忘其胸無繫吝如此崇禎末東
南以社事相雄長爭欲得君為重而君乃泊然不屑屑為左右
袒他若王公大人間聲慕思將欲羅而致之亦往往詭辭辭辟
益不欲少挫其志節也康授經里門子第一承指授斐然有章
而華生文炳孫中翰為九若華生嘗語予吾師向以制義受知
於陳寒山先生時年方舞象寒山來一談面不可得其後寒山
殉節于桂東落訪舊過邑中爾當年起事寒山者皆拒戶絕不

文徵傳

卷十四

樂隱君一

于家華

文徵傳

卷十四

樂隱君二

于家華

與通獨吾師追感舊知相對情狀取篋中金悉資給之而後去
所著古文詞高者欲逼史漢其為詩不宗一家然感憤天人之
變半龍海岳之奇激昂推盪要於盡意而止時時作應酬文字
不甚吝惜亦不受人書幣多為郭象齊丘假借以故散佚無成
書所存耕烟賢已等集僅什之一二耳兩粵人優游大壑隱君
則幽憂坎壈髮白早衰後又以振之先生久困沉疴暑雨所寒
無日不匍匐歸省遂感風疾道行喪屢亦不自知踰年竟以是
疾卒卒年五十有五同學孫澤武以詩弔之曰高義始若翁憐
慨永相成又曰胸中貫羣籍筆力故堅厲聞者以為實錄云
南嶽外史曰余嘗讀史至欽之於向大恨久之後之君子苟其
加意人倫而非濬之以遜世固窮之節吾未見忠孝之能兩全
而無憾也嗚呼隱君吾友也隱不違親若是豈不令莽國師有
餘愧哉
張秋紹曰拈忠孝作開目首尾呼應言有準的法合古人中
間牽綴一二軼事實而或虛之微而故著之堪為子尹頌上
添毫劉子玄所謂分布雖疎錯綜逾密者也如我介夫乃真
不忝史筆
錢礎曰日子尹不獨明於出處尤嚴於交際蓋吾黨中特立

不變之士也。子尹才高，或反為文詞所掩，得介大善言，德
行分別傳出，百讀此益悲者，草勸典刑矣。

宋母沈碩人傳

徐枋

野史氏曰：昔范宣城傳列女，不專一操識者非之。於是後世諸
史其表幽閨，微多矜節，集非事關景行足挽頽風者不載也。余
心識之三十季來，頗勤紀述，而閨事蹟實少推揚，必知之真
而其事果有合于史冊之所載，乃不敢辭此。宋母沈碩人傳之
所為作也。

宋母沈碩人者，吳處士宋鳴仲之繼配。而宋時恭實枚之母也。
碩人為女，孝為婦，賢而尤以母儀著。且徵之宗黨，其賢行實載
于其子實枚之狀，故以宋母稱。嗟乎女子為人婦而不幸以母

文獻傳

卷十四

宋母一

宋

十

人而不禁其指，心歎息也。碩人幼而克順其親，既歸鳴仲，則以
孝父母者，孝其尊章。鳴仲母周太君素知書，通曲禮，內則御家
有法，而碩人周旋奉養，悉中儀槩，以故周太君愛重之，以為此
出自天性，不學而能也。鳴仲有長子及女，皆前出碩人撫之恩
意，倍至。長子蚤世，則撫遺孫鞠養，一同于實枚。兄弟於中外
稱頌無間。言乙酉歲，周太君歿，碩人相夫子居喪盡禮，哀毀
有加。明年而鳴仲亦遽卒，碩人勤而絕者，再誓將從死。水漿不
入口，其長女哭泣勤踰，且以二孤弟為請，始進糜粥，當是時，連

遭大故復處世發禍亂死喪一婦人肩之時恭年十四實於此
九歲伶仃萬狀所為極難碩人丈吾補苴蚤夜寒暑靡間怨
而舉蒸嘗完婚嫁治喪塋鳴仲卒後二十五年諸大事悉畢而
碩人亦以死矣悲夫宋故吳中著姓多聞人且其族好風義其
所稱述于碩人者如此則其十五年前碩人印牙死即鳴仲
亦未死也今者教其子克成立而能狀母之賢行以附于立言
之林則是二十五年之後碩人又豈死乎吁為可傳矣
贊曰亮節端蹤以昭管形秩秩儀渠抑抑音容昔人酷死始瑋
禮宗何如秉禮而克令終一時懿範千載遺風

徐孺人傳
孺人徐氏長洲文學程生棧妻也徐為大姓中丞瓜渚公名著
國史孺人為勅贈翰林院徵仕郎雲潤公孫女庠生李常公女
而宮唐學士勿齋公之從女也家教夙嫻女則是繩年十九歸
程生未幾執祖翁姑喪有所佐理翁姑凡有祭祀必為之潔蘋
藻拭杯案盤清醴以供之其翁若姑飲膳必度意所悅而進焉
凡有應對則婉容柔聲隨勉代勞無有懈色故翁若姑喜曰天
賜吾孀婦和妯娌無間言宗族姻黨咸譽程氏有賢婦程生有
高志棄諸生業所交遊者魏之劉君永錫楚之尹君珩與不佞
交游傳
卷十四
徐孺人一

錢幾日曰劉中學作列女傳首母儀侯燕特拉出為宋母重
深得體要其中抑揚頓挫宛轉低徊真摯之中更饒風致全
是史家妙境

實亭中牡丹蕃艷甲於蘇郡每花開時延此數子孟勺倡酌而
有酒酒漿無不豐潔孺人甚喜傾筐倒庋不言勞也生三子燭
焯煊延師教之則館饌必時必潔每夜誦功餘入內程生命誦
所授書孺人從旁占課牘之多少以為真喜常以古人忠孝事
母三子故三子品業日隆隆起而燭尤名重膠庠博交天下賢
士大夫次俱嶄然露頭角皆孺人胎穀也每平旦起治家務入
子夜且然膏執作挫歲教綻家之尊卑大小衣履綉綉悉孺人
十指出也程氏在孺人始歸為素封在甲申後被擄篋累漕務
頗掣肘而孺人迫淺深方舟游旅不以為苦蓋賢德也遂寧李

生日余聞儒人供版常充厥職無他奇煩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古人之垂訓婦道止此若奇嫗則所處不幸而胞朋才智誤用於技藝晨鳴則深所宜戒也程氏後昆之為婦若儒人亦足矣

錢礎曰曰通篇敘述婦道多在酒食上見末即以詩言酒食是議証之先生固深知儒人之賢者正不欲以諛詞掩實事也此為真至之文

錢母張孺人傳

黃永

孺人姓張氏處士繼揚君學溥之長女北部南浦錢公念修之冢孫婦文學子異君珥之冢婦令門下士國學昌祚之妻也張為吾郡著族世以孝廉起家繼揚娶董氏為大參賓谷公應揚之女孫生孺人孺人年十二喪母即育于董而孺人少聰慧有至性大參公憐愛之命其名曰世德字曰淑貞先是母病時封股嘗藥以祈免至年十九喪父亦如之年十七歸錢錢自侍御至尚書比部雖累世仕宦而清風高節表表宇內且其子姓繁衍析授京薄至國學與寒素等而親戚往來膳羞周急之費視他族加等國學性喜賓客海內名賢過從下榻授餐日不服給而飲食豐美酒几床褥之類具有條理或以為錢氏世宦富厚不知皆孺人搜剔篋衍十指拮据為也性復至孝翁始雖異居析爨而雞鳴而起省膳候寢寒暑無間一餐之細必躬親之國學壯年無子孺人以私財置妾至再至三憂形于色又國學遇年善病一切參苓湯粥諸費凡所以調攝之具無所不至國學固不自知其所從出也乃人事日艱家產益落國學因餬口於郊假裝有日居積行費皆不使國學知之而郵緘往返亦不及家計艱難以累其心客歲文學君以蕭牆之變僑事中華者之

言幾陷不測而事出倉卒國學遠館雲間道信不能即達孺人盡賣其嫁時所存簪珥衣飾以至鬻及膝婢宛轉其間國學歸而事已解文學君曰非吾婦之力不至此國學亦語人曰微吾妻吾幾不能于矣他如親戚之乾餼戚獲之衣食其酌于疎數寬嚴之得其宜為宗黨上下所交稱者固不足為孺人述也年四十有四竟卒嗚呼所為天道是耶非耶余幼兒有生及國學之門者有年國學之視有生如子而有生之視孺人猶母也生既詮次孺人行事以告世之立言者而復為余言如此余乃援其大者為之傳云

文獻傳

卷十四

錢母二

堂定本

論曰太史公書不載列女至劉向范曄乃為之傳後世作史者皆因之自世教衰薄男子不知三德六行為何事而女誠益廢不講女子之於舅姑其不如秦越人之相視者幾希矣緩急所需一錢以上且或靳之孺人不謀于外百計匍匐脫翁于難以視汲汲然自營私財箕帚諸語者其賢不肖寧可以道里計哉孺人之逝也國學方在雲間都閫皮氏署所夢中忽聞傳呼聲若貴客投謁者急出迎之見有乘高輿張黃蓋從國簿前後雜遝及塔下車則烏紗籠首緋袍金帶國學固心怪之諦視乃孺人也噫嘻豈其仙界官偶謫人間而今復返初服耶佛氏

輪迴之說儒者不道要之如孺人者其心體明妙了了于去來之際固非受六道之輪迴者也贊曰張既孝友董號問閱乘禮高門至性天植雞鳴問親相我儀匹雜佩珥珥有孝有德世重徽音人欽內則

錢湘靈曰節奏一絲不漏不支筆有餘韻論有關係贊亦清整非近今作者所到足傳孺人矣

錢礎曰日易曰无攸遂遂戒遂事也孺人生平所為總多遂事抑知共遂處正是无遂為其能本柔順之德異從乎夫也得艾庵傳孺人之大節傳矣

文獻傳

卷十四

錢母三

堂定本

孫貞白傳

王晨

貞白者吳江隱士孫倅期之女也。性端謹，蠶桑織紉，繪繡幼而工焉。爲同邑徐隱仙聘，媳年二十有四矣。時倅期年七十餘，獨居隱僻，母吳氏素羸，善病，諸兄分爨，白獨侍母，每先諸兄嫂意，承母志，已未夏四月，白得疾，恐傷母心，雖劇未嘗有戚容也。六月某日，強起拉嫂，伏匍行竹中，指地謂嫂曰：「此間甚幽，如是者數四，至於七月，凡所委曲，慰母者，語無弗至。」及二十有五日，忽曰：「女不起矣。」諸兄乃急爲促父歸，父至，白授以匙鑰，啓箚視之，皆所自積女紅布帛及縫刺衣領，曰：「某事可營，視某事可用。」
末後傳 卷十四 孫貞白一 亘 十 筆 草 堂 定 本

鈕義姑傳

錢肅潤

鈕義姑者吳門鈕子南六之祖姑也。年十六歸崑山沈公天羽，爲繼配。天羽才學甚富，以詩餘著七起棘闈，不遇丙子秋，鄉試歸卒。時姑年三十，無子，上有寡姑，奉事八載，生以養死以葬，并沈公及元配高側室陳諸柩，皆葬焉。鄉黨宗族交相義之，繼遭兵燹，歷涉艱險，避居于鄉，辛苦備至。鈕子之祖順堂公，父雲開，公謀迎之歸，壬辰秋，姑歸，鈕子年方週，母氏見背，姑因以之爲子。日夜撫育，寒則溫之，饑則食之，疾則愈之，學則課之，成人則道義勉之。有室則婉婉訓之，生子則又維持保護之。三十年來，傳其敘其實而歸之。
十 筆 草 堂 定 本

而及其一門之未葬者若此者謂非義之過乎禮父母歿不得
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者義重于亡也衛女所爲
止乎義也今姑若不得歸者而卒歸焉是與于義之過者也劉
向列女傳魯姑過齊軍棄子抱姪于義合矣不聞于姪之子而
更撫之也漢史載李文姬告王成以匿焚善存其弟于義合矣
不聞于弟之子而更撫之也今姑既撫其姪孫而又撫其孫之
子其爲義也不亦過乎夫天下有過于忠過于孝則必有過于
義者過于忠朱子所謂屈原之忠是也過于孝韓昌黎所謂郭
之入毀傷肢體以爲孝是也過于義則吾不得不以今日鈕姑

文徵傳 卷十四 鈕義姑二 十學草 堂定本

之義應之嗟乎習俗波靡義風不振久矣有鈕姑者出而挽頽
綱持厚道行昔之婦人所未行之事亦行昔之婦人所難行之
事是則所爲寧過母不及者也尙何疑哉尙何疑哉

彭躬庵曰柳子厚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潔固作文要訣也
礎日斯傳有焉表章義姑尤發人未發是貞筠集中名篇
李子靜曰子鈕姑以義一字之褒榮于華家矣行文極簡嚴
復極雄暢大爲義姑生色
徐竹逸曰敘事純乎龍門而論贊高若引據確切洵一代之
史才惜乎其未入纂修局也

旌表歸節母陳碩人傳 歸莊

歸節母陳碩人者孝子歸公文達之妻鄉祭酒鳳軒陳公女也
生而端毅中樞有丈夫氣年未笄嬪于孝子孝子事兩親必誠
必敬翁有妾工譏妒離間翁姑陰傷孝子孝子事益謹母承事
翁姑善周旋能回譏妒之意上下雍睦使孝子無申生伯奇之
感者皆母之賢有以成之也顧孝子讀書不得志時與賢豪間
者遊如紫髯將軍周文郁輩擊劒論文相期乘風萬里遂以攻
苦嘔血而卒卒之日年甫二十有三孤方八月樓孤懷中顧謂
母曰大丈夫死則已耳歸氏一塊肉非子不存君其勉之母敬

文徵傳 卷十四 旌表一 十學草 堂定本

諾目遂瞑時翁已垂邁姑以哭子喪明譏妒視呱呱子不絕如
綫百計中傷幾毒于痘母爲委曲調護得不死年十二翁復捐
館謫如與族之強悍者交起爲難會踐更僉夫揚氛鼓浪幾蕩
其室而甘心焉母奮身不顧衝犯難屢號之當事難遂寢收
復道還鄉師誦子截髮允熊有古賢母風弱冠受知于邑侯牛
公若麟爲吳下名士母之所以立孤者如此其難也孤當成立
時兵荒海至郭外皆成石田母爲早夜埒茶力營空乏厝祖父
于勝壤後姑死喪葬咸有禮中外皆稱其賢其平居恒加惠獎
獨凡族屬之孤嫠貧老不惜罄器以膳養之國變流離雖在舍

卒中必奉夫子遺像以行且勸子讀祖父書○此○知○大○義○之○古○倣太僕陶庵之風勿苟且○此○知○大○義○之○古○功名共明於大義類如此飲水茹藥歷五十年如一日○此○知○大○義○之○古○蓋母節之尤賢者也先是牛公旌其門為節抗松筠母敬謝日從一而終義也不敢辱命及章皇帝十六年夫中丞張公特疏請表上賜幣金建坊母之節于是○此○知○大○義○之○古○不朽云小子莊母念猶子行也其知母之節為已深矣一日者母之子望豚過玉峰請余傳余因之有感焉喟然曰嗟乎烈女之不更二夫猶忠臣之不事二君也顧為臣死忠有止能殉其身而無濟於國家之傾危者正如節婦之止能守其身而無拯於門祚之傾覆今節

文獻傳

卷十四

旌表二

十峯草堂定本

母之賢始能以孝全其父子姑雖之親終以其節成其定危禦侮之大風雨飄搖力持門戶於不墜殆忠臣殉國而置社稷於磐石之安者與雖烈丈夫何以加焉嗚呼此夫子所重歎夫託孤寄命之臣也夫

錢礎日前就母之節與他人之節不同極創切極痛快後以忠臣節婦相衡而論悲歌慷慨情見乎詞真有關名教之文

王傳巖曰古來節母不難乎處富而難乎處變歸母能于危疑憂患中自立頭地斯真節母矣先生以忠臣比之有以也

文淵初編卷十五

錫山錢肅潤侯日許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吳江董 聞方南 訂正

寒千里傳

侯方域

寒千里者衛人也其遠系出于汧渭馬氏後無顯者馬氏積之不與馬因別其姓爲寒氏祖鳴晉初以聲于王濟濟悅之而爲言孫楚濟故天子貴近臣楚尤以文學起家知名于時二人既寒千里者以武稍游士大夫間積官至樞密令後領護軍將軍與馬氏論姓望先後爲諸葛恢所抑丞相導爭之不能得也鳴坐是廢鳴既斥家益中落乃退與奇章氏耕于野千里父懷客早卒幼孤不慧時時從販夫牧豎者而爲人負載又戲爲人逐得之騎千里頃千里返走人輒答辱千里千里貌益恭觀者太笑日是子驚怯乃爾耶因戲字之曰驚長遂以名之會有善相人者過之日吾聞人多矣公耳鼻鼻然而狀而長類諸葛瑾後當極人臣必富貴無相忘也千里徐昂首曰人皆謂我驚是皮相者焉知我我當于旬日間自致千里耳乃更其名爲千里云千里既長盡謝去其故所神美者聞孟浩然爲詩乃折節事之

寒千里傳

卷十五

寒千里二

爲擢發漢浩然醉醉自負之而行皆搖其所最下者久之相得益歡甚浩然教之日子族陋而孤非有以延致之卒無所成名後三日我與諸公會瀾橋上子當來已而大雨雪諸公坐風簷中相與傳觴飲飲竟賦詩因歷數當世之能爲詩無當意者千里顧從泥淖中背奚囊踉蹌而至諸公望見翕然曰詩在此矣因遂藉出其羣輩遠甚尋以餐牡丹之朝英賦登第第第驛巡官擢駕部員外郎出爲稷州轉運使以靈石道大都督入爲左僕射封曹國公千里居官皆有勤績性謹愿不肯爲所馳行嘗曰彼債轅而破犁者烏足與共事哉然無他材能以資叙屠累生取卿相同列輕之一日會食中書漏下三鼓矣千里一盡數豆忽奮迅大言罵坐鳳閣侍郎王及善歎曰是局趣轅下駒耳幸致位此乃欲一鳴驚人乎顧謂令史驅出之吾徐以上奏千里竟罷爲黔中守黔中險遠多暴蟲毒瘴非人所居千里自以貴臣坐排斥意常快快不檢押時出行林薄間猝爲虎所殺當時亦以普及善云千里死而異父兄日田系者冒姓馬氏更以材力顯

警不信既而果然嗚呼大位真不可伴致哉

徐恭士曰提頓分明則神姿四散無所為神姿也老鼻平老靠固節奏所由

錢變日曰此為庸材致大位者而發言之無罪聞之足戒矣朝宗此種文真是有開世道人心者匪徒弄筆墨調日古已也

竹尊者傳

宋 琬

武林鳳山門外崇聖院創自吳越王時院有竹千餘竿獨一莖秀山人呼為竹尊者宋覺範洪禪師為鳳山日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為尊者却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參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菟戲將秋色供齋鉢月批風得飽無黃太史魯直見之喜因手為書之乙巳春余重客吳山過其地菴僧出詩索和竹與書皆不存矣樂此君之得此名也作竹尊者傳

竹尊者西城天竺人也其先世與空桑氏同居昆侖之陰其人

文徵傳

卷十五

竹尊者一

四

竹尊者傳

往往多靈異有黃鍾氏者能察其腹為鳳凰之鳴黃帝使伶倫聘焉遂為律呂之祖秦時管城子其小宗也尊者方娠聞雷音而生狀貌脩癯不染塵垢骨節堅瑩若琅玕雖在童穉森然有凌霄之姿既長從師迦葉尊者學道于雪山嚴冬感寒侍立終日無頽色或累月不洗沐粉澤益鮮好時佛教未入中國而管城子已世封于中山尊者不勝悲憫合掌稽首而白世尊願身往閻浮提界廣宣真諦支康體禱之死無悔世尊摩頂授偈勅賜普門大士為弟子口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不假問難悉迎刃而解大士喜其穎徹語之曰汝能參通悟意奉以五蘊皆空

故雖然吾慮汝若寂滅道也。雖所著紫袈裟衣之復飲。甘霖自此妙悟神通遊戲三昧。或問以真寶了義尊者。摩訶示之。千手萬指自尺寸以至尋丈次第井井不亂。水邊月下望之。假若虬龍風雨晦明有時。作獅子吼。每當天嶺自鳴。人曰此尊者說法也。及聽之多不可解。惟五粒丈人羅浮居士心知其然。相與結忘言之友。晉永嘉中有佛圖澄者。聞師在震旦中最久。重七譯訪之。至襄國爲石勒所遮。留營幕。法尊者欲列除五臘而乏其神力。僅能破腹引腸一洗濯之而已。初竺乾國人用貝多葉寫經。以故中國不傳尊者。皆以身代。于是斷肢截股血汗交流。然後如來之法盛行于東土。嘗曰吾涅槃後當以皮易骨。使吾教如恒河沙數累萬劫不壞。庶可歸報世尊矣。嗣是側理遍天下。與剎闍氏相輔而行。楞伽諸大乘始得家傳戶習。迺至儒林道藏九流方技之書。流布四裔。皆尊者化身爲之也。尊者沒後。其弟子散處人間。惟江楚爲最。故世稱南宗。開以西爲渭川。在漢南者有貨衡谷河內。則衛之淇水。皆其嫡派。云尊者與山陰王子猷相友善。所至築館居之。其後蜀人文與可繪尊者之像於彭城東坡居士見而悅之。拊手再拜而說偈曰。昔聞莊周言剝形而去皮。衆生多恐怖。戰慄莫肯爲。惟此恐怖

文獻傳

卷十五

竹尊者二

十峯集
堂定本

事

卷十五

竹尊者三

筆筆集

心顛倒生是非。偉哉古先生。森然霜雪姿。以彼智慧力。剔去心腎脾。肝膽復何有。不寒亦不飢。願力滄波深。詎借支節糜。遂令大千界。珠光遍牟尼。功德億恒河。迺至不可思。我來維摩室。稽首大慈悲。寂寥鐘磬收。天籟響參差。風靜月方皎。駢拇千萬枝。欲究真寶相。幻影難爲持。請謚曰圓通尊者。勿我辭。錢礎曰。曰先爲尊者。闍宗旨。大爲尊者。寫神通。後乃頌功德。敘支派。尺幅中具現三身。欲令世尊微顯而笑。弘秀集中安可少此一篇奇文。

逍遙子傳

逍遙子姓朱名鱗字子魚東南海國人也其族屬甚盛散居江湖不可勝紀惟益州丙穴一支望尤著若游江盧龍門幸亦表表在人齒頰子魚生有仙骨玉質金相丹唇碧眼不啻名利優游泉石間終歲不與人爭世網亦不及之遂自號逍遙子云性喜詩文未嘗自炫其長或騷人墨士苦吟思澀時邀以相對則不覺巧心滌發逸致風生稍解音律有善琴者臨池拂軫志在流水子魚必率其徒出聽曲終弗倦且愛禪遇靜室琳官高僧持誦子魚在旁助其正覺徹晝夜雙目不閉至於色貨心一絲不挂其見發光玉環直以為空中幻影視珠玉金帛不啻水面浮漚也是以上自王公士夫達人韻客下逮名僧淑女靡不爭延致以為方外交有惟貴者知其名呼而語曰以子之才非池中物也若能從吾遊吾能尊顯之子魚掉頭不應喁喁然曰是餌我也行將以我為餌酒具怱然而逝不復顧自是當世識者共服其性行高潔不敢以富貴中人視之荆溪徐竹逸自滇南歸與子魚邂逅於巢雲閣下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竹逸遂歸築別館居之斯夕必造其館親為授餐居二年其徒益衆竹逸悉為具牀一日子魚語竹逸曰世人碌碌無知我者惟子泉石之

性與我近蓋為我作傳以垂不朽竹逸曰唯唯沉思十日為之寫其形狀其心述其行事如此

野史氏曰張志和泛家浮宅逍遙五湖三泖間自號曰元真子子魚豈其流亞歟乃善氣迎人與時浮沉而獨清獨醒卒弗撓情於塵網不逐羶而腹果然不事雕飾而文章斐然若子魚者殆逍遙自全而有合于聖賢之道者哉

黃珍曰曰此子魚於張志和子魚傳矣泉石之性相近竹逸安得不同子魚而傳每讀此等文勝坐幽岩怪石間聽松風謾謾也

錢礎曰曰暮出逍遙子一團天趣妙在自然非自寫炤不能有此真景

文徵傳

卷十五

逍遙子二

八

十卷草堂定本

義猴傳

宋曹

建南楊子石袍告子曰吳越間有義猴者。子。緝。業。爲。舍。居。于。南。坡。資。畜。一。猴。教。以。盤。鈴。僂。僂。演。于。市。以。濟。朝。夕。每。得。食。與。猴。共。雖。嚴。寒。暑。雨。亦。與。猴。俱。相。依。爲。命。若。父。子。然。如。是。者。十。餘。年。子。老。且。病。不。能。引。猴。入。市。猴。每。日。長。跪。道。旁。乞。食。養。之。久。而。不。變。及。子。死。猴。乃。悲。痛。旋。繞。如。人。子。辭。跡。狀。哀。畢。復。長。跪。道。旁。悽。聲。頓。首。引。掌。乞。錢。不。終。日。得。錢。數。貫。悉。以。繩。曳。入。市。中。至。棺。肆。不。去。匠。果。與。棺。仍。不。去。伺。擔。者。輒。牽。其。衣。裾。擔。者。爲。昇。棺。至。南。坡。殮。子。埋。之。猴。復。于。道。旁。乞。食。以。祭。祭。畢。遍。拾。野。之。枯。薪。爇。于。墓。側。取。向。時。僂。僂。置。其。上。焚。之。迺。長。啼。數。聲。自。赴。烈。燄。中。死。行。道。之。人。莫。不。驚。歎。而。感。其。義。爰。作。義。猴。塚。

射陵子曰。求忠孝節義之士於今之世。難矣。不圖于猴見之。猴能事子。子于未死之前。復能婉轉周至。于既死之後。世之純孝。不是過也。至于屢草自焚。以殉又忠義之屬也。猴能如是。不可以愧世之名爲士。而自外名教者哉。

錢楚子曰。此猴實與孫供奉並傳供奉。受唐昭宗之恩。遂以死報此猴受子之恩。而亦以死報恩。雖不同。義則一也。得射陵文將供塚。不得獨有千古矣。

相思鳥傳

湯思孝

詩有云。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又云。願言思伯。使我心痠。夫思其伯而至首疾心痠。亦可謂愁鬱無聊。膏肓之至矣。聖人有取焉。爲其思之正也。蓋倫有五也。而夫婦其一。人或以其昵也。諱言其思。吾獨謂思之不至者。婦必不貞。而夫必不義。且以之爲子。必不孝。爲臣。必不忠。無他所遇。雖殊。而一之思。則一也。漆消之言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人而禽者矣。若余所見。聞相思鳥者。則固禽而人者也。吾蓋于是鳥而重有感也。相傳其來自浙東。賦質甚妙。而金膺紅味。綠翹絳裏。文采蔚然。其鳴聲。雍雍嚶嚶。若相告語。入羣不亂。在醜不爭。得食則相呼召也。而宿則宛頸。抑何綢繆之篤。婉孌之極乎。吾恐義夫貞婦。忠孝子。必當見之。而欲飲聞之。而太息也。有好事者。龍而檻之。馴逸其一。則飛去。暮則思其侶。自歸。夫鳥之在籠。所謂形雖善。神不王也。其逸而飛飛而去。是必有慕乎天之高。野之曠。茂林溪澗。芳可啄。而泉可飲也。乃不畏其復檻之苦。而必自歸。又必不忍其侶之拘幽。憔悴離居。索處有所大不可解于中。而忍而就此也。斯殆安樂之必同。而患難之必共者乎。昔宋大夫韓憑妻何氏。爲宋王所憊。悲憤作歌。遺其夫相誓以死。

死而出衣帛中書要以同穴宋王丞相其魄不使合兩墓相距
幾數里竟忽生連理文木根斜九淵之下枝接九天之上其精
英化為二小鳥巢于其間每遇雲陰雨慘風凄日暘哀鳴啾啾
訴冤于天行人過之未嘗不低徊淚下也厥後漢廬江小吏與
其妻為父母所分蓋亦相誓以死死而為鳥亦如之時則有孔
雀東南飛之歌詠其故事云蓋昔專一之思野誠不泯而當年
強相間隔恨無羽翼不能奮飛故自生而死自死而生足以感
動天地者為靈異若此是鳥也夫豈其遺類與其必有所自也
吾謂義夫貞婦忠臣孝子見之而欷歔聞之而太息者蓋于是
文徵傳 卷十五 相思鳥二 于夢草
而有所興起也吾亦取其思之正也傳而賦之辭曰
翠綈遊世兮老萊接與被褐荷篋兮借隱為期安用文為兮羽
毛已離嗟汝之阻兮伊其自貽繄者清泉兮白者香餌既來
此牢籠兮願汝安棲毋輕出入兮汝軀不啻鷹鷂逐兮縉弋
潛施彼狡童兮又將竿汝以為罾一旦往而不返兮汝復何其
越山表我今越水瀾瀾號俾沼吳兮而棄負薪者云誰豈意織
微兮風不汝頽從一以終兮慕彼貞姬大夫之婦兮廬江之妻
陰陽恒化兮所思不移性則尚縈兮情得其宜鳥兮鳥兮吾其
願與子同歸

李坤儀曰通篇以思之正立說議議俱高至于借鳥之專一
說到義夫貞婦忠臣孝子皆有同心小中見大關係匪淺讀
大曾之文者可以興矣
錢稊曰詩三百篇首以關雎起典中有曰求之不得寤寐
思服至于輾轉反側而後已是與于相思之甚者也次曾為
相思鳥立傳極得風人之旨

文徵傳

卷十五

相思鳥三

于夢草

徐霞客傳

錢謙益

徐霞客者名弘祖江陰梧棲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同舉除名
寅嘗以倪雲林画卷債博進三千手跡猶在其家霞客生里社
奇情鬱然玄對山水力耕奉母踐更緜役感感如籠鳥之觸隅
每思曠去年三十母遣之出游每歲三時出游秋冬觀省以爲
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淞西徑
山天目湖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迦皆几案衣帶間物
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備一至者其行也從一奴或一僧一杖
一襪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
百里凌絕壁冒叢菁扳援上下懸度便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
以峯巖爲床席以谿澗爲飲沐以山魃木客王孫覆父爲伴侶
僂僂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辨水脈搜討形勝則劃然
心開居平未嘗覺輓爲古文辭行游約數百里就破壁枯樹燃
松拾穗走筆爲記如甲乙之簿如丹青之畫雖才筆之士無以
加也遊台蕩還過陳木叔小寒山木叔問曾造雁山絕頂否霞
客唯唯質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日吾取問道捫蘿上龍湫
三十里有宕焉雁所家也扳絕壁數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
兩僧圓融尚在復上二十餘里其顛罡風逼人有麋鹿數百羣

文徵傳

卷十五

徐霞客一

十 室定本

國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皆此類也而游黃
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關登武等泛龍湖洞庭謁去嶽北遊齊
魯燕冀嵩雒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病喘指
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遊往還萬里如步武耳由終南背
走峨嵋從野人採藥栖宿巖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嵋屬奢酋
阻兵乃返隻身戴笠訪恒山於塞外盡歷九邊陲塞歸過余山
中劇談四游四極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
星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
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游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未雨
淋漓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礪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
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鷄足禮迦葉請從焉遇盜於湘
江間被創死兩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岳窮七十二峯再
登峨嵋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驪
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犛牛徼外由金沙南泥瀾滄由瀾滄
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裔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幾盡矣過
麗江憩點蒼鷄足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由鷄足而
西出玉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
里登崑崙山風吹衣袂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

文徵傳

卷十五

徐霞客二

十 室定本

泰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外國如述盧阿爾諸名由旬不能
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為標識鬼魅熱風無得
者玄奘法師受諸難折具載本傳霞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
至峨眉山山下託佑客附所得奇樹根以歸并以溯江紀源一
篇寓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
河之水為省五入江之水為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
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
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
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發於
文潑傳 卷十五 徐霞客三 十峯草 堂定本
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
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鄭注及漢宋諸
儒疏解禹貢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
修鷄足山志三月而畢麗江木太守傳饒糧具筇與以歸病甚
語問疾者曰張騫鑿空未覩崑崙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衛人主
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
題名絕國與三人而為四死不恨矣梧下先生曰青柳公權記
三峯事有王玄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峯其日屈山趾
計五千仞為一句之程既上嶺烟為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

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旬而玄冲至
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鏡船寸許遣海負笈而去玄冲初
至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憑雲無有去理玄冲曰賢人
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爾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以
玄冲擬之並為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紀遊之書高可隱
几余屬其從兄仲昭警勘而存之嘗為古今游記之最霞客死
時年五十有六西游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
馬灣
錢礎曰霞客所歷名山大川為張騫諸人所未經之處是
文潑傳 卷十五 徐霞客四 十峯草 堂定本
千古第一游人所著溯江記源等篇為桑經鄭注諸書所未
載之事是千古第一游記得虞山大手筆傳之其人其記不
更足千古耶

柳敬亭傳

吳偉業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爲醪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者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曩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文徵傳 卷十五 柳敬亭一 十筆草 堂定本

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于是聽者儼然若有見焉其竟也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其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賢豪長者相結人入廬就生其處已也雖甚早賤必折節下之卽通顯放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謔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坐傾靡前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閣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屬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弘域于生爲故人寧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已渡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下念非生莫可解者乃徵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辨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容引就席坐客咸震懼失次生拜訖索酒誦諸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

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
日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
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為文檄不甚中窾
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
肥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日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
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為知古今識大
體矣阮司馬大鍼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事生還南中請左
日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即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于司
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既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
文○敬○傳○
卷十五 柳敬亭三 六 十卷草
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
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
為予言救秀狀始左病多恙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措
梧乃設之以事日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
乎左日甚善出所書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嘆
日良至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日某破賊後將入山此圖
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伴
不省而徐睨為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日若負恩當死顧君侯
以親信即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即此圖為不全矣左領之其

善用權譎為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
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
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
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藥臥扉履踵決行風雪中竊
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為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
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為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欬淚灑泣既
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手書
故晚年尤進云
史氏曰子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榮衛故賢也亦客于左
文○敬○傳○
卷十五 柳敬亭四 七 十卷草
奏攝武昌守拜為真左因強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
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余善
錢礎日曰始羣生學于莫君之專繼羣生入寧南帳下之壯
後復寫出生料事之明排難解紛之妙躍躍靈動直為柳生
開生入之太史公游俠滑稽諸傳中幾莫能辨

顧玉川傳

顧玉川字道民邑東鄆楊舍人深目貌類羽人幼容
少遇異人授神行術三日夜達京師六日而返父母怪問之玉
川語之故袖出葡萄蘋果以獻由是里中傳以為神性任俠喜
施舍尤好奇服所至兒童聚觀常衣紙衣行則瑟瑟有聲冠紙
冠方屋而高二尺或時蓬跣行歌道中或時幅巾深衣肩古藤
杖杖懸葫蘆大於身而高于頂遇風則與偕覆徐拄杖而起行
歌自如渡河未常假舟楫跨葫蘆以杖滾水上下水面望之如
遊雲氣中與人言多方外駭異不根之說人亦無從詰其
文獻傳 卷十五 顧玉川一 室定東
頃忽聞往返數百里音問不與道途行旅歷歷咸見此足奇也
明啓禎交玉川子每遊京師月必一二過九厚虞山錢宗伯謀
益宗伯隨傳及第第三人玉川子以其捷音歸歸五日而郵報
至郵中諸少年疾馳七日夜始抵錢氏室則已泥金煥然無所
復宗伯言於諸公卿聞其風者以識面為幸一日遠遊歸騎白
牛披孔翠裘戴幘笠如車輪手棕櫚扇後隨一豪駝背置大葫
蘆其旁懸器缶繫繫然種所得奇花草青葱鮮紫如山嶽自行
邑之人初未識家駝擁觀以為怪時學使者方較試六郡士咸
集萃指顧瞻盼忽一人昂然從衆中山紙衣紙冠皆皂色與玉

川相對鼓掌笑遂挽駝上以行如凶禮中方相然識
者曰此梁溪鄆公履也玉川之好其所與遊多類此玉川常
乘家駝往來旁郡縣至昆陵驛家駝墜野厠百計挽之不能
出乃毀岸出之而家駝死矣後訪道入華山不知所終或謂玉
川實病死干家誠其子孫諱之云
曹子曰玉川子豈非世之怪民哉天下治則入歸樸茂天下亂
則人趨隱怪此固風氣使然也明至萬曆中士大夫厭常喜異
故玉川得以其術傾動公卿間使生干戚弘時不過一田野騎
民而已姑誌神仙方技多出于亂世然其人不可沒也余傳玉
川子不能無世道盛衰之感焉
張秋紹曰玉川年十六時父犯重辟請以身代有司不可每
自其家省父于郡獄往反一晝夜行三百里足厭盡脫忽遇
黃頭陀于江城授神行法日行八百里蓋孝感云巡撫曹公
文衡命往北都調事六日而還乃贈以七首視之一扇也玉
川視為家孟說如此傳中都不及描寫街奇作怪之狀可名
可愕末寓世道之憂曲終奏雅洵長卿受倩一流
錢從日曰一派機鋒所至真覺舌端數轉腕底環生寫照描
神字字引人人勝添毫點睛未足喻也

奇窮子傳

魏象樞

奇窮子者環極魏生以號薪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柏字象南家

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為作奇窮子傳以示予友武承之承之素識象南云

世載郡誌頗詳其先揮使公志嗣禱于神祠夜夢神人抱兒子之遂育象南生而穎異美髯髯貌磊磊有丈夫氣性喜豪華不謹細行為洗馬林守戎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蔕花樹石費不貲尚以未及平泉為憾嘗好客解衣貰酒不醉不輟醉後或歌詩動數百言多羽音然雅不欲傳人從旁竊聽得其擬古閨詞

錢礎日曰昌黎謂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為五窮而為文以送之余嘗作窮士吟有曰智窮得神理學窮見真趣文窮省浮辭命窮識全數交窮始有道不為世人附人苟能具五窮窮斯善矣何必送哉試看象南之于五窮有一不備否環極先生號之曰奇窮有以也

凡若干首皆哀而不怨有風人之旨會三冬薪盡家人苦之弁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及春構草屋棲之亦不怪客

又續傳

卷十五

奇窮子一

十華集

又續傳

卷十五

奇窮子二

十華集

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前對妻孥彈賞且樂簪際籠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胸中免俗足矣飽何為耶藏古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手譜數曲名壯士操每一臨絃鳥鳴花笑無異流水高山彈罷抱琴泣曰此吾生死交也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今贈之以其言近放人多嫉之終不少貶嘗元旦服葛衣行市中手攜二子身無完袴裹以草步履進止不少亂與人談風生四座了無抑鬱態有疑事實之立決于里中之大賈巨家投一刺以為恥其生平行事異于鄉人者類如此嗚呼家南眼中視人之擁厚貨以為莫予雄者不知修何等矣此蔚

王鈞翁小傳

明周襄

王鈞翁蘇人也名智號若愚別號鈞翁寓妻之大夫先生多與之遊性嗜酒善鼓琴尤愛釣魚家貧拓落不得志然放懷任達無憾感鬱悵之色斐俗不學琴高齋文館縱有焦尾龍唇以錦囊束之挂素壁絲鬻不絕腹裂不脩翁至拂靈櫺几菱博山爐撫琴三弄高山流水主人不知何音何曲翁亦不言意自得而已遇酒輒飲飲不醉不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玉山自頽酒態甚美歸則抱琴酌睡酒醒夢覺以琴橫置簾花被觸擬奏之十指如雨殘月在窗曙鷄鳴方醒翁之自顧不淺矣余有敝廬在

文獻傳

卷十五

王鈞翁一

三

十卷草堂定本

先人墓側涼秋氣肅小淨霜疎芙蓉被岸甘菊綠陂翁欣然攜琴至笑語方淡轉背持一竿竹往釣或在深柳綠灣或坐蘆花蟹舍或過鴨脚灘傍板頭船或循牛脊徑立獨木橋其釣維何紫鱗玄鰈柳葉白儵裁供香飯無禿尾縮項可飛盤作雪鱸也或曰翁素髮蒼髯行年晚晚寒江秋浦豈少風波奈何其狎之耶翁曰筍皮爲笠荷葉爲衣斜風細雨足蔽其身彼人世之風波多矣浮雲纔起不見長安對面之頃九變已隔而釣名釣利者猶騷騷之不巳又何憂于南溪老人乎然則翁之深意殆若

而趣不在釣事于飲而醉不在酒也若其寄焉者也又若其忘焉者也用適太古之心而已矣

贊曰客星既墮釣臺寂然素書不得廣陵無傳采里橫眉遺社無緣翁何人斯道風克全精顏華髮釣具琴靴採藥爲露醒酒延年遺我一杓散之而鮮

錢礎日曰只放懷任達四字便斷定王翁一生中間將嗜酒鼓琴釣魚逐層寫出高人情致隱現筆端此翁得此文傳矣其文亦似白香山醉吟先生傳

文獻傳

卷十五

王鈞翁一

三

十卷草堂定本

一瓢子傳

版首昇

一瓢道人不知其姓名。性嗜酒。善書龍。敝衣蓬洗。擔竹杖。挂一瓢遊郭。浩間行歌。漫罵。學百鳥語。弄羣兒。聚語以爲樂。顧其神明。映徹。怪準奇類。聾疎疎起吐語。作洪鐘聲。有時衣新絳衣。從人假騎馬。擁大蓋。往來市中。觀者如堵。隆慶丁卯。居澧。年可七十。澧人異之。或具酒。蓄墨汁。乞一瓢子畫。不能得。一日飲龔孝廉園中。頽然以醉。直視。沉吟久之。座中顧曰。此一瓢子畫勢也。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龍子。更卸衣衫。藏而起舞。顧謂座客爲我高歌。入塞山塞之曲。又令小兒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文徵明傳 卷十五 一瓢子一 定本

之甚輕。如空棺。然澧人爲題石于澧水橋頭。署書龍道人。一瓢子之墓。蓋隆慶辛未七月也。或曰。一瓢子少讀書。不得志。棄去。走海上。從軍。征倭寇。有功。至裨將。後失律。匿于羣盜。出沒吳楚間。乃以貨市妓十餘人。賣酒淮揚。所得市門資。悉以自奉。諸妓更代侍之。日操歌舞。具飲食。以自豪。凡十餘年。始亡去。乞食湖湘間。終於澧。外史曰。一瓢子晚年持戒。殆類得道。顧其初且殺。且盜。且淫。具犯諸戒矣。嘗笑穆天子。命太僕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蓋自廢已甚。而耄荒之餘。車轍馬跡。遍天下。未知稅駕何所。彼寔戒之手。文徵明傳 卷十五 一瓢子一 定本

酒七人傳

蘇桓

神廟末載。長安有游于酒者。曰鍾。曰熊。曰陳。曰鄧。曰丁。曰黃。曰劉。姬。蘇子聞其事。有東晉之風焉。作酒七人傳。
初鍾熊陳鄧建酒社。聞能飲者。輒醉之。皆組繫以降。先是有丁君者。每飲輒四五十晝夜。日還飲者。奉極酌。皆不勝去。四子耳丁名。常自佈。謂鉅鹿之役。楚八千人。固一皆當百。然一日二日。事至連戰。動天地。軍四五十日。恐師老矣。固奈何。已與丁壘。諸酒人皆會。丁首諸酒人。下令曰。先竟百觴。每觴可升許。丁先觴。觴皆絕。漉氣鎮服。已觴諸酒人。或五六十觴。或七八十觴。四子皆百觴。無異色。起更觴。丁則固酣矣。四子因下令諸酒人曰。是固楚王孫心也。何得主約。於是振衣拂席。洗觴揚解。復行數百觴。諸酒人皆蛇伏。請命。終身不敢壁。已陳子出他里。得劉姬。性婉好。獨能酒。酒飲無量。四子向固雄于酒。遇雌皆敗。伏陳遂金屋奉姬。每酒。陳娘子軍出。無不披靡者。儒者黃生好飲。日不觥。則墨顏長喟。一日親陳子。謂汝姬以飲名者。其張楚耶。翼日請與君之姬。戲詰晨。酒人畢集。黃劉臨脫而語。設長几。列伯雅十具。具每容四升。黃曰。姬先。姬謝。背平俯額。循飲立盡。色不少變。氣不略。譁黃股戰色。慄跪。願臣僕。姬曰。壯士何儒也。與之十雅。

文獻傳

卷十五

酒七人一

七

十卷草

文獻傳

卷十五

酒七人二

七

十卷草

黃奮袂慶。飲二雅。移十刻。許竟。醉臥地上。姬大笑。命黃之復。整席飲。諸酒人觀黃生臥。斯時也。雖勾踐吳役。燕丹秦坑。不給焉。蘇子曰。自劉伶死。世不識酒德。以予所聞。酒七人者。下終歲無醉醒。幾三十年。非鍾熊陳鄧起而逐之。則竟勝天下。乃不善息。遂致墮敗。惜矣。周雖衰弱。宗室也。齊楚秦趙。日爭戮。市朝不無罪焉。然戰攻異迹。形勢略可言。鍾能飲火春三四百觴。他無論熊。每舉酒。必汎溢。置炬下燭之。笑曰。是乃欲吾飲耳。吸以盡。陳持酒不言。觥竟若未舉者。鄧叱咤。遠席。挈領寸許。爲間道。迺酒半。輒故溢之。衣袂襍履。皆淋漓。至劉姬者。殆天授也。

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其謂是耶。黃以簡生。振堂臂之力。思立聲名。爲世譏笑。足悲辱矣。然鍾如羽熊如越。陳如信。鄧如樓。將軍丁初起。獨有酒國。雖不振如東西周。君姬如沛公。緒遠大度。黃如鄴生。說高帝立六國。後腐儒也。當其清酌徐舉。竟日落落。亦似仗劍。輟洗伏軾。下齊時。獨其名敗身困。乃在婦人。嗚呼。姬又如呂后也哉。

錢礎曰。曰觴攻耶。能令耶。純用軍法。行酒部伍。嚴肅儼如朱。庭侯。拔劍斬亡酒人時。

馬伶傳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太平盛時，人易為樂。其士女之問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踵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為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與化于東肆，華林于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徽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為嚴嵩相國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嘆，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皆不復東矣。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恥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于新安賈曰：「今日幸為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為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李伶，李伶之為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上哉？馬伶曰：「固熱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固見山相國。」

文獻傳

卷十五

馬伶

文獻傳

文獻傳

卷十五

馬伶

文獻傳

文獻傳

國者嚴相國傳也。我走京師，求為其門卒三年，日侍昆山相國于朝房，察其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為師也。華林部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猶稱馬猗猗云。

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其以李伶為絕技，無所于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呼！恥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為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即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李仁熟曰：借一伶人以描寫時相婉而多風，如此命意世間。

那得有小品文字

錢礎曰：此篇說馬伶好處前只一恥字，後只一師字，天下安有不知恥而能若人者？亦安有不師人而能勝人者？一伶人也，其技雖微可以論大。

湯琵琶傳

王獻定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為湯琵琶云應曾貧無妻門前有石楠樹一株構茅屋奉母以居事其孝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變動耳世廟間李善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其技罔有善者王以為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篴琵琶令着宮錦衣殿上彈哀笳十八拍激楚動人王深賞賡給米百斛以養其母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

文獻傳

卷十五

湯琵琶一

十卷草堂定本

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為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應曾為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大雪至榆關馬上聞驚策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是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聲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隣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婦居十載依于母而母亡妾安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為君婦應曾曰若能為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妻王聞應曾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曾巨坐彈洞庭秋思

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蓬牕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所在應曾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抔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啓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而聞猿啼何也吾殆死但吾死魂魄不即逝者以久不聞郎琵琶聲與郎一訣耳倘歸為我一奏于石楠之下應曾聞母言掩抑愁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不復彈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其生平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戰鬪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

文獻傳

卷十五

湯琵琶二

十卷草堂定本

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墮徐而祭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躪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天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惡能傳于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

○中○作○食○奉○七○節○千○母○人○學○之○子○蕭○然○加○敬○焉○君○仰○天○嘆○曰○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之○岸○矣○子○康○然○計○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懷○思○于○知○音○之○寒○者○獨○心○也○乎○哉○

徐野君曰寡婦夜哭之懷獨人寒起之狀段段有之
錢礎曰處處傳他聲律却復處處是傳他孝湯君安得不傳

文獻傳 卷十五 十一

拷叟傳

叟姓袁名芳長洲人善醫所至多活人間爲書皆不飲有各食
就拷叟云王猷定曰叟蓋有道者也苗曆年總理內官監李道
推湖口稅叟父故與李交因父之湖口其地當上流之衝山
勢險阻江楚閩粵川蜀滇黔之人操百貨而來者風檣多不利
其游卒四望一舟至則先扼之巨浪中掠其貨以漏稅報關商
賈亦聲莫敢辨叟一一白其冤左右昨若關爲感激下令捕諸
害商者坐以法連疏乞休叟別壽以手金頃之遇盜馬當山搜
金將加刃岸土忽崩十里許水湧數丈舟覆羣盜駭散叟從波
文獻傳 卷十五 十一
賢亂政御史王心一糾客氏及忠賢罷斥錦衣指揮田爾耕受
聞意旨殺天下賢士大夫使其子元蔭私賂叟叟陽與元蔭交
而陰趣御史歸里夜乘一驢送之崇文門外平時賓客無一人
至者御史謝曰若歸無累若叟策驢行且憤曰嗟乎袁山人一
頭何惜不爲御史殉耶抵張秋風雨中痛飲泣下別去崇禎十
二年來豫章余見之東湖貌壯氣溫和粥粥若無能者淮有李
盤曰此叟外和而中嚴越二年李盤爲懷集知縣叟往學復遇
盜潯陽江口傷刃墮水水赤有物煥動若敗絮驚視腹穿出腸

矣。恍惚一人掖之得故舟自納腸于腹緝桑皮紉之而梟帛焉。
不死國變後癸巳渡江訪余揚州鬚髮盡白已亥復來聞李盤
死往高郵哭之六月江上兵動余偕奔湖中而更七十矣十月
更歸執手言曰老人去不復出矣與子交將三十年能無一言
余唯唯跡更生平孝友端慤而好義屢有以貨色動之者必正
色拒之事不具載第傳其周人禍患不避權勢者如此其兩惟
大難不死有以也二子名鶴齡業醫有父風

錢璣曰曰署檇事不載獨載其白兔內官趣歸御史
事此傳直可作一篇游俠傳讀

文毅傳

卷十五

楊更二

文

十學堂定本

過百齡傳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為世稱述若倪
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迺公過處
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為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聳動當世則一
也百齡名文年為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
奕則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
于是間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唐葉閣學臺山先生奕品居
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應召至則向童子
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
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百齡色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
恥焉况葉公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
北以學未竟辭自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奕不幾
年學成日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聞其名有以書邀致
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
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
爭道角技即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傳諸先
生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緒百齡固謝不敢林君益
益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而百齡信手以

旁若無人。凡三厥林君果三北諸公卿俱譁然曰。林君向固稱
新今得遇生乃奪之矣。復皆大笑。于是百齡基品遂第。名噪
京師。當是時。居停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為錦
衣客。須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而
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同客錦衣者
悉被繫。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
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屑與人奕。獨徵逐角戲。以為樂。百
齡素貧。出遊輒得數百金。輒盡之博。簞其戚黨譙訶曰。百齡
曰。吾獨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貲。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復
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為噫。若百齡者可謂奇矣。
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
急歸。為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
謂之奕人乎哉。夫從來特級章布之流。譚詩說禮。其名不足以
顯當時。施後世者。何限。而百齡以一技成名。鼓動當代。以比于
修言道德。一無建。豈者其度越。又何如也。則不知百齡者。僅謂
百齡為善奕之人。固亦足矣。
錢礎曰。田人但知百齡善奕。而不知品行卓犖。如此可見一
技成名。亦自有道也。得對繼傳。大為錫山方伎生色。

宋迎壁者。字玉梧。吾乘北郭人也。巨族。諸家率淳謹。壁獨以俠
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鵬。膝承晚得異疾。日瘠。出絲汁數合。醫不
治。有道士衣破絮。過其家。謂壁曰。是非鰲乳。能莫療也。顧山左
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壁此曰。是豈天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
深山。遇虎幾噬。壁會獵。人大至。虎逸去。壁日伺。幽箐伏莽。灌木
叢祠。踪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二懷之。出熊至。壁倉皇驚墮
崖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
外有拖屐聲。至壁曰。援遠人命。援遠人命。履聲入。取袖中草。粗
之。即。壁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壁大駭。師何至。是道士口待
爾久矣。乃以藥傅壁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咒。曰。爾善用
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壁遂至家。父吞乳。熊肉。後數年
父以他病歿。壁念厥業。世俗欲為五嶽遊。乃稍理前道。入所
遺書。能隱形。舉風雷。雨。及剪紙為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即游公
幕府。崔魏
壁。轎車至河西務。壁曰。煩諸公致辭中貴。我野人不。不
他在。諸綰騎。急視之。壁車寂無人。矢壁與侍御亡之。淮上壁曰。
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壁變姓名。為張思。

田於是朝延捕亡者張恩任而壁之家不知也壁乃潛某宗伯家遇之。時權要與宗伯隙壁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險狠傾善類為逆圖復舊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壁又變姓名為李抱其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壁之家不知也壁輒憶前道人約至塢茲市就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墻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壁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壁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昔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遺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細事為天下通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壁頓首謝願自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口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壁遂携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壁去時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壁同母弟殊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為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又去

文徵傳 卷十五 宋連壁二 十卷草 室定本

錢礎日日道人授書所期似黃石公後連壁不肯約亦假張子房但未行得子房事業耳然觀其中間犯逆圖攻權要正氣凜烈何減青浪一推時讀此傳知干城異人有同轍也

董凝傳 董凝者開封人忘其名曾應武科中式人亦呼為董武舉為人落拓好飲酒醉後向人言禍福多奇中常州薛君采以郎官出守開封開封貴人有在京師者出餞之郊外臨別執薛君手曰董武舉雖凝其言禍福多奇中不可忘也薛君至開封以禮延致然特以京師貴人之言未之奇也居五年薛君以病罷守去董凝追送至河干曰公能以禮待某然揣公意固以庸人奇之未能深知某也某有片紙奉公別後幸屏人密視之遂去薛君亦置其書不省一日飲酒歡甚忽憶之引燭取視則曰後二年

文徵傳 卷十五 董凝一 十卷草 室定本

開封破又二年北京破又一年南京破此十八字而已時崇禎庚辰歲也薛君大驚即燭上燒之無何開封破如其言薛君固已奇之矣客有自開封逃至吳者薛君坐而問之且曰董武舉近若何客曰董武舉未破城前數月忽飲酒大醉周行市中見市中人輒語曰董凝今日死諸君盍來觀乎然諸君他日死亦當如董凝也遂躍入河中死而開封之破也實以援師引黃河水自敵因臨決水灌城中城遂陷死于水者數萬人繼而兩京相繼破皆如董凝言嗚呼異哉 萬子曰丁酉歲予與薛君相遇于鄧尉山薛君向予道如此自

高皇帝之興時則有若周顒者其人冷謙之屬是初化于一時以是知帝王崛起非獨公卿所求臣之力也

若董凝者亦豈其人與然彼皆當國之鼎鑪而董獨見其敗亡也彼游方之外者亦各有其時哉

錢礎曰周顒冠道人冷謙之屬能知與董凝亦能知廢其爲幾先之哲一也董凝得葛子傳將與周顒諸君並不朽矣

邵士梅傳

陸鳴珂

邵士梅號暉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爲高小槐本高家庄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肯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日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弟見二軀倚房帷開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卽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上高家庄高家庄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庄安在及出就外傳聞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已亥成進士

天祿傳

卷十五

邵士梅一

聖

十卷集

更授登州郡博通奉臺機署家棲霞道經高家庄市并室虛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歿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尙存瞻瞻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備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水清通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會作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歸其家後倅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盛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爲余同年曰莊胞弟便道過訪

余偶言及白曰得非我登州府學先生乎其事甚真余所給
附因述邵在登時嘗以帝廟官本直直以帝曰曰有德者如
余稍舍大其器為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拜片善之積尚能
死無宿孽生得成名況其他哉後之觀者將有感於斯文雲間
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吳省齋曰叙事明快結構精嚴入後斷高小槐數語點醒一
世醒敲微喚如聞暮鼓晨鐘

錢礎曰日人奇事奇文更奇宜是一篇傳奇。感應之理昭
然不真新里正而能積善其報如此是近來一大因果會卷

又凌傳

卷十五

郭士樞

聖

定本

特拈出醒世讀者勿疑為誕妄可也

蔣山備傳

顧炎武

蔣山備者其先世家少時有文名欲自晦其名因流寓蔣山為
人備嘗遂號曰蔣山備云備之言曰我所不宜于世者有五世
人喜拜謁而備苦足痺又懶雅不好投刺一不宜世人競文社
而備十年來不與盟會二不宜世人為詩文好災木而備十年
不刻一字三不宜世人好和詩而備或和或否不次韻四不宜
世人多宴會而備自母亡後不握觴籌不觀俳不聽樂五不宜
惡乎宜乎則備焉耳矣余既聞備之言又察備之為人其于當
世有氣勢或先嘗得名之人非其下交不往見于後學之士貧
賤無聞者成就之如不及夫備豈庸人也哉因為之傳
潘次曄曰何述備之為言後說備之為人此即先生自道也
使為他人言之何其與先生神似如此
錢礎曰日此一備也何等性情何等骨氣讀此傳令人肅然
生欽

又凌傳

卷十五

蔣山備

聖

定本

紅鸞生別傳

高士橋西是孝尼之故第讓王祠側為彥博之名園槐柳交陰
 聲一巷松篁通響鳥語四時益其間有紅鸞生焉生夙負英
 姿早懷壯畧緣奉鯉趨之訓遂忘鯉化之圖陶元亮之家兒罕
 求聞達王孺仲之嗣子不事聲華用孝全貞固其所也于是覃
 懷六籍極力四聲得北苑之精傳旋為閣筆有西崑之麗句特
 妙題籤藥古錦以為囊備裁芍藥鐫青瑤而作管字浣薔薇金
 粟從來蘇舜欽之詩遙追太白玉簫新譜姜堯章之曲低倡小
 紅歡既以古而深賞復因奇而富鐫于雅器辨乎周禮之文咸
 大教傳 卷十五 紅鸞生一 吳綺綺

斗遺模証以漢臺之記王將軍之庫內若具五材李公子之筵
 中無非三代苟其堂中賭者不妨貴賈徐熙若至袖裏懷珍必
 至狂呼米芾矣而且尊同北海惟醉詞人坐擬西園偏辭熱客
 杜司勳解官之後始訂忘形藉中散僵臥之餘還為納契雖壯
 丹香發長思功父之家而修竹風清不減元卿之徑至若酒旗
 歌扇時迎桃葉船頭側帽輕衫獨往梅花閣上遇方山者謂為
 豪士望陶峴者有若神仙而弔古殊多問天還切過埋劍之
 悵君子之不存遊譽屨之廊歎美人而安在杜鵑月冷歡少于
 悲塵鹿春深今猶似昔凡經遊于蠟展悉寄託乎絲毫又或玉

鈎斜畔惆悵飛螢鐵堞城邊荒涼戰馬尋西陵之舊事兩家
 吹烟雲訪南國之遺踪六代徒存花草莫不臨風釀酒對月興
 歌撫長劒以秋歎鼓哀箏而慷慨昔阮籍之登廣武時少英雄
 孔明之臥南陽人思管葛感因物動情以時來見之或訝為狂
 識者獨傷其志矣余與生遊同山澤好締林泉爰以聞其幽懷
 用待傳諸好事也生架薔瑤嶠恒多問半屢隨銀鹿頗解揮翰
 墨沼流成欲入耶耶之室黃庭携得長懷疊嶺之村故自號紅
 鸞生云

錢礎日日說得紅鸞生神乘驪然鬚眉畢動是寫生手也逐
 段映發更具層疊疊嶺之奇
 文獻傳 卷十五 紅鸞生二 吳綺綺

丁葑園外傳

林瑤

丁葑園先生名彭杭之仁和人世奉天方教飲酒而葑園
 傾嗜酒飲至一石貌益莊言愈謹人咸異之詩賦古文辭自少
 年未達時即名播江左其後仲弟景鴻季弟榮皆以詩名世目
 之曰三丁至香齋號句四方聞秀尤喜誦葑園詩家有披雲樓
 三丁讀書處也客乍登樓葑園伏案上疑畫寢迫而視之方觀
 書目去紙才一寸驟昂首又不辨某某客朝之曰卿去丁僕凡
 幾輩葑園戲持杖逐客客匿屏後誤逐其僕葑園婦聞之大笑
 一夕娶小婦葑園逼視光麗心喜甚出與客賦定情詩夜半披

太微傳

卷十五

丁葑園一

兄

十卷

觀察蒞棠施大參愚山嚴黃門顯亭稱燕臺七子詩名滿京師
 吏人竊其牘換書炙龍下養思染指不獲明日訟于庭葑園復
 賜吏人書炙時葑園官京師猶守天方教同官故以指肝一片
 置七箸葑園短視吏人以告獲免上方冊立西宮念無嫡典禮
 者調入東省衆主客主客即古典屬國也貢使至譯問主客爲
 誰廉知公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公詩歸國長安稱
 紳以爲榮晨入東省侍郎李公與棠從東出葑園從中入瞠目
 相視侍郎遣驛卒問訊葑園趨謝侍郎笑曰是公耶吾知公短
 視笑謝爲葑園退而笑曰吾短視與詩名等謫居東崎嶇三千
 里郵亭驛壁讀遷客詩大喜孺子安問曰得非開陽侯耶葑
 園曰上聖明賜我遊湯沐邑出關遷客皆才子此行不患無友
 久之蠶蠶飯而啼孺子安慰勞曰卿有友必算食迎若葑園笑
 曰悉如卿言當先以酒療吾渴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
 與牧豎同臥起然暇輒爲詩詩益溫厚無遷謫態國子藩公聞
 其名欲枉見葑園遲不往一日乘牛車入城葑園車上執周易
 環過藩公節低頭讀易不及避藩公婦語陸子淵曰吾今日得
 遇葑園先生矣子淵問故藩公曰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
 顧若此人者乎必葑園無疑也嗣此西園飛蓋必延葑園飲酒

太微傳

卷十五

丁葑園二

兄

十卷

賦詩禮為上客然葑園亦因甚塞上風刺人骨秋即雨雪山川
林木盡白河水合嘗不得汲樵蘇不至五日不爨取葑園小米
和雪嚼之然齋子妾輒生子當爾時坐茆屋下日照戶如渥醇
酒然畏風不能親日哺山鬼夜啼飢餓聲咽忽聞叩門客翻
然有喜從隙中窺之虎方以尾擊戶葑園危坐自若居東凡五
還家日貧詩日富登臨臨覽供其筆墨作歸思軒記以寓意友
人林路聞之曰卿歸矣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即盧生投枕處
也仕宦過者疾驅去以避不祥卿銜命過其下停車徐步入道
人方坐蒲團不起卿異之索筆題壁日向翁乞取還鄉夢留待
凌雲化鶴飛之句得非詩識耶貽書報葑園惘然悟又一年始
歸果如林生言

文淵傳

卷十五

丁葑園三

五
野筆草
堂定本

孫字台曰文已千餘言閱者惟恐其竟如入桃源步步應接
不暇大奇

錢礎日曰一傳耳形容盡致將葑園鬚眉面目神情口角無
不曲肖是寫生手也昔人讀摩詰之詩詩中有畫今余讀座
庵之傳傳中有畫能不為之嘆絕

賣酒者傳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遺重寶必問
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盜瓶中酒受主翁答也或傾陳破瓶
金輒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事釀飲
者必會其肆里人有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啖多墨色
賣酒者問曰諸君何為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啖也聚飲者
曰吾儕休甲貨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則破家事連吾儕
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日子母四百金賣酒者曰
荷憂為立出四百金代償之不資券乙得金欣然以為甲終不
負已也四年甲乃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棄重資卜途甚雪
不能行聞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雪連日賣酒者曰呼客同席以
藏錢買酒肉相飲噉客多負私快快曰賣酒者乃不長者耶然
吾已負且大飲噉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賣酒者笑曰
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盡
取所償者還之術者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十許人
赴以日月賣酒者名第七諸應期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
置酒召所買田舍生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願之乎價
毋虧乎欲賄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又召諸子貸者曰汝

卷十五

賣酒

五
野筆草
堂定本

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損其息貧者立折券還之日毋
使我子孫患苦汝也及期賣酒者大會戚友沐浴更衣待死是
日也賣酒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廼散去其
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賣酒者活更七季魏子曰吾聞賣酒
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兄
輩嫌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
士哉賣酒者姓郭名節他善事頗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歐陽介庵曰予習畫賣酒者事欲往見之未果而卒嘗嘗爲
人道之也今得此文寫生筆筆活動似長者似俠客似談諧
文獻傳 卷十五 賣酒二 高 堂定本

于古今盛德中別標一種風格便將其人逼出紙上矣
錢礎曰日賣酒者何人乃得此寫生手傳之耶篇中連用十
四賣酒者筆法從史記來見市民中有如此人尤不易得

謝道民別傳 余

謝道民字華羽閩長溪人也宋咸淳初試進士不中慨然
古文作者自豪撰宋祖饒歌鼓吹曲上吹曲上太常樂工習
及元兵取宋宋丞相文天祥亡走江上踰海至閩徽州郡大興
勤王之師君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布衣杖策長揖轅門遂
軍事丞相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君逃匿民間踰險而行抵勾
越依王監簿以居日以賦咏飲酒相娛樂人不知其爲丞相客
也泊聞丞相死麻衣繩履傍徨山澤間所嚮輒大哭過姑蘇望
夫差之臺竟夕哭上會稽接禹穴窺祐思諸陵北鄉哭乘舟渡

文獻傳 卷十五 謝道民 堂定本

鄭登蛟門候湖山感夫子乘桴之嘆則又哭游浦陽仙華巖酒
酣望天末慟哭過宋故宮悲嘆伏地哭晚登子陵西臺設丞相
主於荒亭開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有雲從西
南來淪池浮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
楚歌招之曰竟朝往今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
味焉食歌闌竹石俱碎失聲哭嗚呼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
碧血濺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乃其時適相類則非
惻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
鄉翔迴焉鳴號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君者草皇草澤惡

夫淚之無從也君託興遠遊自命啼髮其為歌詩淋漓
懷故君亡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性愛于陵臺下白雲原居
英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作許劍錄與方鳳吳思齊輩相友
元至元中寓杭道人劉氏女以女買屋西湖及病革語其妻曰
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卒年四十七鳳聞訃哭以
生果葬君如其言復為建許劍亭於墓右其徒吳貴祠之月泉
書院云

遠遊子曰余讀謝遺民詩涕岑岑下也口嗟乎義士一貧布衣
耳洒百斛之血淚聲聞千秋其自言曰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

又其詩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花開時悲夫悲夫雖欲
勿哭安得而勿哭余亦善哭者與遺民哭音答響長無絕矣

錢礎曰日前說皇羽之思故知後說皇羽之不忘友至性至
情揭出紙上其言淒淒烈烈亦如竹如意擊石聲真絕調也

卷十五

謝劍錄

美

十筆草

東湖樂清二熊別傳

錢唐周

天下如薪然積于上散于下蔓延于中有老熊操斧而前曰
莫不絕將成斧柯操刀不割失期奈何于是大熊氏出曰
之艾之遲回不能去傍有二熊者見而怪之曰熊歎曰樵從
林斧斤方興不如湖濱乘彼短薪一熊歎曰行遠近雨空烟
雲荷鋤擔柴醉月眠莎遂携手偕徇既樵居東湖一熊居樂
清或謂二熊曰西山采薇薇乃周薇商山采芝芝亦漢芝子今
采薪誰之薪乎二熊相望而言曰一土一地皆吾君有一草一
木皆吾土有吾采吾薪吾願足矣未幾聞大熊氏成遂棄柴相
之死其天性然也非強而致之也

卷十五

東湖樂清一

十筆草

薛諸孟曰昔共工氏頭觸天柱折墮地為薪樵枵未夷熊斧
丁丁迄於靖難之初礪風鋒刃不斬傷而斬忠不割斷歷而
列義肝不剔孕婦而剔忠族故二百年後有發憤者斯猶者
宗梅岑曰一若指出便不成文字然非此中人斷不能越此
中事也
賀天士曰想當然耶莫須有耶此真奇文亦真至文

獨行先生傳

錢肅淵

士非獨行不能成名蓋負遺俗之累不可也同流俗之見愈不可也太史公曰原憲季次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此言獨行之不可為也余謂當世無獨行之士耳當世有獨行之士將敬之慕之交口稱道之不暇敢云笑耶以余所聞吳江李先生名培字上材行至高有似獨行之士者其所為獨行之概略同鄉諸君子叙傳可述焉雪嶺釣叟顧有孝之言曰先生夙受至性學叩原本生平耻聲譽重金影不屑為三代以下人一日過其庭聞悲泣聲怪問之其子錦銑對曰

李培

卷十五

獨行一

天

宣統元年

今日薦新我大人痛生不能盡孝養乃為位於堂北牖一果熟祖父母不薦不敢嘗一羹平祖父母不薦不敢啖曰事死其如生余聞之歎歎泣下曰六十老人心猶若此庶幾終身之慕者乎梅里周安之言曰上材少工六藝長悅先儒之書坐起恭敬言行必先信果不與世同波踰艾及耆藏光抱朴德業深醇孝友蓋天性也于休居士王載之言曰李先生簡淡清曠有道人

之流與臞菴徐崧之言曰李子方正自處不干時譽有咸平為

之友可以論心又有兩賢嗣色養無闕因得優游燕息家臨橋畔身隱壺中余視之睦乎後矣笑庵徐白作諸序曰上材之譜述宗則由所知而始明支則錄其近而止不以顯而附不以隱而遺不多其意不肆其詞適于古人作譜之意而止則堂戴笠題像曰生平不馳情聲譽死而欲留此像其非純于寂滅可知也男兒蓋棺事始定豈男兒蓋棺名不定耶爰作逸民傳以傳之其宗人李寅亦有言曰公性率真恬曠其文亦本自然無寒暑手一編其探索至經句不休有所得輒書忽一夕夢覺頓悟

李培

卷十五

獨行二

天

宣統元年

日良知自足安事他求愚菴朱鶴齡作吳江文獻錄言李公事最詳別有戴鳴呼合諸君子之言觀之可以知先生獨行之概矣余何言余何言因號之曰獨行先生作獨行先生傳十峯外史曰先生可謂獨行之士也先生之獨行得之力行者也得之致知尤多先生其致良知乎先生九歲時曾過親戚家見一犀鏡臺甚奇心忽馳携以歸不之告每持視則大驚手戰欲落後復至其家持以投故處如釋千鈞負對其家猶大慙趨以歸此致良知一証也年二十後適冬日見父有餘綸欲取不得有慍色妻鈕氏察知其意正言責之先生愧無地鈕氏曰今

君知過矣。恐後或復然。先生愈愧。無地。此致良知又一証也。夫良知不昧。則隨事可充。卽取鏡臺一事。可以充無穿窬之心。卽取綿一事。可以充羞惡之心。致知之道。不在是與。隨人惟可對。衾影而後。可質神明。亦惟可告妻子。而後可答友朋。試觀先生一生。其有一事不可自對。不可告人者耶。如是。則謂之獨行之士。固宜。

沈青城曰。獨行一事。千秋月旦。合羣言以爲傳。始見堯日。不輕評論人處。

魏冰極曰。通篇只就他人議論。旁見側出。以寫獨行。極似東坡。

漢黃憲傳。論費單。摭一二事。尤合古法。

錢上沐曰。李先生品行卓絕。同邑諸公。皆能道之。經吾夫子品題而論定。已傳既奇。聞論更嚴。正斯爲必傳之作。

十峯主人傳

主人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慧山龍峯有九參。參映帶秀色。可愛。主人居其間。遂自爲一峯。號十峯。云。或曰。主人其止于是乎。曰。否。主人前三十年。足跡所到。上不過金陵。下不過金閶。斯時也。志在廊廟。而不在山水。乙酉。被放。作招隱詩十九首。自號曰半隱山人。志已在水山間矣。嘗遊靈巖。鄧尉。穹窿。堯峯。每願卜築于此。以終其身。自號曰萬峯山人。若忘其爲十峯也。者。甲午春。難作。赴江寧。檻車就道。過句曲。望鍾山。鬱鬱葱葱。恨不謂孝陵而拜之。因自號曰鍾山。繫臣未幾。釋之。歸。兩足蹒跚。然文徵傳。越數月。始舉步。然一足傷矣。自號曰跛足山人。於是守十峯不輟。乙未秋。之燕。燕京去百里。爲西山。馬上望之。遙指所爲來青軒。而如卽焉。自號曰來青野史。至慈仁寺。觀古松。有如二病癯人。偏袒肩而膝着地者。與諸名士飲酒。其下樂甚。自號曰病松癯人。丙申冬。自北之楚。所歷古蹟甚衆。至武昌。越一月。爲丁酉歲。至岳州。登岳陽樓。誦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之句。因自號曰浮游子。過洞庭湖。望君山。湘君如在。自號曰遺興山人。過汨羅。笑屈子之獨清也。自號曰獨濁子。至衡州。望岣嶺。金簡玉牒。出于此。自號曰蒼水使者。至祁陽。遊悟溪。慨然思元次山爲。

人亦自號曰漫郎。公過通海。過九江。經湖山。遊石鐘山。大聲發水上。噴吐如鐘。鼓不絕。有老人漁釣其下。因自號曰石鐘漁者。自此而皖江而鳩茲。而龍江。渡江以南。主人歸十峯矣。戊戌。遊金山。銀山。玉山。間。自號曰三山逸士。過那蘭。遊平山。堂飲第五泉。其清與惠泉同。味不若也。自號曰第二泉客。辛丑。過武林。遊西湖。訪林處士。不見。鶴亦不存。自號曰問鶴山人。屈指數年來。所遊不離十峯左右。丙午。冬。復之燕。西山如故。慈仁古松。蕩然無有矣。爲之悵然者久之。丁未。至濟南。探釣泉。其水上。升勢復齊。涌雪。濤數尺。聲如隱雷。慨然曰。此齊之第一泉歟。抑天下

文獻傳 卷十五 十峯主人三 奎 千峯草堂定本

第一泉也。愛遙謝不前。而仍自號曰第二泉客。登泰山。夜半至日觀峯。候日出。自號曰向日野人。旁一山爲傲俠山。奇峯傲兀。迥異平等。因自號曰傲俠山人。戊申。入關。里廟。喟然嘆官牆之高。且峻也。因自號曰官牆壯士。至登州。升蓬萊閣。觀東海。此身飄飄欲仙。自號曰憑虛上人。已酉。駐濟南。逍遙華不注。千佛山。下。遊既倦。而主人又歸十峯矣。庚戌。春。復渡江。至維揚。歷淮陰。過韓侯釣臺。自號曰江湖釣侯。過黃河。入任城。遊南池。觀太白樓。自號曰曲江遺叟。尋至燕。優游燕市者一載。辛亥。自燕至越。抵武林。渡錢唐江。過嚴陵。不得見釣臺。自號曰星隱。過客。至金

華懷謝。舉羽聽風雨。處自號曰鹿田幽人。過縉雲。從山上行。至桃花。爲五雲鎮。鎗自號曰五雲居士。汎甌江。過江心寺。謁文信公祠。見碑間詩。款款流涕。拜而和之。自號曰江上逋臣。過石門洞。看飛泉。蓬勃澎湃。崩雲捲玉。嘆爲奇觀。低徊留之。不能去。因自號曰石門山人。至括蒼。望南明山。昔年有慕乎其山。號曰南明子。至是始見。茲山已至。會稽。過山陰。道山川映發。應接不暇。因自號曰千巖道人。至西湖。眺飛來峯。不足觀。自號曰不飛子。而主人又歸十峯矣。戊午。春。至揚州。揚州尚奢麗。以樓船歌妓。遊湖爲事。非主人所樂。從也。尋有江楚之行。至燕子磯。有詩

文獻傳 卷十五 十峯主人三 奎 千峯草堂定本

曰。虎踞龍蟠。拱帝畿。江頭還有燕爲磯。明明已設燕王兆。那得城高燕不飛。自號曰思燕山人。至采石。有詩曰。昔人捉月處。我亦御風來。自號曰御風遊人。至小孤山。有詩曰。道是小孤孤也。未大孤。遙倚自成行。因自號曰中孤山人。望廬山。不得至。有詩曰。不遇江州賢刺史。誰入轍廬餉淵明。更憐腸疾原同病。難得籃輿自在行。因自號曰籃輿子。有詩曰。無多好景爲誰留。却憶當年兩度遊。因自號曰三度尋翁。上晴川閣。有詩曰。烟波渺渺愁騷客。榆柳青青補化工。因自號曰烟波散人。渡月湖。風景佳麗。不減西湖。因自號曰月湖萍客。登黃鶴樓。見廬生

尚睡也有詩曰未免有情參呂祖却因無夢問盧生因自號曰大覺生過竟陵遊西塔寺觀陸井有詩曰余鄉第二泉評後第一泉還留自評至此終號曰第三泉客奉不欲與陸子爭泉也自是以還主人復歸十峯云

贊曰十峯不過一峯耳以十峯之一峯置九峯間數不敵也以十峯之一峯置千萬峯間數尤不敵也而十峯迺洋然自命退而與九峯處無愧色即出而與千萬峯處亦無飲谷噫嘻是何峯也歟是何峯也歟

丁葯園曰直自敘生平杖履所經過作一篇遊記而申間以

卷十五

十峯主人四

十峯亭

十峯掩映首尾迎合有亂雲出岫之勢在礎日集中又一創格也

葛龍仙曰昔人謂五柳先生傳即先生自述將先生行履與傳印證無一字不相似此傳亦即主人自述也其傳與行履有一字不相似否五柳傳簡十峯傳博自是各擅其長

鶴市隱者公傳

公褚姓諱笈字受書別號者稱世為鶴之長洲大夫父梅軒公植素封多隱德生麟郊公益大其業慷慨好義嘗遊京師四方賢者皆願交焉致政家居為德于鄉常禱於金粟如來一索即得公生而智慧仁心為質少習春秋傳甄通大義久而益精年十七補郡博士弟子試輒高等辭名籍甚丙子開闢受知于公安特丘袁公會以假額中副車同入從借六賸棘陽而甲申之禍作麟郊公失婦誠見背夫人王亦相繼以歿國難家虞君親大故公慟哭不止遂棄鉛筆顏其居曰鶴市隱社間謀于一意修辭夷近風傳詩追憶諸好為玄勝之談加以三世之論選佛場中心空及第雖咄嗟寤嘆不形于色而藻彩弗彰臨文多諱意指所繫讀者傷之庶幾哉小雅怨誹而不亂矣居有亭池竹水之勝清泉白石高樓遠山如在最深處書齋楚楚經史連床法帖名四壁以養鼎盤盂聖賢玩好固其意之所適亦以先世留遺括挹手澤故陳之也公性孝友善氣迎人嘗謂子弟云古人願為人兄以事親之日長也故其生日詩有洛陽剛後佛親側願為兄之句處兄弟間調怡怡推厚居薄每稱季俊秀星聚一堂長老引觴子弟行酒或說龍鶴假鶴之長或作潑絹投繯

卷十五

鶴市一

十峯亭

之○致○絃○歌○義○竹○如○古○酒○今○其○德○義○公○之○流○傳○與○備○
文○獻○通○者○風○流○錦○歎○本○雅○義○通○者○風○流○錦○歎○本○雅○義○通○者○
公○實○謙○領○之○昌黎○云○李○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公○之○謂○千○年○
以○來○不○知○廢○外○然○里○中○有○錦○約○故○荒○諸○務○必○引○公○爲○重○而○非○兼○
解○紛○事○爲○尤○多○時○威○服○其○德○蓋○云○歲○丁○酉○以○表○終○年○五○十○六○子○
三○人○五○隸○人○獲○古○雁○伯○仲○皆○英○出○能○讀○父○書○伯○氏○府○錄○費○序○初○
者○方○成○重○公○而○費○春○秋○盡○得○其○榮○仁○者○之○後○其○德○昌○矣○公○詩○才○
清○興○中○車○以○來○身○死○年○作○憂○愁○思○一○發○之○千○詩○卒○之○前○三○日○
云○詩○句○漫○成○難○對○手○山○客○懷○况○只○如○眉○其○秀○遠○如○此○隔○行○復○吟○
云○香○枕○方○是○長○生○夢○矣○矢○應○居○第○一○星○二○語○遂○爲○絕○響○死○生○去○
來○之○際○目○以○其○其○性○情○夷○然○而○脫○離○未○易○窺○測○矣○
論○曰○太○史○公○序○致○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言○范○曄○事○成○漢○書○稍○
稍○具○列○獨○行○文○苑○後○世○與○其○林○者○良○以○爲○難○若○稽○公○之○文○與○行○
殆○兼○之○矣○而○所○過○一○達○終○身○惘○惘○其○言○處○士○未○應○民○之○亞○厥○後○
世○尙○論○者○振○史○漢○之○風○宜○置○何○等○也○
錢○謙○日○日○稽○公○世○德○積○年○程○于○度○明○曾○向○余○稱○述○之○今○讀○傳○
市○隱○傳○尤○見○桐○巷○先○生○之○有○真○知○已○也○人○與○文○俱○傳○矣○

文獻初編卷十六

錫山錢肅潤殘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嚴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伍胥復讐論

吳偉業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殺梁傳者曰：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捷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雖然，此與之君臣為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楚書則以子胥掘楚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奢獨平王之子，其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余論之，此三書者，未可盡信也。子胥之父誅於楚也，挾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平王條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為闔閭，闔閭欲為典師而復讐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楚雖而後，動人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為人，深沈好謀，顧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郢之役，食采於樞，樞與嚭皆邑大夫而奢則太子太傅，皆漸於楚者四世，費無極以同官之伎，傾世臣而

覆具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受，又何有於臣子胥之讐宜。首無極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守鄒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向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於吳，扶建之子，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讐，依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為吳師，即其所以為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伯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主，甚至廢毀宗廟，潰亂男女，而秦人起於外，夫無及於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向所稱仁者，智者也，彼建之計，七年之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闔閭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僇辱先君之尸，以怒楚之宿將，舊臣將圖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於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為之耶。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於楚，子胥之復讐以為孝也，獨不慮先人一坏土，楚人尤而效之乎。設參與兵去楚，昭王復國，哭於其喪之廟，收先王之遺骨而葬，以衣衾然後盡發伍氏之丘，靡而升，請楚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紀載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向之讐，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讐，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虛

哉古之聖賢論道德不論勢位故上下相得而益彰子陵以文
王成湯待光武而光武之待子陵乃不如桓公之於管仲富春
之耕桐廬之釣悠悠千載此志竟誰識之或曰光武不任三公
而任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群臣以非議而見罷黜者
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然以固位必諂諂與之爭豈能堪此
與其用而有疎薄故舊之嫌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子陵誠
爲知幾范文正公作祠堂記曰微先生不能成帝之大微光武
不能遂先生之高是二者之論皆近之矣而○未足以盡先生之
志也若夫庸流俗子○詭稱夫客星帝座之說此又瞽史之見何
足論

卷十六

子陵二

五

十學車
堂定本

蔣虎臣曰卓解卓識單以高節美陵非知陵者也陵必愴然
見光武立法用意不得如古帝王乃以一去動之人疑子陵
于帝少情不知正情深故人之極致也先生此論可謂千古
知己
錢礎曰曰子陵洵是伊呂一流人光武不置之三公而但期
爲諫議淺之乎視子陵矣嗚呼子陵之不用漢之所以卒爲
東也歟

魯隱公論
昔論隱公其事皆悖乎忠孝而原其心則非亂臣賊子之心也
卽其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官獻六羽仲子者何惠公之妻桓公
之母也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隱欲廢
國立桓故爲其母立廟則隱公之心猶是秦伯未移之心也問
于衆仲以諸侯宜用六且仲子別立宮不敢同群廟之八仲子
是初獻六羽曰初前此皆八佾也然則隱公之孝敬慈懷亦其
天性然也獨惜其闕于大義又無賢明之臣以佐之而感傷伯
死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加一等以追念誠懇無
而弗曉也然則隱公豈可謂懷讓忍節者哉使居于玉所者皆
公子雁也以旦夕承弼厥辟是一令主矣是故滕薛尊長而曰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卒長滕子其察察于天王之戴也哉惟其
大義未明天王崩而不會葬乃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王聞諸侯之妾以譏亂法紀履綸來逆女不親命而使大夫以
志變帝無乃厚施于君而自菲于儀矣乎且七年天王又使凡
伯來聘矣九年天王又使南季來聘矣不聞魯遣一介以如周
王崩致使武氏子來求聘亦未嘗一往弔焉而諸侯殷交聘問
朝遇會盟則何數數然也元年三月及邾儀父盟于蔑至八年

且及昔人盟于浮來矣。○小邾曰：人則又微者，公奈何降以相從？有若是哉？元年九月及宋，盟于宿，以桓宋出也。○桓宋故以通宋而四年又遇于清，將尋之盟。若不期而遇者，然則有家人父子之禮，有嘉會無違也。○追宋乞師，伐鄭公不許。公子鞏固請而遂帥師，春秋書鞏而去其公子者，無君也。鞏乃會宋陳蔡伐鄭，而非公志也。○鄭雖宋公欲救之，因宋使失辭而止。鄭人乃得乘其間矣。于是來輸，先是公為公子時曾為鄭執于狐貍，鄭方欲修怨于宋，懼魯以宿怨助宋，幸寢則德魯何魯且欲大用魯，曰：輸納也，曰平成也。且使宛來歸，訪魯遂會鄭。○
文潑論 卷十六 魯隱二 十季草 堂定本
伐宋得郕及防九年，又會齊侯于防，以伐宋之不供王命而齊亦不顧宋有瓦屋之盟矣。十年又會齊鄭于中丘，以鞏失帥師之期，獨不思始與宋好為宋伐鄭，弗恤郕有義之盟也。○若非宋使失辭，且憫然稱兵于鄭矣。何乃始會宋以伐鄭？繼即會鄭以伐宋，反覆盟，惟利是見。敗宋師于菅，而鄭師入郕，郕取于我矣。○鄭師入防，防又取于我矣。十一年時來會鄭，又會鄭以伐許。○鄭之無既為之伐宋，以報起又為之伐許，以益地，噴貨無主。○不則，伐亦惟是貪其土地，享有長利耳。孰知鍾巫之禍忽起，亦安老焉，然而叔若二十六推隱最無罪隱欲。

讓桓桓乃秋隱天理人情，尚可問哉？獨是隱之大節，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公不臨，故不書。是無父也，而其立也上不稟命于天子，下不承國于先君，諸大夫扳已而立，則立之故春秋但書春王正月而不書即位，是無君也。甫即位，即會戎於潛，始猶請盟而辭至二年秋八月庚辰，遂為戎盟于唐。春秋書日以謹之，是無中國也。人至無王，無父，無中國，人禮絕矣。即欲不弑其可得乎？若夫無駭帥師入極，費伯帥師城郕，罪其擅兵五年夏城，中丘九年夏城郕，七年城中丘罪其輕作害民城，且渝制此皆不足為隱道矣。○
文潑論 卷十六 魯隱三 十季草 堂定本
錢礎曰：隱公畢竟是春秋時一賢主，惜其心可原，其事不能無議耳。得此尚論卓識鑒鑒言之，一生功罪斯為論定。隱公于千載後亦當頡首稱服矣。○昔年仲通先生授經于劔光閣中，一時五經具有發明，而于春秋十二公尤多快論。今世兄子瞻出其書讀之手，不能釋情集中，不能盡載，謹錄一首以為全集之光云。

許世子止論

卷十六

聖人之設名教也。常因人情而為之。制於賢者。或有貴格之條。而於亂賊必無過督之議。使人知由其道者之可以免也。而後使然有所顧而不致。持今夫人所為名教之防者。莫大於父子矣。禮有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此聖人之大法。謂不如是不足以教孝也。然而以為子不嘗藥。而其罪即等於弑父。橫加之。以惡名。而曾莫之恤。則又非聖人忠恕之發也。聖人之欲入人罪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不至於移輕情為重辟。而銀鍊而周內之。故以行之。行觀疾池。其不待

卷十六

許世子止

卷十六

者有不為之投藥者矣。亦有不及視藥者矣。等而視之。而有不嘗藥者焉。今人子一不嘗藥。而遂被以弑君之名。則將使僮昏疎闇之輩。相隨入獄。而秦檄走前。臣之徒反得接此。以自確于天下。是激人于為惡。而有以勸發其不肖也。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李斯因之。誹督責之術。其後人知小罪之必死。故發憤而為主崩之勢。秦卒以公大名教者。天下之所漸而治也。而豈同于是乎。故余以為不嘗藥而指為弑父者。此非聖人之信也。古者父子異官。故宋王離。湯而起。一曰三朝。若離。湯以前。王季有卒然之疾。即以文王之孝。猶有不及躬親者。而況于體設矣。

卷十六

許世子止

卷十六

喪之篇有載。聖人之文。凡人之子之奔喪者。皆不及嘗藥者也。聖人又何取乎。弑父之入。而曲為之禮乎。乃春秋書許世子止。其君者。先儒多以世子為不嘗藥。余考之左氏。然後知其非也。許世子止。公癯。飲世子止之藥。卒杜預以為止獨進藥。不由醫人。夫世子之家。非為乏醫而病難之證。不至即死。今世子何故乃必欲以其父嘗巧。而悼公遂應手以告。竟焉。此其曖昧之路。不能為世子解也。雖悼公既死之後。世子頗以其位讓施。施不容粒。哭並抹。餘年亦死。此可以知其無邪心。而不幸而有其事。則非世子之所得辭也。答有嬰兒。處御制器。于座。至于殺人者。雖出

卷十六

有其事也。小人至千載之。事而不幸而有之。則其去前心也亦不遠。

戰時日日新。止不合。所以。被。有。之。名。是。定。論。也。不。疑。歷。京。括。出。則。千。百。事。必。無。由。日。去。其。國。是。岸。解。復。正。大。此。其。讀。者。論。事。之。本。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荆軻論

曾 傑

世之論荆軻者。以為刺而不中天也。其謀失于輕刺秦王。以亡燕。不待客而使秦舞陽副。吾以為此不足咎軻也。軻之咎在聽太子丹。劫秦王。反侵地之計。嗚呼。始皇何人。而丹與軻顧欲以齊桓公之所為望之耶。其亦愚矣。今夫以匹夫劫千乘之主。既去而守信不變。此古今之所無也。桓公欲藉是求天下之諸侯。非管仲猶且悔之。而以此望之始皇。李斯之徒乎。且秦之已事亦可見矣。張儀說楚懷王。北絕齊交。賂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寔云六里。不云六百里。秦昭王願以十五城易趙璧。璧不至。終不予地。夫與人要結交。好許地于親愛之時。不旋踵而背之。若遺跡之不足計。今乃欲劫秦王于上殿危迫之頃。而收地于雍容返國之後。雖三尺童子。有以知其必不可者。使軻不聽丹計。當圖窮匕首見時。不把袖生刃。王而急手以搥其喉。出繡綬之血。則秦王立死。秦王死。而李斯趙高之屬。各為朋黨。以起。舉于內。太子丹合六國之餘。盡以攻其外。秦之為秦。未可知也。吳諸樊門于巢。巢牛臣隱牆而射之。日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始皇死。扶蘇立。則其仁不足以夷滅諸侯。胡亥爭則亂爭。而得立。則一豎子耳。荒淫之不暇。而何暇遠畧。嗚呼。軻之計誠出于此。雖

史記論

卷十六

荆軻一

九

定本

無客亦足成事。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光武雖驍，彼行將
馬而察罕以此敗。後世教郭令公以見執者，此也。大抵謀人
事不能知敵之為人，以定其計，而妄希古人之所為，其亦殆矣。
錢璣曰：日生劫秦王，以反侵地，計誠拙也。急手搖喉，出繼續
之血，固是妙着。但恐天許始皇以二世之暴虐，即七首而中
亦有不能立死者。然讀青藜此篇妙論，亦令人拊掌稱快矣。

韓信論

周弘

太史公張良贊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
老父手書，亦可快矣。後人論韓信事，因謂屠少年之有功於信，
不減圯上老人之於良。予誠不知屠少年何人就使其果圯上
之流，而隱於屠者，亦必不能有功於信矣。老人語良曰：「孺子可
教。」則當時之不可教者多矣。信也志於富貴人也，豈得與良比
者，而亦將教之耶？稽高帝佐命臣所稱三傑者，良與信實並列
而謂信不逮良，何也？善觀人者觀其心，良之事漢非為漢也，為
韓也。其心忠也，義也，信之事漢亦非為漢也，為富貴也。其心貪
也。驕也有良之心，雖不折之以納履，必能成其忠與義，有信之
心，雖或辱之以袴下，不能敗其貪且驕。試以其事徵之史，稱良
為韓報讐，博浪之擊，秦人大索，不得此其智必深，其謀必密。已
非若荆軻之輕用其術，自取滅身，促亡其國者卒也。假漢之力
以行其始終為韓之志，假赤松之遊以掩其為韓之迹，而并以
消漢帝之疑，其視人間之富貴如棄唾涕，不少顧惜，故能超然
達於蘊醢之禍。若信之不兒也，論者謂其禍起於假王之請，自
恃其功而望報於漢，其智不逮漂母，遠甚蓋信之心。惟知有富
貴，自其未登壇之日而已然矣。以其欲富貴之心而失其保首

領之智即有圯上老人其能如信何哉且信何以不死於屠少
年之手而甘出袴下耶無富貴之當前而重其死也自重其死
何以不慮高帝之疑而以假王請耶富貴之當前而忘其禍也
子故曰信非良比也使屠少年果黃石之流亦必不能有功於
信也噫世之貪富貴而隣於禍者比比矣有遇於塗者焉一言
可師則師之無使人謂孺子不足教也則雖謂市上之賣菜傭
未必非今之赤松黃石也可或又曰信所遇漂母非婦人必秦
漢間隱君子嗚呼母不望報信何足以知此哉

文淵

卷十六

韓信二

上

韓信本

屑爲者何啻去而萬里非少年之必不如老人也臧齋謂信
非良比即使少年果若老人亦必不能有功於信此其公平
之論其文深沉雄渾亦從讀書涵養中來

讀韓子歐陽子

余讀韓昌黎氏歐陽氏之言爲三復其篇章留連其風韻未嘗
不喟然嘆曰嗟乎品則正矣辭則美矣惜乎其未知道也或曰
昌黎氏曰愈之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而永叔
亦謂知古明道履于身施于事而又見于文章其說也如是易
爲乎不知道曰文者載道者也道有淺深則文有輕重孔孟之
文孔孟之道也韓歐之道韓歐之文也韓歐之道則竊取孔孟
之道以爲文而未能自有其道也未能自有其道則即非孔孟
之道之至也今有人焉累金德萬而出其餘以作室梁之棟之
丹之藏之於是望其門牆窺其堂宇魏焉煥焉翠飛而烏華焉
至其室中之所有飲食服御珍奇瓌瑰之物不必一一舉以示
人也有貨役于其家者出入其門牆周歷其堂宇遂欲誇耀於
人謂是魏焉煥焉翠飛而烏華焉者吾則已居之也至詰其室
中之所有亦時偶視其一二而欲妄測以既其他則不覺或當
或否未有不茫乎其若失恒乎其靡措也嗚呼韓歐之于道亦
若是焉耳矣然則子惡乎知之曰於其辨佛氏者知之佛氏之
說曰吾心至廣大也空虛之在心中如片雲之在太清也舉世
有爲之法則泡影也倏去倏來自形自色變化紛綸若滅若沒

厥緒億千本涵于一以爲無則萬象羅布以爲有則一物不立
驟聆其說似恍惚說誕不足信然此實道體之固然而非佛氏
之私言也今夫易之所謂極吾心也乾坤之于極亦片雲也
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由八而六十四其間陰陽之消長
剛柔之屈伸鬼神萬物之情狀爻象時位之錯行以達屯蒙否
泰姤夫剝復之參互而倚伏環轉而維橫者亦皆泡也影也而
極體固自若也書之所謂中吾心也然而堯舜之禪讓湯武之
征誅伊周之宰輔孔孟之道途帝王師相之升降古今治亂之
乘除亦未嘗不片雲不泡影也而中體固自若也故曰此則道
之體也

支謙論 卷十六 韓子二

體之固然而非佛氏之私言也若是者皆韓歐之見之所未及
者也夫佛氏之言心即吾儒之言性也性而後氣氣而後形
氣合而有身有身則有欲修其身息其欲其性乃復佛者曰吾
欲修之息之復之也則必無盜無淫無殺也於是出其所得以
立教充不殺之至則惜命而蔬茹充不淫之至則無後而不要
充不盜之至則循乞而受施離愛遠俗統紀道絕遊乎方之外
遺世而蟬脫返性之虛還歸無極此佛氏西竺之教所以修其
身息其欲以復其性者也聖人曰吾欲修之息之復之也則必
無耳曰口體之足是狗而仁義禮智之全也於是出其所得以

立教視聽明聰言貌恭從君父慈惠子臣孝忠君思先覺大誠
修容而又等威以節之音樂以和之政教以擾之刑賞以勸之
抑且辨氏族別婚姻以防淫焉安萌芽禁胎夭以慎殺焉嚴取
與戒苟得以謹盜焉至者從心而不踰大者規矩以迪躬凡民
共由而寡過萬物交制而兼容誠乎方之內順世而春融率性
之正應運無窮此吾儒中國之教所以修其身息其欲以復其
性者也若是者亦皆韓歐之見之所及而終不盡見其體用之
備也蓋西竺之俗僻以馴故其教也簡以真中國之俗褻以稠
故其教也詳以周以中國之教教西竺是韋肅而佃漁也以西
竺之教教中國是裸裎而郊廟也此易地皆然而互施各展者
也世傳釋氏從流沙弱水數千百里外來極遠其教爲天人神
鬼所呵護又極尊又能設戒投律爲刻苦難爲之行以聳動觀
聽而更即吾儒惠迪從逆餘慶餘殃者推廣之演爲輪迴報應
若掌書而指數極可駭可愕而隨以懾罪祈福之法誘其後於
是習其教者咸不恤傾家捨身招搖徒類而往從之然而山林
遺世之士棲巖窟澗之儔精修靜悟獨善其身咬範孤標嚴相
砥礪斯則可矣乃吾中國之黠者製爲汪洋無畔岸之說影射
欺誦崇奉尊其身醉而無父無君口寂淨而邪妄營營餘若

支謙論 卷十六 韓子三

奸豪之哭一倡百和逃力役通稅賦黃煽愚瞽耗四民之食而
游手惰廢是德之穿窬也天之賦民也中國吾儒之大憲而卽
西竺佛氏之大憲也浸假而風俗靡之倒懸上下訛消貴賤父
谷丁陵上履僕弁戚昵殊屬道路儕俦內外不虞男女銜玩禮
化淪胥必趨於亂又浸假而人主惑之朝梵夕咀氣怠志荒制
民竭載金偶藉增犧牲不備天祖不享戎職不警邊鄙不防姑
息惡惡放逸貞良紀綱紊裂必趨于亡嗚呼害可勝言哉是故
言其道非必盡異于吾儒言其教則不可樂行于中國此其爲
論王氏通蘇氏轍亦頗及之而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今昌黎

東源讀

卷十六

韓子四

十卷本

氏不疏其源流不衡其顛末而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將
何以服其心也歐陽氏謂當修其本以勝之而究其所謂本者
又止區區蒐狩喪祭鄉飲酒諸禮制度文爲之具吁抑末矣是
正告天下曰其道則吾心性所自有也無分乎儒與釋也其
教則非吾中國所可樂行也苟仁義禮知之務全而耳目口體
之罔固遠過乎其如蔬不娶而受施也惠而吉逆而凶積善
而慶積不善而殃雖若有主者憑之而實人之自爲也非可媚
佛而祈媚佛而解也卽欲媚佛而祈媚佛而解而佛亦不受也
彼逆其流而吾順其勢彼矯于情而吾制以義則釋歸而儒

禹也水之不從解而從禹也審矣人之不從釋而從儒也決矣
若夫儒不治儒之道而陽趨釋之教吾中國之黠者暨奸豪之
氓僞治釋之道而借以潤吾教併陰壞其教者皆聖主之所必
舉而四裔之所不畜也嗟乎障狂瀾而使之東夫如是庶幾其
有廖乎何韓歐日習聖賢之緒論而不究道體之固然也我故
曰韓歐之不知道於其辨佛氏者知之也雖然述二人之生平
愛君愛國好賢嫉邪恭親信友能以名教爲已任而忠厚伉直
藹然毅然之氣往往溢于篇章風議之間則其品之正而辭之
美也其又何見少乎哉

東源讀

卷十六

韓子五

十卷本

樂振之曰若使宋儒見之又增一番饒舌矣陳同父自謂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開拓心胸推倒豪傑其持論視此何如也
畢竟偏聳處多當時理學諸公不願引爲同道若元祥洞徹
道原言辭醇正雖宋儒亦當嘆服其所見之甚深所論之甚
確卽欲饒舌夫何從
錢曉曰曰昌黎原道承叔本論是兩公一生命脉亦是兩公
集中命根元祥偏能搜出弊來一一折倒其議論正大實有
見得大頭腦處非徒泛然開佛老而已昔唐書得原道篇與
符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余于斯篇亦云

劇微論

陸次雲

天下○惟○異○人○能○為○異○事○韓○信○死○而○有○能○為○信○存○孤○者○吾○以○為○非○
 他○人○必○劇○微○也○粵○中○之○有○韋○士○官○雄○踞○海○壖○等○於○大○國○自○漢○而○
 及○今○矣○韋○士○官○者○韓○信○之○裔○也○當○日○者○鍾○室○難○作○信○已○族○誅○既○
 無○後○矣○而○瘴○癘○之○鄉○復○有○為○之○後○者○南○粵○趙○佐○存○之○也○趙○佐○胡○
 為○能○為○信○存○後○相○國○蕭○何○託○之○也○其○所○以○存○之○託○之○有○微○乎○何○
 致○之○書○猶○在○也○佐○賜○之○券○猶○在○也○勒○之○鼎○彝○者○可○考○也○不○姓○韓○
 而○姓○韋○者○存○韓○之○半○也○佐○可○謂○不○負○何○託○矣○而○何○之○以○信○孤○託○
 佐○者○緣○族○韓○之○日○有○信○之○客○匿○孤○以○託○何○也○夫○存○孤○之○事○何○義○
 高○矣○佐○義○高○矣○而○為○之○客○者○其○義○更○高○而○不○知○其○客○之○為○誰○吾○
 以○為○非○他○人○必○劇○微○也○何○也○微○蓋○心○乎○為○韓○者○也○使○當○日○相○君○
 之○背○其○說○得○行○信○為○漢○高○微○作○留○侯○矣○而○其○伴○狂○以○去○而○為○
 巫○逆○知○免○死○狗○烹○之○事○將○不○旋○踵○去○則○可○以○不○羅○其○難○為○巫○則○
 可○以○出○入○王○侯○之○第○而○無○疑○豈○無○意○哉○其○為○存○孤○計○者○豫○矣○且○
 雲○夢○之○遊○何○與○高○后○計○之○者○也○其○族○信○也○何○亦○未○嘗○不○與○其○議○
 而○為○之○客○者○反○匿○孤○就○何○求○為○存○後○此○非○有○微○之○忠○不○能○非○有○
 微○之○膽○不○敢○非○有○微○之○智○辨○不○足○以○動○何○之○聽○生○其○哀○憫○之○心○
 而○遠○託○於○佐○也○蓋○文○通○子○房○之○流○也○淮○陰○不○能○用○之○而○高○祖○不○

又渡論

卷十六

劇微一

千金草

能○殺○之○者○也○咸○陽○就○捕○勢○必○受○烹○以○距○犬○吹○堯○一○語○全○生○無○害○
 能○保○其○身○者○斯○能○保○人○之○孤○而○不○可○測○故○吾○以○為○非○他○人○必○劇○
 微○也○惜○九○原○之○下○不○能○起○相○國○而○問○之○矣○設○能○起○而○問○之○有○不○
 以○為○然○乎○吾○知○信○之○門○無○二○客○也○

汪東川曰奇論破空而來天荒獨闢

高潞人曰不熟讀三傳者不知此文章法之妙

錢礎曰曰微心乎為韓一語道着心事如初有楚漢分爭之

言繼又以震主功高勳之其為韓之心何切也惜韓善其言

不能行其計耳至於臨刑乃曰悔不用劇微之計到此愈信

又渡論

卷十六

劇微二

千金草

得○微○是○好○人○安○得○不○以○孤○相○託○託○孤○之○說○正○史○雖○無○明○文○探○
 之○情○理○實○亦○有○之○得○此○千○秋○具○眼○看○出○覺○齊○之○劇○微○遂○與○趙○
 之○程○嬰○並○傳○不○朽○

淮陰少年論

許承家

史載韓信從淮陰釣城下屠中少年侮信曰能死刺我不能死
出我袴下信熱視俛出袴下蒲伏于是論者服信之能忍而謂
少年之侮爲可惡也嗚呼是何小視少年而並小視信哉夫韓
信屠中之少年卽張良圯上之老人也信英畧蓋人帶刀劍出
入里閭又家貧不能治生商賈夫挾蓋人之才氣而貧無一錢
自非周公孔子未有不目眦而髮裂者少年何人乃獨起而侮
之嗟乎市之人有醉者其左右扶持且恐觸其角而批其髻况
以至貧無賴之徒携佩刀橫關道路人將竄走遠引之不暇而
顧競而辱之哉且其言曰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史稱信
無行未必不殺人少年雖善侮人斷未肯以我之生死而邀他
人之一滴伏也蓋少年者固決知韓信之不死也信帶刀劍釣
城下從古無佩刀而漁少年固心異之矣又少年與信同起淮
陰其英傑發露之概必有他人不知而少年獨知之者負奇畧
長貧賤甚至一飯不足以贖口則其氣日習于憤爭而其性益
猛犢而好殺異日得志叱咤暗壓其去一將之能幾何哉少年
者蓋恐信之爲樊灌之儔而顧出于此者也折其氣則其學益
牢用其鋒則其才不至于後顧故圯上老人曰爲我取履良卽

卷十六

淮陰少年一

十一

文選

卷十六

淮陰少年二

十二

跪進履少年日出我袴下信卽俛出袴下四人機類悉敵在良
與信不以爲卑而老人少年亦處之不以爲素不然天下豈有
彼跪進履而我以足受之彼俛出袴下而我不急讓之者哉迨
其後良奉教老人而爲帝師封萬戶退而辟穀全其身而信一
則曰請立假王再則曰蓋與絳灌伍盛氣凌物老而不變則少
年于信爲嚴師而信于少年不得爲良弟子也今讀少年侮信
之言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正詞不阿氣嚴而栗雖
師之于弟父之于子豈過是哉他日信至楚召辱已少年爲中
尉且曰此壯士也英雄果于報怨信不報而壯之可以知之矣
愚故曰漂母飯信愛以姑息者也少年侮信愛以德者也圯上
老人屠中少年闕一焉不可也
劉震脩曰不是擡高少年磨礪英雄之道恰足如此文章疎
宕奇氣張文潛諸論不足多也
錢礎曰日尋出老人來與少年作對洵是敵手但韓信末後
一着輸却張良畢竟是少年教信不如老人處余因師六之
論而并推究及之

張良范增論

陸志熙

或問張良范增何人也曰王佐才也皆王佐才而一成一敗何也曰釋主與也雖然其所以佐之者亦異夫王者之興地利與用人而已地利既得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人既得則地可拓守可固天下雖大不難扼吭拊背而制之也若大勢未得徒以才力行海內雖日擊殺數千百人日下數十百城譬猶嬰兒橫梁楚戲市中當踉蹌跌擲逐時壯士無不散走及其氣盡一婦女收之足矣當項王之斬蘇角擄王離解趙圍破降章邯渡河而西諸侯王將相無不俛首屬焉當是時雖沛公先入關當王關

卷十六

張良范增

三

堂定本

之而力不能支項王力可留而又不能聽增此時會無一言勸項王而徒疑沛公之終有天下乎以急擊殺為事夫不能自為有天下之事而徒留他人亦已過矣裴敬之說高帝都關中也在天下已定後張良向勸帝從之而增于天下雲擾之日不能動成其謀何味味哉當良勸沛公聽樊噲言出舍除苛法毫毛無所近反羽所為關中之民久矣繁心沛公矣且羽放弑義帝諸侯又並起則漢之有天下或需歲月耳增能終抑困之乎不寧惟是漢王部五諸侯兵出關竟入彭城曾無一人嬰城拒守以待項王者失項王之彭城猶漢之關中也為范增者自應盡擇文後論卷十六張良范增三堂定本

讀春秋而知君子之惡惡也。疾始也。是以瀛洲之選或以植黨奪位為太宗也。罪或以聚謀傾嫡為十八人也。罪要皆未原其始耳。原其始則罪不在太宗。并不在十八人。而在高祖。高祖何以罪罪在列秦王為天策上將而使之開府置屬也。秦王雖有功于高祖。然在家則父子在國則君臣。未聞有父為天子而子為上將者。列為上將是父道寢衰之始也。亦未聞有其君統馭百官而其臣私置僚屬者。使之開府置屬是君道式微之始也。夫惟君父之道失之于始。故太宗甘冒植黨奪位之非。十八人陰成聚謀傾嫡之勢。而無所顧忌于其間。乃世之論者不原其始。而曰十八人者太宗之罪人。太宗者又高祖之罪人。豈定論哉。然則為高祖者當何以處此。亦曰慎其始而已。何言乎慎始。蓋神器不可以輕許儲位不可以二三使高祖而不欲授位于太宗也。當削平海內之始。或詔秦王而獎之日。余嘉其勲重爾爵。進爾秩。無違立嫡之義。以貽社稷。蓋使高祖而必欲授位于太宗也。當化家為國之始。即召建成而明諭之日。朕非世民安有今日。朕將以此成汝讓國之美焉。如其行從則以時平先。後長世。亂先有功之義。斷之而責之以臣。爾將敗之。非計之過也。

文獻論 卷十六 十八學士 室 十 卷 十

之地以絕其觀觀之心。如是則儲位早定。神器有歸。無庸十八人之設謀。天策以讓異日之變矣。奈何計不出此。而于起兵晉陽。則日事成立。汝為嗣。及夫治已定。功已成。乃遲回觀望。不克毅然有所建。由是角立之勢。不能相容。而卒至喋血禁門。推及同氣。為天下萬世笑。豈非高祖不能慎始之所致哉。吾故曰罪不在太宗。并不在十八人。而在高祖。然此亦原其始論之耳。至于用人之得失。則太宗不無遺議焉。何則。賢人者天地之紀。國家之寶。既欲羅致幕下。以自成羽翼。必不可使不賢者雜處其間。彼瀛洲諸學士其行事不舉。見若褚亮。鯁直世南。柔和玄齡。如勝善謀。能斷志。寧類達。直言諫諍。固足資一代之用。而舉國以從若夫。薄世長以忠自居。即高祖亦言其似直而多詐。許敬宗誣陷忠直。其後潘布腹心于昭儀。而顧使之周旋帷幄。分直侍從。與房杜諸公相頡頏。是猶薰蕕共器。而藏也何惑乎臨湖之變議者。以為瀛洲之植黨聚謀。而使有唐蒙不洗之詬哉。錢礎日曰。凡事必原其始。此篇之罪高祖。非深文乃定論也。起處將君父大義發明。一番中間為高祖設計情文俱絕。後復說到太宗不善用人。處辭嚴義正。何間之有。

文獻論 卷十六 十八學士 室 十 卷 十

狄梁公論

毛際可

昔狄梁公在武后前與張昌宗賭雙陸而勝○○一○勝○在○公○視其所賜之服以與家奴一時傳爲美談○余謂梁公可謂失計之甚矣○夫人臣不幸處嬖亂之朝○雖云委蛇善全以觀其變○然猶必慎威養重○使小人微知有所憚○而陰以樹善類之幟○本有毀棄坊簡○僥倖于嘗試爲功○甚至舉衣服之在躬者以爲孤注○幸而勝之得視其服○而昌宗輩本市井小兒○總無足爲輕重○萬一不勝○使昌宗亦視其服以出○吾不知梁公何面目立朝廷之上○而異日張柬之諸人又何以出于其門而無愧耶○說者謂公自知必勝○故勉從武后之命○決非嘗試以至敗○而余謂不然○蓋昌宗日侍宮禁○其技之能否○武后諒所素知○一旦以千金之裘○令之決賭○未必不特擅其長○而謂昌宗之必敗○吾不敢爲梁公信也○又起一議○當日以已袍爲大臣奏對之衣○而斥昌宗爲嬖倖之服○稟稟正氣○已可奪昌宗之魄○昌宗技雖精○無能爲此○又究論于事後○而不免爲傳會之見者也○夫人情所最嚴者○莫如主僕○然使平居蕩然六博相逐○雖欲臨之以威○而主未必其常勝○僕不必其常敗○乃謂區區數語○可奪昌宗之魄○而并繫其手○豈得謂萬全者與嗟乎○梁公之所以不辭而爲此者○凡委蛇以爲復唐計耳○但

文獻論

卷十六

狄梁公一

七

十卷本

同時有宋廣平者○與梁公並取重于武后○而廣平常呼昌宗爲卿○甚且欲擊碎其腦○未聞以此得禍○則唐室之復本○無關乎雙陸之勝與不勝○與服之視與不視○惜哉○不從武后之命○可也○史稱梁公爲冀公師德所薦○而師德欲人唾面自乾○必其時大臣風旨所尚○每有過出於委蛇者○自以爲善全其用而不虞失計之至於此也○

張師石曰○看得梁公視服○不過彥道決賭○即勝不足爲榮○自是儒者正論○

毛弭黃曰○設身代梁公籌畫○真是僕倖不覺危悸爲之汗下○

文獻論

卷十六

狄梁公二

六

十卷本

愛慕之至○過慮乃爾○豈是翻案求疵耶○錢礎曰○狄梁公之功大矣○截取日虞淵洗兵○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鳴○呼此何如功也○至于賭袍一節○特其小過○過不掩功○正不必爲梁公諱也○諸說紛紛○曲爲回護○會侯以一言斷之曰○失計之甚○論於是乎定矣○

君子不幸遭國家之變○至○有○死○無○性○之○際○以○一○死○畢○吾○事○也○
獨立志然哉其時與勢○死○之○外○無○可○為○者○矣○余○于○文○信○國○公○
冠歸故鄉之言論之曰○此○非○信○國○之○信○也○信○國○之○信○曰○食○人○之○
食者死人之事定一死于胸中○矣○然○公○之○數○瀕○於○死○而○不○死○
者何也○曰○非○其○時○也○以○樞○密○使○使○元○軍○與○伯○顏○抗○論○被○拘○入○
真州○不○死○李○庭○芝○在○楊○凝○公○為○說○降○者○下○令○備○之○急○伏○叢○篠○中○
至高郵○不○死○端○宗○立○拜○石○丞○相○導○都○督○江○西○收○兵○入○汀○州○元○兵○
猝○至○引○兵○走○馳○至○空○坑○不○死○解○輿○初○如○少○保○進○屯○潮○陽○元○將○張○
弘範○兵○至○襲○執○五○坡○嶺○吞○膺○子○不○死○蓋○德○祐○景○炎○之○間○淮○浙○開○
廣○諸○路○兵○向○不○下○數○十○萬○勒○王○而○入○衛○者○有○江○立○信○李○希○諸○公○
分○道○禦○元○宋○事○猶○可○為○也○公○執○而○宋○未○公○宋○事○猶○有○望○也○厓○山○
既○沉○天○不○欲○存○趙○氏○矣○已○矣○無○可○為○者○矣○公○至○營○與○博○羅○辨○論○
不○少○屈○元○主○欲○釋○之○俾○為○僧○尊○之○曰○國○師○俾○為○道○士○尊○之○曰○天○
師○此○或○忠○義○之○所○感○如○是○公○曰○三○宮○蒙○塵○未○還○京○師○我○忍○歸○忍○
生○耶○痛○馬○不○止○然○則○一○死○之○外○公○尚○何○心○哉○若○曰○公○幸○而○得○歸○
乘○機○俟○變○號○召○江○南○時○事○殆○未○可○知○即○不○濟○公○之○心○有○未○能○已○
者○噫○當○時○留○夢○炎○諸○逆○已○慮○及○此○至○殺○公○甚○力○誰○聽○其○以○黃○冠○

歸者設也公果以黃冠歸矣○混跡羽流之中○機無可乘○事無所○
就○僅○得○保○首○領○沒○沒○以○死○執○與○夫○轟○烈○一○場○流○血○燕○市○天○日○助○
其○壯○憤○風○雷○奮○其○義○聲○至○今○欲○加○一○贈○官○不○可○得○豈○不○光○明○正○
大○宋○家○三○百○年○義○士○之○報○于○公○一○人○收○之○也○哉○是○時○從○公○死○事○
者○如○杜○許○鄒○鳳○林○琦○革○次○第○二○十○餘○人○公○不○死○而○何○以○謝○諸○從○
事○也○陸○秀○夫○抱○帝○帝○死○張○世○傑○覆○舟○死○表○表○海○濱○間○公○不○死○而○以○
方○外○逸○翁○之○陳○宜○中○之○遁○古○城○耳○公○之○意○必○不○出○此○已○耶○宋○
公○至○是○歷○三○年○矣○正○弘○範○所○謂○國○公○丞○相○忠○孝○盡○矣○公○不○死○更○
何○事○耶○或○曰○公○不○執○于○戊○寅○迫○壬○午○而○後○死○何○為○者○嗟○乎○此○四○
載○中○蓋○刻○刻○求○死○之○時○也○慷慨○而○死○從○容○而○死○無○二○也○且○公○能○
決○死○而○不○能○決○死○之○日○至○土○星○犯○瀛○國○還○足○為○公○死○之○日○而○非○
公○之○有○所○待○也○余○故○曰○黃○冠○歸○故○鄉○之○言○非○信○國○之○言○也○或○者○
因○彼○中○有○釋○為○道○士○之○言○傳○之○者○誤○也○鄭○憶○翁○云○叛○臣○在○彼○立○
意○嫉○公○或○偽○其○詩○歌○損○公○壯○節○大○抵○忠○烈○之○事○如○之○者○不○少○公○
之○成○仁○取○義○即○不○以○此○少○貶○吾○必○取○而○辨○之○以○見○公○之○正○氣○必○
不○向○外○庭○求○活○也○如○此○
錢○礎○日○日○段○段○為○信○國○原○心○而○總○以○一○死○字○為○主○自○是○千秋○
定○論○神○清○亦○信○國○之○謂○早○羽○也○

春秋論

張夏

嘗聞之尚書經中史春秋史中經謂春秋本魯史而孔子修之是也斷爛之詆亡論諸說家聚訟紛紛人立一幟有謂有例而常變不同者有謂原無例惟大義數十餘皆舊文者有謂一字為褒貶者有謂其教屬詞比事不當細求諸官邑名氏之闕者有謂孔氏刑書者有謂表裏易詩書周禮者有謂傳為案經為斷者有謂宜合傳從經而援經證傳者有謂承赴告則書否則闕者有謂筆削在手者有謂絕筆于獲麟者有謂感麟而作者若此類吾亦姑置之冀其為書於經史果何屬耶吾嘗思之欲名之史列于史矣而春秋輕欲名之經列於私史矣而春秋食輕則如之何吾請惟名之曰春秋史名而經寔而後名寔定且夫經史理一也其用亦一也尚書春秋特記言記事之體不同耳為經中史而史升為史中經而經豈降乎哉然而謂孔子修史則見諸寔事而功歸之謂孔子作經則托諸空言而反為罪不可不辨也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六經無非述者孟子獨言孔子作春秋且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無大異乎素王之說也蘇氏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亦無大異乎黜周王魯之說也雖然孟子謂其文則史蘇氏又謂公之以魯史

之名史也者尊王而未嘗假王內魯而未嘗進魯孟子蘇氏之說是也左氏何休之說非也而胡氏乃曰聖人以反自處不係周與魯孰之耶奉天治人理固有之顧謂春秋以天道詔聖我公明人臣匡正之義致其忠愛之忱則可謂王不稱天公不書即位以一史官廢置天子諸侯則大不可又曰王失其道故兩年闕秋冬三時以貶王而討桓不幾於責人而止累天乎以天道自處也而即上累天無怪乎其以春王正月為行夏時盟于瓦屋為變周制謂正朔可改禮樂法度可亂而忘其身之為臣子與在草野矣竊謂春秋率人從王而非自為王也贊在法天而非自為天也胡氏之說鑿近於枉失於借由於尊之太過故也夫春秋非即為經也史而經也孔子惡不知而作之者故必託之史其不託周而託魯何也孔子魯大夫也修魯史以尊周室猶之相魯侯以夾輔天子云爾孔子雖從大夫之後非史官則何以得修魯史余嘗謂司馬遷寔史官為史記而不名漢史孔子非史官顧得修春秋蓋國老與罪人其地不同也古者史有專官而大臣兼領其事以昭大公考諸書禹貢曰應台德先不距朕行曰朕曰台禹自謂也以此知禹貢記治水之事禹所手述也是以司空而兼史矣立政篇末載周公告太史命記

司寇蘇公敬獄事是以家宰監史矣召公於成王初崩康王未
立之日命作冊慶而傳顧命是以太保詔史矣即談遷之先人
以官爲氏周秦以來世爲太史令亦必以司馬而習史事者皆
不爲侵官其爲史官者於人材時政得知無不言朝夕訓戒於
其君不專以載筆爲職衛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佞遺命其子
以尸諫靈公是也亦不爲出位方孔子司寇於魯攝相事若隱
名都出藏甲改莖昭公諸役甚不便于三桓者皆能執禮行之
豈討正先朝之故策而虞或掣其手乎迨致仕家居開陳恒絃
君則沐浴入朝告公政討而膏肓冉求日如有政雖不吾以吾

文獻論 卷十六 春秋三 三

其與聞之季孫欲用田賦使求訪于仲尼亦日子爲國老待子
而行由是觀之孔子之得聞魯政以及於史也明矣第其初意
不在是設行其道所施有大且切於此者春秋雖不作可也垂
老不用遂與左丘明共成之豈得已哉故凡歸田序續獲麟表
瑞之說必非聖意也然則春秋其無足重乎曰孟子曰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其効也是書端爲誅亂討賊而發不獨
於事後正其罪而先謹其微以禁止臣子之邪心人臣而受是
法也必先懼而知止說者疑春秋後亦有纂就不知載之載君
三十六已大哉矣當時去古未遠史法未盡亡史權固重於諸

齊太史兄弟一奮其筆尚能令趙盾受惡崔杼止殺况大聖
人乎竊意春秋書成卽明布於魯廷而四隣諸侯亦莫不聞之
故田氏六卿之屬素蓄禍心者由此皆遲其篡魯以本國德志
尤親三家者幸不能有害於魯是皆有忌心焉惟其明與于史
也如其私修于家與腐遷謗書先禁後行者等卽魯國與孔氏
各有一春秋孔子之所修當盡饒壁中雖門弟子求傳習之猶
不可得彼亂臣賊子懼何從生安所微一治而欲與禹周公同
功哉然而孔子之爲此固不獨史臣事也當揣焉惟恐或尸其
名而謂其功以取罪於天下後世於是乎有知我罪我之歎焉

文獻論 卷十六 春秋四 四

呼惟其罪之應所以爲功之歸也與後之學春秋者惟當精求
其義用之正君心斷國事則處常變自優然有餘其或關史責
卽師其書法行褒貶于奉詔修書之際務不失其謙志而無自
爲春秋乃其正也自尊春秋者太過而妄庸者欲於其說有弄
史官而修史以擬經者名寔先紊既相率爲無用之文而又蹈
于罪故君子弗之取嗚呼吾非不欲尊春秋也爲夫史之而後
經卑之而後尊也明乎此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不得已之用心
而徐通述作之說不然謂春秋非魯史亦後世之私史耳何以
謂之聖經彼胡氏者止陽翟之沸而然其薪解河汾之醒而誤

以酒者與

何雍南曰不通為專經却勝專經駁胡傳寔具見解足令古人心折

錢健日曰叙明修春秋原委是史非經與古諫職相參以史為經與古尚書互設即二百四十年一萬八千字綱舉目張其為說自然得中合正覺永叔明允二論立義尚偏不獨發康侯之痼疾也

卷十六

春秋五

卷十六

孔孟言性同異論

錢肅潤

事有異類而同原異言而同旨者其性之謂乎上古之世萬物始生淳風沕穆性之名不立唐虞以來其所謂中即性也至湯誥曰若有恒性于是性之名立性之名立而言性者起矣伊尹曰習與性成召公曰節性其邁皆言性也厥後孔孟出天下言性者必宗之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其同異之旨固茫乎未易曉也自今思之孔子言性未嘗斷其善惡也孟子言性則專指善言之也孔子之言不可議亦不敢議至孟子之言則群然議之于是有言性惡者曰荀子有言性善者曰孟子然則性之說後利人之性惡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此荀况之說與孟子反也其言善惡混者則以治田治性相提而論謂人知仁義禮知之出于性而不知暴慢貪惑之亦出于性也猶知稻梁之生于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于田也此楊雄之說與孟子反也即如董子善如水性如木謂性與善為二此其說雖不與孟子反亦未與孟子合至于人有三等分上下中上為堯舜下為桀紂中為齊桓而以可善可不善為說此賈生之闢孟子也性有三品亦分上中下上焉者善中焉者可壞而上下下焉者惡而以有善有不善為說此韓愈之闢孟子也嗚呼此五說者

皆以孟子之言性善為可議也。抑知孟子之言實由孔子而得之乎。孔子嘗有言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以性對善言，則孔子之以善字性明矣。況不徒曰性相近，而且曰習相遠，是兼以善惡歸之習，而專以善歸之性也。曰相近者，言人之性大抵皆善也。孟子亦會其意而言性善耳。孟子之言可議，豈孔子之言亦可議耶。且夫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不可分也。孔子之意或在氣質未嘗不在義理，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之意或在義理未嘗不在氣質，故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則。義理之性固善，即氣質之性亦無不善也。則是孔孟之旨同也。然則孟子既得統于孔子性善之說，將莫與易後之繼孟子者，自不當以善惡兼言之矣。乃何以周子論太極而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程子于性道間之確知，之真何以有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可不謂性之說。曰周子所謂善惡分者，指陰陽言也。言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故也。其實性之初未分善惡也。程子所謂善惡皆天理與惡亦不可不謂性者，指氣稟言也。言人生氣稟理有善惡，非謂人性中原有此兩物相對而生。故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惡者，是氣稟使然，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性也。蓋人生而靜以上，本不容說。甫言性時，便已非性。孟子

天淵論

卷十六

孔孟言性二

聖賢本

子云性善，亦云繼之者善耳。是知周程之說，本以助孟子而非若荀揚董賈韓愈之徒，與孟子相為排擊者也。夫然，孔子之學得孟子而著，孟子之學得宋儒而明。孔孟之言不相因，愈見哉。王惟戛曰：臆列諸家剪裁有法，其折衷孔孟處尤極精確。洵可息聚訟，堅真宗矣。聞子靜之論而耳目開明，讀同甫之文而精神振聳。吾今于此文亦云。

朱長孺曰：性只一耳，安有義理氣質之分。合孔孟而析周程，有功聖門不小。李習之復性書三篇，可以不作。

賀天山曰：勘得性善源頭，大破千年鶴突之論。蚤令朱陸正。

天淵論

卷十六

孔孟言性三

聖賢本

夫子見之，應自悔其稍立異同也。礎曰：先生理學純正，此作已見大端。

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論

戴京曾

刑者先王所以輔禮之不及也。學官之文司使之教不足以防不肖之軼宕。於是乎制律令設犴徒具五刑。若曰爾如禮則免。否則麗于刑。無赦久矣。夫禮與刑相為表裏也。禮之義莫詳於經。學士大夫鍵戶讀書。不諳臯陶之律。然閉門造車。往則合。何者。先王之法言格行。司寇師其意以制刑。烏有得本原之意而猶慮斤斤繩尺之未合者乎。古惟疏焚棄詩書吏以法令為師。卒二世而亡。然後益知法律本於經義。為無敵元魏氏能以此詔中書決疑獄。綱目嘉之。非無意也。刑者千百日而一用。國君為之不舉。蓋示斷獄如此。其重殺人之不易也。經之所載如婚姻喪葬。衣冠宴會。以至言笑之細。酒食之微。莫不循循有則。使斯民朝夕涵詠游息。其中蓋如日用之不可斯須去矣。今吾日以刑書禁民。民將棄禮而徵于書。以啓爭端。吾以經義教民。使之動有規矩。父以訓子。兄以訓弟。則閭門之內。萬里之外。莫不可行。是律藏于鼓歌絃誦之中。而舉自消于几席坐起之際。殆三代聖王所以範圍天下。不用嚴法重誅而坐享刑措之安者也。顧其時經與獄恒出于一出。一則吏有可守。民有可恃。今夫方伯牧守之屬。先教化而後刑名。曰吾薰陶此芸芸

文獻論

卷十六

魏詔中書一

堂定

者一出於禮。則吾犴徒可不設。律書可不講也。百姓見教禮守教者。足不至有司之廷。其離經叛道者。方有鞠論之事。則益。于經義以儒為師。曰吾守此足恃也。意三代盛時莫不如此。迨至後世。任矯虔之吏。以不學者司民牧。講律令於是。法令滋章。或斷獄無義。則守信抱道之人。挂吏議而傾危險。諛者巧脫。律經與獄殆兩失之矣。魏太武見及此。而詔中書以經義斷疑獄。夫獄安有疑。必律所不載也。與其深文博會于不載之律。而強比附焉。孰若考斷以詩書之義。使天下曉然服王者以禮制天下。雖不幸罹于罪辟。而猶出入經義以求其情。以自結其守。禮下。雖不幸罹于罪辟。而猶出入經義以求其情。以自結其守。禮抱道之足恃乎。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忠厚之意。于刑罰之間。尤為兢兢。今一決之以經義。則法吏知王者無重求天下之心。嚴酷不得施。而周內之術無所用。仁恩之頌歸之誼主矣。惜乎史失其傳。凡魏所以經義斷疑獄者。不可考。惟朱子綱目太書而淡嘉其事。夫疑獄猶如此。況斟酌書禮之文。以成一代之刑章。不借不濫。如三代之隆者耶。錢建曰。曰題以經義斷獄。文即以經義發論。和平純厚。諄然仁者之言。盛世之鴻篇也。吾友朱子望子出自語稿。相所余讀此篇。口之不能置。爰布國門。以為千秋斷獄定論云。

文獻論

卷十六

魏詔中書三

堂定

難劉聘精神論

朱 隱

傳子載魏祖微聘及蔣濟等五人皆揚州名士途次各言所以應對之道而聘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清怪問之聘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至乎語似玄遠為之難之問諸道均玄感猶假述于諮詢理在幽通亦循途于敷奏是以四輔七佐雖黃不廢主受之方五臣八師唐虞愛詳選命之典詎有冥心沉默之鄉寄意虛寥之表而欲結彼心知聯茲精選者也夫言有要眇而似誇旨或清微而無據故把趣則見為玄深按實則嗤其乖遠亦猶談烹炙者含龍騰而龍羹侈曳妻者

文獻論 卷十六 難劉聘一 堂定本

鄧家機而敘纖雖馳想于瓊奇固無濟于施用矣吾親劉子精神之論猶有惑焉蓋自青沌淪散情會輟轉往來之際必以言傳縱聖若仲尼難齊尺喙賢如荀孟不矜塗却公孫以非馬標談蘇子以集鳥規世既欲飾異以拔庸寧容健懷而葆抱又况漢之末季智計相高曹公英雄不遺羣策方其徵聘等五人而來也特以流輩名聲士林靡諱非有錄圖廣成之遇致商嶺淮陽之峻節固將藉其術略仗彼先資抵掌擲目能否以辨烏至格澄內視密隱神機誰說可知于不可知以冀相與于無相與乎且聘言對明主須接以精神精神非可學而得夫所云不可學

得者將謂率狂自然完其天機如沽泉白闕鼓之流焦先見界之屬乎抑或相示以貌同乎養生之家互動以鼓等子形藉陸國斯致荒昧既非其優若夫緒開而意解則蓄默難寐乎披衣目擊而道存則闕里醉心于雪子是又至入之天機匪猶傑壯之投分矣如謂學積于平日精神接于臨期則雖停機寂寂中無有而亦枯倉卒叩求源當逢而不置精神與學又復相關非學可能益為判隔跡聘之指蓋從張設妙論以設其同儕其于孟德屢觥方談亦祇司候端倪乘間而入方於齊君閱意淳吁三見而絨唇季咸通靈壺子丸劑而變色固未可同年語矣

文獻論 卷十六 難劉聘二 堂定本

云帝江無口而善歌聖此以掌而能聽物有獨異人有神契求交臂而心照不承欬而精連類長脰之氣交比巨要之景抱聘之候託或在其間此則上聖一德之所難豈或數數于叔世也哉他日伐蜀之策見神于曹公孟達之謀不行于文帝而其事明帝也卒以疑忌憂死為復巧拙有時為復精神岐舛致其終始直任術挾數之士耳烏足語于幾微之際乎故知前者之說特飾異論以欺人而傳子紀之亦眩于清言而翫其波也歟錢礎曰曰竟是一篇晉人文士丘天民云辯析精秀務求康劉總之間是說也亦誠有之一再讀令人想見清風雋旨

陳壽三國史論

沙張白

○著○書○者○視○其○世○讀○書○者○論○其○義○而○古○今○著○書○讀○書○之○法○備○矣○晉
得○統○於○魏○假○托○禪○受○蓋○自○處○於○舜○而○以○曹○魏○爲○陶○唐○也○陳○壽○爲
晉○臣○子○承○詔○作○三○國○史○勢○不○得○不○崇○魏○而○黜○漢○非○不○知○大○義○時
爲○之○也○三○國○史○莫○詳○於○魏○吳○次○之○而○莫○簡○於○蜀○前○人○謂○壽○有○憾
於○武○侯○故○削○其○史○恐○未○必○然○也○蜀○之○建○國○不○設○史○官○昔○人○嘗○以
此○訛○諸○葛○矣○又○於○三○國○最○先○亡○亡○後○又○值○鍾○會○之○亂○國○之○圖○籍
存○焉○者○寡○傳○聞○異○詞○無○徵○不○信○取○資○不○富○寧○多○闕○文○茲○蜀○志○所
以○獨○簡○也○孫○皓○之○降○國○書○無○恙○丁○孚○項○峻○華○敷○韋○昭○薛○竺○諸○人
所○撰○吳○書○班○班○可○考○而○諸○人○尚○有○存○者○得○以○參○稽○吳○詳○於○蜀○職
此○之○由○詎○云○有○意○軒○輊○哉○至○于○魏○史○則○國○有○成○書○文○獻○具○在○壽
特○踵○而○修○飾○之○所○自○立○傳○必○復○無○多○何○敢○恣○其○去○取○卷○帙○獨○富
誰○云○不○宜○以○此○咎○壽○壽○不○受○也○曹○魏○之○末○司○馬○懿○父○子○實○秉○國
鈞○祭○則○曹○氏○政○由○典○午○凡○所○以○得○禦○漢○吳○而○卒○滅○之○者○懿○父○子
之○功○也○懿○之○子○姓○既○欲○誇○大○祖○烈○則○晉○之○臣○子○何○庸○違○君○父○之
令○而○崇○美○二○國○哉○於○漢○吳○則○目○爲○冠○於○魏○則○諱○其○敗○隱○其○惡○而
揚○其○美○皆○有○不○得○不○然○者○時○勢○之○也○蓋○壽○之○爲○史○乃○當○時○應○制
多○所○忌○諱○之○書○非○後○世○名○山○著○述○尚○論○古○人○可○以○唯○吾○所○爲○明

史論

卷十六

陳壽一

史論

史論

卷十六

陳壽二

史論

史論

大義而彰直筆也○至其抑揚褒貶○諱允精當○文雖簡而不沒典
實○語雖畧而務摘其要○真可謂良史也○本後起者莫能及也○至
於諸葛武侯○則褒集其全書○特表上之○其書雖不盡傳○千載而
後○因壽一表○可想武侯立德立功立言之備○魏吳諸臣無與匹
者○則壽於武侯可謂尊之至矣○將畧非長之議○所以誦侯而伸
懿○天下奇才之歎○又未嘗不陽誦而陰伸之○壽之心蓋亦苦矣○
不論彼所處之時○而獨執吾所據之義○著述之家○苟不陷崔浩
之戮○未有不抱屈于古者也○壽不幸仕晉○遂致貽譏于古○次司
馬涑水○世之所推賢人君子也○其作通鑑○帝魏冠蜀一題○壽書
而不變豈溫公之賢○亦關於大義如此歟○時爲之也○宋藝祖得
統於周○而假托禪受○無異晉之承魏也○方是時○家柴氏之家國
柴氏之國○封柴氏之後○以爲不臣之賓○禪之爲篡○固當世之大
諱也○使溫公者○一旦進昭烈而退曹丕○義則當矣○將置藝祖於
何地○諱本朝之篡○不得不兼諱上古之篡○公之時○無異壽之時
則公之史○無異壽之史○時爲之也○議者乃謂溫公爲晉室之胃
欲追崇其祖○而然何其視溫公太私乎○宋既南遷○勢同蜀漢○而
禪周之事○歷年已遠○公論漸白○禁忌稍疎○紫陽夫子作綱目以
繼春秋○乃敢正陳氏司馬氏之謬○而帝漢黜魏焉○雖朱子之識

通出尋常要其斷朕更也而無所忌諱者時爲之也點曹不於
神宗皆宗之日宋所惡而善昭烈放理宗宗在時又和所
樂聞也要而論之時與義可兼則兼也後世之論前史是也
可兼則或後義而先時詩史之類是也或正義而熟時吾輩
日論前史之是非而無關時局者是也愚謂三國史羽管仍舊
故名當因壽舊文泰以他書稍加改正帝蜀漢以紹高祖武
之緒二國附之而更其名曰蜀漢書則萬古之全史以正大義
以明不特補宋文公所未及即陳壽司馬公亦有心折九原者
矣推斯義也可以進江陵後繼繼梁而黜魏先之陳應南

文淵論 卷十六 陳壽三 尤 堂定本

唐以紹莊宗之唐而熟米溫諸國也白有志未敢自是願與天
下後世知言君子共商之

魏柏鄉曰平心之論非善讀書者不能發

王完平曰帝魏寇蜀陳承祚幾爲千古罪人卽溫公之賢亦
未免以諸葛人寇致請此論一出不特爲溫公雪屈并爲承
祚原心可以開拓千古心胸矣具此眼識方許讀書論世至
文之高古暢達於定峰又屬餘事也

錢礎曰曰世不皆南史董狐作近史者安得有直筆定峰拈
出時字論三國史最是平心之言非故爲陳君出脫罪案也

于忠肅論

王弘撰

英宗北狩邸王監國尋卽帝位于謙爲大司馬已而英宗還中
外晏然天下稱之曰社稷再造謙之功英宗居南宮七年景帝
大漸徐有貞石亨等奪門迎英宗復辟未幾景帝崩坐謙謀召
襄世子棄市天下惜之曰謙社稷臣不當殺河南侯方域獨作
論謂謙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景帝多有非其道者非社稷
臣社稷臣非可以功論唯道之所在毅然爭之不計禍福不從
則決以去就意以景帝之廢太子而立見濟謙不造膝密陳其
不可又不率羣臣面折廷爭也方域雅善屬文才足以濟其辯

文淵論 卷十六 于忠肅一 十筆草 堂定本

而詞足以聳人之聽於是謙之罪見誣於一時者自方域之論
出而謙之心將不自於天下萬世子讀之惻然而嘆曰嗚呼觀
謙之始終所以自矢者社稷爲重之一言蓋其心祇知祖宗所
傳之神器不可不力爲圖存而君之爲兄爲弟爲姪爲子自可
以付之廷臣之共爲推戴此其大公至正之懷對之皇天后土
告之二祖列宗而可以無愧倖哉謙之爲社稷臣也三代而下
指未易屈方域之論過矣而充方域之說則謙之失應不獨其
易儲之不爭已也方邸王卽帝位之時卽當造膝密陳其不可
率羣臣而折廷爭勸邸王終監國之號行馬公之事輔太子負

展而臨天下又不於英宗居南宮之日即當造膝密陳其不
可率羣臣面折廷爭援伯夷叔齊之義勸景帝致位於其兄而
自退處邸邸若是則於方域之所謂社稷臣者始可以當之而
無歉而方域固曰英宗還而欲景帝讓位非謙所能也雖不言
監國事而以此例之亦必謂非謙所能也然則父為天子而欲
其子之不為太子而曰此謙之所能也其孰信之夫君臣之相
得叔姪之相關切其不能易其父子之愛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黃玠之議既起以謙之忠誠謨猷豈不計及於爭正見為爭之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而自今思之則真有不爭者何也爭
文獻論 卷十六 于忠肅二 十峯堂
之而斷弗聽也而景帝必嫌見濟必忌堂簾之障閉而疆場之
事裂矣即爭之而聽焉則太子德之見濟恨之猜疑一生將宮
府之禍變有不可勝言者危亡之事不在疆場而在肘腋之間
矣唐太宗之於建成元吉一父之子而不免於推刃宋太祖親
授天下於太宗兼之以太后之命而不能以保之德昭其已事
之彰明較著者也而誠以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將之君子於
此固無所貶焉耳且方域既大其有社稷再造之功矣而猶讓
之以為非社稷臣是社稷臣唯其道之所在以一直明已志而
謝天下不必思所以善其後雖啓蒙兆亂陷身傾國皆可以不

恤若是則天下亦何賴有此社稷臣也予聞謙之為人司馬也
所居者直房沒之日籍其所有僅一縑而已嗚呼人贊轉帳出
冒矢石致身忘家安社稷於險難危急之秋勞苦而功高未蒙
封侯之賞而為小人所陷一旦被罪名而受極刑而猶不得免
於後世刻責之口豈不悲哉然使方域而但以謙為非社稷臣
也予尚可不為謙辨至其推之以為吾輔人之弟而問放其兄
是其大權不可一日令不在我以為幸一二十年南宮之事終
而天下無意外之變以為換以居功以為畏禍乃其得禍以為
隱忍而無所於擇以為為寵利居焉則謙豈得謂之非社
稷臣已乎予是以欲不為謙辨而中心有所不忍也方域又曰
金牌召襲世子雖不必其事之不出於詔而自其不爭易儲之
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謙之不主南宮也明矣夫謙不主南
宮其將誰主是即非襲世子亦必有金牌別召之事儲之襲世
子也方域聘其筆鋒欲成其莫須有之說而遂不顧其自為抵
牾也已士君子立言論人宜平其銜而設身處地寧過存其長
毋巧索其短此忠厚之道也亦春秋之義也如方域之所推求
於謙者喋喋不一端無乃不當情實而傷天下忠臣義士之心
乎不然豈自以其論為天地間不可少之論而必出之也哉嗚

呼亦妄矣

孫豹人曰辨駁極快詞議極正于公復起將服膺乎斯言
錢礎日曰通篇就朝宗論駁朝宗論高談雄辯語語驚人而
又出以公平發為正大將于公磊落光明心事千載如見此
文出而論定矣

（五）

卷十六

于忠肅公

十卷

西舍封識宛然論

張汝瑚

五季間氣運稠濁士生其間戀芻而慕棧者習使然也他不論
論其表表者長樂老子榮遇累朝史氏猶以清儉稱夫當其滑
稽浮沉易祿易賞四姓十君計其尋常子資不啻若丘而尚曰
清儉甚矣史之失誣也藝祖開天風氣翩然反之一時事功佐
命之臣雲翔泉涌乃一旦脫弓劒就金帛雖圖免禍亦頗自汚
獨不得山立石介之士一起而砥之如衡霍泰華屹然作骨也
則賴有劉溫叟辭錢一事溢聽聞而芳史冊乃刻者猶從而疑
之以餉之者非他人乃光義也當時金匱既盟大物有大則尤
義固代藝祖而君我者也將君我也而餉我則庸知此五百千
者非試金之錯而吸魚之餌耶且人臣之于外境也義無私交
而藩王尤甚江南主之遺趙中令也來五萬藝祖之密荅之也
去五萬去來之間箭鋒相觸適以成藝祖之權術而覲然受之
者將何顏以立于班首宜不少遜而海物爪子之疑深中乎主
心而昔所以卒坐免也叟必有先事而見其幾者矧夫藩封出
尹介弟儲君光義一身兼而有之五百千亦非薄資其意將以
何為得無急需推戴耶此所以屢西關鑰閱歲塵封而不受也
此其說固也雖然論人者考其生平而已初溫叟之生也其父

臣曰吾老矣他無所欲但與世治民和與此兒皆為溫維之史
耕釣烟月酣咏太平足矣溫叟憶父語遂砥志勵行卓為名臣
夫忠孝廉節四者相生亦相權也世未有足于孝而不足于廉
者而况耕釣烟月之語骨節孤清雅與埋宜懸魚却鮓選錢諸
善行迭相掩映則其父亦足于廉者父既足廉而可刻論于其
子耶猶未也溫叟素所稱敦古介特之君子也方為中丞時晚
過明德門藝祖與中黃門數輩登樓溫叟令傳呼依常而過明
乃請對謂人主非時登樓則下情必希望恩幸臣所以呵導而
過者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夫從來國家用人恒願得
廉直有氣者而用之然非真廉直必不能有氣昔公孫弘以布
被著聲然內著金貂外蒙麻裘為故人所嗤故上前論事多持
兩端不敢面折廷諍此無他金貂戰其中麻裘怯其外欲望其
于天子之前絕道傳呼其氣已先餒矣故忠孝者廉節之所由
來廉節者忠孝之所自彌也居平尚論極不滿于趙學究以彼
局戶啓鑰細讀論語姑勿論其他謬誤即如位極臣僚通賄納
貨此等出論語何篇而猶矜語半部誣詡太平夫庸知晉塌著
書封表納賄皆屬愛錢顯貨之為故溫叟者趙普之嚴師西舍
者金匱之對治也雖然藝祖以十二年中丞老溫叟一生雖殺

文獻論

卷十六

西舍封識二

對

堂定本

後半年尚難其代此知溫叟平抑錮溫叟乎古者與人適市而
決終身之貪廉觀人位置履履而知器識之遠近夫五百千之
辭讓不止適市之智履履之間矣而况重厚方正素著當代為
末流所急推者乎徒知溫叟之可中丞而不知溫叟之可相是
徒知趙普之可相而不知身後之兩誤也則藝祖過也
徐立齋曰信史一言嚴于霜鉞而韓王半部數語乃噴噴
稱之何也金匱傳會若瞞過若表而出之奸青誰欺乎西舍
宛識溫叟是善讀父書者試問絕道傳呼與夫終老中丞而
不相君臣之間直與中舍之去來五萬兩兩相觸溫叟其勉
為正者爾然則讀史之法有窮治者有平反者西舍平反也
金匱窮治也得春秋之旨矣
錢礎曰曰先說溫叟之廉本于孝次說溫叟之廉發為氣可
謂知心末說到藝祖之不善用溫叟亦是千秋定論此文出
直為溫叟開生

文獻論

卷十六

西舍封識三

對

堂定本

余讀史至劉項之際。未嘗不廢書而嘆也。項以百戰百勝之才。卒死垓下。劉以侯阿洪興之委。開拓弘業。此曷故哉。龍門作史。置項羽於本紀。儼列諸帝之前。於漢高則盛誇其長。終不掩其短。嗚呼。斯可以知劉項矣。當時章邯軍未破。秦勢桀。漢兵尙不敢蹙咸陽。惟其九戰而大捷也。故能剪秦之羽翼。致秦之內亂。而沛公得以入關。而無所阻遏。迨其後。分王漢中。傳檄邯欣。帝崇實基于此。令項羽此際出偏師以按撫之。區區漢中尙能進戰退守。指揮如意。故余嘗論項羽爲漢祖開闢大功。臣超。蘇良平信越之上。非誣語也。特其間項以剛愎自用。而主劉以從諫如流。而興此得彼。失係大關鍵。不可不辯定。關中據敖倉。距守榮陽。不退尺寸。皆出一時佐命之謀。而能曲從之。此劉之所以勝也。坑秦卒。弑義帝。托身彭城。隨志西嚮。間有一二進忠告者。必叱咤而戮辱之。此項之所以敗也。鴻門一會。使以沛公能制敵之死命。必殺重瞳。祖上置翁使以項羽之父。焉致漢骨必遭門鏖。乃項不負劉。以至於敗。劉終負項。以全其勝。此茫茫天道。不可問也。嗚呼。世有劉項。則天下可以治。世無劉項。則天下并不可以亂。故余作劉項論。

許于王曰。鍾伯敬先生史懷云。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爲史記入漢第一篇文字。儼列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不成也。然觀羽舉動。局量自無。作帝王之理。蓋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項梁之分止於破秦。漢陽項羽之分止於西入關。梁漢陽以後。羽入關以後。著著皆錯。分止於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則梁可羽。而羽可沛公矣。實爲公道之論。讀斯篇。崇崇識。開人不敢開之口。較之史懷始信。又人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一轍。錢礎曰。日人但知沛公。終達大度。而不知項羽之度更大也。鴻門祖上二事。真是帝王度量。豈區區婦人之仁所能及耶。漢祖指出立論最公。亦最確。具此識。眼可與論史矣。

荀揚大醇小疵論

秦 淳

人之不醇學之不醇也學之不醇心之不醇也蓋惟心醇而後學醇學醇而後人醇彼世有放言高論而不明乎道德之指者此其心為何心其學為何學斯其人為何人乎嗚呼若荀揚者可謂不醇矣而韓子乃有大醇小疵之說則何為也夫醇之名詎易稱乎天惟醇而陰陽以調地惟醇而剛柔以立聖人惟醇而道德以備醇固通天地與聖人而具之者也書四十九篇無非醇也易六十四卦無非醇也詩三百五篇有正有變有貞有淫而總歸之無邪豈非醇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尊王而黜伯文 漢 論 卷十六 荀揚一 十學事 堂定本

詳內而畧外豈非醇乎是皆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者至于顏氏之約禮孟氏之養氣中庸言性命極于至誠大學言明德極于至善謂非統於醇而無疵者乎由是思之自堯舜以及孔孟諸徒皆醇人也荀揚何人而得為大醇哉余嘗讀荀子書見其學無不闕然所為六術五權三至諸篇大抵率異言也若揚雄者然而好深湛之思可謂賢矣獨喜為畸異之行誕妄之詞迄今讀太玄洪言不能無遺議焉嗚呼荀揚之心與學如是斯其人之不醇可知矣夫醇蕘之分猶涇渭之不同流方圓之不同器也無疵之謂醇有疵之不可謂醇彰彰明矣荀揚不得為醇

安得為大醇既非大醇又安得為小疵哉此而決為智也而繁為勇也而亂為信也剛賊為仁也而兼愛為義也而為我為節也而潔身為廉也而遊世往往過乎中道以取高於時務於所長而不知自反皆由荀揚之徒創為異說而激之然也由前言之申不害學黃老以為相虛情矣而未醇韓非子善法律以逢時刻礪矣而未醇彼荀卿者此其信矣由後言之東方朔與萬乘為遊戲談言多荒遠論有本原公孫弘對策為博士馭世惟刑名術有未醇若揚雄者此其倚矣此而謂之醇人然乎否乎吾故曰人之不醇學之不醇也學之不醇心之不醇也

錢礎曰曰孔孟為千古醇人以其道如精金美玉也彼言性惡言善惡混之徒直瓦礫耳安得為醇漢碧此篇曾留駁入而議論一歸於正可排巨黎立言之失已

剪商辨

楊瑞

謂太王有剪商之志。果安所徵乎。夫太王王季文王乃孔子所
 並稱。豈其于數世之先。即萌窺伺有商之念。此得與其勤服事
 之德。並垂世緒乎。以太王論之。非欲剪商之人也。剪商之說。實
 出于詩太王避狄遷岐。其國危矣。豈當此流離倥傯之際。而即
 有二心於商數百年後。為詩人之所窺乎。以遷岐之詩論之。非
 可剪商之時也。爰攷遷岐之年。乃小乙二十六祀。越三載而高
 宗武丁立。殷道中興。歷五十九年。而武丁始歿。後雖寢衰。而王
 季文王世篤忠。蓋周家聖德。太王實啓之。詩之實始剪商。正以
 文。敬。辨。卷十六 廟商一 在十峯草
 避狄之故。而知太王之德。肇基于岐。卜之天命。已有去商之漸。
 耳。因史鑑載文王生有聖瑞。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泰伯虞仲。知太王欲立季。以及昌。逃之荆蠻。漢儒王充輩。執此
 數語。遂乃牽合詩詞。謂太王有剪商之志。於是千載之案。牢不
 可破。誣聖德。亂經旨。莫此為甚。載考遷岐之後。越四十三。年。為
 武丁四十。一祀。而太王始生。季歷。越九十五年。為祖甲二十八
 祀。而季歷始生。昌于實始。剪商之時。相去遠絕。兩不相蒙。且文
 王生之年。即太王薨之年。時已百二十餘歲。太王以其瑞而知
 其當興。則有之。何嘗欲廢嫡立季。曲為始生之昌地乎。此史鑑

漢儒之前後傳會無疑也。乃又援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以為之
 證。則左氏已言之矣。及考二語在官之奇諫。假道一篇。謂泰伯
 為太王之昭。因不從立。故不嗣。此正言其當立而不從。非太王
 不欲立之也。傳中並未言剪商。何以忽有泰伯之不從。且泰伯
 既逃之以成太王立季之志。則已曲從之矣。何謂不從。謂之不
 從。必太王之志在泰伯。則可。既曰知欲立季。以及昌。而託辭以
 逃。豈得援不從以為證。二語似合。實悖。特未之察耳。然則泰伯
 胡為而逃乎。不明乎泰伯之所以逃。則剪商之說。猶未免因泰
 伯而致疑于太王也。蓋太王泰伯一以天命為歸。太王知天命

文敬辨

卷十六

廟商二

在十峯草

之將歸。而不能辭。故不妨傳之。季歷泰伯。知天命之有在。而可
 以讓。故不妨逃之。荆蠻。孔子正以泰伯不逃。亦未必不有天下
 而泰伯乃托之采藥。斷髮文身。使季無可推之義。故稱其三以
 天下讓。泰伯之逃。乃泰伯之讓也。若太王欲立季。以及昌。則泰
 伯本不得有天下。孔子何以稱其三讓。而謂之至德乎。泰伯之
 德之至。在以天下讓。而千百世無有知之者。唯孔子知之也。如
 果先去。以成其父剪商之志。則其事固不足稱。孔子必不嘆美
 其至德。而慨然于無得而稱也。至謂泰伯有夷齊扣馬之心。而
 事尤難處。故孔子深贊之。則泰伯虞仲。皆商之義士。而胡獨以

義德美伯也。審若是則泰伯宜有潛移默奪之用。以成其孝。况
述未形而志亦方萌。豈遽潔身先去而悍然置父若季于不義
乎。泰伯之心。當不若是忽夷齊之所不為也。要之夷齊可執君
臣之義。泰伯宜教父子之恩。斷非可以西山之操。竝高泰伯。倘
孔子以此稱泰伯。則異日管蔡之事。亦有可原。未必非有夷齊
之心。而處得為之勢者矣。明乎泰伯之以天下讓。則并可以明
太王之志。無非各盡其臣子之道。以俟天命。即王季之其勤文
王之服事天命。一日未去。則猶吾之天王也。迨武王十三年而
陳師孟津。則天命已去。即為獨夫。不得已而未受命。不敢違天

文選

卷十六

期商三

充

也。即武王亦非有期商之志也。故曰善繼善述。知武王之與文
王。則知泰伯之與太王矣。嗚呼。一門之內。作者述者。讀者受者。
莫非順天從人。有天下而不與羣聖之心。前後一轍。乃因泰伯
之讓。而致疑于太王之期商。不大傷聖人之至德也哉。

梅正平曰。期商之說。始于詩。而成于史。漢又証之以左氏之
文。遂令聖人蒙千載之枉賴。此辨一一洗出。不特為太王知
已。實萬世聖學之功臣也。

錢礎曰。日期商一案。從未發明。此篇層層辨駁。俱審平時勢
酌乎情理而言之。可以徵聖玉璫。書論古之微。

魯仲連遺燕將書辨

文選

卷十六

魯仲連一

充

張子讀戰國策。至魯仲連遺燕將書。曰。是書詐也。蓋山蔡時人
筆也。按記周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齊湣王走死。三十
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齊田單以即墨之破。燕兵復齊。
噲迎湣王太子于宮。立為襄王。是仲連所遺燕將書。蓋當是時
也。今書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于外。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
削主困。為天下笑。斯數言也。予得而論辨之。傳曰。燕王喜使
栗腹以百金為趙孝王壽。三日。反報曰。趙民壯者死。長平。孤未
壯。可伐也。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使栗腹以四十萬攻鄒。使慶泰
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樂乘遇之。大敗燕人。此係燕王喜五
年事也。王喜為惠王曾孫。立于赧王五十三年。事又當五年。其
間相去二十餘年。何以書中及之。且田單復齊。不聞燕尚守鄒
城。以齊兵之強。田單之智。乘破竹之勢。詎有攻之二十餘年而
不下者哉。且記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與馬服君
論兵法。後遂相。孝成王詎單為趙將。後復率兵為齊攻聊城。手
且也。聊城在齊境。鄒那渤海之間。燕將以孤軍久駐。援師外絕。
粟食內。質齊舍之。二十餘年而不攻乎。勢必不至。此其守鄒
城事。未真。顧安所得書其偽。尤章明較著者也。獨是史有用單

復齊事而又稱仲連好義解紛以是後人僞誤其書其文肆其言曲而中當非奉人以後舉也○不然仲連不肯帝秦欲蹈東海而死而其勸燕將也曰捐燕棄世東游于齊請裂地定封官比陶衛是教之叛也○嗚呼在已則欲忠在人則欲其叛雖中智猶不為曾謂仲連人也而為此事哉故曰是書詐也

陸麗京曰辨晰既精筆力亦矯是先秦文字

錢礎曰曰仲連義士也觀其遺燕將一書無非誘之歸齊以成功立名為事此戰國時國功名者所為而謂義士為之乎此書一出遂致後人多少遺議祖望以一言斷之曰是書詐也而仲連心事始明矣其辨與核詳確亦復令人心折

卷十六

仲連二

聖

干

先憂後樂之義辨

周弘

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說者引魏鶴山詩○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之句○以為聖賢憂樂並行不悖○何先後之有○余曰○不然○公之言曰○進亦憂○退亦憂○何時而可樂也○公之心○惟知有憂也○然則憂樂異乎○曰○無異○聖賢之心○憂之為戰兢惕厲也○是易所謂終日乾乾者也○樂之為不愧不作也○是孟氏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憂不以樂廢○樂不以憂忘○此謂並行不悖○然則奚分先後○曰○如易與孟氏之所言者○以性情言也○如公之所言者○為天下言也○為天下不得

文設序

卷十六

先憂一

聖

干

○其○概○非○防○微○杜○漸○計○建○處○深○為○社○稷○生○民○憂○者○我○與○此○然○則○既○
○為○天○下○將○日○憂○人○之○憂○無○暇○樂○已○之○樂○乎○曰○非○也○聖○賢○所○樂○乎○
○已○者○天○理○之○公○而○已○其○憂○在○天○下○者○亦○天○理○之○公○而○已○再○復○顏○
○子○易○地○則○皆○然○也○公○之○憂○不○得○不○先○樂○不○得○不○後○其○能○以○天○下○
○為○已○任○復○奚○疑○士○君○子○膺○天○下○最○艱○鉅○之○任○必○有○為○天○下○實○任○
○事○之○心○而○後○功○名○可○不○愧○于○公○余○恐○晏○安○自○便○者○矯○托○憂○樂○不○
○倍○之○說○而○以○天○下○實○望○之○身○等○于○岩○穴○幽○棲○之○士○適○其○性○情○已○
○也○不○得○不○急○為○之○辨○

錢礎曰語語真實事事確切直如文正公設身處地而為之憂樂先後定是不易是辨也可以規臧齋之立志矣

雞鳴山定祀功臣辯

吾學編云洪武二年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定祀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虛其位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茅成八人已卒六王及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尚存也楊仲子謂鄭端簡公于是乎失考矣予讀高皇帝之勅曰朕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觀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念前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蓋與王報功必先死事之臣所以獎既往勸將來也先是已亥歲馮國用以疾卒次年庚子擊陳友諒張德勝戰沒又二年壬寅趙德勝守南昌中終死其明年癸卯苗軍作亂胡大海耿再成皆遇害越四年丙午攻張士誠茅成中矢死吳元年丁未再開姑蘇俞通海中流矢載還京師以沒而丁德興卒於軍中至是已酉廟成序爵以祀趙梁蔡豫高陽東海六公而馮丁不與焉未受封也是年七月鄂公常遇春卒其明年四月孫興祖戰死八月康茂才卒於軍三臣者先後受爵以次入廟而開平王居首位趙國上共祀九人十有一月通海再成改封號泗德興國用乃始受封則鄧濟二公之入廟當在燕山斷國之後斷無疑矣是月也大

封功臣封公六人。其時休養未得。其生之封也。因
靖海宣寧侯。是時休養未得。其生之封也。因
年二月。廣德侯卒於崖州。其沒於王事而無後也。祀之五年。
春北征沙漠。宣寧侯戰沒。祀之報其忠也。十年冬。祀寧河王。是
以征西凱旋病卒者。也是役也。西平侯始受封。而中山侯以是
年正月。進位信國。十二年。靖海侯出師定遼。而卒命祀之。是年
六月。論征西功。封侯十有二人。安陸與焉。十四年。祀江國公。上
親爲文以祭之。十六年。安陸侯轉餉盤江。卒於貴州。以像入廟。
十七年。祀岐陽王。王之沒也。亟以招納文士。諫省內臣。至開建
怒。遂以驚悸暴卒。然死非其罪。殆匪可與韓宋魏涼四公同日。
而語者也。故太祖震悼。起禮不少。貶焉。十八年。中山王始入廟。
位第一。爲諸臣首。二十五年。祀黔寧王。而東甌王祀最後。以二
十八年八月。乃卒。斯二十一人者。或以死難。或以病亡。或後於
兵戈搶攘之秋。或卒於天下既定之後。其功業未始有同焉者。
要皆能竭其股肱之力。至死而不替焉。故足祀也。他若宋額。二
公暨德慶南雄。延安江夏。淮安陸章永嘉。定遠南安東川諸臣。
或坐黨事。或以譴死。其功雖高。皆不得祀。而長興武定之沒。則
在遜國以後。故亦不克與焉。原其初。未始有軒輊也。若如鄭氏

定祀之說。則太祖當是時。於所存諸將中。舉是十有三人者。而
命之曰。是宜祀其餘。則否。信斯言也。則置善長等於何地耶。善
長或以文臣故。而馮耿廖傳之徒。則何以自解也。勝於關國時
功業遠過鄧湯。而封爵亦在其右。炳文守長興。爲東南保障。比
於中山江陰二侯。其功實相埒也。已酉季春。論功行賞。自中山
王而外。無出永忠上者。友德西南諸功。雖在於後。而大封以前
其功業亦甚偉。有勇畧冠軍之論。豈反出華高等下耶。高之納
款也。與南安南雄德慶。偕曹良臣之來歸。則與東平營陽豫章
等相似也。三年之封。彼六侯者。皆受祿一千五百石。而宣寧之
祿不過當其五分之三。廣德之祿僅及其二。則其功之高下。槩
可知矣。西平安陸。迨丁巳已未。而始受封。若使果在應祀之列
矣。而反斯此封爵之賞。何居乎。予謂立廟之意。凡諸臣之克勤
王事。終其身無罪愆者。沒則祀焉。曾未嘗以二十一人爲限也。
蓋自東甌既入。鮮有繼其後者。追而數之。故云然耳。而謂定於
已酉之春。且曰。生者虛其位焉。甚矣其謬也。且太祖率知馮傳
諸臣之必得罪以死耶。若逆知其然而先外之。則諸臣之不終
君之也。嗚呼。高皇帝之待功臣。不可謂不至矣。德則彰之。過
則訓之。諱諱然若父之視子。豈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勝與友德

世列上公不思報國而乃娶元妃以肆其欲求民田以濟其食
德不侔功能無及乎方庚戌之春也湯趙廖郭實頻延訓而和
乃心王室終無怨言意受公歸贈而歸歸清乃心王室
得而並焉假使因卑陵酒之嫌而懷得而並焉假使因卑陵酒
而人惟庸之鼓則誅夷之不暇豈復其而人惟庸之鼓則誅夷之不暇豈復
此跡五王配享太廟哉故諸臣之或視或名及贈與諡皆逮其
身死之日而後夾於君心必非先有成竹在胸如鄭氏之說也
其有已贈爵諡而亦弗克與焉者魯陽東漢濟寧章昌六安安其有已贈爵諡而亦弗克與焉者
慶宣德永城臨江航海之屬是也是也慶宣德永城臨江航海之屬是也
非後是上事故不入也故使燕山安國不死於戰而以考終吾
知其必不與於祀矣東勝之沒與是二臣也若合符節然僅足
以贖專殺之罪敢望祀哉嗟乎以楚國東丘先生忠義永濟陽之
烈而弗入焉是則可異也然四臣者或配享於太廟或特祠於
太平或首祀於康邱則既獲忠義之報矣而又何疑焉
錢礎曰曰端簡吾學編最為簡至其議議卓然前代作史家
所僅觀震百將定祀一節駁得明快說得詳確雖端簡復
起應為心折於此見史學之深

牛郎織女辨

王驊

淮南子曰烏鵲填河而渡織女續齊書記曰織女嫁牽牛傳玄淮南子曰烏鵲填河而渡織女
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其後遂有隔河鵲橋之
說見之歌咏者無算惟杜工部詩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
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可謂不惑言矣尤可笑者唐小說云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
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
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因嫁後廢織責令歸河東但
使一年一相會誠若此言則彼蒼者天必織而後衣矣且始既
憐其勤而許嫁後復怒其情而責離則天固不可階而升入又
文殿辨卷十六牛郎織女一十卷文殿辨
未嘗身承帝謂亦何所見而知之也至荆楚歲時記所引道書
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則其說
益荒唐無足辨者獨是董永遇織女一事載入孝感縣志孝感
之名由此始似無可疑然永孝行既足動天何難陰相默佑使
永一月三百緣自能具足而必令女婦為助耶縱欲令女為助
獨不可令織女蓋織女非他因世所傳曾嫁牽牛者也帝即感
永之孝寧與以有夫之婦與之是為賣倫自愛者且不為顧帝
乃為之乎若乃太原郭翰見少女自空而下問之曰吾天上織
女也帝賜命遊人間遂諧伉儷經年始別去又唐時三女星降

世各適一人而織女亦與焉嗟乎人間女子向以不得從一而終爲恥煌煌辰象乃淫奔若是何誣天之甚也倘謂織女不一配牛郎者一人下就人者又各一人則內無怨女王道且然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顧乃使織女多入虛拘天上乎且時值災旱唐太宗出宮女三千即可回天而雨帝豈哲于謀人而暗于自爲也就獨異志而論秦并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帝怒命五獄搜捕太白歸位承莊逃焉玉清謫于北斗下常春夫以區區侍兒必命五獄搜捕輒行降謫而于織女反聽之非惟文敷辨
卷十六
牛頭織女二
十卷
錢礎曰曰博搜廣引逐段翻駁洵是辨才無礙

春王正月辨

泰淵

從來諸儒家辨春王正月者或以建子或以建寅如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引孔子牛頭淵行夏之時爲証程伊川謂假天時以立義朱子謂天時不可改引尚書秋大熟禾穫爲酉戌之月以証周末改月近世周文安又謂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孔子春秋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萬世其於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之法舛錯殊甚矣余以時憲授時二曆考之其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卽魯隱公元年也在時憲諸表中爲第二十六甲子內己未推得天正經朔四十八日二十時三十七分從甲子起算乃辛亥日也授時至元辛巳距積二千零二年推得天正經朔四十七日八十四刻一十七分除甲子算外亦得辛亥夫隱公元年無閏至二年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依法布算是年八月壬申朔庚辰乃月之九日也以次推三十六次日食皆周正建子之數其春正月卽夏之冬十一月春二月卽冬十二月以推十二月皆然由此言之春秋蓋併時與月俱改之矣夫孔子之告顏淵乃斟酌四代之禮樂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天子之事莫大於春秋天子未改月而孔子假以夏時

冠天子之月有是理乎。倘書秋大熟未獲乃周季秋九月建申。即夏孟秋七月。七月正禾熟未獲之時。又何疑焉。且舉其一。二徵之。如春秋屢書春正月日南至。若用夏正。豈有正月冬至乎。經書二月無水。若用夏正。正月風解凍。況二月驚蟄。舟楫可通矣。何以書無水也。經書秋大水。無麥苗。夏正之秋。安得有麥苗。經書十月雨雪。十月頒霜。殺菽。夏正十月安得有菽。夏正之冬。正霜雪之候。而何以爲災。則豈非周十月。夏八月乎。且經書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至三年六月方雨。夫僖公之六月建巳之月也。巳月得雨。猶可耕種。若用夏正。則六月乃建未之月。歷

卷十六 春王二

堂定本

三時不雨。未月方雨。則春不耕。夏不種。爲災大矣。何杜氏云。不日旱不爲災也。而諸儒猶謂周正不建子耶。顧景范曰。周正建子。人共知之。獨加春字。于正月上。儒者遂疑建寅良由未諳曆數。莫究根源。故各持一說。雲九精於曆法。上考下推。不差累黍。就經釋經。議論明快。足破千古之疑。錢礎曰。日以建子之月爲春者。子爲一陽始生。春氣已動。故繫之於春也。何必建寅而後謂之春乎。雲九熟于天官家言。其于曆法推筭精詳。故言之鑿鑿。如此入後。就經釋經。尤見天人理數無非合一。是文出從前紛紛聚訟。可息喙矣。

嚴先生復姓議

毛際可

于陵莊先生後世避明帝諱。易莊爲嚴。相沿至今。余謂姓者受之于祖。所以承百代之宗祧。非身有大故。不忍易也。君子已孤。不更名。况其姓乎。若夫莊之爲嚴。不過一時史臣難于記載。而始遷就其文。豈盡強後世以必從。如唐以諱故。易淵明爲泉明。今人未嘗稱泉明也。宋以諱故。易桓公爲威公。今人未嘗稱威公也。卽莊公莊躋之屬。漢世亦當易之以嚴。今人未嘗稱嚴周嚴躋也。而獨于先生之姓。則胡爲易之。嗚呼。先生本與世祖同學。其高尚之節。天子不得臣。當其埋名釣大澤時。有司僅以物色得之。使生明帝之世。當益遠舉高蹈。世且不得知有其人。又烏從而易其姓也。與乃身沒數十年之後。不幸爲史臣所易。而廟而祀者。遂真奉以爲氏。吾意先生有知。必不歆富春之俎豆。明矣。夫富春古睦州也。後世以先生故。且易睦爲嚴。而不知易嚴爲莊。則亦昧于輕重之義也。余謂廟而祀者。仍稱莊先生可也。謹議。

錢礎曰。日子陵高士也。少同光武遊學。及帝卽位。乃變姓名。隱遁不見。此易莊爲嚴所由來也。若避明帝諱。亦是一說。他人言之。安得如此詳確。此議出。而于陵姓氏重光矣。

卷十六 嚴先生

堂定本

蜀進士饒菴李公諱實字如石。仕長洲令。一以古循吏爲師。網維張設。悉稟國憲。上下悅服。明年。遷居郊外之上清江。民仍父母依之。已復移近葑水。杜門著書。踰三十年。年七十有八卒。自爲終制。並遵典禮。朋從悲悼。邦人懷慕。萃莊華渚。請於石衣黃孔昭。暨其門下士徐屐輩。私謚曰貞文先生。榮陽鄭敷教集議曰。九德咸事。莫重惟貞。三代異宜。文統其盛。貞者正之義也。忠之屬也。剛毅之性也。一名而衆美苞焉。且夫經天緯地之謂文。慈惠愛民之謂文。勤學好問之謂文也。古大臣之謚文者。以行不以官。近惟官由翰林者謚文。而文必冠乎其。上似以文爲翰林之通謚。而不由太常之集議也。今李公二德並優。而草野群謚。僉合惟公之爲學。本乎春秋。而四傳供其驅策。公之窮經達于周易。而三禮殫其淵源。嘗謂作聖之道。教化於周易。川流於四書。先儒之理學。多未涉孔孟之藩。而氣節之殺身。未必至成仁之地。蓋其立身必觀其至大。故其持論有異於群賢。梁蕭阮素爲諸暨令。懸衣冠於縣門而去。唐崔元翰篤學不仕。隱白鹿之陽。皆私謚貞文先生。古者無爵稱子。養德丘園。聲實名著。則曰先生。公有爵者。從蕭崔二先生之後。稱先生。道德之貴過

於品秩固邦人之志而公之素心也

錢礎曰。曰先生道德學問。尤爲當代所宗。謚曰貞文。雖私謚實公議也。篇中詳而不浮。簡而有要。援引斷據。俱極精確。讀此文如見先生之人。能不肅然起敬。

李孝貞養父不嫁議

丁 彭

李孝貞字鳳秀州李康女也事父終身不嫁先父死年四十
七丁子聞之作而歎曰孝乎哉通乎禮之變者也有議之者曰
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女以養父之故而棄人道之大不
可以訓後世誠不能一日忘其父即委禽他室獨不可迎養以
終身乎吾以為此非孝貞之心也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以事
宗廟而繼著代君子慎之明女子必重嫁也內則曰子事父母
雞初鳴盥沐櫛緹昧爽而朝慈以旨甘子職也而不及女子婦
有勤勞之事雖甚愛姑緹之而寧教休之專言婦而不及汝婦
文獻 卷十六 李孝貞 三

學事已父母又禮婦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必復請其故而後與
不敢私其親也不私其親外辭也嗚呼天下庸有不嫁之女哉
魯伯姬女而不歸春秋未嘗非之今以生我之恩篤而斷然廢
伉儷之制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斯已難矣大孝上尊親次
不辱下能養孝貞有二焉傳所謂父一而己人盡夫也況其又
不許嫁者哉向使天假以年視父含殮以終必如北宮女嬰兒
徹其環瑱以終身從夢康君於地下洵足愧天下為人子而不
女若者世尚有競仕進而慕祿養忍微王母溫嶠之所為亦可
以已哉然則稱孝貞何私謚也古者婦人無謚稱謚自宋恭姬
文獻 卷十六 李孝貞 三

始傳曰賢之也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變而不失其正之
謂貞不嫁則不嫁矣不必復言貞也若吾為誄之而曰孝女可
也此之謂孝而通乎禮之變者也
曹秋嶽曰言孝不言貞此是正論亦是確論一字之謚典制
特重其褒崇孝女者至矣至引經斷義直據漢人之上何第
文似昌黎
錢礎曰曰自來貞或有之以孝兼貞則未易見也李孝貞因
獨有千古矣况得先生文以傳之乎至正變之說尤不可易
其為定議何疑

天下第二泉

卷十六

天下之德潛與見而已夫惟能見而後能潛其德也雖不辭名而名而名皆懸於天壤亦惟能潛而後能見其見也雖不辭名而名不居其滿盈今之中冷泉泉之潛者也第二泉泉之見者也潛與見不相謀而相成者也方兩泉未受知於陸子也山僧洗鉢野客掛瓢飄然寂於烟蘿石竇之中兩泉不樂以其名聞天下也潛則俱潛者也及鴻漸品題一出遂爾標韻酒壇揚芬若社聲聞遠馳如趨甲第于是兩泉之名悉不能自閤又見則俱見者也然中冷見無幾而復潛出于坎險伏乎濁流渾渾淪淪孰測其源世莫得而扼注焉其見也若九二泉而為之汲引也其潛也若二泉而使之孤行也中冷蓋始終乎潛者也中冷始終乎潛而能成二泉之見者中冷也中冷既漸忘天下天下亦漸忘中冷而二泉遂獨名世焉然名二泉則終不忘中冷也處貴而不驕其名讓賢而屈乎其下二泉善處見者也二泉雖處見而能成中冷之潛者二泉也嘗以人事喻之黃石公嘗小見於秦漢之間而子房因之大見焉及子房見而黃石潛矣然天下後世不測黃石為何如人也以其為子房之所屈服則相與稱高之而已何獨德操嘗小見於曹劉之間而孔明則因之大見焉及孔明見而德操潛矣然天下後世不測德操為何如人也以其為孔明之所屈服則相與稱高之而已夫世之功見名立至于房孔明止矣而黃石公水鑑先生不傳一策不鳴一勞而名獨位置於其上而世不疑其非者以用世者之器量易窺而遁世者之變化更難測也然則天下第一流之名用世者所不敢居也惟遁世者差足當之雖然非潛者不能悲見者之趨亦非見者不能發潛者之光吾故曰潛與見不相謀而相成者也或曰易井以上出為功故曰養而不窮初六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以其在下而時舍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以其在上而

文獻

卷十六

天下第二泉

卷十六

文獻

卷十六

天下第二泉

卷十六

乾以陽德為龍中冷泉乾初九所謂潛龍勿用者也二泉乾九二所謂見龍在田者也潛與見俱稱龍龍豈可廢哉夫易始乎乾乾始乎潛而繼以見知此者可與言出處矣
錢謙曰陸子以中冷泉為第一惠泉為第二自有深心子房推出潛見二意極奇極確不特陸子知心之言即二泉亦當引為知己此議出而二泉有定論矣

文獻初編卷第七

錫山錢肅潤硯日評

同邑泰松於對嚴

吳江董 閻方南

王昭上書

趙進美

竹西烟月江左風流吾胎上以一奚囊收之古稱吏隱者優游
金馬門從容待從風諫人主之側未有來帶磬折日趨受器臨
兩造而游戲辦之若此美不佞去國萬里鄭獨僻壤聞見孤陋
墨池塵封雞風習難除開一握管而僣寒自放總非故吾胎上

文獻書

卷十七

與王

錢謙

莊園間諷者揚其質及反覆讀近集數過乃知賸上
益魚江湖之說取喻甚快無已更進言之夫人賦形造物五官
四肢位置皆同而妍媸各別性靈各具今有人于此欲顛倒五
官四肢之位置自為新奇不可也若謂位置同而妍媸無異類
性窮無異用亦不可也詩文千秋之事彼門戶相為論議相勝
徒自苦耳點者矜獨運庸者遂徐波其失一也時名易襲論定
難掩自明季能成一家言者惟而至于泰始黃初離合異同太
繁可見近世公安竟陵排擊歷下瑯琊不遺餘力虞山指摘併
從何李幾于棘手罵座然杜少陵詩中大成而推服六朝唐初

人不容于口自今視之六朝唐初人何如少陵公安竟陵虞山
若作具在又何如北地信陽歷下瑯琊乎此語獨可與吾胎上
道亦願與胎上共勉之婆娑瘴鄉意興都盡瑤華在前不覺見
獵心喜娓娓至此

錢礎日曰如此論詩文何其心甚公道甚大也彼相角相勝
者徒所見之不廣耳此書出可為時俗人痛下一砭
泰對嚴日談詩文即以談心兩君子此真有相視莫逆之意
未許局外人饒舌

文獻書

卷十七

與王

二

十

與王阮亭書

張九徵

三○日○夕○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嘆○子○建○李○密○之○遇○秦○王○氣○奪○
 神○移○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為○
 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
 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終○
 灌○隨○陸○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成○徐○父○藉○銀○阮○酒○非○不○骨○帶○
 烟○霞○對○蘇○門○先○生○則○成○笨○伯○留○仙○之○裾○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
 洛○神○之○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劍○之○脚○非○不○名○世○
 對○右○軍○之○鸞○翔○鳳○翥○則○臥○被○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
 天○也○僕○知○其○然○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
 得○知○其○故○此○十○四○字○足○以○大○集○矣○

卷十七

與王阮亭書

三

施愚山曰詞簡而旨遠置之世說賞譽中可當一則新語
 錢謙曰曰太白仙才子美天才長吉鬼才自來詩人各有分
 量不可一視此書後天先天之說真是定見中間引証最奇
 亦最確諸君紛紛論議何為乎

與耿楚侗書

湯斌

接○台○翰○述○懷○中○天○光○雲○影○可○俱○語○仰○見○老○年○斜○食○愛○之○深○於○形○
 骸○不○隔○夢○寐○相○通○如○此○可○勝○欣○躍○大○作○五○言○首○風○格○高○古○在○筆○
 壞○集○中○當○屬○上○乘○且○指○示○遊○體○學○路○最○為○真○切○弟○長○次○誦○誦○如○
 侍○左○右○拜○教○多○矣○老○年○翁○造○詣○精○深○駭○絕○先○天○生○名○山○丹○霞○
 中○與○造○化○為○徒○及○門○環○列○銘○額○之○聲○泉○響○松○吹○相○為○應○和○簡○點○
 生○平○無○愧○無○作○性○份○真○樂○莫○能○喻○也○弟○想○慕○德○容○依○稀○如○覩○今○
 一○官○牽○羈○日○無○寧○晷○撰○擬○經○史○講○義○紀○姓○聖○政○明○史○濫○竽○總○
 裁○史○稿○如○山○茫○無○頭○緒○紀○載○錯○互○是○非○顛○倒○考○據○既○難○衡○斷○誰○
 易○白○首○可○期○汗○青○無○日○近○有○纂○修○平○定○三○逆○方○畧○兼○管○會○典○力○
 不○能○辭○皇○上○聖○學○崇○深○宵○旰○圖○治○如○弟○弁○鄙○無○文○何○能○少○効○
 涓○埃○卽○專○辦○一○事○猶○不○勝○任○而○繁○冗○如○此○養○身○之○道○不○敢○言○矣○
 負○職○之○罪○豈○能○道○乎○日○望○嵩○陽○輟○作○天○際○真○人○想○但○恐○大○臣○懷○
 薦○賢○為○國○之○心○推○轂○之○章○不○能○已○也○仲○誠○自○蜀○歸○里○曾○過○嵩○否○
 近○况○何○如○健○翁○書○院○記○想○已○勒○石○求○一○賜○為○感○張○父○母○榮○舉○卓○
 異○都○人○共○服○至○公○恐○內○召○在○郎○難○久○留○也○新○春○福○履○日○增○附○候○
 泰○對○嚴○日○讀○此○書○想○見○兩○先○生○功○持○正○學○在○朝○在○野○其○有○同○
 心○故○不○禁○其○言○之○真○切○如○此○

卷十七

與耿楚侗書

湯斌

答耿逸庵書

余國柱

恭惟老年臺道接關閭望高嵩洛窩安樂卽丘壑之憂龍壘
樂庚桑勝殿廊之燕許彈琴嘯咏豁光風霽月之清襟鍵戶校
讐著崇正關邪之偉論斯真有功名教抑亦無愧儒林者也弟
宦海陳人浮湛中外回思三十年來金蘭舊雨落落晨星遇企
景風感溪梁月頃張子在鎬送吳門得奉手教如接芝眉老年
臺道遙二室之間以羽翼先賢爲已任披讀大刻恍若撥雲覩
青於理窟中真具斬釘截鐵手段古人出處一致出則致澤君
民處則昌明絕學總於人心世道攸關不以窮達異視昔明道
伊川兩先生承濂溪之學倡教天中一時及門如游楊謝尹輩
篤信力行其道雖不得大行於朝廷實傳於伊洛至龜山先生
載道而南講學東林江左儒者翕然宗之遂啓延平考亭之緒
是則梁溪一脉實遠紹嵩陽今得老年臺爲之倡導彼此後先
爭相輝映敝門人張廌如兄奉教珂里循良之蹟流傳江表自
是老年臺提撕醇藹之力居多在弟劣質鈍根望洋徒切過蒙
獎借益增汗顏蓋因先王父中丞公當一擁旌江左曾與鄒南
阜先生講學白鹿書院推重東林今春得從祀於顧高諸先生
之列拒衣晉謁仰止思深至一切修墜舉廢愧薄書山積尙

文徵書

卷十七

答耿一

十峯草堂定本

文徵書

卷十七

答耿二

十峯草堂定本

未遑也承諭水藥之操殊愜素心自蒞任以來勾水無錢不敢
入口壘鹽風味僅能如是至謂於地方有所興除有所利益此
係敝門人掄揚失實致以阿私之言誤漬左右之聽當爲
洗耳爾荒穢謝復并候崇禔臨穎曷勝依切
肅潤素聞逸庵先生道甚高學甚正爲後學瞻仰久矣今讀
撫公書嘆其偉論爲崇正關邪于理學爲斬釘截鐵先生之
神情氣象躍躍露行墨間能不令人肅然生欽耶入後自述
家學自道清况直與耿公神相膺合兩公可謂異地同心也
已
錫山後學錢肅潤謹識

今年春夏之交一步江省家便過白門謁學使者計在江寧
 凡十許日偶得晤孟新僭只諸子詢吾年兄在治近履知北來
 諸人發續為兩浙冠亦且招携懷遠使準化為鴻夫以胥子之
 斯已耳乃若馳怒躍之馬探虎兇之窟如汾陽單騎征南免胃
 抑何其奇瑞不可測識如此哉由是而台垣由是而將相年兄
 之游乃錯盤別有展拓吾輩又安得以今日之難測者測胥子
 耶為歎才分之殊他人窮年斲硃學經生小技不能操一第年

又設書

卷十七

與胥永公一

六

十筆草

兄出文章緒餘猶足以心雄萬夫母惑乎王生之縮繭荒龍望
 胥子如天人帝釋也

錢礎日日畧其舊長詳其新續善為文人生色增價然亦見
 先生胸中自饒武庫與說劍少年習氣不同。先生又集居
 一編尺書為最大約說而多風簡而能雅其秀在骨其韻在
 神試看此書有一字拾人牙慧否賢嗣大庸將刻其全集問
 世余先稿一辭以供人膾炙焉

回首燕市秋風淋瀝擊筑路河曉月悵望停帆纔如彈指間事
 而兩年契濶千里間關當弟留滯京華兄方相竿林壑及兄過
 歸江左弟復奔走驛亭相須殷而相遇疎証我輩一握臂觀面
 亦為造物者所忌耶弟自仲秋嬰疾委頓幾殆賴慈蔭得更生
 閱除日始知年兄得滇南點蒼山色昆明池水尋莊騶之故蹟
 平伏波之遺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是我輩本色顧六詔初
 開五溪乍闢風烟屢易瘴厲為憂藥物當攜舟車可念此吾黨
 故人所胥旦反側不能已耳然燕公得江山之助端明傳海外

又設書

卷十七

與張友鴻一

七

十筆草

之文以古揆今何必有間會使碧錫金馬盡入奚囊洱海曉山
 咸歸載筆異日鋒車北指驛使南來文章老于遠游功名表乎
 絕域此又文人之極致吾黨之快舉也弟卒卒簿書意興都盡
 獨詩文夙債未能捐除庚子新詩遂至二百餘首昨過京口游
 三山又得詩四十許篇天能困我輩以來帶折腰必不能因以
 千古之名與手中三寸不律彼狡獪何益哉今聊寄近詩以當
 晤對大篇相憶情見乎詞慷慨纏綿令我墮淚南望九峯三泖
 才若咫尺獻歲上元前後入吳得一解帶流連未可知也
 錢礎日日風情飄逸宕往流連趙至與稽審書同一音調

與王貽上書

孫枝蔚

永○小○山○水○間○諸○作○初○讀○目○眩○心○眩○既○則○形○神○蕭○散○欲○作○天○際○真
 人○想○先○生○真○移○我○情○矣○太○白○云○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僕○嘗
 推○廣○此○義○謂○永○嘉○宜○城○山○水○當○永○屬○三○謝○邨○州○山○水○當○永○屬○子
 厚○金○陵○當○永○屬○太○白○下○此○如○石○淙○水○溪○當○永○屬○東○野○今○大○江○南
 北○自○廣○陵○抵○姑○蘇○諸○勝○地○便○須○永○屬○阮○亭○先○生○然○永○嘉○諸○地○昔
 得○數○公○肯○風○流○特○起○前○無○大○敵○一○旦○據○而○有○之○無○敢○爭○者○此○易
 為○力○耳○今○京○口○則○六○朝○三○唐○名○士○題○咏○地○即○平○山○亦○久○為○歐○蘇
 諸○君○子○所○有○乃○欲○起○而○奪○席○拔○幟○為○千○餘○年○重○開○生○面○譬○如○既
 文○澄○書
 卷○十○七
 與○王○貽○上○一
 定○本

與梁溪錢十峯書

熊賜履

前○賢○不○作○壇○坫○乏○人○小○子○後○生○舉○莫○知○斯○道○為○何○物○臆○有○之
 非○涉○旁○蹊○則○襲○陳○腐○幾○希○一○錢○或○幾○於○熄○矣○又○何○怪○法○堂○前○草
 深○一○尺○也○緬○惟○先○王○之○世○大○道○為○公○此○屋○絃○誦○是○何○等○氣○象○如
 今○向○未○見○有○孔○文○仲○韓○侂○胥○其○人○者○而○吾○黨○先○自○放○倒○絕○且○不
 談○則○試○問○誰○實○禁○之○而○畏○縮○如○此○陽○乎○吾○悲○斯○人○之○志○荒○也○今
 先○生○潛○修○篤○行○學○有○原○本○而○又○生○長○昔○賢○倡○道○之○地○後○先○紹○述
 比○於○魯○鄒○昨○者○澄○江○一○唱○多○士○景○從○道○南○正○脉○庶○幾○弗○墜○此○其
 功○固○不○在○梁○溪○諸○君○好○評○疾○散○服○敬○服○惟○望○益○加○擔○荷○力○振○宗
 文○澄○書
 卷○十○七
 與○梁○溪○一
 定○本

周體觀

十峯草

再復毛子霞書

周體觀

十峯草

與張菊人年兄書

吳彥芳

嘗到西湖不能成詩。前數日同思菴諸年友泛舟自揣為適。久
此番不可不辦也。豈知歸寓究無詩。竊怪世人名勝常談。冶遊
藻語。極口唐突。不但思西湖。誑西湖實甚也。又有假風雲月露
花卉禽魚。恍惚悲今。低徊感昔。非不響並金石。續同錦繡。未玉
泉山下白露洲。邊太液迴波羅。浮藪澤移彼易此。裁末綴端何
弗得也。西湖千載無知己。良深浩嘆。昨于枕上。起奮臂與病魔
搏。成七言近體一首。頸聯私字杜少陵集中已見。若淡字。弟嘗
言秦淮變風。若雨亦濃。西湖稷李天桃亦淡淡。已干西湖之旨。
文敬書
卷十七
與張菊人
三
思過半矣。股聯忘言。歎美西子。專尤在俗參禪。辨才投老。末結
湖邊之死骨。亦仙又為湖靈。開此生面。西湖豈復有遺憾哉。客
亦有語。弟詩固妙。未審于唐人離合何如矣。須臾就寢。夢一人
笑鬚髯。眉目秀起于龍池。黃鶴樓。鸚鵡洲。三詩前揖弟而進曰。
此真唐人作也。變然遠。解不解其義。年兄試一深思之。滿志躊
駟。和以教我。即不必用弟前韻可耶。今夫詩有山水清音。而無
騷人墨客。氣有理學名言。而無頭巾腐氣。有禪僧妙諦。而無鹽
蘆酸氣。三者詩之決不可不有也。三無者詩之決不可有也。
雖然。弟之為此言。天下山水之妙。西湖第一。世人絕乏以凡山

水值之。故其詩亦祇是常談。思論彼之心。胸眉眼。豈必以秦俗
黃河。螻蟻三千世界矣。嗟乎。秦俗黃河。可山水目之耶。
錢礎。日日咏西湖者多矣。樂天云。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
心一顆珠。東坡云。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和靖
云。春水淨于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寫景着色。俱稱擅長。
先生獨于淡處傳神。與西湖之旨。恰合。至以天下山水推為
第一。豈非西湖知己。

登再拜伏承前命。賜書。讀之。感。榮。益。再。四。雲。蒸。波。湧。舉。目。爛。然。而。私。心。尤。折。用。筆。繁。嚴。能。以。少。少。許。勝。人。多。多。許。也。夫。資。固。優。學。問。亦。富。要。之。生。平。得。力。處。別。有。會。心。有。未。易。一。二。為。人。道。者。願。為。僕。道。之。僕。非。真。能。為。古。文。者。也。中。朝。王。太。夫。為。成。於。國。贊。成。於。家。憤。花。石。砌。多。構。假。山。水。用。自。娛。樂。或。掠。子。女。選。聲。按。律。衣。冠。愧。溫。度。其。人。未。必。真。能。與。泉。石。伍。未。必。能。探。聲。律。之。微。技。也。而。進。于。道。者。也。亦。日。所。嗜。存。焉。爾。雖。然。見。若。病。者。矣。嗜。醫。嗜。藥。蓋。嘗。旦。晚。於。此。遇。大。醫。王。不。自。道。所。以。索。其。脈。久。之。不。得。雖。有。針。砭。藥。石。夫。孰。從。而。施。之。以。僕。所。嗜。則。若。救。我。者。僕。中。詩。古。文。辭。雖。無。有。焉。而。至。止。語。之。無。可。語。又。如。此。獨。不。自。揣。就。近。所。觸。題。呈。文。如。于。首。并。以。應。告。文。章。者。性。靈。之。所。為。也。性。靈。同。文。章。日。趨。而。異。不。得。為。其。原。病。也。僕。舞。勺。時。輒。擬。古。文。不。敢。質。師。友。偶。有。見。者。則。曰。孺。子。好。古。耶。夫。同。于。古。非。古。也。推。極。源。本。動。有。所。祖。究。之。自。成。一。家。言。不。然。墳。典。丘。索。之。先。又。將。何。以。為。祖。也。於是。愧。汗。併。注。日。東。取。所。為。同。者。汰。之。其。弊。也。詳。於。句。字。畧。于。篇。往。往。意。不。勝。調。氣。不。勝。格。有。胸。臆。格。格。不。能。止。止。亦。姑。屈。聲。牙。不。可。卒。讀。居。無。何。僕。亦。不。自。解。為。何。物。蓋。中。無。所。主。慢。漚。而。

成。同。也。非。同。於。古。也。同。猶。不。失。為。古。文。也。亦。猶。而。已。其。異。也。非。古。之。所。謂。異。也。異。如。齊。諧。怪。可。誌。也。制。牛。以。羈。勒。盤。舟。於。山。林。而。不。知。其。去。古。則。愈。以。遠。矣。既。而。有。為。中。立。之。說。者。半。準。於。古。人。之。成。法。以。我。意。錯。綜。之。夫。子。莫。氏。之。執。中。於。聖。賢。乎。無。取。况。文。有。起。訖。有。伏。應。主。客。何。所。岐。而。二。焉。若。者。準。以。法。若。者。錯。綜。以。我。意。耶。年。來。長。安。車。馬。頻。放。不。支。有。長。老。過。慕。宋。文。景。故。事。不。少。却。梵。唄。鋪。揚。於。我。心。杳。有。如。故。但。有。見。開。口。涎。涎。欲。出。昌。黎。云。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子。瞻。又。云。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任。我。性。而。出。之。不。大。展。於。古。千。百。年。後。安。知。不。以。我。輩。為。古。人。並。其。文。於。史。漢。大。家。列。耶。直。道。未。泯。可。否。惟。教。臨。文。不。少。避。諱。統。巧。慈。道。

毛會侯曰。閑。徑。幽。異。如。入。林。屋。洞。天。使。人。悽。神。寒。骨。錢。礎。日。日。於。為。文。同。異。處。深。心。體。驗。而。出。其。論。確。不。可。易。文。之。堅。與。亦。自。成。一。陸。子。書。古。文。家。殊。少。此。種。文。字。

與吳岱觀書

錢陸燏

猶憶丁丑年春燦以訪舊至湖上君家兄弟讀書靈隱山中
洞堂道蒼頭導藥入山薄暮叩扉月光已映林樾君家兄弟簪
燈吟哦輟筆墨憂狀而迎相與披衣一笑沽酒入出踉蹌入呼
洞橋上虎推窗脉之三乳虎跳躍已作咆哮勢兩老虎踴躍不
動毛髮森矗日光如火炬有衷心焉吹燈拒扉裹衣而睡夜半
聞嘯聲小僮阿吉驚墮枕頭下次日與君家兄弟步步踏虎跡
上輅光題姓字年月在竹上事如昨日耳辛丑初夏再過湖上
再至靈隱再訪洞堂堂已傾敝但餘壁落一僧雞柱門而應微
又流書 卷十七 與吳岱觀書 一 寺澤
曩時若家皮閣筆硯處及予臥榻驚墮枕頭處皆茫無所向旅
葛旅葵蒼涼一望汝目汝面如在我眼旁三歎而出坐洞橋上
戲語同行乳虎想已老老虎想已死橋之上下無一跡吾兄仕
宦泰中蒼浮飄泊廣陵余獨來履葉捫石悵悵然惘惘然如尋
失落物事上輅光竹已見數十世孫即有鐫字皆它人姓字年
月無我分當時阿吉綠髮髮姿覆額兒也而葬黃壤已二十餘
年矣人世聚散便如春夢之瞥然無蹤燈下戲場子弟又在它
家搬演別齣去波斯匿王追記三歲時諸耆婆天經過恒河水
六十年間水流如故不能不自傷髮白面皺也何時與兄重話

西湖上正恐似兩老仙生菰蘆中談滄桑往劫耳

周龍客日通篇敘事處處竟似說家常話却有古氣行乎其間
是書中另一格調

錢礎日曰只將兩番過湖上事敘述一番而人生聚散之感
見於此矣文筆淋漓錯落組之昌黎短篇幾莫能辨

吾甥場來千里。問詩于老舅。甥以「一聞爲足」。河伯以秋水自多。吾甥皆無之。要之此事勤學而多爲之。自工師承古人。莫如老杜。非謂詩也。歸至于老杜也。其法度家數。較諸下。有盛前家。用一字如關門之鍵。如義如軍中之令。其門戶開闔。對仗。整。所謂晚節漸至。詩律細者也。律詩無論其絕句數首。中必五六首有出句對句。此猶律中之律也。其五古七古。歌行中間必有數聯有出句有對句。此則古中之律也。故曰詩律細。此老杜非專以律詩爲律也。予于南詩多不置。出句對句則無。古詩之律矣。雖于七五絕句首首散行。不一二置出句對句。則亦無律詩之律矣。此說詩必講律也。然有本焉。黃山谷學杜。所謂江西詩派者也。其甥洪駒父。徐師川。問詩于山谷。山谷答駒父曰。見詩嘆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攝人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文章最爲備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凡常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其答師川曰。讀書須一言一息。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又題卷去。主書生詩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事又云。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日。

新之功當于古人中求之。耳山谷之教其甥如此。知山谷之所謂入律者。所謂曲折者。所謂老杜句法者。所謂讀書已事者。所謂學古人而日新者。詩之關極盡此矣。雖然。豈惟詩文哉。吾甥更進思之。

錢從日曰。學詩當學杜人。盡知之杜之所以當學人不知之也。先生提出詩律二字。真深入闢奧之言。至說杜之詩律細。正自說其詩律細。引山谷教甥學杜法。卽自見其教甥學杜法。尤爲現成得妙。

答陳謫公書

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爲詩歌古文辭而器識頗劣卒無成就
且出仕不習世務數遭坎軻於提年比四十而精氣衰耗頭白
齒豁翻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絜久矣
不意先生過採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紆其詞曰未竇僕之文
究不敢深信夫先生疑僕是也猶幸僕與先生交疎而齒淡耳
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其議論則必且
謂之爲迂詆之爲誕爲僞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
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于
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
孟而市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註庶幾
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况他文乎至于爲文之有
寄託也此則出于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
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閨風至縣圃以寄其狎狂司馬遷作史記
則託諸遊俠貨殖弄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
者皆是也今先生當浮靡之日獨侃侃特論以爲文非明道不
可而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維道爲有力則僕不能無疑
僕嘗偏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其文或

文徵書

卷十七

答陳謫公一

十

簡錄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四出而不可禦蓋莫
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至能爲
之者動心駭魄收觀易聽愛爲之解頤泣爲之被涕行坐爲之
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
不合大者乃敢于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剪拔其藩
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見于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
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于其才辭丁其氣而
抑以其不合于道遂併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
寄託者蓋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
哉先生孜孜肆志于詞章之學倘又能因之以窺見太道之端
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服如曰吾所寄
託皆道也僕未讀先生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
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母乃近于如前之所逮儒者之夸詞乎
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先生亦猶先生之疑僕也尙祈賜之
教誨敢不惟命是聽
錢楚子曰看得道真故說得道重通篇反覆論文意言在
言氣言力總不輕許一道理此真中誠斯道之文

文徵書

卷十七

答陳謫公二

十

東房先生足下。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賂以刻集。爲僕序集。唐詞發舉太過。不敢當。僕延致足下。久意得把手。廣陵不謂。江徑。然古人相知。有交深會面之前者。方今作者寥寥。可數。足下弟昆父子。各出其文。相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博。爲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于足下。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此外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榮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四三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

文藻書

卷十七

與魏一

三

十卷

聲譜。見于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日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爲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畧。廣韻漸廢。而毛晃之增韻出。蓋切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併爲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行。特劉氏之韻耳。顧目爲沈氏書。加以誦詠。其母乃重誦。古人矣乎。僕以爲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春。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于現。

春恩歸于現。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說取杜甫近體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

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真至仙。爲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于韻之本位。毫釐不紊。通則臨文。不至拘泥。而垂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有妄男子。于此取古人詩書篇什。悉以已意。棄之。或見而志。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可不可也。且韻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耳。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或家扶道。或家河東。或家臨沂。推之及沛。劉皆北方之學。

文藻書

卷十七

與魏二

四

十卷

者黃公紹失考。以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謬也。至正韻之成。樂宋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爲缺舌鑿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爲排擊。以足下愛我。無以報。願附諍友之義。望足下亟改正。錢曉日曰。先敘韻之源流。次言韻之分合。詳明辨快。無微不至。斷錫毫于韻學。殆深之矣。此書原與正韻。竊取相爲發明。非故爲之排擊也。

上徐學士書

六月二日驛騎至會亭伏承書問。以僕衣食之憂。輟相餽。為德甚厚。至欲索僕生平誤著付之剗。則無使。因嗟。此豈僕素望所及哉。僕少不自料。與海內諸賢。馳騁聲譽。維時足下兄弟為先。登僕竊附其後。選集錢行。類蒙採入。今則顛連無告。不祥姓名。為人吐棄。何敢復出其技。以爭鳴當世。耶。遭難以來。十有八年。曩時親友。罕以書見。及備。足不兄弟。及封。溪少宰。倦念舊故。撫慰周恤。于義為已過矣。又何可以窮愁之辭。重累左右。故三年前。足下貽書及之。而僕逡巡未敢應也。今足下終不

東漢書

卷十七

上徐二

五

室定本

歸棄復見徵取。乃識大君子之用心。而僕之妄自疑度。適為固陋矣。狀足下無乃賄僕往日。而不知僕枯槁之餘。豈復有葩華哉。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窮而後工。僕謂不然。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窮也。彼所謂窮。特假借為辭。如孟襄陽之不過杜少陵之播遷已爾。又其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儋耳。已爾。至若蔡中郎。髡鉗塞李供奉。長流夜郎。此又古文人困厄之尤者。狀以僕視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引九州之內。之人。以自比。附愈疎濶矣。同在覆轍之中。而遽焉如隔夜泉。未始古人處此當復云何。此知史莫工於古人。而窮莫甚于僕。惟共工故不窮。而能言窮。

東漢書

卷十七

上徐二

五

室定本

惟其窮故當工。而不能工也。萬里永天。極目慘淡。無與圖報。以發其懷。無花鳥。平樹。以寄其興。而幽憂。促鬱。無可告語。退托筆墨。以自陳寫。然。還。南。日。久。矣。其天性。雖。清。有。篇。什。亦。因。潦倒。潰亂。不知所。云。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夫。知。其當已。而不能。自。已。於。吟。者。此。僕。比。日。之。心。也。古。之。論。文。章。者。不以其人之貴賤榮辱。今則不然。昔盧次梗與王李七子同時。其才固相軒翥。不幸下獄。其所撰。蟻。蜂。集。微。元。美。諸。公。幾。不。著。因嘆。古今文人。觸杆網羅。不遇知。臣。卒。以無傳者。可勝。道。哉。今海內。理。平。文。治。日。盛。足。下。兄弟。得。仙。符。遊。天。下。文章。翕。然。歸。於。三徐。言。論。所。及。森。林。以。為。宗。今。不。鄙。僕。欲。序。而。梓。其。作。使。天。下。劫灰。寒。蛇。猶。有。燭。光。則。僕。雖。終。淪。廢。豈。有。恨。哉。少。作。故。有。刻。稿。患難。後。度。已。散。失。請。室。諸。咏。稍有。存。者。今。錄。詩。賦。若干。篇。皆。已。亥出。塞。後。作。昨。歲。掉。哈。喇。之。亂。倉。卒。遭。亡。百。餘。篇。際。離。日。久。無。所取。正。恐。日。就。弁。陋。不。復。自。知。望。加。刪。定。以。質。當。世。幸。甚。幸。甚。宋。既。庭。曰。漢。槎。詩。賦。卓。絕。當。世。惜。為。謠。詠。所。中。委。棄。沙。漠。健菴。留。情。故。交。恩。卹。倍。至。寄。書。塞。外。為。刻。秋。筵。集。行。世。情。殷。誼。篤。當。於。古。人。中。求。之。爾。錢。礎。曰。日。深。情。厚。誼。於。患。難。中。得。之。宜。其。言。之。割。華。乃。爾。

紹映鍾

侯聞太行之右有傳青主先生奇主也爲英磊落噴噴如真人如其地懷想未之見也甲辰冬得見詩髦投予三詩盤空硬創推倒一世舉坐爲之動色更讀其我詩藁芝賦俱不從人間來詩髦真先生子也詩髦復向予言先生入山或數日必投一書程其謀讀歸問不得要領乃嚴責之得則喜得而能指其孰爲是孰爲非遺畧文字窺見言外之旨乃大喜即使習一藝亦然以是詩髦博物多能思精而氣超雖天資高徹過人要亦先生眞實之教也長安風雪壁戶枯坐得詩髦而與之上下其言論

卷十七

寄傅青主

七
十
堂
定
本
草

與酣耳熱出步河濱棲鳥啞啞不下層冰爲之不寒豈非數十年曠事與古人父子濟美有矣張曹房杜俱無人獨立門戶而狄梁公子光嗣爲地官克盡厥職李西平子愬雪夜問道偏師入蔡取吳元濟兵不血刃真能克家兒也文章將相猿鼎足天地間先生壽髦又何憾乎丁其歸書此以報先生並以志吾樂周雪客曰無時手滑膩之氣稜稜層層最有品骨錢礎曰曰青主奇士又高士也其子壽髦乃懷才抱學如是求之高士傳如杜五郎之子但買鹽酪而致翁不創家藏至千醵果失稅者亦何足道耶讀伯紫書爲之嘆嘆不置

侯廷珪

任臣頻首致書於丹麓足下兩辱通音沫邊報聞腹頓顙降刻
種種龍終探宛之淵數禽亨得風人之趣趣虛而游賦吳賦
遠邁梅詩披覽再周能不傾倒足下書來中以字學相詢僕留
心此道已二十年偶因字彙飲暑舊補一書而世人頗有以隱
僻滋議不知僕所增益實切於經史風雅非漫爾為之者間奉
一二如通鑑中劉琦音石劄之劄字管子之壑音字杜詩之顏
從碎切字陸羽茶經之欽音使字山海經之朱音字淮南子之展音
字戰國策之扉音字馬融圍華賦之雅音字亢倉子之庀音古
宋徽宗音卷十七 答王丹麓 其 金定本

大藏書

卷十七

客王丹桂

宣
宣
宣

是在審音者析其微耳。僕性無他嗜，自少至老，頗以攢典自娛。家徒四壁立，積書約三萬卷，飢以之當食，寒以之當衣，所苦兀居一室，不能盡窺天下秘書，而虞山絳雲樓已燬，金陵焦氏書多散失人間，未經借讀，以此爲虛負一生。可勝恨恨。緣足下知已與僕有同好，不禁覲縷言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汪臣再拜。

文淵書

卷十七

與王丹麓

一

錢礎曰：讀書須識字，識字須審音。字學韻學實相表裏，志學以等韻爲宗，而于七音辨之最晰，不似沈休文拘于四聲，便稱韻譜也。讀此書知其學深而正矣。

與王丹麓敘遊書

毛先舒

曉簷聞鳥語，咭語知是天霽。起看樹影橫著窗外，促盤櫛晨粥了。卽呼小奴子，懷得意書一卷，隨興步出郊外，觀覽山川，撫弄景物，或芳隄綠草，或平疇遠風，或畫鷁凌波，或酒幔招客，或拾級登峯，足躡太虛，或披榛捫碑，身入亂塚，已覺小疲，便尋山店，不事酒肉，惟餐蔬飯。主僕飽滿，費青銅錢纔五六十個耳。嚼茗盡一杯，出遊興未已，環遶周遮，或徑近及取遠道，爲快總是步步皆佳。境刻刻皆快，遊政不期所之，之必到也。偶得僻處，選石坐定，取僕所攜書展玩之。古人陪我遊，良不寂寞。山日斜，水烟起，緩步而返，景已曛黑。吾遊如此，不必邀友，不必費財，不必定有期會之所，可以適情，可以養生，但得長無事，自可日日爲之。比抵家，新蟾在東，薄酒已熟，舉盃呼月，對影而三。花陰在衣，頽唐徑醉，睡鄉之中，不知不識。莊周化蝶，覺有情爲煩，兀然而醒。鷄唱未罷，披衣在牀，則高興已淳然矣。日高烟斂，更看今日晴乎否也。足下聞此，當復稱快耶。

錢礎曰：日到處可遊，亦到處足樂。宗少文圖名山于室，何其拘向子平待嫁，娶畢然後出遊五岳，又何其迂也。惟禪黃可謂善遊，亦惟丹麓可與言遊。

與姑孰同人書

陳 輝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能為盛舉招弟夜遊弟亦欣然欲往也其祠旁舊有捉月臺宜乘此特別署為第一洗從前之謬蓋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薨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矣欲以此告某君聞其所賞新詞頗用騎鯨仙太為眼目張矜鄙言不但不從且恐大拂其意也殊不知太白衣宮錦泛舟往來采石即此一事已足千古騎鯨捉月之有無于山川何損益乎公等宜急更之勿令後世淹雅之士笑姑孰無人也

錢礎曰曰采石捉月出自好奇者之口後人遂指為實事點綴綴詞傳訛已久默公先生特以正告同人其為太白辨誣至矣行文古峭歷落亦似唐人手筆

謝潘昭慶師為母立傳書

曾 異

異撰于本月初三日清晨蒙岩師特差無恙促歸賜母氏節孝傳文異撰謹對使四拜關兩母張氏亦歛衽頡頏謝吳撰始跪而讀之母相視淚潸潸曰吾母氏得微祖母垂沒之顧母可以報地下母涕下不辭止已復被婦開顏以為那勝其至之語蓋自前者直詣公報命請旌母米嘗稍為色喜似謂其事近名誠有如吾師論贊中所云者第賜鴻文乃使小子藉以色養如此夫世之乞者以榮者難之矣或謂當有道君子而不文其人文矣又或謂謂官輕不足以信於後世則馬遷班固帝后王姬而外未嘗傳婦人劉向為列女傳范曄踵之後漢書始有婦女列傳然而蔡琰流落失節亦附傳中愚謂作史者即不忍沒琰之文而悲附記中郎傳亦無不可何至使與班昭曹娥同列范曄作史雖義例分明猶為形管之羞矧其混恩如此所謂傳之非其人則言輕而不信也繼此諸史復濫獨重諸文人傳誌唐朱四大家蘇既不長於敘事傳狀誌銘獨退之承叔為多宋元叙段太尉逸事其刻畫生動無論承叔諸誌幾欲追于長而掩退之然而粹人素耽諸傳皆感事窮言傳誌行狀不少榮見豈其人既失身恐其言之不信於後故求之者少

耶此異撰所為當吾世則必滅然求吾國之一言為重也

錢礎曰曰文非其人不傳况節孝太事可不得其人而傳之耶通篇上下千載慷慨論列至於數折而下一語竟住章法之奇從左國諸宋得來

文徵序

卷十七

謝齊昭度二

十卷草

再答周盛宗論歸太僕文書

王 殿

向奉寄手書近接來教因論歸太僕而泛及尚書國語國策與史記之法至推論文之縱橫放恣者而歸之漆園上下數千年文章規矩與其出入變化別白分明今天下讀古為文者畢世不能言者多矣深州嘆服僕于來教所論經史諸文不復能加一辭矣獨于論太僕不能無說來教古文之法始于左國左國之法得于六經此亦人知之然六經未嘗有一定之法則非有法可沿襲也禹貢之敘物季札之觀樂其分段也亦是其一類自宜為一段蓋文勢之自然不則亂矣未必立為成法也退之言易奇而法夫易卦爻辭數句數字耳不見開闔之法也今從文王周公孔子卦爻辭象象傳而合之數聖人互相發明則一卦一爻之言覺有前後開闔分而讀之文王不知有周公之言周公不知有孔子之言其各自立言數句數字不見法也蓋其法不在辭而在立言之意故退之所謂奇者易見也所謂法者難知也春秋一事盡于數字法在據事直書寓筆削之義是其意即法也戴記所載繁博則見法者多而不見法者亦多其篇篇自為一意自暢其說即法也舊謂古人之文未論法先論意故昔人有云微弓之十左傳意勝也左傳之于史記法勝也豈

文徵書

卷十七

再答周盛宗一書

十卷草

憤引無法左傳無意乎其所以為勝者在意可知其故矣今論
太僕請姑不論法而論意可乎太僕之文無一篇無獨得之識
自立之言退之所謂自樹立不因循者也其命意也高其措詞
也古經解諸文辭易圖大衍之旨究禹疇洪範之法論尚書古
今之文考武成之次遵孝經之石本而欲立存衆說其天子諸
侯無冠公于有宗道諸文皆明正典禮述聖人之精微駁史
傳漢儒之謬誤有功經學匪淺其文則體弓意勝之文也諸序
論考核學術吏治軫念民隱不徒辭章也有韓歐所不及者墓
誌表傳碑碣行狀簡嚴精潔識者謂直繼呂黎其用意經濟則
又散書 卷十七 再答周盛際二 廿 十卷草
本
水利馬政用人禦倭等作確可施行至文之風神韻度皆自謂
得史遷之神于千載之下而後陳文燭之文徒知學史記而不
知所以為史記如知美頤而不知頤之所以美其李副都憲卿
行狀雖太史公復生無以過之當時名喧氣燥如王元美者始
而爭雄角勝相詆訾如水火久而自悔其剽賊塗抹之非朋角
稽首謝太僕像日拜祀之作贊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
趨久而始傷蓋完美之文自是而稍進矣夫太僕之文篇篇命
意立言自為機軸而通篇一意者尾盡所欲言孔子所謂繁辭
焉以盡其言也意盡而法在其中矣特其法不易測故不見段

落之跡也國無法必亂家無法必譁亂與譁則獻吉與元美未
悔之前有之而太僕無是也來教云僕所謂縱橫放恣不可方
物波濤河湧不見蹤跡者惟漆園有之今亦請以選漆園例選
太僕而已自嘉隆以來太僕集傳天下家龍門而戶昌黎矣今
尊選傳而遺太僕有識者必駭以為怪舉起而營議是非之爭
恐無說以勝之也先生才雄學博而眼高手疎操繩尺以論千
古或拘于方而未達于方之外僕所以請退僕而進太僕也子
發今刻兩漢文刪卽嗣以唐宋十大家故鹿門八家未為定例
也
又散書 卷十七 再答周盛際三 廿六 十卷草
本
顧茂倫曰太僕之文無容贊嘆所不待論也至謂法藏于意
而法不易知非讀破萬卷何能有此言
錢礎曰曰繫辭云制而用之謂之法此所謂法也又云聖人
立象以盡意此所謂意也先生意盡而法在其中一語直探
易理之奧不獨為論文起見也其論文亦語語精確無溢詞
無刺義太僕復起應為俯首稱服

與竹關大師書

汪相

今之歌喉必推吳儂北曲辨字必準中州有人焉舉此技而歸之西江末有不獨掄絕倒者乃中原音韻著自周挺齋周則高安人也為之鑄板行世者則永新人也挺齋自言此書為青原蕭存存而作盛稱存存辨訂樂府音律之訛極為精當而青原曾元隱又有投水屈原纔是屈殺入曾子更何曾之辨並為挺齋所推服挺齋後序又云常游江海求能正音韻曲者無如吉之多士云云則此事實發源於西江而青原有此韻人尤不可不入之志中為山水道場生色昔陳眉公閑吉安志一過輒大

文獻書

卷十七

與竹關

地

十卷草

路去日吉安止得兩韻人一總林却他可知矣謂志中不載作路史之羅泌作鶴林玉露之羅大經也作者闕此未必非理

杜于皇曰西江理學節義之鄉素不會詞曲一會便為湯臨川使作者盡出其下並舟次此札大為西江吐氣

錢礎日日歸詞曲于西江自具隻眼識識亦空一世不隨時

俗人俯仰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與駱太守請修復忠義祠書

陳玉璫

執事近于敝城忠義祠有隙地創建延陵書院振興理學厥功匪小僕思忠義祠諸賢大節凜凜正談理學者所宜惕然第其祠日就傾壞恐無以作人觀感按志祠通祀通葺皆一二賢太守主之其名並諸賢不朽今日舍執事誰屬當宋室既衰天下播遷德祐間元兵再攻常州朝廷起姚公普知州事命副統制王公安節將兵守之又以陳公照為通判胡公應炎為節度判官以佐四人者誓以身殉城調粟繕器械募兵日夜訓厲食且盡元將諭降堅不聽截紙置盆中若湯餅狀以示食照遣子應

文獻書

卷十七

駱太守陳一

早

十卷草

五牧鎮亦死城中益不可支管轄徐道明天慶觀道士也亦決策姚公公曰守之不得死而已道明出謂其徒曰姚公欲與城俱亡吾屬得為義士矣城陷皆縱火自焚死照安節應炎猶飲兵巷戰被執罵不屈死武進尹包圭及道明俱死而莫謀之者以宜興僧起兵亦戰死城既破元將又諭降舉城無一人從遂屠文丞相作詩哀常州以常州比宋睢陽危素作元史自言分修忠義傳常州事得備書猶恨死者多逸其名又曰天地有大經曰忠義夫惟有道之朝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于倒戈輸款

者雖爵賞之未嘗不薄其行僕嘗讀是言而偉之執事素以忠
孝白矢表揚先哲之心無不至一祠修葺費亦無幾况當書院
創興之時工用尤易為力嘗見忠臣孝子之祠幸而有賢子孫
守之至不墮廢否則假浮屠老子之徒得僅存一二兩者皆不
可得則望生其地好義者為之而好義者往往以資費難辦付
之慨嘆于事卒歸無補必得賢大夫起而倡率將見開風樂善
自不乏人昔孔北海表鄭公鄉過者莫不起敬則所望于執事
豈小哉某再拜

錢礎日曰因理學而及忠義便見學有本原其鋪叙忠義處
支家書 卷十七 駱太守陳二 四 十卷章

詳而晰婉而至善于開生若夫抑揚激勸語語動人讀者可
以聞風興起矣

與徐元數書

徐 錄

不接容輝三年矣癸巳春委子華偕以所傳續寄至且其幅
日惟和之同人以舒我哀也覽之皆悼然諒諸君而給瀟浦
獨吾郡者尊名列焉去身死何必諱然始皇惡言死言死者輒
誅入海求仙費府庫傷百姓卒同鮑魚之臭故誤自怒文造生
續日遊其中皆建大事也天下事或有可避而唯死必不可避
雖佛與仙亦皆涅槃尸解是以死不足憂憂在死而不傳耳死
而不傳是真死也豈惟死而後死即生而亦死也君子知生之
難疾死也則高者自法當生之日想死之時則道念自生大
約論人品於斯世在山不在市貴死不貴生蓋市則慕利者深
生則觀顏者衆王毓著之致簡江天一之厲聲皆以此也雖然
豈盡責之死耶至于我輩上有老母偕隱田間社口晦之惟得
二三耆舊握手道故以慰愛懷而天不佑仁老成日喪即如詩
中子度高情正義倡和雖通恨猶未而季平吾畏友也才名卓
犖為石齋後人方深緒好而天斬其年如須去冬同望野具酒
延余與則諸輩分題各賦極歡而罷不意承誤其他奉傳商書
皆我風好相繼物化悲哉乎予心有聞山陽之笛而不愴然耶
若君則猶嬰樂也而詩亦云何哉彼劉金南先生者一則望隆

支家書 卷十七 與徐元數書 四 十卷章

理學一則任重干城欲生不可故毓誓天一詩諄乎勸之也今
君深隱天池庵名落木既在山矣苟麋鹿之與遊無猿鶴之相
謂此我輩所日望其壽而康也然詩爰之者何也傳聞之誤也
昔瑗公絕筆欲殉子才存古餘編遂稱菊水堆山錄子木之名
中峯悼明河之什彼其中藏之而驟聽之故遂不疑不覺其長
言也不然天下之死者甚衆何皆不及而獨及於君若君者可
無愛死而不傳矣吳固多詩人莫不推君爲巨擘至今遠方慕
之而吳興尤甚葦燈其一也令天下皆如葦燈而君何獨余是
以轉而爲君喜也夫翟義不死諸葛猶存以死爲生與以生爲

東坡書

卷十七

與徐元二

三

才華草

死者其人皆非焉能爲有無者也故寄其所作而贈以詩詩曰
此日傳聞處懷思總莫悲藏身惟落木攜手定閒僧律細驚吳
會名高出竟陵應知千載後寂寞有師承

徐果亭曰勸微主死關頭故言通徹提醒世人多少夢囈
錢幾日曰通篇皆數語若皆天地間不可死之人亦皆天地
間死而不死之人雖藉此書直是楚些遺調又何止下山
之涕思黃壤之信耶

與祝子堅書

唐彪

先生豪傑士也以先生豪傑待彪厚且深必有所謂彪有不服
于先生者敢不言乎若不言是不以豪傑待先生其負先生多
矣先生之才之學高且富何待彪鼓舌文章奇闢深奧在公穀
莊騷間庸人學疎讀之且不能句何況解說智者思之有餘味
焉此先生文所以勝也但古今人著作不患不多患不純耳以
曾子之賢其文章不逾二千字惟確而無疵故日月不磨乃知
文能去其不純者而其存者始傳也大稿中有大闕地理篇大
訓靈素篇斯二文似宜刪去不去則累先生之莫大也風水之

文淵書

卷十七

與祝子堅一

才華草

說非後代始周公美公劉則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園
乃觀于京又謂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使堪輿果非信
則隨地可居公劉何必既瞻而觀而相而又觀乎周公何特舉
此以美之乎國風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美
衛文徙居楚丘詩也使堪輿果無據則隨方可宅衛文何必既
升且望望而且景哉詩人又何特舉此以美之哉易曰仰觀天
文俯察地理乃知地理非後人附會也五經已言之夫南龍將
盡岐而爲二一南嶽一浙省皆大幹也若潑水者小技耳所以
科名富貴皆相懸使大小可混正從無分則嚴水之科名富貴

宜○立○金○陵○武○林○矣○而○何○以○遠○不○逮○也○又○嚴○水○之○龍○雖○小○枝○小○結○

而○城○市○乃○其○盛○也○若○棠○村○者○不○過○公○其○餘○耳○所○以○稱○各○富○貴○又○

相○懸○使○枝○幹○可○混○妍○醜○無○分○則○棠○村○之○科○名○富○貴○宜○埒○城○中○矣○

而○何○以○大○不○如○也○夫○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王○業○因○之○以○大○不○然○

文○武○固○愛○民○惜○財○者○何○忍○爲○此○勞○傷○事○哉○彪○瓦○礫○庸○材○百○無○所○

能○獨○謂○于○地○理○頗○有○一○得○每○入○一○鄉○遙○指○暗○索○謂○其○中○有○地○者○

徐○而○仰○之○必○古○人○名○墓○在○也○因○信○風○水○一○端○之○不○誣○靈○樞○素○問○

古○人○有○謂○非○岐○黃○撰○乃○戰○國○書○者○彪○不○能○辨○但○戰○國○人○材○有○孟○

子○莊○生○孫○吳○廉○簡○屈○樂○之○徒○而○扁○鵲○倉○公○正○生○其○際○安○在○其○書○

文○源○書○卷○十○七○與○祝○子○堅○二○

不○足○以○傳○也○彪○每○師○之○獲○驗○非○一○而○前○輩○比○之○儒○家○六○經○或○非○

妄○語○彪○固○庸○陋○人○也○今○先○生○二○文○不○足○以○服○彪○安○知○後○世○竟○無○

庸○陋○如○彪○者○亦○孰○此○見○而○不○服○焉○先○生○何○以○自○解○乎○彪○欲○先○生○

爲○萬○世○無○弊○之○文○不○欲○先○生○爲○萬○世○口○實○之○文○與○其○千○百○中○而○

有○一○二○可○議○者○何○若○并○其○一○二○可○議○者○而○盡○去○之○也○不○期○傳○而○

自○傳○矣○惟○先○生○鑒○焉○幸○甚○

錢○礎○日○曰○子○堅○風○水○說○引○據○鑿○然○却○說○得○暢○快○但○有○五○經○立○

不○談○風○水○一○語○故○翼○修○卽○以○五○經○折○之○論○盡○素○亦○猶○是○也○大○

約○兩○君○各○有○見○解○讀○過○知○好○好○學○錄○者○然○後○可○讀○此○書○

與嚴佩之書

世○祖○頃○首○近○得○東○林○誌○書○讀○將○既○至○先○生○問○答○一○篇○作○而○歎○曰○

先○生○辨○道○之○勤○如○此○蓋○非○斯○以○一○家○言○名○者○至○先○賢○諸○傳○自○能○

山○先○生○而○下○都○無○可○意○社○以○爲○猶○有○潤○文○則○近○日○藝○舍○人○伯○與○

先○生○不○爲○端○立○一○傳○而○附○見○於○馬○文○肅○傳○末○此○則○鄙○見○所○未○安○

者○夫○東○林○之○教○主○於○明○善○歸○於○忠○孝○其○孝○同○則○其○善○法○從○同○其○

忠○同○則○其○善○法○從○同○固○不○得○而○詳○畧○之○也○夫○舍○人○之○死○是○純○忠○

也○是○無○所○爲○而○爲○之○者○也○古○今○忠○臣○志○士○其○處○死○亦○不○同○矣○或○

以○臺○閣○重○臣○或○封○疆○大○吏○或○親○賢○而○世○瞻○爵○邑○或○草○茅○疏○賤○

文○源○書○卷○十○七○與○嚴○佩○之○一○

庸○不○世○之○知○是○數○者○舍○人○無○一○焉○嘗○聞○諸○故○老○舍○人○仇○儼○負○可○

氣○奮○酣○醉○無○聊○讀○書○至○靖○難○諸○賢○如○景○清○鐵○鉉○方○孝○儒○死○事○酷○

烈○狀○不○覺○髮○鬚○張○怒○目○裂○皆○若○欲○奮○身○一○出○其○間○以○洩○其○不○

平○而○於○全○身○行○逝○之○流○猶○擊○然○以○自○愛○其○死○爲○可○惜○而○時○俗○人○

輒○指○而○非○笑○之○曰○朕○哉○伯○與○嗚○呼○此○伯○與○所○以○爲○伯○與○歟○且○夫○

伯○與○一○窮○困○諸○生○耳○數○十○年○空○室○蓬○戶○艱○苦○備○嘗○癸○未○末○科○纔○

遺○一○第○苟○其○胸○中○稍○有○取○能○富○貴○之○念○則○必○忍○而○不○能○死○畏○而○

不○敢○死○活○延○頓○望○而○不○即○死○而○舍○人○曾○不○以○是○爲○芥○蒂○也○吾○意○

如○舍○人○者○卽○不○至○改○葬○易○節○或○托○於○雪○庵○僧○僧○錫○匠○之○類○終○身○

遠引亦無得而議其後乃以新進小臣斷然義不反顧正紛垂
紳自沈於秦淮河以死嗟乎此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先生以為
當立傳耶不當立傳耶夫致命遂志生人之大節而固幽
潛以風來者則立言君子之任也彼殉義於甲申者固不易而
殉義於乙酉尤不易殉甲申之難於國君死社稷之日猶有其
人而殉乙酉之難於土崩板蕩之餘則舍人而外蓋未見其數
數也或曰舍人之死忠矣然特吾道中之一節耳足詳書嗚呼
東林自龜山講學以來未有視忠孝為道中之一節者果其為
一節而不足詳書則是馬文肅死於舍人之前華吏部死於舍
人之後其視舍人均之為一節而不必其書之詳詞之復也又
何以使文肅吏部從其詳而舍人獨從其畧哉今聞其子弟不
振悠悠世俗無與表章先生素長者修能既成勿復吝此數行
為東林開文之憾幸甚不宣

樂振之日近來為人作傳多因門第高華子孫貴盛便舉累
稱譽不顧其誣若貧落之家無人可請雖有特節卓行亦弗
克著深可嘆也介夫推論及此具見良史心腸

錢確日日令人矧難一節真是難得介夫此書義正心苦而
詞氣激發振眉欲動直為令人開生機之令人開風興起

與法黃石方伯書

老公祖以經邦鉅手左提雅柄右獵繪林極天下韻事文心并
包富有所謂一代之制作非尋常能望見也棠陰再歷巖岫增
輝而寓館深栖猶有寂寥之感意從游羣彥未有映發勝懷者
賦弟得画苑一人曰顧符文用筆自荆關來秀上絕塵以刺畫
妙飛動不屑屑眼中餘子似可陪賓座之末席廣清閣之綠細
者敬以上及至義在州民願見元老冀得齒牙一字作其名聞
則符文能自言之矣錫首臨敝城奉教有日茲不多云

錢礎日日朗心映月高致凌雲語語沁人神骨想見先生一
片吹噓至意

文獻書

卷十七

與法一

聖

十卷草
堂定本

擬漢太子遣使徵四皓書

擬漢太子遣使徵四皓書
○發者○願秦○屬庸○諸侯○並起○有志之士○樂道○嚴阿○懷晉○天下○之定○也○漢起○布衣○知人○善任○卒賴○羣力○平定○海內○民生○樂業○庶事○川○熙○豈非○君子○有為○之時○哉○然○猶輕○世肆○志○不求○聞達○若接○輿○鼎○焦之○屬者○則以○國家○優異○之典○或有○未至○也○側聞○商山○中有○碩○望○四人○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者○皆龐○眉皓○首懷○才○負德○天下○咸高○其名○如鳳○凰○麟○不可○得見○天子○召之○不至○矧○余小子○安可○致乎○然聞○古人之○學義○不獨○善先○王之道○出以○濟○時○苟皆○抗節○深○山肥○遯○自得○尚志○誠高○矣○致君○則未○也○維子○小○

又藏書

卷十七

擬漢太子一

子路

子為漢家嗣少未知學長無令聞官禁之事多有隱憂雖在廷腹心大臣尚不能為調護又誰賴哉先生遭亂世能全身遠害凡事之危疑者皆可出奇計以安之現主上從善如流自能定于反掌倘不以玄纁為辱許使得見當具蒲輪几杖擇日而迎先生先生幸教之

錢礎日曰四皓出處實繫漢室安危非太子仁孝惡能致之此書溫文藹側具見恭敬愛士氣象當年若得此書仕招漢紀中添一則佳話矣乃太子之書未知如何史氏但記一言曰呂澤使人奉太子書若謂特許百年後出而擬之者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漢興從龍之佐紛紜雜沓咸懷忠竭志獻力於主所以助厥辛先生景足一窮山傲然不欲聞天子之聖况嘆之粟哉豈非在位箕穎之叟尚恐天下自累乘斯義也為嗣德者雖有啓聖不能望其改轍若庸佚謬樹其堅臥可知矣顧小子侍帝晨夕惕惕翼翼深懼一日有背於君親孝友之大謬蹈非禮何也御極以人勸人以身平居言事偶見斥於高賢長德者卒然有叩搖手弗應矣故小子奉越先生烟烟密在左右先生豈不能鑒之乎夫天子未嘗寢食遺先生也以爲殊尤之類聖有所不必致

又藏書

卷十七

擬漢一

奏

子路

愚有所不必拂人之蒸結惟其誠也今天下方定撫時及事者志功名耳如其無意此者自當須之再三俟紀綱大施機宜協順不得已為疾呼力籲者一出故雖不有之於身恒有之於子孫幸隴固窮幡然三聘樹人固為百世也豈必奮袂攘臂而矜自己得哉方暴秦之末其不足辱先生明甚及漢掛彌天之網而冥鴻矯翼以意南北一時羣臣景之如崧岳士民傾心不啻父母先生之節白矣先生之高者矣神明直在今耳若先生抗身于皇古而不免夷漢於暴秦小子以為未盡也昔夷齊醜周呂尚甄開之當其在文王之朝兩人比肩就養即一人之身而

後判絕者時與道移也先生既貞伯夷之履兼通太公之澤漢
業不難與三王競駕即不然足一及唐如孤竹之遇西伯明其
不重絕周也漢一家之事不勝大願但目睹之躬揖之渥矣夫
論通世之責得其通廣者為至鵠鵠畏人也而襲諸人間莊
叟之云思有取焉且天子非甚嫚賢也前年手勅詔小子曰汝
見蕭曹諸公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于汝兄弟况不
為蕭曹者哉維此鴻業若涉春水譬之齋宿須杖而行小子不
及今侍先生若濟大川廢舟楫在先生亦宜揆酌幾今不膠一
成以傷厥道依之與固交讓也又諸臣中張涉揚戮力漢家風

文源書 卷十七 擬漢二 元 十卷草

選北土教誨接以賓禮寵之久期小子倘得與子房上下乎不
然如小子者亦有道所憫念也外具金幣若干車幾兩衣幾襲
誠知物外之胸土直不顧然是道也古人尚之小子罔敢問焉
已命使者拜伏道左謹獻即不得先生授響不得擅返先生其
向來思臣子事君以人事親亦以人他日子喜釋囑慘撫膺
長慰曰予有後弗棄基是為善處人骨肉者先生也盈頓首
錢礎日曰四皓不屑應高帝召而欲為太子死是誠何心或
以為張子房詭計非真四皓也讀此書謙恭遜順詞令溫文
整然是太子語氣則始雖非真得太子一書則真矣其文蒼

擬東方朔從公孫弘借車書 劉城

朔當從甘泉力不任徒步又幸列諸吏法不得蹙蹙羣卒中曩
者待詔公車奉一襲粟錢二百四十朔誠饑欲死所從黃貸多
日奉小益然自食食細君又償所舊負他用稱是無餘貨為僦
車馬直今董君之門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皆漢公卿大夫物也
朔顧不願在貸猶維丞相寬然長者開東閣延賢人朔以天子
吏不敢私上謁參謀議然知故人賓客多所仰給者矣朔倘得
此借外廐之餘粟假困人之下澤一弛筋力也幸甚或曰丞相
身布被食一肉脫粟飯爾所以風示廉潔結主上之知者此此

文源書 卷十七 擬東方朔一 六 十卷草

知家無餘車騎矣朔謂是小禮曲節非所云丞相盛德業也丞
相果能佐天子理天地和陰陽鎮撫兆姓視福中外薄海蒙休
要荒賓服盜賊消亡黎民嬉豫天降甘露地生芝草聖漢無狗
吠之警而有磐石之固丞相雖日口厭肥甘體窮綺麗從車千
乘庭馬食粟苦肥亡損祗益寵譽也不大是圖而躬其細子才
狷好使朔不得一當游車之闕漸從步之困豈知丞相者哉朔
亡具車非以為高直今貧耳木樵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錢礎日曰通篇持論頗多風刺復有放達之風確是曼倩本
色讀者勿作擬觀可也

與韓退之論柳侯求祀書

張自烈

某白。退之足下。僕見柳州羅池廟。既嘉退之工于文。又嘆子
厚。生能期死。死能爲神。爲神能殺。殺已者。明禍福而震耳目。廟
食宜哉。已而思之。竊疑退之雖撰迎享送神詩。遺柳民。然其事
不足信。其文未盡工也。按祭法。德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
則祀之。蓋後世思其功德。追祀之。爾不聞自求祀侯。降而自求
祀。使歐陽。見而拜之。怪也。可靈之有廟。既成大祭。過客李儀
醉。優侯。賓甚。未可與殺人同科。侯立實之。死夫侯。所稱能澤
民者。顧暴酷若是。豈侯之靈。獨嗜殺與。豈死不驚動禍福。不靈

文獻書

卷十七

與韓退之一

定本

與退之。嘗言無形與聲者。鬼神是也。不能無聲與形者。物怪是
也。然則侯果神乎。宜反諸無形。聲果降于堂。有形與聲。則物怪
已耳。況子厚在當時。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自陷于公議。不當
與死事定國者等。雖食其土。有慚德惡。在能作威福。行彰瘴哉。
豈等以夢告退之。退之張大其事。爲詩歌祀侯。又刻石焉。皆誣
也。或曰。柳侯以謫死。伯有之傳耳。果爾。則雖不爲怪。謂之靈。則
非也。僕懼後世率退之之說。好語怪。又競傳殺李儀。爲神異。駭
四方。見聞故不敢傳。會子厚有知能以妥。以侑于羅池哉。
歲時。日日通篇。聚退之一。靈字。辨晰明快。令柳侯無以自解。

與甘健齋論文定公書

魏

竊向不喜曾子固文。每讀不能終篇。頃病中復取讀之。意思法
度。謂古作者無疑。子固于論事上書之文。亦涉漫漶。迂不足動
聽。聞其可施于事實者。亦少。特所爲序記。則卓爾爲不可及。
其論者。不獨原本六經。而辭氣深厚。爾雅有有道儒者之容。
晦庵之獨著之也。近代道學之士。既以文章爲玩物喪志。又不
肯爲汪洋。獨儻奇崛之言。如韓蘇諸人者。則亦務爲子固之文。
而可矣。子固屏絕百家。自扳躋于聖人之徒。其爲文。雖祖劉向。
而所以自處者。當比董仲舒。然禮以爲非。真有得于六經之學。
文獻書

卷十七

與甘健齋一

定本

者也。所謂原本六經。不過存其綱維。取其邪郭。以不墜聖人之
言已耳。嘗讀子固與王深甫論揚雄書。批繆華離叛道害義。莫
甚于此。不必智者而後知也。蓋子固好雄文。得力于其書。遂至
以雄仕奔爲合其子之明夷。美新之文。非可已而不已。嗚呼。抑
何甚也。原壤之母死。登其木而歌。使曾參問于魯。見之以爲有
合于大舜之號泣。則曾問而得爲孝子乎哉。曾問而取壤。則曾
問必無當于孝。曾問而孝。則必不以壤之登木歌爲可取。嗚呼。
子固言本六經。自附于聖人之徒。而顧反覆辨論。爲此言以爲
真有得于六經。則固無是也。子固性孝友。奉繼母。撫四弟九妹。

亦○附○會○其○師○說○此○又○與○子○固○之○好○雄○書○而○強○飾○其○過○者○相○似○人○
 金○以○全○宋○吾○以○為○必○無○得○于○大○學○而○董○仲○舒○漢○之○大○儒○于○祭○仲○
 六○經○丘○濬○以○秦○檜○于○宋○有○再○造○功○岳○武○穆○雖○見○委○用○終○不○能○克○
 王○安○石○以○雄○之○仕○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吾○以○為○必○無○得○于○
 君○為○行○權○吾○以○為○必○無○得○于○春○秋○子○固○以○揚○雄○合○其○子○之○明○夷○
 者○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公○羊○高○以○祭○仲○逐○
 武○卒○政○事○不○如○文○章○公○著○蓋○非○妨○賢○而○毀○聲○者○明○矣○吾○由○美○揚○
 雄○從○之○則○子○固○為○人○共○表○裏○之○間○蓋○未○必○洞○然○無○遺○憾○于○公○著○
 林○確○齋○曰○議○論○真○得○六○經○正○旨○而○文○最○天○矯○道○健○
 錢○礎○日○日○論○嚴○而○正○不○為○苛○刻○之○言○假○令○子○固○而○在○聞○之○亦○
 當○心○折○矣○未○復○因○子○固○而○牽○連○他○事○鑿○鑿○言○之○非○其○讀○書○論○
 事○之○識○惡○能○有○此○

文源書 卷十七 與甘建齋二 寄 十卷草 堂定本

與張月僊書 朱 謹
 水○以○掘○土○而○深○火○以○鑪○木○而○得○君○子○之○為○學○亦○猶○是○也○登○高○山○
 者○務○防○其○顛○泛○渤○澥○者○務○窮○其○源○涖○蹄○之○水○一○勺○耳○酌○之○易○竭○
 疑○壘○之○儲○一○剗○耳○數○之○易○罄○夸○父○不○與○波○者○同○趨○責○育○不○與○廢○
 弱○其○關○吾○子○好○道○而○鄙○人○是○謀○無○乃○賴○長○雖○然○守○其○輻○也○子○其○
 輔○也○詩○曰○毋○棄○爾○輔○員○于○爾○輻○吾○子○勉○之○又○曰○洞○酌○彼○行○潦○挹○
 彼○注○茲○可○以○饋○饘○謹○也○勉○之○

錢礎日曰寥寥數言而有汪洋千頃之勢其神全其力厚也
 詞旨清雋直自成一家書 與張月僊 寄 十卷草 堂定本
 張麗澤曰凡用數十喻連山斷嶺不可端倪其法俱從孟子
 化出不讓昌黎獨步也

文源書 卷十七 與張月僊 寄 十卷草 堂定本

徵頌大總戎左都督劉公詩文啓

曹禾

蓋聞方叔壯猷采芑戰廣夫顯允召公式倅江漢致味於旬宣
常武美南仲之功敷陳敬戒清風誦樊侯之績備著柔嘉自昔
歌頌之文恒傳律呂於今旂常之色復歷星辰恭惟文伯劉公
東山毓秀南嶽呈祥紹彭城之故基簪纓踵義接卯金之世派
葵鼎重光然杖閣間中壘書成於天祿運籌帷內于初畧起於
衡陽允推名聞之傳矧屬將門之種擁旄同田氏田布本是多
才列戟重李門李最真爲有子燕領奇相早占萬里侯之封復
臂神標仍立八面鋒之號敦詩書而承舊業儒術有似於歌壺

文徵

卷十七

徵頌一

奏

堂定奏

讀春秋而關微文左癖還如杜武庫展也象賢惟肖卓哉大受
堪期初舉將材繼署守府奮百粵之威武波嚴到處生輝
六詔之謨猷諸葛營因時動色迺漢水之旌旗甫設而渭城之
刁斗更嚴百二兩關握與圖於掌上十三兵法全輯畧於胸中
坐鎮經營喜見風行甘肅出師平定欣傳謀協天南功方建於
水西鎮遠遷於安遠載從靖衛綏撫流離旋復河州招降部落
卓蘭山下一時再見霍嫖姚洛水城邊是日重逢鄭招討聶昌
永奠通渭咸寧始從遊府而管參戎尋由副將而陞都督指揮
旋令佐靖逆以宣威累叙勲勞業撫遠而奏績既展頌大溫旨

且特召平來京

帝在乾清面詢對敵恢復之狀公肅丹陛曰

陳豎圖聚米之形大哉王言敬而聽矣嘉乃臣績何以贈之
三箭業定于天山七札試穿於錦嶺翁子有酒且旨式無以
放康侯錫馬鹿而番介福斯受賜堯舜者載上恩君胡不肯
賜組練者被主德我甲在心眷顧彌隆褒美逾篤念江左爲
上下衝途宜置北門鎖鑰思京口賓咽候要道當設南國金湯
爰奉璽書而慎服命隨卿鳳詔以効馳驅特以古暨陽居江海
之間尤稱巖巖色惟憑大將軍作干城之寄足壯國容遂令金山
移節駐君山因使莫龍造城延劉龍命以右命以左職衙加一

文徵

卷十七

徵頌二

奏

堂定奏

等日爲訓日爲練保障出萬全時雖安而不忘危功在前而仍
圖後軍民安堵耕農分牛馬之雲煙燒烟消市買入牙旗之月
不見樓臺連屋氣唯聞曉吹千聲依然漁火雜紅星但聽滄浪
一曲盈城笑語夜清鈴柝之更四境謳歌日見旆旌之暇凡此
德威之遠播孰非仁勇之宏施不極鋪揚曷伸愛戴某等引身
轅輅翹首惟惟慶有旂幟若蔭條侯之細柳久垂蔽帶如依召
伯之甘棠情本切而未抒思已深而莫報惟鴻筆之人爲國之
風雨賴衮章之錫爲朝之羽儀伏祈當代鉅公先生贈以名篇
期有美而必著并冀同省大夫君子行未直道且無微而弗彰

或賦或頌或歌詩成各體爲記爲傳爲序文集一編并望瑋瑞
行登梨棗庶武功得文章而益顯將大業與懋烈以俱新謹啓
荆默菴曰莊嚴宏麗有典有則韓吏部平淮西碑文後又見
斯篇

錢礎曰曰先誦世德繼叙戰功何等嚴重中間述寵遇之隆
且有風起雲飛之致入後寫出生鎮吞江洋洋德教殆不啻
筆歌墨舞矣對偶文那得流麗如此

文激初編卷十八

錫山錢肅潤曉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問方南

募刻胡白叔蟪蛄吟引

姜 咳

窮聞春鴈秋蟀曉序悲吟暮燕風螢臨年鼓翼死六義有聲集

綿思于簡素乃連章應體效逸緒于咏歌匹夫末言孫陳風土

伶官賡秩司奏明堂雖官商所懸亦貞淫攸別翟湯被獎乎庾

亮仲宣見知于蔡邕桂生五嶺荒出三荆人產名都藝關方法

卷十八 募刻胡白叔蟪蛄吟引 十卷草 堂定本

龍鸞之驥駕老倍服襄蘭渚之摘芳孤當永佩赤驥顯于伯樂

之肆良賈輝于卞和之庭千古同然于茲為尚若夫華植茂零

歲陰陽有敘聖哲窮達亦命相攸關揚拭蔽幽皆吾黨所貴扶

進民譽豈異人是任茲者間聞上京夫差舊宇有老盲白叔胡

梅者潛心版圖雅懷撰述少聞鄉曲壯遊四方願眾著述于東

吳陸賈定交于南粵談經入帳多當世之名卿載筆扶輪盡儒

英之流亞顧坎壈失職食越孫晨勤款持身清同樂武市中賣

藥以草樹作君臣物表經傳為梅為妻子既左氏之喪目兼

伯道之無兒渺渺愁予何方窮子悠悠歧路悲昂夫若齒上過

夫七旬志不倦于三百篇章口授勢應鼓鑄體製腹裁聲諸金

石葦籬短巷饑來允愧休儒雲水佃年病久空壁魚蠹生長嘉

隆之代垂老板蕩之秋紅雨江南勞懷故國紫烟朔漠徒債荒

墟獨以汗牛之編未投梨棗敢冀雕龍之好共鑄金錢相彼無

告之人允矣有文之隱昔北海既沒魏文廣募其書相如臨終

漢皇遺求其藁何論吾輩猶屬交情使梅驥志騷壇成功文藝

斯則士林勝事庶幾篆素所通傳者矣

會青藜日即此一引而先生憐才至意具見之矣白叔懷才

不遇遇先生錫此文詎不榮于華袞耶

卷十八 募刻胡白叔蟪蛄吟引 十卷草 堂定本

錢礎日曰通篇純用綺語而情真誼摯惻惻動人至性之文

其不為詞掩如此此固先生運筆之高亦由其立心之厚也

募刻陳默公著述引

王熙

蓋聞天祐斯文自產千秋之宗主人肩大道寧耽一代之浮榮
故賢聖惟發憤而詩乃成卽後儒必窮愁而書可著春秋須羽
翼丘明之雙目難存史記待昭番司馬之全形忽廢他如張文
昌以乍盲而工樂府盧照鄰緣久疾而擅吟壇若斯之徒殆猶
小技矧夫守先待後析天人性命之微言述往思來備今古興
亡之準鑑非邀休暇豈獲專勤制城今司馬默公陳氏九液蘊
靈六匡誕秀七歲遍通經傳箋研百氏以無遺十齡輒庇史材
身任三長而不讓衡制藝於吳下張揚願撤臯比正騷賦于雲
間陳李齊投綈帶八興朝而膺恩拔在朝爭觀其光儀甫鄉薦
而掌秘書政府咸資其手筆雖大魁中沮至今猶歎爲真狀元
迨釋褐南歸舉世仍呼爲好才子是以熙父任祭酒時之贈詩
也則曰注殘經史年猶少歷盡艱虞氣更新大眾宰靜海高公
之貽句也則曰無幾經學黃江夏第五科名杜紫薇期待各已
如斯通顯奚難立致乃造物巧爲成就奪去子野之聰俾儒術
大振今時悉倚難妻之目寸陰必惜用是日斯邁月斯征萬卷
堪娛遂至冬不爐夏不扇書成甘種載可盈車扶六籍之與義
於二經其功約而倍寓一朝之褒譏于四部其指隱而彰掃山

文源引

卷十八

募刻陳默公著述引
二十卷
堂定本

陰餘姚之禪囁門庭斷自程朱溯嘉隆弘正之詩源流品分從

趙宋西京以下未嘗無賦賦會出而世識真騷八家以後敢曰
無文文會行而人裁僞體若不共襄剗剗何以仰謝聖賢熙等
職在清曹分應獨任但畧計鏤板之費動須數千勢必賴大雅
之流各資涓滴與其結佛緣以需利益何如種文福以厚箕裘
且默公氏官僅數旬居無五畝彼于頃亦人耳能將百萬爲高
士買山卽郝超小夫乎屢費千金爲故人治宅今陳子旣以詩
書爲生活則吾黨亦用梨棗代田廬伏望隨分樂捐聲施不朽
噫嘻杜微失聽猶來君相之求徐積病聲實賴蘇黃爲友况有
文源引
卷十八
募刻陳默公著述引
二十卷
堂定本
功于孔孟詎止篤夫情親諒切同心敢申虔懇
錢礎日曰先生於默公著作心賞神契故言之津津有支道
林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逸少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之意
其文含英吐華幾於夢吞丹篆八九矣

愛_三三百篇之旨多載宮吟十九首之詞半題閨怨下至八代
 愛_三三唐世尚香評人耽艷詠蓋以寓忻寄慨調近風騷故爾
 繪龍編愁詞傳禁掖耳况昭陽殿裏八百無雙長信宮中三千
 第一蜃腮春曉晴開翡翠之樓鴛瓦烟浮寒鎖珍珠之幕羣陪
 素蒂職號司花枕薦紅粧嬌名來夢香散岷臺之理荳蔻芳心
 粧留懶髓之痕芙蓉脂肉沉香亭北漸聞玉磬敲殘太液池邊
 頓使文犀擊碎斯則盟深百劫誓切三生者矣別有望幸長門
 待迎永巷對韶光而羞萱草報妍面而咒桃花遙追貯屋之恩
 文徵引
 卷十八 古宮詞集唐一 三 定本
 如殺守官之迹自侍承光女士何來子客外人甄后玉衣久悲
 香散班姬執扇長恨秋捐複道草青青露濕羅滕綠縹緲庭塵
 裊裊風生羽佩金搖聽殘長樂鐘聲寒鴉滿院望斷昭陽樹影
 天蟬鬢卸金蟲敗葉蘭香帳額銀烟冷銀葉蕭條柳絮
 簾櫳宋氏若昭空掩先生之號劉家阿淖徒邀博士之稱是以
 羿后黃著飛來月裏香嬾紅葉流出人間愁地茫茫情天漠漠
 淚珠事業夢蝶生涯此固在昔同傷于今共悼者也擬齊巴曲
 愧不能佳愛採唐音徧羅厥數百人之警句故聲調易工
 積十餘日之精研遂摭撫特切閱者以詞會旨宜百首作一首

觀亦以要該繁更一句作一首讀可耳

王阮亭曰時而芍藥欄中春風艷麗時而牡丹亭畔夜月凄涼
 情綿邈以無窮才浩瀚而莫禦鐵石腸將花作骨錦繡口
 以玉為心似此藻奪九華具徵學富千古
 錢礎曰藻思既新文彩復煥口能吐鳳心可雕龍具此才
 華能不置沉香亭一席以金花箋作清平調耶

重修會稽山南鎮廟引

李仙根

原夫吳越之有會稽亦猶齊魯之有泰岱使則崇居震位長爲五岳之宗此則陳時與維允作九山之冠故簡書出歷八年用以成功而玉帛來庭萬國於焉會計作廟以妥山靈肇自開皇之際封公以隆神秩起乎天寶之間迨有明而廟貌正厥今稱迄本朝而祀典遺乎前代予承上命來祭茲山神協帝休用歆厥薦武成既告防風之骨應天治益昭祖龍之碑足取享既畢而言旋敬稍紓而却視山居本廟之南廟枕茲山之北萬壑爭流連明堂而紫帶羣峯環拱等列宿以昭回地勢既佳神威斯赫第棟宇之歲月已綿而風雨之飄搖不免邦人有志於重修僉請鄙言以爲倡夫琳宮梵宇日勤土木之功巨室富家歲有河沙之施矧茲山作鎮于東南則斯廟有關於邦國凡在皇靈之所被悉邀神佑于無窮士民協力佇看棟宇之如新遠邇同心行見奐輪之濟美云爾

楊震百曰麗而則典而贊聲英彪炳蔚爲國光劉勰謂封禪書爲祀天壯觀銘岱文亦彼時絕采何堪與此篇頌頌耶錢礎曰日會稽何山南鎮何廟素來祭者何人三者並堪不行矣天祐大文以陳之皇皇乎一代巨觀也

重修吳郡西山北塘引

李仙根

今皇帝之二十有一年予奉命告祀會稽道經吳門識吳土之異者二人曰劉子元美王子石年劉子田不過數畝不能以供餽粥而以江左浮糧之患匍匐請命於當事之庭者垂十餘年王子授經生徒假館城內其于西山之北塘不數數遇也而民之跋涉於斯塘者日不下數千人顛厥連遭莫之或恤王子獨能深慮之不憚奔走筆舌之勞以謀修築殆亦八年于茲矣此兩生者咸以衆人之心爲心而非有所私利于已也嗚呼可不謂賢乎天子軫念兆民罔有弗爲而轉餉猶繁國用未裕浮糧之役予叨計臣雖悉其由尙有待而未敢以遽聞卽有司亦然悉朝廷之艱而弗獲請也若修塘之舉則凡從事茲土者莫不與有責焉非若糧之必待命于朝也且也修隄防完道路寧非王政之本務乎哉矧聞諸生中如唐邢若者亦既慨然以百丈自任矣此邢之賢士大夫與百世事豈其無利民濟衆之心而當仁猶讓甘使唐生獨爲君子哉予故嘉王生始事之美而願諸君子之相與有成也遂不辭而爲之引

錢礎曰日通篇用浮糧事件說修塘其間賓主井然可謂得體詞議到切動關國計陸宜公奏議諸篇殆其似之

重修惠山寺引

吳興祚

德○水○亭○所○由○作○

余○令○錫○十○三○載○戀○戀○者○惠○山○一○勺○水○耳○記○嘗○新○其○亭○砌○洗○石○建○
 樓○忽○忽○有○十○年○事○每○訊○之○從○錫○來○者○曰○漪○瀾○雲○起○如○故○為○之○欣○
 然○又○曰○寺○岌○岌○圯○矣○則○又○嘆○于○秋○名○勝○一○旦○傾○廢○為○足○惜○也○蓋○
 曩○者○修○葺○時○惟○僧○珙○水○任○其○役○因○鳩○僱○率○畧○遂○弗○克○久○嗚○呼○自○
 湛○公○拾○宅○以○來○盛○衰○屢○矣○周○文○襄○吳○光○祿○凡○兩○新○之○今○則○舉○無○
 其○人○故○至○是○聽○其○圯○耳○是○不○惟○香○火○荆○榛○而○山○泉○亦○為○黯○然○余○
 深○憫○焉○數○欲○謀○之○其○鄉○之○大○夫○士○緣○承○乏○閩○地○遂○出○師○勸○山○寇○
 解○泉○園○既○而○浮○海○克○金○厦○二○門○以○至○移○節○兩○粵○數○年○來○無○片○晷○
 文○獻○引○
 卷○十○八
 惠○山○寺○一
 堂○定○本

暇○然○心○未○嘗○忘○之○茲○周○君○弘○詞○慷慨○好○義○力○任○是○役○而○問○序○於○
 余○余○喟○然○曰○吾○抱○此○願○久○乃○今○得○人○任○之○其○興○復○也○諒○哉○敢○捐○
 資○為○倡○并○升○其○端○以○告○同○志○他○日○落○成○尚○當○紀○石○垂○不○朽○庶○使○
 登○臨○者○加○盛○以○增○我○山○靈○之○色○且○以○綿○湛○公○布○金○之○澤○與○吳○氏○
 功○而○余○亦○得○從○文○襄○後○以○傳○也○清○泉○白○石○其○共○聞○斯○言○
 漢○書○循○吏○傳○載○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人○
 富○所○去○見○思○夫○所○謂○去○而○見○思○者○亦○思○其○在○官○時○所○行○之○政○
 所○為○之○善○耳○若○我○吳○公○則○于○去○後○而○尚○有○所○行○與○有○所○為○
 也○不○益○動○人○謳○思○不○輟○耶○夫○公○之○善○政○不○勝○書○其○修○建○如○雲○

起樓漪瀾堂匪一而足茲在粵且不忘惠山于大殿捐貲助
 修如是我公之德其可量乎夫然登雲起樓若見我公之德
 與雲俱覆游漪瀾堂者見我公之德與泉俱深至惠山大殿
 落成崇碑永樹行見我公之德直與山俱高也噫嘻全矣

錫山錢肅潤礎日謹識

文獻引

卷十八

惠山寺二

十卷序

蓋聞建章飛蓋應劉稱鄴下之才金谷傳觴潘石振元康之譽
 顏光祿詩成曲水譽並機雲桓護軍論重瓦官人傳杜衡蓋神
 光不夜豈襲玩於隋珠而和璧在懸不獨輝於郢掇苟或聲投
 金石終當義叶墳荒方今龍德石文雞壇振藻南風頌流衛室
 降道稱輝承雲歌自明臺紆靈浸澤九苞翬承羣來足足之音
 玉璫零銷衆獻熊熊之製雖徐庾南北尚有使者憶鄉關而沈
 宋頌頌未聞昭容臨絲殿光華復旦文物斯尊諸君子風開變
 豹人握靈龜或才麗五車及有兩京三都之作或家藏十乘雅
 文辭引 卷十八 微燕臺集一 下卷草
 門、萬、戶、之、圖、或、文、舉、妙、齡、龍、門、作、客、或、長、卿、獻、賦、狗、監、通、
 名、或、矯、裂、出、關、殿、上、奏、白、麒、之、對、或、微、傳、振、旅、軍、中、揚、朱、鷺、之、
 歌、或、曼、倩、陸、沉、成、星、薄、游、金、馬、或、嵇、康、懶、放、鸞、鳴、偶、聽、蘇、門、或、
 劉、去、華、切、言、時、政、因、而、歸、臥、空、山、或、賈、太、傅、痛、哭、大、廷、遂、爾、寬、
 淪、烟、琴、几、此、英、鋒、灼、燦、皆、登、東、壁、之、垣、由、來、逸、采、歎、奇、盡、燭、見、
 峯、之、岫、是、青、楚、並、稱、才、藪、伏、習、之、辨、為、多、而、汝、穎、代、有、名、流、陳、
 孔、之、爭、已、贊、其、等、湖、海、思、人、班、荆、懷、古、編、蒲、緝、柳、每、慙、午、夜、一、
 燈、書、簾、說、鈴、深、愧、中、原、諸、子、謂、乘、軒、弗、顧、寧、割、席、於、子、魚、之、前、
 力、雖、龍、可、乘、豈、負、書、於、休、文、之、側、未、遇、昌、黎、前、導、誰、傳、馬、上、浪、

仙不得皇甫序言終是堯頭僧父網羅一十七史永懷芸味
 輝延攬四十一人敢謂蘭亭之簡敬乞縹緗用光梨棗烟雲旋
 舞書以班管雲箋花雨繽紛登之牙籤玉軸義畧同於蕭統意
 有取於鍾繇母日論衡為中郎枕內之秘庶幾文賦啓千秋夕
 振之華

錢礎日日藻可換天聲堪擲地度則承齊肆夏局則璧合珠
 聯句經字緯卓然不磨髯淵向大作手

王元美曰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僕幼時讀此語輒
蓋論奇聞
 謂不然千古下侯廟之頸血可以致朱亥子房之神惟可以鼓
 江東子弟泰成陽非羌而羌趙處南海不舉而舉岷益羣
 出塞數千里噉羔酪宿大幹耳帳自雄何異呂相國擁邯鄲美
 人假欣三皇五帝父乎患無子長不患無史子長如喉吻史如
 音聲子長如瞳子史如光所攝子長如來眉間白毫史如大
 千由旬世界千古有礎曰千古之子長也先乎子長經子長摹
 繪而未盡若豫讓革者礎曰益以頰毛近乎子長不及受子長
 文源引 卷十八 史史一 千峯草 聖元林

寫照而風骨嶽嶽足以分盼札半席占寶灌一牀若李膺華者
 礎日出其額頰至日月遊闊而神禾符弄文永信張少保海嘯
 虹飲寧滅蕭蕭易水哉礎日劈頭一着尤在抹倒子長其抹倒
 子長在救李陵夫抹倒救李陵之子長而後可以史可以史史
 千古而下始有真史藝花果者剪宿根泰活禪者掃腐案字林
 尾灌園叟又天壽橋板漢也始以兩言復礎日可矣
 錢礎日曰借元美二語作翻案從來論史家無此奇確先生
 其以作史自道耶若以言史史則過矣

吾粵之高興郡有雲爐龍歙鑑江麗瀑南巴下官灣之勝士之
 遊其地者盡莫不奮藻為詩寫其山川秀麗風氣高興諸景
 皆與朱子月石中秋之夕泛舟雙滄洲閒月石持觴引滿懷女
 將軍綉幘臨戰之風流瀟灑仙人紫烟出井之舊跡維時夕霏
 始散華月流空月石輒賦詩以先賓客古調新聲洋洋盈耳而
 神明蕭爽意興酣放覺爾時聯世肆志之致殊不可及郭子昂
 旭在座歎曰今日乃見月石矣江邊人畫亦爭笑指曰是白頭
 而探吳音者為誰何磊落而多風也且謂自吳明卿使君以來
 文源引 卷十八 中露集一 千峯草 聖元林

百有餘年無此佳會月石詩甚富今自嶺遊覽之章百餘篇彙
 為一卷題曰中露集發而讀之清音亮節正變不窮雖篇什不
 多而激揚慷慨之風於斯可見高興少府戴公怡濤見而愛之
 將梓以傳昔太白著紫綺裘乘月放舟采石尋孫楚酒樓後人
 讀其詩想見其翩翩高逸為一代異人吾知天下人讀月石詩
 亦將有求月石之為人於詩之外者矣
 錢礎日曰描神寫照字字入情文承風流俱從筆墨間點約
 而出月石得翁山文傳矣

王茂京書引

黃興堅

夫藝藝揚輝遂加工於圖畫墨池絢采兼著美於丹青所以王
 右丞韜水奇觀推綠風世高尚書姚村真蹟標勝當時王牙茂
 京系出相門家傳史學雀析造羽聲華早溢平金閨馬巷蜚英
 姓氏俄書於蕊榜踵奉常之墨妙最竄隨心翻司李之詞瀾烟
 霞在手瀟湘曠覽全收北固江邊雲谷高懷趣向雲中山頂鵲
 華秋盡都綴重巒青弁晴開渾披劍彩光脫兒染雲無跡直冷
 湖天李將軍繪水得聲堪搖殿壁真是四家之神髓豈徒六法
 之精微但北苑浮嵐止饒平遠雲林枯木半托蒼涼驟網盤車
 文潑引 卷十八 王茂京一 十峯草堂定本

李晞古嘗描游于蘭綸筆笠張志和只寫漁人志託青霞徒仿
 盧鴻之十景塵驅紫陌虛追趙駿之三生即使月費雙螺司馬
 敢辭消渴况乃朝拈寸管東方何解銜飢用是勒此纖詞告諸
 通國倘求拘染無妨鐵限重穿若倩臨摹定取瑤函並寄斜封
 白絹逢郵客以開械乳酒青雲向馬軍而洗盞則二尤作刺儘
 發烟波四管為淋皆添粉本少陵之歌十日五日應匠無多山
 谷之綠江北江南風光自在否則幾無宿醺囊不留錢雖展蘇
 轍之雲巖第懸茅屋縱致賁軫之木石仍付深不爾告以
 錢礎日日以茂京之綠筆供庭表之藻思可謂相得益章矣

王上友聲引

荆子遇

蓋聞人文之重參天地以成三友道之尊列綱常而為五故進
 業必思廣益而會文即以輔仁況復文以地傳地因人重常郡
 望隆海內而暨陽秀拔吳中自昔泰伯微行三讓開江南文運
 延陵錫履十字留君子高風代多理學真儒匪獨科名勝事予
 邁半生神往一旦躬逢初載訂交早聽友聲之應三年司鐸再
 尋江上之盟與其坐守寒窗空飽盤中苜蓿易若縱觀學海時
 餐筆底煙霞但須壁論文須求實學而貴官講業久徇虛名縱
 多冀北驂騑誰長空羣之假盡道汝南月旦徒為延譽之階以
 致子雲問字亭若封荒徑馬氏談經帳月冷空庭昔也盡然今
 無復爾殊不知胡安定之經義治事一時俊傑俱從學舍中來
 而范文正之後染先憂千載功名即是秀才時起況邇者錄科
 期迫催鵬鵬以騰霄廣額恩開縱魚龍而入壑值茲異數爰訂
 同人匪沾沾而好為人師幸托萊霞之倚玉亦招招而仰須我
 爰敢誇桃李之在門例止七條相訂無多約法題分三藝謀篇
 莫涉經旬稍有丹黃豈曰低昂而任意慰予飢渴自宜捧讀以
 服膺縱使美不勝收抑亦情堪共諒其有方賈傳年等終童
 所桂斧業已磨成豈慮芹波終阻生花管亟宜惠教藉為赫院

文潑引 卷十八 王上友聲一 十峯草堂定本

先聲文章自有神交孔李通家即是忘年之友氣誼益宜共砥
陳雷結契期爲耐久本屬膠漆同堅毋輕音於風雨醇醪
自醉不易輟於星霜方且盡懷珠璣用光翠璫庶共編一集推
吾黨爲五邑宗工茲聞千秋以此集作三吳首倡潑淪之浪
尺波湧揚子驚濤吐不律之花千層散香城異錦將龍光燭漢
德星聚牛斗之墟筆陣飛霞文舉占江山之勝策雕鞍於雲路
濟分禁苑花香振錦旆於天衢樂過江華柳汗寧特兩京發解
移彼前徽十五同登託爲絕響也哉

文徵引 卷十八 江上友聲二 宣 十卷本 堂定本
鈞悅曰日文心淵聲詞致溫雅自成藻麗之色不以聲悅爲

上然卷宏才實學可爲人師其言復謙抑和婉如此可謂德
逾高心逾下矣。明景泰丙子解元順天徐泰應天吳啟俱
江邑名士弘治乙卯王景榜江邑以鄉薦者十有五人末幅
結出二事可備一則典故

吳庠課士引

王 翰

蓋聞求聲鳴鳥非侈口以金蘭取爾他山實巧能於圭璧茲
浪亭畔人握蛇珠縹緲峯前家鑲楮玉載酒攜琴舊有松陵之
社栽花壘石敢邀甫里之游輅雖盤空首宿徑滿蒿萊思傾蘭
蕙以舉裳幸托蒹葭而倚玉或交澹如水不妨掘出肺肝言
如蘭自可定交并日況門通北海久懷倒屣於仲宣今居卜南
村豈不嗟吟於謝眺謹誼月吉爰集同人青罇促席白水盟心
花管一枝驚夢懷中白鳳繡紋五色巧描天上丹虹芙蓉鏡定
遇明年偕加月旦楊柳汁應沾此日佇聽秋風至若忘年之契

文徵引 卷十八 吳庠課士一 宣 十卷本 堂定本

廷想於福衛小友之呼願交乎李泌劉少逸之類異試展其摩
天吞海房元齡之英妙會看其縱壘昂霄無小無大同茲車笠
之盟式玉式金永爲膠漆之好輅愧王承之三世濫爲人師思
黃春之一堂印須我友青春欲暮白雲來遲飢渴怒如瞻馳曷
既

錢礎日曰純以婉秀之筆發出典文育材至意先生有造于
吳庠者大矣昔歐陽公贈胡翼之有云吳興先生富道德就
說子弟多賢才吾今于大席亦云

重修延陵季子廟碑

蔣超

介丹陽金壇之交各五十里日延陵有吳君子廟云自漢及
 今廟貌最古民間祈農望歲疾病禱祀遠近至者無虛日君亦
 惠風甘雨默佑一方野蠶穡穀豐大魚充溢於溪田巷陌之
 間其民僕而多壽豐財力穡而耻末富四民以來老幼熙熙寂
 然不見兵革之事君之佑民可謂至矣廟素弘麗重修歲壞年
 來梁傾班剝簷削級臺不能避燥淫修士吳嘉侯患之安陽吳
 侯之僕適宰於陽捐俸倍首屬嘉侯朝夕董其事以君之靈財
 泊工奏克用有成凡用力若干米若干鈔若干自順治壬辰八
 交歲碑

本十八 重修延陵一 七 十 堂定本

月至乙未五月落成嘉侯屬余記之竊醉君之高義久矣又欲
 以修建本末載廟石不可不一至其地孟夏之日乃肅衣冠過
 舊里西出送青溪瀟灑江高岡聳抱若阿若盤拂井流咏于右
 長橋對買于前廟門軒敞巍殿三重崇官峙嶺傑出雲表仰瞻
 僕像披衣衣剡班劬肅然如生露臺有奉夫子十字碑亭最屬
 乳結丹雘耀日修廊宛然環繞于兩旁者九十餘楹厥後又有
 讓王樓翼以邑大夫肅官庑層閣無不畢具瞻君之靈應與
 邑侯之勤民嘉侯之好義益于此矣君廟多在江南居址墳墓
 常聞皆有之延陵風俗淳厚僻處山麓泉甘而地肥毘陵土薄

又說碑

卷十八

重修延陵二

大

堂定本

又近孔道君不肯舍延而就毘也明湛當春秋時志與王至者
 惟吾夫子耳君為文武子孫備知三代禮樂又叙次當立以大
 聖人輔一賢侯足使東周復興與生民被澤皆然高蹈又處人倫
 骨肉之變此君之大痛亦吾夫子之憂天下萬世之不幸也雖
 然自君以讓德顯天下君其教者無知愚賤皆知重倫義輕
 祿位以推梨讓棗為足欽奪勢攘骨為可恥由其道可以無爭
 無爭無刑無刑無兵君所造于後世者豈止瘼疾苦而禦飢凶
 也哉以此思愛廟食千萬世可也詩曰
 粵有太伯國以讓延壽夢象賢曰有季存聯聯吳君惟義之耽
 廟屋嚇鴛鴦憫彼鵲頰當周之衰君為同姓誅亂定王姬可不
 傲差濁膠不救俗荒句第之西延陵之里佳城鬱葱穹隆厥祀
 冥靈蕃育豐年大有溪涿魚肥土敦穀阜我我素王縞紵道之
 赫赫穹碑駁龍護之公孫嘉侯世奉君廟吳侯善刀登良戢暴
 既思吾民亦謹于神運會適符各滙其源靈堂歲久樂極漸傾
 乃命鼎新嘉侯董成鳳斤雨歸神輪鬼管鐵石屏壽報彩品壁
 乃構圓屏川表休向冷清惠和君聖之讓粒我蒸民既富且藏
 孝友睦姻以配神睨

錢庵日日高卓岸岸昌黎南海神廟碑差堪頌頌

故明建文從亡十一先生碑文

顧岱

唐史武德九年事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同室操刃喋血禁庭未嘗不廢書三嘆也又宋史載太平興國三年八月事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一弟兩姪俱不得其死悲夫余竊訝唐宋兩朝諸臣如趙普薛居正房玄齡長孫無忌等終不能委曲匡救熱輔而調停之豈處人兄弟叔姪之間有難以與大議者歟抑何忍坐視其慘刻滅倫至於此極也明建文四年靖難兵入以周公奪成王之位直亘古所未有則成祖行事更出於李世民趙匡胤下矣余所怪者建文帝於大內落髮出亡

文徵

卷十八

建文從亡一

充

十卷草

雲南永嘉寺復由重慶抵襄陽入吳遊天台雁宕托足空門踪跡往來遍天下幾四十年卒免於難此其勝於建成元吉德昭者萬萬矣當是時成祖密偵之備至數遣胡濙鄭和等往來雲貴間而建文遊行匿跡於滇黔浙粵吳楚之間安然無恙者則程濟等十一先生之力居多焉以視唐宋諸臣其節槩相去豈不遠哉按建文居滇其忠貞之臣變易姓名者多不得其詳其爲道人而始終保衛不辭困險婉轉盡死力者編修程濟也爲北丘而陰相往來隨所之助力者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也其三至滇者則史仲彬一至者雪和尙郭節與程濟

文徵

卷十八

建文從亡二

充

十卷草

位旁註某姓氏不詳官爵邑里者明諸公之心願為此丘為道
人願死道路知有君而不知有其官且不知有其身也彼于
先生忠貫金石名並乾坤若此嗚呼君臣之義豈不在人哉
錢礎曰余觀遜國從亡諸公間萬里始終保護此其情
良亦苦矣嗟嗟五蛇從龍周流天下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亦
計及十九年後之富貴耳孰與程公輩三十七年之窮老且
萬死哉得與山表享不特生面重開將種種不可解心事揭
出紙上可稱千載知心

卷十八 明憲副王公殉粵碑

明憲副雪肝王公殉粵碑
古之死人如海上沙如千日雨點不可計數獨能得死地者則
如鄧林喬樹我獨存乃吾家睢陽之死亦不過得死地耳而
其死獨為星為辰為嶽為濟旗於今古是何也為其以一死保
障江淮也後一十年乃有雪肝王公死東粵之事與吾家睢陽
之死殆同功焉崇禎癸未公以憲副備兵南韶獻賊方踐岳陽
蹶長沙而矚及衡永天之子季世之民與其長吏也其賦百形
與古同而饑足獨異但能走不能立賊所未至第張虛聲恫疑
而恐脅之其民與吏輒化為鳥飛獸走遯形絕跡空其壤以相
待其有人聲足影者則皆扣額曲膝以求無死且求無失富貴
者耳東粵為郡十一以南韶為藩蔽韶與衡壤相錯當衡報漸
急公已為文告城隍諭守令曰無韶則無全粵吾必以死守乃
先期塞岨隘練銳勇置弓弩積糗糒不給則傾內帑賈及袍帶
時詔見兵滿百公日飛檄諸兵督府不應及賊設偽寨張偽榜
于韶屬樂昌乳源諸邑諸邑已空及一月始得兵七百名又以
連州告急一宿調去越數日賊陷連州若順流下韶不過二日
公乃告其客余生曰吾死矣夫然賊至而死與賊未至而死孰
勝余生日賊至勝公日云何余生日賊破城率國人巷戰決死

裂○脂○而○死○死○爲○有○名○今○賊○未○至○而○死○不○知○者○以○公○爲○怯○懦○也○公○笑○曰○不○然○吾○豈○以○一○死○了○吾○事○哉○吾○殆○有○望○也○夫○粵○之○大○吏○與○守○令○所○以○聞○賊○而○悠○然○者○以○有○吾○在○耳○若○聞○吾○死○則○死○將○及○於○其○頸○必○且○恐○簡○士○馬○以○固○東○藩○賊○今○新○破○連○州○珍○蓄○未○徙○苟○天○奪○其○魄○遷○延○時○日○粵○之○精○銳○既○萃○於○韶○汪○楚○之○旅○復○躡○其○後○粵○壞○如○瓮○焉○易○入○不○易○出○賊○必○不○敢○東○行○道○而○西○向○是○吾○一○死○而○韶○人○可○生○也○韶○人○生○而○全○粵○可○生○也○死○于○賊○未○至○勝○矣○余○生○起○謝○曰○吾○慮○不○及○此○公○乃○北○面○四○拜○正○襟○投○綬○粵○中○長○吏○此○日○震○動○方○悉○索○武○勇○賊○鼓○而○東○聞○公○死○亦○歎○曰○有○死○臣○犯○之○不○祥○又○

文○政○碑
卷○十○八
明○憲○副○二
十○年○草
堂○定○本

聞○江○楚○官○兵○夕○至○乃○縱○掠○連○州○向○西○而○趣○一○如○公○言○韶○與○全○粵○皆○無○恙○或○曰○公○之○靈○擊○韶○石○而○鳴○之○賊○故○遁○也○或○曰○賊○聞○公○死○粵○兵○大○集○賊○望○見○韶○界○終○夕○有○光○如○刀○戟○故○去○也○琴○牧○子○曰○此○殆○與○吾○家○雕○陽○之○死○保○障○江○淮○爲○兩○矣○又○不○爲○雀○鼠○僮○妾○之○殃○粵○雖○有○天○幸○豈○知○公○死○之○力○也○哉○公○諱○孫○蘭○字○曉○仲○無○錫○新○安○鄉○人○辛○未○進○士○自○少○工○文○章○慕○氣○節○兩○典○大○郡○皆○有○澤○及○人○初○至○粵○平○叛○徭○惟○公○之○功○其○死○也○粵○人○神○之○廟○食○焉○公○初○入○粵○余○爲○屬○吏○相○遇○於○羊○城○故○事○憲○臬○不○先○謁○屬○吏○公○獨○持○刺○先○謁○余○公○第○晦○季○與○余○同○令○粵○尤○相○善○故○爲○公○書○前○事○刻○之○石○

張○秋○紹○曰○公○死○而○賊○不○至○人○或○惜○之○不○知○賊○之○所○以○不○至○正○得○公○死○力○也○漢○劉○湛○不○待○兵○入○先○自○殺○宋○汪○立○信○不○待○寇○至○先○扼○吭○卒○綱○目○一○以○死○節○予○之○一○以○死○事○予○之○琴○牧○子○皆○不○迷○獨○引○雕○陽○爲○况○似○兩○公○之○死○不○同○然○生○全○兩○粵○之○功○與○保○障○江○淮○並○著○矣○具○此○識○力○終○許○知○人○論○世○錢○礎○曰○日○死○者○人○之○所○難○與○其○爲○害○仁○孰○若○爲○傷○勇○善○乎○梅○村○先○生○之○論○憲○副○曰○公○無○愧○於○心○足○矣○死○之○輕○重○何○足○問○哉○此○文○更○說○出○不○以○一○死○塞○責○處○使○忠○節○事○功○合○而○爲○一○奇○文○正○論○吾○無○以○易○之○

文○政○碑
卷○十○八
明○憲○副○三
十○年○草
堂○定○本

將軍墓碑

楊元咎

有男義民顏佩章等五人葬於武昌山塘之間垂四十年凡天下有志之士過其墓者罔不咨嗟歎息拜而後去或為歌詩以弔之而不知五人之先實有一人以啓之也其人為誰所稱葛將軍者是已將軍名誠吳之繼備也初萬曆間有奄人孫隆者以習織來落於吳亦有年矣已亥歲朝廷分遣內臣估權商稅其在於吳懼更設一臣以病我民也則并屬之隆焉參隨黃建節者儉人也隆信愛而任之乃與奸民湯莘等謀私立稅官三十六員於江南四郡之間分龍斷焉約曰凡民之家有一機者自五錢以至於三錢別其大小而征之其所織之帛稅以分數亦如之至負販者流每貨十分而取其一或以貨易粟者亦如之法既行吳人為之罷市行路者皆哭誠乃憤然曰嗟乎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也今不念吾君付託之重乃竭澤而漁焉將使百姓轉於溝壑而靡有孑遺耶吾何惜以一身為萬民請命遂以蕉扇奮臂一呼從者千人時建節方稅一賣瓜者於荊關其始入城也已稅數瓜矣歸而易米四升復稅其一泣反撻之并荷篠而奪之適誠等至遂共擊建節而斃之瓦屑淫時辛丑之六月六日也誠乃誓於衆曰今日之事為朝廷去民害也若

文徵碑

卷十八

葛將軍一

堂定本

文徵碑

卷十八

葛將軍二

堂定本

四以為利則天下其孰能信之聽我約束者從衆咸許諾遂相率而入湯莘等家毀其室聚其素而焚之有竊一古鼎者誠搏而殺之於是義聲振而從者益衆當事者謀禦之以兵太守朱公不可曰兵以禦外寇者也我不能去茲而以召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且衆怒難犯其間獨無父兄子弟隸於卒伍者乎若之何其抱薪而救火也乃率僚屬連騎以往召諸人而慰之杖湯莘等而置之獄衆乃悅服誠遂請於太守曰始事者誠也殺人之罪吾願以一人當之幸毋及乃衆也因請就獄太守曰我實不職以至於斯爾民何罪壯士其無辱誠曰為民除害義也殺人抵罪法也無義則亂無法亦亂誠固當死敢望赦乎君若不討請自殺也乃自投於塔下太守不得已乃改其名曰賢而聽之哭而送者萬人其以酒餞致諸獄者日以千計辭之不獲悉以散之他囚四方商人有好義者聚百金以遺之堅却不受曰我罪人也焉用此為皆再拜以退歸而祀之江淮之間稱為將軍而不名至於今因之事項乃廢孫隆而并撤諸關之稅四郡以安其稅官之設於雲間晉陵京口者聞其事而宵避已而皆獲之咸貢於法越十餘年誠遇赦以歸新安富商程尚父者寵一麗人而妻虐之慕其義而贈焉誠受之而弗私歸諸其

母而嫁之○噫○可謂難矣○然則彼五人者○非後此而興起者耶○誠之沒也○後五人者○四年其從子○天民告於鄉之賢士大夫○為擇地而葬於五人○之右○五人之葬也○張太史為之記○而葛氏之墓石闕焉○懼其久而莫之知也○今丁未十有二月○天民病且亟矣○涕泣而告○无咎曰○某之得奔奉於尊公之門也○實以先叔之故○故愛之不啻生○死而肉骨焉○聞常謂某曰○他日吾得志○當以爾叔之事聞之於朝○賚之旌卹○以為民之好義者○勸嗚呼○今其言雖存○不可復得矣○吾子善繼述者也○勸不忘尊公之志惠及先人而賜之銘○則天民雖死○亦瞑目矣○重以請予悲其意之篤

文澤碑

卷十八

墓

墓

也為之序其事而銘之○銘曰○嗚呼○葛君○義俠之徒○天實生之○以祐我吳○明明上帝○愛豈不孚○匪人奸之○民是用痛○狐狸塞路○猛虎負嵎○奮而擊之○不顧其軀○揭竿響應○黔首率呼○跡似作亂○其義則殊○殺其蠹賊○匪殺不辜○歸而待罪○誓死不遁○帝嘉其忠○是用不誅○竟獲考終○以歸於墓○五人為鄰○爾德不孤○作碑於原○以激懦夫○錢礎曰○葛君○義民而謂之將軍者○擊奸大事也○所請聲罪○致討也○能聲罪以討○即謂之將軍○亦宜○此作提出五人推為首倡○得與五人並峙千古○是則楊仲子春秋之筆也

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秦公神道碑銘 吳偉業
惟無錫秦氏遠有世序○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公十八世為明少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公謚端敏○端敏之仲子姚安守諱汴汴生邑文學諱楷楷生湯溪令諱延默○湯溪以吳孺人生府君諱重采○字勿儀○用子貴○初封編脩○再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元配華恭人生三子○吾友補念舉乙未禮闈第一○臚傳賜及第○歷今官○府君之冢嗣也○邇國家天造之初○遭風雲致公輔者多在大河以北○我東南之人○由制科進者○先後哀然為舉首然及其親之存者○不過一二人而已○當補念之首○南官薦也○族子

文澤碑

卷十八

墓

墓

對嚴太史名在其亞○人咸謂世德所致○且曰○此兩人皆有親是時○天子幸南苑○親近儒臣○數召問其父母○幾何歲○兄若弟幾何人○補念進見○便殿賜衣侍宴○上慰勞之者尤渥○府君從其家貽書教誡○補念出以示其同官○余從班行中具聞之○又五年上擇侍從○諸臣之才者○試之以民事○補念乃遷為監司○為泉長於浙○西江右府○君一再就養於邸中○兩地士民聞其緒言退而致其長之行○事皆謂曰○信哉○君沒○凡所以昭德煥聞者○有狀有錄○有幽堂之銘○補念偕其弟履德○業書其墓○碑余既辭不獲命○則請書其孝友敦睦者○曰○若少孤○說髦就位○辟踊如成人○母病

墓

墓

竊天滅已。冀以代母喪在殯。火作。搏頽號呼。融風爲之反伯。兄有倍年之長。且脯問起居。細大必諮。請待報。兄中歲多故。評訟則相救。繇役則相助。誅求則電勉。中分之疾病。手自扶持。口嘗藥。以進居。兄喪哀毀過禮。上自世父。下逮諸子。旁及於姑姊甥舅。其事長也。肅而和。慈幼也。柔而正。收族也。信而睦。一門中外。貧者取給焉。弱者取力焉。怨者取平焉。先君之師資執友。學生之同學故人。德施罔弗報也。患難罔不恤也。宗人之占籍它邑者。通賦秣累。不忍別白。以移之禍也。書其莊敬樂易者曰。衣再浣食二簋。而祭祀宴享。必潔必豐。飭儉從絕于謂。而公正是非。文潞碑銘 卷十八 封中憲二 弄 十筆草 堂定本

吾父令湯。溪清前宰。帝金之獄。全活者衆。家門食報。未必不由於此。吾子幸備官。可誅殺立威。名平濤陽。將以事方。卽訊聞君。至操百鑑。逆諸塗。若正色叱之曰。若直安所事。行金曲。則安可。以私故。敝大法。若此者。君之居心。持已。補念之。滋政。服官。徵諸家。衆有祁國。故所以教忠而養志者。胥於是乎。在何可弗書。書其卒生。癸卯。沒戊申。僅過乎中壽也。書其塋。去赴告之六閩月。其地侍郎灣也。以華恭人從。恭人蚤亡。由安人。以再受贈命。其賢有德也。具家傳。故不書。不勝書也。書其子長江西按察使。斌卽補念也。寅仲也。錄季也。皆諸生。孫八人。曾孫三人。孫以下。何。不名誌。詳故碑。可得而略也。然則碑之所宜詳者。尤在補念之孝乎。孝經之言曰。揚名。安親。名揚矣。親不安。不可謂之孝也。往者。翰林官。俸入不足。資所給。輒寬其休。假湯沐。以便於定省。今令甲獨否。故有撥上第。備近臣。爲親者。緣供億之闕。憂其子爲子者。爲門戶之艱。念其親。以地之遠。而賦之急。惟江南爲特甚。古制。寬大臣有請。外宋之館閣。雖直學士以上。猶乞一郡以養父母。世祖之內。外並任者。寔倣舊典。貴吏治。兼體臣子以優其私。竊聞補念之迎養也。將車都亭。扶携垂白。長老聚觀。郡邑畢至。余在同官中。爲佩焉。太息曰。吾輩之事。其親有一日之寵。

如秦君者乎故今日刻君之碑書吾友之孝而原本於君恩

錢謙益

君恩

君恩

君恩

君恩

君恩

噫嘻此亦禮經意也為之銘曰

奕奕淮海大放厥訓好是正直坎壈於時桓桓端敏大顯丕績

者定四方載諸典冊維君也文不有其名維君也才不有其勲

左

右

壺

笑

傲白雲永懷二人孝思無忝因心則愛篤我天顯

居莫若儉講信修睦守道樂善帝曰鑒哉錫以圭璧薦之明堂

籍

用

瑞

席

乃登法從乃作牧伯祿養則鍾休假浣淥趨庭義訓

日圖報國昔人所重惟兵與刑尚書秉錢捷伐蠻荆好生不殺

著

有

令

聞

今君之子執憲以正仁恕廉平全彼民命弗替引之

刻之樂石貽爾子孫昭示無極

下

云

萬

年

爰作斯廟升歌鼓瑟我牛我羊薦饗來格茲彼銘詩

錢礎日日通篇局則宏敞法則精嚴原委井然巨細畢舉凡

夫

封

公

之

懿德副使公之純孝鋪張揚厲頌美不已煌煌鉅

簡不與諸名門並著耶後之讀此文者夫亦知秦氏之盛

過

於

裴

盧

崔李遠矣

晉陽唐公合葬墓誌銘

錢謙益

吳郡唐景錢景宋葬其父母于妻門之新阡屬梁溪進士華君

孫行狀而來請銘余聞古之人所為誌其人者不知其為人則

取徵于行狀行狀者所以狀其人其人之鬚眉面目營效舉止

顯顯然見之紙上不但書其族出生卒也狀而不似其為人舉

也而肥腴也而暫短也而修則所狀者非其人也蘇明允曰所

恃以作銘者止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陸二夫難哉今唐公

之狀則狀之可信者也狀公之少曰公七歲喪父哀泣動路人

貧不能就傅借讀隣舍有難字挾策徧詢路人稍長通解文義

練達事理鄰里有疑難片言斷決長老推為領袖其孤貧強立

為家收子如是狀公之壯曰公娶周早卒繼其氏勤勞共儉飲

公起家早夜異撰擊鮮以奉寡母而以其餘為德于鄉平糶以

賑饑斥田以助役修橋梁甃堤井以便津涉忘友人沈勝之託

以愛女妻其子敬其二子為儒鏤名各行斤斤如也其急病好

修為鄉長者如是狀公之老曰公晚遭喪亂厭薄世故飯僧禪

誦為白衣道人其謀舉鄉飲賓者公掉頭曰焉有弁衣推髻而

嘖肺啐酒升歌鹿鳴者乎病知大期跌坐向吾而逝其楮牘晚

節為國遺民如是狀既出吳之人與故賢令李侯如石皆證明

文選碑銘

卷十八

封中志四

十

十

卷十

晉陽唐公

十

十

十

十

十

之日信余是以按而誌之。嗟夫世道交喪人盡劫也。今者劫財
黠者劫名其黠之尤者乘時憤亂刺取國家大故與人間殊絕
驚爆之事以夸大祖父明以煥亂青史幽以欺設鬼神背自家
狀之失實始今公之于能乞埋銘以不朽其親而又取微千言
之可信者為狀。察若是則世之切名以誣其親者或彰矣。雖其
鄉井翁姥無關於宛琰而斯世之為蘇明允者必將有取焉。余
是以具論之。公諱映奎字聚升號怡喬卒于順治癸巳距生萬
曆辛巳年七十有三黃馮人卒于崇禎甲申年五十有五生二
子即景錢景宋女三人皆適甲族孫竟勳兩世皆諸生銘曰

文徵誌銘 卷十 晉陽唐公二 堂銘

荆南之唐質肅始授書從吳悅山水十有八傳楠蔚起書生任
依繼過李公脊孤童踵祖趾周官六行納孔說儒風使骨禪送
死于孫合章荷天咫述德考行尺牘紙辭從主人斯可矣舊史
刻銘削繩紫誰之徵者老蘇子

程杓石曰于法度嚴整中寫出唐公有道氣象無不神似非
獨鬚眉面目警款舉止之形似已也此非大手筆莫辦
錢幾日曰苛而法正而嚴韓退之誌銘中最得意之文先生
乃以蘇明允自居謙也唐公得此文不朽矣

勅封周母李孺人墓誌銘
余自康熙甲辰春識今侯諱周君弘君明年二十餘其父母春
弘方宦同年生皆羨之且言其家庭間慈孝恭儉可為世範表
非獨其封君素持公之德也其母李孺人實賢孺人仲子進士
君宜振為余門人趙君玉峯丁巳省試所得士趙君每言江南
士大夫家敦行履茂無如周氏聞範之著焉亦無如孺人者今
歲壬戌之冬孺人訃至京師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太學諸生凡
與侍講兄弟交者皆為諒而安之其稱道孺人賢又言無不熱
於是侍講君乞假待養也二年矣而進士君方以對策留京師

文徵誌銘 卷十八 周母一 堂銘

持其父若兄所撰事畧來請銘余惟聞中之行不過飽煖縫紉
之常無足顯聞於世孺人明理義持大體相夫訓子以成碩儒
使人榮其生而哀其死遠至京師四方之人靡不皆然孺人誠
賢矣哉是不可使後世不知之也按狀孺人姓李氏系出宋忠
定公明初降元丑者有功當封爵不拜賜無錫門田千頃陸
門之李遂著至學憲南亭公以進士起家族益大學憲從子秀
甫公諱翹校讀書能文章南郡博士弟子員是為孺人父孺人
年十七歸於周為郡增廣生完一公諱懷忠之子婦庠彦郡邑
鄉飲賓封內國史院編修康於公諱公模之配以李侍講君實

受今封天性慧淑習勤儉未嘗以才自矜而遠見深識有學士大夫所不及者始歸時逮事舅姑執婦道甚至及舅完一公先卒事姑盧孺人滋益謹會有盜警轉徙鄉城間奉盧孺人與偕朝夕洗腆必豐必潔其歿也附身附棺悉求無憾即安素持公○有兄弟四人而兩親喪葬之費不以涸諸兄弟蓋得孺人之助○爲多事秀甫公不以已嫁故弛色養既又迎母杜孺人奉養於家○周其同母兄子卓公○有求必應治家嚴而有恩躬率女奴輩共操作日無虛晷室無棄物素持公家本儉薄嘗值歲殷私用公輸交結孺人山查筒中物佐之由是竟依先世遺業又力行○
文獻志 卷十八 周母三 十季草 定本

多勞必失所守是重負國家也力苟不給寧歸侍吾兩老人○母兄弟聚首一堂亦不失孝弟之義○淡於名利勿喪其守又不負朝廷祇禱名節之心○侍講君居官清謹在鄉黨中以德望推進士君與其季皆鉤鉤斂斂蓋實守孺人誡云鳴呼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自三代時已言之故余嘗謂風俗之淳偷倡之者必自卿大夫家始而卿大夫家能以禮自持弗習怙侈以先天下則閭閻中與有力焉○今天子銳意求治將率天下而返于淳厚使左右侍從之臣盡得篤實君子如侍講兄弟者爲士民矜式即風俗何患不古而苟閭閻中盡得賢母如孺人者日以○
文獻志 卷十八 周母三 十季草 定本

戶有爛其光千萬斯年永固爾藏

錢礎日日高陽先生為周母作誌不惟鋪張美盛偏于教子持身盡職處備見錫勉苦心亦不書及家中細故而于世道風俗之極有關係者書之洵足為彤管揚輝女史生色豈祇玉屏片土永勒貞珉不朽耶此真天地間絕大文字

卷十八

周母四

十卷草

秋陶隣先生墓誌銘

能賜發

嗚呼是為深陽秋陶隣先生之墓先生既卒之四年其孤億叩遺命走金陵謁予且拜且泣曰孤不天先君子以庚申閏八月棄世先君子臨終時屬不孝孤曰孝昌熊公雅善我我即死誌我墓者必得公言為足徵汝小子其謹識之毋忘此治命也今孤將以是年十一月葬先君子於荆溪銅官山南嶺之麓惟先生哀而賜之銘先君子死且不朽予自廢放來筆硯焚棄已久矣第念予楚人也異時聞先生衡楚狀甚悉近寓居金陵又頗側聞先生生平是烏可以不文辭按狀先生姓秋名敬字文止文敬誌銘

卷十八 秋陶隣一 十卷草

別號陶隣上世出自梁公世繫無所考元至正間有英奇任江浙行省副使因卜居於深之胥溪遂為深陽人四傳至理遷于邑北郭之塘下里又八傳至用賓太學生潛德不仕是為先生之考生四子先生其季也先生生而端重寡言笑舉止如成人稍長勵志於學以古人自許動必循禮見者以公輔期之年二十補博士弟子有聲士林下帷攻苦親友罕得親其面學成就經者踵至先生皆勉以實行日學貴自信信之篤然行之不游移動蕩坐所見不真爾人以爲知言順治乙酉登賢書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先生曰既受國恩即隨在可圖報

和不然生平所學之謂何庚寅冬被命視河夏陽時兵燹之後河務廢弛先生露處河干躬自相度殫心瘡築備極勞瘁與工役同寢食者二年而河工告成仍做潘氏河防一覽編緝源流形勢及疏鑿利病諸事宜日治河紀畧付諸剞劂以傳永久差竣回部陞本部屯田司員外郎甲午以文望簡授湖廣提學道先生聞命喜曰此吾事也遂單騎到任悲飭學校力剔宿弊每臨所部則先擇吉詣學宮集諸生講卧碑不如式者輒撻之諸生至前皆屏息駭汗不敢仰視先生曰士習頽靡久矣目今敷教在嚴惟嚴而後可以言寬也試之日緋衣坐堂上焚香

文獻誌銘 卷十八 伏南降二 十卷草

告天取諸生試卷當堂面閱畢即發一切竿牘不得行而積笑以清所獎拔士皆窮巷老儒足跡從未入城市者人以謂楚中學使自葛岷瞻王澄川高彙旃三公而後則首推先生羣號先生為鐵面學道云任滿宜膺上考而當路有抑之者僅得平轉先生歸里需次離任之日惟襖被一素冊卷數簾而已觀者皆為太息庚子春補陝西潼關道潼關舊岩險重地先生至則加意整飭綢繆罔至不以未雨疎其防築關城修衙學清軍伍廣屯種在任七年多所興革而丰骨稜稜大都如衛楚時下未歲忽起尊鑑之想謂家人曰吾自通籍來混跡風塵不覺面孔

日換今且老矣何用徒自苦為吾將返吾廬焉時先生年五十有三爾遂力求致仕以去先生歸家杜門掃跡絕口不談世務開藥圃於北郭構屋一楹顏曰五餘軒置經史圖籍其中日手一編兀兀如諸生時先生于書無所不讀尤邃尚書謂蔡氏傳註雖有功于經而意義多晦為之引伸發明以舉其底蘊曰尚書衍義學者多宗之庚申以病卒享年六十有六所著有陶陶集史漢合箋得閒鈔荷鋤倦錄及尚書衍義等書行世娶蕭氏諱封恭人側室曹氏子一即億也娶知縣陳德慶女英年有志克世其業女二並適名族孫一幼先生資稟沉毅面目嚴冷生

文獻誌銘 卷十八 伏南降三 十卷草

平無嬉戲之語情慢之容又少嬰癘疾癯然立若不勝衣居嘗炳香几坐色如稿灰望之疑為泥塑人妻孥非招呼不敢至前僮僕侍立如木偶門以內畧不聞喧笑聲雅不喜見客即見寒溫外不多一語苟非其人相對嘿嘿而已蓋其性行粹峻有如此嗚呼使先生獲顯用于時一秉風紀之任其丰采建豎未必不與前代軒轅衡耿肅範輩相上下而顧僅止于是識者有以致惜于厥施之未竟也先生之衡楚也時予以明經應楚闈試榜放于梓梓得雋故事見舉主後即謁學使予因得從諸友後拜先生於公署先生目予曰君墨言簡而理盡似歸胡集中短

篇也。楚文至若一變矣。予唯唯受教而出。時丁酉之九月也。自是宦遊南北。聲息不通者十餘年。癸丑予留滯京邸。則先生家居。且七年矣。一日緘手書一函。并所著尚書衍義寄予。拳拳以經學不明為憂。而屬予任之意。沖然其善下也。丙辰予被放客居金陵。先生聞予以遊。僑被誣事。仰天嘆曰。豈有倭佛韓退之哉。因徒步訪予於石城精舍。執手相慰曰。公今之子與氏也。海內士夫孰不知之。又奚以辨為言。已太息流涕而去。予窮老於世。落落無所向。方欲詣先生所。叩所未聞。相與訂東林白鹿之約。而先生遽沒矣。嗚呼。豈不重可哀也哉。是當銘銘曰。

文獻誌銘

卷十八

秋陶降四

十峯草堂定本

其貌則瘠其道則腴。以經為畝。以腹為厨。治稱廉敬。功異典謨。有書盈室。有子坐隅。陶人之吉。君子之儒。銅官片石。千載弗渝。錢礎日傳。徵士者及其細紀。名賢者撮其勝。秋公行事不勝述。此獨著其視河夏陽。衡文湖楚。飭備潼關。三事銷張。揚厲邵有可觀。而于衡楚時尤刻畫形容。莫美不置。秋公一生得力在此。故先生表章之亦專意在此。得此文誌墓。秋公允不朽矣。

總督于公北漢墓誌銘

總督于公北漢墓誌銘。公卒于官。卒之日。金陵人為之巷哭。相率精香燈祭於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假市如喪其親。計聞於朝。天子大震悼。給輿恩。郵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柩歸里門。難於某所。於其行也。謂銘於子。予以謂公之清德令望。即海內孰不知之。而子又辱公肺腑。交與聞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漢。別號于山。山西永寧人。先世豪儒。潛德不仕。父時煥。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

文獻誌銘

卷十八

總督于公

十峯草堂定本

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即嘖笑不苟。見者澤而敬之。性善喫辛。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為學務敦實行。不屑屑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忠不至。聖賢地位。識者避之。順治丙申。公年四十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盡行於市。人頗為公難。其行公曰。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遂跨蹇驢。從二僮僕之任。至則滿日荒烟野狼。嗷嗷而已。公坐臥一茅廬。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嘯猿猱。猱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屨。出郭省農事。衡

烟○隔○岸○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後○難○推○警
之○子○且○漸○知○所○禮○義○矣○報○最○遷○西○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
經○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荆○岳○國○家○以
江○漢○為○邊○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新○麻
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
望○以○鎮○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
為○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公○曰○黃○為○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
左○背○也○無○東○山○則○無○黃○無○黃○則○無○襄○漢○即○江○以○北○危○矣○天○下○事
向○忍○言○哉○於○是○躬○擐○甲○胄○鼓○率○義○勇○直○搗○賊○巢○比○至○公○挺身○對
文○報○誌○銘○卷○十○八○總○督○于○公○二○十○年○本○

計○舉○天○下○清○官○第○一○天○子○固○久○知○公○見○公○各○喜○謂○侍○臣○曰○如
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字○特○晉○內○臺○副○憲○巡○撫○補○總○輔○固
帝○親○也○滿○漢○軍○民○雜○處○其○點○者○假○使○充○侵○奪○民○田○焚○家○恣○為○暴
案○以○取○奸○利○所○在○盜○賊○縱○橫○充○斥○自○責○殺○人○莫○可○窮○詰○而○八○旂
庄○頭○尤○多○不○受○理○即○民○聞○有○訟○庄○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
莫○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庄○頭○者○也○庄○之○頭○目○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伯○散○若○雞○悍○獨○不○畏
三○尺○耶○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緝○系○獄○嚴○懲○占○以○慰○窮
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不○時○單○騎○何○旅○繼○東○密○切○廉○訪○諸
有○抗○違○立○置○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人○懾○服○無○敢○有○干○公○令○者
而○盜○以○息○民○以○安○海○注○易○水○之○間○洋○洋○千○頃○瘠○瘠○作○禾○天○子○聞
之○咨○嗟○嘆○息○曰○朕○獨○不○料○盡○如○于○卿○者○而○用○之○爾○寧○憂○百○姓○哉
庚○申○春○二○月○召○至○行○在○所○溫○綸○製○賜○子○便○著○御○製○詩○篇
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定○天○子○念○吏○治○為
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聲○吏○公○問○命○感○激○涕○零
曰○君○恩○至○此○難○為○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八○代
之○餘○習○尚○浮○靡○奸○弊○半○不○可○復○今○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
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亦○孩○子○脫○離○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

矣。昔佛尚如此。樂節耶。于青天者。異時。慈人所稱。公者也。無
何。金陵圍城。盜換布衣。即婦。無敢用。音樂士大夫。咸。從。要
丹。聖。至。有。驚。怖。喘。臥。不。能。出。戶。者。長。干。米。雀。雨。花。桃。葉。舊。時。歌
舞。遊。樂。之。地。一。旦。閑。寂。如。僧。舍。好。人。猜。齊。各。挈。妻。孥。鳥。獸。竄。蓋
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改。觀。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略。無。假。借
慈。才。頑。抑。僭。盜。禁。苞。苴。華。加。派。舉。廉。効。勸。學。講。約。期。月。之。間
兩。江。數。千。里。蓋。駭。駭。乎。不。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爭。構
為。飛。語。以。撼。公。公。略。不。為。意。笑。曰。直。道。在。人。爾。彼。吹。收。者。惡。足
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命。公。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
文。安。志。錄。卷。十。八。總。督。于。公。四。千。年。系

日。拿。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于。二。府。及。進。見。財。府。中。有。人。曰
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為。公。所。策。叩。頭。服。罪。無。異。辭。公。乃。下。之。獄
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誌。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我。等
飲。我。胡。為。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惟。于。法。網。我。不。能。代。為。之
寬。念。廟。中。一。日。之。雅。薄。具。醵。酒。一。巡。聊。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
既。乃。又。泣。即。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獄。已。成。矣。弟。不。忍。見。汝。曹
之。群。即。于。戮。且。以。株。連。我。良。善。為。也。命。昇。棺。若。干。具。至。並。活。埋
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神。群。呼。公
為。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還。閩。泉。也。瀕。行。僅。襖。被。一。襲。朝。衣。一
襲。兩。公。趣。僕。人。買。雞。荷。數。石。昇。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為
公。曰。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船。既。登。舟。日。啖。雞。荷。一。二
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寧。也。僱。驛。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各
袖。制。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公。在。制。府。兩。載。餘。日。食。鹿。麋
一。盃。粥。屎。一。匙。飯。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為。于
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街。後。槐。樹。葉。啖。之。樹。為。之。禿。夏
月。盛。暑。公。以。疏。布。為。帳。不。能。避。蚊。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
背。不。敢。脫。亦。不。敢。彈。筇。冬。則。皆。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
行。或。行。與。武。徒。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

一○公○在○信○疑○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公○
即○皆○指○目○以○為○公○見○女○牀○弟○問○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督○得○
聞○之○夢○中○醉○中○喃喃○語○亦○或○大○呼○于○青○天○于○青○天○云○而○公○之○
受○也○子○以○一○瓣○香○哭○公○於○喪○次○仰○瞻○几○筵○惟○青○燈○布○幔○令○落○
美○而○已○問○其○篋○筒○則○敝○衣○破○靴○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
如○此○嗚○呼○子○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
偽○飾○沽○激○流○為○刻○覈○以○納○於○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
往○往○難○言○之○末○若○公○之○捐○介○性○成○質○任○自○然○畧○無○矯○強○刻○厲○之○
迹○而○誠○意○感○乎○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
文○選○ 卷○十○八 總○督○于○公○六 十○年○草

有所○忤○于○時○責○時○責○實○陰○中○之○公○懼○為○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
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江○寧○郡○丞○朱○君○某○亦○云○子○聞○之○太○息○
泣○下○以○謂○公○之○清○忠○獲○上○而○猶○遭○迴○次○且○有○如○此○自○餘○有○志○
者○又○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耶○然○觀○上○之○遇○公○恩○禮○終○未○
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主○知○者○良○有○素○而○聖○明○初○未○嘗○以○
浮○議○而○有○所○參○問○之○也○嗚○呼○公○亦○可○以○自○慰○於○九○原○矣○公○生○于○
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
子○廷○翼○貢○生○廷○勸○廷○元○並○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
世○易○名○曰 於○法○皆○宜○銘○銘○曰 十○年○草

文○選○ 卷○十○八 總○督○于○公○七 十○年○草

嗚○呼○噫○嘻○為○施○中○之○芝○為○為○中○之○騏○驎○之○益○榮○繼○之○益○豐○物○理○
既○如○斯○天○道○其○易○知○嗚○呼○噫○嘻○廉○吏○不○可○為○也○而○可○為○如○或○疑○
之○請○視○茲○辭

高○節○培○曰○于○公○為○人○大○類○包○孝○肅○然○包○以○三○司○使○一○節○歐○公○
謂○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先○生○於○公○謂○其○為○學○
敦○實○行○且○謂○誠○中○形○外○之○事○証○觀○歐○公○之○論○素○肅○何○如○也○
錢○礎○曰○曰○韓○退○之○善○作○誌○銘○然○不○免○好○奇○故○文○中○多○險○怪○
此○文○只○平○平○敘○述○却○復○渾○渾○多○淡○極○正○大○極○奇○過○昌○黎○所○
為○自○顯○樊○紹○述○為○選○矣○其○銘○數○王○通○張○徹○又○何○義○焉

明登封令鄧公墓表

張璠

嘗讀唐史至睢陽被圍之際○羅雀掘鼠民卒死守及城陷而屠○戮殆盡嗚呼張許二公○既得從容殉難矣○回思睢陽萬姓不克○保全揆之二公之心○當亦抱恨於九原者○從來忠憤節烈之事○不激不奮不忍不堅○然過激太忍往往為禍烈而受虐慘○孔子曰殺身成仁仁者○不惜一己之身○務全萬姓之命○此所以為仁也○噫難言之矣○任民社之責者○不幸而遭寇變○繕垣守備○保此孤城○不濟以死繼之○祈不負吾君耳○又遑恤吾民哉○聞管過都○越國憑平城廓○丘墟之○閭閻斷絕○雞犬稀聞○父老為余言○此文○
文○
昔年戰爭地也○某令以死守○故致賊屠其民○問所謂某令者○父老遂歷述其捐軀殉節事○至嗚咽不能言○遙指一塚○松楸茂○豐碑巍峙○泣告余曰○此某令瘞棺處○邑人哀之○至今歲時祀不○缺○嗟乎某令以死守○故致賊屠其民○於國則忠矣○於民未全也○係無有怨之者○乃感頌猶然○若此○設有令焉○殺一身以全萬命○此邦之民○又不知若何痛祀尸祝○而哀痛流連之不能已矣○惟吾鄧公○其殺身成仁者○乎○公諱廷誨○福建福州府永福縣人也○崇禎十四年○由明經授登封令○公舉車就道○甫之任○恩義取信○於民○未幾寇至○守禦立備○其經術有不可及者○撫瘡痍○親擊鼓○

文○

卷十八

明登封一

十卷本

文○

卷十八

明登封二

十卷本

身先登陴人皆衝鋒冒刃○以報公○使公于此時死○守孤城○民未嘗不樂為之死也○但登以蕞爾邑○老弱溝壑者數千人耳○賊氛冠焰捲地滔天○邑小則力微○賊盛則勢大○苟不量力而行之○一日食盡援絕○城陷之日○不至糜爛其人民○不止公之心不忍也○於是揮衆入山○出郊就義○身可殺而民不可害○捐軀殉難之時○猶存視民如傷之念○公之苦心○真可動天地而泣鬼神者○卒之賊衆羅拜相與驚訝嗟悼○戒勿害登民○公之忠魂強魄○有以攝之也○公殉難時○日月慘晦○川岳變色○士女哭聲震及鄰封○所恨時遭板蕩○不得一邀卹典○且閩省去豫數千里○兵戈擾攘之際○旅櫬未還○妻孥莫弔○拊膺追慟○能不痛哉○至於今○髦倪猶存○城郭無恙○三十年生聚之盛○非公賜之耶○公之墓在峻極寺西○後令阮振益遷葬於嵩陽宮左○典史王大璧同時死難○亦附葬于此○余未識阮令○讀其誌○公碑文○淋漓激切○非有血性者○不能有此○竊怪三韓張公朝瑞○治登最善○既遷侍御時○何不以公之事入告○豈以勝朝事有忌諱耶○余待罪于茲○考公之事○訪公之墓○覘首之碑○已遷牛山之感○滿目再更數十年○而遺烈忠魂○邈不可問矣○公在天之靈○能無恫乎○于是鳩工築塋○中建墓門○置地三十畝○命僧道會典守○以司香火○邑之好義者○封土栽樹○

壺漿掛紙絮憑弔唏噓其間余表之曰故明死事鄂公之墓使
世之人知忠烈之不可泯滅而樵夫牧豎悚然知惕○古○人○愛
及甘棠○况其墓乎○余按祀典生勤事死捍災者則祀之公之靈
爽始終為登民也今日蒸嘗舉矣後之同志者幸勿替焉

錢礎曰曰只殺身成仁四字便是鄂公定評其始終為登民
心事俱婉轉曲折傳出如此墓文纔可當一箇表字○隔如
令登邑千古賢令有令祠自應請以下共八人鄂公與焉茲
復表其墓為文勒石其勤勤表揚忠烈如此無他鄂公死而
為登民者也張公生而為登民者也後先不仝時其為民之
心一也

天沒墓表

卷十八

明登封三

十卷本

三蘇先生墓銘

陸大雲

蘇文公○置文忠文定節義文章○載在前史○無容再述○長公左遷
汝州團練○遊行郊野○愛其峯巒○似蜀因名其山曰小峨嵋○遂題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之句○貽書穎濱曰○百歲後
當葬我於是爾為我銘○繼而徙常建國元年卒於毘陵穎濱謂
其子邁○空遵遺命來葬於此○無何穎濱致仕○嘗謂子遲曰○我死
當葬我於郊○與爾伯同兆○不使其青山夜雨神傷幽獨焉○張昔
之詩○招我矣○政和二年卒於許長子遲亦遵遺命葬於是焉○左
文忠右文定後人為老泉增墓○承冠於其中為三蘇墓誌謂長
文公三子邁○追過俱葬於此○尋其墓右得四塚○有塚而無碑去數
武有一碑題四世六公子名於其上曰○章曰符曰箴曰箴曰箴
其一字漫滅不可識○有碑而無塚夫以為三公子則塚餘其一
以為六公子又塚缺其二易乎辨之○明季闖賊憑陵破穴伐木
前令章丘張君於順治丙戌重為修築○補種翠栢千章森然交
蔭○冷日凝雲○舊觀復大歲庚申次雲承乏是邑○獲覲佳城自其
常而告之○三蘇先生為千秋之主而次雲為客自其暫而言之
次雲為一日之主而三蘇先生為客可不為增其封培其樹而
銘其墓乎爰題石曰

卷十八

三蘇一

十卷本

眉山出三蘇而草木枯郊山得三蘇而草木秀天半峨嵋與之同壽

汪東川曰銘三蘇墓幾於賦黃鶴樓詩無役着手處矣有此文方不款佛頭者穢

錢礎曰曰千古以上奇人必待千古以下奇人傳之小峨嵋前一塊土不遇陸公則青山夜雨之句亦幾幾乎秋墳鬼唱鮑家詩矣乃公既封之樹之銘之於墓後又以郊城建立生祠讓已之席以祀文公致其邑之父老題於柱曰席為賢令設祠讓老泉居噫嘻公之有德於三蘇者不已至乎

又設銘 卷十八 三蘇二 于峯草堂定本

夢愚堂銘 施開章

施子退自粵西既脫險難較羅憂感除服北征驚魂甫集一夕宿青州官舍庭月皎然酒酣就睡若有見焉顧然而長慨然而黑長袖青衣祖胸跣足持半刺署愚山道人四字予詰問曰子何為者將古之愚公耶其都愚溪之苗裔耶將山鬼木客之無名者耶抑遊方之外不通姓名保見士大夫者耶其大不對投刺去覺而視之空庭無人月在高樹時乙未三月望日也至京師以告學士方先生答曰嘻殆子之前身也因呼予曰愚山子其明年督學山東駐青州開帳視郡志地故有愚公谷乃失笑又讀銘 卷十八 夢愚堂一 于峯草堂定本

日向所夢者其斯人耶豈以予負才矜異曉曉然自鳴于人非自全之道而以愚告耶夫舉世巧宦遇之以愚則無失足人刻深與之以愚則無戒心惟口與戎守之以愚則沉然而不爭位高則危名盛則毀居之以愚則淡泊而無損至于幽憂傷人患慮耗精雕蟲瀉大道抑之以愚則頽焉浩焉而得所歸愚之義大矣哉予惟懼予之不克終愚也乃顏之曰夢愚堂銘曰恐為陋名哲人用耻人之所惡天之所喜夢耶覺耶神或于啓金蘭抱朴以淡餘齒

然幾月日惟先生可為愚亦惟先生不為愚愚不可及矣

鸚鵡症銘

顧

滇之迤西有鳥名鸚鵡。客持贈予者。二命童子。日給穀二合。五
勺。食之。青霞草堂。一馴慧能言。一拙甚。清暑客寂時。聆鳥語以
當雞談。其聲輕香。清揚頗不類俗子之呶呶者。童子灑掃之餘。
必日報鸚鵡無恙。乃於端陽後五日。童子走相告曰。鸚鵡不壽。
昨漏下三鼓。已魂遊大荒矣。余詰之曰。巧者乎。拙者乎。曰。巧者。
嗟乎。夫巧者之不壽。固如是哉。抑以其能言而禍之也。然天下
之巧者。比比矣。巧於立名者。詐言矯笑。外陽內陰。巧於取利者。
審勢察機。動合權變。巧於得功者。詔諛阿合。希旨妄上。然卒能
文。以此立身揚名。晏然無事。彼唯然自命為巧。而人亦以此群慕。
而爭效之。究未有因巧而得。蚤死者。胡天獨厚於人。而薄於此。
鳥耶。客曰。否。否。是鳥非巧。之為禍。而能言之為禍也。予不見夫。
立仗馬乎。鳴則斥矣。夫言者。咎之府也。能者。尤之招也。昔丘明
國語。不免瞽目。太史作傳。卒罹宮刑。他如青蓮滿死於金陵。子
瞻竄處於儋州。退之雪擁於藍關。昌齡遷播於龍標。其不即死。
者。幸耳。胡獨於鸚鵡而疑之。余起謝客曰。然。夫巧者。誠不如拙
者之安也。能言誠不如能默之深也。乃于五月十有一日。瘞之。
武陽縣永之傍。銘之曰。

巧則多天言。則鮮吉。法靈佳。藉摩頂。青碧寸上一卷。為爾安宅。
竟將恣肆山谷。結舌靜息。守拙尚黑。
錢礎日。日一序。曠言高論。為巧者示。諷且為能言者示。箴銘。
則着語不多。字挾飛鳴之勢。昔太白謂。爾衡鸚鵡賦。鏘然振。
金玉。句句欲飛。鳴余于此銘亦云。

婦適於夏而生於梁其稱夏何也女嫁為婦故稱婦也婦從夫姓也又邇自於梁者何夏之婦梁之女誌所出也何烈乎爾楚亂乙酉春三月賊由漢口抵武昌城官軍南遁婦從夫避長樂取鄉中途遇賊欲搜婦馬上去不從隨以刀挾汚婦不從賊佯怒詐喜多方誘婦從婦始終不變夫死靡他賊真怒以亂刀棚死湖畔故曰烈也然則夫能獨存乎夫俗夫素無能不敢同婦抗賊婦死賊慄無一言是以得獨存也然則婦無子乎有二子當時長甫四歲出嗣于伯今已成立大未離襁褓臨難時以文證代

夏烈婦一

文證代

屬夫好護吾子勿吾念也然則夫無名乎名不書也何以不書惡之也何惡乎爾生為男子而不能為婦并賊婦死而卒無一言有款於為夫之義也然則賊可夫一人并乎賊固不可并而不可不有為婦并賊之心婦處危亡詞嚴義正義放于中儒者可奮弱者可強惡其袖手旁觀視婦如路人而不勇奮螳臂也然則奮勇觸賊並殺之奈何幸而免義不幸而不免與婦同死亦義也然則婦死難而夫不死難為不義乎非也夫有難婦不可不死猶若有難臣不可不死臣不死臣為失忠婦不死婦為失節婦有難夫難於義則死死之不可死無死背背子去冠子

思守國義可類推矣然則謂款於夫之義何居與婦遇賊婦以幼子屬之婦死賊去脫虎口攜子遠匿撫子報婦可也忍撫子又非報婦事也奈何婦屍未冷臨難永訣餘音未絕曾不數武遂棄幼子于壑方且子三號父而父三溺其子不令有餘生以待行道者援拯救養也向得謂有仁心乎哉婦不負夫夫誠負婦故曰款於為夫之義也然則婦無封識乎顛沛流離難得錫錫啓土瘞骨平定安輯夫奔走婚姻奔走牙行不急求婦屍厚葬報婦也然則屍遂不求乎婦之胞弟弟子員也屢請而後求之年華既換時光數易水漲漂流封汪洋問水濱徒嘆河伯不仁耳是以不得有封識也然則婦之賢寧無所從來乎婦姑譚氏早寡守節教子享年六十餘乃卒婦之烈其嗣音效法淵源蓋出自姑也然則非直筆乎無不直也婦之烈出夫口夫朴魯寵疎既不知溺子之不仁又烏知婦死之合義是以其言足信也譚子樂傳其信而贊曰

義自勉今賊不得為蠅而玷玉以癘死如婦今賊不得為蜂而劫花以威敷刃加身今血踐芳草而地鋪錦鱗百年無覓今氣凌霄漢而猶迎羽翠夫在旁今死何傷子可傷今九通腸烈鬼應芳化青雀上翔今隨王母以遊帝鄉死骨猶香結麗珠吐光

今入較室以好收藏

錢礎日曰序如公如敦贊如騷如賦說出大義凜凜更與春秋同一謹嚴讀此文想見先生正氣形于筆墨者微矣

卷十八

三

韓愈

青陽張公遺像贊

徐枋

於戲此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張公靜涵遺像也公勲德重於本朝風節表於今世篤行同於古人學道超於先哲身不建尊兼三以是而往可以無憾公殆所謂完人者耶余自推齒即奉敬於海內大君子如倪文正黃相國諸公獨公則於世變後始獲交焉而奉公之教最深且久俯仰二十餘年公畧其分位忘其年齒而謬推挹於余故余銜公之知亦最深非諸公所同也甲辰秋公寓書論道獎誨過當而復屬余題故御史秦公大音遺墨秦公與余一見而亦為知己余拙疎懷舊掩卷歎息不能已已不謂不四五年而公亦繼秦公往矣而今復為公題遺像也於戲遺臣故老身任綱常而泰山梁木一旦頽墜則故國風流於斯頓盡避世之士無所瞻依此余之所重悲也而况有知己之感乎而余更有所進矣昔所題秦公遺墨實與其宗子燈巖氏者而今公之遺像亦燈巖所繪也燈巖師事二公學問淵源得二公之精微求無忝其師傳故兢兢惟恐失墜如是又非獨眷懷於存亡今昔者是非余之所能及也因為之贊贊曰特贊之貴計相之年博望之節曲江之賢西谿南軒與學無

其○人○傳○公○之○教○書○聯○六○紙○而○今○復○讀○公○與○其○弟○子○論○學○之○
○公○之○名○因○海○康○共○知○公○之○心○十○載○無○虧○而○公○之○學○則○或○同○室○
○而○茫○然○今○公○之○傳○或○以○見○公○之○容○貌○而○因○以○不○私○公○心○學○之○
○宗○傳○於○戲○是○像○之○所○以○為○具○瞻○吾○固○知○高○山○之○仰○不○專○而○咸○而○
○朝○斯○夕○斯○如○夜○夢○者○則○公○高○弟○子○奉○氏○之○煙○巖○

錢健日曰因青陽張公講到善公大青又因秦公說到燈巖
師事二公大有通源窮流之妙一贊發開心學令人讀之景

仰易已

文徵

卷十八

青陽二

四

十卷草
堂定本

雲間道人人生稿志

錢謙益

雲間道人錫山徐氏子少工筆札妙解書翰精于牡丹亭樂府
搜○逃○隱○互○宿○工○老○師○莫○能○置○喙○通○輕○俠○重○意○氣○極○市○毬○場○推○為○
○渠○帥○破○千○金○之○產○如○揮○唾○淡○的○眉○季○年○余○識○之○郭○彥○吉○席○間○輕○
○彩○白○恰○眉○目○軒○軒○然○籠○蓋○坐○客○亂○後○見○之○惠○山○則○頽○然○老○僧○竹○
○經○香○燈○坐○對○移○日○相○與○循○鄉○園○遺○址○指○點○昔○遊○懷○歎○而○別○庚○子○
○坂○道○人○年○八○十○客○謂○曰○君○幸○與○虞○山○公○遊○人○貌○榮○名○盡○少○自○敘○
○述○乞○一○言○以○志○陵○谷○道○人○笑○曰○我○之○生○平○公○知○之○矣○少○而○孤○長○
○而○蕩○老○而○窮○非○儒○非○僧○不○市○不○隱○吾○行○履○如○是○父○命○名○鳳○儀○忝○
○文○徵○志○
○卷○十○八○
○雲○間○道○人○一○
○聖○
○十○卷○草○
○堂○定○本○
密雲靈岳二和尚更名載又曰玄熙晚自號雲閒如雲之閒也
依○雲○而○居○亦○曰○雲○閒○閒○亦○雲○也○雲○亦○閒○也○吾○名○字○如○是○長○按○費○
○客○懶○交○熱○客○憎○見○俗○客○侶○禪○衲○友○樵○漁○嘯○歌○朋○而○命○酒○徒○吾○交○
○游○不○多○乎○寄○高○忠○憲○祠○宇○乳○泉○石○礪○花○官○草○菴○杖○藜○所○到○皆○在○
○無○下○吾○園○廬○不○廣○乎○中○年○失○壯○子○有○僅○曰○子○立○備○歷○寒○苦○扞○禦○
○刀○刃○推○燥○濕○把○病○癢○復○加○一○衣○復○損○一○飯○五○十○年○如○一○日○人○以○
○為○孝○子○慈○孫○我○以○為○我○身○也○吾○子○姓○不○具○乎○金○剛○數○卷○清○磬○一○
○聲○生○可○盡○年○死○不○帶○業○草○木○卒○如○是○而○已○吾○何○述○矣○哉○客○以○
○其○言○告○余○且○曰○唐○夏○侯○攸○厄○塞○名○場○人○甚○其○備○李○敬○當○今○北○面○

定本

修道人
盟

東坡全集

予感異夢苑而得骨人人以為孝道人生平如此世之知道
人者淺者以其詩深者以其俠而不知其有鴻黃窮鬼之學絕
類離羣之行或曰道人固文弱女子也安能卓絕如是隱使道
人不女子者無其詩無其俠無其卓絕之高行矣一片巾幗世
界反豎視此異人哉道人築生壙六橋之間意不欲與蘇家松
栢近予笑曰安之北武穆南忠肅其近之也亦既久矣乃敘述
為誌而系以銘銘曰

錦繡俗青塚枯五陵豪皆屠沽三生石亦無蘇關虎豹役鷗鷺
劍氣中玉烟多誰可此天為徒趙臺卿司空圖彼女子此丈夫

文徵

卷十八

修敬道人二

下學草

王丹麓曰風流豪俠道人兼有之而又以慧業表其逸致非
此文不能曲曲寫出文重人耶抑人重文耶

錢燭臣曰草衣道人青樓尤物也文偏寫得異樣幽奇令人
驟聞之不疑為天際真人便猜作山中高士人奇文亦奇文
傳人亦傳矣

錢礎曰曰道人詩與俠非難難得有此卓絕高行一經先生
青眼便覺巾幗中具鬚眉氣骨令人嘆慕不已

吳縣黃節母誄

惟康熙十四年五月日吳縣黃節母卒嗚呼哀哉天降喪
育吳土德協幽貞氣應和煦在國選麻在承承神內延嗣
保集侮吳天不弔不遺一姥嗚呼哀哉里失女宗人喪母師山
川晦塞風日慘悽輟春興歎罷社銜悲有孝子者善揚芳徽太
師采詩奏之形擢朝野倚重名教綱維敬述懿行以備母儀其
辭曰

維彼節母厥惟鄭氏幼稟家訓明詩習禮不離鰥寡不御羅綺
爰及笄歲嬪于黃門相夫理政勤儉恭溫勸學助讀夙夜惟敦

文徵

卷十八

吳縣一

堂定本

胡天割降夫遘虐疾籲天求代卒不可得人稱未亡義取從一
翁既歸天姑亦即世孤女復瘡災禍叠至一室四棺唯母是視
襁褓之內曰藐諸孤黃氏一綫賴以永扶強宗來侵捍衛無虞
共姜守衛風人予之叔姬歸鄰春秋許之存宗奉祀母也主之
陶嬰少寡紡績養子高行貞信梁王敬禮孝婦處陳漢帝嘉美
於皇盛朝崇獎節孝是母也賢允應旌表旌格既及母謝不
行天年以後旌典方榮烏頭二柱雙闕一丈楔綽煌煌高朗宏
敞爰建之坊樹之風聲霜飛下礎月澹上楹粵自洪武詔旌黃
氏吳縣民妻在閭門里史臣蘇公作旌門頌婦節臣忠交相頌

公○以○詠○為○頌○為○世○所○風○惟○若○貞○順○修○道○正○進○婦○人○觀○之○凜○斯○
制○屏○風○可○蓄○頌○像○可○題○勒○之○寸○管○載○以○尺○疏○嗚○呼○哀○哉○
錢礎曰詠辭確是晉人體格非唐宋以下可擬其頌揚節
母處言言事實無溢說無諛詞尤為史館中極有關係文字

錢太學妻張孺人哀辭

董文驥

太學生錢昌祚之配張孺人我之自出死而錢之宗老湘靈誌
其墓黃比部雲孫為之傳生恍焉夢孺人手繕其文曰尚闕某
篇生乃乞于文補之先是孺人死之夕生客華亭夢呵傳達官
造請焉覺而訃至嗟乎孺人生備婦德斯其精爽不朽而屢見
夢歟予惟周官所占六夢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合之
左氏史遷諸記蓋以夢之交乎神者妄而覺之驗乎形者實也
逮觀列子莊生所測夢之六候同而覺有八微異自故為得喪
哀樂以迄死生昔昔君僕晝夜罔兼樵鹿得而失胡蝶則有間
蓋又以覺之接乎形者妄而夢之交乎神者實也由是言之形
接者妄妄猶夢也神交者實實猶覺也生而形一夢也死而神
一覺也獨覺見夢所樂于南面王而賸覺于肉白骨也今孺人
之生不猶夢耶攻苦啖以議酒食買宦女以求錫胤贈雜珮還
遺金而無私蓄卒之盡嚮其嫁時衣被以解勿獄以益其先後
閨門之被挾雖如夢之得其正而其可噩可懼之妖夢滋多矣
今孺人之死不猶覺耶覺則無夢且無有乎正而又何可思可
喜可寤可噩可懼之有哉吾故知其精爽不朽而見夢也然則
又何闕乎予文以垂不朽耶昔朱伯姬許穆夫人得夫子而筆

之春秋列之國風若予之文又何補哉聊因其見夢而廣以夢
覺死生之說以哀之曰
生大夢兮勞勞死大覺今陶陶神游華胥今焉復以臯

錢湘靈曰人知夜夢為夢而不知晝亦夢也宜乎其以生為
覺而以死為夢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夕死可矣
豈不以大覺不分生死哉此文儒教干城吾佛宗旨暗合道
妙正東西兩聖一鼻孔出氣處莫作蘇長公小品讀過

錢礎曰曰通倫反覆辯論俱從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
夢妄謂之實得來勘破夢覺關頭故語語是夢卻語語是真

文淵

卷十八

錢太學二

李

一十卷草
堂定本

又不似莊列之徒一味說夢至哉斯文

何旦復哀辭

唐大陶

康熙七季四月何生卒五月聞之江上何生我小時嬉戲及壯
時時狎飲親昵故人也何生少喪父母育於其祖祖為御史吾
少也常從先子坐隅聞御史言曰西維伯極愛我我事之亦甚
親其容貌魁梧多鬚嚴重我甚憚之蓋道我先祖也先子常幾
罹於大難雖亦卒無事然御史則先為之匿二子其家何生祖
母賢及病太恭人宿其家三日死則為之飲蓋唐氏與何氏如
是以故我與何生厚也何生與我同榜舉人豪麗自喜好美飲
食衣服宮室多賓客朝廷寵貴大臣多其故人總督尚書以下
無不與交者何生所被褒值二百金番帶小佩刀值五十金奴
僕皆貂帽輕裘每有所往傳呼出門上馬貂帽輕裘者從之十
餘人轎轎顧盼睚眦如也閭巷之人莫不傾動忻慕焉陸賈曰
絳侯與我戲易吾言何生飯少善飲酒尤好色多近婦人我數
欲戒之與我戲不可以莊語入也何生每見我戲謔不近人情
一日醉謂我曰子所以大困者坐太真耳平生與我莊言惟此
而已我常道金璽何生因我致書金壇故人故人發函讀之曰
錢萬無狀為我醉以醉酒投之河已而何生遊蘇州往視之曰
中尚蒙被臥笑顧我曰子乃無恙乎因抱我頸曰安得美婦人

辦之而臥我曰天下殺人之方有甚于我之河者乎

多飲酒而溺於色我無事假于人以報子必且有殺于祗歸之

上者矣何生則忻然而笑亦漫不省也後二年竟以此病吐血

死年三十八耳悲夫于是為之辭以哀之其辭曰

我徂涉江聞大故今紆思軫疑不意以實今親故靡失速茲三

葉金與華屋零落安歸今夸權殉世殫不可為要今清靜孔

墨太上所貴今修眉聯娟喪應之刀今非無三韻嗟不我省今

江草為藉莫桂榮今長佩終儀乘駿肥今嘔然莫猶宛在中洲

今終焉不見流浩浩兮北風攔拘攔笑矣以吟窈窕長夜艷姬

有無今君之六子我則恤之今逝不作矣夫誰與我戲今

朱長儒曰通篇一戲字作骨小品之雋

錢礎曰口何生戲中之戲唐子戲中之真戲亦有道焉此寸

直為何生痛下一記非止若嘲若謔已也

李上村先生哀辭 并序 王 載

憶自酉戌之歲予與先生學作頭陀往來吳山陸墓間不勝感

慨先生曰我草莽人不與世事朕而區區之心則不可昧也子

知之乎予曰不獨予知之天下萬世人知之先生遂不許二子

錦銑攻舉業賣藥城東僅餬其口先生獨居一椽寃心陽明良

知之學久之當世亦聞其名欲識面拒弗納唯山林兀傲之人

間與還往朕亦不過數人從予太先生見之予不言先生亦不

之許如是點點踰三十年今庚申夏四月舊疾發予急視之先

生曰子來何遲也我將逝矣呼錦銑覓盞工來為我留其形工

本應辭 卷十八 李上村一 聖 下筆

凡三易稿俱不稱先生意錦銑晚問故先生曰我欲扶杖以觀

太平也工作之先生目已瞑於是作哀詞以紀其志云

嗟先生之耿介今歷霜霰而彌貞勉獨守此矩矱今日我草莽

之氓抱千秋之大義今心不寧其怛怛唯良知之不昧今斯無

倪我陽明雖天地其類覆今匪一手之可擎何九折而不回今

似獨乘其愚誠幾四十歲如旦暮今豈復顧乎辱與榮條今夏

之四月今告余辭世而先征我不能俟河之清今庶幾盡我之

雙睛工受命而不慈今稿三易而弗得其情始啓口而語之以

故今謂我欲扶杖以觀太平國未就而手揖余今自今不復與

子其將迎嗚呼余猶延此殘喘今天與人其孰爭獨慟恍而徘徊今又何以慰我先生

錢礎曰曰先生生平惟與延平為至交故其一腔心事非知已不能說出得此辭先生之目瞑矣情詞凄婉令人讀之有死別吞聲生別惻惻之感

支辭 卷十八 李上村二 十卷草

祭孫興公先生文

周龍甲

嗚呼人生文字之知豈偶然哉蘇長公以文受知於歐陽公者也公歿為文祭之曰上為天下慟下以哭吾私夫以天下之公而引為已私不已過乎陳后山詩文為宋儒所推其得力於曾子固者實多他日推本所作詩曰向來一瓣香敬為魯南豐意可謂不忘本矣今某於興公先生亦然某非長公先生則歐陽公也某不若后山先生則曾子固也長公遇歐陽公於大試而其遇先生於小試后山之于子固也得之平時而某之於先生也得之風簷雖所知不同其不敢忘一也憶某為童子時學為文即肆力於秦漢晉魏唐宋大家以及先輩制舉說沉浸醴郁含英咀華每豎一義必千鍾百鍊而出一時人罕有知者會先生宰山陽主童子試見某文亟賞之拔之多士之儔嘗謂某日子非苟為文者也子之志苦矣功深矣品峻矣噫是言也其知我哉是歲遊儋官先生益勸勉以遠大相待未幾先生晉秩入京師某於是遂不得一見先生矣後數年館於庠後四五年舉孝廉後五六年成進士而先生歷官為左右藩未得一見焉後三年先生以朝薦起大僚時某司李郢中復不得一見後又五六年司清湖倉先生適休沐予歸某始修尺一以候然猶未

交游文 卷十八 祭孫一 三三 十卷草 室定本

得○一○見○先○生○也○後○又○三○年○先○生○易○質○嗚○呼○其○自○此○終○不○得○一○見○
先○生○矣○今○年○春○其○奉○命○衡○文○山○左○冬○十○月○至○東○昌○過○先○生○之○門○
如○見○先○生○焉○見○嗣○君○益○如○見○先○生○焉○遂○不○禁○歎○歎○悲○慨○俯○首○泣○
下○也○日○嗚○呼○其○何○敢○忘○先○生○乎○其○之○受○知○者○多○矣○而○先○生○爲○見○
知○之○始○其○敢○忘○乎○先○生○之○門○下○士○前○有○張○受○先○翁○望○山○諸○公○近○
自○傳○相○國○以○下○凡○在○朝○各○公○卿○蓋○往○往○不○乏○也○而○謂○其○足○重○先○
生○乎○先○生○之○生○平○表○章○六○經○開○揚○道○奧○著○書○立○言○幾○滿○天○下○天○
下○識○與○不○識○無○不○欽○其○名○景○其○學○思○慕○而○未○有○已○也○又○何○待○其○
之○贊○一○詞○乎○其○所○以○歎○歎○悲○慨○俯○首○泣○下○者○哭○吾○私○也○且○曰○不○
忘○本○也○其○亦○猶○長○公○后○山○之○意○也○爰○設○酒○醴○陳○牲○幣○爲○文○以○祭○
之○

文○藏○文
卷○十○八
祭○金○公○一
五
十○筆○草
堂○定○本

沈康生日纏綿詞惻文生情耶情生文耶至其段落結構與
古爲化入之唐宋大家集中應有積薪之嘆
徐吉予曰其宕逸淒涼處似韓昌黎其銳刻幽遠處似柳子
厚羅大經云韓如美玉柳如精金此文殆兼有之
錢礎曰日通篇寫出感慨悲涼之態真堪一字一淚霽公先
生至性長厚於師友之情最篤故其祭孫公文剖切真摯如
此此等文篇與韓公祭十二郎文同讀

祭金公景源文

趙、炬

吾黨之哭王節也去今之哭景源公蓋未二暮也公之哭吳公
卿望源公之子當神廟倦勤之年內外章奏多習中
公在南垣時陳痛哭之疏每朝上而夕報故東林諸君子不
倚爲干歲時景源公從遊金陵凡交遊往來以及過庭訓誨同
生正人議論也迨問卿謝政家居公亦暫辭六館以承萊綵之
聘養其父以教其子而已某之得交於公家父子也在辛巳之
冬自城南徙而東北與公比屋而居室楹相接夜讀書則聲相
聞也時王嘉尚少而王節玉式已爲一時知名士故居則無日
文藏文
卷十八
祭金公一
五
十筆草
堂定本
不相過從出則連袂而行即以試事出近者一二百里遠者六
七百里或命巾車或掉孤舟三人者必偕行忘乎其非親兄弟
也迨鼎革之後余家益中落至不能守其四壁再徙而北去公
家始遠矣迨余屢躋公車往來南北不能時聆公誨然無日不
奉爲典刑也自玉嘉早赴修文公晚景播落無復昔年玉樹滿
庭之樂矣而伯仲兩丈夫子名益著人謂旦夕大于公之門也
而數奇不遇漸至強仕而公且老矣猶憶甲午秋余與王節同
寓一室中待進棘王節意氣甚自得同人謂其必售迨入闈忽
病疴猶力疾作論表若有鬼物尼之而卷爲墨汗及闕事甫

畢。若遲退令始嘆命實不猶也。又滴落數年玉節益潦倒不平。念爾親衰老捧檄之心急不能待甲辰初秋余欲向長安索五斗冒暑北行遇玉節於燕市兩人相對涕泣余因問曰君何爲而在此玉節曰兩大人老矣欲待逢手恐可清難俟今將求他途以進冀沾升斗爲祿養地耳語訖悲不自勝已而不果余亦以一館餉口三齊與公家父子不相見者三載及丁未倖博一第歸里見公健七著如故則爲節式兩君喜是歲十月而玉節疾作矣不數日而玉節死矣諸同人輩不徒爲玉節悲獨悲公以七十老人而抱西河之戚此玉節之所長夜不瞑者也公素文。文。文。卷十八。祭金公。錢。錢。錢。有痰嗽之疾兩年以來藥餌漸扶桑榆無恙今歲五月之望余偶至天龍禪院與城北諸君子展華嚴大藏公攜玉節二子來遊長者十三次者亦六齡矣二子皆頭角岐嶷諸君子慶玉節雖亡而不亡且嘆問卿正人之有後而公撫二孫卽如二子可無笑獨之悲也乃涼風甫動而公夙疾頓發溘然長逝矣藥爐無火匡牀遂空舉數年來公病中呻吟警效之聲亦如鸞笙鳳吹之不復至於耳畔前秋之日哭其子者今秋之日又哭其父二秋之間素冠南除而喪車又駕兩月前所見於天龍禪院之子今且服衰經以承重執成人禮昔年相遇長安道上相與慷慨悲泣者終不得一邀捧檄之榮而徒抱恨終天於地下也能不悲哉公從泉臺之上還視當年隨父南垣時五六十年間無論故國黍離時移運改卽當年所號爲正人君子者亦如靈光之不可多得其子孫或存或不存亦無從考究豈獨問卿一家之零落爲可悼哉余得交公父子間將四十年於公之歿而竊有感於盛衰存亡之際不能不泣然出涕也故因同人致祭而志之以文。

錢礎曰祭景源公必從崑源公說來醴原本本確有根據而俯仰今昔不勝盛衰存亡之感是一篇絕大文字匪止爲一人祭奠之詞也。文。文。文。卷十八。祭金公。錢。錢。錢。錢礎曰祭景源公必從崑源公說來醴原本本確有根據而俯仰今昔不勝盛衰存亡之感是一篇絕大文字匪止爲一人祭奠之詞也。

祭亡妹周節婦文

董 閏

嗚呼人固有生而榮以樂者亦有始悴而終榮或始榮而終悴者於其死也猶致哀焉況乎終其身於孤寡愁苦中如我妹者而今竟死矣能不哀哉嗚呼我妹年七歲而喪我母伶仃無所恃外大母痛我母之亡而憐我妹也招而撫之時我年十歲與我妹別相對愛竟疫親朋在室者皆為感泣我妹在外大母家中表姊姊或與姊姊遊我妹戚戚自悲不欲偕往又不敢哭泣以傷外大母心嗚呼孤苦至矣年十四許字諸生周欽哉之次子楚望楚望少嗣於叔母李夫人夫人年十九而孀矢死守貞家業盡為伯氏傾廢惟紡績以撫其嗣子迄於成立我妹年十八而歸之雖其家甚貧然楚望固雋才而更重其姑為節婦也我與伯兄偕往送之且語我妹曰汝幼失母今汝姑為節婦志甚苦汝事之宜如事我母乃可以安汝姑心而并可以慰我母九京之心矣我妹含淚而應曰唯唯敬受兄命歸告我父無念我也安貧約操井臼雍雍相敬人謂其有孟光風閱二年生一女又問二年生一子其姑樂甚曰周氏今有後不負我二十年來苦志矣姑益憐恤我妹而我妹益敬事姑固忘其為家之貧也公何大天不弔楚望與子偕疾作時我妹以省父來家即流涕

文 文

卷十八

祭亡妹一

辛

十 堂定本

文 文

卷十八

祭亡妹二

辛

十 堂定本

而歸且泣謂我曰妹今婦兄必來視我恐我夫與子一旦有不測也越旬日我往視之楚望與子俱疾革楚望張目拱手而言曰我子死我今亦必死矣我母賴有舅氏在爾妹我不能顧也我女爾妹惟足是賴我慰之曰爾無憂是我之責也言畢楚望之子死楚望遂舉手伸足長歎而絕嗚呼一時之內子死焉而夫又歿焉我妹亦悲慟欲絕我泣語曰汝死誰事汝姑汝未可以死也我妹仰視姑淚盈盈下嗚咽不能語嗚呼我妹年二十五而寡矣周氏竟無後矣以苦節如李夫人而不得遂其志矣哀哉兩寡相依且暮淚泣姑憐恤我妹如女而我妹敬事姑如母不忍一日離也及服除我謂我妹曰汝事姑禮也但笑哭無告我又遠隔百里外不得為汝朝夕謀汝姑且歸李氏資其賢內姪以待老汝歸與汝嫂相依汝女即為我女以如楚望志於是我妹哭泣言婦歲時與姑相見必相持而哭其後率以為常我自壬子公車癸丑繫官於京師四年無一日不念汝有信歸即問汝及丙辰秋我乞假歸與汝相見我念我母而哭汝亦哭汝蓋愛我母因愛其夫與子且并愛其不得奉事姑也至丁巳我以飢驅往江西汝亦辭我而歸省姑遂得嘔血疾嗚呼是淚盡而繼以血也勉強懸藥奄息二年至今夏而遂不起矣我妹

泣謂我曰我今必死矣我十年來所以不死者以不敢捨我姑
且我女亦未知所適今我生而三年不得見姑是雖生而離也
我女已爲兄女且適賀氏子可以成立我當從我母與我夫於
地下我今必死矣遣人迎我姑來拜謝而訣我死後必歸塋我
我聞其言而痛之然不意我妹之遂死也七月四日迎其姑至
我妹泣謂姑曰我疾甚恐朝夕死不得見姑今姑來我死矣但
我不能送我姑而姑反視我死未能瞑目也死而歸塋我兄已
言之矣姑其招我魂而歸乎依依守月至二十晚禮佛以絕嗚
呼痛哉我妹蓋死于節死于孝也終其身于孤寡愁苦中者也
本擬文 卷十八 祭亡妹三 空定本

既殮三日我與伯兄送汝柩於周氏之墓且婦汝竟以從姑而
成汝志將擇吉而與楚望合塋也嗚呼痛哉始我與伯兄送汝
而語汝汝含淚而應之今我與伯兄含淚而告汝之靈汝其知
之乎嗚呼哀哉

錢礎日曰歷敘孤寡愁苦之情反復曲折悲癡淒婉真骨肉
至誼不覺其言之至此昌黎祭十二郎文後又見方南此篇

文徵初編卷十九

錫山錢肅潤礎日評選

同邑秦松齡對巖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王東臯侍御紀畧書後

梁清標

東臯王君廉介端凝夙擅王裴之譽予嚮從東臯及其友澹園董子游而深悉其人卓乎有古大臣之節焉使大用之以行其志楊清激濁表率百寮振紀綱而正風俗當不止為名吏部真御史而已乃便塞遠巡齋志以沒其門人白子仲調宋子既誕文徵書後

錢礎日曰王侍御風裁白宋二子古誼俱從八幅中傳出

書孫北海少宰退谷志後

何 采

今安有退谷哉況其在京師也有之自退翁始公羊傳曰水注於谷曰谷幽泉重石之間其容豁舒其氣沈滲為高人勝流之所居其曰退也宜矣京西之山其嶺麓林岫佳景莫勝指數而退谷最善退翁乃為書屋其間左圖史右尊壺間以名書畫古法帖支願棲神泊然而無為冲然而天全陶弘景所謂欲昇之仙都也今安有退谷哉安有退谷若茲者哉願退翁所為小志形容諸勝泠泠然如出紙上水經注鉅錫記不足道也余患肺病經年掩關不得至西山而觀所謂退谷者觀退翁之所志庶幾其臥游焉雖然退翁欲退而能退者也故得所謂退谷而處之也適享之也安余則欲退而未能退者也聞退谷而未見即見不愈重其戀慕而留侵難企乎哉昔穆王舍化人祛之宮而芒芒求之果升于崑崙之丘已而嘆嘆而哀以為樂之有盡終不如化人之始默存也則余之中其將默存夫退谷也者而又奚害夫形游也

錢礎日曰知進知退是聖人大學問欲退而能退知退者也欲退而未能退而默存退之心亦知退者也此文可謂善

退矣

今天下儒者少而禪者多。然儒者率多不能言儒而有一禪者。能於六經論語大學中庸之旨微顯闡幽以言吾儒焉。則此一禪者蓋孔氏之真孤而轉徙荒唐託之於翟墨氏者也。則吾師覺杖人其是也。昔杖人嘗以屈子爲人心惟危之孤臣。莊子爲道心惟微之孽子矣。謂莊子寄寓言於七篇以大宗師歸孔顏以應帝王歸堯舜。謂應帝王之學仰大宗師之道。其言有權有實。有正有奇。雖汪洋自恣詭譎縱橫。然皆歸宿於內聖外王之儒者。蓋儒者之逸流而不可以異端槩之嗟乎。杖人蓋以莊子

又藏書後

卷十九

石連禪師一

三 千孝草 宣定本

自況也。既已身爲禪者矣。而輒竊比于顏曾思孟焉。人其與我乎。不敢竊比於顏曾思孟。而又不純居於禪者。不得已而求之於方之外。有一人焉。曰莊子。雖託孤於老聃而實歸宗於堯舜。孔顏於是作而歎曰。嗟乎。有是哉。古人先得我心矣。余不敏。少有志于儒。嘗縱遊天下以求若濂溪橫渠明道考亭之爲儒者。以爲師而不可得。茫然而迷于異端俗學而無所歸。久之聞杖人之風而悅悅而從。謂杖人儒者而非止於禪也。乃杖人之門弟子嘗數百人。然皆不問杖人之儒而問禪杖人。則因其禪而禪之。弗濫也。余則朝夕惟儒是問。諸禪者皆竊笑。余告之曰。昔

又藏書後

卷十九

石連禪師二

兩 千孝草 宣定本

陳希聖老氏之徒也。猶先夫賦極二圖濂溪康節取而行之。遂爲儒宗。今杖人不讓希聖。其言實有當於先天太極二圖者。或以爲然。杖人之禪。凡爲天下人說者。幾千餘年。爲天下禪之所宗久矣。而得其傳者。二十餘人。今武林廣福寺石連和土其一也。而得其儒者。則惟前次學士方公以智。今號藥地。大師者存焉。昔黃公端伯得之以效忠。凌公官球馬公嘉植得之以抗節。今俱往矣。三公得杖人之儒而未及言。今及言者。獨藥地一人。噫。杖人之儒微矣哉。然吾嘗病夫藥地之言儒。往往與禪雜。夫藥地本非禪者。亦猶叔木之龍。猗于壘墨氏耳。苟能盡舍其禪而不言。而一於言儒。復不必比擬於莊子。而即以濂溪橫渠明道考亭之四賢自期。而盡以杖人之禪讓于石連和。上說之使天下之儒者不喜藥地之能禪。而喜藥地之能儒。豈不爲吾儒之盛事哉。夫杖人之禪。即石連一人說之足矣。而況不止石連一人。若杖人之儒。則藥地而外。吾不敢望焉。余有志於儒久矣。而不能言禪。又不欲言也。固杖人之不肖子。而今能勸藥地以一千言儒。又能尊石連之所以言禪。則猶爲有功於杖人之門也。歟。藥地今居青原。去粵方二千里。相見未期。而石連則朝夕周旋者也。聽石連說杖人之禪。私心竊喜。以爲杖人之禪。可以

無憾獨儒則吾與藥地其何以自解免矣石連之將歸滿也吾
不能從佛道經背原其試以余言告之藥地使天下人皆稱杖
人有二令子一石連之禮一藥地之儒豈不偉乎

錢礎日日為禪門書冊却側重到儒上自是儒家本等學問
前說杖人之為莊子為陳希孝後勉藥地之為濂溪橫渠為
明道考亭識見極真誠論極正于此知翁山自命亦有在矣

文書後 卷十九 石連禪師三

昔起玉軒詩集後

梁國蘭

孔子曰溫柔敦厚宜學詩夫詩之道貴和曰溫柔似也若敦厚
則近乎禮矣而不然凡詩人之性情在溫柔詩人立言之旨
敦厚世徒見夫三百篇所載林林桑中候人蜉蝣荇華大東小
旻板蕩諸詩以為詩人明刺淫奔明刺小人明刺饑饉與喪亂
有不必全用手厚之意而不知當日詩人所見始于千百中
而後發嘆一二焉其立意固已厚矣姚子彥昭多播海內者已
久與余邂逅陵陽相對謙然若谷穆然若清風得詩人之遺而
每于登山臨水月夕花晨置酒張燈輒酒酣興發含毫吮筆即
文書後 卷十九 起玉軒詩集一
紙動墨莫不扣鉢而成又手立辦備渙魏渾融之氣掃齊梁旖
旎之詞深四唐精嚴之律刺而不覺美而不過歌咏而不傷于
莊子所謂云溫柔敦厚之首殆有合焉姚子既不以予為不知言
而自近草一編以相示因為綴數語于編末

錢礎日日以溫柔敦厚四字明作詩之意是善讀龍賦詩者
其文質朴典雅渾乎正始遺音

書古鼎開記後
金陵鄧氏有古鼎開闢以鼎名爲鼎之至而名也鼎何以至爲
開而至也開不建鼎亦不至鼎之至爲建闢而至也然則前此
無闢乎曰無之鄧之先人葬於壽春祀有饗堂神實依之自元
昭先生來居金陵或歲一歸或間歲一歸春秋伏臘不克時行
祀事於是不得已而建所祠以祀其先此闢之所由建也闢建
則鼎何以至曰鼎者祭之所有事地有闢則有祭故鼎亦至也
或曰君舒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宗廟以祭器爲先鼎祭器也如
之何不備也曰祭器惟公孤以上得備大夫無田祿者不設祭
東漢書後
器有田祿者祭器亦不全具是以不備也或曰鄧氏之祭器非
不備也禮大夫祭器不踰境今鄧氏去壽春而至金陵故祭器
不踰境也曰鄧氏之去壽春至金陵也以先世爲吳西山人祖
宗墳墓所在奉先人之命而遷此土也何祭器之不可踰境也
固無惑乎其不備也或曰此鼎何自而來歟曰此古鼎也吾不
知其幾千百年而至于今日又不知其幾千百里而至於斯地
也史稱黃帝作寶鼎在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
幸陽鼎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稷鼎乃沒于泗水彭城下漢
時鼎至甘泉光閭龍變至中山曉暈有黃雲蓋其出沒隱見各

有時也鄧氏此鼎其來也吾不知所自仰非仁孝誠敬之至安
能感神物而一旦致之乎今先生爲記始也若驚若喜繼而悲
且泣一篇之中嗟嘆息既以自責而又告後人以愛鼎之思
是真所爲仁孝誠敬見於言詞問者耶譏鼎之銘曰昧旦不顯
後世猶怠斯記有焉不敏正容莊誦三復之而重有感也爰
拜手而書其後
錢礎曰曰議論層折將闢之所由建與鼎之所由至一一拈
出而格高氣古語合典要皇皇乎三禮之遺篇
錢礎曰曰於萬端拔一氣折旋段段自爲呼應其結撰處探
得穀梁之神
東漢書後
古鼎二

書少司馬永清吳公傳後

梅之煥

人臣處兩難並存之際或先事引退或以身殉苟與事相終始而禍患弗及焉則其中有不可勝道者矣國家土木之變曰國有君矣所謂社稷爲重君爲輕此權也實經也及太上返駕當時欲安景帝南城不得不錮即欲安太上南城亦不得不錮苟不出此下策則兩帝中必有一危又非所以安社稷也然此權也非經也其在朝諸臣能無歎然於中乎及景帝不豫太上必且復辟諸臣不能復覲顏北面臣事之于是借奪門張爲已功乃可以謝于太上夫于忠肅之智豈遂出諸人下觀其寧死不附諸臣奪門之功則南城之錮不聞力爭其意誠爲社稷非以求媚于景帝也一時共事者爲少司馬吳公吳公既左右忠肅國以父安當景泰改元力主迎復不得即決意乞歸嗚呼吳公之去與忠肅之死人臣之正也其諸不能去與死者惟有始而錮南城以媚于景帝終而謀呼搶攘發南城錮以再結于裕陵而已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錢礎日曰通篇以社稷二字爲頭腦以經權二字爲眼目而去與死與不能去不能死者說得淋漓痛快詞短情長令人嘆息感慨

書家乘後

李必果

子家先世出唐西平王裔中間譜牒散佚祇傳元至正間由江以西玉山徙居漢陽九真山下時有官錢務使者故里中遂呼爲錢李云自先高祖起家太常歷傳太僕中秘以至先廷尉公科名相繼令德日章而錢李之名迄今未改示不忘其初也或有毀子家世者謂李氏之先實以冶錢爲生嗚呼古之賢人君子生逢季世而涸跡工商者多矣即使冶錢果真庸何傷乎昔太宰李邦彥父曾爲銀工或以爲謂邦彥歸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乃可羞耳宰相出自銀工何羞爲斯言也世多稱之余竊以爲未盡善也夫不問立身之賢否而但計勢位之崇卑此特婦人女子之見耳豈君子之篤論哉王文成有言士大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不知桀紂幽厲之出于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偶聞家乘因書此以示子弟俾知所以求不媿其先世者而不在乎以門第相稱至如或者之言固可置之不辯也

錢礎日曰徐穉磨鏡嵇康鍛鐵漢晉列傳專記其生平收系驅犢賣橋種桃網魚以爲起家勝事李氏即冶錢亦足傳矣况其官錢務使而非冶錢者乎仁然此文真是善揚先世

榮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揚惠烈開恩分以得賜歸鄉有差

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為殺吾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

煥毛一鷺也雖人未伏其辜茂蘭終不可以為人立聖人之世

於是草疏發二人奸狀刺血書之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罪一

驚以死免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禧盟手正襟誦茂蘭

血疏數古今為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死冤於君則在白其父

之冤冤於奸人則在誅其父之讎父冤雖白而讎不誅則人子

不可以無釋若人所以重報讎之義也禧嗟怪伍員報楚雖

夫嚴書後

君臣之義有所不顧獨班官載于左傳鞭墓載於史記而入楚

之目求費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

則皆無聞焉何也負不出此是負不得為孝子也負出此而左

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讎其君而不讎其奸人非所以教

天下後世之為孝子者也吾故曰為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

孝在父冤既白朝廷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為足當茂蘭刺指

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官舍公適退朝索視其疏見血迹淋漓

紙上墨然改容既而曰上新即位而疏有賜朝勅進語非體也

茂蘭于是更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

云

茂蘭字子佩吳人所稱榮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

茂蘭字子佩吳人所稱榮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

榮禎起日文筆如屈鐵畫沙勁利異常

發使千古大義昭然於子佩又開一生面矣文之貴識如此

徐禎曰說得報讎二字鄭重是春秋大義文更以淋漓痛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快出之

書貞筠集後

朱恭貽

貞筠集者何南六鈕子爲其祖姑沈節母所徵詩文也鈕子何
以爲其祖姑徵詩文也節母早寡無所出鈕子下歲未母其祖
迎節母歸撫育之成人鈕子不忍忘故假是以將報稱也余惟
女子謂嫁曰歸歸之日父母必祝曰無返誠與其安室家而長
子孫也節母歸沈君十年榮其子處又十餘年終返母家爲其
姪撫無母之兒其事甚創而情甚可悲矣禮爲祖姑服小功嫁
則總麻同宗失所之至愛撫者爲養母則爲之服齊衰三年今
節母于鈕子以祖姑之分兼養母之恩在節母則實以姪孫而
交淑書後 卷十九 書貞筠集後 十卷章
子之而鈕子卒不敢以祖姑而母之則又與于義之至變者也
然節母立堅貞之德復孝事其姑孤苦伶仃共歷四十年泯然
無所聞于世使無撫南六一事則爲母家之姪若孫者或不過
哀其志顧視之斯亦厚矣未必能切切然稱道之表揚之也卽
或向人稱道表揚之未必猶南六一如子若孫之報其父母祖
父母者之誠且篤也則南六非節母無以至今日節母非南六
無以彰今名是南六無母而有母節母無子而有子也而吾以
爲當日之南六無母而有母易今日之節母無子而有子難此
節母與南六相遇爲甚奇而貞筠集之所以傳于吳也竊計其

自泰伯仲雍避蹟以來二千餘歲惜其地初未列于中土故
當時採風十五國而吳不與焉米公非千古遺憾也近數百年
吳中人士稱盛而忠貞節義之事時或特出且間一鍾于女子
其猶有先聖之流風歟夫古無吳詩今讀鈕子所乞諸君子之
言真摯激楚皆足以感人而易入則謂是集爲今之吳風可也
卽謂補古之吳風亦可也爰起而書其後

錢礎曰先作翻案後纔正說鈕姑之義傳鈕子之孝亦傳
矣末以吳風作結說得貞筠集確有關係是大作家

書後

卷十九

書貞筠集後

五

計總

青顧烈女傳後
間嘗讀歸震川先生貞女傳其言曰女未嫁人而或為其夫死
又有終身不嫁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其在
經曰男女不相知名昏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世父母主
之其或無世父母族之長者主之無男女自為昏姻之道所以
厚別而重廉耻之防也經又有言曰六禮盡備塔親御授綬母
送之門其半合而後為夫婦苟一體未備塔不親迎無父母
命則比于奔而已然則貞女之死其夫將不得比于禮乎曰否
先生之言純乎經者也貞女之從一而死專于經而信乎心者

也夫人甘忠孝節廉之事皆不忍于其心而應之苟能信諸其
心即天理具在是而又奚必泥經傳之文乎且夫人之生于
世未嘗一言行必合於禮也至于節烈之事而必援經傳以
疵之其何以勸夫後世之為人婦為人女者其在經曰男女不
相知名然不曰女子許嫁纓又曰笄而字乎夫無故而纓垂之
又無故而笄之字之而女子猶不知名乎此先聖人別嫌明微
之道明乎未成婦則不繫之于夫而纓笄之屬則又別之以女
也嗚呼夫婦生死之際天下之大義存焉天下未有生而無耦
者故人生不幸而遭值變故父母必不當援不更嫁之說以累

之至于殉亡者一二數而已其有守制不改而轉徙空門者有
承夫兄弟子為嗣者皆甚悖于禮者也夫難度之事先王以為
傷倫敗俗之尤而承嗣則經傳並無明文何則不為人婦而為
人母理之難信者也故吾讀先生之文以為可扶翼世教而于
烈女之死則又于天理民彝之際無或應焉何以明其然也國
君死社稷從難之臣則死之死之無疑也至于封疆之臣則死
封疆城守之臣則各死于其職其或草莽布衣之士捐軀絕脰
而死又或終身耻事二姓固不得謂其非忠也有孤孽之子少
放逐于其親又有生不識父母未嘗一日撫養或乞養他姓其

人既長或行乞四方展轉一得見其親為快或竟不得一見其
親而風霜暴露憔悴滿堂以死固不得謂其非孝也夫臣必如
是不得謂之非忠子必如是不得謂之非孝以烈女之二者宜
何易焉夫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婦苟不忍于其君不忍于其親
不忍于其夫而何煩厲世摩鈍之具乎故吾于烈女之死而援
經傳之文以詔來世且于古今事會之故索遺書之其于人倫
常變之際未必無小補云烈女為歸安瑤莊諸生顧漢初女名
季繁字張九彰張得療疾卒聞變旦夕哭泣左右百計解之終
不受會家有喪翁來信烈女給守者出戶遙聞戶經死年二十

有一

親承叔日乘于經義敵于至性與通儒之言而議論一波未

平一波復起尤見雄灑之才
錢礎日曰前以烈女爲天理民彝所關後則原其心而歸之
不忍皆正大之論此文出亦名教大千城也

書後

卷十九

顧烈女三

下

書瓶菴自叙後

朱用純

余稔聞瓶菴吳子名而求之與交辛酉仲春過訪又不過得讀
其所貽餅菴自敘或曰瓶之一用有三其置几案而爲清玩者則
潤草木之華以養物其謹蓋藏而膳儲蓄者則利食貨之求以
養人而其汲於井而酌諸江河也則播天之澤通地之利而人
與物兼資焉或曰瓶守不以爲德者也不有三緘其口之義故萬默
春取壘是二說者一以爲能守一以爲能通各有所持若不相
爲謀者而余以爲是皆瓶之所能而非有二物焉藏於此而諱
於彼或藏於彼而諱于此也則亦惟能守而後能通能通而又
貴於能守與古之人必其深潛簡重不尚口以矜長而後能有
爲於天下以排人之難急人之病及夫功成利定所施者博而
又欲然舜然已固不言而人亦若莫之知者抑何其與瓶之義
合吳子辨以爲瓶意或在此徐孝廉侯齋謹默以善其用者也
數數稱瓶菴殆深有得於瓶菴焉而餅菴自敘止以能守爲期
不及能通予曰是真能通者瓶菴年雖老其無衰是志也哉
錢礎日曰借瓶發論正大絕倫至以能守說到能通見吳子
作用之大致一不獨知人抑且知心矣

文殿書後

卷十九

瓶菴一

元

十峰

書三江翁赤壁卷後

張夏

右後赤壁賦起句落之望三江翁萬曆癸未孟夏廿又六日書于大父所藏以授于者向大父藏翁書頗多皆失去而此卷獨存觀者莫不以爲超妙入神計今歲已未嘗閱百歲按九鏗無錫山水志日吳三江翁應卯字振宗觀察使海洲公孫年十四補諸生書傲視九明能亂真書合李嵩家法茂苑文嘉最爲嘉賞以爲過於其書其法書至今能易金錢而書無好之者下大父翁外孫也大父日翁視京兆外孫書故逼似京兆又徐武功外孫寔傳其法九氏蓋失之翁嘗居子家晚年貧困出

文後書後

卷十九

三江翁一

趙文敏手蹟焚香端拜臨副藏之携真本往干吳郡巨室不就歸途遇肱僮後再行乃呈臨本主人能辨之酬以美珠翁卽轉酬筆工作十五金筆工得直不費來告翁大笑有傳其菊花庄詩於禁中者遂受知於神廟遣內官多購以進與化李文定爲之羅致故通泰間尤重之或以告翁洗耳不欲聞也其高致若此鄭山人無瑜亦翁戚語予日京兆有枚指號枝山三江翁堂中亦有肉全起固外祖遺氣也信翁之得祝法矣京兆書雅明代第一廣本編地人第知其草書耳予獨從稽如祝君所見楷書千字文每幅四字大如篆筆力勁正欲透過紙背祝君因爲

予言王文恪公墓上碑屬京兆書借法與此同然則文董其不堪後塵矣予又見武功奇序卷奇甚自署奉天竊推誠宜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今冠帶于兩天全居士東海徐某云獨怪武功上爲曹石忌以致得罪沒復爲溫陵李氏所汗坐以勸殺于少保之語久受惡名未有辨其冤者不知殺少保者文安侯張軹非武功也世人不考通紀與橋李項氏今獻備遺而偏信藏書亦可嘆也至于於人家所見三江翁書不一固未有勝此卷者予有翁扇頭小畫烟景清遠以爲難得藏珍之前年館稅務里每把玩後

文後書後

卷十九

三江翁二

必詳詞中一日偶遺素上爲狂且批筆橫抹一大船於其上而此畫毀矣予嘗恨之公孫環海氏貽翁遺稿二帙真草間出古今體詞曲雜文咸跌宕可誦有祝氏允明希哲氏硃印出其間疑當時捉刀有此余嘗有意校梓之而未逮也夫瑯琊賦鄉哲四十一人武功京兆居二翁應其宅相宜乎芳風披拂襲人然邑志稱海洲公有風裁善大書則冷自有家學淵源當與鐵門限相似豈但右軍之半欣長史之陸彥遠而已耶海洲公書先輩曹履垣家有之許示予不果編書則錫麓讀書臺之秀野堂南塘故里之存仁家無岐廳事日積善之家今尚有海洲

錫工爲之校摩重其內服儒人所改衣歲深數辭一經世過
寸斷初不之覺也及解衣就寢驟見驚駭悲不自勝然已追
悔無從自是退按摩者輒却之終身有餘憾焉往者錫山錢子
礎山客漢上時爲予言袁氏節孝事甚悉頃余來遊吳門舍館
未定卽先訪重其重其亦以礎日之言知有漢上李生傾蓋論
心遂與爲忘年交晨夕過從適子寓有按摩者重其引去因述
前事猶爲流涕云予嘗讀重其所示霜哺備載海內士大夫贈
言多至五十餘卷稱其孝者衆矣初未有及此事者豈謂此小
節不足傳與昔朱百年母以冬月無絮亡百年遂終身不御絳

文獻書事 卷十九

李聲叔曰篇中敘列諸先生好賢樂善處詳細歷落而重其

之孝自見此實中尊主法也末幅尤于小中見大出落手眼
不卽不離古稱敘事難于議論然史傳者自知知之
錢礎日曰卽此一事已足不朽幸子矣世無有道其事何也
得李子表出霜哺集中又添一則佳話文亦纏綿而快側

書玉泉墓碣事

張夏

宋喻玉泉先生從龜山楊氏於東林卒葬錫東郭迴溪里明正
嘉間先正邵文莊謁墓下賦詩有玉泉二字還須碣一束生芻
有嗣音之句玩其意似謂墓有碣而失之後人當補之者夫高
宗臨江親征趙忠簡笑謂張魏公稱喻子才之功宋史著之况
墓去東林書院不一里而近後死者安可乏封表也文莊嘗祀
五賢於學宮祀十賢於泉上稱爲好事不知何以獨留此憾僅
託諸詩自文莊訖今百有餘歲亦未聞有過是墓而憑弔者獨
子舅氏十峯錢公因讀邵集作爲長歌以發其感慨之意私以

文獻書事 卷十九

玉泉墓碣一 茲

諭子順治庚子秋余於東林麗澤堂告高學憲彙旃嚴處士二
梅同出郭尋之至則荆棘縱橫展拜無地惘然而返已而訪喻
氏裔孫讀家譜載宣德中巡撫周文襄創立水次東倉地逼左
旁乃命屈曲其基以全墓道益悟文襄是舉雖由盛德亦以有
碣可辨識耳然則碣與墓豈不相爲存亡哉迨康熙癸卯春諸
喻自各鄉來出詔紹興賜工部勅璽墨若新于是學憲以二月
下浣礱石大書曰宋朝列大夫玉泉喻先生之墓併刻邵詩於
碑陰招諸君子十峯二梅輩共往立之當立碑時掘土二尺餘
舊碣忽出視之橫刻玉泉二字字大徑尺篆法奇古石亦蒼潤

可○愛○不○知○何○年○刻○置○其○埋○沒○土○中○近○在○冢○前○人○無○知○之○者○亦○不
耐○何○故○或○謂○有○是○碣○可○無○是○碑○或○謂○碑○不○立○碣○亦○不○出○咸○懷○異
之○余○今○匠○者○安○置○碑○前○若○香○案○然○是○日○也○拜○祭○禮○成○飲○福○于○村
舍○相○與○賦○詩○記○事○學○憲○以○守○墓○託○菩○提○菴○僧○及○里○耆○贈○金○而○去
又○越○十○有○五○年○丁○巳○四○月○余○復○偕○友○人○拜○墓○求○前○碣○竟○不○可○得
問○菴○僧○土○人○則○皆○云○為○根○船○人○攫○去○矣○噫○是○碣○今○安○在○耶○出○而
亡○曷○若○藏○而○存○之○為○愈○耶○設○謂○有○碑○可○以○無○碣○安○知○百○年○後○新
碑○之○不○復○湮○沒○舊○碣○之○不○見○他○所○反○滋○亂○真○耶○吳○中○古○跡○無○若
泰○伯○季○子○二○墓○乃○無○錫○常○熟○二○邑○並○志○泰○伯○墓○孰○實○孰○虛○季○子

文徵書事

卷十九

玉泉墓碣二

其 十 筆 草 堂 定 本

墓○在○江○陰○之○申○浦○而○余○親○見○十○字○碑○於○毘○陵○季○子○廟○中○不○讀○碑
陰○辭○四○方○來○游○之○人○有○不○以○廟○為○墓○者○乎○古○者○鼎○沉○于○洛○而○出
于○泗○矢○貢○於○周○而○獲○於○陳○物○從○靡○常○惟○微○信○於○故○府○玉○泉○二○字
得○之○奇○復○失○之○奇○若○有○鬼○神○為○幻○於○其○間○者○余○竊○慮○夫○天○下○功
常○足○以○為○過○而○事○變○萬○不○勝○窮○故○書○其○事○以○貽○後○之○人

錢礎日曰一墓碣也失而得得而復失千古存亡之感寓于
斯矣前之失藉文莊一詩而秋紹與葉旌先生從而得之今
之失安知後日不藉秋紹此文而又有好事者得于他所仍
移于故土耶此誠有關係文字

題今詞初集

詩三百篇音節參差不一格至漢魏詩有定則而長短句乃
專歸之樂府此花間草堂諸詞所託始歟詞與樂府有同名
者如長相思烏夜啼是也有同其名亦同其調者如望江南是
也迺其權輿寔在唐人近體以前而後之人顧用之為詩餘義
何居乎吾友梁汾常云詩之體至唐而始備然不得以五七言
律絕為古詩之餘也樂府之變得宋詞而始盡然不得以長短
句之小令中調長調為古樂府之餘也詞且不附庸於樂府而
謂肯寄聞于詩耶容若曠世逸才與梁汾持論極洽採集近時
今詞初集一

文徵題

卷十九

今詞初集一

其 十 筆 草 堂 定 本

各流篇什為蘭畹金荃樹幟期與詩家埒坵並峙古今余得受
而讀之余惟詩以蘇李為宗自曹劉迄鮑謝盛極而衰至隋時
風格一變此有唐之正始所自開也詞以溫韋為則自歐秦迄
姜史盛極而衰至明末才情奮暢此 昭代之大雅所由振也
詞在今日猶詩之在初盛唐唐人之詩不讓於古而謂今日之
詞與詩必視體製為異同較時代為優劣耶茲集具在即攀屈
宋宜方駕肯與齊梁作後塵若張云緣情綺靡豈惟不可與信
詩抑亦未可與言詞也已書以質之兩君子
錢礎日日說詩說詞確有見解人後以今日詞較初盛唐詩

歸美 昭代自具深心非特爲詞人揚花也一代宗正千秋

定論此文與詞並不朽矣

秦對嚴日題今詞直將容若梁汾選詞之意揭出紙上而復爲之發明今作詞者知所取法有劫斯道非小

題

卷十九

今詞集卷二

蘇軾

蘇軾雜詠題詞

曹溶

百年間詩凡數變矣自濟南公安竟陵建鼓以來海內互有褒議識者憂之爲其每變逾下古法遂亡也獨八閩堅奉先民繩尺能不緣俗爲染余每疑之今夏避暑虎丘舟中與沈仲連吳喬爲史赤豹吳蘭次諸君子時過東塔禪院訪陳子伯駒黃子處安晨夕文酒合著有蘇門唱和集諸公於伯駒詩每歎時音者余韻味之下有以恣其故矣詩之爲道猶用師焉嚴紀律爲之首紀律雖嚴非汰老弱集精銳則不可以決勝守轍跡易窮之法出與嗜說趨新者角宜其困也誠雅博處外沈潛居中以文綴題

卷十九

蘇軾雜詠一

廿

十卷

憂時感事之衆溢而爲頌性和平之響更有爲法警者誰乎噫伯駒能行之余亦能言之無遺謂正始不復也

吳喬爲日摘綴入神亦復偏師決勝論詩得此洵爲孤情絕照矣

錢礎日日通篇只二百餘字而字無虛設如高曾規矩的確不移古今言詩者多矣惟此卓識崇論一空嚴氏高氏之習始知千古作家別有正法取在

題金陵故宮詩

韓詩

昔者其年過故宮而為詩殷人采焉至今數千年間傳之不衰
又云以洪範授周所謂丹書者是與金陵宮殿化烽矣吾又紀
子伯紫生於其鄉抱道守其胸無水火猶有不能忘情於興衰
代謝賢好消長之感者此故宮之詩所由作乎伯紫不欲傳余
章強之使傳蓋其沉鬱頓挫俯仰深遠情而不激哀而不怨佩
風雅之正聲而繼史家之不足如伯紫詩安得禁之不傳哉後
之讀者可以前其志矣以之追彼秦漢丹青復何有異

文選

卷十九

金陵一

韓詩

餘何焉其曰自從貴陽相懷寧靖壁托朝綱武臣與密疏資
且數痛哉小人之禍人國也豈待鉄鎖沉江三閭灰飛之日
乎此詩可當一部詩書

嚴方貽曰壯哉情感人心悲生有自河山滿目城郭依朕非
夫杜老雄篇子山麗手莫能抒吐流離若斯之沉鬱者

洪寧王曰余髫年肄業南中習見當時禮樂雍容之盛永泰
以來每誦輒更故宮詩輒為掩抑戰讀聖秋此文奚啻廢壘
針陽殘照秋笛矣

殘日曰數言耳瀟灑如風雨之勢悲冷有戈劍之聲奇絕

題殉節編

韓詩

常州訓導汝公可起殉難在故明崇禎十五年無錫錢肅淵吳
江朱鶴齡為之傳序余同郡朱實穎私謹之序介烈先生其事
大顯公曾孫周錄復謁余請所以不朽公者余惟諸君子之言
詳矣抑余有感於錢先生之言也謂司訓一官可以死可以無
死然公不死則必降不降不死亦必死於兵變故孔子不死應
之難曾子不死武城公能以魯人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立言
誠善然公非可以無死者當春秋時士君子游於人之國君臣
之分未定故思難之際猶可以自全訓導一官於弟子師也於
朝廷臣也豈孟子賓師之謂哉夫士而臣也者與女而婦一也
未成婦道而死其夫君子以爲過禮然未嘗不哀其志而予
之而況於爲婦者乎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蓋官雖
小以講學明義理爲職自三代之衰學校之教不行然公論在
征從茲出晉惠之世董養登明倫堂而歎朱泚之亂何蕃以一
人抗賊宋時大學生屢爭朝政而明初諸生死靖難者亦比此
也彼以女貞不字之身激於大義而爲之長者脫蒙面忍耻乞
憐求活設官之謂何然則公之一死於人心風俗之救豈其微
哉在余在史館與同官論史事及明季死事諸臣或以直書爲

錢礎日日公非可以無死者... 訪聞野老求教數得如汝公者以備史氏之闕故樂得而書非徒塞周錄之請也

錢礎日日公非可以無死者... 言雖然未復以教思二字表章盛典此等崇議非具作史銀識安能有此

董方南曰汝公為吾邑典刑訓而死極有關係... 日可以死可以無死權辭也蔡虛先生曰非可以無死辭辭也語異而有實同得此一番議論整鑿言之便是千秋信史

錢礎題 卷十一 陽節編二 堂定

題陸子垂先生像 李棋

人豈惟才雄貴識精而守貞爾子垂先生以韋布韜伏而各動... 如陶公作鎮軍參軍然先生洞達利害佐綬南服稍發揮其素抱又不徒以善自名者迫歸益開戶誦讀圖書滿床討論古今人品詳考巨纖事物之原委如歷歷目前好古之士如陳五立許孟宏輩時造廢析疑送難先生匡坐指悉無不服所懷去迫時值大故幽憂如結雖笑聲不到空山遺函不藏汲井而孤情率往不止為絕景窮居之什而已隱瘁高素居然稱人倫之表

錢礎題 卷十九 生子垂一 堂定

錢礎曰曰子垂公特立獨行為吳中人士所推得當卷先生品題千秋論定矣文亦矯拔不羣

題潘貞女贈言集

王新命

泉谿爲東南名勝山○高水清○人生其間者○往往選多忠貞節義之
 樂○向余過其地○欲訪問遺蹟○因奉簡書○不遑僅得於傳聞志載
 中○茲讀諸名公所爲潘貞女詩序傳記○而益信東南之多異事
 也○蓋忠孝節義在衣冠○丈夫平時讀書明道者○一旦臨大事○遇
 急難○或從容就義○或激烈成仁○以扶天地之正氣○若夫巾幗婦
 人○柏舟矢志○從一而終者○固已難矣○況區區處子○足未履閭閻
 聲不出戶庭○嚴氣正性○毅狀而行○貞節之事○誠未易數數見也
 予聞近時吳門宋孝廉○既庭○梁溪錢徵君礎日者○其女皆以貞
 文淑題
 著一時名公鉅卿○競以詩文表揚之○今潘氏女之貞節復如是
 是固閭處子較之於衣冠○丈夫難矣○從容不迫○較之於慷慨激
 烈者○倍難矣○其山水所致○歟抑亦風教使然也○方今天子崇
 尚教化○褒旌貞節○潘氏之女○將來聞之○當守傳之○青史爲千秋
 美談○寧僅梁溪一邑之事而已哉○其行事已具悉諸名公序記
 中○余不殫述○至於諸名公之詩○不惟脩輯軒輶錄○直與梁溪山
 水并垂天地間耳○因題數語於簡端○以志異事云
 錢礎日曰○題貞女却從忠孝節義說來○識見極大○議論極正
 此爲綱常名教之文○非圖表貞已也

錢礎日史論題辭

吳其馴

史之用所以裨於經者也○蘇老泉云○經以達○海勝史以事○勝
 勝夫史而僅僅事辭○爲也○亦何貴有史哉○自屈山氏即史成經
 游夏莫贊嗣後罕有繼其傳者○馬遷班固咸稱有良史之才○一
 則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不虛美○不隱惡○一則曉而不穢○詳而有
 體○不激詭○不抑抗○然皆自逞胸懷○時寓譏諷○僅成一家言○與左
 國並駕以語于經○未也○下此若范曄陳壽章固卑卑不足數○卽
 溫公通鑑一書○以卓然名世之品○提衡千古○宜其竊比春秋○而
 因襲固陋○舛謬滋多○他不具論○卽如宗周甫滅○遽以帝秦炎祚
 猶延武侯襲書入寇堂堂正統滅之○惟恐不速○强暴篡竊帝之
 惟恐其遲○孔氏筆削之義○謂何乎○賴紫陽綱目一出而正之○乃
 大綱舉矣○節目猶疎○如孔融大志直節○東漢義士○駱賓王勁辭
 忠憤○唐室誠臣○而竟以文章末技掩其立身大節○紫陽未聞爲
 之表彰○董承耿紀之在漢末○諸葛毋丘之在晉初○齊興而有劉
 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
 諸史皆書曰○逆紫陽未聞爲之寬正○且若王導黨叛罪同逆敦
 而史未能發其奸○趙普安石○朱代罪魁○而與名臣同列○種種錯
 謬○何以使忠義伸眉○奸諛落膽○哉○余友錢子礎日○以贖代奇才

既獲勝之厄不得已托諸空言然為狂瀾惡在每夜長鐘令
史論其在金匱之者一一如成懷來人人暢所欲言
聲義討罪推其志直與日月爭光豈可與此事屬辭勒成
者同日語耶余向有贈礎日詩詞壇牛耳蚤馳名南國人文屬
主衡由今觀之百世而上百世而下恐歸礎日衡鑑中何止南
國人文已也余言陋矣

錢曉日日春秋經也綱目繼春秋而作史而經也乃綱目所
未發者芝庭先生起而發之其實有功紫陽非故貶其辭以
伸已說也先生之于史學深矣

錢曉日日春秋經也綱目繼春秋而作史而經也乃綱目所
未發者芝庭先生起而發之其實有功紫陽非故貶其辭以
伸已說也先生之于史學深矣

題林氏二烈傳

天下所名為烈女子者知義明而守禮固皆審其時之可死而
決行其志者也既嫁而夫死俱死者難矣未嫁夫死卒歸以從
死者更難矣至一門之中前後以烈名尤事之不忍言而又不
忍不言者予同年生林楚惟之婦與女所謂古今之至難而天
下之大奇者也婦崔氏歸於林期而夫死以有身強活及生子
而天引帶而絕女字於方未歸而方死女涅守志字於面泣歸
於方代子職奉舅姑不半年舅死姑亦從之女殯殮成禮遂自
縊嗚呼此二人者當其未可死而不死及可死則死不再計非
文義題 卷十九 林氏二烈一 世 十學草
所謂知義明而守禮固審於時以行其志者耶彼世之當死而
苟安不宜即死而過激者其志實無以自立於中也雖然烈婦
之夫死而其子又死焉烈女之夫死而舅姑又死焉是若子以
一必可死之時使行其志故卒死而無所顧使烈婦子不死則
必養之以俟其成死猶未速烈女之舅姑尚在必代子職以養
天年死亦將有待若是者其志雖甚苦而其行不奇不得烈烈
然竝名於天下傳於後世矣我師宋既庭先生有季女景昭字
我中表計甫草之長子準準有奇慧早世景昭年十三決志修
身以俟死守貞十年絕膏沐一日微疾乃理妝簪花而坐

視二烈之死有同而決死以行其志所自則一也
乎今世丈夫士平居好言禮義一旦臨大節往往苟且以生
又或死小節不能顧其時之所安使天地正氣所發多於婦女
抑獨何與

魏冰叔曰一意到底發之正大而曲暢是大家作手

錢礎曰二烈出于一門古今希觀得方南表揚允堪不朽

題梁公秋懷倡和詩

歸莊

中秋十三夜余偶偕同侶登虎丘遊人所在肩摩每錯紕
管○管○沸○沸○惟○可○中○亭○寂○寂○無○人○余○遂○上○焉○獨○立○高○吟○者○久○之○有○兩○人○
繼○上○則○梁○子○公○秋○陳○子○皇○士○也○余○與○公○秋○別○久○握○手○道○故○甚○懽○
次○日○見○贈○亭○中○相○遇○之○作○更○出○秋○懷○詩○示○余○余○讀○之○嗟○嘆○不○置○
蓋○雖○以○秋○懷○為○題○詩○不○獨○賦○秋○也○潘○安○仁○之○賦○秋○興○也○惟○于○歸○
燕○吟○蟬○流○氣○槁○葉○清○露○流○火○禽○魚○草○木○物○色○之○間○津○津○靡○已○其○
所○感○者○淺○也○若○杜○陵○之○八○詩○則○宮○闕○山○河○之○感○衣○冠○人○物○之○悲○
百○年○世○變○一○生○行○藏○皆○在○焉○而○感○時○起○興○之○意○不○過○玉○露○寒○衣○
又○最○題○
卷十九
梁公秋懷一
數言而已公秋故燕趙悲歌之士文章意氣不可一世在先朝
不盡其用不幸喪亂十年羈旅三千里此其中懷宜何如秋懷
之作所以踵武杜陵而非安仁之比者也楚辭曰皇天平分四
時○公○秋○獨○悲○此○凜○秋○又○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蓋○氣○至○秋○而○肅○殺○
物○至○秋○而○悲○傷○故○凡○當○天○道○反○覆○人○事○變○亂○之○際○士○君○子○有○無○
窮○悲○憤○鬱○積○于○中○而○發○之○於○言○者○皆○可○以○秋○名○之○不○係○乎○其○時○
之○秋○不○秋○也○此○公○秋○之○所○以○賦○秋○懷○也○乃○其○詩○則○志○氣○激○昂○風○
骨○道○峭○音○調○清○越○皆○稱○乎○其○為○秋○懷○者○余○昔○嘗○為○公○秋○序○其○四○
明○唱○和○集○作○者○序○者○皆○有○侘○傺○不○平○之○懷○越○今○星○霜○四○易○而○風○

○客○星○其○猶○秋○懷○之○意○乎○余○近○頗○作○詩○不○復○和○故○題○其○詩○以○及○之○
以○識○一○時○良○會○為○金○石○交○而○往○來○倡○和○者○皇○士○也○

錢礎曰○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秋○懷○詩○其○為○秋○而○賦○乎○
抑○不○獨○為○秋○而○賦○乎○公○秋○詩○人○故○作○詩○不○獨○賦○秋○之○恭○秋○士○
故○于○秋○更○善○言○詩○兩○君○洵○推○同○調○

卷十九

梁公秋秋懷

。題錢燕穀印箋

方亨咸

往○客○都○門○余○同○年○許○青○嶼○侍○御○極○稱○錢○子○燕○穀○之○能○文○好○學○燕○
穀○之○文○雖○未○遇○讀○其○文○知○其○必○遇○特○差○有○待○耳○余○來○青○陵○始○與○
燕○穀○遊○溫○然○如○玉○君○子○人○也○尤○工○八○法○重○然○許○敦○氣○誼○乃○知○人○
之○以○文○知○燕○穀○者○淺○之○乎○知○燕○穀○也○文○特○其○人○之○餘○也○久○之○而○
燕○穀○乃○出○其○篆○籍○之○文○深○入○元○人○堂○奧○不○以○竄○竊○秦○漢○人○狀○貌○
為○奇○余○知○其○于○古○人○之○學○深○矣○則○篆○籍○又○其○文○之○餘○也○今○羅○其○
印○章○為○長○箋○請○余○數○言○弁○其○端○以○為○乘○草○夫○余○之○不○足○以○盡○君○
才○如○此○篆○文○矣○世○或○有○因○余○言○益○進○而○讀○其○文○而○友○其○人○者○

定庵題

卷十九

錢燕穀

四

定庵本

黃雲孫曰○尺幅中有萬里之勢○絕似柳州短篇

錢礎曰○曰○淡淡數筆○有步驟○有結構○起伏呼應○一歸于法○真○
是○大○家○之○文○家○燕○穀○得○此○文○傳○矣○

題楓山草堂圖

僕本恨人坐暑如秋偶遊黃海益屏繁覽不獨客緒如雲使山
靈笑人寂寂也洪子亭玉出楓山草堂圖索詩賦知為尊先生
棲隱處或曰先生驚才壯志堂上不合生此或曰玉露悲傷者
久之余不獲侍先生杖履尤幸與先生之子交赤林黃葉間庶
幾如見其人乃拜手而繫之句曰老樹窺人意蕭森覆草堂怡
顏頻盼爾不是學柴桑

京後題

卷十九

楓山一

室定本

費此度曰楓菴先生以名教是非為己任稱一代儒宗有東
京俊顧之目南渡時上書觸忤黃陽歸臥天都此楓山草堂
所由築也先生之高風不及見跡其去就可想見先生手落
楓江空閒題詞止數語而神韻拂拂紙上直是頽上三毫草
玉廟冥鴻之志切夢義之悲可稱純孝矣
錢礎日日尺幅中有武武鐵笛穿雲裂石之奇復有韓娥楚
唱響振林樾之致雲田之文其足移情如此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題亡姪異三像

唐景宋

嗚呼是為亡姪異三之遺像姪名竟助別號過菴異三其字也
生於崇禎甲戌之閏八月三十日卒於康熙戊午之閏三月二
十四日卒之年四十有五卒之日晨起飲粥四盂與余出平西
鄉談笑步武如平生婦俄頃入室卧無疾痛呻吟聲戛然長往
若士逆旅然倘古所謂坐脫立亡者其或即是歟姪孝友天性
忠信律身與親朋交手援急難不遺餘力且不欲令他人知與
眾和易無少長責賤對之如坐春風如曝冬日父歿後事繼毋
竭力委曲以盡養雖倍嘗磨折而孝彌篤真能與閭閻王祥諸
賢上下千古丁巳冬買山築室于鄧尉山麓名曰青蓮菴欲棲
心禪學幅巾杖履作白衣道人為終焉計植覺樹禪師與居為
物外交惜齊志而歿覺公哀其志圖像懸之室中如生存焉覺
公之不以存亡易心其生死交情為今人中之古人異三知覺
公之忠貞篤信生不忘死者之言存不負歿者之志而與之友
兩人交相知亦交相成也表而傳之
錢礎日日異三不以生死易轍自具夙因覺公不以存亡易
心長饒古誼兩君得此文而益彰矣文亦高古絕倫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下學堂書目題辭

熊賜履

子生平無他好惟嗜書書中無不備有見有異書必買雖
 典衣稱貸弗惜務得之而後已室人或謂之曰君嘗累日不舉
 火亦憊甚矣顧此架上物能養之而飽耶脫不幸饑而死誰為
 讀此書者予亦莫之顧自戊戌通籍官遊京師京師坊間書少
 且價值特貴以故十餘年間纔積得二萬餘卷丙辰秋被放買
 舟載歸時楚中多事留寓金陵金陵藏書甲天下多人所未見
 者予遂極力購求七年之中積有八萬餘卷令前共十萬卷有
 奇大懼卷帙散逸爰分別門類繕寫目錄一函構屋五間額曰
 文淵閣

下學堂一

下學堂依次架閣其中以便編閱嗣有所積將別成一錄夫聖
 賢之道一言可以終身矣用多為然獨不曰教學之序由博歸
 約乎學者幸生明備之後欲廣稽遠引從事論述而投計弗核
 固陋貽譏識者恒羞之故予之為此猶饑者之儲粟寒者之備
 衣固吾職分之所當為而非敢誇多靡侈視襲犯古人玩物喪
 志之戒也錄成爰提筆弁言以告同志者

錢礎日曰孔子教人先博後約是下學入手工天先生之下
 學即于由博歸約一語見之此其自學者在是教人學亦在
 是讀未編直可當座右銘

鈴閣餘編題辭

稽永福

古今全材實難故昔人有隨何無文陸賈無武之歎斯言也以
 語器使近苛以廣尚論則大備矣范宣子自負世族堪不朽而
 叔孫穆子不然其說以立德立功立言當之是三者固不可廢
 一也雖然德為上功次之言又次之則言者德功之緒餘耳後
 世徒尚文藝煽炫風流陷于輕薄又豈所以為不朽哉永福賦
 性頗拙左官浮沉夙聞總制大司馬仁庵蔡公人品俊偉勲伐
 崇陽私心向往歷有年所甲寅冬叨奉薦舉効用軍前始得拜
 謁公於荆南幕次伏見公貴為節鎮被服如儒生常食無兼味
 古道昭曠端介有執絕不以一毫澳忍納人常懷惻怛民謙恭
 下士日治軍書至丙夜不休所謂第一流人非耶公乃拔永福
 于衆人中時時引與語人得聞所未聞一日出示古文詞一卷
 必超詣蓋公性好游兼以好道素抱出世之志薄圭組而慕
 霞故雖跡寄行間趣耐方外若此而諸葛武侯成都瀘州二
 廟則再修再有記於寇萊公宦遊舊地所建相公橋則重建而
 以文記之文特想像流連神溢詞表公于此殆寓圖定中原鎮
 紓北門之意乎竊謂文以人重武侯非居已濬寧則心書五千

篇及新書十二篇未必能傳世非事君謹密則前後出師二表
安能使讀者流涕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來公非忘生狗國果
道疾邪則秋風亭之句亦與野水孤舟共寂寥耳安所得卜相
業而傳諸風人也凡古人立言皆由古人之德與功為之也其
在我公亦若是則已矣諸篇皆奇渾高潔出入韓柳間且也原
本經史澤于仁義講如肅如僅以文詞論亦非時賢所及其能
傳世無疑而讀者不可以昧本末用是不辭僭妄附載篇端嗟
乎若公者誠天下之全材而不朽者哉

錢礎

錢礎

錢礎

錢礎

亦經國大業不是泛然登臨游覽之作是公之立言將與德
力同不朽矣爾遐受知最深故其頌言真至如此

偶存外題辭

葉舒崇

吾姑有女長惟十年蚤嫁予兄居鄰四壁清心玉映猶雅
間房麗質金相軼芳名於姊妹蓋門風中外幼居午夢之堂而
詞隱淵源實稟吳江之秀是以生而習讀弱即知詩弄墨樽前
篇名詠絮抽毫燈下格是簪花洵綺閣之陰何實香閣之潘陸
狀而製珊瑚之廟喜作新聲倚歌瑤之床尤工小令憤而成快
匿不示人予兄於作詩之餘搜諸遺篋傷神之暇集彼佳篇流
連錦瑟之詞彷彿金荃之句得窺全豹命綴片言雖遣詞命意
體歸一致而接展吾情畧有三篇當中原戎馬之時適吳下亂
離之會故園花草疑同丁令之歸華屋山丘遠下渭陽之淚初
悲陟岵繼逝高堂賦蚤歲之傷心生憐兒女歎晚季之刻木死
事姑嫜於是長歌當泣絕非愉憚之音短調言懷惟以悲哀為
主此其情見乎詞者一也予兄以衛玠綺羅之歲騰譽前談陸
機京洛之年掉鞅藝苑西園公子結珠履于三千南園佳人倚
金竿於二八於斯時也出醉醉乎友朋退倡隨於夫婦盡青春
曉黛墨爭飛纖錦宵闌迴文五詠靡不蕭微作曲體就建瓴梃
千名篇歌成碎錦此其情見乎詞者二也洎兄矢志青衫行歌
白石每乘車而慟哭聊駕言以寫憂擊汰中流半客江淮之士

諸勝地偏探吳越之奇于是遊于無垠間人有嘆廬江孔雀
只憶軍飛都尉驚勢恒情遠別見陌頭之楊柳不覺微吟指山
上之蘼蕪自朕寄興此其情見乎詞者三也凡茲勝地之金盡
是連城之壁予也庭誇白雪會窺道藹之風障就青樓屢解小
郎之阮藉茲筆累時整生平敢云玄晏之文不附烏絲之後云

顧茂倫曰此元禮爲學山夫人而作也精才藻思一一從筆
墨間繪出其間歡愉悲感種種情事尤爲摹寫盡致偶存州
得此傳矣

文選 卷十九 錦屏章二 完 十峰經 堂定本

錢幾日曰託瓊麗而幽渺亦纏綿而排側匪惟詞瞻亦是情
真

十峯草堂詩餘題辭

梁溪錢子幾日居於九峯之間屋其上并至人而十焉是爲十
峯草堂因以名其詞夫草堂者峯之餘也詞又爲草堂之餘錢
子善取餘矣不益多乎哉堂之中九峯環亘若襟帶蔚葱鬱
不可名狀晨之風夕之月嘉樹衆翳雲物蔚蔚野麋之萃伏山
鳥之啁啾凡獻奇逞怪蓬勃奔赴于前皆錢子所有豈胸中尚
有不足者耶乃錢子顧不自有而還之九峯獨收其餘焉以當
我峯之一而此一峯者雖立若削離爲裳蘿爲帶榭葉爲衣裾
俯於淵不能釣也侶於樵不能采也窮年矻矻與世爲忤安在
其善取餘乎然以殘岩斷壑零山剩水託諸酒瓢歌拍以自抒
其曠傲所謂取不禁而用不竭者以世之有盡而供我之無盡
其所餘果孰多哉故曰峯餘草堂草堂餘詞也我聞岱山之顛
有所爲丈人峯者錢子殆其匹歟姓名文采不彰於世又何
餘哉

董方南曰通篇從餘字落想情勝致盡不病不特草堂
善取餘爲此文者亦善取餘已
徐電發曰尺幅中烟雲滿目畫出草堂圖樣而詩餘之妙因
之以傳洵奇文也

左氏兵法評題辭

李寅

昌黎謂左氏浮夸夫浮則不實不實則難信何能歷數千年而試若採券苟謂其辭而已抑吾聞修辭立誠果有岐音乎凡吾儒好古當求其本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明傳列國事如化工肖物立德非立言之本與夫仁義忠信之人雖極天下之智巧其狙詐險危千變而雜至卒莫遁其情苟如是左氏之於兵法乎何有而耳食者徒知兵不厭詐斤斤於曳柴蒙虎之文亦淺之乎為左氏已近世輅鈴家宗七書而不及左氏以左氏不專言兵又古無輯其事文漫題

卷十九 左氏兵法 十降

為專書然藝祖竟以殺降去白起從祀以此律武經似亦宜退吳起而進左氏余嘗欲纂其要而未暇吳江章子兩生注左氏兵法六卷讀其昭狀見左氏之心矣計子傳一復為之評次所引據斷制歷歷如指掌且鏖削培擊如淒風夜雨中讀荆卿傳令人怒髮裂眦余謂計子弱冠弄柔翰恂恂如不勝衣乃胸中數萬甲兵竟欲使人賞餘勇耶然余聞以智遇智必困以巧遇巧必窮有存乎智巧之先者而天下之為智巧諸青萍太阿光鐔射斗不過漢高唐宗而界之屠沽兒終不過一人敵顧其用之者何如耳計子試更進焉求所為植天常扶世教者果如壯

穆征南與殷武穆諸公之立心與日月爭光者乎此遠求乎六籍沉潜乎百家求所為動天地泣鬼神衡人倫貫古今果如留侯武侯肯田文安諸公之因心運用無一非生言而起行燭炤而數計者乎能如是斯可謂善讀左氏斯可謂善論古人寧第與今之習于浮夸者徒令當世笑豎儒敗乃公事也計子曰然余嘉計子能好古而立誠也為之題簡端

錢礎曰曰為左氏洗脫浮夸二字而以立德為立言之本可謂知心入後提出壯穆征南留侯武侯諸公為善讀左氏善論古人者注可謂具眼真讀書論事人

卷十九 左氏兵法 十降

畫一藝古人於此真心費計。慘淡經營。必功參造化。思接混茫。乃能重千秋而開後學。推其流。必有淵源。如宋之李郭。本荆關元之四家。悉宗董巨。是也。近世攻畫者。如林多。追隨時好。鮮知古學。即有知而慕之者。無奈習氣深。鋼筆不從心。間有傑出之英。靈心妙解。力追古法。亦不過專師數家。豈能於歷代名賢。盡入壺奧。且形似者。神或不全。神具者。形多未肖。求其筆墨。通真。形神俱妙。羅古人於尺幅。萃眾美於毫端者。五百年來。惟我石谷一人而已。石谷天資靈秀。其於畫學。取神去。備研深。人微見解。與時流迥異。又館於半園。唐先生所偏觀。名蹟磨碧。浸淫。刻精。竭思。築日。盡脫。而後意動。天機神合。自然近為余作雪圖。尤為超絕。畫法。悉用右丞。管丘。行筆。布置。現麗。高寒。各盡其致。宛然天工。不能增減。一筆。凡開合。分披。披擦。勾研。道運。點染。之法。無一不得。古人神髓。昔人謂昌黎之文。陵之詩。無一字無出處。石谷之畫。亦然。蓋其學富力深。遂與造化心思。所至左右逢原。不待摹倣。自然奏泊。極其。關意。想常新。更能造古人所不到處。雖欲不傳。得乎。余于畫道。有癖嗜。願資質鈍劣。迄以無成。生平所交。畫友。多未脫時趨。意謂風尚止此。不圖疲暮。

文獻

卷十九

王石谷書一

堂

定本

之年得遇石谷。且親見其畫。猶如古人。忽復現前。然猶恨。之晚。不能不致歉於壯盛之緣。怪也。自慙無文。未能揄揚。妙繪。聊識古法。原委。并我兩人定交。以見絕藝。固自有真。且以。前歲。寒之盟云爾。

錢曉日。謝安石於顧長康。謂為蒼生以來。所未有。長康之畫。以傳。今烟客先生。亦曰。五百年來。惟我石谷一人。石谷之畫。安得不傳。耶。至于摹寫。畫法。出神入妙。覺有靈氣。飄忽。皆在烟雲之上。此亦文中畫也。

文獻

卷十九

王石谷書一

堂

李忠毅公遺筆跋

黃宗義

逆奄之亂李忠毅公與先忠端公同下詔獄忠毅困甚不任榜
先公代其楚毒逆黨許顯純亦為之動容嗚呼二父交情如此
兩家子弟可一日忘耶藝十四歲時曾拜忠毅牀下憶其貌長
而瘦其議論感激動人他日流轉島嶼吳宗伯謂義曰忠毅吾
之門士也忠毅之亡吾作詩哭之今日之事吾求不愧忠毅而
已矣落日狂濤相對啼噓者久之庚子行脚廬山拜忠毅木主
拂拭壁間有水玉環流芙蓉獻笑之句不覺痛哭旁觀者愕不
覺其所謂今肅公示藝以遺筆長瘦音容儼然在目昔先公獄
文淑跋 卷十九 李忠毅公一 至 十卷草

中誠義之書大略與忠毅不遠獨是肅公敬守弗替不愧讀書
秀才而義不自貴重矣如喪亂瀕于十死不健愧二父且愧肅
公矣

領茂倫曰為忠毅公遺筆作跋而即以已事穿插在內太渾
情見乎詞矣
錢礎日曰一往敘事陳詞剴切真摯非同雜人說不出文亦
蒼然餘言

司訓汝君喜公傳跋

朱寶頌

嗚呼余生晚晚親遘陽九百六之變龍蛇起陸滄海橫波所謂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有一二正人君子不幸而適當其會其蘊
義生風矢死而靡悔者亦何可勝道哉如松陵司訓汝公之忠
烈讀其傳考其軼事不能不為之流涕而太息也公名可起字
君喜崇禎庚午歲貢進士壬午授常州府司訓行至河間府故
城宿韓生家黎明有數騎闖入公正襟危坐厲聲叱咤不屈以
手血印壁起火而死時閏十一月初十日也余嘗考前明壯勝
帝之十五年閏歲已驟屬中原據秦跨晉蕩豫燒楚殲蜀天下
事固不可為矣貪人柄國蠹帥興尸天子傍徨孤立於上號咷
呼救究無干城腹心大車將伯之助望絕干之山頭思英雄之
何處古今有同嘆焉豈不壞於無人哉使朝廷左右中外牧圉
有汝公輩數十人并主於艱難登民於衽席國家之興亡未可
知也唐韓愈之傳何蕃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
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敢况以公之臨
難不苟慷慨赴義其勇有百倍於蕃者當吾世而有昌黎見之
必將頌言於朝大書特書表之於史曰某年某月某日司訓汝
某死之俾正氣光於日月勁節永於河山而惜乎余非其人也

公之曾孫其修名周錄者年少英敏能文受業於余嘗涕泗爲
公請所以私謚公者以祀之於庠余應之曰不食其祿而不避
其難可不謂介乎旅入造次無民社之責而率先倡義斷歷絕
脛可不謂烈乎請謚之曰介烈先生

錢礎曰日廣文殉節古今希觀汝公其最著者也得既庭承
揚死不朽矣文筆高妙亦與昌黎何蕃傳並傳

周忠毅公道德經解跋

錢肅潤

江城周子長康齋其尊人忠毅公道德經解一書肅余讀之
瞿然起拜手言曰是忠毅公之書歟公之書深有當于老氏之
旨而公之爲人亦大半得之矣當公令三邑得安民之旨清戶
口息訟獄使民不爲盜也延士講禮行鄉射讀法常使民無知
無欲也而治國烹鮮之旨亦存焉及八西臺視魏氏亮邪謂其
疾不長暴不久也因雨雹而諫謂然曰是飄風不終朝驟雨不
終日象也則虛無之旨也俄而以容氏入官爲言是以去甚之
說諫吾君也無爲之旨也俄而以劉朝典兵爲言是以佐兵不
文敬跋
卷十九
周忠毅一
公
十
定本
祥之說諫吾君也偃武之旨也雖然公豈不知功成弗居爲養
身之法乎禍患雖來福德自在也則與養身之旨合也豈不知
多言數窮爲虛用之戒乎言有益身弗顧也則與虛用之旨合
也豈不知曲則全歸爲益謙之道乎曲則全直則不全亦全也
則與益謙之旨合也豈不知堅強者死爲戒強之義乎當堅強
而不堅強甚于死也則與戒強之旨合也迺或者曰善攝生者
不死無死地也公胡以死曰惟其死故不死也而不聞韜光之
說乎曰以不自生故能長生惟公有焉而不聞歸根之說乎曰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惟公有焉大公之爲人爲天地立根體乎

無因運乎無形日月吐曜河嶽含精先天地生不為老後天地死不為久自然之意也若此者忠毅公之旨即老氏之旨也惟忠毅公之旨即老氏之旨故道德經可解也然公亦有解而不解者俗薄云國家昏亂有忠臣公不願為忠臣又豈忍國家之昏亂哉或又曰為此書者其有憂患乎曰老氏以大道將隱不得已作道德經公亦以世衰道微不得已作道德經解公之書將以云救也抑知其昏亂一至于此自老氏書成莫知所終忠毅公書成亦莫知所終公其猶龍乎余小子烏能測之

文淵閣

卷十九

周忠毅二

允

十卷草堂定本

顧茂倫曰忠毅公渾身是道德矣五千言直其註脚耳以註

五千言者自為寫照即道德即忠毅非借礎日猶龍之筆以傳之則千載下誰知李周二公可作合傳也

張九臨曰于絕不相似中說出合一之理方是善學老子處礎日信是解人

柳村詞跋

徐鉉

柳村在鎮州恒山之南大司農梁公詞所稱深柳孤村杜若洲是已治涓先生昔嘗讀書其中屬金陵樊圻畫柳村漁樂圖一時顧菴釋堂蛟門諸公題詠都遍余亦有絕句云鴉啼尾角柳藏烟一帶人家住水邊最愛春晴三月暮夕陽斜繫釣漁船其風景宛然江南也顧治涓性好遊身歷秦晉齊魯吳越足跡半天下凡遇名山水即吟眺流連不忍去遊或一二年始歸歸即小憩柳村慨然有終焉之志旋筮仕得西陵西陵為錢趙兩家故址夜月笙歌朝雲樓閣繁華不減昔時然地當衝劇折腰束

文淵閣

卷十九

柳村詞一

洋

十卷草堂定本

帶無寧暑又值軍興旁午羽書馳馳長才落此猶惴惴惟恐不勝治涓獨能于倥偬雜沓中肆應旁出意氣激發或馬上或與中口吟手披詩文累累成帙間作樂章小令亦復馳宕斌媚闕入花間草堂之興真足以傲秦七黃九而媲美坡仙白傅矣斯誠異人也哉其憶柳村一闕有雨霽斜陽歸思之句嗟乎盤錯經綸蒼生望渴恐未許學五柳先生也予方校柳村詞畢因并及之

錢礎曰曰柳村諸詞抑揚沉鬱具有性情而清風逸致更溢于筆墨之外經電發宛曲傳出令人彷彿如見其人

潘軒詠幻詩跋

吳彥芳

予嘗言天地之生物總幻而巳矣。幻無物然使人得名其為幻真固自在唐人詩有作咏物詩難得似也。謂難得真也。少陵間有數什意在言外有所感觸而後為之。然則詩成於感觸幻耶真耶。潘先生潘軒和林奎招幻詩三十章且言感慨係之倘亦少陵之志云與。雖然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書宗少文取其似已若秦皇一見韓非即殺之武帝既見司馬相如則擯之當其未見以不得見為恨殺之擯之何也。夫吾謂潘軒亦取其似而已矣。雖然詩之為物難言也。嚴子羽曰學詩須先讀

文淵跋

卷十九

潘軒一

三

十筆草堂定本

楚辭河秋蘭以為佩蘭可紉乎駕飛龍以為車龍可駕乎又曰詩不關學不關才夫不多讀書如潘軒不窮理如潘軒其何以極詩之至若松濤若麥浪若泥美人若水山諸作慷慨宏文悲淒約旨廣資盡變屬氣裨思乃爾也是故咏物詩難咏幻物詩尤難松無濤麥無浪美人不可以泥為山不可以水作蓋使人各其為幻不必辨其真幻何不可為也。吾於潘軒史得一人焉當府之人無有名其幻者後之人亦弗敢疑其與王導是也。導果真於忠晉室乎哉若謂導為賊臣離信之王導之幻不可及也。作咏幻物詩使讀之者口真是有是物則潘軒之詩之妙也。噫詩

真難言也若幻則又似易也噫幻必若王導幻難吾將起而問之矣

錢礎日日詠幻詩奇矣跋詠幻詩更奇畫景之鈎泮以越水照磨之銅制以永錫才識學三者咸備方有此種奇崛矯拔文字

文淵跋

卷十九

潘軒二

三

十筆草堂定本

餅菴跋

姚夢熊

金光明經有言。不妄語者。出廣長舌。普覆十方。而宋史文苑傳載文與可見。崔公度吐其舌三疊如餅。可至眉間。然則與可真具廣長舌者矣。佛若現廣長舌而為說法。斷自不妄語始。雖然人之為害。莫甚於口。當此缺陷世界。寧第不妄而可哉。直不語而已矣。如卿言亦復佳。吾猶恨水鑑先生多此一語。饒舌也。今吳子雨岑乃以餅菴自號。夫瓶之為物。隘其口。虛其腹。哉。又何以容物。豈僅隘其口哉。而口復不能為言。惟其不能為言。而口之德乃大雨岑謹厚君子人也。有其才而不用。隱行其德。以遺

文苑跋

卷十九

瓶菴一

奇

十筆草

後人作為瓶菴。獨居其中。其樂也陶陶。有如邵子之安樂窩焉。

受富鄭公守口如瓶之戒。而勒崔子玉座右之銘。今而後吾知

雨岑之意曰。吾有口。惟以飲酒。

錢礎曰。日提出不妄語三字。真醒世人。雖宗門家言。亦儒者

之言也。聚周豈非慧業文人。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跋顧符文画

曹洛

起。句。便得。本旨。画必以古人為師。今人局促。轅下罕觀古蹟。動藉口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豈知心心相印。始得源流無本之學。終成外道。凡事皆然。不獨画也。符文子丘壑在懷。秀而能厚。從元入宋。妙達朝川。漢處他日。當置一座道寧中立。間俯視馬夏。若日智過於師。則吾莫能測之矣。又曰。画莫盛於江南。無指數他方者。家自為派。漸流宕不中法。亦以此衰。符文子崛起三王之後。毫髮求肖古人。真俗殊趣。余嘗論元人不足傳。其可傳者。書画書又不及。画時之所限如此。符文年力正壯。軼元人而上之。長康氏可接也。余當繼有述焉。

文苑跋

卷十九

顧画一

空

十筆草

錢礎曰。日画必師古。大見本原之論。而所推重顧了者。亦只在毫髮求肖古人處。見其画之不可及。先生直開画家法門。匪特為顧子掄揚盛美已也。

敬華侍御陳情疏後

薛 宋

神廟甲辰後辛亥前兩河木寇兵荒樂郊也臺省尺書重施尤
得抗論安如磐石要秩也而侍御本素華先生所生錫邑又清
議之都公論之數也先生既出身名族奮跡昌期俯仰無慚與
頌速播許太夫人即春秋高念子情切燕山一仙錫商丘陽武
一絲與迎養甚便先生何所憊德遠思歸栢臺就子舍情肯側
但不啻令伯當年憶子是時試荆溪先生偕先尚寶劉光祿數
公侃侃抗議於熊芝岡畢臺鬚眉恍恍可記于素以童子心儀
之越正十六年丁丑子始以部郎出守肅陽名宦訝尚未立主

文 敬

卷十九

華侍御一

十卷草
奎定本

始呼兩邑諸生簡舊舉讀補焉歸語劍光後賢每自謂緇衣盛
事心擬一移文此地晉鄉賢祠直彈指耳不意又二十六年滄
桑烽火竟阻茲典癸卯冬茅齊畏寒慨謝筆墨先生孫餘伯世
兄率令嗣進占借丁三餘大至手陳情疏一卷委以版余乃感
循良之故轍追先世之交盟懷神祖之錫類與侍御母子之孝
慈及文孫之至性百肅乎可欽萬乎可念也故版

錢從日曰寥寥短章有肅穆古雅之氣讀一過如見先代法
物令人生欽○侍御公為國名臣為吾鄉賢大夫祝名宦未
記鄉賢真是缺典得諸孟先生文蓋不啻組豆千秋已

恭版先大父少傅公泰交策後

方象瑛

此先大父少傅公天啓甲子歲試程策也公壬戌登第官編修
時魏璫與客氏竊政廷臣交章論劾不報諸大臣多引疾去公
奉命偕章公允儒典試湖廣發泰交策論列時政規諷切直有
云天聰寢高中旨頻傳舉朝不得其解爭切齒於與變間一巨
瑞大發又云宇內豈無人寧有覓臬變稷契於黃衣閹尹之流
者忠賢見之大怒矯旨降三級調外用丙寅南御史希璫意泰
公遂削職為民養馬當差追奪誥命時緹騎四出楊左諸公皆
死公適丁外艱置錫以待會熹宗晏駕懷宗立起公充經筵講

文 敬

卷十九

泰交策後一

十卷草
奎定本

官尋擢南大司成旋調東宮講讀戊寅故卜獨以詞林領機務
嗟乎人臣進退邪正之分在所自立耳當公甫獲一第抗言弊
奸非其責也使稍依阿取容即不必驟躋榮顯亦何至遽遭削
奪乃忠憤所積不勝其憂時嫉惡之心以發為慷慨慙直之論
至今讀之旁觀尚為咋舌卒乃結主知而膺特簡在直七月復
揭救司寇劉之鳳罷歸當時紀載諸編或稱公字挾風霜或謂
璫饒方張憤刺切直無愧董狐信矣明史紀略乃以湖廣主考
為李應昇夫忠臣以御史忤璫死詔獄非典試也記載之書期
於傳信而乃亦舛誤如此

其仲愛曰少讀相國程策嘆其切直渭仁申明祖烈更覺生
氣索寧思亦何可假也

毛釋蕭曰文古事顯此等嚴辭放翁爲之却步矣一結更
高老

錢礎曰讀此文不獨書田先生忠直如存卽渭仁正氣亦
從行間流露而出於此可規立朝風氣

又跋

卷十九

秦交策後二

下

跋于靜遺詩

秦 鏞

于先生嘉善人與吳子往先生同里年三十許游梁溪學于高
忠憲先生之門方是時高有水居吳有荻秋崑山歸季思先生
有陶庵三先生相得甚歡先生從遊其間甚樂也未幾而東林
興焉吾嘗謂陶庵荻秋水居所以後樂也隱者之依歸也東林
所以先憂也仕者之準的也其後歸以陶庵卒吳亦終老于荻
秋獨忠憲不以水居著而以東林著此忠憲之不幸也若于先
生身不綰半通之綸負笈從遊歸老于楓溪之上居荻秋之里
而踵陶庵之行夫誰曰不可然考其一生履跡強半東林黨網
之禍與諸老相從患難之交而不厭暨乎晚節卒以身殉國此
夫不爲荻秋陶庵而爲水居者也又不爲水居而爲東林者也
忠憲之不爲兩先生也欲爲而不得也楓溪之不爲兩先生也
得爲而不欲也善乎忠憲之稱之曰是烟雲泉石之侶也而落
于塵網蓋傷其志也雖然余觀其詩有云行陞半間如地墨靈
臺一點倚天空又云精光不盡爲消鑠主靜功深獨晏如何
等氣象吾易如其爲東林也非所以爲水居而其爲水居也非
所以爲陶庵荻秋也耶後之尙論者其終以三先生之氣類而
求之亦庶乎其可矣

又跋

卷十九

于靜遺詩一

秦 鏞

錢礎日曰十君一生學問多在東林觀其語于世忠曰我在
東林力學五十年不死于黨錮而死丁國變則其始終于東
林可知已先生全從忠憲公說出十君師法之意可謂知已
人後合到陶庵荻秋亦是賓中尊注法有此文十君死不朽
矣

錢礎日曰十君一生學問多在東林觀其語于世忠曰我在東林力學五十年不死于黨錮而死丁國變則其始終于東林可知已先生全從忠憲公說出十君師法之意可謂知已人後合到陶庵荻秋亦是賓中尊注法有此文十君死不朽矣

。販鄭肯崖和朱子九曲權歌後

熊賜履

武○夸○山○相○傳○以○道○家○所○稱○神○君○得○名○文○公○作○記○頗○闢○其○說○今○觀○
所○者○九○溪○權○歌○雖○留○連○風○景○點○綴○丘○壑○而○明○道○之○意○固○未○嘗○不○
在○其○中○學○者○善○讀○之○即○可○于○釣○磯○茶○庵○間○得○春○風○沂○水○真○消○息○
也○若○第○以○張○湛○天○柱○賦○白○玉○蟾○樓○亭○詩○日○之○則○猶○十○六○洞○天○之○
見○耳○肯○崖○雅○志○正○學○其○必○有○取○于○余○言○

高節培曰文公謂莫言此地無佳景自是游人不上來得先

生善讀不啻同遊矣尺幅中其數層轉折靜深窈曲若坐人

九曲三十六峯間

文源跋

卷十九

對前

堂定本

錢礎日曰于權歌中說出明道二字又以釣磯茶庵合到春
風沂水現前指點頭頭是道讀先生文教言勝于讀性理吟
百首

跋王忠草雪漁圖

熊賜履

元逸民王忠草雪漁圖。赤足上層嶽。四顧大呼曰。過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瞻澄澈。便欲飛去。肯崖之人。似之。河陽淳熙。得管丘卒。成熙筆法。所作。陸崖。密雪。圖。大陰。霍。而浩素。淋漓。使人對之。肌膚。索。然。起。栗。必。草。之。畫。似。之。宋。潘。漢。謂。於。夏六月。讀。玄。靖。山。樓。志。及。蘇。太。史。樓。雲。軒。說。見。所。載。靈。巖。勝。景。分明。如。畫。正。當。科。暑。泰。澤。為。之。頓。消。安。節。之。詩。似。之。三。妙。集。于。一。弓。余。展。觀。再。過。如。坐。林。巾。山。聖。室。四。壁。晃。陰。涼。颺。脩。脩。生。用。厥間。亦。不。知。炎。暑。之。炙。熱。矣。

文徵

卷十九

王忠草一

十峰集

錢礎曰。四一幅雪漁圖。其人其畫其詩。三妙兼之。經先生品題。三者並足。千古矣。昔謝安最重顧愷之畫。謂為自蒼生以來所未有。于是有沈頭三絕之稱。漢者又謂有唐之盛文。至于韓愈詩。至于杜甫書。至于顏真卿畫。至于吳道元天下之能事已畢。今得先生此文。不覺一則佳語耶。

跋鄭所南先生心史

陸坦

坦嘗佩諸庭訓。每慨宋室遺民。欲訪購其詩文。編合繡梓。以彌世風。乃僅得林公喬山白石樵唱。謝公阜羽。晞髮集。唐公玉潛止古詩一首。汪公水雲詩抄一卷。今河神金龍山謝公諱緒止律詩二首。全集俱無可考。不無殘簡斷碣之恨。至如鄭公所南止一百二十圖詩。與禱文一卷。附於菊山清雋集後。亦未足以窺先生之深。及讀心史。然後忠臣孝子心事。遂大白於千古。觀其歌詠文字。間總以畢其始終於宋之意。而發其大不得已。脩生於元之痛。使後世之知先生之生。非無為也。嗚呼。從古聖賢文徵

文徵

卷十九

鄭所南一

十峰集

其於大有關於世教者。豈果欲以歌咏文字見長。而以為非歌咏文字。恐無以吐我胸臆之誠。朕者耳。然則心史乃先生一腔熱血。噴薄而成。三百餘年。輒能化為碧光。以躍出。于重淵。豈偶朕哉。吾願讀是書者。當得先生之心。於歌咏文字之表。而思為忠臣為孝子。無徒奇其事。以資談說。庶幾不負先生之所名心史也。已若夫是書之出處。已有巨筆載之。於前某不復述。錢礎曰。曰所南之史。即所南之心也。所南之史。鐵函不能藏。而出之於井。則所南之心。其能泯沒已乎。履長先生固知所南之心。言也。宜其文之淋漓痛切如此也。

跋朱長孺杜詩集註

沈壽民

杜詩之學至今日發明無餘蘊矣。虞山錢宗伯實爲首庸。吾友長孺增華加厲，緝諸本之長而芟其蕪，舛自成一書。嗚呼盛矣！乃世傳虞山長牘以說有異同，盛氣詆譏，又增刪改竄，前後二刻迥別。見者疑之。余長取二本對勘，其中所不合者，惟收京洗兵馬哀江頭數詩，試平心以論，兩京克復，上皇還宮，臣子爾時當若何歡忭，乃逆探移仗之舉，遽出諷刺之辭，子美胸中不應峭刻若此。商山羽翼自爲廣平劍閣傷心，非關妃子斯理不易。何嫌立異？况古人著書初不以附和爲貴。蘇穎濱歐陽公門下文沒版。卷十九 朱長孺杜詩一 三 十卷草堂定本

士也。而其解周頌則極駁。時世論之非蔡九峰傳書朱子所命也。而其辨正朔則明與周七八月夏五六月相左。當時後世未聞訾議及之。蓋二公從經籍起見，非有所齟齬而然。故兩持之說各傳千古。今之論杜者亦求其至是而已。異已之見豈所以爲罪乎？往方爾止語余云：虞山箋杜詩蓋開訟後中有指斥特借杜詩發之。長孺則銳意爲子美功臣必按據時事句櫛字比以明覈其得失。可謂老不解事固宜有彈射之及也。雖然長孺爲少陵老人而得此彈射其榮多矣。彼所聽者何以爲哉？錢礎日曰：知人論世是論古要法。眉生此文洵是公平之論。

跋唐開元夢羣仙記碑

唐德亮

平遙縣天興觀有唐朝夢羣仙記碑。開元十三年明皇夢羣仙見羅氏分遣使者旁求，得羅川縣王堡村氏家庄，遇一老父，叩之，因導之行。一里許，忽不見。俄見白兔入穴，並浚之，石洞中藏二十七真人。王像各註姓名，得道處，具以聞。命遷于長安大內供奉之一日，第二真人忽亡去，搜訪不獲。他日于縣內山嶺間，聞撫琴聲，乃玉像也。迄今號撫琴臺焉。碑爲宋時立，勅建宇塑像，設奠致敬。歲時香茗之賜不絕云。攷明皇自稱上清弟子，與太真手錄心經後註信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則其宮中崇信神仙佛老以祈求福利者，非一日矣。安知非信慕之至而形諸夢寐，與明皇既謂神仙必可求之而必可得，安知使者不窺見其意，幻爲老父白兔之言，造作形像傳會姓名以欺罔其君，免戾而蠱媚與馬鬼之變，明皇思念不忘，命方士以術致之，詭稱得之玉真仙府，舉七夕長生殿願生生世世爲夫婦，語以爲信。此語豈真秘而不傳，必當時宦官宮妾漏泄人間，方士借之以惑其君，明皇特迷而不悟耳。然則是像也，又安知非偷狐白裘手盜之宮闈，大索得之，文致靈異以神其事，與自帝王富貴不已而騁淫驕淫不已而祈長生久視，至爲神仙。

之說上下相証者何可勝數明皇此舉方貽千古之笑端而後世又大書深刻以誇耀之吁可怪也

錢礎日曰明皇之于神仙何多夢也一為孫思邈廬我眉山聞鑾駕至蜀特來候謁求賜雄黃是一夢也一為羅公遠柱杖為橋請登月官見仙女數百舞廣庭聽霓裳羽衣曲是亦一夢也茲所夢羣仙其孫思邈乎抑羅公遠乎種種幻境渾似痴人說夢先生逐層翻剝入後只以數言輕輕點破直喚醒無數夢嚙矣其文高卓偉岸亦是唐大家手筆

反

國卷十九

唐開元二

后

十卷直

跋顧樵水山水圖

僕家于越之山陰笠翁得蘇文吳邑蘇陽山水卷終日題人造物遇我獨厚豈知一行作吏便墮塵羣為舟迎送來往如織遙指諸峯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迨乎解組樓遲顧巷每欲徒步烟巒迨尋舊跡世網牽人動遯素志孫興公遙賦天台山韓退之遠記滕王閣豈好之哉丁巳孟秋煩暑閉戶偃臥松陵顧子樵水以唐君邢若西山記遊圖見示展玩竟日不能釋手其層巒連壑曠野平橋烟霞受幻蔚然蕭疎恢奇歷落瞭然如睹余恨不能布襪青袍躬執以相顧幸從圖畫中得臥遊之樂也昔有遠客思歸仙人引登竹葉舟中旦夕行數千里意疑是夢援筆誌其關隘今予俄頃展卷由雲水灘至靈岩由華山至虎阜迴環不下數十里而山名寺額又先有為我誌之者山水怡人乎圖畫怡人乎筆底化工尤為獨絕予將携樵水買棹聞關放舟巨區徘徊于鄧尉林屋飄然作世外遊點染設色必有過之者至于分題紀勝俯仰留連興會所及彼此互與樵水其肯為予更作一圖耶

錢礎日曰先生非功名中人也其性情與山水近故于圖畫言之津津若此然非樵水以顧人兼韻筆亦惡足動之

歐陽修先生書卷

王 翰

此昭法先生真蹟也。先生諱榜，字昭法，吳縣人。明崇禎壬午舉
于鄉，滄桑之變，奉其父太史公勿齋先生之命，遂高采薇之節。
云康熙己未八月，余司鐸吳興，時從督學使者山東劉公本齋
校士崑山，言論欬洽，頗為水乳之合。一日語及昭法父子忠孝
劉公欲行式問之禮，先令余與長洲廣文姚子彥昭為之介紹。
焉及姚與余扁舟過訪于靈岩之下，沙見柴桑水橋村落如畫，
立于榛蕪灌莽之餘，苔封局戶，不覺爽然自失矣。及叩其門，適
若無人，詢其鄰，先生固在也。因復偕鄰人叩門良久，于門隙中
文處 卷十九 徐昭法回卷一 年 千 年 定 本
見一婢蓬頭歷齒，漫應之曰：「先生已去墓上丙舍矣。」鄰人再三
為余致意，以簪幣投門隙中。良久又復投出，封識宛然而門終
不啓。因歎息而歸。以復劉公公曰：「此真高士矣！其人如祥麟威
鳳，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見。耶細詢其鄰人，嫗族亦云數年不得
一見。每歲惟春秋一出門，勸哭墓下，亦晚出暮歸。鄰人罕識其
面。或老僧一二時相晤，封他人不與也。前此撫軍慕公方伯丁
公俱有弓旌之聘，而先生不答一語，亦無從得見。遂皆置之不
敢薦。于朝云先生讀書味道之餘，亦喜畫山水，但不易購，或從
其家人易布栗間一得之余，此卷得之袁孝子之手。古人書畫

士之盛以為開洞定在元此卷為高士自壽耶世之趨炎就
刀推足將進而避退中將言而囁嚅其而阻難抵弄反覆
者能不愧死乎先生有王陽拒熱之節魯連蹈海之心一生以
忠孝自持雖飢餓偏塞而不肯稍改行今日之世道放廢猶幸
有先生為聖賢留得讀書種子存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吾將終身景仰于斯

錢礎曰：余嘗慕高士傳至蘇雲卿以德遠張公之聘不格
肅然隱居遂進高節其高風不可及也。今徐子高風不
減，雖難窺其節，而得見其高風，不可不謂得而現矣。其高風
如耶，雖然高士之名非徐子所樂聞也。徐子不樂聞而大席
表而出之，無亦高山景行之意乎。

跋顧芥文圖卷終

王遵訓

元人大家筆墨蒼潤屏棄丹鉛一切從空靈淡遠中化出每每
 躍唐軼宋惟吳仲圭淡得北苑巨然義興點染自然不失峻峭
 秀削論圖者推爲上乘甚有目擊巨與梅花道人似異而實同
 者良有以也姑蘇顧子芥文恂恂少年卽遍參六法寓遊宇內
 士大夫得其片紙如獲拱璧今年夏予放棹西湖與濟南唐豹
 巖詞林同僦屋紫陽山麓其地有白鹿泉芥文適假館於茲朝
 夕綦屨詩酒相娛因得縱觀芥文圖長幅短頁不名一家最後
 出是卷見示所謂峻峭秀削點染自然真有水窮雲起萬頃蒼
 茫之致或以爲芥文師法其某殆溯仲圭而上淵源於北苑巨
 然者耶予謂不然滄洲滿壁風雨猶存斯固家學所從來豈青
 出於藍能爲芥文畢其興哉

錢礎日曰評論元大家最爲精晰其說到顧子處直從家學
 溯來顧子真得虎頭圖法者非率合附會之說也

跋開情集

張尙瑗

蓋自皇娥帝子璇宮始奏窮桑阿母姬王瑤水初聞黃竹雲行
 入夢乍迴神女之鸞日出當心還泣舍人之蝶衛無授得立望
 來庭黃菊簪時踏歌連愛陽春之曲興焉子夜之辭作矣若乃
 堂是鬱金臺惟重壁雲母辟寒之牖珍珠待月之簾廣袖娉婷
 調胡姬於爐畔湘裙倭嬌照好女于高樓銀蒜鉤頭擺來纖手
 紅藥襪底移出妍跌贈我琅玕漫脚踟躕於遠道答君璫珥徒躑
 躑於山陽爾其連理名裾合懽作帳百金懶隨憐嬌姁於膝前
 萬歲蛤胎置溫柔於掌上歲華深鎖不鳴壺旦之禽莞蕩橫陳
 誰報知更之雀笑明星而相謔儂是博山指皎日以爲盟君如
 盤石又或別生南浦長增折柳之悲泣下西洲空有寄梅之恨
 信空牀今難守憐侬子兮安之別淚徒盈盛損橫波之賜迴腸
 自轉瘦生初日之容懷讓草而坐悲寄靡蕪而未得况復垂鬟
 十五盈盈却扇之年約指一雙叩叩定情之日烏生樹上九雛
 自是相將鴛列中庭三婦山來共艷侍中宅畔豪右尊前既十
 斛以酬嬌亦千金而索笑金猊布席教成集羽之容銀鴈調筆
 學得繞梁之韻惜簪低而易捧嫌纓重而難持秋夜河明霓裳
 數叠春朝水滌油壁千家背雀載浮瓊戲瓊池之水綠熊自擁

相留繡幙之香清風與暖鶴同宵旭日共流鶯俱晝而謂吟嘆
之非宜謳謠之得已乎所以聲催機絞悲吟伯玉之詩香挹芳
叢流咏孟珠之句答金簪於銀枕詞唱小姑酬繡枕以玉琴歌
傳扶侍流連繞扇妾欲羞郎容與蘭舟我來接汝明童曉遇托
走馬以相憐秋子夜歸聽鷄鳴而寫怨斯則捉搦嬌燒之曲隨
陌上以俱陳雙纏獨流之篇繼房中而竝列也然而秦漢以降
世姬歌謠魏晉而還代傳述作六季繁華之俗人握靈珠三唐
豔逸之風家宗拱壁存諸樂府無得而言自濂洛尊經黜厄言
於藝苑黃秦解事稊俱曲于騷壇而風雅寢聲篇章委地矣惟
有明麗藻雲興風流霧涌書牀翡翠皆工瘡軸之文筆架珊瑚
盡擅玉臺之製况夜郎成客報錦字而欲獻吳市隱淪諧瑤箏
而跌宕倚紅橋以解珮客是青蓮坐絳樓以校書人稱絲柳卷
衣內殿依然彤管三千打槳江邊豔說瑤釵十二竝鉛華之鳳
穴月露之驪淵也第勝國名篇紛綸蠹簡前賢麗製散軼鴻都
不藉蒐羅無由披覽於是茂倫夫子肆力冥搜孝山先生覃思
雝校蒸粟谷桑之帙嘉禾倒薤之書越女烏絲拂來玉硯衛姝
黛翰別出牙籤語必正而葩辭惟麗以則論文梁苑無妨元亮
之殺授簡荆臺必絀登徒之陋涇渭之分若是淄澠之辨在茲

卷十九 閒情集二 十筆草

某勝衣問字便得受於雲亭束髮操觚久已私之秘帳但數基
藏篋不禁無翼而飛五夜披函輒欲伸眉而舞讀新淪侯之著
作情動九梁覽湘東王之品題位分三管聊從未簡附以詹言
夾道青槐處處夜來之曲臨門烏帽年年日暮之歌
錢礎日曰逐層命意逐層遣詞攬秀標新藻橫滿眼更妙在
駢麗之中體氣高雅匪止妃青儷白綴玉聯珠已也文至弘
遠可稱驚才絕艷

卷十九 閒情集三

跋汪鈍翁先生姑蘇楊柳詞後

周各賢

有客謂予嘗讀柳枝詞○然後知鈍翁之志○荒矣○何杜門掃地○讀書養性之有予日非也○古之為詩者○博取而罕嘗○或以美人香草○或以山川鳥獸○其詞修其指約○其所托者小○而所喻者大○故曰發情止義○古人皆然○翁亦猶是也○中間屬和累百○惟唐孺舍首章之鳴○藥蒲荷○文章之桃花得氣○周孫雲○首章之短薄○祠前稍切本事○翁得四吟咏○以爲此賦○而此也○蓋有譏諷警戒之意○存焉○故特標而錄之○翁之指歸○如此○未盡得謂之荒○曠○吾翁其伯夢中之夢○宜未始盡忘用也○然客既退○遂以是告翁○翁曰○有是哉○姑存其言○以誌吾過○因述於卷末○

卷十九

汪鈍翁

全

堂定本

錢礎日曰○以一荒字發難○遂說出古今作詩大道理○言簡意

長○將翁之指歸一一發明○是真能知翁之心者○

跋家大人著書後

錢廣樞

庶哲生晚○凡二十年來○家大人著書○靡不親記○而前此所著○則未及見也○聞于同人之傳述○得聞其大概云○先是丁丑歲○家大人受知于邑侯培原馬公○拔第一人○遊于庠○始有試義之刻○既而應歷科歲試○試輒高等○以迄各臺○觀風郡邑○季試無不首錄○其試義之見於友聲集○銷暇集○華萃集○與夫各選家之典林宏音○右梁縹囊諸集○可考而知也○方是時○天下文章最盛○凡先達鉅公○及負重名之士○多有社選○家大人曾附復社之末○而邑中聽社亦與焉○爰有社稿之刻○其四書義○則國門廣業選之○能嚴文○

卷十九

著書後一

全

堂定本

原缺第九十葉

傳是非集禮記典考方在訂正未成也纂輯則有高士傳列女傳輔國神仙傳儒林遼源集同歸集忠義別傳所修則有錫此兵防志人物志惠山志錢氏世德錄人品錄其書有成有未成統俟制刪以傳于世至今日而當代名文文淑初編成矣此則庶格所親見之而亦能言之者也家大人生平無他好唯以著書爲樂在家固著書也在外亦著書也處患難著書如故處窮愁著書復如故向大中丞伯成吳公數過十峯草堂手題曰著書樂志誠哉斯言也廣梧不敏敢拜手而跋于卷末

董方南曰孟堅續成父書疏爲敘傳仲淹自尊厥祖備列書名體裁如是篇中以聞見兩層作提掣分段落又以制藝詩古文詞及講義纂輯寓大序錯綜而歸之著書樂志筆法不紊一絲錦樹文燈其益熾矣乎

秦對嚴曰礎日先生著書等身傳于世者久矣今雖臣歷敘所聞所見而一一誦述之如是是將有以世其業乎抑更有以大其學也其文轉折變化絕乎大家段落結構俱合古法其所得於家學亦深已

錫山錢肅潤變日許選

同邑秦松齡對機

訂正

吳江董 閻方南

補柳下惠三點說

李清

昔魯之將季三家擅命然以士師為爪牙吏非其親屬不授是職授者可叔隸使也每三家片紙到則盥手擎頂一若奉天一之君令於上而曰臣敢不奉詔者於是一時士師皆有肉無骨之請適孔子攝行相事乃特舉柳下惠為士師其初視事也

文獻

卷二十

補柳下一

十卷草

即首勝二語於門日舍狐狸問射狼或曰此事為三家發也於是三家諸黨羽皆悚息不敢正步日畏柳士師且一時榮點小民又微窺士師風音而專持權門鉅長以鋒起公廷三家怒矣忽一日召同黨謀之野日柳下惠為我害奈何有彈者吾子之金時公伯寮欣然以彈文獻問指何為詞則指祖楊程程為詞謂士師所以整法也官春肅而偶放誕是效侮也請黜之便魯君猶豫三家執素於是惠一點則有為辨者日夫和以居邇甫以居官何害三家日一點而懼未可知也姑復之然惠執法如故無幾何三家復集同類謀之朝日柳下惠仍為吾害奈何有

文獻

卷二十

補柳下一

十卷草

彈者吾進之官時叔孫武叔躍然以彈文進問執何為詞則執伊弟盜跖為詞謂士師所以戰盜也弟干禁而兄持權是翼惡也請黜之便魯君狐疑三家固爭於是惠二點則又有為辨者日夫兄兄弟弟罪不相及何害三家日再黜而悔未可知也姑復之然惠執法又如故時三家慍焉謂柳下惠終為吾害夫坐以祖初裸程薄懲耳幸以盜跖嫁禍耳莫若誣以賤賤重罪使自辨與代辨俱窮者何計處此時家臣陽虎鼓掌獻計日請以坐懷一事為罪今約舉其彈文有云夫士師將以禁淫也乃以夜夜往投之女不閉戶而坐懷無乃淫亦莫須有乎聞是女先已許夫自坐懷事發其夫遂棄不取請永黜之便斯時也三家以重怨積怒持說甚堅而蔽賢媚惡之賊文仲輩復從旁證成於是魯君屈勉下今日柳下惠淫夫也其永不復用意柳下惠於是乎三黜矣或日子未可以去乎日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錢穆日曰整然還他三點當年雖不必有是事却不可謂無是理此千古來未定刑書得先生文竟成鐵案矣不朽之作董方南日想出當年三點之故寔是如此非穿鑿附會之說也此文出而賢人之氣伸諛人之膽落并奸臣之魄亦褻矣

皋陶說

沈 珩

或曰唐虞之時道在皋陶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九勤十方惟乃之休禹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惟皋陶之言曰知人安民於是以九德甄別人材以率作考成保泰守業為治之道尚矣十一士師也乎哉當時舜作士師之命皋陶終身得為刑官舜殆非與禹之推讓懇切諄至必心服之而卒臣之禹又始非與大舜之命皋陶作士也此皋陶之所以失天下也其命禹平水土也此禹之所以得天下也何言乎爾禹以司空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勞績昭而人心移勢將舜不得而君宅十二之任

文獻

卷二十

皋陶

主

十卷本

內屬之皋陶論道治者其言多斷至治者其事察贊襄隱而怨謗集勢將以刑官而為天子可得乎哉舜故心知皋陶之德之盛也而因天下之心以命禹禹之時皋陶必已不存使其尚在禹亦安能舍傳其子而與之乎故曰皋陶之失天下也久矣是故忠臣不擇利而受任聖士不害成而墜德也

錢礎曰曰禹即位以皋陶最賢薦之於天將有禪之意未及禪而皋陶卒因封其後于英六十三是皋之不能得天下天為之也此獨推原所以失天下之由在作士師而借禹形皋確有定見此種議論前人所未發

微子說

沈 珩

西蜀楊子曰史記宋世家尹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或曰微子非有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此出左氏楚人以詭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抱祭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十四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兄也何入周之有蓋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此論出于先聖宗臣可謂出幽泉視白日即龍蛇之用神聖或有存其大者然足以杜譙周之類十五劉湛之魂矣

文獻

卷二十

微子一

主

十卷本

錢礎曰曰據史記周本紀抱樂器奔周者乃殷之太師疵少師疆耳未及微子也及宋世家又云周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前後所載不同若是嗚呼宗周之痛方深自靖之言猶在顧乃身造軍門甘心袒縛如是則為微子者亦不仁甚矣孔子何以置之三仁之列耶余謂微子之去遜于荒野終武王之世未出故武王但封武庚而未封微子至成王立武庚叛乃命微子代封于宋居殷禮樂于周為客而不臣事實如此今得此說辨明微子之冤白矣文筆更高古絕倫竟是東坡志林中一段絕妙文字

宋張文忠公無垢居士夢像說

陸嘉穎

玄默執徐之歲暮嘉定廬右廷孫塔以翻刻朱文公訓子詩寄示憶無垢居士有論語絕句可合梓為一卷因簡橫浦集時已暮燈未及披閱是夜夢一白衣秀士容顏老瘦斑白微鬚雙眸眩翳舉止安詳向某若以刻書寓意而其耳邊謂此即無垢居士也寤已異之及覽橫浦家傳中有平生嗜書老來目疾蓋夢像正老瘦口病者也益大奇之於是敬圖夢像謀刻遺書某更有所感焉讀公轉對高宗曰昔夏侯勝矜語門人謂士患不明經七旨苟明取青紫如拾芥臣嘗鄙之臣不敢以利祿之

說 卷二十 宋張文忠公 五 十峰草堂定本

說聲誘其徒惟知講明經術景行前修庶幾盡忠孝耳士嘉歎久之某借妄拈出欲以儆夫世之學者與好為人師者之過公諱九成字子韶錢塘人紹興壬子狀元忤秦檜謫南安軍一十四年其出處大節詳載國史及橫浦集中因夢說夢為夢像說以傳之

錢礎曰曰張文忠公一生志節見於遺書子垂先生特拈出對高宗一段為世儆勸是又書中報緊要語也先生曠世而相感如此

瓶庵說

吳彥芳

以予觀于家雨岑徵君之儒俠者流近今有道之士不能見也予生平無大過失惟評論同學詩古文稍涉懸直癸丑秋別字瓶叟蓋以誌躁云越今且七年矣躁殆有甚焉亦未見子之果能思瓶之義也頃者雨岑自序號瓶庵屬予為之說人多引富鄭公守口如瓶一語謂口當似瓶考經之為物無所出處于詩有之瓶之聲矣維嚮之恥註器盡也瓶小而器大即如器多蓄以給瓶之需無如瓶不擇厥出雖器亦難繼之以故恥也然則人有口果可不守而至于盡耶中庸謂有餘不敢盡是也

說 卷二十 瓶庵 一 心 堂定本

在易幾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傳繙繙也羸毀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繙而毀其瓶所以凶也今夫君子之道惟以濟物為用貴乎有成瓶汲水之器既得水而瓶羸且不可況未繙井并與其瓶而羸之不因何待是故瓶耐守則不至盡不至毀守口如守瓶斯得之矣非謂守口如瓶也雖然雨岑不可不加勉也雨岑往昔慷慨好施冷氣節重然諾禮敬賢士大夫吾願厚其藏以待天下之無窮值厥用以期于物之有濟有如詩與易之所云勿貽恥于魯究終至以繙識者嗜不嘆先生之志大先生之號無有不可哉若予雖老亦將藉以自省矣瓶那那那那那那

我之作有味乎其井之序其易共勉諸
錢礎曰曰借一瓶子發出詩易大意可見瓶之爲物小而
大矣彼楊雄之嘲瓶者何哉宜柳子厚以瓶爲智而作瓶賦
也

卷二十一

關者說

吳騷

吳子晤徐子於楷公之史室索其色勿瑣也日子奚以然耶徐
子曰吾往夫關者之見衣而不見人天下一律也吳子曰此皆
天下之賢者而子奚怒焉徐子曰何謂賢耶吳子曰信也吾將
脩言之大白文偶相飾百僚急官匿慮自營則後相蒙素疏簡
策互爲雲霧儲芸存莠市賈售賈醫卜冒楮淫師謬讀求或稱
職萬無一焉衙關人者株守門閭受束通賓旋久奔趨無瞻厥
位此其盡職之賢公卿不及也彼一見貴人變伏蛛趁色卑聲
偷尼高頂下百節揀憚毛髮騷動及遇衆士復還自適如怡未
文獻
應形動詭前舉傲竹林體均郭令及子公通札例有饒金狎客
傳言動必分潤於是躡足附耳眉飛目舞神輕骨便捷步無塵
代謀必忠傳詞必信蓋俄頃之間變化無方恭倨分呈誠詐備
陳水火同治鳩鴿並設此其才情周敏緒紳所力倣而忠勿若
也胡勿賢也夫人苦不知足故楊跋建節妄冀紫清康匠作卿
引領黃閣小史拊膺矜董公惟亮之器湯醫昨否負後車千乘
之資世人才與關同而伴居高位福踰涯矣而猶思妄進彼關
人才優於關而久無越思此其安分足賢也况懷野窮志非其
罪也彼爲王者見有才之人畏其使氣貧賤之交苦其謬舊施

傳者憂其索報親懿者慮其備暇授意若人如防鉅敵脫有磨
過以開爲解若人實爲主受惡奈何不貸其忠而更繩過乎徐
子笑曰有是哉吾當實之不言吾頃遊石荀里遇顏生熙符爲
我寫兩像其一儒服而一服伽黎子以爲奚若吳子展而歎曰
工哉顏生何清癯之質疎懶之性朴野之懷杞菊之嗜畢見於
眉宇間也使貴人身自望見必謂何來老翁可速謝之况聞者
詎能識耶乃爲歌曰關乎毛乎噲足與乎儒乎釋乎庸有擇乎
知我者希乎不知我者宜乎歸乎歸乎夕露沾我衣乎

錢礎曰日聞者何幸而得此賢名耶然爲聞者稱賢正爲樂
士立地使聞者不賢則寒士之爲人亦可知矣日千此文大
爲麗菴吐氣

文獻 卷二十 關者 主 十學草 金定本

山中宰相說 孫釋武

或問相天下之道治亂異制乎盛衰異規乎初守常變異用乎
日皆異也卓益之議不可行於伊周伊周之權不可行於傅召
也其在三代而下則蕭曹之術不可用於房杜而房杜之操亦
不必效於韓琦司馬光也凡君國大事必先時而圖之既謹其
幾矣必及時而舉之其勢足以成矣然難成者易敗則又於後
時防之蓋人主任相者在一時而相之爲天下計者在百世是
以古今之所同者惟此小心而其前後之不能不異者則各有
善道也或曰然則宰相其濟世之才乎山中安得有之彼陶弘
景者特隱居之流耳何以稱焉曰君子立朝有道居山亦有道
故書有之曰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此相道也詩有之曰考槃在
澗碩人之寬此隱道也今爲若語相於山中可乎蓋聞天高華
岳上出重雲星漢小微迥超萬象理勢之奇自古然矣若夫崇
岡茂樾與者可眺幽者可栖則因之爲亭爲閣曲澗清泉溜者
可鳴淳者可鑿則因之爲檻爲池負高臨屏山帶壑遠松近
竹左繞右環則因之爲堂爲室西南朗豁雲橫衆峰則其地可
園可田東北秀深蒨紫喬木則其地可厨可井此山中之經綸
也夫且萬花之本未雨而裁百卉之莖既日而灌不亦豫乎春

文獻 卷二十 山中 主 十學草 金定本

之梅柳疎落有條夏之瓜蔬燥濕有度不亦教乎菱荷宜沼廣以延風蔽菊宜簾軒以逗月不亦適乎此山中之變理也創平榛棘遠辟塵埃元首一巖股肱千嶂其亦山中之伊周乎勤衆力於稼圃訪遺直於漁樵務使致於禽魚選佳節於泉石其亦山中之房杜乎審如是則可以上師樂山下友沮溺四時助福千載流風又焉用首陽終南以通其跡三微七辟以高其聲乎或聞之穆然思謂然歎曰善哉居山之道是足以宰名山矣使出而相天下非所願也抑亦何必異

錢棧曰曰爲此就緒其宿等名山之志吾其自評則曰君子

卷二十

山中

山中

山中

仕不能相天子道將未行也隱不能宰名山志終未向也又似乎仕與隱之俱不忘情也後國其欲爲今日之弘景乎○

待期清華一篇齊梁間文字

張生字坤占說

陸世儀

錫山張子秋紹今名滿之賢者也往年予在錫山以其子祖屋來從予遊屬予字之子未及字今年復至錫山秋紹率祖屋來見問其字則已字坤占矣更屬予爲說予不能辭予惟室之爲坤德固也而繼之以占何也此秋紹教子之意也夫占占辭也教子之意則欲受字者之玩其占辭也夫占之爲辭博矣地道也臣道也推而言之則子道也占之將安所取乎予竊以爲辭之意莫萃於象象之意莫要於安貞而得朋喪朋則固今日論學取友之時所當亟占者也計坤占之年尚未及入大學然讀書善屬交已有成人之目一邑之士將交之而坤占亦將以交于一邑之士得朋非坤占之要務乎而今日之西南則何所擇也象傳之辭曰西南得朋必與類行西南者類也繫辭傳曰方以類聚君子與君子爲類小人與小人爲類類之爲義大矣然坤占今日行未立德未成即欲取類亦將何以爲類也曰類者象也古之賢子而肖其父者謂之象賢則爲子而欲取類亦視其父而已秋紹君子也秋紹之朋皆君子之類也坤占出而教父執并推而及其父執之所敬愛者則亦從而敬愛之是即所謂與類行也而又曰喪朋何也非朱子所謂反之西南也象傳

交識

卷二十

張坤占一

圭

圭

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終有慶矣何必反西南乎喪之云者出
乎其類之意也出其類故爲安貞朱子釋用六之爻曰變而爲
陽則能永貞故知能安貞者陰變而爲陽也坤占從其父之類
讀書力學久且奮發蒸變由功名則爲科爲第由學問則爲聖
爲賢必期迥出于平日之所爲類豈非所謂得朋喪朋而安貞
者乎然貞之義何取爾也貞正也雖出乎類而終不反其類坤
道之正也地道也臣道也亦子道也坤之爲辭雖博坤占能由
是推之豈非所謂善占者乎故字之曰坤占也是則秋紹教子
之意也

文淵

卷二十

張坤占

文淵

王雲岫曰歸重占字上勉勵無窮切合父子且曰取類於
父切令代父作字說其論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竟舍朱從程
學說尤高

錢礎曰曰貞辨縱橫有八荒我闔之意細按之字字典要不
可移易庸儒之言固與才士不同

孝倫上人字說

程世英

焦山野航上人字野航者久母老其兄貧上人迎而養之乃請
其君爲易字孝倫而請余爲之說余許之未爲也一日遊焦山
微雨憩上人精舍見其母白髮垂垂然坐樓上飲啖頗樂上人
之徒數人奔走供設事其母甚恭余因感動太息曰嗟乎天下
豈有無母之人哉其兄不僧反不能養也上人以僧養之其兄
不能以其家養上人以焦山養之其兄余不知其有子與否而
上人之徒數人奔走供設不必不反愈于其兄之子今夫所惡
于釋氏者爲其背父母捐兄弟自迷竄于人倫之外如敗荷斷
葦隨風飄蕩于江河了不自辨其根株所自出是則可惡也如
上人者則亦何惡之有焦山孤峙大江之中車塵馬足所不至
當夫風恬日煖竹木森翠層樓虛明俯瞰江流澄碧千頃上人
侍其母寢處其間日採山之薪笋蔬果之屬以奉朝夕其樂且
必有十倍于余所見者嗟乎此孝倫之所爲倫也余歸方欲爲
之說上人忽以病數日死余不忍負其請乃補爲之而遂不能
令之見可悲也已嗟乎人之得養其親亦且有命乎迎養上人
之所得能也死上人之所不能料也字孝倫未逾載嗟乎
錢礎曰曰只寫上人母子快樂而孝倫字義已見高文老筆

人有欲登泰山者○日夜思之○曰○吾生平一登泰山○願足矣○及至泰山下○莫測其高○所際忽疑為欲問諸人不屑也○於是利輜者曰○非也○遙指繹山而謂曰○彼泰山也○遂往登焉○憮然曰○誠高也○使吾向者不疑○安得有此巨觀哉○天下之山○誠無踰于此矣○人有欲觀東海者○日夜思之○曰○吾生平一觀東海○願足矣○及至東海濱○莫測其大○所際忽疑為欲問諸人不屑也○于是亦有結之者曰○非也○遙指太湖而謂曰○彼東海也○遂往觀焉○憮然曰○誠大也○使吾向者不疑○安得有此巨觀哉○天下之水○誠莫大于此矣○

夫嗟乎○天下有泰山在前○而不知東海在前○而不顧者○豈少哉○天下有以繹山為泰山○以太湖為東海者○更不少也○何也○以其無觀物之明○而復諱疑以恥問也○夫無觀物之明○而復諱疑以恥問○人安得不欺之○倒置高卑○移易大小○勢所必至矣○吾因以嘆人之不善用恥也○天下可恥之事多矣○于可恥者○不恥于問之○不必恥者○恥之○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蓋讓有不知者○知而且問○何况于不知乎○于不知者○而恥問焉○吾不知其自誤將何如也○

錢礎曰○諱疑恥問○是人大病○得此罕譬曲喻○可以破迷

洋珠之作○自海南始○嗣其法漸入中國○而今遂徧天下矣○始則能博數金○後乃得數銀○而今直數銀耳○吁○自始作至今○茲骨幾何時○而變易更殊○貴賤輕重○一至於此○不可以觀世乎○哉○相傳島客○汁海物於七○而嗟之成珠○遂傳其術○乃其光曜然而外瑩○腔然其類○果然其大○尤然其走○匯而不弛也○方定時時之趨而美俗之習○而向人之相慕而爭致之也○雖有陪俟徑寸之居○其側且不足與之齊○小大別真贗○論精粗○程美惡○豈未幾而力索氣靡○色澤光散○雖然者○惟胎質敗且解矣○視其中蓋空空其

無有也○消是時也○雖以之糞壤而土礫焉○亦無所益於數矣○而後乃知其所為○睥然而外瑩者○其暫腔然者○其貌尤然者○其偽然者○其虛也○而售亦謫矣○甚哉其鬻偽也○而固相欺之世哉○以是而推夫○凡遺於俗而不克稱於世者○計必不能洋珠之售者也○

錢礎曰○此專為鬻偽者說○借珠發揮○無限寄慨○大有規諷之作○

張秋紹曰○柳州三戒意在警俗○至賣田賣柑者○說未免罵人矣○友朋只估一時字喚醒目前○所謂言無罪而聞足戒○

海市說

錢肅潤

戊申冬十月余至登州登蓬萊閣觀東海維時海風驟至波濤澎湃自遠眺之但見衆島出沒烟霧如數黑子及謁蘇文忠公祠見壁間勒海市詩後陳幻事一再讀驚且嘆曰蘇公其欺我耶海非可市地何爲以市傳吾聞日晏而市曰大市朝時而市曰朝市夕時而市曰夕市詎海爲估客往來亦爲市者所有事乎然遠謂之市不可嚮蘇公其欺我耶載考齊志案圖索境海有城有郭有亭有臺有橋梁若歷歷見諸實事者迺好事者則曰海市之形或如旗或如蓋或如浮屠或如人立立偶語或如孤軍奮翼高岡或如衆木垂蔭重屋參差縹緲氣象靈與不可方物讀其言始知蘇公信人不我欺耳退而復思曰海何以市耶意者雲霞開青嶂歟抑海日浮赤光歟其母乃蜃氣之昇罪蜃翅之搖蕩蛟龍之變化而成其形似歟或曰炎帝女曾溺于海其英靈迄今未泯也或曰鮀化熊驅風浪作盤踞狀或曰海之中有祖洲秦皇遣徐福發童男女五百人入海不返是其現影也或曰韓信破齊田橫率其徒五百人棲島中五百人隨橫死精魄未散至今儼若雄城然諸說紛紜莫解其故余起而爲之說曰凡天下之爲景與象無非意也意以爲有則有之意以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爲無則無之又何疑乎海市方其爲城郭也不知其果有城郭否也方其爲亭臺爲橋梁也不知其果有亭臺橋梁否也方其爲旗蓋爲浮屠爲人物也不知其果有旗蓋果有浮屠果有物否也昔蘇公深信之而急欲見之故意之所至遂以爲有餘雖欲見之而未敢遽信之故意之所至尙在有無間作海市說李湘北曰一片靈脫之氣往來胸次忽忽筆端亦自現出蜃樓海市

陸宇鏡曰蘇子瞻謂天地在大瀛海中佛氏謂三千大千世界皆一微塵之積故又指一微塵爲隣虛然則天地之所以長存而不散者形氣爲之乎抑斯理爲之乎吾知理實使然也氣之成爲形形之未成爲氣天地間城郭亭臺車旗人物之狀形也海市氣也形之與氣一聞耳孰虛孰實無異蕉鹿夢幻亦烏得而判之三覆斯篇足破從前聚訟

瓶解

朱陵

瓶○器○也○字○從○缶○或○從○瓦○其○名○首○見○於○大○易○及○諸○經○所○從○來○者○
 遠○矣○其○五○金○晶○玉○琉○璃○之○類○後○人○以○為○美○觀○玩○器○耳○非○古○也○蓋○
 瓦○之○屬○有○缶○者○古○人○擊○之○以○節○歌○擊○之○久○或○缺○或○破○又○有○撲○滿○
 者○入○而○不○出○滿○則○撲○而○碎○之○二○者○一○以○其○有○聲○一○以○其○聚○而○至○
 滿○成○至○於○敗○若○瓶○不○以○聲○著○受○物○而○能○為○損○蓋○獨○適○於○用○而○可○
 久○且○餅○字○亦○作○餅○音○與○平○同○卷○字○反○切○為○易○今○安○為○於○寒○二○字○
 之○音○畧○同○則○瓶○不○以○聲○敵○不○以○滿○毀○即○慎○言○戒○盈○之○意○不○害○不○
 覆○所○謂○平○安○者○也○夫○撲○滿○固○易○於○敗○即○汙○人○所○擊○之○缶○有○至○益○
 存○者○乎○若○餅○則○收○藏○之○家○千○百○年○之○物○往○往○有○之○且○有○所○謂○著○
 草○餅○者○云○古○筮○者○以○貯○蓍○指○為○文○王○周○公○之○器○此○固○未○足○信○然○
 而○佳○者○古○色○盎○然○歷○世○之○遠○亦○不○誣○也○是○餅○以○平○而○不○傾○安○而○
 能○久○謂○之○餅○卷○先○生○其○有○以○永○保○之○矣○

錢礎曰○竟○是○一○則○與○書○碑○雅○耶○白○虎○通○耶○釋○名○耶○說○文○王○
 篇○耶○合○而○成○一○篇○極○奇○文○字○其○義○精○晰○無○遺○可○謂○善○解○

讀韓子原道

潘宗洛

說○者○謂○退○之○不○知○佛○氏○之○學○其○辨○特○老○子○而○已○吾○以○為○不○然○佛○
 與○中○國○絕○遠○不○知○先○王○之○教○不○聞○仁○義○道○德○之○說○風○行○已○意○成○
 一○家○言○豈○若○老○子○生○長○華○夏○背○棄○我○先○王○之○教○播○亂○我○仁○義○道○
 德○之○說○者○哉○佛○不○幸○不○生○中○國○而○創○為○異○端○者○也○老○子○幸○得○生○
 於○中○國○而○終○昨○為○異○端○者○也○然○老○子○為○周○宗○藏○史○傳○聞○強○記○孔○
 子○嘗○就○而○問○焉○其○殆○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歟○秦○火○之○後○古○書○
 傳○者○希○矣○其○言○雖○說○於○道○亦○若○孔○子○刪○詩○不○廢○鄭○衛○可○也○佛○氏○
 之○學○高○則○空○粗○則○誕○其○所○稱○述○與○中○國○特○異○韓○子○焚○膏○油○以○繼○
 其○光○求○通○乎○先○王○之○教○仁○義○道○德○之○說○之○不○服○而○服○知○佛○氏○之○學○
 平○韓○子○誠○不○知○佛○氏○之○學○知○佛○氏○之○學○何○足○以○為○韓○子○
 錢礎曰○欲○關○其○道○者○必○親○入○其○藩○然○後○可○以○我○之○長○攻○彼○
 之○短○韓○子○門○牆○雖○峻○而○旨○趣○尚○微○其○于○老○氏○則○闢○得○一○半○于○
 佛○法○茫○乎○未○有○窺○也○故○不○能○及○其○皮○膚○僅○言○得○規○模○大○畧○而○
 已○書○源○此○篇○說○佛○老○處○極○有○分○曉○至○以○韓○子○為○不○服○知○佛○氏○
 之○學○韓○子○於○千○載○下○得○知○已○矣○真○千○城○名○教○之○言○

以下原缺

以上原缺

魏冰叔夫人謝氏誄

汪澤

寧都高上魏冰叔以庚申陽月病卒於真州妻謝氏聞計驚號氣斷復續遂絕粒十四日而卒時辛酉春正六日也吳子瓶菴以其事計汪子汪子憐涕泗抑已而大呼曰悲哉是其素所蓄積也往者冰叔流離山澤間寇盜充斥計無獲全夫人以生死共之勿念賤軀爲言蓋冰叔伏處三十餘年其地介乎危亂之間其身關乎出處之大未嘗一日不以死自誓而夫人則以冰叔之生死爲存亡者也冰叔卒夫人有從焉而已故不謀之母族不謀之祖先不謀之子姓兄弟毅然以死自矢內戚諫而不聽叔晚請而不聽朋友傳語再三而亦不聽彼以爲扶輿而哭不若竟相依之親且切也此固壽之三十年之前而非取決於一旦明矣嗚呼烈哉上君子當見危授命之際猶有因循而不捨者揚雄不能死漢陳宜中不能死宋建文之亂胡廣解纜周是修要以共殉及解使人規胡動靜胡方以飼猪問家人彼豈不知臣節之當盡哉貪生之念重理義有所不顧耳或者曰魏興士不畱身以報讐親夫人不愛生以撫孤皆死而過者也汪子曰不然情之所至無二無疑推欲見之心雖緩須臾之死而不可追他計乎是以杞妻一慟而城崩庶女長號而雷擊精

卷二十

魏夫人一

十峯草堂定本

卷二十

魏夫人二

十

十峯草堂定本

誠之極天地爲之震動矣且古之盡節者或從容而死或烈烈而死亦各從其心之所安而巳惡得謂彼是而此非乎或又曰婦人無子則死之奪其志則死之年少無依則死之今承祧者立矣志可守矣年將垂暮而和公昭士足以經理其生矣夫人之死於義何居汪子曰腹心之視國士之感有使之者安有受其德而不知報者乎妻道也猶臣道也故夫死婦稱未亡人明乎有死之道焉爾冰叔之於內恩禮並篤夫人以死報之義也汪子既論其事復爲之誄而哭之曰

出悲繁藻處麗絳絳克和克順遠嗣前徽賦命不辰邁茲百六投寄戴維潛光空谷倡予和女寤寐勿告嗚呼哀哉蘭徵既協玉璫足求燦燦小星任彼綢繆聞簾改蹕內職事修君子翺翔推髻獨處詩厥嗣兒粉參含苦歲值龍蛇少微光隱聞計痛傷矢以自盡維昔有言敢曰不信立心若鐵屢諫弗聽鐵尚可磨心堅益甚絕粒歸泉從容詳整嗚呼哀哉嗚呼絃絕矣寶鏡誰開梵鹿冥路舉案泉臺林鳥嶺嶺山雲徘徊維彼德耀死不能隨若茲惜隱千古所推嗚呼哀哉婆華失次今月御移佳入長逝兮蘭玉摧安得彤管兮揚清輝聊以述德兮心轉悲嗚呼哀哉

錢曉月日冰叔與易堂諸子書以忠孝節義相砥而於其
門尤能備之夫人之死實冰叔有以致之也永俾推轂而
由於舊積可謂知之深矣至以臣道發明聖道正言論
然不磨真干城名教大文字

王傳巖曰庚申秋得見冰叔先生握手間便以道義相期
其一門砥節可知矣及先生歿而夫人亦亡刑于之化又何
如耶此文直將魏夫人心事托出紙上其人于其文亦足
千載

文獻文 卷二十 告邑廟一

告邑廟祈雨文

任辰旦

六月伊○憐○民○其○咨○暑○洩○旬○不○雨○田○功○弗○康○越○日○則○成○禾○再○越○日○
則○死○棉○又○越○日○則○成○菽○嗟○乎○今○歲○春○無○麥○矣○始○病○襄○陵○旋○苦○燥○
石○則○斯○民○能○幾○何○而○子○遭○也○武○曰○天○災○固○狀○而○牧○民○者○烏○得○無○
罪○辰○旦○承○乏○瀝○城○離○三○載○迂○經○務○為○寧○儉○祈○免○大○疫○第○瘠○已○而○
民○不○肥○勞○已○而○民○不○佚○重○租○鉅○役○欲○為○請○命○而○不○得○此○則○辰○旦○
之○罪○也○度○諸○身○世○利○害○繫○之○計○必○用○民○之○力○而○後○可○以○自○全○督○
責○從○事○毋○敢○少○徇○以○康○乎○不○干○於○令○蓋○嘗○失○緩○二○之○道○矣○此○又○
辰○旦○之○罪○也○狀○且○酌○應○相○沿○未○能○絕○客○賓○朋○故○舊○車○騎○盤○遊○縱○
使○斥○土○寒○官○薄○言○贈○答○而○不○無○耗○海○邦○之○錙○銖○而○去○者○此○更○辰○
旦○之○罪○也○負○此○不○穀○遂○傷○次○男○吻○呼○是○足○以○報○矣○民○何○辜○哉○而○
旱○虐○若○此○其○極○也○棉○不○熟○則○無○衣○禾○不○與○菽○不○熟○則○無○食○民○無○衣○
食○則○國○課○不○前○而○法○隨○之○是○厲○民○者○歲○也○民○何○辜○哉○若○以○有○司○
否○德○而○禍○延○四○境○是○殃○民○者○辰○旦○也○民○何○辜○哉○窮○惟○邑○廟○神○爽○
於○燦○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當○必○
有○以○臨○炤○某○忱○救○援○疾○苦○者○亦○何○靳○於○海○波○之○濤○潤○化○乃○赤○壤○
轉○為○沃○區○也○霖○雨○之○慶○實○惟○神○賚○敬○布○告○闕○須○臾○望○切○
張○弘○軒○曰○天○地○鬼○神○惟○一○誠○可○以○感○召○今○歲○之○夏○天○久○亢○旱○

幾於殺稼邑侯任公步禱於神且爲文以告其詞迫切多引
爲已過代民請命甘雨隨注聞邑權呼非公之誠而能感召
如是乎三載政成無一事不可告天卽其所負疚引愿或格
於勢或本乎情然揆於理而理當泰於洽而洽平又誰不以
此諒公者讀斯詞正可見公仁愛斯民其度越於人遠矣
錢礎曰歷數過端無一不可告人語卽無一不可對神語
真仁人之言也

宋東京副留守劉將軍廟文

程烈

聞之有道之世鬼神不靈余謂非不靈也乃民神之不使相雜
也○古者民神異業敬而不瀆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同位以
至嘉生不降災禍薦臻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
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厥後三苗復九
黎之德唐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于夏商
其在周余如祖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
三代以還妖妄寢熾家爲巫史淫祀無福奈之何民不窮且困
也○子與氏曰民爲貴社稷次之所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千
神○然其生前非有大功業于國家則其沒後必不能爲我民禦
大○災○而○捍○大○患○若○宋○之○東○京○副○留○守○劉○將○軍○抑○何○功○名○垂○竹○帛
而○德○澤○被○生○民○也○余○讀○宋○史○知○劉○公○慷慨○沉○毅○有○儒○將○風○拓○阜
東○山○二○役○大○奪○金○人○之○氣○及○虞○允○文○采○石○之○捷○窃○謂○朝○廷○養○兵
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可○愧○死○矣○繼○聞○劉
汜○之○敗○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公○之○忠○憤○炳○如○詔○還○鎮○江○南○淮
已○不○可○守○而○金○主○南○下○令○有○敢○言○東○京○留○守○姓○名○者○斬○公○之○節
義○衆○如○則○不○必○其○地○之○生○與○未○嘗○親○至○其○處○而○民○爭○廟○祀○之○不
衰○猶○舒○州○之○有○茅○將○軍○羅○池○之○有○刺○史○然○余○鄉○有○橋○三○一○名○古

希一名者善一名聚泓皆先曾大父介實公之手建也先曾大父立心厚事神恭途中遇崇屬聲即止習見鄉之人于報賽必迎神于家先曾大父拂然曰禮有之士庶人希以儉祭于已之寢况儼然大神可狎處于士庶之家乎將古者神不雜之義其謂之何先是舊址在古希橋之右適痕楠傾頽爰謀修葺而猶思其雜于民之室廬墳墓間復遷于吳松江濱之聚泓橋北以魏堂構以肅俎豆時丁兵燹朱觀厥成先曾大父遂齋志以沒焉則數年來此姓之思以立棟宇潔然嘗者神祠哉好是家君慨然曰是余之責也乃捐貲庀工為勸捐婦人

不雜之義于一方也落成之日余過而樂之爰拜手而陳之文曰赫赫者神之聲乎濯濯者神之靈乎春秋享祀莫公之聰明正直承以昭臨下土賞善刑淫俾聲靈之不假易也凡爾老幼無作好惡無奸民神以貽大神蓋

錢礎日曰民神不雜一語是立言之旨前幅寫出祠公正氣稟稟如生後幅叙述修廟之由原委分明總合到民神不雜上上文之極有開合照應者

擬美人祭妒婦津神文 沈謙

閨閣愁人津梁過客某氏以豔愛之獸倉庚之鳥桃花之酸醢祗合擊致祭于妒婦津神劉夫人段氏之靈曰嗚呼舉世無不妒也夫人獨神豈夫人神于妒耶抑有功于妒而神夫人耶妾思婦人之妒不過逐裙帶之歡爭帷帳之事至為眇小乃夫人聞貴夫誦洛神之美而自沈妒古人也覆游女之船而杆忿妒今人也古人在矣今人方來宜無罪于夫人而身死不惜殺人于數一杖之後不止當時之妒當何如故足長職此水獨稱神焉然美人何限渡者幾何能盡殲乎傾國難求昔所悲嘆忍摧折乎况天生奇色必生一奇妒以禍之又堪夫人之狼籍者乎夫人熟審之妾今假塗津口敘趾不前雖乏毛施之美終存邪尹之見謹隨眾毀妝停梳展敬亂頭麤服當荷優容然竊有疑者武氏至潘姣也嘗惕心于介女之祠灑道清塵六飛無恙豈亦有所愛悚耶妾意夫人之職正為衰妹殷姐漢燕磨瑗耳今乃釋憾于貞姬恐非上天相命之本意也惟夫人豎妻微誠為後來乞命始則入宮不讓繼曰我見猶憐清流惠風放浪永絕妾輩當廢樛木之詩移享夫人于后妃之廟豈不美哉尚養錢礎日曰一妒婦也令人起畏如此得此文當亦俯首稱服

和歸去來辭

淵明歸去辭蔡氏宗澤舊有和章蔡之後無復和者予身非仕客才謝前賢未能擬蔡焉敢和陶顧久客京華情牽故里借題抒事聊用遣懷工拙非所論也

歸去來兮老母倚閭胡不歸荷色笑之可親即菽水其奚悲嘆蝸角之競逐魏馬足之難追憶昔時方強仕於今倏近知非霜華日以侵鬢遊塵日以汚衣賦前賢之招隱感詩人之式微舟不厭輕車不厭奔心數驛路目望里門階前竹滿架上書存有棋一局有酒一樽剪香蔬以款夜烹雞豚以承顏夕篝燈以課

子朝奉

卷二十

和歸去來一

七

堂定本

子朝奉盟以問安賓任草生不剪門因花落常關時焚香以默坐閒展卷而潛觀自謂羲皇而上焉知晉魏以還聽營營之勞攘獨容與而盤桓歸去來今山川名勝可與遊既此身之無繫復何慮而何求寧樂顏子之樂無憂杞人之憂秋菊黃兮東園春柳綠兮西疇芳草緩轡明月扁舟眉目損今白社顏可駐今丹丘談空空於釋氏叩玄玄於道流雖身隱而言文寔心逸而日休已矣乎三公不易此其時曷敢櫻情稍滯留旁觀悠悠豈知之軒冕何敢賤毫釐不可期幸桑榆之肯待寧躬耕而耘耔守子舍以言歡舞萊衣而賦詩聊悠遊以娛日樂夫貧賤復奚

疑

章子觀曰子同遠子銓部試畢距闌期僅一月遠子東裝甫歸幹臣夫子暨同人力止之遠子掉臂不顧次日作此辭以謝同人人爭怪之九月子渡淮相訪知遠子以七月杪抵家八月四日猶為伯母稱觴五日伯母逝矣使都門稍緩歸棹豈不抱恨終天子以是嘆遠子之定識為不可易也錢礎曰曰昔人謂陶淵明歸去來辭無首無尾無始無終欲斷復續將作遽止今讀遠子和辭亦然洵同調也至于淵明之歸在田園將蕪言晉將亡也忠見乎辭矣遠子之歸在老母倚閭念母將衰也孝見乎辭矣一忠一孝能不並傳千古

卷二十

和歸去來二

堂定本

對啞女問

李必果

客有告李子者曰：里中有某氏女，七歲不能言，人咸以啞女呼之。其婿之父母聞而惡焉，議改聘。李子曰：有是哉？善為子擇婦者，宜莫如此女矣。從來家道之廢多起于婦人，而婦人之所以為家之索者，則以牝雞之晨也。吾每觀古今來聽婦言者，有傷朋友之義，賊父子兄弟之恩，甚而至于喪國亡家者，比比矣。即如宋之杜太后，固所稱賢婦人也。國有長君一語，貽禍無窮。況其他賢不及杜后者，不如不言之為愈也。吾特恐此女七歲不言，尚有能言之日，未必終其身嘿然已耳。果能終其身默然則牝雞之晨，索之禍，吾知免矣。夫客曰：子之言則然矣。婦出有七其一則惡疾也。啞女得非此類與？余曰：古人重崇祀，所謂惡疾出者為其不能奉祭祀，主中饋及有妨于誕育者也。今之不誕育者，豈皆不言之婦？若啞婦之生子者，眾矣。至于操井臼，供蘋蘩，議酒食，啞女皆可為之。而又斷無牝雞晨索之禍。若之何其與惡疾等而棄之也？彼婦女子之多言者，法所當出，人或畏其長舌而不敢議其不能言如此女者，反以惡疾加之。噫！世之蒙不避之名而不能自白其隱者，寧獨啞女也哉？

錢謙曰：日說得啞女能全人家關係，非小可補家訓所未備。

答或問

戴笠

或有問於予曰：子初名鼎立，今潛其鼎而以竹加立者，何？曰：志隱也。或又曰：越之中有與子同姓而字曼公者，其名亦曰笠。是一時有兩笠也。子得無混其名乎？曰：曼公之名，定名也。予之名，更名也。因歷舉古今之同姓名者以告之。或又曰：唐虞之伯夷與商周之伯夷，猶曰此時代之相懸也。純孝之曾參與殺人之曾參，猶曰此淑慝之不同也。今吾耘野與曼公生同時，葉同儒，吳越相望不數百里，而近安知耘野之笠不訛而為曼公之笠乎？曰：曼公越之名士，長余數年，工書法，吳越間寺額碑文多出其手，書名傳於海外，有戴書之目。子僅守先人一編，坐以忘老，惟是旁及釋典，方外衲子時相過從，有述虛之名，安能如曼公之聲價不脛而走哉？或又曰：近聞有以遺事祈曼公採輯者，曼公駭曰：客誤矣。此必吳中之笠也，而非我又聞有持線索書於耘野，耘野亦駭曰：客誤矣。此必越中之笠也，而非我。即此三事若兩相借而兩相違也。其如後世何？予又答之曰：嘗考漢史，同特有兩與遂而俱為賢郡守，有兩京房而俱明易道，其各不相嫌如此。余復何嫌於曼公？或唯唯而去。既而曼公平海外於是吳中故人或乘車而出，遇我於山巔水涯之際，相對而揖之曰：

笠來笠來合我其謀哉予遂以更名爲定名云

錢礎日曰松野高風當令罕匹豈一時遂有兩賢相遇耶兩
相借而兩相違而又各不相嫌其曠達也如此此篇機鋒相
對正足相當文情更在客嘲賓戲間讀之快甚

各或問二

擬將軍孟勢封漁陽伯制

李煜

制曰朕惟將軍身經百鍊氣壯千秋韓非之書遜其利達北山
之筆未可等夷龍雀大環久著赫連之幕青嶺漏影常隨文帝
之車白虎之象堪驚金馬之形足美鳴鳳寵榮於漢武靈寶恩
渥于魏文秋水寒生落雁翎於碧浦平江風振長鬣尾於黃沙
入林甫之臉一笑驚人輔張儀之舌三寸得位方朔之劉汝無
咎也陳平之社爾爲宰焉既哉鯨鯢於東海旋搏犀象於南山
一試武城民獲安結之樂千帆亦壁人推研案之功以備不虞
可令無思出樊噲之門豺狼共懼入庖丁之手虎豹不全卿材
自利朕典宜優封將軍伯漁陽逐北追凶已遂從龍之志韜光
敵銳尚期買積之風欽哉

張堯然曰刀劍二制取資既富鍾鍊尤工光焰逼人

錢礎日曰犀利之筆其鋒可畏文章中之孟勢也通篇鋪揚
盡致嘉舊續勉新功尤合制體

擬將軍吳鉤封龍津侯制

李煜

朕惟四方多事。爰思戰亂之才。萬海無波。應敘開國之績。各將軍吳鉤。牛頭誕降。龍泉允升。俠氣吐虹霓。蓋作庸夫之偶。光寒日月。時驚依子之魂。躬符北極。神色參諸星。氣奪南山。威風振乎翠石。初知名於薛。獨旋見重於鍾。鍾繇。湛盧。家傳。皆其尚友。白虹紫電。足日刷親。始佐閭閻。遂破王陵之甲。後歸漢祖。誰悉白布之兒。朱雲。惜說臣之首。自搖雷。與豐水之雲。不展勛。獨修之想。總之白里青霜。全季札之風。不過陽秋。陰綬。魚腸。巨。調。與。切。張。之。功。將。將。星。永。著。新。鐵。卷。望。生。彈。而。

食肉非為。鄭也。大娘舞而成。書。其文哉。雖。窮。而見。未。成。貫。日之心。或出。藉以飛。足見。倚天之伎。橫俠士之眉。頭。群邪喪魄。藏。仙。人。之。神。裡。萬。魁。飛。魂。一。指。而。牛。斗。光。寒。再。顧。而。風。雲。色。勝。伍。員。賜。而。吳。沼。宜。旌。輔。越。之。勛。項。羽。刎。而。漢。興。當。載。扶。劉。之。績。所。巨。靈。之。雙。臂。劈。渤。海。之。三。山。屠。龍。之。志。已。醉。汗。馬。之。功。不。小。朕。嘉。乃。績。永。錫。爾。藩。封。龍。津。伯。即。勅。加。封。龍。津。侯。卿。惟。爾。諸。錢。礎。日。日。文。猶。劔。也。望。之。如。畫。影。騰。空。飛。舞。不。定。即。而。聽。之。又。如。匣。中。龍。虎。吟。也。論。功。行。賞。言。指。當。以。鉤。精。此。文。榮。矣。

擬賜勅鵲

李煜

臣鴉謹按。鵲者。逢迎。詒。諛。無。恥。小。人。也。夫。聖。人。憂。盛。而。危。明。賢。者。戒。盈。而。持。滿。是。以。殷。憂。者。作。聖。之。原。而。悅。豫。者。兆。亡。之。道。也。鵲。惟。知。諛。喜。不。復。戒。危。使。天。下。縱。欲。而。不。知。憂。履。吉。而。不。知。懼。是。真。奸。佞。之。首。非。有。忠。言。讜。論。可。恃。以。致。治。而。保。慶。者。也。臣。姑。歷。指。其。辜。為。陛。下。陳。之。如。七。夕。之。吉。牛。女。佳。會。自。有。彩。虹。為。梁。雲。霞。勸。駕。而。鵲。呼。牽。引。類。以。身。填。河。搏。毛。禿。頂。以。媚。天。孫。張。顓。在。梁。州。時。鵲。飛。翔。而。下。北。為。圓。石。顓。椎。破。之。得。一。金。印。曰。忠。孝。侯。顓。果。大。貴。是。媚。幸。相。也。又有。黎。景。逸。者。以。食。飼。之。馴。習。已。久。景。逸。誣。獄。鵲。巢。獄。樓。玄。衣。素。襪。化。為。人。語。曰。三。日。後。必。有。赦。至。而。景。逸。果。得。還。官。徒。哺。吸。也。又。柯。侯。仲。長。通。者。救。飢。得。民。鵲。棲。其。庭。墮。墮。志。喜。及。侯。之。去。鵲。飛。送。之。媚。侯。歟。兼。媚。百。姓。也。又。正。觀。年。間。巢。于。寢。殿。之。槐。朝。夕。合。歡。音。如。腰。鼓。上。日。瑞。在。得。賢。此。何。足。喜。命。毀。其。巢。放。之。野。外。媚。天。子。也。而。反。以。得。竄。此。從。前。之。學。臣。舉。夫。衆。所。共。知。而。習。焉。不。駭。者。為。陛。下。陳。之。亦。可。以。曉。然。知。佞。諛。之。成。性。矣。至。于。尋。常。百。姓。田。舍。翁。家。偶。獲。一。喜。與。鵲。何。與。爭。相。傳。報。尤。屬。無。恥。不。過。博。人。美。名。使。人。歡。悅。或。稱。靈。鵲。或。曰。喜。鵲。而。已。故。夫。千。里。將。歸。風。塵。可。息。弄。璋。弄。瓦。吉。夢。是。宜。則。

鵲也未至而先鳴。將生而必報慶。遠歸而樂生于誰。其感之書。生得第。光生帝里。受命之官。慶集門閭。則鵲也。飛翔邸舍。鳴繞車輿。附青雲而趨榮利。不亦羞哉。臣見其集于朱轡華轂之前。未見其集于廣柳之車也。臣見其鳴于策勳增秩之時。未見其鳴于解綬之日也。是以劍車還至。百輛既迎。紅絲入手。人慶乘龍。鵲之稱喜。是訓淫也。操奇扁鵲。乘時射利。儲詹衍積千金。在囊。鵲之稱喜。是勸食也。尤可恨者。貧窶之士。陋巷簞瓢。或同衣而出。入亦啓戶。而蕭條數奇。不偶李廣。難封目昧。無珠劉賁。下第。謀斗斗而不足。將貧病兮吟。望庭柯而鬱鬱。知展眉兮何。時曾不得邀其靈羽。贈以空音。而過戶無聲。棲檐如啞。豈非厭棄貧賤。而趨炎習佞之宗也哉。岳武穆王曰。鴉忠鵲佞。臣雖不敢自以爲忠。而聞人憂患。示以知警。臣之志也。若鵲之佞。則實有可操。臣恐天下習而不察。以臣爲惡聲。而以鵲爲悅耳也。惟陛下察之。聞臣之聲。而不怒。聞鵲之聲。而知惕。則禍不足爲憂。喜不足爲悅。而佞吻不張。天下幸甚。

錢礎曰。曰慷慨直陳。無一曲筆。是一篇絕妙彈佞文。雞鵲鼠獄。不是過也。

擬請復惺惺泉疏 嚴 致

無禽楚井。爰陳義聖之文。帶閣通關。實載張衡之賦。是以漢家太液。屬在各都。葛氏丹砂。汲諸平地。何必蒙泉山下。始稱活水。源頭如吾邑。有惺惺泉者。穴啓城隅之內。各從了慧。而傳源雖別。萬里江心。味似出九龍山。足在昔高流。勝俗。淫淫惟動。即今故老遺文。衰稱不絕。何期佳勝。久致淪亡。復以民廬。卻坡老調符之。使居爲已。井絕管寧。置器之風。掩泉聲於犬吠。雞鳴。埋水邑於銍烟。屏草甚。者隔垣不飛。與廟爲隣。集墾田之章。更未聞淪落。僧來出抱。黃之曉。頭幾見烹茶。鶴避穢。通地脉。李倫空橋。

沈香。滂通雲根。王烈。難逢石髓。設非告問。好事何以還復。舊觀伏望貴游王謝。巨室金張。發洪慈而浚滌。靈源出大勇而糞除。汗壤置文。彌曲情。足祛車馬塵。露。碾月片龍團。可傲屠沽酒肉。以茲殊絕。絕給彼勝流。居人習鴻漸之茶。經恒占勿暮。過者添贊。皇之驛卒。不斷行厨。家家能灌漑。五華日日聽。聽。聽。聽。轉將使萬緣空幻。不出更廢。迭典祇消。一服清涼。便可從芳。舍機行見竹爐新。咏曉松。菴再建。壘壘石。門中與寶華院。重申吟社。欲問常惺惺法。只看故源。源來。

錢礎曰。曰散芳。傾液。名理。罪。罪。可廢。從前泉經水注。

朱實穎

千峯樂

THE

果腹微

莫大勳

惟天不弔爾蝗來斯狀類蟻蚋號稱蠱蠱種山天降非同腐草
 為螢害切民生不比釀花作蜜宋地之茅茨皆盡特誌麟經晉
 廷之草木無遺難逃狐史念魯茶治中平飛不入境迨宋均守
 楚郡來不為災曾感化于昔人何肆災于今日惟茲善邑係古
 魏鼎甫痛洪波于庚夏已悲蠹底青蛙復來早魁於辛秋空聖
 山中墨蠅連年若此比戶可知衣冠王謝常伏蠹微之系號嬰
 姬姜半屬糟糠之婦淵明食乞其報誰憐投袂忍饑微成
 當此哀鴻遍地胡復飛蝗蔽天疾捲綠嘴似春蠶之掃葉併承
 文徵明 卷二十 聖蠅一 十卷草
 青穗疑秋雁之脚蘆父老扶杖而長流婦子撻胸而腹淚幾使
 千家夜月永無魚夢之年頓令十里春堤化作蟲飛之地豈民
 命之不辰至於此極也抑幸官之失職若是其甚與予也學規
 囊登德慚渡蟻罔美蠅頭之利承乏一方漫爭蝸角之名迄今
 三載訟堂草滿筆底不集青蠅臥開花深盆罕常浮綠蠅忍堪
 民困屢遭天災非鳳皇之食目擊心傷亂浙江之濤耳聞蘭切
 祇是屏逐何方守良福昔天之語消穰無術稟應球修德之言
 敢期田祖之有神無害我禱上體聖王之至意寧食我膺自今
 以往與爾蝗約境乏兩岐之麥無可瘞饑地無九穗之禾不堪

果腹勿同安石感德隨來期學伏波畏威避去或入地為見
 或隨水為魚蝦無論是否是蠹總毋望我青苗罔分為蠹為蠹
 豈得害人赤子爾從我命我全爾生漢帝之計石受錢令何苛
 也唐臣之分道捕殺情奚忍乎倘或場前是啄欲逞蝗臂之威
 恐君族類難全自踏蛾燈之轍汝毋後悔宰不食言

錢從日曰潮州刺史告蠹魚文格法嚴厲訓誥之體也魏塘
 大令聖蠅微辭旨溫而仁人之言也其寔為國為民總是一
 心此篇出昌黎不得專美

詩惡婦日讀大微情辭則制筆墨淋漓豈徒紙上空文而吾
 師之實心實政于斯見矣即此一篇便可作循良傳讀

小鼠微

呂高培

夫樂廣斬狐在牀自適。孟嘗獨免。高枕無虞。誠以穴處之流難容。臥榻之側放之則為害。義殺之亦非傷仁。然而狐則妖矣。不聞引類之內免。雖狡乎未見。跳梁之惡有如小鼠者。稟性貪殘。賦形偷猾。相彼有體。僅能穴隙之窺。誰謂無牙。酷似穿窬之盜。奉頭而側目。且却且前。賁伏而夜行。自來自去。潛身於第宅。托跡夫闔房波。雙鉤忽被洛川之覆。風飄六幅。誰殘湘水之裙。流蘇帶結。同心清宵。齒決刺繡衣裁。稱意暗地血污。豈無什襲之載。亦有裂繒之懼。啾啾復壁。驚巫女之雲。噴噴層樓。破遼西之夢。至于樊川架土。百史備焉。郭侯齋中。萬鐵具矣。乃空翠而出。恣意侵傷。且轉圓而前。交相剝蝕。半殘綠字。不啻魯魚亥豕。傳訛全入青箱。遂使鳥篆蟲書。遺漏饑搜。筆篋內無端。類更添毛。渴飲硯池中。亦爾頭將濡墨。羣偷王氏。兼施子敬之禮。私竊陳家。并翳太丘之網。東坡夜潮。聚底後村。朝詰案頭。旁及厨珍。儘作塵羹土飯。尤貪箱粟。還冰窺甕。翻瓶幼婦。癡兒多疑。作怪還人。騷客不寐。添愁。鑽營已過高低。衝突遂兼水陸。惟間行舸米市。不成眠岸上。小船張。難曾住。香花夫家。童之米能。浮驚釣叟之魚。誅之不可勝誅。罪之難名。厥罪嗚呼。出平其類。實繁。

文選

卷二十

小鼠一

十卷草

文選

卷二十

小鼠三

十卷草

有徒或衣紫茸金。兩修。之貴。或披白羽。之。或食火而不焚。或取水以爲食。製成毛毳之布。價等錦繡之袍。且有卧雪以救人。亦開避水而報德。此雖與爾同族。不至如爾無良。爾獨無地。不生無物。不損。即未至食牛之罪。價是狗偷。不能爲飛燕之爭。居然雀角。甚且禍胎於國。遂至孽大於天。穴可掩身。走可先人。甚矣山川之擾。灌之壤。墻薰之燒。木傷哉。社稷之憂。高殿金垣。則身直易。太倉玉食。到口何難。魏太祖惜此輩。爲弗堪。秦二世任彼竊。而不問真如李斯。比類宜爲武后化身。臆。作祟。天性然歟。狼狽爲奸。暮夜而已。此張湯之疎。律所難逃。計遇之符。徵諸允當。食其肉不足寢。其皮聞其聲。即當見其死者也。今日者。龍顏有赫。鳳衣非常。鸞舞於庭。耀聖王之德。麟遊於苑。振公子之仁。列得朝階。隱然在山。虎豹命官。州縣盡除。當道豺狼。何物小蟲。敢茲易種。爰舉迎循之禮。俾張食鼠之威。用命宵征。安有同眠異性。滅此朝食。決無並乳。殊情磨爾牙。爾爪。一一縛來。日有明耳。有聰。雙捕去。講士不須作字。野人安用。歟。刀欲脫。何期。莫認。子。酷吏盡殺。無悔。敢希。祭。忠臣如畏腐屍之危。庶幾。叩尾而竄。苟能易腸而處。或免。扼喉之哀。張秋紹曰。此柏庭旅荆時作也。偶借千鈞之弩。機窮寫五能。

之梧枝可謂神遊爾雅慧過蒼舒

錢礎日曰一鼠耳窮詰按治如老吏斷飲張湯劾語不足道也至于借風發端辭嚴義正又何啻荀濟橋上之文薛收馬上之作耶柏庭才大于此已見一斑



卷二十
小異
計